亭林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亭林詩集目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卷之一

大行哀詩　感事六首

京口即事二首　京闕篇

金陵褉詩五首　千里

秋山二首　表哀詩

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槀葬

延平使至　海上四首

不去三首　賦得老鶴萬里心用
心字　贈顧推官咸正

大漢行　義士行

秦皇行　墟里

塞下曲二首　海上行

哭楊主事廷樞　推官二子執後欲爲
之經營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

淄川行　哭顧推官

哭陳太僕子龍　十月二十日奉先妣
葬於先曾祖兵部侍郎公墓之左
墓後結廬三楹作　精衛

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

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

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

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

常熟縣耿侯橘水利書

偶來　浯溪碑歌

寄薛開封宷君與楊主事同隱鄧尉山併被
獲或曰僧也免之遂歸常州

將遠行作　京口二首

石射堋山　春半

懷人　賦得秋鷹

八尺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

梅　瞿公子玄鍔將往桂
林不得達而歸贈之以詩

卷之二

金壇縣南五里顧龍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
一闋　重至京口

榜人曲二首　流轉

秀州　恭謁孝陵

拜先曾王考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

贈萬舉人壽祺　淮東

贈人二首　同族兄存愉拜黃門
公墓　贈路舍人澤溥

清江浦　丈夫

王家營　傳聞二首

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厤

再謁孝陵　恭謁高皇帝御容於
靈谷寺　贈朱監紀四輔

監紀示遊粵詩　贈鄒處士繼思

昔有二首　楊明府永言昔在崑
山乙酉城陷爲僧於華亭及吳帥舉事去
而之蘭谿今復來吳下感舊有贈

送歸高士之淮上　贈劉教諭永錫
郝將軍太極滇人也天啓中守霑益余於敘
功疏識其姓名今爲醫客於吳之上津橋
言及舊事感而有贈
孝陵圖　十廟
金山　僑居神烈山下
古隱士二首　眞州
太平　鳧磯
江上二首　久留燕子磯院中有
感而作　范文正公祠
錢生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
元日陵下作二首　常熟歸生晟陳生芳
績書來以詩答之　贈路光祿太平
詶王生仍　永夜
詶陳生芳績　贈路舍人
贈錢行人邦寅　松江別張處士慤王
處士煒暨諸友人　贈潘節士檉章
閏五月十日恭謁孝陵
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
桃葉歌　黃侍中祠
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
橋下　攝山
賈倉部必選說易　旅中
詶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
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卽世適皆以三月十
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二首

卷之三

元日　萊州
安平君祠　不其山
勞山歌　張饒州允掄山中彈
琴　淮北大雨
濟南二首　賦得秋柳
詶徐處士元善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
有此作　登岱
謁夫子廟　七十二弟子
謁周公祠　謁孟子廟
鄒平張公子萬斛園上小集各賦一物得桔
槔　張隱君元明於園中
寘一小石龕曰仙隱祠徵詩紀之二首
濟南　自笑
詶歸祚明戴笠王仍潘檉章四子韭溪草堂
聯句見懷二十韻　濰縣二首
衡王府　督亢
京師作　薊州
玉田道中　永平
謁夷齊廟　寄弟紓及友人江南
三首　山海關
望夫石　昌黎
三屯營　恭謁天壽山十三陵
王太監墓　劉諫議祠
居庸關二首　重登靈巖

秋雨　與江南諸子別
天津　舊滄洲
再謁天壽山陵　送王文學麗正歸新
安　答徐甥乾學
白下　重謁孝陵
贈林處士古度　贈黃職方師正
杭州二首　禹陵
宋六陵　顏神山中見橘
三月十九日有事於欑宮時聞緬國之報古
北口四首　五十初度時在昌平
北嶽廟　井陘
一雁　堯廟

卷之四

元旦　霍山
書女媧廟　晉王府
贈傅處士山　又詶傅處士次韻二
首　陸貢士來復述昔年
代許舍人曦草疏攻鄭鄤事
詠史　李克用墓
五臺山　詶李處士因篤
雨中送申公子涵光　詶史庶常可程
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
寄潘節士之弟耒　王官谷
蒲州西門外鐵牛唐時所造以繫浮橋者今
河西徙十餘里矣　潼關
華山　驪山行
長安　乾陵
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
后土祠　龍門
自大同至西口四首　孟秋朔旦有事於欑
宮　贈孫徵君奇逢
詶程工部先貞　寄劉處士大來
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
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因篤在陳君上年署中
出雁門關屈趙二生相送至此有賦
應州二首　重至大同
得伯常中尉書卻寄幷示朱烈王太和二門
人　淮上別王生略
贈蕭文學企昭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
德州過程工部　過蘇祿國王墓
赴東六首　子德李子聞余在難
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
於其行也作詩贈之
樓桑廟　三月十二日有事於
欑宮同李處士因篤
贈李貢士嘉時年八十
邯鄲　邢州
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賦寄亡
友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受學兼有投詩答
之二首　述古三首
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

輓殷公子岳二首　寄張文學弨時淮上
有築隄之役　雙雁
夏日二首　秋風行
靜樂　太原寄王高士錫闡
盂縣北有藏山云是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
處　讀李處士顒襄城紀
事有贈　寄楊高士瑀
齊祭器行　題李先生矩亭
瓠　土門旅宿
燕中贈錢編修秉鐙　先妣忌日
自章邱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
有歎二首　哭歸高士四首
卷之五
廣昌道中二首　寄問傅處士土堂山
中　與胡處士庭訪北齊
碑　詠史二首
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殂謝感
歎成篇　過矩亭拜李先生墓
下　潘生次耕南歸寄示
子房　刈禾長白山下
歲莫二首　兄子洪善北來言及
近年吳中有開淞江之役書此示之
閏五月十日二首　過張貢士爾岐
送程工部葬　路舍人客居太湖東
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孫徵君以孟冬葬於夏峰時僑寓太原不獲
執紼適吳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
意遂見乎辭　漢三君詩三首
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
賦得檐下雀　薊門送李子德歸關
中　李生符自南中歸樵
李三年矣追維壯遊兼示舊作
二月十日有事於欑宮
贈獻陵司香貫太監宗
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至祾
恩殿食頃止人皆異之
過郭林宗墓　介休
靈石縣東北三十五里神林晉介之推祠
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
河上作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
史家　過李子德四首
皁帽　采芝
薦者　井中心史歌
寄李生雲霑時寓曲周僧舍課子衍生
春雨　寄同時二三處士被
夏日　梓潼篇贈李中孚
和王山史寄來燕中對菊詩
關中雜詩五首　過朝邑王處士建常
寄子嚴　寄次耕時被薦在燕
中　次耕書來言時貴有
求觀余所著書者答示
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

硤石驛東二十里有西鵶路緜趙保白楊樹
二百五十里至臨汝以譏察之嚴築垣封
閉過此有題　雒陽
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會善寺
少林寺　嵩山
測景臺　卓太傅祠
梁園　海上
五嶽　贈張力臣
子德自燕中西歸省我於汾州天寧寺
寄次耕三首　歲莫西還時李生雲
霑方讀鹽鐵論　送康文學乃心歸郃
陽　友人來坐中口占二
絕　送李生南歸寄戴笠
王錫闡二高士　詶族子湄
朱處士鶴齡寄尙書埤傳
哭李侍御灌溪先生楧
華下有懷顧推官　華陰古蹟二首
悼亡五首　冬至寓汾州之陽城
里中尉敏泙家祭畢而飲有作三首
寄題貞孝墓後四桺　贈衛處士蒿
詶李子德二十四韻　贈毛錦銜

亭林詩集目錄

林亭詩集卷之一

大行哀詩（閼逢涒灘）

神器無中墜英明乃嗣興紫蜺迎劍滅丹日御輪
升景命殷王及靈符代邸膺天威寅降鑑祖武肅
丕承采璽昭王儉盤杅象帝兢澤能回夏暍心似
涉春冰世值頹風運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碩鼠馭
將失飢鷹細柳年年急萑苻歲歲增關門亡鐵牡
路寖泄金縢霧起昭陽鏡風搖甲觀鐙已占伊水
竭真遘杞天崩道否窮仁聖時危恨股肱哀同望
帝化神想白雲乘祕籙歸新野羣心望有仍小臣
王室淚無路哭橋陵

（太玄經紫蜺矞雲朋圍日　墨子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後漢書崔駰傳作杅　漢書五行志木沴金城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為之　庾信哀江南賦序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感事

日角膺符早天枝主鬯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
心舊國仍三亳多方有二斟漢災當百六人未息
謳吟

縞素稱先帝春秋大復讎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
侯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流須知六軍出一舉定
神州

上宰承王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陝寄周
邦日氣生玄甲雲祥下赤幢登壇推大將國士定
無雙

尚錄文侯命深虞雒邑東千秋懸國恥一旦表軍
功躡鞠追名將乘軒比上公君王多倚託先與賦
彤弓

（蘇子瞻書傳曰予讀文侯之命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國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史記驃騎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春秋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

清蹕郊宮寂春遊苑籞荒陵邊屯牧馬闕下駐賢
王紫塞連玄菟黃河界白羊輿圖猶在眼涕淚已
霑裳

（史記劉敬傳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自昔南朝地常稱北府雄六軍多壘日萬國鼓鼙
中聽律音非吉焚旗火乍紅恐聞劉展亂父老泣
江東（六月壬午督師標下兵與浙江兵鬨於鎮江西門外焚居民數百家）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左傳僖十五年火焚其旗　通鑑唐肅宗紀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及劉展反田神功討平之其民始罹荼毒矣）

京口即事（旃蒙作噩）

白羽出揚州黃旗下石頭六雙歸雁落千里射蛟
浮河上三軍合關中一戰收祖生多意氣擊楫正
中流

大將臨江日中原望捷時兩河通詔旨三輔急王
師轉戰收銅馬還兵飲月氏從軍無限樂早賦仲
宣詩

（宋史李綱傳請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　後漢書光武紀擊銅馬於鄡悉將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

京闕篇

王氣開江甸山河拱舊京德過瀍水卜運屬阪泉
征赤縣疏封闢黃圖映日明秩猶分漢尹烝尚薦
周牲闕道紆金輅郊宮佇翠旌山陵東掖近府寺

後湖清國運方多難天心會一更神州疑逐鹿率士駭犇鯨號略旗初仆函關鼓不鳴遂令纏大角無復埽欃槍合殿焚丹戶金城落畫甍銜哀遺梓禪泣血貫宗祊傾否時須聖扶屯理必亨望雲看五采侯緯得先贏渡水收萍實占龜兆大横舊邦回帝眷後式王楨厤是周正月田踰夏一成雅應歌吉日民喜復盤庚毓德生維嶽分猷降昴精朝稱元老壯國有丈人貞密切營三輔恢張頓八紘塘周淮口柵山繞石頭城未蕩封豨梗仍遺穴鼠爭師從甘野誓人雜渭濱耕四冢懸蚩戮千刀待莽烹柳青依玉勒花發韻金鉦黃石傳三略條侯總七營虎頭雙劍白猿臂一弓騂會見妖氛淨旋聞阨塞平載櫜歸武烈伊淢築文聲禮洽封山玉音諧降鳳笙配天歸舊物復國紀鴻名曉集僊庭鷺春遷大谷鶯尊師先大學納誨必延英側席推千鼎回車載鈞璜在陰來鶴和刻石起魚鏗念昔掄科日三陪薦士行帝鄉秋惝怳天闕歲崢嶸賦客餘枚叟文才後賈生飲泉隨渴鹿攀徑落危鼪再見東都禮尤深上國情百僚方勸進父老盡來迎宿衛皆勳舊千掫並禁兵乾坤恩澤大雷雨氣機盈草綠西州晚雲彤北闕晴法宮瞻斗柄別館望金莖玉帛塗山會車書雒邑程海槎天上隔陽卉日邊榮對策年猶少尊王志獨誠小臣搖彩筆幾欲擬張衡

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　杜子美詩大角纏兵氣　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時屯必亨運蒙則正　唐書隋大業十三年六月鎮星贏而旅於參參唐星也李淳風曰鎮星主福未當居而居所宿國吉　書文侯之命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　建康志柵塘在秦淮上通古運瀆實錄注吳時夾淮立柵號柵塘梁天監九年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作兩重柵皆施行馬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入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梁徐陵在齊與楊僕射書四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　梁元帝藩難未靜述懷詩金鉦韻諸宮　劉敬叔異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　班固東都賦發鯨魚鏗華鐘　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莫

金陵雜詩

江月懸孤影還窺李白樓詩人長不作千載尚風流隱壁三山古池臺六代幽長安佳麗日夢繞帝王州

春雨收山半江天出翠層重聞百五日遙祭十三陵祝版書孫子祠官走令丞西京遺廟在灑埽及冬烝

天居宜壯麗考室自宣王地即周灋右規因漢未央水衡存物力司隸識朝章父老多垂涕還思祖德長

正殿虛披寢蒼生望母儀國風思窈窕小雅夢熊羆中使頻傳敕臺臣早進規願聞姜后戒仍及會朝時

漢書杜欽傳佩玉宴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嘗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王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　詩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記得尚書巷今兵部侍郎府昔尚書舍所在于今六十年功名存駕部先公諱[illegible]年中嘗得請爲南京百年之利尋載船政新書俎豆託朝天有祠在朝天宮樹向烏衣直門臨白水偏侍郎遺石在過此一悽然

古樂府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　唐書薛元超爲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元超祖父道

衡爲內史侍郎嘗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千里

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王子新開邸將軍舊總戎登壇多忼慨誰復似臧洪

後漢書臧洪傳陳留太守張邈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辭氣忼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秋山

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已聞右甄潰復見左拒殘旌旗埋地中梯衝舞城端一朝長平敗伏尸偏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吳口擁橐駝鳴笳入燕關昔時鄢郢人猶在城南間

漢書李陵傳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晉書慕容超載記使送吳口千人　戰國策雍門司馬謂齊王曰鄢郢之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以百數

秋山復秋水秋花紅未已烈風吹山岡燐火來城市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麇庶幾歆舊祀句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歎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左傳定五年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

表哀詩

晉孫綽作表哀詩其序曰余以薄祜夙遭閔凶天覆既淪俯憑坤厚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

黽勉三遷久間關百戰深生慚毛義檄死痛子輿衾荻字書猶記斑衣舞尚尋凄其天步蹙荏苒歲華侵密葉凋秋氣貞柯落夜陰國書公父訓女史大家箴未已還閭望仍留恤緯心霜催臨穴旐風送隔鄰砧白鶴非新表青烏卽舊林欲求防墓處戈甲滿江潯

列女傳王孫賈母言女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藁葬

婁縣百里內牧騎過如織土人每夜行冬深月初黑扶柩已南來幸至先人域合葬亦其時倉卒未可得停車就道右子也聞日食魂魄依祖考卽此幽宮側三年卜天道墓檟茂以直黽勉臣子心有懷亦焉極悲風下高原父老爲哀惻其旁可萬家此意無人識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

延平使至　柔兆閹茂

春風一夕動三山使者持旌出漢關萬里干戈傳御札十行書字識天顏身留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一聽綸音同感激收　遙待乘輿還

海上

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里自登臨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弔哭深水涌神山來白鳥雲浮仙闕見黃金此中何處無人世秖恐難酬烈士心

滿地關河一望哀徹天烽火照胥臺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旛海上來秦望雲空陽鳥散冶山天遠朔風迴樓船見說軍容盛左次猶虛授鉞才

隋書五行志梁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南營乍浦北南沙終古提封屬漢家萬里風煙通日本一軍旗鼓向天涯（去夏誠國公劉孔昭自福山）樓船已奉征蠻敕博望空乘汎海查愁絕王師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

長看白日下蕪城又見孤雲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深情埋輪拗鏃周千畝蔓草枯楊漢二京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嬴（楚辭九歌埋兩輪兮縶四馬　尉繚子拗矢折矛）

不去

不去圍城擁短轅棲棲猶自向平原此心未忍輕三晉願見辛垣盡一言

落日江津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圮下逢黃石便到山中臥白雲

欲投海島問田橫卻恨三齊路不平記作安平門下客當時曾見火牛兵

賦得老鶴萬里心用心字

何來千歲鶴忽下九皋音一自來凡境摧頹已至今臨風時獨舞警露亦長吟乍識人民異還悲歲月侵早寒江上笛秋急戍樓砧木落依空沼雲多失舊林三株天外冷甲子世間深尚想蓬萊曉終思弱水陰神州迷再舉碧落杳千尋多少乘軒者知同一寸心

（埤雅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木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　楚辭惜誓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圜方）

贈顧推官咸正（彊圉大淵獻）

上郡天北門一垣接羌氐當年關中陷九野橫虹霓日光不到地哭帝蒼山蹊君持蘇生節冒死沒蒺藜揮刀斬賊徒一炬看然臍東虜勢薄天少梁色悲悽遂從黃冠歸間關策青驪豈知杲卿血已化哀鵑唬（弟錢塘知縣咸建）未敢痛家讎所念除鱷鯢有懷託桑榆焉得巖下棲便蹴劉司空夜舞愁荒雞春水溼樓船湖上聞鉦鼙句吳古下國難與秦風齊卻望轂潼間山高別馬嘶聖主哀忠臣臨軒降紫泥高景既分符汾陰亦執珪如君俊拔才久宜侍金閨會須靖中原指顧安黔黎

（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謁帝蒼山蹊　漢光武賜馮異詔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漢書周苛死滎陽乃拜其弟昌為御史大夫後以功封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高景侯）

大漢行

大漢傳世十二葉胙移王莽繇居攝黎元愁苦盜賊生次第諸劉興宛葉一時併起實蒼黃國計人心多未協新市將軍憚伯升遂令三輔重焚劫指揮百二歸蕭王一統山河成帝業吁嗟帝王不可圖長安天子今東都隗王白帝何為平扶風馬生真丈夫

（漢書賈誼傳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義士行

飲此一杯酒浩然思古人自來三晉多義士程嬰公孫杵臼無其倫下宮之難何倉卒賓客衣冠非舊日袴中孤兒未可知十五年後當何時有如不幸先朝露此恨悠悠誰與訴一心立趙事竟成存亡死生非所顧嗚呼趙朔之客真奇特人主之尊或不能得獨有人兮長歎空山側

秦皇行

秦肉六國啖神州六國之士皆秦雠劍一發亡荆軻筑再舉誅漸離博浪沙中中副車倉海神人無奈何自言王者定不死豈知天意亡秦卻在此隕石化山鬼言天意茫茫安可論扶蘇未出監上郡始皇不死雠人刃

楊子法言始皇方斧將相方刃六國方本將相方肉　漢書張良傳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

墟里

昔有周大夫愀然過墟里時序已三遷沈憂念方始乃知臣子心無可別離此自經板蕩餘一再見桃李春秋相代嬗激疾不可止慨焉歲月去人事亦轉徙古制存練祥變哀固其理送終有時旣長恨無窮已豈有西向生未昧王裒旨眷言託風人言盡愁不弭

楊惲報孫會宗書君父至尊親也送其終也有時而旣

塞下曲

趙信城邊雪化塵紇干山下雀呼春卽今三月鶯花滿長作江南夢裏人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五代史寇彥卿傳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梁邱遲與陳伯之書莫春三月江南草長襍花生樹羣鶯亂飛

一從都尉生降去夜夜魂隨塞雁蘆陛下寬仁多不殺可能生入玉門無

史記柴將軍遺韓王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海上行

大海天之東其處有黃金之宮上界帝子居其中欲往從之水波雷駭幾望見之以風爲解徐福至彼止王不來至今海上人時見城郭高崔嵬黿鼉噴沫聲如宮商日月經之以爲光明或言有巨魚身如十洲長幾化爲龍不可當一旦失水愁徬徨北冥之鯤有邪無邪又言海中之棗大如瓜棗不實空開花但見鯨魚出沒鑿齒磨牙昔時童男女一去不回家東浮大海難復難不如歸去持魚竿

史記大宛傳贊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

哭楊主事廷樞

吳下多經儒楊君實宗匠方其對策時已負人倫望未得侍承明西京俄淪喪五馬遂南來汪黃位丞相幾同陳東獄幸遇明主放牧馬飲江南眞龍起芒碭首獻大横占竝奏北邊狀是日聖顏回喜氣浮綵仗御筆授二官天墨春俱盎擢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魚麗笠澤兵烏合松陵將滅跡遂躬耕猶爲義聲唱松江再蹉跌搒伏窮千嶂竟入南冠囚一死神慨忼往秋夜中論指事竝吁悵我慕淩御史淩駉倉卒當絕吭齊蠋與楚龔相期各風尚君今果不食天日情已諒隕首蘆墟村噴血胥門浪唯有大節存亦足酬帝貺灑涕見羊曇君甥衞向停豪默悽愴他日大鳥來同會華陰葬

推官二子執後欲爲之經營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

生來一諾比黃金那肯風塵負此心不是白登詩未解菲才端自愧盧諶

晉書劉琨作詩贈別駕盧諶引鴻門白登之事用以喻意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蒼黃一夜出城門白刃如霜日色昏欲告家中賣

黄犢松江江上去招魂（古樂府平陵東歸告我家賣黄犢）

淄川行

張伯松巧爲奏大纛高牙擁前後罷將印歸里中東國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獵獵淄川城下圍三帀圍三帀開城門取汝一頭謝元元（漢書王莽傳張竦爲劉嘉作奏請滅安衆侯崇莽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爲奏）

哭顧推官

推官吾父行世遠亡譜系及平上郡還始結同盟契崎嶇鞭弭間周旋僅一歲痛自帝京淪王綱亦陵替人懷分土心欲論縱横勢與君共三人（共上歸高士祚明）獨奮南陽志誓麾白羽扇一埽天日翳君才本恢宏闊略人事細一書入人手幾墮蛟鼉睍乃有諸將隙因掉三寸說主謀非其人舉事復不濟君來就茅屋問我駕所稅幸有江上舟請鼓鈴下枻別去近一旬君行尚留滯二子各英姿文才比蘭桂身危更藏亡弃命一朝斃巢卵理必連事乃在眉眥一身更前却欲聽華亭唳我時亦出亡聞此輒投袂扁舟來勸君行矣不再計驚弦鳥不飛困網魚難逝旦日追吏來君遂見囚縶檻車赴白門忠孝辭色厲竟作戎首論卒踐捐生誓蒼黄石頭骨未從九原瘞父子兄弟間五人死相繼嗚呼三吳中巍然一門第尚有五歲孫伏匿蒼山際門人莫將變行客揮哀涕羣情佇收　恩卹延後世歸喪琅邪冢詔策中牢祭後死媿子源徘徊哭江裔他日修史書猶能著凡例（通鑑庾冰奔會稽至浙江蘇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篨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　後漢書李固傳門生王成將燮乘江東下　伏隆傳詔隆中弟咸收隆喪大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

哭陳太僕子龍

陳君鼂賈才文采華王國早讀兵家流千古在胸臆初仕越州理一矢下山賊南渡侍省垣上疏亦切直告歸松江上欻見牧馬偪拜命至八閩願請三吳兵敕使護諸陵加以太僕職遂與章邯書資其反正力幾事一不密反覆天地黑嗚呼君盛年海內半相識魏齊亡命時信陵有難色事急始見求棲身各荆棘君來別浦南我去荒山北柴門日夜扃有婦當機織未知客何人倉卒具糲食一宿遂登舟徘徊五山側有翼不高飛終爲罻羅得恥爲南冠囚竟從彭咸則尚媿虞卿心負此一悽惻復多季布柔晦迹能自匿（君出亡時尚僕從三四人服用如平日）酹酒作哀辭悲來氣哽塞（史記季布傳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

十月二十日奉先妣葬於先曾祖兵部侍郎公墓之左

先考葬祖墓左四十年其左有池形家或言兆有水是歲將合葬我母三族皆爲炎武難之炎武念先妣之治命不可以不合葬而四十年之藏又不可以還萬一有水又不可以徑情而遂葬遲回者久之及啓壙竟無水訖事無風雨昔重光大荒落之歲葬先王父既祖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

遂熄念吾先人積德累仁固不當有水火之災陰陽之咎而不孝一人所遇之不幸如此天之不遂棄之而曲全之又如此是可以忘先人之志哉

王季之墓見水齧宣尼封防遭甚雨我今何幸獨不然或者蒼天照愁苦昔我先臣葬於此神宗皇帝賜之墓一區六十年間事反覆到今陵谷青模糊止有松楸八百樹夜夜宿鳥還相呼行人指點侍郎家戍卒不敢來樵蘇乃知先朝恩寵大易世猶與凡人殊天道回旋改寒燠公侯子孫久必復歲月日時共五行先公葬亦以歲丁亥月辛亥日丁亥時辛亥前岡後舍分昭穆皇天下監臣子心環三百里無相侵先皇弓劍橋山岑山多虎豹江水深欲去復止長哀吟

國語越王命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墓後結廬三楹作

偉元居城陽餉之在丹徒古人廬墓有至意獨我未得心煩紆東西南北亦人子豈知天路還崎嶇奮矛躍馬一到此營地半畝先人隅築室三楹戶南向前對日月開規模舊栽松樹無觸鹿惟有老柏銜悲枯憶昔曾蒙至尊詔共姜名字懸三吳至今東平冢上木枝枝西靡朝皇都爾來天地春意絕不見君父重嗚呼一身去國無所泊類此鴻雁三秋徂陰風怒號白日孤吁嗟此室千年俱

晉書殷仲堪為桓玄所害子簡之葬於丹徒遂居墓側後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　魏書傅永嘗登北邙山奮槊躍馬回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敕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晉書許孜於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　舊唐書褚無量傳丁憂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　晉書王裒傳裒常至墓所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焉

精衛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沈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衆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

北風十二月遊子向吳興榜人問何之不言但霑膺三年干戈暗鄉國有兄不得歸塋域高堂有母兒一人負米百里傷哉貧此來海虞兩月日裁得白金可半鎰歸來入門不暇餐直走山下求兄棺湖中雪滿七十峯江山對君凝愁容冬盡月向晦慈親倚門待累見兄骨歸心悲又以喜如君節行真古人一門內外唯孤身出營甘旨入奉母崎嶇州里艱苦辛君向余太息此事不足言遙望天壽山猶在浮雲間長歎未及往塵沙沒榛菅神州已陸沈菽水難為計豈無季孫粟義不當人惠世無漢高帝餓殺韓王孫寧受少年侮不感漂母恩時人未識男兒面如君安得長貧賤讀書萬卷佐帝王指揮一紙定四方拜爵萬戶侯還歸奉高堂窮冬積陰天地閉知君唯有袁安雪

世說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隨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　著雍困敦

微物生南國深情繫一枝寒風聳拉沓落日羽差池繞樹飛初急尋柯宿轉遲懸冰驚趾滑集霰怯

巢危路入關河夜思縈嶺嶠時山川知夙性天地識恩私向日心常在隨陽願未虧寄言幽谷友勿負上林期

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

素節乘雲夢清秋下渚宮哀音生地籟激楚入天風落雁過山急寒蟬抱樹空傷心千里目愁絕百年中郢路原依北江關久向東有人宗國淚何地灑孤忠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將乘枋箄下江關

擬唐人五言八韻

申包胥乞師

辰尾坐天讁亡人甚寇兵舟師通大別獵火照方城九縣長蛇據三關鑿齒橫君王親草莽微命託宗枋亍終南近閶闔繞霤平張旝非聘客躡屩一書生雀立庭柯暝猿嘑夜柝驚秦車今已出誓死必存荆

漢書王莽傳繞霤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繞霤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霤者言四面阸塞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　儀禮聘禮及竟張旝　戰國策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

高漸離擊筑

神州移水德故鼎去山東斷霓夫人劍殘煙郭隗宮身留烈士後蹟混市兒中改服心彌苦知音耳自通沈淪餘技藝忼慨本英雄壯節悲遲晚羈魂迫固窮一吟遼海怨再奏薊邱風不復荆卿和哀哉六國空

班定遠投筆

少小平陵縣蕭然一布衣讀書傳父業握管上皇畿太乙藜初降蘭臺露未晞生涯憑筆札甘旨為慈闈忽見天弧動聊將電鋏揮于闐迎轡靮疏勒候旌旂涑磧軍營轉秋山捷奏飛封侯來萬里老見錦衣歸

本傳嘗為官傭書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

諸葛丞相渡瀘

火山橫日幕銅澗亙天徼亂樹雲南國交繩僰外橋枕戈穿偪仄帶甲上岧嶤地汁生淫霧流烟入斗杓七擒依算略一戰定蠻苗信洽炎荒永恩宣益部遙深思危大業隆眷切先朝更有親賢表宮廷告百僚

漢書佞幸傳注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　五經通義陰亂則為霧從地汁也　楚辭大招霧雨霪霪日皓膠只

祖豫州聞雞

萬國秋聲靜三河夜色寒星臨沙樹白月下戍樓殘擊柝行初轉提戈夢未安沈幾通物表高響入雲端豈足占時運要須振羽翰風塵懷撫劍天地一征鞍失旦何年補先鳴意獨難函關猶未出千里路漫漫

吳志周瑜傳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　左傳襄二十一年州綽曰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陶彭澤歸里

結駟非吾願躬耕力尚堪咄嗟聊綰綬去矣便投簪望積廬山雪行深渡口嵐芰松初作徑蔭柳乍成庵甕盎連朝濁壺觴永日酣秋籬尋菊蕊春篠理桑蠶舊德陳先祖遺書付五男因多文義友相與卜村南

常熟縣耿侯橘水利書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
政耿侯天才高尤辨水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滄
溟勁水利久不修累歲煩雩禜疏鑿賴侯勤指顧
川原定百室滿倉箱子女時昏聘洋洋河渠議欲
坐來者聽三季饒凶荒庶徵頻隔并誰能念遺黎
百里嗟懸罄況多鋒鏑驚早夜常奔迸上帝哀惸
嫠天行當反正必有康食年河洛待明聖自非經
界明民業安得靜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畎澮
偏中原粒食詒百姓

後漢書陳忠傳天心未得隔并屢臻注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并音必性反　郎顗傳歲無隔并太平可待　史記蔡澤傳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志　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農田事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

偶來

偶來湖上已三秋便可棲遲老一邱赤米白鹽猶
自足青山綠野故無求柴車向夕逢元亮款段乘
春遇少遊鳥獸同羣終不忍轍環非是爲身謀

南齊書周顒傳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浯溪碑歌

萬厤元年先曾祖官廣西按察副使道浯
溪得唐元次山中興頌石本以歸爲顏魯
公筆字大徑六七寸歷世三四此碑獨傳
之不肖歲旃蒙作噩命工裝潢爲冊工人
不知碑自左方起而以年月先之遂倒盩
不可讀方謀重裝而兵亂工死不復問者
三年碑固在舊識楊生所一旦爲余重裝
以來則文從字順煥然一新有感於先公
之舊物不在他人而特屬之嗣人之稍知
大義者又經兵火而不失且待時而乃成
夫物固有不偶然者也爲之作歌

昔在唐天寶祿山反范陽天子狩蜀都賊兵入西
京肅宗起靈武國勢重恢張二載收長安鑾輿迎
上皇小臣有元結作詩頌大唐欲令一代典風烈
追宣光真卿作大字筆法名天下磨厓勒斯文神
理遺來者書過泗亭碑文匹淮夷雅留此繫人心
枝撐正中夏先公循良吏海內推名德驅馬復悠
悠分符指南極退眺道州祠流覽浯溪側如見古
忠臣精靈感行色匪煩兼兩載不用金玉裝攜此
一紙書存之貯青箱以示後世人高山與景行天
運有平陂名蹟更存亡寶弓得隄下大貝歸西房
舊物猶生憐何況 與疆卻念蒸湘間牧騎已如
林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岣嶁大禹迹萬木生
秋陰一峯號回雁朔氣焉得侵恐此浯厓文苔蘚
不可尋藏之篋笥中寶之過南金此物何足貴貴
在臣子心援筆爲長歌以續中唐音

後漢書吳祐傳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穀梁傳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惡得之得之隄下

寄薛開封宲君與楊圭事同隱鄧尉山併被
獲或曰僧也免之遂歸常州

別君二載餘無從問君處蒼蒼大澤雲漠漠西山
路神物定不辱精英夜飛去只有延陵心尚挂姑
蘇樹他日過吳門爲招烈士魂燕丹賓客盡獨有
漸離存

張協七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李善注引越絕書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楚

將遠行作

去秋闖東溟今冬浮五湖長歎天地間人區日榛蕪出門多蛇虎局促守一隅夢想在中原河山不崎嶇朝馳澠澗宅夕宿殽函都神明運四極反以形骸拘收身蓬艾中所之若窮途杖策當獨行未敢憚羈孤願登廣阿城一覽輿地圖回首八駿遙悵然臨交衢

莊子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京口

異時京口國東門地接留都左輔尊囊括蘇松儲陸海襟提閩浙壯屏藩漕穿水道秦隋蹟壘壓江干晉宋屯一上金山覽形勝南方亦是小中原東吳北翟戰爭還天府神州百二關末代棄江因靖鹵（靖鹵鄭伯鴻達）當年開土是中山雲浮鸛鶴春空遠水擁蛟龍夜月閑相對新亭無限淚幾時重得破愁顔

石射堋山（屠維赤奮若）

寒日欲墮石射堋環湖歷歷來漁鐙山下蘄王宋時墓屹然穹碑鎮山路太白天弧見角芒金山京口又沙場爾來牧騎方深入帝在明州正待王

吳郡志靈巖山在城西三十里一名石射堋山

春半

春半雨不絶北風吹荒山江南花不開白日愁生寒登高望千里苦霧何漫漫洪州七月圍糧盡力亦殫營頭墮軍中旗纛沈江干漢道昔中微白水應圖記晚世得先主亦作三分事干戈方日尋天時自當至一身客荊州豪不以措意流離志不挫終然主神器一朝得孔明可以託後嗣撫掌長太息且作南山歌開篋出兵書日夜窮揣摩中原有大勢攻戰不在多願爲諸帥言不省其奈何

後漢書天文志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十里　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未足爲恨也　史記留侯世家良爲他人言皆不省

懷人

秋風下南國江上來飛鳶江南估客幾千輩其中別有東吳船吳兒解作吳中曲扣弦一唱悲歌續乍迴別鶴下重雲一叫哀猿墜深木曲中山水不分明似是衡山與洞庭日出長風送舟去衹留江樹青冥冥湘山削立天之角五嶺盤紆同一握嶔崟七十有二峯紫蓋獨不朝衡嶽萬里江天木葉稀行人相見各霑衣寄言此日南飛雁一到春來早北歸

杜子美望南嶽詩紫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　蔡琰胡笳十八拍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爲得漢音

賦得秋鷹

青骹初下赤霄空千里江山一擊中忽見晴皋鋪白草頓令涼野動秋風當時遂得荊文寵佐運終成尚父功試向平蕪看獵火六雙還在上林東

陳思王孟冬篇獵以青骹掩以修竿

八尺

八尺孤帆一葉舟相將風水到今秋曾來白帝尋先主復走江東問仲謀海上魚龍應有恨山中草

木自生愁憑君莫話興亡事舊日長年已白頭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

陶君有五柳更想桃花源山迴路轉不知處到今高士留空言太邱之後多君子門前正對桃花水嘉蔬名木本先疇海志山經成外史曾作諸生三十年老來自種溪前田四百甲子顏猶少有與疑年但一笑有時提壺過比鄰笑談爛漫皆天真酒酣卻說神光始感慨汎瀾不可止老人尚記爲兒時煙火萬里連江鐵斗米三十穀如土春花秋月同遊嬉定陵龍馭歸蒼昊國事人情亦草草桑田滄海幾回更只今尚有遺民老語罷長謠更浮白七十年來似疇昔與君同是避秦人不醉春光艮可惜春非我春秋非我秋惟有桃花年年開溪水年年流爲君酌酒長無愁

左傳襄二十九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　史記封禪書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　詩勞人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　郊祀歌日出入篇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瞿公子玄錥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贈之以詩

不成南去又東還行盡吳山與越山萬里一身天地外五年方寸虎豺閒厓門浪泊行人艅桂嶺雲遮驛使關我望長安猶不見愁君何處訪慈顏

亭林詩集卷之一

金壇縣南五里顧龍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一闋上章攝提格

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於此下江東即今御筆留題處想見神州一望中黃屋非心天下計詞有他日偷閒花鳥娛情山水相關之句青山如舊帝王宮丹陽父老多遺恨尚與兒童誦大風

重至京口

范曄樂游苑應詔詩黃屋非堯心　宋濂大明日歷序元季驛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

雲陽至京口水似巴川縈逶迤見北山乃是潤州城城北江南舊軍壘當年戍卒曾屯此西上青天是帝京天邊淚作長江水江水遶城回山雲傍驛開遙看白羽扇知是顧生來

榜人曲

儂家住在江洲兩槳如飛自繇金兵一到北岸踏車金山三周宋史虞允文傳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

真州城子自堅京口長江無恙艤舟夜近江南恐有南朝丞相文信國指南錄敵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與人爲謀皆以無船長嘆而止余元慶遇其故舊爲敵管船遂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曰吾爲宋朝救得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錢爲但求批帖爲他日趨承之證因授以批帖仍強委之白金義人哉使吾無此一遭遇已矣

流轉

流轉吳門間何地爲吾土登高望九州極目皆蓁莽寒潮盪落日雜遝魚蝦舞飢烏晚未棲弦月陰猶吐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卻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讎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歷關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毋爲小人資委肉投餓鬼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

秀州

秀州城下水日夜生春雲雲含秀州塔鳥下吳江濆我願乘此鳥一見滄海君異人不可遇力士難再得海內不乏賢何以酬六國將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復念少遊言憑高一悽惻

恭謁孝陵重光單閼

閏位窮元季真符啓聖人九州殊夏裔萬古肇君臣武德三王後文思二帝鄰卜年乘王氣定鼎屬休辰江水縈丹闕鍾山擁紫宸衣冠天象遠法駕月遊新正寢朝羣后空城走百神九嵕超巘嵲原廟偪嶙峋寶祚方中缺炎精且下淪郊坰來獮火苑籞動車塵繫馬神宮樹樵蘇御道薪巋然唯殿宇一望獨荆榛流落先朝士間關絕域身干戈逾六載雨露接三春患難形容改艱危膽氣真天顏杳靄接地勢鬱紆親尚想初陵制仍詢徙邑民因山皆土石用器不金銀時有倡開煤之說紫氣浮天宇蒼龍捧日輪願言從鄧禹修謁待西巡漢書王莽傳贊餘分閏位　班固東都賦建武之年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　史記孝文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　太祖實錄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　後漢書鄧禹傳南至長安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因循行園林爲置吏士奉守焉

拜先曾王考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

晉室丹陽尹猶看古柳存（先公嘗爲應天府尹）山河今絶域瞻拜獨曾孫雨靜鍾山閟雲深建業昏自憐襤褸客抆淚到都門

南史劉瓛傳瓛六世祖惔晉時爲丹陽尹袁粲嘗於後堂請瓛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言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鄉清德可謂不衰矣　瓛與張融王思遠書自謂貧困襤褸衣裳容髮有足駭者

贈萬舉人壽祺（徐州人）

白龍化爲魚一入豫且網愕眙不敢殺縱之遂長往萬子當代才深情特高爽時危見縶維忠義性無枉翻然一辭去割髮變容象卜築清江西賦詩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馳輪鞅何人詗北方處士才無兩回首見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雲氣無山川但坱莽一來登金陵九州大如掌還車息淮東浩歌閟書幌尚念吳市卒空中弔蜩蛃南方不可託吾亦久飄蕩崎嶇千里間曠然得心賞會待淮水平清秋發吳榜

西都賦猶愕眙而不能階眙丑吏反驚貌　唐書權皋爲驛亭保以詗北方　漢書梅福傳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淮東

淮東三連城其北有侯府昔者北都壞南京立新主河上賊帥來東南費措拄詔封四將軍分割河淮土侯時擁兵居千里塹安堵促觴進竽瑟堂上坎坎鼓美人拜帳中請作便旋舞爲歡尚未畢羽檄來旁午揚舲出廟灣欲去天威怒舉族竟生降一旦爲俘虜傳車詣幽燕猶佩通侯組長安九門中出入黃金鵰故侯多嫌猜黃金爲禍胎白日不爾待長夜來相催徬徨闕門前一時下霆雷法吏逢上意羅織及嬰孩具獄阿房宮腰斬咸陽市踟躕念黃犬太息諱諸子父子一相哭同日歸蒿里有金高北邙不得救身死地下逢黃侯舉手相揶揄我爲天朝將爾作燕山俘俱推凶門轂各剖河山符嗟公何不死死在淮東郭一死留芳名一死骨已枯寄語後世人觀此兩丈夫

贈人

楊朱見路歧泫然涕霑臆路旁多行人一南一以北南北遂分手去去焉所極南指越裳山北適氈裘國同在天地間合併安可得此去道路長哀哉各努力步上太行山盤石鬱相抱行人共太息此是摧輈道前路無康莊回車苦不早聞君將有適念此令人老山下有丈夫窮年折芝草不出巖谷間長得顏色好

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玄默執徐）

公姓顧氏諱野王字希馮以梁臨賀王記室參軍起兵討侯景入陳官至黃門侍郎墓在今蘇州府吳縣橫山東五里越來溪上盧襄石湖志曰墓上有一巨石橫臥可二丈許石上古松一枝似蓋湖上望見之即知爲野王墳今樹與石無恙天啓中有勢家欲奪其地而葬窀已穿矣族兄存愉發憤訟於官得止其勢家所築周垣及樹木皆歸顧氏

古墓橫山下遺文郡志中才名留史傳譜系出先公歲月千年邈郊坰百戰空立松標舊竁偃石護

幽宮地自豪家奪碑因貴客礱賢兄能發憤陳迹
遂昭融念昔遭離亂於今事略同登車悲出走雪
涕問臨戎述記名山業提戈國士風荒祠亡血食
汗簡續孤忠山勢仍吳鎮溪流與越通眷言懷往
烈感慨意無窮

贈路舍人澤溥

秋雁違朔風來集三江裔未得遂安棲徘徊望雲
際嗚呼先大夫早識興王氣謁帝大明宮柄用恩
禮備汀江失警蹕一死魂猶視君從粵中來千里
方鼎沸絕蹟遠浮名林皋託孤詣東山峙太湖昔
日軍所次奉母居其中以待天下治相逢金閶西
坐語一長喟復敘國變初山東竝賊吏長淮及南
北支撐賴文帥捻魁獻行朝逆黨皆戰悸江外甫
晏然卒墮權臣忌鑠金口未息牧馬彎弓至天子
呼恩官干戈對王使（敕書曰朕有守困恩官路振飛）感激千載逢一
下君臣淚嶺表多炎風孤棺託蕭寺怒聲瀧水急
遺策空山閟君才賈董流矧乃忠孝嗣國步方艱
危簡在卿昆季經營天造始建立須大器敢不竭
微誠用卒先臣志明夷猶未融善保艱貞利
（左傳昭五年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清江浦

此地接邳徐平江故蹟餘開天成祖代轉漕北京
初牐下三春盡湖存數尺潴（淮安城西有五牐每歲糧船以春月北上夏初閉牐以防黃水灌入裏河俟秋水退九月開牐回空牐內所潴皆高郵寶應諸湖南來之水）舳艫通國命倉
廩峙軍儲陵谷天行變山川物態疏黃流侵內地
清口失新渠米麥江淮貴金錢帑藏虛蒼生稀土
著赤地少櫌鉏廟食思封券河防重璽書路旁看
父老指點問舟車

丈夫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懸弧焉能釣三江終年守菰
蒲如何駟隙間流光日已徂矯首望太行努力驅
鹽車風吹河北雁颯沓雲中呼豈無懷土心所羨
千里塗

王家營

荒垌據淮津瀰望徧秋草行人日夜馳此是長安
道雞鳴客車出四野星光早征馬乏青芻山川色
枯槁燕中舊日都風景猶自好衣殘茗上緇米爛
東吳稻公卿不難致所患無金寶還顧旅舍中空
囊故相惱回頭問行人路十如何老
（通鑑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傳聞

傳聞西極馬新已下湘東五嶺遮天霧三苗落木
風閶闔傷晦日瘴癘百蠻中不有三王禮誰收一
戰功
廿載河橋賊於今伏斧礩國威方一震兵勢已遙
臨張楚三軍令尊周四海心書生籌往略不覺淚
痕深

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厤（昭陽大荒落）

夏后昔中微國絕四十載但有少康生卽是天心
在厤數歸君王百揆領冢宰路公（文貞公）識古今危
難心不怠屬車乍蒙塵閩越盡戎壘粵西已踰年

其歲值丁亥侵尋各自擁追蹙限厓海廈門絕島中大澤一空壘新厤尚未頒國疑更誰待遂命疇人流三辰候光彩印用文淵閣丹泥勝珠琲龍馭杳安之台星隕衡鼒猶看正朔存未信江山改在昔順水軍光武戰幾殆子顏獨奮然終竟齊元凱叔世乏純臣公卿雜鄙猥持此一冊書千秋戒僚采

莊子秋水篇計四海之在天地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　左思吳都賦珠琲闌干　後漢書光武紀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　吳漢傳吳漢字子顏

再謁孝陵

再陟神垧下還經輦路隈精靈終浩蕩王氣自崔嵬突兀明樓峙呀庨御殿開紅雲浮苑起碧巘到宮迴鼎叶周家卜符占漢代災蒼松長化石黑土乍成灰城闕春生草江山夜起雷興王龍虎地命世鄂申才瞻拜魂猶惕低回思轉哀上陵餘舊曲何日許追陪

柳子厚遊朝陽巖詩反守臨呀庨　唐人小說馬湘至王永康縣東天寶觀有大枯松湘曰此松後三十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

恭謁高皇帝御容於靈谷寺

肅步投禪寺焚香展御容人間垂法象天宇出眞龍隆準符高帝虯鬚軼太宗掃除開八表盪滌翦羣雄大化乘陶冶元功賴發蹤本支書胙德臣辟記勳庸遺象荒山守塵函古剎供神靈千載後運會百年重痛追西周戚愁深朔漠烽萬方多蹙蹙薄海日喁喁臣籍東吳產皇恩累葉封天顏仍左顧國難一趨從飄泊心情苦來瞻拜跪恭異時司隸在可許下臣逢

贈朱監紀四輔 寶應人

十載江南事已非與君辛苦各生歸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七日圍碧血未消今戰壘白頭相見舊征衣東京朱祐年猶少莫向尊前歎式微

監紀示游粵詩

知君前自廣州來瀧水孤雲萬壑哀兩路奪關皆不下一軍守嶺竟空回同時金李多驍將遺事江山只戰臺獨有臨風憔悴客新詩吟罷更徘徊

贈鄔處士繼思

市中問韓康藥肆在何許牀頭本草書門外長桑侶每吟詩一篇泠然在雲天銌穿北固雪艇迷京口煙六代江山好愁來恣搜討蘭蓀本獨芳薑桂從今老去去復棲棲河東王伯齊年年尋杜甫一過浣花溪

後漢書第五倫傳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舊莫知其處

昔有

昔有楚項羽宰割封侯王徙帝都上游殺之於南方大權既分裂海內爭雄彊何況咫尺間嬴秦尚未亡時會互反覆壯盛豈有常感事再三歎令我一傍徨

魏政昔濁亂兵甲興爾朱唐臣多險浮全忠肆誅屠貪夫分自當不用重哀吁河陰與白馬千載同一途柰此國命何大勢常與俱天意未可窺或爲真人驅

楊明府永言雲南人昔在崑山乙酉城陷爲僧於華亭及吳帥舉事去而之蘭谿今復來吳下感舊有贈

絕蹟雲間日分飛海上秋超然危亂外不與少年儔閱歲空山久尋禪古寺幽干戈纏粵徼妻子隔寧州乍解桐江纜仍回谷水舟刀寒餘斗色血碧帶江流舊卒蒼頭散新交白眼休同年張翰在張行人翀之賓客顧榮留海日初浮嶼吳霜早覆洲與君遵晦意不負一成謀

送歸高士之淮上

送君孤棹上長淮千里談經意不乖卜宅已安王考兆攜書還就故人齋檐前映雪吟偏苦窗下聽雞舞亦佳此日邴原能斷酒不煩良友數縈懷三國志邴原傳注原舊能飲酒自遊學八九年酒不向口及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贈劉教諭永錫大名人

棲遲十載五湖湄久識元城劉器之百口凋零餘僕從一身辛苦別妻兒心悲漳水春犁日目斷長洲夕雁時獨我周旋同宿昔看君臥起節頻持

郝將軍太極滇人也天啓中守霑益余於敘功疏識其姓名今爲醫客於吳之上津橋言及舊事感而有贈

曾提一旅制黔中水藺諸酋指顧空入楚廉頗猶未老過秦扁鵲更能工風高劍氣蛉川外水沸茶聲鶴澗東橋畔相逢不相識漫將方技試英雄隋書史萬歲傳入自蜻蛉川

孝陵圖

重光單閼二月己巳來謁孝陵值大雨稽首門外而去又二載昭陽大荒落二月辛丑再謁十月戊子又謁乃得趨入殿門徘徊瞻視鞠躬而登殿上中官奉帝后神牌二其後蓋小屋數楹皆黃瓦非昔制矣升甬道恭視明樓寶城出門周覽故齋宮祠署遺址牧騎充斥不便攜筆硯同行者故陵衛百戶束帶玉稍爲指示退而作圖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除之事實錄會典竝無紀述當先朝時又爲禁地非陵官不得入焉其官於陵者非中貴則武弁又不能通諳國制以故其傳鮮矣今既不盡知知亦不能盡圖而其錄於圖者且不盡有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獲至者多也故寫而傳之

鍾山白草枯冬月蒸宿霧十里無立樹岡阜但回互寶城獨青青日色上霜露殿門達明樓周遭尚完固其外有穹碑巍然當御路文自成祖爲千年繫明祚侍衛八石人祗肅候靈輅下列石獸六森然象鹵簿自馬至師子兩兩相比附中間特崒嵂有二擎天柱排立榛莽中凡此皆尚具又有神烈山世宗所封樹臥碑自崇禎禁約煩聖諭石大故不毀文字猶可句至於土木工俱已亡其素東陵在殿左先時懿文祔云有殿二層去門可百步正殿門有五天子升自阼門內廡三十左右以次布

門外設兩廚右殿上所駐祠署竏宮監羊房暨酒庫以至各廨宇並及諸宅務東西二紅門四十五巡鋪一一費搜尋涉目仍迷瞀山後更蕭條兵牧所屯聚洞然見銘石崩出常王墓何代無乏菑神聖莫能度幸玆寢園存皇天眔呵護奄人宿其中無乃致褻汙陵衛多官軍殘毀法不捕伐木復撤亭上觸天地怒雷震樵夫死梁壓陵賊仆乃立高廟靈卻立生畏怖若夫本衛官衣食久遺蠹及今盡流亢存兩千百戶下國有蟣臣一年再奔赴低回持寸管能作西京賦尚慮耳目褊流傳有錯誤相逢虞子大獨記陵木數未得對東巡空山論掌故

後漢書光武紀流冗道路　盧仝月蝕詩地上蟣蝨臣仝告訴帝天皇　後漢書虞延傳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史記司馬相如傳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師官屬主故事者

十廟

雞鳴山下有帝王功臣十廟後人但謂之十廟

我來雞籠下十廟何蒼涼周垣半傾覆棟宇皆穨荒樹木已無有寂寞餘山岡功臣及卞劉並作瓦礫場衛國有遺主尚寓五顯堂武惠僅一間廟貌猶未亡蔣廟頗完具敧側惟兩廊帝王殿已撤主在門中央或聞道路言欲改祀三皇真武並祠山香火仍相當其南特煥然漢末武安王云是督撫修中絕以堵牆陪京板蕩餘百司已更張神人悉異名不改都城隍朔望及雩祈頓首誠恐惶神奉太祖敕得以威遐荒留此金字題昭示同三光追惟定鼎初遺祀明綸將二百七十年吉蠲存太常三靈俄改卜一代淪彝章圜丘百神焉得康騎士處原廟陵闕來牛羊何當挽天河滌去諸無文秩新邑人鬼咸迪嘗復見十廟中冠佩齊趨蹌此詩神聽之終古其毋忘

漢書王莽傳莽感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北軍中壘居高寢　書洛誥咸秩無文

漢書郊祀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

金山

闕逢敦牂

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水軍一十萬虎嘯臨潤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爲前茅黃旗互長江戰鼓出中洲舉火蒜山旁鳴角東龍湫故侯褒鄂姿手運丈八矛登高矚山陵賦詩令人愁沈吟橫槊餘天際旌旆浮忽聞黃屋來先聲動燕幽闔廬用伍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楫肯效南冠囚願言告同志努力莫淹留

晉書佛圖澄傳段末波攻石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禽段末波劉曜攻雒陽勒將救之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言軍出捉得曜也

僑居神烈山下

典得山南半畝居偶因行藥到郊墟依稀玉座浮雲裏落莫金莖淡日初塔葬屬支城外土營屯塞馬殿中廬猶餘伯玉當年事每過陵宮一下車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其人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古隱士

幼安遭漢季一身客遼東世亂多傾危築室深山中自非學者流名字罕得通研心易六爻不用希潛龍根矩好清評行且乃未同

嘗聞龐德公自守甘窮餓旦率妻子耕不知州牧過關中傕氾攻河上袁呂破默默似無聞但理芸鉏課獨識諸葛君一言定王佐

真州

擊楫來江外揚帆上舊京鼓聲殷地起獵火照山明楚尹頻奔命宛渠尚守城真州非赤壁風便一臨兵

太平

天門采石尚嶙峋一代興亡此地親雲擁白龍來戍壘日隨青蓋落江津常王戈甲先登陣花將鬚眉罵賊身猶是南京股肱郡憑高懷往獨傷神

吳志孫晧傳注引干寶晉紀庚子歲青蓋當入雒陽　太祖實錄上渡江抵采石磯常遇春舍舟奮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　陳友諒陷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大罵而死

蟂磯

下接金山上小孤一磯中立鎮蕪湖千年形勢分南極萬里梯航達帝都嶺色遠浮黃屋纛江風寒拂白頭烏高皇事業山河在留得奎章墨未枯

廟中有高皇帝御製詩金字牌一扇　三國典略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

江上

清霜覆蘆花秋向江岸白青山矗江天飛鳥去無蹟行行獨愁思今爲遠行客晨樵水上峯夜釣磯邊石酌水復烹魚可以供日夕且此姿盤桓安能守阡陌

江風吹回波垂鉤魚不上歲旱耕山田抱甕禾不長閑來走磯下輕舟駕兩槳何處是新洲日入秋砧響聞有伐荻人欣然願偕往恐復非英流空結千齡想

南史宋武帝嘗伐荻新洲

久留燕子磯院中有感而作

寄食清江院從秋又涉冬水侵慈姥竹風落孝陵松野宿從晨釣山居傍夕烽相逢徐孺子多謝郭林宗

輿地志慈姥山積石臨江岸壁峻絕出竹堪爲簫管　宋梅聖俞有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記　後漢書徐稺傳謂茅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

范文正公祠

先朝亦復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已見干戈纏海內尚留冠佩託江東含霜晚穗遺田裏噪日寒禽古廟中吾欲與公籌大事到今憂樂恐無窮

錢生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

和扁日以遙治術多瞀亂方書浩無涯其言比河漢彭鏗有後賢物理恣探玩恥爲俗人學特發仁者歎五勞與七傷大抵同所患循方以治之於事亦得半條列三十餘有目皆可看略知病所起可以方理斷哀哉末世醫誤人已無算頗似郭舍人射覆徒夸誕信口道熱寒師心作湯散未達敢嘗之不死乃如綫豈如讀古方猶得依畔岸在漢有孝文仁心周里閈下詔問淳于一篇著醫案如君靜者流嗣子況才彥何時遇英明大化同參贊

元旦陵下作 旃蒙協洽

十載逢元日朝陵有一臣山川通御氣節物到王春闕下樵蘇盡江東戰伐新相看園殿切鵠立幾縈神

是日稱三始何時見國初風雲終日有兵火十年餘甲子軒庭籙春秋孔壁書幸來京兆里得近帝王居史記天官書正旦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

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以詩答之

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每詠步兵懷猶看老驥心偏壯豈惜飛龍羽乍乖海上戈船連滬瀆石頭烽火照秦淮先朝舊事君休問鼓角淒其滿御街金陵志烽火樓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吳時舉烽火於此

贈路光祿太平

已下數首皆余蒙難之作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執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為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

弱冠追三古中年賦二京一門更喪亂七尺尚崢嶸江海存微息山陵鑒本誠落其裁十畝覆草只三楹變故興奴隸犇蜂出里閭彌天成夏網畫地類秦阬獄卒逢田甲刑官屬甯成文深從鍛鍊事急費經營節俠多燕趙交親即弟兄周旋如一日忼慨見平生疾苦頻存問阽危得拄撐不侵貞士諾逾篤故人情木向猿聲老江隨虎蹟清更承身世畫不覺涕霑纓呂氏春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晉傅玄詩夏桀為無道密網施山阿

詶王生仍

故國羈人怨誹深感君來往數相尋都將文字銷餘日難把幽憂損壯心演易已成殷牖賾援琴猶學楚囚音蘂顏白髮非前似只有新詩尚苦吟梁庾肩吾詩殷牖乂雖賾

永夜

永夜刁鳴動箭中起看征雁各西東山憐虎阜從波涌路識閶門與帝通待客荆卿愁日晚艤舟漁父畏天風當時多少金蘭友此際心期未許同晉王珣虎邱山銘虎邱山先名海涌山孫權記注曰吳西郭門曰閶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之

詶陳生芳績

百里相思路阻紆每承遺札訊何如絕交已廣朱生論發憤終成太史書笠澤水清連底日虞山葉落到根初從今世事無煩問但掩衡門學種蔬

贈路舍人

自分寒灰即溺餘非君那得更吹噓窮交義重千金許疾吏情深一上書大簏陽飆回宿草岷江春水下枯魚丁寧未忍津頭別此去防身計莫疏漢書路温舒傳疾吏之風悲痛之辭

贈錢行人邦寅丹徒人

李白真狂客江淹本恨人生涯從吏議直道託羣倫之子才名重相知管鮑親起風還鷁羽沒海動龍鱗孤憤心尤烈窮愁氣未申彫年黃浦雪殘臘玉山春貫日精誠久回天事業新南徐游歷地儻

有和歌辰

江淹恨賦僕本恨人　鮑照舞鶴賦急景彫年

松江別張處士慤王處士煒暨諸友人 柔兆涒灘

十載違鄉縣三年旅舊都風期嘗磊落節行特崎嶇坐識人倫傑行知國器殊論兵卑起翦畫計小陰符世事陵夷極生涯閱歷枯人情來轆藉鬼語得揶揄郭解多從客田儋自縛奴事危先與手法定必行誅義洩神人憤歡騰里閈呼匪餘剸兕劍橐解射狼弧卦值明夷晦時逢聽訟孚邑豪方齮齕獄吏實求須裳帛經時裂南冠累月拘橐饘誰問遺衣食但支吾薄俗吳趨最危巇蜀道俱每煩疑載鬼動是泣歧塗畜是樊中雉巢鄰幕上烏霜因鄒衍下日爲魯陽驅抱直來東土含愁到海隅春生三泖壯雪盡九峯紆異郡情猶徹同人道不孤未窮憐舌在垂死覺心蘇大義摧牙角深懷囊尾胡姦雄頻斂手國士一張鬚知己憐三釁名流重入廚欲將方寸報惟有漢東珠

史記田儋傳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　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宜適鄉往與手甚快通鑑宋文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胡三省注與手魏齊閒人率有是言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也　左傳昭公元年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贈潘節士檉章

北都一崩淪國史遂中絕二十有四年記注亦殘缺中更寇與賊出入互轇轕亡城與破軍紛錯難具說三案多是非反覆同一轍始終爲門戶竟與國俱滅我欲問計吏朝會非王都我欲登蘭臺祕書入東虞文武道未亡臣子不敢誣竄身雲夢中幸與國典俱有志述三朝弁及海宇圖一書未及成觸此憂患途同方有潘子自小耽文史犖然持巨筆直遡明興始謂惟司馬遷作書有條理自餘數十家充棟徒爲爾上下三百年粲然得綱紀索居患無朋何意來金陵家在鍾山旁雲端接觚棱親見高帝時日月東方升山川發秀麗人物流名稱到今王氣存疑有龍虎與把酒爲君道千秋事難討一代多文章相隨沒幽草城無弦誦生杜劬藏書老同文化支字劫火燒豐鎬自非尼父生六經亦焉保夏亡傳禹貢周衰垂六官後王有所憑蒼生蒙治安皇祖昔賓天天地千年寒聞知有小臣復見文物完此人待聘珍此書藏名山顧我雖逢掖猶然抱遺冊定哀三世間所歷如旦夕頗聞董生語曾對西都客期君共編摩不墜文獻迹便當挈殘書過爾溪上宅

閏五月十日恭謁孝陵

戰國策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

忌日仍逢閏星躔近一周空山傳御幄茀路想行騶寢殿神衣出祠官玉斝收烝嘗憑絕隝鞉磬託荒陬薄海哀思結遺臣涕淚稠禮應求草野心可對玄幽寥落存王事依稀奉月游尚餘歌頌在長此侑春秋

國語道茀不可行也　漢書孝平紀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用太牢祠　王莽傳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

宵來騎白馬躡電向鍾山忽遇窮途伴相將一哭還君來猶五月不逐秦淮節攜手宿荒郊行吟對宮闕此去到蕪湖山光似舊無若經巡幸地爲我少踟躕

桃葉歌

桃葉歌歌宛轉舊日秦淮水清淺此曲之興自早晚青溪橋邊日欲斜白下岡下驅虞車越州女子顏如花中官采取來天家可憐馬上彈琵琶三月桃花四月葉已報北兵屯六合宮車塞上行塞馬江東獵桃葉復桃根殘英委白門相逢冶城下猶有六朝魂

隋書五行志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隋晉王廣伐陳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此其應也　隋書藝術傳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

黃侍中祠在南京三山門外柵洪橋

侍中名觀洪武二十四年殿試第一建文末奉詔募兵安慶聞南京不守自沈於江其妻翁氏及二女爲官所簿錄將給配象奴亦赴水死後人即其葬地爲侍中立祠

侍中祠下水奔渾有客悲歌扣郭門古木夜交貞女冢光風春返大夫魂先朝侍從多忠節當代科名一狀元莫道河山今便改國於天地鎮長存

左傳昭公元年秦后子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

大江從西來東抵長干岡至今號柵洪對城橫石梁此橋蓋古時立柵處本當名柵江後譌爲洪耳猶射江之爲射洪也落日照金陵火旻生秋涼都城久塵坌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柂歌滄浪盤中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熊君開元曾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天子自明聖畢竟誅安昌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復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釋名髡殘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諸君子鬚眉各軒昂爲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流賊自中州楚實當其吭出入十五郡南國無安疆血成江漢流骨與灊廬望赫怒我先帝親遣元臣行北落開和門三台動光芒一旦霣天命藩后殘荆襄遂令三楚閒哀哉久戰場寧南佩侯印忽焉竟披猖寧南侯左良玉稱兵據上流以國資東陽豈無材略士忍死奔遐荒落雁衡北回窮烏樹南翔可憐洞庭水遺烈存中湘何騰蛟追封中湘王連營十三鎮恣肆無朝綱夜半相誅屠三宮離武岡黔中亦楚地君長皆印章國家有驅除往往用土狼積雨閉摩泥毒流漲昆明蠻陬地斗絕極目天茫茫頃者西方兵連歲爭辰陽心悼黃屋遠眼倦烽火忙楚雖三戶存其人故倔彊崎嶇二君子志意不鄖公抗忠貞左徒吐潔芳舉頭是青天不見二曜光何意多同心合沓來諸方僕本吳趨士雅志陵秋霜適來新亭宴得共賓主觴戮力事神州斯言固難忘我寧爲楚囚流涕空霑裳

宋史天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南北者宿在北方落者天軍之藩落也師門猶軍門

攝山

徵君舊宅此山中山館孱顏往蹟空藥徑春添千嶂雨松厓夜起六朝風忘情魚鳥天機合適意川巖物象同一入籬門人世別幾人能不拜蕭公漢書司馬相如傳放散畔岸驤以孱顏顏思古曰孱顏不齊也宮苑記舊京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京邑之郊門也江左初立並用籬為之故曰籬門　南齊書王儉傳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尊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

賈倉部必選說易

昔年清望動公車此日耆英有幾家古注已聞傳孟喜遺文仍許授侯芭竹牀排硯頻添墨石屋支鐺旋煮茶更說都城防寇事至今流涕賈長沙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云受孟喜喜為名之

旅中

久客仍流轉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爭混蹟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飢糝鄄中羹浦雁先秋到關雞候旦鳴蹠穿山更險船破浪猶橫疾病年來有衣裝日漸輕榮枯心易感得喪理難平默坐悲先代勞歌念一生買臣將五十何處謁承明

訓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離懷銷濁酒愁眼見黃花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

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

舊京秋色轉霏微目送毘陵一雁飛笑我畏人能久客嗟君懷土便思歸風高海氣龍王廟水落江聲燕子磯卉布家鄉多己作此行須換芰荷衣

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

一生愁恨集今辰尚有微軀繫五倫淚盡宛詩言我日悲深魯史筆王春山頭馬鬣封孤子天上龍髯從二親留此一絲忠孝在三綱終古不曾淪

帝后登遐一忌辰天仇　世無倫那知考妣還同日從此河山遂不春宏演納肝猶報主王哀泣血倍思親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梁書邵陵王綸傳大敵猶強天仇未雪

亭林詩集卷之二

亭林詩集卷之二

元日（彊圉作噩）

晨興自江上踰嶺走鍾山肅然至殿門雙扉護重
關初日照宮闕隱映城郭閒空山寂無人獨來拜
榛莽流轉雖不居咫尺猶天顏喜會牧馬收岡巒
乍清閒歲序一更新陽風動人寰佇看龍虎氣得
與春光還復想在宥初蒼生願重攀（杜子美詩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萊州

海右稱名郡齊東亦大都山形當斗入人貨竝魁
梧月主秦祠廢沙壇漢蹟孤已無巡狩蹕尚有戍
軍郛漉海鹽千斛裁岡棗萬株蠶梁通日際蜃市
接神區轉漕新河格分營絕島迂三方從廟算二
撫各兵符（天啓初議三方布置始設登萊巡撫）礮甲初傳造戈鋋已擊
屠中丞愁餌賊（謝璉）太守痛捐軀（朱萬年）郊壘青燐出
城陴白骨枯危情隨事往深慮逐年徂計士悲疵
國遺民想霸圖登臨多感慨莫笑一窮儒

（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　又曰八神六曰月主祀之萊山又曰天子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成　書大誥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安平君祠（在卽墨縣今廢）

太息全齊霸業遺如君真是一男兒功成棧道迎
王日志決危城仗鍤時飢烏尚銜庭下粒老牛猶
飲穴邊池可憐王建降秦後千古無人解出奇

不其山（漢不其縣有康成書院今廢）

荒山書院有人耕不記山名與縣名爲問黃巾滿
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

勞山歌

（後漢書鄭玄傳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勞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勢壓齊之東下視大海出
日月上接元氣包鴻濛幽巖祕洞難具狀煙霧合
沓來千峰華樓獨收衆山景一一環立生姿容上
有巨峰最崱屴數載榛莽無人蹤重厓複嶺行未
極澗壑窈窕來相通天高日入不聞語悄然衆籟
如秋冬奇花名藥絕凡境世人不識疑天工云是
老子曾過此後有濟北黃石公至今號作神人宅
憑高結構留仙宮吾聞東嶽泰山爲最大虞帝柴
望秦皇封其東直走千餘里山形不絕連虛空自
此一山奠海右截然世界稱域中以外島嶼不可
計紛紜出沒多魚龍八神祠宇在其內往往棊置
生金銅古言齊國之富臨淄次卽墨何以滿目皆
蒿蓬捕魚山之旁伐木山之中猶見山樵與村童
春日會鼓聲逢逢此山之高過岱宗或者其讓雲
雨功宣氣生物理則同旁薄萬古無終窮何時結
屋依長松嘯歌山椒一老翁

（說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

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

趙公化去時一琴遺使君五年作太守卻反東皐
耘有時意不愜來躡勞山雲臨風發宮商二氣相
絪縕可憐成連意空山無人聞我欲從君棲山厓
與海濆

淮北大雨

秋水橫流下者巢踰淮百里卽荒郊已知舉世皆

行潦且復因人賦苦匏極浦雲垂翔涇雁深山雷動起潛蛟人生只是居家慣江海曾如水一坳（國語匏苦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濟南

落日天邊見二峰平臨湖上出芙蓉西來水竇緣王屋南去山根接岱宗積氣蒼茫含斗宿餘波瀺瀱吐魚龍還思北海亭中客勝會良時不可逢

水醫牆崩竹樹疏廿年重說陷城初荒涼王府餘山沼寥落軍營識舊墟百戰只今愁海岱一麾猶足定青徐經生老卻成何事坐擁三冬萬卷書

賦得秋柳

昔日金枝間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繫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老去桓公重出塞罷官陶令乍歸家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夕日斜（南史宋武帝植蜀柳數株於靈和殿前唐李商隱詩腸斷靈和殿先皇玉座空）

訓徐處士元善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此作

桓臺風木正蕭辰傾蓋知心誼獨親季子已無觀樂地偉元終是泣詩人愁看落日燕山夜畏見荒江郢樹春（來書勸爲呂平承天之行）踏徧天涯更回轡欲從吾友卜東鄰（山東名勝志新城縣東有戲馬臺相傳齊桓公歇馬於此）

登岱（著雍閹茂）

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泰山空垂六經文不覩西周年七十二君代乃有封禪壇書傳多荒忽誰能信其然既嘗小天下復觀邃古前羲黃與堯舜蕩滅同雲煙社首卑埘地徂徠高摩天下視大海旁神州自相連天地有變虧何人得升仙遺弓名烏號橋山葬衣冠末世久澆譌孰探幽明原三萬六千年山崩黃河乾立石既已刓封松既已殘太陽不東升長夜何漫漫哀哉一顏淵獨立瞻吳門疲精不肯休計畫無崖垠復有孟子輿眷眷明堂言庶幾大道還民質如初元上采黃金成下塞宣房湍何時一見之太息徒潺湲（易山澤通氣史記封禪書欒大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

謁夫子廟

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彖繫吾志在春秋車服先公制威儀弟子修宅聞絲竹響壁有簡編留俎豆傳千葉章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老檜當庭發清洙繞墓流一來瞻闕里如得與從遊（杜子美宿鑿石浦詩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七十二弟子

亂國誰知爾孤生且辟人危情嘗過宋困志亦從陳簫舞虞庠夕弦歌闕里春門人惟季次未肯作家臣（一時同人多入宦長幕）（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謁周公廟

道化千年後明禋一國中禮猶先世守制比百王崇配食唯元子烝嘗徧列公祠田還割魯氏系獨傳東（有祭田碑言周公之後東野氏今爲東姓）舊史書茅闕新詩采閟宮巋然遺殿在不與漢侯同

謁孟子廟

古殿依郰邑高山近孔林游從齊魏老功續禹周深孝弟先王業耕桑海內心期應過七百運豈戹當今辯說千秋奉精靈故國歆四基岡上柏凝望轉蕭森大明一統志四基山在鄒縣東北二十里山頂四石狀類臺基其西麓即孟子墓

鄒平張公子萬斛園上小集各賦一物得桔槔

鑿木前人制收泉易卦稱天機無害道人巧合成能壤脈涓涓出川流搰搰升入晴常作雨當暑欲生氷菜甲青荑地花容赤繞塍彌令幽興劇頓使化工增坐愛平畦廣行憐曲水澄灌園今莫笑此地近於陵莊子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　易井收勿幕　又曰震爲旉

張隱君元明於園中寘一小石龕曰仙隱祠徵詩紀之

白日浮雲隔幾重三山五嶽漫相逢揭來未得從黃石老至先思伴赤松哲士有懷多述酒英流無事且明農猶憐末俗愚難寤故作幽龕小座供

百尺松陰十畝園此中人物似桃源衣冠俎豆猶三代雞犬桑麻自一村垣外白榆隨宿列樹頭青鳥候風翻坐來髣髴疑仙境試問先生笑不言

濟南

湖上荷花歲歲新客中時序自傷神名泉出地環巖郭急雨連山淨火旻絕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字數于鱗愁來獨憶辛忠敏老淚無端痛古人

自笑

自笑今年未得歸酒尊詩卷欲何依呼僮向曉牽長纜覓嫗先冬綻故衣黃耳不來江表信白頭終念故山薇無因化作隨陽雁一逐西風笠澤飛

詶歸祚明戴笠王仍潘檉章四子韭溪草堂聯句見懷二十韻

異地逢冬節同人會韭溪蒼涼悲一別廓落想孤棲刻燭初分韻抽毫亦共題雪裝吳苑白雲冪越山低清酳傳杯緩哀弦入坐淒詞堪爭日月氣欲吐虹霓寫恨工蘇李攄幽劇呂嵇風流知不墜肝膽幸無睽挂帙安牛角擔囊逐馬蹏飄飖過東楚浩蕩適三齊息足雩門下停車汶水西岱宗臨日觀梁父躡雲梯洞壑來仍異關河去更迷人看秋逝雁客喚早行雞臥冷王章被窮餘范叔綈夢猶經冢宅愁不到中閨來詩有親朋愁帶甲家舍祝添丁之句問字誰供酒繙書獨照藜雅言開竹徑佳訊發蘭畦遺鯉情偏切班荊意各悽式微君莫賦春雨正塗泥

濰縣

人臣遇變時亡或愈於死夏祚方中微靡奔一人爾二斟有遺蹟當日兵所起世人不達權但拜孤山祀孤山在昌樂縣東十里有伯夷廟左傳昭二十年亡愈於死先諸

我行適東方將尋孔北海此地有遺風其人已千載英名動劉備一爲却管亥後此復何人崎嶇但荒壘

衡王府

賜履因齊國分枝自憲宗能言皆詔予廣斥盡疏封地號東秦古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榭出林容嶽里生秋草牛山見夕烽蛇遊宮內道烏啄殿前松失國非奔莒亡王不住共雍門今有歎流涕一相逢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已而齊王冏敗

督亢

此地猶天府當年竟入秦燕丹不可作千載自悽神野燒村中夕枯桑壠上春一歸屯占後墟里少遺民

京師作

煌煌古燕京金元遞開剏初興靖難師遂駐時巡仗制掩漢唐閎德儷商周王巍峩大明門如暈峙南向其陽肇圜丘列聖凝靈貺其內廓乾清至尊儼旒纊繚以皇城垣靚深擬天上其旁列兩街省寺鬱相望經營本睿裁斲削命般匠鼎從郟鄏卜宅是成周相穹然對兩京自古無與抗鄴宮遜顯敞未央失宏壯西來太行條連天矚崖嶂東盡巫閭支界海看滉瀁居中守在支臨秋國爲防人物並浩穰風流餘慨忼百貨集廣馗九金歸府藏通州船萬艘便門車千兩緜延祀四六三靈哀板蕩紫塞吟悲笳黃圖布氈帳獄因圻父臣王洽郊死凶門將滿桂悲號煤山縊泣血思陵葬先皇帝陵今號思陵宗子洎羣臣鶩岑與黔漲丁年抱國恥未獲居一障垂老入都門有願無繇償足穿貧士履首戴狂生盎愁同箕子過悴比湘纍放縱橫數遺事太息觀今鄙空懷赤伏書虛想雲臺仗不覩舊官儀悙悙念安傍復思塞上遊汗漫誠何當河西訪竇融上谷尋耿況聊爲舊京辭投豪一吁悵

史記李廣傳以臨右北平盛秋　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　後漢書逢萌傳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薊州

北上漁陽道陰風倍慘悽窮魚浮淀白孽鳥向林低故壘餘安史居人半霫奚停驂聊一問幾日到遼西

戰國策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曰此孽鳥也注孽者謂隱痛於身如孽子也　舊唐書北狄傳奚國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國

玉田道中

我行至北方所見皆一概豈有田子春尚守盧龍塞驅車且東之英風宛然在山中無父老故宅恐荒蕪浭水久還流薊州志浭水在豐潤縣西門外凡水東流而此獨西故名曰還鄉河盤山仍面內地道無虧崩天行有蒙昧騁目一遐觀浩然發深愾可憐壯遊人不遇熙明代

永平

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蹤終與世情疏馮驩原不會彈鋏闞令安能强著書榆塞晚花重發後灤河秋雁獨飛初從茲一覽神州去萬里徜徉興有餘

謁夷齊廟

言登孤竹山愾焉思古聖荒祠寄山椒過者生恭敬百里亦足君未肯滑吾性遜國全天倫遠行辟虐政甘餓首陽岑不忍臣二姓可爲百世師風操

一何勁悲哉尼父窮每歷邦君聘楚狂歌鳳衰荷蕢譏擊磬自非爲斯人栖栖無乃佞我亦客諸侯猶須善辭命終懷耿介心不踐脂韋徑庶幾保平生可以垂神聽

寄弟紓及友人江南 屠維大淵獻

仲尼一旅人栖栖去齊衛當其在陳時亦設先人祭深哉告孟言緬矣封防制而我亦何爲遠遊及三歲前年北踰文頃者東過薊三世但一身南瞻每揮涕未敢廢烝嘗無由辦羊彘粟從仁者求酒向鄰家貰庶幾儻來歆精靈眇天際不知自玆往吾駕焉所稅世故多屯邅曰歸未成計疢如切中心沒齒安疏糲

家語孔子戹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子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　北史王慧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詩疢如疾首

吾家有賜塋近在尚書浦前區百畝田後啓重門堵子姓儼成行科名多接武家風萬石傳花竹平泉圃蟬聯二百祀魂魄猶玆土一旦閱滄桑他人代爲主痛我遊子身中年遭薄祜驅車去關河行行遠豺虎親朋不可見何況予同父碌碌想阿奴耕田故辛苦行者歎四方居者愁門戶豈爲別離哀努力念爾祖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營魄懷玆土精爽若飛沈

自昔遘難初城邑遭屠割幾同趙卒阬獨此一人活既偷須臾生詎敢辭播越十年四五遷今復客天末田園已侵并書卷亦剽奪尙虞陷微文雉羅不自脫却喜對山川壯懷稍開豁秉心在忠信持身類迂闊朋友多相憐此志貫窮達雖鄰河北居未肯求呴沫出國每徒行花時猶衣褐以此報知交無爲久惻怛

山海關

芒芒碣石東此關自天作粵惟中山王經營始開拓東支限重門幽州截垠堮前海瀰浩漾後嶺橫岝㟧紫塞爲周垣蒼山爲鎖鑰緬想開刱初設險制東索中葉狃康娛小有干王略撫順失初穿廣寧旗已落抱頭化貞逃束手廷弼却駸駸河以西千里屯氈幕關外修八城指麾煩內閣 孫承宗 楊公 嗣昌 築二翼東西立羅郭時稱節鎮雄頗折氛祲惡神京既顛隕國勢靡所託啓關元帥降歃血名王諾自此來域中土崩無鬭格海燕春乳樓塞鷹曉飛泊宗社竟爲灰六州難鑄錯

通鑑羅紹威召朱全忠盡殺魏博牙軍雖去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注錯鑢也又誤也羅以殺牙軍之誤取鑄錯爲喻

望夫石

威遠臺前春草萋望夫岡畔夜烏啼九枝白日扶桑上萬疊蒼山大海西國是祇憑三寸舌老謀終惜一丸泥愁心欲共秦貞女目斷天涯路轉迷

山海經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新序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　晉語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

昌黎

彈九餘小邑固守作東藩列郡誰能比雄關賴此存霜槎春砦出風葉夜旗翻欲問嬰城事聲吞不敢言

三屯營

三屯山勢鬱崢嶸少保當年此建旌名似北平臨宿將制如河上築降城忠祠日落來山鬼武庫苔封蝕禁兵三忠祠在城南山上城西小門內有神器庫　一望幽燕人物盡頹垣荒草不勝情

恭謁天壽山十三陵

成祖昔定都乃省茲山陽羣山自天來勢若蛟龍翔東趾據盧龍西脊馳太行後尻坐黃花前面臨神京中有萬年宅名曰康家莊可容百萬人豁然開明堂維時將作臣奉旨趨傍傍盛德比霸杜宏規軼灑邙雷電驅玄冥白雲升帝鄉三光墜榆木窮北回轀輬駛駛金粟堆寂寞橋山藏右獻左次景裕茂迤西旁泰陵在茂西稍折南維康永陵在東南規模特恢張碶石爲玄堀丹青煥雕梁昭近九龍池定依昭左方其制亦如永工麗踰孝長慶居獻西隅德奠永東岡環山數十里松柏參天蒼列宗每駕朝百職恆趨蹌一年祭三舉侍從來班楊詩追安世歌典與郊禘光自傷下土臣不覩昭代章天禍降宗國滅我聖哲王渴葬池水南靈宮迫妃傷上無寶城制周帀唯甎牆下有中涓墳陪葬義所當殿上立三主竝列田娘娘問此何代禮哽咽不可詳麥飯提一簞棗榛提一筐村酒與山蔬一一自攜將下階拜稽首出涕雙淚浪主祭非曾孫降假非宗祊重上諸陵閒徘徊復彷徨茂陵樹千株獨立不受戕門闥尚完具上頭安御牀自康以接慶小樹多榆枋殿樓盡黃瓦逶迤各相望康昭二明樓竝遭劫火亡定陵毀大殿以及東西廊餘陵半無門累甓仍支柔尚存宰牲亭暨外諸監房石人十有二袍笏兼戎裝六獸柱則四制與鍾山亢跨以七孔橋峙以白石坊仁宗所製碑崷崒當中央行宮已穨壞御路徒荒涼每陵二太監猶自稱司香人給地數晦把耒耕山場春秋祭碑下共用一豕羊皆云牧騎來斫伐尤披猖并力與之爭僅得保界疆有盜貴妃冢斬首竿以槍於時姦宄民瞿然始懲創繞陵凡六口六口各有兵一陵立一衛衛設屯與倉居庸有總兵昌平有侍郎一朝盡散迸無復陵京防燕山自峩峩沙河自湯湯皇天自高高后土自芒芒下痛萬赤子上呼十三皇哭帝帝不聞籲天天無常幽都蹲　伯九關飛虎倀日月相蝕虧列宿爲參商自古有殂落劇哉哀姚黃從臣去鼎湖二妃沈江湘蒼黃一抔土十五零秋霜天心未可億人心未可量仲華謁西京崔損修中唐誰能寄此詩雅頌同洋洋

楊雄甘泉賦崇邱陵之駊騀兮師古注曰高大之狀司馬相如子虛賦碝石碔砆注張揖曰碝石白者如氷半有赤色公羊傳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喻急也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四年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寢殿爲火所焚至是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陵寢中牀褥帷幄一事以上帝皆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

王太監墓

先帝賓天日諸臣孰扈從中涓能一死大節獨從容地切山陵閟魂扶御輦恭遠同高力士陪葬哭玄宗唐書高力士傳高力士配流黔中赦歸至朗州聞上皇厭代北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陪

葬泰陵

劉諫議祠在昌平舊縣今廢

皁囊青史漫傳名白日黃泉氣未平自古國亡緣宦者可憐身沒尚書生荒阡草長妖狐出舊驛風流劣馬行一自德陵升馭後山河祠廟總淪傾

居庸關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澗泉流鳥道懸終古戍兵煩下口先朝陵寢託雄邊車穿褊峽鳴禽裏烽點重岡落雁前燕代經過多感慨不關遊子思風煙魏書常景傳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亦作夏口北齊書文宣紀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即今之南口也　水經注居庸關山岫層深側道褊峽林鄣據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羇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

極目危巒望八荒浮雲夕日徧山黃全收朔地當年大不斷秦城自古長北狩千官隨土木西來羣盜失金湯空山向晚城先閉寥落居人畏虎狼陳江總作魯廣達墓銘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

重登靈巖在長清縣東南九十里

重來絕巘一攀緣壞閣崔嵬起莫煙山靜麀猱棲佛地堂空龍象散諸天芰林果熟紅椒後入定僧歸白鶴前寺有雙鶴泉莫問江南身世事殘金兵火一淒然寺自宋以來最盛金末侯摯屯兵張汝楫據守而寺為墟矣

秋雨

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流轉三數年不得歸園林蹠地每塗淖闚天久曀陰尙冀異州賢山川恣搜尋秋雨合淮泗一望無高深眼中隔泰山斧柯未能任車沒斷崖底路轉崇岡岑客子何所之停驂且長吟夷父念西渴精衞憐東沈何以解吾懷嗣宗有遺音後漢書梁鴻傳冀異州兮尚賢　孔子龜山操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與江南諸子別

絕塞飄零苦著書揭來行李問何如雲生岱北天多雨水決淮壖地上魚濁酒不忘千載上荒雞猶唱二更餘諸公莫效王尼歎隨處容身足草廬杜子美簡王明府詩行李須相問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漢書五行志魚逆流而上也　北史劉豐傳王思政據長社民謠言大魚道上行豐建水攻之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焉城遂陷　管輅別傳雞一二更鳴者為荒雞　晉書王尼傳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天津

文皇都北平始建天津衞內以輔神京外徹溟海際南北瀉兩河吐納百川細輓漕日夜來貢賦無留滯重臣鎮其間鼎足分宣薊豈惟念輸將隱然存大計蠻盜踵巢芝共主非幽厲曾無一矢遺欻啓都城閉馬嵬止玄宗曹陽宿獻帝雖云兩日程乘輿豈能詣先帝一出宮洞然知國勢與其蹈危塗不若宮中縊於虖事一乖宇宙遂顛躓開府固庸才奉頭竟南逝巡撫馮元颷侈言曲突謀縱有亦奚濟何人為史官直筆埽蕪翳登陴望九門臨風灑哀涕

舊滄洲

落日空城內停驂問路歧曾經看百戰惟有一狻猊

再謁天壽山陵上章困敦

諸陵何崔嵬不改蒼然色下蟠厚地深上峻青天極佳氣鬱蔥蔥靈長詎可測云何月遊路坐見塞

塵偪空勞牲醴陳微賓神仙食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惑小修此陵園大哉我邦國揭來惟仲春再拜翦荊棘臣子分則同駿奔誰共職區區犬馬心媿乏匡扶力

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

兩年相遇都門道只有王生是故人原廟松楸頻眺望夾城花萼屢經巡悲歌絶塞將歸客學劍空山未老身（生舊在金侍郎聲幕府）貰得一杯燕市酒傾來和淚溼車輪

答徐甥乾學

轉蓬枯質自來輕繞樹孤棲尚未成守兎江湄遅夜月飲牛澗底觸秋聲孤單苦憶難兄弟薄劣煩呼似舅甥今日燕臺何邂逅數年心事一班荊

鮑照擬古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兎

白下

白下西風落葉侵重來此地一登臨清笳皓月秋依壘野燒寒星夜出林萬古河山應有主頻年戈甲苦相尋從教一掬新亭淚江水平添十丈深

重謁孝陵

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

贈林處士古度

老者人所敬於今乃賤之臨財但苟得不復知廉維五官既不全造請無虛時趙孟語諄諄煩亂不可治期頤悲褚淵耄齒嗟蘇威以此住人間動輒爲世嗤嶷嶷林先生自小工文辭彬彬萬厤中名碩相因依高會白下亭卜築清溪湄同心遊岱宗誼友從湘纍江山忽改色草木皆枯萎受命松柏獨不改青青姿今年八十一小字書新詩方正既無詘聰明矧未衰吾聞王者興巡狩名山來百年且就見況德爲人師唯此耇成人皇天所憖遺以洗多壽辱以作邦家基

漢書東方朔傳老者人所敬也　南史褚淵傳齊受禪拜司徒賓客滿坐其兄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隋書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年八十八　莊子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冬夏青青　書康誥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莊子多壽則多辱

贈黃職方師正（建陽人）

黃君濟川才大器晚成就一出事君王牧馬踰嶺岫元臣舉國降羽葆蒙塵狩崎嶇遂奔亡空山侶猿狖蕭然冶城側窮巷一廛傲數口費經營索飯兼稺幼清操獨介然片言便拂袖常思驅五丁一起天柱仆微誠抱區區時命乃大謬南望建陽山荒阡餘石獸生逢鹿柴居死欠狐邱首矢口爲詩文吐言每奇秀揚州九月中煨芋試新酎猛志雷破山劇談河放溜否終當自傾佇待名賢救落落公等存一繩維宇宙

杭州（重光赤奮若）

宋世都臨安江山已失據猶誇天目山龍翔而鳳翥重江險足憑百貨東南聚於此號行都六帝鑾輿駐西輸楚蜀資北擁淮海戍湖光映罘罳山色連宮樹兩國罷干戈君臣日遊豫襄樊一陷沒千

里無完固梵唄響殿庭番僧扣陵墓天運亦何常
以此思其懼
浙西錢穀地不以封宗室南渡始僑藩懿親藉丞
弼序非涿郡疏德則琅邪匹如何負扆謀蒼皇止
三日那肱召周軍北庭王衞律所以敵國人盡得
我虛實青絲江上來朱邸城中出一代都人士盡
屈旃裘膝誰爲斬逆臣一奮南史筆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後主還鄴侍衞逃散惟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爲隆州刺史誅

禹陵

大禹巡南守相傳此地崩禮同虞帝陟神契鼎湖
升窆石形模古墟宮世代仍探奇疑是穴考典或
言陵玉帛千年會山河一氣憑御香來敕使主守
付髡僧樹暗巖雲積苔深壑雨蒸鵂鶹呼冢柏蝙
蝠下祠鐙餘烈猶於越分封竝杞鄫國詁明德胙
人有霸圖稱往者三光墜江千一障乘投戈降北
固授矛守西興沖主常虛己謀臣動自矜晉天皆
爵祿無地使賢能合戰山回霧窮追海踐冰蠡城
迷白草鏡沼爛紅蔆樵采岡林徧弓刀鳲壁增遺
文留仆碣仄徑長荒藤望古頻搔首嗟今更撫膺
會稽山色好悽惻獨攀登史記越世家贊越世世爲公侯蓋禹之餘烈也　周語有夏雖衰杞鄫猶在　左傳投師子焉以伐隨　通鑑慕容皝攻慕容仁時海凍慕容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　越絕書防鳲者越所以遏吳軍也杭鳲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夷

宋六陵

六陵饒荆榛白日愁春雨山原互起伏井邑猶成
聚偃折冬青枝哀哀叫杜宇海水再桑田江頭動
金鼓躡屩一遷逡淚灑欑宮土楚辭九章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　洪興祖補注遷逡猶逡巡行不進貌逡七旬反

顏神山中見橘

黃苞綠葉似荆南立雪淩寒性自甘但得靈均長
結伴顏神山下即江潭

三月十九日有事於欑宮時聞緬國之報玄默攝提格

此日空階薦一觴軒臺雲氣久芒芒時來夏后還
重祀識定凡君自未亡宿鳥乍歸陵樹穩春花初
放果園香年年霑灑頻寒食咫尺龍髯近帝旁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三輔黃圖安陵有果園

古北口

漢家亭障接山南光祿臺空倚夕嵐戍卒耕田烽
火寂唯餘城下一茅庵
歲歲飛鴻出口迴年年采木下川來川中鹿角都
除卻便似函關日夜開
白髮黃冠老道流自言家世小興州一從移向山
南住吹角孤城二百秋永樂初棄大小興州
霧靈山上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卻恨不逢張
少保磧南猶築受降城霧靈山在曹家寨邊外嘉靖初巡撫王大用欲略二衞取其山城之不果

五十初度時在昌平

居然濩落念無成隙視流萍度此生遠路不須愁

日莫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京猶舊國可能鐘鼎一揚名

北嶽廟

曲陽古名邦今日稱下縣嶽祠在其中巍峩奉神殿體制匹岱宗經營自雍汴鶴駕下層霄宸香閟深院睒睗鬼目獰盤蹙松根轉白石睟穹文丹楹仰流絢肇典在有虞望秩羣神徧時巡歲郎莫歸格牲斯薦自此沿百王彬彬著紀傳恆山跨北極自古無封禪賴以鎮華戎帝王得南面河朔多疆埸燕雲屢征戰赫赫我陽庚區分入邦甸告祈無闕事降福蒙深眷周封喬嶽柔禹别高山奠疆吏少千城神州戎馬踐祠同宋社亡時嶽祀移渾源州祭卜伊川變再拜出廟門臨風涙如霰

左太沖吳都賦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李善注說文曰睒暫視也睗疾視也　舊唐書張嘉貞傳爲定州刺史至州於恆嶽廟中立頌自爲文書於石爲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今碑在廟中　漢書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邱社亡

井陘

水折通燕海山盤上趙陘權謀存史冊險絕著圖經瞰下如臨井憑高似建瓴鑿冰當路白窯火出林青頗憶三分國曾觀九地形秦師踰上黨齊卒戍熒庭獨此艱方軌於今尚囦扃井陘之道春秋戰國用兵未有由之者自王翦韓信伐趙始開此路而魏道武伐燕使公孫蘭于栗磾帥步騎二萬自太原開井陘關路襲燕慕容寶於中山至今遂爲通塗連恆開晉索指昴偪虞星乞水投孤戍炊藜舍短亭卻愁時不會天地一流萍

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一雁

一雁度汾河河邊積雪多水枯清澗曲風落介山阿塞上愁書信人間畏網羅覆車方有粟飲啄意如何

堯廟

舊俗陶唐後嚴祠古道邊土階依玉座松棟冠平田霜露空林積丹青彩筆鮮垂裳追上理麻象想遺篇鳥火頻推華山龍竟棄捐汾方風動鑿姑射雪封顛典冊淪幽草文章散莫煙滔天非一族猾馬已三傳歲至澆邨酒人貧闕社錢相逢華髮老猶記漢朝年

符子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檽屏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　詩彼汾一方

亭林詩集卷之三

亭林詩集卷之四

元旦 昭陽單閼

平明遥指五雲看十九年來一寸丹合見文公還
晉國應隨蘇武入長安驅除要淬新硎劍拜舞思
彈舊賜冠更憶堯封千萬里普天今日望王官
莊子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霍山

霍山古帝畿崔嵬據汾左東環太行趨北負恆山
坐幽泉迸雷出奇峯挾雲墮百物饒姿容名花獻
千朵廟食當山阿重門奠磊砢象設猶古先冠裳
蒙堀堁春雪覆松杉堂基對蓬顆土守各散亡空
室無一鎖五鎮稱副嶽亦能降淫禍豈忘帝王朝
時陟高山隨黍稷既非馨趨將况云惰神人一失
職庶事交叢脞有寺號興唐近在祠東埵昔日義
旗來列宿紛旃旆更念七雄時晉卿特么麽茫然
二節竹刻期兆猶果寶命何邇封四荒無不可再
拜霍山神惟神實知我
舊唐書高祖紀師次靈石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毋卹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　史記趙世家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吾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襄子既幷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左傳昭九年吾何邇封之有　爾雅觚竹北戸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書女媧廟

吁嗟乎三代以後天傾西北不復補但見悲風淅
淅吹終古日月星辰若綴旒赤黄青白交旁午北
極偏高南極低四時錯迕乖寒暑城淪洪水海成
田六鼇簸蕩中流柱羲和益稷不任事畫州造厤
迷堯禹彎弓不射九日落蒼蒼列象生毛羽仁人
志士久鬱邑精衛空費西山土排天門盪地戸見
天皇與天姥五色之石空煸爛道旁委棄無人取
長人十二來臨洮苻姚劉石相雄豪天竺之書入
中國三千弟子多其曹涼州龜茲奏宮廟漢魏雅
樂隨波濤花門吐蕃日侵軼天子數出長安逃人
似魚鰕隨水落世以東南爲大壑一半乾坤長草
萊山南代北虛城郭百年舊蹟邈難記遺宮別寢
屯狐貉至今趙城之東八里有廟岧崔嵬不見媧
皇來制作里人言是古高禖萬世昏姻自此開華
渚虹藏河馬去三皇五帝愁胚胎奇功異事不可
問汾邊山下餘蘆灰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必有聖
人以續周漢如冬復如春日月如更旦剝復相乘
除包犧肇爻象不見風陵之堆高突兀沒入河中
尋復出天迴地轉無時歇
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　路史古高禖祀女媧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二載虢州閿鄉縣界黄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夜河濱人家忽聞風雨聲曉見其墓涌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二柳各長丈餘今謂之風陵堆

晉王府

卜雒方還鼎封唐次翦珪國分河華北星主實沈
西攘狄威名重垂昆敬德躋寵光延白屋惠澤沿
黔黎別殿俄傳燧深宮早聽鼙梯衝臨玉壁戈旝
繞銅鞮井竭龍池水梁空燕壘泥圃花游鹿采山
木化鵑啼國語春秋志賢王暇日題 壁上大書楚語靈王爲章華之

臺篇

一定知慈儉理得與禹湯齊玉葉衣冠盡金刀
姓字迷那堪梁苑草春日更萋萋（張衡西京賦左暨河華　唐六典玄宗所居隆慶坊宅之東有井忽涌爲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中人悉移居遂鴻洞爲龍池）

贈傅處士山

爲問明王夢何時到傅巖臨風吹短笛劚雪荷長
鑱老去肱頻折愁深口自緘相逢江上客有淚溼
青衫

又詶傅處士次韻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時當漢臘遺
臣祭義激韓讎舊相家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
淚發春花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愁聽關塞徧吹笳不見中原有戰車三戶已亡熊
繹國一成猶啓少康家蒼龍日莫還行雨老樹春
深更著花待得漢庭明詔近五湖同覓釣魚槎（楚辭離騷及少康之未家兮）

陸貢士來復（武進人）述昔年代許舍人曦草疏
攻鄭鄤事

雖蜀交爭黨禍深宵人何意附東林然犀久荷先
皇燭射隼能忘俠士心梅福佯狂名字改子山流
落鬢毛侵愁來忽遇同方友相對支牀共越吟（庾信哀江南賦年始二毛即逢喪亂）

詠史

永嘉一蒙塵中原遂翻覆名弧石勒誅觸眇苻生
戮哀哉周漢人離此干戈毒去去王子年獨向深
巖宿

李克用墓（在代州西八里）

唐綱既不振國姓賜沙陀遂據晉陽宮表裏收山
河朱溫一簒弒發憤橫琱戈雖報上源讎大義亘
不磨竟得埽京雒九廟仍登歌伶官隕莊宗愛婿
亡從珂傳胙頗不長功名誠足多我來雁門郡遺
冢高嵯峨寺中設王象緋袍熊皮鞾旁有黃衣人
年少神磊砢想見三垂岡百年淚滂沱敵人亦太
息如此孺子何千載賜姓人流汗難重過（五代史唐本紀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及克用卒存勗即王位梁人圍潞州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五臺山

東臨真定北雲中盤薄幽并一氣通欲得寶符山
上是不須參禮化人宮

詶李處士因篤

三晉阨河山登覽苦不暢我欲西之秦潛身睨霸
王一朝得李生詞壇出飛將撝呵斗極迴含吐黃
河漲上論周漢初規模迭開剏以及文章家流傳
各宗匠道術病分門交游畏流宕朋黨據國中雌
黃恣騰謗吾道貴大公片言折邪妄論事如造車
欲決南轅向觀人如列鼎欲察神姦狀稍存俞咈
詞不害于喁唱君無曲學阿我弗當仁讓更讀詩
百篇陸覺神采壯（游五臺山諸作）先我入深巖嶔崟剖重
嶂高披地絡文下挈竺乾藏大氣槖山川雄風被
邊障泚筆作長歌臨歧爲余貺自哂同坎䵷難佐

北溟洎惟此區區懷頗亦師直諒竊聞關西士自昔多風尚豁達貫古今然諾堅足仗如君復幾人可愜平生望東還再見君牀頭倒春釀

雨中送申公子涵光

十載相逢汾一曲新詩歷落鳴寒玉懸甕山前百道泉臺駘祠下千章木登車衝雨馬頻嘶似惜連錢錦障泥幷州城外無行客且共劉琨聽夜雞

詶史庶常可程

伊尹適有夏太公之朝歌吾儕亦此時將若蒼生何跨驢入長安七貴相經過不敢飾車馬資用防其多豈無取諸人量足如飲河顧視世間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君今寓高都連山阻巍峨佳詩遠寄將建安激餘波想見蕭寺中抱膝苦吟哦古人尚詶言亦期相切磋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　黃氏日鈔柳子厚平淮夷雅威命是荷音何注引左傳昭七年弗克負荷平聲按後漢書班超傳贊魏嵇康荅二郭詩晉潘岳河陽縣作劉琨荅盧諶詩並作平聲

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

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奠椒蘭韭溪（二子所居）血化幽泉碧萬里魂歸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

楚辭九辯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宋書孝義傳王韶之贈潘綜吳逵詩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　左傳哀十一年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寄潘節士之弟耒

筆削千年在英靈此日淪猶存太史弟莫作嗣書人門戶終還汝男兒獨重身裁詩無寄處掩卷一傷神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咎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昭宗時干戈滿天闕賢人雖發憤無計匡杌隉邈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墜笏雒陽墀歸來臥積雪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遺像在山厓清風動巖穴堂茆一畝深壁樹千尋絕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鬱切

蒲州西門外鐵牛唐時所造以繫浮橋者今河西徙十餘里矣

唐代浮梁處遺牛制尚新一朝移岸谷千載困風塵失水黿鼉沒依城鸛雀鄰（舊有鸛雀樓在城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鸛雀棲其上遂名後為河流衝沒即城角樓名之以存其蹟）應無丞相問儻與牧童親世變形容老年深戰伐頻無窮懷古意舍爾適西秦

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起師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為梁　江淹恨賦方駕黿鼉以為梁　甯戚飯牛歌吾將舍爾相齊國

潼關

黃河東來日西沒斬華作城高突兀關中尚可一九封奉詔東征苦倉卒紫髯豈在青城山白骨未收殽澠間至今秦人到關哭淚隨河水無時還

陸游姚平仲傳欽宗即位金人入寇平仲請出死士斫營不利遂乘青騾亡命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

華山

四序乘金氣三峯壓大河巨靈雄贔屭白帝儼巍峨地劣窺天井雲深拜斗阿夕嵐開翠巘初月上

青柯欲摘星辰墮還虞虎豹訶正冠朝殿闔持杖叱羲和勢扼雙崤壯功從駟伐多未歸桃塞馬終負魯陽戈山鬼知秦帝蠻王屬趙佗出關收楚魏浮水下江沱老尚思三輔愁仍續九歌唯應王景略歲晚一來過

華嶽志青柯坪西有峯插天名曰北斗坪蓋毛女拜斗得仙之地也　楚辭招魂虎豹九關　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　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　史記淮陰侯傳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　蘇代傳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晉書王猛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

驪山行

長安東去是驪山上有高臺下有泉前有幽王後秦始覆車在昔艮難紀華清宮殿又何人至今流恨池中水君不見天道幽且深敗亡未必皆荒淫亦有英君御區宇終日憂勤思下士賢妃助內詠雞鳴節儉躬行邁往古一朝大運合崩積三宮九市橫豺虎玄宗西幸路仍迷宜臼東還事還沮我來驪山中哽咽四顧傍徨無可語傷今弔古懷坎軻嗚呼其奈驪山何

通鑑唐敬宗紀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

長安

東井應天文西京自炎漢都城北斗崇渭水銀河貫千門舊宮掖九市新廛閉雲生百子池風起飛廉觀呼韓拜殿前頡利俘橋畔武將把雕戈文人弄柔翰遺蹟俱煙蕪名流亦星散愁聞赤眉入再聽漁陽亂論都念杜篤去國悲王粲積雨乍開褰淒其秋已半惆悵遠行人單衣裁至骭

史記秦始皇紀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後漢書杜篤傳上奏論都賦

乾陵

代運當中絕房幃召女戎誅鋤宗子盡羅織庶僚空典祏遷新主司筵埽故宮貞符疑改卜大禮竟升中復子仍明兩登遐獲令終彌縫由密勿迴斡賴元功祔廟尊親竝因山宅兆同至今尋史傳猶想狄梁公

周禮司几筵下士二人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三靈改卜

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

廓落悲王子棲遲愛友朋荒郊紆策馬獵徑傍鞲鷹土室人稀到衡門客少譍傾壺頻進酒散帙每挑鐙歎息當憂患仙人獨戰兢薄田遺豆麰童阜賸薪蒸疾病嗟年老虔恭尚夙興芋魁收蜀郡瓜種送東陵世業爲奴有空名任盜憎幸餘忠厚福猶見子孫承渭水徂年赤岐山一夜崩低頭從竈養脫蹟溷林僧毒計哀阮趙淫刑虐用鄧忠魂依井植碧血到泉凝賊陷西安令弟存柘投井死困鬣時防罟驚禽早避矰屢捫追駟舌莫運擊蛇肱謬忝師資敬中尉子及甥皆執經於余多將氣誼憑深情占復始積德望高升子建工詩早河間好學稱堂垣逾舊大國邑與前增九鼎知猶重三光信有徵沈埋隨劍璽變化待鯤鵬樹落龍池雪風懸雁塔冰更期他日會拄杖許同登

易升大象地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謝靈運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炎靈遺劍璽

后土祠 闕逢執徐

漢孝武所立后土祠在今榮河縣北十里地名鄈上或曰脽上史所云幸河東祠后土者葢屢書焉其後宣元成三帝及唐宋二宗皆嘗親幸以及國朝雖不親祀典而歷代相傳宮殿之巍峨象設之莊靜香火之駢闐未嘗廢也歲閼逢執徐王正五日予至其下廟祝云距此十五年爲黃河所齧神宇圮焉乃徙象於東南二里坡下今所謂行宮者而古柏千章盡伐之以充改造之用廟未成而木盡矣是日大雪令祝引導策馬從之逶迤而登則坊門堳廡宛然東有大寧宮亦存遺址惟正殿及秋風洗妝二樓皆已蕩然爲斷崖絕壑而王文正旦之碑猶臥雪中不能洗而讀也愴然有感乃作是詩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爲脽爲耳故漢舊儀云葵上

靈格移鄈上洪流圮故宮事同淪泗鼎時接墮天弓古木千章盡層樓百尺空地維疑遂絕皇鑒豈終窮髣髴神光下昭回治象通雄才應有作灑翰續秋風

龍門

亙地黃河出開天此一門千秋憑大禹萬里下崑崙入廟焄蒿接臨流想象存無人書壁問倚馬日

將昏王逸楚辭天問序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自大同至西口四首

舊府荒城內積垣只四門先朝曾駐蹕當日是雄藩綵帛連樓滿笙歌接巷繁一逢三月火惟弔國殤魂

落日林胡夜南風盛樂春地當天北極山是國西鄰冠帶中原隔金繒異域親武靈遺策在猶可制秦人

宋白續通典唐振武軍漢定襄郡之盛樂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在唐朔州北三百餘里 史記趙世家主父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

駿骨來蕃種名茶出富陽年年天馬至歲歲酪奴忙蹴地秋雲白臨鑪早酎香和戎真利國烽火罷邊防

禮記月令孟夏天子飲酎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楚辭大招四酎幷孰

舊說豐州好於今號板升印鹽和菜滑挏乳入茶凝塞北思脣齒河東問股肱獨餘京洛叟終日戍樓憑

舊唐書唐休璟傳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殁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旁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 唐書豐州九原郡貢印鹽 漢書禮樂志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

孟秋朔旦有事於欑宮

秋色上陵坰新松夾殿青草深留虎迹茂陵寶城內獲二虎山合繞龍形放犢朝登壠司香月掃庭不辭行潦薦

髣髴近惟馨

贈孫徵君奇峯

海內人師少中原世運屯微言垂舊學懿德本先民早歲多良友同時盡諍臣蒼黃悲詔獄忼慨急交親（天啓中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三君被逮至京君爲周旋營救不辟禍患）黨錮時方解儒林氣始申明廷來尺一空谷賁蒲輪未改幽棲志聊存不辱身名高懸白日道大屈黃巾衞國容尼父燕山住子春門人持笈滿郡守式廬頻竹柏心彌勁陶鎔化益醇登年幾上壽樂道卽長貧尚有傳經日非無拜老辰伏生終入漢綺里只辭秦自媿材能劣深承意誼真惟應從卜築長與講堂鄰

詶程工部先貞（旃蒙大荒落）

緜上耕山日青門灌圃時懷人初有歎裂素便成辭一雁陵秋闊雙魚入水遲任城樓突兀大野澤參差物象今來異天心此際疑風沙春氣亂彗孛夜芒垂見魃當郊舞聞人叫廟譆頻翻坤軸動乍闘日輪虧水竭愁魚鱉山空困鹿麋傷心猶賦斂舉目盡流連旅計真無奈朋歡可更追秋吟詶鮑照日飲對袁絲蓄急當軒響花繁繞砌枝朱弦彌唱古白雪每誇奇劍術人誰學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契闊隻羽倦差池尚媿劬勞憶（來詩云看君行邁劬勞甚）還添老大悲幾闚尼父室獨近董生帷（相傳德州有董子讀書臺）器忝南金許文成繡段詒清風來彩筆疏韻落芳巵西蜀玄方草東周夢未衰會須陪燕笑重和鄴中詩（淮南子麒麟闘而日月食　宋鮑照有園中秋散詩　史記袁盎傳盎兄子種謂盎曰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

寄劉處士大來（柔兆敦牂）

劉君東魯才頗能究經傳時方渾九流發憤焚筆硯久客梁宋閒落落無所見棄家走關中自結三秦彥便居公瑾宅直上高堂宴（館李子德家）憶昨出門初朔風灑冰霰獨身跨一驢力比蒼鷹健崎嶇上太行彳亍甘重趼一過信陵君（陳君上年）下士色無倦贈別寶刀裝賓僚陪祖餞麾楫渡蒲津駿馬如奔電上下五陵閒秦郊與周甸花殘御宿苑麥秀含元殿常過韋杜家早識嚴徐面意氣何翩翩交游良可羨回首憶故人久滯臨淄縣黃塵汙人衣數舉西風扇山東不足居苦爲相知勸世路況悠悠窮愁儻能遣聊裁一幅書去託雙飛燕

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晉韓延之復劉裕書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　世說庾公在石頭王公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

詞賦雕鐫老河山騁望頻末流彌宇宙大雅接斯人世業推王謝儒言纂孟荀書能搜五季字必準先秦攬轡長城下回車晉水濱秋風吹雁鶩夜月臥麒麟玉盌人閒有珠襦地上新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盜發晉王墓得黃金數百斤）與爾皆椎結於今且釣緡羈心縈故蹟殊域送良辰草沒青驄晚霜浮白墮春自來賢士達往往在風塵

屈山人大均（南海人）自關中至

弱冠詩名動九州紉蘭餐菊舊風流何期絕塞千山外幸有清尊十日留獨漉泥深蒼隼沒五羊天遠白雲秋誰憐函谷東來後班馬蕭蕭一敝裘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因篤在陳君上年署中

雁門春草碧且復過滹沱爲念離羣友三年愁緒

多魯酒千鍾意不快龜山蔽目齊都隘卻來趙國訪廉頗還到關中尋郭解陳君心事望諸傳吾友高才冠雍州玉軸香浮鈴閣曉彩豪光照射堂秋人來楚客三閭後賦似梁園枚馬遊句注山邊餘舊壘五原關下臨河水青冢哀笳出漢宮白登奇計還天子窮愁那得一篇書幸有心期託後車又逐天風歸大海好憑春水寄雙魚

出鴈門關屈趙二生相送至此有賦

一鴈孤飛日關河萬里秋雲橫秦塞白水入代都流烽火傳西極琴尊聚北州登高欣有賦今見屈千牛

趙國佳公子翩翩又一時滿壺桑落酒臨別重相思路絕花驄汗情深越鳥枝賢兄煩鎖鑰邊塞寄安危（趙生之兄爲鴈門參將）

應州

灅南宮闕盡一塔挂青天法象三千界華戎五百年空旛搖夜月孤磬落秋煙頓覺諸緣滅臨風獨灑然（城內木塔遼清寧二年建　魏書太祖天賜三年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　太宗泰常五年四月丙寅起灅南宮）

尚憶沙陀事明宗此郡生艱難當亂世太息軫遺氓鳳彩留荒井龍文照古城焚香祝天願果得見昇平（五代史唐明宗應州人志云州有金鳳城明宗生於此有金鳳井）

重至大同

頻年落落事孤征每到窮邊一寄情馬蹟未能追穆后虎頭空自相班生風吹白草桑乾岸月照黃沙盛樂城忽見丹青重惆悵君看曹霸阨才名（代府）

得伯常中尉書卻寄并示朱烈王太和二門人（中尉俊晰能畫）

岱雲東浮日西晻下有畸人事鉛槧忽來青鳥銜尺書月入軒欞鐙吐燄別子三年斷音問敝裘白髮空冉冉引領常睎函谷關停驂尚憶終南广灝行把酒送余去重來何日當分陝腐儒衰老豈所望感此深情刻琬琰擔簦百舍不自量可能再上三峯險君家賢甥與令嗣舞雩歸詠同曾點尚論千秋品竝堪以吾一日年猶忝期君且復慰離愁勿向流光悲荏苒

淮上別王生略（彊圉協洽）

子高徒抗手君獨淚霑衣送我山東去春空一鴈飛沂山朝靄合淮水夜鐙微去去懷知己愁來不可揮（孔叢子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

贈蕭文學企昭（漢陽人）

生年十五餘卽與人事接中更世難嬰書史但涉獵率爾好爲文蔚然富枝葉終媿康成學久曠周孔業日西歲將晏行事苦不立禮堂寫六經庶幾猶可及俗流好鄭衛淫詞自親狎用以扶道真十無一二合出門游萬里踽踽恆負笈晚得逢蕭君探賾窮魯汲車中服子慎一見語便洽上攷三傳譎獨授尼父法方深得朋喜豈料歸歟急黃鶴對青山翩然鼓江楫浮雲翳楚天引領空於邑何時

復相從問奇補三篋惟期夕惕心不負朋簪盍後漢書鄭玄傳戒其子益恩曰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日西方莫其可圖乎　漢書劉歆傳黨同門妒道真　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

淩煙當日記形容閩海風飆未得從故里尚留旋馬宅他鄉遙起若堂封公葬吳之洞庭山苔生宋璟祠前碣雪覆要離墓上松借問家聲誰可似只今荀氏有雙龍

德州過程工部

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來每逢佳節至長得草堂開老桂香猶吐孤鴻影自迴未論千里事一見卽銜杯

過蘇祿國王墓

永樂十五年九月蘇祿國東王來朝歸次德州病卒遣官賜祭命有司營墳葬以王禮上親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傔從十人守墓其後子孫依而居焉余過之出祝版一通乃嘉靖年者宛然如故其字體今人亦不能及矣

豐碑遙見炳奎題尚憶先朝寵日磾世有國人供灑埽每勤詞客駐輪蹏九河冰壯尨狐出十二城荒白鶴棲州北有十二連城下馬一爲郯子問中原雲鳥正淒迷

赴東六首著雍涒灘

萊人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詩獄株連二三十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帙首官指爲余所輯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余在燕京聞之亟馳投到訟繫半年竟得開釋因有此作

人生中古餘誰能免尤悔况余庸駑姿側身涉危殆窫窳起東嵎長鯨翻勃澥斯人且魚爛十類同禽駭稟性特剛方臨難詎可改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繇解後漢書賈彪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

行行過瀛莫前途慰廣川所遇多親知搖手不敢言爾本江海人去矣足自全無爲料虎鬚危機竟不悛下有清直水上有蒼浪天旦起策青騾夕來至華泉詩河水清且直猗　古樂府東門行上有蒼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

苦霧凝平皋浮雲擁原隰峯愁不注高地畏明湖溼客子從何來徬徨市邊立未得訴中情已就南冠縶夜半鵂鶹鳴勢挾風雨急枯魚問河魴嗟哉亦何及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荏苒四五日乃至攀髯時夙興正衣冠稽首向園堧詩人岸獄中不忘恭敬辭所秉獨周禮顛沛猶在斯北斗臨軒臺三辰照九疑可憐訪重華未得從湘纍

羲仲殷東方伶倫和律管陰崖見白日黍谷回春煗柔艣下流澌輕車度危棧草木皆欣欣不覺韶

光晚大造雖無私薰蕕不同產奈此物性何鳩化
猶鷹眼
天門誅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閔黃雀微一旦決網
羅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
彥和尚念田晝言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
同山河

魏書彭城王勰傳孝文之崩咸陽王禧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宋史田晝傳鄒浩諫立劉后得罪竄新州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諫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
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

急難戾朋節扶危烈士情平居高獨行此去爲同
盟撫劍來燕市揚鞭走易京黃埃隨馬漲黑水繫
船橫救宋裳初裹因梁獄未成盈庭多首鼠中路
復怔營已涉平原里遄驅歷下城雲浮泉氣活日
麗嶽林明夜樹蟬初引晨巢鵲亟鳴喜猶存卞璞
幸不陷秦阬勞苦詞難畢悲歡事忽幷橐饘勤問
遺寢息共論評發憤皆公正姱修自幼清君賢關
羽弟我媿季心兄將伯呼朝士同人召友生詩書
仍爐溺禹稷竟冠纓頗憶過從數深嗟歲序更川
巖句注險池館薊邱平每竝登山屐常隨泛月艭
詩從歌伎釆辯使坐賓驚祿位揚雄小囊錢趙壹
輕與君俱好遯於世本無爭史論悲鉤黨儒流薄
近名材能尊選愞仁義怵孤惸自得忘年老聊存
處困貞不才偏累友有膽尚談兵坎窞何當出虞
機詎可攖殷勤申別款落莫感精誠禽海塡應滿
鼇山抃豈傾相期非早莫渭釣與莘耕

墨子公輸般爲楚設機械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後漢書鄧騭傳悝窘怔營　史記伯夷傳非公正不發憤　楚辭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　史記季布傳布弟季心氣蓋關中爲任俠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　漢書揚雄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　後漢書趙壹傳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楚辭天問鼇戴山抃　張衡思玄賦鼇雖抃而不傾

樓桑廟屠維作噩

大雪閉河山停驂阻燕界日出見平岡廟制頗宏
大昭烈南面尊其旁兩侯配陰森宮前木蕪沒畦
首菜遺像纏風塵荒碑委榛蒯痛惟初平時中原
已橫潰跳身向荆益歷險誠不悔終焉嗣漢業上
帝居禋類獨此幽幷區頻在衣冠外不得比南陽
何由望豐沛尚想舊宅桑童童狀車蓋黃屋旣飄
飆霓旌亦杳靄惟有異代臣過瞻常再拜不及二
將軍提戈當一隊

三月十二日有事於欑宮同李處士因篤

餘生猶拜謁吾友復同來筋力愁初減天顏佇一
迴巖雲隨馭下寢仗夾車開未得長陪從辭行涕
泗哀

贈李貢士嘉故城人 時年八十

居然漢代表遺民猶向甘陵說黨人久矣泥塗嗟
絳縣不妨魚釣老河濱花香元亮籬前酒雨墊林
宗野外巾此日耆英誰得似飲和先作一方春

淮南子不言而能飲人以和

邯鄲

趙國地生毛叢臺野火燒平原與馬服纍纍葬枯
槁飢烏啄冬雪獨雁號寒郊有策無所用拂拭千

金刀豈聞蕭王來北發漁陽豪書臥温明殿蒼生正嗷嗷太息復何言此身隨所遭

史記趙世家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漢書五行志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

邢州

太行從西來勢如常山蛇邢洺在其間控壓連九河唐人守昭義桀驁不敢過憑此制山東腹心實非他事已遡悲風芒然吹黃沙乞食向野人從之問桑麻

舊唐書李抱真傳爲昭義軍節度使時田悅朱滔王武俊相繼反叛及上幸梁州抱真獨於擾擾傾潰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羣賊內輯軍士羣賊深憚之

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賦寄

念爾西歸日嗟余望路歧殊方頻邂逅千里各差池木落燕臺早霜封華掌遲秦郊須置驛莫後鄭當時

亡友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受學兼有投詩答之

生平不擬託諸侯吾道仍須歷九州落落關河蓬轉後蕭蕭行李雁飛秋爲秦百姓皆黔首待漢儒林已白頭何意故人來負笈艱難千里媿從游

十年離別未言還楚水楓林極望間野雀莫歸吳季廟寒濤秋擁伍胥山人琴已逝增哀涕笠屩相看失壯顏獨有士龍年最少一朝詞筆動江關

述古 上章閹茂

微言既以絕一變爲從橫下以游俠權上以刑名衡六國固蚩蚩漢興亦擾擾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孝武尊六經其功冠百王節義生人材流風被東京世儒昧治本一槩而相量於乎三代還此人安可忘

楚辭九章懷沙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後代尚清談土苴斥鄒魯哆口論性道捫籥同矇瞽

蘇子瞻日喻生而眇者不識日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

五國竝時亡世道當一變掃地而更新三王功可見鼓琴歌有虞釣者知其善區區山澤間道足開南面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龍戰空有濟世心生不逢堯禪何必會風雲弟子皆英彥俗史不知人廖落儒林傳

文中子書五國竝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　子游汾亭上鼓琴有釣者曰美哉鼓琴心也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子驟而歌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

在昔尼父聖韋編尚三絕況於章句儒未曉八卦列相看五十餘行事無一違坐見悔吝叢舉足防蹉跌日昃乃研思猶幸非大耋微言詎可尋斯理庶不滅寡過殊未能豈厭丁寧說是時秋雨開涼風起天末蟋蟀吟堂階疏林延夕月草木得堅成吾人珍晚節亮哉歲寒心不變霜與雪憂患自古然守之俟來哲

輓殷公子岳

憶昔過從日偏承藻鑑殊堂中延太守門外揖王符木葉空郊晚魚鱗大澤枯邈如人世隔無復問黃鑪
八俊名空大千秋事已違嶺雲緣旐下溪鳥夾棺飛薏苡當含貝桄榔待復衣寂寥漳水上猶望楚魂歸

寄張文學弨

時淮上有築隄之役（重光大淵獻）

冬來寒更劇淮堰比何如遙憶張平子孤燈正勘書江上雙鬢老文字六朝餘（得所寄瘞鶴銘辨）愁絕無同調蓬飄久索居（南史康絢傳天監十四年築浮山堰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

雙雁

雙雁東北飛飛向城闕聲含海上飆影帶吳山月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書札上寫召旻詩如彼泉池竭下列周鼎文食人象饕餮書成重密緘一字一泣血傳之與貴人相視莫敢發所計一身肥豈望天下活（呂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夏日

首夏多恆風塵霾蔽昏旦舞雩告山川白紙催州縣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碩鼠徒興歎仗馬適一鳴身名已塗炭貝玉方盈朝此曹何所憚博士有正先實趣秦時亂（漢書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末俗無恆心疾貧而好勇不能事田園何況談周孔出門持刀尺鑄錢兼掘冢矧此大東謠齊民半流宂不見瓜寧男死猶被天寵鳴弓宿鳥驚躍馬浮埃動顧謂同行人王侯寧有種（漢書王莽傳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莽以為中郎使出儀儀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

秋風行

白露早下秋風涼誰家置酒開華堂秦國丞相南面坐三川郡守趨奉觴燕娥趙女調清瑟六博彈棋費白日致富應多文信金論功詎足穰侯匹莫欺張耳鬢如絲及見夷門大會時車中公子常虛左上客侯生衣敝衣人生富貴駒過隙唯有榮名壽金石嗟嗟此曲難重陳柱摧絃斷長愁人（史記李斯傳長男由為三川守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　張耳傳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　古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靜樂

邑枕汾川首城分弅塞支馬牛遺牧地材木贍山陲沍澤魚空後腥風虎下時樓煩雖善射不救漢王危

太原寄王高士錫闡

游子一去家十年愁不見愁如汾水東不到吳江岸異地各榮衰何繇共言宴忽睹子綱書欣然一稱善（王君尺牘多作篆書）知交盡四海豈必無英彥貴此金石情出處同一貫太行冰雪積沙塞飛蓬轉何能久不老坐看人間換惟有方寸心不與玄鬢變（三國志注張紘字子綱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皆自書融報紘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盂縣北有藏山云是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

處

空山三尺雪匹馬向荒榛窈洞看冰柱危峯遲日輪水邊寒啄鶴松下晚樵人恐有孤兒在尋幽一問津

讀李處士顒襄城紀事有贈玄默困敦

處士之父可從崇禎十五年以壯士隸督師汪公喬年麾下以五千人勦賊至襄城死之處士年十六貧甚與其母彭氏幷日而食力學有聞越二十九年始得走襄城爲汪公及其父設祭招魂以歸余與處士交爲之作詩

躑躅荒郊酹一尊白楊青火近黃昏終天不返收嶠骨異代仍招復楚魂湛阪愁雲隨獨雁潁橋哀水助嗁猿五千國士皆忠鬼孰似南山孝子門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

寄楊高士瑀

廿載江南意愁來更渺茫友朋嗟日損雞犬覺年荒水歷書池淨山連學舍長但聞楊伯起弦誦夜琅琅

齊祭器行

歲重光大淵獻臨淄發地得古祭器數十事監司攫而有之

太公封齊廿八世春禘秋嘗長有事猶從三代識遺聲每見九夷朝祭器器歷商周制度工相傳丁癸及桓公花紋不似萊人物法象仍疑兩敦同牛山下溯何悲苦歲久光華方出土夏后璜偏入向魋魯宮寶又歸陽虎歷下秋風動夕螢古來神物亦飄零誰知柏寢千年器異日還陳漢武庭禮記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左傳襄六年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　左傳哀十四年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　史記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題李先生矩亭

德州東二十五里矩亭故鄉舉思伯李君誠明讀書處天啓中權奄柄國聞君通陰陽象緯之學遣使徵之辭疾不就潔志以終其子源修是亭以表遺躅余爲之詩

董生祠畔子雲亭澗雨巖虹望獨扃門外曉寒縈帶草林端秋散照書螢長留直道扶千載自見遺文表六經今日似君還肯構應知家學本趨庭

瓠

瓠實向秋侵呺然繫夕林不材留苦葉槁死亦甘心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圃尋削瓜輸上俎剝棗遜清斟衛女河梁迥涇師野渡深未須驚五石應信直千金作器疑無用隨流諒不沈試充君子佩聊比國風吟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土門旅宿在獲鹿縣西南十里

歲歲征驂詎有期棲棲周道欲安之尼公匪兕窮何病尚父維鷹老未衰市酒薄驅冬宿冷山蹊輕壓曉行飢從知宇宙今來闊不似園林獨臥時漢書平帝紀追謚孔子曰褒城宣尼公

燕中贈錢編修秉鐙昭陽赤奮若

一別秦淮將廿載天涯垂老看猶在斷煙愁竹泣
蒼梧禿筆悽文來漲海燕市雞鳴動客輪九門馳
道足黃塵相逢不見金臺侶但說荆軻是酒人

先妣忌日

風木凋零已過時一經猶得備人師聞絲欲下劉
瓛泣執卷方知孟母慈秋雨秀連中野蔚夕陽光
起北園葵無窮明發千年慨豈獨杯棬忌日思

顏氏家訓荒亂以來雖寒畯之子能讀孝經論語者尚爲人師雖奕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南齊書劉瓛傳母沒十餘年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　晉陸機園葵詩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自章邱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

高秋立馬鮑山旁旅雁初飛木葉黃十載故人泉
下別交情多媿郅君章（時張文學詔自燕中來視其含斂）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式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進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執紼引柩於是乃前

有歎

少小事荀卿佔畢更寒暑慨然青雲志一旦從羈
旅西游到咸陽上書籍英主門庭正翕集車騎來
千數復有金石辭粲爛垂千古如何壯士懷但慕
倉中鼠

家世二千石結髮常自修譬如寡婦心本慕共姜
傳不幸汙盜賊遂忘淫佚羞彼巨先　語撫心悼
還流如登千仞岡失足竟不收勉哉堅自持無遺
朋友憂

漢書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或譏涉曰子本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後漢書馬援傳居高堅自持

哭歸高士

弱冠始同遊文章相砥厲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
汭悲深宗社墟勇畫澄清計不獲騁良圖斯人竟
云逝

禮記儒行近文章砥厲廉隅

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爲扣角歌不作窮途
哭生耽一壺酒沒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
婁躅

太僕經鏗鏗（君曾祖諱有光字熙甫世稱震川先生）三吳推學者安貧稱
待詔（君叔祖諱子慕字季思）清風播林野及君復多材儒流嗣
弓冶已矣文獻亡蕭條玉山下

後漢書儒林傳說經鏗鏗楊子行

酈生雖酒狂亦能下齊軍發憤吐忠義下筆驅風
雲平生慕魯連一矢解世紛碧雞竟長鳴悲哉君
不聞

左傳文十八年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亭林詩集卷之四

亭林詩集卷之五

廣昌道中（闕逢攝提格）

匹馬去燕南易京大如礪五回春雪深涞上孤城
閉行行入飛狐夕駕靡追税融冰見晛流老樹陵
寒霽豖鵲剔不驚臥犬安無吠問客何方來幽都
近如沸出車日轔轔戈矛接江裔此地幸無兵山
田隨樹藝且偷須臾間未敢謀卒歲

（後漢書公孫瓚傳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　水經注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嶺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回之名　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久客燕代間遂與關山老流連王霸亭躑躅劉琨
道枯荑春至遲落木秋來早獨往茲愴然同遊昔
誰好三楚正干戈沅湘彌浩浩世乏劉荊州託身
焉所保縱有登樓篇何能盪懷抱因思塞北風一
寄南飛鳥（昔年與李子德同宿此縣）

（後漢書王霸傳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二百餘里　晉書劉琨傳率衆赴段匹磾從飛狐入薊）

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

向平嘗讀易亦復愛名山早跨青牛出昏騎白鹿
還太行之西一遺老楚國兩龔秦四皓春來洞口
見桃花儻許相隨拾芝草

（晉書陶淡結廬於長沙臨湘山中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

春霾亂青山卉木苞未吐繞郭號荒雞中田散野
鼠策杖向郊坰幽人在巖戸未達隱者心聊進蒼
生語一自永嘉來神州久無主十姓迭興亡高光
竟何許棲棲世事迫草草朋儕聚相與讀殘碑含
愁弔今古

詠史

王良既策馬天弧亦直狼中夜視北辰九野何茫
茫秦政滅六國自謂過帝皇豈知漁陽卒狐鳴叢
祠旁誰爲刑名家至今怨商鞅

（史記天官書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宋史天文志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矢不直狼爲多盜　鹽鐵論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商紂爲黎蒐遂啓東夷叛楚靈一會申俄召乾谿
患甲兵豈不多人人欲從亂惟民國所依疾乃盈
其貫皇矣監四方得民天所贊

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殂謝感歎成篇

削迹行吟久不歸修門舊館露先晞中年早已傷
哀樂死日方能定是非彩筆夏枯湘水竹清風春
盡首山薇斯文萬古將誰屬共爾衰遲老布衣

（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過矩亭拜李先生墓下

人生無賢愚大節本所共蹉跎一失身豈不負弦
誦卓哉李先生九流稱博綜心鄙馬季長不作西
第頌屏居向郊坰食淡常屢空清修比范丹聰記
如應奉力學不求聞終焉老家衖同時程中丞一
疏亦驚衆玉璽安足陳亟進名臣用（中丞名紹德州左衛人巡撫河南時漳河旁得玉璽上疏言秦璽不足珍國家以賢爲寶薦黨籍諸臣十餘人不納遂謝病歸）黨論正紛拏
中朝竝囂訟世推山東豪三李尤放縱祠奄與哭
典後先相伯仲（名並見欽定逆案）初踰士類閑竟折邦家棟

悲哉五十年風塵尚澒洞我來拜遺阡增此儒林重雖無謦欬接猶有風流送自非隨武賢九原誰與從

後漢書馬融傳爲梁冀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應奉傳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休神家衖

潘生次耕南歸寄示

知君心似玉壺清未肯緇塵久雒京若到吳閶尋舊蹟五噫東去一梁生

子房

天道有盈虛智者乘時作取果半青黃不如待自落始皇方侈時土宇日開拓海上標東門長城繞北郭欲傳無窮世更乞長生藥子房天下才是時無所託東見倉海君用計亦疏略狙擊竟何爲煩彼十日索譬之虎負嵎矜氣徒手搏歸來遇赤精奮戈起榛薄嶢關一戰破藍田再麾卻嘖嘖軹道旁共看秦王縛既已報韓仇此志誠不怍遂赴赤松要無負圯橋諾

通鑑慕容農言於慕容垂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南史陸法和傳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

刈禾長白山下

載耒來東國年年一往還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閒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

齊乘北齊以黃巾城立章邱縣其東有黌山鄭康成注書其上

歲莫

平生慕古人立志固難滿自覺分寸長用之終已短晨友日零落悽悽獨無伴流離三十年苟且圖飽煖壯歲尚無聞及今益樗散治蜀想武侯匡周歎微管願一整頹風俗人謂迂緩孤鐙照遺經雪深坐空館

一歲倏遒盡我行復何如何爲窮巷中悄然日閉居未敢聽輪扁且讀堂上書糟粕雖已陳致治良有餘典謨化刀筆衣冠等猿狙孰令六代後一變貞觀初四海皆農桑弦歌徧井閭我亦返山中耦耕伴長沮

莊子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

兄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淞江之役書此示之旃蒙單閼

淞江東流水波緩王莽之際尤枯旱平野雲深二陸山荒波草沒吳王館五十年來爨芋魁頓令澤國生蒿萊豈無循吏西門豹停車下視終徘徊少時來往江東岸人代更移年紀換即今海水變桑田況於爾等皆童丱乍看畚锸共歡呼便向汚邪祝一壺豈知太平之世飴甘荼川流不盈澤得瀦風雨時順通祈雩春祭三江秋祭五湖衣冠濟濟郊壇趨歲輸百萬供神都江頭擔酒肴江上吹笙竽吏無敲扑民無逋嗟余已老何時見久客中原望鄉縣那聞父老復愁兵秦關楚塞方酣戰忽憶秋風千里蓴淞江亭畔坐垂綸還歸被褐出負薪相逢絕少平生親怪此傖夫是何人

漢書翟方進傳汝南有鴻隙陂王莽時常枯旱　易水流而不盈　越絕書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

閏五月十日

重逢閏五月澶漫客山東郡國戈鋋裏園陵灌莽中草穿新壘綠花隔舊京紅更憶王符老飄淪恨不同王徵君潢昔日同詣孝陵行香今年七十七矣杜子美詩澶漫山東一百州

春秋書魯月猶是謂文王舊國還豐鎬遺民自夏商神遊弓劍遠天與卦爻長此日追休烈於戲不可忘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過張貢士爾岐

緇帷白室覩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濟水夏寒清見底石田春潤晚生苗長期六籍傳無絕能使羣言意自消竊喜得逢黃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遙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又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

送程工部葬

文獻已淪亡長者復云徂一往歸重泉百年若須臾寥寥楊子宅惻惻黃公鑪揮涕送故人執手存遺孤末俗雖衰瀉風教猶未渝願與此邦賢修古敦厥初

路舍人客居太湖東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翡翠年深伴侶稀清霜顦顇減毛衣自從一上南枝宿更不回身向北飛

孫徵君以孟冬葬於夏峯時僑寓太原不獲執紼適吳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意遂見乎辭

老不越疆弔吾衰況疏慵遙憑太行雲迢遞過夏峯泉源日清泚上有百尺松憶叨忘年契一紀秋徂冬常思依蜀莊有懷追楚龔不得拜靈輀限此關山重會葬近千人來觀馬鬣封儻有徐孺子隻雞遠奔從一時諸生閒得無少茅容俗流騖聲華考實皆凡庸淄澠竟誰知管華稱一龍我無人倫鑒焉敢希林宗惟願師伯夷寧隘毋不恭嗟此衰世意往往纏心胸回首視秋山肅矣霜露濃禮記檀弓下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楊子法言蜀莊沈冥　呂氏春秋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漢三君詩柔兆執徐

父老苦秦法願見除殘凶三章布國門企踵咸樂從雖非三王仁寬大亦與同傳胙歷四百令名垂無窮

右高祖

文叔能讀書折節如儒生一戰摧大敵頓使海寓平改化名節崇磨鈍人才清區區黨錮賢猶足支危傾

右光武

卓矣劉豫州雄姿類高帝一身寄曹孫未得飛騰勢立志感神人風雲應時至翻然遂翺翔二豪安得制

右昭烈

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

共對禪鐙說楚辭國殤山鬼不勝悲心傷衡嶽祠前道如見唐臣望哭時宋史朱昂傳父葆光當梁氏篡唐與唐舊臣顏蕘李濤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

孤墳一徑楚山尖鐵石心肝老孝廉流落他方餘

惠遠撫琴無語憶陶潛（先兄同年友長沙陶君汝鼐）督師公子竟頭陀詩筆崢嶸浩氣多兩世心情知不遂待誰更奮魯陽戈（武陵楊公子山松）夢到江頭橘柚林衲衣桑下愜同心不知今日滄浪叟鼓枻江潭何處深

賦得檐下雀

力小不成巢翾飛無定止所謀但一枝彷徨靡可恃曾窺王謝堂不作銜泥壘雖依檐下宿無異深林裏豈不慕高明其奈驚丸餌唯應罷官時殷勤數來此（漢書楊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鄭當時傳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薊門送子德歸關中

與子窮年長作客子非朱顏我頭白燕山一別八年餘再裏行縢來九陌君才如海不可量奇正縱橫勢莫當彈箏相缶坐太息豈可日月無弦望（望字作平聲用阮籍詩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為我一曲歌伊涼挈十一州歸大唐奇材劍客今豈絕奈此舉目都茫茫薊門朝士多狐鼠舊日鬚眉化兒女生女須教出塞妝生男要學鮮卑語常把漢書挂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自從烽火照桑乾不敢宮前問禾黍子行西還渡蒲津正喜秋氣高嶙峋華山有地堪作屋相與結伴除荆榛（李陵與蘇武詩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唐書大中五年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於有司　顏氏家訓齊朝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答）

李生符自南中歸檇李三年矣追惟壯遊兼

示舊作

一卷別南中孤帆自歸去文飛鶴拓雲墨染且蘭樹丈夫行萬里投分各有遇明發著萊衣未肯朱門住相送驛路旁落英連古戍儻有舊遊人北望懷徐庶

二月十日有事於欑宮（疆圉大荒落）

青陽回軒邸白日麗蒼野封如禹穴平木類十山赭不忍寢園荒復來奠尊斝彷彿見威神雲旗導風馬當年國步蹙實歎謀臣寡空勞宵旰心拜戎常不暇賊馬與邊烽相將潰中夏積陽不東升節士長喑啞及今擐甲兵無復圖宗社飛章奏天庭謇謇焉能舍華陰有王生（宏撰）伏哭神牀下亮矣忠懇情咨嗟傳宦者遺臣日以希有願同誰寫（左傳昭十五年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贈獻陵司香貫太監宗

蕭瑟昌平路行來十九年清霜封殿瓦野火偪山阡鎬邑風流盡邛陵歲月遷空堂論往事猶有舊中涓

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至祾恩殿食頃止人皆異之

昌平木落高山出仰視神宮何崒嵂昭陵石馬向天嘶誰如李令心如日有聲隆隆來隧中駿奔執爵皆改容萇弘自信先君力獨拜秋原御路東（李商隱復京詩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　漢書五行志成帝和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　左傳昭二十三年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

過郭林宗墓

路畔纍纍墓石多中郎遺愧定如何應憐此日知名士到死猶穿吉莫韡

北齊書恩倖傳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帝信之經古冢榮宗問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因前奏曰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韡操馬鞭問臣我家阿貞來否

介休

淡霓生巖際奔泉下石間龍蛇方起陸雀鼠尚爭山（縣西南二十里有雀鼠谷）雨靜前邨市秋凋故國顏介君祠廟在風義夐難攀

靈石縣東北三十五里神林晉介之推祠

古人有至心不在狷與忍國祿既弗加吾身可以隱去矣適其時耕此荒山畛更與賢母偕邱壑情同允卓哉鸞鳳姿漂漂高自引嚮使屬戎行豈其遜枝軫出處何必齊此心期各盡末世多浮談有類激小忿割股固荒唐焚山事可哂微哉仲子廉立操同蚯蚓遺祠君故鄉父老事惟謹牡丹異凡花春深洗鉛粉況此黃蘆林晚送秋風緊厲彼頑鈍徒英名代無隕

賈誼弔屈原賦風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

苦雨淹秋節屯雲擁霍州蟲依危石響水出斷崖流驛路愁難進山亭悵獨留遙知關令待計日盼青牛

河上作

龍門下雷首自古稱西河入自積石來出塞復逶迤呂梁懸百仞孟門高峩峩遠矣大禹功山澤得所宜靈蹟表華巖金行鎮西垂黃虞日已遠嬰怒尋干戈去年方鬭爭掘壕守朝那車騎如星流衣裝兼櫜駝狠弧動箭鏃參伐揚旂麾嗟此河上軍來往何時罷今年暫寢兵邏卒猶譏訶手持一尺符予錢方得過追惟狄泉陷地底生蒼鵝窫窳來攫人逵路橫長蛇寰區恣刀俎飛走窮網羅萬類不足飽螻蟻其奈何仰希神明眷下戢陽侯波行將朝白帝一訴斯民罹猿鳥既長吟窮人亦悲歌歌止天聽回勿厭辭煩多

水經注晉永嘉元年雒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鵞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後五年劉曜王彌入雒帝居平陽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

重尋荒徑一衝泥谷口牆東路不迷萬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淒淒松陰舊翠長浮院菊蘂初黃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

過李子德

憶昔論交日星霜一紀更及門初拜母讓齒忝爲兄樹引流泉細山依出月明（居在明月山下）相看仍慰藉均不負平生

積雨秋方漲相迎到華陰水驚龍鬭駛泥怯馬蹏深尚阻東軒佇多煩瀨口尋白雲清渭色聊足比君心

晉陶淵明停雲詩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文選任彥升有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邨維舟久之郭生始至詩

拜跪煩兒女追陪有弟昆（令弟迪篤）雲開王翦廟風起魏公原俠氣淩三輔哀思叫九閽向來多感激不覺倒清尊擬卜南山宅先尋北道鄰關河愁欲徧

縞紵竟誰親異國逢矜式郭君傳芳時爲富平令同人待隱淪李處士顒便思來嶽頂揮手謝風塵

皁帽

皁帽冬常著青山老自看烏憐池樹靜雲近嶽天寒淡食隨人給藜牀任地安閑來過道院不爲訪金丹

采芝

采芝來谷底汲水到池坳不礙風塵際常觀氣化交晨光明虎蹟夕霧隱鳶巢自昔幽人住攀厓此結茅

寄李生雲霑時寓曲周僧舍課子衍生

歲晚漳河朔雪霏僕夫持得尺書歸三冬文史常堆案一室弦歌自掩扉古廟薪殘燒粥冷荒陂水少食魚稀何如長白山中寺莫使匡時雅志違

春雨著雍敦牂

平生好修辭著集逾十卷本無鄭衛音不入時人選年老更迂疎制行復剛褊東京耆舊盡嬴瘵留餘喘放蹟江湖間猶思理墳典朝來閱徵書處士多章顯何來南郡生心期在軒冕幸得比申屠超然竟獨免春雨對空山流泉傍清畎枕石且看雲悠然得所遣未敢慕巢由徒誇一身善窮經待後王到死終黽勉

顏氏家訓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時選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　後漢書申屠蟠傳黃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徇效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又曰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唐錢起詩初服傍青畎

寄同時二三處士被薦者

關塞逾千里交遊更幾人金蘭情不二猿鶴意相親鄴下黃塵晚商顏綠草春與君成少別知復念蘇純

後漢書蘇純字桓公性切直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久不見又思之

井中心史歌

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鐵函經錮之再重中有書一卷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思肖號所南宋之遺民有聞於志乘者其藏書之日爲德祐九年宋已亡矣而猶日夜望陳丞相張少保統兵外來以復土宇至於痛哭流涕而禱之天地盟之大神謂氣化轉移必有一日於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而巡撫都院張公國維刻之以傳又爲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幾而遭國難一如德祐末年之事嗚呼悲矣其書傳至北方者少而變故之後又多諱而不出不見此書者三十餘年而今復覩之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守錢君肅樂賦詩二章崑山歸生莊和之八章及浙東之陷張公走歸東陽赴池中死錢君遯之海外卒於瑯琦山歸生更名祚明爲人尤慷慨激烈亦終窮餓以沒獨余不才浮沈於世悲年運之日往值禁罔之逾密而見賢思齊獨立不懼故

作此歌以發揮其事云爾

有宋遺臣鄭思肖痛哭元人移九廟獨力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纍弔著書一卷稱心史萬古此心心此理千尋幽井置鐵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厄運應知無百年得逢聖祖再開天黄河已清人不待沈沈水府留光彩忽見奇書出世間又驚牧騎滿江山天知世道將反覆故出此書示臣鵠三十餘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陸公已向厓門死信國捐軀赴燕市昔日吟詩弔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嗚呼蒲黄之輩何其多（宋末蒲壽庚黄萬石）所南見此當如何（禮記射義爲人臣者以爲臣鵠）

夏日

渴日出林表炎風下高山火旻雲去微谷井泉來慳晨露薄不濡夕氛横空殿百卉變其姿蕉萃侔榛菅深居廢寢興無計離人寰而況蚩蚩氓謀食良已艱眷此負耒勤羨彼濯流還素月方東生易忍桑榆間乃悟處亂規無營心自閑詎如觸熱人未老毛髮斑坐須爽節至一尊散襟顔（淮南子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

梓潼篇贈李中孚

（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其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勸之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

益部尋圖象先褒李巨游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憶自黄皇臘經今白帝秋井蛙分駭浪嵎虎拒巖幽譬旨鴻臚切徵官博士優里人榮使節山鳥避車騶篤論尊尼父清裁企仲由當追君子躅不與室家謀獨行長千古高眠自一邱聞孫多好學師古接姱修忽下弓旌召難爲澗壑留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輈介節誠無奪微言或可投風回猿岫嶶霧卷鶴書收隱痛方童丱嚴親赴國仇尸饔常弁日廢蓼擬塡溝歲逐糟糠老雲遺富貴浮幸看兒息大敢有宦名求相對銜雙涕終身困百憂一聞稱史傳白露滿梧秋

和王山史寄來燕中對菊詩

雪滿河橋歸轡遲十行書札寄相思楚臣終是餐英客愁見燕臺落葉時

關中雜詩

文史生涯拙關河歲月勞幽情便水竹逸韻老蓬蒿獨雁飛常迅寒雞宿愈高一闚西華頂天下小秋豪

皇漢山樊久興唐洞壑餘空嗟衣劍滅但識水煙疏寥落三都賦棲遲萬卷書西京多健作儻有似相如（時寓富平朱文學樹滋齋中藏書甚多）（宋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詩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　梁江淹從建平王游紀南城詩年積衣劍滅　漢書揚雄傳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谷口耕畬少金門待詔多時情尊筆札吾道失弦歌夜月辭雞樹秋風下雀羅尚留園綺蹟終古重

山阿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樓護傳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　三國志注引世語劉放孫資共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

徂謝良朋盡雕傷節士空延陵虛寶劍中散絕絲桐名譽蓀蘭並文章日月同今宵開敝篋猶是舊華風與李生雲霑次第亡友遺詩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緬憶梁鴻隱孤高閱歲華門西吳會郭橋下伯通家異地情相似前期道每賒請從關尹住不必向流沙山史新構小齋將延予住

過朝邑王處士建常

黃鵠山川意相隨萬里翔誰能三十載龜殼但支牀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　唐王維詩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

寄子嚴弟紓字屠維協洽

二紀違脊令撫心悲如何惟爾幼孤煢十畝安江沱不幸喪厥明猶能保天和今年已六十與吾亦肩差里人推祭酒品行無譏訶昔年遣兒來省我桑乾河兒言家頗溫歲得數囷禾廚中列酒漿饠下羣雞鵝常時比鄰叟農談一相過亦有賦役憂未妨藝桑麻頃報得兩孫青蔥滿庭柯媿我半生來飄泊隨干戈偶至渭水濱垂釣臨洪波春雲開三峰秀出千丈荷行止雖聽天懷土情則那反躬計所獲孰與吾仲多顧此莫年心尚未甘蹉跎寄爾詩一篇當使兒子歌

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

昨接尺素書言近在吳興洗耳苕水濱扣舷歌采菱何圖志不遂策蹇還就徵辛苦路三千裏糧復羸勝夜驅燕市月曉踏盧溝冰京雒多文人一貫同淄澠分題賦淫麗角句爭飛騰關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稱雖赴翹車招猶知畏友朋儻及雨露濡相將上諸陵定有南冠思悲哉不可勝轉盼復秋風當隨張季鷹歸詠白華詩膳羞與晨增嗟我性難馴窮老彌剛稜孤蹟似鴻冥心尚防弋矰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共登爲言顧彥先惟辦刀與繩郭璞江賦詠采菱以扣舷　楊子法言辭人之賦麗以淫　晉書顧榮傳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

次耕書來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荅示

年來行止類浮萍雖有留書未殺青世事粗諳身已老古音方奏客誰聽兒從死父傳楹語帝遣生徒受壁經投筆昕然成一笑春風綠草滿階庭晏子春秋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　梁吳均邊城將詩留書應鑿楹傳功須勸社

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蹟

舊是唐朝士身更五代餘每懷淳古意聊卜華山居月落巖阿寂雲來洞口虛果哉非荷蕢獨識太平初畫墁錄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當山又止房陵年七十餘至華山葺雲臺廢觀居之

硤石驛東二十里有西鵶路繇趙保白楊樹二百五十里至臨汝以譏察之嚴築垣封閉過此有題

行人愁向汝州來前月西鵶禁不開弔古莫言秦法峻雞鳴曾放孟嘗回

雒陽

澗水成周宅邙山漢代京三川通地絡鶉火叶星精文軌同王朔蒐畋會卜征東門迎九鼎北闕望璣衡象魏雲常紫龍池水自清尊師延國老聽講集諸生金谷荒煙合銅駝蔓草縈曲多羌笛韻縣有陸渾名鶴望將焉屬鯨吞未息爭詎忘修禮樂何計偃戈兵赤伏看猶在蒼鵝起莫驚停驂觀雒汭微禹動深情

後漢書隗囂傳斷截地絡　郡國志雒陽東城門名鼎門　帝王世紀曰九鼎所從入　雒陽伽藍記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　雒陽伽藍記九龍殿前有九龍吐水成一海　左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　三國志張飛傳思漢之士延頸鶴望

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會善寺

獨抱遺弓望玉京白頭荒野淚霑纓霜姿尚似嵩山柏舊日聞呼萬歲聲

少林寺

峩峩五乳峰弈弈少林寺海内昔橫流立功自隋季弘構類宸居天衣照金織清梵切雲霄禪鐙晃蒼翠頗聞經律餘多亦諳武藝疆埸有艱虞遣之扞王事今者何寂寥闃矣成蕪薉壞壁出游蜂空庭雊荒雉答言新令嚴括田任汙吏增科及寺莊不問前朝賜山僧闕飧粥住守無一二百物有盛衰回旋儻天意豈無材傑人發憤起穨廢寄語惠瑒流勉待秦王至唐武德四年太宗以陝東道行臺雍州牧秦王率諸軍攻王世充寺僧惠瑒曇宗等執世充姪仁則來歸賜地四十頃水碾一具

嵩山

位宅中央正高疑上界鄰蓄波含潁汝吐氣接星辰二室雲長擁三呼響自臻淳風傳至德孤隱祕靈真世敝將還古人愁願質神石開重出啓嶽降再生申老柏搖新翠幽花茁晚春豈知巢許窟多有濟時人

白虎通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　唐李吉甫嵩陽觀頌拖汝含潁風交雨會　後漢書文苑傳多士響臻　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

測景臺在登封縣東南二十里故告成縣

象器先王作靈臺太室東陰陽求日至風雨會天中考極三辰正封畿萬國同吾衰今已甚猶一夢周公

卓太傅祠在密縣東三十五里大騩鎮

拱木環遺寢空山走部民循良思舊德執節表淳臣几杖中興禮丹青御座親至今傳俎豆長接大騩春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朱祐傳永平中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

梁園

梁園詞賦想遺音雕績風流遂至今縱使鄒枚仍接踵不過貪得孝王金

海上

海上雪深時長空無一雁平生李少卿持酒來相勸

五嶽

五嶽何時徧行游二十春誰知禽子夏昔是去官人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北海禽慶子夏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贈張力臣

張君二徐流篆分特精妙獨坐淮水濆臨池伴魚釣京口躡寒蕪彭城搴荒蘁扁舟浮漢江一攬關山要西上定軍山吝嗟武侯廟旋車下秦棧絶谷隨奔峭昭陵圖駿骨漢闕悲殘照石鼓在燕山望諸可憑弔還登尼父堂禮器存遺詔囊中金石文一室供長嘯諸子竝多材筆畫皆克肖削柎追宜官俗書嗤逸少尤工蒼雅學深鄙庸儒剽卻思舊游國轉瞬分疆徼古堠出夕烽平林延野燒惟此數卷書鳴琴對言笑持以勖兒曹四海有同調莫浪逐王孫但從諸母漂

蜀志諸葛亮傳葬漢中定軍山景耀六年詔爲立廟　集古錄有後漢修孔子廟禮器碑　晉衛恆書勢師宜官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讎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　韓退之石鼓歌羲之俗書趁姿媚

子德自燕中西歸省我於汾州天寧寺

一載燕臺別頻承注問書天空烏鳥去秋到雁行初共識斑衣重偏憐阜帽疏輕身騎款段一徑訪樵漁

寄次耕

入雒乘軒車中宵心有慍儻呼黃耳來更得遼東問

易夬九三若濡有慍

六鼇成簸蕩夜宿看星河相對愁珠桂流民輦下多嘗披秋興篇欲作東臯計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

歲莫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

積雪凍關河我行復千里忽聞弦誦聲遠出衡門裏在漢方盛時言利弘羊始桓生書一編恢卓有深旨發憤刺公卿嗜利無廉恥片言折斗筲篤論垂青史矧乃衰亂仍征斂橫無紀轉餉七盤山骨滿秦川底太息問朝紳食粟斯已矣幸哉荀卿門尚有苞邱子

鹽鐵論引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　又曰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子飯蘇蓬藜道於白屋之下

送康文學乃心歸郃陽上章涒灘

子夏看書室臨河四望開山從畱首去浪拂禹門迴大道疑將廢遺經重可哀非君真好古誰爲掃莓苔

水經注徐水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又曰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名子夏室

友人來坐中口占二絶

不材聊得保天年便可長棲一壑邊寄語故人多自愛但辭青紫卽神仙

昨過河東望首陽空山煙靄尚蒼蒼傳聞高士燕中返料理牀頭阜莢囊

隋書五行志梁末童謠云黃塵汚人衣阜莢相料理

送李生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

華山五粒松寄向江東去白雲滿江天高士今何處憶昔過湖濱行吟兩故人潛龍猶在水別鶴已

來秦江海多翻覆林泉異棲宿驚聞東市琴涕隕
堂前筑去去逐征蓬隨風西復東風吹蘭蕙色一
夜落關中五陵生蔓草愁絶咸陽道平生四海心
竟作終南老送子出函關南山望北山洞庭多桂
樹折取一枝還

訓族子湄

二紀心如昨詩來覺道同微禽難入海寒木久生
風谷口青門外沙頭白蜆東不知耆舊里何處有
龐公

郭璞游仙詩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　史記正義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

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傳

昔我適濟南曾過伏生祠青山對虛楹零露寒高
枝精靈竟何往再拜空階墀迫怵秦火焚豈竟逢
漢時此書立博士天下亦一治嗟彼九十翁俟河
未爲遲不厭文字譌百王賴蓍龜後人失其傳巧
文患多師忽見吾友書一編遠來貽緬想江上邨
弦歌類齊淄白首窮六經夢寐親皋伊百家紛綸
說爬羅殆無遺論及禹貢篇九州若列眉上愁法
令煩下慨淳風衰君今未大耋正可持綱維煙艇
隔吳門臨風苦相思爲招陽鳥來寄此懷人辭

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

故國悲遺老南邦憶羽儀巡方先帝日射策德陵
時落照辭烏府秋風散赤墀君以崇禎十四年左遷南京國子監典籍南渡復官稱病不出行年逾八十當世歷興衰廉里居龔勝緜山
隱介推清操侔白璧直道叶朱絲函丈天涯遠杓
衡歲序移無繇承問訊祇益歎差池水沒延州宅
山積伍相祠傳家惟疏草累德有銘碑灑涕瞻鄉
社論心切舊知空餘歲寒誼不敢負交期

漢書龔勝傳勝居彭城廉里　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日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

華下有懷顧推官

秋風動喬嶽黃葉辭中林策杖且行游息此空亭
陰伊昔吾宗英賦詩一登臨爾來閱三紀斯人成
古今邈矣越石嘯悲哉嵇生琴鐘呂久不鳴乾坤
盡聾喑爲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獨
彼田中禽下見采薇子舊盟猶可尋神理儻不睽
久要終此心

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華陰古蹟二首

平舒道

何處平舒道西風卷夕雲空留一片璧爲遺滈池
君

回谿

回谿非故隘九虎失西東惟有黃金匱依然又省
中

悼亡

獨坐寒窗望槀砧宜言偕老記初心誰知游子天
涯別一任閨蕪日夜深

江淹悼亡詩窗塵歲時阻閨蕪日夜深

北府曾縫戰士衣酒漿賓從各無違虛堂一夕琴
先斷華表千年鶴未歸

廿年作客向邊陲坐歎蘭枯柳亦衰傳說故園荆

俗流好鄭衛乾坤盡聾喑建安激餘波嗣宗有遺
音痛自帝京淪戈甲滿江潯祖生奮擊楫精衛憐
東沈仇讎在門戶山川恣搜尋浩然思中原賦詩
一登臨諸陵何崔嵬萬木生秋陰再拜剪荊棘庶
幾儻來歆時命乃大謬斧柯未能任發憤吐忠義
斯人成古今不入時人選聊比國風吟守之俟來
哲遙遙千載心
吳兒解作吳中曲斯文萬古將誰屬獨抱遺弓望
玉京新詩歷落鳴寒玉新詩吟罷更徘徊瀧水孤
雲萬壑哀禿筆悽文來漲海人寰尚有遺民在廿
年作客向邊陲如見唐臣望哭時百拜丹心今未
死天邊淚作長江水待誰更奮魯陽戈傷今弔古
懷坎坷嗚呼蒲黃之輩何其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謹案顧亭林先生志行學業實五百年來一人餘
事爲詩事必精當詞必典雅奄有唐宋諸大家之
長集凡五卷見潘次耕前輩所刻亭林遺書中無
專行本也湘陰吳君光堯假館修府有年篤行善
屬文尤心儀先生之學暇時商搉擬重梓遺書而
以詩集爲嚆矢因偕惠來陳君鳳翔長沙左君壽
朋善化張君希詠精校付刊修府集先生句敬題
五七言各一章並識其緣起如此光緒戊寅仲冬
後學嘉定張修府跋於永州官舍

亭林文集目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卷之一
北嶽辨
革除辨
原姓
郡縣論九篇
錢糧論二篇
生員論三篇
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音學五書後序
初刻日知錄自序
左傳杜解補正序
營平二州史事序
金石文字記序
鈔書自序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儀禮鄭注句讀序
廣宋遺民錄序
朱子斗詩序
程正夫詩序
萊州任氏族譜序
呂氏千字文序
勞山圖志序
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論易書二首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與友人論服制書
與友人論門人書
與友人辭祝書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與李湘北書
與湯荊峴書
與葉訒菴書
與史館諸君書
與公肅甥書
又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與彥和甥書
與施愚山書
答汪苕文書
答俞右吉書
與戴楓仲書
與李星來書
答李紫瀾書
答曾庭聞書
復陳藹公書
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又

又
與潘次耕書
答次耕書
與次耕書
與次耕書
與李中孚書
又
答王山史書
與王山史書
與王仲復書
復張又南書
與三姪書
與李霖瞻書
與王虹友書
與周籀書書
與人書二十五首
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裴村記
齊四王冢記
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復菴記
貞烈堂記
楊氏祠堂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書廣韻後
讀宋史陳遘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吳同初行狀
書吳潘二子事
歙王君墓誌銘
山陽王君墓誌銘
富平李君墓誌銘
謁攢宮文四首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卷之六補遺
軍制論以下四論乙酉歲作
形勢論
田功論
錢法論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肇域志序
下學指南序
吳才老韻補正序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清屯疏後
廣師
與盧某書
答友人論學書
與友人辭往教書

規友人納妾書
答徐甥公肅書
與楊雪臣
與戴耘野
與潘次耕
答毛錦銜
與毛錦銜

亭林文集目錄

亭林文集卷之一

北嶽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恆山之綿亙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幷州其山鎮曰恆爾雅恆山爲北嶽注並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逕恆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返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嶽夫魏都平城在恆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幷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恆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恆嶽曰鎭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恆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歷貞元元和長慶寶歷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

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恆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鎭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遥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遥祭者北鎭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爲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馬文升疏曰虞書肇十有二州蓋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爲鎭而恆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恆山於真定府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爲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視真定爲遠因循未曾釐正文皇帝遷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陋禮官罪也夫周禮曰恆山爲并州鎭在正北一統志曰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說的的不虛乞行禮部再加詳考如臣言是卽令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斟酌工費於渾源州恆山廟舊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嶽撰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說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肅似未曾見十七史者道聽塗說一此至於此渾源之廟並無古迹不知作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宮而太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距稍遠而今制又分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說正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其不通乃更爲之說云舜北狩大雪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誰見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辨

革除之說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卽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卽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並未嘗有革除字樣卽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併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刱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犂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號於元年之上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卽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無辯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卽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故天福有十二

年而無九十十一年是則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闇合者哉

原姓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彄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閒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芈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諡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烏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作原姓（竊謂秦以後以氏爲別同氏者婚姻不通以族望爲類族貴貴周制之遺意故在也　錫恭識）

郡縣論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

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贏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索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為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為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筴也

郡縣論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為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為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為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

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錢糧論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饘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丱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丱人丱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迹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現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　吳徐知誥從宋齊丘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

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况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錢糧論下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猾胥之所世守以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啓盜之門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

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翺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詩云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生員論上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鶩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爲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庇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卽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

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途也收俊乂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敝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毗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羣起而閧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徧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顚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旣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

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生員論下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爲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較以斬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玆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途未有不弊者也

亭林文集卷之一

亭林文集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臯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容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旣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音學五書後序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弨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倣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費則又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源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劃裂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

之難而毀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涒灘寎月之望

炎武又書

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左傳杜解補正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别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營平二州史事序

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當屠殺圍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志稿已具矣願爲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內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燕史之書不存而重違主人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鑑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爲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世之人能讀全史者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灤三州之舊至於爭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鑑哉異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備矣續今可也或曰及營何也曰中國之棄營久矣夫營吾州也其事與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紀若夫合幽幷營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聖人作焉余以此書俟之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卽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鎭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傖丁鮮能識字其或褊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卽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鈔書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尚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歷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涖方鎭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絶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贏縢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尚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簏稱爲多且博矣自少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

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疊而束之以餉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額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深山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冰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掊而毀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剗其姓名士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讎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並舁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留連而工人麕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卽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愼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儀禮鄭注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荅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

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幷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廣宋遺民錄序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况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一在寒江荒草之濱一在絕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無朋朱君乃採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爲宋遺民錄而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余殆所謂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而筆之書所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者也余既尠聞且耄矣不能爲之訂正然而竊有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繫姓氏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猶且眷眷於諸人而幷號之爲遺民夫亦以求友之難而託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

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絕也

朱子斗詩序

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下者固將愛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於其宗則尤愛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後庶姓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成王顧命而六卿之長五爲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屬每見於春秋而與周相終始漢唐而下以同宗而爲丞相筦中書者不可勝數然則自古以來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內羈而外親既不得筮仕爲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爲民害而其賢者亦僅僅守己潔行學爲詞賦以自附於文苑之徒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召蠻裔之侮寧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監也已余聞萬歷以來宗室中之文人莫盛於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禎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獨年至八十後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爲詩多離亂之作有閔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余又聞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於當世之故蓋宗之賢者也子斗名誼𣲗永興王府奉國中尉當天啓時開科舉之途而子斗久以詩文爲關中士人領袖其次子存柘彥衡乃得爲諸生中副榜賊陷西安存柘義不屈投井死長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沒後八年而余至關中訪七子之後其六子皆衰落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獨其家遺書尚存而爲人亦溫恭慈慎以求全於世惟恐人目之爲故王孫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猶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於朋友之前而無所忌雖時勢則然亦繇國家向日裁抑太過無有强宗大豪如南陽諸劉得以撓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賢使其立朝必能爲天子正紀綱補闕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節遏寇虣乃終老不用歷變故以卒而僅以其詩著故序而傳之七子者惟燿伯明惟烇叔融懷埊士範懷玌長生懷雝季鳳誼瀓伯聞與子斗爲七皆號能詩而又有誼眾明遠存榫春夫二中尉者賊至時同不屈死明遠中崇禎九年舉人此皆秦宗之有學行者子斗詩中往往及之故並舉而列之於篇嗚呼孰謂宗室無人材也哉

程正夫詩序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

乃逸乃諺既誕則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名公耆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貪欲以爲能捷徑以爲巧苟同以爲賢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人合爲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各爲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工部之爲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子觀乎九原而願隨武子之爲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卜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鄉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爲此也殆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萊州任氏族譜序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袁術之荅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何古今之殊絕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爲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刼殺三曰訐訟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僞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乃余頃至東萊主趙氏任氏入其門而堂軒几榻無改於其舊與之言而出於經術節義者無變其初心問其恆產而亦皆支撑以不至於頹落余於是欣然有見故人之樂而歎夫士之能自樹立者固不爲習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譜一編屬余爲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於急賦稅均力役諄諄言之豈不超出於山東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爲之賦稅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以可久也爲下不亂在醜夷不爭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之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於是乎飲食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而若任君者爲之深憂過計而欲倡其教於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諱其從前之失而爲之丁寧以著於譜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師此意矣余行天下見好逋者必貧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東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橫流而息燎原也

呂氏千字文序

呂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呂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爲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玄黃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爲小學家恆用之書而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先帝初元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呂君以爲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錯宗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蓋吾讀史遊急就篇博之於名物制度浩賾而不可窮而其末歸於漢地廣大萬方來朝中國安寧百姓承德而呂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呂章成頓首敬書則猶史遊之意也史遊在元帝時爲黃門令日侍禁中當漢室之無事而呂君身爲宰輔之後丁板蕩之秋遯跡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風之懷下泉之歎有類於詩人而過於齊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書改漢彊而爲代疆者今豈無其人乎而呂君棄之不顧曰吾將退而訓於蒙士焉其風節又豈在兩龔下哉夫小學固六經之先也使人讀之而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必自其爲童子始故余於是書也樂得而序之

勞山圖志序

勞山在今卽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峯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按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則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凡人之情以罕爲貴則從而夸之以爲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其說云吳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之春秋傳吳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道入齊爲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入吳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老君黃石王喬諸蹟類皆後人之所託名而耐凍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常之物惟山深多生藥草而地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修眞守靜之流多依於此此則其可信者乃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眞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徧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偪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

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遊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詘服以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黃君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朗生修而成之屬余爲序黃君在
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概其言蓋非夸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之人有以鑒焉

亭林文集卷之二

亭林文集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先生此書說得到做得到所以可貴）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為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為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以下乃有博學之士會稡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為之正義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

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幷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歷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所謂此爻爲天子此爻爲諸侯此爻爲相此爻爲師蓋本之崔憬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爲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即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與友人論易書二

小過之五其辭曰公公亦君也歸妹之五辭曰其君帝女之貴以姪娣視之則亦君也若曰必天子而後謂之君此後人之見耳三代以上分土而治尊卑之勢無大相遠天子諸侯並稱曰后書曰三后成功先儒以爲象稱先王者惟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然則后與君公一例也今謂凡五必爲

王者而小過之五爲羣陰脅制乃貶其號曰公然則益之三四其辭何以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乎豈周公繫爻之前先有一五爲天子之定例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六十四卦豈得一一齊同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執事徒見夫五之爲人君也而不知剝明夷旅之五不得爲人君徒見夫比家人渙之五之言王也而不知離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五也隨之上六益之六二兼言王用而非五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必欲執一說以概全經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而咸丘蒙疑瞽瞍之非臣者與之同失矣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承教以處今之時但當著書不必講學此去名務實之論寔獲我心惟所辨父在爲母服一事則終不敢舍二禮之明文而從後王之臆制狥野人之恩而忘嚴父之義也夫爲父斬衰三年爲母斬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此從夫制之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問喪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所謂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夫爲妻之服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此嚴父而不敢自專之義也柰何忘其父爲一家制禮之主而論異同較厚薄於其子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爲妻之服既除則伯魚不敢爲其母之私恩而服過期之服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之謂禮雖然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十五月而禫之外爲之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居於內乎志之爲言卽心喪之謂以父之尊厭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達之聖人所以處人父子之間者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爲喪宜執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且執事謂今之父在爲母者果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後固有屈於父而易爲縞白淺淡之衣者矣是則弃其衰麻之服亦有所不盡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則自周公以來固已如此矣且夫禮有母爲長子三年之文先儒以爲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從乎父也父除則雖子之爲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則雖母之爲子而不敢除故子有爲母期者

母有爲長子三年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親同其愛同其服同則孩提之童無不知之者矣何待聖人爲之制哉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以父爲重以母爲輕苟非斯言之出於聖人則亦將俗儒之所議矣若夫上元洪武改革之繇盧履冰元行冲褚無量駁正之說當亦執事舊聞不煩更述惟祈詳督

與友人論服制書

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起於唐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已爲張柬之所駁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後爲之制服也今於禮之所繇生者既已昧之抑吾聞之君子之所貴乎喪者以其內心者也居處不安然後爲之居倚廬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後爲之疏食水飲以致其菲去飾之甚然後爲之袒括衰麻練葛之制以致其無文今關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獨以冠布之加數月者爲孝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乎先王之禮不可加也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賀夫人情之所賀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賀也故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以其爲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賀也喪之有終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賀之有抑吾不知其賀者將於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是日也以喪禮處之而不可以除將以其明日乎則又朝祥暮歌之類也賀之爲言稍知書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論則尚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顏丁子羔之行其於送死之事無不盡也而獨去其服於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謂之不孝哉雖然吾見今之人略不以喪紀爲意而此邦猶以相沿之舊不敢遽變是風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則君子爲教於鄉者之事也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閔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

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汙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與友人辭祝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篔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況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蔬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即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憫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用是直攄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爲之而況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糶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與李湘北書

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既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

寢之私倍懸於愛日況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迴西景以無期則缾罍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實人倫之本是用遡風卽路瀝血叩閽伏惟執事宏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徼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卽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蒯屨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

答湯荊峴書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宬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幷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穎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穎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卽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錄爲正耳自萬歷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王在晉清流摘鏡王獻傃菴野鈔同時尚論錄二書並蔡慤書蔣德璟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慟餘雜記史惇之類皆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與葉訒菴書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能黽勉從事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此奉聞

與史館諸君書

視草北門紬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

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諱一)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絶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間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宏才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没世之榮施即千載之風教矣

與公肅甥書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爲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祕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黄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爲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又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崤皆得兩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爲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爲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閹爲宦者以充僮豎至割死一人豈非自陝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爲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匵而已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頹江湖沸潰酸棗之陳詞慷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

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爲之敘殷勤陳夙昔班荊鄭國之野貰酒黄公之壚而況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皐比難辭後學使雞黍蕘具乾餱以愆既乖良友之情彌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羃覓蒐見彈求鴞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觖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況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狥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爲吾甥地也

與彥和甥書

萬歷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耳其間却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謇諤二字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謇字之所出也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此諤字之所出也陸機辨亡論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韓文公鄆城聯句九遷彌謇諤則古人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門牆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來以示北方學者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

與施愚山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爲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訓和而音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爲詩家不朽之書則末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詩經幷廣韻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

答汪苕文書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爲之而未就矣況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

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沈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答俞右吉書

所論春秋諸家及胡文定作傳之旨極爲正當在漢之時三家之學各自爲師而范甯注穀梁獨不株守一家之說至唐啖趙出而會通三傳獨究遺經至宋孫劉出而掊擊古人幾無餘蘊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去游夏之傳益以遠矣今陸氏之纂例劉氏之權衡意林竝有其意惟尊王發微未見而後儒之辨春秋其散見於志書文集者亦多鈔錄未得會稡成帙若鄙著日知錄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當從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二國來媵則愚自爲之說蓋見碩人詩云東宮之妹正義以爲明所生之貴而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也因乏寫手一時未得奉寄惟就來書所問二事敬錄以上未知合否祈爲正之

與戴楓仲書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

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剡幾偏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漁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爲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爲守敵難偏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答李紫瀾書

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四方之人或以爲迂或以爲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爲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臥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爲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簉歟城郭溝池以爲固甲兵以爲防米粟芻茭以爲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顏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託跡者無不爲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爲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

答曾庭聞書

南徐一別三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爲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况硜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勤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即有敬叔之車而季孟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啓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錄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復陳藹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竝讀弁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隤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改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己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亭林文集卷之三

亭林文集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竝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其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諤昌改陸爲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逵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爲羅正與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几正與止爲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爲盜夸楊慎改爲盜竽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爲刳正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爲御(據吳才老韻補引此作騶)而不知古人讀騶爲郰正與輿爲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爲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爲昂正與將爲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爲合不知古人讀舍爲恕正與度爲韻也柏梁臺詩上林令曰去狗逐兔張罝罘今本改爲罘罝又改爲罘恩而不知古人讀罘爲扶之反正與時爲韻也楊雄後將軍趙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武爲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鶩今本改鶩爲騖而不知

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鶩爲韻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深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冶爲渚不知宋書百官志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而古人讀冶爲墅正與敘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醍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絶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絶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戶正與古爲韻也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佗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几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夸爲刳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邾之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昻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則古人

讀罘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竝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節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冶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冶爲墅之證也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戶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鋟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迴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以爲不必是蠶矣張說瀧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址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漾部元有防字而崚岨塍埒長城谿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崚岨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爲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惜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同不知廣韻

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巳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數之不能終也其詳並見唐韻正本字下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西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鋟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鋟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容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此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答子德書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闊之間尤爲知己之愛也

答子德書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

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為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與潘次耕書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卽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詩祈父靡所底止小旻伊于胡底誤作底注云十一薺而不知其為五旨也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乃音丁禮反耳今說文本厎字有下一畫誤也字當從氏詩周道如砥孟子引之作厎以砥厎音同而古亦可通也今本誤為底字童而習之弇詩之砥字亦讀為邸矣商頌烈祖詩上云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石經上作享下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享饗二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王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旣右饗之作饗魯頌享以騂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今詩經本周商二頌上下皆作享非矣舉此二端則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馬文淵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名斯道也將亡矣前介眉札來索此原一亦索此書弇欲鈔日知錄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再待一年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趙孟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為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答次耕書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旣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為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吳奇節蒙恩旌表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沒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札中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何日忘之

先生之得為聖人之徒畢竟以此等書所謂行己有恥是也（恭）

與次耕書

於天空海闊之中一旦為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多博聞明遠為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

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與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邪說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爲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删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與李中孚書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即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墳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與李中孚書

先生已知盩厔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脫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荀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答王山史書

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

汜聖人列之召南而紀叔姬筆於春秋矣或謂古人媵者皆姪娣與今人不同誠然然記曰父母有婢子甚愛之雖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夫愛且然而况五十餘年之節行乎使鄉黨之人謂諸母之爲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於後人而爲之受弔者其德也易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諸母當之矣君子以廣大之心而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將葬當以一牲告於尊公先生而請啓土及墓自西上不敢當中道既窆再告而後反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亡也葬之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冢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也今諸母之喪爲位受弔加於常儀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進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爲非宜追惟生時實命不同莫敢當夕之情與夫今日葬之以禮没身敬之不衰之義固不待宋仲幾魯宗人釁夏之對也謹復

與王山史書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幷通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柏内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即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可也

與王仲復書

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君與小君相繼殤無異以兄子爲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亡又三十餘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爲之發喪受弔而疑所服僕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未之許也竊惟禮經之言免者不一而詳其制有二焉其重也自斬至緦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爲之袒免夫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也鄭氏曰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矣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内則免而衰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者非肉袒也無衰故謂之袒也傳言晉惠公獲於秦穆姬使以免服衰絰逆是免而衰者矣史言漢高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衰而袒者矣今張氏之卒無異將爲之表其節而報其恩其可以無服乎哉童汪踦幼而勿殤縣賁父卑而有誄國固有之家亦宜然請爲之免而布素既葬而除敢以質之君子若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則吾豈敢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先見喪服經傳先生蓋未之考耳

復張又南書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乃今不刱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愫慰二載之渴悰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皐比

坐季長之絳帳倘逖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

與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途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嶓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士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與李霖瞻書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桑榆末景或可回三舍之戈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懷矣

與王虹友書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即此可爲優游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隤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慓然如何

與周籀書書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詩以去國孤蹤相逢話舊遇聲子於鄭郊久諳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附風流雲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爲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亡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老夫耄矣何足咨詢而況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

與人書一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者焉不如□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與人書二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埽除見聞并心學易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

無是也

與人書三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與人書四

詩三百篇卽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岐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顔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圜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僭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與人書五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與人書六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頽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穫之歎乎昔在澤州得拙詩深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

與人書七

每接談論不無感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與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與人書九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與人書十一

頃過里第見家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減矣况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志不能帥氣而衰頹隨之敢以一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絶無閹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

與人書十二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媿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傳之人間然老矣終當刪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與人書十三

讀來論爲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氐酋僞主而其疏屬尚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茲而奮發也

與人書十四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冶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與人書十五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與人書十六

初爲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者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內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爲知音者耳

與人書十七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

造極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絶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槩爲謝絶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乂已譏之

與人書十九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茍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艴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與人書二十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爲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

與人書二十一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爲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絶之語以爲本初罪狀後之爲處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

與人書二十二

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可謂合禮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顥頤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祠之前而遷二程朱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爲一院之主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竝世而生必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井叔之舊而别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與人書二十三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人書二十四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壼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臺表於天子何爲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强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

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絶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餘緒耳

亭林文集卷之四

亭林文集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書觀大中祥符年間建後廢爲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歷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崇禎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復構一殿於後奉之乃更名曰聖慈天慶宮而按察使左佩玹爲之碑宮成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即此月也竊惟經傳之言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嶽瀆神祇竝革前代之封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崇豈非所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自國破以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慢焉而此二殿獨以託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敢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聖人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與宋之託天書以夸契丹者相去遠矣以其事爲國史之所不及載故序而論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悲憤之詞非正論也）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彊宗無彊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內邱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攷者尚百數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爲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於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爲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降爲皁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廕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爲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

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爲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師出討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籍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齊四王冢記

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余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於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於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於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於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於威宣二王之舊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攷地理之志有周厲王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於彘卒且葬焉宣王卽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剌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稱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禮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論也乃齊之二王旣以爲故事矣宋元公告其羣臣請無及先君而仲幾不可又況於處變之日乎然則後之人君不幸而遇國家之變其如齊之襄王其如周之宣王請擇於斯二君者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攷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基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埵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大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其西叠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崕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在

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然余攷之五臺在漢爲慮虒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卽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攷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費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遊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容)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容)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三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禜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姑以其事名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橫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并忘其姓錄其名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磔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

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見今日亡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弦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奢寅之攻成都也一銃手在賊梯上得間向城中言曰我良民也賊以鐵索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銃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言書之

復菴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黄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峰之左名曰復菴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詞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將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黄冠矣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税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搆是菴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菴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烟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貞烈堂記

古之人所以傳於其後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實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爲榮以其實以其人者君子之所修而不敢怠也晉生文煜關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貞烈而請爲之記其言曰余之祖妣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墀女也歸於晉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亡余考方四歲守節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終崇禎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聞請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堂以貞烈名也余又讀朝邑李君楷所爲傳則二姑者一適西安右衛昭信校尉王宏祖一適臨潼王府奉國中尉誼漋並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於井長姑之子寅年十三從焉蓋三世而其節不隕可無媿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爾而當時稱之史冊載之其後郭后雖出而東海恭王猶得保其餘慶以垂於後嗣乃晉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柏舟之節其女與外孫守死不辱有卓絶之殊軌焉屬當岸谷之變門戶衰微無能光大其業使聲聞烜赫傳之彤管而

僅以一堂之名託之文字以示子孫不忘此又其遇之懸於天寔命不同而可爲悲悼者也然君子之爲教於家有百世之規而不以一時之所遇爲興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貞自今以往晉氏之爲女者必貞以宜其家爲子者必孝於親必忠於君以顯於其國則受介福於王母以大其門者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墜必有繼中壘而修列女之傳者焉余濡筆俟之矣

楊氏祠堂記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衆寡之數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則有以待之所以撫盛而合衆者中人以上之所能若夫爲盛於衰治衆於寡孑然一身之日而有萬人百世之規非大心之君子莫克爲之矣古之君子慮先人之德久而弗昭於是爲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於始祖古之君子慮宗人之渙而無統於是歲合子姓於祠而教之孝奠爵獻俎畢而餕食以教之禮其子孫之衆或至於數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興而祭法之所由傳也常熟楊子常先生通經之士於先朝之末由訓導除都昌知縣未任以疾歸而遭國變至於今先生年七十有二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餘以卒晚得一子又殤而其兄子亦中歲夭折今其族孫之在者不過二十餘人其先世自關中來祖父竝爲農風尚朴質高祖以上不能舉其諱字自遷常熟以來復無顯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無親子孫夫人之情於身且若此遑恤其後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雖農在里中頗能言民疾苦以達於縣吏而除其繇當不至於無嗣以五服之間得一二十人以合其歡而教之以孝以禮豈必其中無能學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雖老且獨而幸有薄田之入爲先祖父所遺可以舉先人未行之事而傳之其後人於是卽祖墓之旁建屋三楹爲祠堂以奉其先人竝諸父兄子姓之亡者其下爲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之祭定其儀秩其品節而文約而不陋曰及吾身存與諸孫行禮其中使諸孫之繼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毋墜已又於其墓之旁植木開河通水凡世俗所爲安死利生之法無不備此非所謂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衆之事者乎易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傳曰人定能勝天吾以卜楊氏之昌於其後必也承先生之命而爲之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愼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疏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鄕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自三代以下人

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攷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絶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閏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澌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祏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出則責償其所遣之財昏媾異類而脅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一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不絶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宏撰鄰華先生之季子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汙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予居蘇之崑山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爲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郃陽甯生泫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九左邱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闕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予恐後之人不知而欲循時代以正東西之次又悲夫亡友之遺墨猶存而不獲共論此也乃書其末以俟後人歸生名莊更名祚明工草隸爲東吳高士

書廣韻後

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路史曰周有井伯廣韻曰子牙後今井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鄡城後今鄡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鄡下云鄉名在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困學記聞曰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姓苑有况姓盧江人今屯下况下但又姓二字禮部韻略引廣韻佊字注云論語子西佊哉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今並無此文又注鼷字云漢光武得此鼠竇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羼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蓋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炤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刪去者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獻通考曰有陸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今止愐序又言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今亦無之則亦後人刪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惜哉

讀宋史陳遘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伯亨（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雠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崇禎十四年二月辛亥賊陷汝州知州錢君死之君諱祚徵字君遠其先吳越王裔居池之青陽國初遷於萊爲掖縣人君七歲出嗣其從叔父一夔爲之子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黨有煩言君言於大母施予諸姻屬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啓元年舉人大母終哀毀如父喪署恩縣教諭三年除汝州知州汝爲流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爲巢百姓苦之君至則簡鄉勇銜兵得千餘人佯爲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爲備急擊大破之君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賊屢失利其頭目魯加勤等遂詣州降南召登封諸賊聞之亦來降君餽其驍健送軍門效用餘給牛種遣之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賊陷河南府遂犯汝州君斬麾下之言款賊者以狥率兵嬰城固守賊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數日二月庚戌大風霾賊以火箭射城上城上發礮應之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君被執大罵不屈被擊仆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徵從子青僕十餘人皆死無一還者巡撫臣高名衡以聞奉旨下部議卹未覆子大受縣學生痛父節未表於先朝懼後世之沒而無傳也乃質言其事以告於余而爲之狀

吳同初行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强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絰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

最厚死後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毋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書吳潘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歷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幷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幷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慎無以甥貴稍貶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千卷未脫稿又假予所蓄書千餘卷

盡士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歙王君墓誌銘

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後三年國變王君之子璣流寓於吳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與其世德之概與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狀請銘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復來請銘不孝不獲辭而銘之君諱時沐字惟新其先歙之澤富人在唐曰祕閣校正希羽十七傳至名關者避元亂徙而東爲龍溪始祖又八傳至於君君大父諱福鳳始業行鹽父諱正寵承其業以至於君君以其故不克讀書然君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有遠見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與父妾盡禮而友愛弟時洸終其身則其孝友也祖墓之木爲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爲捐金贖之澤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龍溪其急大義也叔正完客杭而病曰於我葬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郷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請院司據西龍爲鹽窩君止之無何竝抵罪西龍商獨免其有遠見也好從士君子而恥謁貴人邑有司欲賓之不就其能自樹也凡此皆余之所信於王生者也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四長璣杭州府錢塘縣學生員次文秩次文秋次文秖孫六曾孫二以卒之年十二月甲子葬於其里象山之麓蓋王氏中世爲商而通經義思用之天下者自璣始自君之歿而家益落璣遂走京師歷蘇抵寧遠觀列邊之大勢每以大計干當事者不用轉客東萊而聞京師之變哭先皇帝於萊山之陽馳至南都而公卿又無下士者遂僦居於吳著信書一編以示余而爲之太息焉此固宋之遺臣所隱晦而不敢筆之書者也而王生之不撓於時若此其抱濟物之才而發憤於大義又若此非世德之遺而能然乎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子子爲信人爲節士嗚呼君兮永宅此

山陽王君墓誌銘

往余在吳中常鬱鬱無所交出門至於淮上臨河不度徬徨者久之因與其地之賢人長者相結而王君起田最與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過也王君與余同年月生而長余二十餘日其行事雖不同而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惡無不同者雖不學古而闇合於義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其天性然也生八歲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財也有讓少爲帖括之學及中年遂閉戶不試家頗饒裕每受人之負折券不較以是其產稍落而四方賓客至者未嘗不與之周旋當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於杭係累其妻子以北少弟耒年十八孑身走燕都介余一蒼頭以見王君王君曰我固聞之寧人嘗與我言潘君力田賢士也不幸以非命終而寧人之友之弟則猶之吾弟也迎而舍之比其歸也則曰家破矣可奈何吾有女

年且笄將壻子間二年未遂就昏王君未與非素識也特以寧人之友故而余在遠弗及爲之從臾也每爲余言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爲君辦之逡廵未果而別君之日持觴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視余上馬爲之出涕若將不復見者乃明年遂有山東之戹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爲里中兒所齮齕意不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朋友爲天倫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窮戹蹇連無能申大義於詐愚凌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約而不獲與之分宅卜鄰同晨共夕其終也又不獲視其含斂而撫其遺孤吁可悲矣君諱略字起田淮安山陽人家淸江浦之南卒時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寬將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先塋而子壻未以狀及寬書來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少而孝長而恭好禮而敦樂善而從爲義勇而與人忠胡天不弔而降此鞠凶士絕絃人罷舂以斯銘告無窮

富平李君墓誌銘

關中故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爲權利者大抵崇孝義尚節槪有古君子之風而士人獨循循守先儒之說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爲經生領袖其後稍衰而一二賢者猶能自持於新說橫流之日以余所聞李君蓋可謂篤信好學而不更其守者耶李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時遷美原洪武初縣廢爲富平人數傳至君之曾祖諱朝觀者爲邊商以任俠著關中與里豪爭渠田爲齮齕以死而君之祖諱希奎走闕下上書愬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動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諱效忠中武舉稍復振君始以文補邑諸生君少而剛方績學不怠當萬歷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列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吾儒爲一自謂千載絕學君乃獨好傳注以程朱爲宗旣得事恭定馮先生學益大進君事親孝其於諸父昆弟恭而有讓待人以嚴而引之於道治家冠婚喪祭一如禮法以是年雖少鄉人重之如王彥方黃叔度焉崇禎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關中大亂君之考武舉君以哭子繼君以沒而寇至里中妣楊氏與族人登樓竝焚死李氏之門合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嗚呼憯矣而孤子因篤方三歲迪篤二歲從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後因篤旣長乃折節讀書已爲諸生旋棄之爲詩文有聞於時而尤潛心於傳注之書以力追先賢蓋近年以來關中士子爲大全蒙引之學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沒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篤始葬君於韓家村東南之新阡因篤旣與崑山顧炎武爲友且數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將屬之子炎武不敢辭乃爲之撰次其詳則因篤之狀存焉君諱映林字暉天其沒也鄉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孫男三人漢渭泗銘曰

李氏之先以節俠聞及至於君乃續斯文刊落百

氏以入聖門好義力行鄉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焚有封若堂于韓之原惟德繩繩在其後昆

謁欑宮文一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餘息行年五十慨駒隙之難留涉路三千望龍髯而愈遠茲當忌日祇拜山陵履雨露之方濡實深哀痛瞻松楸之勿翦猶藉神靈敢陳于沼之毛庶格在天之馭臣某謹言

謁欑宮文二

自違陵下卽度太行遠歷關河再更寒暑茲以孟秋之望重修拜奠之儀身先旅雁過絕塞而南飛跡似流萍隨百川而東下感山河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庶表忱思伏祈昭鑒

謁欑宮文三

臣炎武臣因篤江左豎儒關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劍之猶存旅拜橋山痛遺弓之不見時當春暮敬擷村蔬聊攄草莽之心式薦園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及此彌年乘千載之風雲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鑒丹誠

謁欑宮文四

自違陵下今又八年濩落關河差池烽火想遺弓而在望懷短策以靡前每居春秋獨泣蒼梧之野多更甲子仍憐絳縣之人朔氣初收光風漸轉敬羞蕰藻重展松楸雖鼎俎之久虛幸罘罳之未壞黃圖如故乍驚失鹿之辰白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仰憑明命得遂深祈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蓋聞宣氣爲山衆阜必宗乎喬嶽明徵在聖羣言實總於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風乖四始兩漢而下雖多保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啓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然而代運當屯著占得遯官方峻直難久立於朝端祠祿優遊每自安於林下瞻此雲臺之側實爲寄祿之邦子靜書中羨希夷之舊隱啓蒙序末題真逸之新名雖風聲遠隔於殊方而道德實同乎一統家傳戶誦久已無閒寰區春祀秋嘗獨此未瞻廟貌於是邑之薦紳耆舊以及學士青衿無不博考遺編深嗟闕典睇琳宮之絢爛悲木鐸之幽沈爰有廷掾張君山史王君蒐採於前子德李君適之宋君宣揚於後而會炎武跋涉關河留連原隰發遐情於五嶽尋墜緒於千年卽雲臺舊院之西度香火專祠之地重邀茂宰（華陰令遲維城）贊此良圖萃人力以作新捐緡錢而倡導卜神涓吉庀材效工右帶流泉來惠風之習習前憑嶽麓狀盛德之巍巍將使俎豆增崇章逢無絕敬泚衰蕪之筆式陳邪許之辭

亭林文集卷之五

亭林文集卷之六 補遺

軍制論 乙酉歲作

法不變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變之勢而猶諱
其變之實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於大弊今日
之軍制可謂高皇帝之軍制乎其名然其實變矣
而上下相與守之至于極而因循不改是豈創制
之意哉高皇帝云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自
今言之費乎不費乎百萬之兵安在乎而猶以爲
祖制則然此所謂相蒙之說也嘗考古春秋周禮
寓兵於農之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爲判兵與農
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
者則自國朝始夫一民也而分之以爲農又分之
以爲兵是一農而一兵也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
爲軍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而二兵也愈弗堪一
兵也而分之以爲衞兵又分之以爲民兵又分之
以爲募兵是一農而三兵也又益弗堪不亟變勢
不至盡敺民爲兵不止盡敺民爲兵而國事將不
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師設都督府五衞七十二畿
甸設衞五十各省設都指揮使司一十一留守司
二衞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
一邊徼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衞
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爲衞千一百二十人爲
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給軍田立屯堡且
耕且守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
半給官俸及城操之軍有儆朝發夕至若是天下
何病乎有兵而又烏乎復立兵久安弛備政圮伍
虛正統末始令郡縣選民壯宏治中制里僉二名
若四五名有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
兵銀人歲食至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謂之機快
民壯而兵一增制一變又久備益弛盜發雍豫蔓
延數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爲長征之
軍而兵再增制再變屯衞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
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而屯衞爲無用之人民
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非吾任也故有新募
而民壯爲無用之人臣嘗合天下衞所計之兵不
下二百萬國家有兵二百萬可以無敵而曾不得
一人之用二百萬人之田不可謂不贍而曾不得
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亡矣然則將盡
衞所之軍而兵之官而將之乎曰不能抑將盡衞
所之軍而廢之田而奪之乎曰不能請于不變之
中而寓變之之制因已變之勢而復創造之規舉
尺籍而問之無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
兵補之大集伍而閱之皆勝兵乎不勝者免收其
田以新兵補之五年一閱汰其羸登其銳而不必
世其人若然則不費公帑一文而每衞可得若干
人之用推之天下二百萬之兵可盡復也矧今日
駐蹕南中輓漕之卒歲省數倍以爲兵則强以爲
農則富而不及時之宜一爲變通俾此百十萬人
襲兵之名糜兵之食而不能張拳注矢爲國家毫
毛之用是國家長棄此百十萬人並此百十萬人
之田而終世不復也則物力烏得不詘軍政烏得
不窳又何以兆謀敵愾成克復之勳哉

形勢論

昔之都于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邱北以皖城濡須爲境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兗及徐之半入于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淝淮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鎭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碻磝喪師佛貍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北竝爲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於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竝濟卒并於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邱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鎭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荆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守則亡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於徐泗守江者不於江於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或曰高皇帝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屢屢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且楚之霸也在邲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符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闚我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田功論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

家富也棄頴粟而郃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國富也事有策之甚迂爲之甚難而卒可以幷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爲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爲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墾田大兵之後田多荒萊諸路閑田當廣行招誘令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强請無事屯田之虛名而先計墾田之實利募土豪之忠義者官爲給助隨便開墾略計所耕可數千頃明年此時便收地利可食賤粟况耕田之甿又皆可用之兵萬一有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于倉卒遣戍亦萬不侔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虜而又以防他盜之出入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愚以爲此正今日之急務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之中土瀰漫蒿萊誠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甿不可使吾國有曠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屢豐之日視粟爲輕今干戈相承連年大饑人多艱食必勸於耕二易古之邊屯多於沙磧今則大河以南厥土塗泥水田揚州陸田頴壽修羊杜之遺跡復上元之舊屯三易久荒之後地力未洩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難大農告絀出數十萬金錢求利於三四年之後一難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獨勞斵以數年之力專任一人二難天有旱澇歲有豐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種稻霜早不成幾於阻格三難愚請捐數十萬金錢予勸農之官毋問其出入而三年之後以邊粟之盈虛貴賤爲殿最此一人者欲邊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還定安集邊粟而盈則物力豐兵丁足城圉堅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積此矣

錢法論

莫善於國朝之錢法莫不善於國朝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錢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逮於靈獻爲四出爲小錢漢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唐錢凡四變宋倣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鑄當十嘉定鑄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宋錢亦三四變每錢之變貨物騰躍輕重無常而民苦之國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歷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有十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市價有恆錢文不亂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至於今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者不獨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之入以錢管子鹽筴萬陣之國爲錢三千萬是鹽鐵之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之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

四錢是權酤之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贖死是罰鍰之入以錢晉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劵每直一萬稅四百是稅契之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賚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爲道也今之錢則下而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日壅未必不由此也請略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錢代之使天下非制錢不敢入於官而錢重錢重而上之權重賈山有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故計本程息之利小權歸於上之利大今市肆之錢惡而制錢亦與俱惡以故市肆之錢賤而制錢亦與俱賤是上無權以下爲權也上亦何利之有此無他上不收錢錢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於今之行錢是賈生所謂退七福而行博禍者也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苟爲父報讐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于凡人可也于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傳不載而予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鄭人爲君討賊不過斲子家之棺而已齊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衞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員之父讐而亦員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與篡弑一人之讐孰與晉天報怨之師孰與討賊唐莊宗尙不加於朱温而子胥以加之平王吾又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于書之近古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撻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絶書云子胥操捶笞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闔閭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而季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之墓也蓋止於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爲鞭尸使後代之人蔑棄人倫讐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恭王母丁姬之冢慕容儁投石虎尸於漳水姚萇倮撻符堅薦之以棘王頒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楊璉真珈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意於所仇或肆威於亡國未必非斯言啓之也然則鞭墓可乎亦曰員之所以爲員而已矣

顧與治詩序

與治之先自吳郡洪武中以貲徙都下遂爲金陵人從曾祖華玉先生官至南京刑部尙書以文章聞于代至與治亦號能詩當崇禎之世天下多故陪京獨完得以餘日賦詩飲酒極意江山流連卉木騁筆墨之長寫風騷之致晚值喪亂獨身無子迫於賦役困躓以終今讀其詩鬱紆悽惻有郊島之遺音焉余兄事與治曩北行時謂與治曰兄平生作詩多散軼今老矣可無傳乎與治曰有一編在故人沈子遷所其他稿雜舊笥中病未理也余

行三歲乃歸次楊州而與治卒宣城施尚白欲集其詩刻之未果明年冬余過六合子遷出其一編並所搜輯者共二百六十首余爲刪其大半授子遷刻之嗚呼士之生而失計不能取舍至有負郭數頃不免飢寒以死而猶幸有故人錄其遺詩以垂名異日君子之所以貴乎取友也如是與治名夢游前貢士其書法尤爲時所重云

方月斯詩草序

與方子定交自單閼之歲今且六年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雲間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間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時時相過慰藉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草示余讀之如聽河上之歌令人感慨欷歔而不能止也方子生於楚長於吳以絕羣之姿遭離困厄發而爲言磊塊歷落自其所宜余獨喜方子之詩在楚無楚人剽悍之氣在吳無吳人浮靡之風不獨詩也其人亦然夫方子以妙年軼才當天下有事之日明習掌故往往爲設方略可見之行豈獨區區稱能言之士哉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若方子者吾望其能從政繼先公爲名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肇域志序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下學指南序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于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于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于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姤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得不有望於後之人也夫

吳才老韻補正序

余爲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實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於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爲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譾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于才老之書而重爲之三歎也夫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清屯疏後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于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效矣患于輕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禎朝流賊爲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于是兵且日增而餉絀公以爲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額設之田乃爲權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沒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也于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爲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于西安三衞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爲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陛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爲矣使當日用他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爲國家保有關中以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闕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判于此予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寧請爲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于此以見公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于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徙用徙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先帝末年之事可勝嘆哉

廣師

苕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

旭讀書爲已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于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與盧某書

夙仰鴻名未獲奉教夏深傾仰茲有白者閶門外義學一所中奉先師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黃門公配食黃門吳人而此地爲其讀書處是以歷代相承未之有改嘗爲利濟寺僧所奪寒宗子姓訟而復之史郡伯祁撫臺記文昭然可據非若鄉賢祠之列置前獻可以遞增也近日瞻拜聞忽添一盧尚書牌位不勝疑訝問之典守則云有令姪欲爲奉祀生員而借託於此者夫尚書爲君家始祖名德著聞與我祖黃門豈有優劣然考尚書當日固嘗從祀學宮而嘉靖九年奉旨移祀其鄉矣尚書之鄉爲涿郡涿郡則今之涿州也尚書之官爲九江廬江二郡太守則今之廬州壽州也漢史本傳尚書當日足跡從未至吳既非吳人又非吳官爲子孫者欲立家祠自當別搆一室特奉一主而偪處異姓之卑宮援附無名之血食於義何居夫吳中顧陸河北崔盧竝是名門各從本望天下之忠臣賢士多矣國家之制止于名宦鄉賢是以蘇州府志載本郡氏族一卷有顧無盧載本郡祠廟一卷有顧野王而無盧某府志出自君家教諭所修乃猶不敢私爲出入豈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國乘不書碑文不紀憲冊不載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況几筵不設爐供不具而以尺許之木主側置先師之坐隅於情爲不安於理爲不順寒宗子姓嘖有繁言不佞謂范陽大族豈無知禮達孝之士用敢直陳於左右伏祈主持改正使兩先賢各致其尊崇而後裔得免於爭訟所全實多矣臨楮翹切

答友人論學書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于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楊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於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善之難

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於道者誰乎相去千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懷以報嘉訊幸更有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於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給在我無怍於彼爲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餔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硜硜踽踽之人矣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診脉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於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即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杜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鄭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宏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頹江河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厀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

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于是强者鹿鋌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而張旂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瀣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與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與楊雪臣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于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食舊頗復難之即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場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徧讀五經略通史鑑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為聲利所迷而不悟耳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為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瀋之語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行知己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搖風雨今兹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未見君子猶吾大夫道之難行已可知矣爾乃徘徊渭川留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然而霧市雲巖人烟斷絕春畦秋圃虎跡縱横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鄰翁而乞火視古人之棲山飲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夢夢未知此生尚得相見否輒因便羽附布區區

與戴耘野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蔚音儀雖闊志嚮靡移其如一雁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間又不禁其感涕矣遥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異邦長為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粗有闚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可付既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脱稿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與潘次耕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難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

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于雁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荊棘而立室廬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蓄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蟣蠓亦豈得容身于其間乎文淵子春並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我以此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宇內猶有一故人也

答毛錦銜

異姓爲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鄫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据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與毛錦銜

比在關中略倣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哉吾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衞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僩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讐者則亦任之而已憶昔萬歷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錄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觀之知此迂拙之叟猶在人間耳一詩幷附

亭林文集卷之六

亭林先生餘集序

予年十六時應童子試至崑山仲兄自家省余一日偕出游於市見抄本亭林集一帙兄得而售之以授予予閲其文中多點竄意先生所手定以既刻本校之其所佚者十餘篇蓋編集時爲門人所削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見於此其不可以無傳也爰錄而序之曰文之至者必根於天性古之人忠孝之實鬱於中磅礴於外明而爲日月怒而爲雷霆流而爲江湖其氣充乎天地故天地閒氣之所之莫非其文之所著也其有不容已於言者於以自宣其忠孝之實而其文亦遂與天地之氣上下同流亙古而不息稽古唐虞三代禹臯陶益稷之謨伊周之訓誥大小雅正變之詩尚矣下至屈原賈生劉子政諸葛孔明陸敬輿劉去華陳同甫文宋瑞鄭所南諸公其生平未嘗求工於文不過道其意所欲言而止而後之人讀其文往往感憤流涕不能自已若生當其時而身其憂患者蓋忠孝之實無閒於人人唯此諸公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林顧先生閎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而生逢革命無所發抒孤忠磊磊至老不渝其所爲文至於家國存亡之際慷慨傷懷天性激發以視屈原賈生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
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之道昭然爲萬古立臣子之大防也哉昔所南心史沈古井中垂三百年而復出於世今先生沒且百年而斯文乃屬於予是殆有不偶然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吾儕亦勉而求盡乎忠孝之實以副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則先生之言雖不效於時其有功於後世爲何如也乾隆三十八年冬十月長洲後學彭紹升序

亭林餘集目錄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廟號議
廟諱御名議
書太虛山人象象譚後
三朝紀事闕文序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誌銘
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君墓誌銘
常熟陳君墓誌銘
從叔父穆庵君行狀
先妣王碩人行狀
與潘次耕札五首
與任鈞衡
與陸桴亭

亭林餘集目錄

廟號議

臣聞之禮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昔在商時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稱宗者三太宗中宗高宗而已漢室之興文曰太宗武曰世宗宣曰中宗惠景昭三帝皆不稱宗是知帝以繫君人之統宗以表前人之德是以帝祧而宗不祧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本朝循唐宋之制二祖以下列聖無不稱宗若建文君及景皇帝皆履帝位而不終故憲宗之追謚郕戾王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夫稱帝以致其仁不稱宗以致其義萬世之下無可復議者矣惟建文君未追謚二百年以來臣子之情有遺恫焉而南渡之初乃追上建文君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夫代宗二字惟唐有之唐諱世改世曰代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既有世宗而復號代宗可乎惠宗二字元人之所以號其末帝者也加之建文君似亦未協臣請勑廷臣會議景皇帝宜從成化之謚建文君可別上尊謚而皆不必稱宗若以除去尊號爲嫌則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漢王莽上元帝廟號曰高宗成帝廟號統宗平帝廟號元宗建武中皆去之後漢和帝廟號穆宗安帝廟號恭宗順帝廟號敬宗桓帝廟號威宗初平元年有司奏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宏追謚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有司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當時之人未有非之者也又按唐書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元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待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謚也史家之言亦以真卿爲是今若裁二帝之稱宗以致嚴於二祖列宗此則酌文質之中而體親親之殺者也亦何嫌乎臣又按大明會典（自注引會典有闕蓋自正統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上尊謚曰誠孝恭肅明德宏仁順天啓聖太皇太后後遂因之此楊士奇胡濙諸臣不學之故也）及世宗實錄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追上母妃紀氏尊謚曰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宏治十七年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嘉靖二年追上壽安皇太后邵氏尊謚曰孝惠康肅温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七年復追稱太皇太后十五年上諭夏言以皇太后太皇太后乃生時尊稱似當更定東閣集議上言孝肅太皇太后請止稱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孝穆皇太后止稱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孝

惠太皇太后止稱孝惠康肅温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嫡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親之道兼盡上從之此則皇太后太皇太后之稱第致尊於生事之時而不加之升祔之後可以垂法於後世矣南渡之初尊皇妣鄭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某氏曰孝甯温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當日禮臣亦未稽之於會典也臣考唐書后妃傳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崩初稱謚曰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絪議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者所以別尊稱也若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當除去太字開元六年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謚號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諸史冊垂之不刋者也宋史禮院亦言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而通鑑梁豫章王棟即位追尊其祖母金華敬妃爲敬太皇太后胡三省註亦以爲非又考宋臣呂祖謙讀詩記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也太任繫其子而言也稽之故事合之經義太之一字實不可通所當循嘉靖十五年之例一體改正者也臣又恭讀烈皇帝尊號有揆文奮武四字按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孔安國傳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又曰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蔡沈傳曰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義甚明用之尊謚實所未安臣聞當日南京新立邦禮繁多禮部尚書顧錫疇素不考古一切謚號悉聽其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逞其胸臆目無旁人以至謚冊一頒天下用爲譏笑今當聖明御極之日可不亟爲更定乎記曰非天子不議禮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定一代尊親之制以告宗廟以垂子孫事如有待臣不勝惓惓謹議

廟諱御名議

臣聞諱名之禮始自周人然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不於其生也又曰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諱者所以爲恭不諱者所以爲信此聖人之法傳之萬世而不易者也自漢以下人君之諱乃至不勝其繁而本朝之制則有不然者伏讀大明會典凡進表箋及一應文字遇有御名廟諱合依古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寫字之際不必缺其點畫惟二字相連必須迴避又大明律一款凡上書奏事誤犯御名及廟諱者杖八十餘文書誤犯者笞四十若爲名字觸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廟諱聲音相似字樣各別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此本朝之制所以遠軼漢唐而上同周禮者也古之諱也以敬今之諱也以文以敬則少而不爲簡以文則諱日多而敬日衰故太祖高皇帝之制諱稍闊略於其文乃所以責臣子之敬也崇禎以後誠薄而文繁於是有偏諱二名假借別字臣竊以

祖制求之其可議者有五夫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天下之通義也春秋書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同莊公名也不諱者君前父前之義也書顧命逆元子釗於南門之內釗康王名也不諱者君前父前之義也國史爲一代之書不載帝諱何以傳信後世臣請依歷朝實錄之例於列聖建立之初大書曰立皇子某爲皇太子曰立皇子某爲某王並直書御名不必減去點畫以合君前父前之義此後除郊廟祝文外並不再見御名以盡臣子諱君之禮此所當議者一也御名下一字惟皇帝用之上一字則皇帝與諸王宗室之所同也歷朝實錄並不諱上一字如漢王高煦之類並從直書亦不減去點畫今則以常爲嘗由爲繇將欲廣諱名之義而不知擅改賜名變亂玉牒反爲臣子之大罪再考廟諱上一字如以太祖之諱而避之則列聖之稱元年其可改乎如以仁宗之諱而避之則廟號之稱高皇帝其可改乎又如孝潔肅皇后謚號有翊聖字神宗之世何以不改乎又考歷科試錄命題如憲宗朝成化七年山東鄉試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一節十六年山西鄉試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一節武宗世宗朝則正德二年河南鄉試博厚所以載物也二句嘉靖七年福建鄉試十七年會試並博厚所以載物也一節十六年順天鄉試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一節二十二年應天鄉試今夫天二段中有廣厚字二十八年浙江鄉試博厚配地一節三十一年四川鄉試博厚所以載物也二節四十年順天鄉試久則徵四句中有二博厚字熹宗朝則天啓元年四川鄉試民可使由之皆不避御名上一字又如憲宗成化十三年應天鄉試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武宗正德十一年福建山西鄉試並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皆不避御名下一字請依祖制詩書史傳之文凡二字不相連者並許直書自所作文避下字不避上字此所當議者二也天下衛府州縣之名同於廟諱者甚多臣考英宗朝不改鎮海鎮江鎮沅鎮遠衛府等名憲宗朝不改深州深澤等名武宗朝不改日照縣至萬歷三年始改鈞州爲禹州崇禎某年改洛陽洛南洛平等縣俱作雒一則別賜新名一則古字通用並爲合理若聖安皇帝諱本從山而松字自是韓憲王諱乃一切改之又不知古字有枀窠可通松江之本作淞而並改嵩字文疏義舛臣考周厲王名胡不改胡國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荆豈周人之尊其君反不若秦人哉本朝諱制闊略正同周人一洗嬴秦以來之陋一切地名除禹州雒陽雒南雒平外合並仍舊此所當議者三也又人名犯廟諱者方國珍犯仁祖廟諱劉基犯宣宗廟諱鄧鎮犯英宗廟諱胡深寇深犯憲宗廟諱魏校犯熹宗廟諱此類尚多考之實錄並從直書夫以臣子之名上同君父雖一先一後本自無妨而大書屢書恐亦未便記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請依沈約宋書例於本傳首曰名某字某名犯某宗廟諱以字行而傳中並稱其字然臣又

考元史修於洪武二年中有卜天璋傳竟直書不減點畫此則聖祖之時已定不諱二名之義此所當議者四也康叔名封衛之祖也而其官有儀封人太祖設官光祿寺有珍羞署不避仁祖廟諱武宗之世不改照磨崇禎中始以官名之同於廟諱御名者改作較字簡字義既不協音又各殊若欲將此之文一一追改實有未便此所當議者五也臣伏覩皇上中興命儒臣纂修國史之日竊謂宜申祖宗之典頒畫一之規以垂之萬世又恐後之人臣守婦寺之忠而不達敬君之義是以據典詳陳臣又嘗考唐書高宗顯慶五年正月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垂文詩書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缺畫改字而宋史言高宗時進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耶令寘本等史家書之以爲美談況今日聖明卓見超出千古必有一洗漢唐之陋而爲萬世之法者矣謹議

書太虛山人象象譚後

臣炎武年六十七尋閱故篋得三十年前所錄太虛山人象象譚一書其中有曰親王朝覲曰宗人仕格曰王官曰藩祿曰嘉靖重修宗藩條例其言皆本皇祖之心而悲後世之敝其引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者可謂發憤而深痛者矣臣乃稽首流涕而爲之說曰嗚呼自天子而下一等爲親王又一等爲郡王此皆天子之子若孫不相懸也其在於詩曰本支百世故天子本也親王枝也宗室葉也故福先上禍先下蕭衍之篡齊也先殺諸王而後代其主韓建朱全忠之弱唐也先戕十六宅而後弑昭宗禍及親王此及天子之漸也先帝中年德魯二王戕於敵福唐襄鄭崇五王戕於賊汴水決而周宗魚藩封之難無歲不告先帝赫然震怒而無所以禦之之計不三四年京師淪覆天子之禍與親王同一轍豈不哀哉昔太祖高皇帝時二十四王並皆少壯分封之國往往連跨數十城護衛軍至一二萬而又有行邊之命都司衛所並受節制以故有北平之事樂安南昌緣之以起異日大臣無不以削弱王府爲務嗣位諸王又皆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無不廣置田莊放情酒色而所在有司之兵又皆文具及賊騎至城而親王之勢與齊民無異逆賊見藩封之大所向輒陷而國家無如之何也則以爲天子之都亦將如是而已是以直犯京師而不之忌豈非勢之相因者哉詩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嗚呼先帝畏之矣使是書之論得行於數十年之前足以隆藩維而重國勢當不至於今日逮乎福京即位而封唐鄧諸王然且無土無民而當權臣跋扈之際事已不可爲矣臣故闡其義於睿著之末以爲來者鑒

三朝紀事闕文序

臣祖父某蓋古所謂隱君子也年五十一而始抱

臣炎武爲孫臣幼而多病六歲臣母於閨中授之大學七歲就外傅九歲讀周易自臣母授臣大學之年而東方兵起白氣亙天明年三月覆軍殺將及臣讀周易爲天啓之初元而遼陽陷奢崇明安邦彥並反其明年廣甯陷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年十一授以資治通鑑已而三畔平人心亦稍定而臣祖故所與往來老人謂臣祖曰此兒頗慧何不令習帖括乃爲是闊遠者乎於是令習科舉文字已遂得爲諸生讀詩尙書春秋而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爲中興更化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及臣益長從四方之士徵逐爲名臣祖年益老更日以科名望臣又當先帝頒孝經小學釐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爲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而臣有妻又有四方徵逐之事不能日在膝下臣祖亦不復朝夕課督如異時矣臣祖生於饒州官舍隨臣曾祖之官廣西山東南京一切典故悉諳而當日門戶與攻門戶之人兩黨之魁皆與之游臣祖年七十餘矣足不出戶然猶日夜念廟堂不置閱邸報輒手錄成帙而草野之人獨無黨所與游之兩黨者非其中表則其故人而初不以黨故相善然因是兩喜兩怒之言無一不入於耳而具曉其中曲折亦時時爲臣言一二固問則又曰汝習經生言此非所急也臣祖老尙康強而臣少年好游往往從諸文士賦詩飲酒不知古人愛日之義而又果以爲書生無與國家之故失請於趨庭之日而臣祖棄臣以沒已而兩京淪覆一身奔亡比年以來獨居無事始出其篋中臣祖所手錄皆細字草書一紙至二千餘字而自萬歷四十八年七月至崇禎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帙中閼失天啓二年正月至五年六月而其後則臣祖老不能書略取邸報標識其要然吳中報比之京師僅得十五亦無全抄而臣祖所標識者兵火之餘又十失其一二臣伏念國史未成記注不存爲海內臣子所痛心而臣祖二十年抄錄之勤不忍令其漫滅以負先人之志於是旁搜斷爛之文采而補之書其大略其不得者則闕之名曰三朝紀事闕文非敢比於成書以備遺忘而已世之君子尙憐其志而助之見聞以卒先人之緒其文武之道實賴之而臣祖之遺書亦得以不朽矣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誌銘

天啓六年寇公爲蘇州知府炎武年十四以童子試見公被一言之獎於今五十有四年而始得至同官拜公於墓下其年二月某日公之次子泰徵遷公之兆改葬於縣東南之義興原而屬余爲之銘余蘇人也公之遺事在於蘇救一方之困而定倉卒之變爲余所目見者不可以無述往者熹廟之時太監魏忠賢擅政蘇松道參政朱童蒙者以杖殺不辜爲蘇人所譁具文稱病巡撫周公起元

疏劾得旨巡撫削職爲民擢童蒙爲太僕寺少卿俾之修怨於東林而斥逐異己此黨禍所由起也乃公之守蘇也未期月而漕水災米斗至銀二錢四分公乘舟出郊勸民興工築圩以食農民復至閶門河干立轉般客貨之法以食市中游手之民城中機戶數千人以年荒罷織適宣大延綏甘肅遣官齎銀數萬互市緞匹公又設法俵散督之織造以食業機之民途無餓殍而人心帖然則民固已誦公之德矣奉旨徵漕而大水之後粒米無出百姓囂然巡撫既去州縣官並以朝覲赴京公行香至城隍廟萬人羣擁而呼公問之曰爾何爲者皆跪告曰漕米無從得爾公曰奈京倉告匱爾輩亦有曉事者顧策將安出衆曰惟明公爲民請命公曰三百畝以上納米三百畝以下折銀可乎衆稽首曰敢不竭力以從公乃親巡屬縣限以期會而手自計之尙虧額萬餘石乃括任內贖鍰公費及移借帑金招商給帖入楚買米兌軍上船陸續至江而巡漕御史受內指以疏請折漕四分爲前撫罪并欲陷公駁稱米色不一勒停江口公親往爭之曰罪在知府何與軍民且吳中無米自楚買之安得一色愚不知太倉之米果皆一色乎御史辭屈又廉知公清正無可罪乃許其過江而民旣誦公之德且服公之才略矣於是六年春織造太監李實疏論前撫周公及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六人欺君蔑旨結黨惑衆阻撓上供奉旨差錦衣校尉逮捕順昌吳縣人也爲吏部文選司員外素淸介士民皆憤懣不平校尉之來復多橫索三月辛酉撫按等官至校尉所居西察院宣旨有生員王節等數十人具呈率籲百姓各執香隨之至萬餘人撫按二院不能禁校尉稱旨驅之衆曰爾奉魏忠賢之命焉得稱旨直趨上堂擒校尉羣毆之斃一人撫按逃入溷廁公挺身入從容語曰今日周吏部赴京未必便死汝等作此舉動反貽之害不如各散歸家本府與上臺計具疏保救庶或可全至日晡時衆始退公命醫療其傷者以兵守之而驛丞奔告有校尉往浙江者舟至胥門外索供應衆共擊之火其舟公亟出城慰諭校尉匿舵尾下幸不死具衣冠送之出境然蘇人之圍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間千百爲羣屯聚不解而撫按亦以兵自衛公知撫按素與織監善說之令求解於忠賢疏中委曲其事而陰具舟於河數日天雨圍者少怠公親往西察院謂校尉曰可去矣餽之贐并死者之櫬宵行送之出境然後宣旨令周吏部就逮入京而兵守空署如故越一日衆始知已行而懼罪仍屯不解公密詗得首事者顏佩韋等五人以他事攝之下獄乃榜曰罪人已得餘無所問於是一麾而散二院解嚴各歸衙視事而前疏亦下責擒首惡而已於是同二府推官審擬斬二人戍三人獄上有旨五人俱梟示撫按命公監刑五人稽首謝曰吾等激於公義累明公矣遂慷慨就戮先是忠賢得織監密報懼激吳民之變徬徨累日及撫按疏上但謂

從役李國柱踏傷偶死閣臣亦言國體所係不可播聞遂依之票旨得不深究而緹騎自此亦不更出然其所以周旋上下之間化大事爲小事者公一人之力也嚮非公平日之恩素結於民心當此衆怒如水火之時焉知不激之挺而走險以成意外之患耶然宵人皆以公爲前撫周公所厚適旨下勘御史周宗建贓罪公坐以曠官溺職第追奪其俸忠賢怒持之不下而於他疏批曰近日府官扶同以俸作贓明是侮朕公自度不免會丁繼母憂解官歸不數月而忠賢敗使再遲之期年公之得罪亦未可測也按狀公諱慎字永修其先自山西之榆次徙中部再徙同官祖嘉諫肅府審理父遵孟文縣教諭公中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歷刑部浙江司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遷虞衡司郎中遷蘇州知府丁繼母及父憂崇禎元年服闋補廣平知府在任三月遷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備奉勅監軍以前任蘇州工部錢糧未完降僉事分巡冀甯勦賊有功敵入山西陷崞縣公守甯武拒之甚力頗有斬獲遷山西布政使參議分守朔州以崇禎八年乞休時年五十有八而同官先爲賊所殘公歸乃卜居山寨又八年李自成陷長安破執幽於秦府賊有知公清官薄其追餉放歸優游林下讀書自娛者二十七年以四月八日無疾而逝年九十有三配習氏惟孝克勤能相夫子以成厥家封恭人先公十年卒年八十有二子二人瑞徵泰徵孫十二人曾孫十人元孫十二人公及見元孫而沒惟公治劇定變有叔敖子產之風若其七歲喪母而哀毀如成人迎父喪於文縣冒干戈而以柩返捐金以濟三黨之阨賑里人之飢其善行不能盡述而余嘗至關中一寓書於公時公年垂九十猶細書手答至二百餘言其恭也如是銘曰

廉而勁才而正一方之人知其愛利百姓是以當事變之來片言而定宜其壽考且康而子孫蕃盛新卜斯原既安既靚是公之所以返於真以復其性者耶

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君墓誌銘

天下之變莫甚乎君臣父子一旦相失而永訣終天此人生之至痛而古人臣之所遭未有以比也況乎强敵壓境而將帥內離國步顛危在不可知之日者乎此王君之所爲於邑而終也按狀君之始祖彬國初自襄陽宜城縣占籍廣平之曲周傳至君之父諱憲祖以三科武舉官欽依守備君諱國翰字翼之自爲諸生即有四方之志從其姊夫總漕都憲路公振飛至淮上謁皇陵閱高牆諸宗人見唐王心異之因命君往來省視及王即大位於福州召路公自太湖赴行在而君與其仲子涼武相從閒道度嶺至天興召對賜銀幣授中書舍人君雖處閒職而時在上前陳中外大計其詳不得聞大抵以去橫賦戢悍卒固民心爲急君以諸生得侍密勿荷主知論事無所避上益喜頃之除貴州道監察御史是時大帥芝龍已蓄異志而舉朝無敢言者嘗以科歛民閒銀米君與之力爭於

上前不少假上目君謂侍臣曰此吾之李勉也車
駕親征命兼掌軍政司印以子涼武爲金吾將軍
掌寶纛贈父憲祖金吾將軍貴州道監察御史母
范氏一品夫人駕至汀州君奏人情恇迫傳敵騎
已至近郊上宜速發與其子涼武待命行宮前俄
而追騎奄至門中人與之相持有張致遠者自詭
爲上被執上乃決行宮後垣出去方追騎之來宮
前擾亂君顧不見其子獨行至陌人言車駕已西
幸矣君棄其僕馬徒步奔從及於韶州之仁化縣
則韓王也而乘輿竟不知所之時君之甥路太平
奉命徵兵至樂昌乃往依之自念棄家從主四千
里外卒遭大變不得爲羈紲之臣其仲子又生離
死別每寤辟長歎遂以得疾閉關逆旅明年二月
丙戌卒於全州妻張氏封孺人子三人君卒後二
十五年長子奮武迎櫬北歸以九月辛卯葬於曲
周之先塋而涼武則死於軍中矣季子繩武早亡
有孫五人銘曰
有龍蜿蟉飛而復潛一蛇從之枯於巉巖狥國之
危奚怨奚嫌維天不祐良臣則殲銘此幽忠百世
所瞻

常熟陳君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余在吳門聞京師之報人心兇懼余
乃奉母避之常熟之語濂涇依水爲固與陳君鼎
和隔垣而居陳君視余年長以倍於縣中耆舊名
德以及田賦水利一切民生利病無不通曉乃未
一歲而戎馬馳突吳中諸縣並起義兵自守與之
抗衡而余以母在獨屏居水鄉不出自六月至於
閏月無夜不與君露坐水邊樹下仰視月食遙聞
火礮從容謂余曰吾年六十有六矣不幸遭此大
變不能效徐生絕脰之節將從衆剪髮念餘年無
幾當實之於棺與我俱葬耳徐生者名懌君之同
學諸生全髮自經者也無何城破余母不食以終
余始出入戎行猶從君寓居水濱五年而君以疾
捐館二子相繼不祿貧不克葬余亦流轉外邦又
二十五年而其孫芳績以書來曰將以十二月庚
申舉其兩世六喪葬於所居之西雙鳳鄉吳塘里
而乞一言以銘諸幽按狀君諱梅字鼎和別字明
懷其先宋季自衢州徙常熟父諱應選早世君方
八歲母許氏年二十有八閉戶辟纑教之力學以
至成立爲諸生少以通經著聞中年旁覽諸子及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課其家人耕舍旁地數十畝
以餬其口不嬰心於名利未老而休然里中凡有
繇役爭訟之事君未嘗不爲之調劑或片言立解
當天啓之末縣之豪宦縱其僕幹魚肉鄉民而獨
於君之居里無所及至今民間有不平之事輒相
嚮太息以爲陳君在當不令我至此也君孝友睦
婣內行備至與人和厚能忍詬不爭題其居曰守
拙之門而謂芳績曰吾窮老無所恨唯母節未旌
奄遭國變以此爲終天之痛又曰士不幸而際此
當長爲農夫以沒世一經之外或習醫卜愼無仕
宦嗟乎可謂賢矣余出游四方嘗本其說以告今
之人謂生子不能讀書甯爲商賈百工技藝食力

之流而不可求仕猶之生女不得嫁名門舊族甯爲賣菜傭婦而不可爲目挑心招不擇老少之倫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陳君與之論心述古而不可得蓋三十年之閒而世道彌衰人品彌下使君而及見此其將噭然而哭如許子伯之悲世者矣君年七十有一配蘇氏有婦德能佐君周施先君數月卒子四汝珣汝瑜汝琳先後並卒有孫七人而芳績居長以訓蒙自給銘曰

以君之好施而終窶且貧以君之行仁而二十餘年不克歸其窆惟厥孫之窮約兮猶足以無負於九原我銘其幽視後之人

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嗚呼叔父之年五十有九而實少炎武二歲以其年之相近故居止游習無不同也自崇禎之中年先王考壽七十餘無恙而叔父既免喪天下嗷嗷方用兵而江東晏然無事以是余與叔父洎同縣歸生入則讀書作文出則登山臨水閒以觴詠彌日竟夕近屬之中惟叔父最密叔父亦豪宕喜交游里中賓朋多會其宅而又多材藝好方書能診視人病與人和易可親人無不愛且敬者已而先王考捐館余釁焉在疚而閱侮日至一切維持調解惟叔父是賴而叔父以不問生產之故家亦稍稍落南渡之元相與赴南京寓朝天宮卽先兵部侍郎公之祠而共拜焉亦竟不能有以自樹而戎馬內入邑居殘破昔日酌酒賦詩之地俄爲芻牧之場矣余既先奉母避之常熟之語濂涇而叔父亦移縣之千墩浦上居於墓左相去八十餘里時一挐舟相過悲歌慷慨如前日也叔父不多作詩而好吟詩歸生與余無時不作詩其往來又益密如是者又十年而叛奴事起余幾不自脫遂杖馬箠跳之山東河北而叔父獨居故里常鬱鬱無聊子姓不才所遇多拂意者叔父弱人也又孤立莫助內憤懣而無所發逋賦日積久無以償余既爲宵人所持不敢遽歸而叔父年老望之彌切貽書相責以爲一別十有八年爾其忘我乎炎武奉書而泣終不敢歸而叔父竟以昭陽赤奮若之春二月甲寅棄我而逝嗚呼痛哉惟人生之聚散家道之盛衰與國之存亡有冥冥者主之矣余又何言乃揮涕而爲之狀叔父諱蘭服字國馨別號穆庵崇禎時爲太倉州學諸生有子一人名巖

先妣王碩人行狀

嗚呼自不孝炎武幼時而吾母授以小學讀至王蠋忠臣烈女之言未嘗不三復也柏舟之節紀於詩首陽之仁載於傳合是二者而爲一人有諸乎於古未之聞也而吾母實蹈之此不孝所以稾葬而不葬將有待而後葬者也忽焉二載日月有時念二年以來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長於我而死焉者少於我而死焉者不可勝數也不孝而死是終無葬日也矧又獨子此不孝所以跼蹐二年而遂欲苟且以葬者也古人有雨不克葬者有日食而止柩就道右者今之爲雨與日食也大矣春秋嫁女不書葬而特葬宋共姬賢

之也吾母之賢如此而不克特葬又於不可以葬
之時而苟且以葬此不孝所以痛心擗踊而亟欲
請仁人義士之文以錫吾母於九泉者也先妣姓
王氏遼東行太僕寺少卿諱宇之孫女太學生諱
述之女年十七而吾父亡歸於我教諭沈君應奎
爲之記又一年而先曾王母封淑人孫氏卒又十
年而先王父之猶子文學公生炎武抱以爲嗣縣
人張君大復爲之傳其記曰貞孝王氏者崑山儒
生顧同吉未婚妻也年將笄嫁有日矣父上舍述
爲裝治裝多從俗鮮華氏私白其母曰兒慕古少
君孟光之爲人焉用此父爲去華就質者十之五
已而顧生病尋卒氏不食數日衣素告父母曰兒
願一奠顧郎歸乃食父母知不可奪爲治奠挈氏
往氏拜顧生柩嗚咽弗哭奠已入拜太姑淑人姑
李氏請依居焉謂父上舍曰爲我謝母兒不歸矣
父爲之斂容不能語舅紹芾者名士曉大義泣謂
氏曰多新婦卒念存吾兒然未講伉儷安忍遂婦
吾子氏曰聞之禮信婦德也曩已請期妾身爲顧
氏人矣去此安往自是依太姑與姑朝夕一室送
迎不踰閾數歲不一歸省父上舍病亟待訣且日
一往哭即夕返其傳曰貞孝自小嚴整如成人父
母愛之而顧生故獨子早有文王與顧爲同年家
因許女與之無何生年十八夭父母意甚徬徨欲
未令貞孝知而貞孝已竊聞之亟脫步搖衣白布
澣衣色意大愴婉婉至父母前不言亦不啼若促
駕而行者父母初甚難而念女至性不可奪使嫗
告其翁姑翁姑悲愴不勝灑掃如迎婦禮然不敢
言去留也貞孝既至面生柩拜而不哭斂容見翁
姑有終焉之色而姑李氏故以德聞拭淚謂貞孝
曰婦豈聖耶奈何以吾兒累新婦貞孝聞姑稱新
婦淚簌簌下交於頤早晚跪奠生柩前閒視姑眠
食而自屏處一室親戚遣嫗候視輒謝之有女冠
持梵行甚嚴請見貞孝貞孝不與見曰吾義不見
門以外人自是率婢子挫鍼操作以爲常時遣訊
父母安否而已其他婉淑之行世莫得聞久之翁
詣金陵而姑適病且悴貞孝左右服勤湯糜茗盌
視色以進姑意大憐而貞孝彌連晝夜不少怠一
日責藥進姑姑强視貞孝言曰新婦何瘦之甚盍
少休乎貞孝多爲好語慰藉既進藥而病立閒姑
謂婢子曰吾曩者憂獨子天且奪之而與吾新婦
吾固當一子不得兩耳欹枕執貞孝手而貞孝若
不欲露其指者偵之則已斷一小指和藥責之姑
之病所以立瘥者也諸婢子亦莫得見相傳語驚
且泣貞孝止之曰姑受命於天宜老壽而婢子何
得妄言陰騭事耶姑既病起亦絕不言貞孝斷指
事獨姑之兄李箕者竊聞之云貞孝既侍翁姑十
二年而翁姑始爲其子定嗣貞孝撫之如己生此
二先生之言云而不孝不敢溢一辭者也又二年
而知縣陳君祖苞拜其廬又三年先王母李氏卒
喪之如禮又十六年而巡按御史祁君彪佳表其
門又二年母年五十有一而巡按御史王君一鶚
奏旌其門曰貞孝下禮部禮部尚書姜公逢元奏

如章八月辛巳上其甲申制曰可於是三吳之人其耆舊隱德及能文奇偉之士上與先王父交下與炎武游者莫不牽羊持酒踵門稱賀謂史策所紀罕有此事蓋其時炎武已齒文會知名且十年矣而先王父年七十有四祖孫母子怡怡一門之內徼天子之恩以爲榮也而天下兵方起而江東大饑又五年先王父卒其冬合葬先王父先王母於尚書浦之賜塋如禮而家事日益落又三年而先皇帝升遐又一年而兵入南京其時炎武奉母僑居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閒而七月乙卯崑山陷癸亥常熟陷吾母聞之遂不食絕粒者十有五日至己卯晦而吾母卒八月庚辰朔大斂又明日而兵至矣嗚呼痛哉遺言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嗚呼痛哉初吾母爲婦十有七年家事並王母操之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次日平明起櫛縰問安以爲常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數歲時卽舉以教及王母亡董家事大小皆有法有使女曹氏相隨至老亦終身不嫁有奩田五十畝歲所入悉以散之三族無私蓄先妣生於萬歷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卒於宏光元年七月三十日享年六十其年十二月丁酉不孝炎武奉柩藁葬於先考之墓傍嗚呼痛哉王孫賈之立齊王子也而其母安王陵之事漢王也而其母安若不孝者何以安吾母而猶然有靦於斯人之中將於天崩地坼之日而卜葬橋山之未成而馬鬣之先封也此不孝所以痛心擗踊而號諸當世之仁人義士者也今將以口口三年十月丁亥合葬於先考之兆在先曾王考兵部右侍郎公賜塋之東六步五尺伏念先妣之節之烈可以不辱仁人義士之筆而不孝又將以仁人義士之成其志而益自奮以無忘屬纊之言則仁人義士之銘之也錫類之宏而作忠之至者也不惟一人一家之褒已也不孝顧炎武泣血謹狀

與潘次耕札

接手書具感急難之誠尤欽好學之篤顧惟鄙劣不足以禪助高深故從遊之示未敢便諾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與適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閒蓋卑卑不足數而當今之世友今之人則已似我者多而過我者少俗流失世壞敗而至於無人如此則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傳之其人而望後人之昌明其業者乎凡今之所以爲學者爲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於此而爲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爲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爲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猶有一文中子者讀聖人之書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無聊爲亟沒身之後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貞觀之治而房杜諸公皆出於文中子

之門雖其學未粹於程朱要豈今人之可望哉仰惟來旨有不安於今人之爲學者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惟願刻意自厲身處於宋元以上之人與爲師友而無狗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則可必其有成矣

又

原一南歸言欲延次耕同坐在次耕今日食貧居約而獲遊於貴要之門常人之情鮮不願者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完而已況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貧士而依廡下者乎夫子言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貢之爲人不過與不若己者游夫子尚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將與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讀書爲學且必至於比匪之傷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今以百金之修脯而自儕於狎客豪奴豈特飢渴之害而已乎荀子曰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吾願次耕學子夏氏之戰勝而肥也吾篤不可迴當以靖節之詩爲子贈矣

又

都中書至言次耕奉母遠行不知所往中孚卽作書相慶緜山之谷弗獲介推汶上之疆堪容閔子知必有以處此也朱子祠堂山史但能割地耳經營之事吾將一身任之春仲與工自有助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吾異日局面似能領袖一方然而不坐講堂不收門徒悉反正德以來諸老先生之夙習庶無遺議於後人不知一二年間能策蹇而來一悉情懷否既足衍生並好寄去文集一本僅十之三耳然與向日抄本不同也

又

昔有陳亮工者與吾同居荒邨堅守毛髮歷四五年莫不憐其志節及玉峰坐館連年遂忘其先人之訓作書來勸干祿之願幾於熱中今吾弟又往矣此前人墜阬之處也楊惲所云足下離舊土臨安定而習俗之移人者其能自保乎時歸溪上宜常與令兄同志諸友往來講論一暴之功猶愈於十日之寒也天生之學乃是絕塵而奔吾且瞠乎其後不意晚季乃有斯人今雖登名薦剡料其不出山更未可知耳近讀其解易一卷吾自手錄之學問亦日進中孚雖從象山入手而近頗博覽與吾交亦更親於昔去秋已遣郿縣之妾將書籍盡移之華下今春并挈兩公及幼子往矣頻陽令郭公既迎中孚而僑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而天生遂欲爲我買田結婚之計事雖未可必然中心願之矣但薦舉一事得超然免於評論否如其行取必在元籍今已作字令猶子具呈以伯父行年七十棄家入道爲詞必不得已遣一家人領批前來尋訪道路申病詳具三徐札中然近來實病似亦不能久於人世所縈念者先

姚大節未曾建坊存此一段於集中以待河清之日自有人爲之表章姪洪慎報得一子請名今卽作書與二弟乞之爲孫以守墳墓至於著述詩文天生與吾弟各留一本不別與人以供其改竄也

又

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後學吾之跋廣韻是也雖青主讀書四五十年亦同此見今廢之而別作一篇並送覽以志吾過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處舊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遲遲自有定本也

與任鈞衡 大任

前於耘野處見尊著易學綱領一書知兄潛心於易數十年可謂勤矣近世號爲通經者大都皆口耳之學無得於心旣無心得尙安望其致用哉易於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實示人學者玩索其義處世自有主張兄至今日而能孑孑不隨流俗竟作羲皇上人知所得實深視愚之尋索於音叶者淺甚如有近作望惠一二以慰注懷令曾祖湖邨先生高行吳太僕旣有阡表亦不假愚言爲輕重來春倘得南歸以圖一晤教我不逮幸甚

與陸桴亭札

廿年以來東西南北率彼曠野未獲一覯淸光而昨歲於薊門得讀思辨錄乃知當吾世而有眞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內聖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爲雕蟲篆刻之技及乎年齒漸大聞見益增始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炳燭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錄八卷特付東堂郵呈專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爲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正思辨錄刻全仍乞見惠一部燈下率爾統惟鑒原

亭林餘集

薑齋文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船山遺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薑齋文集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芒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者執名以起用而芒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惝怳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死鼠爲璞死鼠不知郤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荀卿揚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㰦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笱菹而煑簀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詖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惑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惑而甚惑其惑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尙躁與貪亦老莊之所弗尙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尙則不得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患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略其毫毛拚其幽隱以使容於覆載之閒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惡怒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聖人不忍徇之

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茀然而權赫然靜反諸心而心固怵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紜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遺種於天下也悲夫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毆天下以思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憯莫懲而潛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袴褶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尙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畫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畫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衞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畫然傷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斬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晝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戌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熒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雨以潤之而有所湮日以暄之而有所槁謳歌者七怨咨者三毅然造之而無所疑聖人以此可繼天而爲萬物之司命安之危之存之亡之燕越不同地老稚不同時剛柔不同性規乎其大凡而危者以安亡者以存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固不恤也乃若欲自造其命則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存而百不一亡也榮而百不一辱也利而百不一鈍也各自有其意欲以期乎命之大順則惡乎其可也故黃帝則有蚩尤舜禹則有三苗夏則有扈周則有商奄仲尼則有匡有宋有陳蔡弗能造也然則唐之有郭子儀卽有安史有李晟卽有朱泚姚令言源休有陸贄卽有盧杞裴延齡弗能造忠賢而使有弗能造姦慝而使無弗能造也受之而已受之以道則雖危而安雖亡而存而君相之道得矣李泌曰君相可以造命一偏之說足以警庸愚要非知命之言也至大而無區畛至簡而無委曲至常而無推移者命也而人惡乎與之天之命草木而爲堇毒自有必不可無堇毒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天之命蟲魚而爲蛇鱷自有必不可無蛇鱷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弗能知之則亦惡乎與之天之所有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己之所欲久矣唯聖人爲能達無窮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圓而不滯以聽人之自盡皆順受也明君以盡其仁無往而不得仁哲相以盡其忠無往而不得

忠天無窮聖人不自窮則與天而無窮天不測聖人無所測則物莫能測外不待無彊敵內不待無盜賊廷不待無頑讒野不待無姦宄歲不待無水旱國不待無貧寡身不待無疢疾不造有而使無不造無而使有無者自無而吾自有有者自有而吾自無於物無所覬於天無所求無所覬者無所撓無所求者無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順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猜忌紛更之事起矣臣以意欲造君命者干君之亂臣子以意欲造父命者脅父之逆子至於天而徒懷干脅之情猶以羽扣鐘以指移山求其濟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爲君天命之爲相俾造民物之命己之命己之意欲奚其得與哉

做符命闕

連珠二十八首

連珠

蓋聞銅山雖應瓦釜不鳴嶰竹非均葭灰何感蟻駒善達難通窒曲之珠雛鶴能鳴猶選在陰之和是以龔生亢志莫諧楚老之心惠子狂言顧愜濠梁之賞

蓋聞嘉穟盈車非擅萬斯之利名駒千里猶邀一顧之榮材有讓乎猶龍道有超乎維寶是以功加眉睫大匡之器猶微風起丹青百世之聞不鮮

蓋聞泠風和而響逸天鈞逾乎女絲甘雨降而流長物潤深乎抱甕百昌有所自興八音有所自兆是以傅說符星先遜心於河上董生致雨夙屏迹于園中

蓋聞附形者影形卽蔭而已藏動草者風草入飆而不遠知合離之異致斯文質之同宣是以專己保殘莫喻斲輪之巧道存目擊方收伐輻之功

蓋聞勁草不倚于疾風零霜則變青葵善迎于白日宇曖斯迷故天籟無假于宮商貞筠不爭于柯葉是以壽者之恭火滅而矜其聲悅幽人之坦途歧而範我馳驅

蓋聞矜容者有經日之芳工歌者有彌旬之韻質已逝而風留絪緼自合聲已希而氣動繚繞尤長是以虞夏之心益焜煌於北海丹墳之業不隕穫于嬴秦

蓋聞盤盂之水能涵萬仞之山膚寸之雲遂洒三途之軌下知上者維澄而遠高臨卑者以妙而均是以至人懸今以待後挹取聽之物求哲士類古于方今感觸如其面覿

蓋聞金注移情猗卓之容不徙寶劍奪目晉鄭之釁已凋故博有衹以禦窮而非任難于自保是以卮言日出徒銷堅白之鋒守口如瓶別有通微之致

連珠有贈

蓋聞晴徹微霄密警應龍之雲想寒凝沍宇已生青鵯之春情八表待一人之幾萬古集斯須之念是以先天無愓氣有動而必開首物不驚時當機而必協

蓋聞物生於氣韶風唯昌緩之宜位定於天崇嶽示防閑之則先聲不爽於玉衡蟲魚且應大矩不迷于璇表星日咸安是以洪流未乂后夔不以虛器而不咨風雨方搖史佚不以浮文而弗御

蓋聞元霄欲授榑桑之耀景初收甘雨將來鳴葉之孔威必振勢極重者反不得輕天化無因循之待情已函者應無俟定羣心在俄頃之閒是以陸子昌言必矯先秦之滅裂魏公辰告力爭五葉之遷流

蓋聞小者大之具體九州一亞旅之情輕者重之本根三代止晨夕之事導千縷以持經緯焉皆就積羣柯以蔭本枝乃彌昌是以新樗備理豳吹叶婦子之歡牡鞠分官周廟奏肅雝之頌

蓋聞民生於勤勤至則大勞自息禮成於儉儉行而至美宜章翕終

年於一日可以千秋析百物於微端遂諧萬事是以閔鴻鴈之悲歌必覃思於究宅奠竹松之燕寢遂永奠於攸芋

蓋聞隴登黃茂商飆先剛銚之清柯熟朱櫻梅雨益蕭寒之滌蒿艾威則損芳荃相淩以氣鷃皇至而賓鳩鶯相長以權是以炎火在原不傷慈於田祖霜鈇普震寶敷惠於嘉師

蓋聞心量無垠筵九埏而郭萬國仁威不試伏五服而耆羣黎氣不知其自消繁雲無期而斂機忽忘其所用曾冰有候而暄是以謙書南詰海人謝黃屋之狂巽命東馳傲帥失紅陳之富

蓋聞操萬斛之舟者獨運恆安乎晏坐伐千章之木者揮斤不藉乎羣呼轂轉無留機憑軾之軸自止羽飛有迅理擊跗之指不行是以成都桑畝龍以臥而成雲柱下春臺鮮不撓而薦鼎

蓋聞圜丘九變密移在縱斂之閑宜榭千尋函受但合離之際燕居清迥雲雷之動恆盈朽馭飄搖冰鏡之涵自定是以鷹揚百戰陳書但義敬之微言龍馬多占觀變一貞明之靜理

蓋聞鬱資百築黃流非芳草之能璧藉羣文虹氣在組紃之上天欲治而生治人人尤待治士隨時而乘時化化必需時是以鼓鐘改韻於豐宮琵柱之調必夙圖笈載陳於東觀芸香之辟尤嚴

蓋聞無情者不可使有氣待黃鳥而鳴春無氣者不可使有情期蒼蝓而召雨勸威作氣勸威盡而勇無餘祿賞移情祿賞窮而仁不繼是以等威天險積培塿而泰岱于霄于喁人和應宮商而韶音合漢

蓋聞咸若之理原安原而隰安隰不言之化動應動而虛應虛縱游儵于淺渚神龍自至其淵養散木於遙岑社樹必豐其報是以商宮之禝不數用其旁求富渚之綸遂永扶於風教

連珠

蓋聞勢之所拒非無利用之資情之所攖自有獲心之樂達士因撓以成功庸人喜同而失順是以魚銜波而上不損其鱗鳥遡風而翔全用其羽

蓋聞魚目未欺詎識隨珠之寶龍淵在握無傷蛟室之遊審畏途者乃遵周道之安歷朔風者益就春陽之曝是以命適周之駕始知杜下之非龍下過楚之車不鄙接輿之歌鳳

蓋聞名言所絕理即具於名中意量所函變可通於意外膏非燄而燄待膏明鏡無形而形生鏡內是以經綸草昧太虛不貸於雲雷麗澤講習君子必恆其教事

蓋聞歲差以漸歷虛斗而在南箕河徙無恆合濟漯而奪淮水害已成而不可挽挽則橫流道已變而不可拘拘斯失算是以阡陌既裂商鞅暴而法傳笞杖從輕漢文仁而澤遠

蓋聞修竹產於懸岑時憂冰折幽蘭藏於密箐不受霜欺犀惟沐月乃辟遊塵蠅厭喧春必焚牡鞠是以歡諧啜菽恥經勝母之鄉化被鳴琴慎簡父兄之事

蓋聞雲有合離無礙青旻之迥辰分昏旦難留□□之餘故□□□□□□□□□□□□□□是以達人貞觀唯修撥亂之書君子固窮自□□□之世

蓋聞死生一則神龍等視於蝘蜓耳目淫則山雞幾驚爲威鳳然而拚蜂有戒必謹尊生抑且鳴鶴在林無嫌好爵是以慎冰淵之手足乃可雄入于九軍懷霜雪之姱修非以好名于千乘

蓋聞業有待於傳人無殊衒玉道有需於倣古終哂效顰前百世而後千春誰爲知者抱孤心而臨五夜自用悄然是以花無異采非仍用其落英水有同歸不豫期於後浪

薑齋文集卷一

薑齋文集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傳二首

石崖先生傳略

吾兄之先我而逝也意者其留夫之之死以述兄之行歟不然何辜于天而使煢孑荼毒之至此極也兄遺命以狀屬孤姪敾而俾夫之潤色乃夫之有識而侍兄先於敾者十餘年敾所未及知而夫之知之患難流離敾有時而不與則有餘地以聽夫之之述自顧衰病奄奄血氣盡而僅有心存且懼心之日散而不可旦暮待故哀緒未寧而急於述乃述吾兄之難也所可言者敾所未知者耳過此則有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者乃兄之所以為兄者在是而既不能不忍而不欲矣其餘固非兄之所以為兄者而奚以言為雖然敾所未及知與所未與者涕笑皆神之所行逡巡皆氣之所應固可於此得吾兄□□□□共貫同條之精爽請言其略焉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有七先妣亦三十矣惜兄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麤更以為適與兩從兄自鬭草騎竹以至就外傳皆未嘗一語失敬愛之度依叔父牧石先生叔母吳太恭人無殊於父母冠昏後且生子授生徒矣對叔父母未嘗不以乳名荅也仲兄稍長同席受讀而仲兄病幾瘵兄調護扶掖醫指以受鍼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無一非兄曲意怡聲亹亹講說以成之者若夫之狂㛀無度而檠括弛弓閑勒逸馬夏楚無虛旬面命無虛日者又不待言昌啓閒先君子徵入北雝家僅壁立兄於世故雅不欲涉而戢志以支補者唯下帷晝粥敦孝友為族黨鄉鄰所推重而家以寧念先君子之留滯燕邸苦寒善病歲時晨夕無歡笑之容嘗記庚午除夜侍先妣拜影堂後獨行步廊下悲吟長安一片月之詩宛轉欷歔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謂及後思之孺慕之情同於思婦當其必發有不自知者存也先妣有心痛疾舉發則彌旬不瘳夫之既羸且惰仲兄亦多病扶掖按摩寒暑晝夜局曲於牀褥閒十餘夕不寐兩三日粒米不入口以為恆凡事先妣三十餘年以拚矍夫之不孝莫贖之罪者皆兄慈雲仁蔭之恩也兄為學篤敏十六補弟子員餼於庠者八年自萬曆末時文日變始承禪學之餘繼以莊列管韓之險澀已乃效蘇曾而流於浮冗迨後則齊梁浮豔益趨淫曼兄獨守家訓一以鄧黃李鄒為典型而□整雅則直追夏官明胡思泉之高躅一時文章鉅公推賞者不絕而杜門不一投謁在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騰竿牘徵秋課者偏海內兄一無所醻酢闇然如巖穴之士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己卯以乙榜詔入太學時以六曹策士雋者即授美除同舍皆氣矜競獵兄以父母老亟請告歸未允諸同舍以旦夕釋褐相留兄尤憎其躁競曰吾焉能一日與奔騖者伍遂拂衣不請而歸憶鄉前輩歐陽正晹翁自北歸持兄家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罫中矣歸而謝絕人事授生徒以佐菽水郡守墨而酷諸紳士畏其威其生日醵金為軸欲製文祝之屢以強兄兄瞋目對衆大言曰不能惡惡如巷伯而更賦緇衣乎衆皆縮項面無色兄談笑而去壬午舉於鄉錄文呈御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為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荅曰此固不可兄喜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逸他日禍延於鄉黨雖然吾謝吾疚而已子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釋後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類不能毛舉也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吏吾兄弟以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玉卿

譚翁引匿南嶽蓮花峯下賊購索益急匍伏草舍中兄忽亟向野人問黑沙潭之勝欲往遊夫之不解兄意曰此豈遊山時耶兄笑曰今不遊更何待子豈能不從我遊乎已而私語夫之曰更何處得一泓清淨水爲我兩人葬地耶當是時夫之回眄見兄目光出睫外如電鬚髮皆怒張會日暮家奴遽報先君子爲邏者所得兄聞之欲出脫先子而沈湘以死夫之知兄耿介嚴厲出且與先子俱碎夫之所舊與爲文字交者黃岡奚鼎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辱曲意相脫夫之乃剺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死告先君子乃免夫之亦隨宵遯當夫之出時兄藏繩衣內待夫之信卽自盡夫之旣免先子而自免乃不果死然則棲遲荏苒年逾八袠而死于林巒之下非兄志也豈曰未嘗受祿而遂可生哉故其題座右曰到老六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自此以後迄于今則所謂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也不欲言者天地之生人均也我兄弟亦僅與人而爲人也賢且智疏通而剛勁倍蓰什百於我兄弟多矣我兄弟所以自問者非有殊絕不可及之事而奈何沾沾以自言且恐人之無或聽也則欲言而汗浹於背矣不忍言者使我兄弟前此而死卽幸而爲士又幸而食祿亦與耕鑿屠販之人不相爲異天之不弔乃使我兄弟若有可言者是幸天之異以自異也而忍乎哉不能言者我兄弟之苟延視息哽塞如遡風而終老死于荒草寒烟之下不知者以爲窶且貧而不釋熱中之憾卽邀惠於知者亦以爲如是生如是歸愚者之事畢矣夫孰知我兄弟之戴眉含齒抱餘疢於泉臺也故置吾兄於箕山吹瓢桐江垂釣之間而兄不受置吾兄於神武挂冠華頂高眠之間而兄亦不受悠悠蒼天蕩蕩黃壚抱愚忱以埋幽壤吾兄弟之志存焉顧卽兄遘愍以前惻悱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侍函丈而習知者以髫齔之性一也情一也勃然不中槁之氣一也不縱步於康莊自不冥趨於觤隴夫豈有二致哉留夫之於衰病之餘以述兄者止此而已投筆欷歔知遺忘之尙多也第二弟夫之譔

孝烈傳

雙髻外史曰吾避戎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洪子揮利刃以讐讎首女彭抱嬰兒而赴水余諗之㒵然盈目皆忘恩畏死苟圖榮利者而能稱道弗絕人心固不容泯也亟次所聞而傳之

洪孝子者問其名不得祖懋德以孝廉仕縣令父業嘉字伯修補文學喜交游吟咏與湘人士龍孔蒸歐陽淑稱湘三詩人□□丁亥春湖上墮守降將王進才之兵鞭督師潰掠而走湘西湘西之地曰穀水林箐深險伯修奉母匿峻谷中獨與姊壻瀏陽胡某坐谷口茅舍中詗音息胡某者故貴公子裘馬甚飾偶客於此伯修有老獰奴曰家祿不知何以憤怨其主人逸出故與兵遇告兵曰從此越叢薄有谷口茅舍胡洪兩公子在焉多金有好馬可襲取也兵如其言執胡某及伯修索金無以應索馬馬盡兵怒曰適一老漢黑而傴言若爲胡洪兩公子多金多好馬而不與我邪遂殺伯修及胡某當其時有小奚奴匿積草中具聞之孝子時年十五閱旬日兵定乃行哭求尸斂之求父所繇遇害不得晝夜悲號小奚奴憐其骨立乃具以告孝子遽起掩小奴口故慰勞家祿攜之至伯修母孺人所長跽泣血以請曰某將手刃此賊不敢不告孺人以某稺弱狎其言未應明日復攜奴至伯修殯次捽奴跪殯前呼小奴出證之奴且諒其無能爲漫應曰兵執我我不如此云我死矣語未絕口孝子先淬一利刃藏殯帷中至是急斫之奴首已墮地矣遂刲其心置筵上退就位號泣以告於殯血流殷衰旁人怪叫孝子母驚出視之大駭仆地孝子掖母入温言慰母神色不變孝子素清羸髮方覆額長不滿五尺奴故獰揮刃俄頃頭隕胸軀人羨怪之以爲有神助焉余嘗交伯修欲求至孝子所弔慰之道阻不達唯習聞湘人之言百喙如一者若此

雙髻外史曰神勇者死而忘乎慮性勇者慮而決以死夫慮至則勇

且衰矣慮而能勇勇矣哉唯絶慮者能以慮勇要離菀勃焚其妻息伍員從容寄帑後從其致雖殊均慮效也

上湘有鄉曰梓田王氏世居焉丁亥春長沙巡使趙廷璧率所部兵潰而西縱使大掠彭烈婦者田家女也適王氏子有一子方晬兵猝至烈婦與其姒及一婢皆被執烈婦姿容獨粲兵睨而謔浪之烈婦䞓然而怒已而正容俯首而思良久而定拊其姒曰吾知所以處此矣姒曰何若曰死耳姒曰我焉用死獲而縶者豈徒我兩人哉烈婦笑曰此非而所知也我未卽死者此一歲子無所託將踐蹂之或豚子置之姑與夫不可得見將誰授邪誠不忍其踐蹂且先決絶此而吾自處易矣其子時在婢懷抱中遽起奪而趨之池畔投子水中戟手呼曰吾無所復念矣躍入池水死其婢後得釋歸對其家人言如此死三日兵去尸乃浮出不脹不黯貌如生

外史曰此夫勇而能慮慮以生勇善慮而力勇者與嗚呼豈不賢哉

行狀二首

先君子行狀闕

譚太孺人行狀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妣譚太孺人哀哉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有四年矣不孝兄弟偷活人閒弗能率迪慈訓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死而何能自昧也先君子以宏慈行德威抑且至性簡靖尙不言之教不孝兄弟之奉教也不以其不可默喻之頑愚而多所提命每有顚覆違道之行但正容不語倚立旬日不垂眄睞乃不孝兄弟頑愚實甚悵罔莫知所自獲咎刊心欲改而抑不知所從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詳讁其動之卽咎善之終迷申之以長傲從欲之不可發不孝兄弟之慝於隱微而述先君子之素履以昭滌其瞖留既危責之抑涕泗將之然後終之以笑語而慰藉之哀哉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且承之以敷甘雨然而伊蔚伊蒿終爲枯槁則不孝兄弟之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也如是者不孝兄弟胥有之而不肖夫之蚤歲之破轅毀犂也爲加甚勞吾母之憂者爲加篤至於今老矣弗能洗心振骨自立於鬚眉之下猶然一十姓百家啄粒栖枝不亡以待盡也德人君子固宜遐棄無稱雖然太孺人之懿則未忘於宗族姻黨者其能不冀望於彤管乎凡太孺人之篤婦順也介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逾四旬夫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望六衰矣所謂起敬起孝以事堂上者皆莫能知但聞太孺人申戒諸子婦承事先君子者述其事少峯公者三年酷寒不敢爇火畏煙之出於牖罅也炎暑不敢撲蝨畏箑聲之遙聞於靜夜也滌器不敢漱水引濡巾而拭之猫犬擾不敢迫逐擁袂而遣之每一語及夔夔悚立對子婦如大賓及述范太孺人疾痛傾逝則淚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之事舅姑非可以意量知者哀我生之晚而不能見也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欲言之無敢問者問亦不答但少峯公英卓不事家人生產徒四壁立先君子勤素業乃薄田僅給饘粥而愼終之厚倍於素封稱貸繁猥卒皆酬償太孺人銷簪珥斥衣襆固不待言抑數米指薪甘荼如飴以成先君子之孝若不孝兄弟所得見者先君十年燕趙娶子婦搆堂室終不孝讀書之業且河潤宗姻無乾餱之失類出於太孺人之撙節則襄大事之時心專力竭愈可推矣叔母吳太恭人長太孺人二歲周旋四十年懽如一日迨既分居經旬不相見則皇皇問訊不絶每圍爐共語呴呴如兩新婦從兄玉之年四十棄諸生拜世官冠帶入省猶手酒漿相勞苦如撫孺子季父子翼翁蚤未有子嗣置側室或頗輕之先孺人待之如姒娣曰且令叔氏有子卽貴矣至養子婦以慈畜童僕以惠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不孝兄弟在膝下時如幸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潤哀哉不可復追矣前母外祖

父學博綦公罷教歸里無子太孺人承事敦篤不異所生綦公垂歿待太孺人而瞑先叔祖太素翁罷諸生落拓且無應嗣叔祖母朱井臼不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蓋推事父母者以事綦公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誠至而禮洽亦不自知其厚也不孝夫之閒關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語惟歸葬先君子之右遠腥穢而不歷城市以求協於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心而已哀哉此尤不孝所血涌心濤而滔天之罪百死莫酬者也

墓誌銘表四首

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

友人崑映劉君撤瑟二十年矣子安基安鏳以幼孤未能成禮飲泣而欲求銘其墓以叔父庶僊氏之命來言曰誌以志功銘以名名弗功弗名亦足以勒片石乎余肅然竦起而對曰是其所以可志而可名也且夫今之所謂功名者吾知之矣其始也槁吟而蹙眉以操觚知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望風會之所流隨波以靡拾殘英調鳥語而唯恐其不肖繇是而詭合矣則以吮弱民媚上官艴然獵榮膴孰不健羡之苟其詭而失也猶且徼時譽以自雄於里序栩栩然翔步於長吏之門噞喁濡沫以自潤士能不屑於此者其志可誌其無名也可銘此余所以樂交崐映氏而悼之不忘也二子其何讓焉君初名永公更曰瑋崐映其字也先世有以丞相稱者名不傳大約以祥興蒙難而家于衡遺戒子孫廢讀而耕故爵里名字皆佚子孫世農而樸爲鄉里重至起潛公登甲乃讀書補文學登甲生去華公紹貢鄉貢士未仕君生而刷眉植骨有偉人器度起潛公喜而名之曰鐵漢稱其質也讀書不甚敏而所志益堅苦吟窮日夕崇禎間齊梁風靡駢麗爲虛華而君刻意以摻求經傳之旨每有論辨毅然不隨時尚而求其至當以是補文學者二十餘年試于鄉而不售乃就山中誅茅搆斗室蒔雜花坐誦行吟忘年忘境其視世之倏爲牛鬼蛇神倏爲嬌花囀鳥者蔑如也此名之所以窮也數十年之士風每況而愈下其相趨也每下而愈況師媚其生徒鄰媚其豪右士媚其守令乃至媚其胥隸友媚其奔勢走貨之淫朋而君之義形於色也人之媚己視如鮑魚之在側見媚人者則蟲豸遇之不爲一動其色笑間有初能戌削者亦欣然與定交迨其以貧易操則截然拒絕于一旦乃至相遇而不與揖以是食貧沒世取給于舌耕而躬親田牧僅免飢寒悠然自適郡邑之門逆風而避其腥村塢化之數十里之間無訟嗚呼使有遇於世可追蹤器之以不負起潛公之期許而齎志違時中身而折此功之所以窮也叔氏之言哀君之窮焉耳矣爲名於世不如顧名於心爲功於物不如加功於己久矣舉念而可質之君子心之名也衞生而遠於不仁身之功也請廣叔氏曰君之功名大矣哉銘曰

疇昔過君涇雲蒙岫雷雨夕喧裂窗傾溜縱酒高吟天爲倏晝弔古悲今別人分獸自君之亡狂言誰奏獨遺孤塋宿草青覆銘以千秋式垂爾後

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

有明徵士武夷先生暨配譚太孺人先後合葬于此閱三十七年冢子介之已卒不孝季男夫之年七十矣邅屯永世將拂螻蟻迺克誌焉前此幾幸當世知道君子拂拭幽光而頫仰人間無可希望弗獲已而質述大略所望□□□徽來哲之鑒閔尚無後艱恃天在人中不可泯也先生姓王氏諱朝聘字修侯曾祖考一山公諱寧上輕車都尉諱震之次子也祖考靜峯公諱雍歷任江西南城教諭考少峯公諱惟敬妣范孺人譚孺人考念樂公諱時章妣歐陽孺人先生以隆慶庚午季冬月朔日誕生卒以□□丁亥十一月望後三日先生始終爲明徵士遺命不以柩行城市方隱南嶽潛聖峯下卽卜其麓以葬孺人祔焉先生盡道事親白首追思猶勤泣血敦仁友弟早

齡同學垂老不衰於時三湘風化胥重天倫皆不言之教所孚也少從鄕名儒伍學父先生受業徒步遊安成亭州博訪師友已從泗山鄒先生受聖學奉誠意爲宗密藏而力行之取與言笑一謹于獨知發爲文章體道要以達微言蓋知者尟也天啓辛酉以乙榜奉詔徵入太學無所屈合投劾不仕抱道幽居長吏歆仰求見不得門人以文登楚黔賢書者五人邑里被服靜正之教薄者敦恣者斂悍戾者柔譚太孺人以孝睦慈順贊成令模內外蒸蒸焉孺人後先生三歲□□庚寅仲秋月朔後一日卒去誕生歲萬曆丁丑閏八月二十二日凡七十四載□□□□□□而姻婭鄕國傳聞欽慕先生孺人之澤視不孝夫之有加焉生子三長介之明孝廉歲在丙寅卒人士謚爲貞獻先生次參之選貢生早卒次則不孝夫之也嗣學不明守死不篤令聞永謝僅保孤封于此嶽阜尙宜爲天所憖爲人所式永固幽藏與山終古不敢系銘泣述梗略如右

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

蓋聞德契於幽弗容終閟慈留於永詎忍或諼既不昧於諶懷矧敢矜其溢美惟我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我祖考少峯公之仲子先考武夷公長弟也配吴太恭人以伯兄玉之繼絶襲右職遇覃恩例得受贈先生孝自天豐文因道勝遺塵雲迥抗志霜清其順以承親也于童年小有過失少峯公責譴門外永夕下鑰時當除夕風雪淒迷先考私從隙道掖令歸寢先生引咎自責必遵庭命翼日元旦少峯公方啓扉焚香先生怡顏長跽少峯公且喜且泣稱其允爲道器逮及耆年省塋酹酒涕泗橫流拜伏不起則夫之所親見也嗣與先考同受業于伍學父先生之門匪徒文譽齊騰抑且德隅均整易衣共枕長年懽浹吴太恭人與先妣譚太孺人孝睦壹志等于同生繇是稱孝友者以寒門爲華族之箴瑱施于今日流頌不衰有耳有心胥于一致非不肖夫之所敢侈一詞也十八補郡文學屢應賓興文筆孤清弗售于有司歲己酉與先考同赴省試先考中塗病作遽謝同輩掖扶歸里小艇炎蒸篝燈搔抑目不定睫者五晝夜因慨然曰幸全三樂復何有于浮雲哉自是雅意林泉布韈青鞵逍遙于下濮觀田孤山種梅之下築曳塗居搆小亭題曰濠上浚小池蒔雜花其側釀秫種蔬供歲時之薦先生少攻吟咏晩而益工於時公安竟陵哀思之音歆動海內先生斟酌開天參伍黃建拒姝媚之曼聲振噌吰之亢韻屢嬰離亂遺稿無存而夫之早歲披猖不若庭訓先生時召置坐隅酌酒勸戒教以遠利蹈義懲傲撝謙撫慰叮嚀至于泣下迨今髮攲齒凋忠孝罔據仰負宏慈未嘗不刻骨酸心深其怨艾而祇畏冰淵差遠巨慝則固先生包蒙以養不中之明德所被也先生以萬曆丙子正月六日生以□□丁亥十月□□日謝世恭人先一歲乙亥三月十一生同歲十月□□日沒子玉之釗之玉之以文學襲衡州衛指揮同知釗之早卒孫恪安國恬子偉敏恪恬殤殞子偉亦早世曾孫生祐子偉出生蔭敏出夫之事先生無異先考追懷慈誘瀕死不諼年垂七十乃克與敏輩勒遺緖于阡不足述高深之百一聊傳家世孝友醇靜之矩型勿俾後裔卒迷云爾

文學膴原氏墓誌銘

膴原氏名敞貞獻先生之冢嗣于余爲從子貞獻先生以丙寅正月晦卒膴原哀毁成疾以其年十月二十一日終于殯宮先生違世守真□□耐園雅不與世親膴原依依園側躬耕授徒以侍麾之遠而愈不忍離篝火具沐牏廁汎除之勞鬌髮半白矣呴呴如孺子執勞不倦如是者三十餘年先生八十矣其卒也啼號不絶于口閱六月而病病愈哀又四月而亡哭抱遺書授余爲訂定而傳之遺命以衰麻斂停棺侍殯側候啓殯相隨葬于先生暨妣歐陽孺人之墓側和淚濡筆作書貽余俾如其志余家自驍騎公于洪武間世官衡州衛十世而至先徵君武夷公十一世而至貞獻先生皆以內行爲士友

所推許膴原克敦先訓而發自性生尤爲切摯其素履秉心堅樸不欺然諾于昆弟姻婭友朋皆抶心殫力以相周旋無所緣飾十五補邑文學爲文清通醇正詩得陶謝風旨讀書刻意以求物理天則之蘊不如手捫而目見之不止幼從余學學于余者篤志精研未有及之者也有子二生祁生郊女一幼未字生祁生二子綿續一女許字蕭喬如生以崇禎庚午八月二十日距沒之年五十有七余于其亡哀之不欲生而重悼其銜恤以隕生父沒而不能一日存于世也爲之銘曰

身離于親其離幾何如根既拔奚有枝柯自春徂冬憾日月之猶多奉爾遺形相隨于此山之阿

記二首

船山記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頑石也而以之名其岡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給於榮其草癯靡紛披而恆若凋其田縱横相錯而隴首不立其沼凝濁以停而屢竭其瀨其前交蔽以絃送遠之目其右迤於平蕪而不足以幽其良禽過而不棲其内趾之獰者與人肩摩而不忌其農習視其塍埒之坍謬而不修其俗曠百世而不知琴書之號然而予之歷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棲神怡慮者往往不乏顧於此閱寒暑者十有七而將畢命焉因曰此吾山也古之所就而不能概之於今人之所欲而不能信之於獨居今之日抱獨之情奚爲而不可也古之人其遊也有選其居也有選古之所就夫亦人之所欲也是故翔視乎方州而尤佳者出而跼天之傾蹐地之坼扶寸之土不能信爲吾有則雖欲選之而不得豳其不歡迎其不棘江山之韶令與愉恬之志相若則相得而固爲棘人地不足以括其不歡之隱則雖欲選之而不能仰而無憾者則俯而無愁是宜得林巒之美蔭以旌之而一坏之土不足以榮吾所生五石之煉不足以崇吾所事栫以叢棘履以繁霜猶溢吾分也則雖欲選之而不忍賞心有侶詠志有知望道而有與謀懷貞而有與輔相遙感者必其可以步影沿流長歌互答者也而煢煢者如斯矣營營者如彼矣春之晨秋之夕以戶牖爲丸泥而自封也則雖欲選之而又奚以爲夫如是船山者卽吾山也奚爲而不可也無可名之於四遠無可名之於末世偶然謂之歟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還其頑石嚴之瀨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與之清美之風日地與之豐潔之林泉人與之流連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終於此而已矣辛未深秋記

小雲山記

湘西之山自耶薑並湘以東其複數十以北至於大雲大雲之山遂東其陵乘十數因而曼衍以至于蒸湘之交大雲之北麓有溪焉並山而東以匯于蒸未爲溪之麓支之稚者北又東其複十數皆漸伏而爲曼衍登小雲複者皆複而曼衍盡見爲方八十里以至于蒸湘之交遂踰乎湘南盡晉寧之洋山西南盡祁之岳侯題名東盡耒之武侯之祠東北盡炎帝之陵陵酃也北迤東盡攸之燕子巢天宇澄清平烟羃野飛禽重影虹雨明滅皆迎目授朗於曼衍之中其北則南嶽之西峯其簇如羣萼初舒寒則蒼春則碧以周乎曼衍而左函之小雲之觀止矣春之雲有半起而爲輪囷有叢岫如雪而獻其孤黛夏之雨有亙白有漩渡有孤臬有隙日旁射燿其晶瑩秋之月有澄淡而不知微遠之所終冬之雪有上如暝下如月萬頃有夕鏳爍素懸於泱莽山之觀奚止也小雲之高視大雲不十之一也大雲之高視嶽不三十之一也豈啻大雲嶽之觀所能度越此者唯祝融焉他則無小雲若蓋小雲者當湘西羣山之東得大雲之委而臨曼衍之首者也故若此是故湘西之山觀之尤者逮乎小雲而盡繫乎大雲而小者大雲麗然大也或曰道士申泰芝者修其養生之術於大雲而以小雲爲別館故小之雖然盡湘以西終無及之者自麓至山

之脰皆高柯叢樾陰森葱蒨陟山之巔則古木百尺者皆俯以供觀者之極目養生者去僧或廬之廬下蒔雜花四時縈砌右有池不雨不竭予自甲辰始遊嗣後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導予遊者

薑齋文集卷二

薑齋文集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序五首

詩傳合參序

學效也聞之說曆者曰用郭守敬之曆而不能用其法非能效守敬者善夫其以善言效也故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變化如目視之與手舉異用而合體變化所以擬議也知擬議其變化則古人之可效者畢效矣然而不知擬議者其於變化猶幻人之術也眩也終古而弗能效也以詩言之朱子生二千年之後易子夏氏而爲之傳奚效乎效子夏氏爾子夏氏於素絢之詩同堂而異意故能效夫子之變化以俟朱子朱子於三百篇正變貞淫之致同道而異詮故能效子夏之變化以俟後人善效朱子者可以知所擬議矣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平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爲之豁如覺其豁如者覺也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故一曰學覺也覺生於擬議而效成乎變化斯以悅心研慮而無所疑乃若愚所謂眩者則非此之謂也竊二氏之土苴建爲門庭以與朱子訟戴古本爲冒鏑之盾究亦未知漢儒之奚以云也一字之提不問其句一句之唱不問其篇矯揉聖教而惟其侮倚其附耳竊傳之影響而不得有一念之豁如若此者固愚兄弟所過門不入而無憾者奚忍與黨同而伐朱子之異哉先生此編一以子夏序爲正而固不怙也曰卽出於衞氏而亦爲近古其遜志而不敢誣亦於此見矣絲衣之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之祀詳見應劭風俗通蓋漢人之淫祀子夏親授詩於夫子高子其何稱焉故曰卽出於衞氏而亦爲近古以俟後哲無慚已

種竹亭稿序

江天風起高閣秋新把酒酹空問騎鯨弄黍之客人有賦心僊依客影不知今之以白首對江山遽爲殘夢吟蔚子各懷佳月人在春風之句何以還酬夙昔哉陽禽回翼地遠天孤一線斜陽疑非疑是江湖皆矰繳之鄉沙寒杳帛書之寄刀兵隊裏有臆無詞生死海中當離言合蕭蕭笳吹酒夕驚寒此蔚子所爲磊落之胸哀歌河上者也及夫半塘畫舫荷柄通觴曲徑幽花蕉光炫夢覽鏡雖霜爲歡亦夜長夏尋梅闗心物外花時看盡看花人蔚子之心遠矣乃前度劉郎已隨逝水苦生半畝笛怨山陽則余與蔚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又何足以長言邪嗚呼悲愉之情極乎壯老俯仰之致況有滄桑凡前三者苟得一焉足以春懷杏影之橋秋問瓊寒之闕矧自把臂以來莫匪銷魂之地乎問道錫山相期何似萬端迂折一寄長吟共此湘湄各有眇眇愁予之旨而余少於蔚子衰乃倍之貝廷琚語兒新月楊廉夫紅幕春嬉皆以屬之蔚子爾袁伯業老而好學陸務觀取以名菴蔚子交遊半天下而存者幾也余幸而存不禁爲蔚子瀏漣亦何能不爲蔚子勸勉與

殷浴日時藝序

家則堂南歸以春秋教授則未知其所授者以道聖人經世之意邪其以爲所授者羔鴈之技邪夫必有辨謝侍郎賣卜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則授以道矣庖丁曰臣之所好者技也而進乎道技道合則則堂可無河漢於疊山何也其登之技者敬而樂也敬業以盡人樂羣以因天進乎道矣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姪子之慟浴日拂拭而慰之少閑無以閱日浴日始以帖括見示繼此而宜江士友汎晉而與余言帖括十年來乍駭人以未能嘗試余怵然懼觀既止要其能敬以樂無能度驊騮前者余以知浴日之天至而人全與之因天與之盡人余迺脫然釋其懼於浴日言必有所牖意必有所肖未有言意以先諧而諷者導人以往無敬之心則納其媚矣方有言意以放恣而逞者迫人於來無樂之度則用其爭矣今求浴日於御意擇言

之際索其媚與爭者無有倜然油然文非道也而所以御之擇之者豈非道哉故余樂親浴日而不懼而後遂忘其汎也實自此始基之浴日少與余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泊今又與余同爲訓詁師以自給而浴日多幸浴日雖貧有親可事有從子之孤可恤敬以樂有所施矣書曰令德孝恭其敬之謂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樂之謂也以意徵言將期於道有知言者當謂余非與浴日言技矣

劉孝尼詩序

楚之學騷者王逸然圓紅清江之句耀人肌晚愚謂左徒嫡系果在劉復愚矣或者汨羅之流北匯於湖岷江雪液奪其鱗鱗皛皛之致唯湘有騷不許他氏之裔溯流而挹之下也友人劉孝尼著山書者余知之七年矣南諸侯未登進之絃歌俎豆之側江蘺吟晚破荒無錢復愚所謂歌則其時者今古一揆想當悽斷故肅其使烹其鯉讀其詩朱晳陸離既似粲者雜以羌蘆節以靈瑟邊馬心歸南妃淚盡葉蕭條於九月青繚繞於數峯莫自抑其悲來問誰著其魂往洵天地之大百水涌滕瀾漪萬變雖欲競其濯騷之力於沅南瀟北之上而不可得夫豈公安竟陵以白蘇郊島之長技容與三澨七澤之閒可投袂而爭室皇之駕哉天清水碧雲綠蘋香唯我坐擁而收之固將絀淮南小山湔上男子於閏位矣余雖羸者請與孝尼狎主齊盟褰菁茅搴芳芷就銅官鑿石之遺壘以爭長於列國千載悠悠誰令禁之不必見來者而屬之似續也

王江劉氏族譜序

王江諸劉潛明經是玉氏湘孝廉若啓氏奉季昌先生之志修其家乘以示夫之而徵言焉夫之拜手而言曰夫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禮者天之秩也其在詩曰有秩斯祜天之所秩而天祜之祜者以祜其秩也劉之先長沙定王以漢懿親而食南國安成者思侯之所胙也沱潛荊沔者長沙之流匯于江漢而同潤乎南條者也湘上者固長沙之國邑也定王之祜紀於南國而諸劉之盛因之豈不以天哉夫之遂言曰夫禮立本以親始率先以崇孝統同以益愛紀分以辨微尙賢以昭德旌貴以起功立訓以著義廣類以獎仁順古以作則俟後以行遠十義賅焉故曰天秩之也允哉劉氏之譜其族乎昉于陶唐肇于炎漢而子孫繫焉親始者也六十年而一續續而不失其先崇孝者也諸劉之族散衍于南國而合于一益愛者也有合族焉有分族焉合者順而下之則分分者溯而上之則合辨微者也先世之行誼章者不溢微者不忘逮乎閨門之懿而備昭德者也勤于王家升于司馬薦于鄉造于太學斆于庠序奕奕列焉起功者也發其美效在是矣著義者也所貴者生也而錄之備獎仁者也文定象山誠齋之三君子者嘉言賅而存焉作則者也勿替引之以相長而待乎後之裨益行遠者也斯十義者天之所秩祜者以祜其所秩夫禮誠不可以已如斯夫夫之終言曰禮始於親親有類類有感感者感其所同夫之之舉于鄉也與若啓氏講以世石長氏偕以年而協以寀夫之伯兄既與若啓氏講而遊辟廱之歲與季昌先生壽玉氏聲玉氏賜玉氏胥以齒然則以類而感感而秩以其言夫亦竊禮之遺意也與

書後二首

讀陳書書後

人能爲天不可爲當其亂之難訖天且縈紆以延衍之極乎其終天力盡天情且息猶未嘗無千金一瓠之幾然且拂亂以卽於傾仆斯誠可爲之大哀也矣江左歷四代而至陳前此者晉能合已散之天下而一之宋武人傑也齊高梁武整昏亂之紀綱規恢略定故乘童昏以攘大寶而天不厭之以爲差愈於北方之蒙□□也陳武帝以遐方小校器止斗筲忽起而干天步立國三年穴鬬不解救死不暇遑問紀綱流血相仍無言生聚侯安都淳于量章昭達之流以村塢

之雄承乏秉鉞而周迪留異陳寶應掉臂狂呼屢相踶齕陳之自崩自圻以趨入于亡一夫折箠而收之固必然之勢也而吳明徹督星散之旅徼功淮北奪七十餘城幾半齊土使天不假周卷齊以相臨幾於興矣乃策勳未幾故版旋亡一覆于呂梁而兵熸將俘如疾風之殫脫葉蕭摩訶之言違於俄頃朱雀之潰應如鼓鐘豈非吳明徹之不謀其終而陳主之未量力而度智也與夫爲國之道不以國戲將者國與民之司命不以身戲武鄉六返復拔西縣晉追苻寇不踰長淮使能於喪亂之餘勤修內治休養數十年內無篡奪之禍兩河二京未嘗無收復之望而明徹悉殘陳之力扶尫罄蠱爭匹夫之氣以取必於一死陳所恃者一旦向盡故知南土之灰飛不待叔寶之昏庸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不亡胡待焉故善承天者當其有餘慊乎若不足及其不足則欿乎若無之幾虛幾盈天乃復至而君臣將吏虛枵浮起無反是之思以乘隙而徼幸此用兵之大戒抑爲國者之永鑒已使明徹能從蕭摩訶返呂梁之旆我氣不盡敵威不增保固長淮宇文氏猶將憚焉然而賈豎之智沒於小利內不量己外不度物所謂逢運之貧壞不可支者也司豫之功猶屬弋獲又足見天拊衰運未嘗不眄睞重疊佑人於離絕渙散之餘而弗克承天者自趨沈沒天之不能延司馬氏之人民以徯武德也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讀李大崖先生墓誌銘書後

夫之讀白沙先生集而有疑焉疑當時之授宗旨於江門者自張廷實林緝熙以及乎容貫陳冕之流洗髓伐毛於釣臺之下無幽不抉以相諮印而白沙所珀芥以弗諼者則唯大崖先生其唱和詩幾百篇抑未嘗以傳心考道之爲娓娓視彼諸子者言不勸矣以此疑而思思而不得者蓋數月乃置其往還唱和之迹而設身以若侍兩先生之側者又數月而後庶幾若見之嗚呼兩先生之暎心合魄而非張林容陳之得與者豈其遠哉白沙之於一峯猶是也於定山猶是也於醫閭猶是也於汝愚猶是也其時相與接迹者前爲三原後爲楓山雖未嘗與白沙遊大崖亦未嘗造膝焉而亦猶是也逾此而外交臂失之者多矣白沙沒諸君子亦先後謝世弘正以降此意斬焉又降而言學者輩興建鼓以求亡子其所建者非所以求也而所亡者固其子而亡之也則使以泰州龍谿之心測兩先生相與之際而期其遇之也不亦難乎而況於其徒之瑣瑣者乎記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江門風月黃公臺披襟而對之扶疎葱蔚拄青天而蔭滄海言惡足以及之哉先生裔孫雨蒼氏占解年七十有二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大崖墓誌銘寄唐生端笏使與夫之共讀謹識其後以訊雨蒼當如面談矣白沙送大崖還嘉魚詩曰富貴何忻忻貧賤何戚戚一爲利所驅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識乃以聖自居昭昭謹形迹敬爲雨蒼誦之

跋一首

耐園家訓跋

吾家自驍騎公從邗上來宅於衡十四世矣廢興凡幾而僅延世澤吾子孫當知其故醇謹也勤敏也乃所以能然者何也自少峯公而上家教之嚴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內外姻表交游隣里皆能言之至於先子仁慈天篤始於吾兄弟冠昏以後夏楚不施訶斥不數數焉然以夫之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敢以口辨者至兩三旬必仲父牧石翁引導長跪庭前牧石翁反覆責諭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閔默泣服而後得蒙温語相戒夫之之受鴻造於先子者如此然且忠孝衰於死生之際學問惘於性命之藏白首無成死嘗不耀則夫爲父兄者以善柔便佞教其子弟爲子弟者以諂臣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永也岌岌乎危矣哉吾伯兄律己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請益焉然夫之自不

能言物行恆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疾媿邪伯兄之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爲用愚者弗知爾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旨深哉伯兄睦修家訓導子孫以可行酌古今而立畫一之規禮意於是存焉爲吾子孫者讀而繹之遵而行之詧其所必然而喻其莫敢不然何遽不雷霆加於頂冰雪浹於背乎禮之本無他愛與敬而已矣親親者愛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夫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爲父兄者不以諂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於便佞善柔之損敬之至也尊以禮治卑卑以禮事尊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節也者禮也奉伯兄之訓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凜祗載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禮行其閑庶幾哉可以嗣先可以啓後不然吾所不忍言也伯兄傾背從子敞刊其訓以傳於後非徒尙其拜稽儀文之節也有精意存焉夫之蔽之一言曰嚴非夫之之私言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鬼神臨之吉凶隨之尙愼之哉柔兆攝提格之歲律中㽔賓中澣穀旦季弟夫之跋

薑齋文集卷二

薑齋文集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啓一首

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啓

生無益於人子羽之頭空白老自安其命趙孟之晷將斜脛宜孔杖之施教無失故附有原襟之露友且憐貧伏惟執事道不遺遐心惟求舊刀兵劫改僅存鵠渚之弟兄生死夢中還記虎塘之歡笑人閒甲子已如鹿在蕉中世外春秋不謂鴈來天際指青松以似我五大夫閱世空悲進赤舄以邀僊幾輛屐今生更著青袍無煩嚴武用支肺病之寒湘篷不拂元規持卻熱中之暑匪尋常縞紵之交實早歲笠車之約拜登不言顏甲念雉壇之存者幾人晉祝將俟先庚記鶴羽之歸來隔歲聊陳謝悃肅寄遐思

尺牘十首闕

薑齋文集卷四

薑齋文集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九昭 附刻楚詞通釋後

薑齋文集卷五

薑齋文集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九礪闕

薑齋文集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賦五篇

南嶽賦

結天元以紐靈抳陽冶之鴻施毋黄精之函載炳相見于重離帝宅炎以誕命奏萬年而不辭是故其爲狀也唯其爲象也爾其所自昉也爰其所自往也蟬延薑挂蜦蚪蠖躞蜚戌騰拏龍眒鸞敞于五千里之外者獝不知其歧綿之逌柢而匏繫之屢遷固有神亥逡巡而戒步燭陰睥睨而改顔者矣乃循近趾蹤遠迒析柔埴柬騂剛杳翠微巃夕陽幽鑾泣掣兕狂別子汰委裦王杓匀櫛節逆迎順將拎幽絡阻逐景飛光乍曲弜于坤麓終回籥于兌方則亦有可得而形相者焉原夫岷山之俶立也會昌建福絡啓大江盪滌東井襟帶坐鍾是器術之所復穰而火正之所下降故其靈吭嗉吸神瀇尾傾條分萬岫形擢孤榮崒嵘翕葉蕲阢硍勍佚蒈蒈以田田集栩栩之翛翛五指南纖而戍削三眉西嫵以娥嬿匪思存而稅駕脤天紹以東縈于是濱若瀘跨馬湖謝錦水揖雲巫纏以西徼驂以鐔溲披紛夫夸趠桀都梁雖霧杳而星綴實振領而維綱蓋不知其幾千里而翔集乎耶薑爾乃蒸水南夾清漣北款乍紉崇崖或褭沙渾帛飛緒舒凌蹙烟緩迫然掌撥委而淹蹇如驚非意相忘以坦眩眩浮浮蔓垂棘鉤又歷條山撇裔水而後乃抵乎其邱則有巨塊巖石赬膚碧肌截爲列城覆爲懸帷繁星經曜閒以晃熠修蠹平茸雜以迷離桓午樊籞歛以洞達康逵互徑斂以崔峗怒而犇觸旋以妖娷已顧弈傑駭以鍔鬌風萃漂細散以詭狀欱然中起拔以崇魁奔精歙魄停凝矗峙者則岣嶁爲之經始坡陀逶迤方伏以起互爾順衍驚踴旁徙尋不周而發軔覛常羊以遙指僮標秀于七二紛餘峯之莫紀簇紅華立白石啓小嵩亞太室開雙髻于玉女參石廩于麥積蜿蜒蟠躍蠙貪蝪驀複或傪伴單乃瘠颯翩馺娑其歸翰盤容與而整翮薄經營于欒塢已緬邈乎皋宅張其華蓋鬱爲煙霞崱屴崟嶔天門嵖岈披九閶邀日華神之嫕留經過杳亭亭疑不邪則安上芙蓉匄碚巃嵸輔承顴附以奠祝融之封也其高也拔乎原隰者九千六百步軒軒堯堯以捫銀漢而挂罡風玉衡乳垂長沙呫從朱鳥翼覆天市作墉蹬光下燭朱英上通孤碧混霄返翠漾空維時爇賓律御羲和轡永雲斂數絲宵涵萬頃粵陟焉而步測有天末之焜炯維南極之樞星祝胡考于仁静彼徵瑞而乍炫此居至而恆炳舍離合之神山誰共覿其光景蓋其穹窿嶕嶢嶠裊蕭騷詰空宛至出險將翱平揖太白俯勞嵩高哂岱宗之臨深況恆祠之谿褒宜光怪之偉艴迴寒暑于坰郊蘋末乍動焚輪已號轞轄陘隤屭以凴總觸突漩瀖餘以呦咬石級柔搖而閃霍鐵梁輕舉于鴻毛其或宿靄蠲明星晳晨鷄凝寢夕蟲喧砊沆瀣莫分海天無際戢金縷之綫與杳錦浪之騰曳浴火鏡而踟躕奮晶宇以滌涗宛驚心而盪胸羌不宜其綺麗何人閒之未遙蹇遲遲其始霽至若繁雲興穴油陰冒埜雷雨半山晴虛孤寫豐隆嬰啼列缺鐙爥浸升雲之連蜷始霏歷乎趾下斯非睽髣髴乎天人胡同埀而殊冶也哉祝融是降衍爲赤帝之阜秀如摘以離羣矯欲流而終取其左則朝陽日觀九仙潤牛毗盧之所蚴蟉也其後則雷祖九龍蓮花潛聖妙高之所擁負也其右則南臺羅漢明月涌几之所舒紐也其前則金紫流杯烏石黄華之所奔奏也其陰則荊紫大潙迤邐辟仆暈旋乎暮雲之逢迎而態信乎岳麓之邂逅其外則湘淥洣瀏衿回珮紉而憑隱乎雲陽之墟以挹注乎敷淺之藪其南則石鼓回雁碧雲雨母鷃峙鵜臚椒聊瓜剖以犇息乎海嶠之列五與夫瀟山之疑九回薄磅礴團圞結複控扶來廷少長維族豈後至之或凶匪撻彼而臣僕傲紫蓋之不寧終同區而必穆唯猊奔以鶩舉奄靈徠以載謖棲赤熛之感生儼司天之帝服徵祀典之不經

選祝誦以宜穀神眇眇以蝹蝹紛遲下而流睩時則常伯夙請秩宗
宵寅發策明堂降甒端門清酒既酋制帛維纁驛駕馳道有來湘千
蒲鐘奧發鳳吹清喧燎飄光以乍晻香屯煙而徐馨降炎精之纍熗
貽君子以芳荃勤九伐而不匱匪明德其已諼迺至南陸迎日元辛
涓吉后有事于方澤差名山以作匹赫炎光之顯祇壇六成而列秩
雖迫眂乎上公實王禋之載謚瓚築鬱之醇馚鼎剛辟之繭栗誠高
朗以令終作后祇之丞弼彼熯乾封而號萬歲已啓俶豔而替昭質
奚況亭亭云云之部婁浮七十二后之雄心者曾何足沘右史之彤
筆耶德馨維瑞靈貺斯徵護軒轅之瓊蘤霏寶露而飴凝攬寒暉于
夕館帝纚綣以宵與賚羣后以滌目宛縈帶于蓬瀛降湘妃于北渚
賓朱鳳于南陵逌夏后之齋瘖冀通精以澹災昇金簡之雲籀謁蒼
水之靈傀瀰滔天而無朕粲絲理于奇賅苟神筊之終吝眷羽淵而
增哀斆隨刊于土乂訖效享夫黃能虞遂陟而覲后揖玄玉曰俞哉
黃壚敦膏紅泉釀溜英英九丹煜煜三秀鷂明乳雛應龍伏蠆叔夜
浩歎于林岡弘景裴回于句岫故有山經窮其削梯渭卜罔其占繇
者矣迺其什一千百者猶可得而究焉其草則有黃精少辛芎藭射
干幽蘭蓁茈芍藥芳荃苦蕆甘菊蔓茅香蔺虋冬紫茜沙葠白前昌
歜九節龍鬚纏綿竹紀千齡松壽萬年青蘋虎掌蘧蒻旱蓮禹餘稱
糧威靈名仙交藤烏首翁草華顛薟蘵薯蕷冰臺竊衣五加羨玉百
合胎璣綠覆春皐芳泫夕暉謁風送薰蕭蕭菲菲積雪吐蕈方暄擢
薇叢點山椒弱暎水湄其木則有樱桂厚朴榛橡含桃丹楓英梅梓
榧杉槄徑松接武微風振濤銀杏山礬黃心碧梢木蓮六出暈紫斷
瑤芬薰百尋豔蕩九皐扶條逼上擢挺危牢猨狖磬折柔逾錫膏瓌
瘴籧篨虬文曲鬖螺旋乳結盤渦瀵尻雅宜曲几或便詩瓢巨竹繁
生細篠側出大任汲炊直中轂率箬簩雲迸修篁風謐駘蕩藿靡檀
欒蕭瑟晚茗蚤荈屑雲蔭日紫筍綠槍鹿茸荷蜜迺令又新品泉鴻

漸浣琖吹松風瀹海眼祛孝先之便便罷伯倫之荷鍤視天池之與
顧渚亦可登洙泗之狂簡也其泉則有金砂娑羅貫道水簾龍池洗
衲虎跑三潭春草載榮石髓飛甘澄涵霜月清混鬱藍拂阪陵磧懸
珠鏗吟偶拽屑其喁噢旋厚閒以崩坍振鼉吼之轟轟幽蛩泣其淫
淫警達旦以宂豫寄清怨于江潯其巖岫則詰軋綢繆鈹挺弓彄始
乎纖屈終乎廣袌蹇產墆翳疑墜稍收稜層磕沓欹憯鑱鈗檻泉沸
射雜以謰謱千章蔽日則禺中警夜叢筍留霜則暄和懷秋杳扳捫
之絕跡誰丁丁而見求闕爲徑以太古藏內趾之與䝿芃其獸則有
蔚豹文貍獨猨岐雉騊駼山都豪豕刺蝟麀鹿封熊麋麐兕犨麝父
王孫蛩蛩狒狒吟鼪嘯狐清宵吹沸跂息騷駭趠越憤毅度夕樾之
與朝陽坦不憂夫羅尉其鳥則有素鵬白練山鷄吐綬覗睆鸒啼鉤
輈雉雊倒挂鴛雀海青鷹鷲鴕鵰鷓鴣望巒斯就白展素沙丹欺絺
繡莫不矜羽弄魂歡春警晝盼蘭芽以低啄掠飛雲而橫逐其殊異
則兩虎晴見而陰合雲師霽出而霧騰絕礀閃夜光之木懸崖炬聖
者之鐙靈蘂浴春而釀雪神蜥弄水以飛冰思匪夷而恍惚亶不信
其已曾迹其昭爽之瓌絕擘其滂沛之勃蒸自非象外棲心天徒合
契瑩秦鏡于窈勿覓軒珠于遼戾固有望景而腸迷臨高而神閉者
矣琳宮丹館依隈附巔豐碑隆碣冠阜臨泉樾觀月清石梁虹懸飛
航切雲高臺含煙則有巨公經過而磨崖逸民忘反以閉關墨卿韻
留于金石琴客曲寫其猗蘭其戾止也拓內美浣塵慮披天宇益修
度心謀韜通目擊道遇昌黎恣七諫之遊考亭佇三益之素扶桑旦
濯于雲中縞練徐消于天步指蒼天而予正何美人之遲暮崇仁抗
疏而霧隱廣漢作牧而星聚東廓函丈而英延甘泉尸祝而芳駐咀
德華漱仁津衍河維藝邱墳樹旌幟翦荊榛匪西河之疑似樂雩壇
之佳辰近則荊溪制相(堵公仲緘)江陵詹尹(張公別山)拂車轍于層巒觀初暾
之輪囷拊劍而義魄增振衣而烈心引濱九死以崔嵬拯皇輿之遘

閔若夫杜陵西岷香山淮海之續風而接軫者取青妃白激商諧羽于其閑誠無情而不盡至如王孫憤俗而埋跡高士問津而行藥子野罷遂以流觀少文展圖而棲薄鄴侯避李而挂冠致堂卻檜而躡屩忠誠旁求而鵲起黃門經始而鳥革諒卜吉于允臧抑降神其維嶽矧夫銀地表瑞朱陵通真釋子彌天羽客乘雲九仙霄舉隻鶴霞賓烏爪翻書石糧自餘嬾殘飯芋岩老長醮扣玉壺于海客奏雲璈于華存含茈薑于金母養釘鉸之胎魂雲軿來其宛在哂探烏之徒勤逮其三車東駕五葉南開頭陀既景思大爰來海還蛟館顗觀天台讓磨石鏡還滑苺苔慈明狎虎芭蕉浴雷綠蘿結菴露滅名齋丹霞鹿門金輪南臺息勞山之戍客踵紫柏以鉗椎其蠖伏而鸞舉也蓋不給于更數先參帝網威震毒鼓位揀君臣要兼賓主儼華藏之莊嚴又何論夫雙樹以故金碧璀琲堵窣穹崇比岫聯香接宇聞鐘花雨成蹊白雲在封埒石聽于道生凝烏供于嬾融苟息心于玄悟豈來者之未工雖畫一于鄒魯展道大而必容要非包沕穆析鴻濛遴衆妙之所都建萬壑以逌宗則夫頭洞漾瀼攢合龍蔥者胡憑藉焉以孕大觀于無窮也與是故其爲奧區也脈蜀踞楚拒粵引吳北吞黽阨南搶蒼梧顧陽雲而掉臂何台蕩之與匡廬浮洞庭綰濂浯帶瀟湘向背殊煌煌唐唐跐踔首出以參伍乎鄗都距北戒而絡漢廣紀南條以挂天樞道靡崇而莫奠功維夷而不渝皇哉有虞氏之慶也肆見羣后孟夏徂征爰服三苗迺敘南衡玉輅匪勞荆土載賓五圭儷帛一死二生誠无妄而苟薦辟奔走以載盈聑自他其匪稱格帝享于斗精渺江介而遙履作百王之典程嬴氏亂紀漢德中涼割長沙以建芮隘幅員于朱方濟三江其已惴矧雲夢之可航侈瀟霍而僭號躋小星以專房羌涼灒于脂轄詎苾芬之能饗於戲陰禮陽樂黴皇王之貿軌者豈不偉與抑斂福之豐儉帝睞焉而以篤其棐也是以樂慚者綴促禮樸者俗鬼遞虞漢于霄淵互善敗其凡幾緬喬岳而揆明禋繼皇嬀其孰踵懷江永于比興歌南風于博依簡明德于炎精溢余思于有斐頌曰明明后胙來昌鬯真人南翔翔陽維北漢汨漳南湘灕中合穹嶽雲葳蕤烝哉我皇誕應之萬壽百祿重離明秩正川麓靈怡情報哉不遐朱鳳鳴綏我曾孫宅荆京靖輿肇允口與庚業業不傾補天石賚予金簡還禹迹帝錫玄圭嶽之績蕩滌川原帝皇醳駿發炎光庶昕夕煇煇沄沄岳精來陵嵩泰華恆若敦蒲姚安姒企相陪迺眷南顧曰念哉玉衡貫光天門開

練鵲賦 以雨餘綠草斜陽爲韻

卽林臯之瀟清滌繁陰於宿雨聊瀏愁以寓怡翩艮禽之延佇維時條風微扇薄寒改煦雉登隴而初鷕鳦睍簷而作乳煙得得以青縈絲亭亭而晴彝何彼鳥之嬋媛點碧光而翔圍曳搖搖之玫珮垂中申之玉組輕塵長捐層暉弁聚落星徐流鱗雲欻俯睢渙濯其餘縹岷潘浣其素縷吟喬如於梁禽睞子淵於吳馬笑丹頂之鳴陰陋銀鬟之蹼土爾迺胥弱篠過平蕪因風末乘晴餘尾垂垂以柔曼羽襜襜以旁翎宛飛帛之迴波寫倒景而未如鄙秦聲之歈彼哂魯謠之跦跦織吳嬪之膠髮服翾風之琲珠寶光纖其綾鑷因祇結其修裾曾煥發以蕭散猶則遠乎跏蹰亦有弘農贈環沙鹿授符魏闕樊燕葉邑羅凫含珍絲頂之鳥遶煙縞臆之烏或襲美於玉石或閑采於紺朱絜縑翎之婉嫕泣邢美于尹妤若夫泛流鷺絲厭火屬玉名在縞而克諧文比潤而已辱彼何爲兮運睛此何取乎拳足矧在辛烏類蟬山雞名蜀蕖鴨傳丹幺鳳矜綠防邱鴻鵝影娥黃鵲雙鷀銜丹海之泥三鶩照肺膏之燭雖復潔整翠衿芳修朱襮比月鷽之孤清陋藻火而必浴又況垂腴涎於竊脂觀朵頤於啄粟哀豳詩之無毀勞周官之服不形衆濁以獨醒贈遙情于芻束蓋其月鏡修姿瓊膏泛腦湔都崇之紫泉閟雲端之瑞草曾偕奔於羿妃抑效御于金媼降子登于墉宮介阿環于靈島眷日暮而還延阻人間之長道然且

捨黛的捐弋阜貺靈飛愜幽抱鍊姹女以養形餐醍漿而卻老繁華夢之既銷豔心歇其如澡以故傳微霄而輕舉秉西清之太顥駕蘋末以肅征問沆津而潛討疑碧虛于是非胎金虎之內寶爰是薄遊山椒遙映水涯足捎青藹味掠蘭芽拂華露而如濡偃樵風以欲斜雖有烏號之柘金僕之姑挾以韓嫣關以熊渠睨逸姿之何篡終弋言之莫加遊芳林而遠害何螳雀之容嗟宜漢官之章服象黹繡於絳羅取在躬之洵美擬退食之委蛇叶音佗　若乃佻鳴珂之趙客媚袨服之吳娃指海山之雙鴛期白門之藏鵶望瑩質而逡巡疇同調於狹邪惟有幽人荔服逋客蕉觴行藥雲際閑步夕陽飛鴻邈其遠送斥鷃樂其低翔寄息心于倦羽託持贈夫滄浪奚況時在停雲客有浮湘遺卬音于冥飛澥予節于秋霜激白冠于易水鑒色斯于山梁感孤騫之綽約倡予和以不忘詛鳩媒于朔野悲鸞歌乎女牀鳳雖袞而旁覽鷃懷死以方將睠山情之窈窕敦白水以修盟抽粉絲而廣譬寫冰雪于瑤章

孤鴻賦 丙寅爲石崖先生作

耿玄天之幽杳矗雲級之崚嶒夕光黴而凝黛雨粉屑而疑冰爰有失羣陽鳥遲回南徙音墜煙霄影搖寒水雍門子援琴而歌曰遙天互兮杳無方九秋謝兮飛清霜傷裴回兮孤往彌永夜兮悠長時則黴蚌泫其居洮瑤軫絕其寡絲墜籜零而棲禽惻瀲波驚而游鯈悲蕭條四座志失魂離客有揚塵而起者曰何爲其然哉夫物之所偶天之所鄭介然相於泊然相傳爲歡既乍其睽匪憂故河鼓絕軫於天津弱水迷望於東流顧翩飛之自若曾無傷於遠邅縱厥心之不康豈達人之攸累可觀化以逍遙悲何爲其最之哉雍門子喑然有頃閔默不釋停凝俄延舍琴而作曰夫眄迹而觀其判合者未足以達悱然之縕久矣物之相翕有人有天有同原而異委有順化而偶聯水齊歸而各出木荄合而枝騈誠俱生以永結徹肌髓爲勿諼則何怪夫感其煢爾而代以恨然也原夫羽族號萬函情或尠唯此陽禽含貞來反當其草芽初肥桃波試暖韶風微漾素沙鋪輭轂音方融毳茸尙淺偕唼啑以嬉旋幸芳洲之繾綣曾不知心魂隔乎異軀而蹤跡成乎疎遠已而六翮已長睥睨青霄我衿子佩遵道齊鑣望雲逵於萬里詎折翼於崇朝豈其□□風苦□□月寒□□□□□□□□□□□□回首秦關商飈急而戒旦偕息駕以南還菰蔣槁而調饑姑忍嘗繳施而行路悲難然且弔影矜雙尋聲知和垂翅雖頻盟心自可沐玉露之清泠啄殘香於瓊顆嚮荻岸而同棲忘驚濤之屢簸於斯時也天海雖迷悲歡猶半風煉魄以森寒雨霑衿而零亂互梳翎以好修誓千秋於明旦何旻天之荒唐遽頹齡而飄散悲矣乎其聚無留其離無迹白日昭而忽馳青春流而猶昔芙蓉死而紅實白蘋凋而香匿楓零零以墜丹波渺渺而流碧驚鼯竄而爲羣棲烏啼而相卽雖則回翔極浦留連沙磧孤魂自懮閉愁孰戢豈謐爾之無期固難疇夫今夕蓋其爲羣也不妄則其爲念也不還其爲生也不獨則其爲死也不捐女牀之歌匪願蘭苕之宿弗躅唯指心於白水凌遙目之蒼煙矧俱生而聯氣疇惇子之能全是以下窮汗漫上徹蒼茫黍米銜恤彌天悲涼亭皋凄其下葉潦冰涸於津梁寒螿吟而凄冽莎草靡而芸黃苟憑今以溯往能驕語於憯忘也哉乃復整衽調絃別寄清商吟猱繁亂曳響無方重爲之歌曰天有涯兮人莫之知生有度兮復誰與疑誠不忍生存之一旦兮惘今昔之莫追謂焄蒿之仍相脗合兮恐達者之吾欺維時座客聞歌潸焉泣下鴻跡已遠餘哀未卸苟同類之必憐引長懷夫銷謝嗣遺操而微吟中年愁而舒寫已焉哉抱涓子於窮年竢知音於來者

雪賦 以林岫遂已浩然爲韻

觀其紛紜崟嶔陟巘紆岑銜輕不舍趨潔如淫已迅征而忽返頃回卽於空林有似去國之臣裴徊賜玦下山之婦悵惘遺簪魂搖搖而

靡定窅莫慰其行吟曾罔兮下壑楓浦兮樾陰匪先諏其集止聽迴風之浮沉均旻天之降命何流坎之莫諶其始也颯霅鏦錚蹇蹷詎譨與風俱怒竄雲而驟態無暇於春容音不成乎節族側候反則如伍相逃荆祖伊奔受甫踝地而還驚遙望門而屢叩逝不我留怨容曳之流泉堅不我容惘停凝之巒岫踐薄冰而哀吟依荒草而幽伏又符反固已愴思士於穹崖悼征夫於遠堠矣迄乎寒雲既同層陰已遂上黮䨴而薄天下迷離而無地倦飄飆於幕中杳不知其所詣於時羈晉南冠留邊漢使汾雲空白眪江漢以無方塞草不青睠關山而奚至莫不俛仰同情悲生觸類何陵谷之遽遷夐浮浮以虛寄徒窘迫其寒悰夢春陽而奚至亙宵兮連晨彌漫兮未已疑月疑霜迷天迷水乍亭午之熒眸旋朔風之更起意申旦之方蘇問繁陰之凡幾嚴威已忍偶屬望夫微暄沍凍猶凝渺孰知夫更始六方一色流目無垠疊嶂還增栗魂奚止此則逋臣埋迹於建陽筑客銜悲於宋子所爲乍馳意於清熹終年愁於塡委者也若其平展素晶上酬清昊靡幽微之不曜獨繁蕪而如埽哂如玉之何溫厭投瓊之易好豈青林淥水之足怡臨邛懷清以爲道則似海濱二叟山中四皓冰心旁徹於四維壹志停凝其雅抱素瑩上結而大白若辱堅剛漸成而益壯於老任消謝之有期非余心之攸保暨乎微風動壑疏星在天隨雲俱斂與木偕遷乃有積林表之宛在映霽色而熒然斯則孔甲抱丹墳於魯壁圖南煉金液于華巔歆始春之載覯聊容與於暮年朝暾出谷而素顏益潤流霜沍旦而昭質彌鮮含綺霞之新影承璧月之初娟夫孰曰東風之不可與期兮惟鶯花之是妍

霜賦戊辰

庚子山身羈關隴神馳江介長夜修徂煢然忘寐起倚軒楹孤心流睇于是曉風息山明暉初日未耀零霜尚飛悵然閔默情逐霏微客有訊之者曰子其能爲此長言之乎對曰何爲其不然也如僕者際暄和之令景攬芳草之芊眠猶移歡以作怨將挈物以問天奚待此哉而後戛變羽之危絃耶夫化有所不可知情有所不可期貿遷榮悴曷其有涯而當之者適與相遘感之者潛與相移然則履霜之刺未諧貞感繁霜之怨獨有餘悲測清雰於邂逅端有竢于孤羈昔者峯雲乍平商風漸展柳帶垂黃荷衣墜茜玄禽猶飛蜻蛚已怨曠遼窅以涵空滌虛清于遙甸先以涼飆申以玉露方珠顆之停勻棲勁枝而圓素已愴意于蒼蒹緬追懷夫芳樹胡玉琲之不堅遽趨新而舍故騰靈液之方升早不謀其摶聚氣母韄之於希微金輪碾之而容豫爾乃裴回天杲依違蕭散似止仍留將合復判倚孅冶之娥孅聊夸猶于霄半蹇遺影而薄遊匪宵光之可辨于時明河墜斜月橫遙天一碧霞綺收英雁含悽以暗度葉低墜而無聲忘知者之爲誰獨旖旎而迴縈宕幽情之蠲潔羌不炫夫瑤瓊爰就苔衣或依木杪豈蓄意以將迎聊栖遲而來紹眷井幹於桐陰集征蓬於江表長汀曼引以彌漫碧瓦平鋪而危峭迨于明星已爛微風不興迢遙萬頃極望晶瑩倒青旻而涵素漾浮采而莫扃皚容淡而愈遠凜氣翕以如蒸榮衰草以留豔惜淺水之孤澄欺濃華之積雪惘戌削之曾冰於是長天益迥煙水增寒柏已凋而餘紫楓欲脫而彌丹沙廣衍以無際蘆孤飛而不還旻闃寂以森瑟極百昌之摧殘眺玉峯於俄頃終銷謝以無端泣幽妻於故帷怨遷客於鄉關疇有恩而可懌疇有夢而能安當斯時也僕將何以爲心哉墟煙微羃墜月初沈光淫淫而眩目寒惻惻以栖襟送南飛之鷩鶒懷涔浦之青林形長留而罔託魂猶在而莫任客有爲之歌曰秋風徂兮三冬歸履輕霜兮授寒衣惘江關之已遠聊淫裔而莫違予申歌之曰零露溥兮飛霜駛盪纖弱兮散清泚亙天涯兮淒以迷悄不識寒威之奚止于時四座緘愍相倚長謠負白日之不暄念蒼松之且凋歷千秋而寓愁兮曾不如晨霜之易消

薑齋文集卷七

薑齋文集卷八

衡陽王夫之譔

賦三篇闕一

祓禊賦

謂今日兮令辰翔芳皋兮蘭津羌有事兮江干疇憑茲兮不歡思芳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朝意不屬兮情不生予躊躇兮倚空山而蕭清閴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

章靈賦章顯也靈神也善也顯著神筮之善告也壬辰元日筮得睽之歸妹明年癸巳筮復如之時孫可望挾主滇黔有相邀赴之者久陷異土既以得主而死爲歆託比匪人尤以遇巷非時爲戒仍承神告善道斯章因賦以見

居調軫以理晳兮連權兆而晳夢莫紅切系緌擇以搖搖兮憂期愆而恤豐爾雅權始也夢不明也易愆期有待又豐亨王假之勿憂王弼曰得豐亨乃可勿憂恤亦憂也閑居調其軫念之情以自理所誓之志故必稱引初始述祖考之肇啓者以開其蒙昧王之得姓自太原世系綿衍丁此亂世如冠之垂緌木之有擇搖搖其恐墜也故既憂有待之期或愆抑以未豐而亨爲恤進退維谷懼忝爾所生也

皇濠泗飛以試困兮余祖御乎揚之土靖協勞于滹沱兮采赤麓以剖戶蟬考葉之文潛兮玉書宛其舒心筮鴻柯之非集兮珍海翮而息南叶○食邑曰采蟬蟬聯也麟吐玉書春秋以作鴻掌而不爪枝柯非其所集南溟之化六月而息太祖始起於濠泗當龍躍在淵之時始祖驍騎公從揚之高郵舉兵應之迨成祖靖難又協贊成勞於滹沱河故剖萬戶之封食采赤帝之麓嗣是蟬聯不絕逮顯考徵君以文章理學起家受業安成傳春秋大義天啓初用特徵入貢太學時不能用將授以散秩非所宜見歸而隱焉

眇熹光之麗形兮淩太白而揆初雖冽清其逖垢兮抑寒銑而善痛凜不知其逾涼兮抽已秋之餘莠熹微明也人生而形具明斯麗之其始生則尚熹微然余生以九月朔日金氣方盛而揆日在初雖秉氣清剛而寒銑不昌乃雖邁凜秋而猶爭夕秀其於時固已難矣

鄉升廉以脂轄兮齊側皆切明夜以庶格猰貐午於周原兮歸魂皆肥通其猶未莫謨白切○脂脂車也午旁午也甾遊遠引也莫安也壬午歲舉孝廉於鄉方上公車冀得出身致主齊明夙夜庶有感通乃李自成犯順於秦晉□□蹂踐於畿南狼狽南歸冀全肥遁而張獻忠入楚湖南全陷奔竄不寧

勝調　周飢於紫蠹兮永眇視於躍馬奮殘形以殆庶兮危季歎於撩虎龔勝龔勝王莽贊紫色蠹聲永任永三都賦公孫躍馬以稱帝易顏氏之子其殆庶乎季柳下季莊子柳下惠以孔子見盜跖而歎之子曰撩虎鬚幾不免虎口癸未冬張獻忠陷衡州捕人士補僞吏時絕食傷肌以脫其污庶幾龔任二子之意然其得免虎口者僅矣

釋余枻於曾波兮導告余浸以滔天行汩災而后嬰兮馬壯拯其無人哀輪縈以瘠愁兮襲宵永而辭晨天叶○曾層通導導人戒塗者也易用拯馬壯言救難當健速也張獻忠入蜀湖南稍寧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思廟自靖五行汩災橫流滔天禍嬰君上普天無與勤王之師者草野哀痛悲長夜之不復日也

鷸倀皇而狂饋兮蠢蹊田而奪之豈弗閔其終沈兮荼艮苦其將捋之步岑薜以涓友兮援余戈而徂征孤拊和其怒節兮乾時潰其誰榮國策鷸蚌相持漁人兩得之語云孤掌難鳴春秋不諱乾時之戰言能與讐戰雖敗猶榮□□□□□未久旋亦敗滅如鷸蚌之持徒爲漁人之利牽牛蹊田而牛亦奪也□□□□□□□固將死生以之豈徒遯世無悶而終隱之爲得哉故涉歷險阻涓戒同志枕戈待日以有事焉而孤掌之拊自鳴自和至於敗績雖云與讐戰者敗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榮耶

駸儆余以荒術兮皇雖阻其猶平叶　胡釋余祖之亨遇兮吝余策於南條遭申申其離卽兮余情婉以終留陳介李其曷共平聲兮愁有心而長區烏侯切○荒大也術路也遭遲回貌左傳一介行李區藏也舉兵不利遂繇郴桂入粵皇路可通雖險阻如平夷也先世既以從王起家胡爲釋此不圖而吝南征之策也戊子冬既至行闕所見尤爲可憂遲回再四已復歸楚而情終繫主己丑夏復繇閑道赴闕拜行人雖陳力之無可致其靖共而悲憤有懷不能自匿故有死諍之事

荃服鶩而未閑兮或進讒而善啼軒聆律於秬黍兮夔繇庚其若蹊熯女離而長謠兮姁既雨而中霣余姣固殉於所字兮蒼天正余以無奔虹奇居宜切色其衆媚兮睽星樞以思存蹇疾頞而嬰疹兮返牢幽以行路迹違魏以率野兮魂慺慺其念故荃芳草喻君服乘也軒軒輶秬黍累秬黍以正律夔一足獸庚夷庚大道也申再也霣靈也奇衺不正也牢幽深閉也魏魏闕時山陰虞山二相公孤忠濟難反蒙主疑而朱天麟王化澄吳貞毓郭之奇萬翔流輩猶恣奸佞得進用結叛臣陳邦傅下諫者金堡等於獄幾杖殺之夫哲愚之量今古不齊有黃帝之聰則秬黍可察若一足之夔則坦道如蹊然則衆人之憒憒固不能欺余心之炯炯矣時值傾覆若谷推之熯仳離之女既不能已於長謠況幸值事幾之可爲若久旱之雨而姦邪偷一日之利更欲圮壞如乍雨重霣安能不益其痛哭耶唯余一意事主不隨衆狂而孤立無援如彼何也羣姦畏死貪賂復陰戴孫可望如舍日而媚虹北辰固爲天樞非彼所思存睽而去之如遺屣矣既三諫不聽諫道窮矣乃以病乞身遂離行闕而心念此去終天無見吾君之日離魂不續自此始也

符威淪余離凶兮欣長摧而數訛詛余志之不充兮疇飾非於未化叶○威滅淪喪之禍果合符於所諫庚寅冬兩粵俱陷死於亂兵者幾矣固誓捐生而勢不便天不卹與孤臣以死數之訛也靜言自責蓋亦志之未充故猶波流以有今日之生方之古人於斯媿也詎云遯跡窮山不爲降吏遂得以天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后適河以拂訓兮輔志鶚而逢怒配與旬其交佛兮何所肆余之雅武屏服昧於蒸原兮震伐方以流耳□□既余之永仇兮王鈇亦維以悼紀佪葛荏余紕躓兮聑余天而未可叶夙延清而歛虛兮紛莫知余之所甫天王狩于河陽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者猶鷹鸇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佛戾也武步也屏退也服用也昧幽也蒸水出耶薑山今謂之黃帝嶺時所避地近其處易震用伐鬼方震大臣之象王鈇見鶡冠子謂天子之大權葛蔓草荏柔木言相糺縈動卹仆躓天所宜尊者甫美也時上受孫可望之迎實爲所挾既拂君臣之大義首輔山陰嚴公以正色立廷不行可望之王封爲可望賊殺君見挾相受害此豈可託足者哉是以屏迹居幽遯於蒸水之原而可望別部大帥李定國出粵楚屢有克捷兵威震耳當斯時也欲留則不得乾淨之士以藏身欲往則不忍就竊柄之魁以受命進退縈回誰爲吾所當崇事者哉既素秉清虛之志以內決于心固非悠悠紛紛者能知余之所好也

思崩登之逝絕兮介曶欵其無幾皓汔染于中還兮歎頹齡其曷改叶皃唼鱻而泛行兮愈流睞以怡旃鷗遂胥以召嬉兮驢不信其已然爲不善如崩易斯速也爲善如登難斯勞也其始也一幾之決其終也相去邈絕矣其幾微之介曶汝難知而轉移欵倏使以皓素之姿聊且受染於淄黃而中變其故則終至暮年不可復改是則素抱清虛之志者安能妄投於一試耶夫泛泛之鳧隨波而唼魚則人益喜其流蕩怡我心目若神雀忘其內美而亦與羣遊以致人之歎賞斯物情之所驗而亦事之所必無者也故余之所甫自非紛紛者之可得而知

屯建子于錫侯兮蒙納耦以受寅叶豈初柔之讓易兮麗險窞之何姬力魚切叶如字曰維命余不猶兮奚懟位其不夙胚父壯以濟童兮妃內景而中穆頫思返於貞牝兮哲懼膏之致焚窈余不知其畔兮遵原筮以得坄參同契云屯納子蒙受寅謂屯陽在初蒙陽在二也屯以濟難蒙以養正其用別矣納耦者謂蒙二納婦吉退治內也夫屯蒙各有一陽在內卦屯以蚤見剛健得建侯之利蒙豈不然而以柔居初成坎險而讓平易所以然者則時在蒙昧不宜急見其剛才素位遲疑無容怨也唯是保乾父之剛內藏其健納坎水之景中守其明則蒙昧可濟而和靖於心是故李尋赴顏公之招藏洪同張巡之死成敗雖殊而道在經綸故得以烈聲自遂今所遇非人蒙晦無可別之跡則出身磐桓不獲如彼命之不猶唯含貞韜明而已位既不夙其可爭乎俯而自思返於正順以遠膏火之焚故事幾幽杳而生平素尚甘於戢退斯有堤岸之可遵者也

聑當無以尙沖兮非廢用而頹滑康違堪以木形兮激契闊于履發儷龍玄其貞庸兮矧秉禮于鄹闕老子云當其無有車器之用頹廢滑亂也嵇康絕交書自言七不堪人目康土木形骸謂不尚飾也契闊不合也履湯名發武王名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又人謂嵇康龍章鳳質儷龍謂二子皆如龍者二子以玄爲尙然且在老則以無爲用非並用而廢之以恣滑亂在嵇則非湯武之征誅而不徇司馬況秉禮教於鄹里闕黨者其得弗擇地善行而徒取進趨乎

維食陰而質滋兮必吸清以填形爽脤叛其不來兮石頑隕而失星冥冰惻此絲鼎兮歷棘縲其難康重遄情于荃側兮怨胥路之何長爽清淑之氣也脤微動也胥路天路夫鄹魯之教以理人性以正人紀盡之矣夫人之生食陰濁以滋形質而必受清剛之氣於天乃以充其體而善夫形色倘此清剛之氣見利斯昏叛去形質之內則如星隕爲石不復得爲星矣所以懷冰自戒憂此一絲之繫九鼎歷于紕躓之塗懼不得夫安步也其自念名義既如此矣而愛主之心尤不能忘遄寄此情欲往就之姦雄窒路如天難登如之何其弗怨也

狂憤憂而自棄兮耿三歲而孑遷遠清塵余穉慕兮抑朋蹇其企連巴骨出而仍掉兮虎靈藉而養巽尸鼎號以懷庸兮矧自古之多券穉慕如穉子之慕親也易大蹇朋來又往蹇來連謂相率以濟蹇也巴巴蛇也巴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掉掉尾也藉假也鼎大也鼎號謂天子之大命尸如祭者之尸代居其位庸功也自違君側以來於茲三歲而孤蹤屢遷望屬車之清塵而深其慕憶蓋願得朋以出大蹇倘值其人樂與來連者矣乃如可望者若巴蛇之飽颺尾而游而大君之威虎爲狐假反退養夫巽順若此者豈足以有爲神器大名不可以久借功之無成固其所矣桓溫失志於枋頭劉裕覆師於關內今古如一有心者去之唯恐不速也

遂託膏去聲以歸音兮雖先露其何怨鄰化哀而狎悻能兮豈不知秋駕之可學媒與鳩其遻搖兮覆悔幾之先覺夢宵征之輕馳兮畏失轡于罔決叶昏左次余騷覺兮徼神憫而啓彭哀公牛哀也七日而化爲虎離騷鮌悻直以亡身能黃能三足獸秋駕御法夢學秋駕事見莊子罔決荒遠貌彭行也使爲可望者能如郇伯之爲膏雨俾得遂所託以西歸則雖諡先晨露固所願也以今者所居非乾淨之土所鄰而狎者皆化獸之人則豈不欲學御而得以馳驅哉乃其或爲良媒或爲毒鴆遻雜搖搖胥不可興既已覺其不可託是以逗留而不往則將使我終不得遂西歸之志者斯幾先之覺也使茫然未覺則往而不叶歸于一死而已豈不愈于鄰虎而狎能哉故曰悔也既已覺之則非死之恤而失身之爲憂是以夢輕馳而終畏罔決人之

已窮神或通之故當左支憂獨之際希冀神之見憫而啓以所當行焉

儔勉釋余之棼緒兮曰窮通天以迓之帝欿箕以貞倫兮範有事於稽疑祓端策而氛睐兮火出澤以章景宗廟震于悔端兮勞再告而益眪儔友也箕箕子火出澤上暌卦卦六爻初士二大夫三卿四公五天子上宗廟震動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上九老陽變動故曰震于悔端再告益眪謂凡兩筮皆暌上九神之所告其義甚明疑可決矣

好逑暱其姝俟兮猾貌之庸猜施膚寸以征合兮羣淫解而卷霓誠豨溷其難測兮魍馮軾而增怪卬孤清以弗堪兮歧不詧其所夬叶猜○此演暌上九之辭而詳玩其占好逑姝媛以俟謂婚媾也猾寇也既爲好逑而毋庸猜則所謂匪寇婚媾也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則雨矣雨則霓爲之卷藏正氣昌而淫氣不成如此者以征則疑釋而道合所謂往遇雨則吉也豨豕也溷不潔也謂豕負塗難測其不潔之心也魍鬼也馮軾在車中也謂載鬼一車其情增人之怪也豕負難測之穢鬼增妖怪之情則以暌孤之道處此而欲保其清貞固難甚矣夫曰婚媾曰遇雨似宜往者也曰鬼曰豕又似不宜往者一爻之占歧而不合安能詧而決之哉夫決也

訟徙倚而倘逢兮象既章余以崇別女同閨其各袂兮孰嫫與施之可頡衆美少之膏濡兮忘叓狠於飾柔中仲淳耀其曈曨兮盟登天而果求雖輿祑其勿恤兮矧弢矢之有時保昆烈以延昭兮巍杲質於素思頡叶○訟內訟也中心聚疑如聚訟然徙倚不定也暌之象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袂所以自飾者嫫嫫母施西施也少女兌也膏濡澤之美也兌內剛外柔柔以飾狠也中中女離也淳耀曈曨日之光也登天照四國也輿祑亦載鬼之義弢矢謂後說之弧也昆大也延昭謂致光于身也巍合也暌上九之象辭其疑不易決也如彼中心聚訟欲得遇卦意以決之乃觀于象而知暌之爲道不苟同而尙別二女之志不同矣之與惡豈可頡頏而同居哉今卦爻之動不動于兌而動于離且暌者離宮初世之卦則道宜用離明而不宜用兌說衆人無知爲少女所惑慕其膏澤而忘其叓情之狠躁則以可望爲歸者固矣若夫中女之含光以照四國者則非專壹其心于忠貞者不能求也使誠得主而爲之死雖鬼車其勿恤況今之張弧者自有其說弧之時命在天而志在己唯觀其象玩其占保吾正大光明之氣以體白日於丹心而已奚復問津于少女之悅狠羊之躁哉於占既然素志亦爾神與心協守其昭質暗投之侶必謝幽棲之志益堅矣

亂曰天昧冥還美無眈兮方熯爲澤已日霆兮鑿秕孔勞矧懷棼兮督非我經雖不堪兮專伏以需師翰音兮幽兆千里翼余忱兮倉悅寫貞疾煩心兮貿仁無貪怨何尋兮侵覃二韻通叶○天理也昧幽也眈久著也已日更一日也鑿熟舂也秕粟皮莊子緣督以爲經督如人身之督脈居中而行于虛善不近名惡不近刑不凝滯而與物推移所謂緣督也倉悅憂貌貿求也天理幽隱初無定在遷移于無迹之中則昔之所可今或否矣其得立一必美無惡之事以眈著而沈溺之哉如方久旱則得雨爲澤更日不止又爲苦霆方其四海淪胥不餘尺土則矯制興御者固以足音慰空谷而久假不歸釁深孜玉名爲漢相實漢賊矣君子之不幸而當此也留則河山非有往則逆順無堪求以潔身而報主者如鑿秕求精亦已難矣況敢懷富貴之福心當去留之大事乎與物推移而知雄守雌以苟全其身而得利涉既非所能爲則將退伏幽棲俟曙而鳴今孤臣在千里之外吾君介存亡之閒往還既絶來蹤未卜唯幽冥之中若有朕兆可翼余忱以必達人不可謀天不可問寸心孤往且以永懷思主則愴悅而煩心求仁則堅貞而不怨章靈之作意在斯乎

薑齋文集卷八

薑齋文集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贊

陶孺人像贊

孝而殉國人所聞奚俟余云慈以鞠不究其粥奚以相暴靜好爾音函之子心有言孰諶偕隱之思已而已而焉用文之天或假尒以後昆者髣髴不迷唯斯焉之爲儀

題熊畏齋先生小像贊

爐煙篆輕茗盌香清天歸綺閣人在瑤京談霏玉屑度挹芝英養丹山之彩鳳族麗景而飛鳴

雜物贊

雨坐無緒念平生風物或時已滅裂或人間尙有而荒山不得邂逅各爲敘其原委而贊之諸有當於大制作者不與感其一葉則搖落可知已

髮積

糊紙作鍾馗狀髯而執簡空其後挂壁間以納櫛餘之髮

神力憤盈食妖充鋑謂髮離巔其類維□顧巔已□□繁有徒玄冠緒袍云胡其徂

氣通

鑴方玉管作綺疏方暑簪之以洩蒸溽亦有冶銀及刻烏羽本爲之者

百陽趨首鬱則或殲瓖瓏旁引紓此亢息陰升陽脫不霜而凜熱中汗背非爾所審

天蠶絲

出廣西府江山中猺獞炙食其肉有絲如金縷以綴巾圈

弗餉女桑弗眠葦笛柔堅赩燿綴彼金玉乾綱既裂孰與維之千金一繭不及狟貍

香筒

出納袖中香霧凝綺疏則不爇而熏沈水木紫檀象齒椶竹乃至磨竹皆任爲之鏤人物花卉峯巒精者細入毫忽

香魂化虛留之以凝褻衣閑閑偕爾寢興□□之夫猶葎是逐無所置爾祛如□□

鬼見愁

亦草木之實生武當山谷或採令童子佩之云辟鬼魅狀類粵西所產猪腰子而圓小精潤茶褐色有深黑文緣其間

鬼愁不愁人亦不知如彼明王守在四夷爾不我佩鬼愁何有使爾今存人胥疾首

料絲鐙

燒藥石爲之六方合成外如絲內如屏花卉蟲鳥五采斯備然鐙其中尤爲綺麗

元夕張鐙漢明創始窮工取麗既光且綺爭月搖星石繭火機以陰以雨奪我容輝

太平鼓

以鐵爲棬鞔羊革作一面鼓棬下施十餘小鐵環揭長柄擊鼓搖環琅琅鼟鼟鐙夕之巷樂也

三百韶年河清海謐歡情踔厲播于始吉天山笳哀漁陽撾斷凡今之人孰肯念亂

活的兒

以烏金紙剪爲蛺蝶朱粉點染以小銅絲纏綴針上旁施柏葉迎春元日冶遊者插之巾帽宋柳永詞所謂鬧蛾兒也或亦謂之鬧嚷嚷

暄風未動春物已翩人載春心爭物之先遽遽殘蘗生意不蘇梟巢

人頂仍啄其膚

果罩

漆竹絲或燒假珠子爲之中固無果名而已矣顧非是則不足爲筵

非以給欲如彼繡衣目愉心愜何必不饑胡孫充嗉偃鼠滿腹安用初筵貪饕已足

高柄盌

茗盌下有足可拱可把以架承之古者尊有禁籩豆有房應如此爾

謂爾贅疣何者非贅苟便飯歠放流奚害擊拳致肅無患捧盈措地不可而後亡傾

盒袋

用亂髮結繩作大目網納盒其中荷之以行

匪絲匪枲取彼亂髮如山既童柯將焉伐饋食往來露其乾餱苞苴不諱亦孔之差

高閣

小紫竹爲架下斂上張以庋字畫及藁紙挂壁間

截彼湘筠庋我丹策伸臂以探攜無曰盆今作字者匪訟則貨藏恐不密畏爾買慨

茶托

緝小草結之如蒲團狀大纔如盌藉茶具不令蒸歊損案漆

使僧如椎爾可安禪不壞色相淨理乃全今者羣□大如修羅炙手可熱爾其奈何

爐几

大理石爲中烏木爲邊似案而小以承爐香匙瓶

明窗棐几香縷縈空終遠腥羶願承下風太玄爲守介石爲心君子去我夜氣惟金

看相

冶銀作箴管粉合鑰橐綫囊蓋內則女子所佩實去而形存者也

紛帨象揥女職所勤用絀形傳聊樂我員怒馬銜妖褰袖爲姿珊珊冉冉奚有來遲

袖籠

射者衣大褶則以幅錦褁袖詩之所謂拾也

射維觀德容乃德隅雖云褋袖不礙卷舒削幅見肘恆有殺容如鷹常攫雀觳其空

銘

筆銘

爲星爲燐於爾分畛爲梟爲麟於爾傳真吁嗟乎吾懼鬼神

硯銘

余兩赴端州未能得一佳石故水師將軍南陵管燦舊爲制使丁魁楚開靈羊峽坑家有數石其子貽余一硯知石理者謂承之以日則晶熒反射如浮金乳爲獨絕不在蟲蛀火黶蕉葉也庚寅冬桂林覆敗爲叛吏挾家人奪去既返山中無以和墨劉平思畀一石子外璞中膩參差類小龜卽非至者亦頗受墨相隨二十年矣平思下世來倏已五載欽佩故心聊爲銘之

平思曰吝天慭爾以死不替爾思爾有□知錫爾玄龜蠲爾心莫爾辭以斯人逖于迷疑維□□亂夏珝曇爲之尸砥礪爾鋒無滋遺種于茲土爾尚不余遺龜拜稽首曷敢不式承子之光施

墨銘

莠譎浮囂惜爾如珍微言苟伸爾不吝滅爾身

祕閣銘

柴桑無絃得琴理何用揮毫而藉此

硯蓋銘

黃麈玄埃切近其災苟藏身之已密彼於我何有哉

杖銘

莫如信

拂子銘

所往爲之如彼爲也語助或窮斯焉取舍

圍碁銘

子入奩局摺紙將欲何爲勿寧事此

梳銘

新安黃將軍金臺披緇稱廣明大師請余爲小傳見贈瑇瑁梳一合云藏之無用久矣非先生無可贈者感其意而銘之

我瞻斯人皆可贈者達多迷頭非無頭也豈其遠而神農虞夏

南窗銘

北窗涼風南窗夕曛五柳高臥之心獿依京雒悲哉乎夕堂拂螘之志邱首滇雲

觀生居銘

重陰蓊浡浮陽客還孰忍越視終詘手援物不自我我誰與連亦不廢我非我無權盥而不薦默成以天念我此生靡後靡先亭亭斯日鼎鼎百年不言之氣不戰之爭欲垂以觀維自觀旃無小匪大無幽匪宣非幾蜈動督之網鉗弔靈淵伏引之鉤筌兢兢冰谷裊裊罏烟毋曰殊類不我覿焉神之攸攝鬼之攸虔蝝頑荒怪恆爾考旋無功之勣不罰之愆夙夜交至電灼雷喧

薑齋文集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禮大夫有家詩稱有邰家室司馬遷紀列國爲世家下況之辭也今制七品以下通乎士六品以上通乎大夫先驍騎公肇家于今十三世雖子孫之弗克構乃家固得以有家矣夫之不肖以墜令聞又遘兹鞠凶國緒如綫家亦以殄嗚呼維我祖暨考之保此彝命者寧有替也夫之最晚生時得敬聆庭訓者十百之一二隨節譔錄肅呈之從長兄萬戶伯兄孝廉僉曰諾汝從嗚呼後之人其尙念之哉時□□十有二年季秋月朔日乙未徵仕郎行人司行人介子夫之謹述

太原王氏出自姬姓之後至離次子威而分至鴈門太守昶而著□元以上興替不一元末有居高郵州之打魚村者斷爲始祖驍騎公諱仲一驍騎公兄弟或云九人或云七人羣雄逐元公兄弟亦起義兵會焉或歿于兵中其與公並顯者公弟仲二公仲三公皆從太祖渡江仲一公以功授山東青州左衞正千戶仲二公仲三公各以功累襲長沙衡州二衞指揮驍騎公生明威將軍上都尉公諱成從成祖南下功最陞衡州衞指揮僉事乃宅于衡都尉公生嗣都尉公諱全嗣都尉公生嗣都尉公諱能皆襲世職終于官嗣都尉公生昭勇將軍上輕車都尉公諱綱累官江西都使司都指揮僉事輕車公風裁剛正嫻治文墨掌衞事時與太守古公偕見直指使古公自司馬郎出守郡執舊屬禮與公爭西上公據祖制折之曳落其裾直指使以公爲直會同里劉黃公昊請於廷修南嶽廟部推公能檄入川採木歸督造廟巋然帝制崇麗冠五嶽所費不過五千金皆公所區節也事具商文毅公輅碑記後官江西與藩臬會紫薇堂藩使以公伉直欲以文墨相難連綴韻語公應口和之如夙譔藩臬使皆爲斂容焉

輕車公生驃騎將軍上護軍公諱震字東齋累官鎭守柳慶參將始輕車公所與伉太守古公者擢大司馬驃騎公以舍人襲職過司馬門下古公閱世系狀知爲輕車公子問曰汝王某兒耶應曰諾古公曰王某文武材也此正思擢之以紓邊急今豈其沒耶對曰某父以某時歷江西都使卒于官古公愴然改容作而嘆曰汝父風采今日若在人目中虎父不生豚兒汝但好爲之無憂不大用護軍公泣伏再拜而退逮致政里居每舉以戒子孫至先君猶能詳道之如昨日事嗚呼先正體國用人爭而不忮如此天下何得不晏然顧非輕車公之大節實有以厭君子之心者亦無以得此驃騎公累官二品家無餘貲柳慶居百蠻之衝懷柔震疊不侵不叛其承堂構而報元老之知亦有所自來也

驃騎公長子諱翰襲職累官都使卒賜葬祭第四子處士公諱寧號一山居士始以文墨教子弟起家儒素焉

一山公長子順泉公諱亨郡文學次掌故公諱雍號靜峯應隆慶四年鄉貢初授武岡州學訓陞江西南城縣學諭致仕卒于家掌故公純懿寬厚推重倫輩凡應貢者類以捷得相競公居餼滿請讓于所受業師學使者義而許焉公以遲之閱歲家世弁組頗務豪盛公苦吟清澈不問家人業或故詰公曰一石穀舂幾許米公曰一石米輕薄者笑焉公亦不怒其敦長者行類如此夫之童年曾于先君篋中見公試論一帙今忘之矣記其髣髴清健樸亮似楊貞復手筆至論留侯用四皓爭太子非大臣體王茂弘不得爲純忠蓋補綱目所未及也

掌故公生三子長次峯公諱惟恭次少峯公諱惟敬次太素公諱惟炳補郡文學少峯公之始生也掌故公夢有奇徵故小字曰夢公姿貌森偉長六尺髭鬚疎秀瞳光透出十步伉爽尙大節飲酒至一石不亂歲時衣大褶戴平定帽坐起中句矩或勸公曰君閥閱胄子郎

君又以儒名家獨不可以儒服乎公笑而不應掌故公之卒以貲讓弟太素公隨散隨益之終身不見一長吏亦不襒裾于富貴之門縱酒自匿而竟日口不道一里巷語遇人有不可者面折無諱而姻黨敬愛生平如一日居家嚴整晝不處于內日昃入戶彈指作聲則室如無人焉者課先君洎仲叔二父誦習每秉鐙對酒寘筆硯座隅令著文藝恆中夜不輟仲父偶戲簪一花驀見之作色曰此豈吾子弟耶故先君兄弟終身不有華曼之飾先君年在既立聲望已著每小失意猶長跽踰時必痛自謝過乃已或時爲勞勉焉夫之少不肖蒙譴于先君仲父述此以見誡相向欷歔已哽塞不能竟語公年五十三蚤卒大中丞李公燾爲表墓焉元配馮太孺人無所出繼配范太孺人生三子長先君次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次季父諱家聘字子翼皆郡文學仲父和易而方介恬于榮利博識工行楷書古詩得建安風骨近體逼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體詩每顰蹙曰何爲作此兒女囁嚅晚歲築室垌外號曳塗居蒔花植藥怡然忘物每謂漆園吏東皐先生去人不遠生長兄玉之起邑文學以繼絶嗣祖職官指揮使季父儒而俠不屑家人業裘馬壯遊敦友睦事先君如嚴父生珍之

先君諱上从卓从月下从耳从粤字逸生一字脩侯志考亭闕山之遊以顏其居學者稱武夷先生少師事邑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研極羣籍已游鄒泗山先生德溥之門講性命之學萬曆閒爲新建學者甚盛淫于浮屠先君敦尚踐履不務頑空嘗曰先正有言難克處克將去此入德第一持循處吾力之而未能也一切玩好華靡不留手目篤孝敦友省心減務窺所淵際大槪以克己爲之基也雅不與佛老人遊會共釋憨山德清談義已聞其論咈然而退終身未嘗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甲申歲以寇退遺骴滿野募僧拾而瘞之並使修懺摩法仍曰此自王政掩骴骼之一事顧今不以命之僧吾懼僕傭之狠籍也已屬之矣固不容執吾素尚而廢其事此亦神道設教之意汝曹勿謂我佞佛而或效之

少峯公早世夫之兄弟不及見先君色養聞諸先孺人終少峯公之世有所呼召未嘗不稱名以應每加戒訓則長跽中庭非命之起至客至不起已乃煦然無少見顏色少峯公卒柴毀泣血免喪親故乃不相識在殯食一溢米粥力疾執葬事畚鍤栽植躬與傭力雜作范孺人之疾革也先君方授生徒于衡山范孺人不欲先君之亟歸逮屬纊仲父方以信走報猶諱言不測時已昏黑就主人借一駿馬馳百里丙夜抵家先君體清羸素不習馳縱轡馳陰黑中把火者不相及卒無傾躓聞者以爲神助及歸已復魂矣匍匐號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范孺人以痰疾終收所唾盂藏之苫次每捧以哭殆于絶聲每上少峯公范孺人墓酹酒泣下者艾之年猶作孺子泣歲時薦于寢整衣鵠立屏息攝足茶醴之奠必躬執焉夫之兄弟閒請分其勞皆不聽許待仲叔二父終身無一閒言或遇咈意事相對二父則笑語如常脫然忘其所憂戚一觴一詠評古跋今諧適送難歡如朋友而危坐正膝不傷於媟至於衣無私主財無私藏則初以爲適然未嘗留先君胸中不足細述也

萬曆閒諸以理學名者拱手曳裾糨褶峨巾以爲容先君口無過言身無嫚度而坦易和粹衣冠亦如時製無所矜也崇禎初文士類以文社相標榜夫之兄弟亦稍與聲氣中人往還先君知之輒蹙眉而不懽者經日丙戌歲鄉試楚士于湖南劉浣松水部明遇以點定墨牘屬夫之已授之鐫者先君怒曰汝以是爲儒者分內事耶卒不許竟其事大約窺先君之志以不求異于人爲高以不屑浮名爲榮故性不喜飲酒而留客卒歡或至中夜不以斷肉禁殺爲仁而啓蟄方長終無侵害食品非雞鶩豚魚未嘗下筯終身不過狹邪之門而對歌舞亦爲之適然投牒歸隱未嘗岩棲谷飲而盤桓斗室竟歲不履

城市自非忠孝大節卒不修赫赫之行此以恆久而不可亂也
先君爲制義風味似馮具區諸入似朱大復每以理極一往翔折取意爲至而不多取續藻論文則以極至爲主恆苦作者不能臻己所未到早受知于邑令胡公志其名自童子中以國士相期會學使者有所嗛于邑故抑先君以示意繼新安立齋王公宗本令衡復深相知凡兩冣童子科乃補郡文學以文字相知許者義興周公應脩太湖馬公人龍四明陳公圭溫陵劉公春
先君以萬曆乙卯辛酉兩副秋榜分考胡公允恭首薦太史西溪繆公昌期業定錄名次以對策中犯副考朱黃門童蒙名黃門不懌置乙第是年熹宗登極以恩予副第者貢太學先君年已五袠倦于文場歎曰余分在此且筮一命或得報政而邀王言以補祿養之不逮也遂應貢入辟雍歷滿應部銓時選政大壞官以賄定授正八品官先君素矜風軌及是相知聞者謂必罷選不就先君笑曰積薪何常之有我應此小用者何意無亦聊與優游而以悻悻去哉初仲父聞之亦爲扼腕先君自都門歸欣然盡遣諸胸中仲父歎曰吾兄所謂賢者不測也已赴謁選會烏程當國操切以希上旨其姻家唐元綍者乾沒副貢籍求府判所部嚴罷之烏程怒爲罷銓郎新銓郎蔡相奕琛會烏程意旨苛按辛酉副貢移儀曹索故紙束溼甚暗索賄焉先君曰是尙可吏也乎吾以求一命爲先人故俛折至此若出賕吏胯下以重辱先人是必不可詣儀曹辭罷大儀慈谿馮公起龍笑謝先君曰觀生氣固不可折者吾爲選君必旦暮爲除遣何有長者而作少年拂衣意氣乎先君正色長揖而對曰無所辱公嘉惠某有田可耕有子可教終不敢欺天以暮夜金博一官碎假帖而退夜買驢出春明門遂歸時藥灌畦若未踏長安塵者家居十七載不一至郡邑庭亦不通雜賓客非兩叔父外諸從洎及門問字者往來都絕長吏到門以疾卻剌夫之舉主歐陽方然先生諱霖相過請見者三乃一報見而止猶不懌者終日焉
先君少治詩徙治春秋躡屩東經走安成亭州問業所向即傾動人士已授生徒精爲硏覈及門達者先舅氏孝廉譚公允都舉首歐陽節庵瑾開建令經元貴陽馬丹鄰之鄖晚歲端居屏人事里社後進間因夫之兄弟以文字求點定時際欣適亦爲論次如郭季林鳳躚夏叔直汝珊何偉孫一琦皆所鑒別俱爲名孝廉會喪亂不得竟其所至先君和粹不立城府煥然無所牴牾于物顧所不可纖毫不以折意方謁選時邑大常卿陳公宗契零陵銓司蔣公向榮深相引重欲爲先君地皆笑而謝之大參陳公聖典會先君因致書長安達者先君受之中塗發椷有先容語遂不復致橐之而歸初欲返之大參已而曰何用作此嘵嘵折彼意爲因不果返之營道駱都督思恭掌金吾事監修國史史成例薦纂修者晉所考秩予速選以同鄉故咨先君于部先君亦笑受其咨既終不以赴部亦不以返于駱留笥中抵家乃焚之蓋先君大節求盡于己而不標君子之名以自炫大要如此壬午冬夫之上計偕請于先君曰夫之此行也將晉贄于今君子之門受詔志之教不知得否先君怫然曰今所謂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己自有本末以人爲本而己末之必將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愼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雖欲殉己而無可殉矣嗚呼先君之訓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庚寅之役當不致與匪人力爭拂衣以遯或得披草凌危以頸血效嵇侍中濺御衣何至棲遲歧路至于今日求一片乾淨土以死而不得哉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小子之弗克靖也人也非天只矣
初伍學父先生與先君爲師弟子而相得如友生先生藏書萬餘卷居恆謂家君此中郎所以貽仲宣者行歸之子後先生猝得熱疾遽急不能語先君躬執藥食先生目語先君如將有所授者先君輒俛首不答歸而歎曰吾寧負先生治命不能受仲宣之託也先君嚴于

取與大率如此夫之所目擊者未嘗輕過一人飯亦未嘗輒受一人名刺凡夫之兄弟所交遊稍有箋扇之饋必峻卻焉伯兄己卯上北雍旋于白下市縛音線絹製袷衣著綿以進彌月不敢呈漸因先孺人奉之笑視良久取而藏之經冬不御閱歲仍返諸伯兄伯兄復因仲父婉道意乃以所值授伯兄始取服焉兩兄洎夫之有茗菓羹脯之獻月不敢再間月進之亦多納而不嘗兩兄省試歸曾買小說一帙奉先君爲解頤之助開卷視數則輒束焉嗣以遺族叔且曰此兒子所奉也仲父以閒言曰兄之子幸免不成立所奉亦筆舌所得何峻拒之如是曰其人則吾子也其物則非吾有也以吾一人者用物于天地而數人者取天地之精不已汰乎且清心省事徒以行之他人而不行之吾子其亦以此忤物矣且吾以此教豚犬子尚不能不轇轕浮沉于名利之際奈何復決堤而先之泛濫也凡受業于先君者約數十輩束脯之儀以貧而卻之者半焉時亦有所賑予及爲人排急難要未嘗輕先期諾之賢者不得而親不肖者不得而疎也夏紵冬絮擁膝危坐閉終日而不一語自夫之有識以來二十年如一日亦姻黨僚友所共知無得而閒焉

先君嚴於自律恕於待物即僮僕亦未嘗深加訶責以少峯公塋墓爲族人不肖者所犯一訟之有司此外無一字入郡邑曾衣新繒褶過城闉有鬻薪者醉而突出以所荷杖刺衣幅裂落其裾其人惶遽故狺狺作不遜語先君笑曰待我執汝索償而始作此狀未晚今且去不須爾也其人雖醉不覺膝之屈也先君亦顧而去之又嘗晏出門外有鬻豆糜者踞坐門檻命之起不起稍正色詰之顧瞋目直視捧其糜擲中先君巾服皆漬先君徐步入內易衣家人皆不測所以先君亦不語以故徐聞門外喧豗則鄰左人共搏其人盡以所鬻糜投之溝中捽而將縶之矣先君易衣畢遽出語搏者彼幸未有所犯于我直蠢愚不慮難爾何忍令其荷空甑歸無用以對妻子爲如其值而授之錢鄰人皆驚訝餘怒不已詰旦乃笑而謂之曰子昨者之怒今可以忘乎未耶故里中之醉而號者爭而鬭者樗蒱而相逐者惟恐令先君知鄰有貴介子弟任縣令罷歸不能輯其奴客虐侮市買小民先君遇之則正色視之雖未加詆訶而無不倉皇失措者後遂漸畏而改焉凡里中郡邑文學有數至公門請謁者皆令攜巾衫人走閒道不敢經過門閈先君後漸聞之歎曰夫我奈何使人徒畏遂以禁步門內又曾以孟冬攜夫之上一山公塋歸渡耒水操舟人索錢不已從人與之爭其人醉而狂詈刺刺不休奮石相擲及夫之馬首夫之于馬上勸止之愈不得止夫之怒令人搏之其人掉舟中流無可如何先君見夫之怒不可遏從容上肩輿去使人傳命云此何難且歸徐告于有司捕縶夫之乃迴轡而反抵家先君色既不怍又不一語及之夫之不敢請遲之數日乃曰前者操舟狂夫何以不屬之有司乎俛而微笑夫之不覺汗之霑頤先君乃爲好語慰藉而起

先君教兩兄及夫之以方嚴聞于族黨顧當所啓迪恆以温顏獎掖或置棋枰令對弈焉唯不許令習博簺擊毬游俠劣伎閒坐則舉先正語錄辯析開曉及本朝沿革史傳所遺略者與前輩風軌下及制藝剔鐙長談中夜不息兩兄淳至無大過失時或以小節違意旨夫之少不自簡多口過每至發露先君不急加詰謫唯正色不與語問亦不答故夫之兄弟亦不易自請𧮦焉如此旬餘必待真恥內動流涕求改而後譴訶得施已乃釋然至于終世未嘗再舉前過以相戒庭闈之中暄日嚴霜並行不悖恆謂處人己之間當令有餘親如子弟賤如奴僕且不可一往求盡況其他乎昔在京師見一名冢宰大書榜云本部既不要錢如何爲人要錢亦何至如此以爲君子耶故其施於家者張弛如此而夫之兄弟亦幸以免于惡焉

崇禎癸未張獻忠陷衡州鉤索諸人士令下如猛火購伯兄及夫之

甚急先君爲僞胥所得勒至郡城僞吏故爲輭語誘先君致夫之兄弟先君張目直視終不荅僞吏怒將蠣先君先君歎曰安能以七十老人俛仰求活沐浴易衣就親故告别將以是夕投繯夫之聞先君在縶乃殘毁支體舁竇到郡守侯徹夜乃不果明日遂以計脱遁黄岡奚鼎鉉始以文字與夫之相知聞至是陷賊中爲吏力脱先君于險先君終不與語

永曆丁亥夫之避居湘鄉山中伯兄匿跡東安之四望山先君間寄手書至曰汝若自愛切不須歸勿以我爲念時八月二十三日也書發之明日遂以覯疾伯兄踉蹌先歸夫之以次還先君顧不喜已乃力疾率伯兄及夫之上南嶽峯頂以隱俄而疾急乃曰吾居平無一言可用教汝兄弟者況今日乎我即不起當葬我此山之麓無以櫬行城市違吾雅志且以塋兆在彼累汝兄弟數見諸不淨事也臥病三月未嘗有一呻吟之聲十一月十八日平旦扶起晏坐而終先君之於患難生死有如此者

先君于文詞詩歌不數操觚蓋以簡柙性情懼藝成之爲累也早歲與學父先生洎詩僧復支頗有酬和皆削其藁盡無傳者夫之所獲見者送邑侯梁東銘志仁入計序及贈處士陶翁萬梧夫之妻父文今皆忘之矣又曾于刺尾得覩過應山平靖關一絶句今附録焉楚塞横開西接秦平沙風起柳花春即今江北須回首渺渺江南愁殺人崇禎戊辰春所作也

先君于書法不求甚工而終身不作一行草及縱筆大書易簀之歲七十有八先卒三月所敕夫之兄弟手札皆蠅跡鴈行如界畫少所讀書收束潔齊五十餘年帙卷如新生平未嘗敗一陶器殘楮廢藁歲聚而焚之食無兼味飯止一盂飲酒不見酒容諸非時蔬菓烹飪失宜者絶不入口葺屋取蔽風雨所居一室淨几垩壁蕭然無長物禁夫之兄弟不令置田宅僅以給一年豐凶之中爲止曰安有儒素而求田問舍者且貪之媒而禍之始也大歡不破顔而笑大怒不號聲而呵北還遇盜于艮鄉縣界掠奪殆盡會有中丞赴鎮遇焉遣人存問並邀往見欲爲追捕先君謝而不往唯一筒中餘二十金同行者多有所餘而故闕之以窮告先君遂分所餘授之不取償焉凡此皆細節不能具誌要非先君所留意聊贅一二語以記素業用示諸後云爾

先君元配綦孺人外大父掌故公諱□綦孺人淑順孝嫺生子一三歲而殤孺人以萬曆甲午歲卒繼配先太孺人姓譚氏外大父處士念樂公諱時章念樂公性和愷爲敦篤長者顧崖岸嶄峻不可干侮曾遊巴蜀有姻戚宰充國往訪之因稍留廨舍其館客倨諸一言拂意不辭而出疋馬走江濱順流泛三峽而歸主人數道追躡已弗及矣其標致高遠如此念樂公配歐陽太母生子三長惺敬公諱允皐季玉卿公諱允琳皆邑文學中子小酉公諱允都中天啓甲子鄉試乙丑上春官以文句犯權奄置乙第女二長即先孺人次適文學伍季咸公一盈遇亂爲賊所得不屈罵不絶口賊以刀環亂築致殞先孺人生伯兄介之中崇禎壬午鄉試次仲兄參之弘光選貢未就廷試遇亂以疾先先君卒次不肖夫之以壬午舉人授行人司行人予假養病歸山今行年四十矣孫七敉敞勿藥攽勿幕敔敞伯兄出敉致皆仲兄出勿藥攽勿幕敔夫之出敉以孝殞于難致早夭曾孫一生祁敞出

先孺人年十九歸先君以少峯公之嚴雖先君及兩叔父籍甚士林未嘗少爲假借顧于先孺人則不能不喜道之曰此孝婦也先孺人終未自言所以事舅姑者今故不能述其詳閑聞之叔母云少峯公洎范孺人存日起恆不待曉色夜則闇坐徹丙夜茗漿酒餌以進者不敢使烹飪刀砧之聲聞于外隆冬不爐懼煙熖之達也盛暑不扇懼其作聲響也與侍婢語必附耳囁唲雖甚喜笑不見齒也少峯公

畫出于外薄暮入則滌器移案之類都不復作如是者終少峯公之世閉歸寧外大母頗加慰問則對曰居家固如是未見翁之獨嚴也外大母後述之輒以爲笑少峯公卒范孺人雖慈愷亦不忍不以事少峯公者事范孺人執三年之喪哀泣瘠毁傾筐篋以襄大事迨釋服無以卽吉焉與仲母吳太恭人相得如骨肉白首無閒言一庭之中兄弟鬩鬩于外妯娌讙讙于內歡然忘日月之長後雖析居閒十日不往還則怦怦若失季母萬晚得奇疾性稍亂先孺人一往問之則流涕竟日其卒也一慟幾絕從大父太素公暮年喪子與朱太母就養先君酒茗必清蔬脯必治飴粥果餌逆探其意而供焉二十年如一日每逢綦孺人生忌躬設香茗拜薦事掌故公如父綦太母如母向卒五十年言及猶爲慘然變容對先君如承嚴賓先君夙有痰疾責藥調食必躬親執事不以屬之子婦及委僮婢先君疾革時先孺人新自病起羸弱不振顧蚤起晏息篝火親事一如其素焉家承嚴政內外栗肅者九代自先孺人易之以和愷育夫之兄弟恩九而威無一遇諸新婦則純用柔道談笑拊摩終歲不一蹙其眉卽有過失不加訶譴徐俟其悔悟而後微戒焉顧恆歎曰吾性不欲以嚴待人自此以往流及于後將有不率而反脣者乎雖然佳兒女豈須人訶責不肖者操之益橫出矣人日趨下顧非吾作法之涼也先君宦學四方家徒壁立先孺人躬親舂飪支盈補虛以佐圖史舟車之貲費踰千金而兩兄及夫之鐙丸書卷衣履贈遺娶婦飴孫以及歲時嘗薦伏臘酒漿之屬不計焉皆先孺人之手澤也顧每有贏餘輒盡散以施姻黨之乏及他迫而來告者下迨僮僕人得取給恆霈然有餘終不囊宿一錢曰奈何以有用置無用之地也居少不約居多不豐順聚散以隨時故晚遇喪亂麻衣橡食欣然如素夫之兄弟藉以保其硜節實厚載之無疆也

先孺人年七十四伯兄洎夫之同舉外王母歐陽太君年九十有二生小酉公舉于鄉歐陽太君母年八十有四生元素公炳舉于鄉官郡丞楊太母所生母年九十生耿所楊公舉于鄉官州刺史凡四世略相等戚里以爲盛談先孺人晚年尤康勝年踰七十起居如五十許以仲兄洎夫之婦陶相繼早世嗣先君見背哀愴所侵始見衰微己丑歲夫之不孝從王嶺外隔絕無歸理憂思益劇遂以庚寅八月初二日横罹崩摧俾年衰劣于先世嗚呼無始安再造之功永天水當歸之痛此夫之含恨沒齒而不慊者也哀哉

薑齋文集卷十

南雷文定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粵雅堂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玆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既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閒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讎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玆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梁讀先生之文者甯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衒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繢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棃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卽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蕺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況生當易代變故疊更其所以煅煉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搶呼追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襃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聲悅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甯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玆乎治荆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往廁門牆然讀其書見其人不勝私淑之慕乃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荆拜譔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耄又及之東岱不奮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閒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荊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施之字句之閒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膚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餘姚黃宗羲識

南雷文定前集目錄

卷一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後葦碧軒詩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庚戌集自序

縮齋文集序

丹山圖咏序

學禮質疑序

萬履安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臯羽年譜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留別海昌同學序

李杲堂五十壽序

卷二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大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答汪魏美濟洞爭端問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卷四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萬充宗雜問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問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卷五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恭愍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僉都御史留僊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卷六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魏子一墓誌銘

庶吉士魯章菴墓誌銘

萬悔菴墓誌銘
陸文虎墓誌銘
劉瑞當墓誌銘
董次公墓誌銘
卷七
朱康流墓誌銘
沈眉生墓誌銘
陳定生墓誌銘
汪魏美墓誌銘
王仲撝墓表
談孺木墓表
張元岵墓誌銘
李杲堂墓誌銘
卷八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張心友墓誌銘
黃澤望壙誌
王征南墓誌銘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移史館章公格菴行狀
移史館先妣太夫人事略
卷十
周雲淵傳
張景岳傳
司馬張濬若傳
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石工傳
柳說書傳
李因傳
卷十一
書神宗皇后事
四明山九題考
續葬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辦野史
祭萬悔菴文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南雷文定前集目錄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明文案序上乙卯

餘姚　黄宗羲　太沖撰

某自戊申以來即爲明文之選中閱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旣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閒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閒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閒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异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厖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閒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絶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荊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閒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固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黄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鄞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高元發三藁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辦香劉子威直欲抹昌

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痼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園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居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傳周召孔孟豈眞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後葦碧軒詩序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妻死子夭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閑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鬬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屬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侯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爲賣醬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累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闊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烏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沈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留穢餘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啗盡昔忞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留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己酉十一月來遊逹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

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邱一壑光景絶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蹕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閑物其亦可慨也夫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盡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閒自此意不明末學無知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兩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簏出其所著譔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絶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舞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絶人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

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曲而托之木元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元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昕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齟齬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巖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略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駁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巖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巖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纂嚴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風欻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耶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猺烏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糒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屩榭笠未沾岳兩茲山亦遭勞攘高棲之志尙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滂滂然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麤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閑者也此在當時固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塡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麤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閒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

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卽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辯其真與偽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詩也於是縉紳先生閒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寃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摋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牘永絕塵粃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創爲皋羽年譜注其遊錄讀皋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皋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閒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骼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瑋主乙酉還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然言八月發甯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輦真加云會稽有泰甯寺宋毀之以建甯宗等攢宮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甯宗等攢宮已經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尚相出入而況彭瑋之武斷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公以爲然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

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捃拾溝渠牆壁之閒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癸酉甲戌閒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款然旦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玨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白帷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閒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墉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偃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留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酉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覲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擒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函雅正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絃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晁無咎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侁侁滿盈江湖莫不汜舉藝文共矜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閒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閒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輛自非闒茸閭閻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啓

禎一筆之士老死略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讙鳥聒過耳已泯蓋不特蘩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歛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啓禎閒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遡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横厲其閒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與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南雷文定前集卷二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堀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閒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閱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卽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卽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閒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堂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卽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己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閒及地勢卑下

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蓬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爲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遡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卽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遡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閒魏王蕘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汐難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喪舟以進略無敧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南弱十里歷陡亹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渡百官江卽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曁約三百餘里闊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上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倒剝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逹南閘大舁舉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舉舟不能入橫截南岸冊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旣而靈主亦來復衝冊寶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之渡自昔爲難孫覿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沈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勑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闊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攙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略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略變爲智巧是則非三江壘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宗羲六世祖父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閒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閒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黄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幾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合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閉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鋒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喜貴利

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閒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閒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幷舍利以去住持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真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匳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卽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驅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譸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窗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霧淟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退路窈然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濛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眙聘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響局錮人閉邨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沍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蟃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濫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爲元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藜蓬薈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礐石罔草碎碑埋磚枯齒碧骨皆足以與吐雲雨而偃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冶鳥木客峭崒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閒者亦豈無淩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念祖堂記 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聽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蠱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衞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

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閒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别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期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餧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歧之閒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廄馬廄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二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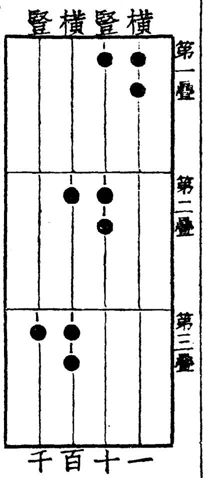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只以變其義只將今文一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即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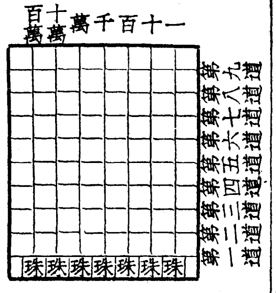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爲準第二疊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疊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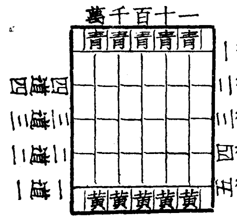
流變三疊圖



大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繩問律呂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家諱）無與並也〇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即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有㬋

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閒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玆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還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數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尙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閒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穉筆而少遒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閒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尙不勝數也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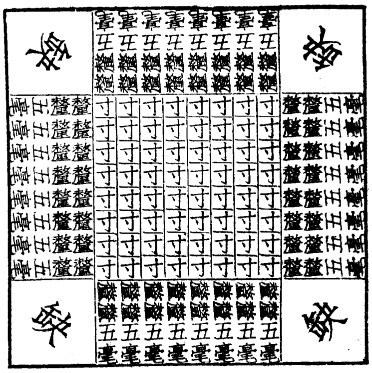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卽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

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爲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生卒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圜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强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强又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是爲圜周二尺七寸有奇圜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圜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圜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閒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潙山此潙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元沙元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嗢噱會元附註以邱元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元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甯高僧傳中其末云比邱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真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邱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甯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卽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卽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閒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贏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銷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

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三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甯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齋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郴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爲絕學謂帝王歷數真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春山而茍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合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閑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即邨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

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則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曆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還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答萬充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卽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綳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卽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上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臨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卽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胤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臨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曆明之俟晤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中而言）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甯可通乎劉公是句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干目較乘目至

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建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固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釋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異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堂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夏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　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變歲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衿則前綴之

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於王湙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閒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贄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贄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於此蓋祔者既虞之後理重於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幷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即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即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即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剏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

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則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承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卽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卽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卽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於上耦之物中耦則止於中耦之物下耦則止於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於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仝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於本末之閒得之括以兩言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卽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

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説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己歧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於聖學今以度尺而中晝物通於物當物及物通於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爲晝物以吾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説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於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卽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於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於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於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卽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正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性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説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其尋先師之學脉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尙書以下只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韞輝教諭江振甘燧買進主事張庠郎中王應奎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閒名臣習嘉言名經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閒至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閒人死節於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爲甚略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嵊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附見然在嵊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爲宋誤爲嵊耶

復秦燈巖書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戴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粟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尙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玆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和之説卽忠憲格物之説也明眼所照千萬門戶鎖鑰齊墮始知東林自有眞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

謂不然非光忠端諱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脉也又言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爲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茍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爲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爲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庵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爲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略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說弟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頃有傳修史條約理學四款在局皆名公鉅卿學貫天人誠非草野荒陋所當與議然有空隙一介之知私以告於同學幸勿出之廣座徒玆紛紜也夫聖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其微言大義茍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傳授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於堂下據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考其優劣其能無失乎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是矣薛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剩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庵魏莊渠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夫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元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此即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即陽明心即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即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言羅念庵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庵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全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玆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念庵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蕺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

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蕺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脉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迺刻乎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卽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於邢恕陸棠且爲奸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予殺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爲孔曾累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之其閒如江右之王塘南毗陵之孫淇澳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雖然某之叨叨分疏終屬末流於史法無當也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爲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謬無所折衷可知　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則薛胡陳王有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庭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閒猶如明朝閣部其位一定今以閣部不當從而顛倒其位可乎不可乎嗟乎聖學不求人知優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著譔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深造豈緊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議上玷高明深願諸公愼之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四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山東都司僉書萬曆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海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參將改温處移副總兵分守江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衞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公曰徹殿廡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海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裨將王元周至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温處閩人稱商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颿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淛淛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下雜壙爲鍬鍤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稟其舊有夷船飄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讐撫臣因以爲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感泣去公之武事具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遂世襲寧波衞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鋸門見兩炬燭天以爲賊舶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海防參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獨謂不然尙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重者皆粗暴之徒君死社稷免胄入賊師者無一人焉荷戈衷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相之才而爲武亦猶戚甯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揚屋鬼瑣之士而謂之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十八日葬西臯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宗憲傅錦董應稷聞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臯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閒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歉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敘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鄰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詣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參政分守建昌公驅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

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夫大辭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圖士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屬鎮箄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塡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加鸞篦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昭則檞園弟子也（檞園公塡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與名刹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於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壻也孫男五人汶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還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略而誌之旦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孜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夔張元時所酙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況愈下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尚俟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經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與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閩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尚書姚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愼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贓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

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句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貲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後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後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擒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廋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真爲尙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剶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怨僥倖苟免之徒闖節賄營之威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淸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竄篡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寃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胥陷瀋覆遼饗虜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犯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弃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朿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寛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温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溼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檢滑之術以搆兩相於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勑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蕺山於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悍將宫奴市儈時相爲帝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黠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刓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違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尙遺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

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秪具文耳士英苦其直諒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歷敘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與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於有爲向若始事卽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膂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於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麈歌鐘而已宏奬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讐竹亭者又欲竄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蕺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還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盧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轂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桂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於萬曆戊寅歿於宏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轂桂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琯其壻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穉弟畜之所不至隕越於溝壑者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禆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於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兪舉國若狂南渡爝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欀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閧禦兒鴛水黑雲壓城義城毅魄耿耿孤城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慚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於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

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逆賢用事皷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句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槤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縶其母誘之海隅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牆壁鎖其脣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陛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左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於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實際蕺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於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掃灑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茲地憶之不覺淒愴公閔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於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沒夫人寄食壻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塊蒸嘗闃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廈欲焚烟模糊啁噍幕燕畢逋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昬爲王作孽御螻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元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於此也當是時慈谿馮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徬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賊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冑以入賊軍值宏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弒賊討則書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惟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於是思

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羣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惟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illegible]指內臣即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即不得薦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己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於太湖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過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於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即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買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上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於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略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閹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閹主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閹不許出過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閹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閹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艮苦時公之弟元飆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其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於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真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於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飆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飀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元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於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言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與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

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惟公在內惟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尙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邱貉睡鐘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潭潭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揚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揚則揚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揚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揚之兵力非有加於天下也朱煥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即揚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揚於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略盡濠平城墮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礌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遠甚公爲之乞哀於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笮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礶斧其竹笮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矗矗三十六所逼陴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之名著於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於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漢糴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麴櫱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於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於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於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於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邱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於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於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寒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帥苗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公還鄖鄖已內附竄處不歸浙河失守遠宦於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衂於楊嗣昌再衂於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雒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沈左良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翱翔樊城避賊於荆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闊兩京陷沒魁然而峙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揚守鄖亡國之際豈繄無人君子所以痛恨於

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元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
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
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
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䌹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
淑人公五歲卽能屬文年十九而舉於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
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場□□□□□□□□□□
□□□□□□□□□□□□□□□□□□□□□□□□□□□□□□
□□□□□□□□□□□□□□□□□□□□□□□□□□□□□□
□□□□□□□□□□□□□□□□□□□□□□□□□□□□□□
□□□□□□□□□□□□□□□□□□□□□□□□□□□□□□
□□□□□□□□□□□□□□□□□□□□□□□□□□□□□□
□□□□□□□□□□□□□□□□□□□□□□□□□□□□□□
□□□□□□□□□□□□□□□□□□□□□□□□□□□□□□
□□□□□□□□□□□□□□□□□□□□□□□□□□□□□□
□□□□□□□□□□□□□□□□□□□□□□□□□□□□□□
□□□□□□□□□□□□□□□□□□□□□□□□□□□□□□
□□□□□□□□□□□□□□□□□□□□□□□□□□□□□□
□□□□□□□□□□□□□□□□□□□□□□□□□□□□□□
□□□□□□□□□□□□□□□□□□□□□□□□□□□□□□
朝萬里城也生平一無嗜好禿筆頑石時爲選體詩寄興亦不必以示人與人
言意滿口重至於兵事則心開余之交公在己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猶爲使
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哉生於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
日卒於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配范氏贈淑人
繼徐氏封淑人𨓏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次曰宇啓壻沈延綸庠生
戴石臣朱濂孫男四人奕宣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曄宇泰以
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纔見首尾者爲之科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

守禦記略俾余爲銘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不異培塿金鼓動地心膽
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山河破碎宗廟蒿萊鄖陽叢爾漢水之隈高公泣止
千里風霾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羊玲未絀雲梯又排慨慨
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鐘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
截指請救哭滿天街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算不勝千古同哀

南雷文定前集卷五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魴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閒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之恐較之□□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徽工部員外郎曾祖柔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於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即得攝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葬直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海之交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齊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雜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道欲與話舊若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皁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己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冢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蘿有靄可以無泪唯烏石依依可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閒軍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唯一止之曰煙裏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斷□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倖也其心固拼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爲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於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鼈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塒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於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臥其閒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仄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靄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羣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脈若水曰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別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齊持一詩來愧不悉除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杲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於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相名者惟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尙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

辭子一名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子三人長學洢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於子敬卓犖不羣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己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踵至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與獄者阮大鋮傳檄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仇大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鋮久依城社爰書盡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麗重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爲首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人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葬忠節迎蕺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閑通不露貧狹吳子逞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蕺山講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瀳子珏務爲佐王之學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與之習射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講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與作吏治之循墨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爲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爲闡緩子一造於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多相靳故即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奉手摳衣者蕺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壬午舉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所建白請援鹽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勇入援苑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即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簀之期耳此言余聞之魯季臬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刧其不備賊中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壽儒燮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士節阮大鋮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者嗟乎子一大概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糲食誓終天年母病未瘳則割臂投虀助彼方劑十八年流離之門戶霜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讖不起則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駕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蕺山其所重卻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牽挽於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筆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曰

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戲忠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者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庵魯先生墓誌銘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韋庵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

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羅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卻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摸擬太過只與摸擬王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敘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先生諱臬字季臬別號韋庵魯氏爲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瓛瓛生二子長城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卽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沖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如先生者日抱亡國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元遠所謂不在能言之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子五人長樸先廩生次烶先庠生次炯先己酉舉人次熺先次炠先今存者惟熺先而已孫七人長誠候選儒學教授次基愛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孫一錫祚熺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罏名存實遠於爍魯公爲誥爲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灰飛律管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浙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壒溷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鷟翔冰峙世間蒐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晒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浙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浙河東風氣漸開實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浙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予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

香數擗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庵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阯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海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臺天末傍徨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傾懸然天得置之寂寞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泝者先生之同年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裹泝得生而先生病矣即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嶴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楙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度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瘧翦燭相對淒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瘧爲之不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淛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躄躃霜履越臺風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尚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略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鏞祖相龍父炕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參同悟真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海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獲自輔憲獲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謦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羣植黨互相題拂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鬬氣長於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粮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於白巖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夭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壻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沈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恢博奧賾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於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污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臯羽作楚漁父二首傳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訐摧拉異己先生上書王司馬九

重禁籞之地九列大臣之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讖在朝在野誰無目攝之雖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效爲負牆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鉤索奸隱指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頃閒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己開釋罪廢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黄虞當今目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斂敕凡懷貪射利乘閒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仳仳快心此復以夬夬意得正如痎瘧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程排吳縣礫基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倡鎮撫閉關斷旅瞠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於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海上事其船式桄工火器白棓皆內地所未有故能縱橫如意三策歎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即大聲疾呼於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鄉士大夫以門庭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即清查衞所亦是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及於難雖才堪濟世脩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牀對語嘗作書告紫柏文手書一冊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松下古松爲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謂予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於先生從此左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纇念終身偲偲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歎息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元黄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暨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喪南指嗟我越中倘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壬子

崇禎閒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閒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仙鄴仙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閒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衞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元度馮正則馮簟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元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檇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亞瑞當峨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蔕友朋高會瑞當恆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韝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沈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耑愚元度以疾死留仙鄴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簟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駢皖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絶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潏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黄太沖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

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簟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惟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政高祖鍇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袞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即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鄮山飛鳧之原甲來逮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友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尚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惟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鄮嶺參差墜言汙履莫使君知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公墓誌銘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國亦且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閉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泫然流涕也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瀾祖曄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襲蹈排奡邊幅之外甲子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師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某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師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師大怒謂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耑桓溫劉裕何許奸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師亦迫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諡培不及道焜公爭曰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諡節愍王累欲還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官爲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滃洲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

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貢生邱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煊餘幼啓禎閒社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之俱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卽不欲同方王不欲同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變考略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知公猶冀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此也銘曰

北都魏魏温陳屠之南國渠渠馬阮脟之於時董公七上公車蕞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履而不咥易道不孤翠華□□□□菀枯公侯卿相直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軀曰董□□春秋特書

南雷文定前集卷六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丁巳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胳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著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歧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海漳海嘗謂先生曰康流沈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閒與舍皆取其宮中何必宴人之室乎自漳海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菴海寧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臯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慍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罍菴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女三人查蕙沈硏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葬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元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略記首卷見寄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主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弔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百年漳海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罍菴老人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海之學不得其傳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言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粉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可任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奪情陋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卽嗣昌迫於君命固應躬

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師釀禍懼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臣竊謂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典乃援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三歲之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運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兇不摧卽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昭上恩德以宥之詎有漫無翦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援賊之認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違本既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隱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眞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恆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眞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威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歷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庋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耑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燮榆鑒埏逢將以某年葬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踈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芒芒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泫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卽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卽劾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

榮之耶天啓閹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閹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與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塡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閱定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廷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恆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措定艮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亳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鏌鋣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閧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暱者爲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呫囁耳語曰苟使大鋮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溺灰陽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于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幷及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鋮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暴起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鎭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是乎宏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感慼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卽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弔往怳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伊灋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于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宏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尚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略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渢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憺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卽魏美也盧

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還大慈菴又還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盂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别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蓮嘗思宋之遺民謝翺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翺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卽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竢君仙後尚當與予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卽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卽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僞桑海之交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沈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鶩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王仲撝墓表 己酉

君諱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人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驚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撝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撝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傫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向問爲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行□忌仲撝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撝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撝丐命仲撝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雞犬蓋人民之恃仲撝一時如決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尚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撝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寧羣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初建進□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撝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撝皆能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跫然之音僅一仲撝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鑒湖濱佃田五畝佐以醫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撝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捷嗟乎某與仲撝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撝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曾塞黄河也

談孺木墓表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

其在裹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熖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為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閒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祕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榷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閒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禃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張元岵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岵短簷破屋皆拌數十年之力曉風夜兩沈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用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為收拾元岵錯綜積王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拔趙幟元岵宗主王程以玩辭為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羲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岵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岵別號待軒曲江之裔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袁林河大德末仲山為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某父某先生七歲就外傅遂授易八歲母密孺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為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既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移直指視其瞻對慷慨為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為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為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為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為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為官自居鄉始子其慎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牘郡邑之事章給事格菴邂逅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為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為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搪塞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禜兩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兩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兩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兩其徘徊于兩歧之閒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共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清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為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

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欷歔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僇民羣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爲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生孤燈款對意通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沈繼震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閒富貴爲何物先生云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卽捧此枵腹可見列聖于地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爲弇州塾師崛強不肯伏弇州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其人矣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昂貢生晟庠生杲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訒諸生曾孫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年葬於某原訒鑱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訪于海涯一樽相對祈死爲辭曾不十日皋復隨之維此十日留以待羲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千載如斯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猾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衆勢無以發伏鼇之雄氣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斂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覈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迪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款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鑒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槃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還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檠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桐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十二三能詩卽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竄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凄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槖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篋錫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真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翺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尼□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啟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暾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雯次

適林獬錦餘未行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

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

稱好隨羣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

之死吾無爲質

南雷文定前集卷七

萬充宗墓誌銘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衞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爲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與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牆聖經與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充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充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充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跛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始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蹣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充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槃如承明水如服元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閒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

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燝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堦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與航海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鼇牡蠣之閒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菴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汪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汪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卽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沒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灰心死至於老盡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緣情綺靡之功俱屬吾人分內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逸才命世抗志思古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欿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中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閒是其才可惜而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君自此遠矣君諱士塤字心友別號雪汀張氏顯於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後有籲者自滄州徙鄞籲孫用明選雲龍溪明永樂閒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允肅生甯甯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退勳字振寰治產積居與時逐遂至富厚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外艱需次於家者十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則解褐除官直易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鄉黨親戚以爲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於其閒也娶陳氏卽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瓚縣學生錫璁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繪圖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一之動氣乎錫瓚錫璁以國雯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屨屨章句錮人性命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擧頭天外些少得志曾不芥蔕此意無窮海怒鵬騫希賢希聖以至希天吁嗟雲汀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曾不四十

王征南墓誌銘 己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閒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槪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爲美檟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免出數十人追之皆蹃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閒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乃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讐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嶴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句致島人藥書往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慇懃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弦視征南麻巾緼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見其爲麤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燄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眩曜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敘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於同嶴之陽銘曰

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爲最著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聞文譽甚盛忠端公五子二人尚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闈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己卯陳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入南闈則搜者在北入北闈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閒推排所不下則嫣然相對於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

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始惝恍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依儻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捌蟹爲戲有塾師詰之曰蟹精善捌蟹澤望以捌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慣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公以第一寘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之曰子有文名而疏略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澤望傲然了不陳遜直對曰疏略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塡二等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斂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懣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劃臂痛哭驟長其聲價蓋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瘵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尚強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雜亂鉤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冥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算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蓋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擡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刊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槪而信之凡喫菜合眼驟閉離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剝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噂人率爾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奧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懣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即彼教中之耑門者尚且入而迷其向背澤望乃能算沙搏空其精也乃其所謂憤懣之甚者耶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諡忠端母姚氏封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場後即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注若干卷成唯釋論注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懣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眞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緦而服已絕之服率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既除猶哭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眉狀其事乞銘於余而後知其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

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壓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傃以母死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傃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緦爲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強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所謂喪服者率加元絲於首蒙黑縉於身是孔子之不以弔者而以之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是而廢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況能行天下之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生於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千丈鏡之原子一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徵泰孫男一憲淇孫女二銘曰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兮兒無饑渴汐東去兮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甬水生來未識生遊尚苦何況死陟冉旐白雞有兒在側有兒在側便爲樂國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海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嘗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烱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翦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詠之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尚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粧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閒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沈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棨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壙千年室記城冢愼勿逸

王孝女碑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

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遥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咽閼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撑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口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傳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

天地晦冥正氣滿讕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口而出動魂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未火之先家中細事孝女必告柩前而後行）譆譆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簾櫳舉室奔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雹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呻吟礬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留魂不母舍闔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讔語江流不墮

南雷文定前集卷八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為政不避強禦直行己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為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敘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況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鑒忸怵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嬀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皖撫黃配元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閒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容諏公言行閱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躡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為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與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為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為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為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蕺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為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鯁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尚未處分誰為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為盜者沈迅也誰為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為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即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誚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為鬬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鋮也陰陽消長閒不容髮甯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眾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堂奧之內而遽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廠衛也廠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為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鐼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幺麼小臣為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閒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羣情之共駭況乎蹊徑疊出謠諑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

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羣小可致太平卽使驅除異己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緦緦報復切切更張置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黄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臣讙嘵冢宰朗出錢公適邸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晝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沈舟破釜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劍鋋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亹渡江札喬司倡率羣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汎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近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伐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鎭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横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票擬恆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與伯鄭遵謙爭商舶嘗恐謙之襲己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卽以合謀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枉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全軀横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議者以公爲閣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不遵用遠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閒之精神徒爲福京之媚悦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卽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既貳更始遲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卽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昰帝昺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龜暴力絶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蹝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閒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父□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部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導之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羣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鈐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睿算曾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釁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羣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閒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鄰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别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横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己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貪緣左右士論所恥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飆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卲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獬公矣巴縣艴然曰這箇皇上某如何做得獬公然上亦不深罪放

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紿釁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宮武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𡎺辨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元黃之說開羣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即增一番徑竇張樫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災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己之詔而李鳳鳴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廠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尚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廠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閼肘足之際尚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羣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甯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與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閱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與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以爲臧氏之美疢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與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與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私易不道宜與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注一鑽字遂止宜與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與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

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非薄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與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恥之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濫舉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游移少執持臣曾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徇私即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聽明旁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閼威令不行四海生心今於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蒸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縞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鋮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即受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宏基公疏薦張捷有旨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勳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恥受勳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疏遂起大鋮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尚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

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罪當萬死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剄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吳市抱關曾干封事靈隱續句以避揚觶固先生之高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內官文冊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邱念重當時何以稱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尚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王毓蓍死爲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于其閑他日追遡淵源以來其學即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即不孝宗羲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彝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渣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曾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羣婦承巾奉篝羣婦皆視一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羣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閣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婢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句茶鐺酒罌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羣妾嫁之苟風波麤定不失爲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羣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蓋大父以羲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羲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既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狄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幛棖臬之閒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羲出營棺木得美櫝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羲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鋮招搖白下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顧杲宗羲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棅宣城沈壽民大鋮得志修報復既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署丞疏逮杲及羲宏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羣盜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中流離轉徙矻矻靡有定居其閑與村郊之婦女持槖束緼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一卷誦畢置曾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暇則述閭閻碎事句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爲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

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緜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卽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東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甘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蕺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瞿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說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生顧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九

南雷文定前集卷十

餘姚　黄宗羲　太沖撰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圜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留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黄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閒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祕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之閒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閒多所擘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閩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瀆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横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温所序未必能過也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鋪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己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閒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閒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黄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即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會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己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玫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四十即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臟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閒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温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注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

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覆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淩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感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丙戌之際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翻局而以先忠端公爲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之五月丁未王恭廠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毀折繼又明天宮火災異疊見亘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張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陛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寃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并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士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既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淩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侯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公銜疏袖中入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寄乾兒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上傳覽樞臣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皇極殿工已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邊儲歲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東楚功績闇然今當節縮皇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尚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怨咨聲泯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士節皇祖成憲奈士不自愛爭爲奸宄如周宗建保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涕唾封疆斂金餽輔創建書院翼戴奸邪惡郭鞏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兇鋒狡語遠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姻挾市魁以稱亂明與君抗黃（先忠端公諱）請寄爲奸李若星之節鉞鄒維槤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揑搕鄉邦夫朝廷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槪縱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爲上矣諸臣顧動以爲朝廷之過朕甚惑焉海內方汙穢朝廷閒是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矯旨之反覆辭費小人之氣未嘗不沮喪矣長垣既以此去而公有寧錦之功逆奄紐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旨以門戶罷之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竇武霍諝訟之呂惠卿與大獄蘇子瞻勸王安石言之竇王皆與奸人異趣故賈蘇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格之以正議此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謂奇乎公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良佐祖謨父元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次卽公次軏端邵陽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公登丙辰進士第出知晉江東鹿二縣皆有能名其大者於晉江得黃石齋先生爲一代大儒於東鹿河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民不加賦遷者如歸其爲治詳石齋臥子

誌狀公自職方歸禁劄朝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而傷於哀樂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甯曰守康熙壬子舉人一女嫁諸生王世炯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知其爲公之子也皇宬□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聞者詮次其事家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棲烏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黃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往復至于八九嘉靖辛酉呂文安憂歸與黃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爲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尚質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鶴山十三世孫祖晰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爲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鄉試知息縣事府君吏治以教化爲先民曾珣兄弟訟產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爲若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嗚咽珣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天性批之以法愈見其汩沒耳尋遷景州守景州多盜皆勸其刻深爲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麓大行苟如此是驅之爲盜也於是捐鉤距省簿書多所縱舍盜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爲文記之相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撻市同時分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梗避聞者惡之分宜既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無由漸朝廷之耳黽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膽山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爲十四景片石孤枝題品張皇萬曆丁丑元旦庭誥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四府君與雪湖皆不受人牽挽雪湖母年九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呂相氣勢方盛府君巉嵯偏州未嘗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最善者楊珂徐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弇州主盟壇坫士之未捧珠槃者多見詆訶三人崛強不甘於邾莒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稱焉百年以來渭以袁公安顯珂僅有知者府君姓名幾將湮沒余因選其詩而爲之傳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留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句倭入寇烈港直歙人母汪嫗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五峯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藉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僭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脣之上者皆直之分鯮也我不得直彼鴟附蠶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穎爲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嚙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爲商船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衝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紱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共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晢四月至豐後島主懷音華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箍前肥

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長門等一十二島偏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句衆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滶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鬨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句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敘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滶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荊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寃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勦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憸愲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但移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維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僨事者委過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柯孝廉卽洗除先注業高名輩農丈人余寅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但會稽之篠簜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年其閒有已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爭解又復落之同舉者爲之太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接之謂其鄉大夫曰蔣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福建大田儒學教諭準墨伊顏以作士子邑有田副使者毒殺段令令子頌寃以君爲證時閩撫徐石樓故君之主人慮囚董君謨又君之門人副使大懼崎嶇私館以貸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恄副使怨毒殊甚君流矢影風顧有憂色徐撫以啓事挽君終賦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干旄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君年八十二母余孺人老而瞽目君搏顙愀辭不懈晨夕冥漠生明祖殯淺土君不煩羣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松柏夜明疑有神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驎之驎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王元恭見之皆歎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乙卯六應鄉舉其經義墨守先正愧纏豔粉不能與晚學卑品爭一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病瞽席袵七箸皆於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皆以爲堅強一學之士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魅所據人不敢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魅因斂迹徐氏多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嘗客龍溪徐令民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疑一怨家投牒屍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爻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突來而焚

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細投宿妓館事覺幷捕主人瘐死者數人君曰此濫刑也妓館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掌院徐蓼義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與修會典亡何京師戒嚴君遂南還君嘗曰吾少得事君房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學博晚得交蓼義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概也順治甲午君子宏憲落解君執其手而泣曰予宣和直臣蔣猷之裔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異域失侯鬱鬱而死吾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於講堂之上是命也夫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宏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三世余讀之神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謂其數冬而不遘一春恆夜而不經一旦宏憲三世得無類是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宏憲且置無悲運數之來會有時也此特為宏憲言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爇石玉輅基於椎輪卽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為塑土範金搏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者遽走廟中為之卽日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土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為塑者則自近日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閒之某盡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澀向背獨不可通之為疊石乎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為堆土乎今之為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正不在遠於是為平岡小坂陵阜陂陁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為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闥雕楹改為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為多事朱勔真笨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閒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疎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為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如林或臥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脊大礐小礉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以此服其精漣為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錢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為李木匠梅村故靳之以扇确几贊曰有竅閧堂一笑漣不答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堂為之愕眙梅村不以為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為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閒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句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驩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閒華堂旅會閑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甯南南下皖帥欲結歡甯南致敬亭于幕府甯南以為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甯

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甯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甯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甯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甯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既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甯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邨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于道柳言其參甯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伯虎徵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詩畫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詠梅詩者一枝留待晚香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當爲渠驗此詩讖迎爲副室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禁邸清嚴周旋硯匣夫婦自爲師友奇書名畫古器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前身之爲清照暇即發墨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菴雅自珍惜然脫手即便流傳癸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身幛光祿兵子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祿自是無仕宦意琴臺花塢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菴以翰墨潤色其閒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閒有王修微皆以唱隨風雅聞於天下是菴爲之鼎足傖父擔板亦豔爲玉臺佳話亡何海運而徙鋒鏑還播光祿捐館家道喪失而是菴煢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爲詩尚有三世相韓之痛三十年以來求是庵之畫者愈衆遂爲海昌土宜饋遺中所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資之以度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有四十餘人是庵聞之第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者毋使敗我門庭其殘膏剩馥尚能沾溉如此吾友朱人遠以管夫人比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其翰墨流傳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夫人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天子命書千文勑玉工磨玉軸送祕書監裝池收藏而是庵方抱故國黍離之感淒楚蘊結長夜佛燈老尼酬對亡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要皆靈秀之氣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兩詩壽老母爲贄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花來之句老母嘗夢注名玉札爲第四位天女降謫人世故讀是庵之詩而契焉余之爲此者所以代老母之答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十

書神宗皇后事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其父慶元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溪竹墩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雁之小聚落有上黃南黃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支庶也明初句軍最苦吾黃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閒宗伯黃珣提學黃韶教諭黃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武十九年上黃王蘊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戶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偉歷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曆六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冊立大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神宗閒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戚后欲侈其家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氏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復由黃而改爲王然南黃與上黃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黃守黃姓如故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黃氏也往在烏弔上蓬上有司以戚畹表其閭其時以爲疏族不甚詳考今南黃之族來敘其始末且以家譜證之而戚畹之楔綽亦在上黃始知爲鶴山府君之子孫也大父誤紀爲烏蓬耳古來后氏攀援門望忘其宗祊者如唐劉后之笞黃髯叟宋楊后之冒楊次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爲榮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亡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也夫

四明山九題考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嘉靖閒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窗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杖錫爲石窗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創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閒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撫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逕嚮之惑則有閒矣一曰石窗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注云方石四面開窗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窗者凡石穴多在平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窗也二曰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賨越烏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嵊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汎稽物態引鼯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窗下失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聞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閒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草木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鳧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字名之攢峯劃日哀瀑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其未嘗身至耳

讀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脈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略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

可改東山吉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尙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汩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疎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強名義便是階庭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一謝當身卽同木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既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鬼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祖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徬徨淒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卽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況乎承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交手而付甯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傅守剛乎焚屍沈骨之俗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櫝其慘不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卽不吉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奈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弃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痁患下壙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己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正德閒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九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槖列傳槖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嵊縣及考城冢則云宋侍郎陳槖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圜老梅殭仆尙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卽爲剡湖僑寓僧寺之卽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艸廬高第弟子予之九世族祖也宋元僧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真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沒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遺明時商飇薄江渚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元僧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薙髮皆明初宗匠而真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

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自先忠端公賜葬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干涉此山者即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絶其德禮江月某冰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畝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崑山歸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黄氏與兹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諉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真淨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孰爲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佯其先忠端公旁藭於後兹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雲水遘止易以垂名幸矣

辯野史

甲子阮大鋮之發難也内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羣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沈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孺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手之黄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塡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羣小所喪膽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獄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惟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疎遠之李實虔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别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羣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羣小自爲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覲羣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戸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先公實有其事也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

祭萬悔菴文

嗟乎十年以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閒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雪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即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巢之禍我謂旦中悔菴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閒所歷之苦縷覼於前泫然纍欷相對庶幾可以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即此一日之纍欷相對者天亦不欲以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内目履安而外誰復窺黄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篷入港雖里媪菟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闌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别我聞訃亦在是日余之别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讖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晦明夫復何憾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刻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以竹橋刻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甯可銷磨皇天后土旣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雪從而萎焉覆巢無完卵兮羌變姓於傭保之閒幸先皇之御歷兮大憝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下兮醢奸骨以爲犧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忠死之孤兒也雖紅日之照融兮實魑魅之繁徒宦奄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爲車載板兮獸幻而爲山都余反首茇舍兮念門戶之榛蕪啓藝苑之春華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管樂兮甯窶籔乎藪華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乎腐朽者之風逸遂狺狺罵爲黨人兮禍復叢夫後及彼兩京之顛覆兮曾不償孔壬之恩讎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罹此橫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榜朝堂而名捕兮圍門閭以戈矛待變態蟠之熟兮寄命日影之留令無伏牀之泣兮友鮮復壁之收而乃避地於□□兮觀日月之出沒經亂礁之岩嶴兮想文山之蝎蹶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羣之倏忽泊牡蠣之灘頭兮昔光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若旦暮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墮有還時兮今庶幾其復爾儼佛像於□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土之耳目兮秖鬼磧而自疑鳧雁唼呷於鴻波兮島嶼之逶迤也熠燿明滅於紅窗兮星宿之推移也何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每墮蕊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蘼而閉諸凡島中之花鳥兮視人世而竟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羣魚飛霧海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乃□□天□□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錄韡於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戶能辨其真贋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琶笙管之齊鳴余既惡其侈忕兮曰者亦言帝殺夫青龍(甲乙帝殺青龍)(不可東行見墨子)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爲乎□中而那避地於萬山兮目視夫霽漢絶村落之烟火兮支土銼于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受役於城旦查棃瑣碎於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偕樵蘇而相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粉兮黃霧彌天杜鵑環岡兮紅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憔悴處處哭聲朝朝喪轝抱膝而歌萬里兮墓林紙錢又乘飆而突戾嚴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樂但聞鳥更將放筆而就寢兮開戶視夫中星斯時高岡之麂下兮似老人且欬而且行旋繼之以猛虎兮風颯颯而屋瓦不甯習既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淒清而其雪合空山兮黃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沒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鹿之搪揬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茲馨烈之晝達兮豈等級於酴醾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中庭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算子鏗然悲屠龍之技兮僅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不虞爲野火之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遲暮(陶有遇火詩)況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圃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彷依齋之易卦兮聊避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釋亡命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之介兮齊咎譽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揵六枳蓬蒿滿琴書肆茍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尋松陽湖之蹟兮按黃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發其藍水二蘭絶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墜飭之紛如兮留久湮之祕圈雞牧豕其閒兮不辭爲鄉里之所鄙詎料龍蛇起陸兮百毒一時而匯蚍蜉直欲撼大樹兮蜂蠆亦結而成隊僕區之法亡兮桑梓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竄於海隅累故書之千篋兮歎家具之一車襁女孫之三孩兮因世亂而憐渠一室分爲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雞犬圖書談文正之遺事兮猶彷彿乎牛屯九亭石屋之延連兮昔汝湖之所圜也羌獨不得際於斯時兮甯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宋亡邑之士人衰衣聚哭此寺)歷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觀□□兮曾中流而擊楫挽墜日於虞淵兮恨此志之未捷雖同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留於灰劫相與指點殘陽之下兮無異尋乎夢中之蝶蓋聞承平之父老兮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往而後復追疲曳而不免避地兮尚遑遑其何適亂曰探野葛以爲糧飲之以鵠血兮結蓼花以爲佩美人復貽予以苦蘖兮彼桃李之豔陽阻風波而莫適兮茍前身之不爽又何庸厭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暮嘹嘵兮聲滿長空參差兮景留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爰有弱草生於階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落薜所不辭招蒐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鵑哭旦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羣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況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風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諠譁余乃喟然歎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墜莫訴霜饕誰憐雨劫雜粉染于淒露酸心幻爲媚葉秋風宛轉原是哀魂夕陽陸離但有啼煩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腴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慶修士傷聲名之頻撼世方以爲戚又何殊于茲草之萎浥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達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己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聲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暐曄三里七里句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羇驪兩髹風鬣儼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蹇產百尺成以鬼巧綺窗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盡屏茲特疊出以爲章汪道者曰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戶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戰爭所不災纘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寓質制宏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之元聲雖滿盈而不出少焉變爲城郭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簿宣驕其後幻爲染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句欄七重轞轞華矚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鸚螺瑣碎末品大越邱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路壯闊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乃帆席未掛僧窗宴啓忽然叢島逼塞孤峯魁峙疑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雷絕不煩蟒晷名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閟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羣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郛廓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齟齬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蝄像之所不能作況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訛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十一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丞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卷二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缺佚補入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缺佚補入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參議磻礎閻公神道碑銘
卷三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參政籲之邱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鄣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國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閎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淸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闖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淸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愼獨從來以愼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閒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愼者愼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閒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閒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皐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萘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

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爝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羲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愼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與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嵆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鎭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鎭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閒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貿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溍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則甯失諸理而曰理學與而文藝絶嗚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歎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元揭奚斯張養浩宋褧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深整雅畜而始發閎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矣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即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閒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敕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毁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别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所絶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壚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槪如是寒邨之性情湔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即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删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

老嬾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讙鶺鴒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窗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既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兎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甕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蠻野之中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既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如楞嚴之敘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尙謹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垜粧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幷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變變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圓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輩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嵩尙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摋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彈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駸駸入於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鬱遏坌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飆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豔精工仍不失平淡淸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元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蓋駸駸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祕笈有虞山

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留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戸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闢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絶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皋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戸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郞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詫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脊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磬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即異時之磬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燧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廕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黄家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鄕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貪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内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郡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宫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爲戒）勢尤桀鶩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留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説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螳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絶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虚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東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黄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藥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横其東蜀山峙其右迺易之所謂姚

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與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絶相類者卽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閒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補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鑒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與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黄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甯禪師仲猷闡明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兹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閒而名蹟之夥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曆庚申西緒纘重建佛殿老屋數閒支撑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屨笠雲委聿興工作穹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闥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廚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閒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犂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榱桷矣汙邪市井未嘗擇地壓盆滿室但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卽如武林之辯才龍井烏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閒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刼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尙以參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閒先州判茂卿先生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爲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尙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黄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茄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柏屈其干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款冬丈紅段錦鴈來燕麥紫茉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瞬閱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黄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庚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傳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蝘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峯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誚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庚之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兎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承寄曆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耑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簌簌頗知其崖略今觀曆志前卷曆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曆緣起其後則三曆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曆書大概本之回回曆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絶無論說一時詞臣曆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曆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己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曆學亡於曆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曆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秪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曆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曆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曆志又須尋其耑門之書而後能知曆是則曆志無當於曆也崇禎曆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曆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黄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度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滃洲滃洲尋爲界外殊絶內地康熙乙丑還滃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膂力方剛今癃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墀尚寶司卿曾祖□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警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襆被藥裹一切撫攔公徹己服用遇之甚謹稍閒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恇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與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郞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宏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滃洲適葬張信墓道之南信國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謂諸生誠諡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曆三宰正色清節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廈已傾一木血指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宇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閒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甯維甯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絶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閒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戛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閼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款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亡何而燼黨阻山野無甯處闇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蘄當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滃師闌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鋩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瞑寫弄墨晨書藏之綈袠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譔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煙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

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餽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簪偕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邃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滃州張氏女魯王次滃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滃州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諏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撑拄歸昌撫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潮山巔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閬閬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鈙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漉又還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淅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閑捧銅槃而授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敘州府推官兵火之後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雜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囤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蔞翣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隱之心隨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友燕集卽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憮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閒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莅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匆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樴杙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灩澦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與比賦通之倣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卽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詠閒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藝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遊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

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棌楧棫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翦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歉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藴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鄰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沒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即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黄介子毓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饘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起西坐脱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侘傺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絶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槖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竄身爲黄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豔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在元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即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黄門高第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即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守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顓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斠量他儒之説以入之排奡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説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藴所無者無儳人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名之曰説約自説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説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尚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説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曆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款遣子弟受業

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湄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湄以所作行略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場屋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共飲法乳約說後起經生寶庫垂髫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閏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敘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膺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卽謝世然猶及見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沈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玉書名麟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使諡裕愍姚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禍及烈廟昭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冤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蠲逋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舍宏光大致精識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摋尚浮沈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愎流爲攲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卽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逡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宏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己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冤矣嘗致書如皋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詹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逵宗俊壻趙延史戴泌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旦齡王文南皆諸生旦齡卽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清馬閑顧盼生姿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鐺虞山之陽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參議閻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磻磯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曆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瀆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太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尚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

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恥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軍政闒茸公蠹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憨乘機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語漸成脫巾懇冏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囤之弊坐放如期築倉廒數十閒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閒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閣爾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劾歸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託之空言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嘗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羇累驅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況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感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龔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皋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介吾門顧諟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略銘曰

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蓏蟲穴其閒嚴闢奕奕羣偷囊橐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前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甯初需於郊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厠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臯亭後徙石門曾祖臯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絶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壻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卽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禰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所成信筆皆有可觀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相駘藉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閑作弓刀摩戛之閑視若孤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狠狽折扎之命君阽身揩定刪薙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躪躒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栒關杰祚垣正渠師梈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探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閱氣大道既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莽莽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睇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略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尚書諡莊懿曾祖闇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餖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闈葺與解額者當只能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資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譜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

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歎曰琨玉秋霜不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事其選詩讎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幷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詠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蘆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即未必好名而圜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尙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若干卷藏□□娶徐氏進蔣氏子□□□□□□舉人曰夢□曰夢愷曰夢雍□□□□□□□□□□□□□□曰紘曰□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崟嵜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閒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噭摮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禋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甯祖大倫皆贈參政父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閾者載離寒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遠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洩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哭解中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從此蹤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覺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尙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閒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胤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年家人倣式微宋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閒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閒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

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樹中薄困鮮擔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淅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傅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邱孺人毋使其戚於窶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為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為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聲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戊午舉人遂與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鳳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　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黼什投贈充牣而　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頤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　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郡學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殀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即為合德知過再犯即為轉趾聞言不信即為孤神財不儉用即為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鑒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弃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為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沬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柏碎留其不盡源深流沛

山西右參政籲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籲之氏邱世為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為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　王師下江南六合芉壁之從將屠之公不得已為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榷稅滸墅司冊後湖入為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龔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勷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攔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答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為

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勑使煽動江漢閑乘傳謁公公即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牀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尚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輩箠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催科之日搒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荊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荊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恆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艮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尚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增廣生喬蕃庠生潘閬□□□生陳模太學生沈海庠生楊斐蒨其壻也孫八人達過邁迥艮臣轂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諟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殼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嶔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沈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戻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愼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薦衮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麰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

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宜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鑴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鬨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居壙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妖女一人孫二人克巒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蟫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是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衕村又自後衕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東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

讓耆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鬻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媪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愼軒奉　命纂修皇輿表鑒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　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　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毷氉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閧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閒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衆惟恐一人失學竆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倘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不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天其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甯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孟楊粉澤視我斯誄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夔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溼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士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闈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　上從之公既契闊行閒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蠱火之閒解士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頁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即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儆創先憂則榛蹇義路如杜悰劉崇龜之絶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擯梛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敕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兮其高不測數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谹公之後高祖繼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即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寃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尚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戔戔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齎志而沒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閱以立門戶授綏結帨皆有條序棺槨複縈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壻也牽連吳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爲子求於婚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後子佩侯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闒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纊時曰今日方閑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閑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絶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

證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閒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謷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閒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貫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閒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宏憲名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淸工李杲堂緯澤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揎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槃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句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淸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烏耆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眞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　都廷試當是時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嫻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　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閒物譽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淸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閻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頗挫場屋晚乃以米墨磧碎出於名公大人卽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弃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卽未必以此屑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麐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㸑肺烹蛤蜆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牀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敘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槩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況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納之罋甕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閥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與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槤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為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為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為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皋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為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為始遷之祖曾祖巽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勤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伊馮儼公邵元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為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為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皜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湌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為幽贊非一闋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詿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皋亭山之顯甯住顯甯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闢七闢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綬潭□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眾不以鋒辯籠罩為事甄陶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皋亭之益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為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為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倚雷同凡先舊諸家槃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即遊方外尚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繹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為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為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弃疑其為佛也元時為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為友當鐘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窐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窐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增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鏁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真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熟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為其子築屋讀書閒或過之新栽木槿尚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韞縉甬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閒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韞縉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尚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

居於崇德祖禎父勳萬曆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轉運縣既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鑠京倉則爲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　詔下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憒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甯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輗珏皆諸生蚤卒輗縉諸生輗紳壻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齒腐朽以利刃松耶柏耶尙以利其後胤

淇偎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偎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居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丈許遍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卽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爭唐爭宋情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銘曰

缺

工部郎中　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既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留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遺奠哀敬有加捐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輿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讌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減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閑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

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嘗觀李本甯弇州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為異顧京兆為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瑔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為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為譔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母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敬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甯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為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戸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旂鄞夫恐為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譎譎詭詭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鄞夫之書洛誦壇上鄞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砦遯不肯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傷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越城裒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强半宏光故臣鵋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為根本七月兩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戸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搒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戸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與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為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為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為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為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為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為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為右副都御史鍾巒為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

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淸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湔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艍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滃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戛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邱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紓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埸之鐘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公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傳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觕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世孫諒遷海昌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尙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緖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靑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蕺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閒亦遞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漢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胤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與末流將剝然而敝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濅微復之濅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齋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榦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始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

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靦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裁量於其閒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剌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冑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鉤新與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　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

國家新造攻城略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投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所過之處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寃溢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甯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皆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爲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證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腎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問之既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　國朝倣府兵之制幾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勳戚各委莊頭督之平居則廝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莊頭者類多巧詐猾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槃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撥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　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爲

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歙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兗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歙令介子門人孫士璘求傳余謂逃人踈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拱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燠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既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紈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剌昆陽虎侯以老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

以此資金君之丹旐耳衞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著竹樹倘佯其閒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清饌無俗閒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敘曰先君諱士驌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閒滇方內附美卽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卽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留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痁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旣不知有流寓錢氏幷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痛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闞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頹垣敗壁不勝其慘闞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賓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兎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閒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敘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怨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餝如恭愍翼明皆絕餝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妒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殀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妒銘者又謂恭愍旣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

同　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既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絶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爲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肸蠁至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鏦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别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數術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賣漿纖弱娣姒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蕙髮光可鑒流波似鍔釵則紫玉欒龍裙則金泥簇蝶綷縩之聲若風度鑾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凫競渡羣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鵠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充賦粉子蒙遣彄珠檯豔神心纏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閃初明滅于空翠旋潋豔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燄冷冷而無煙味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傖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黼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卷一
尙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鄭禹梅刻稿序
天嶽禪師詩序
錢退山詩文序
范道原詩序
畫師黃子期序
淮安戴氏家譜序
安邑馬義雲詩序
馬虞卿制義序
西山日記序
平陽鐵夫詩序
顧榮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傳是樓藏書記
與李郡侯辭鄉飲大賓書
再與李郡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錢清溪墓誌銘
王千秋墓誌銘
鄭埜陽墓表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金節婦墓誌銘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禺別傳
兵部尙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三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尚書古文疏證序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吳草廬以古文尚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表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寘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吳傳攷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即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允征云篚厥元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尚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尚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幷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閒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泰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之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固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即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直等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

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卽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閒竊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煙縹緲之中翠豔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闒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荊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閒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晝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還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雨孤籟務爲揫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亂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搆憨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噭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之晝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劌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晝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鉥心劌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決爲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諑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劃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蜑戶鯷人共夫煙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即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蛬爭鳴楓林葦叢閑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爲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句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纔畢即辨朱陸異同今古未分即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擾擾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人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有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訾嗷余遇閻古古於廬山極詆虞山評選之謬今古古集出大略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相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罵以先息爲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閩人林柱字乾維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波臣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牽染聶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追摹僅得髣髴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人晚年圖真稱合作余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伍員讖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即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顧安得如子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釐其親疏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呵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攷究牴牾正史徒詒蚩笑嗟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

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侵餉事覺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州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讎姚邑有三太傅祠祀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牽合余視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甯有訛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晟寓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實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略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績溪之譜處士王甫輯之既而廷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安邑馬義雲詩序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晉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而能爲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卽使陶謝詔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盼其帷席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處固詩國也青谿千仞肆志於仙遊空梁燕泥爭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甸外卽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詩家三昧也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旣學後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曙曉風輕古木驕平野山光悅鳥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窺忽羨鶴眠穩轉疑鷗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豔向誰親鳥跡留奇字花明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征轡一曲驪歌繞徑堤山寂任憑飛鳥集徑深畢竟落花多孤雁撩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零堆冷豔荒郊慘變結愁煙風雨各天思聚散煙霞半壑憶寒温豈意平陂分世路無端風雨閟山川休嫌此際清光少轉畏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峯皓月臨荒村歷落幾人家細雨春深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甯復可量耶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東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內時文之壇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閒周介生倡爲古學因尙子書繁露法言家傳戶誦又數年戊辰張天如易之以注疏名爲表經未幾吳次尾以八家風動江上陳臥子以時務崛起雲閒而艾千子以先民矩矱短長當世要皆各有長處逮至於今蒙引存疑之說行士皆踽踽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去蒙存而爲說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黠者從而張皇其閒窾語狂吠發爲時文之批尾面牆之士子遂以批尾爲學無子書之瑚繪注疏之沾滯大家之蔓延時務之刻核頗諸俗搆彼芻靈之象形疑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爲之作俑也昔之爲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顧以時文爲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爲楚漢且弁諸儒之理學視之爲塗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虞卿之爲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溢意有入而非刻露詞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龐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夫豈以括帖爲牆壁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横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纖芥

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輊鼓其橐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爲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爲君子吾亦以爲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爲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深泥盍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矣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略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鄰僧點寒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已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偈粗厲噭叫之音剽取市塵以爲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閱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況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閒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纖塵真英靈衲子唐人之所詠也有天岳以爲之師當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說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陳介眉教授里中書舍至不能容其時顧在贍來學介眉稱其爲後來之秀因同毛孝章訪余於黃竹浦訥口少言未幾返於淮海歲辛酉萬公擇自淮歸言在贍倡率其里人爲經史之學不殊甬上余喜其索居而能自立也丙寅冬十一月在贍不遠千里問病於師重過黃竹偉然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上人物余兒自都中寄書以其家先生榮生六旬壽序爲請君山陽人長身岳立膂力過人所挽弓數石發必命中嘗與人較射以他弓授之應手而折雅欲以功名自見入海澄公麾下從破廈門論功陞遊擊浙帥朱君招之共事君遂來定海部伍霜寒刁斗應節耿逆之亂海水羣飛常提督節制諸師出海擊之至大佛頭賊伏舟山峽俟官兵半濟橫衝爲二首尾不能相應朱帥在圍中各船莫敢向邇君擬刃柁工頸上使之轉柁突入賊陣砲聲雷鍧波濤起立賊帥朱非熊殲焉朱非熊者烏雞島賊精於水戰賊恃之橫行海上非熊死而水師不競矣事平君成功不居返於淮海讀二溪語錄有得日與周君調講性命之學君調固奇士嘗參史閣部軍事失勢爲獄吏所困從圜中得大光明遂弃家爲僧其所以與君語人莫能測也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是古之學道者每輕將相余以爲非能爲將相者不可以學道故子房輔漢而赤松絕粒長源定難而嬾殘分芋李林甫之陰賊盧杞之奸邪未嘗不遇異人終爲蟻鵞所笑耳君雖不爲將相而海上之捷則大將之所爲也於學道也何有今以將相之業授之於子振衣千仞諱言平生則謂之輕將相也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競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閒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羣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溈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夫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瓢笠旅俗膠加故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資

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迹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躐至牛頭馬脯以摶源流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即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箬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湔拂塵蒙霑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奬余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屨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黄竹以壽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汩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絶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絶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閒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寃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絶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措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黄墀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閹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綏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即有畚築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顛悴於　盛世乎晉中康侯如棟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即爲此懼廣文沈君煌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敕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抟鼛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閧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瞀儒嚾嚾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恧歟　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即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軸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閒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于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簏之誚弇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閒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黄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閎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　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

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擬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邱八索子產之實沈臺駘方之昔人豈緊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一經盼睞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曷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鍰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幛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驚惶鄉飲酒　朝廷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則見王道之易易失其人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爲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不善狀如義者充賦則未免失其人矣義豈敢犯不韙而冒昧承之以誤老公祖知人之明哉義蒙　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義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　詔以行者也假若應命而赴召之役則避其勞而不往召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一不可也義幼而伶仃先忠端身殉社稷義既不能如緹縈之上書代死又不能如龐娥之手刃仇人有愧女子竊不復自比於人數苟此歲月未嘗不自賤其老也今廢蓼莪之詩而歌伐木之章是爲不孝二不可也鄉飲酒之禮所以觀德故必使進趨中度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後禮明樂和衆乃大悅義秋間一病去死無幾以是龍鍾潦倒行止須人苟入賓筵使觀者笑其郎當三不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義幼壯不能孝弟耆耋而又違禮應命以從流俗其可乎倘侯揚觶而後去亦已晚矣老公祖奕世忠孝錫類之仁必不肯陷人於不義收回成命使義得修身俟死此即老公祖之三薰三沐也

再與李郡侯書

捧讀老公祖手教殷勤篤摯其下士好賢真不讓於李文公矣義亦何幸而身親遇之但區區衷款未蒙賜允則不敢無說從來大賢之待士有相違而實相成者有相隨而爲相失者昔張魏公欲起蘇雲卿於灌園雲卿不應魏公終不強之天下誦雲卿之高節亦誦魏公之大度所謂相違而相成者也王介甫徵常秩於布衣常秩就道介甫甚信任之天下議常秩之干進亦議介甫之尙同所謂相從而相失者也義之不才老公祖欲谿其幽篁之面目進以俎豆之趨蹌無論顛倒衣裳卽使奉命而來以八十之老人祝鯁祝咽成禮而退亦不過一時之觀美何如使義得遂麋鹿之性天下之人必交口而誦曰李公之舍己從人如此李公之愛人以德如此李公成人之美如此李公晰義之精繭絲牛毛如此且使義得免於疑論一舉而五善備焉豈非當世之盛事與不然少無仕宦之情老忘朵頤之戒義之一身將狼狽失據大君子甯不哀之邪所陳皆出血心伏冀老公祖俯鑒寬其違命之罪則知己感恩皆兼之矣

與康明府書

南山一帶虎變異常兩月以後所傷將及二十餘人矣攔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東輿居人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殺一人四五成羣白晝跳梁其中一黑虎銳喙人立尤爲毒害其次一黃虎面有白文若川字與之爲副搏人而食無有脫者近山村落鳳亭雙雁通得之閒當晝蔽戶不敢輕出樵採路絕居民醵金設醮毫無應驗人言老父母之德政虎宜渡河今肆行無忌若此其故安在嘗讀東漢循吏傳童恢之治不其民嘗爲虎所害迺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殺之古人之爲政正不必出於一道也有以德化者有以力制者其爲循良則一而已矣鱷魚之患韓文公作文以祭之陳文惠公因其害張氏之

子遂命郡吏拏小舟操巨網往捕曳之以出鳴鼓誅之因作戮鱷魚文並傳千古以爲美談後人無有優劣之者老父母固二公之流亞也甯肯坐視宇下之小民肝腦塗地而不爲之動心乎且鱷魚之害不過張氏一童子耳文惠尙爲之復仇況今殘暴至於二十人外乎若曰此非考成所及大吏不以之督責小民不以之怨咨何與吾事此則俗吏之恆情老父母必不出於此也然則若何可以除之夫虎雖多力不過兼壯夫二三敵以十人則絀爪牙雖利但可施於咫尺禦以烷炮則絀弟嘗訪問獵夫有陸奇者自言用鳥鎗六人鏜叉四人與之從事勢可必獲但非數日可以成功當其蹤跡所至居民不供頓食誰肯裹糧以蹈危事就令殺虎亦無賞格所以任其咆哮視人爲不足畏矣誠使明府張掛榜文約束獵戶使之討捕（既奉明文則山家自然給食）勒以嚴限苟得殺虎懸以重賞（居民無不願出）虎方不畏人日在山麓一月之內必可成功又不然駐防之兵所以禦盜賊之爲民患者猛獸食人甚於盜賊同一殺人也人之與獸豈有異乎而束手飽食虛費錢糧老父母苟申文協鎮使之除害準以討賊之功尤易爲力如此則老父母之政治與昌黎文惠而爲三矣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董在中墓誌銘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鑒有子四人長允瑫次允珂允瑋允璘風壓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閒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瑫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瑫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偁字天鑒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儅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訒庵先生一時冰鑒愼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闕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温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璵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黃君故訒庵之知余由在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訒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啓　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諧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桑海之交天鑒砥節邱園息機感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避近詩酒不露酸寒叔父筆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鑒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礜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淑泰一適□有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游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偲偲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閒更可傷也元晉以董巽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

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後先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董吳仲墓誌銘　壬子

先師立證人書院講學於越中至甲申而罷講後二十四年爲丁未余與姜定菴復講會脩遺書括磨斯世之耳目然越中類不悅學所見不能出於訓詁場屋而甬上之聞風而興者一時多英偉高明之士吳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諸子大會於僧寺亦遂以證人名之甬上講學之事數百年所創見傳相驚怪吳仲使疑者解頤辨者折角而甬士風氣爲之一變越中書院承先師之後爲天下所注目莠言邪教思得一假其名以行吳仲授經在越以其所言求題拂通殷勤吳仲作長書駁之使之歸正當先師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先師每臨講席而嘆余推擇同志王士美王元趾等數十人進於函丈彼釋學之黠者三及吾門而辭焉其氣爲之銷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余於吳仲同此心也吳仲於先師夢奠之後遏絕惡言勇過子路矣吳仲諱允璘姓董氏系出廣州漢和帝時黯以孝聞世居慈溪永樂閒梅隱始徙鄞縣高祖邦樂嘉靖丙午舉於鄉知浮梁縣曾祖光亨贈奉直大夫易州知州祖應圭萬曆己酉鄉薦第二官至保定府同知父德偁字天鑒崇禎舉丙子鄉薦母范氏天鑒四子長在中次二嘉次侯真吳仲其季也弱冠而知名主持坊社舉足有所重輕學使者等第必以吳仲爲眉目其學從陽明入手已讀先師學言句磨字拆辨其同異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明教法四句以先師破意已發之說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能相合余謂先師之意即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即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祟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免攔截於意分動靜爲兩節使蚤知意屬未發

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爲䟦山學者爲人磊落不屈折敢於任事郡邑利害是非論議憤發當事聽之奪色就館象山力舉社倉法行之遇贅情鄙行之徒性不能耐便戟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急難窘助嘗以貧賤徇人葢非齷齪闒茸目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書豪傑之才道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何必嘆息生於某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某年辛亥六月初十日後幾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配周氏子一元謨女一其友陳赤衷夔獻陳介眉錫嘏爲之周旋於疾病死喪之際夔獻誄之介眉狀之而以銘屬余吳仲之祖先忠端公之友也余復友其父子閒亦何忍而不銘銘曰

鐘鼓在懸鄭聲必孽禾黍滿郊莠草將茁辨之不早鹵莽滅裂嗟乎吳仲自許豪傑麞頭鼠目見之電滅彼侁侁者聞毀聖哲不護目睛或反喜悅剖胸無心劄臂無血言念吳仲祝余菀結斯文未墜此銘無缺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閒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

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與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既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　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褁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　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貸奴客跳梁觸情放恣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鳧藻之音載謠人口朱方旦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甯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愼竈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　盛世之霜隼歟已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曆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進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渟河閒府通判次毓□□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壽處寬何嘉玥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檉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樸懋樞懋栴懋榑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棫懋棠懋杞懋栩懋柱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餓落狐狸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歿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布霧千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決其披猖膏肓泉石未盡其長侁侁後人嗣其耿光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閒士大夫之言學者尙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淸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秉拂一往不返淸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淸谿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季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拆毁先生上言臣覩崔魏亂政奄祠遍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則中朝誦功勸進轉相效尤者止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隳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毁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韙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圜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寃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集於寺中憨山葬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末減得戍粤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詿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二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二人肅鏫肅鑌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慼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嶔崎豪傑乃弇州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摋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皷蕩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逼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絶處震青每曰吾友淸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亦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鳳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

銘曰

科名祿位蜉蝣螢光臯某未復姓姓氏已忘先生之殁一世之長學舍馬廄師友劍鋋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傍惶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瑨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蔆高淳縣丞父國楧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鬚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予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瘠邱之田西岙之宅長兄之殁兄弟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寃平目晥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閒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

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閴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筴籌舉贏補絀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緗縹之上翩躚罇俎之閒儼然復睹咸淳閒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舉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臥起之事故鐘石之遷改在天地閒不過黍稌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銍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臥起之恆趨猿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山野之閒檢襟括步青氈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曆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㬎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珽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鼇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鷴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丞元丞年丞成丞和丞魁丞清丞彬丞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閒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丞無憔悴

鄭峚陽先生墓表

公諱鄤字謙止號峚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讁四川丞寧徧覽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熖高張與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媢嫉異己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儈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搢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嫟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篦參話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齎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毒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竈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槑過予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公諱求可字咸一別號密菴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敘寰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

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
務當其在裕衙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
整暇民不告勞豬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
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
十劣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
一千九百鹽引尙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
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
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
之田二而當一确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
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趣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
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撮殘糾謬秉筆文闈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
庭內灑掃無不周款其在司寇寃訟洗遂痍弊昭蘇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
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文滯劾謟逮遝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
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蓊拉榛楛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
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輿人之誦者鄉賢之紀託不給祝則優劣枯
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遣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
妄施荆韋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
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嘗吏治者
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餉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
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栞栭欂櫨根闑
居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
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婼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
何幸哉生於萬曆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
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壻
也孫男七觀兆麒兆霖兆穉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甯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
爲質巖疆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家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
表裏史帙

桐城方烈婦墓志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
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
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苑孟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
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屹
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
知尙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按安人方
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
其節無閒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
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
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戶
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閑寇遠復返安人持橐束縕伺塵起即遁不至踉蹌忘
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大年終安人
從先生還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摶食安人纂紝佐
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門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
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
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
欑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
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甯可居乎阮大鋮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
所擯銜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
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
亦聚衆廬衢三吳志士多戴孥帑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士寇竊發先生
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
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

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鉤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曆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甲又死於盜哀哉閩粵餘疆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絶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苦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汚后有詒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

曹娥以孝潛波娥江貞文以義自沈溧陽於爍安人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歲乙丑余至棲水一時友朋來集論文談道皆非宿聞腐見不可以經生崖涘之已見金介山之詩質而不俚清而不枯今之詩家未之或先也戊辰余里人沈伯鞏自棲水歸介山寓書以其母金孺人之墓銘爲請孺人張氏父遂辰字卿子杭之名醫也孺人歸於金君君榮時君榮之父已卒失火無家居君榮與婦寄止婦翁舍下婦翁既以醫名學者雲集拱璧駟馬華堂翕赫諸姑伯姊之歸甯者皆盛其羅綺珠翠孺人寂然廡下與夫子相勞苦而已未幾君榮之弟又夭其姑獨處孺人迎養於張氏君榮出遊江右喪其資斧歸而病卒孺人年始三十先有二兒已殤其一是時介山方五齡耳孺人與其姑同牀臥起撫此孤孩相依爲命稍長課之句讀手紡口授一燈熒然已而卿子亦卒家產塗炭孺人以女紅象錢易米而炊所冀介山成名重立兩家門戶而獨子姑息惟恐其蒙霧露每見介山丹鉛在手卽爲曳去曰但得一碗飯養吾兩人足矣無爲過自苦也三世一身悲光血縷漬於孺人之旦暮臥病十餘年而孺人卒矣當君榮出遊之時正值鼎革干戈無序孺人隨父避於武康山中搜牢貫掌人民晝不敢舉烟火夜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每聞兒啼卽射聲而至孺人一兒襁負一兒攜手呱呱而泣勢難兩全咸勸棄其小者孺人以絮掩兒口虔護百方卒免於難鄧伯道以男子不能庇其二兒放之孺人蓋蔑如矣卿子年八十尙爲人應病孺人憫然謂其子與姪曰汝等荒於嬉而坐受老人拮据之養能無愳乎故其侍父也必伺其熟寢而後卽安父有寒疾雖嚴霜烈霰衣恆四五起至性有過人者嗟乎人世危苦之境莫如嫠婦嫠婦而無家可托漂搖於女氏之黨而又危苦之甚者於此而綢繆風雨重興家室其精誠之至天地爲之感動亦理勢之自然也先師蕺山先生父卒五月而生喪失家道母氏章太夫人依外家以活頗與孺人境遇相似先師之爲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介山勉旃亦焉知稱孺人者之不如太夫人乎太夫人之誌許敬庵先生爲之則余之誌孺人也亦焉敢不以實乎生於萬曆戊午四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三日與君榮合葬臯亭山子一人曰張卽介山也銘曰

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於臯亭既封既樹白楊蕭蕭鳴其辛苦黄絹之辭刊之石柱後人過之知其爲節婦之墓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弇州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未嘗者以信憂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韋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名賁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內則孝經詩詞略皆上口年十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孟翰林侍讀諱彝

之子也卓氏爲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閑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人轉轂鳴橈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產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諸事塡委候其指揮左握算子右徵市歷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至庭內灑掃竈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孺人不以林下之風頋息閨閣也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恫喝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措定風波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患難之餘當卓氏之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曉也逮姑潘恭人卒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汝父從容座末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閒零落俱盡正如長亭旅憩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欷歔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壻陳奕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性情高明之家而荼苦一生

東星鑒禪師塔銘

上虞東山謝車騎之所經始靈運因而踵事增華非安石所謂之東山也觀靈運山居賦神麗甲於宇內矣歲庚辰余至其地值爾密禪師解制之期茶話久之而別戊辰余復至則悟公爲住持方病傷寒使人扶而出拜求其師啓明塔銘甚懇啓明蓋爾密師之法嗣也余於湖海閒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惟取其同門淨地之狀檃括而敘之師諱淨鑒字啓明別號東星壽春王氏子也生而近道聞人誦華嚴經聽之移時曰經乃佛語也佛語可解佛獨不可爲耶年十七卽喜與僧遊欲學其法僧言知識多在南方須往依之此事非杜撰可成師遂發心南詢有自博山來者師問博山教人作何工夫云教看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話日橫胸中無有入處已遇僧古春禮之爲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春密約春候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嚴山從之祝髮首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便欲付之鉢袋師以爲非住足之地復從汏如法師證性相二宗爾密講華嚴於順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曾參弁山乃是禪客我這裏却講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密云却是你瞞我命充維那上堂師擬申問密遽云你昨日敗闕今又來何爲師罔然鈍置者久之密曰汝雖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橛密舉古人云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爲甚放剝猪狗手脚不出師屢下語不契未幾忽有會處曰剝猪狗手脚這回放得出也密云作麼生師曰今日放過和尚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徑雪嶠皆有契語始返顯聖解制呈偈云雲門門裏掛瓢囊舉措如經蠱毒鄉明月到窗還自照空庭細草任他長灰堆冷豆平空爆雪壓梅花驀地香將謂回頭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淸霜師未嘗讀書不諧音律而失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卽把茅雙髻遵養時晦卽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爲其師分座秉拂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嚴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場皆強而後赴非蓋大屋養閑漢開眼尿牀者比也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環上循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鵲峯之北嗣法二十五人宋退谷雲禪師云鳥道孤危元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固曹洞子孫而放出剝猪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爲其學者實昧昧於兩家之門戶而相習爲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銘曰

曹洞中興粵自散木海門石實整其脫輻所以東浙法乳雷燭於赫鑒公起自北陸聿來南方徧參名宿果熟東山人天眼目遂嗣師席機鋒箭簇琵琶無絃

白鷴不啄說法燬然非絲非竹

豐南禺別傳辛亥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興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嗢噱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閅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閅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還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瀟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抉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抉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悶絕閒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簸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譎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召黃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蚤蝨滅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當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即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蝨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幷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糞而咽坊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祜潛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華嚴二經錮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閱徽異事坊曰弘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杌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蘭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恭汝也皮公聞之更喜曰吾與東門猶蟣蝨耳公乃以東門畀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令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閱過閩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即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靳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僞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訾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賣書餬口掠取新說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衛靈之繼室是擠於宋朝之倫獵較爲奪禽獸是擬於禦門之盜其卦變圖眞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闢之時眞爲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爲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嫣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其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睿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

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己還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尚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梴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慶曆閒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寧遠伯故遼東李氏爲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荊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爲患沁衛洺漳滹沱諸水一時泛濫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罹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籙山賊高鼎囊括五臺恆代之閒抄截蜂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衆上下危岡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畏峯巒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牢路絕兼旬困餓燼黨自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 上從之未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盜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內初定齊魯豫晉閒尚有崩剝之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寢謀廬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荊州 王師進取滇黔道所經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是爲鈔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閣部疏民運公馳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陸運不敷三日二旬不能一運自沅以上改水從陸數鍾而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滇黔未下三楚先搖古人因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李自成敗後逋寇郝永忠等尚餘十萬房竹秭歸蔓延以及夔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爲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競取浮沒荄粃以資口食公倣鄭俠故事繪圖以進 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而三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局故爲薛祭酒所蘊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 世祖嘗謂侍臣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略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墨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佟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觀興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偬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閒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顧後之儒者斷絕小文媟續微辭閉門聽難以爲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爲質摯陰方結而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蹤盡千載如一日也令子長白先生令宗義述其梗概一二識其大使後之人有考焉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薩公以周節婦事上於 朝 天子下之有司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馬珽徵於世之能文者爲文以張之按節婦姓周氏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鹺城年十五歸於諸生馬君崇疆生子二曰珽曰瓚而馬君卒節婦年方二十求死不得迺忍貧鞠育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順治己丑土寇之亂鋒鏃縱橫襁負流散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衽席事平之後野無靑草室如懸磬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狹縮其醬菜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說經鏗鏗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是二子照爛文筆遂爲國器康熙甲子珽舉於鄉霜雪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燕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今之人修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瘁此之謂不知類矣今 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

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繩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于宣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宣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嘗謂余曰近得謝宣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輩之冠冕也一切廚養囷畜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靜然四屋使宣子歛案之功不牽於閨闥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明年宣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涕泣於堂上孤子悽惶於膝下冉旐歸魂青燈不哭九死之心空延鐘葥南渡哀榮死事宣子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於是得封恭人柴天改玉之交　皇風未暢鼎族阽危謠言沸火公爲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傲吏之下狠狽折札之命一門百口流矢影風顧有憂色恭人鎮以整暇如處無事雖屯苦備經卒開閉否之運養生送死總歸禮教非其才識絕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爲霖同知州事次爲兆諸生次爲憲癸卯舉人次爲肱次爲衡廩生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正國孫七德輿德寬皆諸生德懋德聞德用德量德充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三甲申之變凡夫人之在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金鉉之母章恭人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淑人妾李孺人馬世奇之妾宋李二孺人陳良謨之妾時孺人固皆地捲朔風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惡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其子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縵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窗擲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死有老蒼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違之遂脫金條脫賞蒼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繯始死溫璜之死於新安其女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爲何夫人曰死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尾縊之余爲之作傳淚涔涔不能止因念史遷絕無此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彷徨草澤之閒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者固女中之文陸也若恭人者淒楚蘊結亦猶之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爲衡介萬公擇求余傳之蓋去宣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廣師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敢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翱從僕學文而李翱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卽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爲道愼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寗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場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其事師曷嘗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靑黄失勢則田何糞土固其宜也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薦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踰制爲之嗣以世之爲之廟以享之爲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昌黎不傷孤另也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餘姚　黄宗羲　太沖撰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姪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烱爲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必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愼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閒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衞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事屬誌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末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衞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辭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敘事卽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大夫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

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趺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卽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於墓乎地

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瓌碑建於塋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常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中總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烱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别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爲議謚而作與求銘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謚者須將謚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女行狀例

王魯齋曰衞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元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李木魯翀作姚天樞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宏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逖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略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庚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壙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壻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烱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陪窆於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公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銧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鐮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輿娶温陵趙奉直不拘之女大琿娶福唐林簡肅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晧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

母趙氏云子庭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閻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二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温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荆公誌葛源元配孫氏繼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辨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季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即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一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紘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逮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巖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曄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誌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郱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漥洸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韋肇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閎誌書定於正室浩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

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碑銘子男三人履恆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尚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朴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庶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誌多不書子姓幷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誌故不書至於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司馬裔柳霞侯莫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爲石守道誌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閔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暠獨孤及誌姚子彥皆然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墩等兄弟紇干宏但書世子恭等崔說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書世子岌唐權文公爲伊慎神道碑但書冢嗣餘書息男十六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羣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真書其孫女爲李仁贍書其孫李迥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於曾孫矣廬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温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宏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壻例

葉水心臧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伯戸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唐時孫壻不敢入碑誌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屬例

今但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鄶世子巫與魯襄公俱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不書壻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壻之姓氏不當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善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以顯宦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誌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元孫公佾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錄余應槩二書祖父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概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

書妻變例

張景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𡨋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𡨋即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竁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期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按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驅烏所爲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按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於釋氏無礙名義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誡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藥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閒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

即有議論敘事轍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當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傖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搏泥爲炕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盧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知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爲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大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抑又下矣

盧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不應遂掠其貲以去□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諡誰則爲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已臥疾不能起奄敗遂有言□□入祠不拜爲守祠奄人所梃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閒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舊詩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以予論之當周之盛刑賞明於上而公道昭治化休明士生其世雖有怨誹無所用之詩三百篇非皆變風變雅如詩人所謂怨也蓋自在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際而吾獨於君臣之義隱約其意焉以爲詩人之旨庶幾冀其一悟非自處於怨已耳上之賞罰不明而後下之人乃有以怨行其私如檀弓所載居父母兄弟之讎及周禮調人之篇者雖傳記所不廢然使有明王在上公道昭而賞罰行何待使其人避之海外千里之遠又何至使爲人子者有終不能報而至不與之共戴天哉無怪先儒以禮傳出漢儒之手不足深信而詆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也乙丑丙寅閒搢紳之禍極矣正人君子駢死詔獄而餘姚白安黃公與焉當是時逆璫借外廷以攻君子非先帝意也公有子太沖博學能古文詞尤工爲詩讀所爲老狐行若未嘗怨誹其上而一時受禍之深所以致禍之由讀者如見其人蓋深於詩人之意者人知太沖之微文深遠而不知今上之誅賞爲能大慰忠臣孝子之心是以怨誹而不亂也吾所謂刑賞明於上而公道昭今非其時與蓋於是歎檀弓周禮之記果未必出於聖人之書矣先時芝產於詔獄而諸君子之禍與天禍君子於獄而瑞先之然非聖人中興諸君子得褒顯贈諡庇及泉壤芝雖瑞與凡艸等耳吾於是而愈誦上之英明神武潛消大變爲合德于天地也嵇紹王裒一仕而致身蕩陰之役一終身不仕而門人爲之廢蓼莪彼其主化家爲國而君臣之分有可議者非今日比也吾願太沖勉之社盟弟艾南英序

黃太沖句餘才士故侍御贈太僕卿白安公之嗣子也太僕公負中正之節攖逆黨之燄抗疏直言殞身北寺天下莫之敢明太沖以弱冠伏闕訟冤義動當世咸曰忠臣之有子也如是太沖雖才何暇以文采自見與才人韻士爭尺寸之席哉壬申冬崑山朱浮石先生以太僕公門人手太沖所爲詩一冊示予因傷太僕公事聲淚俱至汝南郭亮之風千載再見然予讀太沖詩感憤寓物之言十之一詠事十之三贈答十之五閨語十之一未嘗自譜其年月以其詞繹其志蓋發憤於太僕之所爲作多矣此浮石先生所以悲也古人忠孝之語哀激所次有脊有倫況出之雄文博學之輩銜之口而被之音天地鬼神感通之至數該焉蓋不求爲韻語而不能不爲韻語所謂長言之不足又從而詠歎之是也何足怪哉三百篇之亡乃有離騷遂接風雅爲後詞賦之祖夫屈子義兼親賢使不遭上官子蘭之徒騷亦不作騷之爲言憂也故屈原特以其憂傳而千餘年之後宋遺民謝翱者復以其哭不朽晞髮諸詩先儒以爲直遡盛唐以上夫皋羽世經義之學應進士之科使不罹宋季之難感文信之死詩亦不作故皋羽之詩乃與其哭俱由此言之情不絕語必不至文字皆然而況詩之道乎太沖英才磊落挾以少年之氣今其詩幽折峭拔而忳悒多思與老成積於世故者相類其鐵琴死戰馬老狐行諸篇命事稱名亦頗與原之山鬼國殤翱之鐵如意玉麈尾同至其紅閨麗事諸詩豈所謂托情男女亦宓妃佚女洗藍曲楚女謠之致類乎何其情之峭以深也哀心感之無言不疾故曰發憤於太僕之所爲作多矣夫道彌往而風彌厲古今皆然文字之概亦觀世之理也惟太沖負忠孝之極思佚致衍於心者既甚而後溢之爲詩故不獨有詩而詩復鏗急絕人風氣逼古此予所以例之屈原之憂與皋羽之哭而爲言耳不然太沖遭遇明聖忠臣之魂已雪黨人之碑既踣以彼其才進用於世非二子之所可同日而語也社盟弟羅萬藻序

余屬李昭武先生門下士得接侍言論因備知黃白安先生之品與先生之子太沖之才當天啓之季逆奄煽燄禍難陰流海水羣飛蔽于天沉舉朝戒於凶威藏頭過身先生獨與季仲達先生奮起而擊之矯手不屈志淩雲日卒以倡忠臣之氣而褰逆賊之心使創慮難圖者知國有人焉猶不敢速動於惡以遂其今將之心事隔于人存而機啓于身後則先生之以爾先生以一身而易天下則莫不利易也當先生擊之之時使天子覺悟此時天下之禍未深不過執退之使奉祀陪京而已又使逆璫狂僭稍革薄先生之罰譎止一官如此禍有所止無以激發天下之人之心以是爲先生之功先生之功僅也今皆翻然反之璫之禍天下與璫之禍先生至於如此之極而後璫之深禍隨之然則先生雖一瞑而萬世不視其爲視也多矣太沖之文猶先生之節也方先生之不受

誅盜有寵未可得也太沖如將殞焉尸行者漏命頃刻太沖無所爲者臣子一倒爲死父而仇生君奚可設逆璫有所出事而以黄氏一塊肉飽于方斧是再殺其父也太沖痛難在身亦焉忍之寄血誠于悲響哀鳴噭噭而已夫先生死而後逆璫生逆璫生而後天下之毒甚與天下之憤深天下之毒甚天下之憤深然後逆璫之誅確而先生之功高此理之自然無可疑者然雖理之自然未必事之決然也理然而事不必然則先生之目瞑乎未乎是未可知也國創一日不除則先生之志一日不快先生之志一日不快則爲先生之子者枕戈待旦思一決以衡仇人之胸者無時而釋事也事不得出而徒寄之言以瀉之雖欲持平奉吉其可得乎今也竊國之奸先帝欲誅而未遑與先生欲誅而不得者天子聖神獨奮乾斷而誅之日月清夷風塵不動思其國福者拊手感其家禍者愜心迄情盡意無復遺憾先生以爲可以瞑目而無憂矣先生不難殺身凡以求此也求遂欲得而又何恨焉先生而在方變昔日豎髮裂眥之封事爲今日呼嵩告廟之聲歌典午成而王生廢業逆璫敗而黄子行歌此固忠臣孝子之行也孔門服闋予之琴有成聲者先生制禮太沖其敢過之也夫社盟陳際泰序

三序皆少時舊稿今無一存者存此以識知己之感

詩歷題辭

余少學南中一時詩人如粤韓孟郁上桂閔林茂之古度黄明立居中吳林若撫雲鳳皆授以作詩之法如何漢魏如何盛唐抑揚聲調之閒規模不似無以御其學力裁其議論便流入於中晚爲宋元矣余時頗領崖略妄相唱和稍長經歷變故每視其前作修辭琢句非無與古人一二相合者然嚼蠟了無餘味明知久久學之必無進益故於風雅意緒闊略其閑驢背蓬底茅店客位酒醒夢餘不容讀書之處閒括韻語以銷永漏以破寂寥則時有會心然後知詩非學之而致蓋多讀書則詩不期工而自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可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只從大家之詩章參句鍊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耳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古今志士學人之心思願力千變萬化各有至處不必出於一途今於上下數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於唐數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詩豈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濃淡亦未嘗歸一將又何所適從耶是故論詩者但當辨其眞僞不當拘以家數若無王孟李杜之學徒借枕籍咀嚼之力以求其似蓋未有不僞者也一友以所作示余余曰杜詩也友遜謝不敢當余曰有杜詩不知子之爲詩者安在友茫然自失此正僞之謂也余不學詩然積數十年之久亦近千篇乃盡行汰去存其十之一二師友既盡孰定吾文但按年而讀之橫身苦趣淋漓紙上不可謂不逼眞耳南雷黄宗羲題

南雷詩歷目錄

卷一

學旱　蚤發東明
聞杜鵑　將進酒
四明山古祠　哭外舅葉六桐
鷓鴣　寓黃巖
村居　四明山家
臨海度歲　長夏
天台家書　東湖樵者祠
宿雁蕩靈巖　天台思歸
贈二存　飲酒
陌上桑　貞女引
百官渡　寒夜月
亂礁洋　過東明寺
臥病二首　感舊十四首
四十初度　九日
元夕悼侍者二首　偶書
宿積慶寺　大雪
魏己任故居三首　葬壽兒二首
夢壽兒二首　向家衕草菴
憶化安山　葬子婦孫氏二首
悲遲孫二首　夢壽兒
又夢　初度夢壽兒
書年譜上　上壽兒墓
思壽兒二首　宿石井二首
登蘿壁山　哭壽兒墓二首
讀上蔡語錄　夢亡友
洋溪暮歸　鳳鳴洞
金鼇觀　虞邑賽神
得沈眉生信　山居雜詠六首
哭沈崑銅二首　梅花
製新茶　種百合
西瓜初熟　七夕夢梅花
釣臺　河口家書
五老峯頂二首　東林寺
圓通寺　歸宗寺
贈智瑞　三疊泉
玉川門　銅陵
憶沈崑銅　答旦中
書侍者墓　觀雙瀑二首
王仲撝過草堂二首　麂鳴
智果寺松　次何伯與韻
出龍虎山二首　答何令
元夕至郭姥廟　女孫阿迎二首
三月遇火　五月遇火
元夕遲萬貞一　水生草堂
病瘧二首　寄友
老母七十二首

卷二

待祝兒　與熊魚山
贈以靈　集靈巖
與徐昭法　閱石騎虎圖

雪中牡丹　過故友墓下
集水生草堂　夢汪魏美
輔潛菴墓　三乞三首
鮑螺　八哀八首
舒文靖遺書　接家書二首
孫子度殯宮　偶成
萬貞一近文　宿天章寺
雲門紀遊　宿雲門
達蓬紀遊　索圖書
宿石井　贈仇滄柱
寓吳山　遊西湖南山
得沈眉生書二首　次管乾山韻
次林君言韻　新菴
不寐　弔虞鑒清
茶條　贈屠宗輿
老母八旬四首　洮石硯
避亂二首　返故居二首
遊永樂寺　飲洋溪
聞人老者二首　慈湖先生墓三首
史嵩之墓　懷亡友五首
贈錢子璧　集道遊堂
海上圖二首　後貧交行
日觀圖二首　陳青田話舊
哭沈眉生　丙辰九日
寄陳介眉　郊外觀菊
雲岫山觀合朔　次祝獻虞韻
海鹽觀海　胡孝轅藏書
楚石衣鉢　贈章淡如
次葉訒菴韻　族兄七十三首
哀章淡如二首　舅氏見過
贈陸汝和　徐虞求墓下
申山人墓　周公謹硯四首
送萬季野貞一三首　張司馬墓
唐殿宣書屋　芝兒上府
次山曉韻

卷三

贈百歲翁　青藤歌
謝百歲翁拄杖　聞太宰筇杖
平陽寺舍利　壬戌七月望
七月梨花　初度
中秋無月　十六夜
題徽音詩稿五首　菊
寄周子佩　寄周子潔
壬戌十月望　紅葉本事詩七首
有感二首缺　與道傳閑遊
歲暮望兩兒歸二首　謝查夏仲椶杖
苦雨二首以下癸亥　答陳介眉
懷金陵舊遊十首　江村二首
次鄭禹梅韻　書詩人壁
次鄭平子韻　飲陽和書院
弔印月禪師　次徐文長題壁
尋禹穴　宋六陵

與唐翼修論文　題顧端文書札
顧郡守雅集　王九公集湖舫
次張晴峯韻　雜詠 四首
懷陳令升　過法相寺
書事 三首　校書乞詩 三首
送校書還天台 三首　題獅林壁 二首　乙丑
卷四
真娘墓　採蓴歌
柳枝辭 三首　書扇
先忠端祠丁祭 五首　紀行 二首
燈下　永樂寺
寄新茶　移居 八首
聽唱牡丹亭　訪百歲翁
懷王仲撝　女孫墓
剡中築墓 十一首　看牡丹 三首
應烱先九十壽 二首　贈中村鄭君接
送田守典　聞介眉葵獻訃 三首
過江干 二首　葉靜遠書來
菊 四首　書李先詩稿
拜六賢書院　九日
贈傅平公　子婦病
哭女孫　宿智果寺
遊東山即事 七首　苦雨 二首
贈陸從事　題宿香齋小說
哭女孫 二首　夢王仲撝
偶書 六首　次第四女韻 二首
訪鄭君接 二首　戊辰除夕 二首
次徐立齋韻 三首　次俞郃韻 五首
次孫靜紫韻　春社 二首
送萬季野　登清道觀
第四女作生壙 二首　臥病 二首
過塔子嶺　贈王允章
除夕　贈郡守李長白
贈平陽鐵夫　贈天嶽禪師
廣化寺

南雷詩歷目錄

南雷詩歷卷一

餘姚　黄宗羲　太沖撰

禜旱（以下舊稿）

亢屯逾十旬插秧未過五一溉得餘生彌望亦割午鹹汐漱籬根寒火類吹蠱炎風蕩羣和及時穗不吐飄車懸牛宮膚寸傒甘乳鸛井豕渡河田家說多瞽閉者殷其雷電笑粲於黼謂當導天瀆皎月掛簷宇老農鳩族言兩界各有主山中多龍洞真官治水府龍神喜嫵媚陳哀須戚伍大姓誇旌旗單門裂裳組盆盎釜洗器參震於金鼓鐕鈸臨深淵神聽似難杜窮谷狡獪兒降神婆娑舞刻期恣躍戲所饗在酒脯羣農更潔詞終不言嫚侮精誠達明神庶幾憫愚魯致旱或有由殺農又何補

蚤發東明禪院同芝兒

鐘聲破山靄繩牀卷餘夢霧交猿路迥泉亂魚心縱斷虹方鬭日春禽有剩弄灰暖梯水田樹廣貧居棟世亂纔息心何免泉石諷

三月十九日聞杜鵑

江村漠漠竹枝兩杜鵑上下聲音苦此鳥年年向寒食何獨今聞摧肺腑昔人云是古帝魂再拜不敢忘舊主前年三月十九日山岳崩頹哀下土雜花生樹鶯又飛逆首猶然逋膏斧燕山模糊吹蒿薤江表熙怡臥鐘鼓太王畜意及聖昌奧窔通誠各追數金馬封事石渠書怨毒猶然在門戶靜聽嗚咽若有謂懦夫不難安窶藪何不疾呼自廟堂徒令涕泣沾艸莽

將進酒

中坐胡爲君奠觶談忠說孝含風刺君不見秦繆醜和議陳書全孝弟又不見賈似道易簀青詞鑒忠義飛章詔冀誣李固忠經煌煌懸書肆是非黑白何由定誰言蓋棺有成議聖賢箋注忠孝不甚明何妨勸進之手索考異對酒甯與時人爭淵意頓涸徒憔悴堯舜千鍾孔百壺周公酒誥又非類牽經引禮總亂絲放駕朝歌且莫避

四明山古祠相傳其神王翦余按秦王命王鄞驅山塞海百靈勞役奔入此地因名鬼藏山是由王鄞而譌傳也告之耆舊正其祝板

亂溪老木鎖遺祠蕭條門榜漏碑題巫覡迎神稱王翦肅然像設如熊羆吾聞秦王觀滄海巨浸稽天填塞之鄞也笞撻役鬼神狡獪脫籍來藏茲塼埴偶人鎮空山至今尚足戢蛟螭按據姓名補神絃事雖荒唐庶有稽斯民方苦阽危亡深林滌地寡安居豈能托鬼與共藏奉薦祠下胡勝悲

金陵哭外舅葉六桐先生

泥塗身事苦行止自難持春兩迷台路秋聲滯燕磯音塵三月斷傳說數番疑夙昔風期在青燈或見之

人傳星隕日正是月虧時（闕訃時方月蝕）流水秦淮咽黄花籬落衰編文後死責稅服禮經疑淚入三泉下寒風莫浪吹

遲明百官江候渡鷗鳥蔽天而過土人言其出海就食退宿深巖人迹偶及必遷他所鷗鳥忘機者也知機亦孰能過之

此來數十里更去百重濤朝吞沙石樂暮聚霧煙高欲托安危外甯辭蹤跡勞土人習往返三歎謂吾曹

古渡遲舟久野鷗陣陣高羽聲亂木葉寒影散空皋猶帶巖花兩相銜冥海濤何須希有羨得意在朋曹

寓黄巖

臨海饒風物旅情亦漸移朱虁山客餉方石野僧遺村酒成紅麯山肴脯柹狸明朝亘令節社鼓賽王維（縣有王維廟）

村居

好景惟初夏藤花絡蓽門兩後鵑聲亮雷前蟹火繁新茶採謝嶺（姚江茶產自謝公嶺者第一）小說較南村世亂安泥水心期漫過論

宿四明山家

四明週地廣好事亦艱難山舍偶然宿風流不可刊縣城八十里鳥道百餘盤粗野同麋鹿真誠愧佩冠訶謠成誦讀花鳥滿窗欄畏吏忿爭少延賓禮數繁雞鳴隔嶺店杼響入雲垣縛屋連高柘採蔬雜射干婚姻燈火望冬夏谷陰寒

農器傳之祖輸糧不自官半年蠶急備五日市求餐水涸魚筌密年荒鴉碓閑
數村同社學三郡合峯巒埜廟巫神降深湫罔象安楓龍震雨夕怪鵂哭更闌
婦面粉鉛惡樵肩芝菌丹青蟲篆柿葉文雉啄幽蘭市果小童詫藥名本草刪
嵐深日少至洞古雹常丸驅鹿溪增柝防彪壁畫團松篁夾徑覆橡槲染衣癍
禾長帶烟雨巖移起蟄湍愛奇尋怪僻即事何忻懽拾級皆堪賦臥遊不假莞
繞行羣翠下使我發三歎

臨海石佛寺度歲

紙窗皺皺暮光凝淒斷江城畫角與啄雪饑烏驚折竹送年孤旅眷居僧巖崖
多有天生屋雲水嘗聞自在朋吾亦好奇曾夙昔奚爲勇往未全能

長夏

終日荒途隔往還荷風娬媚溉心顏硯因蠅集更番滌筆爲蜂巢次第閒精騎
羞爲安性拙狂歌中斷憶時艱誰言草木難甘腐尚以成螢恨欠頑

天台家書

山城古寺歲將除猶問鄉人度嶺無欲歸欲留未成計惆悵寒窗難下書

東湖樵者祠

東湖樵者之神位下拜寒梅花影邊姓氏官名當世豔一無憑據足千年

夜宿雁蕩靈巖

千峯瀑底掛殘燈霧障雲封不計層呪讚模糊昏課畢亂敲銅缽迓歸僧

天台思歸

歸計漫漶對短檠千巖不斷夜來聲春霖未必皆芳草枕上偏多白髮生

贈周二存先生 以下丙戌至辛卯

我有老蒙師別去三十年避亂轉山谷邂逅覩蒼顏牽臂入茅屋敗壁無泥纏
故帷幾甲子斷縷蛛絲牽窮老底如此猶曰賴聖賢乾土蔬蝟毛酷日瓜兒拳
呼婦爲炊黍抱甕綆寒泉我攜三子行一一使安眠在難感真意反用爲淒然
論交滿天下徘徊此日閒

飲酒

托處南山下傭丁代畊播六月正翻車一鬨走國破歸來省舊業狠茅覆芒穤
吾方艱壺㯶拾秉營醞和醴酒一宿成雨窗慰日暮所愧中道捐垂實見收荷

陌上桑爲馬晝初作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蠶月倉庚鳴桃花映城隅
羅敷採桑至容華花不如約束寒女心辛苦事區區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遣使謝賢女豈可同行車羅敷前致辭使君莫睢盱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使君復羅敷羅敷一何愚東鄰有豔婦莊蹻殺其夫豔婦婦莊蹻曼靡專房居
粉澤靚腦臆金翠綴足跗宛轉欲邀人嫋嫋風中蕖豔婦有娣姪葑非棄泥塗
不得主人憐妖態換須臾西鄰有處女學舞邯鄲初蕙蘭想精神瓊瑤琢肌膚
同儕媒妁盡鬭草春風孤誰能守空房落月聞夜烏渙渙桃花水溱洧多狂且
金夫不有躬燕婉求蘧篨使君有車馬車馬如龍驅白玉裝前楹黃金飾椒圖
嫁夫滿天下甯有使君殊朝朝行採桑不能成羅襦曷爲恆憂苦羅敷一何愚
羅敷重致辭誠哉羅敷愚人生各有志一一不同途東鄰與西女賢者豈拘拘

貞女引贈萬履安

吁嗟乎覆水不可收落花難上枝未聞女嫁爲婦婦還可以女爲 一解 三爲皇
后七爲夫人古來夏姬雖淫未嘗諱言 二解 有女來婦三醮燭出良人一去空
房苦蕭瑟 三解 世人女重婦輕女重如朝華婦輕如落英 四解 丫頭低回自稱
曰女以告媒氏媒氏亦齟齬 五解 次室處女悲吟斷續鄰人謂卿昏車相屬云
何困苦徬徨所欲 六解 處女聞之援琴自傷悲忠而被謗信而見疑則莫予之
知 七解 下有交頸獸仰見雙禽飛人懷禽獸心又何難乎知音 八解 促促人閑
豈與我同夢終身不嫁吾心豈偏反乎春風 九解 人亦有言人之相去如九牛
尾吁嗟乎貞女 十解

辛卯中秋與晦木候渡百官江觀潮

夜半津船不可呼朦朧月色立泥塗闐闐殷殷高以纚細聽尚在百里迂倏忽
浪花約束齊三山浮來海之隅岸脅迫厄容區區鷺飛屋捲爲前驅地軸動搖
觀者瞿無風亦有飄墮虞吾聞其神伍公魄國亡不救遑身惜至今杳渺見靈

旗怒氣千年留新迹古來冤憤豈一事後之視今今視昔直待萬物得其平朝
不爲潮夕不汐人閒尙有弄潮兒樂哀不知鬼神謫

寒夜月倣孟東野體

霜輝濯寒魄景象恆過清止于枕上看不可立中庭枕上一尺光中庭千里橫
千里多傷悲一尺已崢嶸貧病賞明月更無絲竹聲但言此夜好已完看月情
始知天有月不爲貧病明

亂礁洋

亂礁浮海國千年兩度臻太空留寒翠世外發奇文草木柔弱姿不得麗雲根
中原佳麗地墮爲耳目塵上帝命巫咸設此招沈魂礁聲寄古哭古哭尙殷殷
誰謂孤蓬閟新恨高氤氳

過東明寺

獨對千峯側心原與境訛吾身已再世古寺恰三過歲月塵蒙壁牛羊夕下坡
好風四面至吹淚壓藤蘿

臥病旬日未已閉書所憶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慚愧在燈前夢中失哭兒呼我天末招魂鳥降筵好友
多從忠節傳人情不盡絕交篇於今屈指幾回死未死猶然被病眠
劫火燒餘此病身更無思慮染秋塵打鐘掃地今行者阮哭愁狂僕恨人風淚
滿庭閑暮日鶯花極目坐芳辰靜中探得真消息只覺於今萬物親

感舊

高談不見陸文虎深識難忘劉瑞當豈料一時俱奪去浙東清氣遂銷亡
抄書結社自劉城余與金閶許孟宏好事于今仍舊否烟雲過眼亦傷情
敬亭二沈最交親一別于今十二春已脫從前鉤黨禍如何又作不歸人
義月兩公昔舊遊一生一死已分頭我亦同參竹篦子喪哀未敢接源流 張岐然改名濟義江浩改名濟月
寒江纔把一書開耿耿此心不易灰落日歌聲明月罵不堪重到聖湖來 岷銅在西湖每日與余觀劇月夜扼腕昔事罵不絕口

一秋多病臥匡牀豈謂登高欲斷腸菊圃無花經亂後惟聞風雨似重陽

甲午元夕悼侍者 甲午

元夜風光好如何竟隕生遙聞十里鼓送汝九泉行假髮侵書帙簪梅笑膽瓶
猶疑侍左畔相顧一燈熒
雀啄庭梅盡誰知是不祥柳閒橫白板古寺斷楓香啓篋還明鏡臨行起靚粧
欲留身後話不管斷人腸

偶書

酒醒牀頭月未斜生憎怨鳥逼窗紗只將苦字啼宛轉落盡荒村寒食花

同澤望芝兒宿積慶寺遇獨朗定空

亂山草蓋三閒屋曾有先朝御筆排故物至今留贔屭流年只好抹皮擊松濤
欲汎禪牀去寒葉已將佛跡埋却爲一番多話舊反來牽課道人懷

十一月二十八日大雪

爲說他年兩雪時數番真足繫追思長安貂帽旗亭酒樊樹芒鞋古寺詩冰柱
千尋逢洞口桃花萬樹壓湖湄于今垂老荒村裏布被蒙頭不出楣 五是雁蕩六是臨海東湖

從化安山至魏己任故居 乙未

人日登高罷沿溪亂石圍主人已宿草春酒復開盆負此相親意淒然去後言
不堪歸路裏斜日嶺頭猿
高恭不失禮巢谷見前聞自昔知音少于今世難殷長宵螢出樹苦雨鹿離羣
望我淒涼盡淒涼更失君
兩歲荒山道維持賴予多驅猪同望舍引水下高柯寒夜燈相照兩天屐數過
憑誰舉舊事一一不能磨

至化安山送壽兒葬 以下丙申

五年吾閉戸賴汝得殷勤朔雪遮新土荒山出小墳天昏吾自去月暗汝誰羣
臨老無多淚溪流總不分
今年行哭路去歲此登高倏忽兩人日死生一馬尻梅花薰飯碗石骨冷方袍

去汝墳三步幽堂自卜牢

夢壽兒（五月十二夜）

兒棺三尺弱吾夢入周旋絮冷交春雨紙吹送別錢精靈渾不隔長信徒然
芥子須彌理於斯不復箋
自從兒殯後無日不寒霖天意猶憐汝老夫何復心看書皆壽字入夢契中陰
一半黃髯在還留白自今

正月晦日同澤望至草菴與克歸話舊

風篁窈窕樵人路初闢叢林洞下宗牆角梅花五六樹窗前積雪兩三峯弁山
諸老吾親見畫壁蒼顏喜再逢慚愧廿年塵上老始聞嗣法有渠儂（克歸供粹白離言像）

憶化安山（昔以兵亂不得上壽兒墓）

招魂何自不歸家冷火春深草欲遮可奈一杯寒食飯難饒三月杜鵑花青青
亂筍穿墳出汩汩溪流傍曉譁惟有子規啼向汝老夫灑淚隔烟霞

再入化安山送子婦孫氏葬（四月二十二日）

可憐腸斷小墳邊又向楓根築墓田昔日嫂曾梳短髮今來兒不怯啼鵑紅花
都是啼痕染明月難隨恨地圓只道出門還偶爾誰知竟不到門前
魂幡前路指喪車鋒鏑雙城買道賒生既漂搖從海外死胡刺蹙在人家（昔以避亂寓外氏）
桐棺三寸非明儉白驚成羣亦當麻縱有歸魂歸未得一庭空閉未開花

子婦客死一子又以痘殤（五月八日）

揭來四月疊三喪咄咄書空怪欲狂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不知
負行緣何事如此憂心得不傷白日獨行城郭內莽然墟墓覺淒涼
滑滑聲來古渡邊兩僮舁櫝下江船干戈尚阻離人哭風雨不飛買路錢遮骨
蓬蒿憐一尺驚心花鳥怨千年雖知聚散徒爲爾臨水登高總泫然

夢壽兒持兩杯盤置燭臺上

杯盤燭跋舞筵脣竹馬喜從天外臻久不夢兒今夜夢醒來憶是汝生辰

閏五月十六日夢壽兒

兒亡已是半年期排豁悽愴未有時似應憐我思兒甚故使生辰一閏之

初度夢兒

去年此日此庭邊短髮鬖鬖拜我前衣染霜花從柏葉餅憐月影畫嬋娟肯將
絕句兩三首（兒常誦絕句）換取新詞甲乙篇（覓似道生辰亦八月八日四方獻新詞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攷以甲乙第）
今日嬌兒來拜我夢中蕭索五更天

書年譜上

等閑四十七于今風絮雨萍何處尋八尺血光開鬼路三商（本音滴叶商）日影破琴
心雞推噩夢歸殘角自比古人庶藝林珍重他年書下卷芒鞋藤杖記登臨

上壽兒墓

阿壽亡來三百日更無一日不淒然春風方阻啼鵑哭（清明以兵亂不上墳）秋色已歸楓
樹邊陳飯燒錢當此日採花弄水憶前年數聲小字空山裏總隔幽明亦貫穿

思壽兒

世路相看真兩厭閉門匡坐只寒灰去年記得嬌兒在一日相呼有百回
紅林半月好追攀因過剡中第一灣只恐骨寒眠不得老夫清淚浸南山

花朝前宿石井（以下丁酉戊戌）

繩穿憶得去年事慚愧高樓聽落湍紅燭猶嫌寒話短竹雞亦道路行難相看
白鬢經三世耐得青松此兩山感慨便成孤負却銅丸錢汁是常餐（去年爲山兵縛至此地）
廿年曾宿溪山路枕上仍前徹夜風清氣不容塵外慮好詩多在月明中花前
聞鳥聲偏亂兵後持杯淚易濃珍重西窗書甲子續遊何日翦燈紅

登蘿壁山碧霞元君祠

城南千尺蘿山頂士女傾城賽碧霞香火聚從新亂後人情欲趁上春華衣聲
綷縩山風至粉雨淋漓樹影斜老我狂游真值得憑闌一慟望天涯

寒食哭壽兒墓

小墳兩度逢寒食始得紙錢掛樹傍却爲恨深愁緒重從他風起不飛揚
既設松花寒食飯旋燒黃紙降真香兒年纔五婦十七嫂叔同盤也不妨

讀上蔡語錄上蔡家極有好玩後盡舍之一好硯亦與人慨然賦此

有宋上蔡謝先生一硯不留磨破瓦要使胸中自廓然世間何物更難捨而吾
平生玩物心擾擾無殊于野馬忽然北風捲土去不名一錢在屋下突兀三硯
真奇物天將史筆委之野一硯龍尾從西土傳之朗三（宣城梅朗中）傳之我燕臺須
洞風塵中留之文虎（甬上陸符）亦姑且十年流轉歸雪交（余書室名雪交亭）治亂存歿淚堪
把一硯活眼暈九重秋水時向明窗瀉丁子王作合玉硯千祀古文出亡社三
硯縱橫傍短檠雪屋無烟亦瀟灑昔年送女入甬東穴壁偷兒不相假吾時聞
之在中途欲行不前奈兩踝嬌兒阿壽恐吾傷乞得滑硯強吾寫吾爲阿壽勉
強笑握筆終然多牽惹開卷今見上蔡事使我愧汗如感夏丈夫力不能自割
偷兒真爲益我者兒亡三載硯四年有賊不向貧家打

三月十四夜夢萬履安及亡友陸文虎馮躋仲

月落楓林飛鬼車音容忽見是非耶簞溪有骨隨流水環堵無人立稗花剛得
寒松留歲暮又驅饑火逐天涯存亡此夜來相聚病榻蕭然兩鬢華（簞溪躋仲尸拋江上）
（環堵文虎一妾已死寒松履安則在嶺南）

從洋溪暮歸

薔薇籬落香千屋粉黛舟航豔一泓村社春深隨杜宇人情亂後仗神宮挨肩
我伴兒童去一笑人歸明月中不是老來疏檢束憂多藥石總無功

范夏生詩集有庚寅同余游鳳鳴洞之作未嘗寄余越八載始見之

古虞十里城南路柳綻梅開到鳳鳴洞瀉流雲河漢遠山藏古廟雪霜清幾年
掘藥淩峯意還愧挨肩疊足行今日讀君詩卷罷此身恍已隔三生

至金罍觀謁魏伯陽先生像

康節先生學雲牙（伯陽字）實啓途即今攀故宅還似玩河圖（金罍觀四面山五行負位）世遠丹
泉竭兵餘老木枯淒涼一像設寄位在東隅

觀虞邑賽神

十月農功畢迎神舉國狂綵輿邀女冠（鳳鳴真人）乘馬看桑王（桑王水神乘馬而迎）野祭當街
設優歌徹夜長不將城郭視只道是豐穰

喜鄒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

二十四年相隔絕風霜吹老別時身君從樵獵埋名姓吾奪頭顱向劍脣落月
夢中曾痛哭山嵐類處自逡巡驟聞消息反垂淚兩地猶然未死人
君今已向家山住婚嫁俱完自在身書到老來方可著交從亂後不多人紅林
曾記斜陽路秋水遙憐書屋貧珍重文江煩寄語明年可得話艱辛

山居雜詠（以下己亥）

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絃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廿兩
棉花裝破被三根松木煑空鍋一冬也是堂堂地豈信人間勝著多
誰說山中事事勝山中靜夜忒能憎老人欬笑尋羣麂寡婦呻吟吼虎鷹斜月
蕭條千白髮亂墳圍繞一青燈不知身世今何夕生死緣來無兩層
五十年中逐覆車邇來漸喜似山家風天去拾松柎火霜後來尋野菊茶一兩
皮鞵穿石路三間矮屋蓋蘆花誰云勉強差排得隨分風光吾欲誇
殘年留得事畊耘不遣聲光使外聞興廢化安唐代寺（化安講寺後唐清泰間所建）風流德
應宋時墳（有陳侍郎德應墓）青松數樹曾甘露（丁亥予居此甘露降）山鼠多年亦白紋後日視今
今視昔讀書臺畔有碑文
重來剡曲結茅茨去舍原無一頓時兩崦農人俱餉菜八旬老子亦投詩始知
天地寬崩甚還仗山村朴魯持（劉伯繩言今日人心滅甚天地所以不崩墮者是山野中人牽補架漏耳）而我不容
今世路此情慚愧又何辭
數間茅屋儘從容一半書齋一半農左手犁鋤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牛宮
豕圈親僮僕藥竈茶鐺坐老翁十口蕭然皆自得年來經濟不無功

哭沈崑銅

傳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琮胸中畢竟難安帖此世終於不可容千里
寒江負一紙（甲子崑銅有書招予因循未赴）百年隴上想孤松（其身首未知得收否）舊時日月湖邊路（崑銅家有閣在湖上）詩酒于焉不再逢
高天厚地一蘧廬君亦其閒何所需此曰黨人宜正法彼云華士又加誅感名
自古爲身累大廈真思一木扶月表有人留季漢應知俗論不能糊
君才自是如江海上下吾曾與議論紅葉湖頭流畫舫春風白下叩名園荊溪

莫掩殘杯口司馬難消亡國魂崑銅有遙祭阮大鋮文此後是非誰管得街談巷說任掀翻崑銅與劉孝則論周荊溪至于攘臂余解之方已

梅花以下甲子

行來林下參差立吟到溪頭宛轉逢既有斜陽無寂寞偏於苦雨得從容五更醒夢香封屋千里懷人月在峯不似他年情思薄搜尋惟仗一枝笻

製新茶

簷溜松風方掃盡輕陰正是採茶天相邀直上千峯頂出市俱爭穀雨前兩筥東西分梗葉一燈兒女共團圓炒青已到更闌後猶試新烹瀑布泉

種百合

磽确山田另一塍初移百合影層層採來瀑布山邊種送自頭陀寺裏僧却信佳詩可治病從今清淚不沾膺王維詩言百合止淚太平猶記圖花萼倡和流傳我亦曾庚午南都報恩寺有百合十三花吳人林若撫圖之率諸名士爲詩

西瓜初熟餉諸父老

收拾經綸付草萊便同田叟計功來寒藤臥龍剛三尺碧實登筐各數枚驅豕齊聲如叫屈引泉數丈便鳴雷須知不是街頭味應向區區一笑開

七夕夢梅花詩

梅花獨立正愁絕冰纏霧死臥天闕孤香牢落護殘枝不隨飄墮四更月新詩句句逼空濛嫣然一笑隔林樾有如高士白雲表牛矢烟消山雪合一生寒瘦長饑命伸頭窺天亦半缺誰寄山瓢落葉中瀉向梅花同傲兀已上六韻夢中作瓜舍驅豬方矻矻牀頭摸衣境過清不謂三伏猶未卒始知此夜梅花詩未與炎景相唐突

釣臺

曾注西臺慟哭記摩娑老眼見崔嵬當時朱鳥魂閑返今日誰人雪後來江上愁心絲百尺平生奇險淚千堆欲脩故事如臯羽同志方吳安在哉

泊河口家書

三尺孤蓬亂石灘已隨鷗鷺泊更殘聞得鄉音驚起坐漁燈分火寫平安

五老峯頂萬松坪同閻古古夜話限韻

身濱十死不言危天下名山尚好奇相遇青蓮飛瀑地正當黃葉寄風時閑雲野鶴常無定箭鏃刀痕尚在肌同是天涯流落客不須重與說分離

峯頭一一置身危峯底行人詫太奇話到三更清氣逼呼來五老月明時試尋古洞烟霞合定有幽人冰雪肌塵世應知無一事與君相約聽黃離

附閻爾梅詩

峯層上一峯危峯到無層數絕奇白氎非常難避世青山依舊不逢時三山寶樹頭陀掌五老星精處女肌菊夜相憐題樂府漢家鐃吹有翁離

橫空五宿見虛危燈火茅簷話數奇海內謳吟如望歲山中歸去是何時朱絃冷落陶公指青漆凋殘豫子肌曉起約君江上酒相逢原不是流離

東林寺

東林紅葉三天雨度嶺青鞋兩日眠佛影唐碑昏院落僧衣銅鈸赴齋筵壁閑姓氏啣狐貉人世聰明仗井泉發願名山分芋栗社中久已散羣賢寺有聰明泉

圓通寺夢壽兒

五歲生魂十歲骸夢中依舊在親懷啼痕千里紅霜路死月三更白淚來禪板無聲諸義墮瓣香初斷峽猿哀圓通亦有重來塔此意明明不肯灰

歸宗寺

右軍捨宅爲禪寺池水相傳墨尚凝大字深鐫年紹聖殘松再記寺中與霜林幾欲迷晴晝飛瀑時來濺佛燈景物依然原不惡何須孔墨話無徵妄言周先生與真淨元結社

贈僧智瑞

繞門黃葉雨層層又作歸宗且過僧鐘板鹽虀銷罪過香燈書卷話霜冰孤峯七載君贏得波路千重我只曾不是此番真劫數世閑那得見崚嶒

三疊泉

五老新瀑近方出朱子聞之爽然失濺來噴雪發夢寐恨未一往起衰疾黃陳二子圖新泉摩娑坐起張一室黃商伯陳和成已上皆朱子書中語嗟余末學又何宜先生未見

得見之初疊懸注大盤石二疊迸散紛紜垂三疊復會爲洪流巖腹突兀增新奇高者鈞天卑龍宮坐來世界忽更移烟塵傾洞方戎馬已忘雙眼經亂離須臾谷風滿落葉此景過清凄心脾我思泉石生無始尋真未仙白未死屏風疊中一叫路 江右土語以相望閉爲一叫路 烟火豈能覆斯美太白已死尋真仙神龍據之荊棘裏或開或閉應有時表章乃賴子朱子但恐冰車雪柱旬勦說雷同欺碎紙清泉白石苟相聞能保大壑不遷徙

玉川門與雁山夜話兼寄方密之

從來豔說玉川門真箇披雲臥石垠鐵壁飛泉多奪路好山明月亦尋人狂言不怕山精漏一慟堪爲知己伸若遇無公 密之改名無可 煩寄語故交猶未染紅塵

銅陵

飛流草屋一青燈已作山中無事僧猶有未完行脚債白頭淚裏下銅陵

過蕪湖憶沈崑銅

尋常有約在蕪湖再上高樓一醉呼及到蕪湖君已死伸頭艙底望浮圖

次韻答旦中 以下辛丑

一生甜苦歷中邊治亂循環豈偶然曾向曉山推卦運時從拾得哭蒼天摩娑黄獨長鑱手抖擻花牛落日肩人物中原憔悴盡豈容吾輩只安眠 胡翰言十二運得之秦曉山

書侍者墓下

八載枯骸古寺邊杉棺已朽石頭穿誰知日暮無人到一樹藤花尚自妍

怨鳥聲聲不忍聽長疑汝魄伴寒星欲知此日愁煩意折取藤花插膽瓶

與鄧起西晦木芝連祝三兒觀雙瀑次韻

剡中自古記名山奇地窮搜雙瀑閟萱草溪邊香碓急明珠影裏墨池閟風來少女寒泉立虹字美人落月還道士丹邱今過此悔教波路十年艱 瀑布下爲噴珠池

元嘉李信架茅亭圖志于今墨尚青甕裏名花皆是藥經中道藏只言星鞠猴長笑歸烟霧木客深秋話廢興閣道三閣成道院與君長夜枕流聽

王仲撝侍御過龍虎草堂

十年有五驚彈指又復煩君入剡中斜日蜂喧蕎麥路斷雲犬吠瀑花東相看髯鬢都成雪豈料乾坤尚在籠應是未還車馬債枉教南北徧游蹤 丁亥歲仲撝過剡中

剡湖豈是乏茅蓬那得君來住此中百卷緯書真絕學千秋國史附江東古松流水宵移算紅藥青檽曉負籠方伎儒林憑位置誰知世外有行蹤 緯書三史皆余所著

仲撝欲居剡共學

虎鳴

吾處荒山閴數里無鄰舍二更風雨起高岡虎來下初聞老人欬再聞新鬼罵草堂四五人搖手戒言話寂然萬籟中鳴聲愈悲咤倀鬼與喪芒人言此物借行嘗似人立首或穿瓶罅我未嘗見之不敢明其假蕭騷無與娛此聲固閑暇人閑多忌諱兒女易驚怕慎勿出山去與我度長夜

智果寺松

天下之松何處奇上虞智果寺第一十里望之已嵯峨一片黑雲遮白日伸手爲股屈手句句三股四爲數七老榦突兀撐晴空羣枝蓋藏不聽出枝不成枝太古藤枝枝垂地餘百尺何年龍蛇來鬬死豈有好手相盤結雷疲風休雲雨寂小者笙簧大者瑟游人姓氏鑿頑皮百年已上猶未失吾昔兒時曾來此此時見聞只蓬蓽甯謂茫茫禹跡閒便無奇材與此匹邇來出入多名山頗向寒巖留甲乙紛紛匠石枉死餘霧絡冰纏野火嫉托身木客數百年夜月流光已欲漆千年只有育王松不隨典午國運畢大林猶有曇洗樹斵寂曾煩子由筆扳條吾亦摩娑久較之于此真弟姪數年以來數度看恨無健筆能稱述可怪多少齷齪徒天目黄山誇異質瓦盤堆放草花伍眼孔不殊於蟣蝨此松落落固難合試攷圖經尚遺佚

何伯與雨中至龍虎山見贈次韻

淒風苦雨郭門東何事煩君入剡中歲晚梅花方爛漫老年詩句墮空濛不知誰啓雙烏石 剡中有烏石門 亦有橫飛兩白龍 東坡廬山開元寺詩飛出兩白龍言瀑布也敝山亦有雙瀑 只算尋山來到此豈辭一夜寄鷄籠

歲盡出龍虎山

辛辛苦苦一茅堂誰料遷移又不常甕甕鯉魚稍數尺熬盤螻蟻脚千忙梅花
送我斜陽下瀑布留人道路傍滿目淒涼風景處三年賴此不淒涼
亂石圍牆亂草紛一庵只當一孤墳焦芽生意人閒世漆火光明太古文日下
老狐來乞食天寒怪鳥哭離羣安居亦謂應偷得豈意猶煩別暮雲

答何令見訊 以下壬寅

五十棲遲一老生殘書破硯日縱橫深山雪合無人跡終夜風來只虎聲賣藥
脩琴纔入市談僧算客與同盟豈期好事如明府累向人前舉姓名

壬寅元夕同澤望道傳萬貞一芝源二兒至郭姥廟次去年韻

元宵又已歷茲辰寂寞村居及市塵聊向村伶陳口號共隨古廟看遊人兩京
舊事三生夢一鉢空山再世身猶喜年年同萬子瓦盤濁酒歷山脣

書貽孫女迎

鶯舌初調學話新牽衣索抱喚頻頻七年阿壽無蹤跡見汝眉頭又一伸
眉清目秀齒排勻掌上明珠價自珍老子寄身爲道士女孫端合魏夫人元遺山貽
第三女詩有他年眞作魏夫人句

壬寅二月中遇火次陶韻

長松縛茅宇亂石開南軒夜半有明燭停午無烟燔三載鏤頭滑花藥滿春前
坎止復流行心跡異方圓年荒避盜賊舊居姑且還春風吹野火紅燄漲遙天
新詩焦泥壁老樹夭長年頹垣寒瀑響土銼月中閒遂令長往計半落難貞堅
故書出燄中棄葉如荷田惜此復幸此不廢食與眠吾嘗嘗遺山賣書乃買園

五月復遇火

局促返舊居雞犬共一軒縮頭牀下雨眯眼竈中燔南風怪事發正當子夜前
排牆得生命再拜告九圜臣年已五十否極不終還發言多冒人舉足輒違天
半生瀕十死兩火際一年莫言茅屋陋賓客非等閒鬼目不相瞯而遜華堂堅
其理不可解辨說空田田昨者劉伯繩爲我不安眠僕本方外人豈終保邱園

癸卯元夕遲萬貞一不至次去年韻 以下癸卯

兩年萬子共燈辰辛丑壬寅兩元夕貞一皆在余舍今日遙瞻陌上塵不惜繁華委逝水偏憐

突兀有斯人小兒街鼓時千點二女山名雲鬟或半身總使淒涼也記取殆留佳
話與閒脣

自梅花閣遷水生草堂次韻

稽山鏡水未埋身又聚清江藕葉新水郭鐘聲嘗數點夜窗燈火話三人生憎
阮籍何多哭不與寒猿共耐貧莫怪放言驚世俗把茅萬壑久無鄰

病瘧

焦原雪窖閱更翻遂晝夜試問病緣起龍風牽屋架冥行觸風雨寒水滴營罅
憶昔己卯歲此病經冬夏長生周延祚廈屋中陰氣拂杯斝再發拂水堂錢牧
齋三發奔牛壩翦燭仲馭周鑣齋四發忽放赦國門盛文酒恁然閉僧舍朗三
梅朗中及眉生沈壽民侵晨必慰藉密之方以智診尺脈好奇從肘下子遠吳
道凝截瘧丸痿頓增吐瀉文虎陸符黃雞方骨鯁終難化我容周鎔美羊肉崑
銅沈士柱言甘蔗霍起會有時初不因針灸今者病重來廿年等箭射殷勤念
好友一一見凋謝

八月初八日我生是半夜長大從場屋時文相牽架槐花逐隊忙何異蟻行罅
金陵及易水發軏當初夏所以遇是日未嘗覆一斝廿年烹牛車遂不歷堰壩
弄水亂石溪是日始天赦今年計是日瘧鬼當浸舍亦謂白版牀羊裘足憑藉
豈意五更初驚魂久乃下澤望竟辭世雞聲千里瀉是日吾之生是日子之化
便欲仇是日老景無味蔗海內稱三黃遡風亦親炙崛強汙險中時人避彈射
碩果繫不食誰謂望秋謝

寄友人

書來相訂讀書期不是吾儕太好奇三代之治眞可復七篇以外豈無爲雖然
鼠穴車輪礙肯放高簷帽檨卑一箇乾坤方著脚風風兩兩不能吹

老母七十壽辰

霜雪消磨四十年眼前無物不淒然盛衰變故更千輩城市山林亦累還白首
有兒仍向學浙河此母尚安全去年魏忠節公夫人已逝人閒餘事空無有一卷金剛文字
禪

應知氣運關天下不在衰宗門戶邊爲痛名儒離膝下八月方有澤望之變且憐賀客減
當年錦屏玉軸書官爵紫綬金魚列象賢共識前朝老母在無煩餘事亦流傳

南雷詩歷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待祝兒不至（四月二十一日以下甲辰）

出門説是綠陰前何事于今尚杳然簡點新秧姑惡水支持舊欠月槽錢濤江不礙單身客端午還逢競渡船我亦歸程應計日擔頭書冊好分肩

三峯與熊魚山夜話

亂前曾是訪湖頭豈料今從烏目遊千載閑關心力盡一龕彌勒晚香幽盡䤵諫草支那述危舉僧條同室雖脱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

贈以靈上座

樹橋小寺寄城中不礙疎籬短楫通吾出千峯松雨逕共眠終夜佛燈紅閑拈舊句如霜冷曾遇師家得耳聾殆欲因緣相舉似無忘行脚過江東

同晦木高旦中王雙白鄒文江文孫符周子潔徐昭法集靈巖寺

豔説古吳名勝地松風五月隔兵塵應憐此日軍持下同是前朝黨錮人霜雪蒙頭羞佛火與亡昨夢到幾臣狂言世路難收拾不道吾師狂絶倫

與徐昭法

人傳徐昭法可聞不可見我今上靈巖鐘鼓集法眷相看盡陳人不參以時彥徐子最後來布袍巾幅絹儲公覽拙文珍重壓端硯徐子翻讀之喟然而稱善謂是震川後敘事無人薦虞山加粉澤可謂不善變落此一瓣香百年如覿面出其論文書幷與他著撰體裁既整齊字句亦工鍊夜坐天山堂諸家評略徧人言子寡言子言如竹箟乃知世知子猶爲子之羨

題簡石騎虎圖

簡石禪師騎虎圖下士見之爭胡盧豪猪健狗尚足畏何況虎乃毅獸乎腥風一過烏鵲噪倀鬼前後相牽扶安肯俯首出胯下給公指使同家奴棃洲老人謂不然事固易易言非誣吾家四明萬山中虎聲夜夜繞坐隅落日一半在青楓便與牛羊爭路途有時醉踏明月歸攔向谿橋如蒙箕叱之帖耳避道傍不用尺箠相支吾此非有道習則然何況公事於浮屠

十月雪中觀牡丹

錢塘江浪高十尺錢塘衖衖雪堆積豈知萬戶深屋底牡丹一朵照几席丁東曳杖我渡江旅舍無火敲頑石有言十月開牡丹我時聞之便往觀晦木旦中萬與國一人導者黃孟瀾小巷余氏白板扉紙旗標識瓦盤端主人向客誇勝事放來十日今未殘我向花前細揣摩豔情終少慘色多佳人絶世而獨立風饕雪虐其奈何君不見西狩獲麟非時出孔子亦爲之反袂而滂沱

過馮儼公（悰）汪道闇（浩）墓下

廿年靈隱山中土我向此閑尚淚傾聞道野僧燒紙燭更無片石誌平生三番東道交情在（儼公三至徽廬）一閧西湖秋月明（道闇與余辨論湖上）歷歷難忘當日事白頭愧我尚零丁

集飲水生草堂分得陽字

去年曾此度端陽倡和盈編號草堂徑轉暫添新竹柏水痕猶記舊池塘䦨題小紙三分闊勸酒天星數丈長（時有彗星夜出）勝事汞和相較量座中無有不成章

十二月二十二日夢汪魏美

湖上遊蹤已數年夢中相遇在開先（夢同魏美在匡廬開先寺話舊）幅巾酒量曾如舊僧舍寒燈何處眠湖海故人將盡矣風波此老尚巍然那堪出入如相避孤負山陰雪後船

拜輔潛菴先生墓（以下乙巳）

草難埋沒水難齧五百年來輔氏墳日暮碑生牛角火秋深綫變女腰裙一時僞禁人將散千古微言賴所聞（潛菴記甲寅以後所聞）弟子朱門無列傳憑誰好事托斯文（議重爲立碑）

乞炭

隨例裁成乞炭詩重陽風雨已嫌遲豈因橋下聲難變不爲簣中字欲移蚓竅正哀秋在樹蟖湯初沸月登陣歡顏君欲惜寒士不惜佳篇侑士宜

乞西香

香方海上得傳諸四十年來盡學渠文士好奇銷麗句（孫子度自造西香）閨中待雪破

蠻書將修鼻觀霜寒後獨契心宗夜坐餘草木亦知同臭味從君乞得更何如

乞書副本

借書還書各一瓻一段風流吾所師古墨聞香魚亦壽新抄未較豕生疑絳雲過眼哀神物梅閣驚心落市兒副本君曾許見乞幸寬十指出支離絳雲牧齋藏書梅閣祁氏藏書

吳自牧謂鮑螺自來無賦者因作

紅燭燒殘出鮑螺輕盈直讓一銖多深寒雪殿肌無粟斜日蜃窗頰有渦名向武林傳舊事桃留半壁自宣和最宜冷落殘牙齒映面醇醪不用磨周公謹書南渡市物有鮑螺

汪孝廉魏美

一別城西經七載己亥二月望別于清波門外豈知再會竟無從狂濤遙隔龍威水魏美曾避地洞庭山妖夢難憑五老峯去年十二月夢與魏美會于廬山黏背相溫僧榻月與魏美宿笑啓房寒甚貼背而寢勘心並坐斷橋鐘亂來消受秖如此天意胡然又不容

陳晉州士業

南都昔是論文地攜手同尋未見書銷盡故吾陰火力庚子士業書吾非故吾始留人物歲寒餘兩楹陽厭當春老一帖台安尚夏初余四月寄書士業而士業卒于二月其子陳澍見答已秖告几筵身後秖餘熊氏集平生集古竟何如澍書言藏書已遭兵火唯有熊勿軒集將抄寄

申山人自然

過我已經十二年癸巳存亡契闊各茫然湖南驚視君猶在甲辰遇于南屏斗北關心老未捐死友孤兒收畫值亡家餕鬼集僧筵傳來末後難忘語只合要離冢共穿

叔父孝廉季真

別來方自更三月壬一紙蠶疏出影堂兩眼真難埋下土幅巾終不黜吳霜蠅頭斜整殘燈字六月叔父手書所作子劉子行狀馬尾新開烈祖章馬尾石建事因叔父脩家譜藥不親嘗含不視泫然欲孝已無方

錢宗伯牧齋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後與誰傳憑裀引燭燒殘話囑筆完文抵債錢問疾時事宗伯臨歿以三文潤筆抵喪葬之費皆余代草紅豆俄飄迷月路美人欲絕指箏絃皆身後事平生知己誰人是應三四句能不爲公一泫然應五六句

蒼水

廿年苦節何人似得此全歸亦稱情廢寺醵錢收棄骨老生禿筆記琴聲遙空摩影狂相得羣水穿礁浩未平兩世雪交私不得只隨衆口一閒評

劉先生伯繩

頹山斷港鬱黃茅猶有斯人繼寂寥磬瑟滿堂屨迹絕冰霜埋骨劍光銷病中三禮完猶改身後雙棺葬且遙落葉求尋山下路當年誰與說無聊辛丑二月伯繩來雙瀑院

仁菴義禪師

昔年曾記別雲居己亥與仁菴別于雲居寺共學何人得所如余規仁菴何苦領衆仁菴曰與之共學耳曾入南都防亂揭揭中張岐然仁菴也旋參安隱救中書潭吉忍住安隱作五宗救多出仁菴手山光銷鑠飛來路人物粗狂馬走餘君亦何心成假借至今遺恨費分疏

萬充宗書來言從舒文靖璘裔孫見其先集朱陸二先生答問尚存以下丙午

甬上舒公有舊文郵筒千里特相聞烏聲花豔凝流水漆火枯青現慶雲朱陸未乾同異血淵源重破豫章墳春蠶未脫寒燈殼好事抄書獨有君

八月小盡接家書有感

秋深昏曉異溫涼靜坐南牕白日長青鏡絲絲添鬢白家書歲歲說年荒摩挲老脚登嵩華堆疊沙鍋煮雪霜此願此生猶未遂問誰挽汝落塵糠

擘拳豎脚此蒼天慚愧何曾讓昔賢一擊便當千里逝孤身只合萬山巔握中算子饒王伯筅裏新聲雜鐵鉛斯意今人無會取故令花草得嫣然

過孫子度殯宮

城西數里路三叉信步行來自不差病裏猶看爭坐帖亂餘誰識墨兵齋子度齋額乾科颯颯和頭出寒葉層層詩句埋一自九原人去後語溪風景不堪懷

偶成以下丁未

江村無事髮鬔鬙信步斜淹與斷歷香到刺花剛欲盡妮人鼻觀又甜藤

喜萬貞一至自南潯以近文求正

萬子近從南潯來古文一卷請彈射甯謂子文已臻此焚香誦之遂終夕規摹震川之古淡加以剡源之色澤此道今人知者希爲予狂言盤胸膈四十年來歸虞山所得一半只氣魄晚來隨波文字禪質以義理終追窄是時落落遙相望千子疏通文止僻古文不入道學語（千子答彝仲書）斯言畢竟無阡陌弗人長句似東坡巨源小品亦中格壽州遺文知在無違鬚清風拂几席吾友進退旅千人一鬨聲名亦赫奕豈知轉頭二十年朝華夕秀都狼籍不埋陳土數子耳揣骨聽聲竟何益只今海內學者誰玉山重按虞山拍靈巖昭法廬阜黃讀書窮年方矻矻昭法屈指文章家近日西人一窀穸生者甯人（顧）及太沖死者歸德侯方域其一昭法不多讓其言然否不敢白余交侯徐不識顧余于三子僅爲役萬子萬子幸勉旃舍子並驅更誰適啁啾王李變韓歐一樣空疏各把筆狐狸晝舞蛾蟢號孰爲斯文任其責

宿天章寺 以下己酉

天章古寺山南陲義士會將龍穴移繞地猶流嗚咽水（林霽山詩水到蘭亭轉嗚咽）滿山不見萬年枝（唐珏詩遙遙翠蓋萬年枝卽冬青也）空將餘恨酬來客竟不開花償所知（謝翱云此樹終有開花時）却怪從前三百載竟無片石署哀辭

雲門紀遊

泊舟顯聖寺紆迴入烟竹風旛表心路殘碑話興復幽賞淡忘言春山多古木若耶溪邊路村村自楚楚屋角覆桃花竹筏載遊女溪橋數十丈水聲不聞語莫話興亡事御書見廣孝山翠釀春寒肇冢荒晚照自從處士後麗句散窈窕（有秦系麗句亭）明發過別院石牀僧臘古冷句記雪庭遺像侍五乳茶話且從容霧重滿山雨應接多奇地天意亦開霽怪石風一絲（任公釣石）流泉骨千歲（寶長洗骨地）累累採樵人何必無避世薄暮至平陽（木陳）殷勤同話舊翦燭點新文呼名招遠岫侍者總能詩投卷求指授詰旦登秦望沙彌爲前導鯨浸合烟雲螘垤收城竈秦碑傳說異白葦空浩浩兩山竹雞啼僧廚報火熟平明過草市（元微之言平水草市）未午入城曲古蹟待幽尋重來採黃菊

宿雲門幻際房

雲門二月桃花候慚愧禪師一夜忙白版放參循鹿跡名泉凝乳奪龍香冰霜皎月逍遙路（雪嶠偈語幻際守雪嶠塔）沫雨寒鯨古道場（憨山在勞山時山門大雨時注而日光皎潔視之乃海中一鯨吐沫也幻際曾爲憨山侍者）話到無人能領取松濤竹響一齊狂

達蓬紀遊

延連鬬湖曲時復渡小嶺霜花明謝豹病葉塡空井尚餘春色在夕陽照人影登登松路盡巨石忽當關草香水亦香蹟沒靈不沒老樹不記年寒空留突兀高人冥空無寄跡在文字苦吟嗣石屋劚碑創山志秉燭話更闌月明猿鳥至明發上崚嶒烟雲煩分劈潺湲擺水巖昂藏鬬雞石黃茅白葦地相失在咫尺東盡觀滄海往事一慨然浪中鼓萬疊鯨背血千年何物秦始皇於此求神仙偃僂入古洞天光忽開霽危石削雙門蹤痕粲五指渾然太古中豈是開元始（高僧傳云開元中始現此瑞）剝蘚見題名情親異代魂隆興錢集錦淳熙唐仲温攀蘿復穿石勝遊今尚存（題名有攀蘿穿石東觀滄海眞勝遊也○按唐仲温爲仲友之弟）經行過蕬湖薄暮宿花嶼不有青蓮舌難與白龍語（青蓮蕬湖僧圓遠事白龍聽經花嶼僧師晉事）茲遊信奇絕隆冬聞杜宇

馮道濟齋頭見澤望圖書書此索之

石田耕叟此四字（圖書刻）古銅章曾是藤龕（澤望別號）舊所藏茅屋有心依瀑下（元毛道士于四明山結茅屋）（石田）文龍直欲破天荒松毛闌淡遮寒骨故物零星出草堂幸遇故人相珍重重歸口實亦芬芳

同卬在晦木道傳宿石井 閏二月十九日以下庚戌

偶從同伴宿山樓明燭談心夜未休簡點鳥聲何樣好銷磨布襪幾番遊一村

烟色千山瀑萬種春花三女（峯名）頭侵曉寒空雨數點幽蘭啼眼未曾收

贈仇滄柱

積葉窗前日日深讀書好自傍巖陰百科已竭時文力千載惟留當下心方社連環何足解儒林廢疾望誰鍼憑君一往窮經願明月當前日未沈

寓吳山

昔年曾向此山居盛世繁華一夢餘簫鼓聲中明月落湖山勝處美人居朝廷議論歸名士前輩風流在讀書今日風光渾不改却將感慨自銷除

遊西湖南山

凌晨出郭門一舸破烟霧赤山遂登陸落葉莽迴互初經高麗寺澗水琤琮注當年秦淮海濯足脫雙屨問途至法相繁華非復故念此長耳僧嘗向明山寓名花天外來獨宿青松樹石屋何窈窕鬼斧開靈路似道領客來東坡同友聚不沒兩題名判然若蒼素延連烟霞寺敗屋走寒兎四壁畫名山半爲風雨蠹倦來枕石眠乞茗醒初寤何年應真像洞口黃金渡似與木客徒登降相賓阼笞辭封隸書彷佛尹氏署（尹彥明）揭上風篁嶺奇石窮鬼趣何必一片雲纔可銷麗句酌泉龍井亭時日已薄暮更尋壽聖院循澗板橋渡野老指故基秋墳衰草暮返宿鉢池菴竹聲終夜訴明旦烟雲合青鞋不可步冒雨上湖船猶披句曲墓憶此經行地曾執先公御四十七年閱風光等飄絮其事若夢中恍惚不可䟽丁丑宿法相其時澤望與秋茶初出火新栗猶垂露請觀過客歷拊掌笑常住（寺有三房客舍其一再來不得別舍故姓名居止記之甚詳）計年亦卅四一棺已權厝頭白吾重來但爲悲涼助

得沈眉生書

結髮心期更莫如廿年始得一封書同人滅頂丁連甲天外舉頭吾與渠止水不收山鬼價人閒尚有指南車明年有約浮黃海絕頂相看慟哭餘

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沈浮已輕野葛尋常味只少名山汗漫遊頭白未曾成一事燈青猶可役雙眸兩人蹤跡非容易納納乾坤截衆流

甲戌管乾三寄三詩見懷久已失去從遺集得一章因次其韻

不異封初寄豈知歲月深庭空傳毒鼓月白奏焦琴古塔寒花繞遺編老蠹侵重尋零落句感慨自難禁

寄懷太沖先生　管鑨

越溪寒色入之子意何深太華三生夢岷江一弄琴評書秋雨集趺坐竹光侵可踐重來約相思不自禁

閩人林君言贈詩次韻答之（辛亥）

鶗鴂先鳴草不芳淒涼往事話偏長吳霜已自點歸鬢桑海猶然記貼黃今日遺民誰汐社當年銅馬盡無傷（曹無傷謂沛公者）難銷殘夢雞聲後不覺逢君又發皇

即事　新菴有武弁楊長青女寄櫬時現影響夢中乞詩

城東小院隔花村旅櫬多年壓敗垣風雨應憐依佛火爺娘何日送楓根櫻桃曾漏科場語甘蔗難銷冥漠魂從此諾臯增勝事雙鬟白袷立黃昏（汪玉山事後人演爲櫻桃園雜劇有讀書新菴者女亦豫示以兆）

不寐

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銷磨只數聲

弔虞鑒清

唯君真朴出天然相識于今十五年每渡曹娥必信宿亦來黃浦共延連村祠月冷神絃急雪路梅紅茶話牽頭白可知無別事胡然一旦付荒烟

拄杖（癸丑）

茶條七尺出東明月露風雲醞釀成秋壑聽詩逢木客講筵釋義示諸生一生將計數千載百里還看九十行自落宗門長失職一枝留此作干城

贈楚人屠宗輿其父官蜀中死獻賊之難求余作傳而宗輿當父歿時年數齡耳不能知其節目向余流涕久之

黃州君是舊名家落魄杭州太守衙五月楊梅來渡口一枰棋子鬧燈花浮屠猶著求兵箭戰地誰驅搏食鴉（通天犀導事）舊事已隨流水盡茫然執筆共咨嗟

老母八旬謝祝壽諸君子

前朝忠節數南雷（余所居鄉名）潮打柴門日兩回五十多年人物表登堂試看幾人

來

漠漠風塵徧九垓草堂依舊壽筵開書生不識從前事吟落當年十四哀（十四哀周）
仲馭所作黃石齋和之中有壽太夫人詩
八十年經幾劫灰春風不復到枯荄粧臺都向王家盡留取青銅自獄來（先生殉難）
時留一古鏡
盲風惡浪近扶桑故國飄零只數航唯有東林老寡婦手裁紅絹寄娥皇

史濱若惠洮石硯 甲寅

古來硯材取不一海外羌中恣求索今人惟知端歙耳聞見無乃太迫窄水巖活眼既難逢龍尾羅紋亦閟出遂使頑石堆几案僅與階礎相甲乙猶之取士止科舉號嘎雷同染萬筆雞舞甕中九萬里鼠穴乘車誇逐日吾家詩祖黃魯直好奇亟稱洮河石既以上之蘇子瞻復與晁張同拂拭欲使蘇門之文章大聲挾洮爭氣力吾友臨洮舊使君贈我一片寒山雲金星雪浪魂暗驚怳惚噴沫聲相聞欲書元祐開皇極（山谷贈文潛句）愧我健筆非蘇門

避亂海濱清明不得上墓 乙卯

禁塋蔓草積成堆何似猶閑海上臺一道裙腰無主墓春風亦送紙錢來
春郊士女上壙同咫尺無山入剡中李白桃紅花已徧如何不到映山紅（剡中映山紅望若錦城海上所無）

南山亂定自海濱返故居

梅花開徧到藤花半載幽然玩物華今日扁舟將欲去此情不異昔離家
夕陽長向汝湖邊弄水空山上釣船一段閒情真不惡臨行多謝主人賢

孫千頃過訪同遊永樂寺次韻

亂後煩君顧高情近古人攜筇尋佛蹟橫艇量江身苦霧纏河鼓（時近七夕）驚濤泊石林一生幾緉屐三過老僧因水竹匡公處（正宗匡與柳道傳善有水竹居）二蘭祖闌音（祖闌曾使日本善鼓琴有二蘭齋）古來人物逝剩有鶴猿聲龍去寒潭碧魂來楓樹燐孤帆天際現斷碣土中真巾鉢開來學風旛斷去津鐘催未返鳥月照欲歸雲秋水蓮花漏平田瓜蔓埂一燈荒殿暗百丈古規塵茶話通身汗禪房出句神吾儕非土偶豈戀運圓甄

飮洋溪

重九已過五日強菊花消息在茅堂江山此處無兵馬紅紫堦前正豔陽甲子差年皆慶曆永和一會盡清狂籬邊不惜分攜去借得寒饑木柄長

壽閒人老者

平生不作應酬文徵啓何曾入見聞却爲東城老措大染他一幅白羅紋
知君好士喜文人試問文人若箇真七十年來所見者可憐空費此精神

車廄謁慈湖先生墓

山疊水環此一坏千年相證幾人來不知有意還無意一樹奇松覆墓臺
明明指示此光明今古何曾有暫停昔日千松蟲食盡獨留此樹自青青（萬曆二十年事）
還鄉鐘鼓汗通身指點當機多少人爭奈殷勤無盡意冰霜迸出一山春

過史嵩之墓

莫道荒烟蔓草墟千秋有恨尙留諸墓林遺穢何心也石槨鳴琴是禮歟方恨誅奸無特筆（宋史不列之奸臣傳）誰將奪諡尙濃書（嵩之初諡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劾見奪今其族姓不考重書初諡）西天福地殘碑下（其功德院亦敗壞有西天福地四大字碑在菜圃中）但見僧人出荷鋤

除夕懷亡友

一年功課復如何文案已完學案多豈爲聲名垂後世難將歲月浪銷磨
年年欲作宛陵行此願誰知竟不成只是西窗一夕話無緣銷受自今生
一讀來書一種愁昔年相約共周流如今總使身強健還忍重登疊嶂樓（眉生約登疊嶂）
越城魯臬近交親一見文章識僞真天意不留知己在抱琴更欲向何人
冰纏雪壓僅遺民一載那堪去數人忍死終然留不住如何忍過此三旬（沈眉生魯季臬沈治先趙禹功魏聖水）

贈雲閒錢子璧 數 以下甲辰

幾社于今數十辰猶隨年少鬭清新憑君欲話當年事同是琵琶亭裏人

道游堂小集次葉公旦韻

一時著論掩潛夫不數高陽舊酒徒佳節只將好句換名花豈怪老人逋諸子分韻不及余鳥無杜宇春長住杜宇聲爲春去了海昌無此鳥山隔潮頭青不殊海昌無山對岸越山在望如此春光良弗惡故鄉亂後得能無

題海上圖

去歲臨山望海昌今年此地憶家鄉濤聲一樣如鼙鼓愁緒緣何判兩行
曾是乘桴隊裏來當年噩夢已塵埃白頭自笑真多事又向長塘看浪回

題黃巖張魯山後貧交行

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洲記不觚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

題朱人遠日觀圖

指顧茫茫不可尋片帆東去是何心莫輕一滴指頭血曾與滄波較淺深
千奇萬怪亂礁洋變姓劉洙向此行多少蒼鷹飛上下至今怒氣未嘗忘

與陳青田上虞話舊

故人邂逅北山宮梅雨花閒一丈紅細認都亭雙鬢改蘭亭修禊有上虞令華茂封都亭侯因言嬌女雪詩工余兒婦青田爲媒有女已長成矣未收涕淚餘波在半墮城隍返照中兩度訪君惆悵去此來又恨別匆匆

讀蘇子美哭師魯詩次其韻哭沈眉生

昔年崑銅死余哭萬山頭崑銅眉生江上稱爲二沈今聞眉生死有客自長洲探懷書一卷墨溼尚未收四月廿日寄瀨聲如轉喉書筒上書四月廿日瀨上寄爲言我兩人齊契同蘇歐奈何三十里溝水東西流不朕敬亭山聊以備庶羞從子涉黃岳杖屨恣冥搜西臺賡慟哭戢山釋服脩登堂拜我母此意良已稠一日復一日眼穿疊嶂樓兩人皆老矣絃急調彌遒亦聞倡絕學壁上觀諸侯嗟我徒道聽索處賦山囚把書讀未畢淚如珠垂旒發書未踰月君遂厭世婾眉生以五月卒何異執手別豈知各方州憶昔定交日有如豕遇貅君方有盛名我始脫戈矛南都多朋友導我相勸酬予時未知書鈐鍵待君抽掩關茅曲下王塗鑿通郵與周仲馭好談經世之學癸酉急友難過海相援賙友人參將周梅骨戰死眉生往迎其家叩門黃竹浦不遇空注眸黃竹浦予居也時予在杭眉生相訪不值邂逅明聖湖沈疴忽以瘳議持名士苦腸爲美人柔武林傳舊事再盛不可求時四方之士皆集戊寅我訪君君作帝京遊危言榜朝堂獨身宰相讐眉生劾楊嗣昌紅林眉生住處我信宿消息苦揶揄延連黨禍起以南都防亂揭阮大鋮必欲殺眉生與余望門不可投乘桴喜從者變姓依婆留十死不得死各得返故邱契闊歲月長吟詠道里悠予有詩寄眉生曾與文江約宛水弄新秋眉生寄食諸門人無常住處惟鄒文江知之十年渠不來日日想風猷義熙之全身唯君不可疣中閑我寄書同懷千歲憂人種繫芒粒霜雪宜共擾宛其兩人死茫茫來者愁不謂斯言讖君竟從枯髏孤我天壤閒不辨劣與優

九日同仇滄柱陳子槃子文査夏重范文園出北門沿惜字菴至范文清東籬

兩兩三三郭外阡僧房籬落共延連高林初帶冰霜氣風景俄成慘淡天如此江山殘照下奈何心事菊花邊不須更覓登高地只恐登高便泫然

寄陳介眉兼懷萬貞一

鴻雁北方來秋風滿庭除嗟我懷朋友氣象鬱不舒所懷髣何人有友在石渠君以通明質抗志古人居繭絲析大義卓犖緯聖途當其臨講席敷論玉屑如將使馬當險鑿空出康衢借君如月眼滿堂勿躊躇浙東古文詞近日方權輿杲堂開之豔禹梅勝以癯國雯去陳言李野真書廚文三不輕作意欲探隋珠破壞訓詁陋夔獻充宗歟貞一之秀穎介眉之奧樞應酬豈文章彼此皆述朱數子拔其一便可啓荒塗層冰與大輅尚未抵所於奈何君遠道貞一與之俱君固輕富貴繁華不足濡視玉堂金馬豈與茅舍殊憶昔聞君言非不企通儒一身事科舉又欲授生徒轆轤時文閑遂不得讀書今君罷科舉曩累蓋絕無前言信旦旦當不惜回車熟處最難忘前哲曾疾呼

同張書乘陳簡菴陸冰修家晦木郊外觀菊

聞道郊圻秋色濃小舟共出郭門東好花都發重陽後名品偏遺舊譜中件繫小籤真瑣碎略觀大意只青紅一村看盡一村去如此繁華不厭豐

登雲岫山（即寰頂）觀合朔遇雨

海山明月看同升詎料偏逢雨氣蒸千衆欲觀憑碣石十年未見說居僧（居僧皆言未見）衡雲端爲何人斂蜃市能因暮歲興豈必天功真有意明秋此日復來登

次韻祝獻虞（文瑄）話徐忠襄舊事

自從斯世失匡型潦倒無殊昔管甯總使挑燈談舊事有如鼓瑟聽湘靈寒松血蔓琴城宇（公墓在龍山）野史雲迷目睫瞑頭白相逢真不易眼光合放一條青

海鹽同彭駿孫陳緯度觀海

鹽官潮汐打城邊見此茫茫忽慨然戰鼓千重翻地軸冰壺一片失星纏分明昨夢乘桴路零落殘書記事年不信乾坤如許大醯雞猶劫甕中天

謝胡令脩借孝轅先生藏書

聞說匡牀揚子居何期得見昔年書塵封蠹走精神在墨豔朱明歲月除寰海被兵方賤士傳家有集勝垂魚一瓻還借我無有慚愧此來幸不虛

觀天甯寺楚石琦衣鉢

楚石篇章字字新猶留故物在城闉犀皮（亦作比）齋鉢何方乞白氎禪衣不染塵已閱與亡三百載只消鐘鼓數千巡門庭自是能堅忍錯會捧持有鬼神

章淡如索書便面（丁巳）

少年被繡戴朱纓碩果猶然見老成賽社人逢寒食雨參禪狗餂熱油鐺（淡如參禪）十年長我茶條滑百里看山眼鏡明便欲與君同卜築（淡如山居甚佳）至今隱地負生平

次葉訒庵太史韻

三百五十字投來自脩門意欲規感與麗不數文園誰開場屋眼面滌濂洛源讀之再三歎洗濯出佳言吾聞玉峯麓莊渠劃曉昏此心爲主宰屹如砥柱存瓣香展餘千千年歸玉墩干城意自遠碎鉢何足論（曹溪鉢爲莊渠所碎）一傳爲震用月脅開九闢文章以載道不與江河奔太史金閨彥學不離天根（天根莊渠講學宗旨）源深流自長仁體春風温何意鼻洗中有此瑟若璠念予處幽篁何得御李君風期託想像求日而燭捫忽然惠斯詞繭絲析髓崙茫然數難端口吃類子雲隱公

己未來治亂留其垠何條可設施慷慨未敢陳平生汎學海星野若難分崇王及賤霸衆說徒紛紛非無豪傑士不救溺與焚始信本領闊寰宇方週巡不言朱墨行爲儒恐未真所以介子推抱桂枯於汾憫子幼失學患難屢破壞幽情發古思面目誠主臣姑置四海大未能康一身密爾文自娛無以答戲賓牧豕海上老所嗟非隱淪斯文方憔悴何以返夏殷聖學將墜地何以辨朱纁其責在公等學優而仕勤危舉天下溺豈徒門人親勿令吾鄉校竊議東海濱

四明董在中過訪詢知爲黃太沖先生及門於其南行賦此奉送并寄先生　葉方藹

會稽有大儒世系出忠門黃童名無雙白首晦邱園六經探奧窔百氏窮淵源躬蹈邱與軻不肯託空言青衿數十徒講誦徹朝昏曾經其指授規矩秩秩存我聆謦欬久仰止情彌敦一官苦束縛負笈失討論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闉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温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璵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黃君聞之增愾歎寸心暗自捫譬如觀海者溯源必崑崙便欲裁尺書因風附南雲綿邈泝太始涬溟究無垠陰陽所統攝方冊所羅陳聖狂何懸闊王霸可剖分一一質蒙昧了了破紛紜書成再三讀羞澀還手焚寸莛撞黃鐘如何不逡巡徒詢容貌異那得謦欬真在昔文中子道學倡河汾韜迹隱弗仕著述擬邱墳高第房魏流佐唐爲名臣吾學苟措施奚必在其身先生富門徒半作王國賓斯道已有傳何用嗟沈淪與朝亟求賢側席心殷殷安知柴荊外旦夕無元纁北面脩盛典憲乞禮數勤予亦得挾冊函丈時相親勿著羊裘去蒼茫烟水濱

壽族兄鎮惡七十（戊午）

衰宗時藝壓科場君與道傳稱雁行不謂一番霜雪後名花無主任飄颺落拓無成莫怨天譬如只在未生前娶妻生子從新起一筆句銷七十年

哀章淡如用去年清明贈淡如韻

唯君澤望最相親泥飲村田作酒人已是輸君十六載山頭無酒溼枯蓁

藍水清流可濯纓相邀九老會初成已拋辛苦屠龍技共守淒涼折脚鐺溪路無橋知夜漲詩牌未隱急餘明豈知一別成今古墓土新隳尚未平

老來白日繫長纓精舍臨溪何日成不見抱琴來水北猶如裹米向僧鐺耳邊苦鳥哀三界脚底草鞋斷四明社鼓逢逢君或出青烟詩句誦君平

端陽喜舅氏見過

六年始得此番來兩地已看過劫灰千歲寒松殭智果寺名四明兵器暗南雷土硃瓦硯師童子伐鼓鳴鐘上講臺同是隨緣非得志差強伴食老三台

陸汝和索書

三十餘年月社人不堪追數各酸辛送吾每到三叉路過市爭看四定巾楊鐵崖戴四方平定巾斗酒豈嫌屠狗盡長宵其奈老妻呻夢中猶撇迴瀾去牡蠣灘頭月色新

徐虞求先生墓下

昔年曾是撫寒松丙子歲頭白重來掉短篷謝客荒臺人甲乙徐公墓樹劍雌雄一腔熱血終難化百折師門是則同宿草豈能收痛淚山川何日不悲風

申山人墓

金粟霜林古寺邊一坏黃土草芊芊樓頭曾記南屏醉井底長沈德祐年姓氏未銷游俠口故人猶泊上墳船從來多少難平事不是因君獨泫然

周公謹硯

弁陽片石出塘棲餘墨猶然積硯池一半已書亡宋事更留一半寫今時剩水殘山字句饒剡源人近共推敲硯中斑駁遺民淚井底千年尚未銷

詩格清寒窮愈高須知此硯著功勞一時傳寫癸辛巷不數從前丁卯橋奇物終非井內藏還來發洩好文章流傳到我真慚愧不識可能繼弁陽

送萬季野貞一北上己未

史局新開上苑中一時名士走空同是非難下神宗後底本誰搜烈廟終此世文章推婺女明初修元史以宋景濂王子充為總裁皆金華人今以徐立齋葉訒庵為監修總裁皆崑山人故以為比定知忠義及韓通憑君寄語書成日糾謬須防在下風

曾村彩筆掛晴霓季野觀書決海堤卅載繩牀穿皁帽一篷長水泊藍溪余所居地

猗蘭幽谷真難閉人物京師誰與齊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

堂堂載筆盡能人物色何緣到負薪且莫一詩比老婦楊鐵崖有老婦行上太祖應憐九褒有萱親重陽君渡盧溝水雙瀑吾披折角巾莫道等閒今夜月他年共憶此良辰

尋張司馬墓

草荒樹密路三叉下馬來尋日色斜頑石嗚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開花夜臺不敢留真姓萍梗還來酹晚鴉牡礪灘頭當日客茫然隔世數年華

同徐霜皋陳夔獻祝兒至唐殿宣書屋

共訪名園日欲沈四圍花木鎖秋深亭臺著處江山穩東坡題此山有江山風景雖有餘亭樹著難穩收來吳越森共賞固然高士願來賓何況主人心殿宣令余至杭下榻此園舉頭盡是閑荒句不用奚囊別地尋

雪後芝兒上府終夜雨聲不止因念祝兒

雨聲銷雪聽琳琅白髮愁心與夜長篷底漏痕爭坐位芝兒言孤城濤勢逼匡牀祝兒在海昌書生門戶傳辛苦老子生涯出劍鋩安得團圞茅屋下傳經何必讓毛萇

次山曉韻

新城九老青欗社只在雲深洗藥村不是相尋尋不見猶疑擔板出徐門

庚申秋暮過訪太沖先生不值詢山童云看花未歸悵然口占

短杖拄泥深尺許遠隨牛跡辨荒村先生乘興看花去惆悵斜陽立板門

南雷詩歷卷二

南雷詩歷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贈百歲翁陳賡卿（庚申後詩見吾悔集以下壬戌）

渾風久緬沒相刃在魂魄魁然號長者而生不滿百越城陳賡卿年今百歲積六十舉孝廉四十仍𦆯席時爲小豔詩風花繞几格小雪山陰路狂花禹廟石處處繫釣舟不記幾回適念此百年內鐘石累變革一窖少壯塵堆來千百尺道旁與溝中何地非枕席君若不知者似與天地隔生平百歲人不能三四炙慈水劉伯淵名位著宦籍曾憶向余言江陵嘗歎息定宇（鄧）文中豪念庭酒無敵（伯淵號念庭）西人湯若望歷算稱開闢爲吾發其凡由此識阡陌近者潘老人牛衣從賤役此皆元氣成人力無所藉吾聞九十者天子就其宅陳翁猶苦貧養老稱西伯（賡卿名箴言生於萬曆癸未舉崇禎壬午鄉科至今壬戌壽百歲）

青藤歌

文長曾自號青藤青藤今在城隅處離奇輪囷歲月長猶見當年讀書意憶昔元美主文盟一捧珠槃同受記七子五子廣且續不放他人一頭地踽踽窮巷一老生崛強不肯從世議破帽青衫拜孝陵科名藝苑皆失位叔考院本供排場（史槃字叔考以院本行世）伯良紅閨咏麗事（伯良名驥德紅閨詩和者甚衆）弟子亦可長黃池不救師門之顚頷豈知文章有定價未及百年見真僞光芒夜半驚鬼神即無中郎豈肯墜余嘗山行入深谷如此青藤亦累累此藤茍不遇文長籬落糞土誰人視斯世乃忍棄文長文長不忍一藤棄吾友勝吉加護持還見文章如昔比

陳賡卿以所用拄杖見贈

老人百歲字賡卿贈我茶條金石形杖國杖朝姑舍是且隨劉樊拾青櫺劉阮遺蹤在四窗白公弟子更無雙一枝拄杖蓑衣社不署官階向石矼曾相陳翁四十年花時多泊鏡湖船青鞋我即無拘束不向紅塵十丈邊

聞太宰筇杖高元發所贈

石塘太宰邛州杖到我流傳百廿年猶帶華堂脂粉氣還須一洗化安泉（化安泉最清冽）

平陽寺觀舍利

平陽茶話後登樓觀舍利推牕邀日光微風捲空翠小幢烏思藏內裹錦絳地瀉出白磁盆銀匙聊撥剌或如粟米大或如芥子細半紅或半白細大同一致此名爲瑟瑟注自白居易（見集中琵琶行）將無以寶石而爲舍利僞抑亦舍利者原與瑟瑟類譸張不可知攷索姑且置即如阿育王銅塔慈聖賜塔中方篋盛篋中金鐘寄故故爲遮闌無非眩人視遂有庸妄人哆口所見異吾友寒泉子不作此兒戲腐草化爲螢老蚌明珠媚何況於人身總是尋常事

蔣萬爲陸鈐侯洪暉吉在越城有壬戌七月既望之作余亦同賦

壬戌之秋七月望赤壁一賦留高唱所經壬戌十一番不計治亂與興喪即今年月日俱同越城古寺棲遊杖魚螺聒耳中元會餓鬼蓁蓁啼盆盎娑羅兩樹月明中悲風激切影磨盪高山斷岸雖不見此景亦足供酣暢人言蘇子遊赤鼻姑取赤壁以相況清風明月何在無何地爲真何地妄天壤名氏亦偶然始歎文人筆何壯遂使洞簫楊世昌（賦中客有吹洞簫者乃綿竹道士楊世昌見吳匏菴詩）能與孟德相頡頏我生之前且莫論我生之後壬戌兩前者余年方十三亦生越城看月上六十年來城市非唯有中天月無恙

越城七月偶見梨花盛開

花開六月玉山梨海內何人不賦詩今日越城花滿樹空園惟有曉風吹

壬戌八月八日初度

今年初度亦何堪五十年前二十三小女新詩如濯錦門生土物自呼蠶（甘蠶水名）自攜百歲陳翁杖去聽千尋樊榭潭危苦此生成過去不須重復理閒談

中秋無月示女徽音

准擬千山一夜明其如叢桂逕三更穿雲鴻雁無心到弔月莎雞分外鳴天意似憐秋思苦人閒好罷斷腸聲明朝還向樓頭坐應慰詩人一段情（朱淑貞中秋聞笛有斷腸聲之句）

十六夜次前韻

洗出蟾光分外明月華難定是何更霓裳久矣煙雲散清話悠然環珮鳴信是

慘悽秋裏月又堪浙瀝樹閑聲卽今風雅何人主偏是紅閨得性情

題徵音詩稿

溶溶露氣滿空浮樹響泉聲一例收明月似聞此嘆賞不曾移過別山頭

絕代佳人空谷中梅花爲骨雪爲容豈知自是關天意恰好閑牕玉女峯

薄命生來不自由性情偏是愛深秋落花衰柳關何事每見無端輒淚流

夢自九天元女來一生長把白羅裁嫣紅淺綠都清淨一樹停停月下梅

放翁片石在江隈古渡人喧返照回一自夷光家住後有人題作浣紗來

有餉余菊二本者

荒村九月盡始見菊花開亦了東籬事方傾重九杯黃柑初脫蔕紅葉看成堆

莫道秋容淡晚香續續來東坡云嶺南以十一月望與家人泛菊作重九

寄周子佩

不到姑蘇十九年魯靈光殿喜巍然難銷字脚模糊血打破支那籠統禪千里

未成虎阜約幾番垂問浙江船翦燈聽雨西牕話雖老猶須一勉旃

寄周子潔

與君當日上靈巖鐘鼓聲中夜話儳過去年華方轉瞬同遊伴侶已多芟三杯

酒量應如舊兩鬢吳霜亦大凡落月屋梁長入夢未知何日遂征帆

後赤壁賦有是歲十月之望余家居逢是日因賦

壬戌重遊十月望於今此日復相同寒臯人影棲紅葉平野江流過塞鴻四顧

依然留寂寞兩文偶爾破虛空無餚無酒且無客信足孤藤掠水東

紅葉本事詩

昔年曾上鳳凰臺紅葉紛紛撲面摧多少名流齊作賦司空品定始歸來庚午閩何

匪我爲南司空集名士于鳳凰臺

重九南都看葉紅留將好句廣場中雨花臺上詩雖少壓倒清涼數十通辛巳江右

戴初士爲主人于清涼山余與林古度梅朗三獨在雨花臺賦詩

天街月色爛如銀共上酒樓四五人不道霜花猶抱樹瞥然重見病中身余與梅朗

三緣大美同看書盡賞紅葉歸已三鼓復上酒樓

小牕風味絕塵囂未畫幽蘭香在毫一紙風波投絳燭只因曾與共登高陶英人座

上吳大尾馮躋仲出一紙欲拘顧媚余引燭燒之

烟光初合樂闌橈消息傳來過斷橋伺候酒人分散去坐看紅葉盡今宵癸酉徐慧

攜訪沈眉生于孤山

九日他鄉紅葉稠旗亭且泊葉村舟聞歌不用詢名姓小字分明在扇頭庚子與范

吉生飲瑞虹

孤筇無意到山嵋半道重將好友期日暮各沿紅葉路綵霞不散女郎祠壬戌九月

盡與沈文斗道傳飲獅林旁有三女廟

與道傳閑遊因至江北

終年無伴侶今日喜君閑天意假遊子晴光照老頑寒鴉欲語雪野火正燒山

欲向詩人問可曾拾得還

山廚留一飯酒正下糟牀案上無書卷胸中有石倉汝雖生慧業天却賤文章

日暮悲風起闇然各自傷

歸路人爭渡前村數里寬暮烟分聚落月色見辛酸細數生平事都來逆水灘

唯君能悉我相與共艱難

歲暮望兩兒歸

老去雖眠食艱難欲仗兒如何臘月雨不見夜航維落葉驚孱犬風燈罷釣絲

幾回開戶視空做一番疑

老病相隨至無人能服勞未曾經事父豈忍責兒曹血路看雙足家聲繫一毫

苦言誠藐藐遺恨我蓬蒿

門士查夏仲自黔中還以棕竹杖爲壽

水西棕竹杖將送自門生猶帶蠻烟色來親錦瑟聲獨行無界路不問世閑程

老去時防垤誰言撒手行

苦雨以下癸亥

一冬寒日照枯枝陰雨偏留花草時怪道爭傳懊惱曲古今何事不參差

青青百尺自長拖漸由雖翻折柳歌一樹寒烟吹不散怪他性格喜風波

答陳介眉太史五十韻

弱冠弄柔翰經史無根柢勉爲場屋學亦復趨靡靡業既不精專所以兩墮矣
自從喪亂來讀書瀑布底苦身四十年略諳文首尾先秦兩漢下沿流近代止
烟海浮萬卷但苦記性否其閑亦自思詞章鄙事耳蠛蠓處甕中詎知九萬里
夙生所結集難圖八識藟因文以見道或者其庶幾此心囿旦旦知者唯吾子
故欲子序之廢疾從之起非如因皇甫聊以杜譏訾近者子書來爲言其所以
人豈不自知放筆敢輕擬積兩謝塵劇以待靈光啓此乃子謙言其實不如是
在昔爛程文名爲館閣體其言不雅馴千篇等一紙時風撼石渠銜璧向王李
瓦盆辛臼閑安得耀雷洗翰林無文章此言固非毀焦澹園陶石簣黃平倩後
出腆然懷此恥刻意爲古文欲摩韓歐壘成家雖僅僅後進露涯涘猶如客羅
剎一朝覩桑梓遙集有倪鴻寶黃石齋振奇繼斯美年來久寂寥啞鐘亡宮徵
子昔示吾文館課乃有此不度蹄涔微直欲觸鯨鯉且耐松柏寒不肯採芳芷
陋哉何人言修辭甯失理行當霸斯文豈獨邁舊史子祖后岡公掎摭李何始
荊川既虎帥蘇門亦捼指發源自崐崙到海難爲水曾聞子建言述諸丁敬禮
文之有佳惡吾自得之已後世誰相知定吾於既死嘆茲爲名談不受流俗喜
子何所疑難而欲他人委方今文章家多不下茅葦隨人撇其門皆可作者比
無與文章事僅可充筐篚願子敦古道幸勿諱瘡痏不學老而衰尙當竭餘晷
待彼潦水盡寒潭留清泚不然郝楚望自題亦甚偉著書百萬言不假夫已氏

懷金陵舊遊寄兒正誼

記得城南路登高木末亭清風瞻畫像余初至見方正學先生畫像面目孤峭再至已易塑像畫像不可復問舊
景掛巖屏太白有賦詩留巖屏句藉地皆芳草清歌指妙伶因懷松柏下苦雨出荒螢右雨
花臺
金碧琉璃塔曾登至九重詩人同躞蹀吳人林若撫開士亦從容春樹旗亭雨孤鴻
江上鐘至今猶夢寐詩草落寒茸右報恩寺
當年舉社會高座閒精藍有晉風流在聊容制義參名流十五國夏課一千函
投老牽前事秖堪作笑談右高座寺
河房曾掛榻不異蕊珠宮數里朱欄日千家白柰風渡煩桃葉淚舟賽角燈紅
昔日繁華事依稀在夢中右秦淮河
臺傾鳳去久猶自護寒雲玉像銷釵釧詞人記鍎裙南皮絲竹盛北海姓名紛
司空何匪莪九日聚詞人於此當日吾年少翩翩自逸羣右鳳凰臺
鍾山多古蹟強半入園陵天仗曾陪入同魏國徐六岳入祭芒鞋幾斷繩銅牌逢老鹿落
日訪居僧但說山中景應無及廢興右鍾山
斷岸觀音閣同人四五遊長宵喧水鳥落照集漁舟詩法空江冷時梅朗三苦吟遠山
眉黛愁白楊風獵獵皓首獨登樓右燕子磯
曾寓雞鳴麓岧嶢杲自攀功臣肅像貌僧塔鎖刀環秋氣生羅轂晴光出黛鬟
自從採菊後此景不相關右雞鳴山
西北烏龍窟幽棲讀易堂何天玉於此著易余常過此潭中見塔影隔水聽風篁載酒蓮花
筏吹笙茉莉旁宴遊今歷歷腹痛在山陽右烏龍潭
南中遊學日猶及盛明時朝入時文社暮拈分韻詩酒樓登月下袚笈訪山雌
勝事真難數汝今試問之右總序

江村

江水繞孤村芳菲在何處春從啼鳥來啼是春歸去
抱病南窗下孤吟苦雨題往來詞客少次韻有紅閨女徽音

次鄭禹梅春暮韻

侵尋衰病異他年詩瘦三分買浪仙花到棠梨成鬼節村寒楊柳過錫天春光
已入離亭笛燕子猶銜細雨田不是病中多感慨此生豈易至華顛

五月二十八日書詩人壁

不識山村路縱橫但隨流水小橋行一春尚未聞黃鳥玉女峯前第一聲
水晶宮殿玉雕闌絲竹叢中墨未乾却道詩情多富貴故教村落寫荒寒
不鉤簾幙晝沈沈難向庸醫話病深不識詩人容易病一春花鳥總關心

鄭平子贈詩次韻

得覲高風已有年山川管領屬神仙幅巾笻路何須廣鄭元谷口蓑衣別有天鄭子

真
鷩入青秧烟漠漠雨來紅藕葉田田眼前景物都收盡真是詩家百尺顛
生平無事不屯邅呵壁重來欲問天方伎如台真百碎筮人假爾只三連（數奇）頭
顱不信饒然老伴侶何人世亦傳（陽五伴侶）雖是先生多假借終慚揚子十三篇

同輪菴飲虞咨牧陽和書院

拄杖丁丁躡石梯快風忽至竹痕齊主人情重鞭歌妓（咨牧以家樂緩笞歌者）佛法無多
漏木樨已視與亡如院本故翻黨錮作新題（時唱阮大鋮詞其詞多刺東林）舊人此日唯君在
話到當年日已西

弔姪女印月禪師

喜師投老得祇林叢竹小樓禪影深但覺病中同姓好豈知歿後隔年臨猶留
弟子能談舊為述機緣誌塔陰每入郡中茶話久此來能不淚沾襟

同董無休何伯與施勝吉觀徐文長題壁次韻

文彩猶留敗壁泥百年多少日沈西不將紅袖偕來拂唯有籠窗樹影低

尋禹穴

昔者太史公萬里探禹穴余為會稽人至老遊尙缺久息風塵慕何故違清轍
芒芒問禹跡居人且未決多言窆石是更無他曲折又言三百里不為一隅說
稽古按唐碑陽明洞為嚴吾友董無休門人施勝吉共坐黑箬蓬十里如霆滅
稍憩宗鏡菴放步迷烟霓攀蘿遲遙響不顧行縢裂窺刊崩石下恍然玉堂設
題名唐宋年被彼怪藤齧摩娑手眼勞方讀忽又輟幸哉一字通勝拾古環玦
聞昔有洞門今已遭闌截金簡玉字文護持有鬼孽惟有人閉書聊為太史竊
我來三嘆息欲撞錮門鐵洞中風颼颼天空飛絳雪

宋六陵

一片荒烟地云是昔攢宮秋墳已罷唱隧火不吹紅古蹟今何處落落幾株松
歷代祭告文頑石堆西東千年龍穴移此地原荒叢□髮縈香烟（孟后髮）枯木
齧寒蟲（徽宗柩）唯有頂骨碑哀怨訴蒼穹唐林義士祠久矣委蒿蓬亡國何代
無此恨真無窮青天白日淡幽谷多悲風更無雜鳥來杜宇哭朦朧

與唐翼修廣文論文

人物由來稱婺女百年冷落繼前修至文不過家書寫藝苑還從理學求君已
偏參新作手吾方屈指舊源流秋香習習山陰道時有書聲出畫樓

題顧端文往還書札

無人此日思元祐忽見遺編鬼護持翰墨無非道命錄姓名都在黨人碑冷風
熱血留亡社大義微言助九師今日是非猶未定尙將淮撫話支離

九月八日顧郡守雅集

霜天黃菊設賓筵投老猶能一暢然酒自惠泉斟菊水（郡守無錫人以家釀見飲）詩成廣坐
盡瑤篇相酬恰似交花藥（梓州藥市以九月八日）好論非時發杜鵑（殷七七鶴林開杜鵑花亦九月八日）坐
久蕭蕭木葉下已看新月學弓弦

王九公邀集湖舫同毛會侯許霜巖王獻廷祝兒

慘淡湖光亦自妍烟中紅葉雨中船數聲新雁難分字一曲吳騷累折絃坐上
已多還謫意遊情不似太平年雪泥鴻爪知無定相對那能不黯然

張晴峯雷琴篇次韻

古聲埋滅南風隱掩抑淒清纏徽軫木性未盡聲易訛總有長絃亦瘖瘂製琴
姓氏夫誰何誰諧二十一章歌有唐路氏及沈蚪好奇直欲登雲和蜀中雷氏
按故事腹中藏得陽冰字當時朝市不可見瞥然至寶多僧寺千年變衰新聲
起世眼何曾辨朱紫即有鬼神勤護持亦偕斷木沈泥水莫言伯牙無知音孤
桐夜夜哭篋底好事求材長足胼對面不能知其然晴峯先生世宗工玉林繁
露董學全一物不知儒者恥古器殘破求其緣忽然古道照顏色遂覺宇宙不
逼仄神物自慶得主人時有光芒吐瑟瑟一彈枯淡契慧能再彈漂渺追無名
霜空月出音調苦孤鶴飛來江上橫鳴咽似聽與亡詿至情更在無聲處若用
此琴配笙簧黃鐘真聲庶可遇（琴笙相調是求黃鐘一法）從來志士嘗悲秋植杖只將雜豚
收總使夔龍亦糞土撒沙江海同星漚古來多少不得志梁父白石鳴鐘璆日
月大抵多朓朒流落甯止一琴棄先生憐才如李韓此琴之來豈無意綢繆宮
陛汲猿鶴大鈞造物轉風氣

雜咏

少年飾卷趁槐黃燈火呼名入號房昨夢已隨風絮盡豈期南面至公堂
瑟瑟西風遠黛青幽牕梧葉自飄零西湖多少閑花草一概都來插膽瓶
方沈温韓閔蔡唐魔君降下豈尋常徐神翁對蔡京之言可憐碧浪湖中水一代銷沈在此方
江上才人亦自妍篋中聞說有遺篇平泉移得瓊花種不管春風到麥田

懷陳令升

扁舟不向鹽官去夢寐猶留在轉塘但覺世人多勦說始知此老有鋒鋩墨翻紅燭三更雨賓集草亭萬樹香却與明山老措大殷勤五載共書堂

過法相寺甲子

不到名藍數十年重來風景覺蕭然山中幸喜存長歷劫冷能留不壞烟

書事

初晴泥路覺槃跚聽徹松濤骨亦寒莫恨西風多凜烈黃花偏奈苦中看
論文不苦病相磨翦燭山窗夜已過記得填詞三百本緣來最苦是情多
昨夕松風對短檠病中無語不酸情月光今夜偏無賴江北山頭分外明

童王兩校書乞詩

崎嶇山路出天台猶帶桃花日影來一曲琵琶山市裏頻教紅葉滿蒼苔
舞榭村村紅燭明徐娘髮薄尚多情一天風露侵條脫唱到陽關字字清
拍板紅牙子夜天烏啼枯樹欲生烟知音誰賚纏頭錦踏破紅氍八百錢

送二校書還天台十二月初六日

杯酒殷勤宛轉聲老來白璧賦閑情應知此後重逢少莫任金釵墮燭檠
藍橋再到望雲英未必江潮信有程吾只重攀清遠例三郎祠下咒吳迎湯若士詩云晴向清源祠下咒教迎啼徹杜鵑聲

題獅林壁乙丑

綠暗紅稀社鼓闌子規啼徹酒壚邊饒他多少堂頭老爭似村僧白晝眠
小菴恰在女峯邊躑躅花開一徑穿酒債尋常君莫問一春自有賣茶錢

南雷詩歷卷三

南雷詩歷卷四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真娘墓（以下乙丑）

真娘古墓幾番疑今日來尋始見之繁卉已零當日覆短碑又仆近來祠（金相建祠因滅其蹟）芳魂應滯幽蘭露此地偏留明月遲自是後人無慧語豈因閣筆爲譚詩

西湖採蓴歌

昔人共誇千里蓴比之羊酪似不倫不知當時烹法異揀去枝葉留芳津鹽豉未下色不變鎔來一片玻璃痕後世既已失其傳猶將羊酪助談脣石公入越至湘湖正當湘湖採摘辰遂謂西湖無蓴菜過江負販皆湘民長衡採藥六橋下煙航模糊筆墨陳遂言湘湖無蓴菜西蓴湘浸方肥新兩人立說皆鹵莽兩湖並產非相因乃知所見不通方奚但一物失其真乙丑夏至來武林因與唐子至湖滑維時西湖新粧抹花光雖謝綠陰勻扁舟竟向蓴邊泊金蓮翠色波粼粼葉嫩絲長多牽惹採採盈筐香滿巾責自旗亭七箸滑風韻自遠非葷辛西湖游船頗不少簫鼓肉食何紛紜湖水自清蓴自綠更無一人來相臻街頭不見負販家葉老絲梗棄湖濱袁李好事今亦無甯不歎息爲逡巡

柳枝辭（以下丙寅）

渡口青青楊柳枝春深飛絮不沾泥怪他放誕穿籬落獨是無心入硯池

輕煙淡月絡冰絲多少名流繪入詩可惜道傍攀折盡風流不復似當時

書扇

冰壺濯魄漾黃金寥落荒園草木深可奈春來風信急長條日日出牆陰

筆枯硯燥墨寒灰雪壓牆頭一月來年少兒郎歌水調春從紅拍暫時回

先忠端公祠堂落成王明府嵩伊命廣文沈令辰攝二月丁祭

昔年西石一茅亭多少名賢口血成待得奄兒咋舌死不能兵火又支撐

燈暗香銷四十年不妨破屋帶林泉西山之薇汨羅水便是招魂第一篇

黃竹浦閑幾劫灰祠門正對舜江開土人不識忠魂返但訝天邊雪浪來

一瓣香來自紫宸風和日美廟堂新野人爭說前朝事赴獄當年亦丙寅

膝下拋離六十年音容只在夢魂間塑來未必能相似尚有憐兒舊日顏（先公被逮時有中官弟姪皆遺腹孤孽何曾敢有兒之句）

三月望紀行

一灣流水護村莊豈料相逢此一方錦瑟無題初放筆桃花人面正斜陽坐闌時覺香風度話絮不知歸路長莫怨狂波摧折苦從來薄命是文章

一聞芳訊向街坊不覺城西五里長草閣猶留春後冷茶甌尚帶墨痕香詩人過去多芳草杜宇來時便斷腸一段淒涼堪畫取未曾細細覓淒涼

十年纔得到荒莊煙水雲泥各異方柳淚鶯聲宛在目梨花粉蝶苦殘陽風塵時覺朱顏換歲月難消白髮長芳草不埋千古恨由來聚散屬篇章

名山頂禮轉街坊倦足槃跚覺路長茅舍尚留春夢短池邊初拂野花香三分花信歸紅雨一片離情入別腸此意無人能會取無聊杜宇訴悲涼

燈下看第四女寫詩

良宵欲寫近詩看半幅蠻箋花樣殘玉指似慵枯管重燈光常斂鬢雲寒中鋒筆筆真釵股逸勢翩翩狀弱蘭忽地停留雙黛鎖非關韻脚未曾安

偕第四女至永樂寺

龍山古蹟有招提一徑紆迴上翠微蘭氣融冶沾錦襪山花紅豔照羅衣疑收暮雨歸天末忽戀鶯聲坐綠肥數里松風吹未盡泠然鐘磬出芳菲

寄新茶與第四女

新茶自瀑嶺因汝喜宵吟月下松風急小齋暮雨深句殘燈落蕊更盡鳥移林竹火猶明滅誰人知此心

移居

亂來多避地今幸得安居浦入柳公句山經務觀書風流猶掩映古蹟不銷除漫作移居咏媿詩亦不如（柳道傳有延連黃竹浦隱見白龍堆爲余居而發陸務觀入蜀記言餘姚蜀山與余居隔江相對遺山言東坡論人雖甚媿詩亦豈不如）

昔日成宏際竹橋十咏傳家風原藝苑林野足雲煙唐子瓢中路淵明醉後田無徒羨十岙山鬼不相憐（遠祖盤菴先生有竹橋十咏與倪小野曾秋江輩唱和唐球遊不出百里以詩納瓢中張文潛云天下名

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爲山鬼所笑

幸免僧工作收來潤筆錢栽花無隙地看月到樓前小草盆開落鄰牆樹接連
悠然環堵大遮莫自忘年

不爲安牀席先遺百本書推尋如逋寇斷爛恨饞魚故物無堪伴書巢或可如
夜寒眠未得燈火不須除 陶詩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元遺山故書堆滿牀故物貯滿箱陸放翁有書巢記

多少紅塵死買山最誤人不嫌牛矢路幸與鵲巢鄰姚水當門盡孤帆過眼頻
籬邊桑樹下不到動經旬 姚江至余舍而盡故迺易之詩姚江東盡蜀山青

身不關天壤鄰春自往來茶庵方乞疏田父請嘗酤牛社年踰百紅窗女異才
定然無一急庶免落塵埃 去舍三四里有鄭老年已百歲余邀之入老人會江柘欲見謝朓詩謝云定復不急江恨其輕己

柴門藏水曲舟子識長汀共笑村夫子敢言野史亭仲甯常議禮伏老亦傳經
猨鶴皆無恙卓哉稱典型 仲甯虞喜字姚江人

勑不關家事餘年寄瀑雲友言宜省讀客至又求文細數交遊盡鉤除舊作紛
自傷離亂內猶得傍榆枌

聽唱牡丹亭 八月十八日

掩窗試按牡丹亭不比紅牙鬧賤伶鶯隔花閒還嚦嚦蕉抽雪底自惺惺遠山
時閣三更雨冷骨難銷一線靈端爲情深每入破等閒難與俗人聽 臧晉叔改牡丹詞若士有詩總饒割就時人景却媿王維舊雪圖圖乃雪裏芭蕉也遠山眉也閣雨言淚

同章星聚至鏡橋灣訪百歲翁鄭近川 二十五日

聞說江干人百歲偶然相訪掉扁舟拈鬚只有三分白自序曾無百里遊鵝鴨
初歡秋水至芙蓉能使夕陽留世間多少興亡事更不前來到若眸

至海濱道塘懷侍御王仲撝

四十年前曾過此重來風景不同前沿塘處處皆紅葉負籠家家採木棉數夜
月明田父飲一庭菊豔野僧眠昔時遊侶今何在一覩陳蹤便泫然

女孫迎兒墓上生石枏一株高丈餘遠望如花 以下丁卯

掌珠一夕墮黃泉荏苒於今二十年黃絹小碑猶未立石枏自出在和前

剡中築墓雜言

昔年曾此作鄰家依舊水聲徹夜譁風景過清銷不盡滿溪明月浸桃花

幽蘭無土庇芳根鼠穴乘車夢失倫獨有此中堪避世依然元會未經寅

空谷登登相杵頻野狐蚍鼠不相親應知難免高人笑苦戀生身與死身

荒山土阜柏交加曾是當年書滿家日後夕陽誰下馬還能聞得木樨花

昔年曾記築幽堂草薦連牀夜漏忙白首重來笑語盡雞聲不肯度鄰牆 丙子冬築
忠端公禁塋長夜笑語余弟四人今無一在者

此身久不關天壤猶有鴉聲到樹頭身後定中無水觀總然瓦石亦難投

殘骸桎梏向黃泉習慣滔滔成自然東漢趙岐真足法沙牀散髮得安眠 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層層寒翠鎖山隍收斂瓊花瑤草香天意似嫌猶擔板故教三女隙東牆 三女峯名隱見山城之外

不信殘骸不化塵應同過眼一煙雲張超谷裏枯髏骨却有幽香出見聞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顱骨尚有異香

過庭詩禮恨參差枉作人間一世兒死若有知真不惡秋墳應唱白華詩

聞說始寧有趙君不將棺木自纏身人間亦有奇於我比例無煩及古人 趙履光字奎先上虞人孝廉官太守

看牡丹

麥秀風輕聊峭寒田塍初築燕泥乾荒村難得春光到幸喜年年看牡丹

姚黃魏紫壓芳晨傾國難逢似美人籬落荒涼逢穀雨江南只有玉樓春

三年不到洋溪去好事難忘舊主人冷落小亭啼杜宇好花一樹爲誰春

應燗先九十壽 四月十五日

轉頭此日又逢丁來掉扁舟江上行 丁巳八十余過壽之 取解正當今甲子 君前丁卯舉人 傳經
不欲接晁生 伏生九十口授晁錯書 銅人有淚秋風急商女無知夜月明多少興亡雲過
眼銷除姑婦一殘枰

前朝猶有典刑在鳩杖深衣世所疑共向馬肝撥食指 轅固九十爭湯武受命 偏從牛矢
入柴籬名場針路行嘗疾春日田流水自遲弟唱兄酬真樂事 君有弟八十六 亦桃源

何必記秦時

贈中村鄭君接

避兵奉母寓中村某水某山數屐痕薤露空陳鐺底飯劫灰盡改舊時門（山賊之變）屋宇盡焚近方重立釣魚昔日嗟君技搏虎今來見汝孫（其孫殺虎以肉見餉）四十三年同話舊何嫌坐雨滯西軒

送門人田守典（淮陽人）

老兮不復關人世爾汝漁樵煙路迷易道空留黃箭蹟（余居面黃箭山因行人虞仲翔著易得名）枉指白牛溪百年功課科場外一慟城門白日低朝市急名君不顧扁舟來到蜀山西

聞陳介眉陳葵獻訃音

詎奈今來兩月閒連聞好友喪黃泉明山藥酒雲迷路（介眉病醫皆縮手）燕水銘旌月滿船（葵獻柩尚未回）經術久荒講舍草人才正值柏梁年如何一一遭摧折翹首無情欲問天

去日扁舟原死別書來意外悅餘生吉人未必終天相鵩鳥胡為忌大名四海方傳長慶體一棺已斂讀書聲后岡亦僅年三十藝苑何曾沒定評（介眉）

甬東經學近知聞手捧銅槃賴有君古鏡霜寒邪魅曉布帆潮打竹橋曛門嘗會友奇文賞天不容才元氣分八載音塵時惻惻那堪竟作不歸雲（葵獻）

過江干（八月二日）

秋在煙光紅蓼灘詩情入骨自清寒病中自說無功課篩出秋閨猶未完晚來日色照簾櫳一卷花閒在架中女伴怪他長不出年來半是聽松風

衢州葉靜遠書來有傳予死者

千里人投書一函訛言鵩鳥入重檐豈邀美醞同丁諷（宋丁諷人傳其死京師諸人致奠美醞盈室）却喜流傳似子瞻（子瞻在日人亦訛傳其死）慶弔已原忘世法丹鉛猶未了牙籤同門此意難消受梁月光芒分外嚴

菊

重陽已過二旬餘乞得鄰家四五枝吾自不嫌金瑣碎一年秋與在東籬吾祖醒泉及九霄秋花一派在餘姚欲將粉本傳黃氏只在煙殘露未銷

秣陵數畝菊花田詩客酒人正少年不道一雙離亂眼更無消息到渠邊

海昌錢氏件名多又汎轉塘入小河此日同遊皆鬼簿忍將拄杖復經過（同遊謂陳令升張書乘朱岷左）

書季先詩稿（以下戊辰）

一卷新詩遮老眼挑燈閣筆細評論清分洗藥溪中水哀聽潺湲洞裏猿在昔隱人留石室於今吾亦破雲根與君共把寒山臂一洗人閒五七言

蠡城拜六賢書院

六賢講院揭碑坊六十年來一瞥光郡守中秋來致奠孤兒重九自拈香風翻菱浦寒煙滿雨溼牽牛翠帶長為讀碑文來下馬更無人不嘆興亡

一堂香影自蕭疎正值有司將事初同是千秋亡國恨分為三帝紀年書（天啓崇禎宏光）靈旗拂處濤江暗朱鳥來時鬼宿虛後死無人追往事空留明月照庭除

九日尋古蘭亭

古蘭亭在崇山下去今亭里許有華表為萬曆閒徐貞明所立雖墾之成田流觴之跡猶在余重九登高於此土人張敬吾導之始得其地

來尋內史流觴地重九何如上巳遊禾黍雖然吞古蹟茂林依舊叫鉤輈文章不入昭明選功業空為殷浩謀從古英雄多袖手流傳恨事與千秋

贈諸暨傅平公

與君邂逅亦難哉月下歌聲共一杯身掛麻衣能不染心非蠟燭未成灰已將前夢留心史不惜人言是怪魁拄杖丁丁童稚笑更無歧路費徘徊

予婦病甚次孫女阿遲禱神用交股刀割臂肉和藥以進其姊阿實復繼之此雖世俗之孝然余憐其至性也

割臂投羹事亦稀無端姊妹更相師霜刀落處嗚條脫絳血凝來雜口脂雪底梅花寒到骨月中烏鳥恨纏枝老夫痛極還相慰忠孝家風庶不衰

哭女孫阿好（十月十二日）

廿載傷心自壽迎（阿壽四兒阿迎孫女）那堪阿好又凋零明知早慧同榿豔且得明眸慰

暮齡鋤却幽蘭留淚眼空移紅影射窗櫺刻中十畝埋荒地樹樹松來作怨聲
築壙好傍阿迎邊姊妹相從隔廿年有恨青燐長不滅無關紅葉肯相憐（阿迎壙上自生石柎一株覆之）應知魂小驚明月還道□多泊曉煙甲子未盈三十四（自癸亥四月至今小滿三十四甲子）一門淚債已千千

宿智果寺贈天乙

沿村紅葉雜昏煙古刹重來三十年晉代寒松隨鶴去楂湖秋水屬鴻邊油燈
談短天將雨老屋風多募乏緣幸有伴節詩一卷句清如許出冰天

遊東山卽事

十月望宿智果寺夜雨明日陸行至落馬橋而西歷畫圖橋南折行山中飯黃草嶺僧供茶殊美云是雪水嶺所採者虎跡交加道上過葛仙嶺嶺路折疊甚長至甲仗臨江雨復作潮水方來行斷岸上數里渡江入上浦又明日上東山東山始基於謝元至靈運而踵事增華以爲卽安石高臥之東山此不讀山居賦之過也余庚辰冬至此正值爾密解制之期於今四十九年矣其殿堂改造皆非曩日住持還一傒余甚急欲爲其師啓明求塔銘方病傷寒扶而出迎留余信宿余念其病辭之下山滯雨上浦數日二十日始至郡城從來看紅葉未有如此之暢者

歷軋籃輿曲折行一灣流水護雞聲滿村紅葉滿村雨紅溼方知下句精（放翁極贊杜子美紅溼之句）

庵名黃草試茶鐺雪水嶺頭密霧凝名品不關城市耳白雲封住與山僧

山行盡處別開天斷岸千尋路一綫落葉風中潮正急高呼共覓過江船

危石臨江已剝膚□薇數轉入浮屠雨中紅葉眞奇絕一幅文君濯錦圖

絲竹管絃沒雪鴻琵琶拋擲在長空江靈自有新翻曲不向人間問段工（琵琶洲）

昔年曾到此山中殿閣規模今不同省得當時誰說法數來約略是師翁

光明點出藉毫端冷落於今尚未刊力疾殷勤相舉似此身忘却正傷寒

苦雨

無端滯雨向蠡城枕上雞寒不叫更老嬾已知輕世味周章多爲惜人情菊雖
耐冷非初色葉卽隨風亦善鳴只合禁身黃竹浦不將人事一將迎
八十投閒亦已遲豈堪世法尙支離著占虎尾常逢咥命坐蝎宮累受譏從此
抱兒真不哭便來唾面勿生疑華山老叟還多事猶有騎驢笑墮時

贈陸從事

識君已是十年餘吏隱猶能賦遂初喜奉千秋殉國祭手抄百卷進呈書女孫
水嬉鳴神鼓冷廟香銷煥帝居世眼莫應輕管庫有才何必盡垂魚（余進呈書皆其所抄）

題宿香齋小說

一幅吳騷怨恨多珠槃誰捧出鸞坡生生死死應消受雨雨風風不肯磨

哭女孫阿好

出門索物自頻頻團扇香囊次第分今日歸來兒女聚開箱剩落一紅裙
宿墨難將落齒銷每來長倩小妖嬈於今開卷還停閣忍使他人吮兔毫

夢王仲撝侍御十一月初四日

一棺飄泊雜幽岑誰向蘆花巷裏尋（夢中說侍御在蘆花巷）破絮蒙頭兒侍側匡牀倚壁
雨相侵當年共有荒雞志今日唯聞鄰笛音夢裏數行知己淚醒來猶自溼孤
衾（第二聯夢中景象）

偶書

彭澤閒情付酒杯孤山風韻契寒梅老來文筆多枯槁借取波瀾向玉臺

諸公說性不分明玉茗翻爲兒女情不道象賢參不透欲將一火蓋平生（玉茗堂四夢以外又有他劇爲其子開遠燒却）

書院講章村學究支那語錄莽屠兒驀然跳出兩般外始有堂堂正正旗

六十年來萬卷書至今未敢忽居諸如何纔讀時文尾便道先賢不及渠

六家指要爛陳編每件應須數十年却恨一生窮目力自知尚在半途邊

當年馬范爭鐘律費盡鉛銅炭火錢自笑寒貧無氣力空將算子欲諧天

第四女來兩月別去旋寄二詩次韻十二日

挑燈談盡世閒愁不道旋橫江上舟風景依然如昨日空懸明月在當頭

寄得新詩字字幽收來珍似玉搔頭應知昨夜西風急落葉偏多江上樓

渭城輕拂別時愁風急斜陽送客舟兩岸沙鷗憑寄語也隨歸棹到江頭

十畝山城聚夜幽鶴翻清露溼枝頭殘夢醒來驚問月錯疑翦燭在西樓

至中村訪鄭君接（十二月初二日）

石壁偶然裂數家煙火幽昔年曾避地今日復重遊慈母音容隔（吾母避此將半年）寒山草木愁徘徊叢廟裏尙有舊題留

故人歡邂逅杯酒話犁鋤算嶺豪豬脯滄潭密骨魚夕陽烏鬱鑠亂石水躊躇一帶天台路依然似古初

戊辰除夕

一杯白酒送除辰來日已真是八旬人物表中蛇倒退耆英會裏序先人一生忙迫成何事後世聲名若箇倫幸喜荒村無鼓角待留舊歲到明晨（耆英會十一人以七十九爲第一）

大雪連朝絮蓋頭明星點點掛疎樓未完文債堆書案在路行人泊小舟鼠穴不存車過迹砲聲難散積年愁光陰白日堂堂去何事驚心頃刻留（祝兒在路）

次徐立齋先生見贈韻（以下己巳）

束髮膺家難投門變姓氏奄兒乘橫流磨牙森相擬繞樹苦無枝何暇問經史點將與蝗蝻毒矢機還徙人生亦幾何遭此瓦墁毀寂寞梗皇途倡狂乖世禮負籠拾青櫺樵夫同進止夜半啼霜猿門前掛白水煙雨終沈逸始願豈所以茫茫海島閑誰與奏綠綺

千載濂溪學吾師窮外內當日侍函丈不過充應對視余真猶子朽木施雕繢從遊堂室人委骨風雨晦有若似孔子環顧無一在遺書揭斗柄六家捧玉敦玉峯任斯文行議廟庭配考信見知者下及樊須輩不能繪虛空章王亂雜佩童子曾執燭豈聞枕膝誨

昔也宋金華文章莫與雠後此三百年玉峯爲介邱元明二代史屬之以闡幽推琴起講堂束帛多英儔直不讓南董於以贊春秋夫子昭獨智取士張三侯雖章句細微而無言不訓賤子芻蕘資泥塗未能抽驟長丹霄價朝章忽下投誇諧沿里落譏刺入明眸史官分宰相其權不相謀平生志濃寵得此亦悠悠醜老難屏蔽蝣晷斂遠猷史談滯周南執手清淚繆古今有同心孤負此旁求

徐元文

生平仰儒宗獨推江夏氏英聲起前代顧及時共擬凜凜忠端公勁節著青史轉瞬六十年陵谷互變徙奸魄有餘愧忠名長不毀時議收孔融羣情惜元禮巢覆卵幸完揲爻得艮止遂守不字貞寄情在山水詎眈煙霞癖高蹈良有以寂寞商山芝笑彼夏與綺　戢山制頹波執經偏宇內自謂我得子終日勤問對辨論及豪芒著書薄組續寥寥幾百載茲理幸無晦梁木與時萎典型故尙在漸江赴東流爭趨事槃敦聲華詎足言所重道義配不見伊洛門率多游楊輩几杖饒古風名言當委佩山川阻良覿誰與傳清誨　恭承帝嘉命史局領校讎茫茫三百年軼迹委山邱顛倒是與非賢奸共枕幽誰爲識漢事班蔡君其儔舉之寄咨稟相期共千秋雅尙不可奪安能事王侯拜上所著書國恩還見訓述作有精意祕同金石抽贍念豈終極驥子忽遠投了知足健飯爛爛發英眸恢達與俗遠湛深爲道謀山光照精廬良日何其悠天心佑者碩俾之研聖猷相送綵衣去請爲致綢繆綢繆竟何言纁帛終來求

次族姪俞郃太史見贈韻

當日何喬遠南都社事歸登高壓險韻臨水試春衣璜稷（韓如璜字姬命梁稷字非馨皆嶺南人）徵文集黃林（黃居中字明立林古度字茂之皆閩人）濯鳳輝即今周甲子魂夢尙相衣（何字匪莪時爲司空）（南都詞人號爲極盛余與明立先生無不與會姬命非馨同選皇明文徵姬命又別選文兹）

七夕新秋合拈題韓子亭（韓上桂字孟郁）才多諾鳳尾調不選豬苓點點梧桐雨家家織女星詩成月已落猶自玩清冥（時余詩數字未穩先生與林若撫林茂之改定）

七十當家慶管絃集講堂鶯來門外柳雞上屋邊桑詞客誇行卷先生論坐忘恍然此會在今已到山陽（七十時演劇賀客滿堂余獨與先生同席）

秣林焦氏外千頃聚書多石戶棲千祕宗人許再過從來眈怪牒豈以易鳴珂聞說今加富應知有鬼訶

令子傳家學頻將月窟捫聲名東土謝經術泰山孫　御製編明史私門著太

元却因君話舊二百有餘言

黃虞稷

越水斯文在姚江道統歸詩書秦屋壁縫掖魯儒衣一代存遺老千方仰德
輝手中丹漆器有夢每依依
白牛溪上叟一鐸振汾亭執卷夜然㸑譚經朝負苓人閑豹林谷天上少微
星不逐徵書出鴻飛羽自冥
常作陪京客來登千頃堂白頭懷故舊遺跡感滄桑蹈海心猶在支天夢豈
忘西臺敲竹石曾否下巫陽
野史亭邊話三朝舊恨多藏山聞有述授簡許誰過黨錮埋金鏡風塵散玉
珂愚生慚珥筆敢負鬼神訶
閱世雖多故巋然魯殿尊有書傳弟子遺研付兒孫經術家參政文章戴表
元應同河上老更註五千言

次孫靜紫中翰見贈韻

有明一代才東林殿其後熱血吐寒芒利刃齒腐朽蘭鋤桂復薪冷汰長墨守
子一取功名方如屈伸肘鯢妖毀王度下與文謝友子佩驗參同高懷賤狗苟
來拜忠端墓曾將鏡具負膚公著野記邪正辨卯酉長生憐余弱稚葉培風厚
紛紛芳杜落斯人無㑹誘吾幸寫聲徽幽石皆衆口（同難誌銘皆余所作）因思獄急時奸
威奪北斗容城數弓地重將渾沌剖匹馬走塞外九折若坎壈范陽留紀事大
火照卑牖後世或讀之將無同久久（久久書鄭恩省所著）況吾同難家豈敢忘拜手壽母
積感慨宗傳別䄇玫（癸丑鍾元先生以壽吾母八旬詩及理學宗傳見寄）崎嶇自夏峯其意良非偶時文
爲理學講舍逢陽九蕺山寄薪傳太始留元酒先生自署名九十有三壽潛庵
言先生家傳實富有千尋拔瑤榦足以駭羣醜忽枉青雲作不知其可否甕牖
發珠光薰沐及馬走淵聞譯舊學藻性出新扣天下爭先覩九九太元首

孫 洤

生平心折誰二三忠烈後各能慎箕裘努力圖不朽江邨久消沈密觀獨株
守（鹿忠節公孫）四壁長依人一襟不蔽肘嘉善獨賢裔舅弟相師友（謂交讓兄弟）學博
品益醇言動都不苟忠介貽謀臧無薺終無負文孫推敉寧掩關發二酉諸
君愛吾深交比古人厚勉吾振家聲戒吾防世誘書來多藥言覿面亦苦口
忠端嗣更賢世仰如泰斗真傳自蕺山道源細分剖學案藏名山羣言皆培
塿惜也經世儒抱膝老窗牖孺子面未謀魂夢歸依久主一披塵來燕市偶
握手窮愁早著書筆墨咸瓊玖繩武才稱奇淪落復不偶慇懃問高堂行年
七十九燈前作細書花下醲醇酒碩果天長留嗜學增眉壽我年近知非家
學曾何有骨胎染時蹊自顧形骸醜矩矱儼在茲執經許我否解組荷書簏
會向姚江走寒雪護柴荊洪鐘擬一扣請示紹衣方牀下連稽首

春社

正是看花候應憐老病侵香煙濃道路粉黛暗叢林籬落薔薇繞高樓燕子尋
平生頗好事何故不關心
逐隊出門去春寒傍水生牡丹猶未放杜宇尚無聲古廟神絃急遊船晚照明
竹林兩岸合歸路倍淒清

送萬季野北上

三疊湖頭入 帝畿十年烏背日光飛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托布衣良
夜劇談紅燭跋名園曉色牡丹旂不知後會期何日老淚縱橫未肯稀

登清道觀遇馮令儀留宿張鍊師房（三月二十九日）

小舟風浪過江干邂逅良朋上翠巒雲割山川皆半面天分肥瘦覺千般送春
始聽鵑聲早話舊何妨酒量寬道院重修須記事莫將頑石一般刊

第四女欲作生壙於化安山

百歲光陰亦閃屍相從寒食對棠梨試逢月苦霜寒夜應有秋墳唱鮑詩
乾坤清氣散冰肌豈與邨沙一窖靡三尺短碑書帶草詩人之墓特標題
淨洗鉛華解後屍鵑聲夜月上紅梨幽魂此際吟芳草不是人閒唱和詩
烏語花香冰雪肌春風應不受銷靡孤山亦有青娘墓留作他年寒食題（杭人）
以清明上小青墓爲題分韻劇飲

臥病

騷屑三秋不自寧半牀明月照零丁何緣肺氣秋濤壯載盡人閒許不平

模糊夢境過層層依舊蕭然一榻凴山鬼帶來風颯颯慣欺壁上未殘燈

過塔子嶺

西風颯颯捲平沙驚起斜陽萬點鴉遙望竹籬煙斷處當年曾此看桃花

贈王允章

煩君曾畫美人圖筆底春風拂坐隅今日贈君無好句江村古木帶啼烏

槐黃時義百千言何異相憐倚市門除是西施方淨洗臙脂無怪價爭軒

除夕

病骨支牀耐五更春來山鳥冷同聲無端世俗浮名重可驗衰年道力輕十岳

平生虛夢想六經注脚未分明明朝九十方開帙老眼還思傍短檠

贈郡守李長白以下庚午

越國山川舊春城草木新使君華氣象人物入陶鈞吏凜霜天月民懷挾纊仁

寒鐘皆按刻里皷不鳴晨社冷神絃曲街清油壁塵青衿爭束脯魔秃盡冠巾

鵲噪訟庭下莎生獄戶垠衆多謠召杜捕不入朱陳將以光　聖治豈徒作吏

循閒嘗慨道術不幸化時文無乃鐵爐步且爲遊日神俾之乘一幛豈可保兼

旬遂使銘鼎功俱無談道人維公之學問卽見於經綸禹跡潤千里蒼生靜萬

門幽篁村學子瀑布老猿鄰萬卷耗光景寸心甘賤貧花情恣雨夜鳥語亂清

寅何意煩明府留情及負薪蓬蒿開徑路山鬼破秋旻子固乞兒命孟郊酸子

文願言臨講席聊用答殷勤

贈平陽寺鐵夫上座

兩月三番過草堂明明此意自難忘詩成麗句亭中月定入車輪峯下香嘗嘆

槐花無舉子且憐方外少文章喜君亢志青雲上始信寒泉其師別號流許長

贈天岳禪師三月初七日

三度山中二十年雪泥鴻爪記難全樹猶如此松巢鶴子欲無言月印川弟子

陳詩風豫楚老人夜話蜜中邊於公別有相知處豈是來參文字禪其弟子多江西湖廣人

至廣化寺拜先忠端公神位十七日

六載未經廣化寺重來樓閣已巍然金撫新修江山千古留殘照草木三春有杜鵑

天寶更無談舊叟西湖只見上墳船蓋棺議論何曾定多少沈魂愧九泉樓上神位有當斥去者如□□□爲棍徒所詐久之而死□□□爲流寇所夾歸死於家□□□仕隆武亦歸死□□□等避難爲亂兵所殺□□□安牀而死如此尚有數公列之無謂

南雷詩歷卷四

棃洲先生世譜

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嵾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吳嶴一居鳳凰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餘姚之竹橋（柳道傳詩連延黃竹浦是）也則棃洲先生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章廬歸而主教於鄉每令學者靜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德彰至順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墀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詩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第十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翊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懌也伯川字德洪號蜇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主考陝西有竹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歷官南冢宰逆瑾勒令致仕卒諡文僖第十一世堂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傳臚而卒鄉人至今稱爲探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谿正德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不加雕繪有自然之色第十二世夔字子韶嘉靖乙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尙質號醒泉舉嘉靖己酉守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第十五世球字鳳署萬曆庚戌進士譜繁不能盡書書其著者棃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杲廷杲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繕寫兄之年貌籍貫爲零丁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懈益虔流轉襄漢閱至道州入廁置傘路旁伯震適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駭璽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兄而歸廷璽生諒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十素菴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數十年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爲太僕寺卿對川生曰中號鯤溟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投以治生帖伍伯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伍伯□之逆案尙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鯤溟生忠端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啓閒官御史劾魏忠賢客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葬諡忠端棃洲先生名宗羲字太沖號棃洲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氐黃氏世譜冠於集端倣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東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摳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艙底失爲鬮媪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醬瓿之物難邀蠹臼之詞因謝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羲識

錢謙益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肝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沈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篦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沖德必有鄰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邱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略交一二語渠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哆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領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沖於此處想已大有欛柄放開兩眼光明爍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尚能執鞭弭捧槃盂以從事邾莒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尚若待殺盡和尚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恆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沖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疊雖晝圖見示覽之倘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鈍會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兔園冊子教寫上大人讀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真切領教處也覿面未能郵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即日返櫂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寧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屨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麤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蓟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裁一見耳家叩姪招晤瀨上反覆存注恨不即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跼天蹐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屨自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頹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

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端明

陽九竟逢江濤難遡入春以來愁病有加笑言唯夢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晤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栖遑羈旅遠違北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清映碧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啓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即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恆岳議補謚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倶呈政亦區區不忘并州之意云耳況其大乎

施博約菴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蕺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略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摳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砭夾雜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吏尚有餘愧義所勿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覩太夫人節略忽憶丑寅閒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惲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惲日初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跂想無已節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厲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并相劘切崦嵫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其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昭示

陳確乾初

仁兄以碩德宏才擴無類之教喚醒羣迷吾道幸甚弟病廢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尚賒一死不知何故惟有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呈教據褊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敢強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即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即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瀆矣

吳任臣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散矣虞山既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輓進顓蒙而教之幸甚幸甚拙著十國春秋專竢薛居正舊五代史略爲較讎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慨寄敝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璧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循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倀倀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

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瞽者之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𪓇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鏦壺頭之霧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觀紡授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即於主困國危政窳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弟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從事髦耆之往來舟車之感觸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東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強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年未塡溝壑尚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為死時將得去者弟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死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戴山夫子狀弟反覆數四以為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剞劂豈非深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弟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覆瓿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為也定菴祕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弟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為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即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涼天勝日敦望先生杖屨一來為十室邑中披蓬藋也

李遜之膚公

同難兄弟真如同生況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死相依千古相期為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時敘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為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弟因遭亂以後疊遭死喪痛深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志業未繼恐墮箕裘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遙念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既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元亭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素存

棃洲黃先生著書滿家　温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罄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為弟切致禱私至感至荷與許酉山書

葉方藹訒菴

棃洲先生久留貴治深為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誨想高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曆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概國榷等書又皆淛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閏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棃洲先生家盡數抄寫為幸與許酉山書

李本晟浙撫

不佞封疆外吏祕館丹鉛非所與聞然　天子方有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耑典史事又博訪海內稗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探名山之祕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冀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閱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眩益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以疎漏遺譏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為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況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梃擊之然疑閹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禎兩朝之誰為賣國勝國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　本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既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

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天之于忠肅誣其從遹景帝易儲以笑談定亂之王文成詆其曾與宸濠結納茍使漫無確見遽爲邪說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成代死之訛史彬從亡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證甚悉操觚家似不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質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嶠之恭宗厓山之帝昺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摹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即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注半多未見侯政冗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　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浙藩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史公推薦於黼扆已奉綸音下渙徵車賁門自宜刻日趣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儻鍾情邱壑不欲溷跡長安即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郡太守緘封以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跂予跂予

施維翰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僅以省志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宋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實賓似豈大雅所尚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侯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曹溶秋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內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薈蕞末年事七八種得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頹唐不稱頌颺之意頻思刺舴艋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郡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爲步趨乎弟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闇老甲申以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深可歎羡我鄉自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水鄭公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郡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儒林略其官閥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功經史者弟言之非僭也

湯斌潛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訒老案頭得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秪是說閑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篤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即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又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褒譏其姸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

奬借媿甚媿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冊朝夕諷誦如聆欬謦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容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讌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㝡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末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聵私心嚮往愈切嗣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顧又以煢煢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覿面失之迄今又八九年矣自笑三十年瓣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懟有同暴棄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萬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施不朽豈非所願況以邀先生之奬借隻字之褒比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既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事悲嗚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甯無取乎此也況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重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攖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儻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復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奈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郡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數十年敬慕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聞問於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燿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弗棄於門牆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幷以寄正一芹引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即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其年

崧髮未燥即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三即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棃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鞅張樓山師既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臯羽之節茹恨黃壚遺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在者巋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剞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鑱之墓石是崧遂忍死吾親也崧即靦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瑰辭鉅製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

右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　國朝黃宗羲撰案先生字太沖號棃洲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子事蹟著撰具見全謝山結埼亭集所撰神道碑暨阮文達　國史儒林傳稿而江鄭堂漢學師承記附先生與顧亭林傳於卷末此自有定論然先生與顧亭林原不專以漢學名也全謝山稱先生年尙少閣學文文肅見先生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孩未亦曰是眞古文種子也又稱先生以濂洛之緒統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者所未有也又稱先生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則其所處之地同也又稱先生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軍持自晦者所稱許吾鄉祇周囊雲一人就文章而論其推挹也亦至矣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先生忠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　昭代詩其餘事耳不寐偶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聽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語極曠達云云詩非先生所長然正自不俗偶得是集特重刻之以識景仰之私咸豐癸丑長至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曝書亭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原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蘇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爲公卿當時史官至爲著宰相世系迄于宋代則有若邯鄲李氏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其重世臣如是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獨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于漢唐諸儒注疏皆務窮其指歸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公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于唐宋之世臣而老于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于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于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于京師中間聚散者不一迨今丁巳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回憶予始見錫鬯詩時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論交且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別予以所著竹垞集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于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有感于予言也濟南王士禛

古今之論博學者不必工于文工文者學不博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爲太傅文恪公曾孫年十七棄舉子業學古文博極羣書既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爲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然世之博學者往往其文不工則何也老子曰當其無有室之用天下之理以實爲體以虛爲用是故風觸于虛而聲作水激于虛而瀾生博學者惟思自用其實故窒抑煩懣而無以運之且夫鵾鵬之神也水不從南溟風不摶扶搖九萬里則不能自運何者水狹而風卑則其虛也無幾何地而何以運爲然且見聞多則私智勝又好以其偶合穿鑿傅會古今之事故其文愈根據而愈畔于道吾觀錫鬯所論說兢兢然必稽于古古人所無有弗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言者每引伸觸類互推而得其說人之始視之也若夏雲之起于空中若城市樓觀臺閣車馬之見于海惝乎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故而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以虛運其實者非邪二吳顧寧人汪苕文博學窮物理予最愛其文有根據而錫鬯皆與爲友虛己以下之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也夫寧都魏禧

竹垞先生以名高入史館刻其詩文數十萬言既爲藝苑職志矣今年丙寅復輯其己未以來詩若文凡若干卷集成見示且屬爲之序慎行於先生中表兄弟然名位文章相去絕遠何足以知先生雖然亦嘗從事於文欲有所就正於先生久矣竊謂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長唐以詭卓頓挫爲工宋以文從字順爲至昌黎之文進學解自言之矣答李翺書則爲人言之矣李漢李翰諸人又言之矣總斷不蹈襲前人一語廬陵推論六藝之華則曰自能以功業光昭於時故不一於立言而垂不腐而今乃沿襲模擬以空疎不學之材强爲無本之枝蔓不幾爲古人所笑乎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搜羅遺佚爬梳考辨深得古人之意而後發而爲文粹然一澤於大雅固非今之稱文者所敢望矣其稱詩最早格亦稍稍變然終以有唐爲宗語不雅馴者勿道正始之音不與人以代興之業此慎行所竊窺於先生嘗欲廣諸同好而因舉私見以質之先生者也故

辱先生之命輒書此以進之海寧查愼行

詞原序

往壬寅夏日與錫鬯聚首湖上時畫船歌扇午風滌暑各有詩篇和答倏忽已十年矣中間離合不常錫鬯時理游屐歷窮邊汾陰之橫吹巳遂青冢之琵琶欲咽據鞍弔古音調彌高而僕且蹉跌不振奔走困頓於四方不減屈吟而賈賦也頃與錫鬯同客邗溝出示近詞一帙芊綿溫麗爲周柳擅場時復雜以悲壯殆與秦缶燕筑相摩盪其爲閨中之逸調邪爲塞上之羽音邪盛年綺筆造而益深固宜其無所不有也僕髮已種種力衰思鈍望其旗纛精整鬱若荼墨爲之曳殳卻走退三舍避之巳嘉善曹爾堪

原夫樂府盛於齊梁倚聲肇諸唐宋雖遞爲汎濫難目同源而揆厥風騷總非異轍是以門前楊柳詎無託興之風石上菖蒲大有相思之句新歌子夜獨擅新聲舊舞前溪還誇舊調迨夫月滿秦樓倡新詞於供奉家臨長信歎麗製于溫岐花間蘭畹盡賞才華綽板琵琶別推風格夢回雞塞難消後主之愁腸斷人間惟有方回之句柳屯田無慚風雅李清照實冠閨房凡諸作者俱隸風人吾友朱十天上謫星人間達士弄桓伊之笛姿制無雙鼓安道之琴風流第一文情欣賞詩律羣推固已置之名山雲霞蒸蔚試令擲地金石鏗鏘矣然而江文通之著作別緒居多庾開府之生平閒關不少昔年遠夢曾隔羊城此日思君還來雁塞李陵臺畔詩詠浮雲太武宮前愁隨明月望昭君之青草能不傷心登秦女之白樓可無懷古爰歷介推之地更尋尹鐸之鄉寶瑟晨彈盡是倡家蕩婦錦衾夜獵都爲上國王孫未免有情能無所感託深思于紅豆憂亦中來悲搖落于青衫泣將何及於是被之小令不無惆悵之詞寫就衍波亦有綢繆之作撫箜篌而意遠彈捍撥而魂消遂使賦稱鸚鵡更傳寸錦名文湖號鴛鴦爭羨吹簫仙子嗟乎僕本恨人愁逢錦瑟君爲上客雅擅金荃別逾三年時維九月若邪同汎曾聞越女之歌碣石相逢重覓燕王之館悵飛花于大道何處狂遊記殘曲于當壚難忘送酒舞同鸜鵒誰憐落拓之人句是珊瑚終屬清狂之客用爲此序聊代紅牙敢附高文永垂黃絹吳江葉舒崇

蕃錦集原序

自嚴儀卿論詩別唐爲初盛中晚高廷禮遂按籍分之同一開元也或爲初或爲盛同一乾元大曆也或爲盛或爲中論世者因之定聲律高下予嘗惑之近見同郡朱錫鬯集唐人詩爲詞取而讀之不能辨其爲詩中之句又何初盛中晚聲律高下之殊焉乃知拘方之論不足語於賞音者也而予之惑庶幾可釋已乃編爲二卷爲鏤板以傳好事之君子嘉善柯維楨

史遷云擇其言之尤雅者柳子厚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文至雅潔
品莫貴焉然非徒汰除俗調以爲雅刊落枝詞以爲潔也必也才雄
而識高資深而養厚貫天人以爲學綜古今以鑄辭乃能超然大雅
粹然精潔不則空疎而已矣淺陋而已矣自明中葉僞文競起擬倣
蹈襲浮囂鈎棘之病紛然雜出二三君子以清真矯之而莫能救也
迄於末年纖佻怪譎軌則蕩然道喪文弊於斯爲極迨於今朝人稍
覺悟操觚者往往遠宗歐蘇近慕歸唐漸知雅潔之足尚然雅潔未
易言也無古人之才之識不得立言之根源而徒求工於枝葉則貌
爲歐蘇與貌爲左史其爲僞文一也秀水朱竹垞氏天才甚高識趣
甚遠自其少時以文鳴世中年學益醇深文益高老入直詞館典大
制作退耕長水之上紀事纂言老而不倦既已著書數百卷編成文
集又八十卷人皆服其文之富且工而不知其悉本之于學也竹垞
之學邃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
墜聞逸事無弗記憶蘊蓄閎深搜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證今元元
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其文不主一家
天然高邁精金百鍊削膚見根辭約而義豐外淡而中腴探之無窮
味之不厭是謂真雅真潔譬猶綴千腋之白以爲裘釀百花之露以
爲樽其與大布之鮮魯酒之清未可同年語矣有華世之文有傳世
之文若汪伯玉李本寧諸公名譽雖高卷帙雖富未必可傳竹垞既
享當世盛名而異日論今代之文章亦將以竹垞爲稱首斯文之正
系在焉不可得而磨滅也竹垞之詩若詞傳播人口皆知其工置勿
論論其文如此康熙戊子仲春吳江潘耒序

康熙戊午朝議修明史
天子愼選局僚
命在廷各舉所知明年己未特開自詔之科
親試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於是秀水竹垞朱先生由布衣除翰林檢討充史館纂修官其後十餘年間同時被用者多改官去或列顯要躋卿貳而先生進退迴翔仍以檢討終老論者以爲當史局初開時得先生者數輩專其任而責其成則有明一代之史必可成成亦必有可觀若以未盡其用爲先生惜者余獨謂立言垂世先生固自有其不朽者在而史局不與焉先生天資明睿器識爽朗於書無所不窺於義無所不析蓋嘗錯綜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秘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顏師古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邃父兄弟貫穿今古明體而達用如馬鄱陽鄭夾漈王浚儀而乃濟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爲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論議醇而考證確先生嘗謂孔門弟子中冀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謂曲阜縣令宜用周公後東野氏爲之謂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謂王陽明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爲異學輒肆詆娸凡此皆有關名教之大者世徒知先生文章之工而不知其根柢六經折衷羣輔雖極縱橫變化而粹然一出于正如此其稱詩以少陵爲宗上追漢魏而汎濫於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宋人淺易蹊徑故其長篇短什無體不備且無孅不臻他若商周古器漢唐金石碑版之文以及二篆八分莫不搜其散軼溯其源流往往資以補史傳之缺略而正其紕繆下至樂府篇章跌宕清新一掃花間草堂之舊塡詞家至與玉田白石並稱先生亦自以無媿也平生纂著曾兩付開雕未仕以前曰竹垞詩類文類序之者多一時名公巨卿高材績學之彥通籍後曰騰笑集先生自爲序幷屬余附綴數言者也晚歸梅會里乃合前後所作手自刪定總八十卷更名曝書亭集刻始于己丑秋曹通政荔軒實捐貲倡助工未竣而先生與曹相繼下世賢孫稼翁徧走南北乞諸親故續成茲刻斷手于甲午六月於是八十卷裒然成全書矣余里居無事旣分任校勘稼翁復來乞序余不才何足以序先生之文顧念中年從事問學質疑請益受教最深又幸託中表稱兄弟自謂生平出處之跡以及入朝歸老之歲月與先生有髣髴相似者噫自己未迄今三十六年向之爲先生序集者惟余在耳則推原作者之意以塞賢孫之請固後死之責也其又敢辭先生有才子名昆田字西畯先十年卒有詩十卷稼翁遵大父治命附刻于後昔黄氏伐檀集朱氏韋齋集兩翁之傳皆因賢子今西畯則附名父以傳比于蘇家之有叔黨覽斯編者如讀文忠集而兼得斜川詩非快事歟康熙五十有二年歲在閼逢敦牂且月辛未下澣海寧查愼行序

皇清勅授徵仕郎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竹垞朱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澤州陳廷敬撰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焉孫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文學士游　京師者共推謂爲老師宿學予心嚮往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直
內廷予朝夕與君相聚甚驩也甫及一年以謫去予亦以他事引嫌求罷仍留書局兩人者時復得以閑居相過從爲文字之娛游觀之樂數年至今過槐市虎坊之間未嘗不黯然以悲也君既南歸後又數年予扈從河上至吳門得見君于南園至武林又見君于湖上文采風流不殊曩昔而予則頹然且老矣又三年君歿君外孫周子象益以君狀來偕查子悔餘謁銘于予云非夫子孰可志其墓者予弗敢辭雖然予既不能爲信今傳後之文亦姑識其平生出處交游之節概凡吾意之所不能盡者世之君子庶幾有得吾兩人之心于語言文字之外則君有銘而予亦可以無憾矣君諱彝尊字錫鬯其字號竹垞先世居吳中自吳江遷秀水高祖諱儒以醫顯官至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以子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國祚以醫院籍由順天府學中萬曆壬午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歷官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尚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諡文恪文恪公六子長諱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輯禹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曙楚雄公第二子也天啓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謚安度先生撰兩京求舊錄有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其長也舍人無子以序立君爲後君少而聰慧絕人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舉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崇禎十三年浙東西大旱饑人相食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貧至絕食君守書冊自若也既而曰河北盜賊中朝黨朋亂既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于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迂未幾亂果作君年十七贅婚嘉興練浦之陽馮村馮公有客王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爭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客游南北必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京師訪孫公于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君既以博學徵試之　殿廷相國馮公得其文歎曰奇才
召以檢討充
起居注
日講官在
內直間語予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鐫一級罷尋復原官歸里後數年
駕巡河上至江浙
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于昔時也君既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錄　十卷五代史注　卷禾錄　卷鹺志　卷鹺志者通政使曹公寅與君合撰者也曹公爲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歿君之自立如此回視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辛勤而僅有者猶泰華之于丘垤衰遲蹇鈍之人倀倀然莫適從也得失之林亦可

考而知已君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窔奧未有空疎淺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爲教子弟之法焉君在翰林預修一統志主考江南

覃恩授徵仕郎貤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教諭馮君鎮鼎女前十六年卒子一人昆田國子監生賢而有文前卒女二人一適吳江周能察一適桐鄉貢生錢琰孫二人桂孫國子監生稻孫府學生曾孫男二人振祖賜書孫女二人銘曰

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爲蓬爲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旣碩孔多人其謂何

曝書亭集目錄

第一卷 賦

謁孔林賦　春蒐賦

太極圖賦　夜明木賦同澤州陳侍郎作

省方賦　湘湖賦

水木明瑟園賦并序　檇李賦并序

第二卷 古今詩一

村舍二首并序　夏墓蕩二首

旃蒙作噩

過丘生

柔兆閹茂

曉入郡城　悲歌

過吳大村居　漫感

暝　平陵東

強圉大淵獻

捉人行　馬草行

北邙山行　春晚過放鶴洲

雨後即事二首　野外

舟經震澤

著雍困敦

董逃行　五遊篇

少年子　雀飛多

獨不見　曹二秀才山秀讀書馨菴同吳大啓訪之遇雨留信宿　晚

題項叟聖謨畫柳

屠維赤奮若

春江花月夜　芳樹

擬古　靜夜思

阿那瓌二首　那呵灘

烏棲曲　劉生

當壚曲　小長干曲

上章攝提格

同沈十二詠燕　夏至日爲屠母壽

夏日閒居二首同沈四路作

放言五首　八月十五夜望月懷陳大忱

贈諸葛丈　懷鄭玥客淞江

寄家孝廉一是

重光單閼

春日閒居　懷朱山人屏

語溪道中　東飛伯勞歌

樹萱篇　休洗紅

采蓮曲　寄胡明府振芳

雞鳴　讀曲歌

華山畿三首　游仙三首

臣里

玄黓執徐

南湖夜聞歌者　舟次平望驛

楓橋夜泊　治平寺

中峯尋讀徹上人不遇　白紵詞二首

江亭　古興二首

哭萬兒　送王翃游粵

立秋後一夕同畦修季兪亮朱一是繆永謀集屠爌齋

送袁駿還吳門
題畫四首
集句題王女史畫蓮
昭陽大荒落
卽席送王廷璧朱士稚同之松江
遣悶
閑情八首
渡黃浦
龍潭曉發
嫁女詞
七夕詠牛女二首
南湖卽事
送林佳璣還莆田
送十一叔游中州二首
送通門和尚住持太白山
送屠爌入閩
逢姜給事埰
餉陳秀才光緯
長安賣卜行贈吳三統持集杜句
無題六首
哭王處士翃六首

第三卷 古今詩二

閼逢敦牂
同舍人五兄登觀山頂
送王汸遊嶺南
寄懷徐孝廉之瑞
贈別王山人元慧
示弟彝玠
彝公過
七月八日夜對月
得譚七表兄吉璁西陵書集杜
兪汝言移居八首集杜
懷黃十三伋客閩
鸎脰湖寄周四吉亥
八月十三日夜泛月太湖
十七日夜月
旅興呈舍人五兄二首
寂寞行
九日同張璵繆永謀集錢汝霖宅
分賦
旃蒙協洽
謁廣陵侯廟幷序
固陵懷古
蕭山道中
梅市
鑑湖
雨坐文昌閣
偕謝晉吳慶楨登倪尚書衣雲閣
謁大禹陵二十韻
南鎭
晚過寶林山寺
遶門山
舟中望柯山
蓬萊閣晚望
再過倪尚書宅題池上壁
若邪溪
蕺山亭子
弔王義士毓著
岳忠武王墓
表忠觀
歸
橫山蛟潭
歸次西小江行舟被捉夜宿蔡村
田舍二首
擬古折楊柳詞
對月餉周篔繆永謀
柔兆涒灘
山陰道歌送沈十二進
送舍弟彝鑒之山陰
午日吳門觀渡
將游嶺南留別故園諸子
錄別
金山登妙高臺
秣陵
采石
小孤山
大孤山
舟中望廬山
望湖亭對月
封谿聶侯廟
灘行口號六首
虔州懷古
南安客舍逢陸郡伯兄世楷以滕
王閣詩見示漫賦
度大庾嶺
湞陽峽
香爐峽
太廟峽
羚羊峽
寄遠
強圉作噩

元日陰　首春端州述懷寄故鄉諸子
珠江午日觀渡　五羊觀
蓬軒落成曹方伯溶招飲納涼即席分韻
羊城客舍同萬泰嚴煒陳子升薛始亨醉賦
同陳五子升過光孝寺　越王臺懷古
東官書所見　東官客舍屈五過譚羅浮之勝時
因道阻不得游悵然有懷作詩三首
贈張山人穆　贈張五家珍
贈高儼　哀莫處士以寅
食龍目　送曹方伯還里
夜泊西南驛　三水道中
粵臺晚眺　七星巖水月宮
入景福洞登璇璣臺　由香關至玉虛觀遂轉登絕頂
下扶嘯臺陟閬風崖自蓬壺徑汎舟入鐘鼓洞
阻風珠江口漫成十韻　送嚴煒之惠陽
鬱洲寒望

著雍閹茂

第四卷　古今詩三

將歸留別粵中知己　峽山飛來寺
淩江道中　楊歷巖觀瀑布水
雄州歌四首　席上留別陸兄世楷
庾嶺三首　謁張曲江祠
晚過東山寺　題南昌鐵柱觀
登滕王閣　阻風吳城
舟次彭澤悼萬孝廉泰　秋浦
烏江謁西楚霸王廟　還家即事四首
雨中陳三島過偕飲酒樓兼示徐晟
吳江顧處士樵扁舟過訪留所畫山水圖幷新詩見贈集杜
句酬之

屠維大淵獻

喜羅浮屈五過訪　贈顏鼎受
送王掞入蜀省其尊人觀察庭
渡錢塘　贈蔡五十一仲光
梅市飲祁四居士駿佳宅同徐十五祁六分韻
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　祁六坐上逢沈五
祁理孫席上口占　祁六紫芝軒席上留別
顯皇帝大閱圖爲吳金吾國輔賦幷序
飲吳生理楨宅　食鮰魚
越江詞　曹娥廟觀渡二首
土城山和錢六　雜詩三首
寄屈五金陵　八月十五夜集半邏錢爾復齋有
懷錢四汝霖聯句　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
白下聯句　懷嚴煒客嶺南
同曹侍郎遙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
初秋泊錢清江　飲張司理陛南華館題壁
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呂師濂祁理孫班孫分韻得泥
字　留別董三陛

上章困敦

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
送汪進士挺游嶺南　和曹使君憶姚州酒歌二首
聞東莞查明府舅培繼擢戶部書寄
寄顧處士有孝　別杜濬

同魏周二處士集鍾淵映宅遲俞汝言不至
寇至二首　壽姚太學澣集杜
寄表弟查容　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遊
送屠爌重入閩　梅市逢魏璧
柯山　送錢六霍朱大士曾同游白下
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
雪中得內人信　古意二首
寓山訪屈五　同宋使君琬游雲門山
山陰送葉六燮還當湖　山陰客舍送高舍人還膠州
送蔣翰林超歸金壇　萬歲通天帖歌贈王舍人作霖

第五卷　古今詩四

重光赤奮若
元日對雪簡宋孝廉實穎
上元南鎮逢蕭鍊師　伎席贈王二
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游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
侯山讌集　蘭亭行贈朱大士曾
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
士稚　山陰苦雨酬謝處士孔淵
與朱二十九驊元約過楊大春華三江村居
贈祁七數　贈沈華
彭山卽事　重經彭山
南鎮春游詞　酬毛十九奇齡兼寄張五杉
偕曹侍郎溶施學使閏章徐秀才緘姜處士廷梧張處士杉
祁公子理孫班孫段橋玩月分韻得三字
同王處士猷定施學使閏章陸處士圻汎舟西湖遇雨
觀海行贈施學使閏章　曹侍郎席上送別顧工部大申還
華亭鄒進士祗謨還晉陵
西湖竹枝詞六首　于忠肅公祠
徐吏部旭齡招飲西湖迴舟卽事
施學使閏章招集湖舫　由淨慈寺登南屏山絕頂晚憩壑
菴精舍　吳山望浙江
湖上贈蘭陵陳生　寒夜集燈公房聽韓七山人畕彈
琴兼送屈五還羅浮　夜過曹侍郎溶倦圃二首
玄默攝提格
真如寺塔重建　采蓴
湖上逢楊二給事雍建同楊二給事飲徐給事惺舟中二
首集唐　夏日西湖同曹學士爾堪余山人
懷汎舟待曹侍郎溶不至有感舊游愴然於懷作詩二首
送曾司理王孫之官漢中
西陵感舊　九日
糲山橋觀漲　題峴山窪樽亭
吳興客夜　由碧浪湖汎舟至仁王寺飯句公
房　白雀寺
對酒酬周篔兄弟　送曹侍郎備兵大同二首
將之永嘉曹侍郎餞予江上吳客韋二丈爲彈長亭之曲幷
吹笛送行歌以贈韋卽送其出塞
舟行酬王明府世顯　七里瀨經嚴子陵釣臺作
蘭溪道中懷遠　雙溪
金華道上夢游天台歌　黃龍寺
蔣廣文薰留飲縉雲學舍爲談仙都之勝
縉雲雜詩十首
吏隱山　窪樽石

忘歸臺　羅鷗灘
天際樓　西巖
惡谿　仙巖寺
積翠亭　桂山
谿丹楓驛曉行大雪度青雲嶺桃花隘諸山暮投麗水舟中
三首　石門懷古寄諸大九鼎
謁劉文成公祠　永嘉對月懷家孝廉一是四首
永嘉除日述懷　大牆上蒿行
襄陽曲
第六卷　古今詩五
昭陽單閼
永嘉元日　元夕寄故鄉諸子
山雪　夢中送祁六出關
憶河豚二首　賦得歸鴈寄曹使君雲中
舍弟彝鑒遠訪東甌喜而作詩
永嘉雜詩二十首
松臺山　斜川
青牛塢　春草池
太玉洞　東山
南亭　西射堂
北亭　孤嶼
謝客巖　花柳堂
吹臺　吳橋港
白水漈　斤竹澗
瞿谿　華巖山
上戍渡　緣嶂山

雨　七夕
東甌王廟　華陽精舍贈源上人
郡東山對月有懷周四吉亥陳大忱吳二周瑾
秋日對酒江心寺同高石埭駿升作二首
雨　夜渡永嘉江入黃畬
送吳二先輩還漢陽　九月十四日夜月
返照　孤嶼亭對月
雨渡永嘉江夜入楠溪　題廊下村主人壁
華壇望鴈宕山歌贈方十三朱生朱十八振嘉
病橘　西陵後感舊
文丞相祠　歸次皐亭山作
闕逢執徐
別李繩遠　送孫處士默還黃山
淮陰城下作　七夕雨
黃河夜月　謁先賢仲子祠
分水廟酬高大佑釲　守牐清源驛凡五日不得度
臨清州大寧寺　曉發東光縣
青縣同高大佑釲雨泊　董子祠
八月十五夜集天津曹武備斌官舍分韻得牀字
高博士恆懋席上留贈公子緝睿二首
出居庸關　土木堡
宣府鎮　上谷道中
苦寒行　傷歌行
十月十四日夜同曹使君雲州對月
十五日夜月　十六日夜席上贈陳孝廉容禾
十七夜月　雲中至日

雲中客舍曹武備自津門以筐蟹銀魚見寄賦謝二首
贈周參政　絶塞
旃蒙大荒落
長歌行　短歌行
鴈門關　觀獵
晚次崞縣　滹沱河
將次山陰墮馬傷足張明府(施大)枉顧逆旅餉酒賦謝二首
留贈王沙縣(泰垻)四首　將之晉陽留别包十二(銘)
七馬坊　再度鴈門關
夢寐　捕虎詞
晉祠唐太宗碑亭題壁集杜
宋烈女行　明妃曲
柔兆敦牂
臺駘廟　送趙三(湛)還永年
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威)話舊二首
龔(百朋)自梗陽以詩見寄漫答二首
七夕立秋王方伯(顯祚)席上和毛(會建)
客夜　聞黃鶴樓成賦寄楚中一二知己
寄酬譚七舍人兄(吉璁)陸二舍人弟(棻)
題錢宗伯(謙益)文集後(集杜)
題倦圃圖二十首
叢筠徑　積翠池
浮嵐　范湖草堂
靜春莽　圓谷
芳樹亭　谿山真意軒
容與橋　漱硯泉
潛山　錦淙洞
采山樓　狷谿
金陀别館　聽雨齋
橘田　留真館
澄懷閣　春水宅

第七卷　古今詩(六)

強圉協洽
太原途中聯句四首　猛虎行
陳參議(上年)署中題畫五首
戲效香奩體二十六韻　壽陳叟(繼新)
瓊華島　朱碧山銀槎歌孫少宰席上賦
食半翅二首　食鐵脚二首
著雍涒灘
人日同閻孝廉(爾梅)紀處士(映鍾)陸處士(嘉淑)周處士(容)集
龔尚書(鼎孳)齋中得人字
落日　題高六柘塘移居圖二首
中秋待月和劉(與詩)　華不注
自沂水至大峴山作　濰水弔韓淮陰
寄錢二(枋)　濟南除夕
屠維作噩
鄒縣謁孟子廟二首　曲阜晚眺同劉中丞
地軸　飲歷下亭汎舟蓮子湖作二首
長城堡皇姑寺　度駱馬湖
淮南感事　秋日登胥山聯句
風懷二百韻
上章閹茂

寄懷李因篤　送謝爆入燕
同紀處士映鍾杜太史鎮譚舍人兄吉璁集孫侍郎承澤研
山齋四首　九日集刺梅園松下送譚七舍人
之官延安聯句四十韻
題譚漢畫山水送譚七舍人兄三首
壽徐侍讀元文聯句　酬潘耒
壽申檢討涵盼　慈仁寺夜歸同李十九良年對雪
兼有結鄰之約　孫少宰蟄室觀吳季子劍聯句四
十韻　雪牕
雪中過程五倉部同李十九蔡大賦二首
壽何侍御元英
第八卷　古今詩七
重光大淵獻
立春日同李十九飲孫少宰蟄室有懷曹侍郎在里
西山書所見　臥佛寺
題退谷　來青軒
鮑家寺白松歌　玉泉山下別瞻公
贈歌者陳憐二首　贈冒嘉穗二首
何侍御元英招同高上舍層雲士奇繆處士永謀趙舍人隨
鄭舍人宣飲刺梅園松下四首
周郡丞令樹還太原守詩以送之兼懷傅處士山
將出都門曹舍人貞吉黃舍人仍緒沈舍人胤范喬舍人萊
曹舍人禾汪舍人懋麟招同高上舍層雲李秀才良年賦
詩贈行口占留別　和程遂龍尾硯歌爲方侍御亨咸
作卽送其入粤　賦得官柳送人自濟入燕
紅橋　題何氏書樓
旱　送越孝廉闓入楚兼作廬山之游
逢周侍郎亮工二首　酬彭師度三首
送柯大崇樸還里兼寄周篔
送葉上舍舒崇之睢陽　譚孝廉十一兄瑄歸自楚粤訪予
維揚喜成三首兼懷郡丞七兄吉璁在榆林
雪霽同周儀部襄緒對酒康山二首
玄黓困敦
題竹垞壁　雨度仙霞嶺三首
題福州林秀才竹亭　泰安道中曉霧
重陽前一日沈暭日鮑夔生載酒柯氏園亭同諸子分賦兼
感舊游成二十韻　柯將軍園亭卽席分韻送柯三維
楨還嘉善　送計孝廉東還吳江
送陳鈛之青浦　送汪戶部琬還長洲
送陳叟南歸
昭陽赤奮若
人日謁景皇陵　同劉侍郎芳躅入大房山時劉編
修芳喆養痾山中八首
過何侍御丹臺書屋二首
送喬舍人萊還寶應　和韻送徐編修乾學還崑山
藍秀才見示劉松年風雪運糧圖
席上贈陸生三首　夢硯歌爲汪舍人懋麟作
龔尚書輓詩八首　送龔孝廉宜生掌教涿州
九言題田員外雯秋汎圖
寄懸公
第九卷　古今詩八
閼逢攝提格

春雪二首
送龔大之淮陽
汪舍人(懋麟)以丁娘子布見贈賦寄
寄高(層雲)
王尚書(崇簡)招同錢(澄之)毛(會建)陸(元輔)陳(祚明)嚴(繩孫)計(東)讌集豐臺藥圃四首
送鄭(培)南還
鴛鴦湖棹歌一百首(幷序)
旃蒙單閼
題畫竹二首
懷上方山二首
送顧(乃西)還楓涇
嚴侍郎招同吳明府(山濤)龔觀察(佳育)陳處士(晉明)高上舍(層雲)集吳氏園亭時公子(曾槷)在坐
贈吳明府(山濤)
潞河遙送湯(駉)南還四首
懷鄉口號八首
第十卷　古今詩(九)
柔兆執徐
讀葉司城(封)嵩游草賦贈
春暮何少卿招同故鄉諸子集古藤花下送譚十一孝廉兄之舒州
題元張子正林亭秋曉圖同高(層雲)賦
贈鄭(簠)
送顧(瀛)之沂州
壽何少卿(元英)
壽劉編修(芳喆)二首
強圉大荒落
河豚歎
送董孝廉(愷)游五臺
兕觥歌
周郎中自閩回賦贈二首
同里李(符)遊于滇遇碧雞山道士謂曰子前身盧山行脚僧也後十年當仍歸盧山(符)乃畫盧山行脚圖俾予題詩二首
春浮閣
題董尚書墨蹟
彭城道中詠古二首
清流關
題顧夫人畫蘭
著雍敦牂
興化李先生(清)壽詩
鄭州題壁
得龔(百朋)嶺南書却寄
爲徐徵士題畫
王尚書招同陸(元輔)鄧(漢儀)毛(奇齡)陳(維崧)周(之道)李(良年)諸徵士讌集怡園周覽亭閣之勝率賦六首
題周恭肅公畫牛二首
沈烈女詩
題腰鼓圖
丘漢陽壽詩二首
屠維協洽
元日同孫(枝蔚)毛(奇齡)陳(維崧)吳(雯)汪(楫)諸徵士喬(萊)舍人湯(右曾)上舍集曹舍人(禾)書齋遲李(良年)潘(耒)不至即席限韻二首
古意投高舍人(士奇)
酬閻(若璩)
御試省耕詩二十韻
送張大理(雲翼)省親皋蘭結婚作
爲姜(宸英)題畫
送施(鑒范)令什邡
寄酬張五處士兄(彥之)
和田郎中(雯)移居圖
題李檢討(澄中)所藏明月蘆鴈圖二首
淨業寺看荷花同嚴四檢討(繩孫)作
李檢討(澄中)惠鮮鰒魚賦謝
送耿副使之官隴右
佛手柑二首
上章涒灘
平蜀詩十三章(幷序)
題李檢討(枏)梅花圖和韻
刺梅園餞別陸(進)游汝陽
題楊上舍(自牧)潛籟軒
七月晦日　賜蕭恭紀二首
送慕主事榷關杭州
題吳徵君(雯)詩卷二首

送趙主事吉士榷關揚州
贈別梅庚三首　奉酬相國馮夫子問病之作
送十一叔還里即作豫章之遊二首
第十一卷　古今詩十
重光作噩
送陸參議光旭督儲江北兼訊龔方伯佳育金司臬鎮田學
使雯　題李檢討澄中濯足圖
夏日　瀛臺侍直紀事六首
五月丙子侍宴　保和殿恭紀二十四韻
題王舍人嗣槐西山游記三首
臨淮口號　秋杪同周篔王翬李符龔翔麟邵
瓚舍弟彝玠從子建子游攝山是夕包銘曹彥樞適至際
曉周覽山曲信宿乃還翬圖爲行看子各紀以詩予得四
首　晚登燕子磯同周布衣篔柯舍人
崇樸各賦三韻　魯太守超席上賦
贈徐丈
玄黓閹茂
送徐中允秉義假還崑山六首
送張劭之平遙　送孫編修卓使安南
李檢討澄中紺園雜詠六首
荷陂　柳浪
綠水軒　會心亭
鏡香樓　松風臺
上巳萬柳堂讌集同諸君和相國馮夫子韻二首
送陳四處士晉明再入楚二首
沈詹尹荃崔少詹蔚林招同湯侍讀斌施侍講閏章潘檢討
耒飲限燈字　送查上舍昇之湖口
除日　保和殿侍宴
昭陽大淵獻
元日　賜宴太和門　十三日　乾清宮　賜宴
是夜　賜內紵表二裏一
十五日　保和殿侍食　是日再入　保和殿侍宴
二十日　召入南書房供奉
恩賜　禁中騎馬
三十日
上自南苑回　賜所射兎
二月初二日　賜居　禁垣
駕幸五臺山恭紀三首
駕自五臺回　賜金蓮花　銀盤菇
賜紵紀事
賜御衣帽恭紀　醍醐飯
賜鯿魚　憎蠅
憎鼠　送杜少宰臻視海閩粵二首
早秋西華潭　夜起
送宋僉事犖之官通潞四首
次韻贈沈上舍　題高侍讀江村圖二首
題畫羅漢　題雪中垂釣圖
爲王祭酒士禛題畫冊二首
法酒　官羊
鹿尾　梭魚
除日侍宴　乾清宮夜歸賦
第十二卷　古今詩十一

閼逢困敦
元日　南書房宴歸
上復以肴果二席　賜及家人恭紀
自　禁垣徙居宣武門外
送張先生巡撫山東二首
同黃虞稷周在浚彭桂飲劉學正中柱齋
副相徐公庭中種蕉結實禹鴻臚爲作圖因題絶句二首
題汪贊善霦讀書秋樹根圖
同陸處士查上舍兄弟寓齋小集分韻得逢字
送益都馮先生集萬柳堂次韻二首
送張遠之桂林二首　題王叔楚墨竹爲家上舍載震賦
送馮遵祖宰平陸　送少詹王先生士禎代祀南海兼
懷梁孝廉佩蘭屈處士大均陳處士恭尹
送周參軍在浚之官太原
送田少參雯之楚分韻得江字
送曹郡丞貞吉之官徽州
贈別孟楷二首　詠柿
題東浦學耕圖二首　題汪檢討楫乘風破浪圖
題侯開國鳳阿山房圖三首
沈上舍季友南還詩以送之
和韻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五首
嘉禾篇頌張先生　觴宋觀察犖
題陳履端詞稿　題洪生對酒圖
再題高學士江村圖二首
爲畢大生題扇　雨過劉學正兼隱齋觀石鼓文拓
本聯句

旃蒙赤奮若
秋涇行示吳秀才周瑾　送王贊善掞視浙江學政二十韻
社日二首　柳巷杏花歌同嚴中允繩孫錢編
修中諧作　寄胡少參介祉
送陳舍人大章歸黃岡　贈耿都尉二首
納臘侍衛性德輓詩六首
送姚先生巡撫全蜀二首
高處士兆方處士中德陳上舍治將歸過集古藤書屋同陸
處士嘉淑魏上舍坤分韻賦長歌送別得要字
重陽後一日雨中集長椿寺聯句
送梁孝廉佩蘭還南海　古藤書屋再餞梁孝廉聯句
寄周參軍在浚　喜周篔至
曹先生溶輓詩六十四韻
送曾燦之南海　徐公元文小像二首
第十三卷　古今詩十二
柔兆攝提格
驄馬行送任御史玥視鹺長蘆
送顧進士永年南歸　贈魏世儆
送周二之海陽　送劉郎中守思南
紫藤花下聯句　送張嵋宰淄川
遲湯上舍右曾不至　題王給事又旦過嶺詩集
題賈院判鉉畫荷二首　竹爐聯句并序
送吳漢入太原三首　送毛檢討奇齡還越
題喬侍讀侍直圖　題項秀才奎水墨小山叢桂
程侍郎江山臥遊圖　送陳上舍曾藙還杭州三首
顧編修藻以橄欖見遺賦謝二首

飲遂安毛檢討寓齋　題蔡修撰早朝圖
周上舍篁夜過　鱸魚同魏坤作四首
強圉單閼
寶晉齋研山聯句　懷汪進士煜
喬侍讀萊一峯草堂看花歌同陸嘉淑周篔姜宸英錢金甫
孫致彌查慎行湯右曾陳曾穀賦
棗花聯句　王翬畫三首
檉聯句　萬柳堂同沈秀才慧纕對酒作
畢上舍大生止酒經年冬夜枉過勸之復飲賦三十韻
畢子飲二十杯而腹痛復欲止酒再以詩示之
送葉參議映榴督儲楚中
表弟查二嗣瑮至都過古藤書屋留宿作詩二首依韻奉酬
冬日陪徐副相元文姜著作宸英游大房山出郊雨雪馬上
作　止孤山普濟寺
入上方山　一斗泉
兜率院　望摘星陀
中院　東峪寺
西峪寺　甘池
六聘山中弔晉處士霍原
瓦井　欲尋孔水洞不果
詠古二首　寒夜集古藤書屋分賦得火箸
題喬侍讀小像　食采玉山藥聯句
宋僉事犖園亭雜詠六首
淥波村　芰梁
釣家　和松菴
放鴨亭　緯蕭草堂

第十四卷　古今詩十三
著雍執徐
次查上舍韻送楊侍郎雍建還里四首
任孝廉坪以家釀苦酒見貽賦詩志謝效孟東野體即送其
還高密三首　送吏部侍郎張先生假還京口六
首　偶成
杭州水利不治者累百年矣巡撫趙公考城河故道悉濬治
之鄉人來述喜而作詩凡二十四韻
送柯孝廉維楨之蕪湖　紫藤花下醉歌同查上舍弟嗣瑮
賦　爲錢給事晉錫題王給事原祁富
春大嶺圖二首　吳徵士還蒲東魏上舍還嘉善集
古藤書屋話別聯句　送楊侍御爆還東湖
秋日萬柳堂同譚十一給事瑄沈秀才慧纕龔主事翔麟同
賦三首　馮檢討招諸同年集六枳園對菊
即席分賦得顏字　贈許容
題畫送徐檢討釚還吳江二首
屠維大荒落
二月自古藤書屋移寓槐市斜街賦詩四首
上巳集南城祝氏園聯句
奉題徐副相祝園修禊卷三首
社日登黑窯廠聯句　題畫二首
朴公書來招游盤山却寄
題龔主事翔麟西湖雨汎圖二首
徐尚書載酒虎坊南園聯句
題倪高士畫　苦熱聯句
曹贊善鑑倫移居二首

聯句十首
椶鞵　藤枕
竹簟　風燈
響竹　冷布
油紙扇　瓦歕壺
涼篷　竹簾
送蘇郡伯守杭州　送張世濟之官楚中
宋中丞犖鎮撫江西詩以寄之
再簡朴公　送胡參議分守河東四首
和韻送金檢討德嘉還黃州
同諸君聖安寺餞曹檢討宜溥
晚過崇效寺同李檢討澄中李中允鎧龐舍人塏曹檢討宜溥賦　白馬寺
輓錢進士廷銓　寓居天寧僧舍同魏坤作四首
爲魏上舍坤題水村圖二首
九月八日天寧寺觀塔燈聯句
九日雨阻天寧寺聯句　同錢光夔王原嚴虞惇魏坤查愼行吳卜雄過白雲觀分韻二首
送高佑釲之安邑和魏坤韻
夜宿天寧寺大風和徐四處士善韻
曉起風未止復賦　送樊明府咸修之嘉興
蘆塘放鴨圖爲查大弟愼行題二首
冬夜同諸子集杜尚書齋中分韻得波字
給事弟雯宅席上觀倒剌四首

第十五卷　古今詩十四

上章敦牂

同郭三徵滿井訪崙公卽事二首
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二首
送徐處士善南還　送禹鴻臚之洞庭
送劉進士凡知孟縣　送人宰順德
贈張叟昭　裂帛湖
查上舍愼行弟將南還過寓舍話別同魏二坤小飲賦六言二首　牽牛花十二韻
積雨寄賀秀才　倪博士我端讀書城西雨中寄之
同李中允澄中錢中允金甫李諭德鎧重過萬柳堂有懷相國馮公二首　題汪祭酒霦詩卷二首
秋日集馮檢討齋分韻得南字
題周編修金然雲松雪瀑圖
皇仁綏遠詩八首幷序　爲魏上舍題水村第二圖二首
燕京郊西雜詠同諸君分賦
十八盤　高粱河
釣臺　君子城
芙蓉殿　黃牛岡
香水院　夾山寺
蘀山

重光協洽

送吳御史震方還里二首
雨中酬王先生士禎早春見過韻
團谿歌寄題黃贊善與堅書屋
九日萬柳堂同譚十一表兄瑄作二首
秋水十韻　送蔡中允假還省親
寄題張學士英前輩賜金園二首

毛封公壽詩集唐人句十韻
寄題新城王上舍啓深園居十二首
綠蘿書屋　嘯臺
春草池　石丈
大椿軒　小華子岡
石帆亭　三峯
雙松書塢　樵唱軒
小善卷　半偈閣
題沈上舍洞庭移居圖六首
第十六卷　古今詩十五
玄黓涒灘
出都王山人翬畫山水送別
白草屯　入汴過胡司臬介祉
瓜步留贈張同知　寄陸侍御隴其
洞霄宮題壁　江行三首
冬日同鹿明府祜錢廣文瑞徵游爛柯山二十韻
鹿鳴山晚眺二首　玉山
廣信　鉛山
弋陽　貴溪
安仁　瑞洪
自贛州至南安灘行口號二首
昭陽作噩
夜泊珠江　同屈五大均過五羊觀
光孝寺觀貫休畫羅漢同陳恭尹賦
嶺海將歸梁吉士佩蘭載酒邀同屈大均陳恭尹吳韋王準
陳元基梁無技季煌燕集五層樓席上分賦得會字
嶺外歸舟雜詩十六首　梁吉士以羅浮蝴蝶繭二枚贈行
曲江道中一蝶先出篷底聯句成三十韻
沈霖據石圖　秦吉了聯句
閼逢閹茂
曉行圖　白陽山人陳括折枝花
崑山謁宋劉處士過墓　積雨八首
池上編籬偶成二首　題畫
爲高上舍題其尊人太常層雲山水軸
李秀才琪枝墨竹　送鄭公培入粤
招陳秀才忱山游之作
旃蒙大淵獻
二月二十日　論畫和宋中丞十二首
答徐舍人永寧上舍永宣五十韻
喬孝廉崇烈居父喪每泣則庭烏盡下禹鴻臚爲畫飼烏圖
率題三首　雨舟聯句
第十七卷　古今詩十六
柔兆困敦
耳疾示王周二上舍　初夏重經龍洲道人墓三十二韻
曝書亭偶然作九首　斑魚三十韻
題汪上舍讀書圖　山陰客舍題高布衣尊鄉釣師圖
二首　顧明府培元載酒邀觀三江閘
壽孟叟　贈牧上人
強圉赤奮若
萬年藤杖歌贈尤檢討侗
寄蘭溪葛廣文　趙贊善以新詩題扇見懷賦答
雨過馮檢討封水園四首

仙游茅筆歌酬徐檢討釚
甌舫即事二首　九月八日滄浪亭懷古二十四韻
九日宋中丞招集滄浪亭觀韓滉五牛圖復成二十四韻
得張舍人霆皖口書却寄
寄賈黃州鉝　題禹鴻臚號國夫人下馬圖
又題　乍浦
題吳上舍菜根香圖　贈繆篆顧生
題崔懋畫鳩　漕船
御風圖爲魏坤題扇　題蔡徵君方炳著書圖
題李秀才琪枝畫梅　贈王叟巘二首
張處士釣風圖　青浦道中
五雜組九首

第十八卷　古今詩十七

著雍攝提格
偕查孝廉入閩初發江干
自漁浦挂席至富陽聯句二首
桐廬雨泊　七里瀨
瀧中吟　晚次汝步乘月抵蘭溪城下
雨發東峯亭和查孝廉　水碓聯句四十韻
篁步　常山山行
入舟　沙谿鋪紀所見
自焦石塘抵鉛山湖口兩岸石山犖劣上無寸土尺木查孝廉作詩嘲之賦以解嘲
鉛山城中有古樟二每歲四月白鷺來巢其間伏雛乃去亦一異也　發鉛山
紫溪道中二首　度紫溪嶺

車盤驛題逆旅主人壁　觀造竹紙聯句五十韻
烏石村　分水關
崇安孔明府招飲縣齋池上賦贈二首
武夷沖祐宮　宿虞道士山房
幔亭　坐竹簰入九曲聯句
虹橋板歌　仙蛻巖
御茶園歌　仙掌峯瀑布
天游觀萬峯亭　樟灘
建陽　延平晚宿
雨中過黯淡灘　水口
竹崎關　食荔支寄查上舍弟嗣瑮時在秦中
　嗽福州荔
林叟偉攜二子載酒過　甘泉漢瓦歌爲侯官林佀賦
長慶寺啖荔支二首　又聯句
汪學使薇餉楓亭荔　林封君招飲榕菴
龔運使招飲園亭　飲張舍人嚴齋
江瑤柱
閩中海物雜詠七首
西施舌　香螺
蟳　鱟魚
花蛤　黃螺
珠蚶　題讓竹亭修禊圖卷
飲陳孝廉學洙烏石山房
題汪方伯小像三首　壽山石歌
高斯億爲余畫竹以三絕句報之
以蜜漬生荔支戲成一律

第十九卷　古今詩十八

屠維單閼

羅浮蝴蝶歌　又近體四首
題瞻園舊雨圖二首　長水曉行
荷花　七月八日張孝廉大受招高上舍
不騫載酒過百花洲索予父子吟稿率賦
李高士延是墓下作　十月二十一日喪子老友梅君文
鼎歸自閩中扁舟過慰攜別後所著書見示部帙甚富予
亦以經義考相質弁出亡兒撫韻遺稿觀之成詩百韻次
日送之還宣城兼寄孝廉庚
怪鵶行　除日二首

上章執徐

送窮日作　君平遺鏡歌爲家上舍思贊賦
春日南垞雜詩七首　巡撫宋公以新雕蘇詩施注見貽
賦謝　飲顧孝廉嗣立秀野堂同周吉士
彝賦　偕陳同知昂畢上舍大生李孝廉
大中從孫丕戭登澱山寺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
徐檢討釚紙扇讀修上人詩愛其清逸上人時訪予放鶴洲
予留吳不值却寄以詩
澱湖陳氏書齋觀吳仲圭爲陶九成畫竹居圖冊
題納涼圖　陳君緘寄普光王寺二碑索予游
記復成三十韻兼寄錢上舍柏齡高處士不騫
近來二首　陸秀才競烈南田書屋圖
送李司訓琇之括州　東湖曲八首
題趙方伯勸農圖　南浦歸舟圖爲李上舍宗渭作
西湖　臨平道中是日立春
虎山橋夜泊

第二十卷　古今詩十九

重光大荒落

二月朔查山探梅集六浮閣分韻得覃字
初二夜月聯句　雲溪草堂圖爲徐進士永宣題二
首　上巳後三日顧孝廉之珽招同諸
公泛舟西湖即事分韻得交字
吳越武肅王祠觀表忠觀碑得潛字
八日汪上舍日祺招同諸公夜汎五首
十日周上舍松招飲晨過昭慶僧舍雨霽偕諸君登舟循孤
山沿蘇公堤至定香橋尋杖策歷大小南屏觀磨崖家人
卦舟回席上賦六十韻
顧十一孝廉嗣立載酒寓樓遂同夜泛三首
偕諸君過靈隱寺雨宿松靄山房限韻二首
松靄山房六詠
四松徑　山茶院
清籟居　西磵
栗園　竹筧
吳氏山莊牡丹歌　三潭采蓴聯句
雨宿大仁院　石屋
南山雜詠十七首
水樂洞　虎跑泉
煙霞寺　風篁嶺
過溪亭　楊梅塢
龍井　片雲石
薩埵石　納翠山房

九溪　十八澗
玉鈎橋　翁家山
桂隖　理安寺
冬花广　馮孝廉念祖招飲北園分韻即送
其同周崧入吳　酬洪昇
題春郊浴馬圖　題初白菴主小像
題丁明府秋江垂釣圖　寄樂平石明府爲崧
題李上舍騎牛圖
玄黓敦牂
小宛堂　題洪上舍傳奇
水帶子歌爲喬孝廉崇烈賦
送張士琦令永新　爲宋巡撫犖題李營丘古柏圖
何孝廉噉荔圖　觀劇四首
題家廣文端鄧尉尋梅圖
慧慶僧房雪中聯句三首
柏　玉蘭
山茶　聯句題王處士畫折枝紅豆圖幷
序　雜詩二十首

第二十一卷　古今詩二十

昭陽協洽
戚秀才書齋觀文嘉水墨杏花新燕
春暮看花木瀆夜過上沙連雨不止信宿還慧慶僧寺左足
病躄自慰二十韻
苦熱和梅都官韻　夏日病足留慧慶寺張顧二孝廉
孫范二上舍徐陳范汪顧五文學載酒至席上譚藝率賦
二首　初秋宋五進士聚業載酒過張三
孝廉大受潮生閣送魏二孝廉坤之西江即席分賦得九
言　橋下小軒對菊效陶
題喬孝廉崇烈書離騷　題梅生庚詩稿
閼逢涒灘
齋中讀書十二首　雨中從銷夏灣泛舟泊石公山麓
林屋洞二首　太湖凧船竹枝詞十首
題楊賓浮瓠圖　題文處士點山水
同徐吉士昂發陸上舍稹沈秀才翼過普賢僧房
謁韓蘄王墓　明瑟園雜詠二首
八月十五夜陸上舍稹招同張孝廉大受徐吉士昂發顧孝
廉嗣立徐上舍惇復沈秀才翼玩月石湖席上作
逢廬州守張純修四首　同曹叟話舊二首
旃蒙作噩
詠白杜鵑花應
東宮教　方乾木蓮花圖歌爲鐵夫上人作
題黃山鐵公小像　戲題汪上舍日祺拓盋小像二首
焦山别銘圖爲王副使煐作
題宋中丞迎鑾集二首
七夕詞六首　曹通政寅自真州寄雪花餅
題朱顯祖梅花手卷　贈卓處士爾堪
初冬北郭讌集分賦　飲方觀園亭即送其入都
玉帶生歌幷序
柔兆閹茂
春日讀春秋左氏傳心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説偶憶草廬
吳氏讀尚書絶句因用其韻
題徐檢討釚豐草亭六首

東禪寺林酒仙祠　憶高徵士不騫三首
謁泰伯廟四十韻　山塘紀事二首
夏日雜興二首　題裴潢顧生勷卷二首
得三十五弟彝爵杭州書
寄訊龔御史翔麟　送高佑釲之江寧二首
汪侍郎霦攜仲子日祺夜過二首
第二十二卷　古今詩二十一
強圉大淵獻
宿陸上舍稹聽雨樓　天平山謁范文正公祠
由上沙登靈巖山寺有感書壁
胥口　讌集張上舍士俊水周林同諸君
分韻得人字　石湖
高麗蔓歌賦謝納蘭院長揆敘
過龔御史翔麟田居留飲即席賦
初夏湖上同佟學士法海賈編修國維查編修慎行嗣瑮汎
舟學士紀之以詩遂和其韻
瑪瑙寺陳閣老行館　武林逢鄭高州梁
飲查編修慎行寓樓二首
杉青牐別佟學士法海　曝書亭得孫學士致彌都下札
苦旱茗飲乏水戴秀才鉷以所蓄天泉見惠率爾賦詩
寄鄭秀才元慶　更舞蛟石為蛇蟠石紀之以詩
吳甥振武用指頭作畫花竹翎毛草蟲山水畢肖異而賦長
歌　南垞晚步同王生涖
過李上舍村居　五毒篇效曹通政寅用其首句
送鏈占楊叟還廬江　雨集平山送查編修嗣瑮蔡舍人
方上舍世舉唐明府紹祖入都二十韻

紀夢作　送程秀才元愈還宣城
歲暮送張生星還吳
著雍困敦
五言賦鴨餛飩　送李上舍之濟南謁新城王尚書
九日籬菊未放桂有餘花里中諸子過出金華酒小飲分韻
得小字　潘檢討耒以方竹杖見贈賦謝
德藏寺詠古跡五首
雙塔　梓徑
浦花堂　松風臺
山月池　天游觀歌寄贈崇安王明府梓
查二編修弟嗣瑮煎錫為洗頭盆注水扶寸江行恆自隨乃
以脫贈賦五言詩紀事
題戚叟生壙　題張平山水墨明妃出塞圖
第二十三卷　古今詩二十二
屠維赤奮若
寄查山張上舍二首　送施生重游武夷三首
雨　即事二首并序
野老　柬友人
三月十日
詔下
青宮再建喜而賦詩　四月八日效長慶體
題曹通政寅思仲軒詩卷
為殷秀才譽慶題梅孝廉庚春雨幽居圖
題程上舍鳴寒梅霽雪圖
真州客舍對雨　魏諭德學誠調鶴圖
項叟小像　五月晦曹通政寅招同李大理煦

李都運斯佺納涼天池水榭即席送大理還蘇州
守風瓜步示沈秀才翼二首
丹陽道中　戲
贈吳下張生星　檇李
查編修弟嗣瑮家上舍思贊書來許以七夕見過愆期不至
漫賦　蟋蟀二首
送徐甥焯之豫章二首　社日送燕和查編修嗣瑮
村夜　顧孝廉嗣立過訪村居即席懷汪
泰來郭元釪二徵士二首

第二十四卷　詞一

江湖載酒集上

霜天曉角早秋放鶴洲池上作
高陽臺并序　柳梢青和沈山子西湖後遊之作
清平樂秋夜宿燈公山房
憶王孫　又夜泛鑑湖
生查子　醉太平題姜開先贈歌者李郎秦
樓月詞　女冠子
望湘人　思越人
探春令　桂殿秋
更漏子吳江秋泛　采桑子梧宮詠古
滿江紅金山寺　又吳大帝廟
風蝶令石城懷古　賣花聲雨花臺
喝火令　菩薩蠻東莞書所見
東坡引　酷相思阻風湖口
好事近效朱希真漁父詞
洞仙歌吳江曉發　有有令計甫草索贈吳僮時來
南樓令　明月引
蝶戀花　玉樓春
殢人嬌贈女郎細細　似娘兒
玉抱肚　梅花引蘇小小墓
沙塞子　惜分釵
百字令富春道中　秋霽嚴子陵釣臺
祝英臺近任城登李太白酒樓
百字令度居庸關　又為曹使君題江南春思圖
菩薩蠻登雲中清朔樓　柳梢青應州客感
多麗送王懷仁謫官西安經歷
上行杯　清平樂馬邑道中
采桑子雲州書感　消息度雁門關
滿庭芳李晉王墓下作　花發沁園春王湛求方伯招同惲
含萬姚注若周雪客諸子飲郝園
夏初臨天龍寺是高歡避暑宮舊址
晝夜樂贈伎蠟兒　燕山亭清明日王湛求方伯招同
劉津逮趙秋水毛子霞孔子威飲金粟園杏花下
太常引題姜夫人淑齋詩卷
蘭陵王過晉藩舊邸　河傳送米紫來入燕
風蝶令送霍二還曲梁　蝶戀花重游晉祠題壁
釵頭鳳逢呂二梅　晝春堂徐溝道上作
桃源憶故人祁縣登樓作
太常引寄呂二梅　步蟾宮代州伎有小字白狗者晨
往曲中訪之不值戲投以詞
青門飲別晁靜憐　一斛珠贈伎餅兒
蘇幕遮別王千之　南樓令倩人寄靜憐札

醉春風送陸集生孝廉還華亭
最高樓登慈仁寺毘盧閣
金明池燕臺懷古和申隨叔翰林
飛雪滿羣山燕京歲暮作
滿江紅贈吳佩遠　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梁尚書傷逝
作　鎮西送陳六謙之官安邑
意難忘　八歸丁未燕京除夕同表兄舟石
家兄夏士守歲作　紅娘子正月十三日夜同毛子霞
張登子集王湛求方伯齋中
臺城路十四夜　春從天上來元夕
南歌子贈伎張綺綺　虞美人寒食太原道中

第二十五卷　詞二

江湖載酒集中

木蘭花慢上元　胥馬索送崔二再游黔中兼訊李
斯年　沁園春送葉元禮之真州
宣清送米紫來之官建昌
賣花聲　菩薩蠻
青玉案臨淄道上　轉應曲安丘客舍對雨
柳梢青馬上望瑯琊山　點絳脣濟南九日兒子南還賦此
六幺令壽劉宣人編修用劉氏事
霜天曉角晚次東阿　塞孤高唐道中曉行作
瑤花慢寄酬陸我謀表叔
采桑子寄贈史雲臣　真珠簾寄陸郡守兄孝山
清平樂送沈融谷再游南雄
瑤臺聚八仙題錢舍人望盧集句詩
點絳脣九日同顧寧人陸翼王登孫氏石臺賦呈退翁少宰
百字令偶憶　訴衷情
邁陂塘題其年填詞圖　角招裂帛湖春游作
十拍子上巳逢錢葆馚舍人賦
玉樓春伎席　鵲橋仙席上贈妓張伴月
又　步蟾宮席上同沈六贈伎
河傳題譚天水小像即送其入閩
南鄉子　一翦梅題汪季甪舍人錦瑟詞
水調歌頭得曹秋岳侍郎札却寄
又送諸駿男赴楚撫幕　又送鈕玉樵宰項學
百字令自題畫像　又和韻送曹子顧城士還南溪
風中柳戲題竹垞壁　長相思紅橋尋歌者沈西
蝶戀花揚州早春同沈睪九賦
思佳客　東風齊著力延平道中
江城子飲道山亭　南鄉子游鼓山題靈源洞壁相傳
五代時有高僧喝水水移他處遂涸
點絳脣歸次浦城寄酬高雲客
尉遲杯七夕懷靜憐　西谿子
一翦梅　百字令元夕和陳山農韻
擊梧桐送曾道扶歸里　秦樓月
百字令酬陳緯雲　輥繡毬歲除同兒子對雪懷鄉里
作　解珮令自題詞集
摸魚子送魏禹平還魏塘
金縷曲寄譚七郡丞兄在榆林
又寄李武曾在貴竹　又同周鄮山陳胤倩飲嚴太僕齋
中醉賦　又送陳參議祺公之官廣西
百字令索曹次岳畫竹垞圖

渡江雲 送蔣京少入楚省覲
應天長 鄭雲直招飲虎丘酒肆
點絳脣　河滿子
天仙子　十六字令
祝英臺近 題汪舍人少壯三好圖
臨江仙 和成容若見寄秋夜詞
又 寄酬李十九　又
又 人日訪汪苕文戶部往堯峯山莊不值
西地錦 送錢爾載之河中
更漏子 送陳山農入閩　醉花間 送王古直還西湖
浣溪沙　暗香 初夏飲何侍御䕫音古藤書屋
洞仙歌 送陳康侯入楚
減蘭 贈程叟　金縷曲 憶靜憐

第二十六卷 詞三

江湖載酒集下

百字令 彭城經漢高祖廟作
水龍吟 謁張子房祠　江南好
金縷曲 初夏　邁陂塘 答沈融谷即送其游皖口
又 用前韻題查韜荒詞集
又 題顧茂倫雪灘濯足圖圖為松陵女子沈關關所繡
又 自桃葉渡泛舟暮抵浦口雨宿村店漫賦
蝶戀花 送惠硯溪歸吳　又 同繆天自再過柯翰周園亭
柳梢青 題戴上舍惟意所擬圖
摸魚子 題李武曾灌園圖
又 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
又 寄龔蘅圃　又 贈吳天章
又 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圖
又 同青士重訪晉賢時書樓落成訂詞綜付雕刻有懷周士季青在吳興　蘭陵王 送宋員外牧仲視推贛州
浣溪沙 郊游聯句　解連環 孫愷似使旋夜話用李十九韻
祝英臺近 送張見陽令江華
又 送葉道子之官臨清衛
又 送翁武原之官黃州郡丞
又 題丁雁水韜汝詞稿　燕山亭 七月十五夜同次友武曾融谷覃九集諼園竹屋
又 燕市逢李分虎　滿江紅 送陸雲士宰江陰
綺羅香 贈沈融谷納妾　風入松 送沈平萬之新安
臺城路 夏日同對巖蓀友西溟其年舟次見陽飲容若淥水亭
又 遼后洗妝樓
又 送葉井叔主事還南鄂
又 張鑑遠酌春堂席上賦
又 送畊客南還　又 送張漢瞻還嘉定題所畫望雲圖
喜遷鶯 送丁雁水觀察虔州
一枝花 送沈融谷宰來賓
邁陂塘 送尤展成還吳　又 劉學正禹峯搨石鼓文見貽賦此志謝用姜白石體
又 送陳雲銘入楚
清平樂　解珮令 送趙秋谷聯句
生查子 曉行鄭州　清平樂 齊河客舍
金縷曲 過外祖唐刺史廢園感舊作
清平樂 臨塘生日　又 贈歌者陳郎
又 題吳中女子呂文安畫
金縷曲 題查浦書屋圖　滿江紅 錢唐觀潮追和曹侍郎韻

點絳脣 題虞夫人玉映樓詞集

第二十七卷 詞四

靜志居琴趣

清平樂 四和香
生查子 搗練子
菩薩蠻 卜算子
憶少年 漁家傲
如夢令 秦樓月
朝中措 瑤花 午夢
鵲橋仙 十一月八日 天仙子
又 南歌子
芙蓉月 眼兒媚
鵲橋仙 行香子
增字漁家傲 金縷曲
十六字令 摸魚子
婆羅門令 九日 西江月
城頭月 兩同心
臺城路 南鄉子
又 聲聲慢 七夕
夢芙蓉 三姝媚
滿庭芳 青玉案
南樓令 又
後庭花 減蘭
好事近 浣溪沙
卜算子 賣花聲
紅娘子 換巢鸞鳳
如夢令 七夕 采桑子 五月六日
一葉落 無悶 雨夜
點絳脣 風蝶令
鵲橋仙 玉闌干
柳梢青 留春令
少年游 祝英臺近
風入松 幔卷紬
玉樓春 臨江仙
又 又
洞仙歌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怨王孫 七夕
憶少年

第二十八卷 詞五

茶煙閣體物集上

柳色黃 對雨 渡江雲 欲雪
聒龍謠 雪 春風裊娜 游絲
無夢令 飛花 步蟾宮 端溪觀采硯
掃花游 試茶 一枝春 汪舟次貽流求筆鈎管盧
管各一同查客賦之 瑞鶴仙 錢編修庸亭席上觀司馬

相如私印
天香 龍涎香
又 前題
十二時 雲母燈
點絳脣 鞦韆
釵頭鳳 藏鈎
臨江仙 金指環
踏莎行 釵
鵲橋仙 鞵
秦樓月 吹笙
沁園春 額
又 鼻
又 耳
又 齒
又 肩
又 臂
又 掌
又 乳
又 臍
又 腸
又 背
又 膝
雙雙燕 別淚
笛家 題趙子固畫水墨水仙
金縷曲 水仙花禁用湘妃漢女洛神事
又 前題
又 前題
滿江紅 西湖荷花
綺羅香 康熙丁丑六月舍南池上紅蓮作並頭花賦以紀異
又 前題
水龍吟 白蓮
臨江仙引 枯荷
又 詠茄
惜紅衣 詠薑
摸魚子 蓴
迷仙引 水蓼花
滿江紅 塞上詠葦
醉春風 荼䕷
侍香金童 茉莉
疎影 芭蕉
臺城路 芋
柳梢青 西瓜
天香 題寫生冬瓜
一翦梅 盆梅聯句
醉花閒 題金曉珠水墨芙蓉
於中好 題蔡女羅疎篁寒雀圖
好事近 題馬湘蘭畫蘭
清平樂 題水墨南瓜圖
點絳脣 敬業堂早桂

第二十九卷　詞六

茶煙閣體物集下

一枝春 梅
疎影 黃梅花
東風第一枝 杏花
紅娘子 緋桃
殢人嬌 垂絲海棠
綺羅香 玉蘭
擣練子 再過瞻園值玉蘭花放同蘅圃耕客賦
玉樓春 繡毬
洞仙歌 合昏
減蘭 夾竹桃聯句
東風第一枝 白楊梅
明月櫂孤舟 枇杷
邁陂塘 曹侍郎席上食檇李同右吉融谷賦
洞仙歌 橄欖
五綵結同心 荔子
暗香 紅豆
滿庭芳 佛手柑和嚴蓀友
霜葉飛 詠柑同魏禹平作
秦樓月 金豆
減蘭 橙
玉樓春 柳
減蘭 楊花
疎影 秋柳和李十九韻
臨江仙 寒柳
瀟瀟雨 落葉
玉女搖仙珮 白鷴
八寶妝 舞孔雀
花犯 鴛鴦
臺路城 鷺鷥
月華清 王阮亭侍讀書齋詠山鷓侍讀詞有妾是桐花郎是桐花鳳之句故六七及之
江城子 黃雀
琵琶仙 秋日桑乾河上見雙白燕詠之
東坡引 鶺鴒
長亭怨慢 鴈
滿庭芳 鵝
邁陂塘 鴨
水龍吟 觀洗象作
掃花游 駱駝
木蘭花慢 孫愷叔以山獐見貽賦

謝 雪獅兒錢葆馚舍人書詠猫詞索
和賦得三首 又前題
又前題 催雪席上賦黃鼠
臺城路蟬 又前題
綺羅香和宋牧仲別駕詠螢
花心動蜻蜓 南鄉子蚤
玉人歌杭州玉泉寺池中五色魚凡千頭內一種翠藍者最
可愛賦之 探春慢河豚
桂枝香蟹 又前題
雙鸂鶒纖蛤 湘江靜蛤蜊
清波引西施舌 聒龍謠龍蝨

第三十卷　詞七

蕃錦集

十六字令春暮 南歌子早秋西湖
摘得新伎席 桂殿秋剡城客夜
搗練子吳興感舊 又同前
江南好同周青士過沈山子村居
又曉起商氏園亭 又過柯翰周書屋
又詠燕 南鄉子珠江春思
又度甓社湖 又上谷觀伎
憶王孫湯公牧鄭文谿柯翰周飲酒肆
又春游 又後游
又歌席 又探梅
又題沈武功雙谿草堂 又鏡湖秋思
又濟南元夕 江神子題畫竹
春光好春恨 長相思歌席

昭君怨題畫 生查子別思
楊柳枝會稽春游 玉蝴蝶同沈覃九再登平山
浣溪沙同柯寓匏春望 又西湖早春
又虎丘 又山塘夜泊
又小孤山 又天津道中
又夜泊無錫聞鄰舟歌者
又惜別 又春閨
又同前 減蘭憶別
又鸂鶒 又落花
又落葉 采桑子秋日度穆陵關
菩薩蠻秋日陪劉增美中丞飲治源亭子愛其山水竹樹之
勝題壁四首 又
又 又
又題畫 又題孫武光山南讀書圖
卜算子夜過高漢思書屋
又泛舟橫塘 又早春閨思
巫山一段雲湞江道中 又題毛子霞小像
好事近飲蓮子湖 柳含煙春游憶青士天自
清平樂春感 又雨中夜度蕭山
又玉泉山寺招曾青藜徐方虎不至
又維揚春暮 又同程穆倩孫無言泛舟紅橋
又送李天生還關中 秦樓月春思
更漏子京口晚望 阮郎歸春閨
河瀆神大孤山神祠 又妒女祠
又長水三姑廟 又雨度石湖
風蝶令送別 賣花聲紅橋後游寄懷柯翰周

鷓鴣天 燕臺送陳左源還吳
又 嶧山　又 鏡湖舟中
又 訪舊　河傳 聽鶯
玉樓春 簾內美人　又 燭下
又 小樓　又 畫圖
瑞鷓鴣 春思　又 別思
又 感舊　虞美人 雲中送俞右吉之鄴下
南鄉子 舊遊　踏莎行 中秋席上送吳孝廉南還
臨江仙 客東甌懷歸　又 峽中望飛來寺
又 寄題澹公丹霞精舍　又 汾陽客感
又 胡天岫移居審山寄之
又 懷歸寄周青士繆天自
南樓令　又 春愁
蝶戀花 春暮　又 錢唐觀潮
又 閒適　又 詠春雨
漁家傲 贈別　十拍子 同李武曾潘次耕蔡竹濤
過玉泉山寺　天仙子 惜春
又 喬柱史壽詞　風入松 憶別
滿江紅 春日懷歸　水調歌頭 暮春山居
又 送孫無言歸黃山　滿庭芳 春暮入雲門山贈月公
歸田歡 柯翰周見過村舍夜話即歸朝歡
沁園春 送曹子顧學士還南溪
第三十一卷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與查韜荒弟書
與高念祖論詩書　報李天生書
與顧寧人書　報汪苕文戶部書
報周青士書　答孫侍郎書
與越辰六書　與魏善伯書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第三十二卷　書二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第三十三卷　書三
上山東巡撫張公書　與胡解元書
報徐敬可處士書　答胡司臬書
答閻徵君書　答蕭山毛檢討書
寄禮部韓尚書書　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
與佟太守書　寄查德尹編修書
第三十四卷　序一
周易義海撮要序　周易輯聞序
易璇璣序　周易集說序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徐氏四易序
東萊呂氏書說序　雪山王氏質詩總聞序
聶氏三禮圖序　丘氏周禮定本序
讀禮通考序　陸氏春秋三書序
春秋權衡序　春秋意林序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春秋地名考序
五經翼序　授經圖序
重刊玉篇序　重刊廣韻序
合刻集韻類篇序　字鑑序

第三十五卷　序二

萬氏歷代史表序　五代史記注序
元史類編序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杜氏編珠補序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道傳錄序　張氏定歷玉衡序
葬經廣義序　地理徑序
感應篇集注序　葛氏印譜序
丁氏印譜序　韞光樓印譜序
江村銷夏錄序　日下舊聞序
曝書亭著錄序　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熊氏後漢書年表序　長安志圖序

第三十六卷　序三

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朱文公文鈔序
梁谿遺稿序　信天巢遺稿序
十家宮詞序　樂府補題序
白蘭谷天籟集序　放膽詩序
感舊集序　清風集序
明詩綜序　高太常嗇菴遺稿序
遜志齋文鈔序　王文成公文鈔序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黃先生遺文序
天愚山人詩集序　王築夫白田集序
屠東嵋詩集序　九歌草堂詩集序
荇谿詩集序

第三十七卷　序四

王禮部詩序　錢舍人詩序
程職方詩集序　葉指揮詩序
丁武選詩集序　秋水集序
方編修錦官集序　王學士西征草序
錢學士詩序　叢碧山房詩序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徐電發南州集序
禹峯文集序　裘司直詩集序

第三十八卷　序五

石園集序　尙書魏公刻集序
王先生言遠詩序　話山集序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高舍人詩序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朱人遠西山詩序
王鶴尹詩序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張君詩序　陳叟詩集序
馮君詩序　高戶部詩序
沈明府不羈集序　劉德章詩序
王考功遺集序　鍾廣漢遺詩序

第三十九卷　序六

錢教諭志憂草序　憶雪樓詩集序
張趾肇詩序　成周卜詩集序
南湖居士詩序　小方壺存稿序
顧俠君噉荔集序　誰華山人詩集序
劉介于詩集序　胡永叔詩序
汪司城詩序　李上舍瓦缶集序
王崇安詩序　楝亭詩序
和鴛鴦湖櫂歌序　橡村詩序
東浦詩鈔序　騰笑集序

第四十卷　序七

宋院判詞序　陳緯雲紅鹽詞序
黑蝶齋詩餘序　蔣京少梧月詞序
紫雲詞序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孟彥林詞序　魚計莊詞序
水村琴趣序　羣雅集序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錄序
劉氏族譜序　姚氏族譜序
雲氏族譜序　李氏族譜序
商丘宋氏家乘序　具區徐氏族譜序

第四十一卷　序八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送悔人宰石泉詩序
贈顧銘序　贈筆工錢叟序
贈汪叟序　黄徵君壽序
劉高士壽序　朱翁六十壽序
孫逸人壽序　顧叟壽序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第四十二卷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書周易本義後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龍氏易集傳跋　王氏大易緝說跋
跋魯齋王氏書疑　尚書纂言跋
書傳會選跋　讀武成篇書後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跋王氏詩疑
跋毛詩李氏句解　豐氏魯詩世學跋
讀豳詩書後　吴氏周禮經傳跋
錢氏冬官補亡跋　跋陸氏儀禮釋文
儀禮逸經跋　讀聘禮書後
跋大戴禮記　石經月令跋
吕氏春秋集解跋　嚴氏春秋傳注跋
六經奥論跋　石藥爾雅跋

第四十三卷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政和五禮新儀跋
書大明集禮卷後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書花間集後　書尊前集後
樂府雅詞跋　跋典雅詞
書絶妙好詞後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回溪史韻跋　禮部韻略釋疑跋
書韻府羣玉後　汗簡跋
類篇跋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石刻鋪敘跋
絳帖平跋　隸續跋
書蘭亭續考後　寶刻叢編跋
咸熙明法書考跋　跋名蹟錄
衎齋印譜跋

第四十四卷　跋三
書周髀後　靈臺祕苑跋
乙巳占跋　天文鬼料竅跋
書宋寶祐會天曆後　太平寰宇記跋
宋本輿地廣記跋　桂林風土記跋

續錦里耆舊傳跋　書夢華錄後
書成都文類後　書熙寧長安志後
跋元豐九域志　淳熙三山志跋
書新安志後　景定建康志跋
咸淳臨安志跋　夢粱錄跋
至元嘉禾志跋　寰宇通志跋
跋虎丘詩集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書土官底簿後　安南志略跋
越嶠書跋　書高麗史後
又　書海東諸國紀後
跋吾妻鏡　跋洪遵翰苑羣書
崇文書目跋　跋中興館閣錄續錄
書元祕書監志後　文淵閣書目跋
跋重編內閣書目　南京太常寺志跋
書馮尙書元飈題首善書院詩後
跋綏寇紀略
第四十五卷　跋四
胡氏皇王大紀跋　書錢氏補漢兵志後
跋後漢書　吳氏兩漢刊誤補遺跋
書元趙居信蜀漢本末後
唐六典跋　書孫氏唐史論斷後
唐會要跋　五代會要跋
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要跋
眉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跋
中興通鑑跋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書宋史張浚傳後　書柯氏宋史新編後
姜氏祕史跋　孝宗大紀書後
明史提綱跋　書兩朝從信錄後
第四十六卷　跋五
商祖丁爵銘跋　商父己敦銘跋
宋拓鐘鼎款識跋　周鼎銘跋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南海廟二銅鼓跋　漢尙方鑑銘跋
書漢鏡銘　跋新莽錢范文
跋甘羅城小錢文　景雲觀鐘銘跋
咸寧縣唐治金五佛像銘贊跋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溪州銅柱記跋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跋晉祠鐵人胸前字　太醫院銅人腧穴圖拓本跋
第四十七卷　跋六
書岣嶁山銘後　石鼓文跋
跋漢五鳳二年甎字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漢戚伯著碑跋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漢武梁祠碑跋　漢桐柏廟碑跋
漢婁壽碑跋　衡方碑跋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漢析里橋郙閣頌跋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跋漢華山碑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漢白石神君碑跋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續題曹全碑後　漢北海相景君碑幷陰跋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書韓勑孔廟前後二碑幷陰足本
郎中鄭固碑跋　書王純碑後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跋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書尹宙碑後
滕縣秦君碑跋

第四十八卷　跋七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尚書宣示帖跋
跋吳寶鼎甎字　吳天璽紀功碑跋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宋搨黃庭經跋　開皇蘭亭本跋
跋蘭亭殘石搨本　跋蘭亭定武本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姜氏蘭亭二本跋
蘭亭神龍本跋　晉王大令保母甎志宋搨本跋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北齊少林寺碑跋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題僞刻李衞公告西嶽文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

第四十九卷　跋八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聖教序跋
高騎都尉李君碑跋　唐郭君碑跋
跋唐明徵君碑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跋石淙碑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開元太山銘跋
唐封北岳神碑跋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書唐蘇秘監小洞庭二碑後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唐御史臺精舍記幷碑陰題名跋
唐儲潭廟裴諝喜雨詩碑跋
五經文字跋　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頌跋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跋唐岱岳觀四詩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唐游石橋記跋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書唐賈埱華岳廟詩石刻後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第五十卷　跋九

唐國子學石經跋　榆次縣三唐碑跋
九經字樣跋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湖州天寧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跋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跋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晉王墓二碑跋　千峯禪院碑勑跋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鎮東軍牆隍廟記跋　北漢千佛樓碑跋
第五十一卷　跋十
宋太宗書庫碑跋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遼釋志愿葬舍利石匣記跋
遼雲居寺二碑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趙吳興千字文跋　元豐閏縣令碑記跋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跋首善書院碑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第五十二卷　跋十一
陶徵士聖賢羣輔錄跋　唐律疏義跋
刑統賦解跋　長短經跋
東宮備覽跋　書玉臺新詠後
宋本六家注文選跋　大唐類要跋
跋五百家昌黎集注　播芳文粹跋
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誌後
竹友集跋　書劍南集後
賴良大雅集跋　書敦交集後
梅菴李氏明正音跋　跋危氏雲林集
跋草閣集　跋釣鼇集
高麗權秀才應制集跋　書姚學士明山存稿後
書涓石居遺集後　書曼寄軒集後
摭言足本跋　書鑑誡錄後
書北牕炙輠後　跋劉豫事跡
書王氏墓銘舉例後　跋苕溪詩話
格齋四六跋　書王司綵宮詞後
書五百羅漢名記後
第五十三卷　跋十二
裹鮓帖跋　書萬歲通天帖舊事
跋草書千文　書黃山谷試李展筆真蹟卷
書曹太尉勛迎鑾七賦後
趙子昂書十二月織圖後　鮮于伯機草書千字文跋
跋趙魏公書　書張子宜墨蹟冊
跋陳子微書
愍皇帝御書跋　跋王陽明先生家書
題十五完人墨蹟　高念祖先世遺墨跋
鉏菜翁夢紀跋　書沈文恪公行書卷
書大學士徐公述歸賦後
書姜編修手書帖子後　書東田詞卷後
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
書先文恪公覆楊通政劾羅近溪疏後
書忠貞服勞錄後　先君子五言詩書後
題亡兒書陶靖節文　書羅浮蝴蝶卷後
書戴貞女事
第五十四卷　跋十三
顧長康女史箴圖跋　王維伏生圖跋
再題王維伏生圖　光武帝燎衣圖跋
跋釣鼇圖　李龍眠九歌圖卷跋
八景圖跋　題李唐長夏江寺圖

題楊補之墨梅　書彝齋趙氏水仙花卷
錢舜擧鼯鼠圖跋　題趙子昂龍華秋色圖
題趙子昂水村圖　題王孤雲蒲萄庭樹小幅
題江山偉觀圖　題元四學士畫像
書顧定之墨竹　跋李紫篔畫卷
又　黄子久浮嵐暖翠圖
書王叔明畫舊事　跋師子林書畫冊
書孫氏同纍會圖後　項子京畫卷跋
題薛素素畫冊　許旌陽移居圖跋
題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第五十五卷　跋十四
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　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後
本草衍義跋　書是齋百一選方後
書宋本晞范子脈訣集解後
跋濟生拔萃方　醫家四書跋
大觀證類本草跋　跋張氏醫說
跋孫子算經　九章算經跋
五曹算經跋　跋鄱陽洪氏南朝史精語
書楊太眞外傳後
第五十六卷　考一
孔子弟子考
第五十七卷　考二
孔子門人考　孟子弟子考
第五十八卷　考三　辨　原
太極圖授受考　浙江分地考
呂冢考　尚書古文辨
五穀辨　原教
原刑　原貞
第五十九卷　論
書論一　書論二
詩論一　詩論二
春秋論一　春秋論二
春秋論三　春秋論四
秦始皇論　韓信論
揚雄論　王弼論
陳壽論
第六十卷　議　釋　說　策問
孔廟禮樂議　曲阜設官議
孺悲當從祀議　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
經書取士議　釋圭
釋齋　釋棠
釋杬　名孫說二首
說硯　說舟示戴生鉷
說緯　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第六十一卷　頌　贊　箴　銘　辭　零丁　答問　募疏
御書大字蘭亭頌幷序
御書贊爲李都運使作幷序　退谷先生像贊
謝柔則像贊　題吳處士于庭小像
煙雨歸耕圖自贊　敬悅齋箴
驅蚊箴　南唐硯銘
古林哥窯硯銘　城硯銘幷序
先舍人太極圖硯銘　史館硯銘

記注硯銘　貢院硯銘
南書房硯銘　松化石硯銘
石城甎硯銘　翡翠硯銘
梁吉士水巖硯銘　靳熊封蕉葉硯銘
萬孝廉水巖硯銘　松花江石硯銘
歙硯銘　又
井田硯銘　又
方硯銘　風字硯銘
沈單九片雲硯銘　周琴山鸜鵒硯銘
曹彝士澄泥硯銘　汪叟硯銘
大耳硯銘　䰾血邊硯銘
鳳尾硯銘付昆田　硯銘付桂孫
半月硯銘付稻孫　白石硯銘
紹泰甎硯銘并序　徐虹亭端溪硯銘
陶硯銘　䰾血硯銘
斧硯銘　張敏求員硯銘
方端硯銘　沃村硯銘
徐七來索綯硯銘　鼉磯石硯銘
著書硯銘　珣叔硯銘
稻孫小硯銘　蜂坑硯銘
靈壁石硯山銘　求休石章銘
圖書匣銘　子母印筒銘
新莽錢范銘　梅定九造日晷見贈書之以銘
書櫝銘并序　筆筒銘
銅水盂銘　錫書燈銘
烏絲筆格銘　檀界尺銘
磬銘　朱碧山鼠齧田瓜鈂銘
官窯花澆銘　桃核酒器銘
巢孝廉手製匏尊銘　杖銘
方竹杖銘　弩銘
古銅銃銘　醉司命辭并序
零丁爲陸進士寅作　答陸修撰問
重修嘉興府儒學募疏
第六十二卷　傳一
汪克寬傳　貝瓊傳
王彝傳　趙壎傳
陳基傳　高啓傳
傅恕傳　朱右傳
王廉傳　朱廉傳
第六十三卷　傳二
戴良傳　唐肅傳
錢宰傳　徐賁傳
袁凱傳　孫蕡傳
王蒙傳　林鴻傳
王偁傳　孫作傳
葉子奇傳　王洪傳
高棅傳　王紱傳
沈度傳　劉溥傳
第六十四卷　傳三
王冕傳　楊維楨傳
徐一夔傳　劉永之傳
趙撝謙傳　答祿與權傳

文淵閣大學士錢公傳　崔子忠陳洪綬合傳
李无垢傳
第六十五卷　記一
文水縣卜子祠堂記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衢州府西安縣重建學記
重修嚴州府桐廬縣儒學記
揚州府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第六十六卷　記二
尚書杜公疆理記　包山蔡氏宗祠記
履素先生祠堂記　真賞樓記
萬柳堂記　池北書庫記
傳經堂記　願學堂記
樂儉堂記　道珍堂記
十二硯齋記　匏齋記
秀野堂記　六浮閣記
西陂記　五舫記
倦圃圖記　看竹圖記
芷園記
第六十七卷　記三
天津衛稽古寺重修藏經閣記
大悲院記　雲岡石佛記
應州木塔記　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記
唐朱邪府君墓銘石蓋記
游晉祠記　風峪石刻佛經記
西山碧雲寺記　登嶧山記
澂泉記　重建屯溪石橋記
古南禪院重建方丈記　白玉盌記
第六十八卷　題名
橫山題名　題柯山寺壁
楊歷巖題名　烏江謁項王祠題名
重游晉祠禊飲題名　卦山題名記
崛𡼖寺題名　蒙山訪碑題名
胥山題壁　題歷下亭
西山祕魔崖題名　京師西山弘教寺題壁
題福州長慶寺壁　鼓山題名
房山北砦題名　洞霄宮題壁
靈隱寺題名　南屏題名
羊石山題壁　殳山題壁
包山寺題名
第六十九卷　碑一
東甌王廟碑　開化寺碑
大同府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
蚜蚄廟碑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重修江都縣旌忠廟碑
重修張仙祠碑
第七十卷　碑二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清德碑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顧公神道碑銘
第七十一卷　碑三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墓碑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第七十二卷　墓表一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　貞毅先生墓表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封奉直大夫顏公墓表　處士繆君墓表
前進士高公墓表　布衣周君墓表
第七十三卷　墓表二
靖南王墓表　德州田君墓表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卜君墓表
封文林郎韓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喬君墓表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使內陞汪公墓表
贈中憲大夫知灤州事李公墓表
錢孺人墓表　節婦陳孺人墓表
節孝溫孺人墓表
第七十四卷　墓誌銘一
王處士墓誌銘　張處士墓誌銘
文林郎知桃源縣事張君墓誌銘
殷先生墓誌銘　諸處士墓誌銘
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墓誌銘
朱開仲墓誌銘　徐先生墓誌銘
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　文學沈君墓誌銘
處士文君墓誌銘
第七十五卷　墓誌銘二
奉政大夫提督福建學政按察司僉事山陽陸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顏君墓誌銘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郃陽王君墓誌銘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墓誌銘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工部主事席君墓誌銘
第七十六卷　墓誌銘三
孝潔姜先生墓誌銘　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
仕郎貞靖潘先生墓誌銘
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徐先生墓誌銘
小譚大夫墓誌銘　徵士徐君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尤先生墓誌銘
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
墓誌銘
第七十七卷　墓誌銘四
朝議大夫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趙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魏君墓誌銘　歲貢生程君墓誌銘
嘉定張君墓誌銘　歲貢生潘君墓誌銘
徐州蕭縣儒學訓導樂君墓誌銘
文學鄭君壙誌銘
第七十八卷　墓誌銘五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許封君墓誌銘　知交城縣事靳君墓誌銘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舒城縣事朱君墓誌銘

文學晉君墓誌銘　文學曹君墓誌銘
張君墓銘　高士李君塔銘

第七十九卷　墓誌銘六

烈婦楊氏墓誌銘　蔣孺人墓誌銘
朱孺人墓誌銘　嚴孺人墓誌銘
王淑人墓誌銘　孫恭人墓誌銘
馮媪冢銘　葉嫗冢銘

第八十卷　行狀　誄　哀辭　祭文

徵士李君行狀　國子監生錢君行狀
亡妻馮孺人行述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閩
軍務朱公誄　沈武功哀辭
弔李陵文并序　告江神文
貢院誓神文　祭孫侍郎文
祭納蘭侍衛文　祭劉太夫人文
祭黃母周孺人文

附錄

葉兒樂府

折桂令正宮　又
又　又
又　天淨沙
水仙子雙調　又
又爲毛大可姬人曼殊豐臺花匠女也
沉醉東風　又題周編修漁隱圖
清江引　普天樂中呂
又　朝天子送分虎南還
又　又送融谷宰來賓
又　落梅風查山探梅
又　金字經憶辰娘作
又　山坡羊雙林菴
又飲池上　醉太平
一半兒西溪　商調　又靈隱
又淨慈　又西湖
又浙江　又釣臺
又長山瀧　又九峯
又虎丘　又錫山
又金山　又淮浦
小桃紅題王元章墨梅　又送德尹還里
又前題　叨叨令
又　黃鶯兒

曝書亭集目錄

曝書亭集卷第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賦

謁孔林賦

粤以屠維作噩之年我來自東至於仙源斯時也壇杏花繁庭檜甲坼元和之犧象畢陳闕里之榛蕪盡闢既釋菜於廟堂旋探書於屋壁乃有百石卒史導我周行牽車魯城之北緤馬洙水之陽卽大庭之遺庫循端木之故場驕孫祔兮居前聖子藏兮在左自黃玉之封緘閟幽宮而窆鎖隕長鯨兮不驚懾祖龍兮遠禍除荆棘之叢生罕翔禽之飛墮雨露既濡遲景東隅整衣裳之肅肅正顏色之愉愉展謁方終誕尋往蹟超白兎之深溝撫青羊之臥石爰有草也蓍蓍其名守之以龜一本百莖我求其德洵圓且靈爰有木也題之以楷非柏非樅靡瘦靡瘣歷千祀而長新貫四時而不改惟先師之遺澤道莫著乎六經配光華于日月若迭奏之琴箏降而後儒各事采獲中文古文之書先天後天之易目鄭衞以淫邪誣春秋以深刻窺往哲之嘉謨恆末師之是則滔滔天下後死其悲安得起素王於泉壤操筆削而正之我思古人恥同汙俗或六聘而收身或三詔而逃祿或依李充之山或就張超之谷潛戸壁于服虔變姓名于梅福入源水兮栽桃隱丹霞兮種竹詎如此地桑海不遷可游可息有歌有絃耳不聞僧尼之魚板目不覩旗鼓之樓船樂土樂土速營一廛願爲林戸躬耕墓田庶幾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書將不得爲聖人之徒也與

春蒐賦

皇帝御宇十有八年握金鏡運玉璇超百王之聖域潄六藝之神淵德無遠而勿屆聲有濯而彌宣舞兩階之干羽靖萬里之戈鋋雨洗炎洲之瘴波澄閩海之煙聿將秩祀衡岳底定巴滇猶克嚴夫武事洵無逸而有虔乃

命僕臣乃

召司馬選烝徒以大蒐諏吉日於小雅晉鼓則百二咸陳虞旌則東西來下車鏤象以煸爛駟飛黃而白赭風清紫陌之塵天闢黃圖之野於是乎駕六駮從百官建九斿總三單經長楊陟上蘭遵路直從橋安歷平原之膴膴瞻秀木之丸丸雲霏霏兮五色山磊磊兮層巒斯時也穀雨新晴暮春之序劍仡捧乎金人觴甫浮於鶴羽亞繁杏兮山郵舒崇桃於野圃藥苗則的的依闌葛葉則青青被渚粉颺鳳子之衣綠潤桐孫之乳雉角角兮晨飛烏啞啞兮晚翥兎趯趯兮淺草之叢鹿呦呦兮平林之塢爾乃刷霧鬣騰風髮擊鷙鳥搏毅蟲落驚雌駭高雄輕裘兮不御暄景兮方融釋其一面之網射以九和之弓三驅兮四牡一發兮五豵於焉斂綏章徹表貊張幔城羅藻帟息蔭乎高林容與乎秀澤數獸計鮮犒勤讚獲大庖不盈

乾心有懌用訓儉而昭仁豈丘崇而山積調六膳而作甘飲三漿其如液則有飛龍之舸鳴鶴之舟棨排雁齒水漲鴨頭和迴波之妙曲詠在藻於中流沙停振鷺櫂起眠鷗白魚湧躍黃鵠翔留勝昆明之習戰與華林之泝遊於是川后效珍河宗輸寶山出醴泉地生朱草鏘十鼓於岐陽列三山於蓬島

天子師湯文之裕民法軒轅之訪道省四野之耕農問百年之耆老照華薄以春曦浹恩膏於靈沼爭擊壤兮康衢永銷兵兮海表在昔成王繼序四征弗庭既巡侯甸萬國咸寧暨漢文帝邊宇肅清猶選良家於六郡躬戎服而治兵稽春蒐之盛禮允治世之大經豈其賓客是燕乾豆是營惟居安而必慮斯坐致夫太平敢擬賡成之頌用埀休美之聲

太極圖賦

原夫黃牙欲發蒼精未垠一氣融結萬象胚渾馮馮翼翼烟烟熅熅

睢睢盱盱緜緜分分旣麗鴻之莫兆何聲臭之可聞量則包夫清濁
質斯合乎昭昬謂虛無而有象運妙有而無鄰鴻靈幽紛泰貞蠢闢
混成天地之先互藏陰陽之宅觀動靜兮無端占迴游兮不隔譬水
車之恆轉類果核之未坼爾其理則貫一象實函三白麟之書莫吐
赤雀之籙未銜名雖傳乎十翼義尚晦乎周畊啓華山之妙蘊藉譽
道之幽探种穆祕師授之說朱陸滋異同之談至希至微無偏無側
一翕一施半白半黑外若離玦中如含蕙萬物於焉化生五行之所
糾纆成能設位圖往鏡來化一氣甄三才天根啓月窟開悟儒言於
冥賾允經學之倫魁乃知聖人能備全體先知可詔後覺大道爲事
物之母
天子有覩能之學用廣運而不窮信範圍之非邈願承繪於丹扆方
金鑑之在握

夜明木賦同澤州陳侍郎作

皇帝避暑於輿州時維昭陽大淵獻之秋尋捺鉢之舊蹟啓帳殿於
仙阪六屯內肅千廬外周雲容容兮四合水決決兮交流風颯颯兮
徐來雨霏霏兮乍收爰有物焉星芒遙逗明滅露螢之尾吐吞火雞
之咮謂野燒而不延疑神燈而未輳迺
命僉騎卽而視之是爲虎木有枡無枝黝同桴炭澀若榴皮如場之
轉碌碡如繂之拽豐碑載以堅車駕之健犢入重關度平谷選郢匠
以運斤俾奄人以司局舍科上槁存堅多心近
天顏兮咫尺位祕宇之崇深鑽不勞兮司爟燎無灼兮烘煁等璧夜
光類珠宵映方角枕而輝盈比風簾而神定四照儷若木之華　六
宮擬賓連之慶豈非
聖德之咸臨固無遠而弗鏡宜坤珍之畢效雖枯木朽株亦疇德而
瑞
聖

省方賦

歲在甲子曆應上元
聖化翔洽東汜西崑九州之外郡縣重譯而至橋門嘉穀騈穗濁河
澂源於時山祇望
幸臣庶上言請欽柴以郊岱或奉符而封巒
天子思省方以設教用求莫而監觀踐六十四民之遙迹省七十二
后之彌文吉日旣諏
德音斯布蠲六軍所過之租減四方惟正之賦推
湛恩於槐宸霈解澤於棘路神人交贊遐邇樂附願儲祉以慶成共
希光而景鶩迺以九月辛卯農事備收七騶始駕百工方休扈千官
於
行所勒五營於道阪旣伯旣禱爰豫爰遊承曲瑤之璇蓋建太常之
辰旒導以金鉦瓊鈒驂以紫燕玉虯鳴葭而雲韶並和駐罕而星廬
外周黃圖三輔青壤千里濟鬲津以無波履平原其如砥則有單椒
秀澤之山側坎飛輪之水橋號鵲華湖名蓮子踰歷下之舊城尋介
丘之遺趾美哉左海山有岱宗閶啓仙人之石官存大夫之松天雞
鳴而躍日
宸駕至而呼嵩徹稭席蒲車之制罷泥金檢玉之封於焉訪淮士之
仙茅驗吳門之白馬渡河則神獻其寶遵海而風不鳴瓦泛藻舟於
中流息參旗於大野越南兗與南徐泝吳下而白下
帝有恩言宣示函夏眺勝國之蒿萊封蔣陵之松檟
德無施而不偏
恩未沾者蓋寡由是展軨素王之里致齋金絲之堂陳元和之犧象
循闕里之宮牆懸車在廟遺硯在牀肅拜杏壇之上翔步檜庭之旁
洵禮隆乎三古而事冠乎百王衡律旣同秩祀有典振旅則邇考祥
斯遠覽四瀆而經五州乍六旬而還輦

兩宮交悅萬姓齊忭粵若稽古時致太平必命掌故登封告成或紀社首繹繹或禮云云亭亭石檢石距之狀金匱玉匱之形祺安禪安之樂封壇覲壇之銘莫不雲連帳殿雷動山庭未有諮詢疾苦彰癉濁清不警不蹕不震不驚凡高年之耆老尺口之童嬰婦子所集商旅所經咸得覲

天顏於咫尺瞻仙仗於郊坰至若

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月璧星珠寶題靈式鸞蹤鳳藻被物成飾鑾唐

帝之八分陋宋宗之飛白扁榜峨峨發舒心畫蔭之華榱勒之貞石誠與日月雲漢共昭垂於無極者也

湘湖賦

歲柔兆困敦兮是月維陽辭鑑水之一曲兮言歸故鄉遵大路于蕭山兮猶勾踐之舊疆舍予舟于城闕兮別問渡于陂塘踐荒塗之幽辟兮山是越而湖湘圍列岫之周遭兮匯一水于中央尊絲荇帶齊消歇兮澄百頃之波光相茲湖之寥闊兮溯蒼蒼之葭葦漾輕舠而如所如兮逾五里而十里鮮澤農之耕作兮但罛師之棲止雉角角以飛鳴兮鷺娟娟而停峙瞻牛頭與苧蘿兮信不遠而伊邇愛山川之清淑兮斯生長夫西子洵明豔之絕倫兮直夫差之一死以餘暨為諸暨兮驗往牒之非是眺越王之故崢兮丁國步之迍邅會稽不可保兮稱臣妾而播遷洊臨江而祖道兮奏哀曲于烏鳶迨返國而渡三津兮惟八臣四友謀猷之後先既十年而生聚兮更教訓之十年簡俊士之四萬兮率君子之六千誕一舉而沼吳兮齊衣錦而師旋雖九世而當復兮豈身恥辱而忘焉志既立而轉死為霸兮胡後之人獨不然他山難久留兮問西陵而前路夕既濟于錢唐兮尚踟躕而迴顧徒弔古而慨慷兮惜年歲之遲暮

水木明瑟園賦 幷序

僕生平不耐作賦雖以賦通籍非稱意之作不存也康熙甲申八月陸上舍貽書相要過上沙別業遂汎舟木瀆取道靈巖以往抵其閭則吳趨數子在焉愛其水木明瑟取以名園上舍延賓治具飲饌豐潔主客醉飽留七日乃還念勝引之難再也成賦一篇先民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賦非僕之所能也辭曰

度十畝之地葺宅一區沚有阡而可越潭分沙而不淤翦六枳而楗藩因雙樹而闢閭嘉水木之明瑟愛徑畛之盤紆山有穴而成岫土戴石而名岨礐兩判而得路蕚四照兮盈株園之主人則陸生積也匪聲利是趨惟古訓是茹鼓枻而吟帶經以鉏不隱不仕無礙無拘艮辰既撰爰遣莊奴筆疏告吾商飈乍肅赫暑早祛葵傾芳步柰秀華芙桂英栗綻阜莢條纚茗縛厥帚鐮刈其蕪井汲缾綆牀轉轆轤靡塵不滌靡穢不除可以譚讌可以歌歈夫子惠顧跂竚無虞於是竹垞一叟誕發僧廬遵彼橫塘津逮岑隅風搪傘竹日漏衣袽亦有同調數子素心相於水抽其帆陸梶其車不速而集語笑軒渠離坐貫坐或踋或趺生也敕中廚封兩翰誠食饌之次第傳方法于膢朐乃羹乃瀹間以膴腒蔌則有蒲鮓則有菹擘翠房之鮮菂剝紫芡之員珠旋碁改令覆斗傾盂倒季路之十榼慕宣尼之百觚生起避席顏色敷愉稱園雖小聊可以娛夫子賦之可歟否歟叟曰可哉吾思魯鈍毋疾而徐於焉閉關納屨自晨及晡拂几案屏氍毹挹勺水注蟾蜍默聳羸肩潛捋短鬚雖有千慮終成一愚譬諸奏事四足而非馬書券三紙而無驢爾乃舍左思之席溷投鍾繇之筆樹循蘭陔踐椒塗躡聽雨之樓梯登升月之窗迓流覽帷林蕩漾方壺心傾意寫志豁神攄留宿宿兮信信忽便便兮諸諸而曰猗茲園之怡曠兮經夫差之故都駐我馬于高岡兮想越來之師沼吳傷西子之不作兮徒憑弔于交衢聆寶屧而聲銷兮剩紅心之草鋪嗟宮牆流水之入兮驗妖夢之非誣既上山而下山兮復自田而之湖回瞻巖椒之夕陽兮挂霄漢之浮圖逼茶隖之蔥青兮占稻田之豐腴耘雖資乎疆以

兮穫免發彼租符眺松阜之明秀兮步衡溥而跏蹰辭八門與七堰兮遠肥膩之姑蘇望之叢叢蓊鬱卽之羅羅清疎既外限而內隩亦前消而後沮磴希偪側丘不崎嶇澗無飲虎穴少潛狙石梁緩度坦坦舒舒春則桃殷李縞夏則筍白櫻朱薔一丈兮爛漫香五木兮紛敷架層闌之曲彔刺不慮夫牽挐又有同心宿蕙並蔕新蕖未八月而剝棗先九日已囊萸野芳斷兮復續湛露晞兮更濡訝鵁鶄之撲鹿縱烏鳥之畢逋喈喈楚雀汎汎江鳧雀則有鷇鳧則有雛翠羽定巢而不去文鱗在藻而忽徂非無牛宮豚柵麋罘兔罝羝藩鹿砦雉艾雞箙螃蟹設簖鱣鮪施罛寧寬便了之僮約而免責其辛劬彼玉山之仲瑛暨光福之良夫連峯列岫夾澗通瀍豈若斯之一丘一壑不見其險而秖見其有餘且客獨不聞茲園經理之初邪曩有高士蜚遁山嵎履穿東郭面垢左徒垂蘆簾于紙閣然篘葉于瓦爐朋慵迎兮勿送戶罷闔而不逾柏雖生兮上槁桐已蹶而无膚斯人去兮猿鶴散幸茅亭之尙在對魚幢之咫尺而轉覺其空虛生乃取介白之遺字（吾鄉徐高士白舊居于此上舍請崑山徐吉士昂發大書介白之亭扁縣之）縣壁窠之大書志先民之軌躅作後學之範模豈非仁心仁術視富貴利達買宅者攸殊今吾與諸子飲食宴樂于此倡予和女安知後之游者覩題壁之作不曠世而相感誦清風之穆如重爲告曰四坐莫諠吾言不渝諸君卜築近在郊郛吾獨寥寥栖小長蘆目極百里何山可居相生之宅其樂只且兄分布被毋御板輿婦采蘋而采蘩子耕菑而耕畬烹泉則京挺都籃並載入市則修琴賣藥非迂郊關一舍而近津渡扁舟可呼行不苦于趦趄策不藉乎翼扶我舟弗勞我僕免痡訪翠墨而椎拓掃黃卷而流輸凡靈威所守唐述之儲莫不籤題置笥裝界閑圖爾雅釋寓𧭏之屬離騷箋草木之疏僕雖耄矣耽與道俱奇文疑義猶冀相須友直友諒爲德不孤思載家具旁生層櫨卜鄰晨夕我與爾夫

檇李賦 幷序

嘉興古之檇李也檇遵爲切許愼說文解字從木有所擣賈思勰嫁李法臘月中以杖微打岐閒正月復打之足子殆擣之義與府治西南二十里舊有檇李城今蕪沒李惟縣東十里淨相寺有之近苦官吏需索寺僧多伐去將來慮無存矣考之圖經俱不載因體物成篇辭曰

植物有李兮應玉衡之星精受命南國兮特以檇名產維揚吳會之交兮載于魯春秋之經既殊河沂之黃建兮亦不類房陵之縹青夙傳九標之稱允宜五沃之土自空城之蕪沒還淨相之梵宇獲要術于齊民授靈方于老圃甎著樹以分岐犂不耕而用拊當其溫風始至法苑徐開井上勿遺螬食林閒恰有禽來價方高乎朱仲種不讓夫顏回果熟偏蕃枝低易拜擬均玉乳之梨品勝紅雲之柰相珍果之離核縣弱縷而虛中異懷仁之桃杏必待嫁而分叢宜登玉盤宜沉冰水雪素薦而並陳配甘瓜而兩美傳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吳之西子臙脂之匪舟移經纖指之一掐量心賞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億于來茲雖彼美之云亡兮髣髴若或覩之人情重故鄉兮雖小物而增慕矧俊味之得嘗兮信土產之有素悵圖經未之及兮迺宜豪而作賦

曝書亭集卷第一

曝書亭集卷第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一

旃蒙作噩

村舍二首

村舍朱生感遇作也生年十七爲贅壻避兵五兒子橋

村舍有牛宮架以曲尺木㸺牯盈四三戀此共泥伏牧童驅使行跨之上原陸日夕齊下來各自舐其犢吾生命不辰早歲去邦族父母謂他人安敢望拊畜吁嗟犢不如寢訛從所欲

村舍有雞柵樹近蓬門樞曉日披其樊一雌將衆雛村嫗導之前握粟呼朱朱當前或更却母啄子必俱吾生早離家南北忽相踰父母謂他人衆中益羈孤吁嗟雞不若骨肉長相須

夏墓蕩二首

夏墓蕩前停釣艌荒溝極浦易迷津夕陽滿地北風起飛遍蘆花不見人

干戈靜處見漁師羡爾花源信所之豈意乂魚艇子集殺機不異鋭頭兒

過丘生

丘生避地夏湖曲獨伴流泉結書屋茅柴酒薄留故人破甑夜燒風折木

曉入郡城

柔兆閹茂

輕舟乘間入繫纜壞籬根古道横邊馬孤城閉水門星含兵氣動月傍曉煙昏辛苦鄉關路重來斷客魂

悲歌

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煢煢曠野

過吳大村居

泛舟經谷口迢遞入林端一徑野煙夕孤村返照寒榴花赤瑪瑙竹色青琅玕滿酌主人酒休歌行路難

漫感

淮陰昔未遇旅食昌亭年薄俗愛惜費晨炊固宜焉哀哉趙元叔日歎囊無錢男兒雖落魄寧受衆目憐相逢游俠子白馬黄金鞭揖我入酒家飲我斗十千臨觴忽不御拔劍心茫然

暝

暝投人外宿桑柘藹陰陰獨樹歸禽少平川隱霧深松篁初月上鐘磬夕陽沉漸覺微風起寥寥山水音

平陵東

平陵東蒿艾蓬爾爲誰劫義公攙者金伐者鼓縛義公大旗下帳前力士頭虎毛傳呼欲下五尺刀如何贖君歸賣白馬我歸賣黄犢

強圉大淵獻

捉人行

步出西郭門遥望北郭路里胥來捉人縣官一何怒縣官去邊兵來中流簫鼓官船開牛羊槖駝蔽原野天風蓬勃飛塵埃大船峨峨駐江步小船捉人更無數頽垣古巷無處逃生死從他向前路沿江風急舟行難身牽百丈腰環環腰環環過杭州千人舉櫂萬人謳老拳毒手爭毆逐慎勿前頭看後頭

馬草行

陰風蕭蕭邊馬鳴健兒十萬來空城角聲嗚嗚滿街道縣官張燈徵馬草階前野老七十餘身上鞭扑無完膚里胥揚揚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横行叫罵呼盤飧闌牢四顧搜雞豚歸來輸官仍不足揮金夜就倡樓宿

北邙山行

北邙山前望行路素車白馬紛朝暮誰家丘墓樹蘢葱白楊枌檟松柏桐黃金爲鳧石爲馬魚燈熒熒照泉下古碑崩剝無歲年後人於此犂爲田雄狐侁侁兔矍矍人聲夜哭烏聲樂

春晚過放鶴洲

問訊裴公島春來幾度遊古牆修竹上潭水落花浮煙雨無人境山泉放鶴洲鵁夷今不見往事問漁舟

雨後即事二首

暑雨涼初過高雲薄未歸泠泠山溜遍淅淅野風微日氣晴虹斷霞光白鳥飛農人乍相見歡笑款柴扉

一雨平林外羣山倚杖前蛙聲浮岸草鳥影度江天鳴磬上方寺揚帆何處船坐疑秋氣近蕭瑟感流年

野外

野外疎行跡深林客到遲江湖殊後會風雨惜前期秋草飛黃蝶浮萍漾綠池南樓夜吹笛寥落故園思

舟經震澤

澤國東南遠樓船舊荷戈明霞開組練惡浪走蛟鼉橫海將軍號臨江節士歌重來已陳跡歎息此經過

著雍困敦

董逃行

我欲上登崆峒謁見仙人韓終兩驂白鹿雲中輕車超忽西東駕者何人木公旁有千載玉童耳長覆髮丰茸天門閽者蘇林復開閶闔招尋青藍紫桂成陰清風細雨吹襟提壺設席壺觴蒼龍白虎交臨投壺六博無方中筵促坐芝房有美一人清揚輕軀暢舞洋洋宛若龍游鵠翔清歌妙曲難忘四坐歡樂未央曈曈日出榑桑

五游篇

崑崙有鳥自名希有東覆木公西藏金母解一飄風東來吹我西征路從弱水阿母未經解二雲車隆隆土鼓逢逢道逢仙人言葬雷公解三河鼓渡河天孫設食奔星馳驅不見太白解四方丈之山其高五千羣仙往來不願升天解五

少年子

臂上黑彫弧腰間金僕姑突騎五花馬射殺千年狐

雀飛多

雀飛多飲啄野田裏奈何卒逢黃鷂子誰其救者彈以丸何用報君雙玉環玉環如可得不惜黃花與爾食

獨不見

青樓百尺狹巷旁中有桂樹臨高堂啼烏自將八九子鳴鶴散立東西廂情人碧玉小家女快馬瑯琊大道王陽春三月獨不見夜如何其守空牀

曹三秀才山秀讀書馨菴同吳大茝訪之遇雨留信宿

故人多寂寞而子寄僧房不見長相憶因之暫褁糧野雲停曲几涼雨滴虛廊欲問歸津渡蒹葭一水長

晚

白屋生寒早蒼煙向晚陰松門清磬遠楓岸夕陽深坐聽農人語多諳靜者心荊扉猶未掩倚杖數歸禽

題項叟聖謨畫柳

吾家舊宅由拳北恰與胥山樵對門巷柳蕭條今已盡春風猶喜畫圖存胥山樵項叟自號也

屠維赤奮若

春江花月夜

今夜江中月兼花照水濱春潮寒不起定有弄珠人

芳樹

芳樹不知名當君階下生三春三月暮一雨一番晴看舞山鄰曲聽

吹玉笛聲相思人不見終日遶花行

擬古

東鄰有女自名碧玉問年幾何二六未足言采柔桑不盈一匊愧無南珠以慰心曲原田有雉艾而張羅愛而不見傷如之何

靜夜思

靜夜涼風天氣清開軒白露滋前楹憂人佇立愁屏營仰觀北斗懸高城浮雲飄忽蒼煙平誰家青樓葳蕤鑰月寒沉沉夜飛鵲

阿那瓌二首

黃塵起跋跋乃自渭橋過小袖織錦袍足踏深雍鞾

問客家何方揚鞭兩走馬四角白虎幡招搖來闕下

那呵灘

聞歡當遠行泣下不可止大艑開江津懊惱鐵鹿子

烏棲曲

天河漫漫月流光錦筵紅袖燈煇煌城頭烏棲夜擊鼓吳王更衣西子舞

同作　嘉興王翃介人

深宮烏啼天未旦城頭擊鼓明星爛吳王讌罷星已希繁霜落樹烏驚飛

劉生

京華多俠客勇略重劉生一劍酬然諾千金問姓名歌鐘喧北里冠蓋隘東平聞道龍城戰軍前更請纓

當壚曲

吳姬春酒解當壚隨意絲繩瀉玉壺五馬漫誇秦氏女雙鬟愁殺霍家奴

小長干曲

江水東流急風波正未安郎今何處去留妾小長干

上章攝提格

同沈十二詠燕

節物驚人往事非愁看燕子又來歸春風無限傷心地莫近烏衣巷口飛

夏至日為屠母壽

臨高臺將進酒君提壺我鼓缶君子且勿諠小人鼓缶歌一言我昔從東海上親見上元夫人指爪長長鬟髮翩翩吹瑤笙擊石鼓宴者誰有金母投壺玉女為客豪青虯白鹿相招邀鍾山之李綏山桃李如缾桃如斗得而食之皆老壽今日高堂上壽稱觴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無如此日長

夏日閒居二首同范四路作

蘭草羅含宅蓬蒿仲蔚園桐陰初覆井瓜蔓漸踰垣歸鳥檐前樹斜陽嶺上村無家昧生計漂泊信乾坤

草閣親魚鳥江天滿芰荷行吟多澤畔晞髮自陽阿傍水看垂釣因風聽伐柯高陽尋酒伴乘醉亦來過

放言五首

長門賣賦司馬秦市懸書呂韋吾生恨不能早手戟其金以歸

步兵真成老卒德祖亦是小兒功名豎子先遂詩賦壯夫不為

高士南州磨鏡大夫吳市吹簫男兒不妨混迹何用匡居寂寥

為文思以冢葬對客寧將硯焚當年必無鍾子後世定有揚雲

種南山一頃豆瞻西疇三徑松耕桑若得數畝吾豈不如老農

八月十五夜望月懷陳大忱

明月生滄海天橫一氣中遙憐今夜客相對與誰同應有良朋過銜杯學孟公思之不得見清露小庭空

贈諸葛丈

旅館張燈夜未央相逢跋扈少年場同來大道朱樓上並坐佳人錦

瑟傍白首悲歌非往日青春把酒是他鄉襄陽耆舊今寥落乘醉還須問葛彊

懷鄭玥客淞江

連江楓樹外煙水隔層波歲暮飢寒逼荒城雨雪多故人居谷口策馬去山阿幾日離居恨還應獨嘯歌

寄家孝廉一是

懷歸當歲晏木落徧江潭作客應相憶離羣自不堪陰風連晦朔寒日下西南早晚依同病窮愁意亦甘

重光單閼

春日閑居

幽棲城市隔好鳥亦來翔閉戶野橋畔讀書春草堂有時欹皁帽終日據繩牀且貰鄰家酒狂歌盡一觴

懷朱山人彝

別時桂樹秋相送衡門夜不見所思來春水生堂下

語溪道中

小縣初成市經春罷荷戈陂塘湖水緩桑柘石門多入饌鵝兒酒愁人阿子歌見吳兢樂府解題蒲帆十八幅一半客經過

東飛伯勞歌

伯勞飛來燕飛去參辰天上重相遇誰家女兒十五餘織成湘綺三條裾迴身微步乍生塵巧笑明眸善避人鬱金為堂桂為柱中庭新種相思樹陽春已暮花漸稀可憐高下從風飛

樹萱篇

朱明四五月萱草滿中園花花連枝發葉葉從風翻解一移萱南湖濱樹萱北庭側亮無同心人馨香詎相識解二兎絲自有枝桃葉自有根黃花特小草何用通慇懃解三冶容無故懽柔條易顛倒本是忘憂花翻成斷腸草解四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漸白人心初不同愛好非前日紅顏絕世衆所尤美女入室惡女仇

采蓮曲

采蓮女兩槳橋頭去錦石清江日落時羅裙玉腕花深處采蓮童素舸游湖中江謳越吹歌未歇朱脣玉面來相逢共道江南可采蓮湖中蓮葉已田田攀花風動飄香袂照水萍開整翠鈿翠鈿香袂逢人少回看蘭澤多芳草青鳥飛來啄紫鱗白蘋斷處生紅蓼雲起暮流長飛花鏡裏香雙雙金翡翠一一錦鴛鴦鴛鴦翡翠飛無數蘭橈並著輕搖櫓素藕連根絲更柔紅蓮徹底心偏苦誰家年少垂楊下出入風姿獨妍雅岸上徘徊七寶鞭湖邊躑躅千金馬淥江腸斷起歌聲惆悵方塘一望平水上輕衣吹乍濕風中細語聽難明沙棠舟繫青絲笮相邀盡說江南樂白露初看翠蓋飄秋風漸見紅衣落橫塘燈火采蓮歸隔浦歌聲聽已希雲間月出閑煙樹惟見沙明白鷺飛

寄胡明府振芳

老去甘垂釣秋深歎轉蓬虛堂驚蟋蟀涼露滿梧桐隱吏思梅福忘年得孔融飄零方有日清宴幾時同

雞鳴

東方未白雞長鳴離人束帶步前楹中閨切切再三語曉寒入室燈光清家童驅雞誤相觸腷腷膊膊飛上屋

讀曲歌

素藕生池中紅荷浮水面與汝同一身本自不相見

華山畿二首

華山畿弩張不發箭知子未投機

兩相望儂非弧矢星安能長對狼

奈何許安得鳳凰子迎接儂與汝

游仙三首

東土非吾好西征豈憚勞何能從桂父且自學盧敖入水騎龍竹耕煙種鴨桃不知閬風去員嶠幾重高

八桂何時植雙鸞此日鳴然犀分水族懸鏡照山精片石臨河見浮槎貫月行心知逢織女不待問君平

少小璇宮織當牕機九張天孫分重錦價直百千強欲渡明河去牽牛不服箱謫來北斗下無計挹仙漿

臣里

臣里東家子生來十指柔已矜能挾瑟不自解梳頭蠟淚挑珠鳳風簾控玉鈎日長消午夢鬬草及春游

玄默執徐

南湖夜聞歌者

輕舟暗度古城東惆悵霜天落塞鴻誰向夜深歌水調傷心不待管絃終

舟次平望驛

舟人爭利涉日夕更揚舲一水分平望羣山接洞庭風來潮約約煙積雨冥冥愁聽嚴更發中宵尚未寧

楓橋夜泊

初月開平林繁星羅遠戍驚禽沙上鳴漁子夜深語遙聞歌吹聲暗入楓橋去

治平寺

招提下山路一徑轉迴塘搶影開初地鐘聲落上方陰崖深樹綠斜日亂峯黃湖上扁舟興沉吟意不忘

中峯尋讀徹上人不遇

中峯藤蘿上亭午傳齋鐘無復憚長路因之策短筇山明石齒齒樹暗雲容容不見支公鶴相隨塵外蹤

白紵詞二首

吳王宮中夜欲闌秋江露白芙蓉殘青娥二八羅裳單左鋋右鋋何娑盤明星滿天月三五城頭坎坎夜擊鼓君王既醉不知音猶向燈前作歌舞

天橫北斗夜沉沉美人並進揚清音白紵輕衣香氣深玉釵亂墮無人尋此時但恐君恩竭急管繁絃那能歇明燈忽滅烏夜啼醉起更衣滿江月

江亭

楊柳官亭外春來送客頻傷心車馬地淚盡復生塵

古興二首

空井雙桐落葉深銅鉼百丈響哀音美人不見涼風至愁對秋雲日暮陰

羅生芳草綠汀洲少婦明妝北渚游日暮清歌何處發蘋花秋水木蘭舟

哭萬兒

提攜猶昨日髣髴憶平生夜火銅盤淚春風竹馬聲無錢輕藥物瀕死念聰明迢遞黃泉道沉沉慟汝行

送王翃游粵

好去羊城道吁嗟契闊深離羣空悵望惜別重登臨零雨哀南土晨風念北林征途祭酒客天末渡江吟煙火蠻鄉少山雲驛路陰桃榔交嶺樹孔雀擾家禽去問楊孚宅歸看陸賈金梅花如可寄幸慰故人心

立秋後一夕同畦修季兪亮朱一是繆永謀集屠爌齋

涼風吹細雨蕭瑟度庭陰把袂來何暮當杯夜已深天邊同落晚江上獨愁心誰念新亭淚飄零直至今

送袁駿還吳門

袁郎失意歸去來彈鋏長歌空復哀天寒好向汝南臥酒盡誰逢河朔杯遠岸楓林孤櫂入平江秋水夕陽閑要離墓上經過地知爾相思日幾迴

題畫四首

林深屐齒未曾經萬壑松濤偶坐聽我若支笻來此地便攜酒榼上茅亭

綠蕪遠近山參差露氣暗浮松樹枝烏篷七尺屢回首看到月明歸未遲

長林楓葉早霜催絕磴鳴泉激石迴料得山樓聽不盡絃桐欲寫又徘徊

竹梢藤蔓淨飛沙冷翠疎林不著花羨殺幽人此高臥更無剝啄到山家

集句題王女史畫蓮

可愛深紅閉淺紅滿池荷葉動秋風縈迴謝女題詩筆一片西飛一片東

昭陽大荒落

即席送王廷璧朱士稚同之松江

楊柳青青覆板橋春江花月夜生潮停杯又是他鄉別無那相思一水遙

遣悶

一兩竟十日蕭條成暮春歡娛那有地歲月漸過人煙草天邊路風花陌上塵艮游如可再尊酒莫辭頻

閑情八首

邂逅重門露翠鈿娉婷不嫁惜芳年徒勞暇日窺香掾漫想橫陳得小憐洞口桃花何灼灼江南蓮葉更田田輸他三戶人僥倖載上胭脂匯畔船胭脂匯在檇李相傳范蠡載西施處

生來里是比肩名兩美須知定合并北地佳人矜絕世西鄰名士悅傾城何緣珠樹成連理便擬香車駕六萌不分秦臺漏消息玉簫先有鳳凰迎

家臨大道不難知夾岸楊枝踠地垂春水白魚多比目秋風紅豆最相思飛龍藥店虛存骨走馬章臺孰畫眉多事定情繁主簿山南山北淚連絲

宛轉吳歌別有腔蜻蛉舟小露紅窗梅花日暮風吹樹桃葉春深夜渡江荀令香消煙宋宋何郎燭暗影幢幢思憑謝女題詩筆畫作輕鸞六百雙

蓮花細步上蘭階徐整同心七寶釵入室便應金作屋當壚須得酒如淮身前容易風吹袖夢裏分明月墮懷五角六張看過了何愁作事兩難諧

舍後方池一水流鵁鶄鸂鶒信沉浮從教露井生桃樹更遣中庭種若榴錦段未通千里字玉簫猶隔幾層樓不知桑葉城南路五馬寧能共載不

水北花南路不紆形相色授兩心輸莫須遠結千絲網且緩平量十斛珠大婦亦憐中婦豔新人定與故人殊鴛鴦有分成頭白肯許飛還野鴨俱

一自神珠別漢皐經春不見意徒勞門前種樹名烏臼水上飛花盡碧桃三里霧同千里遠九重樓恨十重高無因得似紅襟燕恣拂簾鉤日幾遭

渡黃浦

極浦連天闕驚濤壯海門揚舲辭驛路放溜入雲根白霧魚龍伏蒼煙日月昏樓臺朝作市雷雨暗翻盆疏鑿千年久舟航萬里奔摩霄盤野鶴吹浪湧江豚杳渺通長島虛無出遠村祠因黃歇起葺以陸機存上客今何在高文不可論乘槎應未得搖落問乾坤

龍潭曉發

曉發白龍潭移舟綠楊岸篙師暗中語行客水邊飯雞鳴潮始來月落天未旦冥冥煙霧生稍稍城鴉散乘風萬里外擊楫中流半慷慨游子心臨江起長歎

嫁女詞

喹喹重喹喹鴛鴦隨野鴨誰家可憐窈窕孃容顏精妙難意量大姑生兒仲姑嫁小姑獨處猶無郎媒人登門教裝束黃者爲金白者玉阿婆嫁女重錢刀何不東家就食西家宿

七夕詠牛女二首

淚傳靈匹幾千秋天路微茫不易求今夜白榆連理樹明朝銀浦斷腸流

瓜果中筵笑語微西樓涼月夜開扉無因得泛浮槎去親向天孫乞巧歸

南湖卽事

南湖秋樹綠放櫂出迴塘簫鼓聞流水蒹葭泛夕陽心隨胡鴈滅目斷楚雲長惆悵佳人去憑誰詠鳳凰

送林佳璣還莆田

高樓置酒觴今夕愁聽驪歌送行客搖落深知覊旅情飄零況是雲山隔林生磊落無等倫鳳雛驥子誰能馴一朝忼慨辭鄉里幾載飢寒傍路人平生崔嵬好奇服流離恥作窮途哭往往詩歌泣鬼神時時談笑驚流俗林生林生骨相奇昂藏不異并州兒看君富貴當自有不合憔悴留天涯高秋別我閩中去行李蕭條慘徒御客舍清江萬里船鄉心紅葉千山樹九里湖邊倚翠屏穀城山下俯清泠寒風江路兼山路落日長亭更短亭嗟予分手天南遠惆悵河橋送君返遠客休辭行路難高堂應念還家晚

送十一叔游中州二首

木葉下亭皐西風一鴈高驅車千里道結客五陵豪河水浮官渡關門鎮虎牢驪駒方在路尊酒意徒勞

旅館涼風起秋城畫角哀天涯方遠客祖道且深杯山色陰中岳河流繞吹臺梁園多雨雪歲暮好歸來

送通門和尚住持太白山

越山東望路迢迢潤口寒藤度石橋惆悵空林飛錫遠海門秋雨浙江潮

送屠爌入閩

故人千里去風雪上行車南浦悲長路西河歎索居江猿啼遠近天水入空虛莫作經年別高堂正倚閭

逢姜給事埰

黃門先生官左掖力欲拔山氣辟易虎豹天關閉九重孤臣血肉徒狼藉東萊蠶市易沉淪南國相逢淚滿巾青鞵布韈江湖外誰念當時折檻人

簡陳秀才光緯

幾日秦嘉去應留贈婦篇盤龍明鏡好雙笑玉臺前

長安賣卜行贈吳三統持集杜句

翻手作雲覆手雨長安布衣誰比數天涯涕淚一身遙避地何時免愁苦男兒性命絕可憐實籍君平賣卜錢身上須繒腹中實長安市上酒家眠酒酣拔劍肝膽露勾陳蒼蒼玄武暮人生萬事無不有世人那得知其故揚眉結義黃金臺亦知窮愁安在哉可憐懷抱向人盡黃帽青鞵歸去來寂寞江天雲霧裏舍南舍北皆春水龐公隱時盡室去我獨何爲在泥滓強移棲息一枝安百遍經過意未闌復有樓臺銜暮景也從江檻落風湍多才依舊能潦倒百壺且試開懷抱但覺高歌有鬼神不知明月爲誰好吾兄吾兄巢許倫路難悠悠長傍人可憐爲人好心事終日坎壈纏其身

無題六首

金谷繁華地風流石季倫量珠凡幾斛買取墮樓人

織女牽牛匹姮娥后羿妻神人猶薄命嫁娶不須啼

夢逐山頭去身從掌上迴黃金如結屋先築避風臺

月映淩波韈風飄出水衣莫教仙犬吠花下阮郎歸

漢皋珠易失洛浦珮難分不及閑男女肩挑六幅裙

養就芙蓉粉勻成十樣牋相思無別語只解勸歸船

哭王處士翃六首

書信傳初到銘旌已在途今來紛涕淚昔別念須臾迢遞悲長道艱難喪老儒山陽懷舊賦流恨滿江湖

遠道將歸客孤舟返舊林招魂迷楚水臥病絕吳吟夢裏羅含鳥囊中陸賈金猶憐別時語悽斷故人心

江海飄零日秦川喪亂餘淒涼蒿里曲生死秣陵書零雨沾青草高原哭素車南山桂搖落無復子雲居

知己從今少平生負汝多人生看到此天道復如何流水笳簫曲悲風薤露歌王猷竹林在舊徑不堪過

落日明丹旐飄風卷繐帷途窮偏作客身老獨無兒書籍今何託人琴不可知高山空有調回首失鍾期

相送悲長別還家慘獨行流連箯書札次第念交情自有篋中作何難身後名泉臺應快意未必似平生

曝書亭集卷第二一

曝書亭集卷第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二

閑逢敦牂

同舍人五兄登觀山頂

杖策荒塗外憑高遠樹重微茫開積水縹渺見孤峯細雨春歸鴈深山日暮鐘何年共招隱相伴入雲松

送王汸遊嶺南

送君西去大江深回首雲煙楓樹林嶺路千山萬山外相思孤月夢中尋

寄懷徐孝廉之瑞

憶別吳山事隱淪相思煙草歷冬春餘杭溪水空千尺不見雙魚白錦鱗

贈別王山人元慧

王猷原愛竹圖畫得天真老去貧尤甚年來妙入神與余情不淺傾蓋日相親紈扇題教遍屏風點更新蕭疎抽直榦蒼翠染叢篁雨暗瀟湘夕煙浮鄠杜春枝柯紛異色水石盡堪珍國史傳文苑君家有舍人舍人名紘善畫竹不苟作嘗退朝黔國以雙縑索畫呼之不應至三年始致之又月夜聞鄰人吹簫因圖尺幅與之曰以簫材報汝其人更求別幅幷前畫裂之　風流存髣髴清切典絲綸散直矜通籍吹簫狎比鄰一朝翻毀裂萬里幾逡巡能事原殊俗當時信絕倫昔賢從脫略似爾實悲辛白髮重湖海青山廢隱淪狂歌老藤杖醉脫小烏巾不厭經過密惟應歎息頻物情輕一藝有識定千緡相賞知何地思歸及此辰郊扉餘舊業雲壑息勞筋早晚扁舟就三江共采蓴

示弟彝玠

攤書仍不學萬慮亦徒然就市非長策躬耕少薄田請纓今日事作賦幾時傳莫效諸兄嬾蹉跎媿昔年

彝公過

遲客無三逕浮杯自獨園林棲堪永日瓢飲坐忘言竹戶青蟲網荷風翠鳥翻更看涼月上徙倚向南軒

七月八日夜對月

素月弦初直清宵漏轉添乍堪盈手贈無復兩頭纖影動明河鵲涼生碧海蟾玲瓏看不定試上水晶簾

得譚七表兄吉璁西陵書集杜

鰕菜忘歸范蠡船斷腸分手各風煙更為後會知何地自斷此生休問天縱酒欲謀良夜醉將詩不必萬人傳江山路遠羈離日郭外誰家負郭田

俞汝言移居八首集杜

亂後居難定臨江卜宅新入門高興發對酒滿壺頻為客裁烏帽呼兒正葛巾平生飛動意披豁對吾真

寂寞書齋裏幽偏得自怡美花多映竹小水細通池丘壑曾忘返招邀屢有期論文或不媿步屧過東籬

田園須暫住版築不時操落景聞寒杵牆頭過濁醪雜花分戶映亂石閉門高試問垂綸客吾何隨汝曹

簡易高人意村花不埽除日長唯鳥雀客至罷琴書曬藥安垂老鈔詩聽小胥由來意氣合歲晚莫情疎

卜宅從茲老幽居不用名倒衣還命駕高枕笑浮生弟子貧原憲諸公厭禰衡看君多道氣攜手日同行

隱者柴門內無村眺望賒圓荷浮小葉秋竹隱疎花帖石防隤岸傾壺就淺沙何時一茅屋來問爾東家

牀上書連屋庭中藤刺簷看君用幽意勝槩欲相兼棗熟從人打杯乾自可添此時同一醉與汝定無嫌

滿目悲生事終朝有底忙世人皆欲殺詞客未能忘回首驅流俗過

逢類楚狂吾生無倚著配爾亦茫茫

懷黄十三 伋 客閩

八月霜清木葉飛關河秋望淚沾衣寒山桂樹今搖落惆悵王孫尚不歸

鸎脰湖寄周四 吉友

鸎脰湖邊水臨流好結廬桑麻深杜曲雞犬擾秦餘紅葉層層樹銀花寸寸魚耦耕兼有伴暇擬著叢書

八月十三日夜汎月太湖

為愛清秋月中流獨扣舷艱難羣盜路寂寞五湖船白髮從今夜青山憶往年酒闌愁不寐相顧意茫然

十七日夜月

待月涼宵靜更深醉玉缸空城懸北斗流水入西江落葉紛無數驚烏起一雙高樓思蕩婦茲夕定當牕

旅興呈舍人五兄二首

舊宅烏衣巷涼秋白苧歌湖山歸路遠風雨閉門多暗壑隱松桂深潭漂芰荷美人日遲暮芳草奈愁何

旅館三秋客端居百慮違張衡長不樂王粲竟無依夜月彈長鋏涼風歎短衣天涯芳草盡我馬亦懷歸

寂寞行

寂寞復寂寞四壁歸來竟何託男兒不肯學干時終當餓死填溝壑布衣甘蹈湖海濱飢來乞食行負薪不然射獵南山下猶勝長安作貴人

九日同張 璵 繆 永謀 集錢 汝霖 宅分賦

魯酒飲未醉商歌調復勞百年齊下淚九日罷登高短髮參軍帽重寒范叔袍舊來飛動意空羨五陵豪

旃蒙協洽

謁廣陵侯廟 并序

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其來古矣乙未二月將之越中問渡展謁廟下按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為今揚州府治然元季錢思復試羅刹江賦證曲江即浙江楊廉夫韙之時號曲江處士而曾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因賦絶句紀之江月松風者思復自題其集名也

昔聞江月松風客賦證錢唐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旛幢

固陵懷古

越王此地受重圍置酒江亭感式微想像諸臣紛涕淚淒涼故國久暌違天寒竹箭參差見日暮烏鳶下上飛猶羨當年沼吳日六千君子錦衣歸

蕭山道中

古樹參差暗春禽旦暮鳴東西開水市高下築山城翠竹千家靜清江二月平昔賢栖隱地巖壑有同情

梅市

仙吏經過處空江日夜流何年市門去千載渺難求竹暗清溪路沙明白石樓羇鴻與孤客歸思兩悠悠

鑑湖

狂客當年歸四明經過遺跡不勝情澄湖一曲明如鏡身在山陰道上行

雨坐文昌閣

芳草辭南浦晨風寄北林佳人天路隔帝子水雲深風雨他鄉別羇愁薄暮心冬青已無樹忍向六陵尋

偕謝 晉 吳 慶楨 登倪尚書衣雲閣 閣初成日倪公讌漳浦黄公於此

飛樓跨百尺畫棟長氤氳我來偕客一延佇置身髣髴雲中君憶昔

樓成時尚書歸田里北海方看尊酒開東山終爲蒼生起自從龍馭歸鼎湖公亦仗節死京都子規燕市尋常見白鶴遼東歲月徂十餘年間亭已壞游客經過增感慨噫吁嘻黃公授命大中橋魂兮欲歸不可招千門白下總蕭瑟何況尚書一廛室請君下樓歌莫哀回首高城月東出

謁大禹陵二十韻

夏后巡游地茅峯會計時雙圭開日月四載集輴欙國有防風戮書仍宛委披貢金三品入執帛萬方隨相古洪流割欽承帝曰咨寸陰輕尺璧昆命有元龜自授庚辰籍寧論癸甲期清都留玉女惡浪鑠支祁荒度功攸賴平成理自宜神姦魑魅屏典則子孫貽明德由來遠升遐亦在茲丘林無改列弓劍秪同悲回首辭羣后傷心隔九疑鳥耘千畝徧龍負一舟移斷草山阿井空亭嶽麓碑芒芒懷舊跡肅肅禮荒祠黃屋神如在桐棺記有之筵誰包橘柚隧或守熊羆共訝梅梁失因探窆石遺竭來憑弔處拜手獨陳辭

南鎮

稽山形勝鬱岧嶢南鎮封壇世代遙絕壁暗愁風雨至陰崖深護鬼神朝雲雷古洞藏金簡燈火春祠奏玉簫千載六陵餘劍舄帝鄉魂斷不堪招

晚過寶林山寺（相傳山自瑯琊東武海中一夕飛至人民皆從焉）

春風從何來吹彼芳樹枝客心坐惆悵日夕千里思出門異南北獨往任所之眷言登茲山已見西日馳羣峯趨戶外出沒成參差置身空濛閒悅忽飛來時向下聽雞犬極視窮高卑沉沉西林路光闇從此辭回瞻白雲合林外鐘聲遲

遶門山

修途緣廣隰川暝高煙平迢迢前山路落日西林明舍舟復登陟慰我巖壑情斧斤山林外白石丁丁鳴危梯懸木杪幽谷聞人聲陰晴古壁暗高下蒼崖傾或見山火出時聞猿鳥驚平看雷雨黑下視源潭清微風吹素浪日夕沄沄生山田足禾黍水石明柴荊何年此幽棲深謝世上名無爲在城市戚戚多所營

舟中望柯山

朝光麗華薄清川蕩浮瀾檥楫臨江皋流目肆遐觀丹葩眩重谷素雲冒曾巒我行既遲迴顧景多所歡青林翳巖桂香風過崇蘭空亭邈孤高修竹自檀欒緬懷古之人知音良已難

蓬萊閣晚望

源水桃花樹樹春風燕子家家目斷江南歸思愁人不在天涯

再過倪尚書宅題池上壁

尚書池館古城邊卷幔山光繞座前一自鼎湖龍去後難期華表鶴歸年石廊細雨生春草蒿里悲風起墓田枉付尼師作精舍粥魚茶版此安禪

若耶溪

若耶溪頭春水深南風北風樵采音浣紗女兒不得見清江日暮愁人心

蕺山亭子

石磴層層上憑高四望同君王遺跡在寂寞古亭空綠水人家外青林島嶼中昔年生聚日辛苦舊江東

弔王義士（毓蓍義士受學于都御史劉公宗周公聞南都不守絕食義士上書于公曰愼勿爲王炎午所笑乃衣儒巾藍衫投柳橋下死與義士先後死者潘生集周生卜年）

中丞弟子舊家風杖屨相隨誓始終閉戶坐憂天下事臨危真與古人同短書燕市遺丞相餘恨平陵哭義公此地由來多烈士千秋哀怨浙江東

岳忠武王墓

宋室偏安日真忘帝業艱但愁諸將在不計兩宮還鄂國英雄士淮

陰伯仲閒策名先部曲薄伐自江關赤縣期全復黃河度幾灣龍庭生馬角雪窖視刀鐶城下盟何急師中詔已頒盈庭尊獄吏囊木謝朝班相狡妻兼煽和成主愈孱長城隳道濟大勇喪成覵舊井銀缾失高墳石虎閉銘功存版碣鑄像列神姦曠世心猶感經過淚獨潸傳聞從父老流恨滿湖山朔騎頻來牧南枝尙可攀墓門人寂寞江樹鳥綿蠻宿草經時綠秋花滿目斑依然潭水月終古照潺湲

表忠觀

城邊碧瓦樹靈旂廟口明湖濯翠微罷聽緩歌歸夜月獨存豐碣對閉扉錢塘白馬迴犀弩玉座青苔上錦衣保障東南功不細祠官異代豈相違

歸

江南春事早二月已飛花眼見芳菲盡吾生信有涯妻兒空待米風雨獨還家自斷無長策何勞感歲華

橫山蛟潭

雲根齾齒階旁覩怪石裂傳聞此山隅有蛟出自穴崖傾箭栝門水暗玄黃血不見下山人怊悵芳菲節山爲顧況舊居有讀書臺下山歌云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況所作也

歸次西小江行舟被捉夜宿蔡村田舍二首

石壕逢小吏日暮捉人船斷續清江樹冥濛細雨天一身無倚著三命苦迍邅亟把迷津問蕭山何處邊

野老原頭立逢迎禮數增江村寒抱被茅屋夜張燈兵革愁何極桑麻話未能爲言官道近一舍是西興

擬古折楊柳辭

手折楊柳條倒樹孟津河十年來繫馬楊柳今婆娑

同作　山陰　祁班孫

上馬不執鞭但折楊柳枝出門不垂淚但歌楊柳辭

對月簡周簧繆永謀

楓林初落日秋露漸沾憁仰視明明月遙臨湛湛江游思陶謝並客有阮何雙待發清溪櫂相要醉玉缸

柔兆涒灘

山陰道歌送沈十二進

我從山陰來却憶山陰道客舍高歌一送君江南愁思盈芳草芳草碧迢迢離人千里遙青山謝公屐白馬伍胥潮潮來潮去春江路行車遠發西陵渡雲暗清溪梅市空風吹修竹柯亭暮迤邐鏡湖邊中流記采蓮樵風空舊跡沉釀自成川誰家青翰長相見何處紅妝不可憐溪風橋雲門寺流泉淙淙石齒齒我昔愛奇未到此送君遠游從此始直上秦山望海水

送舍弟彝鑒之山陰

別情不可道送汝益淒其分手悵前路離居感後時山中伯禹穴江上伍胥祠何處無芳草池塘遶夢思

午日吳門觀渡

勝日銜杯罷輕舟解纜初盡傳迎伍相不比弔三閭畫舫龍鱗見飛樓蜃市居雲濤看震盪雷雨任吹噓別有張筵客相邀吳市墟王孫五花馬少婦六萌車芳樹晴川外平沙夕照餘泉聲間絲竹人影亂芙蕖爲樂時將晚當歌恨不除閶闔成土俗天地感權輿江表遺風在承平舊事虛吾生多涕淚高會輒欷歔

將游嶺南留別故園諸子

驪駒長路起秋塵遠客清樽不厭頻握手相看猶未醉滿堂明月照離人

錄別

飄飄山上雲泱泱溝中水居人語前除行子夜中起攬衣候雞鳴束帶復隱几上堂辭嚴親入室慰妻子戚戚對弟昆依依向鄰里臨當

掩柴扉行復顧桑梓睠彼雙飛鴻徘徊不能已

金山登妙高臺

高臺堪極目落景一登臨衆水金陵下孤城鐵甕深平沙依鴈宿橫笛想龍吟不見安禪叟寥寥江上心

秣陵

秣陵城闕暮雲封估客帆檣落日逢萬里星霜沙塞鴈五更風雨掖門松長江鐵鎖空千尺大道朱樓定幾重此夕愁人聽鼓角驚心不似景陽鐘

采石

采石磯邊積雪晴橫江館外暮潮生金陵美酒百斛盡明月滿江空復情

小孤山

北船乘長風南船載柔櫓篙師戒晨征渡口動津鼓霧淨開孤峯沙明橫極浦逶迤經前山日色未亭午半嶺界樓臺參差近可覩離離金碧光窅窅神靈雨遠望空愁心沿流采芳杜

大孤山

兩孤去百里宛在中流半匪獨形勝殊氣亦變昏旦天梯鬼斧開廟火神鴉散昭昭雲月輝歷歷明星爛空水既澄鮮浮光亦淩亂飄颻御冷風怳忽度銀漢未有歸與情空深逝者歎

舟中望廬山

昔予志名山夢寐五老峯今茲遠行邁舟楫欣來逢中流望員闕隱見金芙蓉空翠非一色飛雲渺千重歷歷澗中水青青崖上松所嗟限于役策杖誰相從空愁石梁在緬懷虎溪蹤巖棲不得遂惆悵東林鐘

望湖亭對月

山色匡廬近湖光彭蠡開異鄉頻見月孤客乍登臺遠樹霧中失浮雲川上來離心似黃鵠中道一徘徊

封谿聶侯廟

返照封谿上停橈思惘然地傳白鹿渚人記赤烏年簫鼓迎神曲帆檣送客船誰令戎馬日萬里入南天

灘行口號六首

白鷺洲前動客愁黃公灘畔駐行舟誰開瘴嶺天邊路惟見清江石上流

銅盤灘急水西東兩岸高山四面風絶壁倒飛巫峽雨懸流直下呂梁洪

黃茅峽外野人居潭影空明漾碧虛長箭短衣朝射虎鳴榔持火夜驚魚

斷壑陰崖百丈牽斜風細雨萬山連長年三老愁無力羨殺南來下瀨船

紅霞深樹嶺雲平兩槳戈船石罅行浦口清猨催客淚一時齊作斷腸聲

羊腸鳥道幾千盤設險寧惟十八灘見說一灘高一丈直從天上望南安

虔州懷古

橫浦樓船靜西風草樹彫城荒百戰在地入九江遙豪傑爭先後山陵慘寂寥鬱孤臺下水流恨自南朝

南安客舍逢陸郡伯兄世楷以滕王閣詩見示漫賦

憶昨君從柘湖至揚舲爭發吳趨市京口相逢借問君檥舟揚子江心寺晴雲縹渺散碧空欻忽破浪生長風孤舟如巨魚鼓鬣洪濤中川原迢遞不可極布帆飄忽隨西東我從鹿渚超長薄君到洪都更棲泊遠望開襟彼一時憑高獨上滕王閣茲樓崛起天下雄珠簾繡柱垂文虹當年王師此高宴一時詞賦推羣公留題真蹟不可見煙

雲過眼須臾變古來文采光燄長千載王郎信堪羨君家兄弟才難伍甫里聲名動江左揮毫落紙氣淩雲坐令長才失千古我亦天南萬里行白衣搖櫓度江城閉雲潭影徒回首南浦西山空復情大庾城邊日將西下馬逢君復攜手座上新開北海樽客中飲我蘭陵酒酒闌相示絕妙辭九莖勝食齋房芝曲終定有湘娥怨讀罷如聞帝子悲當前勝地不得上使我沉吟一惆悵舟楫重過定幾時雲山滿目知無恙明發梅花嶺外看長從驛使報平安側身天地多知己且莫頻歌行路難

度大庾嶺

雄關直上嶺雲孤驛路梅花歲月徂丞相祠堂虛寂寞越王城闕總荒蕪自來北至無鴻鴈從此南飛有鷓鴣鄉國不堪重佇望亂山落日滿長途

湞陽峽

吳山多逶迤粵山獨嶄嵒壁立千仞餘洞壑俯穹嵌子午見日月朝夕鳴松杉天風一以至蕭瑟吹江帆懸崖答長嘯空翠溼征衫側聞飛仙度遠見浮雲銜何當斸靈藥坐惜無長鑱

香爐峽

何年香爐峽擅此香爐名匡廬與會稽秀色同削成篁徑散彩翠溪流澹澄明青雲結車蓋白日懸霓旌孤舟泛容與百丈紛縱横人影如沙蟲林林川上行夕陽下長坂猨鳥盡哀鳴征途渺何極惻惻使心驚

大廟峽

連山何迢迢迢迢夕陽外我行曾幾時虛舟入青靄崖傾斷車箱廟古陰松檜遙見靈旗翻微風響清籟川光與天容上下如衣帶纍纍白石明窅窅浮雲晦日夕故鄉心山川渺吳會

羚羊峽

泠泠高峽水際曉煙光微一聞征橈發宿鳥皆驚飛浦樹既迢迢山雲亦依依谿迴修竹靜日出行人稀雙崖信奇峻屹立如重圍猨猱相叫嘯水石湛清輝遂令游子心萬里亦忘歸林棲如可得願息漢陰機

寄遠

南風日夕度江潭旅夢還家路未諳寄語寒衣休憶遠更無霜雪到天南

強圉作噩

元日陰

黯黯窮陰合蕭條歲序遷故鄉應雨雪絕域尙烽煙更憶高堂上頻思遠信傳辛盤空自好誰爲介樽前

首春端州述懷寄故鄉諸子

客舍千山外春城萬里心草青仍一度雲暗結重陰往事隨蓬轉謀生愈陸沉承歡違菽水兄弟渺商參負米情空在離鴻思不禁此邦非樂土何處好懷音枉作窮途哭虛勞澤畔吟蒼梧晴峽遠桂水暮流深夢斷梅鋗嶺囊空陸賈金楓林悲落月苔石憶同岑燕笑應如昨沉吟獨至今北歸徒躑躅南望益蕭森瓊樹佳人隔梅花驛使臨短書知可報珍重問江潯

珠江午日觀渡

蠻歌撫節下空江畫舸朱旗得幾雙想像戈船猶漢日忽驚風土異鄉邦芙蓉遠水迷花渡琥珀深杯覆酒缸近市青樓經亂盡知無紅粉出當牕

五羊觀

中天臺殿倚南溟玉珮雲衣散百靈瘴雨不開煙樹黑驚濤直下海門青騎羊舊說朝仙馭銜穀何年降楚庭歎息遺墟今寂寞高林空度羽人經

篷軒落成曹方伯溶招飲納涼卽席分韻

卷幔溪光夕開軒露氣澄參差交月樹升降護風燈幕府容疎放蠻天罷鬱蒸南園多勝友況挹酒如澠

羊城客舍同萬泰嚴煒陳子升薛始亨醉賦

客舍所居堂勝侶時相求興來攜手一展眺恍如孫楚之酒樓樓頭取酒恣讙謔遠勝十千宴平樂海寺鐘聲風末聞江城帆影樽前落夕陽飄忽晴滿林須臾急雨來庭陰蠻天五月不知暑座客相看寒已深我本蘆中人易下新亭淚莫辭魯酒薄拚作高陽醉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黃河之清不可俟何用長懷千載憂陳拾遺嚴夫子羅浮四明兩道士意氣寧從杯酒生文章本是千秋事況今生涯羇旅中時危得不悲途窮丈夫三十不自立一身漂泊隨秋蓬雖未白頭成老翁當前有酒且痛飲明朝岐路仍西東

同陳五子升過光孝寺

浩劫虞翻宅沙門大士居寒煙萬井外春樹六朝餘是日風旛動諸天夕照虛更尋濠上樂偶坐一觀魚

越王臺懷古

君不見越山高高越臺古複道逶迤接南武北望山頭徧白雲西臨城下環珠浦由來形勝盡高丘萬里天南此壯游驚濤暗向扶胥落佳氣晴連鬱水浮憶昔中原逐秦鹿五軍失利屠睢戮番君一出王衡山戶將從征入函谷天教霸象開南溟宵分東井聚五星龍川縣令起嶺表被書移檄馳邊庭聲言三關盜兵至一時按法誅秦吏萬人旣築湞陽城千里還開雒王地漢帝當年爲剖符陸生燕喜出西都冠裳魋結須臾變文錦蒲桃絕世無番禺之交一都會因山築臺落天外百丈迴盤信壯觀三時朔望長升拜自古羈縻稱外藩誰令市鐵禁關門不見鮫魚重入貢旋看黃屋自言尊漢使陳觴更行樂紫貝明犀雙孔雀重來錦石已成山歸去黃金遂盈橐一從蒟醬啓唐蒙越騎校尉甘泉中是誰僇殺棄繻者江淮巴蜀紛來攻伏波下瀨軍三面樓船戈船齊教戰合浦珠崖隸海隅山薑扶荔移深殿尉佗城圮夕陽原建德園荒秋樹根虛傳避暑游宮闕幾見浮杯出石門木棉花開山雨積鷓鴣啼處蠻煙碧舊井潛移郭璞城離宮半入虞翻宅人事消沉洵可哀千秋朝漢餘高臺漢家遺蹟不可問吁嗟乎歌風柏梁安在哉

東官書所見

浦樹重重暗郊扉戶戶關長年搖櫓至少婦采珠還金齒屐一尺素馨花兩鬟摸魚歌未闋涼月出雲間

東官客舍屈五過譚羅浮之勝時因道阻不得游悵然有懷作詩三首

柱作名山約茲來不易逢雨捎千徑竹苔冷萬年松錦鳥青丘下霞書石室封向來獨往地惆悵閟仙蹤

傳道朱明洞堪留白石樵鸞凰曾可御蛇虎爲誰驕細草香金澗寒雲束鐵橋梅花清夢斷彼美罷相要

勾漏來仙令神靈得鮑姑丹砂不死藥竹葉辟兵符白日飛蝙蝠紅雲泣鷓鴣何能振衣去敢復計窮途

過朱十夜話　番禺屈大均

黃木灣頭月扶胥渡口舟日方逾北至火已漸西流過雨收紅豆連波狎白鷗夫君若犪草一見卽忘憂

贈張山人穆

鐵橋山人逸興長草堂卜築東溪傍彈棋擊劍有奇術飲酒賦詩多樂方逢人豈憚霸陵尉畫馬不數江都王莫道雄心今老去猶能結客少年場

贈張五家珍

可歎張公子流離自妙年身孤百戰後門掩萬山前易下窮途淚難

耕負郭田平陵松柏在餘恨滿南天

贈高儼

高生老畫師往往賦新詩能事緜來重狂歌和者誰欽知屋首好情識虎頭癡不向銅鞮去尋常倒接䍦

哀莫處士以寅

濃花細雨落前簷憶別江樓暮卷簾今日天涯同調盡白楊荒草哭陶潛

食龍目

龍目原奇樹嘉名自海區何年賦旁挺得與側生俱黃擬支郎眼圓分漢女珠幾人曾嗜此昌歜未應殊

送曹方伯還里

惆悵紅亭酒登艫奈別何秋風空日夜岐路渺關河重以歸與歎因之勞者歌還憑長短笛吹出感恩多

夜泊西南驛

生煙平楚夕隱隱見西南獵火寒歸騎津亭暗落帆往來仍嶺外憔悴卽江潭縱有還家夢愁多已不堪

三水道中

浦樹高原盡人家負郭稀夕陽明斷塔風色上征衣老馬長途伏飢鷹側翅飛寒江日西下不送北船歸

崧臺晚眺

傑閣臨江試獨過側身天地一悲歌蒼梧風起愁雲暮高峽晴開落照多綠草炎洲巢翠羽金鞭沙市走明駝平蠻更憶當年事諸將誰同馬伏波

七星巖水月宮

晨策遵北渚初暾麗陽崖淒清曾飇發鬱述素雲霾横術越故蹊交林冠高齋蒼煙秀松杲白石崇基階以茲清曠地結念澄中懷瑤琴雖無音山水調長諧何必答歡歌魚鳥卽朋儕懷新意猶眷撫往迹誠乖卽事非浮歡真樂亮難偕

入景福洞登璇璣臺

紺宇陟旣窮靈域探未竭援蘿巡傾崖窺巖辨修碣滅跡超重深拂衣避硉矹入窅驚坎習出泉自蒙發洩雲晴未歸石火寒不伐吹萬聆天風明兩見日月芳塵凝花堂象緯逼金闕陰淵待息心陽阿足晞髮歲晏當來游毋令蕙草歇

由香關至玉虛觀遂轉登絕頂

山行不辭勞況非道路長石門敞層阿沙草敷陽岡仄徑旣窈窕連峯復青蒼登高睞千里矯首淩八荒飛鳥遺之音埃風吹我裳覽彼終南詩有紀亦有堂亭亭翠旗列宛宛朱鳳翔忘憂豈在邇爲樂誠多方何當啓閶闔高舉朝紫皇

下扶嘯臺陟閬風崖自蓬壺徑汎舟入鐘鼓洞

高寒肆冥搜幽異愜心賞窮梯背樵蘇窈徑面篠簜睇後路旣迴瞻前渚彌枉緬辭蘇門嘯重作剡溪訪泉石匪自今亭臺已成曩其鏜異短聞無射中奇響偉茲造化功流形信无妄津逮與故超神淵道斯廣懷哉謝人寰歸與授吾黨

阻風珠江口漫成十韻

疾風江上起舟楫盡停橈靜聽千林折驚傳百丈飄飛鳴連鴈落高下斷蓬飄急鼓峒人伐殘虹颶母驕土囊愁岌業板屋歎漂搖望入孤城近真成一水遙空倉寒聚雀深樹晝聞鴞長短誰家笛東西背郭樵驅馳嗟異域搖落感今朝惆悵王孫路懷歸不自聊

送嚴煒之惠陽

相期且樂酒相見輒悲歌相送有如此相思知若何晴川疎樹遠落日亂山多別後豐湖月聞鐘應獨過

鬱洲寒望

一丘迴枉渚獨往失斜曛到地無南雪連天有朔雲貪泉懷刺史蠻語問參軍漸聽寒潮落昏鐘隔浦聞

曝書亭集卷第三

曝書亭集卷第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三

著雍閹茂

將歸留別粤中知己

請君膝上琴彈我游子吟哀絃激危柱離思難爲音賓御皆煩紆何況居者心于役既有年歸哉方自今不辭路悠長眷此朋盍簪山川一以隔邈若商與參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汎舟滄浪天驅車遏雲岑中誠何用寫執手情靡任

峽山飛來寺

花宮蕭瑟暮雲間絕磴藤蘿迥莫攀一自高風留帝子至今修竹滿空山澄潭犀去沉金鎖古洞猨歸帶玉環此夕登艫渾不寐更教沿月弄潺湲

凌江道中

遠客千行淚離程一葉舟生憎江上水不肯向東流

楊歷巖觀瀑布水

瞻塗越修畛遵渚拂芸若駕言陶嘉月采隱滌氛囂舍車循曲汜捫葛升陵喬柔荑挺英蕊灌木蔚豐條仰沾潺湲沫俯聆載道飈逝者如斯夫洊至非崇朝靜觀羣化遷始悟萬象超一鼓丘中琴清響流山椒鳴鳥聲相求潛虯德彌劭願言縶白駒於焉久逍遙

雄州歌四首

雄州滿目瘴雲霾風物當年亦可懷大庾梅花連小庾正階流水入斜階

綠榕萬樹鷓鴣天水市山橋阿那邊蠻雨蠻煙空日夜南來車馬北來船

湞江西下墨江流來鴈孤亭春復秋十部梨園歌吹盡行人虛說小揚州

山頭風急雨淒淒篁竹荒茅一望迷縱有歸人歸未得空勞夜夜子規啼

席上留別陸兄世楷

但秉中宵燭重爲旅客吟驪駒即長道絲竹本哀音越嶠停雲遠秦關落日陰無勞岐路別洒坐已霑襟

庾嶺三首

不隨野雀棲不挹斜階流顧茲非我鄉胡然久滯留侵星陟長阜亭午次崇丘丸丸青松偃鬱鬱玄雲浮有渰自東來畢景忽西遒征夫念獨宿徒御方相尤

相尤夫何爲獨宿在車下往矣歲聿除來思月惟夏大儀互迴游芳華兩徂謝迴車感長途如歲匪遙夜我馬既已瘏征夫本靡暇日旦候雞鳴嚴程起夙駕

夙駕踰秦嶺連岡勢逶迤一爲愁霖唱慨彼東山詩沾我征衣裳素絲以爲緇不愁裳衣濕所嗟徒御飢薄寒忽中人不異三秋期言旋雖云樂翻使我心悲

謁張曲江祠

峻坂盤神樹陰崖鑿鬼工芳塵羽扇冷春燕玉堂空不覩關門險誰開造化功經過遺像肅千載嶺雲東

晚過東山寺

飛閣流丹蝕層巒積翠多松間明月在惆悵下山歌

題南昌鐵柱觀

丹甍縹緲麗層城鐵柱縱橫練紫清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游人自愛登高賦仙吏仍兼濟物情雷雨忽愁天外至江湖元在地中行

登滕王閣

峻閣峙洪都淩虛落照孤縈迴窮島嶼波浪接荆吳舊地君王賞分封禮數殊霓旌千騎入玉佩幾行趨水汎魚龍宅花濃蛺蝶圖星霜歌舞換俯仰物華徂蹟以三王重名將百代俱雄文思往事高興亦吾徒闌檻看如昨登臨信可娛西山開積雨南浦散平蕪作賦秦公子行吟楚大夫由來憑眺地襟帶有江湖

阻風吳城

客路愁何極清樽幸未空匡廬長在望不厭石尤風

舟次彭澤悼萬孝廉 泰

涕淚千秋在田園萬事非悲風彭澤柳宿草首陽薇但有青蠅弔虛傳白鶴歸秣陵書不遠何處覲音徽

秋浦

秋浦沙寒鷺浴敬亭山暝雲流何處吹來片雨回風正濕鄰舟

為江謁西楚霸王廟

山前松柏憤王宮遺恨當年尚不窮忽見諸軍盡垓下愁聽父老說江東美人罷舞餘春草駿馬悲鳴自朔風萬歲來遊還此地千秋霸業有誰同

還家即事四首

回首辭江海驚心念物華漸看鄉樹近彌覺旅程賒避地盧留井無田學種瓜重爲廡下客慚媿說還家

遠客朱顏改高堂白髮新長貧謀半菽幾日且兼珍遂有耕田計無勞陟岵頻南陔蘭可采眷戀及良辰

卜築仍無地來歸轉自憐癡兒猶昨日病婦已連年扇有蒲葵攬牀移莞蒻眠濁醪供取醉不向酒壚前

至此猶餘悸於焉暫息機不辭新蠟屐重理舊鶉衣鬼笑劉龍拙車看袁紹非生還良已幸長鋏幾人歸 有感介人履安也

雨中陳 三島 過偕飲酒樓兼示徐 晟

吳門十日風雨惡決明花開忽復落游人登高愁未已客子入門慘不樂陳生踈放良可喜雨中過我臨頓里却話平生同調人吹篪擊筑皆知己皋橋橋西多酒樓妖姬十五樓上頭百錢一斗飲未足半醉典我青羔裘坐中臨觴忽不語南州孺子高陽侶同是東西南北人明朝酒盡歸何處

吳江顧處士 樵 扁舟過訪留所畫山水圖并新詩見贈集杜句酬之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前者途中一相見同心不減骨肉親素知賤子甘貧賤故國平居有所思數篇今見古人詩飄零已是滄浪客酒後常稱老畫師畫師不是無心學合沓高名動寥廓漫勞車馬駐江干數問舟航留製作春山無伴獨相求請君一來開我愁乘興遣畫滄洲趣舟楫渺然從此去乃知變化不可窮意匠慘澹經營中陰崖却承霜雪幹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雲白山青萬餘里虛無只少對瀟湘天下何曾有山水浴鳧飛鷺晚悠悠琴瑟几杖柴門幽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獨立縹緲之飛樓

屠維大淵獻

喜羅浮屈五過訪

春風蝴蝶飛綠草南園遍知是麻姑五色裙羅浮山下曾相見開門一笑逢故人遠來問我桃花津若非綠玉杖定跨黃麒麟不然出入京雒一萬里何爲布素無緇塵相知樂莫樂不用金箱圖五岳況今天地多戰爭赤城華頂風煙驚山陰道士不得見四明狂客誰相迎由拳城南春可惜竹石如山水千尺從此扁舟范蠡湖長歌來往裴休宅

贈顏 鼎受

桐鄉顏氏子才大最能詩往作青齊客論交游俠兒星流赭白馬日射黃金羈不惜歸來困簞瓢樂可知

送王援入蜀省其尊人觀察庭

向晚東城下驪歌不可聽寧親遠行邁送客出郊坰去馬黃金絡離筵碧玉缾山花開古驛河柳遍長亭絶域春零雨浮槎夜挂星連天秦棧樹如日楚江萍已見投三峽曾傳役五丁飛雲橫太白丹嶂落空青蜀道難如此瞿塘險未經猿聲流暗壑鳥路入晴冥好醉臨卭酒重題劍閣銘還憑梁上月夢想對儀形

渡錢塘

渡口乘潮漾北風輕舟如馬泝江東明朝又是山陰道身在千巖萬壑中

贈蔡五十一仲光

十里湘湖水迴流入女牆君家湖水上時有落花香海月生江寺風琴響石堂更聞多古調識曲漢中郎

梅市飲祁四居士駿佳宅同徐十五祁六分韻

舊里仙人市遙峯玉女巖牕中交浦樹檻外落風帆藥圃穿籬遠沙泉近海鹹紺園留過客黃獨斸長鑱榻下同徐穉林中對阮咸坐來殘暑退涼思入楓杉

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

愛汝谿堂靜開尊乍卷帷江花平岸發山鳥過庭飛東海賦垂釣西山懷采薇一爲歌白雪高調和應稀

祁六坐上逢沈五沈五配祁夫人湘君善詩

東陽年少沈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今日謝家羣從在青綾障外更逢君

祁理孫席上口占

公子華筵醉幾迴玉簫金管夜重催他鄉信美不歸去一飲須傾一百杯

祁六紫芝軒席上留別

長路何年別幽居此地偏石林芝草秀蘭澤荷花鮮上客且安坐主人猶未眠不知高館裏絲竹是離筵

顯皇帝大閱圖爲吳金吾國輔賦幷序

萬曆初太師張文忠公居正秉國勸駕大閱時兵部尚書吳公兌實典禁旅俾圖以傳子孫錦衣都督同知國輔尚書曾孫也出以觀客圖長三丈餘內自宮闕外至陵寢極于沙漠止焉繇是萊陽宋琬作賦南昌王猷定作記而彝尊作詩以述之

神廟垂衣日江陵總百官揆文先奮武慮亂本居安殿上蕭何履朝中貢禹冠孫通明禮樂方叔莅師干駕馭英雄在超騰士馬驩車徒看翼翼禁旅尙桓桓畫史真能事披圖得鉅觀丹青榮顧愷宮室擬胡寬歷歷開城闕高高疊井榦虛無淩倒影縹緲結重欒太液波還靜長楊露未乾妝樓原自鑠圜殿不禁寒仙仗移平樂霓旌擁上蘭忽驚千騎並旋訝六營團作氣陳金鼓前驅建玉鑾輕雲承翠蓋麗日表朱竿遂列堂堂陣爰升將將壇小侯班四姓大閱用三單紫燕雙絲絡花驄七寶鞍呈能羣角觝教射集星弁觶飲籌無算鐃歌曲漸闌行知塵冉冉歸想佩珊珊遠勢工尤極平原繪更難蕭疎連板屋迢遞出峯巒百里生毫末諸陵望鬱盤薊門無堠火函谷有泥丸元老謀猶壯諸孫手澤完錦題探篋笥湘簟展琅玕對此成希覯因之感萬端雨煙飛蜀錦霜雪皎齊紈賦愧王延壽謠同梁伯鸞儀章長在目珍重歲時看

飲吳生理楨宅

吳郎愛客解千齡勸飲青絲挈玉缾落日兒童齊拍手過江三日幾曾醒

食鮰魚

白小休論小奇珍信可珍炎天來積雪入饌總如銀稻蟹時方早蓴鱸思莫頻不知江海上幾處罷垂綸

越江詞

山圍江郭水平沙過雨輕舟泛若邪一自西施采蓮後越中生女盡如花

題越江詞後　上虞　錢霍

翩翩公子剡川游五月山陰鏡裏舟自向花前歌妙曲若邪溪女盡風流

曹娥廟觀渡二首

問渡要津吏沿流信楫師江空鳴社鼓風細颭靈旗遂入曹娥廟同觀漢代碑浮江千載恨猶有弄潮兒

小小邪溪女潛來事禱祈罷歌河女坐不上越航歸(晉書夏統傳曹娥沉後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斜日明金闕涼風到錦幃還持白團扇搖動五銖衣

土城山和錢六

江花江草滿江關浣女清歌日暮還曲罷彩雲猶未散春風吹上土城山

原作　上虞　錢霍

西施明豔世間希此地曾經換舞衣春色不隨流水盡暮山猶見彩雲飛

雜詩二首

滔滔東流水中有西上魚素鬐揚洪濤騰決勢有餘雲霧生晦冥川岳助吹噓白龍未變服胡然愁豫且亮無圖南志終返北溟居

鶢鶋本大鳥海處揚波濤何意天風來吹之入魯郊鏘鏘鐘鼓鳴昂首思扶搖青雲鎩其翮烈風焚其巢先時方笑言後至斯號咷

騏驥服鹽車獮猴騎土牛於心徒欲速爲計苦不周白洋既覆粟太行亦傾輈擇術昧先幾焉能獲所求

寄屈五金陵

新從白蓮社舊事紫陽君貽我羣仙詠全勝十賚文風濤楊子渡松柏蔣陵雲共有山棲志題書報爾聞

同作　嘉興　周篔　青士

昭景元名族宗雷愛道流聞依靈谷住最近孝陵秋倚閣三松樹(風香閣存陵樹三株)浮江一葉舟匡山多勝侶何日虎谿游

又　秀水　徐善　敬可

傳說靈均裔經秋尚未還卜居那有地緤馬定何山五岳朝羣帝孤舟下百蠻遂令哀郢曲流轉到人間

又　秀水　朱彝鑒　千里

三閭文采後之子繼清標少日矜奇服空門賦大招軍容屯朔騎風物話南朝庾信傷心地江關入望遙

八月十五夜集半邏錢(爾復)齋有懷錢四(汝霖　錢四本姓何)

舊識何顒宅(嘉興李繩遠斯年)溪亭雜樹交秋花低結子(彝尊)寒竹暗抽梢屢下南州榻(嘉興李良年武曾)彌慚左顧庖山缾攜櫂酒(海鹽錢爾復子湘)野蔌出杭肴樂飲傾三爵(嘉興李符分虎)賓筵賦載呶風多沉北斗(繩遠)雲密自西郊肅肅離鴻下(彝尊)棲棲獨鶴巢空堂驚蟋蟀(良年)涼牖落蠨蛸待月虛高詠(爾復)停杯試解嘲小山棲隱處(符)悵望隔衡茅(繩遠)

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

爲愛精廬好(海寧朱一是近修)還從勝侶探(嘉興屠爌闇伯)連山藏磵戶(屠焯昭仲)百頃漾風潭(嘉興李鏡明遠)暇日同看竹(嘉興周篔)終朝罷采藍(嘉興繆永謀天自)汀洲縈曲岸(嘉興鄭玥隨始)空翠入層嵐(嘉興沈進山子)靜聽蓮花漏(彝尊)幽尋燕子龕(李繩遠)林泉訪支遁(李良年)晨夕過劉惔(李符)慧業知相似(一是)玄言試共參(爌)香雲浮貝葉(焯)松火照金函(鏡)坐起頻移榻(篔)遲留此盍簪(永謀)漫須觀露槿(玥)且與薦霜柑(進)高興雖云洽(彝尊)離懷總不堪(繩遠)同心方遠道(良年)輟櫂復停驂(符)澤畔吟應數(一是)淹中臥未甘(爌)

飄零曾匊北焯棲泊又江南鏡赤羽紛傳檄貨青毅孰荷擔永謀石
城秋草積玥瓜步夕陽含進佳訊憑誰寄(彝尊)端居秖自慚(繩遠)西
飛有孤鶴良年天末望蘇耽符

懷嚴(煒)客嶺南

老去嚴夫子辭家久不回升沉安可問時命轉堪哀尚有高堂在曾
無驛使來遙憐望鄉處日上越王臺

同曹侍郎遙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

回首秦川落照殘西風遠影對巑岏城頭霜月從今白笛裏關山秖
自寒亡國尚憐吳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春來已是傷心樹猶記青
青送玉鞍

同賦　(楷李)曹溶

灞陵原上百花殘隄樹無枝感萬端攀折竟隨賓御盡蕭踈轉覺
道途寒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看正值使臣歸去日西
風別酒望長安

初秋泊錢清江

錢清江口水平堤雲木參覃磴不齊川靜未聞鴻鴈度雨昏時有鷓
鴣啼逃名梅尉來吳市避地梁生入會稽枉自含情臨北渚秋風蟳
蟳草萋萋

飲張司理(陛)南華館題壁

南園載酒勸君歌涼月紛紛照薜蘿鏡水連天八百里張星依舊在
明河

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呂(師濂)祁(理孫　班孫)分韻得泥字

溪亭蕭瑟水雲低積雨千山極望迷落葉漸看沙徑滿寒烏偏傍女
牆啼重來賓客仍羈旅此去鄉關亦鼓鼙何事懷人坐惆悵且拚今
日醉如泥

留別董三(嶐)

離堂翦燭重燒燭深夜他鄉說故鄉作客蕭條官舍下逢君歌哭酒
壚傍明朝分手仍南北後會相期各渺茫長路烽烟驚海甸亂山風
雨暗河梁

上章困敦

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

徑轉叢篁曲谿迴石磴斜為園傳故相(唐相裴休別業)勝事復吾家晚日吹
山雨陰雲覆浦沙春風三百樹猶有未開花

送汪進士(挺)游嶺南

獻歲發吳閶緣流抵建康北風吹五兩幾日上潯陽榕葉山城暗梅
花驛路長回思舊游地飛夢到君傍

和曹使君憶姚州酒歌二首

姚州白酒白於泉醉客何論三百錢十月糟牀初滿注莫教焚却子
猷船

曹娥江口晚潮低兩槳春船入會稽最憶黃冠攲倒日夕陽山色鑑
湖西

聞東莞查明府舅(培繼)擢戶部書寄

飛來雙燕子遠自羅浮山為報神明宰青春万里還風煙辭粵嶠車
馬下秦關從此相思夢無煩到百蠻

寄顧處士(有孝)

東吳顧文學念爾亦窮途留客還雞黍傾心及釣屠江城三歲別書
札一行無何日能相訪扁舟范蠡湖

別杜(濬)

石城烽火後孤客轉浮沉乞食來吳市為園失漢陰襄陽耆舊傳荊
楚歲時心還復扁舟去淒其洛下吟

同魏周二處士集鍾(淵映)宅遲俞(汝言)不至

城隅急雨漲溪沙酒坐銅盤燭影斜有約南樓懷謝監起看江水落

江花

附 簡朱十　秀水 項奎 東井

昨日南樓讌懷人到燭斜風前吟未足江水落江花

寇至二首

百里寒山下萑苻遠近齊探丸分赤白放溜各東西都尉金爭摸蚩尤霧忽迷今宵聞野哭應有萬行啼

我友遭維縶空留舊竹林徒聞鞭甯越猶未釋陳琳黃犢誠難賣青氈詎可尋垂堂原有誡端不爲千金里中王秀才汸爲寇執至營中家貧無金可贖遭害

壽姚太學 淅 集杜

五十白頭翁經書滿腹中畏人成小築把釣待秋風黃卷真如律清樽幸不空看君多道氣恥與萬人同

寄表弟查 容

查容倜儻無與儔頻年題詩黃鶴樓一朝攜家忽西下挂席遠返荆門舟平生與子未相識相逢意氣何相投往時寒食一百五鬬雞要我東城遊東城春寒吹細雨留我南軒長夜語坐中陳 光誨 吳 統持 十數公一時傾倒相矜許呼僮將炙襄陽兒喚婢監廚大堤女盤中尚進武昌魚甕頭更出宜城醑別來幾月不相聞聞道新詩更軼羣九日登高還落帽三秋對酒定論文由拳城西白日短寒風淒淒雪纂纂舟楫傳君數往來音書未得通情款妻子猶從廡下居朋簪尚遺堂中滿年來我亦善留賓千金散盡空一身不知生產緣何事仍復饑寒傍路人只今交道非疇昔論心那得同金石空手徒令壯士慚因人遠道非長策勸君有錢須愛惜楊朱岐路見不悲阮籍窮途慟何益

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

楚調聞高唱吳航下舊京涼秋入九月招我固陵城射的仙人去籠鵝道士迎明湖凡幾曲攜手鏡中行

同作　番禺 屈大均

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西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蕩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

送屠 爌 重入閩

閩嶠曾游地仙歌聽未終花源凡幾曲身入幔亭中

梅市逢魏 璧

前年逢君射襄城山樓置酒懽平生淳于一石飲未醉孟公四坐人皆驚今年逢君梅福市潦倒麄踈已無比寒暑推移六七年眼前貧賤猶如此悲君失意成老翁況復奔走隨西東攬鏡不知頭盡白逢人先說耳初聾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豈無上客朱 用調 與姜 廷梧 齊向高堂飯雞黍哀絲急管何其多酒酣坐起舞婆娑魏生魏生奈爾何百年強半成蹉跎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徒悲歌

柯山

柯亭山下路修竹暮紛紛衆壑千尋暗雙崖一徑分沙光明草樹日氣冷江雲更憶中郎笛寥寥不可聞

送錢六 霍 朱大 士曾 同游白下

高詠方從月下聞佳書猶未換鵝羣一朝並馬金陵去閒殺羊欣白練裙

同王二 猷定 登種山懷古招屈五 大均

翠磴盤雲外蒼山出水隈樓從飛翼上峯引臥龍迴相宅先謀士成功倚霸才扁舟一以去高鳥至今哀授命誰能爾知幾不易哉古碑猶宿草春殿幾寒灰流覽窮高下川涂足溯洄車書王會地雲物怪游臺鄉路迷吳苑賓朋得楚材清言同謝許妙道解宗雷不分征衣薄寧愁落日催成連能就我急爲抱琴來

雪中得內人信

河橋風雪斷歸航遠信沉吟祇自傷不道比來相憶苦虛煩錦字十三行

古意二首

涼秋八九月游子當遠行寫心未及竟轅馬顧我鳴我車駕君馬我馬駕君車徘徊四野中執手且斯須何用問遺君約指于闐玉上有龍子蟠下有鴛鴦宿繚以五色絲青紅與碧綠願君一分手思我贈君時潛淵與蛟日信誓終不移

嚴冬十二月飛來雙白鵠錦字盤中詩中央周四角君書我當報我書君當開徘徊一室中庶以喻中懷何用問遺君却月裁胸前縫以七孔鍼著以同功緜青紅與碧綠五色絲相連願君一置腹思我寄君情轆轤與車轂輾轉何時平

寓山訪屆五

草綠南園積雨餘溪橋宛轉石門虛山頭白鶴遙相待知有仙人射的居

同宋使君 琬 游雲門山

頻年客會稽愛茲山水幽咫尺雲門寺經旬不出游朝霞開霽色喜見風雨收使君高興發要我登輕舟輕舟出遙汀人語答清泠流連石帆下遂至樵風涇北船吹以南南船吹以北欲問仙人居迢迢不可得仙人張射侯乃在雲中弋一鶴西飛來拾矢清谿側鶴飛猶在沙回流泛若邪可憐誰家女顏色如荷花新妝映碧水一笑浣溪紗如雲匪我思但弄邪溪月裊裊綠蘿煙照見清輝發際曉衝薄寒更衣度林樾鬱金蘭陵酒酌以鸕鷀杯一飲動一石不覺玉山頹扶我上馬行有似乘船迴便蠟阮孚屐來登任公臺昔賢多奇懷眷此滄洲釣至今臺下泉清風滿雲嶠蕭蕭翠竹陰隱隱哀猨嘯猨嘯溪風生動影搖空明時從翠微半一聽鐘鼓鳴鐘聲來何遲及此夕陽時山尋子敬宅塔訪辨才基明當淩絕頂更讀秦皇碑

山陰送葉六 燮 還當湖

畫舸乘風一葉輕紅亭相送客相迎最憐小史如初日不勸離筵到五更

山陰客舍送高舍人還膠州

公子翩翩狐白裘向予長揖返膠州西陵松柏閶門柳繫馬春風何處樓

送蔣翰林 超 歸金壇

自聽驪駒唱彌令客思牽相逢纔破月惜別已殘年紅葉山中屐 翰林游雲門賦紅葉詩三十首 金沙渡口船遙憑千里夢飛度玉堂邊

萬歲通天帖歌贈王舍人 作霖

千金購墨妙摹自萬歲通天年自從靖康亂人間始覩真蹟傳百年以來藏項氏年時記得曾開視雖無烏衣四七人尚有金輪十二字若非薛稷鍾紹京安能運腕如天成銀鈎蠆尾細豪髮懸針垂露紛縱橫表上中書勅開宴九賓咸列武成殿題扇書裙悅再逢看朱成碧誰能辨由來神物難久留昨日之日忽我遺留題已入他人室想像空深異代愁王郎生長山陰縣弱年通籍金閨彥贈我盈盈尺素書君家勝蹟重相見出門頭洞風塵多願置懷中字不磨試將射的仙人鶴籠作山陰道士鵝

曝書亭集卷第四

曝書亭集卷第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四

重光赤奮若

元日對雪簡宋孝廉實穎

令節他鄉會春盤上客偏亂雲迷禹穴獨鶴語堯年坐下山陰雪無愁射的玄明朝江口望定有孝廉船

上元南鎮逢蕭鍊師

夏后藏書日時巡到海陬周王經野地作鎮表揚州秩祀由來重神功未易酬河山維十道封爵視諸侯碧瓦雲旗繞香煙石鼎浮笙簫陳里社巫覡醉春秋勝序羣賢至先生靜者流真形圖五岳遐想結三洲絳縣年須數黄庭義可求終期御風去長袖挹浮丘

伎席贈王二

松樓竹館映清輝半醉重窺玉女扉我欲傳杯杯不放落花如雪滿春衣

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游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

簟醪河邊閑杖藜道逢酒伴相招攜醉向南鄰抱被宿際曉不聽天雞啼醒來忽驚海日出披衣却步無東西殘流小草水決決舍南舍北猶春泥揚雲不曉事要我登會稽香爐乍見紫煙起石簣尚有陰雲低坐我石橋上影落橋下溪笑看屐齒折未得淩丹梯愀車羸馬寒食下感念同游淚盈把新鬼今從故鬼鄰百年誰是長年者我今持杯一勸君有酒且對劉伶墳從教浣女溪頭曲弁入山陽笛裏聞

侯山讌集山係晉孔愉所居

侯山山上放龜臺百尺紅亭鏡裏開試向花源齊列坐何如蘭渚遠浮杯巡檐浦樹迎人出卷幔洲禽拂席迴我欲臨風歌一曲起行松月重徘徊

蘭亭行贈朱大士曾

右軍三十三修禊蘭亭中一書蘭亭序夭矯宛若天門龍我今生年與之同秋蛇春蚓百不工揭來山陰道柳青桃復紅車如雞栖馬如狗空使林泉落吾手朝來蠟屐思入山雨急風顛重回首吾宗穎也書絕倫頻過論書仍論文臨池就我一題扇世上俗學徒紛紛持觴勸君且傾倒晴日今年去年少曲水東流不待人春風吹徧蘭亭草

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

出郭試尋梅福市臨流不減仲長園白花結實垂垂綻紅藥當階故故翻公子風流能愛客君家兄弟數開樽重憐舊日同游少腸斷空山聽曉猨

山陰苦雨酬謝處士孔淵

坐見天公笑何時后土乾游人三月罷煙樹六陵攢苦雨同張協佳書報謝安濠梁有高興春水更宜看

與朱二十九驊元約過楊大春華三江村居

獨樹原頭盡三江牐口深聞君理舟楫許我共招尋美醖千花露生魚一寸鍼蠶峯如可望試作水仙吟

贈祁七數

曹娥江上草初齊謝傅堂前日未西碧樹紅泉應有待春來絲竹正堪攜

贈沈華

沈生好畫兼好詩昨朝和我春游詞臨風一曲歌未已惱殺城南輕薄兒城南游女明珠佩青翰舟中時並載生也經營意匠新纖纖貌出當風帶明眸皓腕倚芳叢修短穠纖思不同飛燕忽教辭漢殿西施不見入吳宮尤長花鳥工沒骨染草縈沙細如髮蝴蝶麻姑五色裙蟠桃漢帝千年核新製齊紈更可憐明朝催送下江船煩君畫作

相思樹出入懷中敢棄捐

彭山即事

誰家三婦豔新妝靜鎖葳蕤春日長一出浣紗行石上飛來無數紫鴛鴦

重經彭山

猶憶清江舊板橋門前曲水細通潮垂楊不是傷心樹那得長條更短條

南鎮春游詞

黃衫白帢染緇塵惆悵花時已暮春總向越王城下住扁舟須負五湖人

同作　蕭山毛奇齡

春船初發白蘋開十里橫塘晚未回南鎮祠前北風起夏王陵上雨飛來

酬毛十九奇齡兼寄張五杉

逝矣三春日蕭然百尺巖知君南浦上朝夕望征帆湖水蓴絲熟櫻桃鬣鳥銜歸期今已近好遺報張杉

偕曹侍郎溶施學使閏章徐秀才緘姜處士廷梧張處士杉祁公子理孫班孫段橋玩月分韻得三字

漠漠孤雲合蒼蒼半嶺含江山攜謝朓風月助劉惔臥柳維舟數驚烏繞樹三還同牛渚夜高詠信無慚

同王處士猷定施學使閏章陸處士圻汎舟西湖遇雨

東風吹落日西下北高峯欲往南屏路中流聽梵鐘迴船沙岸火驟雨石門松不覺碧雲暮涼煙生幾重

觀海行贈施學使閏章

吾生空好游五岳未登一玉女青童笑向人問君婚嫁何時畢朅來四月西湖邊興盡卻返山陰船餘杭春酒亦不惡醉來只向壚頭眠宛陵施夫子貽我觀海篇吳歈會吟不足聽高張齊瑟組朱紘我歌且謠未終曲風雨秦松振崖谷天雞叫罷榑桑枝羣飛海水搖空綠東臨傑閣觀蓬萊瀛洲草暖浮煙開丹田玉闕了可覩空中照曜金銀臺齊二士魯兩生由來此地才華盛我欲從公問姓名更尋徐市尋仙去親向蓬萊采藥行

曹侍郎席上送別顧工部大申還華亭鄒進士祗謨還晉陵二子將有入都之役

古寺登高盡平湖向晚晴琴書方燕息車騎更逢迎置酒從曹植同游倦馬卿壺觴無算爵絲竹漸飛聲近地多佳客中筵忽送行蒼茫浮水國迢遞計王程顧愷名元重鄒陽賦莫輕曳裾當日異畫壁一時傾皎月衣裳好微風羽扇清潮迴黃歇浦江入呂蒙城聞有南征士橫行北府兵時有兵警河橋分手處前路若為情

西湖竹枝詞六首

西子湖平鏡面揩雷峯倒影象金釵雲鬟妝就石新婦香草為裙筍作鞵

山到漊留城下平橋從慶忌塔前橫郎家側近水仙廟可識水仙王姓名

西曲誰家窈窕孃獨開小店松毛場何年偷得江陵樣織就女兒黃竹箱

岳王祠外舞臺偏半在湖塘半在田怕值油車蘇小小勸郎騎馬不如船

養魚莊說養魚肥放鶴亭看放鶴歸妾在鳳凰山下住生來不見鳳凰飛

湖面蓴絲寸寸長為郎情好作羹湯朝雲吹散峯頭雨日出團團雞子黃

同作　秀水朱彝鑒千里

段家橋邊湖日陰石新婦下湖水深自從蘇小西陵去松柏青青直到今

于忠肅公祠

昔在狼山下軍書犯近坰六師輕朔漠萬騎失雷霆土木塵長滿龍蛇歲不寧豆田沙浩浩黍谷路冥冥濟世須元老長材總四溟從容持國計指顧悉兵形瑕呂安羣議劉琨表外廷嗣王仍曆數高廟有神靈旣罷金繒款無煩白馬刑北轅旋翠輦南內啓朱扃命已甘刀鑊功真溢鼎銘春秋隆代祀俎豆肅維馨一自軺車至難期堠火停遺墟愁戰伐大樹日飄零碧草空祠長黃鸝過客聽霜鐘沉曉月風牖繞明星卞壼誰修墓巫陽數降庭讖還思雨帝碑欲墮江亭遠水澄湖碧流雲暗壑青千年華表鶴哀怨此重經

徐吏部旭齡招飲西湖迴舟即事

吳姬纖手抱雲和花下迴船燭下歌此夕緣流思並載愁人無那月明多

施學使閏章招集湖舫

朝騎青驄馬搖鞭似飛燕道逢尺一書要我出芳甸是時孟夏初澹蕩南風遍天公忽大笑向下生雷電吾黨三五人類古之狂狷脫我尋山屐登艫接高宴作使平頭奴行廚具豐膳雙絲白玉缾勸飲嘉魴薦向暝更移舟浮嵐夜頻變平湖靜無波皎如一疋練恍忽葑田中明滅金牛見左持鸚鵡杯右把琉璃研一笑問主人何似宣城縣試畫敬亭雲貽予白團扇

由淨慈寺登南屏山絕頂晚憩壑菴精舍

南山色蒼翠宛若屏風張下視湖水深十里浮清光是時溪雨止霽色開秋陽吳娃蕩兩槳送客上方塘靜聽煙寺鐘忽落翠微傍綠蘿挂絕壁紫葛懸層岡層岡何盤盤松林蔭巖日公等皆好游我意雅相匹入洞窺乳泉登崖采蜂蜜失道蒼耳中蒙茸久方出出谷齊下山遂叩中林關山僧顧我笑拍手磐石閒簷前桂樹白鏡裏荷花殷攀荷坐更遲拂石影相並愛此精舍閒留連日將暝日暝未足愁浮雲蔽崇丘雷聲驚客聽急櫂迴孤舟

吳山望浙江

一峯高出萬松寒磴道虛疑十八盤近海魚龍吹宿霧中天日月轉浮瀾風帆岸壓明珠舶仙樹花濃白石壇舊是錦衣行樂地江山真作霸圖看

湖上贈蘭陵陳生

西泠橋下水清㵎惠山流笑問蘭陵客能來釀酒不

寒夜集燈公房聽韓七山人晶彈琴兼送屈五還羅浮

韓生燕市來夜向招提宿本是悲歌擊筑人援琴爲鼓清商曲安絃操縵夜三更良久徘徊不出聲坐使閒心遠方聞逸響生商風泠泠七絃遍天馬空山忽不見石上爭流三峽泉平沙亂落瀟湘鴈聞道清商固最悲不如清角更淒其一彈試奏思歸引再轉重愁雙燕離此時晨鐘猶未撞月露霜華滿深巷四座無言歎息頻篝燈欲滅風升降羅浮道士思幡然忽憶朱明舊洞天種得梅花凡幾樹泥成丹竈已千年雲山告歸從此始四百三十二峯裏入海能馴海客鷗攜琴便駕琴高鯉

夜過曹侍郎溶倦圃二首

水泛鵁夷宅沙沉檇李亭昏鐘藏古寺修竹亂明星轉信披衣慣仍看上馬醒山翁餘興在舉手笑重經

初筵月已上半醉榻頻移罷奏飛龍引長謠猛虎詞時以虎畱城樂府見示朱絃清廟瑟若木鄧林枝正喜羊何在明當共和之時周子篔李子兆漢適在郡

玄黓攝提格

真如寺塔重建

舊湧仁王塔今開帝釋宮蜂臺重攬勝龍藏古稱雄歷歷時堪紀高

高望未窮地猶丞相宅石是上軍功戰火臨城日飛塵浩劫中魚羊
乘乙酉象馬失西東匠訝胡寬巧圖看郭恕工（宣和畫譜郭忠恕有雪山佛刹圖）經
營還故蹟髣髴像新豐點墨遺千界梯雲上半空燈前招怖鴿烏下
數歸鴻不有危標建安知寶境崇火珠將月滿金治與天通盤峻宜
承露幡吹定繞風留題存片碣高詠後羣公白髮愁韋誕炎飆靜祝
融伽藍如可記應比洛陽同

采蓴

湖水清無底蓴絲滑可憐相要三五客采采莫迴船坐恐葑田合生
憎荇帶牽衹應櫻筍配羶膩豈容前

同作　周篔

細蔓垂垂弱輕舟箇箇添參差方未已采摘定無嫌入饌銀絲滑
行廚翠釜黏爲憐滋味別更下水晶鹽

又　朱彝鑒

四月湖流闊三潭塔影低最嫌絲滑膩易脫掌東西遠水旋教濯
歸舟亦可攜（家兄貯以瓦盆攜歸長水）當筵嗤小陸羊酪詎堪齊

又　秀水鍾淵映廣漢

絲蓴先夏摘何苦待秋風入掌蝛蛦溜緣流藻荇同魚苗鹹水滑
雉尾落盤空一笑辭傖父何勞蒜果筒

湖上逢楊二給事（雍建）

零雨三年別晨風萬里遙川途思往日舟楫復今朝碧草湖邊寺青
驄渡口橋東山有絲竹知爾定相邀

同楊二給事飲徐給事（惺）舟中二首（集唐）

仙侶同舟晚更移嬌歌急管雜青絲相逢苦覺人情好百罰深杯亦
不辭

風吹洲渚錦帆開絲管啁啾空翠來此曲衹應天上有須成一醉習
池迴

夏日西湖同曹學士（爾堪）余山人（懷）汎舟待曹侍郎（溶）不至
有感舊游愴然於懷作詩二首

翠巒南屏下微風細草薰山雷焚斷塔沙柳拂晴雲白舫朝朝度清
歌處處聞芙蓉如可采相約望夫君

回首憐生事驚心念物華同攜今日酒忽對去年花驟雨翻青蓋圓
珠溜白沙坐看雲色暝餘濕到山家

送曾司理（王孫）之官漢中

韓信臺前冷戰雲漢王城北罷懸軍三秦父老還相語國士無雙屬
使君

西陵感舊

鄴下劉文學陳留蔡議郎後身那再託同調轉堪傷白首憐金谷青
山棄北邙思歸應有夢未許訴巫陽

九日

九日烏程縣天寒菊自花遠山初過雁淺渚舊平沙歎逝黃壚隔登
高白恰斜重憐故鄉侶載酒問誰家

糲山橋觀漲

重陽連夜雨初日汎層波不上濠梁望安知秋水多淹留攀橘柚想
像駕黿鼉北渚漫愁思佳期奈別何

題峴山窪樽亭

醉殺烏程酒天寒不放船從教騎馬去日日峴山眠

吳興客夜

東武亭邊樹栖烏夜半啼江清楓葉下天闊雁行齊不寐仍杯酒勞
生此杖藜誰家采菱調髣髴度前溪

由碧浪湖汎舟至仁王寺飯句公房

我愛仁王寺來從碧浪湖到門千樹合登閣一峯孤仙梵迷高下香
雲忽有無坐愁風雨至遠與飯秋菰

白雀寺

竹徑何年寺松門百尺巖野雲平石磴江日冷楓杉水落青蓮湧花飛白雀銜五湖看在望生計有蒲帆

對酒酬周篔兄弟

去作西陵別來從下若還慇懃杯酒在試說道場山

送曹侍郎備兵大同二首

司農論議朝端重副相聲名輦下聞豈意尚煩西顧策翻教暫領朔方軍河邊遠道人千里天外鄉書鴈幾羣到日關城春色早李陵臺畔柳紛紛

關榆蕭瑟二庭空堠火平安九塞通往日連師驚朔漠只今市馬互西東黃河天上三城戍畫角霜前萬里風知有馮唐論將帥不令魏尚久雲中

將之永嘉曹侍郎餞予江上吳客韋二丈爲彈長亭之曲弁吹笛送行歌以贈韋即送其出塞

韋郎舊隸羽林籍曾向營門教吹笛不聽吳中白雪音定呼鄴下黃鬚客平原相見轉相親置酒誇君坐上賓下若尊罍朝未罄東山絲竹夜還陳閑來坐我花閑奏玉洞飛泉響巖溜古調多傳關馬詞新聲似出康王授問我東行到海壖日斜江上慘離筵還將北鴈南飛曲催送錢塘楚客船船人擂鼓津頭泊紅葉千山富春郭忽作邊秋出塞聲江楓岸柳紛紛落哀絃促管不堪聽賓御聞之亦涕零挂席遠移嚴子瀨看山直上謝公亭聞君欲問雲中戍雪消飲馬長城去廣武營邊折柳時黃瓜阜上題書處司農舊是出羣才此日征西幕府開試向尊前歌一曲梅花飛徧李陵臺

舟行酬王明府世顯

君從漢陽來飲我宜城酒酒盡沙頭津吏迎乘潮直泝錢塘口憶別西陵各惆然東山零雨已三年一朝遠作瀛壖吏千里重浮夏口船君家兄弟文章在謂孝廉士乾夙昔聲名遍湖海此去題詩孤嶼亭白雲青草遙相待我欲看山到永嘉不辭蠟屐向天涯謝公正有同舟興相與揚帆采石華

七里嚴陵釣臺作宋謝參軍翱有西臺痛哭記

七里嚴陵瀨平生眺覽初江山誰痛哭天地此扶輿竹暗翻朱鳥灘清數白魚扁舟如可就吾亦釣臺居

蘭溪道中懷遠

近郭開門一水居別來消息近何如銀絲細鱠蘭江鯉不見佳人錦字書

雙溪

小店雙溪口官橋百尺長登盤魚赤尾入市棗青筐菽乳成絲細薑牙配豉良不知前路去何處石爲羊

金華道上夢遊天台歌

吾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石梁遠挂藤蘿上飛流直下天際來散作哀湍衆山響燭龍銜日海風飄猶是天雞夜半潮積雨自懸華頂月明霞長建赤城標我向金華問客程蘭谿谿水百尺清金光瑤草不可拾夢中忽遇皇初平手攜綠玉杖引我天台行天台山深斷行路亂石如羊紛可數忽作哀猨四面啼青林綠篠那相顧我欲吹簫駕孔鸞瓊臺十二碧雲端入林未愁苔徑滑到面但覺松風寒松門之西轉清曠桂樹蒼蒼石壇上雲鬟玉洞展雙扉二女明妝儼相向粲然啓玉齒對客前致詞昨朝東風來吹我芳樹枝山桃花紅亦已落問君采藥來何遲曲房置酒張高宴芝草胡麻迭相勸不記仙源路易迷樽前只道長相見覺來霜月滿城樓怳忽天台自昔遊仍憐獨客東南去不似雙溪西北流

黃龍寺

黃龍隘口黃龍寺法鼓空林十里聞故老尚談元總管成功實倚耿

將軍蕭條象馬金輪地寂寞山河鐵券文古往今來意無限仙壇瑤草幾斜曛

蔣廣文 薰 留飲縉雲學舍爲談仙都之勝

軒后丹砂就乘龍上紫清不知滄海畔亦有鼎湖名故人家住梅溪上渡口扁舟日來往一別柴門已二年看山忽作仙都長要予松下飯胡麻言自仙都道士家時有仙童來海市或看玉女載河車一朝風雨青天注馬跡龍髯不知處蓮花一片天上從風飄落東陽去東陽游女弄潺湲素舸綠流濯足還笑拾飛花看不足當歌明月出雲間廣文先生居四壁青山無數堂階側采藥曾迷阮客蹤窪樽舊是陽冰宅君去仙都訪道書金龍玉簡定何如他時儻入神仙窟攜手同騎白鯉魚

縉雲雜詩十首

吏隱山

隱吏昔山棲留題有真跡將尋好奇人結茅看青壁

窪樽石

不用青荷葉何須白玉杯窪樽山上石醉客有千迴

忘歸臺

連山積翠深白石空林廣落景不逢人長歌自來往

羅鷗灘

灘上羣鷗鳥還應日日來時看野老百過莫相猜

天際樓 蔣廣文薰讀書處

高樓上浮雲故人曾此住何處問歸舟惟見雲中樹

西巖

朝聞谷口猨暝宿崖上月夜久天風吹西巖桂花發

惡谿

惡谿無行舟高下惟亂石谿中玳瑁魚可以薦嘉客

仙巖寺

咫尺仙巖寺雲峯望轉賖夕陽鐘磬發猶有未歸人

積翠亭

孤亭雲木暝衆壑哀猨嘯空翠濕衣裳夕陽忽來照

桂山

蒼蒼桂之樹樹下幽人語山中正可留惆悵王孫去

繇丹楓驛曉行大雪度青雲嶺桃花險諸山暮投麗水舟中三首

曉發丹楓驛微茫出遠郊月斜吹積雪風急燒黃茅斷嶺羊腸折寒沙虎跡交軍麾猶未靖何處得安巢

險口屯師日功臣汗馬勞 耿再成破石末宜孫於此 空山無赤幟廢壘但黃蒿亂插繇花盡千盤細路高繇來設險地未必盡神皋

峻嶺行還出愁人跡轉孤飢寒催暮日風雪遍窮途土銼須同燎金刀可剩沽莫辭舟楫小今夜宿江湖

石門懷古寄諸大 九鼎

石門山中瀑布水奔流直下青雲裏晴日遥看細雨飄中林近見微風起謝公當日此山棲晞髮陽阿路不迷已遣連巖移密竹還營高館對迴谿昔賢勝跡今游眺佳處猶能領其要我亦沉冥山水人振衣便可稱同調芳塵瑤席已無存惟見岧嶢雙石門不攜江海同車客何處相期知者論

謁劉文成公祠

草昧經綸日英雄戰鬬年真人淮泗起王氣斗牛躔命世生良弼皁棲役大賢一官齊簿尉千里正戈鋋記室依袁紹飛書謝魯連神鷹思飽掣威鳳必高騫漢祖除秦法周王卜渭畋廟堂才不易束帛禮宜先遂有君臣契能令帷幄專南征頻克敵北伐旋摧堅王會收三統軍謀出萬全河山分帶礪冠蓋儼神仙未辟留侯穀長辭范蠡船

麒麟當日畫竹帛後時編一自丘陵改重愁歲月遷隆中猶故宅緜上少封田舊俗還祠廟清歌入管絃黃金遺像蝕鐵券幾人傳古瓦甗甋落荒庭檜柏圓蛛絲虛寢冐鳥跡斷碑眠想像陰符策沉吟寶劍篇前賢餘事業後死尙迍邅去去辭枌梓栖栖到海壖空林多雨雪哀角滿山川玉帳無遺術蒼生久倒懸憑留一黃石相待穀城邊

永嘉對月懷家孝廉一是四首

娟娟東城月濯濯中園露修堞乍升輝廣墀已流素感物成憂端翹思念情故心賞竟莫同歠歌有遐慕

昔我濟江時別子澄湖陰申以款曲言謂可超重深軒車來何晚離緒故難任不因道路修惠以瑤華音

瑤華尙阻修何以展嘉覿甌越非殊鄉方舟冀來適新蒲紛紫茸春草齊碧色徒令芳醑陳庶幾煩慮釋

芳醑無長筵煩慮何由捐我思一何篤有若明膏煎兼山義有託涉川道未愆安得飛鴻翼報子池上篇

永嘉除日述懷

不作牽裾別飄然到海隅謀生眞鹵莽中歲益艱虞鄉里輕孫楚衣冠厭魯儒微名翻詆挫暇日少歡愉處賤無奇策因人遠禍樞同舟邀楚客王明府世顯聽曲賞巴歈岸轉羣峯出潮迴衆壑趨江聲漁浦靜樹色釣臺殊祠宇浮空翠松林儼畫圖羈懷方浩蕩前路已崎嶇草宿侵寒兎林栖逐夜烏微茫辭建德縹緲望仙都水訝溪流惡山將棧道紆僕夫行木末風雪灑天衢老鶴侵晨語窮猨入暮呼轉思臨嵲屼誰分久泥塗柔櫓輕帆下青田麗水區哀禽爭叫嘯孤嶼忽須臾洵美東甌地由來謝客娛詩篇留汗漫旅食慰飢劬強禁樽中酒難憑肘後符朋簪方克萃禮法未應拘生意窺籠鳥流年過隙駒笑看風土別驚見物華徂紅綻官梅蕚青分櫪馬芻深杯期夜酌細菜出春廚坐久親孤燭更深判百觚遠書勞日夜歸夢越江湖正憶高堂在知攜兩弟俱屢空無長物相視必長吁菽水承顏好辛盤令節須艱難存病婦燈火索鄰逋書籍愁捻賣衣裳定有無女長工翦綵男大學投壺倚著憂他日沉吟媿壯夫虞翻仍去越張翰未歸吳詎有追風驃恆隨汎渚鳧達生兼止託齊物任榮枯述作安時論驚花盡友于莫將鄉國淚頻灑阮公途

大牆上蒿行

高秋何多悲風草木黃落盡依于土壤我悲夫轉蓬從風高下亦復南北西東人生在六合閒渺若蜉蝣之羽促迫日暮寧保厥躬何不恣君中心所欲右挾矢左抨弓追脫兎落輕鴻胹熊蹯炙鹿茸開我中堂坐我友朋援琴倚瑟鼓鼓考鐘胡爲自苦乃爾十囊五囊之錢千倉万箱之粟細而鹽豉菰果量齎握算戚戚思慮終成老翁上有蒼蒼者天下有薄薄之地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人生安得久長視不如坐堅車張高蓋貴且快意乘我廏馬出入翱翔黃金爲絡青絲爲韁魯之乘騧周之訾黃燕之駃騠唐成驌驦雖自謂神且駿曾不如臣馬良呼韓娥進趙倡歌陽阿引清商暢飛暢舞二八成行輕軀宛轉長袖低昂目迎心蕩躡屣鳴璫晉之南威楚之陽文吳之夷光稱名前代亦自謂美而豔夫何可方歲月疾如馳爲歡能幾時升沉分定窮達天爲獲我所求亦復何思古來達者飲不辭豐刑酒誥徒箴規劉伶畢卓眞吾師但當一月二十九日醉忽使一年三百五日成齊期

襄陽曲

襄陽近大隄君當愼行旅笑客襄陽兒憐錢大隄女

曝書亭集卷第五

曝書亭集卷第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五

昭陽單閼

永嘉元日

官舍紅梅放繁花一樹春誰憐元日會無復故鄉人

元夕寄故鄉諸子

戍鼓動高城青燈曖虛壁為報故園人天涯此元夕

山雪

山雪消猶未江梅凍已殘龍蛇翻遠蟄烏雀凜相看短服裝緜少深杯入手乾今宵聞擊柝轉憶北城寒

夢中送祁六出關

酌酒一杯歌一篇沙頭落葉何紛然朔方此去幾時返南浦送君真可憐遼海月明霜滿野陰山風動草連天紅顏白髮雙愁汝欲寄音書何處傳

憶河豚二首

正月河豚美嘗時下箸貪未應居海曲翻遣憶江南野老匙真滑西施乳更甘還持春酒榼爛醉與朋簪

下若槎頭鱠松江巨口鱸嘉魚吾所欲美味爾終輸一食輕生慣頻年入饌無故鄉弛海禁應得飽春廚

賦得歸鴈寄曹使君雲中

萬里南來鴈歸飛又一羣三江重汎汎二月正紛紛顧影愁官燭懷書望浦雲關門他夜月應得故人聞

舍弟彝鑒遠訪東甌喜而作詩

急難逢令弟訪我自江東頓喜羇愁豁兼聞道里通晴江空翠裏春草亂山中知汝南來日西陵定遇風

題朱十江東見弟詩後　錢唐　諸九鼎駿男

有客傳朱十江東見弟詩長城四十字孰敢近偏師

永嘉雜詩二十首

松臺山

蒼蒼山上松颯颯松根雨松子落空山朝來不知處

斜川

九曲斜川水分流到海濱金釵河上月留照浣紗人

青牛塢

我行白鹿城曉入青牛塢長嘯不逢人松門已亭午

春草池

謝公去已久空餘池上樓春風園柳色朝夕使人愁

太玉洞

亭亭五粒松華蓋神君宅風吹寸草生依然綠袍色

東山

判向花前醉何難典緼袍江南春可樂策馬自蘭皐

南亭

薄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如逢秋水生我亦西歸客

西射堂

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愁人芳草色綠徧射堂西

北亭

日落空水深潮迴春岸白時有看山人江南望江北

孤嶼

孤嶼題詩處中川激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纜輕舟

謝客巖

朝看白雲飛暮看白雲宿聞有山阿人曾歌白雲曲

花柳塘

山雪初消盡春塘亂水喧州人還幾日相見樂游原

吹臺

仙人留吹臺近在南山麓上有半死桐下有孤生竹

吴橋港

聞說吴橋港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內史五月櫂船迴

白水漈

雲峯斷人行活活風泉落知有山桃花青春發紅萼

斤竹澗

谷口啼清猨巖花泫深露美人兮不來風篁自朝暮

瞿谿

烏驚山月落樹靜谿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

華嚴山

聞昔華嚴寺頻經逸少過洮河流石硏未若此中多

上戍渡

月露下檣烏天風靜江樹何處夜歸人歷歷沙中語

綠嶂山

谿山百里陰霜葉鳴瑟瑟試鼓丘中琴定有幽人出

雨

城晚吹煙霧風迴渡水雲入林初漠漠潤礎旋紛紛響愛青荷葉涼思白練裙西堂有官燭更遣夜深聞

七夕

遠客清樽夕虛堂玉露秋關山頻北望河漢已西流葉落他鄉樹砧催故國樓今宵看織女未必詣牽牛

東甌王廟

九牧維揚外三江霸越餘(王勾踐之後同長沙王吳芮率百越師從漢祖入關滅楚)入關從漢約遵海裂秦墟豪俊宜如此艱難氣不除策功盡項籍分壤接無諸迹異尊黃屋忠能奉簡書長沙堪伯仲百濮定何如萬古開王會孤城指帝車(永嘉城象北斗號斗城)靈斿存髣髴過客盡欷歔殿瓦年頻坼霜林日漸疎躨跜山鬼立苔蘚石堂虛側想風雲會乘時草昧初遠塗今日暮下拜獨躊躇

華陽精舍贈源上人

支公櫪上馬謝客郡東山繫馬林亭外看山日暮還瑤華猶未折桂樹尙堪攀試醉陶潛酒狂歌白石間

郡東山對月有懷周四(吉亥)陳大(忱)吳二(周瑾)

白露侵亭幔涼煙滿桂叢如何秋色裏不與故人同蕭颯聞風葉飛揚見羽蟲南樓滅明燭佇望海雲東

秋日對酒江心寺同高石埭(駿升)作二首

謝監尋山日江童擊汰迎寒潮天外落秋草渡頭生歷覽窮孤嶼逍遙倚化城行廚深樹裏乳酒正須傾

驟雨連山暗回風病葉飛入林初緩帶改席忽沾衣客醉從高枕川長得斷磯扁舟憐范蠡鱖菜久忘歸

雨

斷續江天雨涼風滿戶庭轉添秋草綠更洗暮山青積霧猶沉樹明河早見星南亭有歸客朝夕待揚舲

夜渡永嘉江入黃嶼

絕岸蒼茫水窮山斷續風雨歸沉黑蜈川暝失丹楓華髮垂垂短悲歌處處同最憐中澤裏深夜有哀鴻

送吳二先輩還漢陽

漢南歸思遠晴川溢浦西風送客船莫上武昌門外望斷腸楊柳似當年

九月十四日夜月

坐惜如珪月懷人歷九秋關山仍遠道西北有高樓苦憶前溪別應

添少婦愁清輝憐玉臂獨自下簾鈎

返照

返照開寒峽江城入翠微明霞飛不落獨鳥去還歸是處聞吹角高樓尚曝衣山家多畏虎應各掩柴扉

孤嶼亭對月

皎月空江滿寒雲萬里收纖毫瞻顧免怳忽動潛虬望遠高樓笛行歌半夜舟南征有鴻鴈相傍宿沙頭

雨渡永嘉江夜入枏溪

落日下崦嵫飛雨自崇墉驚言出北郭汎舟橫東江近岫既淩緬遙岑亦濛籠葱青水竹交乃有樵逕通潛虬寒載蟄海鷗夕來雙顧望雲葉開張星昏已中荒岡響哀狖枉渚逗輕鴻故鄉日以遠川路靡克終寄言薛蘿客歲宴期來同

題廊下村主人壁

江城獨客一千里海月愁人十上絃夢裏還家無長物天涯歸思逼殘年飢寒僮僕今何有雨雪關山劇可憐珍重主人投轄飲幾回把酒意茫然

華壇望鴈宕山歌贈方十三（朱生）朱十八（振嘉）

我昔逢羽人迢迢歷滄海貽我神山鴈宕圖玉笈金箱至今在夢想忘歸亭上遊琪花瑤草幾春秋崩流一萬丈濯足大龍湫邇來作客荒山道欲往層崖事幽討方君遇我顏色親朱子更覺人情好攬環結珮山澤間樂酒今夕須歡顏登華壇之絕頂眺鴈宕之迴巒雲容容兮欲雨水嘈嘈兮下山遙岑出沒不可以悉數但見哀禽離獸日暝而俱還君不見宗少文當年意興真軼羣名山臥遊不得見眼前圖畫空紛紛君不見謝康樂跡近名山遠城郭咫尺丹梯竟未登江南江北徒丘壑我今得偕二子從遙看一百二高峯彈琴坐待天邊月攜手同行石上松荊榛極天路參錯惆悵平生遠遊諾安得仙人相贈九節筇招爾雲中兩黃鶴

病橘

病橘何年植巡簷許數過他鄉淹歲月此樹漸婆娑滿院飛蟲繞空庭落日多向來懷袖意華實竟蹉跎

西陵後感舊

潘安曾對酒吳質數論文舊史悲難續斯人意不羣一爲江海別遽作死生分淒斷山陽笛那堪歲歲聞

文丞相祠

尚憶文丞相當年此誓師計成猶轉戰事去祇題詩竹柏空祠屋牲牢尚歲時鵑夸他日恨異代有同悲（謂永嘉諸生鄒維則也）

歸次皐亭山作

去年雨雪桃花嶺此日煙波檇李船相值皐亭山上月離家一十二迴圓滄江游子愁心劇白髮高堂望眼穿行李自憐垂橐返田園生計轉茫然

閼逢執徐

別李（繩遠）

鴻鴈歲北向鷓鴣日南征棄置父母邦各事萬里行我游踰上谷君去適昆明迢迢異鄉縣邈若參辰星登艫即長道祖席依修坰俯視瀨水流仰見浮雲平居人有餘戚況乃衢路情昔賢重離別努力期修名忠信苟不渝川陸猶戶庭日端月斯邁暑往寒再更但令長相思何慮不合幷

送孫處士（默）還黃山

蕪城客散亂烏啼別業黃山路不迷後夜相思秋色遠月明三十二峯西

淮陰城下作

岸柳行將徧郊扉日漸昏淮陰十萬戶誰解飯王孫

七夕雨

七夕他鄉雨孤舟下相城戍樓連樹黑漁火隔河明且展輕衾臥難沽濁酒傾故園兒女在相憶定含情

黃河夜月

落月黃河曲先秋白露寒牽牛何皎皎桂樹此團團直北程難計天南淚不乾居人掩閨夕知己夢長安

謁先賢仲子祠

光岳鍾青帝明禋配素王世家猶不泯俎豆儼成行力養嗟何及長貧更可傷如聞琴瑟在千載感升堂

分水廟酬高大佑釲

落月西風動戍樓津亭官柳繫輕舟行人莫唱思歸調汶水南來已北流

守牐清源驛凡五日不得度

清源驛路接幽燕日日沙頭但繫船五兩南風空自好無由吹送衞河邊

臨清州大寧寺

西北浮雲過雨晴香臺落日散高城遠煙歸鳥忽雙下法鼓空林時一鳴江海幾人懸夢寐詩書無地問柴荊勞生擾擾成何事目極關山萬里情

曉發東光縣

際曉投前路衝寒祗縕袍關河仍鼓角舟楫已風濤落月金樞動疎煙土絓高謀生宜有策筋力爾徒勞

青縣同高大佑釲雨泊

黃河秋潦急羣盜正紛紛去遠驚秋半愁多語夜分空城寒更雨哀角斷還聞正值南飛鴈嗷嗷度海雲

董子祠

漢日江都相荒祠舊水濱玉杯存俎豆青簡重天人夕鳥窺園下秋花裛露新淒涼不遇賦千載一沾巾

八月十五夜集天津曹武備斌官舍分韻得牀字

北里商歌倚笛牀層城秋色轉蒼涼關河西望猶千里時余將適雲中烏鵲南飛更幾行冷露自零叢桂樹深杯無那鬱金香習池不改山翁興倒載還同舊葛彊

高博士恆懋席上留贈公子緝睿二首

列席先投轄升堂喜盍簪飄零忘薊北風物盡江南滄酒瓷甖滿張梨白露甘留連如意舞更與阿戎談

西陸清秋候東山舊宅開壺觴兼日夕文詠許追陪且爲看花起還愁上馬回春風倚歸櫂賭墅定重來

出居庸關

居庸關上子規啼飲馬流泉落日低雨雪自飛千嶂外榆林祗隔數峯西

土木堡

平蕪一簣狼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到眼關河成故迹傷心土木但空屯元戎苦戰翻迴蹕諸將論功首奪門早遣金繒和社稷祠官誰奉裕陵園

宣府鎮

高城西北控燕都吹角清秋落日孤尚憶武皇巡玉塞親從鎮國剖金符宮槐御柳今蕭瑟虎圈鷹坊舊有無邊事百年虛想像誰誇天險塞飛狐

上谷道中

急雪千山下渾河萬里流搖鞭逢漢使走馬入雲州

苦寒行

九州皆可歷何爲雲中居聽我歌苦寒泣下沾衣裾一解寒風利如刀

雪花大如席重裘如束水安問絺與綌解二白日無光晶驚沙但茫茫舍我四方事土室獨摧藏解三白登自言高乃是太古雪漚洟自言深腹堅不可裂解四斧冰持作糜餔糜糜已冰展轉長宵中晨夙不得興解五攬衣未及帶手龜血出漉嚴霜剳我面哽咽不得哭解六男兒可憐蟲出門思故鄉寧飲吳市酒不樂邯鄲倡解七

傷歌行

北風其涼雨雪如擣栖栖素冠行彼周道解一蟹則有筐蟬則有緌父喪不葬誰憐我爲解二瞻彼桓山有革其羽載鳴載揚忽失其侶解三力行雖疾不如奮飛遠望雖高不如早歸解四凡百君子庶幾心惻翳桑之餓可以報德解五

十月十四日夜同曹使君雲州對月

發軔自徂暑息鞅及玄冥迢迢沙際月皎皎雲中明梟禽警朔吹別葉辭苦莖青霜降北陸參井緬縱橫主人託嘉藻休澣寡所營悟彼行役艱曲宴奏中誠清樽湛瑤席兔首亦以烹但言音塵闕豈意良覿幷謙謙君子柄習坎美不盈澄輝矢相照慰我殷憂情

十五日夜月

重陰積邊亭風候異揚粵駢筵集親懿復此亭上月析析靜衰林斐斐滿層闕清砧無緩響素雲屢興沒客情易爲懷庶用慰寂蔑哀鴈逝不居流芳久云歇天道互虧盈物理信昭昧詩人戒太康職思永無忽霜露日夜零故鄉渺難越悽愴游子心獨坐待明發

十六日夜席上贈陳孝廉容永孝廉戍邊

晷運方代序感此成鬱陶良友縶白駒芳酒永今宵團圞東城月萬象仍光昭誰言容輝減彌覺神理超哀笛奮層樓餘響薄風宵悲哉遠征士氣轄不得驕沖魄會有宜盛滿誰能要伯陽之流沙箕子去商郊苟懷艱貞節道德豈不劭申章託微諷撫景荅長謠

十七夜月

磊磊列宿明晼晼塞日晚盍簪數晨夕吾道豈云遠飛光上層軒薄雲冒崇巘迢迢界斜漢惻惻引朔管圓靈乍警闕素魄已辭滿清輝寧有渝潛德期日損幽人貞素履君子利往蹇擇術雖殊塗心賞得所款感目既多顏懷鄉匪異撰申旦陳苦言庶令勞者纂

甲辰冬月朱十訪我塞上賦對月詩奉答二首

同里　曹溶　潔躬

昔我登羅浮靈雲翼飛軒炎光扇四序曄曄神芝顏有美儼相從盛作游覽言芳蘭麗重墀列植皆翩翻洗爵命清酹鱠鯉出丹淵選日駕輕檝跌蕩珠江前矢口吐嘉藻衆賓稱我賢聿來鴈門棲轉瞬八九年寒燠既殊軌苦志何由宣燦燦金張徒淩忽若浮煙賴有同心士風雨仍勿諐樂莫故交樂遂賦明月篇

月出照城闉兵甲何洋洋連山萬餘里緜互不可詳列營慘清角羽纛隨風翔東芻徵近郊飛駮蔚千行獵火耀繁星毳服禦嚴霜章甫謬司憲飭躬戒無荒蓬管閉重闥民俗偕吉康方壓索處憂之子淩大江弗效兒女仁慷慨溢中腸曠觀幽與幷回睇思故鄉旦夕事游燕孤抱成匹雙何意塵土區逍遙奉圭璋圭璋慎中闕黽勉循昔經暫當展清輝釋憤於邊庭深雪蔽層阪修柏含青英匡世羨高度緇塵詎能攖短褐濟三冬園葵待晨烹曲房翦茅茨靜見游鴻征文籍繞四座持酒忻共傾開懷玩流景哀樂全其貞悠悠道路間乃得親友生恆嶽有磐石足以喻精誠環顧王化周冀方息交兵卷組及良時無爲耽令名

雲中至日

去歲山川縉雲嶺今年雨雪白登臺可憐日至長爲客何意天涯數舉杯城晚角聲通鴈塞關寒馬色上龍堆故園望斷江村裏愁說梅花細細開

雲中客舍曹武備自津門以筐蟹銀魚見寄賦謝二首

千里三沽使傾筐異味傳霜螯初入手臘月更須憐重馬愁關吏香秔憶野田江鄉好風物罷酒數歸年

水族殊鄉至明燈夜不孤雪花寒意減玉盌近看無反厭流匙滑宜將剩酒沽遙憐垂釣客白首向江湖

贈周參政

周君北地推風雅幾載栖遲白門下四壁蕭然竟罷官知君亦是悠悠者匹馬西來訪故人相逢師友更情親自言溽暑辭堂邑不覺辛盤換早春春晴風日官齋迥翰墨于今數公等畫品真同顧愷工隸書遠見鍾繇並貽我梅邊索句圖江南春思到平蕪蒼苔濁酒尋常得冷蕊疎枝何處無紇干山高凍飛雀健步移來總蕭索不見黃須細細開惟愁白雪紛紛落蘇武城邊送別遲桑乾河上已流澌遙將南浦離人曲迸入西征橫笛詞憐君此去壺關道盡轡到處逢迎好澤潞三時芳樹多江風五月歸帆早滄洲萬里憶田廬流水柴門今尙虛卜鄰儻就移家約來共梅花溪上居

絕塞

絕塞衝寒起妖星逼歲除幾時離畢昴三見改蟾蜍我友官中禁憂時獨上書謂楊給事雍建時上疏言彗星見宜修省由來天道遠垂象果何如

旃蒙大荒落

長歌行

糾糾葛屨行彼中逵豈無轅馬登高則危解一姬姜誨淫吉士悼之赫赫王侯竊鉤笑之解二羔羊之革可以禦冬狐貉雖溫君子固窮解三誰謂松柏微霜萎而誰謂風雨雞鳴已而解四芻蕘者謀先民所度志士立言豈必好爵解五陟彼北山俯視崇丘千秋萬歲孰知我憂解六

短歌行

飲酒當醉拔劍當歌人生相知樂豈在多解一相彼中林枝葉猗儺嚴霜一至焜黃奈何解二飄飄寒風不知所居豈曰無衣將子于邁解三呦鹿在圃載食其蒿男兒墮地惜無錢刀解四明星在天雨雪在野我思故人泣數行下解五今夕不飲來日大難今者不樂來朝永歎解六

和朱十短歌行　嘉興鄭玥隨始

北風烈烈雨雪載塗我思禦冬旨蓄則無解一濯濯江湖曷取其魚緜緜遠道曷策其車解二僕夫夙駕攬子之袪子無先路俟我城隅解三尊有甘酒不在百觚俎有嘉肴不在兩羭解四子有苑囿當推我居我有錢刀當念子需解五蜉蝣迫暮傳語蟪蛄今者不樂斯焉已夫解六

鴈門關

南登鴈門道騁望勾注巔山岡鬱參錯石棧紛鉤連度嶺風漸微入關寒未捐層冰如玉龍萬丈來蜿蜒飛光一相射我馬忽不前抗迹懷古人千載誠多賢郅都守長城烽火靜居延劉琨發廣莫吟嘯扶風篇偉哉廣與牧勇略天下傳時來英雄奮事去陵谷遷數子不可期勞歌爲誰宣噭噭中澤鴻聆我慷慨言

觀獵

白狼堆近雪嵯峨風卷黃雲入塞多盡道打圍春更好夕陽飛騎兔毛河

晚次崞縣

百戰樓煩地三春尙朔風雪飛寒食後城閉夕陽中行役身將老艱難歲不同流移嗟鴈戶生計各西東

滹沱河

滹沱河上流澌急騎馬春冰滑可憐百尺浮橋空斷板孤城哀角動荒煙愁顏送老飢寒日絕塞因人雨雪邊轉憶江鄉多樂事花濃齊放五湖船

將次山陰墮馬傷足張明府大施枉顧逆旅餉酒賦謝二首

可怪乘船客今朝墮馬來半人宣武笑長路步兵哀地主逢傾蓋天

涯獨愛才淹留憐逆旅相餉竹根杯果見軒車至倉皇啓夕扉亦知寬禮數強起著裳衣涕淚餘生在泥塗萬事非遐方堅臥轍猶得藉光輝

留贈王沙縣泰塤四首文端公家屏孫

黄閣先朝重清門絶塞存東山遺別墅丙舍有諸孫吳楚游能徧詩書道自尊憑將飛蓋夕聯騎問詞源

墮馬愁方劇欣逢出戶迎人扶妨折足家遠竟全生翦韭當二月浮杯及二更熟知舟楫趣款款話南征

先臣典禮日相國去官初各建留侯策同傳賈傅書文端公以爭建儲去國至先文恪掌大宗伯事章凡三十上得允聽歌增慷慨話舊各欷歔俯仰悲身世相看計盡疎

范甑萊蕪返王鳧葉縣歸飢寒仍不免子姓復何依挂壁蠲租詔張羅款客扉由來被褐士萬慮與時違

將之晉陽留別包十二銘

客程冰雪阻蕭關蕙草芳時各未還此去尚同千里月相思知隔幾重山

七馬坊

積潦黄蒿外連岡黑霧中轉愁人馬滑真覺道塗窮陶穴遺深井沙陀沒故宮離程渺天末九月斷征鴻

再度鴈門關時聞舍弟彝鑒病卒

鴈門關北鴈初飛萬里征人淚濕衣回首秋風行已斷天南消息到應稀

夢寐

夢寐看兒女沉吟泣數行他時嘗獨立永日見相將去動憐渠小歸應共我長雲山千萬里誰道不思鄉

捕虎詞

黄桑彎弧棘作弩村民少長齊捕虎南山有鹿北有獐何爲䭾我檻下羊青天杲杲白日出横行大道終罹殃君不見靈丘捕虎虎盡死太原城中狼入市

晉祠唐太宗碑亭題壁集杜

步屧深林晚春池賞不稀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野日荒荒白悲風稍稍飛無由覩雄略寥落壯心違

宋烈女行

紅羅持作帕素練持作巾何必合衾幬始爲同心人宋氏有女典生長蔚州之野西崖之山年紀十五餘許配千字村村民蘭州廝大義結夫婦忽登泰山籙人壽不得久女方曬穀聞之聲悲哀長跪告父母兒當從黄泉下信誓旦旦不可乖父母向女言尊章爾未事慎勿捐形軀相保親父子各各還室中涕淚終不止月正三十日其日二十三白日從東來奄忽墮西南闔門夜無人女向空庭坐攬我素練巾接彼紅羅帕徘徊寢室旁自挂中門下父母啓視哽咽不得言觀者四方至歎息日暮還童童培塿側乃有松柏林誰言寸草荄乃有松柏心

明妃曲

上林消息斷歸鴻記抱琵琶出漢宮紅頰近來憔悴盡春風更遜畫圖中

柔兆敦牂

臺駘廟

鳳鳥書官後鴻荒障澤年神功開白壤帝系出金天分野捫參次山川奠禹先按圖移岸谷紀遠昧星躔亂水汾洮別諸姬沈姒聯唐風誰始祀魯史至今傳簫鼓横流散風沙急溜穿勢曾吞北漢潤亦被西邊壁馬黄河並雲旗玉井旋軒裳存想像憑弔一茫然

送趙三湛還永年

離堂卜夜且成歡酒盡休歌行路難四十逢時猶未晚看君騎馬入長安

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威話舊二首

遠戍崔亭伯還家管幼安千金裘馬盡十載道塗寒華髮同雙鬢悲歌感萬端平生蕭瑟意長鋏爲誰彈

舊業東山下曾經賭墅過飄搖秋雨後零落戰場多避地從人問誅茅奈老何爲衣雙燕子留恨滿關河

龔百朋自梗陽以詩見寄漫答二首

傳聞花縣客不異幔亭居閭中張君汝瑚令清源韓子館焉旅與吟紅藥賓筵鱠白魚仲宣懷土日司馬倦游初咫尺橫汾隔難尋下澤車

道重論交地書題把臂前相憐煩縞紵永好有詩篇多難休儒服他鄉澀酒錢但期陽羨隱見日話歸田

七夕立秋王方伯顯祚席上和毛會建

暑退林初暝尊開露漸滋客中憐夜集天上果秋期片葉辭風下長河卷幔垂莫教涼月盡同和謝莊詩

客夜

陽曲城頭烏夜啼明燈深巷綠牕低從教趙女工瑤瑟不遣愁人醉似泥

聞黃鶴樓成賦寄楚中一二知己

平生未鼓湘江枻萬里投詩黃鶴樓壯觀百年今在眼異時獨上迥含愁碧牕下漢樊山月紅葉斜連鄂渚秋爲報故人多釀酒飛帆真作漢南遊

寄酬譚七舍人兄吉璁陸二舍人弟棐

客久憐書札鄉遙感歲時空淹雞鹿塞遠隔鳳凰池九月茱萸會頻年雨雪詩朝回逢陸弟爲報日相思

題錢宗伯謙益文集後集杜

海內文章伯周南太史公衣裳判白露門巷落青楓興與煙霞會人今出處同白頭無籍在愁坐正書空

題倦圃圖二十首

叢筠徑

柴門西湖水深徑聞人語月出翠煙開相送乘舟去

積翠池

流水石橋東修篁蔽空曲獨吟橋上行縹渺衣帶綠

浮嵐

宿鷺拳沙石虛牕啓夕煙東西望南北蓮葉總田田

范湖草堂

松石閉門中芳菲蕙草叢春船迴夜月鰕菜幾時同

靜春齋

晴戶冒晴絲風花爛紅藥緬懷風中琴兼此花下酌

圓谷

山牆高下築中見林扉開相邀入空谷偶坐心悠哉

芳樹亭

獨石欹長臥空亭夜不扃春風平仲色相見幾回青

谿山真意軒

遠樹聞疎鐘夕陽上喬木相對忽忘言賞心在幽獨

容與橋

清淺水石間文魚散花嶼催客引流觴山橋更延佇

潄研泉

主人南粵歸獨載端溪石晝日三摩挲此意人不識

潛山

積雪開半林浅雲有膚寸會此靜者心潛藏本無悶

錦淙洞

霜林吹石溜清響徧亭皐夜半愁風雨不知山月高

采山樓

高樓坐銷憂檇李亭西路夕照望千家春浮倚雙樹

狷谿

我本狂歌子却愛狷谿水滔滔天下人誰能洗其耳

金陀別館

舊識談經地巖扉靜不開秋深叢桂發金粟禮如來

聽雨齋

風吹石蘭花柔蔓雨中長清夢入空山亂落紅泉響

橘田

瀟灑衡門下陽坡縱所如青霜猶未降先報右軍書

留真館

平生金石心一室千秋慮我亦問奇來徘徊不能去

澄懷閣

欲覽城南勝宜登池上樓煙波長在望不放五湖舟

春水宅

遠水浮橋直方塘入戸低東風楊柳樹吹綠草堂西

曝書亭集卷第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六

強圉協洽

太原途中聯句四首

涓涓難老泉分流晉祠側曲周王顯祚湛求中有長生蘋冬夏同一色彝尊

三過朝陽洞一宿羽人居彝尊萬籟夜俱寂想見天地初顯祚

高歡避暑宮闢在龍山下顯祚馬蹄不敢踏慮有香姜瓦彝尊

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經彝尊會須抉風峪移置水邊亭顯祚

猛虎行

班班南山虎黃金環兩目獐鹿非不甘妄意食人肉解一朝亦伏林間暮亦伏林間將軍不敢射何況惡少年解二東海殺黃公山嵎逐馮婦牛哀導我前左飛踞我後解三下士捉虎尾上士持虎頭雄豪安可常寢處託王侯解四

陳參議上年署中題畫五首

香醪小榼載吳船隔岸桃花湧石泉此樂江鄉常在眼披圖那不數歸年

窗樹雲根一逕開水亭風檻足淹洄最憐略彴前谿好可惜無人載酒來

岸柳山松壓翠微笆籬宛轉護柴扉主人且莫攤書坐看弄漁舟箇箇歸

招提絕頂掩松關茅屋巖阿竹樹環恍憶昔游長至日滿衣風雪括蒼山

水檻風亭八九椽叢篁秀木總堪憐炎天引我江湖興懊惱黃驄白玉鞭

戲效香匳體二十六韻

淥水橋橫度紅樓壁暗鑿軒牕開了鳥洞竅隱空嵌絕世歌難得同生感至誠裁通心叩叩愛執手摻摻匌葉垂幺鳳釵梁綴小蛾禾中女子有以纖蛤簇蝶綴鬢花者緗桃簪後放碧草鬬來芟淺黑鴉頭襪微黃杏子衫粉融研麝和香潤避梅黬點筆能成陣聽詩便發凡聰明箋樣改放誕酒籌監舊譜修簫史繁聲擘阮咸目因留客送語以解圍儳捕雀容貓戲移花信鳥䳺繡闌鶯晛睆坐久燕呫諵鈿鏡清於水妝階白勝瑊住須金作屋行即錦爲帆鬱鬱亭前柳青青牐口杉回船同別鵠去馬逐驚驂角枕千行淚蛾眉衆女讒車輪腸內轉石闕口中銜積思凝瓊樹輕郵達藻函犀文擣寒玉兔穎谿秋毚益智忘留贈當歸費遠緘神光渚離合夢雨峽嶄嵒虎阜東西寺烏山上下巖當年並游地悔不姓名劖

壽陳叟繼新

城東小徑舊升堂五載京華鬢已蒼誰肯艱難全李燮未容名姓隱韓康風帘花市春游健雲碓青精午飯香閭史佳辰須盡醉細論煙水送歸艎

瓊華島

艮嶽移花石離宮枕玉河年年御溝葉相送麴塵波島石相傳金人自汴移此

朱碧山銀槎歌孫少宰席上賦

高堂宴客客未醉主人愛客期開顏羽觴玉爵詎足算勸我鑿落重三鍰槎枒老樹幾千歲霜皮崩剝枝柯刪陰崖自遭鬼斧劈積雨暗𥚥苔紋斑尋源之使出想像高踞兩膝頂禿鬝觀其傲岸意獨得髣髴歸自明河灣流傳河畔逢織女所恨尙少雙煙鬟刳中鄉衡入其腹未解刀削何由彎傳之四座叫奇絕有如白鳥飛翾翾細看款識刻至正間誰爲此朱碧山艮工名盛心益苦顧茲毋乃經營艱主人博搜金石文向我更話天曆間丹丘先生愛奇古命製芝菌如初攀

當時虞揭相獻酢是物亦得流人寰自從闖賊躪燕市大掠金帛仍西還紛紛入肆尋鍛冶否亦道半委榛菅聞之不覺三歎息可憐雙鱓今成鰥吾鄉藝事多絕倫奇巧不數古輸班張銅黃錫近乃出未若此老技最嫺殊方促坐但酩酊莫遣酒醒懷鄉關

食半翅二首

賦物憐窮鳥營飛日幾迴遠依黃鼠穴低搶白龍堆不用深弓射恆愁短翼摧年年隨凍雀重馬紇干來

味合添雛筍羹宜配凍醪登盤人未識入肆價須高且緩思鶉炙全勝食雉膏莫愁嘗易盡讒鼎戒貪饕

食鐵脚二首

本與黃頭似羣傳鐵脚名網羅謀盡取膏火遽先烹凍免廚人割貧貪市價輕物微憐最苦化蛤也爲羹

捕自愁雲外來從凍雪初體輕鷂鴿並骨脆鶺鴒如羹臛嘗兼得腰胸法未書故鄉無爾輩只鱠玉鱸魚

著雍涒灘

人日同閻孝廉爾梅紀處士映鍾陸處士嘉淑周處士容集龔尚書鼎孳齋中得人字

汾東代北三千里惆悵花前四度春江左文章公等在燕臺風物客愁新牋題薛訪誇車子時命三歌童行酒歌許荊卿和酒人不是尚書期我數天涯淒斷此佳辰

落日

落日銜西嶺驚沙卷北風今年春已半猶有未歸鴻

題高六柘塘移居圖二首

伍員吹簫市韓信垂釣臺昔賢曾混跡之子亦多才落月搖鄉樹清淮上酒杯誅茅三徑在高詠日悠哉

草綠連隋苑花飛憶楚州人閒從散帙客至許登樓自卜羅含宅頻移范蠡舟看君圖畫意轉益故鄉愁

中秋待月和劉輿詩

高館清秋會愁陰悵望中當歌延夕漏卷幔颯天風玉葉翻雲細金波落酒紅殊方寒思早甘作鹿皮翁

華不注

仙梵開初地春秋識舊名青蓮齊吐蕚石筍獨抽萌泉憶邊庭實居連許殿卿淒涼懷舊意驅馬入荒城

自沂水至大峴山作

征衣莫浣淚痕斑五載辭家尚未還目送燕鴻南去盡計程翻度穆陵關

濰水弔韓淮陰

淮陰師十萬曾此擊龍且慶壘人猶識囊沙水漸淤生慚諸將伍史並列侯書千載爲江廟君臣反不如爲江項王廟以范增龍且配食

寄錢二枋

我登魯連臺君入淮陰市不知千黃金何人酬國士

濟南除夕

五載論除夕依然滯異鄉逃名成白髮歸計復青陽櫪馬喧何事燈花喜太忙故園遺弟妹相憶或停觴

屠維作噩

鄒縣謁孟子廟二首

井地連滕壤詩書近孔門世儒多橫議夫子獨知言楊墨歸斯受齊梁道自尊巖巖留氣象千載肅心魂

壞道殘碑臥祠官異代虔爵班公一位里紀母三遷叢木冬春冷風燈卒史懸空令布衣士瞻拜獨淒然

曲阜晚眺同劉中丞

徑轉通油幕林深護石苔夕陽新雨過春杏舊壇開入廟車猶在看

碑日幾迴東城寒食近不上鬬雞臺

和朱十韻　宛平劉芳躅增美

孔庭釋菜後攜客步莓苔犧象湯孫徹金絲魯殿開牲碑工拓就蓍草馬馱回媿少春秋癖言旋罷講臺

地軸

地軸連年震沂州接莒州春農千里旱野哭萬家愁鴻鴈驚難定蛟龍鬬未休更聞城郭外蜃氣接層樓

飲歷下亭泛舟蓮子湖作二首

濟水來王屋源泉處處清自從湖口入不復地中行柳岸鳴蟬急荷風浴鳥輕江南歸思緩髣髴櫂歌聲

海右亭仍在城隅路不賒竹深池館靜山轉柁樓斜小隊千行柳行廚五色瓜未愁霑席雨歸櫂豁晴霞

長城堡皇姑寺皇姑正統間尼曾入大內諫止土木之行

十室長城堡皇姑迹未湮偶然朝鳳闕不惜撼龍鱗北伐回轅後中宮感夢頻荒祠巫覡在猶見舞冬春

度駱馬湖

自從前度黃河決董口塡淤駱馬過夫柳至今喧里巷客帆終覺厭風波東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源泉棄尙多安得歲星長守越年年輓粟上盤渦

淮南感事

城樓高見碧湖懸淮堰將傾近百年比歲凶荒耕未得向來修築計誰先預愁四瀆江河合直恐三吳財賦捐閉濟何人輸上策升虛急誦楚宮篇

秋日登胥山

秋水日以駛彝尊輕船泛清澄周篔青士流沿轉紆曲沈傳弓武功櫂急黏菰蔆彝尊仄峯尙阻樹篔近寺俄飛棱傳弓窅窅梵磬出彝尊鱗鱗波雲興篔流目訝突兀傳弓賞心顯崚嶒彝尊舟維臥柳渡篔道失寒瓜塍傳弓誰言峿嶁微彝尊曲磴緣百層篔碣殘蘚欲剝傳弓祠古藤交絙彝尊緬懷大夫節篔千秋痛塡膺傳弓覆楚豈大義彝尊忠孝不兩能篔飲泣蘆中歒傳弓悲歌河上朋彝尊當其恥已雪篔屬鏤非所矜傳弓慨此空山中彝尊遺跡猶可徵篔刃截兩白石傳弓指點由孤僧彝尊其旁臥石劍篔霜色長侵陵傳弓皜如鋪練帶彝尊亘若橫丹秤篔又如常山蛇傳弓首尾相爲應彝尊觀其氣怒激篔毋乃神式憑傳弓尙想鞭荊尸彝尊壯士心摧崩篔至今祠下水傳弓猶作胥江稱彝尊吾徒久于役篔遠攬岱與恆傳弓顧玆百里內彝尊屐齒游未曾篔故鄉洵足慕傳弓高興偶此乘彝尊寄言同心客篔暇日期重登傳弓

風懷二百韻

樂府傳西曲佳人自北方問年愁豕誤降日叶蛇祥巧笑元名壽姸娥合喚嫦次三蔣侯妹第一漢宮嬙鐵撥嫻諸調雲璈按八琅琴能師賀若字解辨凡將弱絮吟偏敏蠻牋擘最強居連朱雀巷里是碧雞坊偶作新巢燕何心敝笱魴連江馳羽檄盡室隱村艢綰髻辭高閣推篷倚峭檣蛾眉新出繭鶯舌漸抽簧慧比馮雙禮嬌同左蕙芳歡悰翻震蕩密坐益徬徨板屋叢叢樹溪田稜稜薑垂簾遮雁戶下榻礙蠶房疝鬼同時逐祆神各自禳亂離無樂土漂轉又橫塘阜散千條莢紅飄一丈薔重關于盼盼虛牖李當當鳳子裙纖褶鴉頭韈淺幫倦猶停午睡暇便踏春陽雨濕鞦韆索泥融碌碡場罥絲捎蟢蟷拒斧折螳蜋側徑循莎薦微行避麥蘋浣紗宜在石挑菜每登吭蘿蔦情方狎萑苻勢忽猖探丸搜保社結侶竄茅篁廡改梁鴻賃機仍織女襄疎櫺安鏡檻斜桷頓書倉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傏弓弓聽點屐了了見縫裳夙擬韓童配新來卓女孀縞衣添綽約星靨婉清揚芸帙恆留篋蘭膏慣射芒長筵分瀲散複帳捉迷藏匳貯芙蓉

粉萁煎豆蔻湯洧盤潛浴宓鄰壁暗闚匡苑裏韉由鹿藩邊喻觸羊末因通叩叩祇自覺伥伥孟里經三徙樊樓又一廂漸於芽尺近莫避竈觚煬題筆銀鉤在當牕繡袂颺有時還邂逅何苦太周防令節矜元夕珍亭溢看場鬧蛾爭入市響屧獨循廊棖觸釵先溜簷昏燭未將徑思乘窘步梯已上初桄大智度論譬如緣梯從一初桄而上莫綰同心結停斟冰齒娶月難中夜墮羅枉北山張冰下人能語雲中雀待翔青綾催製被黃竹喚成箱玉詫何年種珠看滿斛量綵幡搖婀娜漆管韻清鏘白鴿來簫史斑騅駕陸郎徒然隨畫艦不分上華堂紫葛牽駝架青泥濕馬枊枇杷攢瑣瑣欅柳蔭牂牂金屋深如此璇宮思未央朝霞凝遠岫春渚得歸艎古渡迎桃葉長堤送窅孃翠微晴歷歷綠漲遠汪汪日影中峯塔潮音大士洋尋幽雖約伴過涉乃須卬澹墨衫何薄輕紈扇屢障心憐明豔絕目奈冶游狂纜解青絲絆茵鋪白篋篖回波吟栲栳鳴櫓入菰蔣竹筍重重籜茶芽段段槍甘葅翻舊譜活火試頭綱榼易傾鸚鵡裘拚典驌驦曉酲消艻蔗寒具析餦餭已共吳船凭兼邀漢珮纕瘦應憐骨出嫌勿避形相樓下兜衾臥闌邊拭淚妝便思蛩負蟨竊擬鳳求凰兩美誠難合單情不可詳計程銜瘴癘回首限城隍紅豆憑誰寄瑤華黯自傷家人卜歸妹行子夢高唐杜宇催歸數芻尼送喜忙同移二畝宅並載五湖航院落蚪簷月階流兔杵霜池清彫菡萏垣古繚篔簹乍執摻摻手彌迴寸寸腸背人來冉冉喚坐走徉徉翳臂盟言覆搖情漏刻長已教除寶釦親為解明璫領愛蝤蠐滑肌嫌蜥蜴妨梅陰雖結子瓜字尚含瓤捉搦非無曲溫柔信有鄉真成驚蛺蝶甘作野鴛鴦暫別猶凝睇兼旬遽病尫曆頭逢臘盡野外祝年穰忽枉椒花頌來浮柏子觴亮因微觸會肯負好時光鑪亟薰蕝藻巵須引鶴吭象梳收髮墮犀角鎮心恇滅燄餘殘炧更衣挂短桁彎挑金了鳥臼轉木蒼根納履氍毹底搴帷褰㲉旁綺衾容並覆皓腕或先攘暮暮山行雨朝朝日照梁含嬌由

半醉喚起或三商連理緣枝葉于飛任頡頏燒燈看傀儡出隊舞跳踉但致千金笑何妨百戲償偶然閒院落隨意發縑緗竹葉符教佩留藤醬與嘗硯明鸜鵒眼香爇鷓鴣肪日以娑拖永時乘嫵婉良本來通碧漢原不限紅牆天定從人欲兵傳迫海疆為園依錦里相宅夾清漳奪織機中素看舂石上粱茗爐寒說餅芋火夜然穅唐突邀行酒勾留信裹糧比肩吳下陸偷嫁汝南王畫舫連晨夕歌臺雜雨暘旋娟能妙舞響姐本名倡記曲由來擅催歸且未遑風占花信改暑待露華瀼蓄意教丸藥含辛為吮瘡賦情憐宋玉經義問毛萇芍藥將離草蘼蕪贈遠香潮平江截葦亭古岸多樟鏡水明於鏡湘湖曲似湘加餐稠疊語濃墨十三行約指連環脫茸緜袙複裝急如蟲近火躁甚蟹將糖理櫂迴青翰驂駒驟玉瓖寧期共命鳥遽化逆毛鶬寄恨遺卷髮題緘屬小臧憤奚殊蔡琰悔嫁失王昌作事逢張角無成種董蓈流年愴祿命美疢中膀胱手自調藥臛衣還借褵襠口脂勻面罷眉語背人剛力弱橫陳易行遲小膽怯留仙裙盡皺墮馬鬢交鬟不寐扉重闢巡簷戶暗搪風微翻蝙蝠燭至歇蛩螿霧漸迷三里星仍隔五潢輕帆先下霅岐路誤投杭九日登高閣崇朝舍上庠者回成偪側此去太愴惶亂水逾浮玉連峯度栝蒼惡溪愶詘屈盤嶼苦低昂地軸何能縮天台詎易望重過花貼勝相見訪停軒射雉須登隴木魚別有枋笆離六根近練浦一舟盪烏臼遮村屋青蘋冒野湟洛靈潛拾翠蠶妾未登桑驟喜佳期定寧愁下女償緐英經夜合珍木入宵炕爾雅守宮槐葉晝聶宵炕啓牖冰紗綠開奩粉拂黃話讒分款曲見乃道勝常卽事憐聰慧那教別慨慷竭來要漢艾塊獨泛沙棠送遠歌三疊銷魂賦一章兜鞵投暗室卷箔指昏亢命續同功縷杯餘九節菖截筒包益智消食餉檳榔膠合黏鸞鳥丸堅抱蛣蜣歡難今夜足憂且暫時忘本擬成翁媼無端失比伉睫邊惟有淚心上豈無瘡鍼管徐抽綫闌灰淺湅梳毫尖渲畫筆肘後付香囊訣絕分溝

水纏緜解佩瑣但思篙櫓折莫繫驊騮韁帷帳辭秦淑音塵感謝莊
豈無同宿鴈終類失羣麐衛顰頻閉匳秦衣忍用祥炕蒸鄉夢短雪
卷朔風雩絕塞緣蠮螉叢祠弔蚜蚄刀環歸未得軏革兆難彰客乍
來金鳳書猶報白狠百憂成結轄一病在膏肓峽裏瑤姬遠風前少
女殃款冬殊紫蔓厄閏等黃楊定苦遭謠詠憑誰解迭蕩楧先爲檀
斫李果代桃僵口似銜碑闕腸同割劍銼返魂無術士團土少媧皇
翦紙招南國輸錢葬北邙春秋鶊蟀換來往鶩鳩搶油壁香車路紅
心宿草岡崔徽風貌在蘇小墓門荒側想營齋奠無聊檢笥篋方花
餘莞蒻文瓦失香姜扇憾芳姿遺環悲柰女亡玉簫迷處所錦瑟最
淒涼東竹攢心曲棲塵眯眼眶轉添詞悵悵莫制淚浪浪幔卷紬空
疊鈴淋雨正鉠情深繁主簿癡絕顧長康永逝文悽戻冥通事渺茫
感甄遺故物怕見合歡牀

上章閹茂

寄懷李因篤

鴈門北上忽西還未得相逢一解顏傳道全家依渭曲幾時匹馬出
潼關樽前舊事憑誰說篋裏新詩待爾刪三載齊東留滯日愁看李
白讀書山

送謝爌入燕

記昔別君時太原風雨粱公祠五年不一見顏色揭來濟上樽重持
勞人相顧徒草草白髮青燈且傾倒歷下亭前柳滿汀塵沙又走長
安道人生聚散絕可憐吾將歸種梅溪田夏蓋山南湖水北扁舟期
我知何年

同紀處士映鍾杜太史鎮譚舍人兄吉璁集孫侍郎承澤研
山齋四首

勝序愁初豁高齋近許過圖書留客少花藥閉門多興每耽丘壑衣
從挂薜蘿千秋論述作出處本同科

啓事東曹後名山歲月深論交半縫掖眞樂在抽簪遽有忘年約虛
陪作者林寥寥知己語一一感人心
野趣行無次林棲坐不辭書看金薤出杯喜竹根持戶牖分今古朋
游隔歲時齊東回首望最憶虎頭癡謂顧子炎武也
改席塵逾遠看花徑轉幽猶存漢金石不廢晉陽秋客已呼沉醉誰
當續後游六街分手緩歸騎夕陽流

九日集刺梅園松下送譚七舍人之官延安四十韻

秋氣薄林木南海程可則周量蕭條鴻鴈天他鄉仍令節彝尊高會
斂離筵客盡東南美華亭高層雲二鮑情因去住懸黃花分漢苑長
洲申穟菽旆綠酒自吳船繫馬斜陽裏嘉興李良年武曾班荊古樹
前枝撐寒雪厚山陰沈胤范康臣榦走老龍纏空翠垂垂落江都汪
懋麟季甪層陰的的圓旅懷長戀此嘉興譚吉璁舟石幽興豈徒然
歲月風塵換可則川涂夢寐牽相逢曾幾日彝尊回首憶當年慷慨
荊軻筑層雲飛揚祖逖鞭一官乘絕障穟雙闕動行旃入雒名元重
良年臨關汝最賢蒲桃隨馬至胤范鷚鵡得人憐地險榆爲塞懋麟
原荒鹵作田由來秦上郡吉璁遠接漢居延百戰山河舊可則單車
騎吹闐自應思魏尙彝尊那復羨張騫美政知無敵層雲雄文孰與
傳龍山爭繾綣穟鳳閣尙留連勝事歸圖畫良年長歌當管絃江淹
魂已黯胤范顧愷技誰先銀燭燒林黑懋麟金盤浥露鮮霜螯充海
族吉璁香橘摘江煙麴米封鱗細可則萸房壓鬢偏幾忘身是客彝
尊恰笑口流涎俊味還稠疊層雲深杯莫棄捐劇談逾袞袞穟屢舞
各僊僊聚散時難定良年交親志肯遷彈冠新得路胤范簪筆舊隨
肩作吏今行矣懋麟專城敢任焉瘡痍何術起吉璁井邑幾家全不
問金如粟可則寧論酒是泉徵書黃霸續彝尊擁傳馬卿旋但遺心
期在層雲無愁後會愆河流千尺練穟月挂九秋弦坐久頻催漏良
年衣輕更著緜衹緣詩錄別胤范遂使夜忘眠長短青門柳懋麟峥

嶸華嶽蓮來朝一揮手（吉璁）惆悵隔幽燕（可則）

題譚（漢）畫山水送譚七舍人兄三首

舍人佐郡出京華馬後圖書載五車欲上恆山最高頂自騎白鹿飯松花

大漠霜流磧草枯郵筒蘆酒急須沽雲中西去黃河曲未必山川似畫圖

桑乾九月未成橋想像關榆葉盡凋曾向鴈門三度宿人家歷歷在山椒

壽徐侍讀（元文）

紫籞雲霄迥（彝尊）金門雨露偏羣公爭獻納李（良年）之子信才賢甲第烏衣盛（彝尊）家聲鳳沼沿堂看遺笏在（良年）經憶過庭傳儒雅矜當代（彝尊）飛騰數妙年九重書第一（良年）三策對無前饌出仙廚美（彝尊）袍分獸錦鮮上陽芸是閣（良年）中禁木爲天苑柳晴相映（彝尊）宮鶯歲屢遷星軺馳漢節（良年）驛路入秦川得士皆殊絕（彝尊）難兄（編修乾學）更接聯遙聞臚唱日（良年）正值使車旋兩到須迴轍（彝尊）雙丁足比肩把文同謝舅（良年）（謂顧子武炎）染翰失張顛賓至交珠履（彝尊）朝回並玉鞭連枝真不易（良年）初度乃居先南斗神仙籙（彝尊）西清侍從員黑頭誰得似（良年）青眼獨依然歷下尋山屐（彝尊）江干載酒船因人慚入洛（良年）結客重投燕不謂迎縫掖（彝尊）翻教起晝眠茱萸猶結佩（良年）醽醁此開筵餞進岷山玉花明祕省甎（彝尊）豳歌應可續（良年）比調有新篇（彝尊）

酬潘（耒）

燕京秋九月雨雪紛湝湝初晴出戶去延望西山崖薄衣先苦寒炙背返荆柴晚聞僮僕語有客叩吾齋新詩題紈扇留贈出中懷臨風百過誦音響一何佳泠泠朱絃瑟調必宮商諧壯哉四方志獨櫂浮江淮傷禽戢羽翼鳴鹿求其儕河東衛先生（檢討既齋）埽室道南街希音辨元始望古窮津涯同聲一相應衆說誠可排爾雅及三倉豪髮未嘗乖伊余去鄉國萬里儆青鞵媿乏洛生詠徒觀泰山崇戛玉聞琳瑯披雲豁塵霾譬彼同岑草所惜在根荄願貞歲寒期簦笠行相偕

贈朱十　　（吳江）潘　耒（次耕）

天台拔羣峯東壁輝列宿南州盛衣冠之子爲領袖傑然雲霄姿大廈資結構匏瓜悲天懸井渫惻寒螢閒爲蘇門嘯善作伶倫奏大雅還初元風騷獨馳驟峨峨春明門英賢畢來輳高齋埽晴雪玉山驚邂逅閒游泰岱還應宿天門岫日輪湧榑桑幾時剸昏晝僕本同岑人折麻欣有舊才非士龍奇齒是公明幼偶然弔燕昭金臺暫停留方辦五嶽裝青精煑糧糗何日相提攜蓮峯掇三秀

壽申檢討（涵盼）

東山零雨別不見忽三年再作京華客重逢獻壽筵歲星方朔並午夜望舒圓滿把黃花酒豳歌九月篇

慈仁寺夜歸同李十九（良年）對雪兼有結鄰之約

瞑色辭沙界蓬門更埽除數錢燈下酒入饌雪前魚遠作比鄰約相連水竹居扁舟當此夜來往意何如

孫少宰蟄室觀吳季子劍四十韻

窮冬蟄室寒重扃晝飛雪（嘉興）李（良年）武曾役車雖已休客子遠相挈（彝尊）蕭然主人意示我太古鐵（吳江）潘耒（次耕）黯淡四座光模糊百夫血（上海）蔡湘（竹濤）精氣所結聚入手詎敢褻（良年）摩挲讀遺銘千春字不涅（彝尊）始知延陵佩曾挂徐君碣（耒）金碧爭毫芒雨風助嗚咽（湘）歲久蠟就頹中作黍米缺（良年）段冶難爲良青白氣先竭（彝尊）首廣信參分身重裁七鋝（耒）丸丸初莖長衍衍漸後設（湘）制類銅虎符質並蒼水玦（良年）其文雜蟲魚其體蔓瓜瓞（彝尊）蜿蜒蛟螭纏錯落星宿列（耒）當其鑄始成見者皆骨裂（湘）洪鐘無聲拂堅玉應手切（良年）拭用華土良淬以江水洌（彝尊）一充君子服遂使雌雄別（耒）

神靈相護持鬼物盡蹙蹐湘試宜借諸離相必經歐薛良年適楚羞湛盧制越定姑蔑彝尊神物不虛歸抗首想前哲耒紛紜春秋季推刃相篡竊湘何爲窺千乘脫屣意不屑良年遠繼讓王風近慕子臧節彝尊投分寄縞帶達音在樂闋耒寸心義所要存沒傷中訣湘留贈物則微高誼泉壤徹良年古樹風蕭蕭下爲狐兔穴彝尊何期陵谷變土花未云齧耒依然出人間百代共傳閱湘題字勘孔碑裴炭談越絕良年接未驚窮猨干霄飲雌蜺彝尊雄思崆峒倚利想犀兕截耒是物洵希有寧許膜眼別湘博物賴張華造書辨臣瓚良年豈爲馮生彈聊效莊叟呹彝尊感我壯士懷慨慷中腸熱耒持之祓不祥可以當桃茢湘

雪牕

寒威淩夾牕夜色不可捹彝尊初疑弦月駐載驚鄰燭燄蔡湘漏鼓凍欲沉荒雞號已澌彝尊攬衣訝手皸出戶怯風颭湘朔氣何稜稜同雲猶浛浛彝尊飢鷹距未擊啅雀羽齊斂湘老樹壓更高遙岑明復睒彝尊灑埊過冰泉浮空露仄厂湘僧閉梵未放磴滑樵愈險彝尊悅若玉井峯蓮花冠郟陝湘中田從射兔北園宜載獵彝尊銼冷生濕煙草枯覆叢蕲湘近須爐火圍遠愛酒旗閃彝尊就市沽芳馨傳杯瀉瀲灩湘元叔囊垂空平仲豆猶掩彝尊旅思話歸吳扁舟懷入剡湘東薪硯初炙棐几翰斯染彝尊形兼洛陽臥跡異昌黎貶湘撒鹽擬詎工授簡賦何謟彝尊郢曲有和歌殊鄉聊自慊湘

雪中過程五倉部同李十九蔡大賦二首

長安風雪後歌舞閉門重客子誰能記倉曹獨許逢牕寒留炙硯日瞑坐聞鐘更約尋香閣西山對曉峯

令子趨庭早深杯勸客揮愛看如意舞判倒接䍠歸易酒行無算吳鹽撒漸稀憑將紅燭淚試作鳳凰飛

壽何侍御元英

東閣寒梅放西山霽色澄騷人日初度朋酒歲相仍頌魯期難老歌豳信有徵名先柱下史官亞殿中丞禮自猶龍擅謠聽避馬曾城南瞻斗極薊北凜霜稜敢諫虞箴在籌時國寶增文宜蠲瑣細弊力埽榛芿水旱謀誠切徵輸法可承廟廊需至理駟騎必深懲疇昔雙龍闕逶迤四牡乘桂林銜羽節勾漏問丹秤嶺外收匭冊舟中慕李膺含香持國計聚米佐軍興允矣質喉舌良哉寄股肱人倫誰比似意氣益飛騰八顧三君並千金一諾憑聯詩過沈范愛客邁春陵勝日交珠履高齋冒紫藤對門深徑轉開閣小山層畫得滄洲趣書傳草聖能連蜷師衞蠹妙麗奪曹蠅鐵帙縱橫列爐煙遠近蒸庭閑看玉樹道重比朱繩謬喜枌榆託相親色笑恆一行來獻兕萬里此羸縢月尚今年滿觴同舊里稱頌椒春序近懷核舞筵登青眼人人識朱顏歲歲凝不辭五雲裏長對九枝燈

曝書亭集卷第七

曝書亭集卷第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七

重光大淵獻

立春日同李十九飲孫少宰蟄室有懷曹侍郎在里

七度辛盤會他鄉歲歲殊未知今夕讌得與故人俱舞鶴喧庭樹飛花灑畫圖因懷鉏菜叟萬里隔春蕪

西山書所見

斜陽猶未鎖松筠雪後風清石路塵莫笑游人今歲早馬頭山店已燒春

同作　上海　蔡湘竹濤

中官墳墓碧雲齊樵客東風飲恨啼故向黃茅遺爇火亂山燒過夕陽西

臥佛寺

路入晴雲北山攲臥佛前津梁疲已甚土木意能傳夜續林中磬春流枕外泉長安車馬客輸爾只高眠

題退谷

退翁愛退谷未老先抽簪行藥亂峯路築亭雙樹林閉中春酒榼靜裏山泉音滿目市朝貴何人期此心

來青軒

天書稠疊此山亭往事猶傳翠輦經莫倚危欄頻北望十二陵樹幾曾青

鮑家寺白松歌

鮑家寺中九白松扶疎宛似桂之樹密葉陰連古殿寒霜皮畫偃盤根互我來繫馬風泠然入門四顧喜欲顛巢攲迥見鸛鶴坐榦老不數蛟龍纏長廊飯僧僧未至松子松花飄滿地半嶺平銜夕照曛雙林遠勝春浮翠其餘四株皆可娛矯矯離立空牆隅枝柯雖殊無異色知是歲寒霜雪俱山僧怪我摩挲久茗盌簾前一招手此樹今來二百年問余歲月能知否

同作　蔡湘

巖下石門苔蘚重早春已發花茸茸晚風吹墮一黃鶴棲在月明何處松

玉泉山下別瞻公

石橋風泠泠夕曛斷崖口回指翠微深山僧此分手

贈歌者陳𤍀二首

樂府新傳夜度孃吳衫白紵越羅裳愁看玉面燈前出笑問銀鉤若箇藏

千鍾已分醉如泥授色留賓曲轉低想像天河猶未落長鳴不聽汝南雞

贈冒嘉穗二首

我昔齊東住君來歷下遊客亭無奈別樽酒未言愁暑雨城西寺高林棗外樓醉歌今始得同調日相求

盡說移居好投詩給事莊松筠深不見丘壑與何長夜燭攤書坐春醪並馬嘗追隨吾更數知愛接輿狂

何侍御元英招同高上舍層雲士奇繆處士永謀趙舍人隨鄭舍人宣飲刺梅園松下四首

禁煙高詠遍龍潭未得同游祇自慚小榼春風攜最好又騎驄馬到城南

客來隨意但圍棊細草空園席屢移憶過松陰三度醉未如此會恰花時

吾家池上雙槐好此樹連蜷想像閒最喜諸公盡吳語一時把酒話鄉關

離筵九日記會開送客西征上郡隈正向樽前論往事不知天外一
書來（庚戌九日集此送譚七郡丞兄是日適得楡林來札）

周郡丞（令樹）遷太原守詩以送之兼懷傅處士（山）

五馬西歸日銅符領晉陽川臨潦澮近山轉崛嵋長童子爭驂篠邦
人尚詠棠憑君尋傅叟暇卽過松莊

將出都門曹舍人（貞吉）黃舍人（仍緒）沈舍人（胤范）喬舍人（萊）
曹舍人（禾）汪舍人（懋麟）招同高上舍（層雲）李秀才（良年）賦詩
贈行口占留別

鳳池才子各翩翩攜客城南醵酒錢滿眼鶯花無奈別河梁愁思復
今年

和程（邃）龍尾硯歌爲方侍御（亨咸）作卽送其入粤（硯有辛卯米芾四字印舊藏黃公道周家）

龍眠柱史饒硯癖篋藏龍尾開深洼雀臺古瓦詎比數石末未許青
州誇黝如純漆久欲脫粹若水玉堅新劃中央私印尚可識流傳乃
自元章家騷人生年記辛卯初度肇錫名何嘉十稃糞開見八八兩
已相背無佤邪當其片石始入手重之豈易黃金車雲峯模糊潑急
雨雪繭夭矯騰修蛇東都淪後內庫發重寶散失同紛麻赤瑚玉英
半缺折物理所貴韜其華流傳迄今六百載山骨完好無纖瑕黃公
昔年在漳浦以此注易緯蒼牙嗚呼聚散勢所必精靈呵護靡幽遐
房融有硯譯梵字遺蹟尚爾矜僧伽平公巨璞本光滑少陵野老猶
咨嗟況茲貞質世鮮兩宜爲有識羣高奢前歸大滌後龐谷顛人地
下應唫呀黃海布衣嗜奇最吟成古調歐淫哇盤空硬語難驟讀詩
膽直欲凌劉叉謂余吾歌子當和答云四座且莫譁我昔南游度大
庾羚羊峽口戈船划手披煙液入巖穴硱磳硊硍圍周遮石紋蘊秀
各異狀就中最美數青花有時精氣凝作眼碧者鸜鵒黃者鴉火輪
奔處界微白宛似蕉葉抽春芽其餘瑣細盡當辨黃龍翠羽兼丹砂
爭如此石鐵色古稜角漸去成碨砡柱史聞之忽狂叫便欲五嶺探
雲霞隋隄三月送君去柳絲藤蔓何毿毿黯然消魂萬里別長言不
覺肆滂葩

賦得官柳送人自濟入燕

官路垂楊柳春風處處青遙憐煙雨色何限短長亭送子燕臺去還
從歷下經七橋明月夜繫纜有荷汀

紅橋

春蕪小雨滿城隈茅屋疎籬兩岸開行到紅橋轉深曲綠楊如薺酒
船來

題何氏書樓

屢醉齊東酒會開薊北書林泉尋舊好瀟灑勝吾廬簾額仍通燕堂
坳亦有魚蘭成擅詞賦宜作小園居

旱

水潦江淮久今年復旱荒翻風無石燕蔽野有飛蝗桎梏懲屠釣橧
巢迫死亡虛煩乘傳使會發海陵倉

送越孝廉（闓）入楚兼作廬山之游

蕪城相見惜蹉跎又送雲帆楚澤過九疊屏風何處好三湘芳草至
今多尋山應得逢匡俗作賦還看壓景瑳準擬歸來秋月滿樽前同
聽大堤歌

逢周侍郎（亮工）二首

悵別西湖曲重逢又十年艱難增旅話傾倒共詩篇春遠仍題扇江
寒未放船甘棠留召伯聽取舊歌絃（侍郎曾觀察揚州）

阿戎頻問訊（公子在浚）燕晉兩鄉俱道已廿三黜家從泛五湖登臨山屐
在存沒酒人殊（感王猷定胡介諸舊游也）白髮明燈裏飛揚不可無

酬彭（師度）三首

燕郊春雨灑塵輕我唱驪駒子送行回憶酒人天外隔不知舟楫下

蕪城

艾家橋北論交日回首星霜十九年祇向天涯相送老新詩讀罷一淒然

竹西酒市接平山燈下妖姬十八鬟留取霜紈調錦瑟紅橋一曲送君還

送柯大崇樸還里兼寄周篔

渡淮三月滯江都送爾歸尋舊酒徒十幅蒲帆鄉樹杪夜船聽雨到南湖

送葉上舍舒崇之睢陽

昔游同鼓山陰櫂我年方壯君尚少紅妝隔座送藏鬮君醉宵眠我狂叫江湖轉眼遽離羣東尋百越西三雲幾回落拓來燕市秋草金臺共夕曛君今三十猶貧賤吳楚山川遠游遍天涯聚散二十年鄉里何曾一相見酒人燕市愛君詩置酒邀君必我期城東城西夜漏午呼僮樸被恆相隨謂當同醉椒花酒夜雨新年翦新韭豈意驪駒忽在門贈行不待春楊柳黃塵千里盧溝橋朔雲慘淡風蕭條短衣匹馬睢陽去正值梁園雨雪飄平臺滿目皆狐兔對雪相如可重賦若見當壚勸酒人也應憶我長安路

譚孝廉十一兄瑄歸自楚粵訪予維揚喜成三首兼懷郡丞七兄吉璁在榆林

鄉園十載隔相對總殊方髮短愁先鑷杯深喜益狂寒梅探庾嶺秋草下洣陽未暇歸三徑明燈話射堂

柳岸舟同汎蕪城草乍班望衡會九面夢雨得雙鬟車騎將休汝榆林欲度關雕蟲何足尚辛苦羨名山

十月邊城路會傳上郡鴻弟兄三歲別夢寐幾人同望遠平山隔懷歸舊業空回思童穉日誰料各西東

雪霽同周儀部纂諸對酒康山二首

一簣城隅出千家雪後勻江湖談往事絲竹老斯人謂對山也不厭尋幽晚惟應對酒頻寒梅意蕭瑟想見武功春

樽前橫蜀嶺鳥下起吳歌繫馬從星使憑軒覽漕河雪深花尚發風急鴈翻多有約江春到行廚次第過

玄默困敦

題竹垞壁

買斷竹垞將四載園林新筍未經嘗今來散帙時初夏忽見抽梢喜欲狂

背市有人酤濁酒南鄰許我借匡牀江村臥穩真堪樂愁說燕雲射獵場

雨度仙霞嶺三首

縹緲江郎石朝來竟不分客愁偏暑雨祠古但寒雲小市兵戈盡飛泉下上聞泥塗雖自苦暫喜遠人羣

岸缺人猶度橋迴徑轉偏古苔緣樹上密竹聚峯圓白袷晴還濕青鞵暮屢穿笑看茅屋近編筏渡溪煙

仙霞高不極半嶺一雲平倚杖驚吾老攀崖羨客行經心蒼薜滑照眼白花明回首楓林暮先秋葉自鳴

題福州林秀才竹亭

道南移宅後蕭瑟草堂貲尚有孤亭在堪歌伐木詩翠兼梧下竹黃拆圃中葵最愛涼風滿無煩羽扇持

泰安道中曉霧

苦霧滴成雨平林翳作峯不知巖際寺恰送馬頭鐘汶水已爭渡泰山猶未逢忽驚初日躍遠近碧芙蓉

重陽前一日沈暤日鮑夔生載酒柯氏園亭同諸子分賦兼感舊游成二十韻

水竹通三徑星霜隔幾年悲歌同調續秋色異鄉先葉落交簷樹雲寒欲雨天解鞍嘶騎擁載酒麴車連席嚮西南上杯行少長前從容

寬禮數傾倒迭詩篇楚舞何相似秦風亦有焉吟看吳會並交取性情便二子真同好相期幸未愆臨池良不厭舍坐屢教遷破帽垂垂落疎簾處處懸籬花平綴錦沙鴈小如拳薄暝爭投轄提壺更數錢風燈升降影茅屋去來煙裛藉囊萸早宵因說餅延塵埃驚老大身世益迍邅尙憶班荊地曾開送別筵舊游惟沈(岸登)鄭(培)遠夢各山川榆塞橫汾曲(譚七郡丞兄吉璁潘二耒)蠶叢桂竹偏(高層雲李良年)中郎遺爨笛(蔡湘)歎逝轉悽然

柯將軍園亭卽席分韻送柯二(維楨)還嘉善

匹馬嵩陽返曾探玉女崖征衣猶雨雪歸櫂復江淮客有悲歌獨文傳別賦皆葛疆池上月後夜不勝懷

送許孝廉(東)還吳江

三年歸計總蹉跎日見輕舟下潞河君去登高誰對酒空憐秋色異鄉多

送陳(鈺)之青浦

憶同九日登高讌益信陳琳最善文易水自來長送客詞人且免學從軍帆飛薛澱連鄉樹鶴下華亭劃海雲吾老思歸猶未得天涯歲月總離羣

送汪戶部(琬)還長洲

殊方動惜故人違聽唱驪歌淚暗揮白下乍傳星使返江東忽見步兵歸苕華徑曲藏書屋蓮葉舟輕上釣磯不獨文章今日少誰能未老念荷衣

送陳叟南歸

軍都關口朔雲凝羨爾臨行匹馬登歸向高陽逢舊侶銜杯試話十三陵

昭陽赤奮若

人日謁景皇陵

重湖裂帛已流澌岸柳三眠又一時尙有寢園開夕照每逢人日撫殘碑童童獨樹栖禽少冉冉長途下馬誰回首昌平山近遠裕陵松柏總淒其

同劉侍郎(芳躅)入大房山時劉編修(芳喆)養疴山中八首

羣峯迴合靜飛塵野杏山桃各自春不共南陽劉子驥花源一望已迷津

丹梯直上與天連鐵鎖垂垂百尺懸安得山中十日雨石門一道迸飛泉

帝城回望隔峯霞蘭若松門自歲華剩有紅羅宮監在香臺猶禮九蓮花

上方層閣少經過猶有樵人樹杪歌試乞山僧老藤杖天風扶上摘星陀

解道劉伶善閉關田衣竹杖此躋攀長安車馬紛無數誰肯高居六聘山

春風依舊野棠紅麥飯僧廚餉客同不用三車頻問法白頭試話玉熙宮

定公八十猨猱捷峻嶺何曾策杖遊邀我遠登龍虎峪翠巖天半結飛樓

羊何此日和歌成夢草池塘句更清刻取谿亭雙櫟樹千春長識謝公名

過何侍御丹臺書屋二首

一飯長安地先生許數來牕虛同晝舫徑盡出丹臺風幔宜斜卷庭花獨早開但令施枕簟日日此銜杯

宛在山茨下層陰羃小亭花移大房茜石帖太湖青筆斷何妨續琴歌亦可聽閑來須賭墅一爲寫黃庭

送喬舍人(萊)還寶應

今秋甲子雨不絕小池殘暑風淒淒棧車難行瘦馬消終朝兀坐愁雲低有客上書臨欲去折簡招我斜街西房山香醪貯一石浮以斛角遲羅犀定州瓷盌白如雪津門紫蟹團霜臍坐中曹（舍人禾）汪（舍人懋麟）意氣古杜詩韓筆名相躋草堂圖畫凡幾幅酒酣並起爭留題龍竿寺旁射陂曲中分一水名柘溪君家嚴君（侍御可聘）此游息翠煙繚繞含晴霓王官谷深城府隔武陵花發時人迷只今八十尚健飯過橋不用扶青藜郵鑱此去秋未晚籬邊圓菊黃花齊連江峭帆檻外落一雙老鶴階前栖衡門啓後綵衣入定使眼膜開金篦桓山四鳥雖折翼（時舍人有兄喪）循陔庶免心酸嘶兼珍之膳娛永日靜觀節物移暄萋嗟余旅食尚淹滯懷鄉未得瞻秦稽送君沉吟數長路寸心千里隨輪蹄維揚粳稻美自昔邇來厥土仍塗泥灣頭清水閘更決上流未築歸仁隄千村廬舍總昏墊可知鴈戶猶悲啼漕船萬斛輓不上荒岡斷岸何緜梯太倉紅粟漸已貴曷歸長水親鉏犂期君歲暮白田上班草城南手重攜

和韻送徐編修（乾學）還崑山

潞河臨發動晨颸惜別重歌折柳辭前席定來宣室召蹇驢仍借杜陵騎秋深准續登高約月出應懷對酒時賓從玉山知不少相思定寄草堂詩

藍秀才見示劉松年風雪運糧圖

潞河十月櫓聲絕連檣如薺啼飢烏層簷炙背苦岑寂有客示我運糧圖遙峯隱隱露積雪村原高下紛盤紆千年老樹風怒黑寒葉盡脫無纖枯人家左右僅茅屋傍有水碓臨山廚秕糠既揚力輸稅安有甔石存桑樞大車檻檻四黃犢疾馳下坂尋修塗嗟爾農人歲已暮婦子不得相歡愉披圖恍見南渡日北征甲士連戈殳當年諸將猶四出轉粟未乏軍中需同仇大義動畎畝輸將豈畏胥吏呼始知繪事非漫與堪與無逸豳風俱古來工執藝事諫斯人畫院良所無嗚呼斯人畫院良所無不見宋之君臣定和議笙歌晨夕游西湖

席上贈陸生三首

江東陸弟擅風流負笈今爲萬里游畫取燕臺山近遠黃雲白雪一時愁

芳筵鮭菜故鄉同刻燭藏鉤漏未終閉戶須爲十日飲銜杯最愛百分空

風雪寒凝老樹枝蟹螯深夜且同持前身定是周邦彥醉裏能歌片玉詞

夢硯歌爲汪舍人（懋麟）作

我怪汪舍人臥痾嬾朝參眼前富貴非所好惟於載籍偏沉酣無錢可糴太倉米僮僕入市心懷慚舍人舒膝方晝寢如蟲食蓼翻知甘忽然夢入無人區廣庭巨室何耽耽中羅石硯十有二一一就視煙雲含鼉磯苦堅龍尾滑洮河水玉徒籃毿詎若羚羊峽中質青花白葉波渟涵良璞得一亦已足十二盡取毋乃貪覺來伏枕賦長句中心惆悵真難堪爲語舍人且莫貪高要峽路吾能諳昔年著屐入巖穴親斲山骨施斧鏨黃金盡散要不惜一百八石巖前擔自從輕舟發大庾篷牕一日摩挲三榜人潛窺竊其九餘歸見者爭來攙眼看美好盡已去何況夢寐終空譚舍人翻然釋惆悵留余濁酒開新罎紞如漏鼓猶未起起時月落天西南

龔尚書輓詩八首

坤維初震後元老忽淪亡（九日地震越三日公沒）已定春帆計翻教夜壑藏把杯人未散戀闕意堪傷感德今徂謝悲看大鳥翔

西掖存封事南天返使車位仍三獨坐職半六尚書典禮真無忝論文盡不如最憐羣弟子入揖共欷歔

九日龍潭讌招尋自此休（公每歲九日讌客賦詩於黑龍潭）遲歸因酒債垂死及山游（九月七日公扶病遊萬壽寺時余赴通州）別袂何曾把詩篇總未酬重來清淚迸風

急總帷秋

京華留滯久恆苦出無車記憶惟公切過從聽我疎頓忘何日別急
觴舊時書剩有雷塘句臨岐禊飲初辛亥上巳余從京師至揚州公以詩贈行
墨自臨池妙詩先過嶺工換鵝何太苦刻燭未教終匹練題長遍聯
篇思轉雄要知作者意肯與古人同

別有新詞麗樽前賦物華歌翻舊桃葉笛按小梅花檀板柳二變金
荃温八乂江南腸斷句回首向誰誇公最賞余阻風湖口詞

含玉遺孤在招魂上客存天邊丁令鶴夢裏謝公墩笳吹將歸路田
廬何處村應同鍾太傅丙舍寄諸孫

已輟青門錢空憐白馬留九京應萬里百口但孤舟逝矣名須易傷
哉涕莫收寄聲縫掖賤休作帝京游

送龔孝廉宜生掌教涿州

圖經雄涿鹿壁沼亞橋門錦里仙人水樓桑帝子村詩傳頭盡解官
冷道彌尊不遠房山麓相期泛竹根

九言題田員外雯秋汎圖

田郎與我相識今十年新詩日下萬舌爭流傳黃塵撲面三伏火雲
爇每誦子作令我心爽然開軒示我秋汎圖五丈鴨頭畫出宛似吳
中船大通橋北官舍最湫隘箕筥斗斛囊橐羣喧闐他人對此束縛
不得去田郎掉頭一笑浮輕漣疎花蒙籠兩岸渡頭發蹇驢蹴蹙百
丈風中牽五里十里長亭短亭出千絲萬絲楊枝柳枝眠當其快意
何啻天上坐酒杯入手興至吟尤顛慶豐牐口自有此渠水未知經
過誰子曾洄沿倉曹題柱名姓不可數似子飛揚跌宕真無前長安
酒人一時賦長句我亦對客點筆銀光牋蓬牕寂寞不妨添畫我從
子日日高詠秋水篇

寄懸公

竹外繩橋渡口鐘別來消息五春冬南湖虛有煑茶約下若幾曾歸
櫂逢去鴈書成難問訊愁猿路險怯過從衰年願得精廬近須卜橫
山第一峯

曝書亭集卷第八

曝書亭集卷第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八

閱逢攝提格

春雪二首

臘去初無雪春來盡日飄披離侵柳陌取次及花朝入夜飛何急因風卷未消攜錢思縱飲不用酒旗招

客久催蒼鬢師行冷鐵衣漸看迴鴈近只共早梅飛關塞愁無極鄉園信轉稀空憐兒女在遙計放船歸

送龔大之淮陽

潞河遲日送征驂禁雪初晴柳尚含一路青山到淮浦照人明月已江南

汪舍人懋麟以丁娘子布見贈賦寄

丁娘子爾何人織成細布光如銀舍人笥中剛一疋贈我爲衣禦冬日感君戀戀情莫踰重之不異貂襜褕攜歸量幅二尺闊未數星紈與荃葛曬却渾如飛瀑懸看來只訝神雲活爲想鳴梭傍碧牕摻摻女手定無雙浣時應值湔裙水漂處除非濯錦江長安城中盛衣馬此物沉思六街寡裁作輕衫春更宜期君再醉天壇下天壇三月踏青時領邊短鬢風吹絲試尋油壁香車路追逐紅裙錦髻兒

寄高層雲

萬里歸舟與有餘蜀薑召客鱠鱸魚酒邊可憶朱齡石深夜明燈勘羽書

王尚書崇簡招同錢澄之毛會建陸元輔陳祚明嚴繩孫計東讌集豐臺藥圃四首

上苑尋幽少東山載酒行發函初病起出郭始心清一老風流獨羣賢少長幷甘從布衣飲真得古人情

水淺孤村外亭開萬柳中流觴過上巳卷幔已南風旅話江湖別幽期出處同接䍦拚共倒舉手對山公

山田圍輞水左右出豐臺是日孤亭坐繁花四面開蟻浮傾更滿蝶舞去翻來即事多高詠天涯不易哉

麗草攢緗蕊晴風卷絳雲井華宜近汲衣析忽斜曛興自抽簪發人因賭墅分重過知不厭歸騎且紛紛

送鄭培南還

長安似爾客最久自別舊鄉今八年五里亭邊傾蓟酒一帆風未挂吳船承顏正好趨庭日生計須謀負郭田莫以故人歸未遂卜居不與竹垞連

鴛鴦湖櫂歌一百首有序

甲寅歲暮旅食潞河言歸未遂爰憶土風成絕句百首語無詮次以其多言舟楫之事題曰鴛鴦湖櫂歌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調冀同里諸君子見而和之云爾

蟹舍漁村兩岸平菱花十里櫂歌聲儂家放鶴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宋朱希真避地嘉禾放鶴洲其園亭遺址也余伯貴陽守治別業於上真如塔峙其西

沙頭宿鷺傍船棲柳外驚烏隔岸啼爲愛秋來好明月湖東不住住湖西

春城處處起吳歌夾岸疎簾影翠蛾一葉舟穿妝閣底傾脂河畔落花多傾脂河在楞嚴寺東人家多跨水爲閣

寶帶河連錦帶斜精嚴寺古黯金沙牆陰一逕游人少開遍年年梓樹花寶帶錦帶俱水名精嚴寺多梓樹

西埏里接韭谿流一簣餅山古木秋慣是爭枝烏未宿夜深啼上月波樓西埏里載干寶搜神記在嘉興縣治西韭谿之水經其下餅山宋時酒務月波秀州酒名載張能臣天下名酒記樓係令狐挺所建宋人集題詠詩詞甚多

和韻

嘉興　譚吉璁　舟石

蘇小墳前水北流苕花梧葉滿園秋月華不與高城隔飛上星湖第一樓

檇李亭荒蔓草存金陀坊冷寺鐘昏湖天夜上高樓望月出東南白苧村檇李亭址在金銘寺北宋岳珂爲勸農使居金陀坊著金陀粹編寺南有樓名湖天海月

和韻　譚吉璁

胥江不遠小山存猶有遺祠翠木昏挂席西風乘興去白蓮秋水夕陽村

百尺紅樓四面牕石梁一道鎖晴江自從湖有鴛鴦目水鳥飛來定自雙

和韻　譚吉璁

水市花船一樣牕龍淵學繡一條江憑誰移箇龍淵塔學繡村邊也作雙

倅廨偏宜置酒過亭前花月至今多不知三影吟成後可載兒娘此地歌陸游入蜀日記倅廨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伎兒娘後十年再見於京口

女牆宮柳遍啼鴉小閣臨風卷幔斜笑指孩兒橋下水雨晴漂出滿城花孩兒橋在天寧寺東石闌盡刻作孩兒載魯應龍括異志

檣燕檣烏繞楫師樹頭樹底挽船絲村邊處處圍桑葉水上家家養鴨兒樂府阿子歌注嘉興人養鴨兒作此歌

桃花新水湧吳艚十五漁娃櫓自操網得錢塘一雙鯉不知魚腹有瓜刀錢塘杜子恭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見搜神後記

穆湖蓮葉小於錢臥柳雖多不礙船兩岸新苗纔過雨夕陽溝水響谿田

和韻　譚吉璁

春來河蜆不論錢竹扇茶爐載滿船沽得梅花三白酒輕衫醉臥紫荷田

金衣楚雀白鶴雛不住裴公島上啼白馬未嘶雲屋外紅船先度板橋西裴島卽放鶴洲相傳裴休別業

隄外湖光隄內池露荷珠綴夜涼時阿誰月底修簫譜更按東堂舊日詞毛滂在秀州賦月波樓中秋詞云露荷珠綴照見鴛鴦睡月底修簫譜樂府調名東堂滂集名也

鴨餛飩小漉微鹽雪後壚頭酒價廉聽說河魨新入市蔞蒿荻筍急須拈方回題竹杖詩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

城北城南盡水鄉紅薇徑外是回塘千家曉閣紗牕拓二月東風蕙草香

和韻　譚吉璁

江村復禮舊名鄉竹作笆籬石作塘到處十家三酒店春波繫纜岸花香

西水驛前津鼓聲原田角角野雞鳴薹心菜甲桃花里未到天明櫂入城西水驛在城西桃花里人多種菜爲業

和韻　譚吉璁

楝子花疎過雨聲栔山看火樹頭鳴鄰船兩槳買桑葉南抵餘城北渚城

姑惡飛鳴觸曉煙紅蠶四月已三眠白花滿把蒸成露紫葚盈筐不取錢姑惡鳥名蠶月最多野薔薇開白花田家籬落間處處有之蒸成香露可以澤髮

村中桑斧響初停溪上叢麻色漸青郡閣南風纔幾日荷花開滿鏡香亭府城西北有麻溪鏡香亭在慈恩寺南今廢

徐園青李核何纖未比僧盧味更甜聽說西施曾一掐至今顆顆爪痕添徐園李核小如豆絲懸其中僧盧謂淨相寺產檇李每顆有西施爪痕

藉袈橋上水松牌白石登登鴈齒階曾記小時明月夜踏歌連臂竹鄰街竹鄰里元陳秀民所居籍袈橋在其東北

谷水由來出小湖渚城辟塞總春蕪戰場吳楚看猶在折戟沙中定有無水經注引吳記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渚城在今城北十五里水經注又云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戰地備候於此故

謂之辟塞

金魚院外卽通津轉粟千艘壓水濱年少女牆隨意望縫衣恰對枕
樓人輿地紀勝金魚院在嘉興縣西北

懷家亭館相家湖雪艇風闌近已蕪猶有白蘋香十里生來黃蜆蛤
蜊麁懷悅居相湖南闢柳莊有水亭名雪艇湖中產蜆甚肥

學繡女兒行水潯遙看三塔小如鍼並頭菡萏雙飛翼記取挑絲色
淺深城西學繡里俗傳西子入吳刺繡於此三塔龍淵寺前塔也

梅花小閣兩重階屈戍屏風六扇排不及張銅爐在地三冬長煖牡
丹叢里有張鳴岐製銅爲薰爐聞於時

鶴湖東去水茫茫一面風涇接魏塘看取松江布帆至鱸魚切玉勸
郎嘗鶴湖在魏塘清風涇卽白牛涇

蓮花細步散香塵金粟山門禮佛頻一種少年齊目斷不知誰是比
肩人金粟寺在海鹽西南林坤誠齋雜記海鹽陸東美妻有容止夫婦相重寸步不離時號比肩人孫權封其里

織成錦衾碧間紅繚以吳緜四五通錦上鴛鴦三十六雙棲夜夜水
紋中里出善錦

和韻　　譚吉璁

巷西古塔畫闌紅閣老廳門一徑通猶記北樓驂篠地薔薇一丈
曉庭中

天寧佛閣早春開鳥語風鈴次第催怪道回船濕羅韈嚴將軍墓踏
青來天寧寺在秀水縣治東北後有嚴助墓

和韻　　秀水陳忱用賓

東林禪宇白蓮開魚版纔停午復催坐久雙谿明夕照布帆一半
鴛湖來

長水風荷葉葉香斜塘慣宿野鴛鴦郎舟愛向斜塘去妾意終憐長
水長長水秦時所鑿斜塘地名

踠地垂楊絮未飄蘭舟上巳祓除遙射襄城北南風起直到吳江第
四橋城北王江涇有射襄橋俗謂爲壽香橋卽射襄城故址

宣公橋南畫鼓撾酒船風幔挂鴉叉碧山銀盌勸郎醉櫂入南湖秋
月斜陸宣公橋在城東朱碧山元時嘉禾銀工宋聞人滋南湖草堂記檇李澤國也東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

木樨花落擣成泥霜後新橙配作虀猶恐夜深妨酒渴教添玉乳禦
兒梨禦兒玉乳梨見漢書注

畫眉墨是沈珪丸水滴蟾蜍硯未乾休恨圖經山色少與郎終日遠
峯看沈珪禾人善製墨諺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載何蘧春渚紀聞郡城四望無山宋鄭毅夫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是也

和韻　　譚吉璁

碧瓦珠光火一丸綠楊絲挂綵幡乾泥孩縱說鄜延好不及曹王
廟上看

三姑廟南豆葉黃馬王塘北稻花香秋衣薄處宜思妾春酒熟時須
餉郎三姑事見括異志今長水有廟馬王塘在其北

小婦春風樓下眠與論家計最堪憐勸移百福坊南住多買千金圩
上田石門有春風樓錢塘應才爲嘉興學正婢曰陸小蓮百福坊人貝瓊元末避地千金圩

小舫中流播燕梢一螺青水練塘坳隨郎盡日鹽官去莫漫將儂半
邏拋燕梢小船名長水東有練浦一螺青浦水名劉長卿詩半邏鶯滿桐今謂爲半路

鎗金硯匣衍波牋日坐春風小閣前鏤管簪花書小字把郎詩學魯
訔編鎗去聲斜塘楊匯髹工鎗金鎗銀法以黑漆爲地鍼刻山水樹石花竹翎毛亭臺屋宇人物調雌黃韶粉以金銀箔傅之見陶宗儀輟耕錄杜詩編年自禾人魯訔始

雨近黃梅動浹旬舟回顧渚鬬茶新問郎紫筍誰家焙莫是前溪讀
曲人

秋燈無燄剪刀停冷露濃濃桂樹青怕解羅衣種鸎粟月明如水浸
中庭禾中產鸎粟相傳八月十五夜俾女郎解衣播種則花倍繁

繡綫圖存陸晃遙唐家花鳥棘鍼描只愁玉面無人畫須是傳神盛
子昭陸晃禾人有繡綫圖載宣和畫譜唐希雅及孫宿皆善畫花鳥墨作棘鍼子昭魏塘人嘗畫崔鶯鶯像

去郭西南桂樹林五畝之園一半陰笑插枝頭最深慾兩鬢如粟辟

寒金城西屠氏園有桂二本垂陰逾畝每歲兩樹迭開金蕊一枝
榆錢陣陣麥纖纖野菜花黃蜨易黏記送郎船溪水曲平蕪一點甑
山尖甑山在桐鄉今為錢大理貢墓
比翼鴛鴦舉櫂迴雙飛蝴蝶遇風開生憎湖上鸕鷀鳥百遍魚梁曬
翅來鸕鷀湖在海鹽縣西南
龍香小柄琵琶彎切玉玲瓏約指環試按花深深一曲海棠開後望
郎還南宋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妻孫氏寄秦樓月詞一時傳播酒樓伎館皆歌之載古杭雜記花深深海棠開後詞中語也琵字唐人多作仄音讀
酒市茶寮總看場金風亭子入春涼傍游改作烏篷小蔡十郎橋低
不妨晏殊類要嘉興縣有金風亭蔡十郎橋載至元嘉禾志
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底盡傳螺五色湖邊空挂網
千絲城西南金銘寺有范蠡祠舊弁塑西子像湖中產螺皆五色
蘇小墓前秋草平蘇小墓上秋瓜生同心綰結不知處日暮野塘空
水聲唐徐凝嘉興逢寒食詩惟有縣前蘇小墓王禹偁詩縣前蘇小有荒墳今縣南有賢倡巷

和韻　譚吉璁

參旗橫照郡樓平塔火初沉漁火生郭外城中十三寺一時落月
盡鐘聲
風檣水檻盡飛花一曲春波瀲灩斜北斗闌干郎記取七星橋下是
兒家春波七星二橋名
天星湖口好花枝便過三春采未遲蝴蜨雙飛如可遂教郎乞夢冷
仙祠天星湖在嘉興縣治東湖北有協律郎冷謙祠禱夢者有奇驗
江樓人日酒初濃一一紅妝水面逢不待上元燈火夜徐王廟下鼓
鼕鼕徐王廟在府城東北每歲人日轂日舉舟擊鼓士女往觀
河頭時有浣衣人處處春流漾白蘋橋下輕舟來往疾南經娛老北
蹲賓娛老橋在城南蹲賓橋在府治西
芳草城隅綠映衫鳳池坊北好抽帆徐恬舊宅芹泥煖過雨斜陽燕
子銜鳳池坊妻機故宅今郡學之前徐恬宅見陸廣微吳地記
秋涇極望水平隄歷歷杉青古閘西夜半嘔啞柔櫓撥亭前燈火落
帆齊秋涇橋在城北杉青閘名落帆亭名

和韻　譚吉璁

青鶄白鷺浴湖隄飛向羅潭廟口西竹傘椶鞵塵不到秋風且看
稻花齊
屋上鳩鳴轂雨開橫塘游女蕩舟回桃花落後蠶齊浴竹筍抽時燕
便來橫塘在城東俗名筍之早者日燕來
漏澤寺西估客多樓前官道後官河正值喧闐日中市楊花小伎抱
箏過吳船女郎入市唱曲號唱楊花
五月新絲滿市廛繰車鳴徹斗門邊沿流直下羔羊堰雙櫓迎來販
客船羔羊堰在石門縣斗門在石門北
魚梁沙淺鷺爭淘處處村田響桔槔一夜城西苕水下酒船直並小
樓高

和韻　譚吉璁

槐葉青時和冷淘槐葉濃時轉桔槔槐葉黃時香稻熟登場禾稼
比牆高
九里橋西落照銜櫻桃初熟鳥爭啣須知美酒烏程到遙見新塍一
片帆宋曾魯公監秀州新塍酒稅今作新城誤
馬場漁潊幾沙汀宿雨初消樹更青最好南園叢桂發晝橈長泊賁
茶亭彪湖一名馬場湖宋潘師旦以南塢漁潊水十一處會於春波門外建會景亭南園余叔宜春令別業有桂樹四本高俱五丈蘇子瞻賁茶亭在水北
青粉牆低望裏遙紅泥亭子柳千條郎船但逐東流水西麗橋來北
麗橋
伍胥山頭花滿林石佛寺下水深深妾似胥山長在眼郎如石佛本
無心胥山在城東十八里石佛寺唐剎

花船新造水中央曉發當湖泝漢塘聽盡鐘聲十八里平林小市入新坊角里東爲漢魏二塘德藏寺鐘初成工戒以勿擊俟行百里擊之工行至新坊十八里遽擊之由是不能遠聞載括異志

蒲山草與薺山齊澉浦潮來乍浦西白沃廟南看白馬巫言風雨夜長嘶蒲山薺山俱在平湖白沃廟祀漢史君

綠煙初洗兔華秋片片魚雲靜不流山月池邊看未足移船買酒弄珠樓山月池在平湖德藏寺城東有弄珠樓

鸚鵡湖流碧幾灣白龍湫水落陳山游人秦小孃祠過社鼓聲邊醉酒還鸚鵡湖即柘湖陳山上有白龍湫見括異志秦小孃晉時人祠在平湖縣東南二十里

阿儂家住秦溪頭日長愛櫂橫湖舟霑雲寺東花已放義婦堰南春可遊橫湖霑雲寺俱在半邏東義婦堰漢許昇妻呂榮冢死黃巾之難麇府君斂錢葬之今譌爲呂蒙冢

巫子峯晴返景開傳聞秦女葬山隈閑聽野老沙中語曾有毛民海上來樂資九州志鹽官縣有秦駐山始皇逕此美人死葬於山下山之東海口有巫子山水經注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於縣蓋汎於風也

橫浦東連白塔雲下方鐘鼓落潮聞結成海氣樓相似貴就吳鹽雪不分白塔山在海中鹽官亦有蜃市

勸郎莫飲黃支犀勸郎莫聽花冠雞聞琴橋東海月上烏夜村邊烏未啼聞琴橋在海鹽城東烏夜村何準宅舊址

和韻　譚吉璁

三條玉帶兩條犀爭訪金雞夢白雞高冢纍纍羊虎盡塘南塘北亂烏啼

鷹窠絕頂海風晴烏兔秋殘夜並生鐵鎖石塘三百里驚濤齧盡寄奴城鷹窠頂在澉浦山椒每十月朔日月並出海中晉安帝隆安五年孫恩犯海鹽劉裕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

招寶塘傾水淺深會骸山古冢銷沉都緣世上錢神貴地下劉伶改姓金招寶塘在海鹽西南九州要記古有金牛入山皐伯通兄弟鑿山取牛山崩二人同死穴中因曰會骸山郡有劉伶墓土人避錢鏐諱改呼金伶墓

曲律崑山最後時海鹽高調教坊知至今十棒元宵鼓絕倒梨園弟子師

春絹秋羅軟勝緜折枝花小樣爭傳舟移濮九娘橋宿夜半鳴梭攪客眠濮院元濮樂閒所居濮九孃橋在焉

郎牽百丈上官塘客倚篷牕晚飯香黃口近前休賣眼船頭已入語兒鄉

輕船三板過南亭蠶女提籠兩岸經曲罷殘陽人不見陰陰桑柘石門青崇德古南亭石門春秋時吳壘石以拒越

和韻　譚吉璁

宅西猾石舊名亭曾侍先人說五經夢想故園猶在眼椶櫚一樹假山青

走馬岡長夕照中塘連沙渚路西東不知吳會誰分地生遍茱萸一色紅走馬岡在石門永新鄉地有官窯相傳吳越分疆處語兒中涇一名沙堵塘吳會分地紀書名見太平御覽吳茱萸禾郡土產也

移家只合甓川居釀就新漿雪不如留客最憐鄉味好屠墳秋鳥馬嘷魚閩人卓成大元末僑居甓川馬嘷城殆即水經注所云馬罩城也魚可爲腊

郎家湖北妾湖南兩槳緣流路舊諳却似釣鼇磯畔鷺往來涼月影毿毿釣鼇磯在南湖中龔太守勉所築

野王臺廢只空墩翁子墳荒有墓門舍宅尚傳裴相國移家曾住趙王孫白蓮寺隔水有顧野王讀書臺址朱買臣墓在角里街北真如寺相傳裴休宅趙王孫謂孟堅也居廣陳里

秋晚東林落木踈白蓮僧寺水中居昏鐘不隔漁莊火古殿猶存日本書白蓮寺即東林施水院漁莊在其北寺壁有日本國人題名二處

蘄王戰艦已無蹤婁相高墳啓舊封曾見朋游南渡日北山堂外九株松縣東三十里一冢甚高傳是婁機墓中有石室爲盜所發北山草堂沈氏宅其石壘自南宋

仲圭舊里足淹徊曲徑橫橋一水隈小榼春風誰酹酒佛香長和墓門梅吳鎮墓在嘉善縣治北梅花菴

懷蘇亭子草成蹊六鶴空堂舊蹟迷惟有清香樓上月夜深長照子城西懷蘇亭在府治六鶴堂宋知州鄧根建府廨有清香樓見異聞總錄子城載閑牕括異志今目爲子牆脚

稗花楓葉宋坡湖路轉潮鳴山翠無百里鹽田相望白至今人說小
長蘆宋坡湖郎賁湖吳郡記海濱廣斥鹽田相望檇李舊號小長蘆見周必大吳郡諸山錄
桑邊禾黍水重圍時有秋蟲上客衣三過堂東開夕照滿村黃葉一
僧歸三過堂蘇子瞻遺跡黃葉菴釋智舷所築
百花莊口水沄沄中是吾家太傅墳當暑黃鸝鳴灌木經冬紅葉映
斜曛百花莊在城北十五里先文恪公賜塋在焉
鴨觜小船淺水通荻花門巷蕭蕭風荆南豫北關新釀不比吾鄉清
若空清若空亦秀州酒名見武林遺事
秋水尋常沒釣磯秋林隨意敞柴扉八月田中黃雀啅九月盤中黃
雀肥黃雀味甚腴產陶莊馬膧

和韻　譚吉璁

菜花涇上半漁磯薝蔔林中盡竹扉寒水看同春水闊高田比似
下田肥
江市魚同海市鮮南湖淩勝北湖偏四更枕上歌聲起泊遍冬瓜堰
外船唐張祜會領嘉興冬瓜堰稅
妾家城南望虎墩郎家城北白牛村白牛不見郎騎至望虎何由過
郭門陳舜俞居秀州嘗跨白牛往來自號白牛居士
百步橋南解纜初香醪五木隔年儲不須合路尋魚鮓但向分湖問
蟹胥去郡城東北三里有百步橋馬永卿嬾真子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陸游日記合路賣鮓者甚衆一統志分湖產蟹
石尤風急駐蘇灣逢著鄰船販橘還祇道夜過平望驛不知朝發洞
庭山蘇灣近吳江境上陳舜俞墓在焉
父老禾興舊館前香杭熟後話豐年樓頭沽酒樓外泊半是江淮販
米船望雲門北舊有禾興館唐李澣嘉興屯田政績記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爲之儉
茅屋東谿興可乘竹籬隨意挂魚罾三冬雪壓千年樹四月花繁百
尺藤東谿從叔子蓉別業
舍南舍北遶春流花外初鶯囀未休畢竟林塘輸甪里愛攜賓客醉
山樓山樓從叔子葆所居四方賓客至者必集於此
谿上梅花舍後開市南新酒醱新醅尋山近有殳基宅看雪遙登顧
況臺余近移家長水之梅谿殳山在其西橫山在其南皆可望見顧況讀書臺在橫山頂

和韻　譚吉璁

木樨開後菊花開黃雀霜螯載酒醅九日登高東塔寺風沙終勝
赫連臺
歸人萬里望丘爲白酒黃壺瓠作戹來往櫂歌無不可西溪東泖任
吾之丘爲郡人王維送之詩云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里中黃元吉冶錫爲壺極精緻近日鄉人多用匏樽西溪在府城西三里鮑恂所居東泖在平湖
檻邊花外盡重湖到處杯觴興不孤安得家家尋畫手谿堂遍寫讀
書圖黃子久有由拳讀書圖

和韻　譚吉璁

櫂歌欸乃勝西湖風景尊前調不孤只少松陵朱處士屏風八尺
寫新圖

旃蒙單閼

題畫竹二首

踈篠个个倚風輕忽憶鄉園宿雨晴三畝宅西桐樹北此時新筍又
應生
雪禽未染唐希雅怪石須添趙大年興發欲尋潭柘寺春流決決響
山泉燕京無竹惟潭柘寺東院一林

懷上方山二首

不到上方三歲久茅茨長想結山隈盡移細石教泉下亂插繁花把
徑開倦客春深歸未得故人書寄約重來水筒雲碓安排易只欠江
南遶屋梅
百丈霞梯澗戶扃層崖依舊入天青花源未有秦人住屐齒曾同謝
客經殷地昏鐘催夜月過橋春水續寒汀精藍近結支纖侶準擬松

根賁茯苓

送顧（乃西）還楓涇

客游五載莫淒然元夕天涯我十年爲羨王孫歸去路岸花江草送吳船

嚴侍郎招同吳明府（山濤）龔觀察（佳育）陳處士（晉明）高上舍（層雲）集吳氏園亭時公子（曾槼）在坐

八騶曉出郭門東避暑閑園河朔同山簡賓寮攜沼下謝家裙屐滿亭中微涼高柳虛檐日過雨新苗隔岸風四坐傳杯那不醉主人先已百分空

贈吳明府（山濤）

詩人吾愛塞翁好風格西陵別擅場嗜酒肯淹千里駕罷官爲起七歌堂雲山畫出無前輩暑雨燈殘話故鄉甪里菜畦猶未賣歸時休只戀餘杭

潞河遙送湯（駉）南還四首

惜別無從倒玉壺僦裝遙發短亭孤荆高舊侶分攜盡燕市何人送酒徒

青齊南下卽扁舟一片雲帆故國樓此去向平婚娶了明年五岳試同遊

生計歸時且掩門還憐舊業已無存全家欲傍西溪住最愛梅花第幾村

竹垞三徑也蕭然歸夢天涯又隔年儻肯結鄰長水市開門同對小池蓮

懷鄉口號八首

甌舫西偏盡竹梧紫微山石儘教鋪兒孫鄉里堪娛日不用千金買佛奴（甌舫余齋名元濮樂閑以中統鈔一千錠買歌兒汪佛奴）

先人舊宅北門樓舍後斜陽塔影低門逕傷心難再問夢魂猶繞舊沙隄

碧漪坊裏譚公宅鴨脚清陰半畝餘最憶兒時好兄弟樹根同讀五車書（五經進士譚公宅在府治東北碧漪坊舟石郡丞左羽孝廉孝山太守次友典籍及亡兄舍人夏士皆讀書於是余亦與焉庭有鴨脚樹三本）

舊日園林半已荒惟餘曲水繞芳塘少年最憶春游好曾向顏家看海棠（顏家園海棠花最盛今已摧折）

墨林遺宅道南存詞客留題尙在門天籟圖書今已盡紫茄白莧種諸孫（項處士元汴有天籟閣蓄古書畫甲天下其閣下有皇甫子循屠緯真諸公題詩尙存）

舊游兪繆日過從三李銜杯興最濃明月綠牕期沈約白鹽赤米問周顒（憶右吉天自斯年武曾分虎山子青士也）

司農泉石向來耽徐穉同遊飲必酣夢想谿山真意好戛天修竹水南亭（曹侍郎秋岳倦圃有谿山真意軒徐穉指敬可也）

方外能詩數復公結茅初地虎谿同詞人寂寞宜過此一舸月明湖水東（復公字文可住初地菴詩格最老）

曝書亭集卷第九

曝書亭集卷第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九

柔兆執徐

讀葉司城封嵩游草賦贈

客居通潞春復冬有如飢鳥仍投籠平生夢寐在五岳垂老未覩嵩陽峯峯頭玉女定笑我那不控鶴鞭癡龍瓊漿勿飲良可惜白髮滿鏡徒愁容葉君昔年宰登封苺苔洗字尋石淙霞梯高高八百丈笱輿踏遍青芙蓉廬巖瀑飛一匹布鐵梁峽偃千年松仙人十六時相逢閑吹鵝管向明月有時髻插三花穠漸川俞叟與君往來熟言君愛奇恆未足開筵爲蒸玉面貍行藥曾騎雪色鹿測景還登測景臺逍遙宛在逍遙谷偶然長嘯百里聞每遇殘碑三日讀不見囊中金石編何殊集古歐陽錄崇文門西車轂擊十里黃塵眯人目下馬尋君道名姓一笑情親爲鄉曲投我嵩陽詠百篇勝聽哀絲與豪竹近來海內工詩格新城王君最雄獨一見君詩許絶倫同調由來賞心速君今司城名籍甚栗果少年齊足蹋入門廳事半栽花插架圖書尚連屋作吏如君良不俗閑從巷北期王君更許高齋醉醽醁金箱圖畫恣臥遊豈必廬鴻草堂宿

春暮何少卿招同故鄉諸子集古藤花下送譚十一孝廉兄之舒州

古藤二本高刺檐毵毵亂挂驪龍鬐主人築堂二十載客到盡卷堂中簾肥香徐來翠陰動晴絲欲墮朱光炎今年經過物候早三月已見繁花黏河豚未罷直沽市牡丹定綠房山尖春風不飲最可惜急收筆架移書籤相期鄉黨十數子同時走送譚孝廉一觴一詠少長集脱略禮法無纖嫌懸燈直教猛燭並有酒但向深杯添移時留髠盡送客三人容坐清宵嚴北城漏鼓聽漸數下弦殘月光磨鎌捉臥瓮人選新格主猶鯨吸賓魚噞人生離多合亦易有淚肯對花前沾舒州地勝山水兼孤城皖口跳波漸芙蓉之池泛永日訟庭無事恆虛恬鱘魚凝脂切黃玉翠螺如畫圍蒼蒹乃知下第去亦得絶勝六街衣馬塵容黔

題元張子正林亭秋曉圖同高層雲賦

一峯畫品最緻密逾三百載流傳稀今人摹仿目未睹但取率略屏紆威殘山剩水不數點豈惟神異貌亦非當時藝事許入室華亭張中稱庶幾即如此圖乃學井西王生筆林亭曉色開熹微焜黃老綠下掩百竿竹是誰竹下結屋關荆扉橋無一人行樹無一鳥飛斜川折溜凡幾轉古寺突兀樓松圍涼雲濛濛不可極懸泉直下春林霏人家磧歷更高處水榭八九相因依武陵桃花笑卑濕茲山避地堪茹薇當知作者意獨得能使留題數子傳聲徽客中三伏正苦熱對此羽扇都停揮安得天風扶我縹緲度絶磴與君攜手同振千仞岡頭衣

贈鄭簠

金陵鄭簠隱作醫八分入妙堪吾師揭來賣藥長安市諸公衮衮多莫知伊余聞名二十載今始邂逅嗟何遲自從鴻都石經後工者疎密無定姿任城學官闕里廟羅列不少漢人碑簠也幽尋遍摹搨羲娥星宿摭無遺郃陽酸棗法尤備心之所摹手輒追黃初以來尙行草此道不絶真如絲開元君臣雖具體邊幅漸整趨肥癡寥寥知解八百禩盡失古法成今斯邇來孟津數王鐸流傳恨少無人披太原傳山最奇崛魚頏鷹跱勢不羈臨清周之恆委曲也得宜勾吳顧苓粵譚漢暨歙程邃名相持未若簠也下筆兼經奇縱如煙雲飛欲去屹如柱礎立不移或如鳥驚墮羽翮或如龍怒撐之而箕張昻萃各異狀屏幃大小從所施平山堂成蜀岡湧百里照耀連雲榱工師斲扁一丈六衆賓歎息相瞠眙須臾望見簠來至井水一斗研隃麋由

來能事在獨得筆縱字大隨手爲觀者但妒不敢訾五加皮酒浮千鴟我聞此事足快意目雖未覩心已怡安得留之數晨夕醉時竊柎醒肩隨盧溝橋北風已厲子今南去生淩澌驪駒在路留未得歲聿其暮云誰思鍾山草堂定好在放溜且任吳中兒華陽瘞鶴字刻露鄧尉遺樹花參差無錫城邊見嚴四示我長歌一和之

送顧（瀛）之沂州

官亭把袂惜離居南指臨沂歲未除行過蒙陰山葉響馬頭青壞雪消初

壽何少卿（元英）

冷卿宴客已無錢猶有南牀許醉眠清鏡看來容四十練裙書禿管三千日邊初度春尤近雪後今宵月最圓弟子麴車來不少相留判飲到新年

壽劉編修（芳喆）二首

金錢袞袞考堂輸今日通階昨日殊誰似編修甘寂寞七年不向集賢趨

人日梅花一月前騷人初度棗弧懸蕭然賦雪攜羣從絕勝徵歌玳瑁筵

強圉大荒落

河豚歌

天津之水連北溟七十二沽漩迴汀漁師乘春漾極浦艕舺葉葉輕於萍河豚此時舉網得活東小大同賦形賣不直錢棄可惜堆置更比凡魚腥南人見之莞爾笑是物足勝通侯鯖葦蒲束取十百輩馬馱車載兼手拎晨興主人食指動忽覩兩縛陳吾庭客來疾呼莫莫莫亟當投畀煩丁寧食熊者肥食鼃瘦豆令人重榆則瞑彼猶無傷此獨甚犯之不異銜鈴釘主人語客且安坐吾言物理君試聽人生一死各有候韭英棗華木葉零即如飲啄亦分定鼎腹豈必堅關扃雖云甘脆腐腸藥不聞茹藿長延齡茲魚信毒種乃別腴腴有法食有經或如燕子尾涎涎或如束帶腰黃鞓今之饋者皆不爾安用荷鍤䪥丘冥抉精刮膜漉出血如鼈去醜魚乙丁磨刀霍霍切作片井華水沃雙銅缾蘴芽調辛橄欖醡荻筍抽白蔞蒿青日長風和竈觚淨纖塵不到晴牕櫺重羅之麪生醬和凝視滓汁仍清泠吾生年命匪在卯奚爲舌縮箸躅停西施乳滑恣教鬙索郎酒釃未願醒入脣美味縱快意累客坐久心方寧起看牆東杏花放橫參七點昏中星

送董孝廉（愷）游五臺

軍都關外朔雲屯過盡龍堆入鴈門一路金光瑤草色青天直上五峯尊

兕觥歌（觥爲許文穆公錢趙太史定宇物爲何少卿賦）

覆玉盌屏香螺徹銀鑿落金叵羅黃支之犀麀麈盡辟主人持觥客前席請看觥上銘爲君陳夙昔定陵沖年資相臣元老奪情衆怒嗔朝陽一鳳午門伏折檻寧辭逆鱗觸歸時餞者滿都亭珍重臨岐許文穆神羊一角詎有雙流傳既久歸婁江張公以之遺弟子敢諫吾公趙公似更兼愛客無倦容平原十日恆過從朝衣典盡且不顧快意但寫梟花濃我浮此觥亦已數尊前豈惜狂歌重吾公邇年徙卿寺西掖南牀誰鶚視漢殿今無白獸尊滿飲黃流莫輕寘

周郎中自閩回賦贈二首

萬里孤城去三年別館囚遙憐天北望不異海西頭曲罷紅薔老園荒紫蓼秋空堂今夜燭誰分話離愁

入夜羝同宿經秋鴈不飛歸迎雙眼淚去陷幾重圍攬鏡顏都改趨庭計已非辛勤完節意冬月尚絺衣

同里李（符）游於滇遇碧雞山道士謂曰子前身廬山行脚僧也後十年當仍歸廬山（符）乃畫廬山行脚圖俾予題詩二首

畫裏分明廬岳僧雲峯有約十年登江湖到處勾留住看爾入山能

不能

桃鄉一望水挼藍擬結鄰居共釣潭休信碧雞狂道士閒拋老屋在花南

春浮閣

春浮本佛樹之子愛逃禪小閣道南市清流牐口泉攤書官柳近對酒女牆偏盡笑張思曼能牽岸上船

題董尚書墨蹟

三真六草董尚書北米東邢總不如試誦容臺好詩句一縑肯換百碑礫

彭城道中詠古二首

舊社枌榆改寒雲芒碭收山風吹野火飛度斬蛇溝

博浪飛椎後圯橋進履年無人知偶語況有素書傳

清流關

清流關匼巖設險古來尚細路緣秋毫石角竦殊狀舍我一兩車拄此九節杖初行井臼中俄出松杲上回睇衆山卑連峯走頹浪入關少礓礫客意始蕭放平岡響楓葉斷壁偃花當南滁暑未銷西澗水新漲眺遠懷昔人儒衣謁戎帳君臣旣深契一言判輿喪偏師越死地於此蹶上將遺跡雖已湮過者心所嚮山高而水清獨立但怊悵

題顧夫人畫蘭

眉樓人去筆牀空往事西州說謝公猶有秦淮芳草色輕紈勻染夕陽紅蘭名見金漳趙氏譜

著雍敦牂

興化李先生清壽詩

世事有屈必有伸吾思遜國忠節臣詔書張目不肯草何得復作叩頭人一時史筆授曲學壯夫氣短懦夫嗔褒忠之典歲久闕草野論議徒紛綸棗園先生家海濱早成進士官於鄞掖垣竹埤歷八舍抗疏豈憚批龍鱗曾聞過江上封事神人觀聽交歡忻方黃鐵練名盡易榜祠木末金川新雷光石火雖暫照猶勝霧霧霾窮塵傳之百世終不湮先生用意良苦辛邇來閉戶三十載著書更比當年勤東京舊事孟元老北盟新編徐夢莘藏之名山自怡悅使者徵索推蒲輪先生穩臥南溪濱白蕉之衫紫荷巾三詔六聘催未起衡門但與沙鷗親年今八十能抱真齒兒髮秀目綠筋立譚古昔猶齗齗玉堂才子念明發四月正及懸弧辰袖懷蟠桃五寸核目送海鶴千里津棗園池水風漣淪闌藥四照花如茵五加皮酒粥面厚鳴蠆鱠鯉羅兼珍烏衣不改王謝里一門羣從稱觴頻古來傳經藉遺老耆儒往往上壽臻不見張蒼伏勝曁轅固博士江翁杜子春

鄭州題壁

積水漁村渡新涼酒斾風河閒多姹女若箇數錢工

得龔百朋嶺南書却寄

別鴈橫汾信去留何時漂轉入端州天邊消息初踰嶺戰後江山獨上樓草檄硯閑鸜鵒潤歸帆雲暝鷓鴣愁回憐十載相逢地晉府街東並馬遊

爲徐徵士題畫

買斷西濛港湖田二頃餘應同尹都尉暇便著農書

王尚書招同陸元輔鄧漢儀毛奇齡陳維崧周之道李艮年諸徵士讌集怡園周覽亭閣之勝率賦六首

北斗依城近南陔選地偏綵衣逢暇日珠履託羣賢山擁牆初亞林疎徑屢穿身隨沙際鶴飲啄到平泉

石自吳人壘梯懸漢棧牢臼榆星歷歷蒼蘚路高高宛得棲林趣渾忘步屧勞下山無定所隨意各分曹

澗白泉初徙籬金菊未枯夕曛含略彴亂石點欅蒲密坐千人許迷途八陣俱不因爨煙細何處覓行廚

風磴雙亭外踈藤蔓十尋龍蛇寒自蟄烏雀暮長吟待結千花墜應同萬柳深隔林催未起獨坐想濃陰

屧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泂落成凡幾日勝引喜先陪監史新圖格壺觴舊醱醅謝公能賭墅會見捷書來

小閣簷端起虛牕樹杪憑忽驚黃屋近更繞翠微層九日今年悔諸公逸興能尙書期可再雪後轉須登

題周恭肅公畫牛二首

白川畫龍兼畫牛遶村急雨菰蒲秋百年紙墨黯無色雲氣溟濛猶未收

牧童橫笛吹不得背面却看溪上山記得濫溪西去路荻花楓葉淺沙灣

沈烈女詩

吳趨沈氏女許嫁黃小同墨車雖未迎媒妁言已通黃童抱羸疾十九年命終沈女得凶問淚落如泉江布總箭笄髽喪服治衣工上樓不下樓顛頓緜春冬含辛桂枝蠹食苦蓼葉蟲父母勸之嫁女恚經樓中須臾救復活自誓永不雙獨居三十年兵革俄乘墉全家盡逃匿女仍守樓牕結我裳與衣輟彼飧與饔一笑歸黃壚之死何從容層層虎丘塔下臨松柏桐兩家謀合葬龜筮咸相從小字書新銘白石沙磨礱雙飛化蝴蝶並蔕生芙蓉春水鴨頭綠秋草雞冠紅花船恣來往愛泊山西東吾願游冶女視此馬鬣封

題腰鼓圖

細腰急捧鼓參撾水調兼歌穆護沙料得翻身誇絶技只嫌插鬢少葵花

丘漢陽壽詩二首

自從江漢櫂歸舟雲壑棲遲三十秋占得釣磯臨海嶼至今八十轉風流圖經七十二福地其二乃在東楚閒先生林居盋池近長年不改芙蓉顏

屠維協洽

元日同孫枝蔚毛奇齡陳維崧吳雯汪楫諸徵士喬萊舍人湯右曾上舍集曹舍人禾書齋遲李良年潘耒不至即席限韻二首

勝引期元日虛齋東五經客來衣半白杯至眼俱青窗坐更番改淸詩次第聆燭花高不落嘶騎且迴停

樂極修簫譜觴行罷酒監同聲歌郢曲異味轉吳帆東閣花須放西山翠可饞還期共潘李並馬試春衫

古意投高舍人士奇

奕奕九成臺泠泠五絃琴威鳳刷其羽歌舞樂帝心朝儀靈沼上夕息高梧陰覽輝千仞餘求友及遐深爰居本海處亦復辭煙潯東門一戾止游目嘉樹林和風動閶闔百鳥啁啾吟獨無笙簧舌臆對難爲音主人軫物微飼花若黃金食之非不甘愧莫報以琛寄言鸞凰侶釋此歸飛禽

酬閻若璩

烈火燔帝竹秦鏡忽以淪番番濟南叟後死髦而勤腹笥傳少女齒落餘空齦掌故潁川來何繇聽其眞所怪張歐陽疑義嘿不申金絲魯宮響科斗蟠輪囷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捃摭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紉文從義艱晦體殊絶蹤塵孔書旣咸在謨誥恆鮮新何不正今譌去險歸温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并州彥徙宅淸淮濱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掖餘勇刺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諸家援王吳百氏搜墨荀幽室決窔奧希音辨韶鈞雖爲見者駭猶勝徒呫呻吾生嬾述作老矣潛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況有紈扇

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盈旬春冰玉河裂草暖波粼粼
紅杏舒繁條翠嵐壓重闉相期出郭游西山恣迴巡並馬騁劇談九
皇八八民醒即坐松石醉即臥花茵

御試省耕詩二十韻

長樂蚪鐘啓端門羽仗排艮辰元巳近暄景暮春佳
帝念勤民切羣情望幸皆蘋風吹近遠蘭澤洗氛霾銜尾中流鷁拳
毛內廏騧農輿霑雨露俞騎束鞲戟沙柳津亭岸山松驛路牌西疇
一以望東作此時偕千耜分原上提筐饁水涯杏花殷似火莒葉小
於釵巷靜鍚簫市煙澄土銼柴倉庚飛習習布穀語喈喈樂事紆
乾顧豐年協
睿懷歌時成夏諺行處即堯階帳殿開黃屋人家遶翠厓定知先稼
穡力爲減徭差吉日宜王禱空同軒后齋星躔齊北拱聲教已南諧
曲渚宜浮洛芳尊迥勝淮
宸游多悅豫振旅入天街

送張大理雲翼省親皐蘭結婚作

纔投縞紵慰臨岐別酒翻慳雪後持聽棘暫辭歸覲日絃桐爲譜述
昏詩咸陽紫鳳秦臺迥京兆青螺漢殿知此去心懸清禁月重逢應
及柳如絲

爲姜宸英題畫

潞水秋風上短槎日湖南望水雲賒空教
天子知名字不賦長楊賦白華

送施鑒范令什邡

早綰銅章去嚴程莫滯留連雲仍舊棧到日恰高秋訟向泉邊聽書
從烏外郵毋嫌山郭小漢將此封侯

寄酬張五處士兄彥之

五茸多富室算緡苦煩挐兄也雖屢空家居能晏如糠籺恆不飽寄
詩鐃鴈魚何哉兔園冊不鈔貨殖書

和田郎中雯移居韻

道南道北書一車田郎與我齊移家月俸雖分五斗粟相呼野性同
麏麚濁醪盈杯注淶水暖湯濯足歌彭衙風簾無額星炯碎短牆縱
葺仍天斜牕前喜有兩棗樹凝想滿眼他時花誦子山薑詩句爽有
若暝坐翻金鴉盤空硬語和未穩月黑漏鼓鼕鼕撾布衾不睡我亦
爾牽牛獨處嗤炮媧

題李檢討澄中所藏明月蘆鴈圖二首

吾家水閣傍江斜風荻侵簷一丈花連鴈低飛渾不見祇聽拍拍響
圓沙

遠岸風微宿雨殘天邊忽湧爛銀盤盧河橋畔秋容好比似南湖一
曲看

淨業寺看荷花同嚴四檢討繩孫作

香刹緣隄轉官橋信水流綠雲千萬頃不見采蓮舟

李檢討澄中惠鮮鰒魚賦謝

海岱惟青州水族不可算有魚其名鰒託命白石矸孔如螺者九體
具蚌之半浮沉信潮汐出沒昧昏旦湲湲逐崩濤汩汩臨駭岸漁師
三五輩利刃挾新鍛迎寒解衣褌燎薪雜石炭俄而投衝波若勇士
赴難滑苔裹犢殼自恃兩堅悍彼石陷死地嗟汝豈得竄殺機伺巧
發一割乃中斷黨附安可常徒令見者歎是物昔所珍不數鵠鶂胖
彥回三十枚曾鄙萬錢換李君家諸城古臺琅邪畔封書敕官奴鄉
味來歲晏荒途犯風雪羸馬走顛汗以之貽故人腥涎尚未澣疑有
蠙珠存無復朽索貫饌法失嚴龜食經忘馬琬庖廚異羹臛南北互
譏嚽於焉出新意滓汁藉糟灌雜雜鈎筐排一一桂火煅雖殊馬甲
脆足勝羊胃爛觀頤匪自養比鄰呼酒伴饞投了陶盤不食真鈍漢

送耿副使之官隴右

雙旌曉發動征塵猶見黃花驛路新樹屏莫辭朱囷遠封侯須與玉
關鄰魚龍積水褰帷近馬鹿晴山繞幕春到日西堂留牘少尺書須
寄倦游人

佛手柑二首

柰女環初脫金仙露最甘萬重來水市一笑啓筠籃味豈踰淮變香
仍隔歲含回思珠海住千樹嶺雲南
宛是祇林得宜從漢殿傳浮江螺女外置驛橘官先白截鵝肪嫩黃
堆兔琖圓尚嫌香氣遠分傍枕函邊

上章涒灘

平蜀詩十三章并序

臣伏見
皇上御阼以來仁聲溥洽凡在海外重譯來格邇者巴蜀負固叢爾
叛寇神人交憤六師所向何堅不摧
皇上先之以德化未即咸劉乃凶渠既殞餘孽罔悛
天威赫怒爰命虎臣五道分軍深入其阻日未浹旬保寧成都千里
底定正月丁巳捷書上聞誕集文武臣工宣于闕下僉曰蜀寇之不
靖於今六稔
皇上休養民力湛靜不絿金鏡在握朗照萬里之遠山川險易瞭若
掌中
廟算恢宏指授方略以師則武以時則利以將相則和調用能不日
成功
聖武布昭遠邁隆古臣以布衣被蒙
恩澤拔置史館粵稽曩昔劉闢既擒韓愈進元和聖德詩明之平蜀
劉基亦作頌以獻臣雖蒙滯躬逢盛際於以頌揚丕烈其何敢後乃
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聖哲靡遠勿瞻南諧北燮西被東漸蠢爾不庭憑阻滇黔爰踞
巴蜀以逞戈鋋
皇帝曰咨元戎是敕欲宣武功誕敷文德寇衆來挑我堅壘壁匪久
其師恤民之力
民力既恤士氣孔揚我車我牛我倉我箱芻茭菽粟在巘在岡萬夫
豫附萬馬騰驤
魁渠肆殄梟謀日阻
帝曰可哉命整雲旅分鑣以馳揚旌負羽或搤其吭或擊其脅
赫赫奮威師度七盤既下葭萌入閬中關桓桓勇略鳥道鉤援緣井
既收遂復錦官
如彼東瀛用注螢爝如彼衝風用卷秋蘀昧雉斯經窮獸乃縛徹其
幟竿清我堠柝
蜀之黃髮植杖以遨蜀之黃口聯臂而謠壺則有漿簞則有醪或徯
于野或迓于郊
迺疆迺理榿林棘路爾宅爾田輕爾徭賦巴貢其賨實輸其布棧谷
梯山千里褰泝
捷書夜奏徹於
宸聽午門斯啓宣示臣工小大稽首蹈舞攸同庭燎晢晢光如日中
我出我師正月初吉至於益部曾不旬日矯矯虎臣殆罕其匹
帝心是嘉首用遷秩
人亦有言師克在和惟此成功
廟算實多貳者勿族降者勿苛
皇仁之溥四國是吪
井絡既平坤垠式奠蒙詔牂牁載歸赤縣
皇帝神武俾脩組練亦有昆池於焉習戰
聖有恆訓儆戒無虞凡百有位職思其居勿謂外寧官守或渝小臣
作詩以贊訏謨

題李檢討(耕)梅花圖和韻

樂飲高齋勝都亭不易哉客從元夕暇花擬故園開未雨莓苔潤衡寒雀豹來若爲方法便分乞小牕栽

刺梅園餞別陸(進)游汝陽

刺梅園裏青松樹笑我頻來竟白頭避暑暫辭襏襫客停杯又起別離愁村煙斷續陽人聚山色東西郟縣樓餘事機雲時唱和莫忘日下置輕郵

題湯上舍(自牧)潛籟軒

香草芊城外幽居虎峪隈緇塵吹不到白鳥有時來萬籟入門寂羣花繞屋開家僮聞剝啄知得異書回

七月晦日　賜藕恭紀二首

宸遊西苑念詞曹踏藕連船出鷺濤白蒻金門教遍及青泥玉井訝新淘欲添素節秋迎閏(是歲閏八月)　看漉花甎日漸高賜果自來聞曲禮不圖　異數小臣叨

分載筐輿路未賒冰條玉筍淨無瑕蒸來須實礱牙稻雪後寧論虎掌瓜故事繙書前代少歸田對客異時誇餘根試傍柯亭種驗取薰風紅白花

送慕主事榷關杭州

江漲橋邊路星隨使者來須知持國計端藉軼倫才書幌晴湖卷茶檣夜火開西谿春信早誰並詠官梅

題吳徵君(雯)詩卷二首

藉甚吳郎大雅材賦詩不上柏梁臺翻飛却似橫汾鴈幾度秋風上苑來

三晉風騷雜僞真遺山歿後更無人把君行卷誰堪並除是番禺屈大均

送趙主事(吉士)權關揚州

珠簾十里江都市鐵鹿連船估客檣持節自來星使重算緡須比水衡強橋邊揚子仍開驛柳外平山舊有堂到及梅花官閣綻好攜賓從促飛觴

贈別梅(庚)三首

宛陵才子數都官似爾清詩和者難猶記春游潭柘寺下方點筆到層欄

東田西曲我曾居擬向茅山讀道書此意沉吟二歲久送君南去轉躊躇

谿山重疊細泉分畫手由來最軼羣輸與田郎團扇好秋牕看寫敬亭雲(謂學使雯也)

奉酬相國馮夫子問病之作

月閏延秋序樽空病酒徒黃楊生易厄烏几凭逾孤夫子勝龍樹奉錢資藥爐清風兼有作宛使蟄蟲蘇

送十一叔還里卽作豫章之遊二首

沙隄棘寺路依然再到京華四十年客裏鬢絲驚並老愁中藥裹迭相憐觥籌尙記投賓轄薑蔗都無負郭田此去南湖仍暫住未容高枕竹林眠

大江西上總風湍猶勝驚沙老據鞍擬共故人登快閣便浮小艇泝層灘竹雞格磔雲根語蘭草葱青鏡裏看南道逢迎應不少莫輕留滯等長安

曝書亭集卷第十

曝書亭集卷第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十

重光作噩

送陸參議光旭督儲江北兼訊龔方伯佳育金司臬鋐田學使雯

春盤細菜散觥籌暇許招尋醉肯留遲日最難花下別輕塵恰向雨餘收熟知官閣三山近預想燈船五月遊驂竹黃童應笑語石城岳牧總風流

題李檢討澄中濯足圖

我昔左海遊曾爲東武客夕陽一騎人不知馬耳晴峯照金碧夢想青蓮五朵開雲泉百折流瀠洄當是濯足若逢爾筍鞵桐帽忘歸來攜手日上超然臺

夏日　瀛臺侍直紀事六首

暗水三橋出明星萬戶開玉堂鈴索動宣喚入　瀛臺

宿葦多於薺涼沙白似冰朧朧深樹裏忽露九枝燈

麗草雲根潤風花鳥下香蓬萊今始到真在水中央

太液新蓮的金盤曲宴初

君恩念蠲渴先賜馬相如

螭首濡毫罷蛾眉散直歸爐煙香未歇荷氣復侵衣

紫籞千花露金塘萬柳條牽留容左史徐度赤闌橋

五月丙子侍宴　保和殿恭紀二十四韻

柱下隨周史琴邊聽舜歌

廟謨神策勝荒服遠人過葱嶺車書接條支部落多郵籤幾重譯貢使百明駝黃帕開封速花甎視日趖九賓齊脫劍一士許鳴珂乍槖螭頭筆還衣鳳尾羅逶迤緣幔閣踧踖步鑾坡天半聞清蹕塵中隔絳河班聯小侯近禮異叔孫苛粔籹官庖出葡萄塞馬馱壺冰淘紫苣山葉裹瓊禾割肉容臣朔傾心到尉佗上雲留麗曲深雍舞鑾韡喜溢

龍顏甚袞慚鶴髮何見知真特達矢報尚蹉跎懷核披香案分酺太液波自然蠲暍暑直覺去沉疴煙淨高城柳風傳別殿荷景猶長北至序正秩南訛

帝治原無外

皇居信有那萬方皆屬國六詔敢橫戈洱海兵將洗苴蘭石可磨宜功宜作頌

聖德邁元和

題王舍人嗣槐西山遊記三首

三年索米住長安咫尺雲峯欲上難讀罷高文但西笑開簾試隔女牆看

盧師說法已千霜石上松猶四尺強我亦曾尋二龍子夕陰點筆在莓牆

上方絕磴最嶄巖花藥春叢靜不芟六聘山中三日住輸君秉燭入空嵌

臨淮口號

鮮鯽臨淮美傳聞尺半強祇供津吏索不放老夫嘗

秋杪同周篔王翬李符龔翔麟邵瓚舍弟彝玠從子建子游攝山是夕包銘曹彥樞適至際曉周覽山曲信宿乃還翬圖爲行看子各紀以詩予得四首

一峯立如纖眾峯韜陰霞有時眾峯露一一青蓮花我來秋已深白露零蒼葭同調五六人志在窮幽遐出郭屏傔從取徑入岭岈高墳何王墓但有麟辟邪犬吠疎籬根烏棲枯樹椏每因青谿曲遂使略彴斜山僧遠迎客拄杖披袈裟坐我青豆房汲泉烹紫茶

槭槭霜葉鳴皎皎霜月白豈期深山中乃有不速客將無御風行吹落大小翮手持竹如意並坐萬古石舉杯斟酌之酒戸笑連擘東林鐘魚聲相荅永今夕

淩晨取微逕栗杖叩精盧病葉脫鴨脚斜門束林筱秋盡澗泉涸厓窟徙潛狙谿橋凡屢渡逕草多未除西上天開巖縱觀石壁書大江流鳥下日午風舒舒急槳摔盧舟有若逆水魚不知躋絕頂蒼茫復何如

山游逾信宿未能極深窈我僕迎路隅揭步出叢篠比丘指雙松紀年千歲少何人植此樹毋乃明僧紹摩挲捨宅碑風迹尚未杳王郎妙山水能事擅江表試畫偕游朋煙液信昏曉經營殫意匠改月庶能了

晚登燕子磯同周布衣（篔）柯舍人（崇樸）各賦三韻

舞燕寒不出危磯淨無塵夕陽射亭柱遠渚移釣舲應從長蘆畔指點登高人

魯太守（超）席上賦

海內詞流幾派分盡誇皇甫士安文（太守作今詞選序）正愁縞帶交期晚蚤有瑤華驛使聞歸路亭皐飛木葉放船薜澱冷湖雲十年夢寐西堂燭今日題襟得共君

贈徐丈

石帆先生海嶽姿盛年解組棲山茨耕漁軒竹長千个上下崦梅開幾枝有客問年書亥字閉門轟飲過申時只今介雅多新句好續金蘭舊日詩

玄默閹茂

送徐中允（秉義）假還崑山六首

紫陌春晴匹馬歸清江南下一帆飛人生半百且適意未見朝衫勝芰衣

經義紛綸致異同誰能閉戶軟塵中著書終讓名山好輸與周南太史公

舊侶荊高對酒頻香螺畫榼五冬春獨醒客去無堅坐臥甕憑誰捉醉人

石湖居士范成大金粟山人顧阿瑛歸向東吳無箇事留賓題徧草堂名

爛漫廚煙煑野蔬菘根秋末韭春初到家一事差堪惜不食松江巨口魚（中允性不食魚）

淥波碧草望中遙劉井柯亭轉寂寥他日歸帆下吳苑先攜竹杖訪平橋

送張（劭）之平遙

彼汾沮洳吾舊遊送爾匹馬逾徐溝人行芳草碧於水日出杏花紅滿樓榼中酒味苦桑落簾外鳥聲黃栗留客居適意遠亦得搖筆賦詩何所求

送孫編修（卓）使安南

詞臣銜命自螭坳親捧　天書出漢郊萬里驂鸞經北戶百夫騎象迓南交蕉花紅壓桄榔杖蘭葉青連翡翠巢知有清文冰雪並能令瘴雨洗黃茅

李檢討（澄中）紺園雜詠六首

荷陂

風過蓮葉香日出釣船去不聞雞犬聲但有鵁鶄語

柳浪

斷岸綠楊齊濃陰覆水低東風吹太急扶起過橋西

綠水軒

軒中獨木几檻外獨木橋際夜沙月明蘆荻風蕭蕭

會心亭

雜卉秋尚開淺莎晴可坐於此獨寤言浮榮等糠𦚢

鏡香樓

吾里鏡香亭君家鏡香樓滿池鴛鴦浴四面芙蓉秋

松風臺

山月無片雲夜半松風起欲寫入瑤琴風聲吹不已

上巳萬柳堂讌集同諸君和相國馮夫子韻二首

不到閒園已隔年綠楊高映女牆連無妨並馬橫橋渡更許深杯曲水傳徑仄易侵蘋葉小日晴況有杏花妍舞雩幸忝從游列澹沲春光過禁煙

小徑升堂步屧偕隄沙遙築避塵霾歌翻驟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嶺佳露井有華滋藥甲春衣無桁挂松釵永和會後斯游最禊飲蓬池未許儕

送陳四處士晉明再入楚二首

燕山雪後送君行茸帽駝裘馬上輕一片晴川萬楊柳春風重入武昌城

官清幕府足棲遲漢上題襟定有詩鑿井便為王粲宅行歌隨處葛疆池

沈詹尹荃崔少詹蔚林招同湯侍讀斌施侍講閏章潘檢討耒飲限燈字

九月秋陽氣尚蒸晚來欲雨薄寒增黃花插帽經三宿白苧裁衣試幾層小鳥飛翻簷外樹微風升降酒邊燈相期偶值趨　朝暇起問鼕鼕鼓未曾

同作時重陽後三日　潘耒

西峯鎮日翠崚嶒儼直無因得共登九陌年華銀箭水千秋心事玉壺冰惟因綠酒親元亮莫遣黃花笑季鷹却憶升平多故事醉

騎官馬簇紅燈

送查上舍昇之湖口

爾去彭湖口香爐對客牕潮痕灌嬰井果否應潯江

除日　保和殿侍宴

珮結緋魚後樽開白獸先呈能勾樂隊密坐潤爐煙紫路頻除夕青燈異往年誰當頌椒會猶侍

聖人前

昭陽大淵獻

元日　賜宴太和門

垂衣逢盛際輯玉盡來庭白醞三光酒青歸一葉蓂新年　恩較渥

昨日醉初醒九奏鈞天曲風飄次第聽

十三日　乾清宮　賜宴

詔許　宮門入人隨　陛戟移江梅低壓帽火樹密交枝既醉盈觴酒無疆萬壽詩夢游真不到今夕奉恩私

是夜　賜內紵表二裏一

天語殊恩及侍臣禮優加束紡價重抵雙銀笑答妻孥問爭尋剪尺頻光風今歲早春服最宜人

元老傳

十五日　保和殿侍食

露草詩歌雅雲天易象需不圖大酺樂獨許小臣俱注盌茶膏滑堆盤菜甲殊歲除曾幾日四度飫　堯廚

是日再入　保和殿侍宴

乍　賜晨餐出仍容午宴陪一夫馳秉翟七校下傳杯妙舞娑盤歇華鐘取次催分明衣上月攜自九霄回

二十日　召入南書房供奉

本作漁樵侶翻聯侍從臣迂踈人事減出入

主恩頻短袂紅塵少晴牕綠字勻願爲温室樹相映上林春

恩賜　禁中騎馬

魚鑰千門啓龍樓一道通趨翔人不易行步馬偏工鞭拂宮鴉影衣香苑柳風薄遊思賤日足繭萬山中

三十日

上自南苑回　賜所射兎

壹發歌文囿三驅入漢郊乍肥淺草窟宜入早春庖　賜向燈前出歸從馬後捎食經繙未得方法試燔炰

二月初二日　賜居　禁垣

講直華光殿居移履道坊經營倚將作宛轉繞宮牆對酒非無月攤書亦有牀承

恩還自哂報國祗文章

駕幸五臺山恭紀三首

圖經曾識五臺名想見雲從　帳殿生節物乍分春恰半登臨最好雪初晴林香紫鴿翻風上月黑金蓮照地明定有山靈呼萬歲不徒龍象下方迎

花宮高下繞臺懷鐵鏁層層鴈齒階代郡雲山連朔郡北街星斗劃南街千夫試轉清涼石二月如燔泰岱祡望秩百王曾不到天教宸藻首磨崖

紫府仙居岳鎭同削成大古想神功地傳竺法蘭棲處山入勾龍爽畫中曲磴溪流頻度馬晴雲鳥下數歸鴻省方豈爲尋沙界特采天花壽

兩宮

駕自五臺回　賜金蓮花

紫府蕃神草金花近

御牀獻非緣鹿女

恩許載牙箱一束叨

殊數千金補禁方丁寧須什襲或恐夜生光

銀盤菇

細菌多無算銀盤大一圍未殊榆肉脆更較樹雞肥

御墨題猶濕嘉蔬物豈微流傳文館記盛事景龍稀

賜紵紀事

上闌初日映簾犀

天語聽傳紫閣西織自珠宮加熨貼擎來黃紙驗封題折枝花訝臨風並掉尾鯨看戲水齊端綺入春

恩再洽稱詩彌媿在梁鵜

賜御衣帽恭紀

鶴紋初啓尙衣封藤帽朱絲自　九重日角乍辭宮樣穩冰紈不散

御香濃玉堂掌故傳他日清鏡衰顏話舊蹤回憶滄江六年事笋皮荷葉釣船縫

醍醐飯

絕品醍醐飯人間總不知素餐臣節媿推食

主心慈九鑿長腰米兼金六寸匙青精徒自滑較此駐顏遲

賜鯽魚

京口鯽魚尺半肥黃梅小雨水平磯無煩越網千絲結早見燕山一騎飛翠釜鳴薑纔　敕進玉河穿柳旋攜歸鄉園縱與長干近四月吳船販尙稀

憎蠅

曉夢晨光裏羣飛戸尙扃慣能移白黑非止慕羶腥曲几思投筆輕巾屢拂屏北牕眠未穩孤坐憶江亭

憎鼠

尺二田間鼠何來廣廈中鬚看縛筆易聲比數錢工未肯腸三易須

知技五窮銜蟬如可聘滅燭臥宵終

送杜少宰 臻 視海閩粤二首

漢將樓船遠受降重臣疆理到南邦山程伐嶺復見嶺水驛下瀧還上瀧榕葉清陰交露輞梅花踈影入吟牕不知五色羅浮雀玉節前頭日幾雙

暫輟山公啓事書周巡閩海自扶胥廿年已失魚鹽利百戰猶存蕩析餘鴈戸沙邊尋舊宅鮫人渡口趁新墟恩言却似平淮後相度來宜走傳車

早秋西華潭

殘暑秋逾熾涼風午乍催微波蓮葉卷新雨豆花開宛轉通橋影清泠傍水隈夕陽山更好金碧湧樓臺

夜起

銀浦懸宮月金風動井榦魚雲吹不去蚪箭滴初殘木落南樓早山連北口寒秋來無別夢夜夜望回鑾

送宋僉事 犖 之官通潞四首

十里鶯花露輞前慶豐牐水得漁船莫嫌一出春明遠猶是城東尺五天

中盤曾聽佛樓鐘按部重登紫蓋峯料得使君吟興發塞門百道走紅龍

漁陽松繖寳坻魚㮍酒吳船味不如更憶昔年移柳在濃陰輸爾晝簾餘

白馬銀鞍紫絡纓引弓曾傍 屬車行爲郎未老單車出射虎重過右北平

次韻贈沈上舍

沈郎詩格珊瑚鉤曾題八詠之高樓著書應過習鑿齒論事不數賈長頭橋門鼓篋又三載社酒治聾須幾秋愛子齋居花滿眼踈簾清簟坐銷愁

題高侍讀江村圖二首

菊硐踈寮舊跡存畫圖髣髴見江村雙橋儘許通舟楫他日柳陰來叩門

杜甫南鄰有朱老吾將徙宅問東家水邊沙際閑田闊添種鴨桃千樹花

題畫羅漢

梅生小十六羅漢筆力遠勝盧楞伽我題此幅更奇絶人影瘦於枯木查

題雪中垂釣圖

九十九淀畿南水五三六點塞北鴻雪花溟濛濕柳絮人影瑟縮枯蓮蓬易酒洓酒村醪白東家西家爐火紅此時堅坐不歸去一笑無乃天隨翁

爲王祭酒 士禛 題畫冊二首

滸山濼口水糢糊稺柳夭桃何處無他日雪堂留客逕不難疏鑿擬西湖

寒江窠石早梅舒此地仙居也不如但恐瀑泉侵案濕小牕催徙讀殘書

法酒

敕自宮門下香從內庫來綠瓷雙甕滿黃紙一封開燈火將除夜屠蘇最後杯沉吟主恩重入手且先催

官羊

考牧傳周雅炰羔憶楚騷肥應速諸父瘦敢讓聯曹家祭占丁巳毛牀鉸圏牢賜生臣必畜詎忍授屠刀 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齊民要術養羊法三月毛牀動則鉸之五月毛牀將落鉸取之八月又鉸之

鹿尾

東丹王子畫移刺楚材詩鹿尾漿始見楚材集尻截漿尤美肴蒸味最奇須停射工脯不數果園貍燒尾聞唐日今朝宴亦宜

棱魚

雉兔關東最棱魚味更艮刺方青鯽少鱠比玉鱸香賜出春初早攜歸尺半長罟師題字在魚鱗有字識獲時係十月十日寧分小臣嘗

除日侍宴　乾清宮夜歸賦

千門除日已春融兩度椒盤侍　禁中坐聽鈞天仙樂後起看珠斗上闌東歸鞍笑逐三騾馬守歲歡迎五尺童不是雲漿浮鑿落衰顏那傍燭花紅

曝書亭集卷第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十一

閼逢困敦

元日 南書房宴歸

上復以肴果二席 賜及家人恭紀

纔承 曲讌侍仙闈又撤瓊筵到北扉歲酒更番移席勸
主恩一念感心微比鄰漏下驚窺戶兒女燈前笑攬衣閒向金坡說
遺事全家賜食古來稀

自 禁垣徙居宣武門外

詔許攜家具書難定客蹤誰憐春夢斷猶聽隔城鐘

送張先生巡撫山東二首

十二河山大小東中丞持節鎮繁雄循良久數張京兆副相依然漢
上公井稅蠲來青帝壤 屬車迎及素王宮韡華秋色看逾好秀澤
單椒儼畫中

泰雲堂上酒曾酣種竹開亭徑舊諳山湧高城雙戟外池分新水七
橋南要知政簡無留牘可許朋來賦盍簪準擬春風陪杖屨重游細
酌瀎泉甘瀎泉予客濟南時所鑿

同黃虞稷周在浚彭桂飲劉學正中柱齋

國子先生屋數椽晴牕齊拓衍波牋詩題史籀岐陽鼓書載氾光湖
水船百罰深杯初度夜十年舊雨一燈前不嫌臥甕人來數日日牀
頭釀酒錢

副相徐公庭中種蕉結實禹鴻臚爲作圖因題絕句三首

已愛清陰護綠紗更看秋蕊綻靈芽豐宜門外園官老能得幾人逢
此花

日南曾記一叢叢合薦冰盤荔子紅誰料塵沙燕市滿露珠涼綴小
亭中

十年青簡待封題宮燭長分太乙藜正值閒庭花放日便應焚稿
禁園西故事國史編成於西苑蕉園焚稿

題汪贊善霦讀書秋樹根圖

千官仗下列蛾眉東馬嚴徐獻賦時安有斯人坐雲壑披圖真笑虎
頭癡

同陸處士查上舍兄弟寓齋小集分韻得逢字

金水橋南楊柳西華潭外芙蓉衰年杯興未減隔歲詞人又逢爾汝
何甥謝舅飛揚季虎頭龍夕曛戀客未落留聽西林暮鐘

送益都馮先生集萬柳堂次韻二首

十里沙堤萬樹楊秋容猶未點新霜小車稷下將歸日上巳城東舊
醉鄉坐立部歌聽總好田園樂事話方長千秋祖帳嬴疎傅錄別樽
前有和章

白頭許 賜冶源閒青史難將諫錄刪此去耕漁尋舊侶且憑絲竹
解離顏閒簾浴鳥階前水過雨斜陽檻外山他日從游期莫定強留
嘶騎玉河灣

送張遠之桂林二首

濯枝新雨玉河隄送客遙尋五莞西自是驂鸞逐仙侶緇塵不上錦
障泥

星郵南指伏波巖路轉衡山九面帆吟到相思江更好綠榕樹底紫
蕉衫

題王叔楚墨竹爲家上舍載震賦

畫家畫竹專用墨李波文同已難得後來能事吳仲圭橫斜曲直無
端倪誰爲此圖王叔楚意象豈必全師古竹枝大者一尺強其餘瑣
細抽風篁山泉泠泠走石罅可惜無人坐銷夏潛江主人購得之索
我點筆題新詩吾家長水一茅屋北垞南垞都是竹每憶園林燒筍

時不戀樹雞及榆肉海陵曹岳爲我畫作圖藥爐茗椀書籤廚年來松菊成榛蕪對此臨風一惆悵歸與歸與范蠡湖

送馮（遵祖）宰平陸

著書獨有五亭好作吏無如三晉閑醉裏襄陵官甕酒到來底柱郭門山耕餘讓畔田千頃吟對浮查水一灣白鴈年年度汾曲相思煙月幾彎環

送少詹王先生（士禛）代祀南海兼懷梁孝廉（佩蘭）屈處士（大均）陳處士（恭尹）

今年
天子省方岳　詔祀四瀆封五山　屬車先行上日觀使者分命辭星班先生　儲端乍遷秩誕持龍節臨百蠻維南有海祝融宅沐浴日月神所寰吾昔踰嶺謁祠下嘔啞門啓金獸鐶木棉陰濃畫壁冷銅鼓雨漬苔花斑模糊穹碑蝕歲月夾侍祕怪殊鬚鬟黨帆欻忽颺母惡珠宮貝闕罕得扳（布還反）先生到日陳祝冊扶胥渡口黃木灣雙崖斷若青玉玦小海大海波漩澴綾袍織成孔雀翠綵旗飄颭芙蓉殿神絃安歌合竽瑟巫覡屢舞搖花鬘牲肥酒香百靈悅旋艫奮櫂渡無艱乾坤端倪盡軒豁鱷魚遠徙除陰姦五羊仙城六榕寺劉王花塢恣迴環況有尉佗臺畔樓晴闌百尺眺高閑人家兩岸種紅豆芳草一叢飛白鷴荔支洲邊少黃葉菖蒲澗曲多青菅江蕉成林乳滴滴山鳥挾子鳴喧喧珠孃搖櫓蜑子唱小舫亦足開襟顔先生賦才媄羣雅得句豈獨驚愚孱古來時巡必望秩書有帝典頌有般蛉毛筆鸜鵒硯輶軒所采誰能删郵籤雖越一萬里計程七月當來還河冰未合日南至蘆溝橋水流琤潺四牡光華送行邁車前騶唱難牽攀最愁執手河梁人歸時穩臥柴荊關南園舊友儻無恙尺書報我吳會間

送周參軍（在浚）之官太原

囊客晉陽城逢君館香界羣公方愛士列席邀旅話君時一縫掖血氣自矜邁高坐噉彘肩勇若舞陽噲百壺恣傾倒寸心無蔕介此會二十年平生意所快川涂屢漂泊第宅改湫隘謀生術愈疎汲古心匪懈詩圖審正變樂章别流派博稽皇象碑耽讀向平卦以茲河漢才金門足還拜一官趨幕府諾仕吁可怪衣垢馬足塵氣短酒壚債所幸山水區轍跡舊曾屆琤琮難老泉分流注蒲稗中有長生蘋葱青儼圖畫峪藏千佛經遺蹟久未壞吾初見之喜力欲抉幽砦徙置叔虞祠琳瑯等金薤事惟慮始難謀以蓄疑敗（風峪洞中有北齊天保時刻佛經石柱一百二十六予客太原謀于王方伯顯祚曹副使溶將啓而徙於晉祠築亭貯之有方使君持不可乃止）好奇君過我試往破天械築亭古柏交移石秋陽曬廣搨九萬牋流轉都市賣即事良可傳居卑莫深喟行春狐突山詎月鮑昭廨適意亦由人愼勿形神瘵

送田少參（雯）之楚分韻得江字

前年白下君送我臨當解纜拔柳樁勞勞亭子惜分袂津吏伐鼓聲逢逢今年燕市我送君西山積雪連崆峴夕陽欲落猶未落返景倒射紅油牕人生會難别苦易君又乘傳熊渠邦川涂迢遞四千里計程涉濟河淮江翻飛蒼鴈且莫致攬環結珮何時雙深杯當前宜縱飲滿貯獸火傾羊羫坐中曹（貞吉）謝（重輝）鬭奇句掉險類舞都盧橦譬諸宮商迭相奏竽瑟椌楬紛琤摐君亦錄别留新詩偏師一出長城降古來文人志開濟豈必翰墨驚冥惷邇者七澤罷兵革燒畬買犢齊耕稷芻茭米粟待輸輓笞敷稷秅爭牽扛有時清暇集參佐赤闌湖口浮觪艭雄風颯然蘋末至怒濤直指臺根撞武昌魚泔十千尾宜城酒醞二百缸維藩樹屏昔所重快意不在張牙幢吾今謫官一無事思從楚客搴蘭茳題襟漢上許酬和他日抽帆偃畫杠

送曹郡丞（貞吉）之官徽州

勝絶新安郡高秋擁傳行江流清見底山色翠當楹萬壑雲爲海三

都石作城漆林分井社松蓋辨陰晴墨愛麋丸漬茶先穀雨烹由來
風土美見說訟庭清之子齊東彥才華鄴下弁詞源白石叟詩法玉
谿生鳳沼趨晨久鑾臺典籍榮後來薪愈積老去驥長鳴豈厭承明
出遙思廏吏迎名山謝康樂隱吏許宣平晚飯桃花米春廚竹筍萌
麥光題素紙龍尾滌金坑暇有懷人作知同惜別情十年呼蓟酒雙
調譜秦箏忽漫登長道沉吟數去程跡猶淹旅食心已定歸耕七里
嚴陵瀨千秋黟帥營相尋試酬和編筏采紅蘅

贈別孟楷二首

老夫臥穩謝浮名羅雀閑門少送迎一事近來差快意篋中詩得孟
雲卿

碧山學士王聖與鑑曲詩人陸務觀五百清詞纔過眼最愁花外送
歸鞍

詠柿

纍纍八稜柿託根西山陽一株一畝陰蟲鳥莫敢藏烏稗秋迸實赤
葉新翻霜團酥釀甘露冰齒流寒漿回憶三伏時毒熱難周防永日
無片雲焦煙起連岡行人經樹底豈異冰窖涼此時儻結子瓜果安
足方奈何風淒其摘來始盈筐嗟爾生非時難誇受命強況值蟹膏
肥配爾慮見殃憧憧往來人掉臂不一嘗空煩黃口兒燈火市道傍
南鄰煨芋栗北舍鳴椒薑炎涼迭相代斂退分所當幸有林居人愛
之終勿忘

題東浦學耕圖二首

上書空敝黑貂歸賣賦年來計漸非爭似爲農東浦畔醉吟獨速舞
蓑衣

老我青緺嬾束腰薄田枕水傍灣橋明年準擬全家返也買烏犍種
楚苗

題汪檢討楫乘風破浪圖

汪君才地何崢嶸直與東馬嚴徐并一朝銜
命使絕域瀕行封事上　九閽乞降
御筆示海外永使荒服輸其誠僉曰不可
帝曰可濃墨大字搖光晶
天子臨軒賜顏色容臺諫院那得爭瑱函錦題國門出車前騶唱揚
三旌麒麟之袍繡織成青絲絡馬雙轡纓被以重㢠紅猩猩南浮江
淮達閩越長風五月沙雨晴天妃廟前醴酒行柁樓語笑潮已生梅
花洋東天水黑但見日月星辰明一夫危檣赤脚撐捷如山木騰鼯
鼪百夫仰望目盡瞠峭帆風飽弓在檠又如張翼鷙鳥征有時吟嘯
訝鉼笙千人同舟一心力不比吳越交相傾巨魚長似金背鯨揚鬐
前導莫敢攖滿空霜禽飛且鳴黃衣蝶翅方鵬庚昏波忽拔虎蛟穴
靜夜或睒驪龍睛潮雞報曉鼉報更三日竟指中山城中山君長搓
手迎道旁張樂聲瑽琤傾城士女堵牆立筍皮笠重蕉衫輕叢篘夾
岸煙梢平佛桑花開白紫赬日長使館坐無事圍棊隔院聞楸枰銀
光砑紙百幅呈詩篇或與沙門賡愛君臨池用筆精草書不減張伯
英八分遠過梁昇卿宣尼新宮碑一丈高文摹勒傍兩楹更聞島中
田少耕賓筵日日羅香秔佳酥之魚翠釜烹香螺勸酒黏綠餳糢糊
深椀山藷羹退賑風土正不惡亦有花藥同揚荊歸艎仍以鍼計程
往還七見蟾蜍盈君來詣　闕因陳情請假讀禮旋書棚却金復荷
主恩賜投牒翻來還秩榮憶昨送君秋氣清纔逾一暑入　帝京
金門咫尺我顛蹶君乃萬里來蓬瀛披圖雪浪看尚驚眼花欲眩心
怦怦耳中髣髴波濤聲粉精墨妙誰經營恍疑博望星槎橫我歌長
句揮散卓青雲敢附千秋名

題侯開國鳳阿山房圖三首

四先生里讀書莊犇也經營輿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孰
中央謂張上舍雲章孫孝廉致彌陸徵君元輔

吾家亦有三畝宅千个篔簹兩樹桐輸與勾吳歸客健滿頭白髮
帝城中
練江風物最牽懷藥布筠筒市滿街他日堂成須報我便拖竹杖覓
吳艭

沈上舍（季友）南還詩以送之

有客辭我行席帽白羅袷自言不得意歸當荷松鍤小園柘湖滑流
水似清霅離黃舞花梢靜綠照簾押青蒼風筠竿紫茜露藥甲都籃
茶具列月波酒槽壓恆許二仲尋寧嫌三徑狹年豐鰕蜆賤市遠漁
樵洽櫂歌夜尚聞香稻曉仍酉暇便操土風先民有遺劄（上舍輯李詩）樂
郊續私語雅製洵不乏憶昨擔簦來燕臺雪飛恰高詠篋中詩得句
奇且法燈火擁上元酒人齊賞狎陽春詎寡和轟飲恣深呷雅材一
百五珠槃藉爾歃駢詞妙徐庾經義析鄒夾謂當摶扶搖青雲在俄
霎豈意威鳳姿先鳴讓鴨鵊新霜危葉墮遠渚羈鴻唼別筵逾九日
寒水響五牐竹節鞭乍持萸房鬘猶插倦游憐歸人有若劍離匣改
歲誓言旋比鄰數鵝鴨

和韻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五首

離離紅豆映空亭褭褭牽牛上短屏最愛舍南風幔卷高城不隔遠
山青
粥魚茶板近松門夕照雙浮塔影存一入畫圖看便好城居僻似沈
尤村
全家擬泛酒城東已分生涯釣叟同他日招邀葑田北一帆風飽似
張弓
羣雅之材一百五說詩匡鼎未應過老夫也擬刪箋注點墨研朱奈
嬾何
吳船歸及早梅春淨洗東華袒褐塵我亦潞沙旋放溜來尋北郭十
詩人

嘉禾篇頌張先生

康熙二十三年冬
天子將登日觀峯十行　詔下軫三農薄徭放稅寬租庸南徐夫子
小隊從天廄　賜馬繡纏鬉先時水旱頻告凶北達河泲東濰瀰晨
炊不舉夜不舂夫子下車憂忡忡請發倉粟救鞠訩鄉師爲粥吏佐
饔飢者得食皆歡悰有如鴈唼魚噞喁土鼓賽社聲鼕鼕服田力穡
不敢慵麰麥既登種稑穜冷風時至甘雨濃生我嘉穀黑白彤一莖
乃見抽三穗露苗珠綴花惺忪照以澹月涼溶溶下有溝水鳴琤淙
耕夫饁婦齊動容襁負稚子行蠻蛩百年野老訝未逢載筐及筥包
以棕來告節使獻　九重般般者獸宛宛龍連理之木蟠枝松玉芝
紫脫青芙蓉未若茲禾和氣鍾靈苗驛驛芒茸茸八月其穫崇如墉
輸之　天庾惟正供我聞樂事舒心胸大賢美政孰比蹤不貪爲寶
民吏宗
主聖臣良時乃雍五風十雨殊乾封

簡宋觀察（犖）

今年燕臺數雨雪雪晴九陌吹回風欲鳴不鳴鶡旦鳥得過且過寒
號蟲茸裘已敝庫尙典濁酒苦貴樽長空故人念我儻分贈薊門白
炭盤山菘

題陳（履端）詞稿

尺書頻寄慰衰遲褭展風流又一時珠玉連篇歌乍闋幺絃別譜小
山詞

題洪生對酒圖

酒庫京坊六度開近無月奉市官醅荆高舊侶多零落賴爾南鄰日
往來

再題高學士江村圖二首

荒茅結屋短牆垣不似金坡學士園只合年年借儂住漁竿漁網插

溪門

勾吳嚴四晝難得比似菰村境復殊想像江鄉宜有此蛤蜊菰葉賀家湖

爲畢大生題扇

今年十月尚暄和雨後流泉響玉河竹扇未應收晝篋裌衣猶可著香羅籬根細菊冬逾媚砌下吟蟲夜轉多那得滄洲載新酒亭前捉臥甕人過

雨過劉學正兼隱齋觀石鼓文拓本

今秋最多雨陸嘉淑昧谷藏烏蟾彝尊枉書丙丁帖魏坤果待甲子占劉中柱夙興愁霞赬朱載震餘溜消突黔查慎行折簡四門至嘉淑卜晝得所恔彝尊各各衝塗泥坤紛紛汚韡襜中柱入老門莎滑載震遶屋細菊黏慎行焜黃已摵摵嘉淑晚翠方娑娑彝尊濕徑乍一取坤油雲俄重淹中柱側耳聽淅瀝載震深坐防濡霑慎行際此霾雺幷嘉淑猶未霰雪兼彝尊朧醲清五加坤獸火紅半杴中柱安肅菜翦甲載震直沽蟹撐籍慎行海物羅瑣碎嘉淑山果咀酸甜彝尊捉臥甕人醉坤覬不速客添中柱中筵樂方畢載震主人發經匳慎行獵碣自陳倉嘉淑甲乙分排鐵彝尊其辭儷雅頌坤其法妙鈎銛中柱選徒悉左右載震體物窮游潛慎行秀弓既云調嘉淑麋豕罔不殲彝尊君子爰逌樂坤籩豆充炰燖中柱詩疑吉甫作載震書命臣籀僉慎行車攻與吉日嘉淑比擬意交厭彝尊奈何馬鄭徒坤紛綸起詖論中柱年殊成宜狩載震譜異姬嬴鋟慎行缺畫費咿嚘嘉淑密義煩顧瞻彝尊修藤蔓翏笔坤勁草萌勾尖中柱簪花女姚冶載震帶甲士凝嚴慎行作龍之而鱗嘉淑掀玃于思彈彝尊往在岐陽時坤曠野孰窺覘中柱受辛相夜杵載震敲火磨霜鎌慎行宜和忽移致嘉淑皇慶乃覆苫彝尊切磋留太學坤愛惜蓋深檐中柱鈎金縱剜剔載震節角仍安恬慎行詛楚文久泐嘉淑亡秦碑或熸彝尊藉茲典刑存坤一字直一縑中柱述書誦古賦載震改席褰疎簾慎行車轄投亦得嘉淑接羅倒奚嫌彝尊吏暇笑兼隱坤官冷慵趨炎中柱有酒傾玉缾載震無酒指青帘慎行六街鼓鼕鼕嘉淑兩頭月纖纖彝尊欲行復被肘坤燭至還提槧中柱謂客毋庸歸載震險韻尚可拈慎行

旃蒙赤奮若

秋涇行示吳秀才周瓘

秋涇水上有落帆短亭子渡頭橫跨百尺橋蟹舍漁村合成市吳郎門對涇水流花南有堂北有樓吾來僕被過信宿三日五日常淹留泔魚倒臘甕量酒傾新篘君詩老蒼賦温麗有才如此翻不第蘆簾紙閣歷歲年穉子蓬頭婦椎髻婦爲吾妹子吾甥薄田涇上麄可耕埽除肯作一室計汗漫寧爲千里行相憐童穉情親早旅食京華吾潦倒昨者有客來武陽傳說容顏君不老人生六十猶未衰樽前只合開懷抱何況騷人屆初度燈火上元時最好歌長歌書草書知君發函伸紙還軒渠吾今妻子返里閭明年歸乘轂觫車君還秋涇定何日相期近結比鄰居

送王贊善掞視浙江學政二十韻

京國沙隄舊婁江甲第臨世家唐宰相經術漢儒林早射匡時策先鳴正始音才華王轢謝詩筆沈兼任偶出辭温樹重來翫薛禽瑤山開四照丹地拔千尋　朵殿新簪管　儲端每獻箴詢謀公望最眷顧
主恩深持節巡江介觀風采會吟色絲能辨石爨火定收琴洞壑包三九道書洞天福地在浙江共二十有七圖書足古今湖光仙櫂疊嵐翠戟門侵紫筍茶教瀹烏巾酒待斟詞場輸藻鏡交誼重苔岑十載逢青眼相於愜素心別筵愁袞袞嘶騎去駸駸苑雪花猶積官橋柳未陰懷歸貪倚著投分忘升沉送送情何極勞勞思不禁還期承蓋處鄉曲共題襟

社日二首

幾日社公雨芹泥香滿汀生憎飛燕至不放海東青(海東青畏燕子見歐陽原功詞)
藥甲何曾碧花枝亦未紅治聾有方法只恨酒錢空

柳巷杏花歌同嚴中允(繩孫)錢編修(中諧)作

頻年住　帝里一山一水何曾經有若蝸負殼又若鳥翦翎疾風揚
沙卷花去眼看春事如流星迴來罷官居肆意尋郊坰朝從潞河還
犯卯酒未醒(晨過宋使君犖留飲漫堂)雙橋東偏柳巷北小寒食後微雨零偕行
者二子各各駐輿丁杏梢含苞猶未白柳條踠地今漸青晴絲冉冉
香細細卑枝嬝嬝高婷婷村童灌畦愛看客轆轤井架雙桐絣種花
此地已難得那不更縛香茅亭江鄉爾時春愈好西神山下泉泠泠
閶門游人連臂出筍車十里塡支硎只如南湖亦不惡桑鳩轂犬聲
可聽紫荷花草雜坐臥燕來竹筍生竛竮人生還家貧亦足何苦晨
夕勞其形吾儕田廬況不遠峭帆柔櫓淩迴汀都籃兼攜茶酒具悶
拓小眼紅腮檽吳歈越吟相繼和五日十日恣留停念此令人反惆
悵夕陽四顧塵冥冥

寄胡少參(介祉)

使君麗句過西崑賦格詩圖許細論轉粟年年先社燕抽帆處處市
河豚吟看上客題襟滿書想高齋插架存辜負連船載滄酒故人未
得下津門

送陳舍人(大章)歸黃岡

君姿玉山並君詩白雪高豈意采風人力不及楚騷策馬去京國却
佩腰間刀深雍虎文韡短後茶色袍但愁別須臾何用心鬱陶素業
在黃岡潮田滿江皐烏犍三百尾種秫持作醪暇搜耆舊文筆禿猩
猩毛少年能著書此事亦足豪何時涉夏澳共爾浮金舠

贈耿都尉二首

承　恩驂乘入明光　賜第仍居履道坊日晏尚趨　三殿直月正
恆捧
萬年觴長楸走馬先歸埒小苑飛花近拂牆自有囊中餐玉訣無煩
菊水餉南陽
萸房竹葉勸深杯月底簫聲次第催才子不妨如意舞酒徒拚倒接
䍠迴開簾最愛亭前瀑改席宜登樹杪臺笑問琴山一青鶴可能天
際忽飛來(謂周郎中襄緒也)

納臘侍衛(性德)輓詩六首

驟聽黃雞唱驚隨白馬來百年嗟輟瑟五日尚銜杯泉下知安往人
閒信可哀退朝憐相國封篋忍重開
通籍題氈筆承　恩改鷃冠射烏天一笑走馬路千盤禁直昏鐘入
廊餐午箭殘傷心倚閶望東第少歸鞍
出塞同都護論功過貳師華堂屬纊日絕域受降時悽惻傳天語艱
難定月氏斂魂猶未散消息九京知
屈指論交地星終十二年斯人不可作知己更誰憐翠漸深門柳紅
仍膩渚蓮舊游存益少悽斷小亭前
主客披圖得雲煙過眼諳吟花成絕筆聽雨罷深譚畫裏韶顏在樽
前綺語耽憑將腸斷句流轉到江南
別悔從前易途傷此日窮迴腸歌哭外搔首寂寥中迹埽孤生竹枝
摧半死桐自今觀物化不詆釋門空

送姚先生巡撫全蜀二首

漢庭折檻舊知名節使疇咨副相行曲讌午辭珠鏡殿單車春莅錦
官城山川想像　王師入父老扶攜益部迎井絡坤維資重鎮遙將
籌策贊昇平
清時文軌萬方同將作經營五柞宮雅雨黎風吟木客芋田芸鼓輟
巴童亟須元老經綸及不使遐陬杼軸空
天眷自來西顧切昌言早爲達　宸聰

高處士兆方處士中德陳上舍治將歸過集古藤書屋同陸處士嘉淑魏上舍坤分韻賦長歌送別得要字

我攜家具海波寺九月未槁青藤苗夕陽倒景射檉柳此時孤坐不自聊故人遠別齊過我謂言分手當來朝或還東江陸瑁宅或渡南浦江淹橋龍眠一叟幡然回斧柯無恙山中樵金臺酒伴難悉數隨意牽拂相招要林衣滿地席帽脫畫不絕筆書能超吳船恰到麴車響甕頭乍拆輕塵搖匏樽屢空鴈壺覆豈必柴汝官哥窯南中風物試細論歸值稻米蒸長腰披緜黃雀切玉鱠差勝北地肥羊燒我今已解腰下組羸馬且免晨趨朝夜如何其判促膝秋牕須盡燭一條人生合并苦不易後會久速誰能料明年吾亦掉頭去石田茅屋恣逍遙儻能訪我長水曲相留浮白還炊彫

重九後一日雨中集長椿寺

九日倏已過姜宸英濕雲漫四郊森森長雨垂彝尊颯颯虛檐捎病葉戀冷枝梁佩蘭驚烏盤空巢晨興殘夙約陸嘉淑攬袂皆貧交勝引雙樹林魏坤宛若深山坳藤縮三秋蛇張雲章槐舞千歲蛟赭柿迸露實朱載震金英坼霜苞紅的的吳萸陳曾薿碧叢叢秦艽瓦溝竄鼯鼪湯右曾戶網除蠨蛸鮮深鼠肩伏查慎行篆古蒲牢哮粥魚晝浩浩俞兆曾牆雞午嘐嘐光景歘明晦宸英眺覽窮橧欒新酎綠滿斝彝尊晚菘黃充庖豈意青豆房佩蘭俄頃羅嘉肴鳴薑膹紫蟹嘉淑題餻餘彩貓子鵝新韭配坤鮮鯽枯荷包已見雉膏登雲章況有兔首炰分曹玉鉤射載震角力骰盤拋急觴易沉頓曾薿緩帶便爬抓一飲動一石右曾載號或載呶同聲倡者和慎行含意漆在膠五言乍妥帖兆曾十手爭傳鈔雖乏韶濩音宸英肯使下里殽合并洵匪易彝尊顧我中心慨歸帆艤彤舸佩蘭別騎籠鞦鞘邐迤陟荒岡嘉淑邪許搴長笅免泣卞和璞坤且誅宋玉茅草縛不借屨雲章泉酌呺然匏檳榔蕉椰荔載震都蔗菱菰茭雞頭祖竹萌曾薿翠羽官梅梢熟知江鄉樂右曾莫厭潮田磽招隱丘中琴慎行勵志賁上爻豈必馬足塵兆曾逐逐營斗筲宸英

送梁孝廉佩蘭還南海

合昏花開暑雨微故人留君解驂騑謂納臘侍衛性德也合昏花謝故人死燕市酒徒看漸稀秋林卷擇百卉腓籬根細菊圓如璣北風蕭蕭南鴈飛蟄蟲窮鳥相因依此時欲別不忍別馬行蹉躕循郊圻把杯勸君君莫揮執手語君君莫違男兒貧賤亦常事故鄉得歸姑且歸吾今捐珮也當去免使同學翻攢譏遠遊汗漫計亦得他年訪爾白板扉舊交陳恭尹屈大均況無恙相與散策探林霏盡脫苛禮消塵機龍瀧下上濯我足石樓小大振我衣乳蕉子黃荔子緋馬甲柱脆紅螺肥榕陰一畝竹十圍南園可以恣酬和詩卷無人論是非

古藤書屋再餞梁孝廉

露擇倦未飄雲鴻遠相引彝尊星埃感蓬勃物候變淒緊湯右曾慅慅八達衢有客駕脩軫查慎行僕夫在郊坰稌黍被隰畛梁佩蘭柅車浮淪瀾舍櫂度巘嶙彝尊雷殷風息颺海大魚見鰲右曾峽猨有時歸南雪終不霣慎行九十月之交六千里而近佩蘭懷居與雖洽判袂情詎忍彝尊置酒青藤陰入門走蚍蚓右曾颼颼涼颸動灩灩纖月隱慎行山杯深窪匏野蔌脆嚼菌佩蘭迎寒笳卷葉戒夜鼓鳴箕彝尊譚鋒摧趫雄詩械破詰窘右曾毫毛秋兔脫墨光古香吮慎行臨當黯然別且復莞爾哂佩蘭炎瘴舊所便眠食勗惟謹彝尊行逢早梅墊到及蟄蟲蠢右曾前期久莫忘鄉夢今始準慎行穆如清風篇袖以示均尹佩蘭謂屈大均陳恭尹也

寄周參軍在浚

初聞歇馬臺駘廟近說看花狐突山愛客易傾冬醞美著書難得晝簾閑加餐道遠彌相憶倦旅秋深尚未還風峪石經無恙否何時徙置別苔斑

喜周篔至

耆舊西吴大雅材白頭纔一到金臺最愁馬上乘船似不道天邊犯
雪來酒盞四年方得共燭花昨夜記曾開郊扉晚計何時遂十里殳
山日往迴

曹先生溶輓詩六十四韻

徇祿經時別加餐萬里教報書人未返凶問客來譏竟輟椅桐瑟虛
藏稷黍苞腸迴真似結語咽不禁脩投分懷衿契忘年比漆膠縱橫
才不世經緯學能包壯日賡　乾顧亨衢協泰交皇華在原隰驄馬
避鞭鞘卿月青霄上台星紫極梢
主恩中外重物議愛憎殺嶺外資分轄雲中藉建鐃軍興還轉餉戰
勝屢登鑣未覩勳書策翻令祝代庖清時臥安石奇計老居鄛種樹
鄰初地爲園傍樂郊金陀坊最曲錦帶水難淆曲解偷聲譜扉從問
字敲說詩窮五際布易得三爻東馬文無敵南狐史共鈔近游師東
晢高論折戶佼昔歲投荒徼芳筵恣叫呶晴牕蟲蠟翦晚飯鷓鴣炰
飲罷題連軸譚深坐轉胞硯憐鸜鵒潤筆肯蚼蛉抛小市船撐蜑輕
衣杼織鮫荔支團火纖蘭茁挂風脅蝶翅仙裊曳柑香佛手抓潮來
雞喔喔日出鳥咬咬震瓦長鳴颶奔雷易激颱離愁珠海闊歸計石
田磽魚最憐鱟脰泉常激虎跑避兵居共井穫稻澤分欅舫爲蓴絲
泊廚看芡實鉋閒尋百法寺悶解五湖筊楓岸拈紅葉茶槍試綠筲
探梅熨斗柄射鴨竹弓弰纜繫蘇堤遠壚逢卓女姣過頭齊杖栗婺
尾數浮瓟山後津仍逮樽前意更恔池清移塞柳花翠繞秦艽擁被
陶爲穴炊粱釜擽稍白榆貪食耳黃鼠厭充肴糖躁三沽蟹饈黏九
日貓渾河流苦急磧石面多皵獵騎掀茸帽箏人疊舞褙停軒聽賽
鼓並轡指飛鶬畫壁重重拭苔碑處處鑣迎寒吹觱篥欲雪卷旍旓
我去重游薊公歸亦渡洨往來頻聚散契闊少讙譊小草無端出冥
鴻忽見羃盡嫌中散癖難免北山嘲反教猱升木那容鵲定巢身猶
依　鳳闕官久罷　蟰蛸閴寂門羅雀淹留迹繫匏正思耕作耦何
意影同泡磨滅頻年札淒涼一束茭賦成栖舍鵩夢斷入懷蛟遺草
知盈篋懸車定覆罂空牀吟蟋蟀暗牖網蟰蛸籤帙無由借人琴自
此掊茫茫千古恨惙惙寸心恔愧後兼金賻惟將漬酒酻平生知己
淚亟欲反衡茅

送曾燦之南海

白髮遊燕舊酒人椶鞵重踏六街塵來辜鄧尉尋山約到及長安臥
雪旬鴈底雲帆鄉樹繞馬頭星驛嶺梅春南園詞客多無恙暇日爭
扶大雅輪

徐公元文小像二首

緇塵十丈罨東華快馬明駝轂軼車誰似先生銷夏處水亭風幔俯
雲沙
一編青竹萬蟫魚東馬南狐總不如官燭兩條人半臂笑他紅杏宋
尚書

曝書亭集卷第十二

古今詩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柔兆攝提格

驄馬行送任御史玥視鹺長蘆

春明門東驄馬嘶奚官新鑿碧玉蹄紫茸鞦韉錦障泥使者衣繡行長隄寒花露草煙萋萋千樹萬樹楊柳低津門此去三百里來朝定指西沽西長蘆鹽莢通青齊君今乘驄按左海章綬不殊還會稽我歌驄馬行君騎驄馬去明年策馬來春明應記今朝送行處

送顧進士永年南歸

曲江游讌罷轉眼一年春此日書驢券仍同下第人

贈魏世傚

每憶金精天外峯易堂書卷閟春冬竹林舊侶嗟零落喜見青雲阮仲容

送周二之海陽

簷花對酒五蟾蜍此去郵籤萬里餘湖水東西仙令宅帆檣來往海人墟炎洲雨過香蕉子夜枕潮迴徙鱷魚後會竹林期莫定相思天末意何如

送劉郎中守思南

劉郎別我玉河灣笑綰銅符領百蠻千騎上頭殊不惡峒花犵鳥滿溪山

紫藤花下作

首夏花信終月閏又開朔彝尊濕雲來遠岑密雨溜斜桷周貧雖違登覽興且喜氛垢濯彝尊軸簾納餘清叩戶尠重較貧甌香碾新團滴古濡散卓彝尊虛齋憺無事晚霽意蕭遡貧高蘿何年植老榦惜崩剝彝尊杪春發新條青翠纔一掬貧有如荔含苞又若烏破轂彝尊籠陰忽蓋瓦落格漸成幄貧五髻瓔珞垂羣玉玲瓏琢彝尊榮悴迭後先土膏異豐确貧幽賞人未齊暖游蜂已覺彝尊將尋條鈴護毋使雀豹啄貧寫生畫史為配饌食經學彝尊故鄉南湖南風景別燕豚貧濃陰壓兩岸廸蔓掃船角彝尊鷗鳧雜坐臥鰕蜆恣撈捉貧何為久滯淫來往昧鳩鸞彝尊酒罷花亦殘擁衾歸夢數貧

送張嵋宰淄川

般陽城下記曾過負郭分流左阜河相送履鳧仙令去恣聽驂篠短童歌簾衣晝靜花應滿書帶春來草最多暇坐西堂官燭夜吟情可憶舊羊何

往事沉吟十九年潞沙津鼓解連船河豚荻筍丁沽市海燕芹泥趵突泉歧路東西頻遠隔故人意氣劇相憐青藤絡格繁花紫涼月紛紛話別筵

遲湯上舍右曾不至

樫葉綠如織藤花紫滿簷望君君不至惆悵下廳簾

題王給事又旦過嶺詩集

郃陽王郎婞羣雅掖垣退食吟最工關西作者僂指數比於二李檢討因篤明府念慈誰趫雄昨年使車踰嶺表笙歌鹿鳴聽乍終滿城象犀總不顧迎潮直渡東官東循州洞天福地兩羅浮近與泉源通晴峯四百三十二一一捧出青蓮蓬砂牀泥融坐啞虎竹葉篆古書秋蟲千年鹿跑草淺淺五色雀舞花濛濛盤游飯罷石樓去羣仙或請銘新宮偕行況有屈道士大均留題肯使莓牆空此鄉寶玉人所羨珠圓貝紫珊瑚紅王郎歸裝乏長物僅束詩卷藏髹筒解船下瀧指湖口餘興復入匡山中僧房五百恣登歷短筇輕屐隨樵童三條石梁貫員闕一匹瀑布拖長虹王郎得句轉清越墨花漬壁磨鉛銅攜來都亭曾幾日傳抄奚啻十數公要知能事久服習矢人之矢弓人弓邇來詩格乖正始學宋體製嗤唐風江西宗派各流别吾先無取黃涪翁

比聞王郎意亦爾助我張目振凡聾覽茲過嶺集百過豈有瘢垢堪
芟薙往時屈道士游越山行水汎酬和同自從判袂廣武北十載夢
寐懸江楓沖虛觀前斗壇在可有鄧嶽留葛洪投詩王郎幷寄屈惜
無萬里南飛鴻

題賈院判鉝畫荷二首

亭亭紅豔立清波殺粉調鉛不在多却笑崔徐思憔悴鷺鷥汀畔寫
枯荷

黃塵六月倦鳴鞭苦憶中吳鴨觜船夢入篷牕聽夜雨半江風葉枕
函邊

竹爐聯句 幷序

錫山聽松菴僧人性海製竹火爐王舍人過而愛之爲作山水橫幅
幷題以詩歲久爐壞盛太常因而更製流傳都下羣公多爲吟詠圖
既失詩猶散見於西涯篁墩諸老集中梁汾典籍仿其遺式製爐恆
歎息舊圖不可復得及來京師忽見之容若侍衛所容若遂以贈焉
未幾容若逝矣丙寅之秋梁汾攜爐及卷過予海波寺寓適西溟青
士愷似三子亦至坐青藤下燒爐試武𡰱茶相與聯句成四十韵明
年梁汾將歸用書於冊以示好事之君子

西神峯連延龍角沈泉歎孫致彌桑苧次水經第較中泠遜姜宸英
山僧寡營役谷飲遂夙願朱彝尊跏趺長松根風來耳垂鬍周篔都
籃選茶具一一細莎頓張祜慧山詩重街夾細莎顧貞觀舍彼陶冶工截竹等辦
拳致彌附以紅泥團其修僅扶寸宸英坎上離于中下乃利用巽彝
尊微飄颼颼入活火燄燄焌篔初聆檜雨喧漸見魚眼睔貞觀紫筍
舒萌尖乍點湯色嫩致彌王郎穿竹過愛接支許論宸英解帶礬石
閒素瓷迭相勸彝尊欣然愜所遇伸紙隨染渲篔濛濛巖亭瀑歷歷
水田畈貞觀短短茅覆屋茸茸菼抽蘿致彌橋欹乃有路門闢或無
楗宸英林壑雖未深埃壒頗已遠彝尊流傳盛新詠羣雅足彝憲篔
或爲篆籀隸若盉鬲敦盧貞觀或爲眞行草若繇靖義獻致彌穆如
清風作舉一可當萬宸英嗚呼百年來精廬窟貍猫彝尊曩時所珍
物零落委荊蔓篔吾家鑪塘側想茲恆繾綣貞觀形模授巧匠高下
仿遺援致彌所惜七尺圖慮爲塵土坌宸英開篋逢故人輟贈得右
券彝尊羊脂鏤瓊玉獸錦束腰叅篔譬諸延平津劍合始無恨貞觀
餓鸞鄰笛悲永歎壑舟遁致彌蕭條黃公壚歌哭與俗溷宸英是物
覩者希五都絕市販彝尊今年吳船來載自潞沙堰篔徙置青藤陰
旅話破幽悶貞觀質比蓮芶輕形嗤石鼎鈍致彌小勺分宮時頭綱
試甌建宸英忽憶秋水生乘此風力健彝尊逝將挂席歸耦耕師下
潠篔毋令石牀空兼使夜鶴怨貞觀

送吳雯入太原三首

孃子關西木葉殘煙霜回首井陘寒馬頭不改團團月絕壁韓詩拂
蘚看

幷州山繞崛𡾊蒼桐葉祠前柏幾行蘋號長生水難老憑君抄入篋
中方

周郎在浚近在蓮花幕點筆題詩興不孤暇日經過煩問訊硬黃曾
搨石經無

送毛檢討奇齡還越

一舸全家去層闉別袂分孤生倚知己衰老感離羣曉雨千門散新
泉五牐聞花光晴澹沱峯翠遠氤氳祖席愁帆影回塘蹙水紋語多
兼往事觴罷判斜曛少日偕簦笠遺書索典墳扇邀王內史舞起謝
將軍夢筆橋頭月捫蘿磴口雲徵歌依趙瑟漬墨灑羊裙午爨柯亭
竹秋眠蕙帳蚊餓鸞鄰笛弄頓使酒船焚失路棲淮浦逃名適汝濆
易穿東郭履慚勒北山文燒尾同華讌傳甘並紫㤋四聲研沈陸六
義續河汾闋樂園官送朝衫小婦熏香匳詞悵悵錦瑟淚紛紛爲折
章臺柳翻辭祕省芸空林憶援鶴舊社返榆枌到及湘蒓美閑看越

烏耘朋箋存筒滿麴米注牀醺宰相陶弘景神仙鄭巨君行藏應自料不用問靈氛

題喬侍讀侍直圖

朵殿簪毫入千門露未晞臣心勤夙夜天意慎幾微（慎幾微本房御書扁也）細細香生幄曈曈日滿衣非君諳掌故奏事直前稀

題項秀才（奎）水墨小山叢桂

少年席研項生同每到秋行桂樹叢今日天涯展圖畫忽驚身是白頭翁

程侍郎江山臥遊圖

啓禎之際南北派書有董米畫崔陳青溪先生起奪席二者並妙稱絕倫一水一石弗漫與尺幅價直雙烏銀今觀此圖著色老筆與黃鶴山樵親蒼茫又類井西作林霏晻靄泉洄淪近來仿古求貌似疊石細碎添苔匀先生畫意不畫象驅使二子窮其神雲霞石淙開四面一一鼠尾丁頭皴山根木閣看最好安得買斷居河濱四門博士重手澤請我跋尾歲在寅其冬偷兒鑿我壁室無泉布牀無茵惟存文史五千卷手摩插架撇撇頻此圖幾失幸不失留置愛玩緜冬春朝來灑墨賦長句書報博士遲無嗔

送陳上舍（曾毅）還杭州三首

門外驪駒莫便催紅闌亭子上行杯誰能北地三年住不憶西湖一舸迴

貓頭新筍長林屏雉尾香蓴礙釣磯船到水仙祠下泊更無塵涴藕苗衣

官閣垂楊水寺燈城隅處處結魚罾舊游白髮幾人在應笑歸遲張季鷹

顧編修（藻）以橄欖見遺賦謝二首

疊果青於棗甃含壯最工紅鹽齊落子翠竹遠開筒愛惜教頻數歡娛忘屢空要知君子意獨許歲寒同

絕勝餘甘樹來從荔子村玉盤盛最好青箬裹猶温酒後酸漿別茶中俊味存清香留改歲試配煑河豚

飲遂安毛檢討寓齋

城隅燒尾宴曾同六載重來就菊叢珍重故人今夕會招尋猶念一漁翁

題蔡修撰早朝圖

遮莫鼕鼕畫鼓頻披帷風定燭如銀繡墩只許貍奴臥辛苦妝臺攏髻人

周上舍（篁）夜過

浭酒凍春碧萊雞蒸栗黃醉眠無不可西舍有繩牀

鱸魚同魏（坤）作四首

水面曾排赤馬船纖鱗巨口笑爭牽吳孃不怕香裙濕切作銀花鱠可憐

微霜一夜泖湖東楊柳絲黃兩岸風不信輕舟往來疾筠籃驗取四鰓紅

已脫朝衫分卜耕劇憐鄉味算歸程秋風彈指今年誤輸與江東老步兵

翠網千絲白玉跳蜀薑縷切韭新苗背篷圓笠平生慣準擬抽帆第四橋

強圉單閼

寶晉齋研山

有石產京峴近在龍目灣（周篔）外史火正後愛好怡情顏（彝尊）棱分巖穴岫垢洗黃朱斑（篔）俄看千仞峯勢拔方寸間（彝尊）亭亭華蓋倚隱隱卻月彎（篔）岡巒各殊狀一一相迴環（彝尊）其下陷深窪髣髴龍

所寘貿有時風雨至大小青來還彝尊玩物不在多對此形神嫺貿以之易園廬勝絕臨江關彝尊觀其賦詩意猶自心偏慳貿年深異顯晦幸未委榛菅彝尊君家藏四葉冷光古盆𨰊貿且以娛寂寞豈復論銖鍰彝尊舉世重黃白孰營几上山貿好語玉蟾蜍勿用清淚潸彝尊

附米海嶽研山歌爲朱竹垞翰林賦　濟南王士禛

海嶽研山不可見人間空說研山圖研山之圖亦遭燬雲煙過眼徒嗟吁宣和艮嶽已塵劫矧乃片石輕錙銖永嘉流落幾百載昭陵玉匣今亦無詎知神物有呵護星芒夜隕三天都太平宰相感文物寶此何啻千璠璵石初藏許文穆家後歸朱文恪古藤書屋花未放主人愛客招吾徒眼中突兀忽見此乍疑几席羅衡巫壺中九華那足擬仇池枉用誇彎蘇三茅地胏互鉤帶二華雲氣相縈紆蛟龍屈蟠待雷雨仙靈髣髴迴軿車華蓋一峯獨秀拔宛插玉笏翹犀株翠巒玉筍左右列脽尻股脚相攲扶上洞下洞閟曲折潛通小有涵空虛龍池幽窈驗雨候頗疑中有驪龍珠峯獨者蜀屬者嶧上泉有埒下有瀼座客摩挲三歎息蒼然古色生眉須海嶽之菴書畫舫幾伴此老浮江湖巧偷豪奪歷千劫閱盡春秋如蟪蛄翰林好事過顛米日餐蛾綠忘飢劬滄江夜夜虹貫月莫令光怪驚菰蘆

懷汪進士煜

人日梅花落懷君過嶺時安牀紅豆底日日坐相思

喬侍讀萊一峯草堂看花歌同陸嘉淑周篔姜宸英錢金甫孫致彌查慎行湯右曾陳曾蔌賦

疾風經旬不出戶獨客懶過三眠蠶今朝風定塵壒滅女牆翠溼西山嵐修門池館綴金碧鑠柵未許停羸驂主人新拓百弓地中園卉木吾舊諳夭桃濃杏雖已落海棠乍坼丁香含初疑徑闢過者少早有勝侶齊幽探新松四尺挂席帽炙具一束攜荊籃絲頭毯展午陰直棽尾杯泛冬醪甘今年春較去年晚花信十猶餘二三長紅小白枝尚亞雄蜂雌蝶飛相參酒闌回憶壯年事於此晨夕朋盍簪燒瓷甕頭臥畢卓蠟板曲子歌何戡滿握明月露濯濯繞屋垂柳絲毿毿十餘年來五易主魚牀潦盡成枯潭茅亭崩剝泥暗裂有若燕子留空龕仙源重過豈易得惜花老去心逾貪韶光三月忽已盡牡丹將吐房山南綠囊紅襆水精域鹿女微笑貍奴酣相期雙屐著謝客更借一鶴騎盧躭諸君偕游恐不遂試與二老評花擔謂周陸二子　嘉興周篔青士

同作

九十日春不可駐玉河稺柳青漸濃官溝滌穢難塾足何處得看林壑重客言侍讀新築好紫丁香結千枝穠辛夷竹垞吾老友不嫌策騎參支筇查生慎行叩扉湯生右曾起顧我一笑偕過從是日天朗惠風細晴絲冉冉煙茸茸莎亭擁腫攲四柱花氣遠接檐前峯縛樹老藤更夭矯如割左耳奔乖龍縹囊欲拆尚未拆已見小尾游黃蜂主人朝回跛草履揖我得覯冰雪容食單藉地任箕踞脫略禮法便疎慵騰魟凍醪膾百末飣盤雜果儲三冬吾家長水塘一曲白鵝繡鴨紛游溶油菜花香蠶豆熟貓頭筍迸芹泥鬆殳基山東審山北麴塵波暖浮方舠撫琴久已謝宗炳鑿穴今復輸臺佟自從騎驢入燕市魴鯉去沼鸝閉籠得閒曠論廁坐末一洗膠固從來胸銀絲切鱠韭登俎更留午飯餐冬舂何當清暑復來集醉看夜合花惺忪

棗花聯句

棗花香細細亂結春風闌孫致彌既免纖手摘寧邀上客看周篔燕郊得千樹吾將老園官彝尊

王翬畫三首

王郎手摹一峯畫宛似張顛作草書鼠尾皴山鴉點樹只今能事有誰如

帝城日日足風霾眯眼黃塵漲六街對此溪山最清絕便思衝雨踏棱鞢

王翬老去畫尤工橫幅吳裝仿惠崇曾記北高峯上望村村風景似圖中

檉聯句

有木生庭隅入夏翠陰發周篔卑枝易妨帽密蔭恰承韈孫致彌重露一以晞微風久不歇彝尊皮乾皵殷豬花瑣補禿缺篔色寵澹泞天影漏惺忪月致彌遮門肖水松驗雨促耕垈彝尊莖小舞蝶翻脂香行蟻窟篔其身異樅柏其產徧揚越致彌豈惟敵雪霜兼可蠲宛暍彝尊疢疾崽子除梧槃匠人斲篔是物錫嘉名肇詩皇矣曰致彌爾雅配蟲魚圖經繪苗髮彝尊過從每淹留愛護勿翦伐篔森森掃庭蕪淺淺露鶩骨致彌清談自亭午離坐到日沒彝尊雖非郊野居且免土蓬勃篔況有易釀沽把琖恣百罰致彌箕踞獨樹根狂哉酒樽杌彝尊

萬柳堂同沈秀才蕙纕對酒作

亭徹沙逾擁橋欹路轉迴自從疎傅去懶逐葛彊來稱柳春重徙新荷暑未開故人留旅話仍勸竹根杯

畢上舍大生止酒經年冬夜枉過勸之復飲賦三十韻

畢生本酒徒系沿銅陽卓長筵慣分曹專與大戶較傾壺滿觥船鬬力出捲握選格拋牙骰射覆探雀鷇勇哉氣如虎可奪力士稍初愁鼓鼙鼙俄至雞喔喔一朝忽不飲客勸輒驚逴人或強之坐竦身等山嶽甘令涴衫袖不復顧謠詠自從斷酒來月改十晦朔問之何以然其志在困學僧寮止容膝居若蝸負殼一盂黃虀酸一燈青豆爆當其夜分倦欲睡乃翻覺漆鬢添初星丹顏損舊渥入秋試不利泣抱楚和璞羣飲徒揶揄背面肆評駮獨醒亦何苦羌不如醉濁北地釀法多滄易通薊涿玆非禁酒國況弛官務榷胡然守枯槁血脈久淫濯生來恆鬱鬱我見尤懪懪是夕風最寒冰髻挂斜桷西市買山麋東市買海鰒此時浮一琖亦足忘蹇剝生也聞我言相視忽而噱有如魚含鉤又如鶴受鍉紅文螺曲房黃支犀斛角沛然決江河豈能塞一堘詰朝客來尋仍向甕邊捉

畢子飲二十杯而腹痛復欲止酒再以詩示之

我歌勸生飲生醉我亦眠繩牀一牆隔聞若呻吟然殘燈撥餘燄夜半衣重褰問之臥欹側欲語哽在咽手摩腹與肚抱痛青兩顴歷鹿車轂轉往來棱腸穿良久始起坐絮被遮寒肩答云我祿薄福過災則延緘之苦不易一夕敗終年飲啄各分定造物信有權譬諸再嫁婦羞澀塗脂鉛譬諸黃面僧破齋烹肥鮮旁人笑且侮瑟縮難自前麴蘗伐性斧自此仍棄捐主人忽大噱物理生未研八尺士皮肉以腰分地天藏府應音律經絡貫源泉江河漳瀑流夫豈可涸焉古聖作醪醴服之斯萬全後來止酒徒託辭匪真詮奈何屏杯杓委腹為枯田數升下喉嚨反若湯沸煎陷河湧越巂谷水淪由拳此如囊裏錢暴下乃得痊及其潤既燥百骸自安便金平水靜順豈復重崩騫來朝生且住剩有叉頭錢再為生解酲清聖濁亦賢不聞朔風號雪虐層冰堅地爐擁終日與我常周旋

送葉參議映榴督儲楚中

國家歲漕粟千里連舳艫上給　宮府用下充軍國需以之實　天庾寧曰此綏圖先生富才術文與東馬俱道山橐筆入粉署含香趨單車采秦風奉席感羣儒　天子眷南顧特借司轉輸荊襄漢沔間土沃田膏腴歲或一不登天下皆饑吁吾賢開濟策足使民困蘇暇日登南樓俯瞰赤欄湖武昌柳百萬翠色兼蘅蕪臨風興不淺高詠無時無歲晏一相送欲別愁須臾南魚北有鴈冀慰心煩紆

表弟查二嗣瑮至都過古藤書屋留宿作詩二首依韻奉酬

鹽官人到逼殘年贈我吳興十兩緜肌粟頓消生暖後鬢絲相視入愁邊醉拚把琖循環飲倦便安牀曲尺眠玉桂國中來底事開春同縛送窮船

別時花藥發春壇五載離居感百端一泝武溪行僰道兩浮炎海狎珠官蠻中土俗諳王範篋裏雲山奪范寬此夜劇談高燭換北風頻送漏聲寒

冬日陪徐副相元文姜著作宸英游大房山出郊雨雪馬上作

蓬勃東華塵窈窕西山容二者各有宜強之心不從徐公脫朝簪姜子淹旅蹤期我大房游捫葛攀長松茲山我舊歷不憚寒飆衝車中三升榼馬後九節笻誰能先花時蠟屐乘清冬雨霰雖載塗相顧多歡悰雪色妙渲染一峯殊一峯明當踏霽日遍覽金芙蓉

止孤山普濟寺

曉辭盧溝河暮踰韓姞砦荒榛取綫路亂塔湧香界峯迴削岠岌水涸失泠派啞啞飢烏集簌簌病葉敗返景寒易收陰厓瞑逾怪俄而樵歌歇近寺響僧唄言投水晶域棲止得所居山餅溫凍釀冬窖出秋菜坐久霜月高起行猶未憊逍遙青松陰於心豈不快

入上方山

山心夜不寐凍雀喧前牕香廚卯飯熟傑閣晨鐘撞柅車東櫪馬各犀輿丁雙彎環柳棬椅夾以棗木杠舍村入坡陀百折循崆峴萬古此積石山農絕耕稼短松走長根老樹撐空腔徑盡緣仄磴險過梯雲杠置身縹緲閒若掉都盧橦層軒坐僧榻喘定心猶慴

一斗泉

昔尋一斗泉俯睨千花塔壯歲不知疲三日行兩帀重來筋力倦十五換僧臘已拚百骸困猶幸半踵納崖傾旋曲蝸石扁鏤文蛤雨暘迭晦明龍虎互乖合忽焉松門在茅屋向斜搭短綆汲澄泓微風吹颯沓精廬懵忘歸惜未攜酒榼向下招游朋仰視笑不答

兜率院

幽燕古奧室兜率居中巖花宮七十二下上東西嵌六時響魚鼓四面圍筠杉沙泉細流續石壁遺經劖欲探乳穴勝改著短後衫其中路窈糾其外雲封緘百千羊須珠往往乖龍銜所嗟腳力弱畏此高嶄嶄山僧飯我腹朴野言多饞嗣歲期重過同把黃獨鑱

望摘星陀

梯頭歷上方崖內平侹侹其西叢木杪樵路乃荒迴蜿蜒衆山伏崱屴一峯挺誰燒陰陽炭鑄出火風鼎既絕鸛鵲棲兼少麋鹿[illegible]何年運鬼工於此置屋並遙想層雲巔六月亦清冷況當密雪零夙宵斷杯酪天逼寒稜稜星壓光炯炯自非鐵頭陀安敢居絕頂鐵頭陀金時高僧居此山

中院

天開寺中院舊在沙河南應公昔來棲曾立水礓二河流今已徙亂石堆枯潭孤碣當麥壠頹基迷蘿龕同游各下馬考古性所耽劃苔讀遺文其體國俗參紀年稱虎兒草昧典未諳采之入舊聞亦足資客談攢筆抄乍終日隱西峯嵐添我蒙茸裘寒色齊回驂

東峪寺

孤山指嶴題馬力苦顛跋蕘夫云一舍五十里始達不知深山中地志誰所括亭午入東峪僕飢主亦渴寺門依白楊風葉滿頭脫牆西五墩古階下一水活竹爐拾墜巢茗盌收棄盋蕭然此時意百累皆可割修塗驗短景揮手謝禪闥回聽星星鐘流響在林末

西峪寺

層層金仙塔宛宛白帶山西峪在其下梵刻扃重關經始齊隋代斷手金元閒千春閟不發爲計誠陰姦九經勒咸陽響搨流人寰乃知慈氏險未若儒者姍土花填石闕鉛汁灌戶欞有時野火燎豈得恃

堅頑我瞻雲居寺磴險不可攀翠微未及上已足舒心顏

甘池

涿水魚重脣甘池魚一目涓涓六七竇羅注滿陂谷淺漾苔衣斑深含荇帶綠清泠下浴鳥遠近來飲犢河北將軍祠膢臘走巫祝不知何名姓遺像猶在屋秋晴秔稻香日至麰麥熟匪因水泉利何以具饘粥東度白石橋沙行背山麓村醅解留人風幔青半幅

六聘山中弔晉處士霍原

昔有霍處士居涿西山陽弟子半千人大小開黌堂六聘節愈堅義不干侯王無端豆田謠乃受彭祖殃紛紜永嘉末鐵騎摟武鄉伏尸出藏戶繫之如驅羊殺機本倚伏善人安可戕我來後千載覽古心轟傷祠墓久摧沒未由酹椒漿緤馬白楊樹旋馬黃茅岡

瓦井

瓦井社北東中田卵塔七叢叢蒺藜中高下如卓筆傍有石鐘幢各志歲月日比丘守司徒榮祿大夫秩當時崇國師此輩盡驕佚非惟混釋儒兼亦亂名實奈何茶毗後公然肆刊述粵漢兩燕王改葬蹟遂失樂毅及霍原遺冢莫可悉彼亡茲乃存物理信難必

欲尋孔水洞不果

晚投故砦宿晨別羽士家欲尋孔水洞村路迷三叉傳聞蹟最勝自昔圖經誇怒衝砦确石晴響霹靂車層層落暗穴湛湛渟深窪每當三春時流出天桃花仙鼠舞白日文鱗漾銀沙我思窮其源惜哉無古槎僕痡促歸數未得探幽遐立馬長店岡心仍戀峯霞

詠古二首

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

寒夜集古藤書屋分賦得火箸

我昔誦茶經其具得火筴圓直無葱臺修長過銅鈴是物最末微尋常付竈妾偶爲桑苧詮詎錄香山帖自來京城居七度脫林葉窮陰朔風號聚沙眯樓堞南人氣柔脆土炕意不愜墐戶類蟄蟲曲身苦踡跼握火置甎爐聊以慰胸脅燕俗饒栗薪市者病遠涉虛傳紅螺產罕致白炭篋爆急燎竄須烟騰淚棲睫箸也誠要需取用便指捻制以偶勝奇力惟同乃協出入炎燄中身手洵趫捷有若赴敵場擒馘恣所挾峙立必雙聳倒臥亦並接須臾不相離無以異鶼鰈留之載都籃配以紙黏箑持喻同心人歲寒入吟篋

題喬侍讀小像

宛轉溪橋浴野鳧城隅瀟灑得重湖少年背面休相笑憔悴何曾似左徒

食采玉山藥

窮冬旨蓄盡客至我心痗彝尊打門門者譍擔僕走汗背查慎行周遭解村綯磊落倒傖佈浦越喬士藷二尺強愛惜煩點對吳卜雄冰須截柔膩井渫洗麁穢朱昆田未許餅盎藏亟勒釜鬵溉查嗣瑮酸鹹百無功水火兩不悖彝尊炎炎力通透勃勃氣洸潰慎行中筳出佐酒扶寸陶盤內越喬紋皴蛇跗斷衣滑兔褐退卜雄軟嚼便牛飼饞扠鬬烏喙昆田是物種實繁厥產偏陽昧嗣瑮其葉不足憐其花不可佩彝尊孔林殷而瘦禹穴白而僨慎行或如佛手擘或如龍卵碎越喬方經炎帝收藥錄桐君載卜雄詎若采玉本品格壓儔輩昆田水芋山慈姑味劣遠難配嗣瑮

宋僉事犖園亭雜詠六首

淥波村

照碧堂前水分流穲稏村築場移碌碡繫艇到籬門

芰梁

背郭十畝園滿陂種水栗浴鳥游清泠人語忽飛出

釣家

芙蓉以爲裳女蘿以爲帶釣魚師得魚沽酒夕陽外

和松庵

微風起中林調我松下琴黯黯太古色泠泠太古音

放鴨亭

渚符抽新碧園桃吐小紅莎亭長日坐不引竹枝弓

緯蕭草堂

草堂何所營志蟹譜漁具夜分汀火紅點點出深樹

曝書亭集卷第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十三

著雍執徐

次查上舍韻送楊侍郎雍建還里四首

吾愛吾鄉少司馬乞歸躬養太夫人　聖朝孝治容將母元老功成合引身篋裏詩篇行處有道傍歎息見來親計程一舸鹽官水到及陔蘭滿眼春

夜舫朋箋晝賭棋昔游嶺表共栖遲頻過韋幔傳經地尚記潘輿置酒期南北幾回分手路升沉相對滿頭絲今朝遇我歡心劇不異蠻天捧檄時

橫浦先生舊里居爲園郭外儘堪娛人家戸戸通舟楫藥草村村盡畫圖坐久春禽啼滿樹朋來臘釀勸傾壺更饒入饌江魚美添買臨平半頃湖

僂指東華九載過罷官歸計尚蹉跎最憐老友忽忽別不惜衰顏夜夜酡酒倒三缾猶恨少夢隨千里自今多早春也擬輕帆下更嬾金臺獨放歌

任孝廉坪以家釀苦酒見貽賦詩志謝效孟東野體即送其還高密三首

步兵游竹林左徒吟江潭思古憔悴人舍酒何所耽東海任公子遺家醞一甌味苦炎上作色黝封中涵一酌我顏赭再酌我身酣三爵矧多又醉枕南牕南自哂同蓼蟲食苦翻知甘

竹苦四味齊蓮苦寸心撥瓜苦斯有敦草苦亦可捋周原美堇荼越女采蕺葛以蒿漬冬醅香味勝百末自來頌酒人豈爲甘旨奪

於越百花露味重杯慵銜維揚五加皮飲之漸作鹹詎若膠西釀可以解清饞君今馬首東讀書歸舊巖暇看糟牀注飲略手自芟儻遺一尺書方法試我緘

送吏部侍郎張先生假旋京口六首

袞袞諸公歲九遷先生何事賦歸田不愁關吏饞如虎一葉官河放溜船

便門東去柳依依一路垂絲埽石磯青眼年年長送客幾人生擁八騶歸

汶濟分流照畫舲中丞問俗向來經山東父老應傳語雙鬢依然舊日青

清淮泛濫濁河淤鴈戸飄搖少定居厝火積薪曾上策至今太息雒陽書

真州柁轉即金山曉挂蒲帆十幅還總是當年釣游地詩牌細拂薜衣斑

墓田丙舍鍾繇帖京口谿山米芾居十丈紅塵吹不到江樓日日倚南徐

偶成

三月東風何太狂塵沙黯黯天茫茫主人十日不出戸空園花落無丁香老年逢春須愛惜悔不走馬看花忙無事獨坐宣武坊吾家茅屋長水旁舍南有池舍北塘荷花草紫油菜黃鱸魚上鉤四寸強矮貓筍肥錦棚脫新蠶豆熟青莢長客何爲不歸故鄉好約比鄰沈十二進薔薇架底醉壺觴

杭州水利不治者累百年矣巡撫趙公考城河故道悉濬治之鄉人來述喜而作詩凡二十四韻

武林古澤國十八澗九溪當年宋宮闕溝水流東西陳迹漸已湮深谷皆成蹊民居日湫隘編竹兼芘莉猛火一燎原悲啖百室迷塗徹大小屋繘井愁難躋女丁配夫壬相顧但愴悽吏治徇目前孰能防禍梯中丞溢世才利器剸水犀下車命丞倅故道資考稽率錢具畚

鈺曾不煩鉏犂經始厎告成歲序尙未晙坐令闤闠間無異蘇白隄紅闌鴈齒列赤石羊肝封嘔啞小航船蹀躞快馬蹄停鞭市蓮藕倚檻來鳧鷖柳陰縠犬鳴露脚莎雞啼祝融迴其馭婦子方安栖乃知濟時策不在拯顛隮公之治水術豈獨過白圭泉淸原隰平名與召伯齊我家由拳城閭巷多蒿藜願公祛墨吏如決濁水泥上以答天子下以寧羣黎

送柯孝廉維楨之蕪湖

劉蕡下第原風漢王粲依人復遠游舊屐尙存尋赤鑄殘書又抱去盧溝春槽酒熟沙門店夜柵檣平估客舟儻得黃金休易散歸時須築小丹丘

紫藤花下醉歌同査上舍弟嗣瑮賦

客舍紫藤長數尋茯蔓年多半枯槁往歲手葺莖太密花事去春翻草草今年二月呼園丁三百銅錢費除埽雖然芟後花較遲漸見含苞同蕨腦檐牙朽株換棚格井牀新汲傳栲栳罨敫低垂香細細游絲不動日杲杲鉤簾忽驚啅雀去仰面生憎土蠭抱越州老酒吳船來小榼偏提恣傾倒頭銜久矣脫朝簿那問鼕鼕鼓昏早惜哉筋力日已疲惟有花前不知老停杯還憶故鄉路亂水穿沙入裴島千章古木藤纏身飄落繇英滿衫襖明年期爾橫濼橋上舍所居柔櫓嘔啞撥萍藻綠陰共聽黃栗留醉臥橛頭船更好

爲錢給事晉錫題王給事原祁富春大嶺圖二首

記得山城水閣添畫眉聲裏晝垂簾還憑同省王郎筆暖翠浮嵐五尺縑

富春江上雨溟濛兩岸花開躑躅紅髣髴舊游如畫裏一帆曾轉釣壇東

吳徵士還蒲東魏上舍還嘉善集古藤書屋話別聯句

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積歸來西溪傍猶及種春麥吳雯我亦袖輕鞭明發辭紫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旅翮魏坤二子澹雅才肯爲時俗役英辭迭相應如以桐叩石陸嘉淑柳塘水溁溁蒲坂山驛驛改歲君到時古藤花滿格査愼行大防一斗泉釀酒冰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彝尊

送楊侍郎爆還東湖

一謫金門仕五年羨君容易早歸田他時願結香山社八口先浮潞水船秋烏炙來鄉味好月波釀就禁方傳桃枝況有仙人母同注眞靈位業篇

秋日萬柳堂同譚十一給事瑄沈秀才蕙纕龔主事翔麟同賦三首

亂水秋無路籃輿入壞垣粉銷題壁字苔浸插籬門蟲網梢衣桁魚牀齧樹根頻來曾不厭觴詠舊游存

撲棗過頭杖裝緜短後衫沙平攜小榼徑遠罷長鑱古塔疏林出遙峯夕照銜蕩舟無不可只少布爲帆

積潦沉官柳迴流限女牆白鷗來款款黃蝶舞倀倀鄉曲情無改行歌醉不妨城南咫尺地想見野雲堂

馮檢討招諸同年集六枳園對菊卽席分賦得顏字

可怪南鄰馮檢討酒錢肯爲謫官慳盡除簾額虛牕白亂插籬根細菊斑新雨不來那在眼故人相對且開顏近年同脫趨　朝籍漏鼓頻催獨後還

贈許容

今之官印古璽節漢制斗檢封略同周秦以來鑄私印往往撥蠟銷金銅會稽王冕易以石細切花乳桃皮紅青田山根凍玉斵稷下里石舊穴空羊求休嫩大松老其餘麤惡不可礱往時長洲文博士刻石頗有松雪風墨林天籟閣書畫以別眞僞鈐始終吾生好奇頗嗜此碑礫犀象羅笥中徐貞木亡鄭埴夭尙有程邃留江東故人衰病

遠莫致縱饒玉石何人攻如皐許容近過我手出圖譜重錦蒙古文
離離雜鍾鼎爾雅一一詮魚蟲乃知六書得其故大小繆篆能兼通
相斯史籀各具體左蟠右屈何姸工合肥尙書(龔端毅公)最賞擊紛紛朝
士傾詩筒吁嗟萬里十年別一官不達翻途窮低眉強隨抱關吏失
足幾陷鮫人宮重來歎息舊游盡酒錢燕市何由充容今髮白我耳
聾瓜牛舍近地百弓日長莫學打睡翁相邀硬筆寫獵碣夫豈不如
薛尙功

題畫送徐檢討(釚)還吳江二首

三高祠下水溟濛紅蓼花香一笛風驚起沙鷗定相笑黑頭未稱作
漁翁

不貪臺閣送行詩索我尊前折柳詞合喚菱舟付菱女更吹漁笛教
漁兒

屠維大荒落

二月自古藤書屋移寓槐市斜街賦詩四首

轂觫車輕簸兩輪殘書禿管雜勞薪移居絕似村夫子寫入圖中儘
笑人

莎衫桐帽海棱鞵隨分琴書占小齋老去逢春心倍惜爲貪花市住
斜街

阿鏐秋去又春殘遠信封題萬里難不道衰翁無倚著藤花又讓別
人看

屠門菜市費嬴驂地僻長稀過客譚一事新來差勝舊昊天寺近井
泉甘

上巳集南城祝氏園聯句

六年人海中禊飲恆不果尙書忽相期折簡起疎惰(彝尊)並轡城南
隅地僻少塵堁入門愛團瓢登閣見駊騀(崑山徐乾學原一)山橫雉
堞上水洩龍湫左隄柳金乍含闌藥紅未妥(崑山徐元文公肅)雖乏
三徑幽恣攜十榼可北酒雜薊滄南烹屏蒜瓜(彝尊)日遲宜賭弈場
闊縱飛笥吟或叉手吟坐便鐺脚坐(乾學)初筵已脫略帶緩頭不裹
既醉席屢移三影照碧沱(元文)夕曛苦催人馬鳴車炙輠莫愁風揚
沙定有雨潑火(彝尊)

奉題徐副相祝園修禊卷二首

右軍但草蘭亭序不及羣賢祓禊詩輸與先生鼠須筆春風一一寫
烏絲

一時裙屐最風流擘紙花前點筆收我若當年參末坐便應罰酒似
羊劉

滴珠方勝杵頭新瘦本看來妙入神真跡祇愁容易賺莫將缸面酒
留人

社日登黑窰廠聯句

隗臺久蕪沒薊丘不可梯(濟南王士禛)貽上雖有千里目將何共攀
躋(徐乾學原一)佳辰趁新社膏雨融凍畦(彝尊)早抽紅藥萌漸見碧
草萋(姜宸英)層坡簇五騎兩壺提一奚(澤州陳廷敬子端)陟彼積土
岡同駐削玉蹄(士禛)安房隱曲几藉地分疎荑(乾學)泉樽酌用瓠飯
黍先以雞(彝尊)既瀝甘蔗漿復堆苦蕒齏(宸英)微酣恣坦步遐覽窮
端倪(廷敬)南有松柏林其北桃李蹊(士禛)亭午風華沓疑是麝脫臍
(乾學)居人半陶旊門寶皆衡圭(彝尊)濃薰樹杪煙濁漉水中泥(宸英)
童娃亦娟勞面目成黝黧(廷敬)何時得頮濯勝眼刮神篦(士禛)不見
九陌塵奔車日冥迷(乾學)吾儕處其中形殊境則齊(彝尊)相期泛裂
帛瑩拂湖上隄(宸英)子爲逸少序我續興公題(廷敬)

題畫二首

宣和舊譜識徐熙猶記都官畫裏詩三月江南看不足(宛陵句也)湖塘花
鴨影參差

數株枯柳倚苔磯話別沙頭客未歸多事錢唐戴文進釣師渲染著

紅衣

朴公書來招游盤山却寄

三盤勝地稱絶衆嶺何峯最尊別後時勞夢寐書來興轉飛翻青松
十里巖磴紅杏千株寺門好屧犢車一兩軟塵碾到山根

題龔主事翔麟西湖雨汎圖二首

茶檣酒幔靜無鄰鏡面平波碾濕銀回憶少年歌舞誤烏篷不作獨
吟人

蓴絲菱葉浸魚天十里湖山思悄然疎雨夜眠聽亦好莫因月黑便
回船

徐尚書載酒虎坊南園聯句

夜市燈熒熒晨衙鼓紞紞試瞻十二衢何人事游覽姜宸英吾黨脫
朝簪甘與世味淡初疑諫果食漸似都蔗噉彝尊駕言適丘園塵慮
盆澹瀲取徑衣乍褰入門首先頷陳廷敬循廊無坦步引絙得危攬
高下屋四隅其中乃習坎徐乾學穿池注嶔嵌搆草當蘊菼非無鶴
在沙亦有魚聚槮宸英移情欣鳥音側足避花萏層樓牕面面遠目
水耽耽彝尊際此日載揚可以釋愁黲矧饒凍春釀因之瀝詩膽廷
敬滿酌金屈巵並坐綠頭毯行廚少新烹穲飯有遺糝乾學司寇珍
庖盈尚慮客顧頷說禮何鏗鏗升車必抱槧宸英上司寇冢宰論春秋
凡例屏趙啖觀其竪一義堅鋭不可撼彝尊上冢宰太史述舊聞意欲
闤幽闇羣書擁戸棟散紙滿箱篋廷敬答太史姜生老不遇其氣頗㹨
闞譬之珠在淵光彩詎能揜乾學答著作趨陪固所願賞譽夫豈敢將
毋饜燔炰嚼及菖蒲歜宸英論議或異同片言恥阿媕共此千秋心
方寸默相感彝尊坐久歸反慵臨分袪再擥起視天壇煙如雲出封
碱廷敬堂坳雖一杯五月有菡萏相期避暑游復此安竈窔乾學

題倪高士畫

房山潑墨太模糊那似倪迂意匠殊一片湖光幾株樹分明秋色小
長蘆

苦熱聯句

苦熱今年甚幽州亦蘊蒸朱茂暻久無甘雨降惟見火雲升姜宸英
際夜焦煙合經天杲日恆張遠高林枯白帶淺泝露丹稜王原最怕
衝灰洞何須堰㞒陵徐善河流金口膩山翠畫眉層彝尊黑蜧潛難
見商羊舞莫憑萬斯同新畬荒稷黍遺種虞螽螣朱儼雩隊分行綴
祠官典故徵譚瑄力難驅旱魃咒乃試番僧查慎行童女雙丫髻旂
竿五色繒李澄中新妝朱箔卷雜戲綠衣能魏坤虹霓羣情望塵埃
萬目瞪黃虞稷疾雷無影響長轂但輷輘釋淨憲銷夏愁無策聯吟
喜得朋龔翔麟盡諳微徑入不待小僮膺湯右曾席帽人人脫亭欄
處處凭鄭觀衮劇談多野趣苛禮必深懲錢光夔旅跡頻年共鄉心
觸緒增宸英小航思劃槳精舍憶擔簦茂暻白剝烏頭芡青牽紫角
菱原夕風嘶麥蚻橫港沒魚鷹右曾竹樹濃於畫笆籬密似罾千家
花滿屋六月稻交塍彝尊自失江村樂翻憐毒暑仍善黃沙隨扇集
白汗比漿凝遠易漬牀牀簟空支院院棚擔稀珠市果價倍玉河冰
慎行槁落含香蕊攣拳臭格藤斯同暗窺蛛網縮乾坼燕泥崩翔麟
戸撤垂簾額絣添汲井繩儼慵尋溫水浴只想冷硎登瑄三葛衣猶
重雙絲履不勝撥書嫌走蠹懸拂倦驅蠅坤秪覺娑拖便誰甘襏襫
稱觀衮到門防客刺無地曲吾肱彝尊亟買泉澆圃同貪草藉芿宸
英酒拚河朔飲茶愛武夷秤澄中返照斜初斂微涼暮可乘原分曹
爭射覆四座百觚騰慎行

曹贊善鑑倫移居二首

家貝先生有幾車朝來移傍古城窪澄泥小硯題詩處開遍戎葵一
丈花

後園虛閣壓城濠濺瀑跳波牐口牢正欲凭闌看洗象玉河新水一
時高

椶鞵聯句

五兩來江市千毛結海椶彝尊澤蒲材較賤楚筍製徒工魏坤健許踏層碧蘚難入軟紅坤老夫還稱此桐帽伴山中彝尊

藤枕

鞹就蠻藤細方花織淺深坤香兼沉水木涼勝辟寒金彝尊只合青奴配何曾白汗侵坤一函容茉莉短髮不須簪彝尊

竹簟

六尺蘄春簟繩牀臥最便彝尊紋同麴塵水滑比砑光箋坤攤飯宜三伏看棋判一年彝尊物微休棄置歸載潞沙船坤

燈風

暑愛當風坐移燈趁晚涼坤紗綳扶寸闊燭減一分長彝尊紫鳳垂垂結飛蛾面面障坤更宜單舸去留照露荷香彝尊

響竹

巧劃千絲竹仍留一尺筒彝尊勁捎椶拂畔密置筍廚中坤搖翅潛形速先聲逐隊空彝尊莫因餘點墨觸損畫屏風坤

冷布

秋月漚池罷炎風入市初坤暗牕塵䍡換方格畫屏餘彝尊賤豈妍娥織涼宜倦客居坤應逢麻紙笑三葛更麁疎彝尊

油紙扇

本自錢唐製猶存蜀府名彝尊雖殊白羽潔却比素紈輕坤蓬勃塵難污清涼風易生彝尊翻嗤王內史題字費真行坤

瓦歎壺

舊製惟煎錫新來器上陶坤最愁芳草歇頻課短僮操彝尊病葉分疎雨珍珠迸小槽坤連筒雖自苦不比漢陰勞彝尊

涼篷

平鋪一面席高出四邊牆查慎行兩似撐船聽風疑露頂涼坤片陰停卓午仄景入斜陽彝尊忽憶臨溪宅松毛透屋香慎行

竹簾

吳船初解縛燕市喜重編彝尊一綫條條直雙釘戶戶懸慎行鉤時教燕去疎處恐蠅穿坤布幔旋催換秋風又一年彝尊

送蘇郡伯守杭州

新涼纔報上林秋五馬雙旌發薊丘方鎮表存唐國史郡伯尊人左鎮撫閩中符秩等漢諸侯江湖水氣城陰合吳越山光戟外收自是前身蘇玉局黃州領郡又杭州

送張世濟之官楚中

酌春堂上勸觥船僂指分攜又八年偶寄一官江漢去風流少府勝藍田

宋中丞犖鎮撫江西詩以寄之

譁華秋色濟陽行送別燕郊空復情十月乍還吳子苑六幢今指豫章城樽移南浦仙舟近幔卷西堂幕府清宰相史家書世系代興誰得似先生

再簡朴公

謝家木屐無完齒陶令籃輿怕朔風黃葉滿山來未得幽尋也待杏花紅

送胡參議分守河東四首

周北張南夾巷居傳鈔互借一瓻書使君好事誰能及馬後巾箱載滿車

朔風千里動幽燕欲醉壚頭費酒錢君到襄陵官醞熟可能遺我蒲萄煎

天際河流戟外黃桃花春水漲魚梁銜杯不改陵州樂鱠取銀鱗尺半長

歷井捫參儼畫圖到來官閣一塵無十年漢上題襟客不數詩人鄭

鷓鴣時鄭上舍培偕行

和韻送金檢討德嘉還黃州

謫居人海我未還君亦揖佩蛾眉班忽攜紅藤杖七尺歸臥黃篾樓三間鯿肥筍香酒戶大月明風熟漁舟閑有時橫江逐孤鶴一聲長笛開心顏

同諸君聖安寺餞曹檢討宜溥

載酒入古寺柳林東湖頭將以送遠人豈惟恣讌遊精廬金源舊香乳塗白牛二帝一宸妃遺像堂中留更聞王萬石辭榮返故丘傾城出祖餞於此聚行輈古來離別地草木常先秋火雷焚怪柏霜葉鳴老楸雖乏斷碣存陳迹尚可求曹子酒大戶十榼飲不休一朝忽言去無以申綢繆列席庭槐陰日午風修修窪匏截竹節主客互勸酬未知臨岐語遠合古人不坐久林鵲集斜照忽已流並馬歸道南明發期登舟一帆挂楚澤百尺臥竹樓川涂日以邈何以寫我愁夢爲黃衣蝶飛繞崢嶸洲

晚過崇效寺同李檢討澄中李中允鎧龐舍人塏曹檢討宜溥賦

繚垣途轉曲入寺淖初乾尚有殘僧在同尋斷碣看白花秋細細紅棗晚攢攢更上荒臺望遙山五髻盤

白馬寺

仁壽千年寺今存半畝宮落鐘橫道北瓦塔限牆東客至愁嘷犬僧寒似蟄蟲夕陽留未去雙樹鳥呼風

輓錢進士廷銓

曲江讌後放歸艎豈謂才人祿命妨差勝孤魂追及第最憐無子奉高堂門前載麴車難得夢裏生池草未荒不待山陽聞笛罷西風老淚寄千行

寓居天寧僧舍同魏坤作四首

青豆房容借經旬且閉關日邊連右輔樹杪豁西山六井泉相似千花塔易攀不應朝市客翻羨旅人閑

萬古光林寺相傳拓跋宮著書非杜下留客即淹中味坼園蔬甲香攜市酒筒波濤人海闊安坐作漁翁

到此栖遲慣都無應接勞借書僮入市莝蔿馬騰槽塔射層層火松鳴夜夜濤惟嫌重九會風雨罷登高

故人分月米言自玉田來黃雀兼鄉味金瀾勸客杯徐尚書所遺也醉便尋茗盌行即遶香臺要踏西峯雪狂歌未擬回

爲魏上舍坤題水村圖二首

鷗波亭子趙王孫曾爲錢郎畫水村過眼雲煙難再覯披圖髣髴筆蹤存

斜插魚標颺酒旗柳陰小犬吠笆籬歸田最是分湖好我亦相期作釣師

九月八日天寧寺觀塔燈聯句

秋風鳴枯槐斜日薄西崦徐善並馬入寺門客衣胥稀蘞朱茂曙于焉展嘉覿一笑輟鉛槧高佑釲巡廊禮紺塔卓立大且儼彝尊陳丹和暗粉古色剩渲染魏坤蹟仍開皇舊函弁舍利埯查慎行一十三重檐檐檐風鐸颭善蟠楹蛟蠖跜負礎鬼瘠貶茂曙飛梯截階級白石奪琬琰佑釲鎔金范爲燈設砌架成广彝尊纍纍仄蜂房歷歷覆蟹魘坤怖鴿棲未安一夫突走險慎行綆缶牽膏油豆火發星燄善初如螢尾炫忽若獸目睒茂曙或如爐杴炭或如竈炊栝佑釲須臾環扶闌散作四百點彝尊虛堂鑒纖毫老樹失掩冉坤氛烟看直上樓閣時一閃慎行置身圓鏡中交光不可掩善鼓鐘聲遠聞來者紛襛襜茂曙提攜及童嬰羅拜離寺闇佑釲營營各有挾邀福毋乃諂彝尊禮義苟不愆寸心又何慊坤玩物隨所遭誰能束崖檢慎行宵分梵放歇漏轉人散漸善茗盌坐屢遷松關啓還扂茂曙衰年疲倚

徙禪榻擁衾簟佑釲弦月隨側輪濕雲俄淰淰彝尊驟驚山雨來昏夢豁鬱魘坤晨興矚林端餘爓尚未斂慎行

九日雨阻天寧寺聯句

仁王塔祇樹林客九日期登臨彝尊風蕭蕭雨淫淫泥滑滑愁人心慎行馬毛縮魚潦深行躑躅坐沉吟坤日月逝衰遲侵去者昔來者今畬別苦易思難任尊有酒且酌斟佑釲脫我帽披我襟折黄花試共簪茂觶

同錢光夔王原嚴虞惇魏坤查慎行吴卜雄過白雲觀分韻二首

愛見晴山出郊西萬木疎偶尋樵子徑因訪羽人居活脫存遺像蒼涼感廢墟惟餘綵旛字髣髴鶴頭書

世祖興元日真人獨召丘片言能止殺萬里不虛游羽蛻長春觀池枯太液流誰裁釋老傳乃與帝師儔

送高佑釲之安邑和魏坤韻

驪駒九日郭門催問子西征幾月來最好河東苦桑落懷人一倍引深杯

夜宿天寧寺大風和徐四處士善韻

檻外開皇塔三千六百鈴天風吹不定一夜枕函聽砌咽寒蟲語牕搖獨樹形故人眠未穩吟傍佛燈青

曉起風未止復賦

已湧高城日猶號昨夜風六年凋佛樹乙字數邊鴻催粥桐魚響薰衣桂火籠薄寒須摒擋仍作鹿皮翁

送樊明府咸修之嘉興

仙舄南發指江關到及梅花點地斑倚郭千家齊傍水登樓百里更無山郊垌近日園亭少旱潦頻年稼穡艱憑仗賢侯妙爲政不難風景舊時還

蘆塘放鴨圖爲查大弟慎行題二首

橫漲橋東宿雨殘盡驅鴨鴨出紅闌蘆花兩岸冷如雪十里秋容倚櫱看

鴨頭老綠鴨脚黄十十五五沿斜塘不勞蜀郡滕昌祐勾染一枝紅拒霜

冬夜同諸子集杜尚書齋中分韻得波字

司空愛客埽東第十里杜曲齊來過揚眉且作吴下語婪尾笑卷樽中波吾老謫官久當去人生良會安能多街頭鼕鼕漏鼓急不醉奈此明燈何

給事弟雲宅席上觀倒剌四首

雪後風燈燄燄寒雲韶舊部走伶官一雙手技從容入勝舞銀貂小契丹

洞庭橘酒注雙缾老去繁絃不厭聽爲語參軍休打鵲銜筵喚出李青青

杯槃暢舞踏紅綃高下冰瓷燭一條不是羊家張靜婉如何貼地轉纖腰

琵琶鐵撥自西涼十四筝絃三足牀街鼓鼕鼕催不去更翻一曲玉娥郎

曝書亭集卷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十四

上章敦牂

同郭三徵滿井訪崙公即事二首

郊行方澤外路轉古城漥小雨乍潑火輕風無聚沙青蓮過橋寺紅杏隔牆花一笑遠公在催停轂觫車

故人方外侶謂周處士買也往往說支纖帝里衝風雪僧廚共米鹽招魂迷去路挂壁有殘縑不待山陽笛同游淚各霑

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二首

白蠟明經亦可憐強吟詩卷放歸船告身許領郎官軸不藉題名鴈塔前

莫釐峯下著書臺十道圖經一室開破臘梅花遶清夢勝騎官馬踏霜埃

送徐處士昝南還

玉河新柳已堪攀二月交亭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真住石公山

送禹鴻臚之洞庭

謫官擬就洞庭居此意沉吟六載餘君去西峯先相宅小樓容架滿船書

送劉進士凡知孟縣

百里雷封古孟州銅章出宰最風流一灣清濟通王屋千樹穠花繞縣樓別後酒鎗攜伴去到來詩卷許吾酬三年報最尋常事腰折眉摧不用愁

送人宰順德

銅章再綰出都亭天末郎官映一星南海潮連沙嶼白西樵山壓縣樓青題詩定遍篔簹竹判牘憑移孔翠屏此地不難先奏最因風爲報遠人聽

贈張叟留

筍籜爲冠大布裙愛從金石拓遺文吾生癖似劉原父當代楊南仲是君

裂帛湖

裂帛湖流兩岸平柳陰風煖燕飛輕年光冷笑長安客開遍山桃不出城

查上舍慎行弟將南還過寓舍話別同魏二坤小飲賦六言

江郎南浦欲別小謝西陵未來謂嗣瑮弟也細草巴溝乍綠堅冰潞水寧開骰翻李郃新格酒瀉烏巾舊醅款語且留十日看花同上豐臺

積雨寄賀秀才

堂坳階面蔟青莎鳩婦呼來又出窠說與江南賀梅子今年暑雨者邊多

倪博士我端讀書城西雨中寄之二首

黑龍潭口水雲腥黃紙無勞畫丙丁料得林扉昏掩處高荷大芋枕邊聽

雨氣西山黯未開更聞小暑一聲雷不煩走馬衝泥苦便可乘船入市回

牽牛花十二韻

小草無心蔓疎籬到處延涼分銀漢水曉映碧羅天絆地三秋早含苞七夕先風吹長裊裊露洗更娟娟冷翠蕉林外新黃豆葉邊日高翻自斂夜久愈生妍月影銷衣後蟲聲攪夢前捎溝香驛路墮雨滴胥船螢火黏常溼蛛絲窋易緣子多拋藥臼根不費花錢舊入桐君錄宜參織女鈿憑誰描竹尾幽思轉翛然

同李中允澄中錢中允金甫李諭德鎧重過萬柳堂有懷相

國馮公二首

岸柳經秋臥簷花過雨摧應門人已換並馬客重來板屋分熊檻莎亭擾雉媒昔年觴詠日不記暮笳催

樹改平泉譜堂仍右相名路迴逢石坐心怯過橋行稚子喧棋局園官却酒鎗惟餘沙面水猶似冶源清

題汪祭酒(霦)詩卷三首

金馬紛紛著作家緇塵日日走筳車誰如國子先生暇吟到棠梨日影斜

西陵十子流派別南宋諸公體製殊絕似韋郎浣花集奇章麗則近來無

庭闈眷戀賦歸難酒伴相逢強自寬只合宅西添小閣秋山且當故園看(祭酒詩卷中有記得年時重九日全家登閣看秋山之句)

秋日集馮檢討齋分韻得南字

畢卓能轟飲康駢愛劇譚長筵遮硯北小徑闢花南榼釀三升酒麤香二寸柑餘酣留未去采菊入茶籃

題周編修(金然)雲松雪瀑圖(編修與予有結鄰洞庭山之約)

越縑八尺誰所畫雪瀑亂灑長松梢中有科頭人獨坐盤石坳注目一疋練昏泉一勺飽斯人豈宜在巖壑或者避俗憎喧譊我生山水性夙嗜十年誤把田園拋移家欲果洞庭約擬先縛屋三重茅毛公壇高踏月上靈威洞古探書鈔楊梅滿村鶴頂賤橘柚落樹鈎籠包茲山從無蛇虎雉但有魚蟹鰕登庖雨前茶芽舌比雀籬下竹筍頭如貓閉房恣意任選擇樂土不用分肥磽先生方充記言史朵殿直入穿雲旓曰歸正恐歸未得磨錢枉費占羲爻耕田定須沮溺耦閑徑可少求羊交終當乞取鑑湖曲庶免怨鶴驚猨嘲

皇仁綏遠詩八首(并序)

臣聞柔遠人則四方歸有常德而六師整舞兩階之干羽至誠感神受百祿於共球敷奏其勇周官分職合方訓方懷方王會開圖比服要服荒服唐著歸忠之傳漢歌樂德之詩矧夫百王之所未臣重譯於焉來附于疆于理無貳無虞宜有頌聲用揚盛美欽惟我
皇上軼堯包舜揚武覲文陟禹迹而方行合軒符而在握泰階協正被四表以光華上治咸和躋八紘於仁壽建中立極無外恢圖天地之大德曰生靡一物不懷
帝德神人之所助者順允率土莫非王臣晝謀造化之先制勝霄旰之上乃喀爾喀雖修職貢反側靡常與厄魯特妄搆兵端阨窮已甚
睿慮周詳不遺曲成範圍之內謂外藩之豫附必親定其機宜總七萃於黃圖勒五營於紫徼硎水潮河以北照耀戈鋋空同祝栗之間扶攜老幼百重陛戟瞻帳殿而傾心千列周廬覲
天顏而稽首
宸衷用豫
聖度誠弘載揚正正之旗徐布堂堂之陣有爵有階有秩推亡固存賜衣賜讌賜金式歌且舞申以河山之誓親同禁衛之軍而又躬莅營門特宣誥誡用賞用罰是訓是行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無異實畝實籍之地於是揚葭啓路總駟
回鑾百千萬人皆感
恩而泣下四十九部益慕義而歡騰蒼龍搖旆旆之旂朱鷺疊淵淵之鼓歲旱而雨師灑道日長而風伯清塵曜乾文闡坤珍調玉燭輝
金鏡既膺　寶籙宜薦　鴻稱惟
至德之彌謙而覃厚者多益萬年有道千古未聞臣幸際　昌辰式
觀　醲化自慚弇陋仰沐　崇深恭賦短章奉揚　駿烈

紫禁開魚鑰青郊建羽旄受降賫
廟略載筆忝詞曹塞拓漁陽遠山盤虎北高羣臣歸燕息轉念

聖躬勞
鴈路緣沙磧魚雲接幔城鳴　鑾七校從吹笛六軍行俗本通鞮譯
人今息戰爭紛紛攔老穉遙望　屬車迎
納款陳千帳班　朝式九圍不圖瞻
日角轉自慴
天威重馬馱金橐茸裘換錦衣早知　恩賚渥慕義久先歸
錫宴原殊禮官庖出尙方自來鹽穀少初得旨甘嘗位近周青馬詩
呈漢白狼遠人何以報齊奉萬年觴
羽衞三千士龍媒十二閑戴旌平似水布陣屹如山膽已寒番部懽
仍啓
聖顏始知師以律悔恃七旗孱
繼絕弘新典疏榮表外藩河山申信誓謨訓有　恩言入視金吾仗
來隨白虎旛自今同尉候不敢更懷諼
鳳蓋將旋日重攜所部來感深翻泣涕送遠愈徘徊星野瞻箕尾
雲旂戴斗魁　神功一萬祀　駐蹕起層臺
左闕千門曉南風五月薰崇牙鐃吹曲　仙仗羽林軍行健同　天
德鳴謙集
帝勳小臣逢盛際獻頌愧無文

爲魏上舍題水村第二圖二首

江鄉最好是分湖紫蟹紅鰕雪色鱸眯眼塵沙歸未得倩人重寫水村圖

綠蘋不礙板橋樁紅葉空堆老樹腔異日相過任風雨抽帆直到讀書牕

燕京郊西雜詠同諸君分賦

十八盤

香山十八盤盤盤種松柏惟見獨行僧稀逢采樵客

高粱河

高粱寒食時昔年盛游冶隔水百重花長堤兩走馬

釣臺

鯈魚千百頭湖水二三尺有時溪雲生不見釣臺石

君子城

吾笑石季龍爾何知好士羅致山城中哀哉數君子

芙蓉殿

雕宮委礓礫暗粉剝莓苔想見明昌日芙蓉殿腳開

黃牛岡

亂石侵花當奔沙擁樹根黃牛岡上月橫笛過前村

香水院

壞磴接雲根流泉來樹底宛轉入僧廚淙淙鳴不已

夾山寺

禪枝啼谷鳥忍草護松關偶入樵人徑桃花又一山

礬山

石礬久已徙青山仍舊名去都無一舍已覺旅塵清

重光協洽

送吳御史震方還里二首

去年兮上書拜手兮青蒲今春兮未暮乘白駒兮下通潞酌酒兮臨風攬子袪兮城東申之兮款曲客無爲兮怱怱泛牐河兮千里不如子之車兮莫或敢梲望江關兮兩旗不如子之馬兮莫或敢維囊無一物兮旋故土將津吏兮無怒

瞻衡宇兮欣欣數鄉樹兮歷歷慰慈母兮倚閭御輕軒兮布席妾帚蠶兮臂筐童呼牛兮腰笛麥秋兮梅暑煙舟兮雨屐罷遠遊兮屈平師近遊兮東皙逝將歸兮由拳樂與子兮晨夕

雨中酬王先生士禛早春見過韻

架插圖書卽是家忍令丘壑駿京華故人積雨能來否堂下羅生十
樣花

附正月上旬過朱竹垞太史齋中諸花盛開賦絕句　濟南　王士禛

馬塍曾說野人家每先去聲東皇管物華今歲長安霜雪少試燈風
裏見唐花

園谿歌寄題黃贊善與堅書屋

園谿水繞舍北流園溪花發牆東稠先生歸去著書便日坐園溪溪
上樓

九日萬柳堂同譚十一表兄瑄作二首

百尺金臺近可攀城西積翠冷孱顏自緣筋力新來倦九日聊尋一
簣山

鵁鶄撲鹿起晴沙路轉平岡日已斜較是今年籬菊晚秋深猶膩水
濱花

改席疎林脫帽多半酣猶望麴車過休嘲酒戶年來減勸客還能卷
白波

秋水十韻

郭外湖新漲天邊暑乍歸牽罾移荻岸繫纜到柴扉橋影中流小人
煙極浦稀家家采菱角處處落蓮衣渡口迷村店潮痕驗釣磯魚標
林際短蟹火夜深微柳近浮萍埽楓兼斷葦飛避矰鴻鴈下侵壟稻
粱肥夢穩扁舟在鄉遙舊雨非殷勤報鷗鳥伴我共忘機

送蔡中九假還省親

記聽句臚已十年詞頭草罷擘宮箋不知才子循陔後鎖院何人下
水船

寄題張學士英前輩賜金園二首

金海橋西小苑灣偶辭　賜第放船還仙居絕勝閭丘遠割取龍眠
一半山

越溪漁客東歸後千載無人乞鑑湖輸與先生賜金換　君恩歲歲
答魚租

毛封公壽詩集唐人句十韻

自知清淨好名利本來疎嗜酒晉山簡通經漢仲舒高齋徵學問教
子但詩書庭養沖天鶴香消蠹字魚寧知武陵趣還傍釣臺居散帙
至棲鳥鳴梛聞夜漁古苔生迮地時菊覆清渠洞有仙人籙門停長
者車桐江秋信早勾漏藥成初自有延年術何人更得如

寄題新城王上舍啓深園居十二首

綠蘿書屋

女蘿青裊裊壓君一丈牆有時風卷幔瑣碎涼月光留照牀上書鐵
帙生微黃

嘯臺

山月出漸高山泉鳴不已登臺一舒嘯四面林風起公子鸞鶴羣形
神兩無累

春草池

春水既已綠春柳亦已青此時池上草日暖飛蜻蜓游絲墮復起牆
外花冥冥

石丈

種橘號作奴種花呼作后山礬以爲兄海棠以爲友羅置石丈前丈
應開笑口

大椿軒

大椿本無樹取以名其軒不隨蔆草彫長愛藻景暄因思漆園叟十
九皆寓言

小華子岡

小水波淪漣小山石偃仄月明攜客上竹樹風不息比似輞川圖但

著淺絳色

石帆亭

我昔鏡湖曲曾對石帆山婀娜層雲外迢迢不可攀何如一片影移置戸庭閒

三峯

一峯竦中央兩峯旁夾侍共此一簣山各具千仞勢要知主人心方蓬有遐寄

雙松書塢

我願身爲鶴巢君庭際松清風吹我衣明月照我容與君歲寒約寤語緜春冬

樵唱軒

樵風遠更聞樵唱行無次郭東郭西樵審音非一致寫入丘中琴泠泠有餘思

小善卷

洞戸雖言小翻勝陽羨里初無鹽米堆惟有大石几不知經幾年石髓滴爲水

半偈閣

小梯上橫閣勝境同精廬宴坐維摩椅纖塵都埽除觀心默無語想見天地初

題沈上舍洞庭移居圖六首

沈郎歸興及秋風擬學煙波笠澤翁不戀湖莊收紫茜愛他千樹洞庭紅

銷夏灣頭五月涼堂成面面納湖光楊梅綫紫枇杷白買斷閒園自在嘗

才微歲晚畏譏彈井社年來欲住難只合全家太湖去免教小吏侮鄉官

洞府曾傳第九天況聞峯裏足良田煩君竢我鮎魚口並載吳江赤馬船

濕銀三萬六千頃兩點青螺髻子濃生怕東山鵝鴨鬧輕帆徑度莫釐峯

橘田薑棱散租符西舍東鄰與不孤他日相逢王潑墨也摹生絹索橫圖

曝書亭集卷第十五

曝書亭集卷第十六

古今詩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玄黓涒灘

出都王山人肇畫山水送別

王郎五載一相逢寫出雲巒別思重髣髴攝山風月夜秋牕同聽六朝松

白草屯

白草屯空似戰場昏鴉點點入斜陽舟依茅屋三間泊風動棗花四月香去國不禁頻徙倚得歸寧復倦津梁叢祠何處喧村社有底紛紛士女忙

入汴過胡司臬介祉

吳船千里載冬醅避暑長筵日日開却喜訟庭留牘少時看官馬借書來

瓜步留贈張同知

柴車一出白頭還過嬾偏宜應接閑猶有故人能好事隔江留看六朝山

寄陸侍御隴其

主恩先後逐臣還羨爾幽棲泖一灣想得著書風幔底桂花如霰落秋山

洞霄宮題壁

天柱峯高倚晚晴琳宮消歇斷碑橫砂林竹下搜難得臥聽山禽搏藥聲

江行三首

潮落江平宿富陽船頭新月下微霜曉看烏臼紅千樹樹杪半山鴨腳黃

絕壁苔紋鼠尾皴灘光晝靜白鎔銀分明江上孤篷客黃鶴山樵畫裏人

環溪亭下水流東野碓飛輪到面風返景松巖紅未斂隔江人語漆林中

冬日同鹿明府祐錢廣文瑞徵游爛柯山二十韻

道書詮洞天青霞居第八流傳負薪翁披榛入坱圠中有兩青童棊聲暗相戛俄驚斧柯爛逝節等奔鶻此事知有無特書在琳札我來太末墟十月方納秸曉出通仙門緣溪碎石滑拂林風騷騷鳴碓水汎汎明府政不煩廣文俗能拔於焉齊喚渡次第柅車轄飛梁忽在望相視笑且呾靈境茲最奇造物亦太黠疑經百蟲焚或受五丁揠連蜷紅霓偃垢膩神鬼刮傾崖穿一綫斷塔盤禿鬜丹楓露已彫瑤草霜未殺剜苔讀遺碑汲井恣拭刷昔賢鬬茶地味者莫之察日斜洗行廚得食烏嘎嘎徘徊雙松陰惆悵別香刹

鹿鳴山晚眺二首

一簣山平遠雙林逕暗通不愁筋力倦且喜笑言同藉草荒岡上疏泉碎石中新晴尤可戀移席憒王宮

近郭茲山好禪扉鎮日扃江光寒轉白峯色遠逾青亟種千松樹宜添一草亭他時放歸櫂歌鳥試重聽

玉山

三衢山歷盡橋影跨通波十室居城少千家負郭多啓顏津市酒隨意榜人歌且免書驢券郵籤次第過

廣信

信州風物好倦旅亦開顏灘響層層石林疎面面山狎鷗飛不去放犢飲初還夜火浮橋外連船當戶櫌

鉛山

不遠江城路舟師指點遲穴山巢鸛鶴編竹坐鸕鷀晚飯惟三板朝

酲藉一瓻鵝湖酬和地百世起人思

弋陽

城小斜依壁門開近面江陂仍仙令跡歌換楚人腔辣闌山無樹崢嶸石滿瀧多情甎塔影十里逐蓬牕

貴溪

亭樹均千越封圻析上饒連山齊覆釜獨石忽成橋想見黃梅發何曾碧樹彫降丘誰宅此雞犬已寥寥

安仁

畫角衝寒動明星際曉行水迴沙市曲山到郭門平野碓啞啞轉漁榔杳杳鳴誰與分百里洵美得嘉名

瑞洪

餘干江路永回首失蘄嵒市酒難爲醉罾魚乍解饞自玉山至安仁捕魚多用烏鬼魚皆無味至此始用罾湖寬舟愈小峯遠日初銜漸識宮亭近分風及布帆

自贛州至南安灘行口號二首

鬱孤臺下水嘈嘈南去輕舟未易操灘響逆流三百六篙師那得萬張篙

且挂風帆泝急流船人勸客莫深愁只應預想歸程樂柔櫓嘔啞下吉州

昭陽作噩

夜泊珠江

潮湧牛欄城門名外舟停蜑戶旁月高人不寐隔浦是歌堂

同屈五大均過五羊觀

仙人騎五羊墮地化爲石石今在琳觀仙人去無跡屈生嗜奇古偶坐蔭松柏摩挲汴京碑不覺日西夕觀有建中靖國碑

光孝寺觀貫休畫羅漢同陳恭尹賦

貫休手寫一十六羅漢其二乃在南海訶子林昔游真蹟未得見念之三十五載縈人心白頭重作嶺南客故人期我虞翻宅僧廊亂後花木猶瓏璁雍菜春生滿池碧循廊轉入精廬深一幅居然挂東壁古絹尚白石轉青恰於石罅安蹊橋一僧俛首力寫經自準以下秖半形芬陀利花貝多葉樓閣筆管毛猩猩不知金天之西何處得石硯毋乃昆吾玉切新出硎一僧却立侍巾餅靜如沙鷺翹涼汀牕櫺不翦信明滅杪欏樹底風泠泠牕前千歲老猨拱雙臂平扠兩肩聳筍鞻桐帽木葉衣想見霜濃寒到踵精誠能令感金石何況羣生知怖恐禪月師流傳三絕畫書詩編巨岳集書有姜體遠本周之史籒秦相斯未若畫品更崛奇即如此幅遠出意匠表或疑入定真容髣髴親見之不然調鉛殺粉能爾爲訶林僧神物藉汝能世守不見宣和舊譜遺蹟久云亡豫章西山雲堂院中亦何有我欲賺汝去莫飲我缸面酒我欲奪汝歸玉鵶又不在手世間豈少珊瑚鐵網珍珠船自今貯之伏梁闇檻庶可全

嶺海將歸梁吉士佩蘭載酒邀同屈大均陳恭尹吳韋王準陳元基梁無技季煌燕集五層樓席上分賦得會字

飛樓壓高城人天納萬籟登臨信可娛矧與羣彥會吉士澹蕩人偕行屏軒蓋論交半簦笠雜坐綏巾帶樽中酒如泉海大魚作鱠款款話別悰迢迢念歸旆於焉感昔游茲樓在晻靄凝思躡丹梯輿發不可奈惟時建雄藩自比夜郎大邸中鑿園池巧匠恣雕繪水亭擬舟梁山木徙樅檜長姣羅美人管庫斂文貝因之設厲禁游者必鉗釱一閉金獸鐶廿年委榛薈修蛇穴其中妖鳥叫其外雖免劫火焚終遭颶風害人事戒滿盈天意惡侈忲六師一以移漢將齊下瀨劉王舊花塢金粉盡淘汰今來縱游觀足以動深嘅觴罷復凭闌遠目豁矇眛祝融方司南尉陀臺占兌萬井鬱參差百谷互陽昧人影數沙蟲林梢亞蓬艾我非雲中君何緣出塵壒少陵有遺詩將老斯游最

嶺外歸舟雜詩十六首

黄木灣西廟鼓撾春潮漾漾沒蒲芽翻嫌二月歸程早一路攀枝未作花

蠻江豆蔻一叢叢牡蠣牆圍半畝宮貪看河頭采珠女輕帆不趁酒旗風

枕外潮雞報二更朧朧月底暗潮生客心最喜舟師健貪趁朝霞半日晴

船頭釃酒佛山過七尺烏篷疾似梭行到西南舊時驛驚心榕樹已無多

三水城樓照落霞漁村處處見撈鰕夜來欵乃聽新曲不是漁家是笛家

飛來寺腳東江滸徑入雙林磴轉高怪道裏簾蝴蝶至軍持新插紫山桃

櫂郎鄉里面都黔撐盡筠篙禿指尖水飯乾魚烏欖豉生來不食廣州鹽

紫楝花香映水牕舟從大廟出奔瀧晚來欲雨猶未雨峽裏鷓鴣啼一雙

新開花縣壓層巒羣盜停探赤白丸不是郤陽王給事又旦湞陽行旅至今難

山坳一水忽分流兩岸多停楚客舟夜半東風齊笑語月明打鼓上連州

彈子磯高高插天篷牕未許客安眠尋常一色四更月獨有此山啼杜鵑

曲江門外趁新墟采石英州畫不如買得六峯懷袖裏攜歸好伴玉蟾蜍

修仁渡接始興江半挂魔幢半佛幢記得三楓舊曾泊更無風雨打船牕

澹公山水入奇懷陸守頻營繡佛齋白社風流今已盡更誰說法上丹崖丹崖精舍表兄陸侯世楷守南雄日爲澹歸禪師建師姓金氏諱堡中崇禎庚辰進士牧臨清州亂後隱於浮屠後卒於平湖

青篘竹尾鳳毛纖銀箸灘頭石角尖五里一瀧成十里虛勞估客記郵籤

雄州郭外萬人家小店臨流大道斜纔是野薔薇落後白花開遍苦丁茶

梁吉士以羅浮蝴蝶繭二枚贈行曲江道中一蝶先出篷底聯句成三十韻

故人贈我行方物當所選彝尊筍發詫駢羅中有蝴蝶繭沈名蓀兩兩折枝挂一一槁葉卷昆田動搖槌懸風妥貼續綴冤彝尊厥包同米囊其文比竹篆名蓀未如蟬翼輕齊女鬢垂鬅昆田詩朋爭愛惜寘之黃篋箱彝尊薄寒巾密覆遲日牕始展名蓀隔籠頻摩抄並棹迭窺覷昆田形隨秋燕蟄候早春蛹蝡彝尊我夢爲莊周栩栩興匪淺名蓀俄然一繭破有若子初娩昆田停橈疾招呼急走忘足跣彝尊媥爛五采錯的皪九光顯名蓀層層金泥塗眉眉雲母碾昆田絲絲春江濯幅幅朝霞剪彝尊孔鸞一毛截瑇瑁片甲輭名蓀眉過粉蛾長翅類仙鼠扁昆田縹緲變周官繪繡備虞典彝尊曾聞朱明洞大者如輪轉名蓀悠揚千花叢下上百丈巘昆田或云麻姑裙裂之在蒼蘚彝尊或云葛翁衣貯之在丹甗名蓀紛綸辭各異無乃傳者舛昆田夢想四百峯有約未由踐彝尊未逢采雀甕徒說啞虎善名蓀名山應見笑竦誚豈能免昆田覩茲鳳凰子髣髴列仙遣彝尊入山夫何難歸與面有靦名蓀明當放汝還華首恣游衍昆田

沈霖據石圖

差山高士隱織簾千金一致醫方兼餐花黑蛺蝶衣潤丸藥碧梧桐子黏無絃之琴石上臥有洌者水沙中潛張生遠傳寫陸生嘉淑讚題罷玉蟾蜍淚霑

秦吉了聯句

珍禽產邕管自呼秦吉了武進邵長蘅子湘倏倏羽儀澤炯炯眸子瞭彝尊丹味漫多智黃距一何蹻長蘅尾輸山鷓長形陋幺鳳小商丘宋犖牧仲批肉花冠攲垂耳蠟光皎彝尊好語鎮閒關餘音或繚繞犖雖殊鴂舌蠻偶類雉鳴鷔彝尊宣和譜乃遺爾雅釋未表廑奮躍不停獨立聲忽悄犖羈栖恣飲啄簾幕信昏曉寄身在籠中結思仍木杪長蘅稟質洵云微即物旣詎少所以韓退之作賦感二鳥彝尊

閼逢閹茂

曉行圖

樹杪星星塔火收月殘衣上冷霜浮郎當風鐸穿林去莫是曉行人姓劉宋劉一止賦曉行詞得名人號爲劉曉行

白陽山人陳括折枝花

餅桃花仿吳公器風牡丹摹崔子西雨點露團猶在眼惜無好鳥盡情啼

岷山謁宋劉處士過墓

荒榛斷碣小山陲詞客當年亦可悲蘆葉汀洲繫船夜堯肩風雨渡江時橐中青兕千金散馬後焦桐一輛隨辛苦東吳顧文學湄邀人歲歲此題詩

積雨八首

自從甲子春來雨四月從無三日晴薄暮東風吹轉急泊舟小水看潮生

水木陰陰夏尚寒桑枝風戾幾曾乾莫愁著屐衝泥遠小舫撐過繡鴨灘

沒盡荷花紫草田茭池新水芋陂連畏寒不獨衰翁甚年少冬衣未拆緜

貓頭筍夾白版扉麂眼籬綻黃薔薇綠陰門巷午風起吹遍楊花總不飛

烏篷夜拄釣船坊曉起水添三尺強欲覓園花查上舍嗣瑮但愁橫漲板橋妨

荷葉新抽一丈莖柴門趨漲到磯平黃鸝粉蝶不相見唯聽鵓鳩逐婦聲

芍藥酴醾不到缾園荒六枳戶常扃吳蠶已是三眠候桑葉依然陌上青

楝花信後猶疑紫梅子枝頭尚未黃枉費祈晴丙丁帖殺風雨至轉顛狂

池上編籬偶成二首

槐沂茭池水一窪好編六枳作籬笆客來與乞平安竹老去思栽頃刻花農丈人唯知避俗村夫子更嬾移家試添隔岸香茅屋眼見南垞勝北垞

清時特地許閒身底用湫囂傍市塵著錄九經堪送老擁書萬卷不言貧爲農也解量晴雨置酒渾忘是主賓寄語巖栖譚給事瑄何妨近作耦耕人

題畫

第四橋頭楓葉丹詩翁露頂不知寒停車鎮日樹根坐閒看鷺鷥飛過灘

爲高上舍題其尊人太常層雲山水軸

太常三絕畫書詩尺幅溪山付虎兒斷楮零綃何處覓秋牕惆悵卷還時

李秀才琪枝墨竹

小閣爐香洗硯初數竿墨竹最清疎前身定是梅花衲仍占春波橋外居

送鄭公培入粤

入閩閩有灘度嶺嶺有關勸君舍仙霞勸君踰常山一帆餘干漾三板茶磨盤曲江水沄沄大廟峽攢攢秋深高涼郡郡守鄭君梁當之官英英玉堂彥戟舍有餘閑好賢若緇衣為子具館餐況有王大令原儒雅足盤桓蕉椰實堪飽橄欖漿不酸一丈孔雀尾雙了公孫蘭青青篔簩竹恆覆屋數間此鄉洵可樂何時方來還暇過五羊城越臺尤壯觀番番三老友謂梁陳屈三子為我報平安

招陳秀才忱山游之作

洗藥殳基井讀書顧況臺溪行十里近風便一帆開野飯香新栗山園露早梅相邀好兄弟及此共深杯

旃蒙大淵獻

二月二十日

灣頭新柳碧遙遙猶記停舟舊板橋一自花時葬西子年年風雨是今朝

論畫和宋中丞十二首

阿儂舊住韭溪北天籟閣中曾數過記得千金紈扇冊童時一日幾摩挲項氏家藏千金帖有三一為唐雙鈎萬歲通天帖一為淳化閣帖初拓本一為唐宋人畫紈扇居多

界畫樓臺膽未豩穊鍼花鳥亦難嫻昔賢往往妙游戲不了樹枝沒骨山

狡儈紛紛偽亂真巧勻楮墨傅灰塵誰知神物歸藏弆千載依然色斬新

談藝何人公道存每因憎愛昧昭昏不應唐沈同時在吳偉翻呼畫狀元

隱君趙左僧珂雪每替容臺應接忙涇渭淄澠終有別漫因題字概收藏董文敏疲于應酬每倩趙文度及雪公代筆親為書款

胥山樵叟畫亦殊得錢多寡分精麤少年身後休嗤點不見長江萬里圖項叟聖謨子京之孫自號胥山樵曹侍郎溶領藩東粤叟作長江萬里圖送行深得古人筆法

崔子忠陳洪綬人物最瓌奇仕女天然窈窕姿弟子描摹失師法盡調鉛粉畫東施

王五崇節谿山擅平遠周郎之恆窠石亦清真兩君人物兼臻妙未許南人笑北人王宛平人周臨清人

巨幅鸞凰細草蟲長留風露濕花叢時人罕覯藕漁筆止說王郎武惲老壽平工王長洲人惲武進人

先子韶年寫雲壑當時心折董尚書後來舍弟亦能畫可惜都無片紙儲先母唐孺人董文敏之甥也文敏見先人畫謂人曰不出十年可以亂吾真矣舍弟彝鑒能詩畫早卒

白下錢唐畫作林殘山剩水樹無陰若令此輩流傳遠不合良工苦用心

退翁孫侍郎承澤倦叟曹侍郎溶嗟淪沒吳客雌黃詎可憑妙鑒誰能別苗髮一時難得兩中丞謂宋公暨閩撫卞公也

答徐舍人永寧上舍永宣五十韻

罷官臥荒村戶外可羅雀秋風攪庭梧意況劇蕭索淩晨屋山頭爭噪兩乾鵲須臾名刺來有客款門鑰披衣出迎客矯若雲中鶴南州名父子文采何照灼往偕副都公同聽清禁鑰神羊冠獨峨虎僕毫載橐正色立朝端吐論謇而諤但為鳳回翔不事鶚擊搏循陔請終養忠孝兩無怍俄焉梁木壞吾黨失矩矱僉云令嗣賢翰墨麗金雘茲焉接丰采心路快一瀹索文表墓道於義無可卻昔人重碑版論文不論爵後來世俗愚但取官顯爍縱然頭銜長往往詞冗弱鉅公即能之亦復多偽託誰歟辨真贗止解速鐫鑿遂令賢達人罕載金石略稽古墓銘工昌黎最淩逴柳李揚餘波屹立鼎鎗腳穆修衍流派十子表東洛文公成公後軌範漸刊落姑蘇王止仲作墓銘舉例於唐取三家韓柳暨李習之於汴宋取十家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蘇子瞻王介甫陳無己黃魯直晁无咎陳了翁於南渡取二家朱仲晦呂伯恭也黃鐘屛弗考細響賞牛鐸凡聾互標榜羊豹聯一轉舉世逐聲聞孰肯叩

寂寞君家好兄弟蓄意勤且恪别來再致書邀我踐宿諾各賦詩一章體製極雄博纏緜思無盡繹繹絲在篗參差瓊樹枝爛漫棠棣萼神鷹乍脫韝天馬初卸絡書蹤逼褚薛句法壓盧駱珍物貽頻仍一刮眼膜香秔包綠蒲芥片裹青箬駝鼥軟勝緜翠織暖逾貉異錦掉鯨魚明燈綴珠箔愧乏英瓊瑤何以報金錯緬惟副都公九京不可作吾衰筆力短兼苦文思涸感美豈勝書經月稿乃削雖非黃絹辭陳言務埽掠以之勒豐碑觀者或摹拓采撫入琬琰異日上史閣庶幾身後名藉以慰冥漠春山采茶候風煙想一壑當浮太湖船直抵洮滆泊一登君子堂歡言共絃酌

喬孝廉崇烈居父喪每泣則庭烏盡下禹鴻臚爲畫餇烏圖

卒題三首

烏烏啞啞東西樹子得食兮哺其父于思于思淚如注惜烏尚有反哺時塊獨煢煢守丘墓

烏烏啞啞樹東西迴翔下上不得棲飢來肯啄庭中泥日食孝子一溢米堊廬共爾長悲啼

烏烏啞啞尾畢逋誰其傳寫禹鴻臚張徐王趙世所無天哀孝子降黃玉留此作配雌雄圖

雨舟聯句

山行未淹旬曰歸歲已晏吳江徐釚電發晨發菴東西疾風吹四面彝尊俄頃雲溟濛急雨雜飛霰釚寒木聲怒號衝波勢撇旋彝尊舟師劃柔櫓迸力與水戰釚有如士先登賈勇色不變彝尊重湖乍超越小舫乃利便釚回看滸山橋亭亭樹葱蒨彝尊沿流泝木瀆峯頂豁僧院釚鈴傳越來溪屧響吳別殿彝尊陳跡且莫悲執友情所眷釚將尋二棄堂葉寶應燮營別業橫塘二棄其齋名也庶幾共游衍彝尊詎期冬潦收水淺石盡見釚舟膠不能前我躁子煩悁彝尊聯吟倚篷牕翦燭炙冰硯釚安得胥口潮盤椒及家宴彝尊

曝書亭集卷第十六

古今詩十六

柔兆困敦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耳疾示王周二上舍

我齒未七十恆苦兩耳充患此已三年入秋輒內訌始焉輪濕濕既乃氣爞爞狀下駭鬭牛門前失吠狵有如兩豆塞難使五藥攻因之日靜坐物理究初終是非始聽聞褒貶將安窮屬垣第自苦察察爾何功讒柄變白黑治道淆汚隆君子天地閉小人地天通世事付一聵葆我以太沖免慴喪匕雷免驚攧鷁風人勞我則逸美疢丁我躬相法十七家不容麥者豐況若封丸泥寧非富家翁比鄰有二子相憐病適同褒如顧我笑子論詎發蒙耳者心之候其穴名聽宮其神字幽田其用在司空子今勤著書不異五經笥有時議紛綸講席相磨礱說詩匡丞相解經戴侍中無人爲畫字子將焉折衷主人作而歎何術返我聰客云古方法社酒能治聾來朝海燕歸陌上賽社公伐鼓聲淵淵割肉飽蓬蓬吾儕試往祈泥飲等暍虹按節舞麗娟安歌走明童三人共顧曲其樂也融融

初夏重經龍洲道人墓三十二韻

亭亭馬鞍山產石光瑩瑩其東勢礐礐竹柏翠相映劉生昔栖遲於焉日吟詠生耽巖壑幽死愛水木淨要知賢達心義不陷俗穽一棺抱山阿勝夾兩婢媵傾崖屏荊榛老樹絕鵶鵲既鮮蕘豎侵亦免菜畦蝗乃知斯丘樂匪藉青烏訂我思南渡後思陵失其政謀夫多去國魏公執兵柄幕府盛賓僚子弟談性命棄師累十萬三敗無一勝肆將功罪淆第許心術正猛將反先誅豈惟一檜橫哀哉小朝廷自此和議定金繒括脂膏臣妾費辭令忍忘君父讎寧計蒼生病過也大布衣慨慷本天性好游或渡江嗜酒數中聖議論辛陳間恥與餘子並歌詩存十卷卷氣雄勁靜夜思中原往往血淚迸厥後詰闕書何減諍臣諍庶幾國士風合古之儒行我來百世下適墓必生敬三年兩經過涼燠感時興番番玉山叟顧湄文史廣援證思復東齋祠暇日便眺聽奠以椒桂漿闢此鼯鼪徑誰與能好事率錢表名姓遺文并雕鏤足以播遙夐

曝書亭偶然作九首

拓得園基一百弓閑來樹底逐雞蟲掃除蝗菜下鸎粟亟命畦丁修水筩

坨南宜得翠筠看上番移來近百竿昨夜疾風吹拔木老夫差喜竹平安

蜻蜓翅丹蝴蝶黃白露滿園秋草長靜聽桑斧斫叢棘忽露一株巖桂香

蒲萄煎濃注酒餅酒闌荷葉香滿汀新涼枕簟不妨設時有北風吹我亭

槿花本與佛桑同也向籬邊吐白紅試待來年根盡活編成著色短屏風

雨裹芭蕉風外楊水中菡萏岸篔簹衰翁愛植易生物不願七年栽豫章

移橙種橘計蹉跎一箇茅亭草蔓多輸與城隅譚給事花時處處有行窩

縮版誅茅事偶然修門見說此亭偏須知庾信園雖小詩賦江關獨易傳

平泉花木遠爭移金谷繁華盛詠詩淪落栖遲杜陵叟何人尚寄草堂貲

斑魚三十韻

吾衰薄滋味意不在粱肉第苦藜莧羹精力易消縮以茲盤中饌往

往供水族持螯疑彭蜞握鱣近蚼蝮可怪鼉脂垂生憎鬣尾蠹所欲
庶其魚又無取乾鱅河豚昔最嗜恆用井華漉塵遠烹於庭血去抉
其目刈楚然豆萁務侯湯火熟瓊乳捋西施但恨不盈匊誰能罷饞
扠對此食指搐自從十年來不敢恣口腹酖毒安可懷災生慮薄祿
斑魚乃具體秋深出洄洑小大雖云殊一氣同化育其形亦彭亨其
性齊忿慉此時釣魚師香餌素所畜籊籊三竹竿編箄坐跧伏垂綸
韌且弱沉鉤曲而複有時十數輩戢戢歸罣罷安砧剖瓜刀汲水浮
桴木於焉敕中廚愼勿覆我餗排泥剔其羽起肝淘以麴法使甘不
嚄瑩白類新沐和之以蟹胥其汁轉濃郁既異齒鏌鋣兼免愁慘黷
因思膳夫經珍未窮水陸設鱠姜侯會思鱸張翰獨俊味恥自饕有
客至不速亟須問前村侑以酒一斛

題汪上舍讀書圖

朝看牧豕助邊儲暮見爲郎擁傳車勸爾須拋兔園冊世間風漢乃
耽書

山陰客舍題高布衣尊鄉釣師圖二首

蛤蜊菰葉橫塘曲細雨斜風西塞山爭似尊鄉好秋色輕舟容與水
雲間

愛餐花港雞頭芡更采湘湖雉尾蓴踏浪緣流無不可只休驚起浣
紗人

顧明府培元 載酒邀觀三江閘

一舍三江閘輕舟度幾灣蕭疎何限樹平遠不多山小管聲聲急深
杯戶戶豩賢侯有高興未許夕陽還

壽孟叟

最愛鑑湖好秋山百里青君家秋山下遶屋泉泠泠黃菊樹百本翠
濤閑幾缾玉顏長可駐不藉蕊珠經

贈牧上人

我客柘湖曲上人來叩關欲浮清淮浦直渡黃河灣霽雪亂塔寺夕
陽平坡山五茸春草綠一舸望南還

強圉赤奮若

萬年藤杖歌贈尤檢討侗

我有天台萬年藤持贈吳下遂初翁想當李明柏碩迹未到此藤久
已生山中偶然拾自金庭宮攜歸曉夜但拂拭重之不異長生桐翁
昔史館文最雄南狐東馬卓有前賢風即如詩篇也壓蕭范陸長城
笑把偏師攻歐陽黃九柳秦七新詞往往傳歌童翁今歸來雙耳聰
曆頭六十更二十顏貌却如四十同況有才子籍早通兼珍之膳潔
且豐人生快意亦已足豈必入海求方蓬西堂日煖花滿櫳楊梅漸
紫櫻桃紅翁來期我花下酌清晨扶杖詣門東繭紙戢戢抽詩筒看
翁游覽興未窮水循練瀆山穹窿長松樹底芝草叢四方上下與翁
逐杖兮杖兮藉汝功

寄蘭溪葛廣文

飛芻挽粟各喧闐散吏何如葛稚川百斛金華新酒熟醉尋桐柏觀
中眠

趙贊善以新詩題扇見懷賦荅

儲端鎖院各收身同是承明放逐臣遠憶音塵千里月來尋鰕菜五
湖春閑教花底安棊局笑比紅兒狎酒人縱說卜居猶未定幾曾憔
悴等靈均

附原作　益都趙執信

江村水樹澹秋烟不見幽人思悄然往接簪裾三殿側近聯蹤跡
五湖前老爲鶯脰漁翁長閉上鵾尸估客船各有彈文留日下他
時誰作舊聞傳竹垞在長安著日下舊聞

雨過馮檢討對水園四首

蘭城小園在東皙近遊頻夾巷千花續編籬六枳匀葉低斜曳杖石

礙曲勾身正值黃梅雨蹣跚著屐人

又見衡門改新看小閣添海榴橫濕戶楚雀近窺簾曲直分沙溜參差露塔尖重過轉瀟灑村郭意能兼

高柳微風末新荷驟雨中竹屏經歲別茶月一尊同盡得齊民術何殊避俗翁茭田知可拓小舫後時通

我亦歸田久開門近水灣縱移花百本并少屋三間對此增惆悵何緣數往還煩君暇相過看積一房山

仙游茅筆歌酬徐檢討 釚

君不用鐵梳梳秋兔毫亦不用束青羊毛別搜凡材逞妙技鼠鬚虎僕非爾曹吾聞仙游郭外山最高仙人九鯉雲中遨紫鱗三百二十四白蝦蟆吠黃雞號有時懸厓忽題科斗字是豈不律人間操茅田深深野火燒未盡樵夫蕘豎赤脚騰磽嶅拔茅連茹縛作將指節六寸之體兼頭尻桃枝竹罷火熨帖鹿角菜免膏煎熬誰與智者剏此物將毋九何一范授以刻髓之蘆刀垂虹亭長嗜奇癖一牀載得還吳艚分我一牀已足豪當其運腕大稱意筆頭公喜長堅牢人生知己隨所遭良工對之但駭遻足使李展汗走屠希逃

甌舫卽事二首

破牕風雨濕書籤睡起明星忽在簷最喜蛛絲捎竹尾牽牛花翠曉來添

秋老梧桐葉葉黃夜來風雨太顛狂分明了鳥牕深閉一片何緣墮筆牀

九月八日滄浪亭懷古二十四韻

滄浪有遺亭勝蹟今始到疎籬六枳樓小徑一僧導古牆聳寺樓暗水接官漕怪石長差肩平林或妨帽因而詰北碕歷歷見房奧石枰雖無存（宋毛珝滄浪亭詩濯纓人去水空寒事屬明時欲問難日暮客歸園館閉鷺鷥飛上石棊盤自注子美故物惟石枰存）草菴猶可造中丞我老友山水敦夙好於焉翦榛莽復此濬潭隩暇日攜賓僚曾不擁牌纛春留露輞駐暑便接羅倒畬田課耕稼浦禽恣啄蓺遊觀民胥悅豈第神所勞湖州謫司馬賦才本雄驁詩逼梅歐陽文亦師訓誥賢相所館甥孔壬生嫉娼舉事偶不慎衆口逞狂譟故紙錢區區乃誣名士盜茲事近千年識者尚憤懊哲人貴自勝林泉遂遐蹈南陽招不去止用尺書報雜花修竹間風月任嘲傲斯人洵可懷曠世我心悼揭來謁祠屋思以渚蘋芼落景溪橋還商飆遠吹澇

九日宋中丞招集滄浪亭觀韓 涴 五牛圖復成二十四韻

中丞掃亭館邀我百花洲遂度宛轉橋罷遶屈曲流緣溪尋石磴九日升崇丘層層樓堞斂面面禾黍稠編籬釘圓菊啓坐軒牕幽同調二三子清言答綢繆樂飲貴適意豈必量觥籌邦人許看客風帽盈牆頭移時官馬至畫卷載其尤示客五牛圖眞氣豁我眸晉公諳變理體物固能優郭椒丁櫟輩飲降各自由宣和購遺蹟已詫不可求何期白石爛此圖翻得留鷗波趙王孫重之若琳球再三跋卷尾小字工銀鉤畫已經千春尙足藏千秋吾聞五羖言養民如養牛善牧臥其背穩駕百斛舟驅使但排促安用施鞅鞧昧者費三箠剔蹶恆不休吾公務廉靜化理臻六州里仁知斯宅不處古所羞逝將歌碩鼠樂郊可遨遊

得張舍人 霔 皖口書却寄

六年不見張右史忽誦秦游一卷詩韓孟元劉無定格尤蕭范陸有餘師歸逢灤鯽堆盤日到及江花夾岸時試計合并何地好須憑來鴈慰相思

寄賈黃州 鉝

近聞南紀賈黃州到日題詩滿竹樓畫永淸香凝列戟月明赤壁愛停舟棘針花鳥眞無敵水墨雲山不易求別後相思意何限可能尺幅寄輕郵

題馬鴻臚號國夫人下馬圖

貌出風姿勝太真無勞粉翠費千緡如何南內淋鈴雨不憶當街下馬人

又題

當風帶緩舞衣寬無復宮門驟曉鞍一事差贏杜陵叟圖恣畫得近前看

乍浦

乍浦逼瀛壖孤城小於甕居民八九家僅足逭飢凍邇來弛海禁伐木運堂棟排空駕檣巢近水壓茭葑陶旅器本窳橘柚包匪貢偶然資貿遷是豈足民用因而估舶多僻地乃喧閧增竈遂成郛葺牆巧羃空囝隨郎罷載行歌雜囉嗊我行湯山椒比丘治蔬供爲言弘正間紺塔翔鐵鳳苦海迷津人遠望得無恐願乞長者文勝蹟復營綜我口默不言我心有餘痛昔者嘉靖中狡倭肆狂縱實瞻寶相輪一針亂帆送幾曾弓仗放但操兵刃弄離亂凡幾年室家始同夢坐起謝上人吾文未足重於時櫂舟還特爲令長諷（謂知縣事王君瑋也）此事不果行吾機偶先洞

題吳上舍菜根香圖

齊東老圃吾不如走馬却返長山居誓辭肥肉大酒社手握鶴頭鴉觜鉏園官日日送菜把野客時時誇菊葅閑來插架散籤帙惟有秦餘種樹書

贈繆篆顧生

秦碑換棗木傳刻或失真詎若漢摹印小大皆可珍鑄金用撥蠟琢玉同運斤其文雖參差離合各有倫後人昧遺製惟取字畫匀鐘鼎雜款識古法漸以湮顧生習繆篆頗見精力勤博采諸家體覽者多所欣一藝期至工必也醇乎醇請君遵流俗專一師古人

題崔（懋）畫鳩

我愛臨濠崔子中輕綃畫出鷽鳩工枝頭淡染春晴色不著山花一點紅

漕船

國家歲轉漕每船六百石官艙計所儲爲斛千二百其初由海運險越虎蛟脊波濤恆簸蕩日月互跳擲所以造舟時不復算尋尺入明改從河水次盡置驛不見真州估浮江販豆麥縮之僅得半滿載未爲窄安用萬斛寬邪許百夫役過牐逆上魚迎風退飛鷁臘開徂暑到久而蟲鼠咋惟以便輓丁夫婦得汎宅南去挾臬絲北來收果核誰爲迂緩圖因循匪朝夕吾聞琴瑟敝絃者必更易國計在鼎司何時建良策

御風圖爲魏（坤）題扇

渡海天王太崛奇出關老子苦驅馳未如拔地乘風好萬里雲山恣所之

題蔡徵君（方炳）著書圖

先生忠孝門早歲力埋照逃名名愈隨秖緣筆舌妙中年巾柴車起應鶴書召人多留𩏩塵君乃返蓬藋立意在千秋肯貽北隴笑淵源訂伊雒圖書衍周邵其言明且清削繁領其要今已七十餘行不藉藜篠請觀息關圖鈎膝但坐嘯淙淙石罅泉丸丸松頂嶠山宜題六聘洞可亞三詔著書早晚成先以語同調

題李秀才（琪枝）畫梅

平生冷笑林君復活剝江爲兩句詩畫到影疎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

贈王叟（巘）二首

近來山水尙元人南渡諸公法漸淪惟有王郎嗜奇古將無馬遠是前身

畫家平遠最難工三板輕船片席風不數當年宋員外瀟湘煙雨滿

圖中

張處士釣風圖

漁師蟹舍近西泠露葦風楊岸岸青我亦年來撐釣艇秋花却少研頭餅

青浦道中

不識三高士松門第幾峯潮回黄歇浦草滿陸機茸細雨春歸鴈深山日暮鐘坐看城郭近猶是水雲濃

五雜組九首

五雜組刺繡文往復還金車輪不得已見貴人

五雜組染布帛往復還度阡陌不得已逢熱客

五雜組神鬼面往復還翻飛燕不得已交情變

五雜組霜林葉往復還圍棊劫不得已零丁帖

五雜組鳳尾羅往復還機中梭不得已勞者歌

五雜組裳衣袴往復還錢刀布不得已付質庫

五雜組車中果往復還江上舸不得已杭城火

五雜組徐州土往復還真州估不得已宿淮浦

五雜組裝潢手往復還媒妁口不得已飲甘酒

曝書亭集卷第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十八

古今詩十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著雍攝提格

偕查孝廉入閩初發江干

清江自西來海水逆流合我帆挂東風遙指富春塔

自漁浦挂席至富陽二首

艑郎唱櫓雨初消查慎行突起東風送客舠百里晴山低似屋彝尊一江新水健於潮(舟人謂江暴漲時海潮不得上)得攜老伴無拘束慎行縱是貧游未寂寥況有月波春甕在彝尊隔船不乏酒人招慎行

江山小船急浪衝彝尊疾若鶩鳥淩霜冬慎行灣環忽轉赤亭岸彝尊俄傾不見南高峯慎行鰣魚出網白尾尾彝尊烏桕夾路青茸茸慎行井西道人畫不得彝尊暖翠浮嵐如此濃慎行

桐廬雨泊

桐江生薄寒急雨晚淋漉炊煙起山家化作雲覆屋居人寂無喧一氣沉嶺腹白鷺忽飛翻讓我沙際宿

七里瀨

七里瀨急鳴哀湍嚴陵於此留釣壇兩崖怪石青攢攢雨來欲上不得上竹篙撐過鸕鷀灘

瀧中吟

瀧中行不知遠雨初消雲乍卷藥苗長蒲葉短一夫牽船九折坂纜逾急舟逾緩前峯合後峯開一曲轉一曲迴窈樹重重暗飛泉處處來人家三五居瀧裏半是樵夫半漁子又白魚捕烏鬼釣車釣輪滿沙觜黃白花開照瀧水未必他鄉能有此瀧中吟子歌不足我嗣音

晚次汝步乘月抵蘭溪城下

松科萬樹落花天璧岸江風晚颯然直到蘭溪看明月浮橋不鎖待吟船

雨發東峯亭和查孝廉

巖巖東峯亭其下百尺潭我來凡五泊未果游精藍茲晨復前路解纜亭西南溪雲散成雨水木紛參覃平生嬾馳騖進拙退所甘惟有利涉心翻較估客貪一帆飽風力並坐篷底譚夫君有高唱令我歎息三

水碓四十韻

百灘趨漸江昏旦鳴不息彝尊大波恣奔放小波迴汩[氵御]查慎行居人擅水利審曲引使直彝尊其長走蛟蛇其廣納溝洫慎行遏防激之怒徑隘流轉急彝尊夫豈水性然適來遭勢逼慎行于焉扼其吭壘石添橛杙彝尊椽茅架小屋度地隨偃仄慎行斲木爲巨輪當衝立樞極彝尊旁安三十輻輻輳斤墨慎行龜文交兩兆鼈甲支九肋彝尊括張等虞機璇運就圜則慎行江心鏡欲躍海底月半蝕彝尊滅頂泅人騰升陑壯士踣慎行尻高首或下後湧前乃匿彝尊團團牛旋磨匝匝鴉翻翼慎行棗軸貫中央有如著在扐彝尊循環觸牙動揚者必先抑慎行石臼質本頑甘爲杵所賊彝尊昂然馬騰槽俛若鶴啄食慎行砅砰應關捩次第符漏刻彝尊擣紙十萬箋取禾三百億慎行穅秕除未盡藤竹需孔急彝尊一爲機事牽焉得休汝力慎行先王昔制器取象配卦德彝尊舟楫涉大川耒耜徂畛域慎行養生務佃漁分壤別動植彝尊鄰歌答舂相作苦爰稼穡慎行俾習四體勤羣黎無懈忒彝尊後世技巧繁淫奇難忖測慎行桔槔轆轤作便利成典式彝尊紛紛鑿渾沌一一逞胸臆慎行能令蠢者靈通者忽以塞彝尊卽此水碓論用意略可識慎行居然役造化安坐無怍色彝尊乃知天生民若苗之有螣慎行夜來山雨驟趋漲漫澤國彝尊沙崩岸漂沉有械施不得慎行物成久則毀茲理復何惑彝尊逸豫安可貪民勞宜率職慎行

篁步 去衢州二十里地產柑橘

江皐有篁步地似果園坊漸遠魚鰕市真成橘柚鄉株株當暑綠顆顆入秋黃輸與村夫子經冬自在嘗

常山山行

常山玉山相去百里許山行十人九商賈肩輿步擔走不休四月溫風汗如雨勸客何不安坐湖口船船容萬斛穩晝眠答云此間苦亦樂且免關吏橫索錢

入舟

水窮甫登山山盡復入舟漸老惜筋力得安且同偷查慎行舠子船名五尺狹三槳劃兩頭來朝放溜去勝坐青竹兜彝尊

沙谿鋪紀所見

十丈樓繩夜截流朝來漁子掌中收不知方法何從得三寸白魚齊上鉤 玉山村人施數十鈎於樓繩之上曉起收之鈎必有魚

自焦石塘抵鉛山河口兩岸石山獰劣上無寸土尺木查孝廉作詩嘲之賦以解嘲

鉛山山肩排一一赴湖口鶻圖象覆釜巨石堅不剖躋攀斷僧蹊左右絕林藪豈惟質鈍悶兼亦狀麤醜畫師皴法窮相對俱束手道書紀名山藏之大小酉每因洞壑深必使列仙守茲爲百靈棄動植無一有乃知造化心下視等芻狗宜取見者憎獻嘲自我友吾試爲解嘲賦形豆亦偶美石多自殘斧斤或先受高者礱作碑下者窪作臼汝以頑得全庸庸福反厚喻物材不材此理本莊叟

鉛山城中有古樟三每歲四月白鷺來巢其間伏雛乃去亦一異也

縣樓高樹半空腔宿鷺飛來什佰雙說與畫師翻舊譜不須橫幅寫秋江

發鉛山

昨憎山石鈍今愛山石靈譬若漢宮女去尹來者邢譬若秦地水汲渭汰者涇何期百里內巒壑殊姿形古樟百圍綠幽桂十丈青東西喚野渡長短羅溪亭沄沄烏下水浴鳥梳其翎人語山響答忽焉頌清泠巖花名莫辨一一抽釵葶我欲躡飛梁深入紫翠屏僕夫不解事舍車邑外坰前塗定勝絕明發宜侵星

紫溪道中二首

筍皮蓋屋類團焦留客依然酒旆招只恐夜來風雨至杖藜扶過紫溪橋

新添十畝種荷田也向山根吐細泉料得村娃無櫂曲秋來不用采香船

度紫溪嶺

征夫就炊煙我亦治草具一飯免飢劬亭午復前路隔溪辨微徑千年樹根渡不知身漸高下視千年樹我行方齎心我僕已窘步登頓力苦疲巖椒且小駐開襟納涼風植杖一反顧却指來處村茫茫墮雲霧

車盤驛題逆旅主人壁

曲澗層層響叢篁个个齊前山行更好不信鷓鴣啼

觀造竹紙五十韻

信州入建州篁竹冗於篠彝尊居人取作紙用穉不用老查慎行遑惜簫笛材緣坡一例倒彝尊束縛沉清淵殺青特存縞慎行五行遞相賊伐性力揉矯彝尊出諸鼎鑊中復受杵臼擣慎行不辭身糜爛素質終自保彝尊汲井加汰淘盈箱費旋攪慎行層層細簾揭啖啖活火熁彝尊舍麤乃得精去濕忽就燥慎行擘來風舒舒暴之日杲杲彝尊箬籠走南北適用各言好慎行緬維邃古初書契始蒼皥彝尊自從史記煩方策布豐鎬慎行中經祖龍燔孰敢撲原燎彝尊漆簡及韋編殘灰跡同埽慎行當時禍得脫賴爾生不早彝尊漢代崇

師儒家各一經抱慎行截緝蒲柳姿刀削詎云巧彝尊如何刱物智乃出寺人造慎行麻頭魚網布棄物收豈少彝尊後來逾爭奇新製越意表慎行山苗劃藤芟水澁采苔藻彝尊桑根斧以斯蠶繭機不絞慎行澄心光緻緻鏡面波晶晶彝尊砑宜金粉膏繪作龍鸞爪慎行桃花注輕紅松花染深縹彝尊鵶青密香色一一隨浣澡慎行十樣益部箋萬番傳癖嗜彝尊紛然輸館閣遜矣來海島慎行要爲日用需若黍稷粱稻彝尊惜哉俗暴殄塗抹太草草慎行俗詩蠹蟈鳴俗書蛇蚓繞彝尊俗學調必俳俗文說多勦慎行流傳人有集刷印方未了彝尊積穢堆土苴餘殃毒梨棗慎行或汙瓜牛涎或供蠹魚飽彝尊或爲肉馬踏或被飢鼠齩慎行黏牕信兒童覆瓿付翁媼彝尊遭逢幸不幸所繫豈纖杪慎行平生嗜奇古卷帙事研討彝尊祕笈藉爾鈔籤金匪我寶慎行響搨溯籀斯斷碑拓洪趙彝尊提攜白刺史著錄庶可考慎行由拳法失傳將樂槽苦小彝尊楚產肌理疎晉產膚澤槁慎行物情相倍蓰美惡心洞曉彝尊非無雲霞膩愛此霜雪皎慎行小疊熨帖平捆載赴逵道彝尊預恐壓歸裝又滋征榷擾慎行

烏石村

烏石村深一水灣家家吠蛤閉柴關此時惜少洋州筆忝寫風篁十里山

分水關

關門一道石參差三戶人家兩戍旗此去都籃休便棄頭綱正及貢茶時

崇安孔明府招飲縣齋池上賦贈二首

宛轉橋當戶玲瓏竹引泉官齋如此少地主況能賢白鳥巢琴閣紅鱗動酒船盡驅胥史往清話得纏緜

一縣皆山水尤奇是幔亭從君乞小艇導我入迴汀羽蛻黃心木苔皴白石銘遺文當不少歸日補圖經

武夷沖祐宮

武夷君異哉世所傳或云錢鏗之二子或云是魏王子騫當時結侶高宴幔亭前此挹衣袖彼拍肩坎鈴鼓急管絃賓雲妙曲左右仙一從彩雲散虹橋斷絕上無緣琳宮建何時傳是天寶年後王因之禱水旱金龍玉簡投深淵我來謁祠下取徑芝朮田入門高樹雄且妍藤蔓曲似蛟龍纏殿古石罅仙鼠穿陳丹暗粉蝸吐涎十二栗主配君像中間名字或已湮乾魚祭後祀典歇但有村翁膢臘率社錢縛草爲輪剪紙爲船不知仙人倏而來兮忽而逝雲車風馬電作鞭胡用是物東西懸長廊曲曲通迴旋旁有道士館房房戶戶相錯連甘蕉綠搖漾修竹青便娟竹雞聲中摘茶葉石榴樹底交茶煙吾思此地洶勝絕道書名之曰洞天阿誰屈置一十六何山可以居其先昔年禹平水土名山川至今岳瀆垂虞編不聞議者糾其偏若玆次第逞胸臆毋乃僞託非真詮試質武夷君吾言然不然

宿虞道士山房

老樹藏雲壑閉房劃洞天茶烘丹竈火鹿飲鑑池泉藥酒供人醉繩牀借客眠山深風候早四月已聞蟬

幔亭

白石留遺板紅雲失舊裀要知幔亭會亦是避秦人

坐竹簰入九曲

連峯六六收蒼靄查慎行雨餘滑澾碎石街彝尊挈我栗杖椶毛鞵慎行蘭湯渡口上竹簰彝尊篙工指點一曲涯慎行題名幾處爭磨崖彝尊娉婷玉女峯最佳慎行野花簇髻松搖釵彝尊當年武夷集神媧慎行歌絃鼓板金管鍇彝尊高張雅奏無淫哇慎行子禽小娥定爾儕彝尊羣仙一散後會乖慎行黃心老木委蛻鞵彝尊爾獨對鏡留形骸慎行千尋鐵障鎔頑鍇彝尊大藏小藏肩背挨慎行山魈

一脚帝所差（彝尊）洞門石扇呀然闢（慎行）壑舟力負何劻勷（彝尊）其中瑰木如積稭（慎行）又類羽鏃抽韗韇（彝尊）水光汎汎聲湝湝（慎行）冥冥微徑不可階（彝尊）欲往金井迷鬼芰（慎行）深潭龍臥波淙瀤（彝尊）誰歟釣者貪鰤鮭（慎行）茶園新芽茁舊荄（彝尊）僧籃道笈采摘皆（慎行）可惜不逢紅粉娃（彝尊）題詩古巖平不敧（慎行）精廬小於負殼蝸（彝尊）豈若大隱屏之厓（慎行）祠宇百世人模楷（彝尊）大書照耀銀泥牌（慎行）學達性天　聖德諧（彝尊）屹然天柱高歲㠑（慎行）勢如拱揖趨庭堦（彝尊）須臾路迴仙掌排（慎行）神臯下上車轊轄（彝尊）竹窠桃礀雜樹槐（慎行）龜浮獺控形腂儶（彝尊）白雲犇前雙眼揩（慎行）俯視九曲瀠青緺（彝尊）星村村落尤可懷（慎行）新苗活水通荊柴（彝尊）瞉犬跳聒雞膠喈（慎行）況無蛇虎猨猱豺（彝尊）何時買地營茅齋（慎行）耕耰漁弋與子偕（彝尊）

虹橋板歌（板為崇安潘秀才在東所贈）

虹橋板可望不可即絶壁深藏太古色日炙不黄雨淋不黑洪流不漂土不蝕百蟲將軍焚不得吾欲梯長林梢恐墮鸛鶴巢吾欲駕澄潭坳恐拔千歲蛟鼊鼉倒懸蝙蝠墜惟有怪鳥獨立時爬抓潘郎嗜奇每置青玉案鋸贈一條長尺半為言曩者避兵接筍峯一夕急雨飛寒空雨狂更起攧鷁風虹橋板自天半落斜拖下壓黄冠宮爾時青童白叟悚息不出戸亟持此板歸山中吾聞茲言吁可怪石泐金銷此不壞既非桐與櫑又非楩楠杞梓楓豫章縠紋水波蹙中央沈思是物豈無用何況獲自仙居洵堪重當時宣和好古祕殿無爾曹吾今藏弆足以豪試令刻作黄神越章印山行蛇虎應潛逃

仙蛻巖

魚家姊妹趙家兒雜坐歌師閑板師莫唱人間可哀曲山阿遺蛻也堪悲

御茶園歌

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元於此剏焙局安茶槽五亭參差一井洌中央臺殿結構牢每當啓蟄百夫山下喊（事見武夷志）樅金伐鼓聲喧嘈歲簽二百五十戸須知一路皆驛騷山靈丁此亦太苦又豈有意貪牲醪封題貢入紫檀殿角盤瓔枕怯薛操小團硬餅擣為雪牛湩馬乳傾成膏君臣第取一時快詎知山農摘此田不毛先春一聞省帖下樵丁蕘豎紛逋逃入明官場始盡革厚利特許民搜掏殘碑斷臼滿林麓西臯茅屋連東臯自來物性各有殊佳者必先占地高雲窩竹窠擅絶品其居大抵皆巖嶅茲園卑下乃在隰安得奇茗生周遭但令廢置無足惜留待過客閑游遨古人試茶昧方法椎鈐羅磨何其勞誤疑爽味碾乃出真氣已耗若醴餔其糟沙溪松黄建蠟面楚蜀投以薑鹽熬雜之沉腦尤可憾陸羽見此笑且吪前丁後蔡雖著錄未免得失存譏褒我今攜鎗石上坐箬籠一一解纆縚冰芽雨甲恣品第務與粟粒分錙毫

仙掌峯瀑布

仰瞻兮山陘懸瀑布兮翠屏忽循兮山後泉涓涓兮鳴石竇石竇兮中開激衝風兮轟豗一丘兮一憩忘吾道兮邅迴菖蒲葅兮烏麻飯青松陰兮白日緩思移家兮駐顏年七十兮未晚

天游觀萬峯亭

大山相排連小山補其闕羣峯罕異向危亭乃孤揭適當地敞閉不在勢突兀虛明徹戸牖豁達埽煙焞盪空激飆輪照夜湧日軏有時霧著巾忽焉雲觸巘憑欄恣眺聽靈境信超越儼同喬嶽尊遠邇盡朝謁紛紛揚旌旜穆穆秉圭笏又疑三海圖神物互出沒足或蹺夔魖背或負蛩蟨前平訝象耕後陷類狐搰隱屏翕而張接筍斷不蹶長松偃薺菜細竹披苗髮溪流乍隱見祠屋半彫歇歸然此獨存坐久興逾發雖云冠山椒何異在巖窟石房一道士清癯老鶴骨延我崎嶇丘靜埽苔徑滑苦無青精飯力為煮葵蕨高田歲未荒四月草

先生分種及胡麻安硾響深檝相對生隱心欲歸恨倉卒何當褁餱糧留住一百月

樟灘

建溪饒驚湍樟灘最巉險顛波勢欲下亂石故磨颭窪坳碨作渦刻露圭就琰我裛憂患多過此容色歛篙師凝睛立尺水巧迴閃鏗然矢投壺狎恰不誤點輕舟恣一擲縱若鳥脫罨以茲推物理遇境適夷險人或發禍機忌者思盡掩揚瀾沸平地鑿空架崖厂由來人背噂未必鬼神貶濟盈軌易濡忠信幸無忝習坎入坎凶既出夫何玷浮海桴可乘舟楫況剡剡

建陽

徽公舊是建陽居竹樹清疎畫不如講席至今留未改人情大抵好相於得觀雲谷山頭水恣讀麻沙里下書此意殘年仍莫遂扁舟欲去轉躊躇

延平晚宿

兩兩浮橋趁浦斜居人分占白鷗沙瓜瓤豆莢迎船賣只欠南鄉澤瀉花建寧產澤瀉花可噉昨過未及買南鄉橋名

雨中過黯淡灘

灘光黯淡雨連坑一笑船師勸客行三疊跳波兩搖手櫂歌十里下延平

水口

岸闊灘平漾白沙船人出險鼓停撾爲貪放溜風頭坐不覺蜻蜓上槳牙

竹崎關

溪漁樹底輸稅關吏津頭算緡縱有僧樓藥院日長吟眺何人

食荔支寄查上舍弟嗣瑮時在秦中

荔子漿酸價未高風前試解絳羅袍當筵忽憶西征客馬乳涼州也自豪

噉福州荔

噉荔如噉蔗佳境須漸入必待藍紅江綠熟始嘗何異渴人禁之飲米汁粵洲火山四月丹也勝盧橘楊梅酸我來福州日北至投我只合齊堆盤端明譜中三十有二品大概綃衣雪作衽粵人誇粵閩誇閩次第胸中我能審

林叟偉攜二子載酒過

釀比官醪醲肴看水族分老年思舊雨深話到斜曛契獨存僑札交須合紀羣不妨留秉燭作賦共誅蟲

甘泉漢瓦歌爲侯官林侗賦

西京無書家但有急就凡將篇其後闕里闢乃得五鳳二年甎滕公石室閉已久文體倜詭乖自然芝英鶴頭書歲遠俱沉埋孰能抉淵奧冥索崔張先侯官林侗好蒼雅袖中忽出甘泉瓦長生未央字當中逸態橫生恣塗寫定州漢廟不足珍銅雀香姜盡流亞吾聞甘泉本是祖龍之所遺武帝因而恢拓之非無益壽延壽字今已蕩盡獨鎦鎏金銅仙人去渭水椽桷自毀化作龍鱗而當知是瓦定有鬼神護不然安得團圞如鏡勿使纖毫虧伊誰擅此隸法古毋乃史遊丞相斯下至元封人物能爾爲侗也耽奇莫與並手搨硬黃墨一挺裝池作冊索客題重之不異焦山鼎吾生亦好金石文南踰五嶺西三雲手披叢篁斬榛棘殘碑斷碣搜秋墳攜歸蓬屋少香芸壁魚散走飢鼠嚙蟲涎粉蛀徒紛紛侗兮侗兮真好事殿闕遺墟靡不至短衣匹馬尋昭陵陪葬諸臣表銜位旁及降王一十四右先咄苾左什苾殿以那順范頭利舊史缺漏新史刪侗也爲之考其次試入儲藏蘭話堂長物何論僉一筒君家嚴君政不苟至今秦地猶謳歌年過八十尙健飯丹砂不餌朱顏酡兼珍之養樂事多長生瓦兆本爲此請君一日三摩挲

長慶寺啖荔支二首

長慶古僧寺獨公新道場重來疑夢寐六月轉清涼老喻苦瓜苦晏客廣州訪獨禪師於海幢寺饌進苦瓜予不食師言居士少年不耐苦也渴思香荔香七星空有井不用汲寒漿

魚網船船漉土人伐荔子木浸水以漉魚網樵柯歲歲殘連根移上苑重馬走麁官

再至雙林少寺中荔子舊有五百株今只百餘他時一飽難山僧會客意臨別更堆盤

又聯句

熱客辭三伏精廬訪一龕園開小暑後徑盡側生南彝尊僧臘嗟頻改禪房亦舊諳茶瓜宜屏却梯閣緩登探石門吳震方幼超劇喜青猿捷先除石貝貪荔也龔層層堆玉案各各滿筠籃查慎行露比三霄冷漿同十酒甘倒囊元止渴勿藥定祛痰彝尊譜就全勝畫評時恣倚擔瀘川知不敵珠海較無慚震方鎔蠟思封蔕磨鉛欲代甔載歸鄉曲好終賽一筒柑慎行

汪學使薇餉楓亭荔

香荔誇奇絕楓亭古驛中色雖殊挂綠品已壓輕紅一種生偏側千房味不同重煩故人意分減及衰翁

林封君招飲榕菴

細泉危石響崢嶸避暑筵開接款顏祖竹杖多供客借佛桑花放許吾攀入門愛坐千年樹對酒平臨一朵山珍重主人投轄意留看七塔夜燈還

龔運使招飲園亭

烏衣子弟列通官逸興東山老謝安六月開筵花事好百分勸客酒杯寬閒輸沼上儵魚樂醉任堦前海鶴看已是晚涼收羽扇更排高棟俯層欄

飲張舍人巖齋

門才風貌阮何間官簿重題右史班三伏尚能留客坐一瓻相勸借書還濃陰古壁垂趺蔓驟雨新苔滑小山我醉已拚逃席去更煩香甖出屏彎

江瑤柱

異味傳方域嘉名注食經連江誰布網獨漉忽登釽遞自三山速風來五月腥羚羊羸見角蠟蟶斂同形銳比盆花錘圓同鈿帶鞓粵呼為角帶子探腸先去甲刮膜止存丁淨洗膏猶沃新烹火莫停冰檐初挂鐸雪菌乍抽釘白嚼河豚乳紅餐荔子廳誰言分鼎足試倚竈觚聽

閩中海物雜詠七首

西施舌一名沙蛤俗呼西施舌

吳人輸一錢思覩西子頰何如得網中宵分齧其舌

香螺

鰒魚雖言美祇供漢賊餐莽操俱嗜此詎若香螺潔日上先生盤

蟳閩小記一名蝤蛑

綠蒲包海蟳味勝蟹胥滑一笑過江人嘔心為蜞蚏

鱟魚腹下有十二足雌雄常相負取之輒作雙

尾插菼菇葉臍攢螃蟹簮南庖驚束手非止北人嫌

花蛤

略識味似蟿寧知化非雀誰加水族恩特與繡衣著

黃螺

肉縮等蝸角涎腥過蠣房憐渠一破殼也有九迴腸

珠蚶

海物多充庖珠蚶亦配酒取禍自有胎不在深閉口

題讓竹亭修禊圖卷

今年禊飲負花時讓竹亭前到恨遲比似永和應更勝坐無一客不成詩

飲陳孝廉學洙烏石山房

旅館苦毒熱若鳥困樊籠忽聆折簡招柅車道山阿此身離沃焦冰雪投岷峨主人頗善病賓至移藥籠預儲楚筍毅易客深雍韡嚴巒不在僻位置因坡陀層欄萬井上三面雲遮羅俄看魚鱗收一峯青一螺日永風舒舒卷幔吹漸多亭幽倚翠壁曲磴交荊莎涓涓細泉流擿石注陽坡誰滋徑寸泥乃吐雙莖荷木桃綴華實扶荔撈鮮波瀏覽隨所欣樂飲日已趖既無形骸拘且免監史苛杯闌見題句小陸此𥨊歌髣髴書策存陳子出雅坪之門豈忍輕至磨吾鄙物外心從茲數娑拖肯於三伏時禮法繩愆訛作詩繼小陸觀者任譖訶

題汪方伯小像三首

滮湖小別五年餘消息頻傳過嶺書一笑相逢還看畫故人瀟灑只如初

薇堂綳子出花前野老來逢湯餅筵料得牽衣添阿囝肯容郎罷賦林泉

乳毛五鬣拂龍鱗瘦石多成雨點皴此景并爲君占取更留何地屬閒人

壽山石歌

無諸城北山青嶄近郊一舍無楓杉中間韞石美如玉南渡以後長封緘方輿勝覽於福州土產首載壽山石是誰巧搰蛙蚓窟中田忽發蛟龍函剖之斑璘具五色他山之石皆卑凡我昔南游訊塘市對此不覺潛妗㰤是時楊老善雕琢楊字玉璿紐壓羊馬䴢麛䴠兼金易置白藤笈不使花乳求休攙今來買索倘三倍未免瑕漬同梅黴其初產自稷下里後乃深入芙蓉巖菁華已竭采未歇惜也大洞成空嵌非無桃紅艾葉綠安得好手來鐫劖桂孫見之不忍釋裹以黃葛白蕉衫伏波車中載薏苡徒令昧者生譏讒況今關吏猛于虎江漲橋近須抽帆已忍輸錢爲頑石慎勿輕露條冰銜近凡朝士過關者苛索必數倍

高斯億爲余畫竹以三絶句報之

故人有才子斯億爲老友雲客之子爲我埽叢筠長帽眉山老看來足亂真

細似楊无咎疎於顧定之清風愛相對赤日最高時

舊種南垞竹圖中勝百分歸裝無長物得此卽封君

以蜜漬生荔支戲成一律

省得紅塵一騎忙輕郵試驗指迷方亟教爐火煎鉛液更犯巢蜂割蜜房沃水預愁擔僕困開筵試共酒人嘗到家翻惹兒童笑那不圓籠寄海航

曝書亭集卷第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十八

屠維單閼

羅浮蝴蝶歌

爾雅釋蟲名蝴蝶置不錄之蟲豈無知小大各有族小者撻末產江東大者乃在朱明曜真之天巖洞中當其物化初天與形不同蠻雲華首紫海日榑桑紅游禽五色詎敢啄滿身香霧花濛濛仙之人兮拍手笑愛爾翩翩特娟妙或云葛翁衣或云麻姑裙二者傳說徒紛紛入秋倦飛絲乍胥葉底風搖滿山繭垂虹亭長手拄卽栗條去年踰嶺尋鐵橋歸來雪灘纔卸馱分我蝶繭剛一箇留之十旬鳳子生曲腰短足相搘撐豎雙眉張兩翅輕於吳綃薄於紙對神光之陸離駭賦質之倜詭我思此蝶放之四百三十二峯前餐英嚼蕊恣歡妍何難大似車輪然我今縱之出簾柙可惜不諳飼花法雲母扇丹霞衣嗟爾萬里安得歸文章枉使負奇色不及灰黃粉墨野蛾高下東西飛

又近體四首

攜來柏葉綴莎蟲（蝶繭多懸爲柏葉底）物候初溫五月風（蝶以五月朔破繭出）幺鳳忽然看倒挂仙蠶深恨不同功粉香弄玉勻塗後裙色麻姑想像中離合神光終莫定畫圖誰信小滕工（蛺蝶圖滕王元嬰子湛然所畫）

藤笈初開且試飛蘗牙牆角見應稀輕狂忍把霜紈撲愛惜須加繡幕圍萬里風花香入夢六朝金粉畫成衣吳娘正要湘裙樣分付流黃第一機（宋樂府有九張機自一至九）

籬邊野外舞春駒認得羅浮種獨殊衆裏自應呼鳳子生來只解抱花鬚鉛華水淨分初日金縷衣輕颺五銖比似吳人看西子未貪市上一錢輸（孟子疏西施至吳市觀者各輸錢一文）

猶記歸裝嶺外齎炎天二月展金泥衰年再見真難得異物初生也不齊偶落人間休悵望但留花底莫東西寄聲爲報垂虹長好配新蛾與並栖（虹亭筒中尚存三繭）

題瞻園舊雨圖二首

壯年蹤跡任西東老去諸餘念漸空醉地至今猶戀惜大功坊底小園中

花南孔雀翠屏張共倚新聲八寶裝誰向井邊歌舊曲淳熙半隸幾斜陽（園有井闌刻淳熙年字）

長水曉行

月暗千重樹風微一葉舟殘星高太白重露滴牽牛菽乳新漿熟魚標小市收不知葭菼岸吠蛤爾何求

荷花

梁間巢燕幾曾來竈下貍奴去不回猶有荷花憐舊雨年年一爲主人開

七月八日張孝廉（大受）招高上舍（不騫）載酒過百花洲索子父子吟稾率賦

七夕已過猶蘊蒸廚船遠發太湖棱攜來瓜果嚼復嚼盡此壺餐能不能舊日詩篇忘甲子老年書法誤丁朋煩君弁向狂兒索病劇知渠起未曾

李高士（延昰）墓下作

慷慨松江別淒涼桂水還擔花嘗郭外賣藥遍人間野史何由續遺書尚未刪空餘懷舊淚一灑柘湖灣

十月二十一日喪子老友梅君（文鼎）歸自閩中扁舟過慰攜別後所著書見示部帙甚富余亦以經義考相質弁出亡兒摭韻遺稾觀之成詩百韻次日送之還宣城兼寄孝廉（庚

老夫初失子痛若遭鞭刑騷騷理喪具裂布帷兩楹本爲共命鳥卒

然翦其翎天乎獨何罪此禍丁我躬（姑弘切）有叟裼裘來扶杖叩我扃袖中出誄辭書之鵠紋綾既以悼逝者且用慰頽齡申言賢聖阨難免造化憎西河授詩義不聞子在釁尼父成春秋不聞鯉趨庭遺恨古則爾所以尙達生叟言我瞿然旋收淚一升延之西牕坐試話睽離情與叟別八霜蹤跡如蓬萍或淹津門居或栖皖口城北書鴈翩蒼南書魚尾赬茲從閩江至始獲遂合并青猨長五尺一袱書手拎持籌計長曆制器窺圓靈削木驗日晷繪圖準方程我思古帝治七政齊璣衡下及周女士咸知列宿名東楚抱衾裯觀象乃宵征畢雨箕風揚武人解辨形後世秘其術張眼同晦盲瑣瑣靈臺郎曷能測穹冥下學理帖括怠棄夏小正百翻兔園冊足致公孤卿昏昏軫蓋中莫辨一點星居然變陰陽上應中台明三才昧其一庶續何由凝叟書析微茫該洽純粹精惜乎時不用歲月老笠簦我亦志述作緬懷三代英流俗是末師立心壞先型掃除詩書序區別羲文經客或立異義黨附紛譏評恨不漢晉儒驅納咸陽坑以茲經義廢勦說徒相承於焉考史籍旁綜墓碑銘下及稗官說也復掇華菁百川趨四瀆導之入滄溟百穀播三農穫之聚坻京先民可不死身後留名稱書成五鳳子來集軒牕檽蓮有並蔕實蘭有同心莖按之瑞應圖僉謂斯祥禎況記洗兒初爇湯盆中盛有文在其背曰壽似可徵云何凶短折我心滋不平兒兮洵聰慧闇誦詩寧馨九齡善學書楷法工撥鐙十五嫻詞賦下筆人皆驚視不眩邪色聽不惑姦聲清心薄嗜慾生產絕勿營性亦勤著書席研希留停請看所排韻力欲闢榛艿涼花帶風露哀玉明瓏玲又如食俊味盡洗官庖腥比於回溪諷獵史尤縱橫（宋日鄉人錢諷纂回溪史韻）憶當病少間黏紙連門屏儲書八萬卷剔蠹捐乾螢陳言委時夫秀句羅元兢良由深意苦甘使定命傾先猶木支廈俄而綆脫缾恆斡不久留所惜目未瞑吾家太傅公清德踰冰凌王父守滇郡得歸賴贈行（先祖知楚雄府事聞曾祖妣何太夫人訃奔喪囊無貫錢巡按御史贈行）乃得歸先人失舊業恥爲塵垢攖負郭無遺田八口一豆羹雖嘗役婢僕五世罷笞搒人言積善家降殃顧匪輕念此腸九迴孤憤氣塡膺俗傳老婦祭不修禍所嬰我貧無黃羊何以媚竈陘或者童男女讒口上告天（他經切竈神有鉶童孊孫六女）又聞道士言夜必守三彭我嬾動堅臥尸蟲釋拘囹或者請于帝奪我才子年（奴京切）魂筮掌巫陽鬼律著女青寧期意所嚮務俾才者懲將無太山籙明神未式憑第假鬼伯權好惡初無恆修短雖有定我心終怦怦叟也驗歷數消息可立成試爲窮九厄因之推八紘山何戴斷鼇地何震死鯨楓何以膠折栗何以芽萌蓂莢何以落桐葉何以增律何吹黍轉鐘何應霜鳴此何亡也忽彼何勃焉興鄰里皆多男我何獨孤惸叟宜指我迷喚我夢魘醒答云萬品殊二氣互陶蒸舒慘物不齊五曹算未能呼童開瓷瓻飲叟酒一觥冬舂黃穲飯寒燭燒短檠卓午詎忍去徘徊曝書亭吳船閣三板送之還宛陵我詩儻垂和兼語猶子庚

怪鴟行

曩時怪鴟吟嘯池上柳喪我南村詩人李十九五年不聞汝惡聲東鄰西舍賀太平今秋胡然忽而至見之不異眼中刺吾家阿鏐衾枕間歎息鴟來命將逝初猶遠林深處夜半鳴既乃橫飛不待日晦盲搖頭鼓翼坐屋角後咷先笑窺檐楹始知是物本爲鬼伯使如倀導虎山蹊行訓狐賊人梟食母汝與同輩尤陰獰喚人魂魄亦何苦況擇善者戕其生嗚呼吾子今死矣欲不還怒及汝非人情聞之周官建有庭氏翨氏硩蔟氏射以救日之弓救月矢必覆其巢攻其翅先生有害務盡除豈若今人昧茲理吾將斷竹續竹彈以丸毋俾惡鳥來林端月辰二六星四七方書去汝夫何難

除日二首

感念亡兒苦難收淚兩行夢中猶定省歲杪益淒涼禿筆堪成冢遺書尚滿牀多情酒壚伴作賦比山陽（上舍顧仲清咸三文學金介復俊民戴鉄淑章李宣景濂俱有）

晩章典祀先人臘蕭然魚菽存薦時煩寡婦拜後止童孫老分歡娛少閑
將甲子論知無頌花客未暝闔蓬門

上章執徐

送窮日作

吾家五窮鬼四世推不去今晨縛車船送往河隄住水萍風中絮散
作千百身勿使天壤間乃有石季倫

君平遺鏡歌爲家上舍思贊賦

古銅一片漢所治冷光溶漾符月儀其背有文繚繞之由中及外皆
銘詩文或中斷字橫施讀之百過猶囁呪聱牙齟齬摧髯而良久始
獲通其辭乃是君平之所持惜乎未覩書年支成都卜肆新雨時若
榴花分槎上枝手挽織女機中絲以之自鑒鸞鶴姿軸簾布卦營神
蓍百錢挂杖足自怡酒家戶戶招青旗從游弟子侯芭師暇日長定
肩相隨識此奇字當解頤千年土蝕苔鬘鬅繡成碧綠丹黃緇阿誰
磨刮無纖疵吾宗子仲性愛奇裹以重錦導長緌大笑俗尙蟠蛟螭
閉奩一照冰雪肌木魅却走山精馳吾聞仙人鏡四規澂心定志有
所思方來之事罔弗知是物度亦神所司愼莫使近粉漿胰華山精
舍春日遲長廊急溜鳴堦墀落梅滿地欒甲滋主人勸飲墨玉巵相
與考古恣遨嬉古來金石各有宜其人已往文在茲金尤易鑠質易
虧昔賢嗜好情不移錢志小大印官私家有款識宋傳貽七鐘九卣
廿鼎彝鐙槃刀尺別等差何哉鏡銘獨見遺嘯堂舊篆曾取斯挂一
漏百人交嗤吾今對此興不衰思搨繭紙研隃糜亟令巧匠爲裝池
鏡兮鏡兮爾勿悲神物遇合信有期

春日南垞雜詩七首

入春風雨太連緜著屐扶笻越陌阡鄉里兒童莫嘲笑已過七十杖
朝年七十杖于朝本祭義

睡起三商未覺遲春衣盡典謾嗟咨諸公袞袞黃河岸正值桃花水
上時

十年手種池南樹今歲纔分花白紅尙有舊游三叟在謂繆泳鄭玥錢材不
知更醉幾春風

舍外青鳩解喚晴籬根玉版漸抽萌無兒可遣修雞柵客至生憎膈
膞鳴

瓜頭水綠樹根流早有活東池上游只少故人攜酒榼醉來新月送
行舟懷徐上舍

社公小雨不黏沙瞥見迎風燕子斜料是東家巢已定但來花底啄
芹芽

移種盆松六尺強欲當車蓋蔽斜陽不知黛色成陰日此地何人結
草堂

巡撫宋公以新雕蘇詩施注見貽賦謝

元祐罪人編年詩東坡自寫背面像題曰元祐罪人誰其注者施元之中丞訪得嘉
泰本嘉泰本刻之淮上客爲補由儀辭梅谿舊箋付醬瓿傳稺遺楷傳漕司東倉漕司吳興傅稺漢孺所書也衰齡撥書反覆讀笑比黠鼠齧薑時

飲顧孝廉嗣立秀野堂同周吉士彝賦

秀野堂深曲徑通巡檐始信畫圖工王給事原祁寫小山窠石屋高下清露
戎葵花白紅已許糟丘成酒伴不妨蠹簡借郵筒入秋準踐登爐約
吟遍江橋兩岸楓

偕陳同知昂畢上舍大生李孝廉大中從孫丕戭登澱山寺

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

二百里澱湖夙與團泖合茲丘峙其隅歷眇等嬴蛤想當在中流川
氣互翕匌漁商恆惴恐波浪恣磓磕愛此一簣山表以千花塔風帆
走四面烏鵲遶三帀傳聞秦女神於焉沉錦蹌大姑鶴背騎仲姑蟾
背踏季也鞭青虬履用五絲鞁力能役鬼工地戶信捭闔忽悅靈旗

翻飛雨響修颯物換改桑田祠宇儼闌閣月櫓搖綵幡煙帳熏紫蠟至今千歲蛟不犯青苔榻其西甃井泉與湖暗呵飲綆缾都棄寘猶幸闌未塌循徑入寺門虛廊屏囂雜土灰掩法王無復辨魚鴿一童啓荒扉一老補敗衲既免禮數煩且喜朋簪盍巖幽足眺聽烏下乃潛盧言是龍子蟠黑雲時出納何年湧山根若頤咯噬嗑鴨脚樹兩株不知幾僧臘柯條神所護孰敢肆摧拉試驗縱橫陰誰與量玉鉿南有修竹林冷翠壓簾篘疎籬野薔薇綠刺見斜搭坐久山鳥鳴惜哉少酒榼何處星星鐘隔浦遠相答

徐檢討（釚）紙扇讀修上人詩愛其清逸上人時訪余放鶴洲余留吳不值却寄以詩

少年上人足佳句清似玉壺一段冰絕倒垂虹舊亭長來尋放鶴老詩朋迂辛短李許誰和癩可瘦權知不能何日扁舟攜白鹿聯吟竹屋夜牕燈

澱湖陳氏書齋觀吳仲圭爲陶九成畫竹居圖冊

吾鄉梅花衲畫竹如箭稾但留煙雨叢不必定娟好一叟南村來林泉互幽討爲寫徑尺圖籬落皆意造兩書至正年其體近章草題句十一翁一一盡遺老我友澱湖滑竹居等鄰保真蹟儲篋中啓示藉文繅孟夏風始薫新篁小亭抱髣髴秋聲聞可以除熱惱（道人述松雪詩有歸聽秋聲之句故及之）

題納涼圖

愛伴雲根坐還留羽扇揮休添一星燭便惹麥蛾飛

陳君緘寄普光王寺二碑索余游記復成三十韻兼寄錢上舍（柏齡）高處士（不騫）

我聞千佛名載在三車書惟茲普光王梵夾乃忽諸（佛說無普光王經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爲普光王寺親書其額賜焉茲寺蓋襲其名）流傳南渡日有僧棲山岨危榜兆吉夢初地開精廬要知法王子信者意所如偶然占高座即事傳方輿當其始經營入定走魅魖結成多寶塔倒景浴修渠莊嚴水晶域瀟灑青豆居有若爛銀盤中湧翠芙蕖過者停畫橈清辭琢雕璵（四明吳文英過此題滿江紅詞）陳迹歲三百鼓簫歇巫胥花宮縱蕪沒臨眺興有餘波潮息廣澤禾麥交平畬導水固有術泄之以尾閭忽念淮泗衝濁河苦填淤諠諠禱壁馬折柳沉新樗至尊日焦勞羣公但躊躇千艘未得轉何以實倉儲芻蕘效末喻西北水易疏沽有七十二可以通沮洳淀有九十九可以興耰鉏俾之納稿秸亦得收蒲魚　天庾既以充河患不待袪焉用萬斛舟艢口紛牽挐誰能急先務草莽徒欷歔艮辰且游衍藻景方舒徐悔不抽帆檣悉留心相於左拍高生肩右攬錢叟袪誅茅此山麓耦耕睎溺沮

近來二首

近來文人愛標榜不慮旁觀嘲笑工但架廬陵屋下屋瓣香誰解就南豐

近來論詩專序爵不及歸田七品官直待書坊有陳起江湖諸集庶齊刊

陸秀才（競烈）南田書屋圖

近郭一丘一壑到門有橋有船主人著書檐下不入城市經年

送李司訓（琇）之括州

我聞括州洞天福地有其四近在縉雲麗水青田間廣文先生此去主郡學芙蕖面面峯迴環毋嫌籤程遠毋憚行旅囏揚帆七里瀨舍櫂雙溪灣我昔逢雨雪冰膠磴滑不易攀子今乘清秋一日可以超重關惡溪亦不惡終年水潺潺險口亦不險終日車班班青衿胄子載酒至往往剝啄鳴樞欂龍泉碧盌蛛絲斑香菇菜筍飯赤稏全家志在潔白養三簋之祿足以怡慈顏況聞此地僻且閑有腰免使陶潛彎熱官何如冷官好晏坐但看門前山新詩相憶肯相寄老夫爲子

方便刪闕詞方便刪元微之句也

東湖曲八首

弄珠樓外月輪明九派寒潮一夜生怪道漁郎爭入市白鰕青鯽滿東城

十里湖光一葉舟五層塔火浴中流曉來寺寺霜鐘急驚起啼烏掠渡頭

吳娃蕩槳濕輕紈西浦菱歌聽未殘路入板橋舟去遠游人尚擁赤闌干

博陸祠東畫舫開兩頭簫管勸交杯城門綏鎖銅魚鑰坐待三更月出迴

黃雀披綿出葦苕花雞剖腹露紅椒不煩鑪瀝晶鹽糝米汁船娘手自調

鱸鄉蟹舍說豐年秔稻當湖熟最先一雨新晴纔幾日家家門外送租船

化城香刹梟幡竿五髻如來石作壇乍浦南風潮兩信新黃柚子滿堆盤

夾岸笆籬鹿眼麤近船花草錦茵鋪湖邊漸少閑田地隄上宜添賣酒壚

題趙方伯勸農圖

三農播百穀原隰各有宜匪特因地利又必循天時民生務在勤豈可惰四肢耘耔一不力苗莠豆爲萁炎暑尤可憐秧馬苦蹲踦晨螟夕飛蝗一一嚼頑肌及其登場圃手足盡皴胝磨礱且簸揚然後供一炊云何不愛惜等之蕢稗爲盈倉飽雀鼠百斛飯僧尼國奢當示儉先務宜在茲我后省耕斂躅租起瘡痍作繪耕織圖 賜予先保釐公復纂質言勸農書也鏤版下有司遠邇七十城戶誦比書詩齊民諳要術風俗公所移吾衰受一廛併在長水湄披圖媿善頌對此豁雙眉

南浦歸舟圖爲李上舍宗渭作

已別東湖夜月將拏南浦歸舟好占日色風色直泝饒州信州

西湖

十三亭子景平分銀牓昭回天漢文破除水墨馬一角馬遠有水墨西湖十景冊畫不滿幅人稱爲馬一角姚雲東詩宋家內院馬一角是也界畫金碧王孤雲裏湖外湖煙樹接斷竹續竹山泉聞承 恩父老衣黃絹芸鼓鼟鼟報夕曛

臨平道中是日立春

老矣孤蹤尚棲泊小除日近始來還且沽市中缸面酒臥看雪後鬖頭山谿雨移時泥滑滑舟人上岸腰環環安平泉源一叢樹早有春烏鳴其間

虎山橋夜泊

薛家車子十四白傅歌童一雙風定虎山橋水月明蠡殼船牕

曝書亭集卷第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

古今詩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重光大荒落

二月朔查山探梅集六浮閣分韻得覃字

查山一卷石太湖匯西南梅花幾百萬亂插如簪簪我來微雨後盡坼霜苞含橫披谷錦繡倒映天蔚藍高臨銅官井下者菖蒲潭麂眼編疎籬鹿胎糝空嵒卑枝或壓帽瘦蔕恆飄毿粉蜨羽翻飛白龍須鬖鬖時李先輩丘壑性所耽過之不能去思結小圓菴點筆寫爲圖買山付虛談清河有一老於此開徑三詩壘黃篋樓生壙金粟龕偶占絕勝地戶戶圍重嵐漁洋峙厥左層波激消沖其右浮者六一同眠蠶所憾激浦隔未得窮幽探徒羨漁子艇揚帆捉贏蚶張郎敬愛客託契來僑郯園蔬進香飯家釀發新甘蟛蜞列瑣細橙橘分酸甘主賓迭相勸力飲忘身酣是夕陰復晴淨洗雪曇曇花光暝逾蒸四坐聞醃罈牽吟共鬮韻語笑吳越參酬和繼沈范少長齊羅聃禮從野人野嗜比貪夫貪昴參橫醉後各各猶研覃回憶平生游斯集樂且湛擬留信宿居懶上白竹籃

初二夜月聯句

二月哉生明華亭高不騫查客曆象古無易長洲顧嗣協迂客云何期未居吳江徐釚電發忽露一鉤白嘉定張大受日容纖纖玦兩頭彝尊遠遠眉半額長洲顧紹敏嗣宗驟剖老蚌胎吳縣徐葆光亮直乍吐妖蟇魄秀水朱甫田襲遠拉折金臂環崑山徐昂發大臨屈曲玉牙尺長洲顧嗣立俠君仄痕浸湖波長洲張士俊籲三初輝澹林隙長洲鄭鉽季雅趁霞射東菴長洲蔣深樹存逐景度西磧嘉定張士琦天申偃蹇桂樹枝不騫蹉跎仙人跡嗣協帀看越烏將釚喘笑吳牛亦大受於焉拓風簾彝尊恰喜映瑤席紹敏玲瓏閣外梅葆光淨若虫霜帛甫田暗水流其間昂發積素影活碧嗣立廣寒八万戶士俊料愛惜花客鉽預使千里光深冷沁凍蛟脊士琦亟催籥譜修不騫恣把缾泥坼嗣協或舉深杯邀釚或持紺法測大受維衡運疾遲彝尊猶人命通厄紹敏先時天不違葆光翁者耆焉闢甫田勝引樂自今昂發庶徵考疇昔嗣立多耀由政平士俊寢和驗寒革鉽金樞落不知深爛醉參橫夕士琦

雲溪草堂圖爲徐進士永宣題二首

蔆葉荷花蓼草磯鶴巢深樹客來稀主人且莫貪高臥合試新涼柳汁衣

江城過雨不開雲百里洮湖一曲分比似玉河隄上望柯亭劉井總輸君

上巳後三日顧孝廉之珽招同諸公泛舟西湖即事分韻得文字

獨櫂花陰入重湖柳色交斷橋亭蓋瓦曲院水通坳楚雀簧猶澀江蓮葉尚包宸游留翠墨車馬隘春郊

吳越武肅王祠觀表忠觀碑得潛字

一王三節返龍德半飛潛尙有豐碑在能摹活筆銛花開仍陌上廟古逼城尖霸業餘陳迹思繙舊史添予注歐陽子五代史未就

八日汪上舍日祺招同諸公夜泛五首

青驄斜日盡迴鞭錦瑟中流罷合絃誰似汪郎苦留客夜深猶放總宜船

湘湖遺老毛奇齡舊清狂白髮相逢筍蕨鄉已分今宵共沉頓不妨跋扈少年場

西泠橋外柳娟娟宿霧迷濛月一弦陌上花鈿如可拾安知老子定無緣

蠟燈何處送歸艎一道萍開燕尾香寄語紅牕休度曲隔船回顧有周郎

湖心亭子靜無塵更上層樓算酒巡好趁三潭涼月色白銀盤裏采香蓴

十日周上舍菘招飲晨過昭慶僧舍雨霽偕諸君登舟循孤山沿蘇公隄至定香橋尋杖策歷大小南屏觀磨崖家人卦舟回席上賦六十韻

山行有前期晨起風雨惡周郎衝泥過促赴開沽約車從酒庫來航近寺門泊同調六七人畢來踐宿諾俄頃濕雲收周遭露巖崿紈如津鼓動解我青絲絆隄緣水仙祠枕轉巢居閣已枯宅邊梅何況墓上鶴徐集孫謁林和靖墓詩高風留塑鶴殘雨暗荒碑舍之度西泠椒壁乍坵垤長廊面積水華搆織新箔云何丹粉外團焦用綯索得毋法堯階茅茨罷翦削循此溯上洄尋復步衡薄雙樹繚檐楹層樓敞櫨欂倒影碧重巒殘英紅一萼抽梭白魚跳拂鏡翠羽掠十亭此為最奇豈緣棧壑同游興未闌我心亦有託思訪磨崖書剔蘚試摹拓篙師檥舟誤失道墮蕭藿俄聞南屏鐘扶杖強趠趨到院風滿林松栝雜楊柞客過僧不迎去疾走矍矍此輩廢耕畬安坐享齋鑊何不勤歸農驅使荷銚鎛夕曛斷塔明仰見飛鳥羅起行十畝閒柔桑已沃若修修綠筠竿濕粉脫鮮籜曲木橫為橋中以石填廓苔磴側未安賴有藤蔓絡頹齡苦足繭十步九引却賈勇始一登履險漸寬綽石經早淪亡餘者曰銷鑠家人卦六爻何年此鑿鑿囊偕鉏菜翁曹侍郎溶相攜共盤礴彈指四十春重過感今昨流傳迂叟題所喜未剝落威鳳臆騰騫乖龍爪拏攫亟宜響搨回悔失攜竹膜字仿婁機箋手學蔡邕摸坐久暝色催出谷下危彴平湖水悠悠遠岫山漠漠喚渡無緩聲舉醻有逸爵廚勅江庖烹盤飣海物錯紛綸算觥籌稠疊進羹臛吾衰僅兩齒笑比牛軟嚼於禮去煩苛既醉忘嗢噱邇來數近游今日樂上樂雖殊梓澤敘合繼蘭渚作於焉迭觴詠詩排硬語各且當梲我車入市趁櫻酪主人洵好奇語客君且莫茲游縱可娛所見但塗臒詎足契真情要必遠城郭須為裹飯交選勝窮寂寞兩峯躡晨梯九鎖開夜鑰行逢鹿銜花臥聽禽擣藥暇看樵子棊雄對仙人博子言我獨哂其奈筋力弱後游儻可陪閉戶養腰脚

顧十一孝廉嗣立載酒寓樓遂同夜泛三首

近郭新晴縠雨故人載酒僧樓商略今宵月色一艘小舫中流

白鷺鷺拳一足綠楊柳散千條誰唱彎彎月子赤闌干第四橋

蘇學士隄芳草水仙王廟寒泉正好當頭明月莫緣半醉迴船

偕諸君過靈隱寺雨宿松靄山房限韻二首

湖雲乍合山雨微平岡細路風吹衣過橋幾處甎塔溴到寺一道巖泉飛斬新白花蕊照眼依舊青竹園開扉攀蘿捫葛信公等我與僧彌暫息機

正喜餘霞射東谷何期簷溜滴階頻且貪是夕翦燈話判作來朝著屐人慧遠酒邊能發興周顒肉罷詎生嗔貓頭之筍一飽足況有青青鴨脚芹

松靄山房六詠

四松徑

松子落五粒松釵橫十尋我來凡幾宿夜夜警臯禽

山茶院

二十四春風一百五寒食自開雪中花至今好顏色

清籟居

一夜雨鳴樹不知雲幾重推牕看曉色對面北高峯

西磵

山僧斸茯苓洗此西磵水宛轉流樹根涓涓鳴不已

栗園

布葉密如櫟結實小於榛時有芻尼至翻飛不露身

竹筧

流泉半嶺來續以青竹管穿過白花籬忽注僧廚滿

吳氏山莊牡丹歌

牡丹三本異凡骨紫囊紅襆爭暄新山家種此有方法陳根淨洗無纖塵徐量淺土壓深墢旋摘芹芽除苔菌要令植物生意足不因得地長於人我來恰值穀雨後愛三百朵濃香勻朱竿卓立張翠幔游蜂舞蝶皆逡巡日長狸奴慣癡坐有時抱子來侁侁分明橫幅趙昌畫對此豁眼開心神盧陵譜就種漸夥或自曹亳移吳閶夭紅淺白僅盈尺安得有此一丈身我思來朝未必風不起亟呼酒伴澆以蘂頭春

三潭采蓴聯句

明湖一鏡平際曉光汎汎彝尊三月抽香蓴纖纖裹柔茁馮念祖吳儂戀鄉味少小能識察顧嗣立擬荷錢未圓比荇帶尤滑周敬差遜雉尾長頗類蠶絲軋吳陳琰燕釵股夭斜蔥葵莖澡刷周嵚入掌溜蝛蛦逆毛掩鶬鴰馬翌贊當其采摘時得一走七八彝尊幾番誠漁童百過迴櫓篛念祖匪直手拮据更在眼明黠嗣立貯之老瓦盆戢戢小魚頡敬亟須下鹽豉曾不費椒欓陳琰即此足解酲饞扠恣交戛嵚却笑張季鷹苦待秋風刮翌贊

雨宿大仁院

徑轉雙林下牕分半壁隈築牆防虎穴登閣儼鼇臺宿鳥翻風去驚雷觸石迴明當凌絕頂導我一僧來

石屋

大仁院北巖窪中若廬旅傾崖滴石髓白日掠仙鼠鑿佛大小軀莓苔色黯沮置身井谷中窺天可倚杵剔蘚辨留題各自命儔侶試觀咸淳書筆縱字尤巨白鴈雖未來邊烽已先舉奈何平章賈志不在疆圉貪領狎客游子弟共容與嫉惡性所同見者費熏煑不覩眉山翁拂石掃雞距愛惜爭摩挲響搨硬黃楮洞門石扇開幽探少樺炬慮拔千歲蛟嶷然不敢語山南殷其靁驟雨沒沙渚偶坐贊公房夕陽滿平楚

南山雜詠十七首

水樂洞

蒼山入夏寒一泉自溫谷其流浸蘭蕙其音喻琴筑砉然石扇開飛出白蝙蝠

虎跑泉

山泉可用汲酌以長頸匏虎跡久已湮深穴猶拏窮松陰轉三面未肯回鞦鞘

煙霞寺

澀磴上招提不知幾十級入廚覓泉枯過雨佛身濕石乳滴空嵌髣髴龍象泣

風篁嶺

斷崖橫一嶺穉竹何娟娟時有山禽拂新粉墮我前欲尋巖下寺揮我風中絃

過溪亭

一亭四無鄰棟壞柱已折山僧慣迎賓不忍過溪別偶語莎草間夕曛信明滅

楊梅塢

我行楊梅塢惜是孟夏初是時果未熟但見柯葉舒思包綠荷飯五月來精廬

龍井

一泓渟山坳過者不敢唾雖然龍窟宅亦許鬭茶坐起摹襄陽碑惜為僧所涴

片雲石

峯頭石縹緲豈異一片雲有時風雨過獨立雲中君安得五丁手移置長水濆

薩埵石

揭來給孤園玩此薩埵石石上生莓苔千年暈濃碧不見飫虎人且鋪茄草席

納翠山房

溪迴凡幾折早已滌塵慮靜看三樹松深陰且箕踞客去鶴飛來客來鶴飛去

九溪

尋遍十五寺九溪鳴淙淙下無一寸魚上有百尺松緣流思濯足奈此菖蒲茸

十八澗

暮經南山南曲澗一十八山橋往而復山路坱兮圠夕曛漸催人延首望香刹

玉鉤橋

句曲一道士愛住山之幽褰裳慮深涉賣彼白玉鉤築橋訪詩侶茲事宜千秋

翁家山

岧岧翁家山松花滿深塢村民高下居少長齊捕虎但誇弓弩強不識耕稷苦

桂隖

桂樹花不實何年種山椒艮由山中人歲暮不自聊殷勤與我期秋日來逍遙

理安寺

三家村裏人靜獨木橋邊路又竹響驚回鼯鼠泉香流出松花

冬花石

我愛僧房亂石堆短籬笆護妙香臺不貪夏果楊梅熟忞看冬花盧橘開

馮孝廉念祖招飲北園分韻即送其同周松入吳

故人襆被下吳淞且復官泥坼酒封主客不知何者是登臨未覺老夫慵池邊灌木陰千尺郭外晴山翠幾重有約谿亭宜避暑迴船試共采芙蓉

酬洪昇

金臺酒坐擘紅箋雲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淒絶薏苡明珠謗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津頭且纜下河船

題春郊浴馬圖

兩頭纖纖騂角弓半白半黑浮雲驄酒壚未醉莫歸去最好春郊楊柳風

題初白菴主小像

玉臺舊鏡已塵昏何處驚看雪鬢痕頗似瑱山查長老新涼可有副衣存查龍圖寓居常州瑱山寺躬事薪水給衆人稱爲長老嘗與程宿留旅舍盜取其衣呼宿曰衣有副乎當牽假盜聞之棄去菴主近泊封門外爲盜所劫故及之

題丁明府秋江垂釣圖

秋原兮蕭條秋雨兮漂搖西風悴兮梧葉南山落兮豆苗園無棗兮纂纂田有秀兮驕驕之子兮移家寄情兮雲壑爰理兮釣綸蔽之以漁箔衣獨速兮青蓑笠夭斜兮黄箬一艘兮雖小亦足兮載書采風兮娭雅暇得酒兮烹魚信斯圖兮可樂惜榛蕪兮西湖之居

寄樂平石明府爲松

天開彭蠡瀦南邦石墨峯連羊角雙近說循聲過朔郡明府舊宰靈丘定知詩派壓西江畫簾茗荈香聞竈夜閣琴絲月滿牕望眼側身非一度

相思聊復采蘭茳

題李上舍騎牛圖

騎牛恣所適不在郭椒與丁櫟試看圖中人出郊穩踏芳草春春風暖拂堤上柳柳外青旗定應有可惜偏提不在手南鄰朱老儻見尋勸爾沙頭一壺酒

玄默敦牂

小宛堂

小宛堂階梅兩枝疎花點點映清池分明馬遠圖中見只少楊家妹子詩

題洪上舍傳奇

十日黃梅雨未消破牕殘燭影芭蕉還君曲譜難終讀莫付尊前沈阿翹

水帶子歌爲喬孝廉崇烈賦

水帶子環外虛其中九州以內制器不及此得非來自日本東刮磨者匠髹者工惟智創物變乃通置之兩腋下絡頸雙青緌中流踏浪如御風過涉不愁滅頂凶勝壺千金樽五石溺人一笑可以生我躬喬生手攜是物訪我梅會里自言來自射陂水黃梅時雨水稽天甓社湖流人罷市無朝無暮慮覆舟且喜今朝得到此挂之駝鈎壁上懸與論往事增淒然初聞淮南減水壩開設天子謂是一壩一口決俄而僉謀滋異同爾考直前奏事眞剴切迄今黃流泛濫軫帝情鴈戶豈得安其生桃花春水縱不發河隄使者毋遽誇平成吁嗟乎河伯不仁亦無害準備家家蓄水帶

送張士琦令永新

春草烏斯道長洲陸子餘由來循吏傳頻見永新書送爾之官去牽絲製錦初秋山日蒼翠詩卷共清疎

爲宋巡撫犖題李營丘古柏圖

毘陵董啞子不畫山畫水淮陰龔高士不畫人畫鬼乃知負絕藝落筆恆自矜獨立萬古意恥與時爭能試觀營丘畫中柏宛似青牛道士井邊植一株足敵一百株數尺看成數千尺樹根有泉亦有石樹旁有草亦有棘當時畫柏不畫松檜葉樅身更奇特商丘副相寶之久是日從容出娛客滿堂觀者齊動色濃香亟就棐几熏韋偃畢宏畫不得此樹不知凡幾年童童有若車蓋然吟窩東北池西偏玉鴉叉挂逾清妍期我體物賦長篇往年文康公晚作孝陵輔君臣相悅邁曩古和調文武致太平　賜予圖書出內府郭熙范寬眞蹟存猶載香廚舊時譜公今鑒賞多逾精暗中以手摸絹可辨宋元明閑來論詩兼論畫過庭才子迭品評三吳開府近一紀盡收江表詩人作弟子只如羿也亦是詩中豪家石泉明府載賡惜我和歌今老矣

何孝廉噉荔圖

吳中才子過閩中扶荔園開曲曲通小榼都籃餐不盡惜無人爲擘輕紅

觀劇四首

四照亭開桂樹叢夜涼風細蠟燈紅人間亦有霓裳曲絕倒吳趨老樂工

三徑秋花裛露新重攜酒伴過城闉只應夜夜西江月留照筵前舊舞人

燭下清歌楊叛兒手中團扇謝芳姿勝他幅幅纏頭錦賺得張郎拜月詞謂孝廉大受也

歷歷羊燈樹杪樓恣修簫譜散觥籌龍鍾莫怪尊前客弟子梨園也白頭

題家廣文端鄧尉尋梅圖

村村梅底鬧壺餐莫笑先生苜蓿盤桃李漫山都不戀冷香合讓冷
官看

慧慶僧房雪中聯句三首

柏

寺門柏二株華亭高不騫槎客老榦等鐵石我來七月留彝尊蒼翠
陰日夕今晨啓牕牖武進徐永宣學人忽訝冷光射漫天雲萬里到
地雪一尺不騫庶物齊癡肥彝尊此樹獨寒瘠疊葉剩鏤青永宣交
枝巧別白盤坳挺鴉叉不騫瑟縮偃蛟脊根封雪窖銀彝尊身曳全
匹帛夫豈本性然永宣偶爲造化役空廊立移時不騫目眩肌瘆㾖
牀頭倒餘醞彝尊相對且酣適扁舟泛未能永宣悵望遠行客不騫
是日汪份張大受汪鈞公車北上欲送未果

玉蘭

雪後玉蘭樹彝尊二本何勻停居然華林闢不騫卑鉢羅滿庭雖無
裂鼻香永宣照眼光瓏玲重重傅璠粉彝尊寸寸排銀釘有時風吹
墮不騫素影逾娉婷交枝露綫霤永宣千苞壓繩欞色殺辛夷紫彝
尊體變珊瑚青因憶虎丘北不騫斜柯倚巖扃歲久呺其腹永宣吐
萼猶豐馨此時更奇絕彝尊乘興思開舲惟愁凍塗滑不騫況復窗
霰零不如雙樹底永宣淡坐憐忪惺彝尊

山茶

海紅亦嘉樹永宣恰與小牕對十月已試花不騫娟娟良可愛孤根
託招提彝尊冷豔免簪珮曉起雪漸深永宣我心始焉痗既慮苞蘖
摧不騫兼恐顏色退孰知歲寒姿彝尊凜冽性所耐譬蒙縞素衣永
宣嫣然逞餘態畫師貪此景不騫往往入圖繪或描江梅並彝尊或
取水仙配分明黃趙筆永宣只少鶺雀隊寫生貌逼真不騫比調朔
繼晦芳菲正有時彝尊改歲游可再永宣

聯句題王處士畫折枝紅豆圖并序

東禪寺紅豆一本結爲連理枝高至三丈花時沈啓南文徵仲唐子
畏湯子重諸君恆修文酒之會後爲疾風所拔王處士武以水墨渲
染作圖妙奪天真適有餉東筍者并繪之樹底圖今歸張孝廉挂之
橋下小軒孝廉屬題輿到聯句兼憶亡友惠吉士周惕成十二韻康
熙壬午涂月秀水朱彝尊錫鬯識

吳赤烏年寺嘉定張大受日容相思子一叢葉參雙塔外華亭高不
騫查客花豔八門東照影清溪水寺舊有清溪堂彝尊題詩白石翁甌香茶
竈熟崑山徐昂發大臨徑轉麴車通結實收新雨大受調禽付短童
經行消晝日不騫閒謝幾春風惠子居相近彝尊王郎畫最工偶然
濡淡墨昂發率爾變輕紅破萼夭桃似大受披圖束筍同已無枯樹
在不騫長恨舊壚空賴有淋漓筆彝尊能移造化功祇應懸素壁昂
發吟賞小軒中大受

雜詩二十首

淮陰一登壇風雲色寥闊囊沙齊遂破立幟趙斯拔羽也縱英雄氣
盡豈得活大統歸赤帝鴻溝因罷割何哉雲夢游一旦真王奪始焉
將百萬目中無布越既與噲等伍國士已羞殺寧知論元功後乃及
蟲達

焚香戶庭中逐臭者在外彼自海畔行於我尚無害所嗟蘭蕙鉏盈
要服蕭艾荀揚世所賤孔孟乃飢退無鹽入齊宮明妃去漢塞物理
固自殊時運寧有待愛者終莫憎憎者不復愛

含沙難匿影貝錦無停機一爲讒言中聽者弗復疑我欲指天陳畏
見南有箕小雅七十四感彼青蠅詩

芳蘭生當門託根豈能久嘉禾徑寸苗拔萃讓莨莠蛾眉一入宮謠
諑但言醜匪畏妒人工所憎二五耦

雕陵有飛鵲定巢上林枝不愁風雨漂寧慮矰繳施雄鳩特佻巧側
目從旁窺一朝逐鵲墮公然來居之搖頭鼓翼鳴喚婦餔其兒身無

鳳凰德飲啄鳳凰池非所據而據終爲百鳥嗤
紅亦不復花白亦不復花堂前雙梅樹但有枝杈枒春風吹戶外好
鳥鳴鄰家嗟我寂寞人故里同天涯
淮王升天日對帝稱寡人始焉帝心眷既乃帝怒嗔謫歸小山中桂
樹枝輪囷居然盜帝書意欲垂千春河間禮最古楚元詩亦醇區區
服食方咄汝非其倫九師招不至且與雞犬親
夷羿射十日其九落高穹如何此神術迺以授逢蒙支左與詘右於
技無不通一朝突反射人鮮克有終嗚呼在三義有若日在中六經
各有師不及斷梡工昔賢服心喪期與生我同薄者無不薄奚事鳴
鼓攻
秋蓬本在下吹噓送上天回風崇朝至過我門梁邊假令一者來何
妨暫周旋奈何舍我去轉向斜徑穿不如楊柳花相近猶纏緜涼燠
有定候冰炭毋乃偏
昔有池仲魚移居城門下城門設重關際夜上銀鎖既無穿窬患兼
有擊柝邏自謂智慮周乃藏殺身禍烈燄已具揚撲滅勢不果吁嗟
骨用朽前事資驗左處世多危機衡波少安柁桑海詎難乾杞天亦
可墮宋鄭四國災咸秦三月火達人殷遠憂朝市足恆褁逍遙十畝
間爲樂無不可
華山有小鳥自名寒號蟲翻飛必自卑毛羽恆不豐物微免弋獲幸
得過凜冬一朝條風至自詡時命通洗頭玉女盆鼓翼白羊峯謂鳳
不如我聽者誰汝容鳳兮翔千仞覽輝下梧桐一鳴音節節再鳴聲
喈喈雖言德之衰物理豈終窮
千佛各有經翻譯滿禪闥山花木葉文繁重苦難括自從達磨來一
葦當津筏聰明主妙悟指授在呵喝不讀一字書猊坐立可奪奈何
君子儒語錄效緇褐讀古喻玩物斯言太拘閡聖人述六藝反正亂
可撥豈惟身獨善言動必迂闊張口雲霧中昏瞳何由豁庶幾經濟
才寇虐乃能遏
有酒斯鼓缶吹壎必和篪同調定見憐一心不相離古人重久要隙
末非所宜谷風思小怨大德反棄遺新交不如故君子當三思請看
蘇子卿豈絕李騫期
蘇秦六國印主父五鼎食積金已成穴多方猶采獲人壽無百年子
豈神仙籍蜉蝣語蟪蛄我今日將夕春秋爾易邁不樂良可惜
衡必錙銖爭錢必子母權佳李鑽及核曲防遏其泉不屑一毛拔而
況千金捐舉世皆楊朱方思墨翟賢
飛蟲揚其羽乃爲蛛網得白鹿游上林難免射工食君子慎所趨毋
以貪自賊不見冥冥鴻寧受弋者弋
佛法西域來道里實遼遠其徒祇比丘馬馱經數卷至晉始有尼入
梁俗莫挽此輩僧易狎爲態亦婉娩一入富家門內言出於梱挾伴
湖山游積金寺塔建精舍累百區有司豈能限宣淫青豆房飽食香
積飯因之壞風俗詎可偕息偃婦人有婦功蠶織乃其本如何水田
衣娑拖出祇苑跪拜學男兒對客不自忖誰修鳳樓識絕此毋往返
先王設庠序專以明人倫校官爲人師必先順乎親入黌稱博士毋
也情所欣雖有祿三釜莫具膳兼珍九品流未入自詡爲王臣板輿
道豈遠忍自梔其輪彼心誠泰然我見翻愴辛
東京厚風俗士行本學校必先親其親使民知則傚於時重喪紀期
功相答效至或自解官居憂立名教奈何今之人毋死不作孝舍爾
苴絰製有靦酒肉貌首丘死者狐首山死者豹鮮民之不奔曷月掩
泉窖誰哉生厲階仕路巧騰踔
男兒一墮地弧矢射四方家有驥千里豈戀苗藋場威鳳鳴啾啾千
仞肆翱翔覽輝一以下百鳥生儀光圈牢有養物毛鬣分柔剛留以
施刀俎逸欲終見殃駃騠景洵易馳安樂不可常奈何當盛年白晝處
帷房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二十）

昭陽協洽

盛秀才書齋觀文（嘉）水墨杏花新燕

宣和譜花鳥獨有燕子畫者少後來小屏山多寫白燕梨花間大都畫粉不畫墨又或畫雙不畫隻吳中才子文休承藝事三絕人共稱冰紋之繭恣留額新燕圖來剛一尺其餘盡寫石田詩不許觀者旁題辭梅湖盛生雅好事少長羣賢並邀致晴軒挂壁縱客看歎息滿堂聲不寘圖中烏衣甫出巢杏林過雨含香苞拂羽試飛力尚怯風前未遽踏花梢自來寫生手往往守窠臼惟有石田真軼倫同時絕品數唐寅兩君畫意不畫似嘉也此圖亦逼真吾衰應酬詩嬾作（去聲）只愛看畫題長句坐中妙繪六七公那不臨摹遺我茅堂中搖頭鼓翼尾涎涎令我日日長相見

春暮看花木瀆夜過上沙連雨不止信宿還慧慶僧寺左足病躄自慰二十韻

春游抵木瀆對酒愛晚晴際夜泛上沙俄頃風雨生屋東西溝水漲漲階除鳴繩牀承漏瓦三徙仍敧傾淫潦晝不已疾雷暮砰訇有蚓蟠青泥有菌抽黃莖置身雲光中濕氣易滿盈老夫留信宿臥起足疾嬰其左頓成躄其右安得甓推牕覽朝霞散作魚尾赬言辭主人去淨域返水精兼旬罷看花累月不入城父母生我來日月斯邁征紅塵早插脚重繭萬里程雖經侍班聯會不伺公卿既嬾著朝韡兼恥邪徑行一從罷官後誰復驅使令不妨日蹣跚堅坐無所營吾自著吾書吾自怡吾情不有習鑿齒足蹇春秋成

苦熱和梅都官韻

于埞鶴不鳴涉波豕潛逃不有膚寸雲焉得陰雨膏徒封蜥蜴甕未毨鳥獸毛既乏招涼珠詎有含風袍艮苗日以槁莫抽分寸毫夏畦病莫治秋乃亡其曹老翁愁旅食疾首虛爬搔廣廈尚苦熱何況層樓高

夏日病足留慧慶寺張顧二孝廉孫范二上舍徐陳范汪顧五文學載酒至席上譚藝率賦二首

一人半爾習鑿齒三樂具焉榮啓期老矣關心無俗事相於把酒判深卮風多盡卷桔槔水旱甚將枯蔗芋陂已辦衝泥油竹傘當筵頻起祝雲師

近聞
天子幸捺鉢　闕下諸司務暫休吾意最憐雙樹好諸公合近五湖游形模楊陸詩焉用服習曾王筆自遒五相一漁朝野別不知何者果千秋

初秋宋五進士（聚業）載酒過張三孝廉（大受）潮生閣送魏二孝廉（坤）之西江即席分賦得九言

今年六月不雨至七月小軒橋下恆苦水氣腥昨宵高荷太芋聽枕畔歷頭檢點白露今朝零武塘魏二舍我豫章去鴨觜小艇蚤繫菰蒲汀此時攬袪欲別不忍別卻喜南園酒載雙玉缾匠門羣從同調三五客長歌短詠搖筆無留停此時秋之爲氣感宋玉碧梧桐猶未落蘼蕪青潮生閣梯從一初桄上八牕盡拓四面風泠泠灌嬰城中本吾舊游地中有古井浪動連宮亭珠簾畫棟亦有帝子閣目極西山南浦無潛形人生快意豈必致通顯文章一技可以垂千齡桓山石椁縱使九泉錮詎若閑關頌酒生劉伶他時寫取水村圖第七容我拄杖剝啄叩門扃

橋下小軒對菊效陶

商風拂昧谷翳日浮雲移晚節菊有芳不隨蕭艾萎黃白愛並列朱紫或間之雖乏有晥實沃沃呈其姿主人治席硯弟子前摛辭抗論

孔壁書兼詠伐檀詩吾亦扶杖至逍遙循階墀艮久發清謳妙舞堂中施三爵客多又一觴我同持人生如噩夢境適且自怡今者若不樂將爲四座嗤

題喬孝廉(崇烈)書離騷

伯時圖九歌和仲書九辨昔賢愛楚辭重之若笙典舍人工楷書法在去肥輭三真六草間用意帶章篆年來日臨池真蹟滿巾衍離騷思所寄一寫一百卷吾思屈子才妙語恣抽演美人與芳草發興義微顯靈修美始合改路忽他踐藝蘭磐石阿終憾託根淺一旦化爲茅遂爲蕘豎翦冶容非不工其奈出辭讋揚蛾衆女前謠詠詎能免水流豈復回石爛不可轉斯人久沉湘心事爾能闡想當懷伯庸以玆費藤繭紙長三過讀令我亟稱善冷笑書洛神取義毋乃舛

題梅生(庚)詩稿

吾門著錄多梅生文載道昨朝寄來詩彌覺風格老清琴一高張翔鼓罷勿考羣雅百五篇足以豁懷抱

閼逢涒灘

齋中讀書十二首

周官掌三易以通天下志卦名或不齊旅占本一致豈有先後天瓜離異方位斯言僞且堅足以亂神智演爲方圓圖申以河洛義儀象卦已陳相錯六十四圖中迭相生十六三十二請問安樂翁正名名焉寄

太極非有象一元氣渾淪陰陽至精數義由道士伸列圖自下上三五理具陳(陳子昂詩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斯在三五誰能徵義見道家洞真元妙經)亮番番希夷叟以此勒貞珉元公一丁倒遂爲席上珍(陳摶無極圖倒易即爲周子太極圖)後來費朱陸往復辭紛綸仲尼不可作誰與別僞真

書名達四方掌之周外史曷言乎書名毋乃小序是馬鄭注漆經大義已及此古文雖未見序先暢厥旨云何宋諸儒深文共排毀(書序非孔子作其說始林之奇)吾聞國史言序書自孔子哀哉秦火後未亡亦僅爾苟屬聖人言亦當存其似不見小戴文禮家以取士何獨詩書序攻者後先起

九疇一五行洪範義先具伯鯀一汨陳維帝乃震怒啓賢能繼禹天罰行有扈桑門易地風其說本舛互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革其二變一成百牾既與洪範殊寧免彝倫斁百世而可欺君子亦有惡

孔門善說詩子云商起予流傳大小毛授受大小序縱有齊魯韓見之色斯阻夾漈一後生攻以烈火炬先儒誤聽信鑿枘生齟齬微言忽中絕大義不復舉聞人左丘明著書秦相呂其言雖近誣其事頗足取國僑賦褰裳晉爲退師旅木瓜美齊桓情豈係男女詩教厚人倫誨淫何獨許可怪上蔡師(魯齋王氏爲上蔡書院師)爲力亦太鉅芟棄鄭衛篇竄改雅頌所(王氏擅刪鄭衛諸篇又退召南野有死麕入王風而以譚大夫衛武公詩改入國風)誰爲辨異同復遵箋傳語

男女一相悅情迫莫自持不聞桑中契先以定情詩國史明得失輶軒別醇疵如何歷鄭衛專錄淫人辭雞鳴風雨夜奔者亦可危執袪遵大路豈不畏人知丘中有麻麥兩雄共一雌雙雙李樹下寧免相詬訾立言詎可訓說者宜再思無邪尼父教用告童子師

詩亡王迹熄百國有春秋魯叟乃筆削寶書肆旁搜晉乘楚檮杌鄭志亦見收斯爲天子事邦國合九州大書王正月恐疑於孟陬胡氏逞私智謂以夏冠周豈其一布衣斧鉞威諸侯美惡同其辭此言尤謬悠當其在講幄君臣意綢繆經義月經進諷諫同轉軥是時十將存可復二帝讎奈何戒黷武惟知安是偷得毋檜所薦知己士當酬流傳誤後學乖舛難悉糾曷不廢其書述事準左丘

素王六經外論語其總龜紀者六十四義取春秋辭同門有不善一一具書之由求予亢寮言失不可追揆諸朋友義情得徇其私寧形

弟子短但以尊先師試觀孟子徒克丑亦若斯後儒不曉事吹毛務求疵倡論輟從祀平反者爲誰不若鄉愿人非刺無可施瞽宗祀此輩衆口庶不訾吾思屋上烏愛由丈人推云何七十子一眚罷其祠何年復舊典俎豆勅有司

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駁踳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博綜六藝旨叩之等木鐘於時內外學罔不羅心胸用以釋儀象明堂暨辟雍初非尚怪異專一譚魚龍緯書河圖魚龍最怪至於五帝名亦惟祀典從德業既日尊弟子爭扳逢黃巾拜車下後儒翻不容一朝輟栗主俎豆何由供嗟彼黎丘鬼謂王通也乃以祀瞽宗

秦延君說書敷文太支蔓堯典僅一篇爲言且三萬博士賣騎驢亦費三紙券吾思吉人辭終與躁人遠辭苟足以達其義自繾綣勿徇買菜求第抒心所願不見陸士衡才多反爲患

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別材非關學嚴叟不曉事顧令空疎人著錄多弟子開口效楊陸唐音總不齒吾觀趙宋來諸家匪一體東都導其源南渡逸其軌紛紛流派別往往近麤鄙羣公皆賢豪豈盡昧厥旨良由陳言衆蹈襲乃深恥云何今也愚惟踐形迹似譬諸芳蔗甘舍漿啖渣滓斯言勿用笑庶無乖義始

羣雅日凋謝後起靡有涯奇觚累百人各自名其家吾衰尚有志道古閑詖邪有明三百禩攬秀披春華青田與青丘二美洵無瑕吾鄉數程貝雙珠握靈蛇自從永宣來其辭正且葩洎乎嘉靖季七子言何夸鈎金縱可揀莫披黃河沙一咮衆楚和是後尤鼻哇先公聞鴂舌頓生亡國嗟先太傅初聞袁中郎鍾伯敬論詩歎曰安得此亡國之音慘然不懌吾欲返正始助我者誰邪

雨中從銷夏灣汎舟泊石公山麓

縹緲峯頭雨飛來銷夏灣舟停給孤寺路轉石公山吹浪神黿老迎人吠犬豩七檣帆百幅最樂是魚蠻

林屋洞二首

洞天傳第九林屋是吳根地戶真官守塗泥太古存雜花春瑣細仙鼠晝飛翻二客思深入囊衣換犢褌謂馮孝廉念祖胡上舍期真

出谷衣爭曝盤坳炬已灰仙居無路到石扇幾時開題壁思前事洞口有亡友周寶題名窮源誠後來不如神景觀松下且徘徊時攜沈生翼徐生惇復息道院中

太湖罛船竹枝詞十首

村外村連灘外灘舟居翻比陸居安平江魚艇瓜皮小誰信罛船萬斛寬

具區萬頃匯三州點點青螺水上浮到得石尤風四面罛船打鼓發中流

黃梅白雨太湖棱錦鬣銀刀牽滿罾盼取湖東販船至量魚論斗不論秤

幾日湖心趁趠風朝霞初斂雨濛濛小姑腕露金跳脫帆脚能收白浪中

灣頭茱萸紅十分湖中鷺鷥白一羣儂船縱入采菱隊不濕青青荷葉裙

十歲癡兒兩髻梳漁娃不放柁樓居新年判費金三鎰聘取村夫子說書

櫂郎野飯飽青菰自唱吳歈入太湖但得罛船爲贅壻千金不羨陸家姑

東溟大艑也嵯峨滅渡橋頭銜尾過一樣風波湖海別黃魚爭比白魚多

船頭腥氣漉魚籃船尾女兒十二三染就纖纖紅指爪新霜愛擘洞庭柑

莫釐峯下鳳舟回望見高帆六道開傳語羽林郎莫射漁翁元爲進鮮來

題楊(賓)浮瓠圖

柳條邊兮不知幾千里有懷二人兮游子戾止松花江兮不可方思浮以五石之瓠兮勝一葦之杭之嗟世兮嶮巇投吾足兮安施仰瞻兮厜㕒憚赤豹兮文貍退眺兮崇期車或殆兮馬隤遵陸匪安兮溯流匪危竹杖乍釋兮羽扇斯麾我覽四方兮孰是周才若濟巨川其繇也哉

題文處士(點)山水

去年金侃亡今年文點逝誰修遺民傳念後宰相系舊游章君存早結僑札契示我水墨蹤巖壑最清麗髣髴黃鶴樵浮嵐轉澄霽僧樓架木杪想見舊所憩下有宛轉橋得非寒山溼陶陶永夕話歎息何由繼竺塢瑟既輟山陽壚已閉對此神默傷寸心實悽戾題詩卷還君藏之永勿替君自挂君圖吾亦制吾淚

同徐吉士(昂發)陸上舍(稹)沈秀才(翼)過普賢僧房

茶塢山根寺經營景定年尚存行在牒未改梵王筵竹覆空池冷松排老樹圜天平知不遠留酌白雲泉

謁韓蘄王墓

蘄王墓近古梧宮暨六夫人祔葬同尚有石羝眠宿草更無宰木動悲風朝端彈事憑汪藻身後碑文付趙雄輸與喪師張魏國史家具狀得徽公

明瑟園雜詠三首

黑雲墮地晚風號賴得山棲置屋牢不特高梧新乳落吹殘阜莢認瓜刀

石橋夜夜雨傾盆茶塢雲多不露根檢點牛宮與豚柵莫教新漲入蓬門

竹外秋葵黃淺淺池南夏木綠陰陰日斜愛客絃桐至翻恨山蟬處處吟

八月十五夜陸上舍(稹)招同張孝廉(大受)徐吉士(昂發)顧孝廉(嗣立)徐上舍(惇復)沈秀才(翼)翫月石湖席上作

海湧東西寺笙歌鬧梵臺陸郎呼小艇且喜石湖來七十二橋月流光上酒杯浦禽鳴不去勸客莫先回

逢廬州守張(純修)四首

瓜州東廨徹離筵並坐空江赤馬船君去我歸京口牐春鶊秋蟀十三年

潭柘山游舊侶稀每逢鄰笛一沾衣懷君千騎廬江郡日對東南孔雀飛

伍胥門外泊齋舲話舊纏綿客共聽幾度相逢秋水曲黃花籬落白蓮涇

四百南朝寺錯連借君一榻坐蕭然龕中彌勒應微笑太守輸他布袋錢

同曹叟話舊三首

斜街深樹早涼生樹底娑拖伴我行猶記書堂酒醒後月中吹笛到天明

長定花時闘酒籌周郎三爵足風流縱然紅藕紅薔在(二人皆周郎曲中侍兒叟授女弟子也)誰復孀居燕子樓

戟府沙隄路渺茫十年蹤跡寄滄浪白頭再過僧廬坐共話中山獵後狼

旃蒙作噩

詠白杜鵑花應東宮教

銀牓璇題一道通仙花移植冠芳叢色殊李白宣城見狀比嵇含嶺外工照水影齊紅躑躅卷簾香動玉玲瓏梯航萬里來何幸采入瑤山

睿藻中
方乾木蓮花圖歌爲鐵夫上人作
少日誦九歌芙蓉搴木末得非三閭大夫本寓言豈有江花樹頭掇
壯年草木多識之乃知黃心之樹產自西北陲毋丘道士曾作畫醉
吟先生亦有詩傳聞雖久虛增羨膩粉輕紅幾人見黃山山後鐵頭
陀示我生綃圖一卷葉如青桂身青楊花開朶朶青蓮香天都方乾
染初就拒霜不數滕昌祐我思此圖更百年定有好事爭流傳老夫
爲題詩一篇卷還頭陀須愛惜愼勿輕汚飛蠅點墨瓜牛涎
題黃山鐵公小像
鐵公黃海至曾占最高峯山後一茅屋階前萬壑松禪心離怖畏詩
卷閱春冬不信巖居樂君看冰雪容
戲題汪上舍（日祺）拓盋小像二首
世無乞食僧天女隨其後莫是摩登伽巧把阿難兕
歡喜阿羅漢精藍舍衞城山僧少拘束恣意踏花行
焦山瘞鶴銘圖爲王副使（煐）作
華陽真逸昔瘞鶴井穴乃在焦山根銘文不省誰氏作紀年第有干
支存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弨論茲山不與浮玉伍其地僻
左稀攀援旋渦轉湍奔溜急沐日浴月驚濤翻峯坳集海舶淚翳藏
江豚銘辭汩沒露日少誰抉地戶開天門丈人守靈威眞官降趙尊
若非神人護遺蹟安可捫蘆臺王君信好事躬自荷鍤操犢褌剜苔
剔蘚竟深入先以前趾次尻臀手摸其文無闕失一紙價已當瑤琨
西江道士爲傳寫衣袂尙帶寒潮痕惜哉轅馬且北去山游未遂栝
與溫何年金石共搜討疑義相析窮其源
題宋中丞迎（鑾）集二首
魚水君臣古不如玉音問答（宋胡忠簡公撰）駐乘輿近來官閣無留牘更
勅香廚校祕書

西陂水比石湖清雲漢天章照夜明且莫平泉疏草木試看馬乳後
園生
七夕詞六首
箕南斗北火西流萬里明河一夕收難得纖纖兩頭月夜涼猶挂曝
衣樓
照面微虧半月輪經年別緒暫相親奔龍控鶴緣何事天路翻多襛
襶人
中庭兒女上䑓鉤夏果秋瓜列案頭若使天孫有餘巧只應先乞自
癡牛
清淺河流次第看橋成猶費立津盤來朝試彈林梢鵲驗取修翎乾
未乾
舊事虛傳摩睺羅家家秋思悶誰多兒童免戴青荷葉借我連筒卷
白波
馬乳蒲萄哈蜜瓜吳儂一倍鬭繁華街頭不復簪楸葉但買山塘茉
莉花
曹通政（寅）自真州寄雪花餅
舊穀芽揉末重羅麪屑塵粉量雲母細糝和雪餻勻一笑開盤楄何
愁冰齒齴轉思方法祕夜冷說吳均
題朱（顯祖）梅花手卷
空裏疎花淡更香珊瑚水底尺難量只應翠羽三更月臥看橫枝如
許長
贈卓處士（爾堪）
忠貞公後族蟬聯一代遺民藉爾傳辛苦遼陽存過所（其先世入關過所尙存）
篝燈重話革除年
初冬北郭讌集分賦
詩朋期不違勝引情乍愜潦看楚澤收簷與蜀岡接欒欒斂餘花燮

變下涼葉短景猶戀人深杯轉稠疊

飲方觀園亭即送其入都

隋苑頻移柳吳歌罷采菱平山窺戶入遠水出郊澄券尾驢三紙霜
羣鴈一繩金臺行在望樂劇許同登時義興儲子執禮同行

玉帶生歌并序

玉帶生文信國所遺硯也予見之吳下旣摹其銘而裝池之且爲之
歌曰
玉帶生吾語汝汝產自端州汝來自橫浦幸免事降表僉名謝道清
亦不識大都承旨趙孟頫能令信公喜辟汝置幕府當年文墨賓代
汝一一數參軍誰謝皐羽寮佐誰鄧中甫弟子誰王炎午獨汝形軀
短小風貌樸古步不能趨口不能語旣無鸜之鴿之活眼睛兼少犀
紋彪紋好眉嫵賴有忠信存波濤孰敢侮是時丞相氣尚豪可憐一
舟之外無尺土共汝草檄飛書意良苦四十四字銘厥背愛汝心堅
剛不吐自從轉戰屢喪師天之所壞不可支驚心柴市日慷慨且誦
臨終詩疾風蓬勃揚沙時傳有十義士表以石塔藏公尸生也亡命
何所之或云西臺上晞髮一叟涕漣洏手擊竹如意生時亦相隨冬
青成陰陵骨朽百年蹤跡人莫知會稽張思廉逢生賦長句抱遺老
人閣筆看七客寮中敢吠怒吾今遇汝滄浪亭漆匣初開紫衣露海
桑陵谷又經三百秋以手摩挲尚如故洗汝池上之寒泉漂汝林端
之霏霧俾汝長留天地間墨花恣灑鵝毛素

柔兆閹茂

春日讀春秋左氏傳心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偶憶草廬
吳氏讀尚書絕句原詩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因用其韻

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丘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題徐檢討釚豐草亭六首

青竹槍籬白竹門西濛不異舊時村暮年庾信文章老只合江關賦
小園
蓄意誅茅縛作亭中央四角總虛櫺客來不用愁餚菜漁弟漁兄滿
洞庭
一簣平山一曲池貓頭生筍莧抽絲新來長得金光草試問主人知
不知
春泥就燥雨初晴百草千花一夜生爲報亭中宜對酒不成送客反
留行
暇日婆拖一杖支養生方法講多時不應尚戀閉釵釧棗木流傳本
事詩檢討方鑣板行續本事詩
登盤黃雀箭頭魚誰道天隨子不如近日欲傳糖蟹法更來笠澤借
叢書

東禪寺林酒仙祠仙長洲林氏子幼失水至嘉興爲比丘祥符五年卒于寺僧居簡北磵集爲作銘龔明之中吳紀聞述其事仙遺詩有門前綠樹無啼鳥之句

獨破珠林戒惟貪米汁甘醉鄉仍此地古佛與同龕北磵遺銘在中
吳舊事諳門前留綠樹過客每停驂

憶高徵士不騫三首

苦憶尊鄉一釣師捉將官裏去多時匠門自閉潮生閣寂寞張爲主
客詩潮生閣在張孝廉大受園中徵士潮至吳長泊橋下主客時酬唱
西華東望禁垣重韡庭霜花曉更濃料得簪毫趨　朵殿驚心怕後
丑時鐘
蒯丘風雪最天斜何處停車問酒家此日聯吟遺一老僧房獨對海
紅花

謁泰伯廟四十韻

沮漆尋源合江蠻相土弘古公遺哲嗣內傳有明徵肇迹貽謀遠先
幾脫屣能帝心惟季度祖武得昌繩句曲誅茅始衡山采藥曾屈伸
等龍蠖游息喻鷃鵬三讓聲何忝羣黎愛莫懲稻田占樂歲泰伯圍田城內

瓜瓞啓新塍洌井深堪汲高墉近可乘謳歌頓洋溢獄訟省侵陵化被仁風厚經傳至德稱（宋徐脩請更論語名魯經）玉輿初弗顧黃屋詎難勝（陸雲碑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輿之責永襲皮冠之迹）自鎬宗盟重維南庶績凝命圭還作伯端委豈無朋節孰千秋並名將萬代矜（符子太伯將讓國語其傳曰王欲吾嗣一國之事吾其羞之吾）（聞至人不貴一代而萬世以之貴）世家倫序定人表上中應（漢書古今人表泰伯仲雍均居第二等）地紀吳甄冑（見陸廣微吳地記）祠沿漢永興到門帆葉卸（陸龜蒙詩讓王門外開帆葉）倚郭殿檐層行潦蘋長薦平墟墓未崩友于同一廟（皮日休詩一廟爭祠兩讓君）樓止必雙憑熟食均籩豆文身判股肱獨存冠黼冔不散髮翦誓（史記索隱引世）（本文雍是熟食故字熟哉殁文身被髮止雍一人）遜位翻追王浮家乃誕登典儀咸秩久齋宿有司恆芭舞經春演靈旗練日升官橋行坦坦（近廟有至德橋）社鼓奏鼙鼙霸業諸孫歇豐碑異代增斗牛含氣象烏兔信環縆議禮邦人懈彌文俗吏慣漸疎胞與翟下遺簿兼丞畫繪添奇鬼（潘凱記祠兩廡下土妖木魅詭）（形罔象編坻匄福膜拜乞靈）牲醪減舊秤但令巫史祝罕覩蕙肴蒸斷礎方花涇空廊蔓草芳青蟲晴挂樹蒼鼠暗窺燈邇者嗚鑾至恭惟嘉惠承爲章倬雲漢題扁照觚棱過客爭趨謁其誰免戰兢杏梁浮震澤栗主配延陵墜典勤分掌（同時范文正程明道宗忠簡諸祠降御書扁額）恩言盡服膺法施民矢報終古潔鉶甄

山塘紀事二首

寒食山塘路游人隊隊偕桁楊充皁隸簫鼓導神牌紅粉齊當牖銀花有墮釵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類篇叢租切）階（吳俗迎城隍神至虎丘道士以王珣地主袍笏）（立阼階延至厲壇）

神來官道擁祝祭厲壇仍活脫青袍引縱橫繡幰乘巫風書具訓奢俗禮宜懲手版紛紛集吾憐張季鷹（吳俗土穀神城內外各十多以手版迎城隍毀輪祠葑門外亦與焉）

夏日雜興二首

五月新苗綠上衣農人占雨候荆扉黑雲合處斜光露無賴蜻蜓千百飛

桐陰細細白花攢吾愛吾廬暑亦寒縱少園基消永日也應騎馬勝罷官

題裴潢顧生（勤）卷二首

梅邊亭子竹邊風添種梁園一捻紅不獨裴池稱絕藝畫圖兼似虎頭工

過眼雲煙記未曾香廚爭藉理籤縢殘山剩水成完幅想像張龍樹不能

得三十五弟（彝爵）杭州書

司訓吾家弟封書忽見招紅荷花十里開到定香橋

寄訊龔御史（翔麟）

江橋卜築意龐安聞道田居十畝寬不使車塵喧戶外儘容山色到簷端燈前綠酒雙魚洗雪後紅衣一釣竿料得時巡春有信種花應許上樓看（近年每逢車駕巡幸一至杭州）

送高（佑釲）之江寧二首

塵衫破帽獨支笻重向金陵寄客蹤試上風香層閣望至今猶剩幾株松

青衿文字國門編暇話姚翁結客年（翁字北若念祖友壻）快意黃金隨手盡秦淮一道擁燈船

汪侍郎（霦）攜仲子（日祺）夜過二首

解纜童兒塔（侍郎從海寧至）抽帆長水村劇談無夜禁密坐覺冬溫雀鮓披緜重魚頭漉酒渾回思燕市飲凋謝幾人存

十載疎芳訊崇朝去考堂楚歌休懭恨吳語自清狂舊雨西牕在空林朔吹長阿戎飛動意離席倒詩囊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二十一

強圉大淵獻

宿陸上舍稹聽雨樓

客鬢已星星小樓聽夜雨昨日海棠花飄落知幾許早有私蝦蟇聒聒草根語

天平山謁范文正公祠

范公祠屋此山中石筍抽萌萬笏同遺像依然窮塞主義田不改舊家風歸來散絹三千匹沒後題碑四五通近覩天書銀牓在年年秋色照丹楓康熙四十四年御書濟時良相扁懸諸南檐祠有老楓三十本

由上沙登靈巖山寺有感書壁

溪橋煙柳曉參覃縈拂纔過三月三人自雨中來雨外路從山北轉山南遺民老結蓮花社開士高居燕子龕茶板粥魚消歇後空餘井谷上方甘

胥口

胥口如繩直吳船比屋高往來陵雨雪歌笑涉波濤淺碧搖新柳夭紅露小桃近年浮宅慣未覺此身勞

讌集張上舍士俊水周林同諸君分韻得人字

岸上牽船思曼水中築室靈均客來何者是客客去此中有人

石湖

吳下長爲客舟行不計程過橋湖水闊隔岸野雲生寒食誰溫酒深村亦賣餳農人占甲子最喜上方晴

高麗蔘歌賦謝納蘭院長揆敘

若稽古帝伊耆穿九井御六螭百穀既播雨露滋蒸民乃粒無阻飢維帝念人壽之不永稽首再拜就泰壹小子而問之小子前致辭養生固有道曷不施赭鞭鞭百草嘗其平毒審其寒燠烏皓切別君臣異涇燥或冬而萌或夏而槁豐者茀蔓者抱鼎用飪臼用擣吹咀三百六十五味著爲本草經授諸醫師俾讎討山娟娟兮樹濛濛爰有紫衣童子歌霄中瑤光之宿帝車尾散爲仙卉三椏五葉各一叢人銜鬼蓋海腴名不同是爲土地精肩股各具體有時黃口兒土中啼不已高高羊頭岡深深虎穴底立苗團紫雲結子墮紅米晉上黨趙邯鄲遠而新羅百濟根結蟠我昔於高麗圖經曾覽觀胥餘啓宇後朝鮮世世稱外藩森羅三千七百島四至八到提封寬域中生蔆類羊角其上椵樹淸陰攢春州產尤嘉堅白少垢瘢聞諸遼陽土木撐地先以熱湯野爐煮何異都蔗去汁方登盤此邦之人日炙風戾乾元氣不損形神完珍藥豈易得恆愁致者難納蘭學士相於久憶別重逢歲在酉三面山臨一面江學士游韜光句也誦君淸詩不去口今春鳳艦復時巡扈從依然八十一車後朝來帳殿喜合并憫我形枯貌藂顦分我神草凡百莖投之几案鏗有聲五加一把安足道愛玩不異懷中瓊服之洗憂恚定心氣益神智還精髓失笑頗類西域之駱駝口不能嚼左右齧老眼秤星渾不辨刀圭約略付銼鑢作詩報學士奇觚急就有媿盧仝馬異劉叉何

過龔御史翔麟田居留飲卽席賦

蘭臺有杜史敢諫名不虛奮舌彈將相收身還里閭性不愛肥膩築室田中居田中何所有活水淸不淤竹依上番種瓜擇辰日鉏十枝五枝花一寸二寸魚籬下舴艋舟門前觳觫車雖然在城市俗務已漸疎交謫無孺人著錄付小胥曉督芸鼓芸宵從漁父漁我來適孟夏乍見蓮葉舒蘆藩打槳入直前上階除是日新雨後決決鳴溝渠一孫扶藜杖桂孫二客停筍輿查編修嗣瑮家上舍思贊主人略禮法小摘園中蔬山庖遠羶腥俊味頗有餘日長語雜亂要勿及除書學稼既有懷老農豈不如淸詩唐宋間流傳相歎譽幽棲洵可樂奇服遂厥初試

觀襛襶子有若窮相驢團圝日旋磨進退皆牽𤲪對此淡蕩人物外心相於躬耕許我耦願言期溺沮

初夏湖上同侈學士 法海 賈編修 國維 查編修 慎行 嗣瑮 汎舟學士紀之以詩遂和其韻

新晴最可娛天朗片雲孤蓴膩魚王塔鶯嬌柳浪湖水亭施步障風幔結流蘇今夜弄明月千金此一壺

瑪瑙寺陳閣老行館

寶勝湖邊刹峯連葛嶺青過橋　行殿近散直小車停野飯移廚速山泉入覓聽只愁　宣喚至容易別巖扃

武林逢鄭高州 梁

高涼太守鬢成絲青眼看人似舊時桐樹半生無改色蟹螯一手尚堅持後來領袖歸才子老去雲煙勝畫師別久重逢轉傾倒七言三復曉行詩 太守右體不仁左手猶能作畫其曉行詩云野水無橋牽馬渡曉星如月照人行賦景最工公子性有才名

飲查編修 慎行 寓樓二首

顛毛初白與僧同 編修取蘇學士僧臥一菴初白頭之句自號初白菴主人 逐隊仍趨　朶殿東恰喜行廚櫻筍熟繫騕且對一漁翁 唐學士繫騕坐玉堂

高館江湖左右開三缾榴酒倒官醅十年舊事篝燈話此夜方舟泊釣臺 戊寅四月同編修入閩

杉青牐別侈學士 法海

跑踘題紈扇灣洄住綵舲合并曾幾日相送落帆亭

曝書亭得孫學士 致彌 都下札

杖藜還藉短童扶暇覓筠牀雀糞洿典籍曝餘翻散亂田園歸後轉荒蕪病疏幾見連筒灌薄酒生憎入市沽差喜故人遙記憶八行書肯報潛夫

苦旱茗飲乏水戴秀才 鋑 以所蓄天泉見惠率爾賦詩

浮玉山曜兩目荊溪橋斷百瀆吾家長水口夏至不沒狗村農鳴鉦踏水車有如赴壑之修蚖青天無雲赤日午相與結隊撈魚鰕忽焉長水涸水車無聲泥上閣東皐種禾禾漸焦南山種豆枯豆苗紫茄黃瓜半灰朽安得舊井寒泉澆朝來約童子越阡度陌汲湖水昨行五里今十里斯時老夫出亦愁入亦愁躁類楚沐猴喘似吳耕牛既不能喝三江五湖倏倒流又不能使龍跳蛟舞拔老湫升斗之水何從求戴生前一言家有泉兩甕須臾擔僕來打門遽相送樂莫樂且先嘗何減三危之露九醞漿竹火爐冰瓷盌鷹觜長雀舌短飲罷北牕眠月輪又新滿仰面問金波那不麗天畢雨滂沱何辜今之人忍令禿髮女妭市也來婁娑 生自柘湖還言半妓見作浦

寄鄭秀才 元慶

鄭生五亭住四面白蘋香竹樹旱無恙湖田低不妨圖書宜後定天氣欲新涼近得苕溪集 南渡劉一止詩文 期君讀草堂

更舞蛟石爲蚖蟠石紀之以詩 并序

府治東徐少卿祠有苔石奇古土人目曰舞蛟傳是花石綱所遺然至元嘉禾志明柳琰鄒衡趙瀛三志均不載未析所從來按元慈谿黃玠弁山小隱吟錄有爲濮樂閑司令作蚖蟠石歌樂閑家濮院意明初產入官後好事者移置此地爾妄擬李白更九子山例書之禾錄

石以舞蛟名未若蚖蟠古試誦弁山吟圖經猶可補

吳甥 振武 用指頭作畫花竹翎毛草蟲山水畢肖異而賦長歌

軒皇曾列素女圖虞帝欲觀古人像禹鑄神姦貢牧金康模酗酒豐侯相周官設色之工五畫繪由來有專尚彼時蒙恬筆未製安得中山管城檬不知渲染用何物藻火山龍授師匠指頭作畫舊譜希巧者未述知者刱吾家賢甥罷官久玉桂國中少倚仗林泉高致頗軼倫往往得錢掃屏幛入春放溜始歸來啜粟承歡北堂養田園松菊

縱荒蕪且免折腰走俗狀蕭晨訪我梅會里小艇恰乘新水漲開顏並對竹垞竹一技尤精難比伉先施淡墨後濃墨食指兼需巨擘將有時爪痕抽櫱苗有時指節成花當雪禽不數唐希雅風蝶何殊秦友諒少焉滌硯寫山水茅屋苔磯雅清曠斯須湧出八九峯瀑布飛流樹穿浪釘頭鼠尾信手皴程奕屠希見惆悵漆園以指喻非指天地一指巧相況覶縷新圖捫指成使我衰年一神王移家思避消夏灣歲旱湖田定無恙甪里梨容客至嘗毛公壇許人扶上橙黃橘綠及是時十幅蒲帆趨所向甥能從我賦近游共醉山家隔年釀

南垞晚步同王生沄

荷風剛罷浴蘭晚已新涼高樹下歸烏小牕明夕陽蛇牀秋草徧魚尾暮霞長老圃論生計纔收一稜薑

過李上舍村居

偕行十畝桑外並坐千年樹根猗玕子無惡客武夷君有曾孫元結自號猗玕子以不飲酒者爲惡客上舍六十已得曾孫

五毒篇效曹通政寅用其首句

南蟲毒頭北蟲尾以類名蚀總爲虫五者潛行疾如鬼誰與點筆繪作圖一一獰劣殊形模五月五日張戶樞嗚呼之蟲螫人遇所觸謀及乃心禍斯酷世間無如倮蟲毒

送逢占楊叟還廬江

桐帽椶鞵冰雪容山茨歸臥棗香濃瓊茅欲就靈氛卜知近浮槎第幾峯

雨集平山送查編修嗣瑮蔡舍人望方上舍世舉唐明府紹祖入都二十韻

金飈斂行潦絳葉鳴凜秋曉雨原上來枯桑落荒溝筠車北岡路徑盡知所投平山表遺迹經始歐九修手移新堂柳綆汲洌井流至今闌檻曲詩版存王劉吾來堂未建再至乃登樓未知百年內紺塔能復不一蕭暘二卞子恆久澍載酒羅庶羞征鴻適來賓鳴鹿迭相求翩翩羣雅才簦笠偕燕游江光湧平楚草色連遙洲淮南十一郡千里極望收同人齊所願于野獲良謀查蔡金閨彥方唐才士尤將從畿南驛直抵山後州豈曰無裳衣客子在道周感彼蟋蟀唱役車何時休燕南趙北際慎勿久滯留且復飲沉頓率意成狂謳

紀夢作

北山叟卜南山宅言歸北山人不識山家黑犬兩耳黃獨木橋邊吠行客柴門之下水淙淙枳籬以外花茸茸偶然鞭犬失青竹化作羊須一白龍

送程秀才元愈還宣城梅孝廉庚女壻也

花飛春水都官句山抹微雲女壻詩送子羊頭車一兩滿林柿葉正紅時

歲暮送張生星還吳

四野同雲淰淰寒只應小住共春盤懷歸潘岳真多事遺挂重思面壁看

著雍困敦

五言賦鴨餛飩

禾俗養鴨兒樂府歌阿子一雄挾五雌累百唼長水方春㲉將出生意不可止要術啄菢宜市月雛定起淺夫計欲速火攻迭運徙半體形已呈忽焉混沌死他邦盡棄擲吾黨獨見喜鄉人目曰喜彈釧童屑椒桂竈妾洗毛髓色淆黃白斑候斂漿汁滓鴨簽哂東京鴨劗屏南史既免治刀砧兼弗鑿牙齒以之號餛飩莫審所自始得非飲食人桐江方萬里記取秀州門竹杖扶入市萬里竹杖詩跳上岸來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至今七十坊至元嘉禾志載坊巷七十饌法傳伍氏物微愛憎殊留賓姑舍是二子下箸貪桐城方世舉嘉興李宗渭謂足勝羊豕作詩賞逸味虛谷同一揆不知天地間何者真好美試問廚煙生曾否動食指

送李上舍之濟南謁新城王尙書

海右惟濟南具饒山水趣側坎趵突泉䇿椒華不注匯爲蓮子湖七橋從坦步尙書宅新城道重東山傳絲竹匪所耽騷雅乃先務林端有嘯臺池北但書庫著錄幾千人片言等墳素李生辭菰蘆高山動遐慕譬諸驥騄姿孫陽宜一顧莫因籤程迂直趨九河渡送行吟短章心飛蠶尾樹蠶尾山房尙書著書室也

九日籬菊未放桂有餘花里中諸子過出金華酒小飲分韻得小字

叢桂落餘花雙缾出清醥我客不速來毋論戶大小冷笑登高人牽拂風林杪

潘檢討耒以方竹杖見贈賦謝

天台方竹杖絕勝萬年藤九節仙人斸兼程衲子能免尋籃轝坐且喜石橋登準擬池南岸晨朝相菊塍

德藏寺咏古跡五首

雙塔

寺門雙塔並夕照挂林西影落東湖曲參差終不齊

梓徑

入寺一徑分文梓昔無數想見獨吟人赤脚踏紅雨趙王孫孟堅有詩

浦花堂

百里魯公浦風荷岸岸香金沙誰布地傳是道宜房

松風臺

松樹已無榦松風舊有臺華亭初不遠定有鶴飛來

山月池

海山一片月終古照池水當年人定鐘聲聞十八里事見魯應龍閑牕括異志

天游觀歌寄贈崇安王明府梓

昔我登武夷勝絕天游觀諸峯羅爲下一亭表天半水紋斷續流石骨陰陽判欒櫨茗盌不外求谷鳥林猨迭相喚老夫高尋豁兩眸坐久𡚁下崎嶇丘夕陽滿樹嵐翠浮白雲忽起山之幽須臾逢逢漲巖壑仰視昴車井鉞參旗收恍如置我不繫之虛舟蓬萊方丈海外州天雞乍唱旭日旦依舊列岫仍環周回思此地神物怪疑詎可測願爲道士驂駕白鹿騎青牛年今八十行歎復坐愁安得九節竹杖扶我重上仙掌之峯頭閑吹鐵篴弄明月乾魚糲飯長勾留郃陽王子今爲宰詩思潘江文陸海仙才自合治仙山一鶴一琴恆並載櫂歌九曲和元音逸韻清鏘音欸乃書院琳宮次第新陳丹暗粉更番改晝簾暇日考圖經祠祿題名舊章在騷人初度先春期玉梅早發珊瑚枝邑人躋堂齊介眉頌侯戩穀無不宜三漿十酒斟滿巵亦有鼓板兼歌師當筵漫奏賓雲曲明府自有白雪陽春辭

查二編修弟嗣瑮煎錫爲洗頭盆注水扶寸江行恆自隨乃以脫贈賦五言詩紀事

查仲華山頂曾窺玉女牕洗頭無俗具注水愛深缸巧匠工煎錫騷人利涉江塵容許三沐贈我載歸艭

題戚叟生壙

宜山居士抱詩癖老傍南湖度幽宅莫嫌丙舍少兒孫且免他時賣松柏

題張平山水墨明妃出塞圖

畫師徧寫春風面殺粉研朱總未嫻似此澹描翻絕世按圖誰復詆平山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二

古今詩二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屠維赤奮若

寄查山張上舍二首

昔訪查山麓梅花香滿頭筠車三日坐日日醉層樓八載負前諾今年春可游老夫無那嬾風雨返孤舟

傳說幽栖好經營與舊殊立碑先墓側注水小山嵎路近通香海帆輕截太湖不知尉斗柄更插幾千株

送施生重游武夷三首

止止菴深舊下帷焙茶擣紙遠如期春山一路無啼鳥潤水聲中到武夷

度嶺虹橋架壑舟無妨仙侶暇重游修琴載酒途非遠誰道山中不可留

隱屏峯後石蒼黔百丈傳聞挂水簾好事眙漁曾不到圖經藉爾後游添（吳人徐達左洪武中游武夷繪九曲之勝不及水簾洞眙漁子達左自號也）

雨

曉雨仍鳴瓦春陰未浴蠶乍看抽菜甲翻覺斂花荅窮鳥窺檐入枯魚得米泔仳離愁雁戶泥滑市西南

即事二首（并序）

入春菽麥未熟饑民載塗告于太守諗諸比鄰各率私錢爲粥以食餓者日萬餘人俄而謗書滿紙無由自白乃有落瓜里民就食經月以農務告歸持瓣香踵門稱謝紀之以詩

惻隱人心共何期物論殊螳蜋齊挾斧薏苡乃成珠捷捷謀胥雅申申詈左徒角張逢五六作事哂今吾

世事翻成釁人言僞亂真不圖落瓜里乃有翳桑人布穀迎新雨收蠶及暮春要知升斗水人足潤鮒

野老

學易村夫子勞勞方寸心卜錢求漢鑄新得火珠林

柬友人

吾圖吾書莞鑰則無與子忘形點勘墨朱期我故人無失其故乾餱以愆將子無怒勿躬勿親聆我詆諆人或廷汝胡詛我爲子毋居居子毋究究雖有新知人惟求舊（爾雅注毛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

三月十日詔下青宮再建喜而賦詩

震驚由地奮巽命自天申復覩重光日毋煩四老人堂懸銀牓舊笥出紵衣新媿遠青雲路難揚蹈舞塵

四月八日效長慶體

今年孟夏行冬令夜尙南風曉北風露頂劇憐黃面佛披裘仍作鹿皮翁榆錢柳絮愁飄損且喜餘花婪尾紅

題曹通政（寅）思仲軒詩卷

蕪城鮑明遠古調李騫期眷念同懷子因題思仲詩春塘宜入夢柔木易生枝更放過牆竹濃陰使院垂（公弟居此植杜仲一本于庭故以名軒）

爲殷秀才（譽慶）題梅孝廉（庚）春雨幽居圖

飛粱苔滑滑平楚風修修如何仙源水不有桃花流

題程上舍（鳴）寒梅霽雪圖

自寫苔枝竹外雪晴半樹梅花此地不攜小酌明朝風起如何

真州客舍對雨

夏日北風起殷雷聞再三黑雲奔萬馬俄頃徧天南驟雨散銀竹乖龍回碧潭何來雙白鳥猶自舞毿毿

魏諭德（學詵）調鶴圖

蔚州才子嗣清塵藻鑒持衡識曲真畫裏歸裝無長物一雙舞鶴比
長人

項叟小像

花開一百五日月明二十四橋君家大好山水偏愛蒲團寂寥

五月晦曹通政寅招同李大理煦李都運斯佺納涼天池水
榭即席送大理還蘇州

天池南有樓天池北有樓納言北樓下招我池上游軒牕拓四面地
潔無瘢疣解衣挂短桁舍坐臨清流綠楊萬千絲花鴨六七頭徐聞
水車響少待魚罾收須臾二李至各各情綢繆小胥搖大扇四座風
修修蘭肴屏肥膩苦露獲所求古來避暑飲豈必量觥籌東園久不
雨老樹焦煙浮青蟲高下墮吐絲若綴旒斯時墨雲升或躍在淵虯
因之鳴垤鸛且免喘吳牛有滄雖不作氣已如涼秋大理起避席疊
櫂還武丘主人不忍別小舫尾中洲峭帆十八幅破浪同飛鰍榜人
有常程歧路難久留分手文山祠日暝回孤舟

守風瓜步示沈秀才翼二首

連檣水沉鐵鹿四面風吹石尤東澤會留綺語請看月上瓜洲

朝霞欲雨不雨歸路愁水愁風長江廣輪尋尺此事何關釣翁

丹陽道中

丹陽三里城兩槳一舟行雞犬家家靜菰蒲岸岸生過橋斜照斂出
郭小車鳴不比瓜洲渡波潮信宿驚

蛓

化益作將軍百蟲各率職周官去鼃黽庶蟲攻必力苟或害田功惡
其傷稼穡食苗心曰螟食苗葉曰貣食苗根曰蟊食苗節曰蠈秉畀
炎火焚田祖首罰殛嗟蛓本末微坏戶易潛匿花兒匠太慵埽除失
記憶主人五畝園曝書亭在北樹之桃李梅三面少柴棘履道坦且
幽穿徑曲而仄薰風來自南綠陰淨如拭睍睆黃鳥音繽翻翠禽翼
藻景愛靜觀悠然意猶得不意蟄者蘇闢生累千陌縹碧黃朱班文
釆假緣飾依倚族類繁黨附蛅蟴蠷誦詩三百人其名或未識上樹
少卻行緣裳無懼色一毛散空際中者立受厄小兒女至頑敢怒不
敢即傳聞官蝦蟆噓氣出胸臆之蟲在林梢蠢動自顛踣又聞小花
鷹飛掠來海國慣伺之蟲嘗不避弋人弋二者均莫致俾爾橫暴極
桑柘以飫蠶村姑有定則賦茅自狙公朝暮稟部勒豈若是物貪葉
葉乃盡蝕有若人禿鬝又如烏希革歧枝結棼絲遺矢顧深墨大哉
造化工生物固不測巨或肆饕餮小亦具凶德荀卿原性惡斯言信
剛直歲序迭環周時運互通塞商飆一以涼流毒自然息

贈吳下張生星

一道蓮涇直到門粥魚茶版共晨昏郎官石柱書無敵甘白先生里
尚存五載匡廬曾結社全家雲壤近成村看君用筆形交讓足比西
京繆篆痕

檇李

佳果先秋熟來禽也不如瑤光珠斗散青簡素王書瘦地翻宜嫁柔
條亦易舒最防黃霧塞務使綠陰疎暑暍猿偏潤風吹粉未除豐肌
須小摘纖核乃中虛銷夏吾鄉好分甘佛寺初曾留西子招當食轉
憐渠

查編修弟嗣瑮家上舍思贊書來許以七夕見過愆期不至
漫賦

星期逾七夕露坐判三更河漢夜無影梧桐秋有聲愁嫌樺燭短涼
覺苧衣輕可是烏巾酒連船載不成

蟋蟀二首

暑退陰蟲健無端處處吟起看河射角坐久院橫參易入羇人耳潛
驚嬾婦心物微甘在野何用苦追尋

已被村童拾寧容古礎藏呈能矜小勇作氣恃方剛寸草心挑戰千

錢注看場冷盋宮様巧制器自宜皇

送徐甥焯之豫章二首

涪翁詩派授諸甥中有師川調更清我亦南州矜宅相雁池賦雪早知名西江詩派山谷甥居其四

繡鴨灘頭水滿磯豫章西去一帆飛心傷慈毋停鍼綫臨發誰縫九月衣

南浦停舟霧雨迷登臨兩度倦留題風流輸爾秋屏閣簾幙看山盡捲西

社日送燕和查編修嗣瑮

好去炎州燕高秋别翠樞舊巢非不戀社鼓最愁聽寄訊誰書札翻飛幾驛亭自今諸怯薛恣放海東青

村夜

山昏月未明木落霜初降何處夜歸人一犬吠深巷

顧孝廉嗣立過訪村居即席懷汪泰來郭元釪二徵士二首

鑑曲歸狂客高陽命酒徒披緜黄雀膩入手紫螯龐道遠資雙屐孝廉將逾庾嶺宵長判百觚新詩喜同調端可傲江河

歙郡汪文學江都郭秀才圭璋宜特達時命乃邅迴喪子憐東野留賓少上台合并愁未得與子且銜杯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一

江湖載酒集上

霜天曉角 早秋放鶴洲池上作

青桐垂乳容易凝珠露一縷金風飄落添幾點豆花雨 簾戶翦燈
語草蟲飛不去坐愛水亭香氣是藕葉最多處

高陽臺 并序

吳江葉元禮少日過流虹橋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竟至病死氣
方絶適元禮復過其門女之母以女臨終之言告葉葉入哭女目始
瞑友人爲作傳余記以詞

橋影流虹湖光映雪翠簾不卷春深一寸横波斷腸人在樓陰游絲
不繫羊車住倩何人傳語青禽最難禁倚徧雕闌夢徧羅衾 重來
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沈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鍾情
怕到相思路盼長隄草盡紅心動愁吟碧落黃泉兩處誰尋

柳梢青 和沈山子西湖後游之作

障羞羅扇花時猶記者邊曾見曲彔闌干玲瓏牕戶也都尋徧 兩
峯依舊青青但不比眉梢平遠第一難忘重來崔護去年人面

原作 嘉興沈進山子

十二重樓是誰珠箔雙掩銀鈎桃葉春潮楊花暮雨一段閑愁
飛來沙際輕鷗芳草外春風舊游團扇歌殘羅衣試罷人上蘭舟

清平樂 秋夜宿燈公山房

秋林風絳鍾乳霜初降應有愁猿來聽講吠犬寥寥深巷 明星無
數茅檐披衣轉覺寒添不是山中無酒何妨一醉陶潛

憶王孫

黃蘆紅蓼白蘋洲一水東西南北流舊日秋孃尚在不石橋頭柳外
斜陽花外樓

又 夜泛鑑湖

天邊新月兩頭纖鏡裏晴山萬點尖小櫂烏篷不用簾夜厭厭漸覺
微風衣上添

生查子

雙眉澹遠山一髻簪寒玉鉛粉幾曾施最好新妝束 江月去茫茫
不照春船宿空有酒如泉難聽琵琶曲

醉太平 題姜開先贈歌者李郎秦樓月詞

支郎眼黃何郎粉香尊前一曲迴腸愛秦樓月涼 公羊穀梁 鄭清之送新萱詩公羊穀梁並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皆姜字 鄱陽括蒼詞人試數諸姜算堯章
擅場 梅山姜特立括蒼人

附原作秦樓月詞 會稽姜啟

天下李一般柯葉分仙李分仙李東西南祖故家苗裔 漢時有
个延年李唐時有个龜年李龜年李崔九堂前岐王宅裏

女冠子

鶯簧軟語小店槐陰無暑索寒漿一笑千金值雙蛾半額長 愛他
黃竹子織就女兒箱那得銀釭下卷衣裳

望湘人

愛蘭風兩岸梅月半牆浣紗溪上曾住步障教移燭花漸灺依約斜
窺簾戶虎僕毫尖麋丸墨淡倩題詩句記恁時卓女含情比我相如
詞賦 愁思孤帆朝暮奈雙魚消息未傳幽素到香徑重尋祗有碧
桃千樹晚緜撲柳晴絲卷燕儘自飛來飛去渾不見人面重門虛憶
畫中眉嫵

思越人

小門關深徑轉昔年曾醉秦樓笑撚畫裙青案底教擡纖手藏鈎
臨行指我相尋路鏡湖一曲西去繞遍湖塘烏桕樹知他門掩何處

探春令

萑苻夜火那年屋角伴人驚走對銀灣脈脈含情久不道是相逢驟露華如雨凝高柳滴單衣涼透到歸來始悔輕分手已許我攜羅袖

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

更漏子 吳江秋泛

樧頭船菱葉港十里冷楓門巷江八澳柳千條赤闌第四橋　煑鱸香聽鴨語莫恨舟師催去空翠淡夕陽孤飛帆度石湖

采桑子 梧宮詠古

何年越客千絲網網住西施看殺吳兒貯館娃宮得幾時　離筵白紵歌纔罷拋了西施遠去黃池冷笑夫夫真箇癡

滿江紅 金山寺

巨石孤根作去聲弄出寒潮嗚咽映焦山遠樹蒜山晴雪水品中泠誰載取鐘聲兩岸何曾歇試層層路轉妙高臺簾齊揭　哀笛響風鳴葉樓船靜沙沉鐵望揚州一片海雲明滅浪裏江豚空自舞天邊塞雁飛相接把題詩張祜問山僧猶能說

又 吳大帝廟

玉座苔衣拜遺像紫髯如乍想當日周郎陸第一時聲價乞食肯從張子布舉杯但屬甘興霸看尋常談笑敵曹劉分區夏　南北限長江跨樓艪動降旗詐歎六朝割據後來誰亞原廟尚存龍虎地春秋未輟雞豚社剩山圍衰草女牆空寒潮打

風蝶令 石城懷古

青蓋三杯酒黃旗一片帆空餘神讖斷碑鑱借問橫江鐵鎖是誰監花雨高臺冷臙脂辱井緘夕陽留與蔣山銜猶戀風香閣畔舊松杉

賣花聲 雨花臺

衰柳白門灣潮打城還小長干接大長干歌板酒旗零落盡剩有漁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壇更無人處一憑闌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

喝火令

豆蔻熏香篋檳榔潤小脣丫鬟斜插暈妝新輸與金錢多少看取浣紗人　無意曾窺宋多愁易感甄畫樓螢蠟射南鄰那不當牕那不卷簾頻那不收燈時候月底踏芳塵

菩薩蠻 東莞書所見

佛桑花謝蕉心重牆陰浪壓沙文擁何處采珠還素馨添兩鬟　生香藏肘後項細兼紅豆一唱摸魚聲都來月下聽

東坡引

纖羅輕似葛遙山橫似抹樽前秖見銀河闊何人花底活　雲鬟愁嚲玉釵休拔更纖手檀槽撥月斜聽到歌聲滑六幺花十八六幺花十八

酷相思 阻風湖口

社鼓神鴉天外樹見渺渺江流去向晚來石尤君莫渡大姑也留人住小姑也留人住　杜宇催歸朝復暮轉把歸期誤儘燈火孤篷愁幾許風急也聲聲雨定也聲聲雨

好事近 效朱希真漁父詞

新月下瓜洲重露漸成涓滴船尾漁燈紅逗映蕭蕭蘆荻　偶然鼓枻度金山夜久梵鐘寂一縷潮痕催送報隔江風笛

前題　李符

辟寒舊時灣留得樧頭船小數偏生涯安穩只浮家去好　鴛鴦湖水儘寬閒容我翠綸釣蕩入菰蘆不見有何人尋到

洞仙歌 吳江曉發

澄湖淡月響漁榔無數一霎通波撥柔櫓過垂虹亭畔語鴨橋邊籬根綻點點牽牛花吐 紅樓思此際謝女檀郎幾處殘燈在牕戶隨分且攲眠枕上吳歌聲未了夢輕重作去聲也儘勝鞭絲亂山中聽風鐸郎當馬頭衝霧

有有令 計甫草索贈吳儂時來

樽前須記記取小名兒時來方見你年便周三五看秀靨依然媚是天生付與騷人苦吟不足添他憔悴 南北相攜萬里且緩作五湖歸計鎮日牋裁藤角洗硯收龍尾鈔詩更會人意問伊故里可有个延年女弟

南樓令

春水到門長春蕪繞徑香好花枝未隔東牆來往花陰仙犬熟已無意吠劉郎 舊事費迴腸支機片石旁便金梭投也何妨暗悔當時真箇錯無一語但形相

明月引

小紅樓上有紅妝是蕭娘是韋娘聞說他家慣自畫眉長扇又遠遮簾又下暗塵起紫騮嘶向夕陽 夕陽夕陽斷人腸柳半塘花半牆數也數也數不盡塘上鴛鴦偏我相思人到獨眠牀若遣个人偷嫁我拚兩槳打春湖送故鄉

蝶戀花

碧浪湖寬天水接郭外晴嵐佛髻三雲疊纔見黃花開穩貼一般也有悠揚蝶 何處飛來江上楫妹是桃根姊定名桃葉賦就閑情添口業砑羅却羨湘裙褶

玉樓春

舊游聽說臨邛路壚畔燒春誇卓女不同新寡更風流斷續巫山朝暮雨 遙峯眉樣應如故只有琴心難寄與從前翻恨是相逢剛道勝常看又去

殢人嬌 贈女郎細細

絕小脣朱無多眉翠算舞腰楚宮有幾犀心一綫柳條通體比燕燕蟲蟲也還纖媚 易露簾前最宜懷裏借片石迷藏花底一分難滅千絲得繫待社日歸來與伊相對用東方生細君語也

似孃兒

鏡約總難諧十年事雨絕雲乖苧蘿未嫁西施日闌橈曾並畫樓曾共香徑曾偕 明白逗春懷纖纖步引上重階小屏風對鴛鴦浴無言半晌替他整髻翻溜金釵

玉抱肚

橋頭官渡沙頭煙樹放歸船碧浪湖中短篷同聽疎雨恨參差朔鴈何苦又慘澹江天叫秋暮城隅漸近隱隱梵鼓臨當去重去聲分付少別經年相逢地單衫佇立知誰畫眉嫵好春兒過了都無緒好夢兒作去聲成都無據限仙源百尺紅牆翠禽小小不度斷魂難訴 從今憶舊事淒涼尚堪賦但只怕你朱顏在也非故水又遙山又阻便成都染就牋十樣也寫不盡相思苦

梅花引 蘇小小墓

小溪澄小橋橫小小墳前松柏聲碧雲停碧雲停凝想往時香車油壁輕 溪流飛徧紅襟鳥橋頭生徧紅心草雨初晴雨初晴寒食落花青驄不忍行

沙塞子

白頭無賴到西泠浮小艇愛問南屏依舊是風荷十里浴鳧沙汀酒徒一半已凋零重過處酒幔猶青有多少酒壚舊事訴與誰聽

惜分釵

雲鬟膩眉峯細小脣秀靨天然媚比紅兒更風姿一捻何人得似腰支師師 李波妹桃根姊橫波微露千金意玉交巵乍同持漏鼓無

聲未是歸時遲遲

百字令　富春道中

柁樓侵曉望樟亭木末霧收川淨誰把錢塘犀弩射衝落驚濤千頃霸業孫郎高風嚴子畢竟論誰勝西臺寂寞更何人掃巖磴　最愛躑躅花繁畫眉啼處高下穿紅影十載重來頭已白愁對清江如鏡沙際鸕鷀門前烏桕引我移家興凴師漁父結鄰儘許相並

秋霽　嚴子陵釣臺

七里灘光見擁樹歸雲石壁銜照漁火猶存羊裘未敝只合此中垂釣客星曾老算來無過煙波好況有个偕隱市門仙女定娟妙　當此更想去國參軍白楊悲風應化朱鳥翠微深鸕鷀飛處半林茅屋掩秋草歷歷柁樓人影小水遠山遠君看滿眼江山幾人流涕把莓苔掃子陵梅福女壻參軍謝臯羽西臺慟哭記有化爲朱鳥兮將安居之歌

祝英臺近　任城登李太白酒樓

女牆低官柳暮俯首眺齊魯冷綴苔錢斷碣眠方礎最憐酒釃花濃好春閒度更誰解金魚換取　啓塵戶遙見十里帆檣催人動津鼓翠杓多情容我醉方去待他明月高時臨風歌處也未許此翁千古

百字令　度居庸關

崇墉積翠望關門一線似懸檐溜瘦馬登登愁徑滑何況新霜時候畫鼓無聲朱旗卷盡惟剩蕭蕭柳薄寒漸甚征袍明日添又　誰放十萬黃巾丸泥不閉直入車箱口十二園陵風雨暗響徧哀鴻離獸舊事驚心長塗望眼寂寞閑亭堠當年鎖鑰董龍真是雞狗

又　爲曹使君題江南春思圖

平林縹渺望江南春色依依堪戀二水三山愁未了猶有參差宮殿十四樓空斜陽細柳繫馬誰家院傷心王謝舊來惟剩雙燕　最憶一曲秦淮浮橋斷板卷飛花如霰目極寒雲千萬里吹起驚沙人面記取扁舟挂帆歸去料得長相見新愁幾許六朝芳草吟徧

菩薩蠻　登雲中清朔樓

夕陽一半樽前落月明又上闌干角邊馬盡歸心鄉思深不深　小樓家萬里也有愁人倚望斷尺書傳雁飛秋滿天

柳梢青　應州客感

金鳳城偏沙攢細草柳擘晴緜九十春來連宵鴈底幾日花前　禁他塞北風煙虛想像湖南扣舷夢裏頻歸愁邊易醉不似當年

多麗　送王懷仁謫官西安經歷

滿長亭落葉西風殘日綰青絲勸斟別酒一杯知共何夕且踟躕路岐執手莫愁他急管橫笛五斗猶分雙鳧自在此行千里更須努力到廳事藥囊丹竈清晝甚閑適爭誇道參軍未老幕府長揖　有高捧金人露掌削成玉女峯色好清秋樂游原上遠勝沙南戰雲黑北斗秦城西京漢苑登樓王粲幾殊昔灞橋外也應尋徧風雪定相憶看來歲芳樹隴頭寄我消息

上行杯

朝雨渭城歌罷柳煙深杏花開乍細草無邊青滿野　又早夕陽西下南浦送君斟玉斝駐馬珍重意莫辭把

清平樂　馬邑道中

客何爲者日日風塵惹燕子春來秋又社萬事不如歸也　家書字字行行秋深只道還鄉不信行人更遠黃沙白草茫茫

采桑子　雲州書感

去年一丈天山雪凍鵲枝頭暢好春游到得春來祇是愁　炎風匹馬黃塵裏又盼清秋涼月南樓到得秋來總是愁

消息　度雁門關

千里重關憑誰踏徧雁銜蘆處亂水滹沱層霄冰雪鳥道連勾注畫角吹愁黃沙拂面猶有行人來去問長塗斜陽瘦馬又穿入離亭樹　猨臂將軍鴉兒節度說盡英雄難據竊國真王論功醉尉世事都

如許有限春衣無多山店酹酒徒成虛語垂楊老東風不管雨絲煙絮

滿庭芳 李晉王墓下作

獨眼龍飛鴉兒軍至百戰真是英雄沙陀去後席卷定河東多少義兒子將千人敵一一論功爭誇道生來亞子信不媿而翁　前驅囊矢日三垂岡上置酒臨風歎綠衣天下回首成空冷落珠襦散盡殘碑斷不辨魚蟲西林外哀湍斜照法鼓影堂中

同作　曹溶

殿宿莓苔岡平贔屭虛寢遙控簾鉤義兒成隊左右列松楸誰放沙陀雁影盤仙李飛入并州收京闕赤心家世長拱紫宸樓　英雄誇亞子提刀百戰囊矢前驅漸司香遺廟薶玉荒丘事去棠梨漫落滹沱化淚點長流金凫出伶官天下麥飯一時休

花發沁園春 王湛求方伯招同惲含萬姚汪若周雪客諸子飲郝園

蠟屐山遙浮觴溪遠愛他三徑幽獨斜陽滿地苔色侵階人影一庭空綠名花杜曲開未了秋林書屋最好是竹裏行廚教添沙際棊局　近識風流地主把葡萄深杯百罰金谷接䍦倒矣絳炬燒殘仰見月華如燭高城漏促還問取勝游須續休嘲我馬上乘船玉鞭歸也相逐

夏初臨 天龍寺是高歡避暑宮舊址

賀六渾來主三軍隊壺關王氣曾分人說當年離宮築向雲根燒煙一片氤氳想香姜古瓦猶存琵琶何處聽殘敕勒銷盡英魂　霜鷹自去青雀空飛畫樓十二冰井無痕春風裊娜依然芳草羅裙驅馬斜陽到鳴鐘佛火黃昏伴殘僧千山萬山涼月松門

晝夜樂 贈伎蠟兒

花鬚未受金鈴護被游蜂銜將去縱輸蜜勺濃甜也儘不辛不苦自是嫌他無味誤翠濤開甕頭香聚纔得近儂脣把春情黏住　冰絃打就繁絲縷愛泠泠風前語同心燭下貪歡惜別淚珠難數研就紅牋私印少撥蟲魚小名添注積多少相思一丸書寄與三晉釀酒多以蠟封甕口秦漢銅章皆撥蠟鑄就

燕山亭 清明日王湛求方伯招同劉津逮趙秋水毛子霞孔子威飲金粟園杏花下

鐘鼓新晴立馬斜陽滿樹臙脂透深映短牆曲護危闌更綴數行風柳燕外游絲惹多少粉香紅溜依舊正一笑花前去年時候　況值寒食佳辰問挑菜何人鬬雞曾否春衫試罷玉笛吹殘須盡百壺清酒剛得黃昏又疎影月明如畫搔首想來歲故園渡口

太常引 題姜夫人淑齋詩卷

三真六草寫朝雲幾股玉釵分髩鬋衛夫人問何似當年右軍　鬱金堂上青綾帳外小字訝初聞門掩謝池春定書遍雙鬟練裙

蘭陵王 過晉藩舊邸

馬蹄捷遙望參差雉堞斜陽外芳草斷垣朱邸猶存舊城闕平臺歌吹絕禁得黃鸝調舌妝樓畔煙柳數株時見柔條路人折　閒尋老翁說記帶指黃河圭翦桐葉霓旌千騎春山列任桂樹招隱鴈池斟酒回眸琴瑟看盡滅問誰是豪傑　明月最悽切聽短笛飄零哀角嗚咽葳蕤不閉牕紗裂有藥鼎霜碓畫廊塵壓罘罳深鎖兔苑冷一片雪

河傳 送米紫來入燕

南陌歸客紫騮驕水驛山椒路遙落花如雨煙外飄河橋折殘楊柳條　別酒西堂官燭短紅玉盌醉也休辭滿漏聲催且徘徊一杯勸君更一杯

風蝶令 送霍二還曲梁

南浦山無數東城月乍懸離堂箏語燭花偏愁殺斜飛金雁十三絃　漳水流殘雪叢臺散曉煙酒家疎雨杏花天繫馬紅樓深處阿誰邊

蝶戀花 重游晉祠題壁

十里浮嵐山近遠小雨初收最喜春沙軟又是天涯芳草偏年年汾水看歸鴈　繫馬青松猶在眼勝地重來暗記韶華變依舊紛紛涼月滿照人獨上溪橋畔

釵頭鳳 逢呂二梅

紅亭右清溪口門前總是春楊柳當壚語遮人住玉鞭墮也酒錢拋與數數數　横波溜深杯又意中盟誓卿知否同心苣相思樹雙飛蝴蝶鎮長一處許許許

畫堂春 徐溝道上作

東城朝日亂啼鴉雨晴芳草天涯輕塵初碾一痕沙何處香車　春水青羅帶緩春山碧玉簪斜春風依舊小桃花花外誰家

桃源憶故人 祁縣登樓作

高樓百尺誰家院靜鎖葳蕤春晚可惜鰕鬚簾卷只是無人盼　登樓搔首斜陽滿風起落花如霰可惜鷀兒酒煖只是無人勸

太常引 寄呂二梅

美人曾寄翠琅玕無計報青鸞日暮碧雲寒却似隔千山萬山　幾回明月一聲玉笛消息隴頭難小鳳綰雙鬟又何處春風畫欄

步蟾宮 代州伎有小字白狗者晨往曲中訪之不值戲投以詞

踈簾日影纔鋪地却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黄牛峽裏　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閑殺桃花春水劉郎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

青門引 別晁靜憐

賦別江淹多情杜牧朝來遠送一杯千里廣武城邊鴈門關外行徧板橋沙市且與同今夕玉山頽羅裙重倚月斜箏柱淚消蠟照風鳴牕紙　盼取桑乾河水悵不斷柔情瀠迴難似巫峽雲歸章臺柳暗應記曾分瓜字縱有相思句怕飛來塞鴻迢遞自今贏得春游詩卷頻題黃四 靜憐行四

一斛珠 贈伎餅兒

肌香冰雪生成命薄愁重疊近人三五圓時月弱似春緜瑩比玉盤潔　温柔休把紅綾捏翻來覆去轉心熱多少垂涎恁時節風韻他年留待夜深說 東晳餅賦弱似春緜白如秋練又云行人垂涎於下風唐闕喜宴賜進士紅綾餅各一枚吳鈞餅說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

蘇幕遮 別王千之

朔雲垂霜鴈過上苑秋深一帶寒煙鎖數盡歸期猶未果無事長安空把征衫涴　折黃花傾白墮又是驪歌送客旗亭左我淚別君君別我莫灑臨岐留作相思可

南樓令 倩人寄靜憐札

瓦市塞雲涼封書遠寄將小樓前一樹垂楊縹緲試聽樓上曲催短拍玉娥郎　雙袖越羅香人同錦瑟長愛秋花慣插釵梁行四曲中人定識只莫問謝三娘 謝三娘不識四字宋時諺也

醉春風 送陸集生孝廉還華亭

文采機雲後當代論者曹横汾千里自西來驟驟驟把袂中秋銜杯幾日送歸重九　素業清江口丙舍今存否尊鑪忽動故園情又又又瘦馬秋塵亂山落日板橋踈柳

最高樓 登慈仁寺毘盧閣

登珠閣落日在檐楹鐘鼓報新晴玉驄嘶罷飛塵起皁鵰沒處冷雲平且銷憂千里目異鄉情　望不盡軍都關一面流不盡桑乾河一綫南北路短長亭寒沙莫辨蘆花白秋霜未脆柳條青步踟躕松陰轉月華生

金明池 燕臺懷古和申隨叔翰林

西苑妝樓南城獵騎幾處笳吹蘆葉孤鳥外生煙夕照對千里萬里積雪更誰來擊筑高陽但滿眼花豹明駞相接剩野火樓桑秋塵石

鼓陌上行人空說　戰鬬漁陽何曾歇笑古往今來淚傳豪傑綠頭鴨悲吟乍了白翎雀醉歌還闋數燕雲十六神州有多少園陵頹垣斷碣正石馬嘶殘金仙淚盡古水荒溝寒月

飛雪滿羣山 燕京歲暮作

椎髻鴻妻蓬頭霸子故園消息誰傳雪花如手同雲萬里幾回搔首茫然黑貂裘敝矣況兼東郭先生履穿一點孤燭兩行鄉淚惟有影相憐　豈不念飛帆歸浙水歎舊游零落無異天邊竹林長笛鴒原宿草又誰勸酒壚前薄游成久客惹霜鬢愁添去年更無人問長安市上空醉眠

滿江紅 贈吳佩遠

蕪沒田園都不戀五湖鯿菜長只是簫吹市上劍歌天外千里曾經龍戰地頻年偶住雞鳴埭正昭王臺畔酒人稀逢君在　窮巷隔無車蓋當暑靜弛巾帶向招提偶坐儘還瀟灑作賦最須憐趙壹時吳江趙山子在坐有贈吳子詩甚工鼓刀應許同朱亥問白頭如雪幾時歸銜杯再

鳳凰臺上憶吹簫 和梁尙書傷逝作

寶鏡塵昏綵雲天遠燕飛不到釵頭悵花封錦誥書拆銀鉤多少吟牋筆陣鉛華謝一夕都收傷心是啼蛄弔月長簟驚秋　今休他生未卜問碧落茫茫何處堪留剩無情哀鴈偏度妝樓只有安仁能誄看遺挂那忍回眸持籌慣凝思五曹難算新愁

鎮西 送陳六謙之官安邑

雪晴鵁鶄正酸風交射河橋外鴈壺重瀉沉吟者計郵籤此去娘子關西春光滿野琴堂到時元夜　蘭燭灺玉鈎山翠繞畫簾靜也料哦松合多亭榭堪游冶笑丞哉何負紙尾交簽龍蛇恣寫須添墨池官舍

意難忘

金犢香車問禿襟小袖上苑誰家粉勻全露頸雲膩細飄花柳陰重石橋斜春水浸芹芽想薄寒曾傾酮酪臉暈潮霞　高城容易天涯有氍毹帳自在藏他錦韉馱叱撥紅燭理琵琶須記取畫蟬紗展挂玉鴉叉更教添一羣番馬細草平沙

八歸 丁未燕京除夕同表兄舟石家兄夏士守歲作

爐存炭獸香浮樽蟻天涯又記除日尋思四十明朝是轉覺客懷難遣歲去堪惜旅館亂山殘雪夜幸款語相逢茲夕試屈指二十年來幾度在鄉國　南粵東甌西晉而今漂泊漫索長安杯炙何甥謝舅周郎陸弟舊事淒涼空憶且呼童秉燭好把新詞共題壁笑諸兄與還不淺爛醉狂歌看余鬢翻白

紅娘子 正月十三日夜同毛子霞張登子集王湛求方伯齋中

桑落甘如蔗齊向樽中瀉北斗春迴西堂燭膩沉沉此夜喚薛家車子近前歌勝名倡響姐　纔把鄉愁卸又早春愁惹遶陌香塵橫汾花月東風臺榭莫匆匆上馬且銜杯任鈿車歸也是日立春

臺城路 十四夜

層城已下葳蕤鎖華堂更浮春酌水浸銀屏花移火樹人在瑤天笙鶴微風繡幕看蛺蝶翻飛鳳凰飄落八尺輕容美人無數卷珠箔　銅盤翠煙籠霧有水漭掩映畫闌紅藥明月難留春宵易曉只合人生行樂箏琶閒作任笑舞燈前綠牕齊拓問夜何其拚醉歸似昨

春從天上來 元夕

好月初升見翠霧霏霏霜色稜稜博山香滿不夜珠燈連夕有酒如澠況星橋開鎖細翦就湘綺吳綾碧瓏玲有冰荷卷葉馬乳垂藤　江鄉故人堪憶歎雁後花前幾度愁凝錦字應挑紫姑空卜歸夢万里難憑想年來憔悴拋雲髻綠髮鬅鬙曲闌凭向小牕深處一點篝燈

南歌子 贈伎張綺綺

酒釅金船勸衣香石葉熏猶恐未消魂喚伊歌一曲月中聞時伎宋玉環吹

笙和之

虞美人寒食太原道中

去年寒食横汾曲曉雨平蕪綠今年寒食尚横汾又聽餳簫吹入杏花村　古今多少横汾客飲馬臺駘澤幷州雖好不如歸輸與一雙新燕舊巢飛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二

江湖載酒集中

木蘭花慢 上元

今年風月好正雪霽鳳城時把魚鑰都開鈿車溢巷火樹交枝參差鬧蛾歌後聽笛家齊和落梅詞翠幌低懸冡㲉紅樓不閉葳蕤　蛾眉簾卷再休垂衆裏被人窺乍含羞一晌眼波又擲鬢影相隨腰肢風前轉側却憑肩回睇似沉思料是金釵溜也不知兜上鞵兒

胷馬索 送崔二再游黔中兼訊李斯年

玉驄嘶須把青絲胷他住燕歌易酒莫辭今夕離亭聚浮雲一望綠波千里滿目銷魂江淹賦計落花時節黃陵楚竹湘煙響柔櫓　行旅羅施天末木瓜金筑且伴參軍作蠻語亂水孤舟逢人少惟有冷猨昏雨南尋李白問訊何如爲報頻年相思苦道故人別來詩卷總是人間斷腸句

沁園春 送葉元禮之真州

游子何之迤邐雷塘二十四橋正梅花如雪煙籠寒水垂楊拂地雨漲春條江左文章竹西歌吹麗句爭傳勝六朝褰簾處報玉驄到也紅袖齊招　當年瓜步停橈有桃葉桃根送晚潮悵荊雲隔浦難邀夢雨秦樓按曲曾聽吹簫舊事堪尋長牋得寄便欲從君訪翠翹沉吟久怕重來不見見又魂消

宣清 送米紫來之官建昌

別酒初醒曉月猶懸天街鼕鼕畫鼓滿汀洲柳惲白蘋灑船牕孫楚零雨昌邑城邊宮亭湖畔南州樂土且攜將法曹詩風流香令同賦紫來以司李改補　記九疊芙蓉五峯瀑布當年曾望處想廳事花陰疎簾乍卷向畫中看小米雲山無數載鳴琴臨流喚渡任優閒寄情毫素長安布衣判留滯經春盼仙鳧一雙飛度

賣花聲

背郭鵲山村客舍雲根落花時節正銷魂又是東風吹雨過燈火黃昏　獨自引清樽鄉思誰論聲聲滴滴夜深聞夢到江南煙水闊小艇柴門

菩薩蠻

夕陰秋遠樓邊笛笛邊樓遠秋陰夕磯斷綠楊垂垂楊綠斷磯　霧深疑細雨雨細疑深霧門掩乍黃昏昏黃乍掩門

青玉案 臨淄道上

清秋滿目臨淄水一半是牛山淚此地從來多古意王侯無數殘碑破冢禾黍西風裏　青州從事須沉醉稷下雄談且休矣回首吳關二千里分明記得先生彈鋏也說歸來是

轉應曲 安丘客舍對雨

秋雨秋雨一半回風吹去晚涼依舊庭隅此夜愁人睡無無睡無睡無睡紅蠟也飄秋淚

柳梢青 馬上望瑯琊山

遵海南耶我行山路朝儛非耶遙望秦臺東觀出日即此山耶　崖光一綫雲耶青未了松耶柏耶獨鳥來時連峯斷處雙髻人耶

點絳脣 濟南九日兒子南還賦此

開徧黃花年年九日他鄉度闌風長雨那有登高處　西北南東祗送歸人去呼兒話暫同綠醑誦我悲秋句

六幺令 壽劉宣人編修用劉氏事

張南周北繪正金華歸沐孝綽青藜然徧向詩膽如天誰得似叉五字長城堪羨長卿海內魹魹翃雒中雅雅釋宏演洵美升堂彥楨公非公是才華兄弟齊擅敞攽　試擬天半朱霞許雲中白鶴歆未比文心遠勰自有寒山叢桂在安那問仙源深淺遴之乘月登樓琨閉

闌頌酒令初度書皇覽劭荆州相倚依然舊日王粲表

霜天曉角 晚次東阿

鞭影匆匆又銅城驛東過雨碧羅天淨纔八月響初鴻　微風何寺鐘夕曛嵐翠重十里魚山斷處留一抹棗林紅

塞孤 高唐道中曉行作

五更風一翦蘆簾啓挂壁燈飄紅穗仰視昴車星璅碎穿曲巷嘶輕騎松門掩木魚聲草火濕秋螢尾愛涓涓響橋下流水　莫辨斷塔稜亂結啼鴉隊月影潛消衣袂幾處炊煙茅店起葭露白籬花翠日已上最高樓霞又散無邊綺未輸他斗帳人睡

瑤花慢 寄酬陸我謀表叔

由拳城北童穉情親記數陪帬屐兵戈轉眼三十霜一水蒹葭人隔沙隄盡改算往事都成陳迹剩白雞夢後荒墩朱雀橋邊斜日　寸心忽憶離居荷千里題書似親顏色齊紈皎潔詩句好髣髴玉溪風格一彈三歎勝鼓却朱絃瑤瑟但相逢蒼雁頳鱗報我春鶊秋蟀

采桑子 寄贈史雲臣

梅谿樂府真同調把袂偏遲曾寄相思載酒江湖杜牧之　緇塵不到橫塘路穩臥山茨醉詠新詞春雨梨花燕子時

真珠簾 寄陸郡守兄孝山

離居消息沉雙鯉料因是地闊天長難寄見說訟庭閒但逍遙文史小小谿亭移岸北搖白羽風蓮秋水猶記聽子規落月夜闌同醉　嶺表十四年來伴參軍蠻語也應憔悴不見璽書增老頳川循吏且飲修仁江上水莫便作匆匆歸計差喜有西牕翦燭故園兄弟謂次友融谷也

清平樂 送沈融谷再游南雄

京華嬾住又向雄州去匹馬遙尋桃葉渡穩送輕帆柔櫓　朔雲南雪冬春鴈書欲寄無因共惜行人路遠不知身是行人

瑤臺聚八仙 題錢舍人望廬集句詩

苦憶丁香花發後潞水歸計初諧秋帆一葉放溜直渡清淮蟹舍尊鄉能幾日又誰知樂事全乖暗塵埋紬兒卷幔燕也分釵　堪憐此日騎省寫哀思不住總爲情差人已驂鸞尚教營奠營齋青天碧海夜夜算明月何從更墮懷燈前淚滴秋風長簟暮雨空階皮日休詩五更看月是情差元稹遣悲懷詩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點絳脣 九日同顧寧人陸翼王登孫氏石臺賦呈退翁少宰

花徑登臺舊時此地重陽讌天涯相見最喜翁猶健　望極疎林瑟瑟金風翦憑闌徧夕陽一片送盡南飛雁

百字令 偶憶

橫街南巷記鈿車小小翠簾徐揭綠酒分曹人散後心事低徊潛說蓮子湖頭枇杷花下綰就同心結明珠未斛朔風千里催別　同是淪落天涯青青柳色爭忍先攀折紅淚香溫圍夜玉墮我懷中明月暮雨空歸秋河不動蚪箭丁丁咽十年一夢鬢絲今已如雪

訴衷情

記得鈎簾深夜起小庭中人不語豆葉響秋蟲月底粉光融弓弓鎖蓮雙瓣紅滿衣風

邁陂塘 題其年塡詞圖

擅詞場飛揚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風煙一壑家陽羨最好竹山鄉里攜硯几坐罨畫溪陰裊裊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筍烹泉銀箏侑酒此外總閒事　空中語想出空中姝麗圖來菱角雙髻樂章琴趣三千調作者古今能幾團扇底也直得樽前記曲呼娘子旗亭藥市聽江北江南歌塵到處柳下井華水

角招 裂帛湖春游作

冷波濯城西路曉來燕子齊掠龍舟今寂寞臥柳斷橋總被藤縛山雲漠漠漸作去聲弄春陰如幄小雨濃煙披薄知他花外誰家尚依然

亭閣　佳約好春通却輕寒正怯肯把紗牕拓海棠開又落碧草溟
濛東風還作麴塵猶昨偏濕了秋千紅索料是羞登牆角試吹動寶
錫簫應窺著

十拍子　上巳逢錢葆馚舍人賦

曉陌重逢嘶騎秋帆記送歸船纔到燕臺寒食下恰值蘭亭禊飲年
和風淡汙天　燕羽齊侵小院柳絲乍嚲晴絲試傍玉河堤畔去定
有紅裙水上湔須攜酒十千

玉樓春　伎席

蟲蟲本愛穿花徑改席迴廊翻道冷歌時小扇拍猶嫌醉裏香肩憑
未肯　情知並坐無由並且喜眉梢遠相映待他月上燭斜時壓住
影兒應不省

鵲橋仙　席上贈伎張伴月

吳歌白紵吳衫白紵只愛吳中杭裏十年四度到京華纔一霎樽前
同坐　秋娘聲價泰娘聲價風韻當年須過迢迢明月碧羅天誰伴
取張星一箇

又

橫汾清濟十年舊事祇恨玉鞭歸暮碧桃先自笑春風全不待社公
新雨　章臺穉柳漢南移種憐取柔條最苦游絲無力強夭斜萬一
把飛花黏住

步蟾宮　席上同沈六贈伎

越羅垂地湘裙匝淺露著蹤幫紅狹尋常已是不分明況一點紗籠
殘蠟　玲瓏骰子抛時霎遙勸酒觥船纔壓月高先自下階行又何
處爲雲巫峽

前題　平湖沈岸登覃九

雪花未淨侵階滑奈小小鴉頭羅韈惱人三五月朦朧數不定風
鬟十八　歌闌纔把觥籌撤聽去也一聲愁煞樽前相對且無言
又那得相思書札

河傳　題譚天水小像即送其入閩

嶺外傾蓋日招尋一別愁深至今木棉花底榕樹陰獨吟江潭憔悴
心　忽漫相逢燕市酒嗟未久萬里仍分手度吳關到閩山艱難知
他別後顏

南鄉子

拜客庭陰眼波容易逗人心縱得相逢無一語臨去簪滑落花黏不
住

一翦梅　題汪季甪舍人錦瑟詞

錦瑟新詞鳳閣成贏得才名不減詩名風流異代許誰并是柳耆卿
是史邦卿　閉悶閑愁讀罷生吾亦多情那得無情問何人解按銀
箏說與君聽先與吾聽

水調歌頭　得書秋岳侍郎札却寄

朔鴈度紅峴秋樹冷金臺故人憐我久滯隔歲一書來楓橘山亭應
滿薑蔗湖田無恙別業古城隈范蠡祠東月恰照小門開　八行發
三過讀轉徘徊棲棲南北何事瘦馬倦黃埃行處藤蹊竹傘坐處尊
羹葛麪儘可共銜杯只此辦歸計歲暮草堂回

又　送諸駿男赴楚撫幕

雲幕近開府鄂渚舊名邦游人此去萬里風動碧油幢上馬能橫大
槊下馬能書露布筆陣鼎應扛記室古來有意氣爾無雙　瀟瀟雨
聽木葉泝空江平沙歷歷斷鴈楚火照船牕赤壁山前故壘鸚鵡洲
邊秋色千古怒濤撞不淺南樓興誰共倒深缸

又　送鈕玉樵宰項城

吾最愛姜史君亦厭辛劉經過燕市多暇歌酒互相酬自向金門索
米君亦牽絲作吏臨別始添愁檀板按新曲此事尚能不　雷封好
項子國古陳留江南風景宛似煙月北揚州也有疎簾清簟也許樽

前家宴隨意發清謳三十六頳鯉莫忘寄輕鄄

百字令 自題畫像

菰蘆深處歎斯人枯槁豈非窮士賸有虛名身後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無聞一丘欲臥漂泊今如此田園何在白頭亂髮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窮雁塞更東浮淄水一刺懷中磨滅盡回首風塵燕市草屩撈蝦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誰是

又 和韻送曹子顧學士還南溪

十年相別又相逢攜手旗亭同入試話長安歌酒伴客久鄉音翻澀正好歸帆溪南如畫紅葉新霜濕衡門深閉三冬且學龍蟄　猶剩百八株桑一千頭橘酒債還堪給萬里山川歸腹笥不用巾箱收拾三影新詞八叉麗句箏鴈參差立衍波題就白藤閑織書笈

同作　平湖沈岸登

征帆江北又江南一曲萸灣深入鴈齒紅橋深柳巷聽唱新詞猶澀瓜步寒潮蒜山晚渡幾點霜鷗溼重陽過了拂雲石燕初蟄　試問姹女罏頭酒錢細數誰把金魚給別後南溪溪畔路賦罷蠻牋爭拾老圃觀梅輕舟載鶴勝向花甎立十洲五岳畫圖看滿瓊笈

風中柳 戲題竹垞壁

有竹千竿寧使食時無肉也不須更移珍木北垞也竹南垞也竹護吾廬幾叢寒玉　晚來月上對影描他橫幅賦新詞竹山竹屋郫筒一束笴攢三伏竹夫人醉鄉同宿 竹山蔣捷詞名竹屋高觀國詞名也

長相思 紅橋尋歌者沈西

石橋西板橋西遙指平山日未西舟來蓮葉西　人東西水東西十里歌聲起竹西西施更在西

蝶戀花 揚州早春同沈覃九賦

十里雷塘歌吹遠柳巷人家醮水鵝黃淺游子春衣都未換鈿車早已東城徧　妝冷罷遮蟬雀扇最恨微風不放珠簾卷斜露翠蛾剛半面心飛玉燕釵頭顫

同作　沈岸登

是處梅花香近遠點點苔枝漏泄春光淺歎息年華看又換踏歌聲按揚州徧　睡起雲屏山六扇羅帳無人一任東風卷細馬馱來嬌滿面凭闌小語聽猶顫

思佳客

杜牧秋霜染鬢多樽前無奈紫雲何春風澹澹三城夜暮雨瀟瀟一曲歌　眉解語眼橫波更看柔弱舞雙鞾黃姑悔不憐須女枉自含情盼隔河

東風齊著力 延平道中

百雉城開雙龍津合鐵鎖浮梁千家斷續三面水雲鄉繫纜沙邊且住纖絺軟五月猶涼休催去泠風閣上置酒何妨　巨石擁中央舟一葉過時險甚瞿塘竹雞啼罷飛雨暗叢篁處處水輪山碓炊煙動菰米偏香灘聲急斷磯青樹又挂殘陽

江城子 飲道山亭

城隅一徑躡層冥坐孤亭啓疎櫺螺女江昏風急鯉魚腥懊惱鷓鴣啼不住煙雨外荔支青　蒼苔乍洗讀遺銘問山靈幾人經喚取深杯石上挹湘醽最好紅山橋外月先爲我出遙汀

南鄉子 游鼓山題靈源洞壁相傳五代時有高僧喝水水移他處遂涸

披霧曉同游竹杖籃輿各自由翠磴紅亭三十里淹留行到松門路轉幽　僧飯雨初收風末鐘聲樹杪樓多事山僧曾喝水橋頭只少飛泉一道流

點絳脣 歸次浦城寄酬高雲客

幾日銜杯回眸咫尺榕城阻齊紈垂露不寫離情苦　南浦橋邊總是銷魂樹山無數澀灘柔櫓惆悵歸時路

尉遲杯 七夕懷靜憐

吳綾白偏愛縫雙袖鴉翎黑多應北里新妝怕墮尋常標格微風簾額看露葉中庭盡秋色記鱗鱗月底疎雲曾照勾闌吹笛　一自細馬馱歸剩羅帕當時別淚偷拭最恨初鴻銜蘆塞上不遞愁人消息枉飛度河橋山驛想柳外高樓長如昔更何年並坐穿鍼六度淒涼今夕

西谿子

那日樽前同坐剛值上元燈火引杯深賭葉子拋骰子醉裏交呼小字舊事暗沉吟到而今

一翦梅

子夜琴心調乍翻放誕文君多病文園柔腸繫處酒杯濃骰子巡拋射覆更番　紅蠟連燒花燼繁斜對雙蛾暗蹴雙鴛不應草草放他歸去便如期來便空言

百字令 元夕和陳山農韻

落梅歌斷笑六街春靜者番燈夕猶有蟬紗蘭燭膩山水米家真蹟樂府偷聲故人相見鳳紙題還濕深杯莫放迴腸更話疇昔　年少金鴈箏邊銅駝巷口酒力輕寒敵醉倚紅妝呼小字忘了天涯爲客折柳章臺沉珠漢曲嬾問閑消息三分明月二分偏照頭白

擊梧桐 送曾道扶歸里

風雪寒如許偏灑就宣武門西歸路況是殘年也問何事幾日留君不住離歌斷續離亭長短目送離人此去瘦馬河橋外想除夕守歲題詩何處　江上梅花津頭柳色一葉扁舟淮浦絕勝陶彭澤腰未折早返柴桑衡宇惆悵孤蹤留滯竹垞歸夢有小園獨樹待明年南湖秋月與子同賦

秦樓月

風蕭蕭夕陽古岸廬溝橋廬溝橋沙迴小市柳折長條　誰家紅袖揚輕綃暮塵十里車遙遙車遙遙銀燈翠被何處今宵

百字令 酬陳緯雲

過江人物數君家伯氏辭華無敵比歲才名驚小謝聽說尤工詩律二陸三張雙丁兩到聲動長安陌新詞贈我居然黃九秦七　可歎岐路西東浮雲零雨別思同蕭瑟此日高陽逢舊侶一半酒人非昔碣石離鴻香山落葉風雪重游歷池塘夢裏試尋髯也消息

輥繡毬 歲除同兒子對雪懷鄉里作

寒雀斂層檐正萬里同雲催暮去年曾記梅花溪上童孫喧笑紛紛團就玉獅鹽虎　回首亂山如許對孤燭異鄉同住遙憐千里老妻無恙竹垞門掩多應壓偏小園高樹

解珮令 自題詞集

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　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

摸魚子 送魏禹平還魏塘

一身藏萬人海裏姓名慵注官簿秋深門巷堪羅雀只共酒徒爲伍君又去認百疊寒山似綫鄉關路冰霜臨苦盼到得江南平波斷岸猶及冷楓舞　竹林伴依舊攀嵇交呂笛家琴調簫譜燕臺縱有尋春約忍負鏡邊眉嫵君且住算我便歸遲定不過闌暑高荷大芋待縛个茅亭能來夜話同聽紙牕雨

金縷曲 寄譚七郡丞兄在榆林

一別三重九歎年來燕臺寂寞酒人非舊遙望秦川邊沙遠客淚徒盈襟袖想塞下秋來風候白草黃榆天無際問圖書何處消閒晝泉一勺秫千畝　同心最苦離居久藉雲鴻題書萬里往來亭堠悔不短衣從兄去獵馬千羣關口便作使秦娥行酒酒後狂呼雙耳熱更彎弧射碎轅門柳窮塞主可能否

同賦　沈岸登

朔鴈驚飛起憶前年酒壚擊筑和歌燕市一自盧溝橋頭別滿眼斜陽流水悵去路雲山無際強欲尋君惟有夢奈夢魂不度三千里君憶我定相似　虛慚蹤跡天涯寄但逢迎五陵裘馬有誰知己翻羨一官乘邊障苦愛賓朋文史況蘆酒郫筒堪醉燕頷書生還未老拚從軍共作封侯計帶圍減且休矣

又　寄李武曾在貴竹

誰共金臺醉記年時酒徒跋扈盡呼朱李上巳浮杯悤悤別雲散風流天際報一一平安書寄鄴下雙丁齊入座有多才繡虎稱前輩交唱和令公喜　離羣最易添憔悴況而今相如賦賤鸕鷀都敝老去沉吟無長策仰屋著書而已但疑義須尋吾子秋錦堂前凋錦樹問灌園何日歸長水倚閭望幾年矣

又　答朱十　李良年

尚憶青門醉正鞦韆翠裙入望帝城桃李君向揚州吾湘漢身與沙鷗無際感此日瓊枝先寄別後眠餐應似昔奈浮雲聚散傷同輩緘未拆雜悲喜　頻年淚滴芳蘭悴況天涯歲華易改錦韉俱敝退谷僧坊留題處舊事淒涼何已若天意定憐才子潘耒查容無恙在伴竹垞老去同煙水楚江柳又青矣

又　同周鄮山陳胤倩飲嚴太僕齋中醉賦

滿目悲秋賦悵征塗衣裘盡典酒錢難數賴有城西嚴太僕肯與荊高爲伍拚痛飲忘形爾汝客罷長齋如泥慣更孟公投轄多豪舉觴百罰氣如虎　天涯幾得良宵聚憶連年東西吳越後先齊魯主便不留賓也宿何況留賓不去任醉尉頻訶歸路我困欲眠公莫笑聽街頭遮莫鼕鼕鼓還坐起爲公舞

又　送陳參議祺公之官廣西

鴈塞分襟驟七年來關河迢遞合并難偶草草殘春相逢乍通潞亭邊攜手恨不見李生良久天生也待踐深秋雞黍約奈怱怱晝鷁津門口萬里別一杯酒　丹砂此去鄰勾漏泝蠻江人家兩岸綠榕紅豆才子從軍緜來事況是黃金懸肘擁千騎弓刀前後聽取連營長短笛譜武溪一曲南征又嶺外嶺柳州柳

百字令　宋曹次岳畫竹垞圖

杜陵老矣共丹青曹霸白頭漂泊花柳春殘都未見底事燕南樓託略彴長堤嘔啞柔櫓只憶江椰樂吾廬何處斜陽芳草村落　況有蕉芋閑田竹梧舊徑客至堪杯酌試畫三楹茅屋矮隨意圖書簾幙峽石東西橫山近遠密樹遮雲壑明年歸去小樓添向牆角

渡江雲　送蔣京少入楚省覲

鼕鼕街鼓歇驚沙紛卷白日淡幽州望疎林郭外翦翦酸風觱栗響籬頭三杯兩琖旗亭酒怎把人留看一霎鞭絲茸帽驅馬度盧溝　離愁萬重烟樹千疊雲山縱相思夢有尋不到清江古渡黃鶴空樓趨庭正值椒花讌醉春盤儘許風流能記憶買田陽羨人不

應天長　鄭雲直招飲虎丘酒肆

三山曉徑七塔夜燈曾同閩嶠游屐零雨斷蓬別後迢迢夢魂隔西丘寺一片石愛綠樹濃陰攲側風林杪未斂斜陽猶照蟬翼　六載一相逢杯酒纔持那知是離席不見赤闌橋下催人有蘭鷁荊高侶燕市北肯忘了江鄉秋色紅蓮飯玉破鱸魚須待歸客

點絳脣

小院疎簾酒邊最憶年時事箇人纖麗合喚輕輕字　墮葉飄花再見渾無計蘭燈翳那回微醉悔不香肩倚向子諲有席上贈輕輕詞

河滿子

羊侃姬名靜婉謝娘婢喚芳姿最憶紅牕來去慣塗妝綰髻多時簾底頻搖扇子掌中會拓鞶兒　萬里猶傳消息三年偶誤歸期碧玉無端偷嫁了空餘方寸相思輸與廬江小吏黃蜂粉蝶雄雌

天仙子

鴉翅雙盤垂秀領翠羅衣薄風難定全身都被月華窺天上影波底映却似曉妝前後鏡

十六字令

繁一樹丁香花壓闌心憐惜不向鬢邊看

祝英臺近 題汪舍人少壯三好圖

楮先生劉白墮此外也無个減字偷聲雙調儘教和囑他小小蟲蟲輕輕燕燕都不許兩眉春鎖　且深坐假若閑却芳年行樂甚時可暗悔從前所好未曾果料難老眼鈔書迴腸度曲但餘醞不妨留我

臨江仙 和成容若見寄秋夜詞

倦柳愁荷陂十里一絲鴈絡晴空酸雞漸逼小亭中魚雲難掩月豆葉易吟風　才子年來相憶數經秋離思安窮新詞題就蜀牋紅雪兒催未付先寄玉河東

又 寄酬李十九

問訊謫仙今好在年來酒債都消園花閑付僰童澆題詩過水寺種秫隔溪橋　白髮自憐歸未得生涯老漸蕭條尺書虛負故人招秋風茅屋破梧葉幾回飄

又

藥甲齊開更斂柳緜欲起還沉一春閑望費愁吟酒旗風著力花事雨驚心　巷窄猧兒不吠樓高燕子難尋重爐小篆疊重衾綠陰猶未滿庭院已深深

又 人日訪汪苕文戶部往堯峯山莊不值

苦憶苕華書屋別來幾度相招衝泥江郭不辭遙堯峯春最好人日酒先挑　想見青鞵踏處梅花開徧煙條東風溪上雪初消落帆光福市吹笛虎山橋

西地錦 送錢爾載之河中

到此轉愁君去且踟躕岐路遙山一抹初鴻幾點又疎疎秋雨　鸛雀樓頭凝竚定懷人題句他鄉歲月故園燈火話兩家女兒

更漏子 送陳山農入閩

鹿谿南閩嶠路記我舊曾游處灘黯淡石嶙屼兩邊都是山　渡螺江尋小艇煎荈宜登絕頂長慶寺足栖遲須留噉荔支

醉花間 送王古直還西湖

愁君去送君去君去西湖住小閣鏡中懸是月初生處　羅裙芳草渡一一鳴柔櫓扶上七香車長定門前遇

浣溪沙

七澤三湘道路重纖腰來自楚王宮玉簪無力鬢雲鬆　妙舞定過張靜婉小名未記陸龜蒙惱人臨別始相逢

暗香 初夏飲何侍御彝音古藤書屋

石闌一半讓酒人占取斜陽深院密葉層檐幾日輕風勝刀翦靜對芳陰百尺宛似泊南湖南岸只少却柔櫓嘔啞遙指點小橋畔　相見意款款任一詠一觴少長交勸繁英落徧涼月紛紛夜零亂多少長安旅話算鄉里同游應罕催漏鼓浮鑿落醉還不管

洞仙歌 送陳康侯入楚

雪晴池館悵離筵難又輸與游人鬧煙九憶橫汾策馬通潞挐舟都不似此度怱怱分手　遙山何限隔行盡窮沙盼到青青武昌柳後夜苦懷人一紙相思報碣石輕鴻能否算者舊襄陽未應稀知漢上題襟共誰樽酒 燕人目正月十九日為煙九游人爭往白雲觀

減蘭 贈程叟

韓昌逝矣短布單衣逢弟子返照僧樓白髮蕭蕭話舊遊　琴箋細譜流水高山多樂府他日江關我亦填詞付汝彈

金縷曲 憶靜憐

塞土臙脂紫女牆深榆飄似莢柳多於薺身作紅襟雙語燕飛入碧

牕紗裏看挂鏡親盤鴉髻象篦鰕鬚都不卷惹犀梳粉拂餘香膩勻面了埽眉未　玉娥遺曲康陵製換新聲箏調銀甲笙調銀字蝴蝶團圞花底住分薄西風驚起夢不到綠陰青子白鴈橫天來又去盼蕭娘一紙書難寄五湖約十年事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五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三

江湖載酒集下

百字令 彭城經漢高祖廟作

歌風亭長剩三楹遺廟斷垣摧棟芒碭雲霾銷已盡惟見馬頭山擁逐鹿人亡斬蛇溝冷一片閑丘隴綵幡斜挂綠楊絲裏飄動　贏得割據羣雄六朝五季各自誇龍種魂魄千秋還此地人彘野雞誰共社古枌榆村遙巫覡孰管神迎送行人憑弔看來終勝劉仲

水龍吟 謁張子房祠

當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陽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縱漢當興使韓成在肯臣劉季算論功三傑封留萬戶都未是平生意　遺廟彭城舊里有蒼苔斷碑橫地千盤驛路滿山楓葉一灣河水滄海人歸圯橋石杳古牆空閉悵蕭蕭白髮經過擥涕向斜陽裏

江南好

江南好舊事試重論平底畫船桃葉渡小樓踈雨杏花村何處不消魂

同作　無錫嚴繩孫蓀友

江南好最好石頭城細雨濕回磯燕小暖風扶上紙鳶輕遮莫近清明

金縷曲 初夏

誰在紗牕語是梁間雙燕多愁惜春歸去早有田田青荷葉占斷板橋西路聽半部新添蛙鼓小白薦紅都不見但愔愔門巷吹香絮綠陰重已如許　花源豈是重來誤尚依然倚杏雕闌笑桃朱戶隔院秋千看盡拆過了幾番踈雨知永日簸錢何處午夢初回人定倦料無心肯到閑庭宇空搔首獨延佇

邁陂塘 答沈融谷即送其游皖口

記分襟秋河射角相逢今已春序草芽香徑看猶淺早有落梅無數桃葉渡指鴈齒橋西舊是中山墅留君且住喚紅友傳杯青猨剪燭伴我夜深語　勞生事白髮蕭閑未許軟塵翻又催去鍾山照眼青青在雲壑笑人何苦攜手步那得共春潮皖口揚舲度沉吟歸路算二頃湖田一絲釣艇肯負綠蓑雨

又 用前韻題查韜荒詞集

對層檐沉沉春酌驚心屢換時序浮萍蹤跡如相避飛夢天涯難數芳草渡尋不到斷橋曲港龍山墅白門此住望塔火林梢江樓鴈底莫共小牕語　新詞好沈鮑同時矜許朗吟且漫攜去別裁懊惱迴腸曲轉覺良工心苦邀笛步試喚取雙鬟綽板樽前度迢迢紫路計秋水鱸香歸期未晚同聽豆花雨

又 題顧茂倫雪灘濯足圖圖得松陵女子沈關關所繡

更無須調鉛吮粉神針繡出天巧江村自是科頭慣不用雨巾風帽木葉少向獨樹踈陰添个漁童小三高絕倒笑淺菊莎邊閑鷗磯畔千載有同調　蓬門在深徑客來頻掃東籬頗厭枯槁香山詩卷牛腰重六十平頭未老貧也好那似我黃塵六月長安道秋風舉櫂問斜日鱸香卜鄰定許歸計已先料

又 自桃葉渡泛舟暮抵浦口雨宿村店漫賦

憶歸時白門楊柳吹花糝滿香徑重來化作青萍子宛似客游無定呼小艇擬有分桃根桃葉行相並雲廊藻井枉費却臨流紅闌千百不見玉人凭　西郊路十里柔波如鏡石城高下殘景江豚多事頻吹浪只怕落潮風猛斜又整信一葉舟輕幾幅蒲帆逞人家煙暝傍急雨長蘆昏鐘古岸漁火隔牕冷

蝶戀花 送惠硯溪歸吳

人柳初眠嘶別騎婪尾杯乾送客還吳市春水一灣雙塔寺中庭盡

種相思子　俊侶銅駞游倦矣我亦扁舟早晚成歸計試喚紅兒來樹底翻香小令樽前記

又 同繆天自再過柯翰周園亭

壓水藤牆敧石塢猶記霜深短櫂經過處獨木小橋秋葉舞倦紅不掃門前路　勝侶重攜穿竹語添結茅亭心許沙鷗住日暝澄煙吹不去夜涼滴作高梧露

柳梢青 題戴上舍惟意所擬圖

一道清谿露花開到紅板橋西不借輕輕無絃琴矮沒骨山低　石屏詩句堪題休閑了秋容滿堤坐裏吟邊三升晝榼兩个黃鸝

摸魚子 題李武曾灌園圖

護笆籬幾層茅屋為園期占三畝蘆簾紙閣安排易更要藥壚茶臼溪雨後須記取上番移竹春栽柳扁舟計就算夜韭辰瓜白鹽赤米一飯儘餬口　高堂健笑御潘輿永晝好花隨意簪首疏泉帖石閑行處種樹棘童都有悵別久對圖畫沉吟轉覺難分手客來尋否判踏葉門邊繫船渚尾喚我作去聲鄰叟

又 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

怪煙波釣徒鄉里吾師如許青鬢浮家尙載閑書卷那得身名全隱看一瞬把文賦詩篇樂府都經進披圖暗哂怕白水撈鰕紅闌鬭鴨與爾便無分　扁舟在蓑笠綸竿未損攪人此日方寸清江幾曲楓林下多少鱸魚菰筍歸夢準挂十幅蒲帆第四橋能認餅中宿醞算八測塘邊三高祠下讓我醉眠穩

同賦　　宜興陳維崧其年

問何人生綃滑笏皴來寂歷如許孤篷幾扇西風底滴盡五湖疎雨垂弱縷儘水葒江蓯信意牽他住寄聲魴鱮總來固欣然去還可喜知我是鷗鷺　行藏事不是如今纔悟浮名休再相誤人間多少金貂客輸却綠蓑漁父誰喚渡早萬木酣霜紅到消魂虎林林楓樹又遙襯蘆花搖晴織暝鬧了半汀絮

又 寄龔蘅圃

玉玲瓏閣前松石經過朱夏曾撫主人直待秋期近金粟滿庭香雨新樂府早和徧蘅洲笛譜篔房句謂青士分虎也竹垞小住笑我若歸時留君爛醉十日不教去　西堂冷孔翠應凋錦羽鹿麑高下騰距紅泥亭子方池外深徑共誰延佇歲既暮想皖口鱘魚又好霑犀箸粉雲風絮定吹到山樓叢梅凍雀把醆舊吟處

又 贈吳天章

愛蓮洋無多行卷才華直恁明秀紛紛日下柴車至逸藻吳郎希有李十九慣把汝詩篇三載藏懷袖今秋邂逅便訪我城東涼波殘月曉度玉河柳　交期合不在時時握手傾心偶共杯酒六街聽倦鼕鼕鼓頗厭征衣塵垢殘雪後待驅馬盧溝轉入孤山口蒼厓若臼伴翠竹黃梅香林守歲清興爾能否

又 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圖

最撩人東華塵土騎驢雙蹇還往酒徒幸有王郎在更喜鈍翁無恙傾宿釀話黛色堯峯燈下吳音兩清詩迭唱晝十里山容茅堂石塢隱隱露薇帳　南歸好髟鬅高居仙掌棲貧儘自蕭放解蘭焚芰非吾事只是海懷霞想春水漲趁三月桃花也擬浮輕舫拖條竹杖約燒筍林香焙茶風細來問五湖長

又 同青士重訪晉賢時書樓落成訂詞綜付雕刻有懷周士季青在吳興

小舟紆梧桐鄉裏重來花已三度主人一笑還開徑樹蕙滋蘭無數留客住訝二仲依然未改當年侶別裁樂府譜漁笛蘅洲從今不按舊日草堂句　東園好百尺高樓容與綠牕多少雲霧騰觚飛爵須吾輩禮法由來無取相爾汝但只隔賢兄令弟添離緒來朝喚渡認酒幔春橋茶檣夜栅便訪五亭去

蘭陵王 送宋員外牧仲視権贛州

禁街六斲騎河橋一簇而今去嶺北天南忍對離樽便催促雙旌行太速薄暝應投涿鹿吟鞭倚苑雪剛殘且喜輕塵未吹麴　登艫九江曲算港截彭郎山問匡俗層層翠浪峯迴複過十八灘水萬疊煙樹滿園蘭草無數竹照廳事都緑　川陸舊游熟奈上下龍雲無計追逐故人已分歸茅屋念翦燭深夜後期難卜楓林落月定憶我夢斷續

浣溪沙　郊游聯句

出郭尋春春已闌宜興陳維崧其年東風吹面不成寒無錫秦松齡留仙青村幾曲到西山無錫嚴繩孫蓀友　並馬未須愁路遠慈谿姜英宸西溟看花且莫放杯閑彝尊人生別易會常難長白成德容若

解連環　孫愷似使旋夜話用李十九韻

一燈涼雨話丸都遠岫隔江葱楚會未滿三月王程訝天角使星錦韉來去箏笛賓筵聽按徧黃裙樂部問香秔酒釀七夕醉眠莞蒻何處　郵籤定能記否但西東指點玉羊金虎看摒擋藤笈陳編拂蠹字蟫魚載歸闌暑多少詞人邀鏡面留題方絜待細論箕子流風漏聲報五

祝英臺近　送張見陽令江華

錦鞍韉潭柘寺小榼載浮蟻纔及春游詩罷各分袂者回聽雨荷邊團茵柳外奈一曲驪歌催起　幾千里試看梟梟雙鳧銅章綰仙吏九面衡山二十四灘水定知後夜相思寒亭燰谷吟不了晚紅餘翠

又　送葉道子之官臨清衛

繡纏䰂珠勒馬金印且懸肘勝作書生牕燭對紅豆計程幾日郵籤玉鞭花外早繁杏香飄吟袖　訪夥友只在春草南池無煩夢魂又小榼三升太白酒樓酒相邀露冕投壺東方千騎總一色春旗楊柳

又　送翁武原之官黃州郡丞

嶽蓮雲關樹雨衣潤卸孤館記得班荆通潞短亭畔自來南浦多愁西風易別把新鴈一繩吹斷　再相見却喜小郡黃州銅符許分綰盡說官閑蝴蝶繞書幔最憐白露橫江青山如畫須夜夜緑樽教滿

又　題丁雁水韜汝詞槀

史梅谿姜石帚澀體夢牕叟不事形摹秦七與黃九試論北宋南唐偷聲比調誰得似玉昆金友　章江口慣自家宴樽前箏人記紅豆一束朋箋豈意入吾手只合蘭藥香時筒荷卷處次第付笛牀歌袖

燕山亭　七月十五夜同次友武曾融谷覃九集謏園竹屋

新雨橫街竹屋晚涼曲徑憐初掃深淺素瓷雪藕調冰添撲半竿紅棗抹麗叢香問甚日吳船攜到秋早漾一片明河兔華圓了　何用擫笛彈絲有骰子玲瓏玉舟催倒檐牙罥網燈蕊捎蛾坐久露濃風小除却樽前數詞客幾人同調諧笑渾不計過申犯卯

前題　平湖陸棻次友

垂了簾衣宛在米家書畫船牕坐楸局未停玉子聲聲聽得賣花車過樹杪涼生吹幾葉絮雲低墮燈火暈粉莉娟筠翠捎香耍纔度天上秋期對月徑風筵又陳瓜果南槽紅友內樣青瓷今宵錦茵拚涴嘶騎頻催便醉也欲留無那歸可料寫入竹溪有我

前題　嘉興李良年武曾

燕月微黃纔到竹間淡著江南影箔卷半牕露點涼波書屋短於煙艇底問青旗笑臘釀秋廚猶賸紅凝鬬古色甌香汝哥官定還記舊雨梅邊又一葉飄梧者番清景吳根夢去蟹斷魚牀西風暗吹笭箵旅話今宵都忘了五湖歸興更靜便挑盡燭花也肯

百字令　燕市逢李分虎

竹垞春雨悵早梅未放扁舟先發別後聞君浮皖口渺渺波潮天末燕市經過相逢一笑逆旅征衫脫鄉園無恙怱怱燈影中說　正好青兕多才銅駝結伴按金荃新闋跋扈飛揚須爲爾忘却星星華髮

座有能詩高三十五勸飲杯中物酒闌起舞滿身都是明月高適行三十五指夏圃也

滿江紅 送陸雲士宰江陰

仙令行時正柿葉翻紅滿村易州酒菊英汎汎細注離樽恰值鷁租新詔下先教鳧舄指南雲問橋東青竹馬騎來凡幾羣　君山翠堆縣門香灣白流樹根任垂簾清晝譜曲黃昏十里秋花春桂粒一痕春水上河豚判明年小舫練江頭吟對君

綺羅香 贈沈融谷納妾

十斛量珠千絲結網枉說傾城難致選得閑房略與柘西相似書乍報翠羽枝邊人已在玉梅檐底問攜來百福香匳銀鈎多少衛娘字　龍吟新曲傳徧想出鴛鴦浴處青銅無膩此日雙頭只有粉蓮堪擬但點染一鏡春山漫商量五湖秋水也須勝半萼燈花夜寒偎繡被融谷水龍吟詠白蓮有待浮萍開處青銅無膩伴鴛鴦浴之句

風入松 送沈平萬之新安

蕭踈煙柳玉河潭殘月猶含離人報道城東發趁新涼卯酒初酣代馬頻嘶別路吳緜須換征衫　歙州風物舊曾諳此去停驂烏丸素紙留題好繞清溪紫筍黃柑心逐一繩飛雁秋深直到江南

臺城路 夏日同對巖孫友西溟其年舟次見陽飲容若淥水亭

一灣裂帛湖流遠沙堤恰環門徑岸劃青秧橋連皁莢慣得游驄相並林淵錦鏡愛壓水虛亭翠螺遙映幾日溫風藕花開徧鷺鷥頂　不知何者是客醉眠無不可有底心性研粉長牋翻香小曲比似江南風景看來也勝只少片天斜樹頭帆影分我魚磯淺莎吟到暝

又 遼后洗妝樓

層闌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揹魚尾細草含茸圓荷倚蓋猶與舞衫相似揉藍片水曾簇蝶消紅影蛾描翠錦石秋花當時穩貼皁羅髻　春城幾番士女縱嬉游元夕沙界煙寺黃面瞿曇白頭宮監也說千年遺事回心院子問殿脚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深情焚椒尋蠹紙

前題　長白納蘭性德容若

六宮佳麗誰曾見層臺尚臨芳渚露脚斜飛虹腰欲斷荷葉未收殘雨添妝何處試問取雕籠雪衣分付一鏡空濛鴛鴦拂破白蘋去　相傳內家結束有帕裝孤穩鞾縫　古冷豔全消蒼苔玉匣翻出十眉遺譜人間朝暮看臙粉亭西幾堆塵土只有花鈴綰風深夜語

又 送葉井叔主事還南鄂

新霜未染香山葉黃花已開秋圃側帽風前囊萸酒畔不分故人先去怱怱里語忍別了吳儂竟歸樊楚一色魚天車湖爭似鶴湖住　蒲萄滿江綠漲愛翻鴉落雪門對南浦訪舊襄陽題襟漢上芳草知誰同賦相思最苦夢鴈影飛邊月明多處楊柳青青武昌何限樹

又 張鑑遠酌春堂席上賦

重門不改當年徑依然小山橫疊盧橘濃陰黃梅踈影正好酌春時節筠車乍歇仗酒伴仍逢昔游能說點筆淋漓瓜牛涎冷久磨滅　烏衣羣從少長況周郎陸弟裙屐齊列金叵羅深玉屏風煖一曲紫雲歌徹樊川凝絕只可惜而今鬢絲如雪暝色高城初筵無奈別

又 送畊客南還

花南老屋花無數茅堂在花深處薑蔗閑塍竹梧小徑吾亦板橋西住天涯倦旅忍負了芳辰又過殘暑底事秋風罷官不去送人去　江鄉舊時伴侶有山中猨鶴沙上鷗鷺黃雀披緜玉鱸堆雪誰並船牕同煑離居最苦判茸帽衝霜也尋歸路得及春游紫荷田醉舞

又 送張漢瞻還嘉定題所畫望雲圖

秋來已是驚蕭瑟驪歌又聽燕館墜葉飄花飛蓬斷梗長倚浮萍爲伴雲搖雨散問底事怱怱便書驢券試驗新圖應愁穿了望雲眼　百川灌河時節輕帆消幾日放溜江岸賣履迎船牽衣喚渡一笑倚

閶人健寒齏薄飯須勝似銅街酒籌茶盌改歲相期洞庭游未晚

喜遷鶯 送丁雁水觀察虔州

紅亭且住話十川天末舊游江路柳外吟鞭酒邊征鐸行到冶城瓜步一點峭帆風順遙指落霞南浦倚高閣掃千年殘粉更題新句　津鼓又幾日二板輕船水驛無重數螺子山南晴雷灘石飛作滿衣涼雨露冕行春多暇肯訪薜蘿人否謂冰叔也莫惆悵盼月華金掌載同鶼序

一枝花 送沈融谷宰來賓

露脚飄離柱翠濕牽牛花吐一繩新鴈底幾行樹天末郵籤數了還重數行徧衡湘路六栔衡煙烏蠻山在何處　蜑戶兼龍戶多向竹棚頭住琴堂吟不盡荔支雨晝便垂簾待夜月修簫譜瘴鄉休道苦須勝似泉明折腰彭澤晨暮

同作　嚴繩孫

綠鬢銅章吏藉甚東陽才子柘西傳樂府滿燕市合喚羅裙鵝管調銀字忽漫牽絲去亂水荒山迢迢六七千里　木棉濃陰底清簟疎簾聽事憑題翡翠硯白藤紙酒伴無人蠻盌誰同醉記取雙江外第一是梅邊莫忘小驛花使

又　海鹽彭孫遹駿孫

小縣雷江口面面雞桐蛇柳微風香繡滿拂腰綬白象雙趺也晝城門否官閣簾垂晝黑蝶癡肥應憐八詠人瘦　莫怨分襟驟且盡離亭尊酒明霞拖淡墨鴈飛候料得天南嘹唳聲希有多少連雲岫算兩地相思仙鳧甚日來又

又　安丘曹貞吉升六

絕遠賓江路亂水輕舟頻渡瀟湘行欲盡瘴雲苦千樹桄榔月黑鵑啼處到日清秋好蜑戶鮫人滿城隅看笑舞　椰子傾甘露照影紅蕉初吐推琴小拄笏訟庭暮龍目香中早暗送年華去吟情應不減問寫就蠻牋重寄昭王臺否

又　秀水朱昆田文盎

小雨沙頭店風掃濕雲齊斂殘星猶挂樹四三點已是離人怎得離愁減萬里關河險過亂石重灘尖峯漸露如劍　蠻女銅釵𨷶比似西眉南臉山童爭喝馬翠旗颭幾笏書齋定有新詞豔荔子輕紅染更椰白蕉黃漫憶柘湖菱芡

邁陂塘 送尤展成還吳

話當年法曹姓字雲屏御墨曾染遂初堂下柴車促老矣摛文三殿燒尾宴喜四載柯亭鎮日長相見緇塵偶倦暫摒擋書籤丁寧才子紅藥守吟院　扁舟好輸與風流賀監紅亭十里交餞蛤蜊菰葉橫塘路葉葉酒旗吹徧帆一點趁落木空江澹抹山平遠八門七堰喚記曲桃根炙笙菱角憐取舊題扇

又 劉學正禹峯搨石鼓文見貽賦此志謝用姜白石體

問陳倉舊時獵碣橐駝燕市誰輦漏痕已失填金字猶剩雨苔冰蘚松陰轉訝鎮日橋門靜鎖人未見劉郎放卷慣著手摩挲巡檐步屧百過幾曾倦　閒無事翠餅烏丸教碾硬黃繭紙摹徧遺余籀法真奇古屈曲珊瑚枝軟輿不淺覓巧匠裝池付與屏六扇紅絲小硯把馬鄭紛綸周秦先後商略異同辨

又 送陳雲銘入楚

數才名鷹揚河朔新來草檄能否萍蓬蹤跡何曾定只是北燕南楚王粲賦道四望山川信美非吾土晴川密樹問底事隨人一帆夏口又指漢陽渡　金臺畔漸少銅駝俊侶憑誰共按簫譜尊罏稻蟹鄉亭夢卜了歸期仍誤君此去料我亦無心更戀塵中組驪歌且住便解纜今朝登艫後日不遠直沽路

清平樂

濕雲籠霧曉色看成暮空裏雪花風約住十月薊門飛雨　層頭簡

到殘年客懷轉覺淒然滿地已無黃葉一林惟有蒼煙

解珮令 送趙秋谷聯句

城頭畫鼓馬頭紅樹最無憀酒邊人去彝尊聽徧陽關也未抵者番別苦嘉善魏坤禹平一程風一程涼雨彝尊　斷橋橫浦淺沙深塢翠彎環好山無數海寧查愼行夏重卸了朝衫換獨速莎衣醉舞坤勝東華滿鞾塵土彝尊

生查子 曉行鄭州

窗樹引長堤重露微涓墜惟聽浦禽喧漸入行人隊　隱隱望高城路出高城外初日未侵衣先閃寒鴉背

清平樂 齊河客舍

阿儂憊矣際曉還慵起今日郵籤翻百二猶是未晴天氣　茅檐土銼人家酸風苦雨天涯回憶故園梅蕊不知多少飛花

金縷曲 過外祖唐刺史廢園感舊作

歷歷猶能記小門開苔峯檻外板橋花底潮落蟛蜞爬沙徧娟娟筠竿扶起自兵後曲池平矣倦柳衰荷都卷盡況鴛鴦翠鬣紅魚尾渾不辨釣游地　土酥隴麥看無際剩牆東午風茶板冷雲蕭寺去是黃童來白叟感慨那禁對此但滿眼西州清淚斷陌踟躕歸騎晚斂殘霞樓角孤城閉誰會我恁時意

清平樂 鷗塘生日

平安書到卜宅鷗塘早我亦安排歸計了沮溺耦耕也好　今年初度長安明年定是鄉關漁弟樵兄對酒雞頭菱角堆盤

又 贈歌者陳郎

偷聲減字且洗衰翁耳惱亂多情人欲死只有臨川曲子　陳郎巧囀歌喉尊前倍覺風流一霎塗妝綰髻十三十四丫頭

又 題吳中女子呂文安畫

深閨暇日偶仿王郎筆小字親題無氣力殺粉調鉛第一　圓珠斛得誰家香車遠隔天涯陌上依然柳色門前何處桃花

金縷曲 題查浦書屋圖

馬疃村南渡趁輕帆雙峯寺外遠煙平楚橫漲橋邊鵝鴨鬧認得苔磯蔬圃有點點遙岑遮戶只恨牆東書屋少慣迎賓榻下莎廳住秋香滿小山樹　年來穩向花甎步乍歸來雞栖豚柵幾曾添補笑指頭銜冰樣冷誰把草堂貲助看畫裏皋禽翔舞曲院層臺終斷手算迴廊是我題詩處拚舊雨伴今雨

滿江紅 錢唐觀潮追和曹侍郎韻

曹侍郎錢唐觀潮一闋最爲崛奇今見雕本改竄可惜已康熙丙子秋涉江追和其韻幷附原詞于後不作三舍退避者欲存其真也

羅刹江空設險有海門雙闕日未午樟亭一望樹多於髮乍見雲濤銀屋湧俄驚地軸轟雷發算陰陽呼吸本天然分吳越　遺廟古餘霜雪殘碑在無年月訝揚波重水後先奇絕齊向屬盧鋒下死英魂毅魄難消歇趁高秋白馬素車來同弭節枚乘七發弭節伍子之山

原作　曹溶

浪湧蓬萊高飛撼宋家宮闕誰盪激靈胥一怒惹冠衝髮點點征帆都卸了海門急鼓聲初發似萬羣風馬驟銀鞍爭超越　江妃笑堆成雪鮫人舞圓如月正危樓湍轉晚來愁絕城上吳山遮不住亂濤穿到嚴灘歇是英雄未死報讎心秋時節

點絳脣 題虞夫人玉映樓詞集

玉映樓空鏡臺留得傷心句比肩人去誰忍修簫譜　門柳風前依舊飄金縷簾纖雨返魂何處莫是秋千路

附原詞　海鹽閨秀虞兆淑 馨城

梅綻芳菲垂楊煙外低金縷韶華小住生怕簾纖雨　繡戶淒涼蝴蝶雙飛去愁如許夢魂無據還在秋千路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四

靜志居琴趣

清平樂

齊心耦意下九同嬉戲兩翅蟬雲梳未起一十二三年紀　春愁不上眉山日長慵倚雕闌走近薔薇架底生擒蝴蝶花間

四和香

小小春情先漏泄愛綰同心結喚作（去聲）莫愁愁不絕須未是愁時節　纔學避人簾半揭也解秋波瞥篆縷難燒心字滅且拜了初三月

生查子

刺繡在深閨總是愁滋味方便借人看不把簾垂地　弱線手頻挑碧綠青紅異若遣繡鴛鴦但繡鴛鴦睡

搗練子

煙婧婧雨緜緜花外東風冷杜鵑獨上小樓人不見斷腸春色又今年

菩薩蠻

低鬟十八雲初約春衫翦就輕容薄彈作墨痕飛折枝花滿衣　羅裙百子褶翠似新荷葉小立斂風纔移時吹又開

卜算子

殘夢遶屏山小篆消香霧鎮日簾櫳一片垂燕語人無語　庭草已含煙門柳將飄絮聽遍梨花昨夜風今夜黃昏雨

憶少年

飛花時節垂楊巷陌東風庭院重簾尚如昔但窺簾人遠　葉底歌鶯梁上燕一聲聲伴人幽怨相思了無益悔當初相見

同作　華亭　錢芳標　葆馚

小屏殘燭小牕殘雨小樓殘夢銖衣已煙散只蘅蕪香重　錦瑟華年愁裏送便淒涼也無人共傷心白團扇畫秦娥簫鳳

漁家傲

淡墨輕衫染趁時落花芳草步遲遲行過石橋風漸起香不已眾中早被游人記　桂火初溫玉酒卮柳陰殘照柁樓移一面船牕相並倚看淥水當時已露千金意

如夢令

橫塘斜日照屝松釵柳帶依依猶記石橋下綠陰小舫催歸花飛花飛獨自水上湔衣

秦樓月

春眠足畫樓十二屏山六屏山六柔波不斷遠峯難續　庭前種盡相思木機中織就相思曲相思曲看朱成碧視丹如綠

朝中措

蘭橈並載出橫塘山寺踏春陽細草弓弓韈印微風葉葉衣香　一灣流水半竿斜日同上歸艎贏得渡頭人說秋娘合配冬郎

瑤花　午夢

日長院宇鍼繡慵拈況倚闌無緒翡帷翠幄看盡展忘却東風簾戶芳魂搖漾漸聽不分明鶯語逗紅蕉葉底微涼幾點綠天疎雨　畫屏遮徧遙山知一縷巫雲吹墮何處愁春未醒定化作鳳子尋香留住相思人並料此際驚回最苦亟丁寧池上楊花莫便枕邊飛去

鵲橋仙　十一月八日

一箱書卷一盤茶磨移住早梅花下全家剛上五湖舟恰添了箇人如畫　月弦新直霜花乍緊蘭槳中流徐打寒威不到小蓬牕漸坐近越羅裙衩

天仙子

小櫂若邪乘曉入苧蘿人已當風立好春不雨但濃陰鉛水急溪沙

濕麗草雲根香暗拾

又

小閣春寒煙乍禁爐香先潤鴛鴦錦低帷纔悔殺明燈花影浸牕櫺滲斜月一條剛到枕

南歌子

忍淚潛窺鏡催歸嬾下階臨去不勝懷為郎迴一盼强兜鞵

芙蓉月

蠻府輟櫂時梅熟處日日闌風吹雨無心好夢早被行雲勾住難道今番是夢夢裏分明說與留不得翠衾涼珠淚飄殘蜜炬　啼鵑滿山樹謝多情小鳥勸儂歸去秋期過了夜月寒生南浦執手枯荷池上宛種玉亭東路貪夢好問柔魂可曾飛度

眼兒媚

那年私語小牕邊明月未曾圓含羞幾度已拋人遠忽近人前　無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頭船一聲歸去臨行又坐乍起翻眠

鵲橋仙

辛夷花落海棠風起朝雨一番新過狸奴去後繡墪温且伴我日長閒坐　笑言也得欠伸也得行處丹鞵婀娜簸錢鬬草已都輸問持底今宵償我

行香子

蠶月桑津輕浪魚鱗好風光最易愁人相逢休便閒却殘春待播船迴游聽去又因循　歌罷梁塵舞散花茵下樓梯簾外逡巡有緣並坐不在橫陳話夜闌時人如月月如銀

增字漁家傲

百蝶仙裙風易裊鞦韆低垂淺露驚鴻爪元夕初過寒尚峭呼別櫂雪花點點輕帆杪　別院羊燈收未了高揭珠簾特地留人照衆裏偏他迴避早猜不到羅幃昨夜曾雙笑

金縷曲

枕上閑商略記全家元夜看燈小樓簾幙暗裏橫梯聽點屐知是潛回香閣險把个玉清追著徑仄春衣風漸逼惹釵橫翠鳳都驚落三里霧旋迷却　星橋路返填河鵲算天孫已嫁經年夜情難度走近合歡牀上坐誰料香含紅萼又兩暑二霜分索綠葉清陰看總好也不須頻悔當時錯且莫負曉雲約

十六字令

尋簾外無端墮玉簪籠燈去休待落花深

摸魚子

粉牆青蚪檐百尺一條天色催暮洛妃偶值無人見相送襪塵微步教且住攜玉手潛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訴認香霧鬟邊好風衣上分付斷魂語　雙栖燕歲歲花時飛度阿誰花底催去十年鏡裏樊川雪空裊茶煙千縷離夢苦渾不省鎖香金篋歸何處小池枯樹算只有當時一丸冷月猶照夜深路

婆羅門令 九日

渠去日一帆春水儂到日也一帆秋水怪道相逢翻不是相期地無一語只當相逢未　霜風緊霜葉脆上危梯九日層樓倚樓頭縱得潛攜手催去也怨鸚鵡紅觜別時真惜住也無計此恨緜緜詎已每遇登高會便灑登高淚

西江月

傍玉何曾暑熱惜香最恨眠遲殘燈未殺影迷離一點紗籠紅蕊　小雨初過庭樹新涼漸近羅幃殷勤臨別為披衣軟語蟲飛聲裏

城頭月

別離偏比相逢易衆裏休迴避喚坐回身料是秋波難制盈盈淚　酒闌空有相憐意欲住愁無計漏鼓三通月底燈前沒箇商量地

兩同心

認丹𩬊鬟下畫樓遲犀梳掠倩人猶未螺黛淺俟我乎而看不足一日千迴眼轉迷離　比肩縱得相隨夢雨難期密意寫折枝朵朵柔魂遞續命絲絲維神賦小字中央只有儂知

臺城路

晨紅纔射南牕影犀帷被誰驚起啅雀爭枝寒梅吐蕚攪得雪花都墜暗香簪未早濕了當風畫羅衣袂簡點熏籠辟邪爐火陷灰細　昨宵回憶並坐問何曾酒釅宿酲如是橄欖漿酸蛤蜊湯俊猶道不消殘醉曲屏斜倚看舊掃眉峯漸低穹翠半枕瞢騰到日高翻睡

南鄉子

明日別離人未戀今宵月似銀只願五更風又雨飛到暮啼殺杜鵑催不去

又

斗帳杏梁西不許花蚊見並棲分與羅衾香繚繞遮了一翦微風紈扇小

聲聲慢　七夕

桐陰重碧豆葉輕黃溪沙過雨無泥盡卷纖雲一鈎涼月樓西尋思昔游歷歷記迴廊纖手曾攜好風度愛吹衣香細點屐聲低　誰道離多會少比露蛩秋蟀只解凝啼恨別江淹舊時南浦都迷輸他雙星歲歲料紅牆銀漢難躋孤夢遠尚牽人橫閣小梯

夢芙蓉

日長深院裏見微吟紅豆學書青李鼠鬚散卓曾付掃眉翠綠紗風不起爐煙都篆心字密締星期許支機石畔來往絳河水　誰料分飛萬里霧露芙蓉恨別成秋蔕桃蹊重到仙犬遽迎吠澀塵凝滿砌夕陽空自垂地舊日迴廊剩枇杷一樹花下小門閉

三姝媚

灣頭登小艓慣風生衣香水蒲裙褶待到重門縱教攜玉腕尚羞紅頰月娣窺儂也勸飲深杯稠疊織女機邊一綫秋河夜涼人涉　早是含情迎接怕峽雨他山易霑桃葉第一相思是林東競刻暗塵潛躡舊事淒涼化夢裏雙飛蝴蝶剩有輕綃十幅曾圍秀靨

滿庭芳

雨蓋飄荷霜枝釘菊滿庭芳草萋萋莫愁催送香徑手重攜疊取鴛鴦繡被屏山近已分雙棲金簪拔暗除了烏不用繞唐梯　低帷聽細語五湖心事釵卜難稽得霧深三里花隔千溪只是仙源無路添惆悵殘月荒雞繩河曉黃姑織女依舊水東西

青玉案

灣頭分手盈盈步潛約到西湖住蘇小門前芳草渡依稀曾記小樓深巷儘是銷魂處　到來忽下前溪路月黑頻催送柔櫓及至前溪人又去游絲落絮春來無定總被東風誤

南樓令

踈雨過輕塵圓莎結翠茵惹紅襟乳燕來頻乍煖乍寒花事了留不住塞垣春　歸夢苦難真別離情更親恨天涯芳信無因欲話去年今日事能幾箇去年人

又

垂柳板橋低嬌鶯著意啼正門前春水初齊記取鴉頭羅韈小曾送上窅娘堤　花底惜分攜苔錢舊徑迷燕巢空落盡芹泥惟有天邊眉月在猶自挂小樓西

後庭花

低鬟斂盡雲鼓側粉香都拭生憎桂帳秋蚊入教郎輕擘　紅藤細織暹羅席方花盈尺冷波一任鴛鴦拍殘夢無力

減蘭

犀梳在手逋髮未撩勻面後眉語心知引過閑房步步隨　頹香煖玉牽拂腰巾帶重束一段歸雲誰驗蚖醫臂上痕

好事近

往事記山陰風雪鏡湖殘臘燕尾香緘小字十三行封答　中央四角百回看三歲袖中納一自淩波去後悵神光難合

浣溪沙

桑葉陰陰淺水灣更無人處竹迴環飛來一片望夫山　勸客且留今日住催歸深悔那時還斷腸朝雨賦陽關

卜算子

留贈鏡湖紗浣女機中織裁作輕衫穩稱身更染蒲萄色　松葉頗黎碧勸飲春纖執本向人前欲避嫌禁不住心憐惜

賣花聲

相見罷凭闌並坐重闢熏爐初徙鏡臺寬子石琢成蓮葉小教試麋丸　畫扇翠峯攢一面霜紈別來詩句幾曾閑雜體江淹三十首都寫伊看

紅娘子

袖薄吹香過髮重縈鬟嚲壓衆風流傾城色笑趁時梳裹慣新詩詠罷少人知一篇篇教和　別淚看頻墮密約何曾果七夕星河中秋院落上元燈火悔當時花月可憐宵鎮相逢閑坐

換巢鸞鳳

桐扣亭前記春花落盡纔返吟鞭鴨頭凝練浦鵝眼屑榆錢蘭期空約月初弦待來不來紅橋小船蓬山近又風引翠鬟不見　飛燕書乍展哽咽淚痕猶自芳牋染玉鏡妝臺青蓮硯匣定自沉吟千徧解道臨行更開封背人一縷香雲翦知他別後鳳釵攏鬢深淺

如夢令　七夕

記摘小園瓜李七夕年時花底騃女嫁癡牛嫁到良宵十四彈指彈指好事已成虛事

采桑子　五月六日

攜來九子同心粿蒲酒猶濃夜帳輕容續命絲長鍼再縫　須知後會渾無據難道相逢十二巫峯峽雨輕迴第四重

一葉落

淚眼注臨當去此時欲住已難住下樓復上樓樓頭風吹雨風吹雨草草離人語

無悶　雨夜

密雨垂絲細細晚風約盡浮萍池水乍一霎黃昏小門深閉作弄去聲新涼天氣怕早有井梧飄階砌正楚筠簟冷香篝簡點舊時鴛被　無計纔獨眠更坐起恁說愁邊滋味翠蛾別久遠信莫致縱有夢魂能記尋不到長安三千里料此夜一點孤燈知他睡也不睡

點絳脣

萬里將行翦燈重伴西樓語遠書欲附細把郵籤數　風雨江頭不許離人去離人去斷腸歸路秋草真娘墓

風蝶令

秋雨疎偏響秋蟲夜迸啼空牀取次薄衾攜未到酒醒時候已淒淒　塞鴈橫天遠江雲擁樹低一灣楊柳板橋西料得燈昏獨上小樓梯

鵲橋仙

青鸞有翼飛鴻無數消息何曾輕到瑤琴塵滿十三徽止記得思歸一調　此時便去梁閒燕子定笑畫眉人老天涯況是少歸期又匹馬亂山殘照

玉闌干

玉闌干外秋螢語一架豆花清露蘭湯浴罷納新涼攜纖手夜深爾汝　綠牕人遠紗空護網暗塵蛛絲無數舊時梁燕也驚心一回來却又飛去

柳梢青

回雁書遲燒燈時候尙促歸期戢錦梭抛鮫珠淚盡也忒相思　彩雲天遠瑤姬便不管人間別離約指輕軀熏香小像都悔還伊

留春令

鍼樓殘燭鏡臺剩粉醉眠曾許長記羅幬夢回初響幾點催花雨　別淚連絲縈玉簿賸定情詩句一樣霜天月仍圓只不照凌波步

少年游

清溪一曲板橋斜楊柳暗藏鴉舊事巫山朝雲賦罷夢裏是生涯　而今追憶曾游地無數斷腸花塘上鴛鴦梁間燕子飛去入誰家

祝英臺近

紫簫停錦瑟遠寂寞舊歌扇萍葉空池臥柳掃還倦便令鳳紙頻書芹泥長潤招不到別巢秋燕　露華泫猶剩插鬢金鈴殘菊四三點階面青苔不雨也生徧縱餘一縷香塵襪羅曾印奈都被西風吹卷

風入松

朝雲不改舊時顏飛下屏山嚴城乍報三通鼓何繇得遮夢重還露葉猶聞響屧風簾莫礙垂鬟　簪花小字篋中看別思迴環穿鍼縱有他生約悵迢迢路斷銀灣錦瑟空成追憶玉簫定在人間

幔卷紬

桃葉舟回楓林客去西渚波千疊見十里橫塘幾陣涼飈獨上小樓柔腸斷絶春信鶯花秋期河漢總是愁時節悵碧海青天夜色蒼涼歸去明月　凄凄切切相思苦夢雨何曾歇恁不似當年絳脣含笑而今賸有啼痕淚頰洛浦川長青谿路斷曉露風燈滅但寄語江淹有个人兒莫便輕別

玉樓春

殘霞散盡魚天錦臥柳門前萍葉浸畫梁塵暝燕空歸露井風多蛩未寢　悲秋楚客今逾甚那有閑情拚夜飲屏山凝睇已無存何況玉鏤金帶枕

臨江仙

寒水離根二尺莫愁艇子能容纖纖細步到房櫳青蛾勻黛淺粉拂掠雲鬆　憶食憶眠憶坐好春長定相逢侍兒一一小名重卷衣孫秀秀滅燭許冬冬

又

昨日苦留今日往來朝再往無因畫樓欲下幾逡巡殘燈三兩燄別淚一雙人　料得離居多少恨歸期數徧冬春長愁不獨繭眉顰口中生石闕腹內轉車輪

又

白鷺飛邊舟一箇縈迴幾曲芳洲晚涼重過曝衣樓籠燈迎竹外搖櫓到沙頭　煙水空存桃葉渡依然蘭月如鈎十年霜鬢不禁秋可憐新蝶夢猶戀舊蚊幬

洞仙歌

書牀鏡檻記相連斜桷慣見修蛾遠山學倩青腰授簡素女開圖纔凝盼一綫靈犀先覺　新來窺宋玉不用登牆近在蛛絲畫屏角見了乍驚迴點屐聲頻分明覯翠帷低擢旋手揭流蘇近前看又何處迷藏者般難捉

又

謝娘春曉借貧家螺黛須拗花枝與伊戴傍妝臺見了已慰相思原不分雲母船牕同載　叢祠燈火下暗祝心期衆裏分明並儂拜盡說比肩人目送登艫香漸粹晚風羅帶信柔櫓嘔啞撥魚衣分燕尾溪流赤欄橋外

又

津亭回首望高城天遠何況城中玉人面數郵籤萬里嶺路千重行不得懊惱鷓鴣啼徧　鬱孤臺畔水解送歸人三板輕船疾於箭指點莫愁村樹下門前怪別後雙蛾較淺若不是臨風暗相思肯猶把

留題舊時團扇

又

仲冬二七算良期須果（仲冬二七是良期秀州精嚴寺鬼詩也）若再沉吟甚時可況熏爐漸冷牕燭都灰難道又各自抱衾閑坐　銀灣橋已就冉冉行雲明月懷中半霄墮歸去忒怱怱軟語丁寧第一怕襍羅塵涴料消息青鸞定應知也莫說今番不曾真个（詹玉詞不曾真个已銷魂）

又

別離改月便懨懨成病鎮日相思夢難醒喚連船渡口晚飯蘆中相見了不用藥爐丹鼎　雙銀蓮葉琖滿貯椒花同向燈前醉司命昵枕未三更闌夜如年奈猶憾亂鴉初景起折贈黃梅鏡奩邊但流睇無言斷魂誰省（東京夢華錄十二月二十四日備酒果送神以糟塗竈門謂之醉司命）

又

東風幾日覺春寒猶甚纖手偷攜笑誰禁對初三微月看到團圞鋪地水處處襍羅涼浸　周郎三爵後顧曲無心爭忍厭厭夜深飲只合並頭眠有限春宵切莫負煖香鴛錦最難得相逢上元時且過了收燈放船由恁

又

佳期四五問黃昏來否說與低帷月明後怕重門不鎖仙犬窺人愁未穩花影怱怱分手　雞缸三兩琖力薄春醪何事卿卿便中酒翻喚養娘眠底事誰知燈一點尚懸紅豆恨咫尺繩河隔三橋全不管黃姑夜深來又（雞缸成窰小酒杯也）

又

城頭畫角報橫江艫舳催上扁舟五湖曲怪怱怱尼噪罷蟢子飛來重攜手也算天從人欲　紅牆開窔奧轉入迴廊小小牕紗拓金屋隨意楚臺雲抱玉挨香冰雪淨素肌新浴便歸觸簾旌待兒醒只認是新涼拂檐蝙蝠

又

韶光最好甚眉峯長聚相勸乘船漾南浦盼海棠簪後插到荼蘼同夢裏又是楝花風雨　橋東芳草岸勝樂游原勾隊爭看小蠻舞雀舫曳疎簾蛛網浮杯但日日鸞簫吹度聽唱徧青春驀山溪待拆了歌臺放伊歸去

又

三竿日出愛調妝人近冕藻熏爐正香潤看櫻桃小注桂葉輕描圖畫裏只少耳邊朱暈　金簪二寸短留結殷勤鑄就偏名有誰認便與奪鸞篦錦髻梳成笑猶是少年風韻正不在相逢合歡頻許並坐雙行也都情分

又

花餻九日綴蠻王獅子圓菊金鈴鬢邊媚向閑房密約三五須來也不用青雀先期飛至　恩深容易怨釋怨成歡濃笑懷中露深意得个五湖船雉婦漁師算隨處可稱鄉里笑恁若將伊借人看留市上金錢盡贏家計（孟子注西施每入市人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又

隔年芳信要同衾元夕比及歸時小寒食悵鳴頭船返桃葉江空端可惜誤了蘭期初七　易求無價寶惟有佳人絕世傾城再難得薄命果生成小字親題認點點淚痕猶裛怪十樣蠻牋舊曾貽祇一紙私書更無消息

又

蘋洲小櫂約兜娘相共豈意錢唐片帆送逢故人江上一路看山寧料我過了惡溪靈洞　東甌城下泊孤嶼中流明月秋潮夜來涌此際最消凝苦憶西樓想簾底玉鈎親控舍舊枕珊瑚更誰知有淚雨烘乾萬千愁夢

又

蕭郎歸也又燒燈時節白馬重嘶畫橋雪早青綾幛外含笑相迎花枝好繡上春衫誰襯　十三行小字寫與臨摹幾日看來便無別排悶偶題詩玉鏡臺前渾不省竊香人竊待和了封題寄還伊怕密驛沉浮見時低說

又

明湖碧浸柱輕帆尋偏咫尺仙源路非遠訝杜蘭香去已隔多時又誰料佳約三年還踐　纖腰無一把飛入懷中明月重窺舊時面歸去怯孤眠鏡鵲晨開雲鬟掠小脣徐染偏走向儂前道勝常渾不似西牕夜來曾見

又

行舟已發又經旬調笑不算忽忽別離了奈飛龍骨出束竹腸攢月額雨持比淚珠差少　羅囊鍼管就絡以朱繩淡墨疎花折枝裊中有錦牋書密囑歸期道莫忘翠樓煙杪枉姑負劉郎此重來戀小洞春香尚餘細草

又

崔徽風貌信十平聲分姚冶八尺吳綃問誰借悔丹青不學殺粉調鉛呈花面輸與畫工傳寫　乘閑思挂壁分付裝池卷處香生一囊麝自化綵雲飛蟲網蝸涎又誰對芳容播喏儘沉水煙濃向伊熏覬萬一真真夜深來也圓姿替月潤臉呈花唐人志銘中語也李賀詩沉香熏小像

鳳凰臺上憶吹簫題朱十靜志居琴趣後　曹溶

燒燭鴻天惜花難塞馬卿偏好傷春正翠鈿盈袖弱絮隨輪無限柔腸宛轉秋雨夜夢想朱脣抽銀管湘簾乍卷寶鴨橫陳　真真者番瘦也酒醒後新詞只索休頻待繡帆高挂遲日江濱齊列瑤箏檀板攜妙妓徐步香塵歸難驟寒宵坐來一對愁人

怨王孫七夕

一水塡却雙星如約乞巧誰憑緻愁君莫知道騃女癡牛肯憐不悠悠歲月辭家者孤眠且此夕何夕也碧梧小院風細露檻同凭昔年曾

憶少年

一鈎斜月一聲新雁一庭秋露黃花初放了小金鈴無數　燕子已辭秋社去剩香泥舊時簾戶重陽將近也又滿城風雨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五

茶煙閣體物集上

柳色黃 對雨

岸側榆錢牆角楝花吹已將盡漸添綠葉陰濃轉覺晚來風緊絲絲縷縷界開窗霧低煙暗催闌藥紅尖潤怕鳳子衣單把柔黃都褪休問鈿車驄馬縱約歸期料應難準最憶江南屐齒滿街聲趁吳歌幾曲穩坐細浪魚天落帆笑指柴門近任踏破苔痕數小園新筍

渡江雲 欲雪

河冰遙度馬稜稜寒色望裏但疎蕪漸吟蛩已靜祇聽空林大鸒啄飢烏魚鱗萬點斂雲英半晌模糊却一似畫家米虎潑墨寫江圖南湖恁時風景春到苔枝有紅梅樹樹儘容我青鞵岸淨白舫燈孤而今苦被浮榮縛擁殘氈不比蘭蘇拚醉也牀頭酒價都無

聒龍謠 雪

密比花繁輕嫌絮重一半斜侵簾戶淡抹牆腰似月稜初吐纔飄墮凍雀聲中又壓倒早梅開處縱旗亭臘釀堪沽已迷却板橋路　颼風緊亂雲低見潑墨點點林鴉催暮一絲漁艇料今番歸去訝光寒入夜翻明漸灑急聽牕如雨問隔江桃葉桃根尚能來否

春風裊娜 游絲

倩東君著力繫住韶華穿小徑漾晴沙正陰雲籠日難尋野馬輕颺染草細縮秋蛇燕蹴還低鶯銜忽溜惹却黃鬚無數花縱許悠揚度朱戶終愁人影隔牕沙　惆悵謝娘池閣湘簾乍卷凝斜盼近拂簷牙疎籬罥短牆遮微風別院好景誰家紅袖招時偏隨羅扇玉鞭墮處又逐香車休憎輕薄笑多情似我春心不定飛夢天涯

無夢令 飛花

魚浪飄香千點燕尾分煙一翦已自出牆東又被輕風吹轉輕風吹轉剛逗卷簾人面

步蟾宮 端溪觀采硯

蒼山暗束寒江轉問巖穴探時深淺不妨篝火夜連朝待劃取谿雲一半　疎疎嫩葉青花遍比封却羊肝更軟看來只合寄情人已早有相思淚眼

埽花游 試茶

楝花放了正穀雨初晴逼籬雲水曉山十里見春旗乍展綠槍未試立倦濃陰聽到吳歌偏起焙香氣裊一縷午煙人靜門閉　清話能有幾任舊友相尋素瓷頻遞悶懷盡矣況年來病酒夜闌須記活火新泉夢繞松風曲几暗燈裏隔牕紗小童斜倚

一春枝 汪舟次貽流求筆鈎管蘆管各一同查客賦之

海外青羊也中書偶被星查攜到明牕脫帽搯破麻姑纖爪黃蘆墨竹慣斜鏤一枝花裊持比似諸葛宣城樣變衷心翻巧　遙憐水雲孤島想銀光砑紙留題多少小扇香匳愛染夕陽芳草層波萬里付吳下阿儂誰料端可惜老去章臺畫眉嬾了筆帽裂其一面活脫下上

瑞鶴仙 錢編修庸亭席上觀司馬相如私印

土花凝古繡見細紋卷髮冷光塗黝朱絲覆冰紐愛千年未蝕幾絲紅籀燒春熟後料無心蟲魚刻鏤算除非賣賦金多書券恁時纔有　知否遙山描罷卓女風流定拈纖手摩挲已久挑短燭把看又論才華不是淩雲健筆可許尋常消受拚夜寒典了鷫裘肯教換酒

天香 龍涎香

泓下吟殘波中燄後珠宮不鎖癡睡沫卷盤渦腥垂尺木采入蜑船鮫市南蕃新譜和六一丹泥分製裹向羅囊未許攜歸金匳先試　炎天最饒涼思幷華澆帛鋪澄水百沸瓊膏噓作半牕雲氣爇火溫黁欲陷又折入犀帷裊難起螺甲重挑茶煙較細

又 前題

擣就花房鏤成棗印匀摹七寶痕淺小鼎蟠螭沉灰撥獸銀葉中央
徐點靈㸑乍漉早搖曳雲魂一線壓住秦篝又起偏噓杏梁棲燕
客愁雨餘清簟潤涼波半炙新熯最憶玉牕人怯擘時曾見認得吳
家心字話江漲橋南寄來遠春夢羅囊賦情未倦 能改齋漫錄近時士人於錢塘江漲橋爲狹斜之游其後陷河南不返其友寄以龍涎香士人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牕春夢紫羅囊

十二時 雲母燈

是何人碧山深處潛入仙廚私竊把石粉雲英堆積翦翦層層疊疊
面面裝成稜稜作去聲就細染紅牋貼正夜靜改席西園紫鳳吐珠曾
否銅槃吹滅　閑更思梨花院落定自十分清絕宿鳥窺來飛蛾拂
去不道成冰雪謾認他是燈分明一片冷月　也只消抛殘小扇玉
面當前終怯怎得攜歸江南樂事鬧向元宵節看翠眉幾許屏風影
中低說

點絳脣 鞦韆

香袂飄空爲誰一笑穿花徑有時花頂羅韈纖纖並　飛去飛來不
許驚鴻定重門靜粉牆深映留取春風影

前題　曲周 王顯祚 湛求

青粉牆高是誰紅索中搖曳窄衫初試轉覺腰支細　冷笑江南
不省春游戲層檐底畫裙窣地生怕風扶起

和韻　桐鄉 錢琰 又持

小院層闌下臨一道蘼蕪徑柳梢花頂飛燕差堪並　嫋娜春風
不放游絲定金鈴靜翠遮紅映忍露全身影

釵頭鳳 藏鉤

華筵半銀燈燦玉鉤纖手陳青案傳言快分曹待暗將心事把秋波
賣在在在　番番換低低喚个儂翻被人偷算三杯外含嬌態不應
輸與笑拈衣帶再再再

臨江仙 金指環

削就葱根待束挂將榴火齊炎殷勤搓粉爲君拈愛他金小小曾近
玉纖纖　數徧檀郎十指帶來第五猶嫌憑教麗句續香匳解時愁
不斷約了悶翻添

踏莎行 釵

金重難勝翠勻如沐愛他也有同心目曉來尋慣枕函邊坐懷先綰
香雲束　小鳳垂珠小魚銜玉離愁夜半挑殘燭玉郎消息斷紅牋
背人潛把歸期卜

鵲橋仙 髮

湖菱烏角渚蓮紅瓣不比幫兒還瘦拈來直是小䑩船只合借燈前
行酒　春陽花底春泥陌上最好踏青時候假饒無意把人看又何
用明金壓繡

秦樓月 吹笙

涼煙翠銀河瀲灩光垂地光垂地小樓一曲月華如水　排成鳳翅
聲初遞聽殘鵝管君須記君須記風簾卷處那人雙髻

沁園春 額

鏡檻初開宜對粉題休籠紫綸記折花共劇蘭雲纔覆塗妝伊始翠
鈿曾安慣疊纖羅微嫌短髮手裊紅絲著意刪犀梳斂護貂茸一翦
閣住輕寒　日斜倚小門闌但端正窺人莫便還見障羞月扇低時
半露吹愁梅瓣點處成斑素柰看勻小蟬比並料是詩人想像閒蜂
黃淺愛夕陽無限映取遙山 李白詩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王建詩素柰花開西子面衛風螓首蛾眉孔氏疏云小蟬也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

前題　錢芳標

憶折花時幾寸青絲鬖鬖覆初愛寶匳對影安黃恰正小鈿當面
貼翠誰如解事春風多情梅瓣數點含章殿角虛山無限映夕陽
一抹眇眇愁余　水晶簾底妝梳又怕熱蟬紗綃乍除道宫眉學

畫暈來休廣宿酲餘困壓罷纔舒嬌女詩中碩人句裏費盡才情比擬渠殷勤祝舉玉纖加處默訴冰蜍

又 鼻

滴粉堆成黃點輕黏運斤可能見窺簾乍露斜侵短燭挑鬟欲偏易近圓冰愛覷青梅慵填香棗扶下秋千喘未勝閑中坐試微噓素指暗驗鉤繩　荷風水檻長憑盼消息郎歸嚏定曾伴謝公游去聯吟或擁徐妃妝後半面須紅淚泫低分汗融先拭紅袖遮來媚轉增凝神久想新停月脈旋抱飛蠅（抱朴子玉女常以黃玉為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圓冰小鏡名香棗用石崇事淮南子子午卯酉為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俗傳鼻息左右可以驗時婦人有娠蠅抱其鼻）

又 耳

玉琢芳根辟月初弦螺峯遠侵勝吳綃畫了微添朱暈秦璫繫却密釘神針粉拂頻沾香雲帶掠釵鳳珠垂冷不禁盤龍鏡映玉臺素手影後斜臨　小堂誰弄清琴通一線靈犀直到心慣春閑易倦偷黏角枕夢輕難續翻恨鶯吟細馬䭾來埃風生處掩就綸巾未易尋羅幃底把無聲私語遞向更深（唐張萱畫婦人以朱暈耳根）

前題　錢芳標

阿母前頭影語微詞靈犀早通幾傳來芳信喜占晴鵲送來愁緒暗數秋蛩擫笛層樓賣花深巷閑處關心幼便聰纖瓊嫩倩香貂垂鬢護取尖風　附時密約喁喁怕侍女猜嫌未許從儘夢回山枕半輪欹仄妝成珠珥兩朵玲瓏鬖鬌纔梳彎環欲吐弦月依稀翠霧籠重門鎖怪誰呼小字熱處微紅

又 齒

文貝編成密鎖華池懸犧易霑愛蘭湯乍嗽含朱愈瑩瓠犀難擬排玉還銛刺繡花勻縫衣結扣持截餘絲不用添芳津嚥對青梅一點軟却慵拈　早鴉啼徧前檐悄叩罷潛將心事占見輕塵動處歌時定啓愁眉展後齲慣休嫌忍病先寒因嬌或噤佇想頻銜素指纖相思字漫沉吟齧筆褪了毫尖（釋名曰口下曰承漿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醫家口齒方有唐邵英俊排玉集司馬相如作賦把筆齧之似魚）

又 肩

紈質停勻比似陸郎何曾暫離被詞人賦就望中疑削畫工減盡染處恆垂籬弱纔過牆低乍及結伴還從影後窺緣紅索上秋千小立恰並花枝　蝤蠐領下訶梨剪雲葉玲瓏一半虧記量成尺六難增分寸斂過三爵易致斜攲愛拍樽前頻扶倦裏細步惟應處處隨吟飛雲怕玉樓生粟拂袖遮伊（海鹽陸東美妻有容止夫婦相重寸步不離時號比肩人洛神賦肩若削成畫法美人無肩漢雜事肩廣尺六寸蘇子瞻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玉樓謂肩也）

又 臂

勝母陀羅八萬四千非耶是耶效蹋搖娘曲聯時宛轉胡騰兒舞旋了交加拍案霓裳張同鳳翅攘處拖環急鼓撾呼同坐把香肩微竦側倚琵琶　曲欄憑晚涼些添羅袖纔令一半遮更泥他沽酒卸金跳脫教伊展畫替玉鴉叉待枕先舒將盟暗齧宜印綢繆小字斜臨當別擣花房蜥蜴重繫紅紗（首楞嚴經二臂四臂乃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李紳拓枝伎詩畫鼓拖環錦臂攘又鳳聲初歇翅初張李商隱詩展畫玉鴉叉齧臂盟見左傳唐宮人選幸以綢繆字印臂）

又 掌

小小瓊田煖玉無塵紋生細波慣先調粉澤兩邊齊傅未昏妝鏡一面頻磨輕拓真纖指離偏遠水上湔裙著意搓闌干拍惹鴛鴦驚起飛度風荷　樽前一握無多縱燕燕身輕舞則那任青紅碧綠挼成綵縷裁縫熨貼砑就香羅冷露三霄明珠幾顆除是仙人不讓他春來病把芳心捧罷百徧摩挲（楊无咎詞掌拓鞦韆兒漢雜事指去掌四寸李商隱詩仙人掌上三霄露）

又 乳

隱約蘭胸菽發初勻脂凝暗香似羅羅翠葉新垂桐子盈盈紫菂乍擘蓮房竇小含泉花翻露蔕兩兩巫峯最斷腸添惆悵有纖袿一抹即是紅牆　偷將碧玉形相怪瓜字初分蓄藏把朱欄倚處橫分半

截瓊簫吹徹界住中央量取刀圭調成藥裹寧斷嬌兒不斷郎風流句讓屯田柳七曾賦酥娘漢雜事胸乳菽發

又 膽

蘖塢芝房一點中池生來易驚笑金釵卜就先能斷決犀株鎮後纔得和平樓響登難房空怯最三斗除非借酒傾芳名早喚狗兒吹笛伴取歌聲　沉憂何事牽情悄不覺人前太息輕怕殘燈枕外簾旌蝙拂幽期夜半牕戶雞鳴愁髓頻寒回腸易碎長是心頭苦暗弁天邊月縱團圞如鏡難照分明黄庭經注膽爲中池素問膽主斷決李賀詩犀株防膽怯三斗借用管輅事元稹詩狗兒吹笛膽孃歌內經膽病者善太息

又 腸

嫈嫇輕軀能有幾多容萬斛愁慣悲銜腹內相看脈脈事來心上一樣悠悠鳥道千盤轆轤雙綆又類車輪轉未休縈方寸穿錦梭暗擲弱縷中抽　柔情曲似江流怕易割秋山嬾上樓況三朝三暮巴猨峽口一聲一斷杜宇枝頭百結將離九迴猶剩杯沃能勝酒力不樽前曲再休歌河滿淚落難收白居易詩能有幾多腸錦梭用梭腸有意錦絲穿語魚玄機詩離腸百結解無由李商隱詩回腸九回後猶有剩回腸又白詩三杯自要沃中腸唐孟才人歌河滿子畢武宗命醫候之脈尚温而腸已絕矣

又 背

意遠態濃珠壓腰衱冰肌最勻盼新月堂前殷勤匍伏秋千架上推遞逡巡見客遙來和羞却走翩若驚鴻望未真踏青去惹春游年少目送香塵　催歸潛理紈巾怕汗浹輕容拭更頻憶閑中指爪癢須爬慣宵分姊妹擁便情親每到嗔時拋郎半枕難翻猩紅一點脣堪憎甚縱千呼萬喚未肯迴身杜甫詩背後何所有珠壓腰衱穩稱身

又 膝

纖骨亭亭窮袴輕籠長裾半懸訝流黃織慣頻掀綜底小車容却每觸簾邊手抱無聊心慵易軟拜起須扶態更姸留仙皺見勝常道罷小立依然　試令蹈節歌筵翹一足長同沙鷺拳把春衣卸盡有時

蔽錦寒衾架處恨未添緜醉裏便姍嬌時嬫密隨意夭斜坐簸錢教郎坐放阿侯學步俯視齊肩曹植靜思賦行嬫密而妍詳古樂府十七生兒字阿侯

雙雙燕 別淚

問銀海水有多少層波斂愁飄怨含辛欲墮轉自把人凝盼霑向長亭早晚定減了輕塵一半安排玉箸難筵伴我樽前腸斷　偷看夜來枕畔傍鏡影初乾袖痕重按心心心上總是別情難慣縱遣絲垂縷縮穿不起南珠盈串裁得幾幅榴裙點點行行都滿

笛家 題趙子固畫水墨水仙

亡國春風故宮鉛水空餘芳草冷花開徧江南岸王孫老矣文采風流墨池筆揩淚痕都染帝子含顰洛靈微步宛在中洲半悵騷人未經佩徒藝楚英九畹　繚亂一叢寒碧生煙疎雨隨意欹斜鵝絹蟬紗寄情悽惋尚想白石蘭亭遺事逸興千秋如見豈似吳興君家承旨番馬風塵滿縱自署水晶宮怕有鷗波難浣

金縷曲 水仙花禁用湘妃漢女洛神事

小草先春令問誰移香本南園罷栽幽徑定武紅瓷看最好銀蒜十囊齊迸簇簇葉萱芽相並幾點青螺攢秀石護冰苔一片涼沙淨喚仙子踏明鏡　詩家比喻閑重省未輸他礬弟梅兄暗香疎影風露人間渾不到晴日紙牕留映襯髹几畫屏斜整豔紫天紅昏夢裏料更番花信催難醒芳孤在伴清冷

又 前題

霽雪明吟院愛青青秀葉低排獨呈花面玉潤金寒爭憐惜肯放風簾高捲把十二屏山遮斷不信江南芳草渡傍蓬根艾底尋常見魚天暝鷺翹徧　仙姿豈上閑釵釧便兜娘要插蘭雲未容輕剪縱被春纖偷掐了折送膽缾猶戀怕零落國香誰管憑仗王孫鈎水墨恣疎疎密密勻深淺須一幅好東絹

又 前題

何處無香草戀晴牕靈苗抽並粉蘂開早夢想西湖歸未遂日日緇塵烏帽對冷豔娉娉嫋嫋料得芳心應笑我把風前黃藕冠攲倒簪碧玉抉阿縞　萬花只向春陽鬧惹多情游絲牽住曳鈴催老便是秋林攢幾簇也有蝶銜蜂抱誰似此幽芬繚繞繡入羅裙嫌太淡配山茶一撚紅尤好還又怕被花惱

又〔前題〕

物候閑春籥驗芳根頹簷曝後畫盆移却稚葉青回纔幾日又吐小蓮冰萼勝翠袖香藏珠絡雪虐風饕都過了倚南牕晴景還如昨雖遲暮未寂寞　惜花不用圍簾幙任筵前山鷓舞罷幾曾吹落靜色孤光誰結伴除是早梅江閣比多少汀蘅洲藥楚澤行吟憔悴矣料遺忘偶爾騷人錯留共我歲寒約

滿江紅〔西湖荷花〕

郭外垂楊直映到水仙祠屋愛十里花明鏡面岸沉沙腹幾陣涼颸翻葉白連盤驟雨跳珠綠是誰儂一道撥青蘋波紋蹙　紅衣褪開還續碧筩卷擎相促繞蔆根荇帶冷香飛逐偏是風前蝴蝶住但無人處鴛鴦浴擘生綃悔不學丹青描橫幅

綺羅香〔康熙丁丑六月舍南池上紅蓮作並頭花賦以紀異〕

蕙草連葩蘭英並蔕慣在貧家盆罋〔年時蕙作同心花今夏又開並蔕〕誰料今番雙頭水芝看涌交巵勸金叵羅深畫軸展玉丫又重笑莊窩半畝平池翻贏三十六陂種　谿亭容我小住那費桃根桃葉隔江迎送臥穩風前一任冷香吹夢愁遮了葉底難扶描不到花心齊動除非喚薛夜來過繡成鍼七孔

又〔前題〕

楊柳陰中菰蒲雨外一柄犀株通體並著花房宛似仙娥雙髻算只有蜀芑同心祇認得嶧桐連理又爭如水珮風裳嫣然交影鏡香裏　約開偕蘋汀蓼岸與纖鱗隊隊鬧紅游戲第一輕舟莫放采香人

檥渾不管翠蝶衣翻生怕是綠雲風起問沙面頭白鷺鶿舊來曾見幾

題竹垞並頭蓮詞後　　平湖　沈岸登〔覃九〕

紅玉雙擎漢晉杯温風別費翦刀裁定知茅屋詞人在故向亭陰作意開

朋戕雙調綺羅香比似蘋洲篋譜強有約重過聽按曲鬧紅一舸話斜陽

水龍吟〔白蓮〕

綠雲十里吹香輕紈翦出機中素銀塘一曲亭亭何限露盤冰柱玉腕徐來青泥不動乍鳴柔櫓任沙鷗撲鹿雙飛不見又何況雙棲鷺　好手畫師難遇倩崔吳鼠鬚描取翠衿小鳥黃衣稺蝶添成花譜雲母屏風水晶簾額冷光交處爲秋容太淡嫣然開到小紅橋路〔宣和畫譜崔白有白蓮雙鵝圖吳元瑜有白蓮塘圖〕

臨江仙引〔枯荷〕

三十六陂遠半竿日澹一面風攲畫橋靜采蔆船也都歸幽期記紅袖滿碧筩勸舊侶全稀空留得伴愁人永夜聽雨柴扉　江妃亭亭翠蓋水珮零落無遺剩寒蘆折葦相映苔磯凄其看晨颸裏鴛鴦凍住了還飛漁翁笑且香包冷飯鍼補秋衣

又〔詠茄〕

隴上紫瓜好黛痕濃抹露實低懸趁朝日畦丁窖灑冰泉桑邊看長蔕翦纍纍綻葉底光圓筠籃滿餉白牛蕭寺赤馬吳船　筵前生疎蜀客犀箸催下茫然笑千龐萬粟許配芳鮮嬋娟愛輕繡染香衫色比似花妍閑無事寫家蔬添个小蝶新蟬〔芝田錄煬帝改茄子爲崐崙紫爪張文潛詩映葉乳茄濃黛抹黃山谷銀茄詩珍蔬長蔕色勝銀又蜀人生疏不下箸又中有萬粟嚼輕冰鄭安晚詩光圓頭腦作僧看張浮休茄子頌頭附千龐徐熙有蟬蝶茄菜圖〕

惜紅衣〔詠薑〕

插架葵邊分畦蔗後日光穿漏看倚鴉鉏冰泉淺沙溜香苗暗斸正社燕歸飛時候湖口紅掌白芽愛連船來又　廚娘纖手輕擘柔尖聽鳴小茶臼尊絲翠冷鹽豉配能否一樣蟹胥魚鱠味勝蜜橙霜韭問凍糟酣未思勸故人新酒

同作　嘉善魏坤禹平

瓜堰分區蔗田接岸一塍香滿障影疏疏筠簾織來短新芽茁後聽竹外乳鳩低喚畦畔紅到柔尖割霜根纔半　腥氣翦斷縷鱠糝虀香橙也同薦寒糟配入芳氣襲冰盌悵自故人難致客裏暗銷吟管想舍南幾稜雨浥病花秋晚

摸魚子（蓴）

記湘湖舊曾游處鴨頭新漲初醱越娃短艇烏篷小鏡裏千絲縈髮柔櫓撥絆荇帶荷錢一樣青難割波餘影末愛乍掐春纖㓕盎宛似戢戢小魚活　西泠水濯取凝脂齊脫白銀釵股同滑蜀薑楚豉調應好不數韭芽如蕨煙渚闊任吹老西風若个扁舟發鄉心未遏想別後三潭龜髯雉絅冷浸幾秋月（本草春莖而未葉者名雉蓴九十月漸麄在泥中名龜蓴）

迷仙引（水蓼花）

斷續寒汀容與芳洲斜倚高岸移近山茨綠葵定得相伴愛冷紅開簇簇映采香人面有一種名字水禽偏好飛來無限　垂釣休教絆過雨尤堪翫蘋葉蘋花鷗莎占取長一半試寫入千絲東絹勝寂寥幾點敗荷雪鴈

滿江紅（塞上詠葦）

絕塞淒清又誰把秋聲留住斜陽外寒沙搖漾亂山無主瑟瑟乍驚心欲碎茫茫不管愁如許伴西牕燈火坐黃昏蕭蕭語　催一陣茅檐雨攪一片霜林杵爲伊想徧了別離情緒酒渴二更人散後月明千里鴻飛處夢滄江添个釣魚船風吹去

醉春風（茶蘼）

笑日紅偏嫩不雨青常潤卷簾一架小庭濃認認認小摘休前黃鬚綠刺最撩人鬢　轉眼殘春盡生怕繁英褪一年花事此關心僅僅僅穀雨晴時牡丹開後這番風信

侍香金童（茉莉）

暑雨初過密葉傳香遠忍纔露芳心先掐看攏髻鬆鬆簪一點便到黃昏卸時猶戀　怎得知午日珠江江上謙把牆角籬根齊翦結取畫船屏四面更有人兒兩鬟都滿

疏影（芭蕉）

是誰種汝把綠天一片檐牙遮住欲折翻連乍卷還抽有得愁心如許秋來慣與羈人伴惹多少冷風淒雨那更堪一點疏燈繞砌暗蟲交訴　待把蛛絲拭卻試今朝留與个人題句小院誰來依舊黃昏明月暫飛還去羅衾夢斷三更後又一葉一聲低語拚今番盡翦秋陰移種櫻桃花樹

臺城路（芋）

瓜田幾稜（去聲）區分後青青近依禾黍趣織聲邊牽牛花外慣滴籬根清露捎溝倚渚伴錦里先生小園秋暮野色柴門夕陽攜客斷畦語　圓荷滿陂勻翠晚來風葉響一樣疏雨白踏泥中紫收霜後便好開筵場圃然糠煨處聽呢呢空村夜闌兒女深盌糢糊曉光聞櫟釜

柳梢青（西瓜）

乞種邊庭極知風味勝似東陵虎掌黃斑瓠犀黑白蒲鴿葱青　焦煙赤日人行盼岸柳陰陰短亭觧井寒漿蘆簾曲几閒拂秋蠅

天香（寫生冬瓜）

宿點危東田移硯北墨池秋蔕新翦仙棗輸長土酥比淨隨意敧眠籬院寒泉溜處慣枕住沙痕一綫蒲鴿筐中乍卸蝸牛雨餘留篆　小童抱時應顫壓冰廚短檐茅店問客齋期好配紫茄紅莧壚頭更見熬成餌伴七夕鍼樓果同薦轉憶鄉園疏蕪舊堰（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禾郡）

有冬瓜堰

一翦梅　盆梅聯句

定武瓷燒幾稜紅細斛香泥淺植春叢魏坤銜寒載入小車中二尺苔枝一翦霜風彝尊　盡坼椶毛裂紙筒影漸横斜態轉玲瓏坤花邊鄉夢兩人同放鶴洲南聽雪亭東彝尊

醉花間　題金曉珠水墨芙蓉

湘江水澧江水木末同姿媚露下冷花繁風裏柔枝脆　玉臺匀染地意匠應憔悴硯滴井華新墨吮香脣醉

於中好　題蔡女羅球篁寒雀圖

球篁幾葉搖晴翠淺暈出斷霞魚尾恁時寒色空閨裏偶憶得瀟湘水　更添凍雀黄昏睡問同夢梅花開未一枝已遂雙栖計任雪壓風扶起

好事近　題馬湘蘭畫蘭

一十二叢蘭意態看成千百淨洗陳丹暗粉露天然真色　紅糊季布舊聞名畫也動憐惜試易管夫人款有阿誰知得

清平樂　題水墨南瓜

牽絲引蔓野外無人管纔見草簷花一半又早青黄堆滿　今年穀貴民飢村村剝盡榆皮合付田翁一飽全家婦子嘻嘻

點絳脣　敬業堂早桂

金粟香濃一叢開偏團團樹小山題句不用傷遲暮　大火初流露脚飛寒兎方花碓擣來仙杵合配糖霜譜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六

茶煙閣體物集下

一枝春 梅

竹外横斜一枝春最近曉寒䆫戶翠禽軟語喚起石闌題句東風舊日曾飛上那人眉嫵幾閒却翦綵心情覓到小園深處　前村酒旗低舞試閒攜畫榼重修籥譜梨雲淺駐未信夢魂無據玉鱗殘月襯香雪馬蹄歸路乘餘興更上吳船虎山橋去

疏影 黄梅花

横斜滿院見蜂鬚亂疊鶯羽新翦冷綴苔枝疏影羅羅休令雀豹窺見天教漏泄春光早把多少芳心輕展最愁他金屋香寒長是曉風吹面　折向妝臺看取對將明鏡裏鴉額深淺澹月微籠椒壁初昏留映謝娘詩卷難禁一曲山香舞膩蠟淚銅盤千點記夢中人在羅浮杏子單衫煙染

東風第一枝 杏花

渡柳初眠官梅已褪又看春色如許水村山郭殘陽立馬亂紅無數仙人此住也憐取滿林香霧酒旗風搖曳黄昏閒徧冷煙疏雨　休忘了曲江歸路試說與冶游伴侶最愁零落芹泥半教燕飛啄去賣花聲遠料深巷明朝何處倩个儂曉日新妝插向鬢雲斜吐

紅娘子 緋桃

露井繁英積香逕游絲織宿雨猶含煖波頻漾短牆愁隔記少年尋到赤闌橋得仙源消息　最恨東風急飄上春泥濕易掩重門難逢人面斷腸空憶便浣花牋紙染輕紅也無他顏色

殢人嬌 垂絲海棠

蠟蔕何長紅絲齊綰算風信梨花尚晚一番雨過一番春煖似卯酒人慵鬢釵横亂　日炙逾明鶯銜不斷伴蝴蝶深枝眠慣須燒銀燭更浮金琖任桃李漫山有誰人看

綺羅香 玉蘭

紅木棉苞紫辛夷襆詎勝縞衣霜袂雪不封條但向花房凝綴露一簇碧牡丹芽少幾點翠梧桐子笑依然玉樹陳宮臙脂肯涴井中水　佳辰纔過上巳說與采蘭人道休尋溱洧第一瑤臺月姊交光相對便著雨轉覺瓏鬆慣臨風未應憔悴似搓酥滴粉張濃喚來深院裏 張濃宋南渡初甲伎左譽贈之詞有滴粉搓酥句

擣練子 再過瞻園值玉蘭花放同衛園耕客賦

高曝粉淺窪銀瓏璁幾樹淨無塵勝屏風點染新　一別此五經春綺羅香憶按歌頻笑依然舊酒人

玉樓春 繡毬

玉毬繡出今番早蝶翅蠭鬚迭迴抱一年一度雪成團半雨半晴春未老　者回上樹青猨報合配鞋紅香入腦枝頭能得幾人憐落地始知花亦好

洞仙歌 合昏

翠陰如幄綴青囊無數曾記開時未重午伴荷風榴火結實千房蠲忿處猶自朝朝暮暮 合昏花開最久吳俗謂之百日紅　滿庭香不散持比吳緜翦破同功繭千縷愛微風敧側淡月惺忪酒初醒夜深微雨便晨光朦朧小䆫晴試護取同心不教輕吐

減蘭 夾竹桃聯句

石闌干曲試問是桃還是竹 彝尊 鳳子來時捧土移根定武瓷 魏坤

崔徐花朵布葉終須文與可 彝尊 吹徧温風長伴樽前一簇紅 坤

東風第一枝 白楊梅

鳦鳥歌殘蓴絲擷罷冰廚夏果須薦卑枝壓地無塵繁陰滿園如織涼柯新翦早水市筠籠傳徧問隔江誰送輕帆鶴頂半山翻賤　便

流齒瓠犀詎軟便入手葱根不染任教肌粟長生愁他翠盤頻轉玉容銷暑最憶是湘湖南畔怕餐來晚飯都忘莫被枕樓人見

明月櫂孤舟 枇杷

幾陣疎疎梅子雨也催得嫩黃如許笑逐金丸看擕素手猶帶曉來纖露 寒葉青青香樹樹記東谿舊曾游處日影堂陰雪晴花下長見那人窺戶 謝瞻枇杷賦成炎果乎纖露白居易詩況對東谿野枇杷謝靈運七濟云朝食既畢摘果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擒楊巨源詩枇杷花下閉門居

邁陂塘 曹侍郎席上食檇李同右吉融谷賦

錦淙鳴行廚竹裏玉盤寒水初注未須雪藕黃瓜伴早釋人間煩暑名最古記轍迹東西魯叟曾書汝吳洲越渚傍折戟沙邊芳根蟠後幾濕戰場雨 房陵種三十六園佳樹也愁聲價輸與西施過此曾潛招一縷纖痕留取小摘許慎莫被來禽偷眼銜將去薰風且住漫染就輕黃青青擕付乞巧小兒女 錦淙侍郎倦圃有名李每顆留爪痕傳是西子曾招

洞仙歌 橄欖

南枝青子架唐梯難翦試灑紅鹽褪都偏笑燕姬就酒歷口漿酸眉峯聚又早芳津頻嚥 河豚春正美荻筍蔞蒿和就香羹儘人勸更憶夜闌時配取茗柯消殘醉滿傾壇盞看懷核兒童眞嬌癡愛插向闌膏燭花齊颭 酉陽雜俎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嶺表錄子繁樹岐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其中一夕子皆自落蘇子瞻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王元之詩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白樂天詩漿酸橄欖新嘉靖龍壇杯中有茶字

五綵結同心 荔子

繁星著樹綠葉垂枝撲帳火雲朝熱錦烏餐難盡定銜到十二層城調舌是誰賭取羅囊紫看一騎飛塵相接晶盤瑩嫩紅輕擘纖指忽噤寒徹 炎天亂堆香雪且莫從卯酒乍醒人說光砑吳綃薄瀟湘水風皺半痕裙褶冰肌綽約看誰似庶夢裏瑤妃無別記少年翠帷髣髴一點甘脣初齧

暗香 紅豆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落敲殘石家樹記得南中舊事金齒屐小鬟蠻女向兩岸樹底盈盈擡素手摘新雨 延佇碧雲暮休逗入茜裙欲尋無處唱歌歸去先向綠牕飼鸚鵡惆悵檀郎路遠待寄與相思猶阻燭影下開玉合背人暗數

滿庭芳 佛手柑和嚴蓀友

青豆開房白牛露地春浮一樣根蟠風簾乍卷芳氣訝燒蘭不比金仙十二承珠露倒瀉銅盤雙林底知他鹿女幾度踏花看 園官傳送處烏皮旋設兔琖初安勝甘蕉乳臭橄欖漿酸擕到六街三市津梁倦彈指霜寒鏤酥片餘香未減分配小龍團

霜葉飛 詠柑同魏禹平作

昔游曾記泥山路青林纔二三里枝頭行蟻拂還來正十分黃膩須不似甜桃醋李樽前別有閒風味見翠竹擎籃惹重露新霜指爪都著香氣 回憶上日春盤羅帉輕裹个个鎔蠟封蒂歸時笑遺細君看剔殘燈紅蕊枉想像金坡舊事歲星今謫人間世判洞庭全家去偏插牆陰恣擕懷裏 韓彥直橘錄溫州四邑俱種柑而出泥山者推第一山如覆釜其傍地延袤只二三里許出此則香味遠不逮嵇含南方草木狀壺柑窠如薄絮蟻在其中幷窠而賣柑樹無蟻則其實爲蠹所傷黃山谷詠柑詩香著樽前指爪間隋書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黃柑即以蠟封其蒂獻之蘇詩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秦樓月 金豆

橘田秋吳儂摘處霜花浮霜花浮玉盤的歷偏惹閒愁 酒闌燭暗羅衾幬手香夜半潛相投潛相投十年舊事忽到心頭

減蘭 橙

朱欒幾樹愛惜芳根移細雨鵠觳重紋作意秋涼已十分 一年好景玉臼金齏長記省有底酸漿搗處眞憐透甲香

玉樓春 柳

柔條曾記春前種乍起三眠妍手弄煙初羃歷態眞濃絮未顛狂絲

尚重　依依別緣長亭共舊雨殘陽空目送一灣流水小紅橋留與斷腸人作去聲夢

減蘭 楊花

楊花無緒不管人愁高下舞筆架書籤纔拓牕紗處處黏　東風語汝吹入謝家池閣去詠絮人閒憑仗東風忽自前

疎影 秋柳和李十九韻

西風馬首有哀蟬幾樹高下聲驟村外煙消水際沙寒斜陽似戀亭堠絲絲縷縷紛堪數更髣髴葉初開候待月中疎影東西思共故人攜手　搖落江潭萬里繫船酒醒夜長笛京口讀曲歌殘曉露翻鴉蕭瑟白門非舊赤闌橋畔流雲遠遮不住短牆疎牖話六朝遺事淒涼張緒近來消瘦

原作　李良年

旗亭隴首正新霜乍點斜日風驟一片秋聲幾樹蕭疎驚心十里津堠行人欲折還教住爲記得別離時候灑渭城朝雨如煙曾向畫橋分手　何處無情玉笛忍教一夜裏吹墮江口繫馬無人認取寒枝惟有晚鴉依舊相思最是鴛鴦渡應漸冷碧紗牕牖縱待得來歲春還只恐那人腰瘦

臨江仙 寒柳

綰得舊時離恨否風前一樣絲絲送人折盡夕陽時昏鴉餘幾點莫認早鶯兒　憔悴倡條渾不是菱花記取雙眉秋聲誰與寄相思章臺疎影在只剩兩三枝

瀟瀟雨 落葉

秋林紅未足怪酸風一片舞遙堤任高高下下蕭蕭摵摵策策悽悽岸嶲籬根壓偏驚斷草蟲啼只有蒼涼月來照鴉棲　却似游蹤不定謂當南反北旋又東西縱吟邊倚杖樽酒正堪攜然茶鎗故人來否怕空山舊徑一時迷颼颼響悵無眠夜聽到荒雞

玉女搖仙珮 白鸚

桄榔葉暗茉莉叢深舊是雙雙棲處玉羽初迴風毛誰鍛百徧對人猶怖悶把芳時度總無言不比聰明鸚鵡待移伴庭前孔雀還怕金花翠尾須妒丹青頰難描黑白分明千絲萬縷　曾記謝家賦雪皓鶴爭鮮點綴瑤階瓊樹十二畫欄紅妝相見定自愁添眉嫵有得春多許也空捲風雨重重朱戶況遠客頻年嶺外秋來見月驀然回顧歸期誤今番索遺開籠去

八寶妝 舞孔雀

庭暗娑羅山明躑躅正值好春時候不用紅樓三十級合在迴廊疎牖朝來彈指阿誰妒殺芳心綠蘂響處開難驟絕勝織成步障編他銅釦　看場壓倒牕櫺一迴舞旋更教人立屏後數項翠尾花如縷怎染出輕紈圖繡除非是邊鸞好手郁伊聲裏低丹咮問飫眼鑾奴莫銷殘碧暗金否孔雀舞將罷以咮著地鳴乃斂其羽

花犯 鴛鴦

曲池塘天教付與雙棲夜深並綠蒲分映任夢裏隨波煙外交頸圓沙一片斜陽冷多應睡未醒看足了浣衣人去蜻蜓移釣艇　采蓮渡頭最愁他清歌纔起處驚飛難定齊浴罷花潭下翠牽紅凝休緣却竹弓射鴨還自去空江千萬頃正好伴水亭風檻低垂羅袖影

臺城路 鷺鷥

謝池最愛鮮禽好當年惠連曾賦紫荇絲邊水蘋花外長見伊窺魚佳乍翻淺渚訝拍拍隨波欲低還舉占得圓沙慣拳一足久延佇采蓮舟漸近也笑紅裙按楫不教驚去荻岸偏明蘋風慣浴涼月毿毿緜羽曲江人渡指隱約秋潮望中生處纔挂魚罾又飛來別浦

月華清 王阮亭侍讀書齋詠山鷓侍讀詞有妾是桐花郎是桐花鳳之句故六七及之

白頰梔頭繡纓竹外輸他緜羽娟秀何處飛來料自苑桃宮柳縱不比么鳳桐花合賺得新詞消受紅豆拚了分鸚哥任伊閑咒　相見

海棠初綻早落盡芙蓉雪梅香逗移入重簾伴取玉蜍金獸記點染窠石春林費多少巧心妍手描就試開籠放爾戲猨能否宣和畫譜黃居寀有海棠山鷓圖丘餘慶有芙蓉山鷓圖吳元瑜有雪梅山鷓圖易元吉有窠石山鷓圖崔白有春林山鷓圖崔慤有戲猨山鷓圖

江城子 黃雀

江鄉風物客中論傍籬根啓柴門翦翦西風紅稻倚斜曛長記張羅秋九月南馬疃北陶村　充庖俊味我思存坐黃昏引清樽持比香橙蒸栗色難分凝想流匙真个滑全不數鴨餛飩

琵琶仙 秋日桑乾河上見雙白燕詠之

遠渚秋光乍疑是兩岸蘆花如霰剛得軟語輕迴差池轉堪戀思一縷紅絲繫住怕飛入掌中難見明月樓臺梨花院落曾否尋徧　問何事沙際飄零惹西去潘郎鬢都變爭向水晶簾外對曉風初卷看畫閣銀釵幾許留伴他傳粉人面借取玉女縫衣一雙幷翦

東坡引 鸂鶒

洄沿潭裏浴波圓明鏡蹴濃花淡柳西湖曲臨流看不足　晴沙遠映淺水撲鹿鎮日夜鳴相續采蓮人去菰蒲綠一雙飛又宿一雙飛又宿

長亭怨慢 鴈

結多少悲秋儔侶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恨誰訴迴汀枉渚也只戀江南住隨意落平沙巧排作參差箏柱　別浦慣驚移莫定應怯敗荷疎雨一繩雲杪看字字懸鍼垂露漸攲斜無力低飄正目送碧羅天暮寫不了相思又蘸涼波飛去

滿庭芳 鵝

染柳分黃飛翼較素持比溪絹尤妍白毛紅掌羣汎撥輕漣只合呼他舒鴈無端是引頸嗔船茴香下半醒半睡側眼小如錢　江天農務了柴荊開處頻數村前任殘陽曲岸水偃沙眠客至還堪對酒閒時節換取籠邊兒童問山陰舊事說與永和年五代趙才以畫鵝得名有茴香下睡鵝圖

錢之輕者曰鵝眼

邁陂塘 鴨

任方塘羣游孤泛愛他不染泥滓避人纔見驚飛去又早紛紛低墜堪妒是曾消受夜深每並鴛鴦翅竹弓漫試對黑白分明欄邊鬬罷芳草一茸翠　揚瀾好兩槳吳船小觜采蓮人弄煙水晚來笑把紅裙裏觸損冷花濃蕊歸也未正一色秋江灩灩波千里移來簾底鑄就小鑪熏屏帷深處長傍繡衾睡

水龍吟 觀洗象作

涼波曉色城西路趁著熱風猶未引來舞隊依稀晉日黃門鼓吹垂鼻鱗囷旋渦遠近欲沉還起看雲旗搖處更番催去偏會得蠻奴意　夾岸人家此際步踟躕紫騮難繫疎簾隱隱輕容小袖笑聲齊指赤日徐高黃塵又徧鈿車流水剩白頭宮監相攜柳下說前朝事

掃花遊 駱駝

白龍堆遠傍獨樹煙平草痕如翦臥沙最淺慣罽罷戎鹽紫髯都斂拂起鞭梢娖隊安行愈緩夕陽晚料穩坐上頭人意先倦　江國知少見指背錦模糊柳陰高岸側峯半偃笑零丁帖子戴家傳徧記取形摸小玉羊脂新碾筆牀畔鎮紅箋不教風展漢戴良失父零丁曰食不能嚼左右齲似西域駱駝

木蘭花慢 孫愷叔以山獐見貽賦謝

孫郎真愛客分異味到寒庖尙髣髴童時鹿邊曾見照影驚跑弓鞘餓鴟叫處想風生耳後落飛髇誰向原頭飲血一鞭歸騎橫捎　毛炮嫩滴瓷罌撥乍洗析成肴任滿薦辛盤椒花頌罷荷葉堪包西郊雪晴人日擬重尋退谷半山坳笑擘春前紅脯醉吟小閣松梢

雪獅兒 錢葆馚舍人書詠貓詞索和賦得三首

吳鹽幾兩聘取狸奴浴蠶時候錦帶無痕搦絮堆緜生就詩人黃九也不惜買魚穿柳偏愛住戎葵石畔牡丹花後　午夢初迴晴晝歛

雙睛乍豎困眠還又驚起藤墪子母相持㫰久鸚哥來否惹幾度春閨停繡重簾逗便請爐邊叉手

吳俗以鹽易猫故陸務觀詩有裹鹽迎得小貍奴之句錦帶猫名見妝樓志黃庭堅乞猫詩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李璜送猫詩銜蟬毛色白勝酥搦絮堆綿亦不如又家家入雪白於霜更有斂鞍似鬧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教鼠子自跳梁何尊師有戎葵太湖石猫圖趙昌黃荃徐熙崔白俱有牡丹戲猫圖易元吉有藤墪戲猫圖又子母猫圖唐宋畫家多有之

又　前題

勝酥入雪誰向人前不仁呼汝永日重階恆把子來潛數癡兒騃女且莫漫綵絲牽住一任却食魚捕雀顧蜂窺鼠　百尺紅牆能度閙檀郎謝媛春眠何處金縷鞣邊慣是雙瞳偏注玉人迴步須聽取殷勤分付空房暮但喚銜蟬休誤

閣朝隱鸚鵡猫兒篇序云猫不仁獸也路德延孩兒詩猫子綵絲牽黃荃有自食魚捕雀二圖郭乾祐有顧蠡猫圖盧廷讓詩餓猫窺鼠穴

又　前題

磨牙澤吻似虎分形眼黃須辨炎景方長試驗鼻端冷煖茴香叢暗撲不住螻蛄一點更尋向籬根紫芥石稜紅莧　醉了勃荷頻顫訝搔頭過耳水痕初浣消息郎歸休把玉鞭敲斷平陵傳偏問盩鏁金錢誰綰風吹轉蛺蜨驚飛淩亂

何尊師謂猫似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其畫澤吻磨牙無不曲盡西陽雜俎猫鼻端長冷惟夏至一日煖滕昌祐有茴香戲猫圖黃荃有螻蛄戲猫圖吳元瑜有紫芥戲猫圖何尊師有莧菜戲猫圖俱見宣和畫譜米芾畫史云黃荃貍猫顫勃荷甚工西陽雜俎云猫洗面過耳則客至陸游老學菴筆記馬鞭擊猫節節斷折又西陽雜俎云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長帶金鏁有錢飛若蛺蜨

原作　錢芳標

花氍臥醒又閑趁十二欄邊一雙蝶舞繡倦空閨幾徧春纖親撫奔騰玉距亂蠅拂紅絲千縷試驗取雙瞳似線庭陰日午　好是蠶時早乳問當年果否共調鸚鵡八蜡迎來何處遠村巫鼓雲圖錦帶漫揚得張家遺譜燈明處合對金猊小炷

張泌妝樓記云張搏好猫有雲圖錦帶諸名價值數金

催雪　席上賦黃鼠

倦擁癡牀寒禦旨蓄多事拱人嫛屑惹花豹騰山地猴臨穴五技頓窮就掩趁快馬攜歸捎殘雪刲肝驗膽油蒸糝附寸膏凝結　鏤切俊味別耐伴醉夜闌引杯稠疊更何用晶鹽玉盤陳設一種低徊舊事想獨客三雲愁時節喚小伎並坐教嘗聽唱塞垣風月

黃鼠產雲中劉績霏雪錄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天氣晴和之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縱入其穴則啗鼠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時曾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西陽雜俎鼠膽在肝活取則有梁章琳鉅表以臣為糝煮將軍油蒸校尉花豹鶩之小者專搏黃鼠

臺城路　蟬

芩根化就初無力溫風便聞淒調藕葉侵塘槐花糝徑吟得井梧秋到一枝潛抱任吹過鄰牆餘音猶嫋驀地驚飛金梭為避栗留小　長堤翠陰十里冠緌都不見只喚遮了斷柳亭邊空山雨後愁裏幾番斜照昏黃暫悄讓弔月啼蛄號寒迷鳥飲露方殘曉涼嘶恁早

稽聖賦芩根為蟬援神契蟬無力故不食遮了蟬聲

又　前題

蛻餘不作游仙夢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棲槐影合隨分小園堪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別枝起　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胥蛛網檐牙鉤竿樹底為恁驚飛絃桐移素指

前題　華亭　高層雲　二鮑

枕屏曉殢行雲夢却還被伊催斷苦調才終淒吟還續遞寫幾番幽怨柳塘聽倦愛竹院新涼數聲差緩曲奏迴風蕭蕭落葉玉階滿　愁聞最是旅客對前村幾樹頹照敧岸響咽尤悲音長漸澀引起離情無限當年蜀棧和嶺畔啼鵑鄉心曾亂一片秋容淡雲凝望遠

前題　李良年

滿堦榆莢過牆竹日長初掃三徑鳩婦呼殘燕雛飛後不許草堂

人靜隔林遙聽恰吟侶參差綠陰遮定長記抛書聲聲如在最高嶺　柴關應誤來客亂喧晴葉底剝啄難省葵扇慵揮桃笙乍展午夢幾番催醒井梧秋冷漸移近朱闌有人閒凭一笑回身鏡中看鬢影

綺羅香 和宋牧仲別駕詠螢

挾火難溫侵星易墜留拂井梧檐樹傍牖依闌暗裏慣窺人住渾不辨鬢霧殘妝又何況皺塵纖步際新涼團扇初閉輕羅撲付小兒女葳蕤深鎖院靜攜照相思錦字練囊縫取憑仗微風方便更教飛去逗屋角蛛網圓絲避葉心豆花斜雨恣意向月黑池塘夜闌高下舞

花心動 蜻蜓

舞拂波光齊上下早是薰風池館蟬翼還輕蠆尾偏長記取狐梨曾喚釣絲愛向人前立見幾度欲飛猶緩花陰小伯勞穿過也能偷眼　點水移時款款乍紅裊蔆枝翠停荷管卷幔涼多傍檻晚晴影織夕陽莎岸有時忽上玉搔頭全不怕佳人羅扇纖羽響一翦鬢雲撩亂

南鄉子 蛩

涼月澹影疎疎豆葉新黃架未除好似繅車鳴不住來又去秋燈慣伴愁人語

玉人歌 杭州玉泉寺池中五色魚凡千頭內一種翠藍者最可愛賦之

輕漣白愛一種娵隅暈藍拖碧練塘風煖蒼玉恣抛擲丹砂泉淺游朱鬣受盡人憐惜又爭如雨過天青者般顏色　濠上未歸客投香飯青精日斜與食蓮葉東西何事便深匿翠鱗六六空搖尾嬾遞閒消息但年年映取柳陰千尺 後周時請瓷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

探春慢 河豚

曉日孤帆腥風一翦販鮮江市船小滌徧寒泉烹來深院不許纖塵舞到聽說西施乳惹賓坐垂涎多少阿誰犀箸翻停莫是生年逢卯　閒把食經品第量雀鮓蟹胥輸與風調荻筍將芽蔞蒿未葉此際故園真好鬬鴨闌邊路猛記憶溪頭春早竹外桃花三枝兩枝開了

桂枝香 蟹

新霜晚渡見燃葦鴻天落潮魚步盡掩青筐縛急腥涎齊吐津門水市無人問聽軋軋小車鳴路攜來九陌不知還有酒徒閒否　又何況鄉園秋暮任空江簗舍斷沙名浦酥片金穰那管玉纖黏住橙陰菊外登高宴捉銅陽豬邊儔侶年年長擘燭斜畫舫水涼朱戶 畢卓銅陽人

又 前題

緯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背此際菱歌漸少滿塍香穗漁師菰飯新炊後任敧斜橛頭船檥爬沙響處連江露白一燈紅細　便八跪雙螯都利被寒蒲束縛仄行無計試放閒塘蓼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徧聲聲宛似玉琴絲裏 徐熙有蓼塘蟹圖傅肱蟹錄履霜操有蟹行聲黃庭堅詩寒蒲束縛十六輩

前題　平湖沈皡日融谷

菱塘風老正亂葦蕭蕭采香船少露白星疎草舍煙青燈小溪邊月黑初肥候濕筠籠一天霜曉寒蒲縛就漁童未去酒人先到　看秫釀新篘熟早向松火山廚蜀薑親擣狠籍杯盤那計悲秋懷抱天津趙北東西路也盈車軟塵吹道沉吟鄉味汾湖一曲不如歸好

雙灘鶒 纖蛤

俊味鹽官稠疊一種小如瓜瓞最愛蘭湯渟雪卯酒欲醒時節　雲母乍分瓊屑玉楮刻成風葉拾取黏雙蝴蝶驚飛鬢影奇絕

湘江靜 蛤蜊

獱殼深緘潭底並任吹殘老楓誰省房同蘆雉花輸石蛣占魚牀清

冷網漉兩�竿橛頭響青泥成餅西風古水斜陽野田尋啅雀更無影　甲卸初湯沸定一痕纖嫩黃逾淨不知許事相逢且食把膏脂都屏犯卯未醒時喚金鈒小盤須釘幾番爲爾勾留住了早春歸與

清波引　西施舌

越絲千縷誰暗趂落潮網住恁時看取一錢底須與悔逐扁舟去亂水飄零亙苦自從歌罷吳宮聽不到小脣語　嗚薑蔫俎此風味難得並數鳥煙江兩短篷醉曾賁茘子香辭樹一半勾留爲汝試問舊日鴟夷比儂饞否

聒龍謠　龍蝨

兩黑南溟煙黃北戸慣候潮痕昏曉倦羽飛來被濕沙黏了何嘗見蝜蝂塵生宛一似蛣蟯香抱待紅絲綴上釵頭又輸與緬蟲小　鮫人市蛋人船過十里五里酒人騰笑刀砧喚住擘珠娘纖爪算加恩簿子須添辨異味食經重草訝劉郎學豢龍時不曾捫到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七

蕃錦集

十六字令 春暮

愁魏扶 別後花時獨上樓魚玄機 風吹雨李賀 春肯為人留白居易

南歌子 早秋西湖

桂楫中流望丁仙芝 荷花鏡裏香李白 無數紫鴛鴦余延壽 嬋娟江上月劉長卿 拂羅裳閻朝隱

摘得新 侑席

歌有聲李白 朱絃繁復輕溫庭筠 碧桐風娟娟陸龜蒙 月初生王建 嬋娟花豔無人及畢耀 早傳名長孫無忌

桂殿秋 剡城客夜

月漉漉李賀 雨微微張泌 故鄉山水路依稀羅鄴 近來欲睡兼難睡劉寫 正是歸時底不歸葛鴉兒

擣練子 吳興感舊

春雨灑馮著 滴檀欒陸羽 獨宿江城蠟炬殘杜甫 正是花時堪下淚張隱 更無人倚玉欄杆崔魯

又 同前

無處覓吳融 不須留劉言史 遲日園林悲昔游杜審言 惟有別時今不忘顧況 滿天風雨下西樓許渾

江南好 同周青士過沈山子村居

三春暮郎大家 看竹到貧家王維 高樹夕陽連古巷盧綸 小橋流水接平沙劉兼 把酒話桑麻孟浩然

又 曉起商氏園亭

更五點韓愈 珠箔卷輕寒薛奇童 金谷風光依舊在白居易 紅泥亭子赤闌干李白 迷路出花難宋之問

又 過柯翰周書屋

披磵戶盧照鄰 疎快頗宜人杜甫 家醞滿缾書滿架白居易 山花如繡草如茵許渾 獨坐一園春盧照鄰

又 詠燕

銜泥燕韋應物 最在美人家芮挺章 盡日聽彈無限曲元稹 等閑飛上別枝花李商隱 一種逐風斜楊希道

南鄉子 珠江春思

日隱輕霞王維 紅紅綠綠苑中花王建 何處更添詩境好司空圖 聽春鳥顧況 飛去花枝猶裊裊韋應物

又 度豐社湖

柳拂浮橋韓偓 青山隱隱水迢迢杜牧 行盡江南數千里岑參 蓮風起李賀 羅袖動香香不已楊太真

又 上谷觀伎

躡珠履楊衡 舞羅衣李白 清歌寶瑟自相依駱賓王 此夜不堪腸斷絕權德輿 紅燭滅李頎 歸去豈知還向月李商隱

憶王孫 湯公牧鄭文谿柯翰周飲酒肆

花南水北雨濛濛盧綸 十里鶯啼綠映紅杜牧 葉葉春衣楊柳風韓翃 出城東王維 笑入吳姬酒肆中李白

又 春游

清江一曲柳千條劉禹錫 日出三竿春霧消同上 上苑梅香雪裏飄崔日用 馬蕭蕭杜甫 淥水斜通宛轉橋韓翃

又 後游

平田渺渺獨傷春李嘉祐 兩岸桃花夾去津王維 一種佳游事也均張謂 草如茵李賀 不見當時勸酒人曹唐

又 歌席

嬌歌急管雜青絲岑參 燭暗香殘坐不辭陸龜蒙 細雨春風花落時李白 暗相思白居易 若問旁人那得知崔顥

又 探梅

一株斜映竹籬門薛能 磵戶芳煙接水村司空圖 搖蕩春心似夢魂皎然 水雲昏顏真卿 靜愛寒香撲酒樽羅隱

又 題沈武功雙谿草堂

浴鳧飛鷺晚悠悠杜甫 堤下連檣堤上樓劉禹錫 紅蓼花疎水國秋杜荀鶴 采蓮舟閻朝隱 直到門前溪水流常建

又 鏡湖秋思

越山重疊越溪斜羅虬 竹浦風迴雁弄沙鮑溶 幾箇輕舟在若邪王翰 摘蓮花王勃 江月相隨直到家李頻

又 濟南元夕

今年春色勝常年崔液 遙望笙歌隔水煙王建 何處風光不眼前王表 月如弦李叔卿 從未團圓直到圓王建

江神子 題畫竹

萬條寒玉一溪煙李賀 泛春泉孟郊 映秋天任華 曾憶湘妃廟裏雨中看白居易 閑對數竿心自足張南史 滄海上白雲間令狐楚

春光好 春恨

花嬋娟孟郊 月嬋娟同上 早是傷春夢雨天韋莊 思緜緜盧仝 梁間燕子聞長歎李商隱 春將半劉禹錫 舊事思量在眼前白居易 一年年同上

長相思 歌席

歌淫淫李賀 管愔愔同上 花煖江城斜日陰宋濟 情多酒不禁白居易 爲君吟李白 動君心同上 雲母屏風燭影深李商隱 銷魂況在今錢起

昭君怨 題畫

危石纔通鳥道劉長卿 山色東西多少皇甫冉 石上幾年松顧況 碧叢叢李賀 斷岸沉魚網罨陸龜蒙 霜葉無風自落盧綸 月照一孤舟孟浩然 去悠悠韓愈

生查子 別思

楊柳映春江崔國輔 露葉凝愁黛盧照鄰 獨立俯閑階韓偓 離別人誰在杜甫 千里夢難尋溫庭筠 恨極同填海吳融 本是細腰人陸龜蒙 數急芙蓉帶李商隱

楊柳枝 會稽春游

渠柳條長水面齊王建 燕銜泥韋應物 花潭竹嶼傍幽蹊儲光羲 草萋萋岑參 油壁車輕蘇小小羅隱 向君笑李白 玉壺春酒正堪攜岑參 若邪溪杜甫

玉蝴蝶 同沈罩九再登平山

秋雲不雨長陰盧綸 積翠靄沉沉王維 繫馬又登臨朱灣 風吹秋更深周朴 暗蛩生暮色無可 寒磬滿空林劉長卿 沈約瘦愔愔李商隱 憑高獨苦吟韋莊

浣溪沙 同柯寓匏春望

煙柳風絲拂岸斜雍陶 遠山終日送餘霞陸龜蒙 碧池新漲浴嬌鴉杜牧 閬苑有書多附鶴李商隱 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 馬啼今去入誰家張籍

又 西湖早春

雪帶東風洗畫屏許渾 便教鶯語太丁寧杜甫 看花多上水心亭張籍 隔岸春雲邀翰墨高適 傍簷煙雨濕巖扃韋莊 瓦甌斟酒暮山青崔道融

又 虎丘

高閣晴軒對一峯許渾 泊舟微徑度深松郎士元 水天春暗暮雲濃鄭谷 歌酒家家花處處白居易 羅衫葉葉繡重重王建 一杯可易得相逢白居易

又 山塘夜泊

月挂西弓藹藹明陸龜蒙 春風倚櫂闔閭城李嘉祐 酒旗歌扇正相迎陶峴 碧幌青燈風灩灩元稹 紫槽紅撥夜丁丁許渾 一更更盡到三更杜荀鶴

又 小孤山

四面無塵輟櫂過羅隱 秋來江靜鏡新磨杜牧 碧雲高髻綰婆娑曹唐 深洞長松何所有王維 曉煙清露暗相和陸龜蒙 白銀盤裏一青螺劉禹錫

又天津道中

海燕西飛白日斜許渾津橋春水浸紅霞雍陶鵁鶄鸂鶒滿晴沙杜甫樹色到京三百里殷堯藩柳條垂岸一千家劉商櫂聲煙裏獨嘔啞韋莊

又夜泊無錫聞鄰舟歌者

雲鬟新梳薄似蟬白居易江頭暫駐木蘭船張蠙水寒煙澹落花前譚用之五夜清歌敲玉樹曹唐一雙纖手語香絃李羣玉坐來雖近遠於天吳融

又惜別

惜別愁窺玉女牕李白遙知不語淚雙雙權德輿綺羅分處下秋江許渾暮雨自歸山悄悄李商隱殘燈無燄影幢幢元稹仍斟昨夜未開缸李商隱

又春閨

出意挑鬟一尺長段成式巧匀輕黛約殘妝施肩吾黃昏獨自立重廊柯宗蠟照半籠金翡翠李商隱羅裙宜著繡鴛鴦章孝標不因風起也聞香羅虬

又同前

十二層樓敞畫檐杜牧偶然樓上卷珠簾司空圖金爐檀炷冷慵添劉兼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朱欄芳草綠纖纖劉兼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偓

減蘭懷別

我行自北顧況薄暮欲歸仍佇立李建勳言告離衿宋華一寸迴腸百慮侵唐彥謙吁嗟萬里歐陽詹回首可憐歌舞地杜甫風雨蕭蕭韓偓二十年前舊板橋劉禹錫

又鴛鴦

荷塘倚扇李賀動處水紋開灩灩張籍五色氤氳陳子昂鏤羽雕毛迥出羣皮日休浮湍戲渚蕭穎士看處便須終日住吳融折彼荷花王勃相趁鳧雛入蔣芽杜甫

又落花

叢芳爛熳陳子昂庭影離離正堪翫儲光羲碧樹冥濛上官昭容一片西飛一片東王建絲纏露泣韓偓惟有春風最相惜楊巨源灞岸分筵徐堅觸忤愁人到酒邊杜甫

又落葉

蕭其森矣蕭穎士客舍秋風今又起岑參千樹山家王起村映寒原日已斜郎士元客無所託李白五夜颸飀枕前覺劉禹錫覺坐而思韓愈不爲愁人住少時戴叔倫

采桑子秋日度穆陵關

穆陵關上秋雲起郎士元習習涼風蕭穎士於彼疎桐宋華摵摵淒淒葉葉同吳融平沙渺渺行人度劉長卿垂雨濛濛元結此去何從宋之問一路寒山萬木中韓偓

菩薩蠻秋日陪劉增美中丞飲冶源亭子愛其山水竹樹之勝題壁四首

遙看一處攢雲樹王維秋花錦石誰能數杜甫犬吠水聲中李白回流映似空盧照鄰綠陰生晝靜韋應物亂竹開三徑王勃未惜馬蹄遙杜甫看余渡石橋宋之問

又

幽棲地僻經過少杜甫沙頭雨染斑斑草白居易隨意坐莓苔杜甫清風松下來孟浩然鍊金歐冶子杜甫但有寒泉水王維臨眺獨躊躇杜甫當看越絕書高適相傳歐冶鑄劍於此

又

數株門柳低衣桁岑參隔牕雲霧生衣上王維森木亂鳴蟬杜甫溪風爲颯然同上吏人橋外少同上處處聞啼鳥孟浩然何必武陵源高適都無人世喧李白

又

山公醉後能騎馬李白銀鞍却覆香羅帕杜甫回首白雲多同上依依奈別何獨孤及可憐游賞地姚合寂寂深煙裏司空文明只想竹林眠杜甫逍遙不計年李白

又　題畫

柴門流水依然在韓翃　更看絕頂煙霞外薛逢　路盡有平沙于鵠　無村不是花張蠙　身心塵外遠崔峒　蕭散林亭晚弓嗣初　一到且淹留李白　自由中自由貫休

又　題孫武光山南讀書圖

每嗟塵世長多事羅鄴　終須揀取幽棲地陸龜蒙　只在此山中賈島　由來趣不同殷益　地寒松影裏張喬　種竹交加翠杜甫　遠遠出人羣權德輿　朝朝見白雲姚合

卜算子　夜過高漢思書屋

深柳讀書堂劉眘虛　暗水流花徑杜甫　愛向沙頭把釣竿嚴武　荷葉藏魚艇岑參　雜樹晚相迷杜甫　煙鳥栖初定孟浩然　認得詩人在此間劉禹錫　醉月頻中聖李白

又　泛舟橫塘

春恨幾徘徊楊炯　無限青青草皇甫冉　莫爲輕陰便擬歸張旭　輾轉傷懷抱孟雲卿　野渡亂花飛司馬禮　風煖聞啼鳥高弁　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　看竹誰家好劉長卿

又　早春閨思

羅袖拂寒輕崔液　玉管朝朝弄張祜　一樹寒梅白玉條張謂　逐吹香微動吳武陵　明月坐來生顧在鎔　遠岫凝氛重楊思玄　樓上花枝笑獨眠劉長卿　好作鴛鴦夢李賀

巫山一段雲　湞江道中

曉鶯棲危石鄭巢　風榆落小錢張仲素　綠楊如髮雨如烟崔魯　兩岸子規天棲蟾　浦樹遙如待張九齡　雲沙靜渺然杜甫　落霞紅襯賈人船韋莊　風正一帆懸王灣

又　題毛子霞小像

賦料揚雄敵杜甫　詩傳謝朓清李白　凌雲筆札意縱橫杜甫　到處有逢迎王維　老得滄洲趣劉長卿　歸來物外情宋之問　儼然天竺古先生王維　圖畫表沖盈孫逖

好事近　飲蓮子湖

春氣滿林香王輪　水泮寒塘始綠韋應物　目送迴汀隱隱陸龜蒙　十餘竿野竹方干　衛娘清轉遏雲歌羅隱　山月皎如燭韋應物　若向陽臺薦枕王勃　得明珠十斛李賀

柳含煙　春游懷青士天自

船緩進白居易　就花枝同上　別路青青柳發周賀　千條金縷萬條絲劉禹錫　復參差盧綸　兩見梨花歸不得趙嘏　昨日老於前日白居易　不堪愁望更相思張窈窕　落花時白居易

清平樂　春感

平陽花塢李賀　寂寞春山路杜甫　花亦不知春去處王建　黃鳥緜蠻芳樹韓翃　孤舟日暮行遲劉長卿　花開花謝相思韓偓　世事不同心事劉禹錫　何年更是來期韓翃

又　雨中夜度蕭山

淒其以栗蕭穎士　四望都無極劉叉　煙葉蒙籠侵曉色白居易　不顧石郎戴笠段成式　十點五點殘螢子蘭　有風有雨人行王建　借問山陰遠近皇甫冉

又　玉泉山寺招曾青藜徐方虎不至

遙聞擊柝山城嚴維　津流竹樹張南史　暗指人家去沈頌　欲識桃花最多處獨孤及　百囀宮鶯繡羽鮑防　乘閑莫厭來重陸龜蒙　殿前殿後花紅王建　遲美人兮不見陳子昂　抱琴好倚長松王維

又　維揚春暮

春融豔豔韓偓　燕外晴絲卷杜甫　回首夕嵐山翠遠李紳　芳草落花無限丘丹　比來寒食佳期鮑防　風臺水樹逶迤鄭粲　楊子津頭月下白居易　游人處處歸隨陳元初

又同羅穆倩孫無言泛舟紅橋
鶯和蝶到張南史秀發王孫草陳祜借問春風何處好杜牧乍逐東西傾倒
張南史曲水竟日題詩杜奕槐陰柳色通逵嚴維且願相留歡洽張籍欲去
不去遲遲子蘭
又送李天生還關中
環山繞野白居易驛路飛泉灑王維還把玉鞭鞭白馬張籍取酒蝦蟇陵下
謝良輔渭水處處流澌同上登高望見昆池范燈更愛終南灞上呂渭五陵
共獵秦祠樊珣
秦樓月春思
風颸颸溫庭筠桃紅李白花參差花參差蘇頲枝條鬱鬱上官昭容淑景遲遲
樂章青樓珠箔天之涯盧仝清風明月遙相思遙相思王勃重吁累歎王維
識者其誰韓愈
更漏子京口晚望
秋風清李白秋色白李賀瓜步寒潮送客劉長卿望極浦王維度飛梁盧照鄰吟
詩秋葉黃杜甫幽蘭露李賀香楓樹皇甫冉吠犬鳴雞幾處同上蒼翠晚劉長
卿染羅衣李賀鳥還人亦稀李白
阮郎歸春閨
南園春色正相宜張謂蜂雄粉蝶雌李商隱水邊楊柳綠煙絲楊巨源長條
踠地垂沈佺期草淺淺溫庭筠雨離離同上花開花落時薛濤收將鳳紙寫
相思李商隱雙蛾顰翠眉武平一
河瀆神大孤山神祠
川上晚蕭蕭張謂楚地連山寂寥李嘉祐女蘿山鬼語相邀李商隱青山暮
暮朝朝劉長卿樵子罛師幾家住皇甫冉鴛鴦一處兩處皮日休潮至潯
陽回去張繼風淒淒兮夜雨王維
又妒女祠
山木女郎祠王維西路翩翩去時韓翃綵旛新翦綠楊絲韋莊槐花點散罘
罳陳元初練帶平鋪吹不起李賀漠漠黃花覆水朱放繡領任垂蓬髻杜牧
含情咫尺千里魚玄機
又長水三姑廟
花下蝶微飄陳頡江皐綠草迢迢杜牧一渠春水赤闌橋溫庭筠空餘淚滴
寒潮劉長卿野廟向江春寂寂李羣玉清川永路何極劉長卿望盡青山
獨立盧綸紅桃處處春色魚玄機
又兩度石湖
漠漠復霏霏李得楊花暮雨霑衣劉長卿雨涼頻見鷺鷥飛鄭谷采蓮艇子
撐歸皮日休嵐翠暗來空覺潤溫庭筠鳥向平蕪遠近劉長卿綠倒紅飄
欲盡陸龜蒙傷心朝恨暮恨竇弘餘
風蝶令送別
北斗分征路徐彥伯南橋列祖筵徐知仁生憎柳絮白於緜杜甫明日行人
已遠劉長卿騎連連王維詩憶傷心處杜甫杯銜欲別前韓愈好花爭奈夕
陽天張泌惆悵青山綠水韓翃急回船李康成
賣花聲紅橋後游寄懷柯翰周
雁齒小紅橋白居易惟以招邀蕭穎士一渠春水柳千條白居易正是江南
好風景杜甫煙月迢迢韓偓孤夢楚山遙許渾各自無聊韓偓玉人何處教
吹簫杜牧客路不歸秋又晚張喬木落蕭蕭貫休
鷓鴣天燕臺送陳左源還吳
與客提壺上翠微杜甫蒯庭蕭瑟故人稀王之渙扁舟不獨如張翰杜甫先
達誰當薦陸機劉長卿相勸酒李賀遠將歸王建重嗟筋力故山違杜甫那
堪回首長洲苑李嘉祐惟有年年秋鴈飛李嶠
又嶧山
天半羣山孤草亭杜甫下方雲雨上方晴馬戴笑拈霜管題詩句郎士元閑
向春風倒酒缾張籍喜嘉客顏真卿展幽情上官昭容縈迴樹石罅中行方千
他鄉就我生春色杜甫此地纔應聚德星薛能

又 鏡湖舟中

南國佳人字莫愁韋莊 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衡 平鋪風簟尋琴譜皮日休
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 日已暮郎大家 水平流白居易 亭亭新月照行
舟張祜 桃花臉薄難藏淚韓偓 桐樹心孤易感秋曹鄴

又 訪舊

一丈紅薔擁翠筠李商隱 晚來林鳥語殷勤白居易 松間明月長如此宋之
問 石上青苔思殺人樓穎 章臺柳韓翃 鬱氛氳李舒 濕雲如夢雨如塵崔魯
紅箋漫有千行字裴說 祇是相思秋復春李白

河傳 聽鶯

花片張南史 深淺同上 半山晴皎然 落月殷勤早鶯周賀 楚歌吳語嬌不成李白
多情劉長卿 時時聽一聲白居易 偶值門開暫相逐元稹 聲斷續盧仝 過盡
重重屋白居易 臨高臺王勃 重徘徊清晝 酌來無名氏 留君醉一杯戴叔倫

玉樓春 簾內美人

江煙濕雨鮫綃軟羅隱 勻粉時交合歡扇權德輿 千回相見不分明王建 乍
去乍來時近遠韋應物 石家蠟燭何曾翦李商隱 五夜漏聲催曉箭杜甫
不如眠去夢中看徐安貞 誰爲含愁獨不見沈佺

又 燭下

雨滋苔蘚侵階綠岑參 風動落花紅蔌蔌元稹 愛君簾下唱歌人白居易 初
卷珠簾看不足權德輿 何當共翦西牕燭李商隱 美酒一杯聲一曲李頎
不知含淚怨何人張賁 料得也應憐宋玉李商隱

又 小樓

小樓深巷敲方響錢起 兩兩紅妝笑相向崔顥 本來銀漢是紅牆李商隱 欲
上仙城無路上顧況 年光到處皆堪賞張仲素 南陌東城詎來往權德輿
更無消息到今朝劉禹錫 秋思冬愁春悵望白居易

又 畫圖

劉郎已恨蓬山遠李商隱 金谷佳期重遊衍駱賓王 傾城消息隔重簾李商
隱 自恨身輕不如燕孟遲 畫圖省識春風面杜甫 比目鴛鴦真可羨盧照
鄰 一生一代一雙人駱賓王 相望相思不相見王勃

瑞鷓鴣 春思

尋春何事却悲涼王建 半掩朱門白日長韋莊 已恨流鶯欺謝客溫庭筠 不
令仙犬吠劉郎曹唐 女蘿力弱難逢地曹鄴 戲蝶飛高始過牆姚合 誰與
王昌報消息李商隱 銀釭斜背解明璫裴思謙

又 別思

春橋南望水溶溶韋莊 半壁天台已萬重許渾 心寄碧沉空婉孌劉滄 語來
青鳥許從容曹唐 更爲後會知何地杜甫 難道今生不再逢韓偓 最憶當
時留讌處呂溫 桐花暗澹柳惺忪元稹

又 感舊

謝家輕絮沈郎錢李商隱 風景依稀似去年趙嘏 石瀨雲溪深寂寂權德輿
綠牕紅淚冷涓涓李郢 落花不語空辭樹白居易 明月無情却上天薛逢
還有些些惆悵事白居易 而今重說恨綿綿張籍

虞美人 雲中送俞右吉之鄴下

來時萬里同爲客司空文明 廣武原西北張祜 看看北鴈又南飛施肩吾 愼莫
愁思顦顇損容輝王維 無端更渡桑乾水賈島 行路難如此杜甫 蕭蕭羸
馬正塵埃羅隱 煙裏歌聲隱隱魚玄機 入叢臺上官儀

南鄉子 舊游

川闊遠天低戎昱 垂柳陰中白馬嘶秦韜玉 君過午橋回首望劉禹錫 東西
鮑防 依舊煙籠十里隄韋莊 北渚對芳蹊姚崇 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 腸斷
舊游從一別沈彬 尋溪嚴維 不是花迷客自迷李商隱

踏莎行 中秋席上送吳孝廉南還

積水深沉盧綸 平原廣潔張南史 夕陽照箇新紅葉司空圖 秋風滿樹鵲南
飛儲嗣宗 不寒不暖看明月徐凝 風月相知上官昭容 故人離別顧況 世間惟
有情難說同上 百壺那送酒如泉杜甫 但須茗芋酬佳節杜牧

臨江仙 客東甌懷歸

何處春風吹曉幕(顧況) 蠻江豆蔻連生(韓偓) 故鄉七十五長亭(杜牧) 欲尋芳草去(孟浩然) 不遣柳條青(李白) 自是不歸歸便得(崔塗) 津頭日日人行(皇甫冉) 可憐寒食與清明(明皇) 落花相與恨(韋承慶) 江樹遠含情(宋之問)

又 峽中望飛來寺

兩岸青山相對出(李白) 至深至淺清溪(李冶) 寒猿晴鳥一時啼(白居易) 泉聲咽危石(王維) 草色引長隄(皇甫冉) 乘輿輕舟無近遠(賈至) 人隨流水東西(劉長卿) 夜深臺殿月高低(杜牧) 橋回忽不見(岑參) 山木萬株齊(劉長卿)

又 寄題滄公丹霞精舍

蘭若去天三百尺(岑參) 生涯一片青山(顧況) 朝看飛鳥暮飛還(李頎) 愛茲山水趣(閻防) 還肯到人間(張謂) 風景蒼蒼多少恨(劉滄) 猿聲南接荊蠻(令狐楚) 樹深藤老竹迴環(白居易) 何時一茅屋(杜甫) 吾黨共追攀(賈島)

又 汾陽客感

無限塞鴻飛不度(李益) 太行山礙并州(白居易) 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 飢烏啼舊壘(沈佺期) 古木帶高秋(劉長卿) 永夜角聲悲自語(杜甫) 思鄉望月登樓(魏扶) 離腸百結解無由(魚玄機) 詩題青玉案(高適) 淚滿黑貂裘(李白)

又 胡天岫移居審山寄之

新買雙溪定何似(王維) 條桑種杏何人(皇甫冉) 園收芋栗未全貧(杜甫) 水迴青嶂合(孟浩然) 山逼畫屏新(李白) 詩酒尚堪驅使在(杜甫) 經過北里南鄰(王維) 性情懶慢好相親(白居易) 遠尋留藥價(杜甫) 小睡凭藤輪(同上)

又 懷歸寄周青士繆天自

流落天涯誰見問(韋莊) 一生判却歸休(柳宗元) 漁竿消日酒消愁(高駢) 黍苗侵野徑(虛中) 竹樹繞春流(張謂) 想得故園今夜月(錢珝) 還應先照西樓(韓偓) 挈煙閑弄箇漁舟(陸龜蒙) 名山思徧往(賈島) 作意共君游(張籍)

南樓令

香尊媚紅滋(徐彥伯) 微芳不自持(張九齡) 陟秦臺(上官昭容) 俯盼喬枝(同上) 獨倚闌干正惆悵(張蠙) 三月盡草青時(韓偓) 揮手碧雲期(楊諫) 空歌悲莫悲(閻寬) 落花飛(王勃) 遠近涼颸(宋華) 別恨最深何處寫(李端) 兩不見但相思(李白)

又 春愁

細草綠汀洲(李嘉祐) 斜陽下小樓(杜牧) 一回來(白居易) 使我生憂(韓愈) 記得玉人春病後(薛能) 生枕上起眉頭(魏扶) 此意重悠悠(楊巨源) 此情非自由(戴司顏) 笑春風(李白) 胡不為留(韓愈) 欲寄相思千里月(杜牧) 君不見曲如鈎(齊己)

蝶戀花 春暮

滿眼流光隨日度(元稹) 晨往東皐(王維) 花雜重重樹(杜甫) 最是一年春好處(韓愈) 王孫不耐如絲雨(高蟾) 欲訪桃源入溪路(王昌齡) 臨水鳴琴(宋華) 不覺芳洲暮(鄭愔) 落日已將春色去(李昌符) 生憎燕子千般語(駱賓王)

又 錢塘觀潮

楓浦客來煙未散(許渾) 如訴如言(羅隱) 漸落分行鴈(李嶠) 解道澄江淨如練(李白) 風翻白浪花千片(白居易) 細雨濕衣看不見(劉長卿) 浩汗連緜(張希復) 地闊平沙岸(杜甫) 信宿漁人還汎汎(同上) 富陽山底樟亭畔(白居易)

又 閑適

帳裏爐香春夢曉(韓翃) 雀噪荒村(王維) 花落知多少(孟浩然) 寂寞柴門人不到(王維) 橋邊日日看芳草(皇甫冉) 小舫一艘新造了(白居易) 有竹千竿(同上) 水葉分蓮沼(高正臣) 行處便吟君莫笑(薛能) 一生飲酒花前老(張籍)

又 詠春雨

江海茫茫春欲徧(劉長卿) 草細堪梳(李賀) 野色寒來淺(羅隱) 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 蘭閨柳市芳塵斷(駱賓王) 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 杉篠萋萋(蕭穎士) 天畔登樓眼(杜甫) 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 紗牕只有燈相伴(裴說)

漁家傲 贈別

花面鴉頭十三四(劉禹錫) 調箏夜坐燈光裏(王諲) 行到階前知未睡(無名氏) 揮玉指(閻朝隱) 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 會得離人無限意(鄭谷) 杯傾別岸應須醉(羅隱) 會向五湖期范蠡(韋莊) 幾千里(盧仝) 如何遂得心中事(劉言史)

十拍子 同李武曾潘次耕蔡竹濤過玉泉山寺

上苑離離鶯度劉方平 前溪漠漠花生周賀 溪畔數鷗閑不起殷文圭 馬上吟詩卷已成法振 千山冰雪晴盧綸 魚網平鋪荇葉李嘉祐 板橋人渡泉聲顧況 行殿有基荒薺合許渾 竹塢無塵水檻清李商隱 偏傷遠客情陶翰

天仙子 惜春

何許相逢綠楊路劉禹錫 萬疊春波起南浦張泌 碧雲芳草兩依依韋莊 君莫訴無名氏 相思苦王勃 況是青春日將暮李賀 昨夜東風還入戶郎士元 燕子不歸花著雨韓偓 今朝誰是拗花人李賀 春已去王建 留不住李尊 此地獨來空繞樹張籍

又 喬杜史壽詞

秋水纔深四五尺杜甫 湖館翛然無俗客裴夷直 種松皆老作龍鱗王維 艙一隻白居易 鶴一隻吳融 周步一池消半日皮日休 顏貌只如三二十徐凝 年來漸覺髭鬚黑劉商 人間豈不是神仙劉眞 紫毫筆白居易 珊瑚席顧況 滴露研朱點周易高駢

風入松 憶別

楚腰纖細掌中輕杜牧 出水舊知名李商隱 數聲風笛離亭晚鄭谷 猶宛轉陸士修 久住雲駢樂章 獨望天邊初月竇弘餘 殷勤遠別深情嚴維 流年堪惜又堪驚趙嘏 秋水綠痕生楊巨源 魂銷事去無尋處李中 西陵下李賀 蕭颯松聲上官昭容 惆悵空教夢見韓偓 如何作得雙成魚玄機

滿江紅 春日懷歸

燕燕于巢顧況 卷翠幕李尊 花張錦織鮑溶 芳菲節柳姬 光風轉蕙樂章 漏添遲日韓偓 世事浮雲何足問王維 簾前春色應須惜岑參 勸少年李紳 放意且狂歌翁承贊 陳瑤席王維 春向晚劉禹錫 日西夕李白 閒徙倚吳融 長思憶韓 只將琴作伴白居易 東西南北貫休 鄉信漸稀人漸老許渾 流光易去歡難得鮑防 早歸來杜甫 已是十年游張喬 江南客鮑溶

水調歌頭 暮春山居

返景照疎雨李白 層閣有餘清蘇頲 浮雲卷靄盧照鄰 獨樹花發自分明杜甫 池北池南草綠王建 共握手而相顧徐堅 遠近聽泉聲王勃 野果新成子岑參 山鳥自呼名宋之問 人寂寞盧仝 山块圠盧照鄰 水澄泓顧況 有竿斯竹蕭穎士 無數春筍滿林生杜甫 酌酒會臨泉水王維 求壽藤與蟠木元結 扶汝醉初醒杜甫 宛是野人也王維 無事亦無營張九齡

又 送孫無言歸黃山

溪水碧於草岑參 輕檝理還舺賀知章 故山南望何處李嘉祐 三十二蓮峯李白 懷宇宙以傷遠陳子昂 送飛鳥以極目李白 長揖古人風駱賓王 意氣百年內賀遂亮 心事一杯中高適 碧煙上沈佺期 觀瀑布任華 舞蛟龍李賀 白雲千里萬里劉長卿 日色冷青松王維 攀石壁而無據盧照鄰 撫桂枝以凝想徐賢妃 魚鳥去來逢李嶠 誰識巢居子陳子昂 但訝鹿皮翁杜甫

滿庭芳 春暮入雲門山贈月公

迸筍穿溪成用 陰槐翳柳蕭穎士 年華近過清明韓翃 蒿深葉暖貫休 路入亂山行劉長卿 天下只應我愛白居易 雲門寺杜甫 薄地躬耕王維 杳容與顧況 深林倚策耿湋 高興小蓬瀛姚崇 吾師無一事李頎 松門石磴白居易 繡澀苔生李白 喜無多屋宇杜甫 自足怡情上官昭容 夜後邀陪明月元稹 龕燈斂段成式 印火熒熒張希復 閑中好鄭符 綠樽翠杓夷陵女子 何忍獨爲醒王績

歸田歡 柯翰周見過村舍夜話即歸朝歡

寂寞江天雲霧裏杜甫 破屋數間而已矣韓愈 風光便是武陵春方干 逍遙自有蒙莊子趙彥昭 起來花滿地于濆 清溪一道穿桃李王維 闢前軒顏眞卿 田風拂拂李賀 得酒且歡喜韓愈 盤餐市遠無兼味杜甫 客到但知留一醉李白 濁醪麤飯任吾年杜甫 憑君莫話封侯事曹松 外物非本意李頎 世情付與東流水高適 爲君題岑參 洞天石扇李白 丘壑趣如此錢起

沁園春 送曹子顧學士還南溪

草堂去來白居易 有橋有船同上 有尊有魚蕭穎士 又不勞朝謁白居易 趣侔江海獨孤及 縱心放志白居易 丈室安居釋昇 明月清風巴陵女子 繡林錦野貫休

秋水浮階溜決渠杜甫 人來去劉長卿 問家何所有李頎 吾亦無餘白居易

夜歸讀古人書韓愈 一日日白居易 鈔詩付小胥杜甫 任頭生白髮白居易 物

兮無累羅隱 歌齊曲韻王勃 道著清虛范堯佐 松桂爲鄰上官昭容 煙霞問訊同上

聲利從來解破除陸龜蒙 鸕鶿杓李白 儻有人送否王維 每駐行車張籍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卽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絶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溍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愼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邪否邪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幷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勗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己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所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棋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內孔門四科遠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內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內豈不盛哉其言之不怍恃韜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

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爲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爲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爲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爲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爲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爲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爲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爲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爲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爲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爲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悵悵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爲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鱗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爲南乎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鱗之體既而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爲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恆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爲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慺慺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

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轔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藹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零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夫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報汪苕文戶部書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纚纚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承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既以感泫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賵於方書遣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閹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曆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尚書予謚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閥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恆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邪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洴澼洸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尙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洴澼洸焉爾與足下別六年

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答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劍相示彝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温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赧且悚欲默而不言慮無以答循誘之盛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來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而圭亦在六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於酒海前斧亦殿時物斧可玉則劍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非劍者以玉劍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注以爲戚斧也春秋傳曰鍼鉞秬鬯詩曰干戈戚揚釋者以戚爲斧以揚爲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人所陳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踰焉願更聞玉劍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釋圭之言貽笑於世斯幸甚矣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爲詮釋最確會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爲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爲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浙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詬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

篇什悉以己意荼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頓丘李若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臻類北方之學者黄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韶鳳宋濂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其駃舌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恆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為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為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别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貍以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為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書二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　命以來憢憢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朶顏之三衛會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覥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彝尊不敏覼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庳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鐵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戇闢門相見有晬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黄盅危於巙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於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遺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

錄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釆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藁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寛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麧雜揉嵌鏬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倣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彝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爲庶人是冬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爲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穽之中縛之一二獄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爲而謂智慮絶人之燕王爲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遺之來誰實遣之姜清祕史据南京錦衣衞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

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卽入京見吾親比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卽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旣葬以天子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彝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而乃誣爲建文帝墓旣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爲帝祝髮旣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卽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旣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幷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此則三家邨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峯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邨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緼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旣入卽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牓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宜付史館竊疑是黠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傅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据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嚙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慚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瑺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眞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宜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値閣下他出閽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藁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實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粗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岐途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僭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途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唯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尙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誾誾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于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踳駮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
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
要矣長編成於李燾其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
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衆說並陳草創討論
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
別挂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
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
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
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
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覩
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閒乎蓋以　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
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
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
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
冤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謚定自　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
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
定之謚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　錫謚應特書於傳
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
承恩
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又莆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
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
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　特命禮部錫謚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
獨遺王公不與謚豈非闕典也與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
崇禎閒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
於　朝暫假
文皇帝
章皇帝兩朝實錄亟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
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
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書三

上山東巡撫張公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穎達曰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蓋古之語道統者必兼周公孔子東漢永平二年命辟雍郡縣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學並立周公孔子廟至永徽中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逮顯慶二年依羣臣議以周公配享武王始專祀孔子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諡孔子曰文宣王諡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國史夫堯舜禹湯之道自周公傳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書禮樂易自周公制作而纘述之有周公繼往開來於前斯孔子集大成於後皆功在萬世者也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爲大夫或爲君或爲侯或爲公其支子爲五經博士或知仙源曲阜縣事代有顯爵獨周公子孫唐高祖雖博求其後究未爵以官祥符幸魯僅一表其門閭而已彝尊昔謁孔林望見周公有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蓋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成因以爲氏其譜牒有東野志世次可考及伏謁廟下豐草不除檐棟悉壞惟垣牆尚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芳躅請立博士公即屬彝尊代爲作奏將聞於　朝矣吏言前巡撫周公有德嘗請而不允劉公不爲奪也會柯給事聳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之廡爲部臣駮詰幕客以此阻公公乃不果彝尊至今有餘憾焉伏覩孔氏弟子顏曾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宋儒二程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於有宋諸儒於義有未安者茲遇　翠華東巡褒崇先聖之日執事試以上請度無不　允擇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襲其爵以奉祀周公俾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爲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百王未行之典自執事請之　皇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耑愚之見竊慮復有阻執事者魯經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執事曩居言路知無不言天下之大勇無過執事故敢以是言進惟留意焉

是年昆田在張公廨中公得書即草奏置行笈中乘間欲上而東野氏裔沛然迎　駕直前　天語甚溫公謂　殊恩宜出自上遂焚其草男昆田謹識

與胡解元書

秋試得足下卷時文爾而不苟如是信足下能道古者比相見有恂其容有藹其言益喜心賞之不謬既退足下過僕熟客於塗告以僕對門下士不當呼兄又足下自稱門生而僕不應以是致疑僕過矣從乎俗也昔者孔子於其徒曰蔵曰由曰求曰雍曰回曰柴曰賜曰偃曰赤曰商曰須曰參曰師曰予曰棖皆直呼其名至孟子則不然樂正子高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陳代彭更第稱曰子孔孟相去僅百年爾而習俗之移人已若是雖聖賢不得而反古也至若門生弟子之稱蓋有別矣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伷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僕年少日見師於弟子無稱兄者習俗之移人僅三十年事爾僕未嘗不慨歎其非而不能力行古之道甚慚於足下因次所聞聊以解嘲亦以見僕之匪得已也

報徐敬可處士書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擇羣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旣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幷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駮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惟因記有封黃帝後于薊之文而史記旣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奭于燕燕之于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幷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于薊之二說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旣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答胡司臬書

讀執事之文其辭閎以達其體變而不窮迺來教僂僂抑何其語之謙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諆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恆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爲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爲秦爲漢爲六朝爲唐宋爲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製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爲而僕恐有嬲執事爲之者冀執事力爲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答閻徵君書

曩在都亭與足下遇卒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對也蓋不自知汗之流於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

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絶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爲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傳有之矣審問之明辨之僕非敢與足下辨也夫亦審問之足下而已惟鑒察

小司馬索隱以茅爲第字之譌竊謂作如字讀亦未害於義也自識

答蕭山毛檢討書

日者王百朋秀才過梅會里語及書今古文本末既行慮答之未晰乃遺以書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鄙見思移此文置在璿璣玉衡之前爲舜典之首然不敢自信卽屬秀才質之左右隨接足下書亹亹數百言援孟子史記前後漢晉書謂堯典當至四海遏密八音而止自此而下則爲舜典足下之言是也僕已悔前言之失矣來書亦云姚方興本二十八字不始於大航頭第謂魏王肅注古文尚書晉范甯注古文舜典俱有其文則僕以爲不然當梅賾奏上孔傳時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今文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其後范甯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故正義曰舜典亡失甯爲解時已不得焉又曰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其云補以王范之注者蓋言慎徽已下之注也是時方興之書未上此二十八字王范安得有其文而注之矧王范所注本皆今文也乎足下据釋文序錄信二十八字出之王注然陸氏言方興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使濬深哲知等訓果出之王注則亦何必施以聊字及無施也字足下截而取之恐非釋文致疑之初義矣陸氏序錄於書傳以孔氏爲正惟舜典一篇用王肅本二十八字之訓無一錄者明非肅注也然則今學官所頒大航頭二十八字注者爲誰吾意開皇後得方興本爰取其所造孔傳實之其餘仍用肅注想當然矣由今論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自不必復濟南生之舊當如足下之說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初與其冠以方興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蓋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近於有心作僞而濬哲已下方興不以奏上殆未必盡出其書故檮昧之見擬以隆一十五字冠之篇首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於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敢再質於講席僕見近時攻古文尚書者不一足下力爲孔傳辯冤愛惜古人已至若因梅賾之冤而幷欲白方興之冤則天下皆冤民而辯之不勝其辯矣僕非好爲難駁也朋友相規於分則爾昔者陳君舉嘗撰毛詩解詁以朱元晦集傳去序爲非元晦移書求其說答云公近與陸子靜辯無極矣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某未敢注詩不過爲門弟子講說今已毀棄之蓋不欲滋其辯耳或謂君舉善全朋友之道然責善之義謂何足下行年八十矣僕今亦七十有四舉一時尚刀錐鹽穀紛爭子母之利而頹然二老翁獨以經義相考證卽鄙言未合度足下必一笑置之斷不效朱陸之嚚嚚聚訟也

寄禮部韓尚書書

行宮側獲侍履絇先生把袂慇懃索彝尊著作彝尊自知檮昧見棄清時老而阨窮兼又喪子無以遺日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倣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絶大義閒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

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易書二經已經刊就餘以乏力中輟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雖草創而未成也所撰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範於胸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娛而已是以海內月旦凡名家大家要不得與其列乃先生當代宗匠忽焉賞及之此昔人所云得一人知己可以無憾者也緣已刻未刻藳未免太多慮不足以傳遠尚須削繁剔繆存其十五然後繕錄上呈記室當以秋冬爲期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儻賜以大序感德不朽無錫朱襄贊皇曩在都下見其集唐三十律歎爲工絕今歲入霍山纂易韋一編見示其立說皆本漢以前書不墮陳圖南邵堯夫窠臼聞先生近注易贊皇適入都謹令其叩講席歸沐之暇試進而討論其言頗娓娓可聽也不宣

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

兩誦來書論及明詩之流派發蒙振滯總時運之盛衰備風雅之正變語語解頤至云選家通病往往嚴於古人而寬於近世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輒當紳書韋佩力矯其弊惟是自淮以北私集之流傳江左者久而日希賴中立王孫之海岳靈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雋趙微生副使之梁園風雅專錄北音然統計之北祗十三而南有十七終莫得而均也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嘗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祼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公孝與暨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卽先文恪公不以詩名而諸體悉合竊謂正嘉而後於斯爲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類柴桑且人倫規矩乃錢氏概爲抹殺止推松圓一老似非公論矣故彝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若啓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爲表揚之非寬於近代也郵便奉報撫言吳越備史玉壺清話三書附上諸嗣宣不備

與佟太守書

伏聞執事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于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頖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克預觀其盛至于鳩工修治自當爲邦人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衞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入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材舍栗以喬木爲之高或二五尺餘塗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妥于是乎伏惟執事旣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諭以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于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焉

寄查德尹編修書

比得書知校勘全唐詩業已開局近聞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審其字義異同去箋釋之紛綸而歸于一是甚善然有道焉蒙竊聞諸昔者

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論矣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蒙聞是言尚未深信退與李十九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挑燈擁被互誦少陵七律中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入冰漿盌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入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入時聞雜佩聲珊珊疊用三入聲字其一江村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入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入微軀此外復何求疊用二入聲字其一秋興云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入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入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疊用二入聲字其一江上值水云爲人性僻躭佳句去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去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去故著浮查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去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去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轉傷神疊用二去聲字其一至日遣興云去歲茲辰奉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去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疊用二去聲字其一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去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須向山陰入小舟疊用三去聲字其一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近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入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入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入懷抱何時得好開疊用三入聲字此八詩者識於懷不忘久而覩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當言麓作底是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與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應用蠍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第恐聞之時人必有訕其無關重輕者然此義昔賢所未發出天生之獨見善不可沒也足下能聽信否乎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一

周易義海撮要序

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隋經籍志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今之存者十之一二而已唐資州李氏合三十五家易說題曰集解南北朝以前遺文墜簡藉以得見指歸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集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說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成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中江都李衡彥平刪其冗複益以正叔子瞻子發三家目爲義海撮要凡十卷而附以雜論補房氏之闕略焉其擇之也必精義海失傳而是編傳後之學者所樂得而講習也彥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中官祕書修撰尋除侍御史改起居郎以言事去國退居崑山聚書講學世目爲樂菴先生者也

周易輯聞序

周易輯聞六卷宋趙汝楳撰取雜卦反對之義上下二篇各一十有八卦每六卦析爲一卷附文言於乾坤繫彖之後而繫辭說卦諸傳皆闕焉余旣抄而藏諸笥序之曰易之爲教本窮理盡性之言自周官掌之太卜簭人而秦以其卜筮之書未燔迄於漢孟喜京房焦贛之徒多藉以考驗災異而已鄭康成主象數王輔嗣主名理言數者或失之巫言理者或失之鑿往往得其偏曲而未窮其奧賾焉考之隋經籍志說易凡六十九部唐四庫書目益之凡八十八部至宋增至二百一十三部而是書未與焉可謂詳矣迨後家守程朱之書未暇廣究諸家之說久之本義單行幷程氏傳亦輟不復觀況凡有小異朱子之說爲制舉所不取則見者非僅不觀將唾而遠之惟恐子弟之入於目此自隋迄宋諸家之撰述日至於放失無存也是書晰理而兼詳夫象數援据精洽足以益學者之神智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曾雕刻行之顧流傳者寡惜世無有重刻之者汝楳爲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善湘之子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善湘以儒生破李全身歷戎馬乃能注意經學六易藁而授之子汝楳不以世祿自矜遠游閑服玩之習惟遺編是輯又歸其善於親益以徵宋時經術之盛化俗之厚而灌甫亟刻其書雖流傳已少是書實藉以無失皆宗室之賢宜附著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易璇璣序

宋之南渡君臣多講易義高宗召荊門朱震論易殿中稱旨除祠部員外郎還祕書少監賜以告詞敷及否泰之義右相張浚入朝亦書否泰二卦賜焉于時浚及宰相李綱李光沈該皆著易傳而林儵李授之劉翔郭伸王義朝都潔彭與王大寶吳適宋大明均以易義經進或令祕書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獨璦溪吳氏上易璇璣三卷其言易自彖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作論二十七篇文辭簡奧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占卓爾成一家言以書犯廟諱賞獨不及嗟夫朝之一命再命奚足爲儒者重輕而得之不得有命焉此嚴夫子董相所以有哀時命文士不遇賦也吳氏諱沆字德遠崇仁布衣其沒也鄉人祀諸郡縣學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一十三卷各冠以序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于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真逸其書草創于至元甲申斷手于至大辛亥用力勤矣世之言圖書者謂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以尙書顧命文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易家之異聞也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孔子學易韋編漆書至于滅絶者三乃不以是教其子而與門弟子雅言惟詩書執禮然三經無統論之文獨易有十翼則聖人之注意存焉矣自歐陽永叔謂十翼之說不知起于何人于是學者不能無疑今世所傳程正叔易傳張子厚易說均舍大傳不講而正叔之言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又曰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晁子止則云子厚易解甚略繫辭差詳是張程二子咸篤信大傳者也吾友納蘭侍衛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與館選有感消息盈虛之理讀易淥水亭中聚易義百家插架于溫陵曾氏(種)粹言隆山陳氏(友文)集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說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擇焉精語焉詳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尚書崐山徐公嘉其志許鏤板布諸通邑大都用示學者乍發雕而容若溘焉逝矣昔王輔嗣注易每取舊解所悟者多深斥陰陽災異小數曲學專明人事論者謂其獨冠古今出荀劉馬鄭之上顧官止尚書郎年僅二十四而夭說經者恆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風騷樂府書法卽其會粹二書不專言理變占象數並收補大傳訓注之闕雖老儒亦遜焉豈意短命而終讀其書不禁蘭摧而蕙歎也

徐氏四易序

聖人則圖書以作易作易之後不必因圖而易始見也新安朱子著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今之學者僉謂舍圖書無以言易矣考先儒之論多以九爲圖十爲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爲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說稱本邵氏然邵氏之言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爲圓而偶爲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爲圖十爲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爲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卽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沖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矣猶主九爲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爲圖圖之不可爲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善敬可氏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羲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采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氏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說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枘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曆運氣太一奇門之所自出靡不犂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圖之可爲書書之可爲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於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東萊呂氏書說序

東萊呂先生伯恭受學於三山林少穎少穎又東萊呂居仁之弟子也少穎所著尚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其孫石鼓書院山長㫋稱坊本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之訛以傳訛訪之故家先得宇文氏拾遺一卷後得建安余氏所鏤新板又得葉學錄所藏寫本再三參校自詡成完書矣而伯恭書說先之秦誓費誓自流以泝其源上至洛誥而止殆以補林說之所未及爾門人宗學教授從政郎時瀾不知師之微意乃取而增修之非伯恭之本懷矣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六卷康熙壬戌予抄自無錫秦氏凡十卷與馬氏經籍考同宋史志藝文云三十五卷蓋幷門人增修之書合著於錄也序以藏之笥

雪山王氏(質)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

聞頌冠于四始之首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傳出盡删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獨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而吳興陳日強稱其自成一家能窹寀詩人之意于千載上要之雖近穿鑿而可以解人頤者亦多也王氏名質字景文汶陽人紹興庚辰進士召試館職不就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不行奉祠山居有集四十卷

聶氏三禮圖序

六經有圖三禮尤不可少鄭康成阮諶梁正夏侯伏朗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博采諸圖成書者洛陽聶崇義也當周顯德中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與國子祭酒汝陰尹拙同寮其論祭玉援引周禮正文拙無以難迨宋建隆初考正三禮圖表上于朝時拙已遷太子詹事被詔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書成拜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于學官繪圖宣聖殿後北軒之壁至道初舊壁崩剝命易以版改作論堂之上咸平中車駕幸學親覽觀焉斯亦儒者稽古之榮矣乃有賈安宅等言其未見古器出于臆度而陳用之撰太常禮書陸農師撰禮象皆以正聶氏之失而補其闕遺有詔毀論堂畫壁然竇學士儼序稱其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要終體本正末能事盡焉則非出于臆度者也永嘉陳伯廣跋卷尾云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于求諸野乎斯言得之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夜官之闕乎曰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充司空之官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稾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則湅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韗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摩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工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新昌黄氏度作周禮說置考工記不解至臨川俞氏廷椿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丘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宛如全書焉繇漢迄唐說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釐正其文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吳氏之禮記以及俞氏丘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丘氏名葵字吉甫隱居海嶼自號釣磯翁蓋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讀禮通考序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衞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閒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愼終追遠之義罄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崐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朞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攟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据之詳而執之要

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
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
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
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
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彝尊因勸公并修吉軍賓
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屬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
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
若全書綱要公發凡舉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
也已

陸氏春秋三書序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攟綱條為統例助卒其子異裒錄遺稿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為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鋟板江西行省魏晉以前說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已有所未通則沒而不說又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以例釋左氏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別為五體以尋經傳之微旨言春秋者宗之然猶略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絲麻冠屨之不紊其有功於春秋甚大淳為韋執誼所援得侍講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朱臨序是書謂子厚文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為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子厚之師陸氏特出於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為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於時今其書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唐龔主事衡圃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春秋權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而已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激於中借史以洩其忿也顧說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予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攘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亡不越竟即責以弒君不嘗藥則罪以弒父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於說春秋者義無多取見有刻深之文戾乎孔子之旨未嘗不疾首張目焉及得宋劉仲原父春秋權衡讀之凡三傳有害於義者旁引曲證必權其輕重而別其非是以待讀者之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百四十年之事若胡安國之傳出言無不純理無不正然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傳而列之學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也嗚呼三傳胡氏孰嬴孰縮經與傳之孰輕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準也與

春秋意林序

往予與高念祖同舟至天津念祖書簏中攜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意林凡一十九卷宋刻甚工時歲在甲辰七月暑未退揮汗讀之舟中未暇抄錄也既而念祖留京師二書為有力者所得予在大同聞之頗以為憾越五年潁州劉考功公㦷相遇濟南揖罷亟語予以獲權衡為喜問以意林則無之又五年求之清苑陳參議祺公遂以權衡抄本貽予復從宛平孫侍郎耳伯所抄得意林然後二書悉為吾有

原父在當日聲譽與廬陵歐陽子相上下曁弟貢父並以經術聞其說春秋尤長二書之外有春秋傳一十五卷予獲之書賈舟中又有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惜乎不能盡得也予感是書自舟中讀後幾不復遇求之十年乃始得焉而予之爲客不自知其已老矣南還之日念祖無恙尚期共讀之兼以二書聞之考功亦足以豪已乎甲寅十一月書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涪陵崔子方彥直自稱西疇居士嘗與蘇黃諸君子游知滁州曰曾子開曾爲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請下湖州取所著春秋傳儲祕書省于是其孫若上之于朝今其解不可得見惟本例獨存序之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寔也曰諡例何休也曰釋例頴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晳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鐩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彥直之論謂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爾

春秋地名考序

九丘之書逸矣伯禹伯益之所名夷堅之所志周公之所錄其著在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若摯虞之畿服經孟先之圖程大昌之論易祓之廣紀言詩者則有若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考言春秋者則有若京相璠之土地名楊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如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又多矣然則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顧其文蔑以爲昧紀以爲杞滑以爲郎欆以爲朾偃以爲纓崇以爲柳鐵以爲栗以陸渾爲賁渾以厥慭爲屈銀以臯鼬爲浩油以祲祥爲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邾也謂之邾婁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鞍沙也謂之沙澤一郕也或以爲成或以謂戚一酈也或以爲犂或以謂麗一盂也或以爲霍或以爲雩一虢也或以爲郭或以爲漷一艾也或以爲鄗或以爲蒿狸脤謂之狸軫或又曰蠹也蚡泉謂之濆泉或又曰賁也鄸丘謂之犀丘或又曰畱丘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刊落叢謬不其難哉地名考一十四卷吾鄉徐處士善所輯予受而讀之愛其考迹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原春秋之作孔子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而又述職方以輔春秋之不及則學乎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辭公子之譜皆宜究圖而土地之名補方志之疏舛尤其要焉者若經之有緯書之有正必有攝也予老矣恆媿經義無所發明序其書竊比北宮司馬諸子獲附見於春秋之傳焉

五經翼序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

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耋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夫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爲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鏤板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爲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述也當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黃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秘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媿於古之致仕者以爲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授經圖序

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學者守爲章程宜也不知絕續之際漢儒爲難當日秦書既焚往聖遺言澌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閒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然而僅矣迄學者代興遐搜博考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成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爲予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旨哉斯言夾漈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於是有指斥漢儒跡其同異紛紜爲詆訶所自起豈知前型未墜盡信非也概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背於經斯已爾而又何同焉夾漈之言過矣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采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纘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犂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集黃徵君俞邰藏有善本龔主事蘅圃刊之白下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爲不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於六經而爲功於漢儒者二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夫

重刊玉篇序

小學之重於古久矣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自凡將元尚滂喜諸篇均失其傳而爰歷博學爲閭里書師所合入之倉頡篇中許慎據以撰說文解字古本部分自一至亥者是已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強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丘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衆而玉篇非顧氏之舊矣予寓居吳下借得宋槧上元本於汲古閣張子籲三請開雕焉梨棗之材尺幅之度臨橅讎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觽手鑑諸書推源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予序其本末以子思之學奚小大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習文字於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要其終未有不識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埽應對進退爲小學由是說文玉篇皆置不問今之兔園冊子專考稽於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學放絕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推而至於天地人之故或窒礙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之舊而古之小學存焉矣

重刊廣韻序

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納言爲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幷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焮于問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于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顛倒倫次逮洪武正韻出脣齒之不分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鏤板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紹三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鋟本證以藏書家所傳抄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力之勤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

合刻集韻類篇序

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聲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下上外內審其形而聲從焉國史六書著錄次于經典唐宋小學恆與太學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爲小學徽國文公別撰書一編頒諸學官功名之士習四子書麤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爲諸生法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已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五方之民風土各異發于聲不能無偏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詆南爲鴂舌南人詆北爲荒傖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盩厔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于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屈宋此易于時代者也書文既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于一斯聲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

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內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廚中簿之藏分授詞臣編摹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

命編脅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鋟諸棗木用呈

乙覽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垂合原于六書既鋟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讎勘雕印以行學詩者得而誦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畛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左右逢源矣夫

字鑑序

元至治間長洲李世英伯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者正其字畫溯其原委緝類韻一書凡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編之予抄自古林曹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彙張氏之正字通奉爲兔園冊飲流而忘其源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說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遼金元字雜以國書字體轉益茫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者古信可傳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二

萬氏歷代史表序

易編年爲紀傳古史之法微矣其遺意猶存者吾於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事微不著者錄而見之劉知幾曰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乃又訕其煩費無用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豈篤論乎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无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袁希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成學之人欲覽其要不得未嘗勿憾焉鄞人萬斯同字季埜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冊之閒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助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昔之論史者每以漢書古今人表爲非然韓祐續之猶見收於唐志矧季埜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頒之學官奚不可也

五代史記注序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于要然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略焉勿書即通鑑所載者史反闕之毋乃太簡也乎簡則必俟後人之注徐無黨寥寥數語於大義何補焉必若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後頒諸學官學者不可廢也予年三十即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抄撮羣書凡六載攷證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撿其巾箱遺槀不復有也予從雲中轉客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挱其文響拓之攷其與史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兼之十國分裂識大識小有人自分編孴成書可與劉裴鼎足通籍以後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爲壁魚穴鼠所齧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旃蒙作噩之歲過徐學使章仲花谿別業方有事具注此書盡取傳是樓遺書博稽之補宋槧之闕文附三臣于死事踰五年而書成夫以予排篹五十年未就者徐君五年成之周見洽聞無有剩義信乎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佰千万也今而後五代之文獻庶其可徵矣夫歲在屠維赤奮若月在則余壬寅朔 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八十一

元史類編序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春秋編年史之祖也自夏陽司馬氏易編年爲紀傳扶風班氏繼之藏書著錄目以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學陳壽范曄沈約蕭子顯魏收暨歐陽修新五代史記出於一人之手者也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藥李大師子延壽成於一家之學者也自唐之太宗詔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榮緒等一十八家晉史再加撰次稱制旨臨之既成題曰御撰自是國史遂成官書元之修宋遼金三史也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然矣明修元史先後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彥且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宜其述作高於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無他聲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嗚呼稱良史者不其難哉元史類編者詹事府少詹事邵先生所論次也先生之高祖諱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署員外郞建言獲罪暇著弘簡錄一編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之於元未遑及也先生乃循其例續之去舊史之重複鄙俚博徵

信於載籍以爲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誥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熊禾等十六人傳而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至于忠臣義士廣益尤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載于紀傳闕者以補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書足以傳之不朽矣要之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專先生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益信一家之學非官局所能逮也先生名遠平字呂璜別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出視江西學政升光祿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讀進學士充　日講官知　起居注遷今官家居

天子南巡　御書蓬觀字以　賜乃自號蓬觀子秀水朱彝尊序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僑居江寧之汝南灣去覺宮甚邇歲在戊午三月偕予詣尊經閣下觀吳時天發神讖碑石三段文字艱晦不可讀逾三年予以典鄉試再至江寧雪客語予合三段之石審其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援据載記作天發神讖碑文考一卷是碑相傳爲皇象書其文指爲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許嵩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覈嘗爲東觀令而碑後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覈爲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然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未可遽信爲覈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桼桼當作桼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桼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桼斤咸書七爲桼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桼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爲七月無疑爾碑自元祐中轉運副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當時宜多拓本顧不見收於歐陽趙氏之錄石之斷爲三歷八百年而移移又五百年無人能聯貫讀之者自雪客始其勤學好古洵人之所難能而物之顯晦殆亦各有其時焉

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於錄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羣書亦鮮有引之者是書予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尚書崐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予爲序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學者爭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爲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秘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概畀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爲臺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蕤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爲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慶芷畦既

輯府志成書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刊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蘇子瞻爲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溼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沉江底尚冀其深谷爲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莘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

道傳錄序

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先二程子言學者爲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是爲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親受學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慊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爲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温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敝焉顧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師說流入于釋老往往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於師又不原其行己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汚之以爲快豈持論之平乎華亭張恆北山子中表弟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耿詹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于關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錄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絕特書七十子之名曁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斥其異所重者品不徇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道之大公而迥異夫要譽於熱官者之所爲矣北山近移家林屋儲書萬卷不汲汲于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至於錄周子而舍太極圖說錄邵氏而不過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予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復辨也

張氏定曆玉衡序

定曆玉衡者何新塍張簡菴氏曆書也曆無定也星有淩犯掩合勾已月有朓側匿日有盈縮歲有差然數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則百世可知千歲之日至可致理與數皆有定也其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歲年序事掌之太史馮相氏觀妖祥辨吉凶則保章氏眡祲司之故歷代之史律曆天文五行各有其志自漢哀平之後緯候雜出於是曆術妖占混而爲一稽曆序者自詡前知受命之符爲世主所忌七緯既焚遂致私習天文有禁逮宋太平興國中詔天下知星者詣京師至者百餘人或誅或配海島由是言星占者絕朝之大夫士弁諱曆法不學矣古之人龍見而雩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戒寒日北陸而藏冰莫不有候繁星之麗天武夫悍人以及束芻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軫蓋之中三垣列宿躔次之不分天位淹速之莫辨未通乎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也已簡菴氏恥之博綜曆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曆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矣始稽之吳江王寅旭氏繼又往證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數之中出于理之外傲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堅曰曆譜者聖人知命之術蓋昧者視爲器數之學明者知爲性命之原自昔習天文有禁而言曆者無禁也是書傳足以伸儒者之氣折泰西之口而王氏梅氏爲不孤矣簡菴名雍敬王氏名錫闡梅氏名文鼎皆有曆書

葬經廣義序

堪輿風水之說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鍾鳴山崩而鍾應木華於春粟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之廢也蓋孝子之葬其親非直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暈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相與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將葬筮人執韇以告曰度玆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矣卜人共楚焞焦龜以告曰考降無有近悔夫其致愼如是迨其後周禮既廢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既不學專以榮利動人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潗水漬從而遷之其悔焉者久矣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魂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記曰古之人何爲而死其親乎夫魂魄既安矣邇者數十年遠者百年雖至累世之後其澤已斬其骨已枯而子孫之富貴利達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蔭此誠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之義也則其言庸可廢乎葬經者相傳爲郭景純所作傳世既久葬師欲祕其術慮人之共曉也遂以僞竄眞故爲熒惑其文俾讀者難定其指歸同里吳子周瑾有憂之由是集諸家之說旁證曲据爲廣義三卷其說祇以避禍不計求福庶無戾乎儒者之言既成將謀鏤刻行之予因樂爲之序夫以葬師之所欲祕者布諸通邑大都凡爲人子可一覽而得其測量候驗之法兆基考降始以無惑終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廢世之居喪未葬者雖與喪禮並讀焉奚不可也

地理徑序

古之葬者兆基井椁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已爾其後堪輿之說興惟葬師是信於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寶之說青黃紫黑之囊銅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紛綸同異轉相師授又欲祕其術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說愈多其旨愈晦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晉之郭璞唐之呂才宋之蔡發明之劉基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以勿眩矣乎錢唐林遇岐宗試有司不利乃旁究堪輿家言心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說而發明之著論若干篇目曰地理徑徑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世儒曲謹之論恆以葬書爲不足憑予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齊雲朔之閒遇地震者二其來也有氣其去也有聲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後悟地之有脈而撼龍撥沙放水之說爲不可廢也岐宗之書顯而勿晦正而無詭庶幾無戾儒者之言此予之所深取爾

感應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說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爲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愼獨之旨矣夫鬼神之爲德莫備乎聖人之言自二氏之說興而言鬼者歸之釋氏言神者歸之老氏小人之爲不善其畏人之心恆不勝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書詩喻之彼謂迂闊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說無不悚然共聽非眞窮其義而樂其言無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與信而導之則爲力也易君子之於佛老惡其無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權無戾乎儒者之旨則未嘗無取焉求其同歸于善而已宛平劉先生宣人俾工刻感應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聖人之訓獨勤勤斯編示人夫亦謂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猶嚴且愼若是爲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則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檮昧而序之也

葛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於秦也迄於漢夫人

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雜以象犀硨磲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姦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卽王公將帥所綰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記輒摩挲鉤畫以之定往哲之僞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書之義混大小二篆爲一易爲識者所訕笑其或徒攻乎石藝雖至不能傳之永久則稽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是此予見葛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會於心而序之也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廬松江華亭人

丁氏印譜序

琱戈鉤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諲鐘窨磬鉦鐸鈁甬之款識巧者或僞爲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僞者意慮所不及爲之亦終不似蓋其繁簡相參布置不紊神存模畫之外斯好古之士尙焉宋則晁克一王球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錄惜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介祉工繆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時人所刻其材則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硨磲瑪瑙水精琥珀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索有槖有瓦有亭有龜有螭有虺有兎有橐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籒有隸悉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宜爲有識所騰笑也君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乎今並垂焉以爲法式覯是譜者旣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韞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荏苒六年厭灰埃之蓬勃而輚馬之喧闐殘暑退矣秋風泠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巓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爲入其域乎其嶺鬱律其谷峪岈寒莫寒兮白瀑峻莫峻兮青華牛鬬于潭虎嗥于坡奇狸野干青鶴紅鴉豪豬之箭寇雉之罒一夫入山能不懾邪主人於是彷徨彳亍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柅其軸鄰有許子賓夫暨胡君鷴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覯之喜而亡愠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臥以爲枕行以爲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吉書以爲序乃裹糗糧出郭門去

江村銷夏錄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必詳焉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予嘗至太學摩抄石鼓文驗其行數据以駁成都楊氏之作僞因是而思漢儒訂詁之學有未可盡非者爾評書畫者衆矣廣川董氏病其冗長其餘又嫌太略宣和書畫僅譜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館閣之儲於金銅玉石悉識其尺寸而於書畫無之蓋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俟後賢而始大備也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銷夏錄三卷於古人書畫真蹟爲卷爲軸爲箋爲絹必謹識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己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僞者未嘗不倣尺度爲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真者附于僞而以僞者雜于真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

雖有大駔鉅狡伎將安施哉詹事曩在　內庭久　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錄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見錄之書成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故以銷夏名編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頊實藉以爲負暄之助焉

日下舊聞序

今之京師笵鎮以爲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襄則謂北倚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都之選首粤自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曰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

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宮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所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以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則其所毀不獨光熙安貞二門而已及嘉靖築新城之數寺者復圍於郭內而梁園以左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之廠則又囊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宮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宮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舊蓋宮室城市基凡數易至琳宮梵舍之建置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彝尊謫居無事捃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粹之分一十三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勝曰宮室曰城市曰郊坰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戶版曰風俗曰物產曰雜綴而以石鼓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傳乃捐貲俾鋟木討草創於丙寅之夏錄成於丁卯之秋開雕於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間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昆田以剩義補其闕遺附於各卷之末所抄羣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注於下非以侈撫采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說矣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彝尊不敏竊取正叔之義至旁及稗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還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修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觀其大略者也子子昆田亦能讀之杼柚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恆徹于戶外蠹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夭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錄錄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

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

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鈞孤耘蚤浦轡村蓋遯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曌朱温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駮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錄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熊氏後漢書年表序

范氏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序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之無表宋熊方補之方之經進表略曰明爻象彖之原乃可學易識風雅頌之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惜東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志雖精俄乖素志劉昭之業未廣不及表年懼僞閏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譬爲山而或虧一簣效煉石而欲補高天人異志同世殊事合求義例于班固不滅前篇較興廢于西京豈慚後作史冊既詳綱目漢功益更昭明臣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十卷者同姓王侯表二異姓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列銜稱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表外兼有序狀蓋思陵朝所進也予嘗憾南北國子監本范史于本紀後雜以司馬氏八志觀者不察誤以爲即范氏史每著書引證輒指爲後漢志云云是何異以李丙張甲之性情寄王乙趙丁之軀體乎故嘗持論謂宜離范史于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世之學者且以吾言爲迂闊而莫之行也

長安志圖序

宋敏求撰長安志舊有圖勒之碑呂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鋟于志謂之長安故圖其後亡之夫欲周知郡縣廣輪之數晰其離合莫圖若矣周公宅洛伻來以圖其建官也掌以司險職方氏而大司徒實總之漢高入關酇侯先收圖籍東京乃設司空輿地圖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苑囿撰黃圖以著其目晉之洛城隋之諸州咸有圖經又統撰區宇圖地馬融之言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東西兩遙一近南北兩近一遙蓋舍圖無以準其數也元至正初東明李好文官陝西行臺侍御史補繪二十有二分爲三卷於是神皋京輦城郭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可以指識讀敏求之志者必合是編並觀而古人之迹庶幾得其十九也已好文字惟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預修宋遼金史又撰太常集禮端本堂經訓大寶龜鑑元史有傳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三

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恆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詠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于今紕繆轉甚予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譌謬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予聞常熟毛氏藏有陳伯玉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辨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予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爲年譜而不編年疎略牴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爲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夫子集凡百卷生徒問荅八十卷別錄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爲多而予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爲學者入德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已

梁谿遺稾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爲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爲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谿徙吳實文簡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爲二卷鏤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爲之序予因摭其大略書之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詠梅絕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公梁谿一曲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信天巢遺稾序

瀛鄚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畫掠魚鰕啄沙草不休其一信天緣凝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飽恆均也宋處士菊礀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葬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正公實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籍鋪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棗木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于臨安茶寮酒市多

所題詠于是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爲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爲言官見之彈事于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趙師秀紫芝曾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卽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詠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今其事且五百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楮零墨不可得惟先生丘墓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于朝俾詩篇復著于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誦其詩可以感矣

十家宮詞序

宮詞不著錄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錄解題有三家宮詞三卷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彥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闇公得十家宮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絕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錄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君茨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鋟諸木鋟未竟而闇公沒于官其仲子亦夭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鄱陽洪伋稱宮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爲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壼之情卽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宮詞也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邶鄘衞之宮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闇公嘗言之矣花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爲之風人之旨遠矣可謂善言詩者也闇公沒已二年胡君持母喪還京師鏤板歸于予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一卷常熟吳氏抄白本休寧汪氏購之長興藏書家予愛而亟錄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爲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遂鏤板以傳按集中作者唐玉潛氏以攢宮改殯義聲著聞周公謹氏寓居西吳自稱弁陽老人而武林遺事題曰泗水潛夫者研北雜志謂卽公謹仇仁近氏詩載月泉吟社中張叔夏氏詞序謂鄭所南氏作王聖與氏先叔夏卒叔夏爲題集繹其詞殆嘗仕宋爲翰林其餘雖無行事可考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凄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度諸君子在當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志歲月惜今皆逸矣幸而是編僅存不爲蟫蝕鼠齧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蓋亦有數焉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摶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予少時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雨劇以爲出關鄭之上及纂唐宋元樂章爲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洛千里造予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爲樞判寓齋之子後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松江曹安贊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樞判衿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于其裔孫某將鋟木以行屬予正其誤乃析爲二卷序其端

放膽詩序

言志之謂詩永言之謂歌未有長言不足而能使人詠歎蹈舞之不

倦者此吾友青壇吳御史放膽集所由編也膽也者六腑之精是曰中池萬慮之斷決胥此出焉人有恆言心欲大膽欲小唯詩不然風有七月東山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言之長者篇章掌之以逆寒暑以祈年以樂田畯以息老物漢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爲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劾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爲之者也六朝代降志微滌濫之音作而發揚蹈厲之志寡矣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叉李賀盧仝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叉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其不及宋何也則青壇不欲誤天下後世之學詩者也今夫膽勇怯之不齊熱者毛焦虧者爪乾竭者髮枯薄者易驚病者善太息蓋雖欲放而不能善醫者何以治之犀株也火鈴也沃以三斗之酒也俾觀是集焉可矣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盌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鬬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窰所製至或下勞僕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柸棬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盌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盌爭視之萬曆窰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恆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游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瓷盌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鬬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爾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其友秀水朱彝尊序之曰自釆風廢于太師詩之爲教世儒鄙爲小技輟置不錄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學士大夫從游應詔之作至窮閻漏屋之士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強獨朋友之交取之在我逢時利達既可致攬環結綬之好即不遇于時偃蹇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氣相洽反或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頹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朝市恣其所求而不爲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闊有非吾意之所期者頍弁之詩既見君子方當悅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詩以爲榮信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所重也予寄跡草野高堂違魚菽之歡兄弟有鶺鴒之痛入門則婦子交謫不休舉四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通都廣邑山砠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之作略與子霞相等而比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求其

斷楮遺墨或逸不可得然後知子霞是編爲不可廢也子霞長子更一十七年自閩粵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宜有甚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愴然不能自已者乎

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宮𡚱宗潢遠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焉析爲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

高太常嗇菴遺稾序

建文壬午靖難師入自金川門文學博士方先生孝孺以下死者不可勝記吾鄉之殉國者有若程先生本立姚先生瑄楊先生任而太常少卿高先生遜志潔身去其官走永嘉山中是秋窮餓以死其門人翰林侍書同里蔣先生兢斂而葬之芙蓉峯北野史所載戚庸兵敗自經者誤也予嘗游永嘉登華壇青嶂諸山遙望所謂芙蓉峯者丰容窈窕出沒林表思遂攬龍湫雁宕之勝并求先生之墓拜焉而寒蕪秋兔山蹊盡塞訪之蕘夫樵豎而不可得矣嗚呼遜國之際蓋難言之當方先生杖縗絰入見文皇謂曰此朕家事其然哉殆于易姓則有間矣人臣之義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當日舊君尚存援兵未解事變猶不可測至姚善王璡之師不克舉天下事始大定矣此先生拊心嘔血不欲久存也若先生者其不失古人臣之義歟先生所著有辛丑集今佚不傳其十世孫佑鈲收輯其詩文爲嗇菴遺稾二卷鏤板傳之屬序于予者以予考先生本末獨詳異夫世之据摭失真者也

遜志齋文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自昔帝王廢興之際志節之士與事功之臣所操各殊彼見殺身成仁之難往往高談受命之符借人主刑賞之權以怵天下後世明己之全軀出于不獲已蓋舊史之文多有失其實者當文皇帝靖難師入寧海方公首以縗絰見悲憤激烈寧斷其舌赤其族不肯少屈史氏猶誣其叩頭以乞餘生況其他哉而傳者又載公有十族奈何之言由是文皇幷其門人故友戮之死者凡八百餘人自古忠臣被禍之慘未有甚于公者然嘗考公少以文見知于宋文憲公王文忠公及鄭貞孝先生故文憲之子仲珩忠文之子孟緼仲縉貞孝之子叔度皆與公交莫逆而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俱受學于公自公既死朝廷嚴文字之禁而鄭氏所緝凡四五冊餘皆叔豐補完之公之文卒賴以傳然則諸君子或爲公友或在公之門當日咸不及于難吾是以知合門人故友爲十族之說亦傳之者過也宜德以還文字之禁漸弛公文始顯行于世其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至其談理之文淵懿醇正雖淳熙諸儒不是過予嘗以爲文行如公宜從祀孔子之庭而萬曆初詔復建文年號其時在廷之臣無有以是請于上者可歎也嗚呼革除之事傳失其眞不可盡信者多矣若刑賞錄所載茅大芳妻死命之飼犬王言若是又豈臣子所當道哉此則孟子之所不取也

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爲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其餘爲清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于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

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淨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萇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不置舉同室之人日事爭鬬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諆謂近于禪學夫棄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于事業又何病乎禪也邪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先太傅文恪公充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屐不入城府年八十有雙白鶴降于庭東南隱居之彥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靜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予歸再游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既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用攜公讀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彝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蓋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遯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下後世者與彝尊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境屬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坊對旌蓋闐于藉袈之橋公自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之右乃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蓋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黃先生遺文序

君子之學一于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析于前而不顧刀鋸鼎鑊懲于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淅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于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据經史博而不誣所謂修辭立其誠者非與于是先生之沒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覿其容而聆其謦欬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于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恆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于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卽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天愚山人詩集序

詩以言志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無聊則既非志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爲人得其么篇短韻相與傳而寶之洵乎誦其詩尤必論其世也定海謝先生以崇禎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出漳浦黃公之門歷南安府推官明運既移伏處海澨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一歌一詠大抵皆排愁遣日之作非如世之詩人句鍛字鍊以求工者也嗚呼先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遭逢國難君臣師友之痛惄焉自傷不敢以告人于是陶情麴糵離畔行吟覩其自序以爲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來易姓之際孤臣節士不見載于朝野史者何可勝數其偶然著述或隱姓名或僅書甲子如今所傳亡宋遺民天地間集月泉吟社谷音之類是已是皆不必其詞之工以爲重況先生之詩聯篇累卷有不傳于後乎鄞縣萬先生履安亦丙子榜鄉貢進士甲申後與先生偕隱分授其子經史詩筆之富不減先生聞其孫開雕有日將與先生並傳庶幾比于謝翱吳渭杜本所錄可以觀矣先生諱泰宗字時望自號天愚山人

王築夫白田集序

文章之敝患在亟見其才亟見其才者其學有未充也善文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惟充實而後光輝乃見義之至則辭無不工彼意在求工而後爲之誠之不立雖屢變其體以眩于人吾見其僞焉耳矣夫太嘗之樂不在悅耳聽之者恐臥然以奏之圜丘方丘則天神土示可得而致若夫跳丸蝸索掉險竿諠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僞斯其聲啖易滅也長安王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迕老而益窮其言曰今之爲古文者僞而已予惟去其僞焉工拙非所計也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于是哉如築夫者可謂有才而不亟于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見姦聲獶雜之際猶有能道古者

屠東蒙詩集序

予友周篔青士以布衣稱詩樂于取友故老遺民交相酬和下至裙屐子弟沙彌道童皆願從之游每入市語笑詼嘲衣袖牽拂人或訕其道廣然中心好之者祗十數人而屠處士東蒙其一也東蒙少補學官弟子兵後棄去躬耕于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枻曳杖以登青士恆與期又方外大燈亦能作韻語三人往來靡間飯冬舂烹菽乳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畫紙詩成撫掌或留連信宿不去既而青士客死淮北東蒙愴怳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大燈嗣法天界詩當附語錄中青士詩最繁富身後不盡存有子畋抄撮成集刊之福州東蒙二子悉治農務其甥胡典爲之鏤板行焉而屬其友徐令堅仲請予作序五返而益勤予雖未交東蒙然聞之青士其于行也不疾時其于亂也必拔俗蓋音合乎天籟而義本乎國風者已曩者會稽楊廉夫錢唐錢思復華亭陸宅之三高士者太守林孟善合葬之于山東麓今三人之葬不同而詩則同傳于世後之論世者覽予之文庶幾有考也夫東蒙諱廷楫大燈字同岑

九歌草堂詩集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詩亡也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記曰詩言其志也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王迹熄而列國之風不陳于太師矣詩之所由亡不因民志之日以亂歟騷也者繼詩而言志者也彼其疾世俗則曰寧溘死以流亡哀南夷之莫知下女可詒則曰及少康之未家恐高辛之先我其思也近于淫其怨誹也幾于怒而劉安司馬遷謂其志潔其行廉其稱物芳兼國風小雅之義可以爭光日月是豈僅稱其文字之工哉亦推其志焉爾矣予友屈翁山爲三閭

大夫之裔其所爲詩多愴怳之言嚼然自拔于塵壒之表蓋自二十年來煩冤沉菀至逃于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于儒辭鄉土跡塞上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其儻蕩不羈往往爲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爲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嗟夫三閭悼楚之將亡不欲自同於混濁其歷九州去故都登高望遠游仙思美人之辭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攀涕過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然三閭當日方歎恨國人之莫知今海內之士無不知有翁山者則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嗚呼難言矣翁山歸自雁門將築室南海之濱題曰九歌草堂而先以名其詩集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吳越十年之間凡所與詩歌酒讌者今已零落殆盡至竄于國殤山鬼之林散棄原埜翁山弔以幽渺悽戾之音髣髴乎九歌之旨世徒歎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予故序之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當推其志焉

苻谿詩集序

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爲詩既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爲直亡國之音爾客或勸讀楊伯謙高廷禮李于鱗選本諷其音若琴瑟之專一未見其全美焉于是苻谿處士授徒里之西與之論詩則上取蕭統徐陵所錄旁及于左克明郭茂倩之書故其長歌短詠音節靡不合古因日相酬和所作漸多東南隱君子翕然稱吾里同調之盛而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于游歷之地覽觀風尙往往情爲所移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塞之音三變而吳傖相雜四變而爲應　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處士亦嘗遠游能不爲風氣所移獨循其舊格以和平之響奏于羣音繁會之日信夫有君子之守也已今之效蘇黃楊陸之體者見苻谿詩且置之不顧然而不可廢也風氣之變易無異四序之迭運五子之推遷宋元之音消歇勢必復以六代三唐人爲歸則苻谿一編正將來之所取式者也處士初名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號潛初居苻谿上近亦移家梅會里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六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四

王禮部詩序

彝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見于當世顧思得海內善詩之家其辭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湞桂東達汶濟西北極于汾晉雲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閒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為標榜不復商榷于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難也今年秋遇新城王先生貽上于京師與予論詩人流別其旨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布衣之好先生之于詩洵乎其辭之工矣爰出壬寅以後所作雕刻行之而屬予為序予惟四始之義言之一國為風言之天下為雅方先生成進士而官揚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奩唱和之集與夫歲暮懷人之作吟詠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今入為禮部頻年以來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朋友之宴樂而勞之以言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于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鳴鳥既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錢舍人詩序

緣情以為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于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而規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之為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詩乃可傳焉蓋古人多矣吾辭之工者未有不合乎古人非先求合古人而後工也中書舍人華亭錢君芳標字葆馚于學無不博尤工于詩集平居所作鏤板以行而屬予為序予反覆誦之其辭雅以醇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佻信夫情之摯而一本乎自得者歟華亭自陳先生子龍倡為華縟之體海內稱焉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為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若君者庶其可傳于後矣為之序豈惟以質之君將俟後之覽君詩者亦或有取于予言云爾

程職方詩集序

詩三百五篇自周召而下作者名氏多不傳見于序者衛之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蘇公家父寺人孟子率皆憂讒刺時之言而和平之音恆寡仍叔之子周史克之于魯僅有頌美其君之辭而未言其志故詩之盛無若尹吉甫彼其人既有文武之才而又樂于取友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咸與同志來歸有飲御之懽出祖有贈行之作人得其言以為重己亦不讓其美讀崧高烝民之卒章君子未謂其言之夸也職方郎中南海程君周量好為歌詩與予定交嶺表中間聚散一十五年每一相見輒出其新詩累百蓋凡名公卿庶家下至布衣緇屨之士留京師者飲食燕游贈送靡不有詩益以懷友感舊之篇歲既久編為海日堂集若干卷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達覽君詩者咸歎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已南海多騷雅之士其尤傑出者處士屈大均翁山陳恭尹元孝其進退出處不同而君皆與交莫逆三君子者其詩並傳于後無疑吾因是憾張仲之無文而笑吉甫之寡和也

葉指揮詩序

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諸侯之附庸不與然得列于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以邶鄘曹檜之微不遺輶軒之采況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人豈無感于心而宣于言永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置而不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殆或所操類鄭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言不由中膠固而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信矣夫自後變而爲騷爲樂府爲五言爲七言爲六言爲律爲長律爲絶句降而爲詞爲北曲爲南曲作之者恒慮其同則變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不復趨于古譬之治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爲器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乎屈平孟郊劉叉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耒秦黄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說爲恥視其力之所變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葭黍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于一毋乃謬論歟三十年來海內談詩者每過于規仿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好于是已之性情汩焉不出惟吾里之詩影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爲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譽或不能盡傳又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歲在丙辰遇葉君井叔于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戌削而無刻劃之迹至于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不已庶幾發乎情止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與君前知登封縣事入爲西城兵馬司指揮與尙書郎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古人者矣君雖家于楚實予里人也乃爲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

丁武選詩集序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别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篇黍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粤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粤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景陵二子游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土風也三十年來海內譚詩者知嫉景陵邪說顧仍取法于廷禮比復厭唐人之規幅爭以宋爲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彼目不覩全唐人之詩輒隨響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高詡宋人詆唐爲不足師必曰離之始工吾未信其持論之平也武選郎中晉江丁君雁水分司通惠之河暇裒其所作爲問山集讀其詩直者不伉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斯善學唐人者矣今夫離支之爲樹相其柯葉無以大異于凡木也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況夫凝冰挂綠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詩以楊梅燕齊詩以頻婆之果閩粤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于所好也君之于詩既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流派欲君盡變其土風吾知君有所不屑已

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淹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欿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氿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

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怳忽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孫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孫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方編修錦官集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　詔命告祠名山大川置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限之雖有巖壑文酒之樂不遑燕嬉少或濡滯則慮風雨水潦冰雪之阻詩所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年一省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程限歸時所經歷巖壑之勝友朋文酒之會偶一留連勝詠而聞者不以爲非蓋
聖主尚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于文而不好爲詩又其地平衍無可喜愕以形之歌詠則雖有作不能多多亦不能傳之遠獨蜀之爲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往則歷幽并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荆逾揚度徐兗青而北州十有二未歷者嘗豫爾若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遂安方君渭仁以宰輔之孫早成進士既而用薦
召試入翰林歲在癸亥四川既定　詔補省試于是君奉
命端往歸而雕刻其詩爲錦官集二卷凡山川之阨塞風土之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于詩君之詩既多信可傳于遠者也曩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蜀裒其詩爲蜀道集屬予序之而予不果也今君之詩蓋將與王先生並傳其或不同者非詩派之流別也一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土風感慨異焉後之讀詩者兼可以考其時矣

王學士西征草序

華亭王學士瑁湖主陝西試事榜既放攬咸陽之勝浴乎温泉躋太華巔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闈墨以行鏤詩板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綆縻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蹶矣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峯而後已善夫學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學詩者以唐人爲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逵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叉馬異之怪也斯綆縻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峯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詼笑嬉褻以爲尚斯爲不善變矣顧今之言詩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援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吟其爲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雜以屠沽闤闠之聲熏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學士西征之作舂容和雅一以唐爲師而無隻字流于鄙俚詼笑嬉褻之習蓋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峯而後已者也

錢學士詩序

華亭之爲縣舊隸秀州其後雖析爲江浙然相去僅百里士大夫仕于朝者每合二姓之好先王母徐安人爲太師文貞公孫先母唐孺人爲禮部尚書文恪公孫故予家內外兄弟甥舅多華亭士族予童時先母歸寧輒隨行者累月比還所操皆其土音恆爲伯叔母姑姊妹所笑迨先王母先母既逝文貞文恪之後遭亂式微予亦貧不自振聞問闊絕思爲兒女結婚姻于母氏之黨以仍通往還顧未能果也錢君金甫字越江與予同被薦同官翰林予以入直　內廷獲謹君由編修累遷至侍講學士然敝裘羸馬未嘗謁權倖門惟與鄉黨

故人數爲文酒之會詞山曲海魚經蟹志靡所不談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君輒恚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予懽洽無閒申之以婚姻余既罷官將歸君日載酒款曲兼旬然後別蓋君雖貧能急人之憂君之師有卒于官者君盡以奉錢治喪紀俄而其鄰人失火延及師舍君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君亟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或暴卒于都亭外君犯暑疾馳抵盧溝視其斂或陷于獄當辟君屢率私錢力援之事得解其篤于師友若是故其爲詩纏緜悱惻不失温柔敦厚之遺其爲文條達無規仿湊駕之迹自其少日爲王光承玠右吳騏日千兩高士所稱道而君之叔父芳標葆馚亦樂與酬和焉予既旋里是夏君以疾殞京師冬孤子長涵扶喪歸踰年予始哭君于黃浦之東高橋里荒溝古水莫有田父可問途者叩其門有雞犬無僮僕見其孤問其所有僅木棉花地一頃不足輸井稅爲悽然久之尋出君保素堂集若干卷請予序因述君行概俾後之論世者知君之爲人

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塏古今詩歲在戊午

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摛辭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試詩賦于　體仁閣下君用是得受官又六年復試詩賦于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于是君閉居集平生詩爲叢碧山房稾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十九淀之水匯于縣境陂塘遠近芰荷葭葦蒲柳之利比于吳越舟檣之往來魚鳥之出沒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訪君于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茲集之末後世或有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乎名位之通顯也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唐學士寓直無定所駕在大內則置院于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于金明門召對浴堂則又移院于金鑾殿宋起居注侍立亦無定位或于御座後或于御座前或在殿東南朵殿之上而朝會或不與焉迄于元明或設或廢僅存虛名而已今

天子復立起居注兼充日講官凡視朝聽政郊祀燕飲靡弗趨侍至瀛臺避暑則侍立雙金蠣畔去黼座尤近士之預是選亦榮矣昔之居是官者每侈陳盛事以垂掌故又不若形之篇詠其感于人心者深也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無錫嚴君藕漁賦瀛臺侍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其投假牒歸也鏤板以示同好俾彝尊序之曰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誦其詩者千載而下若或見召康公之樂易焉瀛臺猶古之卷阿也藕漁君子也絕句言之不多也其音可遂歌也人謂藕漁遭逢盛際爲侍從升　儲端不應遽去然朝多吉士媚于天子有人則藕漁之去固無不可也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彝尊忝爲同官越二年被劾序詩之歲月則彝尊謫官之後是年冬十二月也

徐電發南州集序

吳江徐君釚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于卷後者歲在己未

天子召試文學之士于體仁閣下　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于是電發暨予偕入史館又僦舍同居既而兩人相繼罷官予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詠而電發方肆力于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爲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沒也已以爲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祿之崇卑厚

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己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閥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汸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霅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外尚有賞音者況夫百世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亦必有慨于予矣

禹峯文集序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而後顏采備具觀乎人文分陰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序矣以言乎天地大文則不然雲之起于山川也無定形也秦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也魯之馬也衛之犬也趙之牛也魏之鼠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蜀之倉囷也無心而象焉者也水之趨于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爲濫縣出而爲沃仄出而爲氿尾出而爲瀵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涇無心而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己出革勦說雷同之弊宜以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絕者矣彭公禹峯先世自臨江徙南陽之鄧州州人目曰樓子彭家公既成進士釋褐知陽曲縣事絀于不知已貽友人書輒引唐之李衛公宋之張益州明之王威寧新建交相期許卒自副其志持節撫黔陽功高不賞投老東園易登陴擐甲之身吟風嘯月所撰樂府不盡摸倣前人而自暢其指趣至于五七言近體合乎興觀羣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者也公自序詩文凡三鋟版一失于澤潞九仙臺再失于靖州今年冬公仲子始搏直上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視學浙江試事既畢取笥中存稾合刻之手澤存焉不因卷帙之繁而所識後學輕議刪定庶幾哉山則嵩陽王屋水則江漢也夫

重鋟裘司直詩集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黃魯直爲師呂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攷其官閥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于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竹齋裘先生爲真希元魏華父之友而仕宦不達一官司直以終其詩不作硬語清疎韶亮異乎魯直流派顧世未見其全裔孫始鋟板行之予因慨詩派諸人之作當年布諸通邑大都今遺集存者惟陳无已韓子蒼洪玉父饒德操晁以道謝幼槃及居仁七家而已身後之名顯者或晦司直藏之名山者晦久而明雖顯晦有時亦係乎子孫之賢能表其幽光潛德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序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石園集序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遺書彝尊序之曰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錄毋亦輶軒所未至與迨王迹既熄羣雅不作顧屈宋唐景騷人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未見南風之不及于北也江西非楚之分壤乎自晉以降代有作者至宋涪翁黃氏厭格詩近體之平熟務去陳言力盤硬語于是呂居仁輩演爲詩派同調二十五人斯云盛矣元則虞楊范揭率皆豫章之彥及洪武初此邦隱居之士猶撰元音遺響一編于時仕于朝者則有金谿危公素進賢朱公夢炎泰和劉公崧新城黃公肅咸以經國之餘研心風雅以視吳中四傑粵五先生閩十才子殆方駕而駸駸先路焉隆萬以後楚人倡爲詭異噍殺之音見者多惑其說然西江不盡變也以予所聞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既歷卿寺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斤守其矩矱詩則力追正始温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靜好門內唱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錄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立之夏均父皆爲宗室女夫然二子仕皆不達兼未聞有閨房酬和之樂則公之所遇爲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言所能贊也先生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傅文恪公之門尚書公又彝尊史館前輩通門相洽久而靡閒先生集刊成不請之在　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之不同流俗也已

尚書魏公刻集序

刑部尚書蔚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予居對門歲在壬戌予自江南還公衣朝衣過予拜予答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爲關節賄賂所汨久矣茲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予聞公言再拜公答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猶如昨日公既還里其平生奏議詩文流傳都下者予合抄爲一集感公有知己之言也序之曰古大臣正色立朝必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百篇箴有庭燎規有沔水誨有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其志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埤梧掖踐柏臺升獨坐佐考堂掌邦禁巡歷日畿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君于堯舜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凡修德典學之序化民善俗之方繩愆糾繆陳善納誨屏浮侈振綱紀惜名器別忠邪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不具焉其于詩吟詠情性悉本自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繢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著者漢則高平侯相唐則鄭公徵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錄進經帷其詩文奏議傳誦海內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予思子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之毀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予不見棄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王先生言遠詩序

彝尊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爲四以初盛爲正始正音目中晚爲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爲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爲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

有云惟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己出未有不流爲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己出者與先生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翃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下古手不爲格律聲調所縛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絕剽賊之患蓋卓然可傳者也先生沒後季子某合其平生諸集彙刻以傳于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尚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傷之矣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璫既敗薦紳相與激揚而黌堂才彥倡爲復社應之轉相慕襲阮大鋮居白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揭攻之吾鄉之士有八而平湖陸先生話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申六月納巾衫于學使業閉門埽軌矣久之以歲貢生謁選知汶川縣事非先生意所存也先生沒後叔子某刊其詩文以傳而屬予作序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鋮時歲在戊寅予甫十齡爾聞先君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略同不數年而大鋮秉政欲盡殺異己者由是金壇周鑣死于市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不爲危言覈論免挂黨議謂明且哲者非與今其事六十年矣此百四十人者或殺身以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仿蔚宗爲之立傳而先生有子克揚其親之美予也序先生之集追憶少日事書之庶幾後之君子觀此可以論世焉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傅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束劉郭顏謝何范徐庾之倫甄綜者必並舉迨唐以後聯辭比響益難悉數屈平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生蒼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爲監司其遇同而所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旨格不盡同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蓋少然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于毫髮無憾斯已爲時既久乃各出所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彝尊序之竊嘗論詩也者發乎聲成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爲方其歌也必有繼其音也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爲用也異文而合愛于其異則塤篪瑟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別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于笙堂下之樂依于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于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爲經也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于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彝尊之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作者矣夫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碅而下者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生之詩固無不工宜其合之而聲律悉均也若其鼓鞭擊拊之節屈伸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辨審音之君子或不如矇瞍之專焉是則彝尊之序竊比于矇瞍之言樂云爾

高舍人詩序

詩之爲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旨興觀羣怨其辭嘉美規誨戒刺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效至于動天地感鬼神惟蘊諸心也正斯百物盪于外而不遷發爲歌詠無趨數敖辟燕濫之音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可受詩人之目者類皆溫柔敦厚而不愚者也詩三千篇孔子存其三百匪僅取其辭之工而已蓋必審論其人故小

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自周召而下詩人之見于序者莫非君子疎遠及譚之大夫賤至寺人孟子好惡一出于正其存者若是則所刪者非以其辭之未工去之殆考其人而去其詩者多也迨至陳靈以後是非之不公淆于視聽觀民風者于其所不當陳者陳之防邪之訓無聞誣善之人日衆作爲詩篇豈盡無工于古者特其人有可疵則惟有棄而勿錄焉爾此刪詩作春秋其義歸于一也舍人高君工詩詞未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于律呂俾誦之者志意得廣焉合乎記之所云温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瀠紆若往而復陸無林巒亭館之勝渚無菰茭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于左右雖善吟詠者至是無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曩昔之留題傳于今者蓋寡也山東布政司參議山陰胡君以今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一卷屬予序焉夫通才實難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于持籌握粟或坐困其神智君能于舟航喧集之會觴詠不輟誦其詩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爲轉運使作歌詞十闋百人鳴鼓吹笛和之衆艘以次集望春樓下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理固然也君于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之樂匪直其詩可采亦足覘君政事之優已

朱人遠西山詩序

自居庸折而南連峯出沒者百數以其在都城右合名之曰西山游者或徒或騎各隨所適故歷境往往不同能文之士輒爲賦詩記事蓋非以衒其才而山水之勝足以移人情者言之不能已也去年春予與同里李武曾吳江潘次耕上海蔡竹濤游是山樂之留四日得賦詩銘記四十餘首遂題名于壁既而予客揚州武曾入于黔次耕竹濤相繼游晉未幾竹濤客死交城比再至京師讀王郎中貽上及其兄考功子底西山記游集覩予題壁因賦詩見懷于時貽上使蜀考功去官向之同游死喪睽隔既不得見即後予游若兩王君者風流雲散于四方回憶壁閒題字日漶沒于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爲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海寧朱人遠以歲之八月游西山命予序所作詩其歷境先後不同而詩之工則與向時同游三子無以別也人遠善游嘗自漢江泝荆門入蜀往還數萬里猿猱之所棲蠻獠之宅山川險塞靡不登覽其視玆山無異部婁而長言詠歎之不置豈非山水之情有獨深者歟序其詩告以往事俾思吾儕會合之難且使兩王君暨潘李聞之知予與人遠暫時相聚之樂也

王鶴尹詩序

古今門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四十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爲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媲羣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沉渾子濟從孫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愷忱忱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羲之洽子珣珉珣子弘曇首珉子謐羲之子徽之獻之肅之弘子錫錫子僧達僧達子融弘弟子微遠遠子僧祐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暕族孫筠皆累世有集著錄于國史於戲斯爲盛矣沈約有言開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其信矣乎太倉王君鶴尹爲文肅公曾孫諸昆羣從多以制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爲山水游詩瓢酒榼肆志娛衍與海內名流繼和閒倚聲度曲識者比之東籬小山無怍也今年春郵所作松巢集屬予序之予受而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已也太倉才士之藪曩時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內標榜同調有五

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文肅公登第在元美後而元美以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爲二友方公在儲端元美寄詩則云委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賦誰堪續燕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事葢以著作相期初不以名位爲公重至緱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而曰太原人中龍有子汗必血跋跋藝苑場歘爾電同掣其矜許也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往家學淩替獨文肅公後仕者盈　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復覩烏衣雀桁之盛而君以不仕宦好之也篤爲之也專宜其詩之獨多且工矣鈞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考鈞所撰文章以一官爲一集然宦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游筋力尚強健試取平生所歷各爲一集當有過于鈞之所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號開元府更爲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升爲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苕霅諸水分注百川陸有蠶桑麻麥秔稻之利水有菱藕魚蟹之租行者乘船戶外居者織機絞宵中蓋終歲勤動而忘其勞也鄉之大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邨必儲經籍恥爲胥吏罕習武事其俗少陰狡訟者始躁而終柔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與爲治今也不然游民薄夫農胥吏榮于大夫士武人雜之子衿比丘尼多于蠶織婦僑居者奪土著之利僕訐其主女懟其夫婚姻非其耦且也奇贏之利不逮吳閶十之二三而畝稅幾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效其靡麗惟恐不及民貧而奢苟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以明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之救已以言爲治之要不其難哉瀋陽佟公來守斯土化民以誠不亟亟于市德而在宇下者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焉會上丁釋奠于庠公親詣廟下齋宿五鼓既畢衣朝衣正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奉帛于先師而教授錢唐屠君率弟子駿奔襄事祼酒割牲祇祇肅肅數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其尤者資以奉錢蠶月舍于郊勸民織農月造于野勸民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民事也至矣夫農桑者國之本計本計修而佐以魚鹽蓏果則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所出士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使移奢示之以儉儉示之以禮然則公之爲政其知所先務者與於是輿人之頌公者連章累牘屠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鏤板傳之請予爲序予聞古之爲治者歷三年而政成惟仲尼有以自信謂期月而可然其用魯魯人鷖誦之至三云投之無戾若是其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千舌一口言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序以爲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共治天下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光由是而言之不足長言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贊
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予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張君詩序

昔之采風者不遺邸鄘曹檜而吳楚大邦不見錄于輶軒之使後百六十年屈宋唐景楚風代興若夫吳以延州來季子之知樂子言子之文學宜其有詩而無詩豈非山川清淑之氣以時而發後先固不可強邪漢之五噫晉之吳聲十曲迨宋而益爲新歌三十六當時至爲之語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蓋非列國之所能擬矣汴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于士林其後顧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吳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吳四傑以能詩雄視一世降而徐迪功顧頑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內之言詩者于吳獨盛焉曩予少壯時獲交聖野葉氏長孺朱氏孝章金氏寧人風氏禎起徐氏鶴客陳氏無殊俞氏茂倫顧氏恆與往還酬和而張君善詩予未及知君

既沒而嗣子某將刻其遺詩屬予作序予誦之終卷溫柔敦厚孝友之風溢于言表觀其唱和知爲無殊茂倫之友宜其詩之風格相似也韓退之有言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今諸子之作或傳或不傳而君有子克鐫其父遺藁庶幾流播日廣又安知不有顧瑛偶桓徐庸其人合諸君子之作甄綜行之則予之所厚望也已

陳叟詩集序

詩以言志者也中有欲言縱吾意言之連章累牘而不厭其多無可言則經年踰月置勿作焉也可詩三百有五爲嘉爲美爲規爲刺爲誨爲戒皆出乎人心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非有強之者而後言也後世君臣燕游輒命賦詩記事于心本無欲言但迫于制詔爲之故其辭多近于強勉若學士大夫用之贈酬餞送則以代儀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士限之以韻其所言者初未嘗出乎中心所欲而又衡得失于中冀逢迎人之所好以是而稱之曰詩未見其可矣故夫作詩者必先纒綿悱惻于中然後寄之吟詠以宣其心志言之工可以示同好垂來世卽有未工亦足爲怡悅性情之助不以人之愛惡而移不因人之驅使而出則學士大夫或不若布衣之自適游覽之頃縱吾意之所如而言之不倦此詠歌之樂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未已也錢唐陳叟游于燕集舟行所作詩多至百首誦其辭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爲風格所限蓋言發乎中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其視世之驅使而出者遠矣予故序之而語以古詩人之旨若此

馮君詩序

吾于詩而無取乎人之言派也呂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爲流派善詩者不樂居也溫李之作派流爲西崑試取楊劉諸詩誦之未見其畢肖于溫李也黃陳之作派流爲江西試取三洪二謝二林諸詩誦之未見其悉合于黃陳也譬諸水然河出乎崑崙虛本白也所渠幷千七百一川斯黃矣泉源于馬邑本清也流而爲桑乾躍爲盧朐斯濁矣瀑懸乎廬山之北本直也導雙石經三峽迤邐入于宮亭之湖斯曲矣派之不同乎源非可瓜區而芋疇之也桐鄉馮君好爲詩直抒己意見世之言派者輒笑之查田查浦昆弟吾鄉之善詩者也稱君詩不置予因取而誦之問其所學曰吾何學吾特言吾性情焉爾噫君其可與言詩也已桐鄉爲縣雖小其山有殳史其壤有千金之圩清江貝廷臣之所居西溪鮑仲孚會稽楊廉夫之所游衍往往見于題詠三百年來音塵歇矣君起而嗣之不惑于流派之說進而不已必有過于前賢之製述者君縱不言派焉知來者之不以君爲派吾老矣尚思見之

高戶部詩序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爲之者也或失則愚矣或失則辟矣雖爲之不工也有溺志者矣有姦聲感人者矣有狄成滌濫之音作者矣雖工不傳也語其難則有終身爲之不合者語其易或偶爲之而輒工焉予年二十始學爲詩起居飲食夢寐惟詩是務六經諸史百氏之說惟詩材是資席研之所施友朋之所講習未嘗須臾去詩也高君子修恆與予酬和君不以詩名心知其工者予焉而已及君成進士出知內鄉縣事遷知安州所宰皆儌劾之地吏牘實煩竊意君無暇爲詩矣迨入官戶部新城王先生阮亭爲侍郎見君所賦詩亟稱之君既卒于官其子進士君大立檢遺篋得若干首歸里鏤之于板屬予爲序昔建昌包宏父嘗序戴石屛之詩矣其言曰詩主乎理而石屛自理中得詩尚乎志而石屛自志中來詩貴乎真而石屛自真中發若君之詩實兼有其長人或疑君不數作詩怪其驟爲之輒工而不知君之于詩學之也專用力也久宜其爲王先生所稱世固有一二人言之足信于天下後世者賞音不在多也大立將入都攜君刻集

以行試更質之王先生庶幾以予言弗戾于宏父之序石屏矣

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于是別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製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于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豳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衞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彀故于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祕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摩捭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　朝者賡颺盛際歸乎田者歌詠太平既無得失之患存于中而何格式之限此吳江沈明府不羈集之所由作也君壯年舉進士出宰西陲不屑治簿書折腰屈膝于大吏遂引歸所居背郭漁村蟹舍相望予嘗過焉白花紅蓼水及于讀書之牀而君吟詠不輟久之輯其前後詩藁屬予序而傳之同好君之詩好盤硬語恥蹈摹仿之跡時而縱橫時而淵奧一暢其志之所欲言今海內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閒雖衆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劉德章詩序

宛平劉德章年未三十以廕仕上林苑監丞坐事繫獄既而得免徙家易水之上南浮江沔轉客燕齊閒德章幼能詩然性嗜飲酒結賓客爲之未工也既以罪廢遂肆力于是好排硬語不爲格律所縛欲成一家之言可謂有志者也以德章之才誰之不如試以事奚而不可乃甫入仕遽顛蹶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夫懷才而不得畢試見棄于時宜發之于詩其聲纚以厲其辭怨而怒今觀德章所作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蓋合乎雅頌之旨德章年方剛學日以進必有更遒于今者孟郊之詩曰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夫德章既不屑爲惡詩殆無意于得官也已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膳之節豐嗇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爲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迫于近鴇羽悲于下四牡諗于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爲人世可矜之事至于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于是此蓼莪之痛以爲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于家而哀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泥毀瘠而病君子勿爲之說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滅性非之而仍錄其詩可信也新城王先生子底以吏部考功郎中被謫喜溢顏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于繐幕之上夜不解絰蟣蝨盡生蓋未練而卒于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既沒四年其弟戶部君阮亭輯其所遺詩文編爲若干卷屬彝尊序之先生詩空明超遠初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芊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豔尤卓然可傳無疑也彝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堊廬而逆旅繩屨要絰僕僕于遠道而靡所止息彝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遭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蓼莪作詩者之義乃因戶部君所請論次之如此

鍾廣漢遺詩序

秀水朱彝尊序其亡友鍾淵映廣漢之詩曰嗚呼廣漢之亡才者釋所忌不才者去所怨而予心之悲不自知其泫然流涕之無已也廣漢在吾黨年最少所爲詩文橫絕時人其論駁援據古昔雖老儒鉅

公莫能難居恆遇人勝己者執禮法甚恭至不如己者或相對終日不與語以是鄉曲之士嫉之如讎然如予者去廣漢不及遠甚而與之交十年未見其倨祇見其恭也自予歸自永嘉廣漢已病猶力購文史晝夜編纂期予共注五代史記旣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廣漢遺予書數百言謂五代之主其三皆起晉陽最後劉旻三世固守其地思覽其廢墟考其遺跡未幾游京師出居庸之關病復作比予至自京師則廣漢沒已三月其歸喪且旬餘矣廣漢喪旣歸其平生與廣漢無忤者先刻其詩以行予留京師與譚七舍人兄舟石復集其古今詩得二卷較之先刻者去取略異蓋其存者未必皆其稱意之作而是集則卓然可傳雖忌者怨者見之亦從而稱善也嗚呼後有作者取廣漢之詩誦之其和平醇雅可想見其爲人益以信予言之足悲也已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序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錢教諭忘憂草序

有升斗之祿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束修之敬有弟子無法令束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者惟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旣薄或以之僦舍坐客無氈弟子載贄者少則幷日而食蓋或不給不給則憂憂則其來無方不可斷絕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吾中心之所求則情爲吾移不爲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矣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不足之境歟西安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僦舍以居不以苛禮責問業之弟子饘爨不繼而君充然自得蒔百卉于庭種松于盆暇輒賦詩畫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示同好名之曰忘憂草屬予序之予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位愈高祿愈豐則其憂貧也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中無真樂外誘撓之其長戚戚焉宜已錢君居下位不以阸窮自憫而吟詠自適其詩無鏤肝鉥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以釋而況乎作詩者哉

憶雪樓詩集序

寶坻王君煐子千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宮梵舍題句殆徧顧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旣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吉士芝五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緣吾意所欲言爲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爲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于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坻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爲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別十年矣挐舟小長蘆請業于予誦其詩獨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麄厲軟熟之習可謂娟羣雅之長者也曩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恥干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躡屩而北衆方拾蘇黃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爲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乎雖然學宋元詩于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爲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趾肇行乎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所遇矣

成周卜詩集序

吾于畿輔友雞澤殷伯子岳焉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黃儷白專尚比偶之工言志之旨微矣故伯子于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

部集中凡古風多者其詩必工開卷卽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自信幷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大名成子文昭字周卜相遇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爲王謝崔盧之子姓洒間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慚予索其詩誦之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焉爾夫人心之動音起而聲應之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爲言志之助自四聲既畫而律詩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久而邦國天下悉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而所尚者韻其于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張目者也四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之以當詩序

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于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如元赤城許廷慎非之以爲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爲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爲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武陵胡子好學博聞其爲詩不專師一家用己法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慶諸體下及蘇梅黃陳范陸虞楊離之而愈合可謂能得師者也若其長篇諸諸便便涵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而益見其遒胡子年未三十充之以學不已何難與屈宋唐景嗣響吾知審音者罷歌北風而歌南風矣

小方壺存稾序

休寧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燕兄弟賓客建裘杼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東用里之書屋也晉賢少工韻語吾友周布衣青士好論詩每切劘同學文字爲人所憎晉賢特虛己下之不以爲忤繼又交沈秀才山子均延之賓坐雞鳴風雨不輟其音海內名士聞聲相求舟車接于逵道晉賢出縞紵訂僑札之分時名藉甚二子既逝晉賢仕爲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事未赴居母憂服除謁選人不果銓歸取平生古今體詩裒爲一十八卷題曰存稾問序于予予思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安陽許氏則有圭塘欸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二編吳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交集浦江鄭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然仲瑛雅集之外歲編己詩目曰玉山璞十止傳抄一二而已豈若晉賢先後所賦裒而爲一汰其沙礫采其菁華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子美亦云論文笑自知又云得失寸心知晉賢既得之于心審擇焉足以自信斯可信于天下也夫

顧俠君噉荔集序

入閩者語以游武夷噉荔支必曰諾及泝漸江而上多取道于漁梁發舟南浦放溜達乎無諸之城去武夷也遠荔園開以小暑或不能俟其得遂志者寡也予嘗入閩者再一弭楫于江郎山北一自鉛山湖口登陸度分水之關柅車崇安則去武夷三十里而近小舫一艘一日而臻九曲乃信宿沖祐之宮謁徽國公祠登天游觀衆山羅列其下若秉圭笏然雲霞之明晦水木之參覃觀乎此勝絕矣既至福州適逢荔支熟時故人知予之好之也率從楓亭郵致又身詣西禪寺樹下堆盤恣餐按舊譜品其高下此二樂者恆識之于心口不能宣也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別予往還四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刪五之一勸其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峯津可以逮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廉詩繼之游者必擊汰而爭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噉荔者紀時也

鵲華山人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瘿腫魁瘣勾曲

之木亦莫廢焉第相其宜以爲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艮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弃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閒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恆資以爲詩材于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于心焉雖華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溷咸爲鈔書之所山人自歙再徙而莅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閎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之言詩者目不闚曹劉之牆足不履潘左陶謝之國顧厭棄唐人以爲平熟下取蘇黃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明獨拾瀋滓此猶杭人之結屋伐荻蘆以爲笓編竹以爲簃削板以爲防見者幸其成之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爲煙塵土礫者罕矣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爲尚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劉介于詩集序

邶鄘鄭陳曹檜之風比于大國而吳獨無詩言游在孔門以文學著顧未有篇什傳者一延州來季子觀六代之樂能審其音曲暢其旨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歎之遂爲千古說詩之祖信夫善詩者莫吳人若也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尚其志而後可與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麁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硯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筰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高季迪徐幼文爲楊廉夫後進而不惑其褒譏斯善于詩者矣劉君石齡字介于孝子之子以高才不試于有司銷聲劃跡恆以吟詠自娛多師以爲師能反情以和其志顧世之以聞譽標榜者不及焉然吳雖多才莫或先之者也予家吳中四姓之一先世自吳移秀水以吳會分地紀考之縣在辟塞之東初非越境洪武造邦亦嘗附于直隸而先太傅爲長洲何氏贅婿遺宅近臨頓里門西向臨河有隙地曰朱衙場吳中故老猶識其處比年僑寓白蓮花涇五載酷愛洞庭消夏灣山水之勝風俗之厚思攜家以老介于將薄游曷歸乎來卜鄰于是仿松陵之唱和彼襲美楚產得附甫里以傳矧予族望本自吳者乎度介于之不吾棄也已

胡永叔詩序

世之論者恆言尼父刪詩不錄吳楚吳則無聞若楚于二南錄南有喬木而江漢存于大雅不可云楚無詩也迨王迹熄列國之詩盡亡惟楚有材屈宋唐景交作是詩之後亡者莫如楚矣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疎淺薄詭譎是尚便于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無惑乎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誡矣有人焉生乎楚而不爲楚俗所移吾友黃岡杜于皇是也于皇僑居白下者也今楚風既漸返而淳又永叔昆友移家無錫所食者西神之禾所飲者慧泉之水相往還酬和者率吳越大夫卿士宜其詩之不類于楚遺派也雖然學詩者當進于古師三百篇庶近于漢師魏晉乃幾于唐末有師宋元而翻合乎羣雅者譬彼汎舟然泝洄者不若泝游之便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枻之匪易矣書以爲序

汪司城詩序

曩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晉賢既又識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結交皆老蒼品隲風雅氣足奪人嗣是海內稱詩者相與訂攬環結珮之好予留京師不相見久比歸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馬

司指揮塵沙之蓬勃干謁之奔忙判牘之繁冗對簿詰察者率栗果之惡少年黔面之逃丁探丸之寇宄意其無暇作詩人矣而吟詠愈多既而坐吏議歸則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過吳江感澤詩云夜燈千匹練秋雨半湖菱匪僅開宋元之窔奧直欲造唐人之堂而嚌其胾者也昔襄陽孟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而王士源爲作傳獨賞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任華傾倒李白則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是詩之絕唱正不在多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怍矣今之詩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爲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季青昆友各聚書萬卷分貯于樓季青撫韓杜韻語以爲詩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

李上舍瓦缶集序

同里李上舍秦川出其吟稾問序于小長蘆釣魚師魚師曰子之以瓦缶名集也何所取諸荅曰淮南子有言窮鄙之社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蒙取以喻其弇陋云爾魚師曰謙矣子之自喻也八音之用唯土獨寡伊耆氏之鼓堯民之壤樂方失傳周官之所展塤焉而已大者謂之嘂外無聞焉若夫缶見于易見于詩見于爾雅王肅云是下民質素之器許慎詮之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蓋匪樂之器而有樂之用焉然坎其擊缶宛丘之道載之陳風匪僅秦人鼓之風又云值其鷺翿則不獨以之節歌而兼可會舞者已逸詩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今上舍之詩麗者不恌高者不抗古詩多于近體五言遒于七言是誠能道古者其風肆好非大雅之材與嘗謂詩人之病在亟于見好亟于見好或反形其醜焉上舍務以漢魏六代三唐爲師勿墮宋人流派優游涵泳日進不已譬之于缶髻墾薜暴之畢除音聲乃出中乎律呂試奏之鷺翿之側與雅樂奚殊哉

王崇安詩序

予求友于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豹人涇陽李念慈屺瞻華陰王弘撰無異郃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予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輩獨兄事予每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予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別二十年來五人相繼摧折而予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郃陽王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冥搜而出泠然以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于千花百草之閒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有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曩語予曰吾秦周之舊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產于周者乎降而秦風于車鄰修車馬侍御之好于駟鐵有田狩園囿之樂于小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爲無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緜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侯集中之作其原率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今宰山水之邑晝簾多暇有橋有池娑拖以詠跁跒而書且也去十六洞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怪奇峯巒之向背巖泉谷鳥之鳴戛其取材也不窮以絕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見聳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侯其代興矣夫

棟亭詩序

杜子美言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言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而白傅期于老嫗都解張子厚云致心平易始知詩陸務觀云詩到無人愛處工羣賢之論若枘鑿之不相入者然其義兩是亦就體製分殊爾今之詩家空疎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才匪關學一語啓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通政司使棟亭曹公吟稾體必生澀

語必斬新蓋欲抉破籓籬直開古人窔奥當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怪也公于學博綜練習掌故胸中具有武庫瀏覽全唐詩派多師以爲師宜其日進不已譬諸蒟騮驥騄郭椒丁櫟騰山超澗馳騁既熟下而縱送劇驂之區其樂有不可喻者已

和鴛鴦湖櫂歌序

吾鄉舊事吳會分地紀既軼不傳而張元成志今亦不可復覯予于甲寅之歲掎摭遺聞作鴛鴦湖櫂歌百首示同里諸子屬而和者僅中表兄譚舟石一人而已舟石取材皆予所未及道故新城王少詹最稱之回思往事又十二年矣魏塘曹次典相遇京師復徧和予韻事不必異而辭則必工假令功名之士讀之猶深故鄉山水之慕矧予之侘傺無聊者乎昔張堯同成嘉禾百詠不聞有和者予之詩既有舟石和于前又有次典繼其後安見今人之不古若也次典其鋟諸木試以質少詹可哉

橡村詩序

詩猶夫射也棲鵠于侯有參有干貍以爲步龍首蛇交以爲楅雖爲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搢三而挾一支左而詘右此夫人而能之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赳赳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矣或留焉或揚焉或出於方焉善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朔蓬之矢決拾弁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羽設刃此猶詩家之鍊句也鵠有遠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黄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緐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也乎吾家橡村弟善

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焉譬諸射者持弓矢審固動而不括必志于彀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橡村貽書索予序書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爲喻

東浦詩鈔序

朱氏望在沛其後避地丹陽望又在吳居張顧陸三姓之上其于楚則荆門襄陽零陵郴安陸聚族居者多以名位顯悔人家潛江以文學著鄉里貢入國子監視取功名甚易及留京師五年凡三舉鄉會試開院日朱氏無一人中式者以悔人之才亦淪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蕭氏之宅經郭氏之墓圖五姓各有禁忌當其不利悔人文雖工無益也夫士不遇于時則思見稱于後世悔人舍帖括而專工于詩宜矣詩之爲教與時文異必其不雷同于衆人而後可傳悔人之詩其初誦之或鬱轖而不舒徐而繹之則温厚悱惻皆合乎古人之榘矱使浮薄之氣不得接焉以是新城王先生貽上稱之郃陽王君幼華又稱之宜陽楊公退菴商丘宋公牧仲又稱之然則悔人于詩不若時文之蹭蹬不必竢之後世已爲羣公之所許又何慮其不傳也乎詩言之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悔人歸乎東浦之堂愈肆力于古則其詩當更進于是庶幾論門才者吾以潛江爲望焉

騰笑集序

竹垞主人少無宦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
天子下詔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于　朝　召試體仁
閣下
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進士及第與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異數矣越二年
天子增置日講記注官則主人亦與焉是秋出典江南省試拜
命之日屏客不見將渡江誓于神入闈矢言益厲聞者以爲怪迂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簏

而已盜劫其居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也明年正月
天子召入南書房　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居一年名挂彈事
吏議當落職
天子宥之左謫其官復僦宅宣武門外遣其妻歸獨處一室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于是酒人稍稍來游或有過而問業者爰出通籍以來所作鏤示同好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稚圭北山移文之語也噫主人以詩文流傳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　禁近賦命誠非薄矣卒齟齬于時人方齒冷宜其焚棄筆硯勿復爲顧仍爲之不已則笑之者亦不已也項平父有言世之人無貴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然則主人所爲毋乃近于滑稽也乎時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月在終寎丁巳朏竹垞主人朱彝尊自序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七

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鞏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爲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誤生于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倜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亹亹不倦至爲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爲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斷至于廬摩鑭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蜎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陳緯雲紅鹽詞序

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絕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其弟緯雲繼之撰紅鹽詞三卷含宮咀商駸駸乎小絃大絃迭奏而不失其倫噫盛矣其年與予別二十年往來梁宋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之樂因得詢其年近時情狀三人者坎坷略相似也方予與其年定交日予未解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不數年而烏絲詞出遲之又久予所作亦漸多然世無好之者獨其年兄弟稱善人情愛其所近大抵然矣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爲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于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于京師風土人物之勝咸載集中而予餬口四方多與箏人酒徒相狎情見乎詞後之覽者且以爲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塵垢栖栖北風雨雪之間其羈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其惟吾友沈覃九乎覃九鮮交游故無先達之譽又所作詞不多人或見其一二輒忽之然其黑蝶齋詞一卷可謂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傳者惟中興絕妙詞選所錄僅數十首耳今覃九年方壯爲之日久其篇章必數倍于姜氏盡出以示人人未有不好之者序其端竊自喜屬和之有人弁以見予賞音之獨早也

蔣京少梧月詞序

宜興山有小蘭大蘭碧雲紫雲之峯白鶴之洞澤有荊陽罨畫百瀆之水茶檣酒幔與朱藤翠竹交映陶旊之器走他縣自昔遠鶩之流咸思栖伏杜牧之留營水榭蘇子瞻思種橘三百本買田以居豈非林麓之勝有發人吟咏性情者與彝尊家長水四望無山澀泉飛瀑之音不入于耳近宅田磽确遇歲旱輒不登比年客白下思入茅山爲道士著書以老願未果翻策柴車入京師風塵蓬勃懷山水之樂蓋有夢寐不能釋者吾友陳其年偕里人蔣京少訪予僧舍其年別久出其詞多至三千餘而京少所刻梧月詞凡二百四十餘闋穠而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逸響京少年甫二十耳爲之不已必至于三千無疑也當牧之子瞻時不聞陽羨有賓朋

之娛猶思卜築于是假令遇才若二子者唱酬和答于其間則其移家之謀更不俟終日焉可信也京少歸爲我度百畝之田陰崖可植藤竹陽坡可以種橘開門山可望沿溪舟可拏游可以亭憩可以閣茶有銚而羹有勺三絃之箏雙髻之伎相與按四聲二十八調于酒邊花外京少其許我乎河冰待泮放溜而南姑置茅山道士勿爲已

紫雲詞序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既分不可復合有以樂章語入詩者人交訕之矣雖然良醫之主藥藏金石草木燥溼寒熱之宜采營各別而後處方合散不亂其部要其術則一而已自唐以後工詩者每兼工于詞宋之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晦真希元亦皆爲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爭富昌黎子曰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然大都懽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晉江丁君雁水以按察司僉事分巡贛南道構豐園于官廨且于層波之閣八景之臺攜賓客倚聲酬和所成紫雲詞流播南北蓋兼宋元人之長將與詩並傳無疑已贛州控百粵三楚七閩之險曩時兵戈未息士之棲于山澤者見之吟卷每多幽憂悽戾之音海內言詩者稱焉今則兵戈盡偃又得君撫循而煦育之誦其樂章有歌咏太平之樂孰謂詞之可偏廢與于是其友朱彝尊審定焉而書其言以爲序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宋元詩人無不兼工樂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獻吉論詩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說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詩既屏置詞亦在所勿道焦氏編經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遺獨樂章不見錄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禎之季江左漸有工之者吾鄉魏塘諸子和之前輩曹學士子顧雄視其間守其派者無異豫章詩人之宗涪翁也柯子寓匏學士館甥其于詞蓋幼而習焉既而助予編次宋元人之詞又同周布衣青士博采詞人體製探其源流爲樂章考索一書其用心也勤其倚聲也敏其于詩也兼工而日進于作者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與往歲在戊午寓匏兄弟與予同以薦留京師明年二月以父喪去又二年訪予江南遇于燕子磯又二年至京師每見輒出其詞槀久而盈卷乃雕刻行之今之工于詞者大都昔曾與學士游讀寓匏詞當有以山抹微雲女壻見目者然而寓匏之詞之派之工不必盡合乎學士蓋由取材于宋元之人者多也

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皐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倚聲于前王沂孫輩繼和于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蓋寡三十年來作者奮起浙之西家嫻而戶習顧浙江以東鮮好之者會稽孟彥林訪予京師出所著浣花詞凡五百餘闋其好之也篤其爲之也勤宜其多且工也詞雖小道爲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堂之陳言不爲所役俾滓窳滌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綺靡矣而不戾乎情鏤琢矣而不傷夫氣夫然後足與古人方駕焉彥林歸矣爲之不輟其辭必愈工他日相見當更序之

魚計莊詞序

曩予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武曾深然予言是時僧舍所作頗多錢唐龔蘅圃遂以吾兩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詞夫浙之詞豈得以六家限哉十年以來其年容若叟園相繼奄逝同調日寡偶一間作亦不能如向

者之專且勤矣休寧戴生錡僑居長水從予游其爲詞務去陳言謝朝華而啓夕秀蓋兼夫南北宋而擅場者也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窻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水村琴趣序

凝土以爲器有虞氏尚之矣至周而陶旊有工曰甗曰盆曰甑曰鬲曰庾曰簋中縣中膞辨及髻墾薜暴之微宜其廢棄鼎以利其用然必歷千年而柴汝官哥定始行焉刊石以爲碑夏后氏先之矣至周而岐陽有鼓至漢而鴻都有經宜其推石而鐫之木然必俟張參書壁之後又久而鏤板方興焉其于文也亦然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昉也漢鐃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塡詞一間爾詩不卽變爲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爲然也魏塘魏孝廉獨信予說頻與予唱和詞成掩其名示人見者或疑予所作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而孝廉好之不倦所塡詞日多里之人疲于傳寫乃刊行之水村者孝廉之居因以爲字元趙子昂氏嘗爲錢處士以水墨寫爲圖者也琴趣者取諸涪翁詞集名也夫詞自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譜合至于崇禎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特工如孝廉者不可多得然則孝廉之詞力追南渡作者雖由其才亦遇其時夫然而後工也孝廉將爲嶺表之游豆蔻之花桄榔之樹蕉耶扶荔之果青雖白鷴孔翠之鳥蝴蝶之繭凡以資琴趣材者一惟孝廉驅使之予耄矣君歸尚思歌以侑酒

羣雅集序

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辭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塡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遺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時則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眞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調多至千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昺所編宴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于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笛譜矣姚江樓上舍儼若工于詞曩留京師輯詞鵠一書業開雕搨行旣而悔之告于予曰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度旣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初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字諧銖累寸積及于鶯啼序而止中有調名則一而字之長短分殊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敘于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序斯世運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子之言詞乎上舍請易書名予名之曰羣雅集蓋昔賢論詞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錄雅詞鮦陽居士輯復雅也譜旣成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存詞佚者具載之弁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于卷首學者覩此何異過涉大水之獲舟梁焉是爲序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錄序

翰林院侍講錢唐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
天子東巡告成功于
三陵歸成日錄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作而曰古者君出史載

筆士載言蓋必有文學之臣從周之蒐于岐陽也時則有若史籀爲之詩漢之狩于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爲之頌不惟是也昔惟叔之寶鬲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簠銘曰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與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永厥世期以鋪揚盛美于無窮自古然矣君侍　禁闥久親見

聖天子命將四出誅鉏不庭授方略于萬里之外宵衣晚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偃休沐一旦弛威弧戢天戈疆宇悉定辰旂星罕有事　山陵從容豹尾之後賡　天章答顧問惟君日侍左右君之遇榮矣雖然踰山海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淖車溓而馬瘏羽林材武之士蓋有不勝疲乏者君以一書生執鞭靮日夜隨侍　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颺賦詠考山川之阨塞覽戰爭之迹訪金源宮闕所在證以舊史至殘碑斷碣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萬人之才者能之乎

天子命君侍從允爲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怍矣

劉氏族譜序

姓以別生分類也顧後世乃反合之合之自漢賜婁敬項伯爲劉氏始自漢以後帝王將相惟劉氏爲獨多斯緣附者日衆而譜系益繁其最著者七房彭城尉氏臨淮南陽廣平丹陽南華而北魏淩江將軍之後由襄平徙河南者不與焉譜劉氏者有漢氏帝王譜宋譜餘若幾若晏若輿若沆若復禮各著有宗譜雖不盡傳隋唐以前所重者門望大率皆遠引往牒尊之爲祖源遠則支易棼族繁則難合于九族則忽之于所不可知者強附而親之惑已遼陽劉氏其先傳自大保秉忠之後至正末有諱顯者仕爲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子世襲其子通以軍功進指揮使封懷遠將軍賜鐵券免二死作鎮開原世居東寧衞惜木城十一傳而徙大興裔孫某忼慨有志行述其先人之訓撰族譜上下卷自明威將軍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京師士大夫見者莫不嘉歎蓋本支近斯宗族易敦家誡約斯子孫可守某之爲是書豈惟傳之于家殆吾黨所宜效法者也

姚氏族譜序

吾鄉族望在宋有呂氏錢氏朱氏沈氏魯氏衞氏常氏焦氏莫氏婁氏終宋之世以科名顯以家法傳莫若聞人氏聞人氏族譜一冊先君購而藏之約二百翻朝之誥勅家之詩文略備其遠裔請借錄匿不肯還是書遂失見于至元嘉禾志者僅登科一十二人而已姚氏在吾鄉有諱偉者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明之初曰瑄以尚書中洪武庚午舉人仕爲監察御史死建文之難曰綬以書畫詩知名于時曰弘謨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其弟弘誼精音律撰樂府統宗所稱青蓮居士者也餘若文若俊若鵬若汝舟若體信皆中甲科若文通若鳳若篚若笅若楫皆中乙科然其家世或顯或隱未詳其流派萬曆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善長公登先文恪公榜進士由行人改御史巡視長蘆鹽課按山東河南迴翔京尹卿士歷今官年七十餘致政歸九十一而終是時諸姚半消歇而公之族日大公之孫澣北若乃撰有家乘刊行又五十年其子姓愈繁衍于是公從孫澍我士復爲纂輯成書而屬予爲序憶予八齡時猶及見公公時尚健步里居樂善好施病者給以藥寒者給以衣死者給以棺槥今所傳蓑竹堂醫方皆公手自抄又嘗注律以律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順治初頒行大清律實依公所注本也先文恪公賜第日嘉興同榜九人姚氏與吾家獨敦世好兩姓互爲婚姻而我士又予友壻也方予避兵練浦我士實與予共學其爲人愿而謹不苟訾笑克持其家教二子讀書又經理先世墓田以供祭祀而又奠繫世族墳墓別昭穆賢者表其德不肖者沒其名俾覽者忠厚悱惻之念油然而生庶幾爲法于鄉黨比于宋聞

人氏也已

雲氏族譜序

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范也虞夏殷周異焉一桂也吞炅炔殊焉在下者得以私意紛更而上之人復以好惡變易宜其若棼絲之難理而卒易辨者則以官有簿狀選舉者可攷也家有譜系婚姻者有别也自簿狀既廢附勢者以異派爲同宗而亡國之裔詭姓氏以遠禍每擇其最著者彼夫張王劉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枝葉獨蕃與葢混而合者衆矣此其譜系之傳多不可盡信惟姓之希者通譜亦鮮其人序而爲譜足以徵信于世然或生長廣邑大都往往舍己趨附去魚而爲鄭去胡而爲令狐稽之又難也雲氏之族有二其一出縉雲氏而悉雲宥連魏孝文帝皆改從雲文昌之雲祖元行省參政從龍其子總管海居于菀灣累世譜系可攷裔孫生員某集以爲譜致書萬里請爲序嗚呼氏族之紊久矣以唐之盛撰述衣冠房從齒序者不下數十家而國姓迄無定論元和姓纂作自林寶而不知己姓所由來若是其難也某生海外僻左之鄉乃能攷据姓源所自有條而不紊其可徵信矣夫

李氏族譜序

李氏望隴西其次趙郡隴西之系興唐本支日蕃定著房三十有九而趙郡亦有南東西三祖之别定著六房族最大出張王劉趙之上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徧中州其言大而非夸者邪梅會李氏其先有千四提舉者元至正中自江陰州徙嘉興六世之後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相繼位雖不大顯而一門羣從多有詩筆流傳至吾友武曾才名爲
天子所知徵詣闕下歸與兄繩遠斯年弟符分虎譚藝一時言詩者稱三李焉既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李氏之門才且日盛僉謂不可無譜于是斯年討論妥綜之支分派别于得姓之根源族數之遠近爵位之崇卑墳墓之阡原宗庶之繼嗣妻妾之外氏適女之出處莫不一一詳書之凡七卷古者睦族之道必先修譜以聯之是以有小史以奠繫世有族師以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惟宗族之序明夫然故不善者同惡而無所比善者同好而無所蔽使之相保相愛各安本俗咸期于德行道藝之歸此百世之計也今之治家者惟生產是營其于睦族之典或棄而不省譜牒之不明長幼尊卑乖其分至相淩相詬儕于路人先王維世持民之道衰矣夫天下之俗固非一家之所能變然易稱一正家而國定使有家者咸克明其譜牒禮文之相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毋挾富而轢其貧毋先疏而後其親庶幾可以收族人之心長保其室家而不乖乎先王以族教安之義矣若李氏之譜有倫有要有條不紊後之君子其可以取則者歟

商丘宋氏家乘序

夾漈鄭樵志氏族以國爲氏者二百三十有二宋之先殷王元子名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丘本陶唐火正閼伯之墟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燉煌扶風利人而商丘之族邃古之三墳尚存服先疇守梧棬至今猶保閼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以視過江之王謝袁蕭吳之朱張顧陸山東之王崔盧鄭關西之韋裴柳薛楊杜皆其後焉者矣譜系之學源于世本由晉以降或撰家傳或撰家紀或撰世傳或撰序訓或撰家世編用揚其先世之德善功烈斯則孝子慈孫之用心補邦國之志所未備俾先正之舊典時式長以不墜别親疎族墳墓序婚姻一書成而衆善備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塡撫大江左右一十七年國奢示之以儉事煩行之以簡月要歲會久而案無留牘
天子嘉公清德倚毗日隆公精白一心益以澹泊自持公府無事恆與賓客參考典籍揚扢風雅審定圖書又有餘力撰家乘若干卷予受而觀之不書遠祖而書近代先王言而後國史終以文翰其述莊

敏文康二公遺行辭簡而事詳合乎古傳紀之體維宋氏門才日盛公之諸公子一官侍從一列藩屏一登賢書諸孫咸自奮功名之路公族之蕃衍何福不除繼自今論宋氏之望不于西河廣平而在商丘斯其爲微子世家百世不遷之宗也夫

具區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望十有北祖焉有南祖焉居吳洞庭之西山者背縹緲之峯臨銷夏之灣巖可以耕澤可以漁楓林橘田牆屋相望自元泰定間國子正字澄生子圻官平江學正愛山水之勝因卜居焉久而析爲東西二房或移家湖州或居嘗熟或徙沔陽華容湘潭要皆祖正字明宣德二年府學生善始撰家譜陳尚書山爲作序其後諸生諒欲重緝之未果也上舍惇復從予學今年三月朔以赤馬船載予渡太湖登用頭于時梨花盛開迤邐二十里如積雪下上以緋桃緣之偕行者歎殊絶既而艤船于灣投上舍之故居村民散處或八九家或五六家或四三家庶人在官者無有也質庫罔利者無有也垂白之叟未嘗至訟庭少年不諳博塞之戲歌板之音女子足不踰門樞其風俗淳朴乃與府治相反而徐氏一門羣從布衣紃履見客恂恂然處士三級出其所撰族譜有要有倫可徵可信其或一本而分支出鄉而死徙寧略不詳洵慎之至矣予家距洞庭祗百有餘里風便一日可達顧年逾七十始津逮焉信夫勝游之難也今海宇太平人皆懷其故土然游人過此未有不生避地之想者矧予覽觀四方習俗之靡日甚念風土清嘉莫茲山若安得從徐氏結比鄰以終老卽寄居廡下所忻慕焉書以序其端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八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晝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
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
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褕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
者指爲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𢗍有穅秕不充者逋賦之日增
寇宄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令甲舉
其合格者不必盡賢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爲
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渙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
却賂遺謝賓客躬親判牘正己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
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
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
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
講幄侍從受知
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
清而不爲嶄絶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爲政
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
必謝刑平其寃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
煩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麤者若先生之學
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
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別館卒不辱命而還持父喪除
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君不置辨遂挂吏議落職將
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
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
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號文公
樊仲山甫張仲尹吉甫外則申伯韓侯蹶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
父一賢人去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
以永今夕當其未去思縶維其駒食以苗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冀
其賁然來思冀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切若是其
繾綣也君今歸乎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窟山宅水之樓依
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歟雖然君年纔五十齒髮
未衰
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交望其來匪止效
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爲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于四方
不能專對爲慮故皇皇者華四牡所以勞使臣之詩于鄉飲酒則歌
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
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事擇其可使者既謀其人然後
命之戒宰夫官具問所宜賚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
以媿厲之蓋使臣之重若是然則使絶域者得與可爲將相同科夫
豈過哉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　詔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
衆以翰林院檢討江都汪君對
天子曰兪命既下君詣　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頒　御書于
封疆大吏宜幷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
天子復集公卿議于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
親灑宸翰縹囊鈿函俾君齎以往蓋嘗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
其于西夏高麗交阯咸出御書賜焉是役也

天子命使必咨于廷君請于朝必言所宜齎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宜矣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之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南山北復合于中山爲一其所以分合之故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修明史記宜考其本末歸上諸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君者雖然馳驅而咨諏詢度其亦使者所有事歟于其別序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

君之選兮彤庭鶴斯立兮鑾斯停迺上言兮七事
帝心用嘉兮特可其四
宸藻兮秀霄虎臥兮龍跳受書兮北闕載旛兮東郊八騶兮道左搖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猩茵郵籤便兮娛親截江流兮踰浙誕登艫兮閩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兮可經旁睎兮三老指一髮兮彭湖島島之樹兮青青鳥丫帥兮紛來迎小大兮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寶章兮殿中祝
皇帝兮萬壽神靈兮天妃媵蛺蝶兮黃衣微颸兮七日景南至兮送君歸數歸年兮甲子春載陽兮來止
帝益眷兮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仙士石室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疏謫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賦詩爲别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所爲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恆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彝尊曰予嘗好游道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于隄二尺再過之則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爲防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垣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高于雉堞也予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速噫淮堰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將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磊前磊延廣八百里可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水潦而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卽安者人情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爲序

送悔人宰石泉詩序

吾宗悔人負拔俗之才十試有司不遇以貢士謁選得龍南之石泉縣由會通河越黃河清淮溯江以上八千里而遙道瓜步力不能具舟楫遂訪故人于吳又不值則大困然不以介意琴歌酒讌吟哦自得吳中舊交樂其曠達也爭賦詩贈行而予爲之序思夫士君子得百里之地宰之亦視其才何如耳豈悉限于地哉考唐制别縣爲六曰望曰赤曰緊曰上中下迨乎明驗身言書判亦以上中下分授初仕者今則比而同之文選郎置簽于筒聽人掣之天安門外似出乎至公矣然文人才命恆兩相妨石泉荒遠之地宜爲悔人所掣也雖然今之所謂善地者鄉曲之近物產之美賦額之多戶口之庶置郵之便如是而已究之鄉曲近則應接煩物產美則徵求衆賦額多則簿書積戶口庶則獄訟滋置郵便則折腰屈膝僕僕伺侯于道左以有用之歲月徒結上官之懽民未受吾惠而書生之意氣盡矣石泉之爲縣事簡而俗淳民吾子也士吾門生也山水吾朋友也布可以衣藥可以服食何妥之所治趙蕤李白杜甫之所游有著書覽古之娛而無凍餒之患安見集于枯者之不勝夫菀邪今
天子留心民事一命之吏有薦于　朝輒移試繁劇之地悔人廣交游豈無薦其名者予翻爲悔人慮之不若安居石泉之爲愉快也

贈顧銘序

寫真之肖者自閩中曾鯨外吾得四人焉錢唐謝彬華亭沈韶山陰

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皆已老矣昔唐之丹青首曹將軍霸杜甫贈之詩有曰必逢佳士亦寫真其老也干戈漂泊至尋常行路之人皆貌之夫豈得已哉鄉人顧子兼師乎謝氏沈氏挾藝以游于京師與予相遇于天津爲予寫影惟肖由吾鄉至天津舟車之程瀠紆三千里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其閒相遇之人何限而顧子獨肯貌予其不以尋常行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內畫手類師曾氏向之所游四人者學曾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膠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于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于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說而繹焉其何必不如曾鯨氏哉

贈筆工錢叟序

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爲難吾嘗誦黃魯直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雀香姜之瓦先吾數千歲陶之墨之壽亦百年爲之者不期同時足爲吾用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拔穎斬幹縱吾腕之所如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匪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雉豐狐虎僕猩猩蚼蛉狸獺麝鴨馬鹿之毛各呈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亟稱之而弋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于後洵夫一技之善有深入人心而不可沒焉者已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製羊毛筆最爲得法予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橐置叟筆百餘自隨恆恐其盡持以作字蘊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爲則心不相謀豪與手拒爲筆所役不勝獰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與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爲北歸喜事又言往還中吳說以筆工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惟歎其一技之善殆亦猶蘇子之于說也夫

贈汪叟序

湯武周孔古之大聖人也而嵇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訕之天下以爲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調以爲工異乎己者以爲拙昧者從而信之矣是則毀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行也因思藝事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淆者宜莫如弈方其勝敗決乎前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毀譽之所能移既極其詣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詬及其人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夫弈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至者恆僅專心于是未暇究文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與游未嘗不厭薄之噫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學弈者之心而審其得失焉不可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歙人汪叟善弈者第一品觀其貌睟然可親察其言藹然可聽所爲小詩詳雅而中律出其寫真畫卷當世之鉅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僞爲君子而勦說以爲文者思力反之于古而毀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輒悼平生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學進乎弈徒以無定之毀譽聽之習俗愛憎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黃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數百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游學京師請予文歸爲先生壽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予童穉時即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即阼先生詣闕訟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揕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讎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譚藝合名士衿契轉徙兵戈俶擾之中

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于拔山迨忠賢雖僇而其黨散處四方洎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膢臘率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于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于介壽曰宜浮一大瓟者也予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瓷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予言蘄先生之不我拒也

劉高士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篁墩程氏撰宋遺民錄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玨玉潛而外如王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章楊維楨廉夫張憲思廉咸蜚遯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渙之子績續子師邵羅紘之子周周子頎則世有隱德尤所難已甲申而後越中隱君子僂指難數最高者二人余寶應若水劉舍人伯繩一耕于山一棲于市不與世接熱官就見之者遁入牀帷中披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誼略同而劉君爲念臺先生子先生就義之後閉戶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子冬予偕南昌王猷定訪之蕺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升其堂階艸不除堂之左列先生順天府尹時頭踏垂蘇半脫毿毿然尚存主人前揖年未艾色枯槁問先生遺書出三禮草稾見示明年再訪之不復得見矣當天啓中逆奄用事流毒縉紳餘姚白安黃公被逮念臺先生送之行臨别訂婚姻之約時兩家各未有孫也既而劉君得子是爲惕菴高士黃徵君太冲得女爲高士之配黃孺人高士繼前人之志絶意功名肆力于詩古文孜孜祖父所撰禮書以世儒偏用小戴記廢大戴記不錄此非通論乃附入焉博采諸家之說折衷歸于至當輯成正集一十四卷分集四卷而兩世未就之書得傳晚又作吾屯子微言內外二編闡明性理經術之旨于是高士年七十矣予交徵君子主一言高士有子蕺香力學有文行因延以誨穉孫恆述過庭時家誡蕺香雖貧乎能盡潔白之養辛巳涂月歸壽其親由是東南名士咸歌詩介雅而予爲之序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書于閭史閭獻諸州州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閭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以年則五六七八九十之異其制以弧則梧柳桑棘棗之異其用以杖則家鄉國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五六之異其儀鄉有耆老州有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學謀于賓介輔以僎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子瑟何之工組授之弟子樂以南陔白華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以由庚崇丘由儀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仁制之以道敬其父而子悅油然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事家燕以夸其鄉曲也後世禮廢名不書于閭史齒不尚于有司異粻宿肉告存賜秩就見之典不行爲人子者欲壽其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古之禮也夫宗人某世居休寧之倫堂遷吳江之盛澤性淳厚有德量好義重然諾輕施予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學俾問業于予里多栗果少年禁勿往來葺紫陽書院以祠徽國文公俾肄業祠中四方名士至則設館授餐無倦色家儲祕笈古琴法書名畫以供清鑒而又訓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陰可惜豈可晷刻偷安邪蓋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子之風其治家具有條理不察察于細務睦婣任恤恆苦不及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後望在沛亦在吳既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實婺源之宗子也予家自盛澤二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桮棬存焉逢源請予爲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列然詩言之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予若也以予言進一觴可乎

孫逸人壽序

萬鍾之養三簋之祿兼珍之饍啜粟飲水之歡子之娛其親者不同要以潔白爲尚笙雅所以奏白華之詩也民有四終身不去父母之側者惟農則然通物而爲商牽車牛而服賈晨昏定省先後扶持之節子職不能無違至于士生而弧矢以射四方十齡即就外傅既長負笈從師擔簦戴笠以求友惟夫所游有方所習有業本乎詩禮之訓克兼乎古今小大之學堅磨之而不磷膩汙之而不染束修之入可以代耕廣譽之聞勝于儋爵游也足以揚親之名居也足以樂親之志則洗腆用酒稱觥上壽此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平憬然而悟吾因之益信也已菊人孫翁居吳之干將里以孝友稱教其子上舍起範博通九經六書結僑札之契徧南北館穀所入悉以奉親所云潔白之養非與今年十月居攬揆之辰上舍方歸自濠上其戚懿咸奉觴于翁夫十月穫稻正春酒介眉壽之期而翁身其康彊顏貌如三四十頌所云令德壽愷者也人或惜上舍之才壯而未遇莫顯其親是非克知上舍之心者方幸其身爲父母之身或游或處爵祿之不縻要會之不及朋友兄弟之具邇有歌有詩有酬有酢吾知海內封君必有聞而致羨于翁者書以爲序

顧叟壽序

古之躋堂介壽不於誕日於元辰故王公上壽之歌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又曰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凡臣之祝其君賓朋之燕交友多以歲之始行之崧高之美申甫止及其地生民之稱后稷不書其時閟宮之頌魯亦然獨三閭大夫有曰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舉攬揆初度以示人世之讀騷者莫不識其閭史之辰焉中吳顧叟幼茹古長而摩挲古人書畫別其僞真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內卿大夫士交重之延之上賓席舟車絡繹于道比于周公謹陸友仁叟之甥陸生從予游每過潬上園居輒與叟遇閒登其堂書一牀畫一幅藝花數本肅客而坐酒旨且多膳精而腆其容藹藹其言諄諄不及人過失有問必以直對長者也陸生語予叟年七十里人將賦詩介壽請予序之問其初度則元日也因思昔賢之嗜奇古者莫如屈子其言曰幼余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觀其帶長鋏冠切雲被明月珮寶璐食玉英要勿徇世俗所好至其自信則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澹無爲而自得與泰初而爲鄰則其養生也固有道矣叟善善而不攻人之惡方諸屈子攸殊然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則叟之行己有焉若夫玉色頩顏精醇粹而始壯則後先一揆也桐弧既懸盤有生菜酒有屠酥自孫而子自甥而舅介雅徵歌叟其可以陶然一醉也夫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楊太君年十七而嫁嫁踰十年而寡育二歲孤視其婚訓之義方以母道兼父道持門戶者且六十年年八十矣鄉黨賦詩書諸屏請予作序予邑人也邑有賢母爲之祝嘏而不善乎古者閭必有史斯一鄉之善人知所勸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詩言彤管有煒是已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申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衛莊姜之傅母其詩得媲羣雅至于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美壼行者不少惟易亦然恆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且夫天之報施爲善者不必皆福爲不善者不必皆禍往往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定有賢子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冊蓋千古不爽焉今太君有子遂潔白之養設帨之辰子拜于前孫拜于後濟濟邦族稱兕于堂太君亦榮矣哉回憶新寡之日懷抱

綳子小兒蒿蓍以爲簪藜莧以爲食篝燈竈觚之上恆夜作理輊車唯自喻其苦而不以告人者願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歲之九月籬菊方舒有肴有蔌有黍有稌十酒十榼兩壺兩觴壽觴舉綵衣趨太君顏色長敷愉吾操赤管于是書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強圉赤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帨于閫于是年八十矣吾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觥有壺有爵有觚或牖或腒溢于庭除第十五弟彝政初命授內閣中書舍人垂魚繡鵝偕其婦拜于前孫曾孫外孫離孫歸孫拜于後閭鄰戚懿莫不爲太君榮從子彝尊進曰女有四行吾叔母克全之女有七誡十二訓吾叔母克副之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孝廷公偏歷濟南建南左江嶺北諸官舍不以父鍾愛而女職有闕及嫁侍君舅君姑于京邸從祖母趙淑人以命婦屢朝后宮每賜食懷歸必先及叔母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闕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亂從祖尚書公舊第燬于火避兵深村亂定乃依兄公山樓以居樓東廊廡數楹內治嚴肅乳媼竈婢之聲弗達于外三徙而就舊第之基築小屋以栖荻簾紙閣未嘗出視門戶吳越之俗佞佛比丘尼特多恆出入閨闥尤好與孀者交結叔母獨峻拒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內言必出于梱矣以是庭無尼氏之跡居恆被服雖華感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產日落練衣布裳盥浣必潔饎爨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十五弟八齡教之讀書通賓客食餼廩歌鹿鳴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弟歷試禮部未第思奉檄以娛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愼毋以貲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子所難幾者吾家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慚于叔父斯浙西言清德者必數朱氏彝尊通籍將二十稔恆產祇及太傅之半而十五弟雖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之色由其持久之道恆存乎敬順舉凡紛華榮麗靡足以攖其心宜其視菽水過于肥甘也夫人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時康彊善飯諸孫裙屐繞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學使者題扁以旌焉朋酒既稱叔母其可以聽然而進一觴矣是爲序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吾讀易而悟家人之義矣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也者正家之要然爲人父而過于嚴教不行繼以怒則母不得不濟之以慈母一于慈將曲庇子之過使其父罔聞知父有省察且力爲子諱至于夫妻反目而子反懟其父矣故父道寧慈而母道不可不嚴惟其嚴而後能正位乎內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每見寡婦之子長多克家由其母克兼義方之訓嚴與慈交相濟焉魏塘沈太君者蔣處士正言繼室正言風流儒雅樂于取友所居蓮谿在縣治之北後移家郡南門之外水周其堂敦槃縞紵之交往還者數太君孝養其姑爲酒食讌賓客下逮傔從得饜飫先是舅瞻雲公崇禎初以蘇松兵備副使家居有子六人女一十四人及太君來主中饋兄公女妹外內無間言既而以寡婦持門戶孱弱之軀吹咀藥物綜理庶務力課二子誦詩讀書飯以穮糲之餐衣以寬博之褐目不覩嬉戲之具耳不聞鯀哇之音長而業成稱士林領袖太君之於妻道母道靡不當矣今年夏屆太君設帨之辰於是太君年七十比少壯時精神日益強健鄰里鄉黨姻亞之戚咸思獻壽隮堂而徵序於余余族父東溪先生太君女公夫也側聞太君之苦節久矣回思正言存日其治家不尚嚴厲寧遠兄弟樂父之慈而太君克以嚴教其子有嗃嗃之吉而無譆譆之吝閑有家而家正效非小矣詩曰彤管有煒若太君者洵足昭我管彤者與敬獻一觴以爲壽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說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家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爲完書晁氏志惜其失七卷蓋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錄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繹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嘗熟毛氏皆有刊本矣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丐禮有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茝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強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皇子而元四明袁桷集謂資州有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尚存焉否也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序此何說哉沿至于今科舉試題爻象並發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初求原書不得今覩此本附東萊呂氏音訓末有朱子後序是爲完書宜亟開雕頒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舉動不慎遂自絕于君子蘇平仲爲與政鄉曲後學雖盛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者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祕書省有勅褒美謂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稡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崑山徐尚書原一爲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黃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尚書曰黃中獲罪朱子若刊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斧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黃中文字可毀然黃中逝後勉齋黃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義經之爻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推許黃中若是殆記所云憎而知其美者與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錄之以羽翼經初非剏作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經解以闕書未開雕寫以藏諸笥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邛州王申子巽卿撰康熙庚申借無錫秦氏本錄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爲費氏所案經傳之移易圖書之異同紛綸乖合王氏之說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賞其平正穩當或以爲確然粲然成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竊以爲非是若夫李邦直朱新仲疑序卦傳巽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錄按漢儒于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作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皋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尚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商榷端簡爲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報也公以尚書義名家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班氏之說爾草廬心非古文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鷟鄭瑗郝敬羅敦仁諸家紛綸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矣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峯蔡氏集傳成書稽今所存實錄紀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隣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隣傳咸主蔡氏之說帝乃作七曜天體循環論喻之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詔徵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既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士偕入書局者國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贊善門克新王俊華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若是實錄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垂後世而明祖實錄其初修自建文即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禍益巧逢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矣迹其于考正書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召姓名若朝士入選者概從削去原其故則許盧景戴四公先後咸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入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爲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天下于無何有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易其白黑撓亂其濁清實錄既汲其實由是志詹事府太學者題名多所闕遺文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書以欺其主顧高皇帝攷正之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足責然洪武君臣之用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讀武成篇書後

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二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

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說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檃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勦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賈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考其官閥門世惜也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爲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猗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欿欿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蓲此外素衣朱襮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黶妻扇方處作閻妻中冓之言作中篝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讀豳詩書後

吾讀豳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威奏凱之容顧僂僂及于室家兒女子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褻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緩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爲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即歸矣而男女之相悅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

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吴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吴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伯尚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晏璧所爲也康熙丁丑五月西吴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吴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于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也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䕫所撰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圬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温故知新者矣䕫初名士馨字穉拙平湖人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于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于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吴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曾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爲草廬書無足表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爲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覿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旜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覿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寶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既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吕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麞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更屬可笑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已

呂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卽居仁所撰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予學春秋書以示之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復社甲申後遁跡自稱巔軩子始爲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爲非不敢盡糾其繆錢尚書受之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稾成之繹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書時年八十

六經奥論跋

世傳六經奥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荊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奥論曾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爲一卷而白雲霽道藏目錄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經部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四十卷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李銳賈登張烜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時王舍人嵒請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說上言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爲唐禮久而論定者蕭學士嵩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手削去國恤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攷是書既頒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爲士子出身捷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元禮文更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卽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不可之有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論堂之上既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因革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誚其書繁簡失中不合古制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焉爾非曰制爲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至崇寧二年有詔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修典訓以貽永世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知樞密院事鄭居中刑部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明等一十四人主之疑義許具劄子上請祐陵疊賜御筆指揮親定冠禮十卷蓋閱七載而成書于是鑄九鼎于汴京勒豐碑于河朔將謂禮樂與天地同流曾幾何時而金源百萬之師盟于城下徙之冰天雪窖中自古亡國之君所遭慘黷未有甚于帝者觀于是書稽古之勤自非庸主所能斷決然則帝之亡天實亡之後之君子當念舊章之不可忘無拘成敗之迹以論世從而詬之庶乎其可已

書大明集禮卷後

明太祖草昧之際徵羣儒修禮樂書實錄繫之洪武二年八月以予考之乃吳元年六月事也梁寅孟敬有贈徐一夔大章序云吳元年丁未歲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上方置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誥局予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又撰張翼翔南梓宇記云君以明經舉于鄉今天子將卽大位寅與君同受詔稽古禮文其云將卽位者洪武戊申之前也又上陶學士凱書云六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卽日就道亦指吳元年事此親于其身編纂禮書者其言斷不誣矣實錄第載吳元年八月徵江西儒士劉于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于亦以吳元年被徵也且劉宗弼者丞直之字丞直于吳元年十月官國子司業不應又同遺逸之士至洪武二年就徵也是則禮局開設本丁未歲逮己西楊維楨續至修飾潤色之庚戌九月書成命名大明集禮其本末如是實錄經永樂初兩次改修漸失其實爾是編五十卷萬曆中先太傅文恪公以禮部右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拜定陵之賜簡端有內府圖書先公亦以私印識卷尾兵火之後予家賜書之存僅此而已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律呂精義內外編各十卷正論四卷樂律算學新說各一卷此外圖譜一十三部又審定諸家樂書八部合名之曰樂律全書鄭恭王厚烷世子載堉所撰也恭王于嘉靖二十七年建言時政獲罪降爲庶人發高牆禁錮世子席藁門外具槖饘者二十載莊皇帝踐位初赦過復爵由是世子以孝稱又高延陵子臧之節讓國于兄尤人所難能也恭王雅善言樂世子又何文定瑭外孫學有元本按律審音察

及銖黍歷辨劉歆何妥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敔諸家皆駁其非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焉者也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衞尉少卿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俶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爲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坊板譌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而書其後

書尊前集後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冬予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後

樂府雅詞跋

吳興陳伯玉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予從藏書家徧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爲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絶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雞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而高麗史樂志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用弟子十人則其節度猶具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道宮薄媚西子詞排徧之後有入破虛催袞徧催拍歇拍煞袞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編次第彙見鷄澤殷伯嚴曲周王湛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爲尙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冊予未通籍時得一冊于慈仁寺集牋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史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志崐山徐尙書請于　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冊予亟借抄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爲中秘所儲也既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抄本詞四冊貽予則尺度題牋與予曩所購無異攷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冊而無典雅之名疑即是書著錄者未之詳爾予所得不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書絶妙好詞後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屛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絶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顧流布者少從虞山錢氏抄得嘉善柯孝廉南陔重鋟之作者百三十有二人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公謹自有蘋洲漁笛譜其詞足與陳衡仲王聖與張叔夏方駕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吳江沈光祿伯英審音律罷官歸撰嘯餘譜歌南曲者奉爲圭臬鄉人目曰詞隱先生論者惜其未譜詩餘康熙丁亥春過徐檢討豊草亭見有古今詞譜二十卷檢討思付開雕予借歸讎勘始而信既而不能無疑焉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章者所共知也宮聲七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角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沈氏譜首黃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族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又刪

去高般涉南呂黃鐘三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于應鐘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若夫宮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闋沈氏裒爲一卷附于末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傾杯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十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至若破陣子正宮也朝中措黃鐘宮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呂也石州慢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太平時小石調也此當分注于諸調者也又如正宮有破陣樂雙調有抛毬樂不專林鐘商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呂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鴣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松不專雙調也此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檢討工于詞所輯詞苑叢譚流布已久試取詞譜更正之毋使四聲二十八調之序棼絲不治然後出而鏤板傳于世不亦可乎遂書卷後歸之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予嘗見宋時鋟本于京師僅存七冊嫌其殘闕未之錄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笥宋人兔園冊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閱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禮部韻略釋疑跋

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惟其略也故孫諤毛晃黃啓宗黃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場屋之士隋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爲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黃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而淳祐中劉淵又幷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程顛倒其倫次羣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韻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何嘗不精且密學者守之以當圭臬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天柱會雕于嘉禾郡齋

書韻府羣玉後

杜工部集有漫與五言絕句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與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上聲語韻姜堯章蟋蟀詞云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紛紛紅紫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羣王亦采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傅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即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爲興矣時夫韻府學者每笑其弇陋猶然識字乃知勤于學者雖兔園冊子正未可廢爾

汗簡跋

汗簡六卷略敘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予偶得舊抄一冊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鋟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與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

爲兎園冊問奇字者歸焉可爲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上舍扆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類篇跋

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錄三卷于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于是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祿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于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爲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間汝南許愼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于一終于亥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鍇作繫傳咸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篇書出推源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亥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于范氏而進于司馬氏篇首冠以序係眉山蘇轍之文爲范學士作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逌詆之謂決磔鈎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已被焚稱舊本爲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鎭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庚戌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遠遜原帖其以夾雪名者蠹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于几席也蓋自棗材既裂後遂㯻以銀鋌世多以此驗其僞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鋌未㯻之先賜本之僅存于今者矣法帖之傳于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于蠹其文宛轉糾纏字畫無損巧過漏痕釵股龜魚蟲鳥柳薤之篆卽至黠者不能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于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帖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切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覩銀鋌未㯻時生面宜爲鶴皐主人真賞也

石刻鋪敘跋

石刻鋪敘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敘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祕閣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冊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煙至今攪我心也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甎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爲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隸續跋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僅七卷而已近客吳關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第邁後序繹其辭尚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見矣又淳熙六年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爲隸韻隸圖邪要之闕文難以復完合依婁氏漢隸字源目錄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庶幾十得其四五矣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唐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錄也卷中載檇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書沈揆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韓侂胄來賀登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即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三年來守吳郡裝爲一卷所云上即大位者光宗也按中興館閣續錄題名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年十一月進秘書監十四年五月爲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而正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秘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歷官本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字伯秀別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膝上觀此今已七十年不覺感愴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鹽魯詧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逌輩之晦澀詩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與吾鄉張元成嘉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鈳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尚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俞氏書有感識于卷末

寶刻叢編跋

宋史藝文志載宋敏求有寶刻叢章三十卷拾遺三十卷度南渡後已失傳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稡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復雠編地志者若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復載思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于朝士一等矣

盛熙明法書考跋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虞揭歐陽三鉅公序之熙明龜茲人家豫章嘗游四明著補陀洛迦山考詩言滄洲到處即爲家是已以近臣薦備宿衛爲夏官屬斯編創于至順二年進于元統二年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

跋名蹟錄

崑山朱珪精于篆刻一時碑版多出其摹勒因取平生所刻文字一一志之曰名蹟錄凡六卷附以贈言一卷其第五卷載盧熊所撰還善先生郭君墓志銘郭君名翼字羲仲善七言近體詩人號郭五十六虞山錢尚書列朝詩集入之明人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學官度不能有所自見怏怏而卒不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據其爲訓導仕于元也尚書以史學自負絳雲樓之火人咸惜其國史遭燬由郭君本末推之則考證失真又多主門戶之見假令書就未必稱信史爾

衎齋印譜跋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碑礫瑪瑙取材愈廣至王元章始

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產皆入礱琢矣吾宗衎齋自漢以來搜羅甚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冊以視復齋嘯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千囷也衎齋好古孜孜如不及繼此必倍蓰于是衰年可假當再跋之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三

書周髀後

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于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注又注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注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高之言曰笠以寫天青黑爲表丹黄爲裏而陳子之告榮方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主蓋天之說者也隋唐志均書趙嬰注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字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疑唐以前有趙嬰之注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注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注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鉤考算經文字

靈臺祕苑跋

靈臺祕苑本北周明帝詔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叔弈撰書成凡一百二十卷隋志一百十五卷今止存十五卷本目錄後有編修官司天監于大吉中官正權判司天監丁洵同看詳官奉議郎輕車都尉歐陽發看詳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王安禮姓名蓋宋自太平興國而後私習天文者有厲禁天文推測之術不欲使民知之季才完書必多奧義諸人奉勑芟削而僅摘其十一若作酒醴去其糵而糟醨在矣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則予家所藏非完書矣星野之說以在天二十八宿分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十二國由是九州各有分星言天者尚之而是書兼引詩推度災邸鄘等十三國各有天宿又引洛書凡禹貢諸山以岍爲角以岐爲亢以荆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須女恆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嶓冢爲參荆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其義不見于歷代國史天文志亦足以廣異聞書以示門弟子

天文鬼料竅跋

言天文者有鬼料竅一冊繪昏旦中星爲圖述躔次于後相其書名有類乎讖緯而無瑰異怪奇之說昔者巫咸以黄燕紀星甘德以黑燕紀星石申以赤燕紀星參差莫準得此約而能該不難羅二十八宿于心胸矣

書宋寶祐會天曆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曆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曆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曆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省檢閱林光世同師堯玉等推算略見于宋史律曆志既而寶祐改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焴被命作序原授時之典歲頒曆于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既更無復存焉者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曆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爲崑山徐閣老公肅所藏予假之編修道積錄其副按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曆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繇丙辰一歲推之曆家可忖測而得其故已

太平寰宇記跋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錄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康熙癸亥抄自濟南王祭酒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後二年復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尚闕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聞黃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同焉是編稽之國史多有不合殆取諸稗官小說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而有要也

宋本輿地廣記跋

亡友仁和吳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束修所入就市閱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于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顧闕首二卷徐尚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完書重是亡友物不輕假人每一展讀尚如手新觸也忞爲廬陵族孫書成于政和中先之以禹貢九州而秦而漢而三國而晉而唐而五代首舉其大綱序之曰以今之州縣而求于漢則爲郡以漢之郡縣而求于三代則爲州三代之九州散而爲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爲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閒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故其沿革有條有理勝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後此志輿地者中原不入職方殘山剩水僅述偏安州郡至于元始修大一統志而其書罕傳益以徵是編之當寶惜也

桂林風土記跋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祗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錄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瓘歐陽膺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于錄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續錦里耆舊傳跋

予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彭錦里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檮杌十卷今止二卷若勾延慶續錦里耆舊傳二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寶三年起咸通九年迄乾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亦略載之可以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

書夢華錄後

東京夢華錄十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紹興丁卯自爲之序琴川毛氏曾刊入津逮祕書然失去淳熙丁未浚儀趙師俠介之後序是編爲弘治癸亥雕本亞中大夫汴人賈宗仲原兼有跋尾蓋周藩儀賓也

書成都文類後

安吉袁說友起巖中木待問榜進士除祕書丞歷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人詩文釐爲五十卷目曰成都文類書成于慶元五年自爲之序分門十一頗爲詳整楊文憲公愼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度之高閣矣予從海鹽陳氏得刊本重裝而藏之說友官于蜀後入爲吏部尚書嘉泰二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參知政事九月罷相見宰輔編年錄

書熙寧長安志後

韋述東西京記世無完書宋敏求本之撰河南長安二志世稱其該洽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麤惡斯編借錄于汪編修文升善本也惜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爲之憮然金風亭長彝尊識

跋元豐九域志

九域志十卷元豐中丹陽王存正仲被旨與曾肇李德芻共撰曩見

宋槧本于崑山徐氏失四京第一卷次卷亦多闕文特府州軍監縣均有古跡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其進表上陳文直筆核洵不媿乎其言者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朗便於老眼覽觀極爲可喜抄而插諸架德芻別有元豐郡國志三十卷圖三卷載宋藝文志小長蘆八十一老人彝尊手識

淳熙三山志跋

閩中多藏書家康熙壬子過福州訪粱丞相三山志無有也後三十年覩武進莊氏書目有之借觀不可得又六年而崑山徐學使章仲以白金一鎰購之予遂假歸錄焉書凡四十二卷丞相自爲之序志閩地者晉有陶夔唐有林諝宋有林世程諸書均佚是編亦罕流傳以三山士夫未著錄者一旦有之足以豪矣特其體例附山川於寺觀之末未免失倫然十國之事可徵信者多有出于黃氏八閩通志王氏閩大紀何氏閩書之外學者所當博稽也

書新安志後

古文至南宋日趨于冗長獨羅鄂州小集所存無多極其醇雅所撰新安志簡而有要篁墩程氏取其材作文獻志此地志之最善者予年八十始抄得是書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也

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予曾覩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真州使院則插架存焉亟借歸錄之應合淳祐閒舉進士嘗爲實錄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號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彝尊書

咸淳臨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縉雲縣開國男處州潛說友君高葺正府志增益舊聞凡一百卷予從海鹽胡氏嘗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安粱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端良之志新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獨詳合以吳越備史中興館閣錄續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夢粱錄大滌洞天志庶幾文獻足徵惜後之作通志者目未覩此以致舊聞放失可歎也夫

夢粱錄跋

曩從古林曹氏借抄夢粱錄係楊禮部南峯節文止得十卷後留京師聞棠村粱氏有足本其卷倍之亟錄而藏諸笥歲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事之簡而有要也雖然自曾端伯編類說朱藏一編紺珠集陶九成編說郛皆千百而取一說部之完書存焉者寡矣因贊徐舍人鏤板于吳下小長蘆彝尊書

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淳熙閒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既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闗栻表卿續修因珂改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栻舊本而增益之者栻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目錄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會改秀州爲開元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疎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于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中奉勅撰總裁五人文淵閣大學士泰和陳循東閣大學士揚州高穀東鹿王文翰林院學士泰和蕭鎡左春坊大學士淳安商輅纂修四十有二人左春坊大學士安福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吉水劉儼翰林侍講學士上元倪謙秀水呂原左春坊左諭德莆田林文司經局洗馬永新劉定之安福李紹右春坊右中允莆田柯潛翰林院修撰杞縣孫賢左春坊左贊善長寧周洪謨右春坊右贊善華亭錢溥左司直郎眉州萬安香河李泰翰林院編修蘭縣黃諫長洲陳鑑博野劉吉壽光劉珝□□曹恩仁和王獻盧龍劉宣錢塘童緣檢討曹縣李本□□馬昇巴縣江朝宗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順天趙昂庶吉士瓊山丘濬盧氏耿裕安福彭華劉釪涿州牛綸滄州孟勳仁和何琮潛山吳禎興化嚴洤泰和尹直番禺陳政順天甯珍馮定上元金紳壽光黃甄餘姚夏時長壽王寬書成以景泰七年五月具表進景陵親序之鏤板內府頒示中外先是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黃篪劉儼丁鳳鄭思克鄭權六人編類大明志書迨二十八年復命廷臣修飾刊行此通志之權輿也裕陵復辟以其書汎濫勅儒臣約為一統志天順五年帝亦為之序自一統志頒行而通志不復流布民間儲藏者寡矣總裁纂修諸員雖得附書于郕戾王紀獨曹恩馬昇二人香山黃才伯翰林記題名遺之因具書姓氏冀洽聞之君子補書其籍貫焉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明初吳人王賓所錄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集中載郯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會朴詩云闔閭冢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為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劍池池上碧崔巍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之者已予嘗步山後見遺址尚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為界大都鶴澗以南卽城外地也又山本晉司徒王珣宅隋時舍利記珣宅有琴臺釋道宣載于廣弘明集而府縣志俱遺之古蹟之蕪沒者蓋已多矣賓字仲光經字仲誼敏字志學朴字彥魯南老字正道貫字道傳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師言禍福多本于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枘鑿鉏鋙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祗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于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詩載盧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于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書土官底簿後

土官底簿二冊未詳撰人姓氏海鹽鄭氏藏書也按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各有大姓為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後以其半隸武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有不靖旋卽削平濊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毛檢討大可是予言撰蠻司合志因以是編資其采擇焉

安南志略跋

安南志略二十卷國人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愛州黎崱景高撰序之者十有一人廣平程鉅夫魏郡元明善安陽許有壬廬陵龍仁夫歐陽原功與焉崱亦自爲之序漢自設交州日南九真三郡歷代沿革不同崱參攷史傳能詳其山川風土人物及書命之往復軍旅之出入篇章之酬和一一悉之蓋自內附後閑居漢陽得以優游著述宜爲諸公合辭贊美也崱于泰定中游廬山著游記三卷惜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天曆中修經世大典大學士何榮曾以志略上進詔付書局乃作安南錄一卷附入今經世大典已無存予從海鹽鄭氏抄是書恨譌字太多豕三虎六疑難盡釋安得更求善本是正之

越嶠書跋

越嶠書二十卷宜山李文鳳廷儀撰安南自元黎崱輯志略後又百餘年建置沿革廢興之由未有成書紀載文鳳特爲詮次有倫有要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僞名以通中國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具書之或訝其君臣之黠雖然人可欺乎適足形其至愚而已文鳳中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

書高麗史後

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二人編纂以明景泰二年八月表進幷鏤板行于國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本宋裕陵所賜大晟府樂譜若輿服志載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剃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所不載至若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諡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禑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諡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又

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錄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乃沒其實黃觀景清修書傳會選而削其名且誣方先生叩頭乞哀觀于鄭麟趾高麗史夢周圖李成桂不克爲芳遠所殺芳遠猶知贈官易名麟趾等亦直書其事是篡竊之芳遠賢于長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楊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略其次則安南國人有志略若日本之東鑑（卽吾妻鏡）鳥言侏離辭不能達往時亡友鍾廣漢撰歷代建元考自生民以來迄于明外極重譯凡有僭號靡不書之既獲東鑑喜劇著之于錄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年事中間闕漏尚多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侯繼高李言恭鄭若曾所述尤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于成化七年十二月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版之歲也編中所載始安德天皇

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轄又點倭訓于旁繹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攷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脅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覩是書于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曆三十三年寬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

跋洪遵翰苑羣書

翰苑初入供事吏手持張閣老位詞林典故翰苑須知二編以見卷中引書五品不遜之語覽者以爲笑端予既爲史官思別撰一書自分職以來訖于明崇禎之季恆囊書入直曉夜抄撮積一十四冊擬刪其重複補其闕遺題曰瀛洲道古錄會遭院長彈事未果會猝成書然歸田後每扁舟近游未嘗不攜之藤笈也晚得孫逢吉職官分紀陳騤中興館閣錄續錄元王士點元祕書志頗快于心近又得洪遵翰苑羣書足本于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惜乎老矣目眊耳聾無能甄綜歎有願之不吾遂也爰記憶所錄書目授之門弟子溧陽黄夢麟海寧查昇楊中訥高郵吳世燾婁縣姚弘緒長洲汪士鋐武進錢名世寶應喬崇烈俟有志者輯成之康熙丙戌陽月竹垞老人書

崇文書目跋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黄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展卷讀之祇有其目當日之敘釋無一存焉樂平馬氏經籍考述鄭漁仲之言以排比諸儒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說嫌其文繁無用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書籍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錄以來不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贊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錄李肇則有釋題必如是而大綱麤舉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鞟與羊犬何別歟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幾希賴有是書學者獲覩典籍之舊觀歐陽子集收總目敘釋一卷餘則馬氏志閒引之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漁仲徒恃己長不爲下學後覺之地此謂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者也

跋中興館閣錄續錄

中興館閣錄十卷分九門一沿革二省舍三儲藏四修纂五撰述六故實七官聯八廩祿九職掌淳熙四年秋祕書監天台陳騤叔進所撰序之者丹稜李燾心父也續錄亦十卷則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人次第補錄迄于咸淳者二錄予抄自上元焦氏惜非完書然官聯尚存以之續洪氏羣書下及王氏商氏之祕書志黄氏之翰林記先正入官之倫序麤可紀述無憂文獻之不足徵矣

書元祕書監志後

元祕書監志十一卷著作郎東平王士點繼志著作佐郎曹州商企翁繼伯同撰所載詔旨公移多用國書文以是流傳者罕然一代之典故存焉卷中題名有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曰吳郰而吉安府志稱郰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刊其書于平陽路志遂附之宋遺民之列不知其仕于元革命之初士之出處殊塗不可以紊有是編足以證府志之誤矣

文淵閣書目跋

文淵閣書目編自正統六年六月著錄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也其目不詳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觀者漫無考稽此牽率之甚者已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秘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江西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間勅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櫝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內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未有也攷唐宋元藏書皆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秘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秘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迨萬曆乙巳輔臣諭內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亦皆嘉隆後書初非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稍述作者之旨較正統書目大爲過之惜已無足觀徒爲有識者歎惜而已

跋重編內閣書目

內閣重編書目八卷萬曆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內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乎晁氏陳氏之旨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元圖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錄者悉成弘以後所編是則內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所儲錄之以塞責爾嗚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冊之書立法苟且已甚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尚可逭哉

南京太常寺志跋

曩海寧談遷孺木館于膠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冊府書縱觀因成國榷一部掇其遺爲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爲高麗磧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聞者爭以爲駭史局初設彝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錄之舊今觀天啓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磧妃一人事足徵信然則實錄出于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漢之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于義何傷而奉天靖難記每載長陵上闕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壹欲掩而迹反露矣志凡四十卷嘉善沈若霖編

書馮尚書元飈題首善書院詩後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先文恪公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尚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其真僞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稱神仙自能翀舉安得遺骨此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疏進不報迨天啓初元鄒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雍坊爲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是歲毀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曆之差徐宮保光啓篤信之借書院作曆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跋綏寇紀略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以三字標其目蓋倣蘇鶚杜陽編何光遠鑑誡錄也一曰澠池渡二曰車箱困三曰真寧恨四曰朱陽潰五曰黑水擒六曰穀房變七曰開縣敗八曰汴渠墊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亭誅十一曰九江哀十二曰虞淵沉于時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沉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焉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　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予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爲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估購之怳如目接先生之謦欬也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四

胡氏皇王大紀跋

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始屈平之言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而譙周蘇轍撰古史梁武帝撰通史胡衞撰通史緣起羅泌撰路史言之不盡出于雅馴兼不盡傳惟五峯胡氏所述皇王大紀八十卷自盤古氏迄周赧王舉二千餘歲事廣撫史傳以經義貫通之庶幾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近鄒平馬驌撰繹史疑其未見是編而體例頗相似正可並存不廢云胡氏名宏字仁仲文定公安國季子嘗謁楊中立于汴京從侯師聖于荆門故學有原委書成于紹興辛酉紹定閒奉朝命索是書漕使曾爲鏤版予所儲者明萬曆辛亥重雕本也

書錢氏補漢兵志後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曆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豐稍爲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于淮南漕廨予所抄者虞山錢曾藏本也

跋後漢書

范氏後漢書初無表志第有十帝紀八十列傳而已故梁剡令劉昭注續漢志序曰范曄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劉知幾曰其十志未成而死葉適云遷固相踵作書志至范曄廢不復著陳振孫云曄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相傳宋孫宣公奭判國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昭序有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則不自奭始矣流傳日久讀史者直以爲范氏之書吁可怪也續漢書已亡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宜別爲分卷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氏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惜乎未有好事者爲此舉也

吳氏兩漢刊誤補遺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吳仁傑撰前有曾絳序後有林瀛跋章丘李氏藏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之抄以奉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解音義而已其後李善作辨惑顏游著決疑見于新書藝文志至于宋作刊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攽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于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攽爲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吳氏是編本以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已仁傑字斗南別號蠹隱居士本昆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絳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說離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焉爾

書元趙居信蜀漢本末後

明乎陳壽不忘蜀漢之本心而後可更作蜀漢之史若信都趙氏蜀漢本末一書其持論謂壽進曹魏于正統抑昭烈爲僭國視之與孫

權同科是于三國志未嘗絜其長短測其用意之深徒因綱目書法而作者也試取壽之書法一一表出之則不予魏以正統昭烈非僭國蜀與孫權殊科灼然見矣

唐六典跋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按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知院以委徐堅堅思之經歲規制莫定蕭嵩知院又引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仿周禮六官之制沿革並入注中勅所云法以周官作爲唐典是已其後九齡知院事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集賢注記稱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荊州是進書之日九齡久已去官矣程泰之撰雍錄謂書成于九齡爲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是今本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若與九齡無預後學所當考正去小人之銜名而特書文獻所上可也

書孫氏唐史論斷後

唐史論斷三卷宋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沒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鏤板南劍州端平閒復鏤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嚴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

唐會要跋

唐會要一百卷宋建隆二年宰相王溥撰進其書本于蘇冕冕弟弁共纂四十卷楊紹復等續之溥集兩家書廣爲百卷卷中恆存蘇氏駁議太祖稱其詞簡而禮備詔藏史閣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借抄嘗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

五代會要跋

五代會要三十卷亦建隆初王溥所進予抄自古林曹氏康熙甲戌春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編中闕紙數翻兩本亦同也五代之亂干戈俶擾其君臣易置若傳舍然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錄可采而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其餘概置之微是書典章制度無足徵矣

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要跋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也前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知漳州林岊及均自序四篇凡例一卷端平初有上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得初品官編年自司馬公通鑑成書卽綱目改裁未見其當今所傳陳桱王宗沐薛應旂所輯書類皆謬誤疎略以予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盡善矣而陳振孫訕之謂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免責人已甚矣康熙乙丑觀耿都尉正公插架書發函讀之不忍釋手都尉遂以贈予報以仇實父畫山水越二十一年丙戌夏曝書于亭前追憶舊事識之末簡

眉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抄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然是書儲藏者寡存之笥篋與博聞者審定之

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跋

中興紀事本末七十六卷學士院經進始建炎元年五月至紹興二十年十二月南渡君臣時政詳于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

炎以來朝野雜記兹編紀載有出二書之外者可以資攷證也所載岳鄂王獄具秦檜言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韓蘄王爭曰相公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惟徐自明宰輔編年錄同之今羣書皆作莫須有恐未若二書之得其實也

中興通鑑跋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為京學生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七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寔等三十四人上書爭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眉州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隆興元年知榮州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進乾道四年官禮部郎乃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進淳熙元年知瀘州又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進淳熙九年知遂寧府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進今僅存者太祖至英宗朝一百七十五卷而已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祗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宋儒史學以文簡為第一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免于譏駁張敬夫比之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葉正則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要非過論也治平以後藉有長編紀事本末存略見大旨然見之者罕矣陳氏（桱）王氏（宗沐）薛氏（應旂）目不覩是書輒續通鑑行世柯氏（維騏）王氏（維儉）之改修宋史亦然此猶夏蟲不可語以冰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樅者也

書宋史張浚傳後

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謹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父事何可毀也予曰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閫外之權于浚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傷譬諸孱夫不能復起矣浚于李綱趙鼎輩則劾之于汪伯彥秦檜等則薦之尚得云好惡之公乎至曲端之誅與檜之殺岳飛何以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過因浚有子講學浚死徽國公為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爾袁中郎宿朱仙鎮詩云祠前簫鼓賽如雲立石爭鑱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江進之讀魏公傳詩云子聖焉能蓋父凶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為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書柯氏宋史新編後

宋遼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餘潦草牽率豈金匱石室之所宜儲柯氏撰新編會宋遼金三史為一以宋為正統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衞二王于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于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謂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維儉損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稾尚未定損仲宋史記沉于汴水予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然三史取材紀傳則有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昭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歐陽守道禮樂則有聶崇義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暘陸佃鄭居中張暐職官則有孫逢吉陳騤徐自明許月卿輿地則有樂史王存歐陽忞稅安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志外國則有徐兢著錄則有王堯臣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有徐夢莘孟元老李心傳葉紹翁呂中馬端臨趙秉善述文則有趙汝愚呂祖謙諸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改修

文獻尚猶可徵予嘗欲據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後定一書惜乎老矣未能也

姜氏祕史跋

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于史燕王取天下于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紀遜國事者不啻百家大約惑于齊東野人之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錄也弋陽姜清撰祕史稽之故牒以證其非幸書成于致身錄未出之前顧猶信程濟爲有其人則亦非信史矣福藩稱制無一善政可紀惟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贈官錫謚差快人意第易名多至　十人未免失之太濫然程濟史仲彬不及焉其勝于刊勝國逸書者多也竊怪吾鄉姚御史瑝坐姦黨籍產載于文皇實錄而諸書無紀其姓名者又高太常遜志棄官遁永嘉山中窮餓而卒比于林右出處未詳者有間右有謚而太常無之是亦闕典也已清字源甫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歷尚寶少卿

孝宗大紀書後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允禮部尚書南充陳公于陛之請修國史閣臣議開局聚書分纂于是崇仁吳公道南立正史議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有六吳公領修河渠志而先太傅文恪公分撰孝宗大紀皆附之家集中緣陳公逝其書未果成也古之國史恆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光武帝紀定于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于顯慶宋于兩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後撰述榻前論議斯時政有紀柱下見聞斯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然後一代之典則備焉明則第有實錄寶訓而已建文革除景泰附錄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吳公之言曰曾南面者當知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思名必先正之文是惠代二宗帝紀不可不特書也矣康熙己未史局既開以先公大紀送館幸存其副未幾雕本付搨書手不戒于火因書以付昆田

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宮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羣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爲然也遜國羣書可信者絕少十九皆作僞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程濟致身錄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甚矣歸田後得淯川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于萬曆戊申夏自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遜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之識者守已中萬曆甲戌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所著書尚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刪二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書兩朝從信錄後

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啓四年紀事毀己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錄是徵斯編爲秀水諸生沈國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二輔臣爲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秉謙果足以傳信乎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五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內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弨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弨家弨字力臣精六書貧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古錄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歿後雖有奇字爲余釋其文者寡矣

商父己敦銘跋

父己敦一上圜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靁其耳饕餮銘二字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己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卣有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己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己父辛斝有父丁甗有父乙父己鬲有父己盉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己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己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甗之祖己匜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鬲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己名得通于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冊

宋拓鐘鼎款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熺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冊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旦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朱希真或得之曾大中蓋希真晚爲伯陽客而少董時視盱眙榷場因摹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艮史拜呈以納伯陽至今裝潢冊內秦氏既敗冊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且爲釋文疏其藏弆之所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薛氏攷證于後于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予予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予跋之未果也辛酉冬予留吳下先生寓書及冊復命予跋予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先生既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冊竟歸于予藏篋中十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予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歎書畫金石文銘心絕品恆納諸炙手可熱之人若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其亡也可立而待曾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則予託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夫冊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飲二爵六鬲四卣九敦四簠一甗二壺二刀一槃二鐙一尺一漢器一中有榮次新手跋及書林羲叟公輔諸圖記

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勳在王室者既受之冊歸

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慼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盨盉医医敦卣爲然舉凡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治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卽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黹帶赤芾朱黃鑾旂鋚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孝蘄吉康頌其萬年眉壽□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攷周轍未東王宮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宮惟郝敦載呂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宮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蓋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宮之故呂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爲邵無疑椒舉曰康有酆宮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祼是已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侍坐者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爲卽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駮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說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郝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于郜之大鼎燕之重器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鋝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爲冊藏之硯山書屋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絪出鎮時高州守林靄得之峒戶以獻絪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蟆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瘢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綠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篇章以土鞞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阯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爲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于廣庭宰牲置酒子女鱗會出金銀釵叩之納諸主者目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衆俄頃烏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至于金錞和鼓亦名錞于掌之鼓人見于春秋內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聶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龍牀狀若杯盂而宣和博古圖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虎蜼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爲上矣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人段祖獲錞于以獻史稱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錞本以和鼓度其形亦略似第鼓穹其腰而錞削其下鼓蒙兩面而錞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

之蜀人所以名錞于鼓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縮爲圖書其後

漢尚方鑑銘跋

處士鍾欽立獲古鏡于新塍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其半命工刮摩之晶光澄澈處士出以相示挂諸壁若弦月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省文作竟蓋漢尚方鑑也漢宮闕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宦者爲之蔡倫之造紙及祕劍是已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製隋侯劍寶玉寶璧寶鼎皆尚方爲之既而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張敞上言請斥遠方士尚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出方士作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尚方鑑居其四銘辭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既摹其銘遂裝于冊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爍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間有存者衎齋所藏是鏡蓋漢時物也其銘作韻語曰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爲之乎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貝爲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爲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觀于衎齋上舍小葫蘆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偏體青綠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呂編修葆中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矣

跋甘羅城小錢文

右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傳淮口有土阜土人目爲甘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考有掘得此錢者名之曰甘羅錢殆鵝眼綖環榆莢荇葉之類此之謂幺錢幼錢也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鐘銘睿宗景雲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當時古蹟高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鐘虡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咸寧縣唐冶金五佛像銘贊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宋先生于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于印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破劉黑闥于洺州立昭福寺征高麗還于幽州立憫忠寺猶曰悼兵士死戰而爲之薦福不失發政施仁之一端迨武后竊位橫征苛索增建佛寺匪一當是時勅春官尚書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于白司馬坂冶金爲像都下嚮風煉金銅成佛身者益多矣今咸寧縣尚存五軀皆長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延貴蕭元昚吾鄉曹侍郎潔躬遣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冊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爲光宅坊光宅寺造像而作攷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采掘石得舍利萬粒因立爲寺元景元之之弟也仕至潭州刺史見宰相世系表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己丑鑄此香鑪收買鐵𡉏錢打造計重一萬二千斤安大安寺大殿上爲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

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玄鑄鑪匠丘師立所云國王吴主者唐亡十二年吴猶不改天祐年號至楊行密次子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卽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中書令徐知誥爲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鑄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茲器尚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金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丘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晝字夭斜丁口無別夫爲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交爵不同巾櫛椸枷言不出梱所以坊民閑其可踰乎竊國之主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冠衣于巾幗而民不知恥君子以爲國非其國矣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吴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于宮中冶烏金爲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敓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卽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于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會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眞跡不復可覩遂書其事附錄晉仙之詩冀此瓦未鑠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附錄周文璞方泉集詩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舍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悵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天封拆開卽退聽兩浙不聞鼘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尙父尙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方外銛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爐山芋羹何曾薰陸綺牀供但見相輪銅綠明哦詩禮塔猶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濕

溪州銅柱記跋

古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臯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卽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敘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于燕遺槀盡失從此予無相助者興轉闌散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具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臯止名曰臯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暠劉勍本靜江軍指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爲正也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吴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弘臯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册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弘臯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爲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爲亂幸熟思之弘臯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弘臯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鐫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豎今所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于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覩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鋹又範銅爲己像并肖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胸突出難以摹搨蓋款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予光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鋹所鑄鐵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爲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漢主劉龑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帶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還神于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于前冊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龑爲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跋晉祠鐵人胸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率字亦麤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太醫院銅人腧穴圖拓本跋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腧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針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或謂安撫使王檝使宋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腧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錄萬曆初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焉言明堂鍼灸自黃帝始其後膏肓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搨是圖挂于壁晨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端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六

書峋嶁山銘後

古今雜體書勢韋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祇云夏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峋嶁銘然見于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峋嶁山詩上言峋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猨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于祝融峯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古家率以爲僞祇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于錄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石鼓文跋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恆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騖句騖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騖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霝雨上古文苑有漊漊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盜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㕦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澁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跋漢五鳳二年甎字

右漢五鳳二年甎一出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後有金高德裔題跋西京陶旊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甎亦作篆書

其餘載于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甎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甎一七年曹叔文甎一元和二年謝君墓甎一永初元年景師甎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尚讖緯民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黄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于聶崇義三禮圖惟周官冢人之職及窆共喪之窆器及窆執斧以涖鄭康成以為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為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為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纔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錄目曰窆石銘誤也噫穀林之陽蒼梧之野已無陳迹可求而岣嶁有碑啓母廟有闕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遠也夫康熙己卯夏日書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二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啓為開史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列女傳美其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為熊塗山氏化為石石破生啓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頴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為門亦有石方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綏宗為兄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啓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予友葉井叔宰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冊尾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皆古色為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即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者曲周王顯祚湛求永年申涵光和孟嘉輿譚吉璁舟石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吴雄司空趙戒聞于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黄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為百戶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雜口作雜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為百戶是雜尸之類也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漢自趙岐營壽藏圖晏平仲羊舌叔譽東里子產延州來季子四象紀之史冊此外如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蒲范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形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冊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黄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

云毋追者是覩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桀以人爲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真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其筆法精穩可爲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可鑑元氣渾淪謂爲唐本當不虛也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春秋宗榮碑作宗奉災異告變作告愬而靈祇下碑闕報祐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錄闕其文郭君殆即苞也獨怪歐陽氏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爲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罕矣

漢婁壽碑跋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于錄其曰玄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矣至于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謚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冊爲中吳齊女門顧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于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爲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檇李曹溶潔躬太原

傅山青主長水朱彝尊錫鬯同觀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兗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爲土人重摹失其真矣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爲碑雖殘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勑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覩此如覯故人又絕類郃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漢析里橋郙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碑立于建寧五年同時有黽池五瑞碑五瑞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露及承露人各圖其象摹厓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隸釋稱從史字漢德作頌故吏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爲後人改刊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爲人作碑表志狀每于官閥之下輒爲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漢碑上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衒之劉芳竇蒙蘇望方匀歐陽棐董

逌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續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爲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尙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爲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伷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予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觀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載考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姓名殆卽察書之人與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于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爲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犂蒸犂黎通蒸犂字乃顚倒用之其曰尙旦在昔我君存今蓋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漢白石神君碑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卽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嘗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尙書求依無極山爲比卽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甄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萬曆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簒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爲正也

續題曹全碑後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爲難得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曆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閱歐陽趙氏著錄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曆間矣碑辭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

三宿強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修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卽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丘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而斯碑有修行水丘郃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丘暹故午都昌台丘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右漢蕩陰令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書蔽芾棠樹爲蔽沛按堯毋祝睦魏元丕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上元鄭簠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爲絕品碑在唐時王建已云風雨消磨絕妙辭至于今宜其不可辨識矣碑後撫謠言作詩三章其二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以三言五言繼以四言足以見文律之古乃洪氏隸釋詒其難以謂之絕妙辭斯亦拘方之見矣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勑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伷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謬若是或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書韓勑孔廟前後二碑幷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勑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予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裝界成冊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予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錄奠繫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爲長太息也矣勑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侯損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誧仲助術子佑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郎中鄭固碑跋

己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岷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巡遁漢書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逡遁後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釋辵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

乏當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爲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

書王純碑後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源謂在鄆州中都縣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爲紛以延熹爲中平蓋未嘗親至其所而傳聞之誤也歲在丁未同譚七舍人兄弁石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書屋宋拓本也碑陰門生百九十三人姓字不具者六數略如之按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悉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玄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兗州城武縣立于漢建寧元年五月土人截作後人碑趺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霸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霸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譌矣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疾終蓋祔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于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誥男女各異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臧其墓並在渠州各自井槨樹碑可以槩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宛句曹氏祔焉此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內鄉縣高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紀功碑文稱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相由逆侯裔宙去戶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鄉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畝荒蕪民失水利鄉單騎經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暚民胡訪等欲報靡由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惠後附銘二章建于建寧四年五月是碑儲藏家鮮有著錄者惟邑人李蓘曾載于丹浦款言康熙庚戌冬觀于宛平孫氏蓋耳伯先生曾知祥符縣事得之

跋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一十七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錄時已輦置任城縣學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剝僅識其百一而已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爲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檇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彝尊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滕縣秦君碑跋

兗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睪睪與嶧通知爲滕人云爲政崇博三年有成蓋出而仕者末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于漢其來古矣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七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酈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黄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阼事訖改延康爲黄初而碑辭敘黄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曆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爲宗聖侯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爲崇聖斯則誤矣

尙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真書不擧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擧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尙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爲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絶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竇泉注述書賦而衞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别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跋吳寶鼎甎字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甎二識云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面有螭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塼埴之工陶旊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甎之爲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甎相之理犅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埒不孰者殆爲坊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二甎爲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予予既搨孔廟五鳳二年甎又從侯官林氏搴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冊因濡筆識之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吳天璽紀功碑跋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一丈折爲三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謙之蓋神其說爾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裝潢之相傳文出華覈手爲雪客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閒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于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尙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尙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擧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尙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汲已嗣公爲侯非卒于康王時也然則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爲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宋搨黃庭經跋

褚登善于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譌闕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黃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爲之然登善著錄其爲右軍書信矣予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壞換鵝之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東中審視之佤離橫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鋟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絶品也已

開皇蘭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匣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聞焉茲冊爲爛谿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熲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葢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桄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于陳天嘉中繭紙真蹟曾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于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即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煙過眼錄然則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半多闕葢肥本也禊帖肥瘦攸殊褚廷晦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瘦石熙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爲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匱金三紙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絶與相類殆原出于肥本者也帖今亦藏爛谿潘氏竹垞老人書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爲第一熙寧閒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閒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于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爲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于坐以予觀袁伯長跋禊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于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葢不誣矣茲來柘湖覩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于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爲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闕行有斷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爲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曆乙酉丙戌閒北雍治地得禊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

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禊帖二石藏姜編修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禊帖者必準于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爲斷予嘗歎爲知言二本側掠努趯不爲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慕手追愛翫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蘭亭神龍本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鋟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于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晉王大令保母甎志宋搨本跋

崐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甎志予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閒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書十一跋于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慈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俞邰秀水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清王畿獲之會稽山樵樵人獲之黃閍興寧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爲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爲養子者有宅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黃閍不見于施宿張淏二志爾雅閍謂之門閍祊同廟門亦巷門也甎出土時已斷爲四歸于畿又斷爲五合而搨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搨手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于書法其于禊帖絳帖評騭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别本以亂真然則安君所見毋乃别本拙惡者乎予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尚書寶藏之毋爲豪者所奪可爾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既畢爲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黃城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墓在焉王太祖第十一子都督荆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所云始興王民之爹是已薨于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勉撰貝義淵書又東北甘家巷梁贈侍中司空安成康王秀墓在焉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衞將軍領宗正卿尋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天監十七年薨于竟陵歸喪京師故吏譙郡夏侯亶表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貝義淵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于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標撰類苑始興降意接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傳比于漢之河閒東平其葬也兆基匪遠雖宰木已盡而麟辟邪贔屓猶存第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于久立也昔歐陽子著集古錄于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三碑在建康都會之區汴京承平日度石尚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詳廣韻注貝氏不載姓原鄭樵姓氏略于貝氏則引宋登科記有常州貝寶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黃公紹韻會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貝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紀謂貝氏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郥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郥陽蔡邑二十三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郥杜預注郥郥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衞侯次于垂葭實郥氏杜預注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

郰亭然說文玉篇類篇俱無郰字第有鄹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鄹爲郰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鄹字足以正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爲難得爰取孝綽文幷手摹始興碑殘字書之冊而識其末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陶隱居書許長史舊館碑拓本觀于爛谿潘氏隱居以工草隸聞見于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諸法書要錄袁昂書評謂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竇臮賦則云高爽緊密自然排闥今就是碑筆與手會信昔賢之言不誣碑立于梁普通三年至唐大曆十三年中山劉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此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于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嘗多是者嘗少懼無逃于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爲恆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爲窟範金以爲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刊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爲西平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修聖人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于闕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從而去之者此予所爲感也嗚呼爲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幷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爲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于時者也曩覩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兗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碑後列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亝主多人中有張黃頭馬黃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黃頭則黃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亝主揆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說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上舍仲經好古金石文特裝界爲冊跋其尾焉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華嶽頌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于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万紐于瑾者唐瑾也爲燕公于謹器重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文帝乃賜姓万紐于氏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定四年更禮部稱司宗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姓始于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勿忸于

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謹猗氏則樊深匪特唐瑾也文淵于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牓功增邑二百戶北史更淵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是碑殆非虛譽云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秫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謚法不輕假人即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衞王直畢王賢曰刺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達曰㬈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秫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剏于開皇六年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恆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爲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敘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題僞刻李衞公告西嶽文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鄼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衞公未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衞公初仕隋爲殿内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衞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衞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僞者爲之真妄男子也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冊舊藏新安畢侍郎楙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裝界得此遂爲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鼎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㝊爾然楷法已略備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八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與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于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无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爲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于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于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聖教序跋

鍾山紀檗子客于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搨聖教序舊爲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潡跋尾潡字如瑩建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歎此冊紙墨絶妙當知爲南渡以前物矣子京蓄書畫甲天下卷尾必估其價析産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爲不爽銖兩焉甲寅春檗子俶裝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予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鈎畫要未若此本之善

唐騎都尉李君碑跋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予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未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于唐書房玄齡字喬顔師古字籀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條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弘基所殺温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緪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跋唐明徵君碑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于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賓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特爲撰文勒之于石石至今猶完好歲在辛酉十月予與金陵鄭簠嘗熟王翬嘉興周篔平湖曹彦樞暨予弟彝玠同游是山留信宿各搨一通以歸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酈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爲排山横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俟考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幷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

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録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于録顧刪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予潤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詠往往出于載紀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夐恆岳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譓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泰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略而不收斯碑亦棄不録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于今予因爲跋其尾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右唐博城馬令詩在岱岳觀碑之東側面其名剝蝕題曰勅使麻先生者按今觀中有雙碑其西一碑北面第二層有久視二年記文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齎龍璧御詞繒帛香等物詣此齋醮即其人也神都即東都故詩中有伊水嵩巖之句庋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音義未詳亡友顧炎武寧人吳任臣志伊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張長史以草聖名正書傳者絶少而墨藪九品書人列之上上艮以其正書不易得也郎官石記舊本存王太傅濟之家後王元美敬美迭相藏弆二公各有題識董尚書思白摹而勒之戲鴻堂帖謂海內止有一本蓋以絶品目之矣相傳是冊乃唐人所拓疑未必然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兵火後不復存長史蘇人故立碑于此按郎官題名宜在長安其刻石存蘇州學舍者吳人鄉曲之情爾此必淳熙以前所搨無疑康熙乙酉六月觀于商丘宋公節使之廨

開元太山銘跋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歷千万禩而石䃘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明神爲之守護邪祖龍肇始立碑久已掃迹兩漢迄唐閒世一修時邁之典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冬十一月式遵故實有事于太山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於集賢書院撰儀注己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太山銘親札勒于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景戌告成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録目載太山銘側有題名三列今已亡之而頲頌授梁昇卿書刊御製銘右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遒勁若怒猊渴驥羈束安閑不比孝經之多肉少骨若唐隸盡如此何慚漢碑碣乎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行旅出于塗者車前馬首仰視略可覩歲在己酉五宿茲山之麓未克叩天關陟環道手摸其文詢之野老必架木緣絙而上然後椎拓可施又山高多風兼慮日曝紙幅易裂若是其難也曩者先後裝界三本悉爲好事者所奪己丑夏同里沈秀才翼能分書獲此本于白下雖有闕文乃百年以前舊搨爰審定而書其本末于冊尾銘書隋作隨書繹繹作奕奕有曰自今而後儆乃在位將多于前功而毖彼後患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是歲六月丁未舟發江都阻風瓜洲渡口書

唐封北岳神碑跋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爲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爲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戚熙明攷書法獨遺之何與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西安府崇仁寺陀羅尼石幢唐天寶七載五月建張少悌書所題職名有駕出長上扶車長上按唐制兵部尚書選驍勇材藝可爲統領者拔其尤令宿衛目曰諸色長上有一日上兩日下者有五日上十日下者若長人長上取形軀六尺六寸以上者充之則每日隨仗下隸左右監門衛者也又有直長長上長孫温充尚儀直長李嗣福充監門直長李善充尚輦直長上周先孝充左羽林軍長上見于新書宰相世系表外河渠署有長上漁師此云駕出扶車殆皆宿衛士矣少悌筆法娟秀稼堂是本尤佳因撫六典新舊書識其末康熙四十有七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題時年八十

書唐蘇祕監小洞庭二碑後

天寶十二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隄之役太守李倰虞夫役不均於是濮陽守崔季重魯郡守李蘭濟南守田琦胥會于東平源明議廢濟陽以盧東阿歸東平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既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毋國史傳聞或失其實與迨明年祿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入爲國子司業此杜甫八哀詩有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之句也當五太守讌集源明特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洄源至太和中天平節度使令狐楚以二詩立石題云自源明迄楚爲時僅八十年洄源亭渦泊已迷其處矣聞是碑尚存惜儲藏金石文字者多不著于錄也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謂碑建于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鄭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爲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于諸城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攷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爲起草辭曰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爲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踣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予言作而曰有是哉于是人搴一本予爲攷其始末書于後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蘇靈芝書予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李北海對壘此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尚書稱其遒密宜矣冊舊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于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別故人相對古林金石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爲識者所得幸矣

唐御史臺精舍記幷碑陰題名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囚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迨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正皆為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圜扉恆滿崔隱甫總臺務言于朝掘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讖之崔湜為文梁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幷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倨倨者二名重文碑凡二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唐儲潭廟裴諝喜雨詩碑跋

贛州儲潭廟唐碑二載陳思寶刻叢編予屬友人訪求謁廟下者輒云無有康熙壬申十有一月泊舟于潭獲諸儀門之右其陽裴諝詩其陰裴氏族子題名記事後十年吳江張吉士尚瑗出知興國縣事乃拓諝詩見貽惜其陰面壁工人不知響搨然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諝作皆無之叢編所載諸道石刻其中唐人詩尚多惜無好事若張君為予博訪而摹拓之也諝字士明洛陽人尚書寬子仕至兵部侍郎舊史有傳

五經文字跋

唐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幷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皞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為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為士子楷式為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為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曆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為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二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于搴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于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宮幷州刺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邪遽令罷役然則妒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諲也碑于何所今平定州娘

子闕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闕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之歲大曆十三年也神之行事不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妒也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膢臘祭此謂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爲衆所共惡而神乃以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澮焉黛色興雲致雨侔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錄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歲在強圉協洽秋八月朔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二十里道書第八青霞洞天也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登山尋仙人對弈所前後洞豁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文稱刺史韋公于石橋寺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王恪恪第二子琨琨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囂後封爲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爲衢州刺史詩題嗣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爲刺史作也成都楊用修不知薄烟冪遠郊遙峯沒歸翼二語係王詩疑爲仙人遺句誤矣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吳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補闕寬夫隸書也二篇別勒于碑而題名鋟于柱自貞元後則令史續書故工拙大小不齊焉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四司右司統之各掌十二司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定其程限吏分設司封司勳考功戶分設度支金部倉部禮分設祠部膳部主客兵分設職方駕部庫部刑分設都官比部司門工分設屯田虞部水部諸司均有壁記詳其改充遷轉之歲月而石柱第注姓名而已康熙戊子予始購得郎官題名二紙字已漫漶眼昏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京師訪予梅會里坐曝書亭鎮以界尺審視之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別錄諸格紙而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儒學孔子廟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右則當時立石必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闕員外郎殆由椎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曰瑚字仲經俱受業予之門

跋唐岱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杲四詩俱刻于岱岳觀碑側而編岱史者不錄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攷任又題名云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于玆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故宴以茶也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爐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作銡又無撰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于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于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唐游石橋記跋

游石橋記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陸庶文庶吳人宰相元方之曾孫象先之從孫希聲之從祖也先世曰玩仕至司空侍中贈太尉其

子姓號太尉支元方象先希聲三世相唐新書世系表庶歷官福建觀察使當日以貴公孫領郡碑後列親賓接武男子從行是亦好事者親賓二人子壻試大理評事元益前絳州太平縣尉崔鑽男子五人右內率府錄事參軍綜前弘文館明經繪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紹前崇陵挽郎縝按世系表書縱鄭令綜河南府戶曹參軍繪信州刺史紹頳州刺史惟縝無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縝以大臣子弟充挽郎唐制然矣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右劉迥李幼卿李深謝勮羊滔薛戎詩各四首刊成二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尙存都御史江山趙鏜修府志具錄之中間闕文僅六字耳迥字陽卿知幾子大曆初吉州刺史終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志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泰山人大曆中宏詞及第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郎還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勮未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盡刪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之各爲一集合之以行後之君子改修地志者當取以爲法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于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于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于上官購諸洛下酬以稅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三年濟源令張洗字濯纓覩廟中楸槐數本爲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爲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于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祇川后祠宇恆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洗于事神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吳江潘氏稼堂其善藏諸

書唐賈竦華岳廟詩石刻後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參軍事琡修之修之者殆鋟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万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升書咸廙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真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爰裝界書其後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寘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爲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譌終愛雕本譌怯皆所當勘正者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九

唐國子學石經跋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　百　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三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柏暠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榆次縣三唐碑跋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爲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于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于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于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于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爲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九經字樣跋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玄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刱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于玄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石墨之傳于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爲三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神讖碑考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力臣名弨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款識遺予惜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并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湖州天寧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跋

湖州天寧寺建自陳永定三年武宣章皇后故宅也曰龍興曰孝義

曰萬壽曰報恩光孝寺額屢更其曰天寧者仍吳越武肅王所更額也相傳寺有尊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其八尚存文可辨識者一建于大中元年十一月後題刺史令狐綯姓名一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後題刺史蘇特姓名書者曹巨川也一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書者淩渭也一建于會昌元年十一月書者胡季良也一建于咸通十一年三月又斷石一平望芮文琛立後題乾符六年四月蓋平望驛時屬烏程澄源鄉宜陽里故張承吉詩云一派吳興水西來此驛分斯其證矣巨川渭莫考季良見宣和書譜載其行草書各五種考諸家記錄金石文字太和八年湖州德本寺碑陰係季良正書寶曆二年杭州大覺禪師碑元和二年平李錡紀功碑均係季良八分書元和四年國子司業辛璿碑九年永興寺僧伽和尚碑均係季良篆額是季良于書法諸體精熟不獨行草見長矣惜也幢第稱曰處士而不著其里貫疑即州人至繪畫人魚簡則畫譜未詳僅見于此予友鄭元慶芷畦撰湖州府志手拓諸幢文見示予嘉其見聞之周洽也書冊尾歸之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右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祕書監正字郎萬齊融撰其初趙州刺史徐嶠之書既隳于寇明州刺史于季友於僧惠印所覩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太和七年冬事也寺建于晉太康二年田賜于宋元嘉二年額更于梁普通三年釋道宣錄神州塔寺以是塔居第一焉碑題越州都督府鄮縣者齊融神龍中與賀知章賀朝張若虛邢巨包融等俱以吳越之士知名見劉昫唐書文苑傳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誤矣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府至乾元元年始號越州而鄮縣即故鄞州開元二十六年始割縣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引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以甫作碩不知何所本其陰有記則于季友辭附贈范的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均未之載季友太保頔次子也尙憲宗女惠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授羽林將軍制係元稹所草史不言其爲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第書絳宋等州刺史云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于元魏幽州刺史尉萇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萇命太安狄那人萇作長參預齊神武起兵破尒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勅于封管八州內寺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毀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修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侔者蓋仲武功名之士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乎俗者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跋

右唐咸通四年八月漳州押衙兼南界游奕將王剬所造陀羅尼石幢宣義郎前建州司戶參軍事劉鏞序并書經後題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柱國崔衮名又分書建立歲月及鐫字人于後按游奕將五代十國多有之獨不見于唐會要新舊書惟六典載騎曹掌外府兵馬簿帳牧畜之事凡諸衞馬承直配于金吾巡檢游奕者季請其料給之殆職巡邏者已是帖今藏吳江潘檢討稼堂家審定爲宋拓本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攷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

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鬬職方不錄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聞見已不能悉真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石之文爲可寶也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憫忠寺觀音像前于是南敘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是歲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還舍利于閣內陳辭請發封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後陳發緘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內金函閟其崇奉象教至矣迨明年匡威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無所之鎔迎館于鎮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圖鎔見殺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塔一燔于太和八年一燼于中和二年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僅存焉爾已踣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搨以藏諸笥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乙巳秋客自華州來者貽予唐李巨川所爲濟安侯廟碑濟安侯者華之城隍神也巨川爲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唐史附諸叛臣之列觀其碑文盛歸功于建此猶猘犬狂吠無足怪者繼得金張建所撰廟碑謂諸王既見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神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耳蒙天子恩至此輒敢爲弒逆事乎建倉皇而退昭宗德之徙神于行宮既還京封神濟安侯而歐陽子五代史則謂建父叔豐所誡殆儒者不語怪之意歟金源之文傳世者寡碑辭特剴切可誦其稱神縛草傳泥假以成像猶能奮叱不祥而當時藩鎮重臣幸時之亂曾不遣偏裨老弱之師爲衞社稷勤王計殆土木之不若蓋有激其言之矣彼巨川者罔有忌憚謂土木可欺己之文足以飾非于後不知直道在人自唐迄金二百年華之父老猶能道之而張建者復刊石而記其實也然則小人之變亂是非欲以惑天下後世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

晉王墓二碑跋

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爲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卽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人次曰克讓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衞將軍宿衞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鴈門與碑文合則爲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爲寺僧所殺不言其爲代州刺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土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爲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興紀

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予乃得覩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于土墓之搨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千峯禪院碑勅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峯禪院後唐明宗賜僧洪密勅蓋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荅之文曰退避無所愧恧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搰搰之尺則更深尺予強令搰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尙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鎭詔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即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鎭東軍牆隍廟記跋

鎭東軍牆隍廟碑施宿撰會稽志張淏續之均不載其文予友顧徵士寧人獲諸臥龍山西岡上采入金石文字記中碑文錢武肅王鏐撰王以乾寧二年伐董昌明年五月平之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爲鎭東軍授王領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至開平二年升爲大都督府亦謂之東府題曰牆隍廟者朱全忠之父名誠王既稱臣于梁不得不爲之諱矣獨怪全忠未篡弒時唐帝在位乃勅改武成王廟曰武明成德軍曰武順義成軍曰宣義幷嫌名皆避之迨梁既僭號司天監以帝曾祖諱茂琳請改歲月陽日辰凡戊字更作武尤可發笑也

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惲所爲千佛樓碑異焉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爲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朴以爲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劉繼元處褁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治金爲佛治不急之務惲身爲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圍棊飲酒反撰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爲睿宗皇帝繼元爲英武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旻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惲之夸大其辭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即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于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撰劉繼顒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即位改元之說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

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棄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惲至國亡乃降葢其誅戮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爭爲之効死其君臣豈真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格之卑書法之陋攷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十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爲風雨崩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迴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棊勢圖琴譜各二卷蓮花心漏迴文圖若干卷雖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既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别爲書庫所謂秘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于權謀祕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鐫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頒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爲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予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幷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鄩之傳焉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呂惠卿憸人也當時君子視若鬼蜮而王安石獨任之不疑且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今觀惠明寺舍利塔碑雖能文善書之士無以過之世徒知爲頭會箕斂之才不知兩人當日以經術定交而取合于文字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姦也歟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

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爲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月望日書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婁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爲金人所留迫之事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臥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于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攷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旣去不能原公大節所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刪去其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表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案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于玆寺然則所謂近郊某寺者殆卽普恩寺非邪史又載公以文字教金之貴人子弟使之就學因得以和好之說進蓋公之文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當其時宋諸臣留于金若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自命顧寺僧獨以公之言爲足重于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弃而忠信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幸以文章爲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輒更易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幾無以自白于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澂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磻老建閣于太學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李心傳陳騤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于行宮故址取其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卽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甃以瓴甋崇禎末廊圮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當藏弆若夫秦檜一跋已爲訥椎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玉帶生宋文丞相硯名也石產自端州未爲絕品其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玉而身衣紫丞相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觀于商丘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黃紙摹之不敢響搨也生之本末略見玉笥生詩其銘辭亦附注于詩編按金華胡翰作謝翺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是信公軍敗後硯卽歸翺可知其寓浦陽永康閱祐思諸陵登釣壇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遼釋志愿葬舍利石匣記跋

京師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見蔡絛北狩行錄趙子砥燕雲錄顧地志失載遺蹤遂不可稽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門西南

居民掘地得石匣匣旁有記自稱講經律論大德志愿錄幷書乃遼世宗天祿三年瘞舍利佛牙于此記後有千人邑三字蓋社名也施主姓名首列帝后諸王大臣下及童男小女考遼史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及卽位立爲皇后至天祿四年方册立皇后蕭氏二后同死察割之亂並葬于醫巫閭山記刻于三年所云皇后蓋指甄也東明王者疑是明王安端卽察割之父以功王東丹國故曰東明王也燕主大王者中臺省右相牒蠟爲南京留守封燕王故曰燕主大王也國舅相公者靖安蕭太后族只撒古魯以天祿元年爲國舅帳詳穩故曰國舅相公也獨趙思温子延照史作延昭而通鑑亦作照常爲石晉祁州刺史後仍歸遼餘子本末不得其詳矣又記有建窣堵波之文疑當時石匣置于塔下塔久廢而石匣僅存土中匣已無蓋其舍利佛牙又不知何時散佚也

遼雲居寺二碑跋

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仙露寺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皇帝者遼穆宗尊號丞相秦王者重元爲南京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卽位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統和元年六月上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于二十三年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奉天楊英撰文武功張徽書洛陽李微題額立石者同知京兆總管府事高貴也文稱處士初諱章更名九隴又名渭又名於菟其字希文不易也下筆有骨肋西州碑版多出其手一榻之外皆法書名畫望而判其真贋嘗鬻書于市一達官持之去處士直詣廳事取書辭色不少遜挾書掉臂而出性不喜浮屠法而處開元塔三十年無家無妻子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陜既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于河避地平陽入太原尋還故里以疾卒按金史哀宗紀元兵既取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于河南所云事變者此矣英之銘曰士之遇也爲龍爲虎其不遇也如魚如鼠既魚其龍又鼠其虎生必違其所好死則從其所惡將矯世以自戕抑直行而不顧苟會于心千載其猶旦暮著所以信于人者以銘先生之墓吁辭特崛奇而徽正書多涉篆隸體亦不猶人金源遺集傳至今者惟趙秉文王若虛段克己誠已李俊民元好問數家而已斯銘不見于載記乃摭其大略書之册尾兼錄其副示長洲孫生附著于書法考焉

趙吳興千字文跋

周興嗣千文便于小學善書者恆寫一本獨智永曾書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三年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千文一十七卷發秘書監裝背收拾此或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刻石今歸于予

元豐閏縣令碑記跋

豐潤縣本玉田之永濟務金史稱太和間置明寰宇通志一統志因之今觀至元七年縣令孫慶瑜碑記則改務爲縣乃章宗大安年事且云承安中以懷遠大將軍夾谷公習捏來宰是縣足徵置縣在泰和之先也碑又云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曰豐閏東海郡侯者卽衞紹王然則縣始置時仍名永濟可見又云大朝開創以來庚辰之歲改縣爲閏州考元史竟未之載宋王諸公未免失于討論矣清

類天文分野之書云洪武元年改閏爲潤而今國子監金元史雕本閏旁均著水亦非也碑書法雖不工然辭足以達其述先後政頗詳顧修地志者曾不引證何哉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于南郊二月癸亥鴻臚寺序班周敖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香幣牲醴祭告中鎮勒其文于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于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跋首善書院碑

萬曆丁酉先太傅文恪公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得華亭呂公原先生卷先文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文雖高恐不得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時文爾雖第與不第等未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行聞于時遂定先生卷第一後先生試禮部輒擯落謁選入官工部司務是時鄒忠介馮恭定講學京師于宣武門內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先生與周忠毅董其役而先大父時爲都察院照磨實經營之及書院成文忠作記董文敏書之則先大父已遷官故未得書于石也繼而羣小交攻毀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祇搨一十三紙而先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敉請重書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爲王評事應遴摹勒藏壁間爲御史某徙置中城察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借書院以爲曆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予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先持搨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予跋其尾予母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傅于京邸兩家結婚呂先生實爲行媒今兩家子姓仳離坎壈先代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能于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亡進退之故是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可泯已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唐人及第書名鴈塔未必鍥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即命立石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禎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於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幷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大僕寺少卿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石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灝監工立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鑑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予輯日下舊聞既撮其大略筆之于卷康熙辛未秋八月上丁

天子命大學士代祀孔子彝尊充十哲分獻官禮畢偕祭酒汪霦鼂采司業吳涵容大徧覽諸碑其初釋褐即撰記立石後乃有遲一二十年始立又或有題名無記兼踣于地者多有之嗚呼明之祖宗待進士可謂隆矣苟不由是出身選人輒投之僻左荒遠之地士大夫論資格日嚴而萬曆以後題名之石不師舊典作記登第者罕有拓而傳示子孫徒僵立于風雨冰雪之中信其剝蝕不亦可歎也夫爰屬二公扶其踣者幷搨之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十一

陶徵士聖賢羣輔錄跋

韓非有言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八儒者公孫氏居第七至晉陶徵士聖賢羣輔錄分疏之云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或疑公孫氏為龍非也龍字子石家語稱是衛人而北海鄭氏謂是楚人故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名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辨堅白異同之龍也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氏門弟子可知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是則公孫氏傳易之明徵矣蓋子石子秉名姓偶同而傳易之公孫氏與鄭大夫字伯石者名姓又同也錄此以證小司馬索隱之誤

唐律疏義跋

唐律疏義三十卷永徽二年閏月詔曰太宗文皇帝撥亂反正恤獄慎刑杜澆弊之源削煩苛之法道臻刑措二十二年玉几遺訓皇令刊改朕仰遵先旨旁求故實乃制太尉揚州都督長孫无忌開府儀同三司李勣尚書左僕射張行成光祿侍中高季輔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郎中賈敏行等爰暨朝賢詳定法律酌前王之令典考列辟之舊章適其輕重之宜采其寬猛之要使夫畫一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疎而不漏再移期月方始勒成是宜頒示普天垂之來葉凡在羣臣逮于列岳其務審慎稱朕意焉此見諸唐大詔令者也永徽三年五月詔律學未有定疏宜廣召解律人修義疏使中書門下監定參撰成三十卷四年十一月上之詔頒行天下此見諸唐會要者也按无忌等表進有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刑部尚書唐臨守黃門韓瑗中書侍郎來濟辛茂將尚書右丞劉燕客頼州刺史裴弘獻刑部郎中王懷恪盩厔縣令董雄大理丞路立始平縣丞石士逵大理評事曹惠果律學博士司馬銳等而無張行成高季輔令狐德棻高敬言或疑纂修諸臣姓名不符攷詔令閱載乃總修律令格式之員而表進于二年之後所列縣令丞博士蓋係召至解律人若張高令狐四公不與纂修義疏故爾唐代遺書傳抄多致殘闕是編前有元泰定四年江西儒學提舉柳贇序又附江西行中書省檢校官王元亮釋文末又綴編校考亭書院學士余資姓氏信為完書世有好事君子雕鋟以行徵于有位舊章之不愆庶乎復古寬大之條矣

刑統賦解跋

刑統賦四卷宋史藝文志不知作者晁公武讀書後志著錄二卷云皇朝傅霖撰或人為之注予所錄卷與晁氏同古林曹氏藏本也刑統定于周顯德四年命侍御史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等十人編集兵部尚書張昭遠看詳進呈凡二十一卷竇儀重加詳定增益九卷當日言律令格式之煩期于省文達理成書霖乃撮其要旨作賦而自解其義又東原郄某每聯撰四言歌以括之前有延祐三年趙孟頫序言其大略其後益都王亮復為增注大抵傅郄皆宋人而亮則元人也世儒以趙序加于長孫无忌等唐律三十卷之前遂疑疏義為霖等所注誤矣霖自題左宣德郎律學博士未審宋何朝人

長短經跋

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蕤梓州鹽亭人嘗注關朗易傳李白師事之孫光憲稱其夫婦俱有隱操而是編專論王霸機權正變之術其第十卷相傳載陰謀捭闔之說故祕不以示人依漢藝文志當入之縱橫家按漢志縱横家多至一百七篇而隋志止二部唐志四部此六十四篇宜著錄不應混入于雜家也

東宮備覽跋

東宮備覽六卷宋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模進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鄒應龍榜進士嘉泰二年八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模之歷官倫序見于中興館閣續錄者如此今觀告詞進表乃合先後銜具書之又兼莊文府教授或疑莊文太子薨于乾道三年模至慶元初始釋褐歷嘉泰開禧嘉定不應尚設教授以予考李心傳朝野雜記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設于紹興三十年時孝宗爲建王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矣先是十四年春建宗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名爲額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館職兼不在宗子之列故魏惠憲王卒于淳熙七年有子柄存設有府教授而莊文太子有二子挻櫓府亦得設教授模以館職遂兼之爾宋史志職官未詳因書于此

書玉臺新詠後

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齊梁文士擬作蘇子瞻疑陵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今文選盛行作僞者心不徒勞也已或者以爲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大集羣儒討論豈不知五言始自枚乘而序所云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有何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注文選者遂謂河梁之別五言此始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謬歟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並觀毋偏信文選可爾

宋本六家注文選跋

六家注文選六十卷宋崇寧五年鏤板至政和元年畢工墨光如漆紙堅緻全書完好序尾識云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蓋宋時蜀牋若是也每本有吳門徐賁私印又有太倉王氏賜書堂印記是書袁氏褏曾仿宋本雕刻以行故傳世特多然無鏤板畢工年月以此可辨僞真也

大唐類要跋

康熙己卯七月湖州書賈有以大唐類要百六十卷求售者反覆觀之即虞氏北堂書抄也按新唐書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氏讀書後志同而宋志止百六十卷是編地部至泥沙石而畢度非完書今世所行者出嘗熟陳禹謨錫玄氏刪補至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國之書雜入其中盡失其舊閱之令人生恚儲書者多藏之而原書罕覯矣類要傳寫雖多訛舛然大略出于原書未易得也

跋五百家昌黎集注

宋人輯書往往以摭采之富誇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爲千家成申之尚書集解號四百家仁名子播芳文粹號五百家是也昌黎集訓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舉刻于家塾亦稱五百家按其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

已其餘所云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廣注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殆亦無稽之言爾然當時刊書者知以博學詳說爲要務今則守一家之說以爲兎園冊其智出麻沙里刊書者之下矣是書向藏長洲文伯仁家歸吾鄉李太僕君實蓋宋槧之最精者惜中間闕三卷後人補抄原注已失不可復覩當更訪諸藏書家

播芳文粹跋

五百家播芳文粹大全二百卷曩在都下曾從友人借觀患其卷帙混淆兼多闕文誤字因置不錄歸田後見江浙儲藏家閒有之類皆抄寫丙戌三月留徐學使章仲花谿别業觀宋槧本始快于心若風庭之葉盡掃而老眼豁然也卷首有紹熙庚戌序南徐許開作稱係鉅鹿魏齊賢仲賢南陽葉棻子實所集具列姓氏凡五百二十家富哉言矣然其所錄不盡皆醇惜吾友宜興陳維崧其年華亭錢芳標葆馚吳江葉舒崇元禮錢唐陸繁弨拒石嘉興李符分虎皆以駢體名家諸君悉逝莫爲削其繁而舉其要也開字仲啓以中奉大夫提舉武夷沖祐觀著有志隱類槀見趙希弁讀書附志

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志後

靖康中蘇叔黨以真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若求活草閒邪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麈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于鎮陽繹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于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于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于端禮門再刻石于諸州三刻石于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于中

哉惟因粱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愬于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絶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詼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詭浪節概存焉是已乃毁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寃也

竹友集跋

臨川謝幼槃與兄無逸並負詩名呂居仁集江西詩派二十五人幼槃其一矣然其詩實與涪翁别居仁又稱其似謝宣城亦不類也書錄解題兩載竹友集一曰十卷一曰七卷蓋七卷者詩而十卷者合文言之是集流傳甚罕謝布政在杭抄之內府在杭收藏宋人集頗富近多散失惟此係其手書子孫裝界成冊平湖陸編修次友典福建庚午鄉試抄得之予見而令楷書生亟錄其副詩派遺集傳者無幾予所儲陳無已饒德操洪玉父韓子蒼晁叔用呂居仁僅六家得此而七焉

書劍南集後

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爲之可爾陸務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跡似春萍本無抵心如秋燕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禪師心似春鴻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敗棊難復振心如病木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知年家似江淮歸業戶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遠道身如敗將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深谷老桑門人似登仙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閒似苔磯垂釣叟淡如村院罷參僧嬾似老雞頻失旦衰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聞縱掉快如疥癢得爬搔閑似白鷗雖自足健如黃犢已無緣酒似粥濃知

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虵退嶺險如舟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鶯如相識向人鳴心如澤國春歸雁身似雲堂旦過僧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身如病木鷩秋早心似鰥魚怯夜長心如老驥長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身如病鶴長停料心似山僧已棄家心如頑石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脫穽奔林鹿迹似還山不雨雲恩如長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顆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棋那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冰貯玉壺衰如蠹葉秋先覺愁似鰥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黃犬快似麾兵卷白波壁如龜筴難占卜瓦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逢秋雨山似鑪峯鎖暮雲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萬木傾雨如梅子初黃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故入門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餘詩腰膝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句此陸平原所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予友三原孫枝蔚豹人徵入都不願分修史之祿賦詩云身如橘柚病於北心似鷓鴣飛向南有識者憐之此偶然作爾邇者詩人多舍唐學宋予嘗嫌務觀大熟魯直太生生者流爲蕭東夫熟者降爲楊廷秀蕭不傳而楊傳效之者何異海畔逐臭之夫邪

賴良大雅集跋

大雅集十卷天台賴良采擇凡二千餘篇楊廉夫點定存三百首既爲作序而江陰王逢吳興錢鼒亦序之集中所收皆元人其後閒有仕于明者第六卷載林洵送顧謹中入太學詩則洪武中從而補綴者也良字善卿赤城續志不書其姓氏出處顯晦不可得而知繹席帽山人序葢曾教授松江云倪元鎮贈良詩云陳詩昔在周盛日刪詩又是襃周餘二語得其概矣

書敦交集後

右敦交集一冊上虞魏仲遠輯其友酬和之詩也作者二十四人詩七十六首冊末宜有仲遠題識而今亡之非完書矣是集爲吾鄉李太僕君實紫桃軒藏本康熙丁丑予購得之稽諸竹齋丹崖清江全室集多有與仲遠昆弟贈答詩仲遠父處士明叔預卜塋兆于福祈山之陽結廬其下名福源精舍處敬爲之作贊又爲題尙古亭元章亦有筠深軒長歌季潭則有短歌清江爲作竹深記稱會稽之地多竹葢物有所宜猶衞之左泉右淇也其居邑西夏葢湖上伏龍山之下顧郡縣志俱佚其名按宋學士濂爲仲遠作見山樓記乃知其人名壽延云

梅菴李氏明正音跋

明正音七卷海鹽李景孟宗浩選本景孟中景泰甲戌進士知莆田縣事其父季衡公平世父孟璿仲璣兄景高宗遠皆有詩名季衡有西溪集孟璿有南莊集均不傳是編所錄多嘉興人作若沈鎰孟鈞陶瑾廷璧朱孟德維新陳善敬佐李澄若淵往予輯詩綜悉無從采掇即景孟詩亦遺之鄉人有著述莫爲之傳是猶目治而不見其睫也景孟曾孫儒烈嘉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曾刊是編以行惜今之雕本流傳者寡矣歲在戊子閏月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跋危氏雲林集

雲林集二卷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太樸之詩葛邏祿迺賢易之編而虞集伯生序之者也太樸以文名詩不恆見流傳惟此而已明兵入大都學士走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學士由是不死世傳明太祖聞學士履聲出之守余闕祠按吾鄉貝助教瓊有送危於幰赴安慶教授序稱洪武三年識公于京師未幾公卒則學士未嘗銜命守祠特其子於幰教授安慶好事者遂傅會有是言也於幰曾共歐陽佑呂復黃盅輩

采書北平載記脫去犢字是集發雕于後至元二年蓋學士入明後續作詩文均失傳矣

跋草閣集

錢塘李曄宗表元季結草閣居北關門外既而避地永康東陽閒洪武初官國子監助教有古今詩六卷拾遺一卷天台徐大章咸稱之金華朱伯清序之觀其長篇聳高奔逸堪與劉伯溫高季迪鼎足而今之杭人未有舉其姓氏者可歎也集中題徐原父畫梅歌云尋常更有梅花船繫在鑑湖柳姑之廟前柳姑者疑即沈約詩所云山陰柳家女也施宿會稽志云柳姑廟在山陰縣西一十里前臨鏡湖湖山勝絕處其後修府志者乃遂削去之是何心哉

跋釣鼇集

吳江陶振子昌洪武中任本縣儒學訓導改安化教諭歸隱華亭九峯閒自號釣鼇客長陵師起北平作哀吳王濞歌感慨悲壯意當日定流播于燕王聞之深怨私怒必甚矣革除詩文稍有忌諱者悉焚棄唯是歌存集中而人未有表其微者其後死于虎王達善輓以詩云昔爲海上釣鼇客今作山中飤虎人飤之爲言食去聲也以食入聲食去聲人也九峯無虎將毋靖難之後有飤之者乎

高麗權秀才應制集跋

高麗秀才權近字思叔別字陽村洪武中至南京高皇優禮待之賜衣賜食爰命賦詩陽村先之以本國廢興之由道塗經過之所次之以本國離合之勢山河之勝與夫鄰境之情形兼述東人感化之意既成精華炳蔚音響鏗鏘帝覽之稱歎因命與劉公三吾許公觀景公清戴公德彝張公信輩偕游南北市來賓重譯鶴鳴醉仙諸樓帝又賜以御製三詩此洪武丙子歲事建文四年春朝鮮恭定王李芳遠令知申事朴錫下議政府鏤版以行於是嘉靖大夫藝文館提學國人李詹暨奉使翰林史官兵部主事金陵端木孝思均爲作序而淮南陸顒番易祝孟獻題詩其後焉陽村賜游酒樓實錄未之載予所見應制集則天順元年朝鮮本也

書姚學士明山存稿後

文徵仲待詔翰林相傳爲明山學士及楊方城所窘昌言于衆曰吾衙門非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何孔目元朗叢說述之而曰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長在天地閒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耶聞者以爲快論然明山嘗與孫太初薛君采高子業相唱和且聞章丘李中麓富于藏書特遣其子就學可謂敏于好古者即徵仲去官日躬送至張家灣賦十詩贈別兼爲作序比之唐元魯山宋孫明復謂榮出于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其傾倒亦至矣然則元朗所述乃誑語耳金華吳少君詩說謊定推何太史而虞山錢氏偏信其說皎皎素絲其可染乎

書狷石居遺集後

予童稚日就塾于譚氏之居先後共學者六人譚舟石左羽陸英一次友暨第五兄夏士悉中表兄弟也書屋五楹予置席硯鴨脚樹下年十七爲贅壻乃遷馮氏之宅是歲兵起舟石從其父五經進士浮海入越轉徙漳州左羽避居于泖二陸暨予兄弟各不相聞既而離者合合者又離或出或處六十年來五人奄逝存者惟予已爾暇覽狷石居遺集是爲舟石左羽之王父諱昌言字聖俞萬曆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一後八年中進士知嘗熟婺源欒城三縣遷南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升福建布政司參議提督學政轉山東按察副使以布政司參政卒于官思陵即阼卹以死勤事諸臣特贈太僕寺卿公之試士也其文不假一人寓目必手自甄綜雖伯子省覲俾寄食旅店中不許入廨有投私書者概不發函試畢題數行裹原書復之閩人語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蓋視學三年鬚鬢盡白舟石語予歲在己丑冬攜其宅眷由琯溪之漳遇賊于山麓主僕遺急縛將

剸刃焉猝傳官軍至賊黨置之去見有叟扠手獨行呼之求救叟問客子何來答以浙人叟曰客知浙有譚學使乎對曰吾祖也叟遽前釋縛蓋賊渠之父自言曩爲諸生歲試譚公列其名二等吾師乎其子還治酒食導客踰嶺乃歸觀于此而信持衡之公子孫必食其報不在遇以國士而始有知己之感也舟石諱吉璁官至登州太守英一諱世楷思州太守左羽諱瑄工科掌印給事中次友諱棻内閣學士禮部侍郎夏士諱彝器承祖蔭中書科中書舍人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宏詞之士六人者舟石次友曁予屋其三云

書曼寄軒集後

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玄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輿公掌銓東曹聞先文恪公之訃請于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爲過斯國史所當附書于禮樂志者此事尚未百年今人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

摭言足本跋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爲末學所刪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足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刊于宜春郡吳江徐電發近錄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嘗就其校讎譌字發雕焉

書鑑誡錄後

鑑誡錄十卷後蜀人何光遠輝夫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跡可爲世鑒者前有劉曦度序今覽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說家爾每條以三字標目與蘇鶚杜陽雜編略同是冊猶宋槧卷首題重雕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墨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貽上愛之曾手錄一部

書北牕炙輠後

北牕炙輠二卷宋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陳琠少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抄其書稍稍流傳于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姓氏者矣進道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予所藏有之

跋劉豫事迹

劉豫事迹一卷不知誰氏所輯予抄自倦圃曹氏按豫祖塋在阜城縣南十二里元初尚謂之御莊石馬存焉見王惲秋澗集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者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惲詩有云公昔此讀書葱鬱見佳氣尚看書帶草碧色映階砌空餘一字詠流播傳後世是直以書生目之矣此事迹所未載附書于後噫豫一叛臣其書可以不錄然安祿山事迹姚汝能述之存其書亦足爲後鑒也

書王氏墓銘舉例後

墓銘舉例四卷長洲王行止仲編先以唐韓退之李習之柳子厚次以宋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己黃魯直陳瑩中晁无咎張文潛朱元晦呂伯恭凡一十五家之文舉以爲例足以續蒼厓潘氏金石例而補其闕矣是書未見雕本抄自無錫秦氏竊

意墓銘莫盛于東漢鄱易洪氏所輯隸釋隸續其文其銘體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惜乎予老矣不能爲也

跋碧溪詩話

碧溪詩話十卷宋黃徹常明撰書錄解題謂是莆田人而八閩通志則云邵武人舉紹興十五年進士殆家本莆田而占籍邵武者也編中持論多本少陵自言宦辰沅逾年顧志州郡官師者不載姓氏集亦失傳其送弟詩句云就舍勿令人避席過江莫與馬同船語淺情真不失風雅之旨矣

格齋四六跋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尚真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于是汪彥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選矣廬陵王子俊才臣爲周子充楊廷秀賞識嘗引以代草牋奏書記其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抄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愛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斯則彥章之亞也

書王司綵宮詞後

宮官之設見于周官見于戴記漢魏置貴嬪夫人此仿周官之三夫人也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此仿周官之九嬪也北史后妃傳有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豔儀暉則敬信此仿周官之二十七世婦也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內範穆閨婉德明婉豔婉妙範暉章敬茂靜肅瓊章穆華愼儀妙儀明懿崇明麗則婉儀彭媛修閑修靜弘愼豔光猗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愼明豔貞穆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豔正信凝婉英範懷愼修媛良則瑤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修禮昭愼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豔華徽娥肅儀妙則此仿周官之八十一御女也唐宋以來參合損益不廢其名明初定設六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掌以宮正總六局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付內史監牒移于外局有四司尚宮之屬有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尚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之屬有司寶司儀司仗司飾尚食之屬有司饌司醞司藥司供尚寢之屬有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之屬有司製司軫司綵司計司綵掌儲藏段疋者也官設于洪武五年王氏家南海河南村永樂二年選入宮命與權妃同輦辭曰妾嫠婦也安敢充下陳哉帝重之許歸嗚呼開創之主宮中府中設司分職各有典司后正位乎內夫人嬪御交贊陰教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法至善矣其後宮官罷設奄寺乃得橫行王振汪直劉瑾惡已貫盈至魏忠賢攬政昵一客氏深宮更無爲懿安皇后助者雖存女秀才女史官空名恆罰提鈴警夜而宮官大抵皆爲奄寺之菜戶矣外而稅礦內而批紅監軍則養寇賊至則開門貽禍之烈一至于此使女官舊章不廢褘衣褕翟絳紗貂蟬雍雍肅肅何遽稱九千歲于大璫之前乎

書五百羅漢名記後

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勛記之矣特其名梵夾不具載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板附釋藏之後按佛書諾俱那與其徒八百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石橋五百人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十二

褒斜帖跋

褒斜味佳一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凡一十九字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書今藏宛平孫氏羲之書古今獨絕世人得雙鉤及傳摹石本爭以爲寶況真蹟乎是書南宋藏之內府元兵輦以入燕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是時元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而斯人遂直書亡宋又隱其名以示不臣者然卷後有米友仁跋及趙子昂諸人圖書可定真蹟非謬君子觀于是歎子昂以王孫仕元其有媿于南廊庫經手人多矣

書萬歲通天帖舊事

萬歲通天帖一卷用白麻紙雙鉤書勾法精妙鋒神畢備而用墨濃淡不露纖痕正如一筆獨寫識者謂非薛稷鍾紹京不能洵墨寶也相傳武后從王方慶索其先世手蹟得二十八人書取而玩之謂曰此卿家世守朕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于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蓋秘府儲藏故罕題識第有宋高宗用小璽其後岳珂張雨王鏊文徵明跋者四人而已是卷向藏鄉先生項子長家子長諱篤壽中嘉靖壬戌進士入詞林性好藏書見祕冊輒令小胥傳抄儲之舍北萬卷樓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產富能鑒別古人書畫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籟閣坐質庫估價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顧嗇于財交易既退予價或浮輒悔至憂形于色罷飯不啜子長偵諸小童小童告以實子長過而問曰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饜心悅目者乎子京出其價浮者子長賞擊不已如子京所與值償焉取以歸其友愛若是子京子六人無一達者子長子德楨萬曆丙戌進士夢原萬曆己未進士德楨子鼎鉉萬曆辛丑進士馨國崇禎甲戌進士鄉人以爲厚德之報也馨國字仲展除知雅州卒于京師予祖姑歸焉乙酉之亂祖姑避地深村長物盡失惟此卷納諸枕中亂定依然完好予每謁祖姑恆得縱觀久之祖姑沒項氏日貧嗣子遂售于人轉入勢家過眼雲烟不復再覩矣

跋草書千文

懷素亞栖皆有草書千文是卷書法矜奇有驚蛇入草猛燒吹煙之勢中間更眺爲瞭更殷爲商更匡爲輔而真宗以後廟諱直書當屬宋初墨蹟疑是南嶽宣義大師夢英筆也

書黃山谷試李展筆真蹟卷

涪翁試李展筆作書有如張顛醺醉中髮觀其曲折如意匪特書法通神并想見展製筆之妙

書曹太尉勛迎鑾七賦後

右迎鑾七賦一卷宋曹太尉勛奉詔迎道君梓宮及顯仁韋太后作也公以紹興十一年十月治行明年七月顯仁自東平登舟梓宮既還后居慈寧殿公力請祠居天台山繪圖作賦傳于家題雖分爲七實一篇爾公之子姓世居海鹽保有此卷半千餘年勿失近乃歸予宗人衎齋重爲裝池珍襲之會予獲公松隱集四十卷顧闕七賦之四覩公手蹟遂寫成足本衎齋亦鈔完公集鄙意宜以公北狩行錄幷附集中尤勝舉也衎齋听然曰諾因具識之

趙子昂書十二月織圖後

趙文敏書僞本最多即有亂真者僅得其嫵媚而已此卷風骨戌削當屬晚年家居時筆詩亦有陶靖節風味題云奉懿旨作當日宮闈猶知重文且留心蠶織皆可記也

跋趙魏公書

書家翠墨流傳于世者惟顏魯公趙魏公最多蓋蘇黃諸君子曾有

黨禁而兩公無之也今之作僞者動用粉牋雙鉤以眩人目雖云下真蹟一等翻不若摹拓之存其真矣是本波磔飛動對之爽神爲跋其尾

鮮于伯機草書千字文跋

元自趙子昂書法盛行一時相率習姸媚之體獨鮮于伯機以古瘦見長世所傳高閑千文及張旭書大約多出其手也是冊脫去狂怒之習平淡之中筆法最爲謹密後及宋集賢李昭文周景遠田師孟李惟肅皆北方能書家惜其書今罕傳矣伯機漁陽人居于浙予浙人客漁陽題其書異哉

跋陳子微書

吳人陳深字子微宋遺民入元以能書薦不出其居曰寧極齋予家藏有詩一卷讀春秋編五卷此本當是子微所書小印曰仲房者蕭山魏文靖公驥也

書張子宜墨蹟冊

古人詩文不欲自露其才恆以澹泊見滋味於書法亦然第審楷則弗逞姿媚故晉唐墨蹟勒諸石而彌工若趙吳興董華亭手書藏者爭詡爲墨寶一摹勒上石乃削色矣無他過于逞姿媚也長洲張子宜不以書名其裔孫星貽有小紙書五則頗與范文正所書伯夷頌手蹟相似子宜生元季早有鄉曲譽明初一舉秀才除都水郎即免官歸居朱樂圃舊里爲四傑十友讌游之所詩所云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者是也吳中書畫流轉方域而子宜晚託跡于乘田委吏仕既不達名亦晦焉星以遺楷索予題識予思先生以甘白自號詩筆一歸簡古書亦瘦硬通神星也試鋟之石俾作書斷者更估之何如

悊皇帝御書跋

右德陵手勅二通先大傳文恪公在內閣時所奉批荅也其一遣代祀二皇廟一以皇妃逝祔葬孝潔皇后陵命傳諭禮工二部造墳一安光宗帝后神主于太廟蓋當時批荅尚多茲特兵火後僅存者爾朝野相傳帝天縱巧慧能手操斧鋸造輕車小屋萬幾不理以是威權下移今觀二勅書法雖不工未嘗假手司禮內監初政猶然逮先公及福清葉公先後去位中官始無忌憚詔旨不自帝出而朝士之禍烈矣然則否泰之反類由于大小之往來二勅似無關于治忽而天啓初終之政論世者所當辨也

跋王陽明先生家書

王子逸仲出陽明先生平溂賊後家書見示定亂之頃不矜不伐意在乞休足以見先生之學力未嘗與人爭功能也顧世儒言性理以先生學術未純動加詆毀然微先生則寧藩之變危及社稷靖難前事可爲寒心乃吳人伍袁萃倡邪說誣先生潛通叛藩曲學阿世之士從而傅會之其亦不仁甚矣嗟嗟悲夫今之從政者患得患失克如先生功成不居第思乞休幾人哉覽先生家書可興感也

題十五完人墨蹟

崇禎十七載爰立作宰輔五十人國亡後存者尚多其出處或殊居恆與世接欲求爲完人難矣機山閣老考終于江南未入
皇朝版圖之前皭然無滓當時幸免東市之禍晚節益爲正人所依歸即卷中九人皆見危授命者也公孫介維持以示予予請悉出笥中所藏復益以傳公冠張公國維文公安之彭公期生沈公猶龍五先生手蹟裝池卷後弁閣老標題改稱十五完人墨寶謹拜手而書其末

高念祖先世遺墨跋

予友高念祖一飯不忘其先與之言非祖父之言勿道也嘗集其先世手書裝潢成卷蓋雖南游舒越西北入于燕齊梯涉數千里必載以行其用心勤矣昔江左諸王氏多工書至唐則天后索諸其裔方

慶方慶集其先二十八人之書以獻后命善書者鉤畫設九賓觀之武成殿上其遺蹟流傳世以爲寶今高氏數公雖不盡以能書著俾傳諸子孫克盡如念祖之用心守以勿失焉知不爲異代所寶念祖請予書其尾其以予言爲可徵也夫

鉏菜翁夢記跋

周禮占夢有六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若曹先生所述三夢殆噩夢而不失其正者歟先生窮究儒者之學其于佛氏之書非其專好乃頻有感于觀世音菩薩者何歟豈晝之云爲固嘗思道之而忽感于中歟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惟先生于佛氏之說寂然無動于心斯能感而遂通其故其于鬼神之情狀宜無不知也蓋誠之不可揜信有若記之所云者圖而傳焉可以明吉凶憂患之故矣原佛氏之入中國其初感于漢明帝一夢而百千年來師其說不敢異彼能入人夢寐而誘之以善吁亦神矣哉

書沈文恪公行書卷

順治初雲間幾社諸子多有存者後進領袖詩稱吳懋謙六益書稱計南陽子山公起相抗而能傾心下之既貴廷之下榻與之分財簦笠之盟無間也

天子重公書恆　召入禁廷寫屏幛碑版　朝回鄉鄰韋布入都謀席研之地者公爲作薦牘動費百番紙無厭倦色在邸舍御下以慈童僕或不受約子山于公前執而撻之公笑謝曰朋友之道當如是矣都人傳以爲嘉話是卷大半公手札雖非平生絕品而真氣溢于紙墨間不易得也歲壬戌夏五月

駕在瀛臺子時知　起居注侍班天久不雨

天子諭輔臣詢歲旱時政必有闕失可同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因隨大學士後羅坐武英殿東南盈庭僉曰　袞職無闕公獨昌言三事一山海關滿洲差員當徹一湖口關江湖之衝非商估停泊之所舟易覆溺宜仍徙九江爲便一有司盜案處分過嚴以是諱盜者衆反爲民害于時合班大臣齊怒視公雜以詼訕而公不顧也大學士轉奏事雖不果行退與同僚言交歎仁者之勇爲不可及迨公沒後晉陵士子有代朝貴撰公墓碑者挈其綱云公以能書聞海內者四十年是以沈度兄弟目公矣卷爲同知辰州府事平湖沈曍日融谷所藏公以族子遇之者故裝界日題以文恪公遺蹟而不著姓邇年以來廷臣以文恪易名者匪一人予慮後之覽者或致疑非公書也遂著姓以表之

書大學士徐公述歸賦後

大學士崑山徐公以宰輔領明史局監修其歸也載書累萬卷闕吏橫索濡滯不前中塗成述歸賦幾三千言敘川涂之紆曲陳往古之得失此司空表聖所云攄衆騷之遺恨者也猶記歲在壬戌

天子有事春蒐彝尊侍班　乾清門時鹵簿已集　闕下公率滿漢御史三十員進諫

天子温言諭公方春省耕不出旬日回非游獵也公薨後彝尊會舉以告公哲嗣尚書尚書亦不知蓋公謂是舉職所當然未嘗以語尚書公之不自矜伐卽此見矣杜甫詩云晏公不語宋公語公去三獨坐後語者誰邪

書姜編修手書帖子後

吾友慈溪姜西溟以古文辭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老而不遇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贈厥考爲郎妣孺人予嘗勸其罷試鄉闈西溟怒不荅也平生不食豕兼惡人食豕一日予戲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柈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子名子其食之乎西溟笑曰非馬肝也年七十果以第三人及第楚辭所云年既老而不衰者矣江都程子蕎亭夙愛其書法查浦編修因以笥中冊贈之觀其穠纖瘦硬靡不合度蕎亭幸無飲缸面酒輕爲人所賺也小長蘆八十翁

朱彝尊書

書東田詞卷後

予少日不喜作詞中年始為之為之不已且好之因而瀏覽宋元詞集幾二百家竊謂南唐北宋惟小令為工若慢詞至南宋始極其變以是語人人輒非笑獨宜興陳其年謂為篤論信夫同調之難也其年沒後予詞亦不復多作及讀東田小令慢詞克兼南北宋之長與予意合予嘗衍土風為鴛鴦湖櫂歌百首東田亦以吳苑風景作望江南六十闋予詩修地志者見之概寘不錄而東田樂章有井水處無不歌之者惜其年早逝不獲同賞擊也

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

先太傅通籍後未嘗引書記相助故平生疏牘皆自具草彝尊少日覩有容堂西廡留有四櫝經亂盡失之既而搜訪掇拾五十年裝界成六冊書其後曰先公萬曆中以禮部左侍郎掌本部尙書事清德著聞是時朋黨紛爭先公中立不倚惟力持讜議抗疏建儲迨冊立旨下出儀注于袖信宿而大典行他若劾鄭國泰外戚不當預國事利瑪竇宜勒其歸國琉球遣使當仍依會典差給事行人不可失信外蕃在政府日救鄒公元標王公紀皆存朝廷大體即如尺牘草藁十九多與封疆大臣論邊防絕不及私也明史開局同官已為先公立傳近聞執政有斷自萬曆三十五年止之議是公之列傳猶屬未定留此六冊貽我子孫庶幾他日有覽彝尊跋尾知不誣其祖稍見先公立朝之大節焉

書先文恪公覆楊通政劾羅近溪疏後

明自正德以後講學者多師王伯安伯安諸弟子漸流于禪至萬曆初南城羅維德拾禪宗之餘唾惑世誣民益無忌憚狂瀾不可遏矣楊公官南通政使上疏糾之先公掌禮部尙書事覆疏千言要以去邪說正人心為先務實錄未之載者殆史臣憚僞學之虛聲曲護其短諱之云爾楊公上饒人諱時喬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贈尙書謚端潔

書忠貞服勞錄後

忠貞服勞錄一卷彝尊第八叔父茀園先生述先大父忱予府君治蹟而作也先大父以萬曆四十七年由官生除都察院照磨歷都事署經歷司天啓初授階修職郎覃恩勅曰先帝舊學于乃父詒輔予沖人茲爾勾稽故牘勞于其官朕甚嘉焉時吉水鄒公元標長安馮公從吾同掌院事闢首善書院退朝講學府君訓工掄材與吳江周公宗建協力營造會轉後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進階文林郎尋升太僕寺丞遷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奔太傅文恪公喪回籍歲丁卯魏忠賢擅權久三殿工未竣羅織不附己者坐贓鉅萬以濟將作于是御史梁夢環阿其意章劾數十人誣府君協理馬政邊餉虧額宜下法司提問府君服除入都逆黨將逮府君入獄乃封章自訟事得解補官進階承德郎崇禎二年都城被圍府君分守西直門破帽敝衣登陴與將士巡邏莊烈皇帝御下聰察不時遣左右詗諸臣之疎懈杖闕下革職者有之府君午飯門樓中使持令箭突至知府君貴公子將肆誅求及見所進止赤倉米臭魚而已歎息去自是詗者相傳不更訶責府君居京師善測北地陰晴一日市葦席千條鏟帚各數百夜半雨霰交集八門守者皆譁獨西直掃除蓋蔽宴如也明年轉員外郎又明年出知雲南楚雄府事一介不取諸民招流民平穀價恤獄囚絕爭訟寬馬戶之逋責釋嫠婦之箠楚甫八月而楚雄無枹鼓之警會聞母何太夫人訃遂解印綬力不能具舟楫巡按御史姜公思睿語寮寀曰朱守可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今萬里長路豈能步還乃各率私錢贈行府治百姓拒輪于道爭賦歌詩謠辭以述德取陸績故事繪圖題曰鬱林石其謠曰清貧太守一世難百鳥有鳳鳳有鸞鬱林石所載也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袍帶嘗寄質

庫中所遺府君止墓田七十畝故德陵諭葬文曰生且無居沒焉能葬至府君而貧尤甚然廉不沽名以是未顯于世彝尊仕不達幸遵祖父之遺訓歸守墓田奉祭祀讀先生所著錄因取錄中未詳者書之授諸桂孫稻孫焉

先君子五言詩書後

右五言詩一篇明崇禎戊辰先子于杭州西湖上觀毀魏忠賢生祠作也凡四十有六韻先是河南道御史廣州梁夢環羅織朝士之不附忠賢者先大父曾官工部營繕司主事以先太傅文恪公喪奔回籍尚未起復夢環誣奏下法司提問會思陵御極先大父入都上疏自訟獲免西湖毀祠之日正先子憂患之餘也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撫桐城潘汝楨擇地于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祠成聞于朝賜額曰普德由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閻永泰巡撫順天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于所部建魏璫祠七所天津則巡撫永城黃運泰長蘆則御史合肥龔萃肅薊州則巡撫杞縣劉詔保定則巡撫代州張鳳翼房山則部曹何宗聖盧溝橋則工部主事臨川曾國楨宣府則巡撫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撫遂安毛一鷺巡按蘄州王瑛揚州則巡鹽御史冀城許其孝巡按莆田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戶部尚書濰縣郭尚友徽州則知府祁縣頡鵬應天則指揮李之才山東濟寧則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南樂李從心德州則巡撫潁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榮河李嵩山西大同則巡撫魏縣王點代州五臺山則總督閻中張樸巡撫興州曹爾楨巡按臨邑劉弘光河東則巡鹽御史縉雲李燦然河南開封則巡撫大名郭增光巡按餘姚鮑奇謨參政海寧周鏘祥符知縣泰興季寓庸陝西延綏則巡撫萊蕪朱童蒙固原則巡撫武定史永安湖廣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按東莞溫皐謨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勳臣則保定侯梁世勛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士大興李若琳臺臣則日照李蕃盧陵黃憲卿壽張王大年旌德汪若極平定張樞河間智鋌府尹則陽城李春茂餘若主事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祚爭先營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有建于內城東街者於時工部郎餘姚葉憲祖私語人曰此天子幸辟雍馳道也駕出土偶豈能起立乎偵者以告忠賢即日削其籍祠以宏麗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其褒頌之辭有曰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祠必以上聞閣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忠賢頌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忠賢殺楊左周魏諸公比于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扁額曰配聖會悊皇帝宴駕乃止而江西巡撫益都楊邦憲毀周程朱子祠兼奪澹臺子羽祠碎其像時思陵已即阼矣仍疏請建逆祠及忠賢誅諸祠悉為士民所毀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記者有永恩感恩祝恩瞻恩隆恩洽恩沾恩廣恩留恩湛恩懷德昭德懋德戴德瞻德普德彰德顯德崇德隆德成德萃德仰德褒勛崇勛茂勛表勛鴻勛隆勛崇功元功報功旌功懷仁崇仁隆仁存仁廣仁景仁　仁嘉猷懋猷德馨德芳留敬鴻惠隆禧永愛著愛餘難以悉數矣康熙己未五月史局既開與同館諸君徵及舊事退而書于先子詩後小雅十月之交篇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爰列皇父家伯仲允暨番棸蹶楀字爵俾聞者足以戒彝尊職在國史敢引小雅之義具書之未可因佞人之有後而隱其惡也先子萬曆末補秀水縣學生天啓五年九月承先太傅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名注復社初集是歲八月初吉彝尊敬書

題亡兒書陶靖節文

康熙己卯三月從吳門借鈔雪山王氏紹陶錄歸示亡兒伏枕讀一過作而曰少陵野老譏陶公未必能達道非篤論也病少間為笑崞書此冊自後不復能作書蓋絕筆也昔郄嘉賓死其父方回哭之慟

嘉賓門人出其所遺小箱皆與桓宣武往返密計方回乃不哭今見亡兒遺紙非古不道老淚何由得乾邪涂月八日竹垞鮆獨叟書

書羅浮蝴蝶歌卷後

爾雅不釋蝶名六朝文士不作蝶賦蝶亦不幸矣其後滕王湛然畫蝶下及菜花子村裏來皆爲調鉛殺粉臨川謝無逸詠蝶多至三百首蝶又未嘗無知己也崇禎間長山王君蚪生知如皐縣事酷愛蝶縣民有犯者籠蝶輸君輒免暇登廨舍高處放之以爲笑樂惜其未見羅浮鳳子使知增城博羅二縣致羅浮蝶齱千百縱之萬花谷中不更愉快乎里中戴君索予父子書羅浮蝶歌漫綴于後

書戴貞女事

國子盜生桐鄉金粱聘同縣戴氏女昏有期矣粱以疾卒女告父母斬衰而哭請于舅姑撫叔之子爲嗣誓死不嫁由是鄰里戚懿交稱其賢聞于校官諗于縣其兄公行人司行人樟請爲文昭諸彤管或告朱叟曰禮有三殤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今粱年十七而夭則猶未成人也應之曰記不云乎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袁準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爲成人矣準之言是也或又曰弔也者賓之禮也未昏而女死壻齊衰弔焉夫死女斬衰弔焉所行者弔禮所服者弔服不以主道予之明矣今戴氏之女猶未成婦赴哀而見其舅姑則婦道也居其廬則妻道也撫其孤則母道也非過于禮者與應之曰女未昏而喪其夫禮有往弔之文凡弔者出卽釋其服而女以斬衰乃妻之本服又必葬而後除之則與賓不侔矣且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之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二斬也貞女義勿敢出也或又曰儀曹職掌民間寡婦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蓋慮貞不字者十年字也今戴女年甫十七爾試思人之境遇靡常焉知必遂其願應之曰士以志爲尙女子亦然志既先定鬼神其依天且不違故欲恆其德在定其志而已衞之共姜賦柏舟自誓其辭曰之死矢靡它又云之死矢靡慝卒踐其言非前事可師也與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母氏之黨周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故邴原女沒不從魏武之命與倉舒合葬今戴氏女未昏而哭其夫留事舅姑撫叔之子爲子將終身焉死可以合葬否與應之曰詩言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以言未共牢而食者也戴女既殯于金則舅姑得葬其婦嗣既立則子職得葬其母事雖近于嫁殤議禮者似宜通其變焉叟耄矣不能俟貞女坊表之年信其立志之專而特書其事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十三

顧長康女史箴圖跋

虎頭畫謝太傅謂自生人以來未有今世鮮有存者矣康熙壬子春觀女史箴于江都汪氏絹雖剝落氣韻絶倫惜止留其半男女老幼共二十八人象各異迹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者非與題識小字尤佳頗似大令十三行出虎頭已書也昔王世將書畫皆居第一故語右軍云畫吾自畫書吾自書而虎頭亦克兼之益信工畫者多善書昔賢之言不吾廷耳因勸汪翁舍畫而雙鉤其字勒諸石

王維伏生圖跋

右王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字庚戌十月觀于退谷孫侍郎齋生濟南人也予游濟南于長白山之陰拜生墓見其祠宇庳隘至不容筵几有司牲醪歲時之饗或闕焉不修因歎世人無知重生者蓋經學之不明久矣思秦之時諸生訟言封禪致有坑儒之禍生爲秦博士得免其明哲有過人者及漢興隱士負一時之望莫若商山四皓初未聞講習經義傳之弟子則其年雖八十餘衣冠甚偉與土木何異生獨能于微言既絶之時教學齊魯老而益勤卒傳之鼂錯斯文未喪天若有意于生而錫之年者百世之後宜師其人而識其貌焉維之所畫特想像爲之而已然藝事既神其精思所感如或見之觀是圖者不問知其爲生此思陵所以寶惜而親題之也世之法書善畫多祕之內府人既未得觀間復流傳于世藏之者非其人則觀者亦取非其人此書畫之戹也是圖之得歸孫氏非至幸與先生今年七十有八猶治尚書不輟所注禹貢洪範其發明給義甚詳對先生之容益悟維之貌生能入神也同觀者譚七舍人兄吉璁舟石李十九秀才良年武曾

再題王維伏生圖

是圖庚戌冬觀于北平孫侍郎蟄室因跋其尾既而歸于棠村梁相國今爲漫堂宋公所藏圭雖三易不墮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之手濟南生亦幸矣按中興館閣續錄維所畫濟南伏生圖曾歸祕閣儲藏故宋元以來題跋獨少宋公定爲真蹟知孫梁二公賞鑒略同也

光武帝燎衣圖跋

漢光武帝燎衣圖唐吴道子畫道子開元中嘗召入宮禁爲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論者謂其下筆有神然多施之門版屋壁歲久易毀至仙佛鬼怪世雖流傳又非儒者所取故是圖最爲難得圖之作未詳何年意開元初明皇勤政圖治思古帝王肇造之艱萬歲餘暇道子奉詔作此其後司馬承禎張果葉法善相繼被召而浮屠之營建亦盛由是東都老子廟壁與地獄變相之圖交出一藝之微亦隨世運升降可歎哉圖今歸程穆倩氏穆倩得之僧漸江漸江購之歙吴氏

跋釣鼇圖

釣鼇圖一卷新安故家所藏籤題郭忠恕名卷中第有水閣一斜百隨而無釣者之具亦無釣人觀者多未析按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有釣鼇圖一卷與捉臥甕人格並列當是唐時酒令子止謂分四十類類各一詩今其書不傳雖智者有所不知矣劉道醇稱恕先屋木樓觀一時之絶覩其界畫洵無可疵圖有察司橫印蓋內府物也惜其下截破碎安得好手李仙丹復裝之

李龍眠九歌圖卷跋

李伯時九歌圖用澄心堂紙作每圖書三閭大夫辭于後筆法娟妙匪特畫居絶品也題識殘闕止存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畫十字上有宣和大小印璽卷末元人題詠甚多康熙庚戌秋九月九日偕崑山顧炎武寧人嘉定陸元輔翼王永年申涵光鳧孟嘉興譚吉璁舟

石觀于宛平孫氏研山齋

八景圖跋

宋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平遠山水其平生得意者爲景凡八今人所仿瀟湘八景是也然當時作者意取平遠而已不專寫瀟湘風土迨元人形之歌詠其後自京國以及州縣志靡不有八景存焉固哉世俗之可笑也是冊不知誰氏之筆而意主平遠不失員外之旨見者勿定作瀟湘觀斯得之矣

題李唐長夏江寺圖

康熙乙丑三月納蘭侍衛容若購得李唐著色山水卷邀予題籤唐字晞古河陽人宣和中曾直畫院南渡後入臨安年已八十授待詔觀其畫法古雅深厚宜爲思陵所賞卷首題曰長夏江寺卷尾題曰李唐可比李思訓按宋人著色山水多以思訓爲宗蓋春山薄而秋山疎惟夏山利用丹墨思陵比之思訓可謂知言也已

題楊補之墨梅

朱三十五梅詞橫枝清瘦只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梅花有魂二語攝之此唯逃禪楊叟能寫出若黄石山農興酣落筆便與少陵亂插繁花照晴昊句相似愁眼雖衡要非逃禪叟意中景矣歲在丁未冬坐孫侍郎退翁蟄室斲冰試謝道韞研書

書彝齋趙氏水仙花卷

趙子固水仙橫幅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齋記先子恆言世多贗本其真蹟有九十三莖者最佳今數之果然侍郎所蓄有楊補之墨梅顧定之墨竹與是卷種歲寒三友梅竹無多花葉而水仙獨繁然對之不異神仙冰雪之容正樂府詩所云寂寥抱冬心者也

錢舜舉鼯鼠圖跋

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畫家惟邊鸞圖石榴猴鼠易元吉圖青菜鼠狼此外流傳蓋寡康熙甲申暢月偶集小滄浪亭西陂放鴨翁出錢舜舉鼯鼠圖見示歎其工絕翁屬書蘇和仲賦于後乙酉夏始以八分書而歸之兼欲題詩其上未果也

題趙子昂鵲華秋色圖

鵲華秋色圖卷元貞元年吳興趙王孫罷守齊州歸爲周公謹作用丹墨淡著色參合王右丞董北苑法華不注一峯特立而鵲山附之對此益信酈善長單椒秀澤一語之善形容也卷有楊仲弘范德機虞伯生三公跋華亭董尙書愛而屢題之予嘗聞畫家論文徵仲畫謂其原出于松雪把玩是卷良然康熙甲子冬觀于納蘭侍衛容若之淥水亭

題趙子昂水村圖

趙王孫畫山水用絹素設色者多獨水村圖橫幅以紙寫之且用水墨洵神品也題云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爲錢德鈞作又自識云後一月德鈞持此圖見示則已裝成軸矣一時信手塗抹乃過辱珍重如此極令人慚愧卷末題咏者四十八人歲在乙丑三月納蘭容若屬予題籤留之匝月卷還未幾容若逝真蹟不復可覩矣水村即今之分湖明宣德中析嘉興一府爲縣七遂隸嘉善後之修地志者不載此事因撮其大略書之

題王孤雲蒲萄庭樹小幅

永嘉王振鵬朋梅以畫受知元仁宗賜號孤雲處士其界畫最工恆綴花籬架果于臺榭之下是幅雖小蓋其真蹟世惟見圖繪寶鑑稱其官漕運千戶不知延祐初曾爲秘書監典簿也

題江山偉觀圖

元會稽董旭遂初江山偉觀圖以金焦二山畫之紙背題長歌于圖後書法亦工用董旭私印印詩之首端遂初私印印詩之尾同時題識者三十一人憶歲在辛巳予留昭慶僧寺此卷爲姚氏收藏物子愛旭長歌高聳奔逸借抄寄顧孝廉俠君選入元詩今年春我宗衎

齋上舍見而不忍釋手姚氏之子謂曰子欲得之跋者人各一金遂以白金二斤易之亦稱好事也已卷首江山偉觀四篆字鈎畫奇古不識何人所書

題元四學士畫像

四學士經術文章冠于元代百世而下瞻其畫象如聞謦咳矣蘇昌齡書法入妙通神品在宋仲温朱孟辯之上跋稱悵然有存歿之感者至正甲午吳虞揭三公俱逝惟歐陽原功卒于丁酉故云按畫家繪象存者上圖半體歿者乃寫全身然則歐陽原功亦歿後續繪者也卷內有凌晏如私印晏如湖州人以書受知長陵官至僉都御史是卷向藏南陽村莊呂氏今無鄙以授子堉寶靈通

書顧定之墨竹

顧定之墨竹一本下無土石抽梢直上對之若新雨乍洗娟娟媚人同時畫竹羣推吳仲圭然尺幅中交柯接葉或失則繁又雜以草書題識覺少者未始不貴也定之名安淮東人元統間仕為龍巖都巡轉毗陵錄判歷泉州路判官自號石屋老人鄭九成詩吳下幾人能畫竹風流只數顧參軍心賞不謬矣是軸藏李太僕寫山樓以非肉食者所好故子姓猶保之

跋李紫篔畫卷

畫家好手元時特多略見圖繪寶鑑紫篔生李升其一也生濠梁人善寫竹石兼工平遠山水斯卷送沖真觀主蔡霞外而作松竹清疎峯巒渲以焦墨澹抹贏青作遙山識者謂其原出王維也今藏孫上舍洪九家意當日必有諸公贈言跋尾惜為人剳去然鄭人買櫝還珠珠固在庸何傷丁亥夏五日北至小長蘆朱彝尊書

又

紫篔晚居澱山湖畔故吳郡尤存以仁贈以詩云積玉谿頭水拍天草堂只在澱山前雲間錢元方彥直贈以詩云謫仙今住五茸西大泖當門鑪正肥其居有白雲隝東維子賦詩贈之今其遺跡無存矣慈谿黃玠伯成題其墨本竹枝云刻雕妙入神餘情寄乀丿殆時人重其墨竹以之刻雕屏風云爾洪九方排纂書畫譜復題此歸之俾采入卷中八十翁彝尊又跋

黃子久浮嵐暖翠圖

順治十有七年冬十一月朔寓山陰之簞醪河飲于萊陽宋公之廨斟隗囂宮綠瓷琖勸客蒸萊雞為饌客以醉辭公出黃子久浮嵐暖翠圖示客以當解酲圖高六尺廣三尺樹木之秀挺山石之詭異恍如坐我富春江上渾忘身之在官舍也畫額題識子久時年八十有三而局法嚴整神韻深厚反勝少壯時此全乎天者已是日南昌王猷定于一長洲宋實穎既庭金壇蔣超虎臣仁和陳晉明康侯吳江葉燮星期同觀秀水朱彝尊錫鬯書

書王叔明畫舊事

京師故家有藏黃鶴山樵畫者俾縫人持以售諸市予適視之許以錢三十緡挂于寓居之壁觀其勾皴之法若下筆作草書全不修飾而結束入細華亭董尚書大書其額云天下第一王叔明畫其裝護亦精用粉綠色宣窰軸子堅栗如玉留之旬日囊空羞澀終無以應俄而棠村梁尚書以白金五鎰購之神物化去見之魂夢不可弭忘也尚書以宰相歸里聞其身後墨寶散失偶憶舊事書之

跋師子林畫冊

歲在甲辰九月從京師入雲中同里曹公官山西按察副使舍予萬物同春亭暇出徐賁幼文師子林畫冊見示師子林者元至正二年僧維則之門人鑿池壘石築蘭若以居其師者也峯曰師子曰含暉曰吐月橋曰小飛虹窩曰禪窩谷曰竹谷堂曰立雪室曰臥雲閣曰問梅軒曰指柏池曰玉鑑井曰冰壺當時留題八子高啟季迪張適子宜王行止仲謝徽玄懿申屠衡仲權張簡仲簡陶琛彥行僧道衍

斯道而茲冊惟斯道用小楷書其詩諸公不與焉考師林初建朱德潤澤民圖之趙元善長倪瓚元鎮商確續圖之幼文寫此冊在洪武七年三月自言用圖寫意初不較其形似蓋欲別開生面不同乎朱趙倪三子爾

書孫氏同爨會圖後

吾鄉孫簡肅公治家以嚴子弟侍立暑不去衣然其教初學飯後必散步歌詩以吟詠性情故其子六人皆善詩家居爲同爨會三日一集集必有詩列圖于前聚詩其後裝池爲卷孝友之語充溢丈幅之中可謂天倫樂事矣公嘗誡諸子曰家人睽離必起于婦人但得兄弟時時相聚讒何由生今褎展子弟往往晝居於內兄弟無幾相見此讒柄所由階也若盡如孫氏六公飲酒之飫而不忿其儀讌集之頻而勿傷于後賢子孫循而行之雖百世可已公裔孫某出示予因跋其後歸之并著于禾錄焉

項子京畫卷跋

予家與項氏世爲婚姻所謂天籟閣者少日屢登焉乙酉以後書畫未燼者盡散人間近日士大夫好古其家輒貧或旋購旋去之大率歸非其人矣噫非其人而厚藏書畫之厄終歸于燼而已黃山程穆倩家最貧嗜古尤癖書畫歸之幸矣惜乎價盈千百者力又不能購也子京之畫世人知之者罕程子獨加珍惜俾予跋尾夫程子且然況生同里而數過其廬如予者邪

題薛素素畫冊

嘉興妓薛素素小字潤娘行五人稱其有十能詩書琴弈簫而馳馬走索射彈尤絶技也予見其手寫水墨大士甚工董尚書未第日授書禾中見而愛之爲作小楷心經兼題以跋至山水蘭竹下筆迅埽無不意態入神聞在京師挾彈走馬能以兩彈丸先後發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嘗置彈于小婢額上彈去而婢不知江都陸無從歌云酒酣請爲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纏紅袖袒半韝側度雲鬟引雙臂侍兒拈丸著髮端回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范夫人贈詩云重開別院貯文君寶絡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靈芸尋爲李征蠻所嬖又嘗侍沈孝廉景倩巾櫛其畫象傳入蠻洞酉陽彭宣慰深慕之費金錢無算致之不得也

許旌陽移居圖跋

許旌陽移居圖宛平崔秀才道母所畫橫幅丈餘圖中移家具散走者鬚鬟臂指各異情狀怪疑皆鬼也自吳道子朱繇傳地獄變相其後貌鬼子鬼母鍾馗小妹不一其人至宋龔高士開專以鬼物見長觀其骨象獰劣令人不歡茲圖爲神仙移居故口無哆張目無很視較開所狀略殊然先民後賢寄託之情一也詩言之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高士蓋有深慨于中寄之筆墨者崇禎之季有鬼白晝入市用紙錢交易死者魂未離散叩人門戶買棺彼時思陵命將出師輦下臣民無一足供驅使者翻不若旌陽令之使鬼鬼忘其勞焉道母繪此得毋寄託在是與道母初名丹晚更名子忠別字青蚓國亡走入土窟中死圖今藏萊陽宋氏順治庚子冬觀于雲門舟中

題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右宮門待漏圖先伯祖妣趙淑人朝孝節烈皇后孝哀悊皇后因而傳寫者也按命婦朝女君見於周禮其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笄纚其屨黃漢制則服蠶衣唐外命婦入朝或于光順門或于肅章門宋元節序慶賀咸許外命婦入內明元旦冬至后御坤寧殿中使引命婦各服其服行禮其後改于仁智殿崇禎七年三月甲寅（二十八日）孝節皇后生辰詔命婦入賀舊典久不行矣多稱疾不至詣大內者僅五十有三人步入西華門拜于殿下懿旨傳賜鮮果帝詰責禮部以

人寡不成禮迨七年十月己丑孝哀皇后生辰朝于慈寧宮步入東華門就位者一百六十有八人十年二月丁卯二十八日復朝中宮于隆道閣仍自西華門步入就位行禮者一百八十人嘉定伯周奎夫人亦與焉拜畢周夫人進宮行家人禮后語周夫人曰諸命婦骨相多福薄惟朱侍郎妻容貌莊穪象服爾隨賜銀豆鮮果經別殿神宗皇貴妃劉復賜茶于思善門於是淑人朝女君者三矣其初先伯祖方任大理寺卿再入時遷刑部右侍郎三入轉左侍郎既卒贈尚書十七年春京師陷思陵傳旨後宮自裁太監王承壽奔告于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經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孝節皇后亦崩是歲五月孝哀皇后祔德陵孝節皇后祔思陵大書于

世祖章皇帝實錄越二年淑人以病終將斂得手書于臂曰老婦五膺封誥三朝中宮甲申之後先后賓天未克相隨泉下茲含媿而死爾子孫喪務從儉毋受貴人之弔斯老婦之魂魄寧矣鄉黨傳之謂可入女誡圖今爲兄之子建子所藏歲久將復裝潢彝尊乃撮其大略書後庶子子孫孫永保而勿失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十四

書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後

右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隋太醫博士巢元方奉勅與諸醫共論疢疾所起之源及九候之要大業六年書成進于朝論凡一千七百二十篇言之詳矣隋唐經籍志不著于錄而宋志有之蓋太平興國中命王懷隱王祐陳昭遇等集聖惠方每部取元方之論冠其首神宗以之課試醫士是編始大顯於時書錄解題謂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考宋制醫以巢氏論與千金翼方同目爲小經而千金方不與然則今所傳孫真人書殆未足深信矣

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後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載晁氏讀書後志陳氏書錄解題宋藝文志作五卷按宋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於是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類分二十一門錄方二百九十有七然則是書成于汴都也今考王氏玉海置藥局四所其一曰和劑局在紹興六年正月至若改熟藥所爲太平惠民局在紹興十八年又八月蓋師文等校正本實止五卷其後添補紹興寶慶淳祐諸方暨吳直閣方諸局方故增益至十卷爾予家所藏乃元時雕本後附太醫助教許洪指南三卷係建安高氏日新堂板行

本草衍義跋

本草衍義一十七卷冠以序例三卷合二十卷宋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寇宗奭撰政和六年太醫學博士李康等看詳申尚書省有旨轉一官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石宣和元年其兄子宣教郎解縣丞約校勘鏤版印造頒行本草經撰自神農隋志已列其目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一卷鄭康成注周禮疾醫謂治合之齊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賈公彥疏云是周末時人而陳騤中興館閣書目引漢書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稱少誦醫經本草方謂書名始見于此誤矣陶隱居而後參核加詳至宗奭考諸家之說援引辨證文簡者證其義諱避者原其名斯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三建之形性畢具矣是書白雲子采入道藏曩從吳檢討志伊觀于京師之靈佑宮近始得元人故牘因書于後

書是齋百一選方後

百一選方不書撰人名氏題曰是齋按陳氏書錄解題云是山陰王璆孟欲所輯凡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二十八卷予家所藏乃元人鋟本按其目僅二十卷爾殆經後人選擇者歟

書宋本晞范子脈訣集解後

咸淳二年臨川李駉子野撰脈訣集解一十二卷邑人何桂發序之謂得于誦詩讀書之餘蓋儒者也竊謂人之賦形修短強弱肥瘠之不同則脈亦異焉今之醫者止憑切脈而王叔和之訣蓋有不甚解者庸醫一歲之殺人比于法司之決囚數且倍之矣駉自號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歟

跋濟生拔萃方

濟生拔萃方六卷延祐二年銅鞮杜思敬輯自爲之序其言曰醫不專于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于方而舍方無以爲藥斯明乎炊湯脈神之術者宜其能采拾衆善以成書也元史不作藝文志典籍無徵予嘗思補之于醫書類知其目者金有紀天錫張元素劉元素李慶嗣張從正五家二十四部凡八十八卷元有李杲竇默王好古錢近之羅天益戴起宗滑壽李希范王鏡潭鮑同仁朱震亨鄧焱王中陽李鵬飛葛應雷葛乾孫朱撝趙良陳直鄒鉉胡仕可吳瑞尚從善熊景元申屠致遠危亦林薩德彌實李中南陸仲達堯允恭吳以

寧齊德之曾世榮馮道玄孫允賢殷震三十六家七十三部內十八部卷亡四百七卷茲又得杜氏此書然則待訪者寧有窮乎思敬自號寶善老人書成時年八十有一予今年齒亦均雖耄矣尚思踐宿諾焉

醫家四書跋

南潯布衣許兆禎培元精醫術著錄于先少保之門先公取其所撰診翼藥準方紀醫鏡四部合名之曰醫家四書世父貴陽太守鏤版行之當書成時申文定李文節朱文肅均爲作序先公亦題其簡端培元之名海內無不知之者已先公亦御醫直聖濟殿官至院使嘗被召入乾清宮西暖閣診定陵脈奏曰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喜立命太監陸敬書之屏所謇立命玄圭經亂失惟太醫院志僅存

大觀證類本草跋

經史證類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大觀初唐愼微撰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勾學事艾晟序之謂傳書者失其邑里不知何許人闕其疑可也或以蜀人實之何所據乎本草自神農子儀而後代有廣益舊經止三百六十五味爾今按其目錄實一千七百四十八種比之唐本蜀本掌禹錫之補注蘇頌之圖經所增已多紹興中曾詔王繼先校定附釋音一卷付國子監鏤版以行其後大德壬寅一刊于宗文書院明萬曆丁丑再刊于宣城民家幷以寇氏衍義附于各條之下雖于義無損然非唐氏之舊毋亦類于覩皐禽而續鳧之頸者歟

跋張氏醫說

醫說十卷嘉靖中雕本不題撰人姓氏觀乎書錄解題始知爲宋新安張景季明所撰也喜劇而書諸卷尾

跋孫子算經

孫子算經三卷漢志不著于錄而隋唐經籍志有之首言度量所起合乎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之文次言乘除之法設爲之數十三篇中所云廓地分利委積遠輸貴賣兵役分數比之九章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輸盈不足之目往往相符而其要在得算多多算勝以是知此編非僞託也唐立算學命李淳風注解頒之學官今其書算博士知者罕矣

九章算經跋

九章卽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國子者也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盈不足八旁要九皆周公所作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勾股又夕桀一篇其義無聞蓋周公旣問數于商高定此九數算術之古莫尙于此矣于是劉徽注之序之徐岳甄鸞等述之李遵義疏之遠而日月周天行度之數近而田疇米廩積冪隱雜廣斜正負之幽微靡不著焉斯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于今者可寶也

五曹算經跋

右五曹算經五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注而博士梁述助教王眞儒等校定之書也地利生人之本故首田曹田疇必資人功故次兵曹人家必用食飮故次集曹會集必務儲蓄故次倉曹倉廩必資貿易故以金曹終焉相傳其法出于孫武然孫子別有算經考古者存其說可爾

跋鄱陽洪氏南朝史精語

康熙辛酉冬購得宋槧經史法語四冊不足藝文志二十四卷之數旣而亡之從故家抄南朝史精語宋四卷齊三卷梁三卷陳一卷宋志作六卷蓋一代合爲一卷故也志開法語有左氏傳六卷史記八卷漢書二十卷精語有後漢書十六卷三國志六卷晉書五卷唐書一卷惜均未之見所云南朝史者蓋指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所撰而

言非李延壽之南史志失書朝字誤矣

書楊太真外傳後

宮闈之事外人罕知所見或異辭矧出于傳聞者乎太真外傳宋樂史所撰稱妃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宮使高力士取于壽邸度爲女道士住內太真宮此傳聞之謬也按唐大詔令載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以黃門侍郎陳希烈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爲壽王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降而親王禮儀有殺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徵而請期然後親迎同牢備禮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冊卽歸壽邸之禮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爲女道士勅曰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毅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弘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爲女道士蓋帝先注意于妃顧難奪之朱邸思納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嬪藩國者據妃曾受冊云然其曰太后忌辰者昭成竇后以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則天后以建子月爲歲首中宗雖復舊用夏正卽正月行香廢務直至順宗永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爲忌辰開元中猶循中宗行香之舊是妃入道之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旣入道衣道士服入見號曰太真史稱不朞歲禮遇如惠妃然則妃由道院入宮不由壽邸陳鴻長恨傳謂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妃于壽邸與外傳同其謬張俞驪山記謂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詠妃入道一詠妃未歸壽邸一詠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妃之祖志謙三子長玄琰次玄珪次玄璬玄琰子銛玄珪子錡玄璬子鑑若國忠則妃再從兄也妃本玄璬長女大書冊壽王妃父乃天寶四載立爲貴妃帝欲掩天下之耳目而籍其口遂令妃不父其父而移作玄琰少女于是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玄珪工部尚書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姊三人大姨韓國三姨虢國八姨秦國玄璬獨未聞加恩焉子鑑官湖州刺史後雖尚主冊貴妃日恩澤亦未之及蓋推而遠之也且銛係玄琰子而劉昫唐書以爲妃再從兄則當時業有識其非者矣明皇英主開元之政稱全盛時惑一妃子至淪亡社稷作僞心勞迹愈晦而言之益醜詩不云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國史無識誤落帝度內謂妃少孤養于叔父玄璬而以琰爲妃父子故驗之載紀辨外傳之誣特發其微焉至於玉谿生詩箋之別幅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五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考一

孔子弟子考

序曰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取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人法既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間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横七十之目于心胸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複姓者改姓一字書之栗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尙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暨孟子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茲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郕公先之也餘從羣書采獲具列焉

魯秦子商字丕茲（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諡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內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晳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唐追贈滕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皐）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歲）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鄫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

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㫃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郜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衞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衞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蕃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晳）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駢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瑯琊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丘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衞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隷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蔵共三十二人內顏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冶子長(家語作萇)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宮子縚(或作韜)一名括(或作适)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龔丘侯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違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弘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為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為一矣

齊公晳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沉)唐贈郯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為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為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牛唐贈向(或作滕)伯宋贈楚丘侯改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鄄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晳(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索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蒧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徵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朐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間有同者既有曾蒧亦有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

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哲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哲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續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邽巽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而弁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晳（家語作晳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雩婁伯宋贈厭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忼或作桃）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友）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句子井彊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邽子巽（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巽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恆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續）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論語）字子續（咸淳臨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阿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強以棠棖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卽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宛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作子横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郎申繚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卽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螣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鄡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字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謝不舛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君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皆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

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貜之子也卒諡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亦作閱）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貜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卽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卽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說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歷郊射之所攷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閱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卽鄭國遂亦罷祀而弁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摜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衞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衞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衞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据此疑卽蘭也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二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

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丞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幷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譏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氏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晳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間

賓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

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鄡單秦冉顏何也益以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概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庄子虙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庄顏子思夫子高韋續書品爲素王紀瑞製麒麟書之申姓名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唐藝文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國語爲憑至斥史記爲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爲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壤駟左人少叔石作左丘悉爲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丘明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曾晳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顏路商瞿季次公㫖顏刻顏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宮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顏燭雛陳亢林放申棖子服景伯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考二

孔子門人考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馯臂子弓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疪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于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于子弓弓或作弘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勘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鑃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丘伯改贈睢陽伯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魯孔伋子思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爲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出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顏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景子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顏師古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

劉向曰六國時人

顏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

顏師古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芊嬰

漢志十八篇

顏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爲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辭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爲一人今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按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

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輿本門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又齊有芉嬰著芉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二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二等

孟子弟子考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萬子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　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丘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　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吳萊曰孟子學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溝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

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

顧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並孟子之門人廣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考三

太極圖授受考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摶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爲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玄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摶受之呂嵒嵒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于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于老子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故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戶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歲造軍器之數其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牐湖州府三烏程縣之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闈紀錄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懽忻相告裹粻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復禮迫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

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攷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秪書今屬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鈳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卽杭州府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弗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呂冢考

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侯蒙冢也考吳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弘之荆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卽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爲所殺麼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堰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地名之傳于今往往非昔卽以嘉興論如由拳之譌爲油潭西埏之譌爲西縣蹲賓之譌爲蒸餠射襄之譌爲壽香新塍之譌爲新城徐巒廟之譌爲徐偃王廟蓋不可勝數矣書以俟記地志者正之

辨

尚書古文辨

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載其文九十七字且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衞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文字卽以爲安國所傳亦牠疎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大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壺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慎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

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而僞託孔傳者不知也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遯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岣嶁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龢鬲敦卣盤匜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

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秪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鋟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五羖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扊扅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幷以寄孔德

原

原教

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其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勿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惟內無所主則死生禍福戰于中其初守道不篤持論兩端其究歸于無所忌憚而獲罪名教當是非可否之際倡爲調停之說者未有不流爲小人者也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問爲政夫子告之以正

名謂名之不正至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原刑

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臯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誅賊之為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麑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毀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所用恥焉彼夫劓刵椓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絶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漢志援俗說著論以為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鄭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為肉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尚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然則肉刑其昉于周與穆王閔實其罪許罰以鍰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絶于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尚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之僞焉

原貞

表貞婦之里而旌其門自後世始也然則古人未之重與曰在易恆之大過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古之人以為從一而終者出乎義之宜無足異也曰女子未嫁而夫死終身不嫁焉可謂異矣顧經傳亦莫之詳何與曰先王制禮用以防民之所不足期合乎人事之宜而已未昏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終身不嫁蓋禮之過焉者也此經傳之所未詳也嗚呼自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民至有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世之所難雖過於禮焉茍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還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而況其未昏者乎謂之從可乎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恆而始之以感夫男女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恆其德也春秋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公羊穀梁二子傳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禮女子未許嫁而笄燕則鬈首許嫁笄而字則為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脫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曰趨喪而哭禮與曰記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焉鄭康成范甯皆主其說其誰曰不可也曰然則死可以合葬與曰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未昏而合葬是嫁殤也曰生不得結其褵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憫者矣旌表焉不可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彼女子之貞惟知一其志以恆夫婦之道而已又豈樂有聞于鄉里而為之者乎山陽高于雲其兄之子昂聘大河衛蔣氏之女未娶而夭女趨喪而哭甚哀自誓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餘矣而有司莫知也世儒拘牽之見謂女尚未嫁不當輒詣夫家撫棺而哭而鄉里憫其守者謂死即可以合葬于昂之墓皆非也高子習于禮而克明貞女之志故

不請于有司乞予文述其事予遂原貞女之志行合乎經義者告之
而載之世史者不復詳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論

書論一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衞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爲憾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雖未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書論二

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穎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峯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卽有之此史遷据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攷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詩論一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

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尙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于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于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剌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豳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于壞而壞樂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一作悅）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尙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緇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郳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降爲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

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𡰥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𡰥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爲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強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卽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羣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桀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禬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爲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既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賵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爲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卽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卽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祭于魯膰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

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脤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爲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于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爲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卽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丘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爲周公之後國惡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爲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讙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爲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爲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芊以黃易嬴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袪惑史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爲功世道者大也

春秋論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衞之魚也虢之囂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檮杌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旣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丘明爲之傳于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稡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爲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温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于春秋者哉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衞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揕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旣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

處士橫議孟氏以爲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嫚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既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爲進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報不爲重也迨于楚爲郎中投漢爲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沒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爲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雖葅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僞游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后者包藏禍心以爲信不死必不爲所用由是文致其辭戮之鐘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豨爲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爲高帝所殺則雖葅醢無憾其爲是言者深憾爲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揚雄論

以言取人僞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任矞華仕于齊子產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罪大權者豈好爲已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僞學之足以欺世也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于道德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于僞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悅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爲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所爲唐尊之柴車瓦器也後之所爲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爲郎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爲僞焉爾矣投閣之事已爲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沒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說歸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也邪

王弼論

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

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横高談理數祖尙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旣注易別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横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邪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沉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尙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爲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卽帝位武擔蜀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覬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旣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予竊以爲未得其平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議

孔廟禮樂議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秉鎮圭而坐門列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稽于禮可乎曰不可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忒者必誅人臣而被服等于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籩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奚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學則合舞以重之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元中二京祭孔子牲太牢樂宮縣舞八佾明之初國學之祭籩豆用十府州縣學之祭籩豆用八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學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由于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祭穀耕籍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是則府州縣學之祭孔子籩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可也至于太學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學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享以十二籩舞以八佾何為而不可哉

曲阜設官議

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自宋之初已然今循而不改知曲阜縣事者必孔氏後也然其弊有二居其位法難行宗黨之間其人賢久不得遷其人不肖上官以孔子之裔劾而去之恐人之議其後則顧忌而不敢出將益無所畏憚而民受其害弊一也知縣事者不必孔氏宗族之長族人有罪或其伯兄或其世父叔父或其從祖或無服而居祖父之行少者坐而撻其長卑者讞而屈其尊干犯焉而不顧弊二也夫既封上公之爵一人錄五經博士二人不藉知縣事者以為光榮矣或謂褒崇之典行之久而不可易或又謂孔子之里不可使他人臨之然則曲阜設官當何如曰曲阜魯之故都也周公魯公者魯之先君也伯禽之少子食邑于東野曰東野氏孔氏著而周公之後微居于曲阜物莫能兩大理固然爾今之咸陽周公之墓在焉使從其裔孫給之土田歲時灑掃無廢三年有司擇子弟之通曉文義者貢之朝俾知曲阜縣事秩滿得遷替以周公之子孫治孔氏之里其于分也不紊其于吏治也無弊似亦策之可行者也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孺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於焉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反絕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為弟子禮六藝之一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論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廡可信已

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

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丘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

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駮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奥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于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駮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峯蔡氏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況鄭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祀孔廟不當罷

經書取士議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於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至于習禮者恆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檮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爲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別事纂修可也

釋

釋圭

圭之爲制不同而用之亦異天子大圭長至三尺土圭尺有五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琬琰九寸鄭康成謂琰大者度尺二寸穀圭七寸兩圭五寸而命圭則自九寸以下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說者曰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也是凡尺有二寸以上皆天子之圭矣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而琰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芒則其厚且殺之又王所搢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銳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考工記曰

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而典瑞𨍏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圭宜鑿好於肉然後可以組穿聯之也宛平孫先生藏古玉一相傳盜發成湯墓得之傳世已久先生出以示予其光黝然若山玄而水蒼長尺有二寸博二寸中鑿以孔可以穿組刻其上若芒刃殆古琰圭之屬而尺寸過之疑即康成所云大琰者也昔湯既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而考父之頌曰受小球大球又曰受小共大共釋之者曰小玉尺二寸圭由此觀之是玉也焉知非詩書所云而成湯既沒納諸其墓者乎客有先予觀者爲賦玉劍歌予考桃氏爲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爲圭作釋圭

釋齋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齋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齋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齋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

釋棠

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注北人謂之杜棃南人謂之棠棃爾雅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梨也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璣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棃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即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即沙棠呼檳子者乃赤棠也其曰棠棃者以花似棠實似棃合而稱之爾

釋杬

爾雅杬魚毒郭璞注云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去聲）藏卵果陸德明釋文云杬音元又作芫鄭樵注云今南人謂之杬木其皮可煎汁藏梅三家之釋爾雅若是蓋杬之用在子沈瑩臨海異物志云杬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裴淵廣州記云杬殼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皮肉白如脂肪著核不離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杬子法云杬木皮淨洗細莖剉煑取汁率二斗及熱下鹽一升和之汁極冷內罋中浸鴨子一月煑而食之廣韻注杬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不壞錢易南部新書云湖州歲貢黃杬子連蔕木瓜故李景先戲蘇特曰使君貴部有三黃杬子五蔕木瓜左文質吳興統紀云大曆元年進單黃杬子談鑰吳興志云唐歲貢單杬子一千三百五十顆重黃杬子一千三百顆樂史寰宇記湖州土產單杬子予嘗問之州人莫有識者洪邁容齋隨筆云杬如蒼耳益母莖榦不純潰以藏鴨子則染其外陶宗儀輟耕錄云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杬子按今無錫土俗猶然坊本爾雅乃譌杬爲杭於是凡詮杬者皆以杭義釋之考諸顧野王玉篇於杬則注木名於杭則注州名二義固秩然不紊也若單黃重黃三黃則造杬子法有不同爾至若卞彬下酒以杬皮爲肴則又專用皮已

說

名孫說二首

昆田生子三齡矣命之曰桐孫爲之說曰天下之木莫良乎梓桐也者梓之屬也榮木也易生而速長者也凡木本實者未虛桐則枝之小者益堅孫枝所以貴也清明而始華未後時也當暑而蔭炎熱之不附也鳳凰之羣游非桐不集琴瑟之中呂非桐不宜日月之正閏非桐不辨產乎荒岡窮谷未嘗有偃蹇憔悴之色及其自拔于百尺之表橐鄂之垂柯葉之潤望之者愈見其可親也是非不材之木也

矣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庶其蕃衍吾後乎百穀之見于六經者秬秠穈芑荏菽麻麥秫蕡苽稰穛穜稑而黍稷稻粱尤嘉穀之最也詩言穡事多先稷黍然頌豐年者必及稌又釀者則以稻酒爲上而食稻比之衣錦稻之重於時久矣吳田之宜莫㝵乎稻取以名次孫也可㮇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吾將以娛吾老焉

說硯

端州于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鬱溪東至高要縣爲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峯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熬豚膏然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刓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而豔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礴謂之火捺聚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于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瘢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剝蝕如蟲嚙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䶒血邊其爲眼不同有鸜鵒眼有鴉眼有象眼黃謂之鴉碧謂之鸜鵒眼不貴黃也員者爲鸜鵒爲鴉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必于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產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黃黃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糢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眡其眼四旁若漬晴翳不明此淚眼也形體略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綠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兼鸜鵒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有鸜鵒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說舟示戴生鋘

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玉鎗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赧郎是也有燕尾張思廉詩斜日輕風燕尾船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錢復亨詩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粱錄蓋大者謂之頭船尤大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廉夫詩小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彥珍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澹妝濃抹總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註總宜船中載酒波淩彥翀詩幾度涌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泗水潛夫述武林舊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櫛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謹思詩大船撾鼓銀酒缸小船吹遂紅繡幰

今則敗舫數艘無復徵歌按舞者矣

說緯

緯讖之書相傳始于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于譙氏京氏也徵之于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矣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于是劉京謝囂臧洪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頒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其見于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于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于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祕于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于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羣緯于國三老袁艮則云親執經緯𥂕括在手于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于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賾窮神于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嚼七經于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于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于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毖緯靡文不綜于槀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于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于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于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祕緯于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鉤河摘洛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卽位羣臣勸進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于漢末不誣也然鄭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賈公彥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禁之矣自晉以降其學寖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于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說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爲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穎達）賈氏（公彥）徐氏（彥）猶援以釋經杜氏（公瞻）歐陽氏（詢）虞氏（世南）徐氏（堅）編輯類書閒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所錄太平御覽所采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策問

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專一經者立博士而兼長經義者莫若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經又采讖緯之說爲後儒所憎唐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彥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義始完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刪讖緯之文使無駁雜今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之傳注可謂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舉程式春秋不遺三傳書主蔡傳而不遺注疏禮則專主注疏是漢唐諸儒之說仍多兼習今注疏雖頒學官而士之肄業者鮮矣或如歐陽氏之說刪其駁雜飭經師講習而兼通之不更愈與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注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注者無聞亦宜酌其舊俾兩家互爲發明可與且宋元之說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于傳注孰能發明傳注所不及其槩可得而言與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秋最善蓋本于汪克寬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羣儒之說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與抑尚有待于補緝與我

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繹羣經既以四書尚書講義頒示天下文武大臣玆者易義又將刊布其于詩禮春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目其詳言之毋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既多逋課不少下江諸郡積欠動盈萬億說者謂害釀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法或謂明太祖憾吳民爲張士誠固守籍沒豪族田按私入之簿以爲額徵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未增而民力日敝何與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與往時歲額不完疑爲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不完如故何與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宜其日事催徵不足夫松江之華亭不嘗析爲婁縣乎既析之後未見徵輸之如額則又何也比者旱潦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徵于嗣歲然田壤之收穫止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使　國用民力交無絀與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蒿萊彌望隸之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墾招徠開墾之法又何策而可稍幾于江以南諸郡與多士見聞所習利弊必洞然于心盍具陳之是籌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黃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時有衝決今則江南獨被其害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與河會而淮黃遂爲運道之咽喉　國家漕運仍明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萬明代河溢于淮則病在運河溢于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陵寢之虞惟運是亟則力所專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煩歲月之久反有艱于昔者何與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河無不治惟守固隄束水藉水刷沙之法今其說具在惟是河挾沁汴泗沂諸水其勢易強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淮刷河之說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與抑分黃導淮別自有策與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後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今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且新堤方築而故堤旋決綢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與淮揚之田半爲波臣所汩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遏歸仁高堰何以護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諸生其悉陳利害以爲　當宁獻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頌

御書大字蘭亭頌 幷序

臣 聞邃古之初首傳羲畫結繩而後丕煥堯文河則龍筴告期山則
螺書偏刻禹功甫奏爰題岣嶁之碑周道方興厥有岐陽之鼓寫晉
祠之記樹碣修廊磨岱宗之崖瑑銘絕壁頒鏤文之紅管賜飛白於
玉堂間有工書莫由造極我
皇上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四海同文治軼唐虞之上
萬幾餘暇心游翰墨之中
睿藻光華曜六文而首出
奎章景鑠包八體以高騫翠珉表闕里之庭銀牓徧名山之宇允矣
帝王第一卓哉今古無雙蓋自倉頡沮誦以來洎乎鍾繇張芝而外
六郗三謝非無典午名流一字萬殊秖有會稽內史冠書家而獨立
集字學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循洛師之舊典會江左之羣賢
列坐流觴暢幽情於褉事興酣落筆傳醉本之蘭亭逮至再書終焉
莫及賺來御史宜酬金縷之餠攜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
各有臨摹褚薛顏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
徑寸之書罕覩非常之蹟
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掞漢殿之璇題用甓宮牋
特書褉序作擘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規矩得心應手
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實超真蹟昔桑世昌著錄四十五家攷陶宗儀
所陳百十七本自瞻
御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當閣筆假常侍而在難免登牀爰遴
畫省之員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並三辰於是相彼名區斲林
屋青瓊之版載來巨浸駕吳江赤馬之船神魚吹浪以通波健𩧲服
褱而轉轂遂歷樵風之境誕經𧁴礦之村鈎摹不爽夫纖微鐫勒無
差乎苗髮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庇厥良材用新古蹟文石之牆百堵
融丘之土再成修竹扶疎高嶺千尋林以外清流左右太平萬歲字
當中方閬苑之池臺矞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 臣 近矚榮
光欣逢盛際對昭回之靈漢儼咫尺之
天顏敬綴蕪辭用揚懿美敢頌曰
聖矣我
后萬幾維勤一有餘暇翰墨必親迺
握乾符迺闡坤珍倬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歎靡書不甄謂晉褉
序遺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爲大字
天矩一新螭盤虎踞鳳翥龍伸昔賢列宿我
后羲輪昔賢百谷我
后滄津爰卽勝地勒以豐珉鵝墨之沼浮沫成淪有丹有雘有猗有
陳有荃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赩
宸書鎭茲海垠三光轇轕七采璘彬吉雲環衞元氣彌綸如稽山壽
於千萬春

贊

御書贊爲李都運使作 幷序

聖天子經乾緯坤精一之心形諸筆墨寶題銀牓若雲漢之章于天
在下者莫不覩矣然羣臣拜
賜雖多恆出 萬幾餘暇臨倣法書至于專重其人 特書褒美則
異數也粤以屠維單閼之春 鑾輅幸浙金壺墨海肆筆成書爰
賜節鎭方岳以下有差於時都轉運使臣濤獲
頒惠愛二字臣濤侍從舊員今職在司鹺膏脂不潤宜乎
天奬及之也 臣 恭覽之餘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維天有漢麗于秋旻我

后宸畫昭回式鈎湛露之施豐草先被　殊錫褒嘉必于廉吏
帝觀于河來浙豫遊言爲尙書則則春秋
帝曰咨濤汝
予侍從試郡股肱克綏有衆　命汝轉運天產汝司能惠而愛
朕心是眦濤拜稽首起舞而蹈捧此　奎文介圭匪寶裝之玉蹙琢以貞珉欽于世世貽萬子孫小臣述贊實惟舊史占泰之交道長君子

退谷先生像贊

藤以爲屋芥以爲舟秋水是觀退谷是游娛老縣車之所藏書萬卷之樓畫圖四壁金石千秋咸以爲陶情之助而非玩物之求蓋翁所志者纂微言于既墜黜異學于橫流故窮年席研仰屋梁而著書不休其從翁游者訝傳神之微肖其未登翁之堂者千里之表百世之下覩茲虬鬚鶴髮庶幾乎方諸乎藏史之在周

謝柔則像贊

子乎誰乎嶷然不語其有所思乎游乎太行勾注之巔息乎始寧山東之墅或耕于巖或釣于渚意其射的之仙人江東之巢父乎

題吳處士于庭小像

先生聚書不分今古先生寫書必辨魚虎先生著書靡間寒暑說春秋則踞竈觚而聽論甲子則書亥字而數籍題鈎黨之名家本珪璋之府人見以爲善病之維摩我謂是延齡之桂父

煙雨歸耕圖自贊

饁有婦子居有環堵舍爾征衣荷蓑而走爲力雖微其志則堅粒食既足不期逢年咄哉斯人誰爲徒者人或爾知百世之下

箴

敬悅齋箴

同岑之木柯葉相樛同林之鳥鳴更相求矧伊兄弟同居寢食當念爾祖敬悅是式人有毀譽誣善則邪式敬吾長其樂如何有忿必懲有欲思窒務去驕矜毋易嘲叱一言快意四坐傷心睚眦之怨禍乃相尋動容斯和出辭勿悖敬以入懷悅以結愛昔在尼父行在孝經敬兄弟悅我言汝聆

甌舫箴

吾齋之中有客萃止能飲飲之不能者已弈屛楸枰博捐盧雉豈無樂方令以經史賓有端言主無苛禮罔稱人惡罔訕人喜第話桑麻勿論朝市勿湎勿沉勖哉君子

銘

南唐硯銘

羅紋之石長短眉誰與琢者李少微

古林哥窯硯銘

叢臺澄泥鄴宮瓦未若哥窯古而雅綠如春波渟不瀉以石爲之出其下

城硯銘幷序

城硯不知何城之甎修五尺廣二尺窪其頂以爲池水周四面窪中有城硯二字旁列心正筆正心邪筆邪八字皆篆書相傳平江慧慶寺中物大學士文文肅公未第日讀書僧舍見而心賞之寺僧出長牋請公書卷以硯易焉乙酉兵後流轉人間休寧吳于庭購得之晚以贈予乃作銘曰

心正筆正出辭安定勿納于邪先民所命如見大賓一圭乎敬

先舍人太極圖硯銘

城隅故居舍諸香廚蠹魚棄如以上二字句斯則先子和墨伸紙草復社廣交之書者也

史館硯銘

入巖幽割地肺潤雲油屛滓穢置史席長相須法東馬睎南狐言必

信辭毋費勒之銘歲己未

記注硯銘

事春秋言尚書史臣載筆寧南董之不如

貢院硯銘

大道之公吾是之背公爲私吾恥之

南書房硯銘

正爾容毋足恭捫爾舌毋勦說禮義之不愆弱豪迺宜

松化石硯銘

截松肪守蒼精壽且貞保百齡

石城甎硯銘秦對巖前輩所贈

石城甎古所陶以製硯利揮豪歲困敦月在畢故人遺我事刊述勒休銘守勿失

翡翠硯銘

翠羽之惉惉石墨相著而黏貯之經險小言詹詹大言炎炎

梁吉士水巖硯銘

鸜之鵒之眸子瞭焉中有菁藻溶漾于淵比德于玉子居其先

靳熊封蕉葉硯銘

友石者君君我友澹若水斯可人

萬孝廉水巖硯銘

翡翠之鷀如鶒鵡之斑如黃龍之宛宛如

松花江石硯銘

東北之美珣玗琪綠如隴右鸚鵡衣琢爲平田水注茲三真六草無不宜

歙硯銘

星源搰龍尾活勝石末

又

以爲澀筆不留以爲燥墨不收温其如玉獲我所求

井田硯銘

晝井地犂耕牛服田力穡乃有秋

又

井爾井田爾田宜豐年

方硯銘

而德之温而理之醇而守之堅雖磨之不磷以葆其貞

風字硯銘

動萬物莫若風我行四方惟汝從

沈覃九片雲硯銘

質雖薄氣則潤千秋名視方寸

周琴山鸜鵒硯銘

鸜鵒鸜鵒看不足再三浴

曹彝士澄泥硯銘

相古先民倉與沮手摶吉土書蟲魚山玄水蒼玉不如

汪叟硯銘

行則渙養則井君子之德庶幾可並

大耳硯銘

耵聹之耳滅釋之聞宣孔之旨

鉏血邊硯銘

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鳳尾硯銘付昆田

衆鳥有託爾安所棲鳳兮鳳兮

硯銘付桂孫

有石若茲何以玉爲

半月硯銘付稻孫

如月之恆君子之光以莫不增

白石硯銘

守其白毋近墨

紹泰甎硯銘 并序

吳興釋子穿池山中得墓甎數出上有紹泰紀年蕭梁敬帝時物也寒中琢以爲硯竹垞老人銘之曰

泰羽陽漢未央魏之銅雀齊香姜製爲硯質最良此紹泰甎更宜墨其背有黃龍不異端溪石

徐虹亭端溪硯銘

羚羊峽中如此石雖百硨礫不可易

陶硯銘

陶之始渾渾爾

鉏血硯銘

采諸深淵鉏血在邊前估百後估千

斧硯銘

斧雖缺會琢月

張敏求員硯銘

是爲張伯之璧且懷其一

方端硯銘

玉以爲德君子之式

沃村硯銘

離煙三里山骨異石墨相著汁先膩筆縱字大且快意

徐七來索綯硯銘

九經之潭深若井子欲汲之有修綆

鼉磯石硯銘

靈鼉磯左海圜沐日浴月衆水歸我懷斯石置棐几金星繁倍龍尾

著書硯銘 背鎸寫照

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八万卷家所儲鼠銜薑獺祭魚壯而不學老著書一泓端州石晨夕心相於審厥象授孫子千秋名身後事

珣叔硯銘

坎不盈兌爲澤維心亨利講習

稻孫小硯銘 硯修二寸

青玉在案得矩之半

蜂坑硯銘

壯不學老而勤徒苦辛經小通仕不達罷朝謁投史筆歸田廬日著書遠人徠石遺我蜂坑者炎洲翠點滴深界當心假成年長對此石曰唯

靈璧石硯山銘

陰陽分白黑均置書案昌我文

求休石章銘

求休石不易方神或守之祠以羊彝有六尊有六勤嘉名長壽穀

圖書匣銘

我言之不信人惟汝信爾體之克全我名斯全噫是其爲先生之執友而相保以百年者乎

子母印筒銘

子母印納諸腹其文中央周四角

新莽錢范銘

赤帝劍素王履莽頭禿均亡矣錢有范器獨存二千歲弗改煎砂牀班土花綠出巾箱翫不足

梅定九造日晷見贈書之以銘

日出湯谷次蒙汜自明及晦奔車不知幾万里以寸度之攝其晷鼎

也製器巧如是

書櫝銘 并序

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薦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恆產聚書三十櫝老矣不能徧讀也作銘曰

奪儂七品官寫我万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筆筒銘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

銅水盂銘

方寸之金一勺之水惟靜恆存惟廉知止

錫書燈銘

人之有精猶膏之在爇養之既固溢爲聰明未聞膏竭而燈猶有光者也戒之哉

烏絲筆格銘

毋側頗僻毋過不及

檀界尺銘

其徑直其德方以鎮物罔不臧

磬銘

人定初鼓鼕餘一擊再拊有心哉夫

朱碧山鼠齧田瓜銚銘

瓜蔓生瓜蔕結相鼠有齒瓜上齧碧山一老技稱絶魚鑰收獸錦裹沽之哉曰不可

官窯花澆銘

赬兮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兮若海棠之過朝雨哥邪定邪寧足比數亦何慚于柴汝

桃核酒器銘

桃有核當焦百毋或如豐侯之醉亂酣其身而亡其國

巢孝廉手製匏尊銘 孝廉諱鳴盛嘉興人名注復社崇禎丙午舉于鄉乙酉後屏跡不入城市

巢五孝廉焚公車繞屋第種青葫蘆截爲杯杓與俗殊亘羅鑿落吾舍諸物微奚足貴難得高人製

杖銘

危我持顛爾扶遇坎則止見利勿趨

方竹杖銘

何者扶吾老藤亦好竹亦好一莖斸中園直方以爲寶

弩銘

唐也剛克夾也柔克不剛不柔茲器維則

古銅銚銘

雖有韓白爛其額雖有孫吳燔其膚誰銷茲器改煎尊壺

辭

醉司命辭 并序

醉司命者宋汴京故事也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于竈上用酒醩塗竈門謂之醉司命 見幽蘭居士孟元老夢華錄 蓋自南渡後廢不行矣家居逼歲除覩婦子祀竈迺作醉司命辭其文曰

臘鼓送寒明燈射牖月窮則涂其日在丑巫言是夕司命上天指掌翕舌譖告下人爾不神媚售及厥身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惴惴兢兢慄慄肅肅大夫都尉硎童是告神乃降而言曰子亦知子之過乎凡子所爲吾闚其萌反愬于帝何患無名子如不信據觚而聽昔者二氣既分節運推斥上麗三辰下立四極百神繽紛如影投隙靡有小大各司其職顓頊之虛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彤曰庖曰竈往哉汝監孰爲有罪告予非讒吾軼雲輪吾馭風馬下視崇墉于斗分野戟門二八翔子之舍子之先世秩祀孔虔戶門井霤吾居一

焉牲醴肥香有栖有筵有祝有相有籥有言及子之身流離瑣尾自牧徂坰舍城而市栗主數遷誅茅長水無恆安息遠近游遨持取吾土不思故巢朔雲東岱西濟汾洮南甌閩粵抗石淩濤歸視其突未黔而跑子之比閭吾得款睎西家主婦有媵有娣裊粉游紅玉瑱象揥鏡聽而子狄香在袂維子之室有嫗無嬖簪蒿于蓬卓椎于髻炊彼戾屡不可瞻諦瘠子羸孫愁苦終歲東有雲屋穴金十囊割蠟而爨刲腴以嘗左鼎右盉楚苗吳秔釀用酸酒薦我黃羊嗟子終窶脫粟糝羹并日而食或絕其糧勞薪不繼然之以穅煙反于宅鼻嚏目眦南鄰北舍審音識曲越調吳歈哀絲豪竹迴腸蕩氣娛我心目維子之家詩書是讀井臼晨喧機絞夜續尺口牙牙寒號飢哭攪我夙宵蒙耳駭矚寒向不塞熱扇不通蛙鳴礎下雪灑于牕無冬無夏上雨旁風嗟此局促栖我其中責子之過寧有終窮主人聞言小大稽首翁謝于前姥拜于後爾乃鍊香以燒翦紙而焚錫餻粉荔雜遝上陳注餅以酒饜食于盆藉醴漉滓塗之竈門神遂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後隨六女帝召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愆爾其悉數司命入覲行步偊旅觀覶兩目醉不能語

零丁

零丁爲陸進士寅作 并序

錢唐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宣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爲人告訐辭連先生既而論釋游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遁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楷爲闢丹崖精舍絙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旐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其子寅舉進士既釋褐擬微服往求予早歲以詩古文辭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款自辛丑夏一別水尙知歸先生獨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

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眉廣額豐兩頤口輔鬑鬑微有須去時牡齒尚未落肩髀頗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裳衣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裹臂孫孫子子蟣蝨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襠敝袴雙足屝寒肌生粟暑生疿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若說易尤專門方州部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秘恆活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爲德者君報者我

荅問

荅陸修撰問

長洲陸子問禮于小長蘆朱叟曰子于父母記有致喪三年之文先儒說禮莫有援經以伸其旨者何與叟曰子言之喪則致其哀記曰致哀所以能致喪祭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荀子曰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所以爲至痛極也凡此皆以釋致喪也曰爲君方喪杜氏之釋例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孔氏之疏以爲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且疏曰方喪謂比方父喪信然否敢問荅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徵子之問吾將明以告子昔者帝堯殂落四海遏密八音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於時十有二牧咸在周之成王崩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御王冊命同瑁既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其云執壤奠者以四方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報誥稱庶邦侯甸男衛者明匪獨畿內諸侯也故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蓋雖庶方小侯皆入天子之國爲天王斬衰有別姓而哭詔大行人相其禮成周之制然也鄭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喪吾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

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由此言之𫎇公若非在楚而使其卿往難乎免于天吏之討矣秦昭襄之薨韓桓惠王衰經入弔祠春秋彼于事大國之禮且然矧天子乎竊疑方喪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無拂殆取諸此非比方父喪之謂也陸子瞿然曰夫子之言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既退命昆田書之用質言禮之君子

募疏

重修嘉興府儒學募疏

蓋聞文翁之化益部禮殿斯開何武之按揚州學官先卽良以郡校三雍之外釋奠攸均宮牆數仞之防鳩工必固欲賢關之克振宜横舍之聿新況乎檇李名區特書魯史嘉禾美號肇紀吳年祖龍長水之鄉駟馬開元之府吳會于焉分地斗牛從此占星戶戶讀書入井西之圖晝人人譚理擅江左之風流朱翁子在漢廷媿文名于東馬于令升之晉紀允典午之南狐過寶花之倉百世猶懷陸贄訪靈芝之宅五湖尚想丘爲而乃代降淳熙家傳正學林德久之言易輔傳貽之說詩各繼微言共明經術皆由學校開設故能人文化成第自開元大曆以來屢興揆日景山之役近則陳丹暗粉漸就傾隳兼之上雨旁風交愁漏濕蓋少雙鴛之瓦豋虛五鳳之甎一木既所難支百堵允宜皆作乃敢謀于多士告之通都爰及官僚共襄盛事或出史晨之家穀或率乙瑛之王錢聚粒米而成山截鈎金而輸庫庶得授全模于梓匠度巨室之几筵既作泮宮當成史克之頌有嚴新廟重勒韓勅之碑謹疏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一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徽州祁門人幼而知禮晨必省父母長者在侍立不敢坐就塾曉行者過之書帷燭未滅也長從學胡炳文吳仲迂泰定三年秋舉江浙鄉試出鄧文原之門明年下第歎曰道不行曷著書立言以詒後世乃與金華許謙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講論道學弟子著錄者日衆所居山谷環繞學者稱之曰環谷先生陳友諒聞其名欲迎之遂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絃歌鎮洪武元年有薦于朝者辭不就二年正月以幣聘入史局史成不願仕賚金帛賜歸五年冬以疾卒克寬邃于經學易有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周官類要經禮補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傳分紀諸書惟春秋禮刊行其後永樂中胡廣等奉勅編纂大全攘纂疏以爲官書罔上而不之察也

貝瓊傳

貝瓊一名闕字仲琚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爲司業主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宜秩祀于天子之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說者瓊乃作釋奠解曰或欲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載稽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唐永徽中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于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于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者服其持論之正瓊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爲大韶賦見志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勳臣子弟交憚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瓊與餘姚宋禧皆從學楊維楨之門瓊之論曰立言不在嶄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于維楨而不汙所好者也禧初名元禧字無逸元至正十年鄉貢除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卽棄歸遭亂授徒自給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

王彝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事元爲崑山州儒學教授遂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書成賜金幣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築歸養堂自號嬀蜼子閉居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帶屨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織

弊而不製爲服是隱君之賜也答曰彝初未入仕布衣也而服斯服將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彝蓋以自便也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其人與彝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醇雅時楊維楨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彝作文妖一篇詆之辭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殆有過于狐者夫狐也俄而爲女婦世之男子不幸而惑焉者莫不謂爲女婦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容所以妖者無乎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獪幻化爲之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曷爲而妖哉浙之東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辭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者也宜乎世之男子之惑之也予故曰會稽楊維楨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止於殺人之身若文之妖往往使後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爲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魏觀知蘇州府事修孔子廟學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請彝爲文觀誅彝與高啓俱伏法彝之被召續修元史也鄉人杜寅張簡與之俱寅字彥正青城人僑居吳縣洪武八年爲岐寧衛知事與經歷熊鼎並賜狐裘官至兵部侍郎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爲道士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延諸文士作歌簡詩擅場居首坐其次高啓其次楊基介贈簡黃金一餅啓白金三斤基一鎰簡自稱白羊山樵

趙壎傳

趙壎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人目爲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凡一十六人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啓曾魯壎與焉明年二月開局天界寺秋八月史成爲本紀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綺而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發凡舉例奏遣使呂復歐陽佑黃盅等一十二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遺儒生危於等分行燕南北開局于故國子監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以及野史碑碣靡不采訪有涉蒙古書者譯而成文舁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禕充總裁官續成元史纂修一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壎仍與焉秋七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綺張宣等得授官壎還田里六年秋九月詔編大明日曆以詹同宋濂充總裁官樂韶鳳充催纂官纂修凡七人吳伯宗朱右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壎復與其列十二月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夏五月朔日曆成既而帝以韻書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蕡答祿與權壎又與焉八年九月遷靖江王府長史壎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有撰述輒與選嘗進甘露頌爲太祖所稱高麗使臣來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辭壎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帝是之及爲長史俾與宋濂等議定王國禮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壎從繼因詰關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臣禮宜下法司治罪帝特宥之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溍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

毋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嘗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爲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黃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高啓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爲上客啓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啓與里人謝徽傅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內府教冑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啓曰得無遠謫乎曰頃傳開平王爾既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傳帝命曰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旦將朝中使宣啓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爾二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啓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啓啓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啓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啓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啓徽皆除翰林編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吳夢中使舁二櫝以授徽以其一授啓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啓既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既至擢啓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握算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命左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啓乃與徽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啓在史館最爲國史院侍講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爲啓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啓爲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啓連坐腰

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徽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爲嘗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啓善文尤工于詩徽稱其清遠縟麗縱橫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啓齊名號吳中四傑

傅恕傳

傅恕字如心鄞縣人洪武二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二策其一請罷榷鹽茶曰責海爲鹽采茶于山窮民以救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典禁之罪乃與盜賊埒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爲文以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爲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疢中乃身雖悔曷及惟于古人是傚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之失君嗜之而喪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踰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爲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博野兵革甫定恕爲立學宮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卒于官既斂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歸葬百姓哀之斂錢瘞之于縣城之北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

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未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王廉傳

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澠池縣丞十四年擢陝西左布政使廉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既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于卜冊之書既曰公別爲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又私啓之卽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者卽此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其論大夫士立廟略曰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當祭其廟將毀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之善言禮廉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朱廉傳

朱廉一名世濂字伯清義烏人父同善學于許衡廉學于黃溍李文忠鎭嚴州薦授釣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召史成與徐尊生趙壎朱右乞還田里六年與修日曆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之詔勿問十一年三月以耳聵賜致仕廉嘗扈從至鳳陽中塗作紀行詩以獻帝覽之嘉歎遂和其詩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廉召議禮與修元史日曆授以官辭洪武十年復以秀才舉宋濂將歸帝問曰卿歸孰可代卿者濂以尊生對遂授翰林應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二

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于貫并從黄溍吳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于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同時江陰王逢字原吉至正中臺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徙上海築艸堂以居自號最閒園丁張士誠據吳逢爲畫策使降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五年以文字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叩頭乞請太祖命吏部符止之逢年七十元日自製擴銘是歲卒

唐肅傳

唐肅字處敬先世家杭州新城遷于山陰博通經史旁究陰陽醫卜書數之學兼工篆楷書元至正十九年中浙江鄉試授杭州路黄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肅内附例徙濠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濠之瞿相山自號丹崖居士歲餘卒年四十有四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爲韓國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械繫至京師愚士懼度不得免道經其姑之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爲斂尸愚士泣姑亦泣行至東華門已曛黑入見帝明燈坐便殿問曰汝曾草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諸王冊曰汝其潤色之對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旁注之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爲具酒食相慶焉愚士性孝友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厓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時伏讀聲淚悽咽聞者爲之掩涕其留京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之於朝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肅之未徙濠也與上虞謝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而愚士暨同里鎦績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曰唐鎦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神虎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之死績三茅書院山長渙之子教授鄉里不干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爲活有得輒市酒娛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出窺之則其妻方拾破紙以代爇薪一笑而已其子師邵亦能詩鉉字鼎臣從唐肅授毛詩用薦官國子學錄

錢宰傳

錢宰字子予又字伯均會稽人吳越王鏐十四世孫元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歸帝許之勅曰朕甚定四方卽開學校延師儒俾勛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宰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尙師表一鄉訓誘後進庶幾不媿古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二年召爲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尙書蔡氏傳宰暨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軌等二十六

人皆被召既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凝焉久矣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當興乎命開局翰林院賜宰等綺繒衣被入朝班侍衞之首譙坐殿中時帝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十于城門外繼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接四方賓旅樓成其一曰醉仙命宰等飲其上弁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帝命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耄思歸者先遣之僉對曰願留帝大悅書成宰尋告歸帝命馳傳還里年九十六乃卒張美和名九韶清江人用薦爲縣學教諭升國子監助教擢翰林院編修致仕時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矣朕將誰從其倚眷如此揭軌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河主簿升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孚錄唐元二代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軌序之謂詩自漢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取焉

徐賁傳

徐賁字幼文自常州徙吳善畫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遂偕張羽入吳興羽居菁山賁蜀山築精舍于山麓洪武七年用薦起命廉訪山西歸檢其橐惟紀行詩一卷而已除給事中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爲河南布政司左參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次河南以所司犒勞不時愬于帝竟下獄死賁留吳時家望齊門外與高啓王彛王行宋克閭巷相接日流連於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詩集時張羽楊基亦來吳四方士聞之多卜鄰於是號北郭十友十友者長洲宋克字仲温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號南宮生張士誠欲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爲侍書出同知鳳翔府事崑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擢戸部侍郎尋謫大同府同知還知府永嘉余堯臣字唐卿呂珍保越堯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吳洪武初官新鄭縣丞無錫呂敏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深衣幅巾爲道士洪武初掌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嘗熟岑大本賦白燕詩爲楊維楨所稱凱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也更賦一首維楨亟賞之一時流播人呼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察御史上疏曰國家甚定四方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既平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其於君臣之禮尙未悉究臣請于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又曰小人犯罪固不可赦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帝嘉納焉遂敕省臺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說書一日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審太子遞減之凱還報帝問曰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兩端心不懌凱懼託疾歸帝使人覘之徉狂得免凱貌癯而長身有才辯善詼歸田後恒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泖水上登九峯好事者圖以入畫凱詩絶去雕飾論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名者蜀府教授顧祿字謹中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進所作披之便殿遂以經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敏從楚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訥固爭得免王曰管長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延枝楚王育之宮中長爲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孫蕡傳

孫蕡字仲衍廣州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蕡爲眞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蕡教授廣州洪武三年舉鄉試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選入爲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逮繫被旨輸左校版築蕭牆蕡望城門謳吟爲粤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

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嘗索賁題畫玉誅賁坐黨人伏法賁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彥舉番禺黃哲庸之李德仲修趙介伯貞結社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佐以父宦南雄占籍南海何真聘掌書記洪武初徵授給事中帝賜學士宋濂黃馬親爲作歌命諸臣和佐詩成帝覽之特喜賜鈔一錠佐性不樂仕進居官二載恆曰早朝何如晏起章服詎勝蓑衣乃告歸帝復賜以鈔佐篤于行父歿貧不能殮有廖元正者爲治喪事厝其棺于南雄之五里山佐事元正如父元正死哀慕終其身哲好山水徧尋嶺表諸名山既而北游止秦淮李善長汪廣洋交薦于太祖吳元年除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洪武初使青徐尋出知東阿縣遷東平府通判上疏言時務帝怒放歸尋召回山東以他事詿誤寘于法哲北游時倚篷聽雪詫曰天下自然之奇音也歸搆軒名聽雪篷學者稱雪篷先生德爲詩效李白李賀孫賁嘲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雲孫也以薦除洛陽典史遷濟南府經歷自陳年老改就漢陽教諭秩滿改義寧縣教諭介屢薦不起坐累被逮道經南昌卒以子純貴贈監察御史賁之被戮也其弟子新會黎貞抱持其尸裹之以衣殯于安山之陽貞字彥晦嘗署縣學訓導事辭去築釣魚臺于宅南尋坐累戍遼東比釋歸將抵家已暮取舟中酒先登所築臺對月獨飲久之始叩門入貞嗜酒自號陶陶生一曰秫坡居士又唐豫者字用之亦賁之弟子有孝行家居定鄉約以屬鄰里冠昏喪祭必準古人父在子雖老不得坐毋博弈毋飲酒輸公賦必先鄉人化之稱曰樂澹先生

王蒙傳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榘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日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鶴山自稱黃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偕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是被逮瘐死獄中郭傳一名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　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既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遷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林鴻傳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材薦授將樂縣儒學訓導歷禮部員外郎性脫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歸閩中善詩者數十才子鴻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黃玄時人目爲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晉府引禮舍人無錫浦源字長源慕鴻名踰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吾家詩也以告鴻鴻延之入社鄭定字孟宣嘗爲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延平府儒學訓導歷齊府紀善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鴻之兄子壻也長沙學官遷知永豐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除行人歷陝西按察司副使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王偁謂曰君得毋以會稽章綬故來邪對曰山中斧柯幸無恙也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詔不出作陳摶傳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耆彥爲九老會終其身獨不仕黃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攜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儒學訓導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部員外

郎嘗挾書千卷止高棣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同時趙迪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亦以能詩聞皆鴻之弟子

王偁傳

王偁字孟揚父翰仕元爲潮州路總管元亡浮海入閩留永福山中爲道士者十年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強起之翰義不仕二姓自刎死偁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例當入國子監乞歸養母母歿廬墓六年太宗即位以近臣薦召至京授國史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命充總裁官久之坐罪謫交阯英國公張輔辟居幕下偁詩文最爲解縉所喜縉出爲參議督餉化州言偁于輔攜之入廣東縱游山水文皇帝聞之逮縉下獄并及偁在獄數年竟瘐死其自述誄曰日者以干支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迫于丙歲在閼逢麗于鶉火其弗延矣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述其系用自誄極以呼天之辭俾後之爲螻蟻爲烏鳶爲陽侯所汩爲回祿所焚或返其骸或招其魂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憫其志而哀之焉嗚呼孟揚古之人怙才者恆困于勿施志大者顛頓之屢躋爾乏古人之才而尙其志焉得不奇于時而詖于戾而負而君而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讀者爲之隕涕

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後以字行更字曰次知江陰人至正末挈家避兵于吳盡弃他物惟載敝書兩簏而已張士誠聞而廩祿之以母病謝去居松江洪武六年用禮部尙書牛諒薦召修日曆書成當授翰林院編修作以老病乞外遂除太平府儒學教授八年春選天下學官內任作與焉廷對第一授國子監助教尋命分教中都召還擢國子監司業十三年坐罪廢爲民十七年起翰林待詔終長樂縣儒學教諭作爲文醇正謹嚴動有據依弗苟異同或數年不獲一字及遇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讓之則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既無益于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我意哉著東家子十二篇宋濂比之法言通書其座右銘曰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惡于人所不知之時誠善于己所獨知之地毋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徇俗以移守毋矯僞以喪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其自贊畫像曰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駟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乎自返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尙先生作同縣人張宣初名瑄字藻仲洪武初以考禮徵尋入史局修元史時同館皆老成耆儒宣年獨少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授翰林編修呼爲小秀才奉詔歸娶其妻松江府儒學訓導邵亨貞女也宣後坐事謫濠道卒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衍皇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羣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續成之號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曆推步之驗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菑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字剛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旨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不貴多聞以靜爲主因自號曰靜齋

王洪傳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從胡粹中授春秋洪武三十年中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歷修撰侍講尋左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尙書呂震奉命巡行陝西部務多決于洪帝奇其才詔作佛曲序洪難之爲同官所擠不進用得末疾以卒洪敏于才在翰林時帝方懷柔遠人屬國以方物貢者

不絕麒麟白澤騶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頌以命洪輒立就與解縉王偁王璡王達號東南五才子偁最自負獨推重洪不敢與齒洪嘗與嘗熟張洪論詩自誦所作比於漢魏張哂之未答復曰終不作六代語答曰子詩傍李白門牆尙未窺其奧也洪始屈服病亟時帝賜之藥物及卒賜以棺且給舟楫歸其喪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才舉除大同府學訓導入爲國子監助教文皇帝卽位用姚廣孝薦擢翰林院編修帝問建文君過失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非其人爾與修高皇帝實錄遷侍讀學士修大典充總裁官帝視太學坐彝倫堂行養老之禮達因獻視學頌永樂三年秋與王景同爲應天考試官四年春會試天下士復爲考試官五年夏以疾卒達性恭愼不飲酒薄滋味晚自號耐軒又曰天游道者居大同著筆疇三十二篇意主柔伏退遜頗近老氏之旨洪雖抗節立朝志甚卑遜其後縉偁璡三人皆獲罪死達與洪獨考終焉張洪字宗海擅經學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爲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初以行人使日本還奉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仁宗卽位召入爲翰林修撰年七十致仕

高棅傳

高棅字彥恢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更名廷禮別號漫士久之遷典籍性善飲喜談謔工書畫尤專於詩嘗采唐人所作以體類從依世次定品目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外異人等爲傍流書成曰唐詩品彙凡九十卷拾遺十卷又擇其尤合格者爲唐詩正聲十二卷論者謂其詩音節可觀神理未足然棅之言曰余夙耽詩恆欲窺唐人之籓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登頓進退周旋歷數十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蓋其學之專如是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王紱傳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水竹石妙絕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紱未仕時與吳人韓奕爲友隱居九龍山遂自號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管遇長廊素壁淋漓霑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甚至詬厲勿顧也人有諫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喜甚乘興寫竹石圖明旦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氍毹爲餽請再寫一枝爲配紱笑曰我爲簫聲訪汝以簫材報汝汝俗子也索前畫裂之還其餽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畫爾晟走及之果以畫請紱頷之而已踰數年晟復以書來紱始爲作畫既而曰我畫直遺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此寄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絕俗如此崑山夏昺者亦善畫竹石亞于紱畫竹一枝比之金一鋌然人多以餽遺得之識者勿予也昺字仲昭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除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出知瑞州府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昺與上元張益同中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畫竹其後昺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遂不復作賦益見昺所畫竹石絕倫亦遂不復畫竹益死土木之難仲微名顯錢唐人嘗知藤縣事謫戍雲南其詩頗豪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沈度傳

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以婉麗勝粲以遒逸勝各臻其妙度博涉經史爲文章尙平澹絕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王具禮幣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延之教子弟遂與偕入京師時文皇帝初卽位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入翰林給廩祿度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於時解

縉胡廣梁潛王進皆工書度至最爲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冊用之廟庭藏祕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歷修撰遷侍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階大理寺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于象簡泥之以金贈父母如其官馳驛傳歸告于墓崑山夏昺者字孟暘與其弟昶以善書畫聞同官中書舍人時號大小中書而度粲號大小學士度性敦實謙以下人嚴取與有訓導介其友求書請識姓氏于上度沉思曰得非曩許奏有司者邪遽却之其友固請終不肯書姓字在內廷備顧問必以正對粲篤于事兄己有賜輒歸奉其兄度子藻官中書舍人用亨初名權字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字以進又獻禎符詩二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用亨善鑒古嘗侍帝觀畫卷未竟衆目爲趙伯駒用亨曰此王詵筆也至卷尾果然登字思孝初仕羅田縣丞改蘭谿再改浮梁選入仍給縣丞祿歷十年始授中書舍人登之入也用亨自詡篆籀視天下無踰之者且恃年高數於人前面折登登勿與校至三日猶不已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願有所質乃就用亨言戾於說文者十數事援許氏說證之用亨乃屈服登於六書本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窮搜摩揭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

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以醫事文皇帝溥八歲能賦詩長隨祖父游學兩京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其詩初效西崑體久益奇縱里人劉珏字廷美仕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工唐律人目爲劉八句尤善鑒古書畫藏有終南山進士圖際歲除溥題長句其上珏懸之於堂明日賓客賀正者爭裂門籍紙寫之而去珏笑曰此耗紙鬼也於時海寧蘇平字秉衡平弟正字秉貞崑山沈愚字通理蜀人晏鐸字振之慈谿王淮字柏儀真蔣忠字主忠同里鄒亮字克明中都湯胤勣字公讓淮安王貞慶字善甫皆以能詩聞胤勣最豪伉不可一世亮每以氣淩之淮與之辨論或移日不相下及見溥輒俛首服溥精天文律曆之學正統十二年京師產牛五足一足生於頷蹏反向上溥占之曰小人在上戎狄橫越二年帝自將北征溥從羣臣拜伏道左見日旁氣中黑外赤溥愈憂之乃賦送駕詩見志俄有土木之變於是言者交薦不報久之調太醫院吏目胤勣東甌襄武王和之曾孫貞慶駙馬都尉永春侯寧之子鐸亮皆官監察御史餘俱不仕時號十才子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四

傳三

王冕傳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恆著高簷帽衣綠蓑衣躡長齒屐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艮特愛重之爲拜其母艮爲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艮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祿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冕不顧也所居倚土壁庋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爲常高郵申屠駉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艮艮曰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干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駉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駉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書謝駉東游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泰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爲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名姓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邪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爲誰笑曰此必危太樸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覩其人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臙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歸謂友曰黃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

朱彝尊曰當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讀徐顯稗史集傳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別爲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

楊維楨傳

楊維楨字廉夫會稽人家鐵厓山下父宏築層樓俾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泰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除天台縣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楨始改錢清場鹽司令久不調偕道士張雨縱游西湖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史成正統迄無定論維楨著三史統論謂元之大一統在平宋不在平遼與金統宜接宋不當接遼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聞其名招之不往報以書曰閣下乘亂起兵奬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所爲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足與有爲也雖然爲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守令者月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宗族姻黨者無制祿之法有姦位之權矣假佞以爲忠託詐以爲直飾貪虐以爲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閣下不可不省也夫當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與爲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多也維楨老且病爵祿不以干閣下幸采其言小可以爲錢鏐大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內變必有外禍始憶維楨言嗚呼晚矣士誠得書不能用亦不罪也繼忤丞相達識帖木爾乃徙松江周游山水獲斷劍鍊爲笛冠鐵葉冠衣兔褐吹之作迴波引遂號鐵笛老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爲詩奡兀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于音樂行

輒以歌伎隨好汲引人物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逾百人求若山陰張憲吳下袁華輩不能十人又曰吾求詩于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始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郯韶也洪武二年編纂禮樂書別徵儒士修元史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詹同奉幣詣其門召之辭不赴明年有詔敦促賜安車詣闕廷留四月禮書條目畢史統亦定遂以白衣乞骸骨帝許之仍給安車還抵家而卒維楨徙松江與錢唐錢惟善里人陸居仁相倡和惟善字思復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据枚乘七發辨錢唐江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號雲松野褐兩人既歿知府事林公慶昇其棺與維楨同葬干山之東麓人目爲三高士墓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牒吳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勑中書省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遺於是一夔首被徵開局于天界寺草創既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蹟可徵將有事續修王禕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此固其職然何爲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錄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于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于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一夔復至京師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命編纂日曆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繒各三裝錢六緡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勑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旨賜蟒衣采幣一夔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

方寸之間而吐之觚翰則其爲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爲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爲篤論禮局共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劉于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弼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丞之仲修淳安魯淵道源錢塘劉儼敬思會稽錢宰子予胡行簡董彝蔡深滕公琰當元之季一變自天台徙嘉與於時嘉與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居千金圩郁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溪濮仲温父子居濮市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楨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温州陳秀民居竹鄰巷閩卓成大居甓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一變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苧里四明周棐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梨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樂郊云

劉丞之傳

劉丞之字仲修清江人家饒于貲既冠未知學過婦翁家新淦練高者早有才譽丞之友壻也翁異視高而庸衆人遇丞之丞之歸發憤就學寒暑晝夜不懈數年學大進尤長春秋與梁寅往復辯論經義寅投以書丞之報曰日以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及奉還示詞累數百言若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其所弗逮然蒙固之見有未盡白而明諭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執事所論度越老生宿師万万無疑其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迹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猶夫人之臣子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不爲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過宋而微服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弒逆也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二人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況於魯有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其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離而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

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曁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于万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精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何氏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煆鍊之益深也以爲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若後世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兾述而傳于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夫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時覈其繆妄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寅得書無以難也丞之與南昌劉崧萬石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弘江寧周湞泰和王佑及高爲詩友文譽遠出高右兼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輕于財貨施連郡縣己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以翰墨自適客至不具戚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鼓琴而已嘗一至京師宋濂亟稱其文欲留之以耳聾辭歸後以子奉獲罪籍其家奉死丞之當徙萊州行至桃源病卒

趙撝謙傳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佛者同學長游四方樂取友人有一善一能輒往訪隆寒溽暑恆徒步百餘里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趙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迮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撝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衆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

始終明之字書之爲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矣隱居陽山萬書閣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目爲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撝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衆以年少易之撝謙亦自信其說不爲貴顯者所奪以是不見錄授中都國子監典簿宋濂獨遣其子璲從游歎以爲不及久之以吏部侍郎侯庸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將終以書别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已豈有所爲而爲者予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冰與水時爲之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矣撝謙卒時年四十有五其後門人柴欽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當采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

荅祿與權傳

荅祿與權其先乃蠻部主也與權博學強記善諧謔中元進士官祕書郎歷河北道廉訪司僉事居河南之永寧洪武六年春授秦王府紀善改監察御史帝賜以羊酒幷賜其妻羅衣紵衣各一襲盱眙縣民進瑞麥一莖二穗凡十六本與權上言此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于盱眙帝鄉里也宜薦宗廟帝是之秋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萬世功莫大焉其在祀典法施于民則祀之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於是禮部尚書牛諒議曰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之西爲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七年夏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未行仍復任監察御史秋與權復上言古之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禘也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故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所自出之帝今陛下受命七年矣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帝復下廷臣議僉曰虞夏殷周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可行自漢唐以來莫能名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所自出禘不可行矣今國家既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未有所考則禘難舉行遂止未幾擢翰林院修撰尋降典籍九年還應奉十一年春以年老致仕自稱洛上翁

文淵閣大學士錢公傳

錢龍錫字稚文别字機山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春坊諭德歷詹事府少詹事掌南院禮部侍郎魏忠賢亂政削奪去官莊烈愍皇帝卽位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召既至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帝命定附逆諸臣案謂曰忠賢一豎何能爲皆外廷力爲詔附至此指黃羅囊示之曰此皆媚奄人實跡也龍錫遂取囊中章疏分罪重輕凡六等又慮獲罪者不明所罪之實或滋籲辯因請于諸臣姓名下各注所犯服其心逆案乃定袁崇煥之經略遼東也入見帝大言期以五年奏功龍錫疑焉退而詰之曰子方略宜何如崇煥曰不外東江關寧兩路進兵爾東江者島帥毛文龍也曰舍關寧實地而問海道何也崇煥對曰譬如弈然局有四子東江其一也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二年五月崇煥行邊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舟相視山海形勢卽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當死且云入其軍斬其帥古人之事臣饒爲之臣出京時曾語閣臣龍錫矣當是時文龍擁兵自

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帝不之罪龍錫亦不置辯也其冬大安口失事京師被圍或言崇煥之殺文龍陰爲主款地者會崇煥援師至求入見帝愈疑之尋有旨縋城以入下獄訊叛狀於是御史高捷劾龍錫與崇煥同謀龍錫疏請避位遂致仕去明年八月崇煥既誅御史史𡎺論龍錫罪逮入詔獄論斬有司設廠于西市將用夏言故事既而緩決四年正月左中允黄道周起自田間爲白其寃疏曰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古者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比者逮繫舊輔臣龍錫鋃鐺桎梏對簿法庭搶首獄吏此書傳以來所未之見也凡疆埸事最難言矣一彼一此勝負何常閣臣坐綸扉遥度邊計不知能否成敗一旦坐誅後之閣臣必跼蹐顧盼不敢以邊事自任且令邊帥得以罪諉閣臣後之邊帥有事必撫閣臣單詞隻語爲口實今巷議謬悠謂殺龍錫爲文龍報仇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爲政府異日開陷阱不可也當堯威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然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傫煩臯陶之聽也陛下即欲威柄獨運亦何忍公孤就戮令四方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奏入帝切責之謫其官至五月天旱給事中劉斯崍又以請始釋龍錫于獄戍定海衛戍九年得旨歸里崇禎十七年九月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上言于福王曰伏見舊輔臣錢龍錫削奪爲民正值崔魏亂政之時迨先帝嗣服起自廢籍進參機務著公忠之譽繼因袁崇煥斬帥一事爲史𡎺等所誣衆論無不寃之夫以輔弼大臣於督撫陛辭之日體訪諮詢亦其職爾若閫外生殺轉移呼吸先期豈能遥制如以一時問答之單辭指爲罪案將來帷幄之臣誰敢爲國家諮訪一官肩任一事者此先帝解網于始減罪于終也至其屏居戍所絶無怨尤居鄉之日門庭肅清尤大臣所不多見者宜勅有司具禮存問以優先帝簪履之遺者也旋以病卒于家所著有兢餘存稿

論曰當崇禎初戶部再疏請裁島餉龍錫獨言毛文龍以本折百万之餉遽減至三十五万不可更裁請如數與之則龍錫嘗未排抑文龍可見也惟是逆案一定黨人之怨刺骨禍機一發幾殺其身可畏哉觀乎黄道周祁彪佳之所陳亦可信其無罪矣

崔子忠陳洪綬合傳

崔子忠字開子一名丹字道母別字青蚓先世萊陽人居京師補順天府學生員通五經能詩尤善畫華亭董尚書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子忠益自重有以金帛請者概不應也友人有官吏部者屬選人以千金爲子忠壽子忠投之地曰若念我貧不以廩粟與我乃以選人金汚我邪卒不受史公可法家居過子忠舍見子忠方絶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子忠牽馬于市賣之遂呼其友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賣馬之金盡絶食如初李自成陷京師子忠出奔鬱鬱不自得會人有觸其意者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而死

陳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堊壁既出誡童子曰毋汚我壁洪綬入視良久紿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于翁翁見侯像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既長師事劉公宗周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狎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至恭勿與至酒間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勿應也嘗留杭州其友召之飲期于西湖上洪綬往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坐飲主人徐察之知爲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入貲爲國子監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混迹浮屠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狎妓如故醉後語及身世離亂輒慟哭不已後數年以疾卒

朱彝尊曰予少時得洪綬畫輒驚喜及覩子忠所作其人物怪偉略同二子癖亦相似也崇禎之季京師號南陳北崔若二子者非孔子

所稱狂簡者與惜乎僅以其畫傳也予友孫如銓常師事子忠道子忠二女皆善畫而洪綬妾胡淨鬘亦能畫花草云

李无垢傳

李无垢錢塘人福王稱制南京入太醫院爲醫士順治十二年春以二童子自隨負藥囊至梅會里榜其門曰太醫院李无垢總理內外大小十三科方脈里中醫嫉其大言謗者蠭起乃移寓萍橋僧舍予間訪之方注本草經多發新義與予論吉貝子不宜久服娓娓數百言予心韙其說是夏予妻馮孺人病熱七日不汗後七日又不汗踰二旬矣勢轉劇諸醫皆云傷寒不可治請辦喪具予乃要君徒步登閣診視无垢笑曰君夫人所居閣四面俱木園之木生火觸暑脈伏爾臟腑無他恙也亟以甘瓜井水投之可不藥愈從其言越宿而餔糜再宿主中饋如故既而予游嶺表比歸詢之則无垢客死吾里醫爲二童子載去所注書無存

朱彝尊曰予少日先舍人廣交游復社諸君子舟車相接于道是時海內多故江湖豪傑思以功名自見挾方術遁跡人間一時詼奇怪迂之士往往識之迨長游學益多識四方奇士所未覯者良醫爾今耄矣回思往事李君庶其人與惜乎未盡其術以死而所著書人莫之傳也且夫醫難矣醫婦人尤匪易目不辨病者之色耳不審病者之音止憑方寸之脈分陰陽決生死雖和緩且不能而庸醫乃敢自信吁可怪也述君一事雖未足概平生然於切脈精矣爲之傳毋使姓名泯沒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記一

文水縣卜子祠堂記

孔氏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子貢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曾子以魯得之至論文學必曰子游子夏孔子既沒曾子之學羣弟子或未之篤信獨以有若為似聖人而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亦疑之于孔子若二子者將不得為具體者與徐防之言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而戴氏禮載曾子之言以疑于夫子罪子夏夫曰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聞之子游未之怪也其不從羣弟子彊者特以事之不可耳後世拘儒疑其說于廟庭之祀黜有若而進子張又或謂西河不當專祀子夏由其過信曾子之言而未之繹也抑何其刺謬與文水固當日西河之境也隱泉山之麓舊有子夏祠歲在丙午秋八月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而已至其發明章句傳孔氏之學為西河文教所自始顧不及焉私心竊以為憾夫山水亭臺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游人過之尚或覽物而賦詩或題名鑱石其處況夫瞻先賢之祠宇卒無一言暢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則後死者之過也爰綴舊聞為記亦以見戴記所載殆非曾子之言而六經之傳子夏之功尤多報祀之義蓋非獨西河之人宜然矣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國都莫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于學其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爵以至獻馘獻囚莫不備舉于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為之師士之入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鞉鼓控揭笙鏞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躃綴兆有其度藏修息游有其所而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學日以弛典禮政令聽州郡吏專制之于上不必盡舉于學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子釋奠釋菜而已為之師者未必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宮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為不急之務由是學宮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于學者嗚呼學校王政之本至視為不急之務而聽其傾圮此君子之儒為人師者所甚憂也威遠衛當大同關塞之衝士之習于文事者蓋寡自邊隅晏安士始以絃誦相勵而教諭王君復能以仁義忠信之說善諭之衛故有學歲久將圮王君率諸生某等新之諸生咸樂趨事堂廡寢筵欂櫨棲桷戟門壁池莫不具飾不侈不陋工既竣向予請記嗚呼三代之學其得存于今者僅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端本之學不知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為之也若王君者樂善不倦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既作泮宮詩人頌之有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相與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于今日也哉

衢州府西安縣重建學記

古者立學自辟雍頖宮下至術序黨庠家塾所稱先聖先師初無一定之位故釋奠有合而無尸自漢廟祀孔子闕里迨唐武德後建廟

于國子監又定稱周公曰先聖孔子曰先師開元以降郡邑通有孔子廟祀然廟與學亦未均合爲一也其後學必立廟由太學及府州縣率有定制太學之堂或曰彝倫或曰明德餘皆以明倫爲扁旁立社學射圃暨啓聖之祠後峙尊經之閣廟則三門六戟殿設栗主更先聖曰至聖而仍先師之名專祀孔子配以四子十哲而祀七十子先儒于兩廡薄海內外莫有異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于天下舍末師而專主孔子庶幾道德出于一古今之立學雖殊而所以教則同也西安縣學舊在禮賢門外嘉慶鄉製錦坊元末燬于兵明洪武初一徙于城北廢斗室法院爲之正德間再徙于宋貢院遺址嘉靖中復徙于大中祥符寺繼是規制差備自耿精忠逆命　王師致討屯兵百萬于府郭久而縣學牆屋薪木皆毀惟文廟僅存梁棟亦圮縣既困于兵其土田旋爲洪水所決逋賦累萬長吏迫于催科視學舍爲不急之務歲久不治會進士頴州鹿侯祐來知縣事下車謁孔子廟顧瞻太息而曰學校如此其何以造士且教何以興而政何以舉是守土者之責也侯乃預爲規畫俾山農之產竹木陶旊之治瓦甓段冶之攻釘鉸者咸得輸井稅儲之以待興築而以月俸補其額政尚簡易不事鞭朴逾年而逋賦悉完於是鳩工庀材侯首捐錢若干緡縣之大夫士學官暨其弟子咸率私錢爲助首葺廟宇次營兩廡各九楹次建明倫堂次設先賢先儒木主然後繚垣牆塗丹粉濬泮池之水種樹廟庭及堂之前後凡百本經始于辛未之秋今年春二月堂成侯興器用幣釋奠于廟牲酒豆籩秩秩有儀觀者交悅具頌侯之功伐石以進侯曰未也堂雖成祠與閣未備且曩時賜書未有存者經以載道而學舍無之其可哉乃購羣經疏義凡百餘家將納之廟鼓篋以示學者噫侯之用心勤矣夫三衢固仕國也昔之言經術者若鄭灼之三禮劉牧徐庸柴翼之易徐晉卿王宏之春秋是皆西安產也西安之俗其君子敏於事士之志于學者不少特爲兵與歲所苦居無黌舍市無書肆其何所資以講習爲得侯所購之書貯于學有不相觀而善相說以解辨其同異而博喻之者乎吾知教之所由興必自西安始予視侯忝一日之長與侯別三年入其境賈安于廛農歌于野游乎學校則昔之廢者具舉蓋中心怡懌有不能自已于言者而縣學教諭海鹽錢君瑞徵樂襄其役與予同鄉里述侯立學之功集事之敏皆過人計慮之表爰撫其本末而書之于石

重修嚴州府桐廬縣儒學記

師儒之官道德之歸政治之本也漢郡置文學掾唐校立經師庠立孝經師宋元書院各設有山長所以教士者專矣　皇朝因明之制縣立儒學教諭訓導各一人掌士子之版銓法凡貢于禮部屢試不第及學生食餼廩者既老而後用之雖不失古選擇耆儒之意然往往精銳已挫頹惰衰慵講舍之不修生徒之日散師嚴道尊之謂何　聖天子立賢無方妙年英俊之士亦得銓授由是桐鄉汪君教諭桐廬既至謁先師覩祠宇圮敗陳丹暗粉久已不治於焉出私錢命工匠楣根楔栱楯桷宲霤有笓有篠或棲或堊鳩工于某年月日告竣于某年月日計費白金十鎰爾而堂齋門廡百廢具舉春秋上丁釋奠廟下莘莘俎豆小大駿奔暇課諸生于碧梧書屋而又汲有井渡有船蹊有桃李縣之士子樂羣親師慶行禮之有其地焉君乃貽書與予請爲文紀之石予嘗往來四方見府州縣衞學傾者十之六七上官諉之有司有司以催科聽訟之繁每視爲不急之務至于肄教者祿既薄而權輕朝日之盤恆苦不飽安有餘力葺治牆屋其能免于風雨鳥鼠之侵蝕乎君能不私其財不費乎帑不病夫民力以興廢自任可謂能也已矣桐廬之學舊在西塢一徙于戴家橋北再徙于縣治東北之小山宣和中燬于寇紹興以降知縣事趙公侃趙汝

憚趙汝驥胡太古先後修建元末復燬于兵洪武再建則知縣事毛道圭之正統初重葺則知縣事汪榮圭之成化以後安慶李琛東莞盧勗黄岡曹珪雲南楊漢四會何經南海吳宗湯清江李紹賢來知縣事咸克修廟學此有司之職也以校官獨任之則自君始

揚州府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古之造士立學士之志于道者必于鄉校事其師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當其盛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及其廢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而又繼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是故博習者必親其師論學者必取友學者有失教者知之長其善而救其失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安于所居之地夫然後師嚴道尊民知敬學也已學之制匪一虞庠上下夏序東西殷膠左右周保傅所紀爲學有五漢立三雍晉興兩學至于唐分學爲七三品以上子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教之曰廣文以領國子生之業進士者曰四門以授七品之子及庶人之俊異子弟律學以講律令格式書學以考篆籀分隸真草章行算學以明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斯成德達材各有其選教之亦多術矣自宋而後雖于州郡縣學之外兼設山長然書數之學輟勿講科目之繁既省士子分治五經專習四子家各有師不必問業于鄉校而儀真縣治當江介之衝舊爲江淮發運之所邦人多居鹽筴之利其子弟注籍于學束修之禮通名于校官歲一再至而已戟門之敧傾泮水之洪濁文廟之纖漏講堂横舍之榛蕪守土司教者第有坐愁行歎已焉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愉商以仁待士以禮每因秤掣至縣布寛大之條舳艫銜接椎鼓榜歌於是公年五十矣商綱亭戶咸思進酒于公醵白金二十鎰稱壽公却之再三適公乘轝過市遮馬拒輪以請公乃召汪訓導(穀詒)語之曰縣學之不修久矣吾無私財可以訓工也曷若以衆所率之錢新多士肄業之地庶幾邑子享人爵之報乎於焉衆皆悅頌公之無私而克廣德心也歲之　月誕治泮宮工匠陶旊各程其材自西徂東百廢具舉由是諸生問業有所來親其師人知敬學爾乃伐石以志重修之歲月曹公名寅字子清一字荔軒滿洲人爲文者誰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也

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内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綿傔有餐錢相循爲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宮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内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爲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𡾋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閣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英殿修撰法原

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
舉蓋有別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
提舉鴻慶一宮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
月前翰林院檢討充　日講官知　起居注入直　南書房纂修明
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

龍圖閣直學士將樂楊時中立
觀文殿學士開封耿南仲晞道建炎元年
述古殿直學士上蔡謝克家任伯
資政殿學士開封呂好問舜徒
觀文殿大學士邵武李綱伯紀
資政殿學士襄邑許翰崧老
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公弼二年
延康殿學士□□董耘□□
資政殿學士瑞安許景衡少伊
徽猷閣學士縉雲詹乂持國三年
資政殿學士任城李邴漢老
資政殿學士曲阜顏岐夷仲
資政殿學士真州吳敏元中紹興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鄧城范宗尹覺民
資政殿學士滁州張守子固
觀文殿學士祁門汪伯彥廷俊
端明殿學士河南富直柔季申
資政殿學士吳興葉夢得少蘊二年
顯謨閣學士丹陽翟汝文公巽
瑞明殿大學士齊州呂頤浩元直三年
端明殿學士安陽韓肖胄似夫

資政殿大學士綿竹張浚德遠四年
資政殿學士分寧徐俯師川
觀文殿大學士姑蘇朱勝非藏一五年
端明殿學士解梁趙鼎元鎮
端明殿學士海州胡松年茂老
資政殿學士德清沈與求必先六年
端明殿學士雲州折彥質仲古
資政殿學士儀真劉大中立道七年
資政殿學士上虞李光泰發九年
資政殿學士毘陵孫近叔詣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餘杭何鑄伯壽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濟南王次翁慶曾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浮梁程克俊元籲
資政殿學士上饒余堯弼致勛二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寧國章复季常二十二年
端明殿學士□□宋樸□□二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鄞史才德夫二十四年
資政殿學士金壇湯鵬舉致遠二十七年
觀文殿大學士吳興沈該守約二十九年
資政殿大學士建康王綸德言三十年
資政殿大學士浮梁汪澈明遠隆興元年　乾道元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萊州辛次膺起季
資政殿學士壽昌葉義問審言
資政殿學士宜興周葵立義二年
觀文殿學士宜興蔣芾子禮七年
資政殿學士仙游葉顒子昂乾道二年

觀文殿學士興化陳俊卿應求 四年
觀文殿學士壽春魏杞南夫 八年
觀文殿學士婺源王炎晦叔 九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遵景嚴
觀文殿大學士四明史浩直翁 淳熙元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适景伯
端明殿學士金華葉衡夢錫
觀文殿大學士溫陵曾懷欽道
資政殿大學士溫陵梁克家叔子 六年
資政殿學士德清李彥穎秀叔 九年
資政殿學士吳郡范成大致能 十年
觀文殿大學士金華王淮季海 十五年
資政殿大學士華亭錢良臣師魏
資政殿學士臨江蕭燧照鄰 十六年
資政殿大學士侯官黃洽德潤 紹熙元年
端明殿大學士永春留正仲志 五年
觀文殿大學士吳興葛邲楚輔
端明殿學士邵武任希夷伯起
資政殿大學士上饒施師點聖與
觀文殿學士廬江王藺謙仲
觀文殿大學士餘干趙汝愚子直 慶元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龍游余端禮處恭 二年
觀文殿學士臨海陳騤叔進
端明殿學士泉州傅伯壽景仁 嘉泰三年
端明殿學士江陰丘崈宗卿 開禧三年
端明殿學士崑山衞涇清叔

觀文殿大學士臨海錢象祖伯同 嘉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嘉興婁機彥發 二年
端明殿學士南豐曾從龍君錫
資政殿大學士天水趙善湘清臣 紹定五年
資政殿學士東陽葛洪容父 端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鄞鄭清之德源
資政殿大學士慶元宣繒宗禹 三年
資政殿學士邛州魏了翁華父
端明殿大學士邵武鄒應龍景初 嘉熙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增城崔與之正子 三年
資政殿學士浦成徐榮叟茂翁 淳祐二年
端明殿學士永嘉林略孔英 三年
資政殿學士餘干劉伯正直卿 四年
資政殿學士黃巖杜範成己
觀文殿大學士蘭溪范鍾仲和 六年
觀文殿學士侯官陳韡子華 九年
資政殿學士慶元應繇之道 十年
資政殿大學士嘉興李曾伯長孺 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隆州李性傳成之
端明殿學士金華王埜子文 寶祐三年
資政殿大學士浦城徐清叟直翁
觀文殿大學士威州謝方叔德方
觀文殿大學士濠州董槐庭植 四年
端明殿學士建寧蔡抗仲節
端明殿學士龍游馬天驥德夫 五年
觀文殿學士新安程元鳳申甫 六年

資政殿學士閻林存以道 開慶元年
端明殿學士蒲江高定子瞻叔
資政殿學士寧國饒虎臣伯武 景定元年
端明殿學士金華厲文翁□□
觀文殿大學士溧水吳潛毅夫
資政殿學士嘉興沈炎若晦 二年
端明殿學士閻許應龍恭甫
端明殿學士都昌江萬里子遠 咸淳十年再任
資政殿大學士醴陵皮龍榮起霖 三年
觀文殿學士金華馬光祖莊父 咸淳五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眉州楊棟元極
觀文殿大學士天水趙與簒德淵
資政殿學士潼川姚希得逢原 咸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敘州程公許季與
資政殿大學士溧水吳淵道父
觀文殿大學士樂平馬廷鸞翔仲 八年

余既作記具書南渡後提舉姓氏爵里百一十四人獨未錄諸壁也歲在戊子冬覽李彌遜竹谿集有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彌遜行詞中云其還神武之衣冠勉奉洞霄之香火宋史雖不書不可沒其名矣汝文執政僅二月以伉直忤秦檜殿廷相爭至斥檜乃金人之姦細趙甡中興遺史載之宰相例以殿閣學士予祠題曰顯謨閣學士史沒其文取汝文靖康原職書之也 彝尊又識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五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記二

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勤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弁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台灣平捷書至

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弁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茲海澨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垡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　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衞六所一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衞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二十三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二萬里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傔僕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懾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觀莫及行則射麋以爲粻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垊反其宅商趑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宫豕圈雞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

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于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爲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既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麤舉大綱作記焉

包山蔡氏宗祠記

包山蔡氏其始祖源宋祕書郎從高宗南渡居杭州子維孟奉母徙吳與弟繼孟分宅居洞庭號東西蔡而西房子姓尤蕃衍自維孟十二傳爲烏程儒學訓導旭中永樂庚子鄉試士人爲建遺慶坊陳檢討繼作記稱其好義樂善有世德旭弟昇昭皆善詩吳人徐庸采入湖海耆英集昇孫羽仕爲翰林孔目詩家稱之曰林屋先生羽從弟範號曲巖王尚書世貞贈詩云家在五湖人世外身安六帝太平中者是已敘其族則五支計其傳則二十一世善不必施四海而積于一鄉仕不必登九列而受一命再命學不必博通七略四部授諸弟子而各守一經家有私集者二十有三人吳中自范氏外論氏族之蕃世德之久莫蔡氏若也於是有撰宗譜以奠世系者有置田以供祭祀者而祕書十八世孫某于縹緲峯之陽建立宗祠中爲堂五楹連以屋二十間旁有樓可遠眺望三歲而後落成走書幣請予作記予惟古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而推之及始祖此王者報本追遠之義也而諸侯之支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來者俱謂之別子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得立爲宗宗得立祠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窮者收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則自王者通于庶

人王政之存于今教民親睦宗祠其本務矣包山在太湖中不與城府接無郵傳轅馬之擾春秋享祀牲酒靡闕里遠而能仁俗儉而可久予老矣惜未克謁祠下紀之以文匪獨美蔡氏之能合其族庶幾三吳之士族聞者興起焉

履素先生祠堂記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閭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沒則祀之瞽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爲山長或與博士弟子爭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尚存講學者得以專席其後朋黨盛而學術殊時文工而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斯則儒者之效矣曩予泊舟匠門聞岸有讀書聲詢之則順治甲午鄉貢進士張先生曾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子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見自舉于鄉名日盛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席硯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碧之軒又于衡宇之陽築堂曰孝廉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笈者益衆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潮生閣用紀落成之候閣東建祠奉栗主以祀先生焉於時巡撫都御史商丘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履素里之父老僉曰先生居家以孝友遇人以誠持己以介士之百行備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宋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於是攜榼酒陳百果爇瓣香長幼胥拜祠下大受請于予曰是不可無記因書其本末于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生諱慎德之子歲貢生諱應文之孫福建按察司副使諱情之曾孫遺書有尚書集要侶蛩齋集

真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甪拓堂後地爲樓五楹設栗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真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既爲文勒堂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予適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頹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慨然長謠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闌畫檻忽涌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既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楊柳蓋別久而不忘子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卽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肇祀焉庶其憑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爲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爲葺治至于日圮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末猶幸勒名樓下附汪君之文並傳于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甎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于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

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荊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盡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圮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詠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椎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池北書庫記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書借觀輒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翫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略鄭默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錄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覩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于水火劫奪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買人牟利亦惟近乎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醬褁麪糊蠶箔古之人竭心力爲之者今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沒此士君子蠹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彝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年矣以驗藏書家目錄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錄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滮池瀰汋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爲先生記之

傳經堂記

經之學溫其故則新義愈出解之而其蘊不窮古之士惟經術是務士能通經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貴利達非所論也經學莫盛于漢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然班孟堅譏之謂祿利之路然至韋賢父子以經術相時人語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蓋亦慕其名位通顯云爾揚子雲有言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傳經者須以發策決科是何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與仁和卓火傳氏立宗祠于舍東榜其堂曰傳經奉祖考之遺書教授子弟又樂與朋友講習東南之士以爲倫魁焉卓氏居塘西門才特盛以經學聞者五世然試多不利或薦于鄉矣而試于禮部輒下第或于省中試矣僅列副榜是豈卓氏于經術反未工與由其所學者非專事發策決科而務合乎古之學者故也堂之成且二十年吉凶歡戚歌哭于斯者匪一火傳心力交瘁克守其先人之緒誦讀勿輟誠有人所未易及者而火傳老矣今年夏率其子次厚入京師則曩之交游大半零落京師貴人視說經爲不急之務徹席以見逢掖者蓋寡嗚呼經術之不講久矣舉一世趨于祿利之路乃有人焉單衣糾履操經術以繩天下則卓氏之傳經合乎古者多見其不合于今也於其歸爲

作傳經堂記

願學堂記

戶部郎新安程君視公築堂于宅之右其地爽以塏開簾而山翠入過雨而潤泉分觀者咸曰君當補官堂將成席未煖而仕于　朝焉君乃名之曰願學屬其兄子道原請記于予予思儒者言學率本乎孔子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三截鐵擿三折漆書三滅若是其勤也君年適五十矣姑與言易可乎八卦相錯其別六十有四象言君子之德五十有三皆以爲學者勸也合之禮記以言離經辨志則以同而異也以言敬業樂羣則果行育德自彊不息也以言博習親師則多識前言往行虛以受人也以言論學取友則朋友講習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以言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則類族辨物自昭明德立不易方也夫然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時行則行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彊也時止則止思不出其位不可榮以祿也孟子之願學孔子者此也君早仕爲郎所謂官先事者業試之而效矣乃所願豈非志爲先與古之親師取友莫若鄭康成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然後反乎北海程伯子十五六時問學周元公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噫其難也已今君居新安新安之俗人守程朱之學不出家而前言往行多識之而不窮以今知古以近知遠以所見知所不見古病其勞者君處其逸居是堂也寒暑相催而歲成焉足以決進退之機悟損益之義安有願乎其外者哉予老矣蓋嘗終始于學然勤苦而難成內自反而益見其不足竊喜君之同所願也在履之初曰素履往无咎象有之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顧人有願而不獲遂者君獨行之又何咎之有

樂儉堂記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樂儉而爲文記之曰儉之爲德匪直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琛貝綃紈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焉及危機既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喪其所處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蓋我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糠秕而充然置之膏脂而不潤宜其無戚戚之容而樂于中者有不能自已者已太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爲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爲樂之一言申誡至再則仍未嘗樂也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蹶蹶也其三章曰職思其憂夫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祇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也此樂儉之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道珍堂記

康熙二十有六年冬太守廣寧黃公來知嘉興府事入郛則瓦礫塞乎渠及堂塗則榛芿接于徑爰與邦人士謀思營葺而疏瀹之念民力未遑也明年夏案無留牘黠者畏懦者懷公乃庀材鳩工先治其廨斲榱堊鏝子來恐後於是彝尊方居長水之南池中芙蕖一花並蔕紅衣綻綠房垂緗螺實以公嘉績之所召也以奉公公適諏是日立柱礎架宲廇遂貽書請名其堂兼紀之石且歸德于
天子肅清邊徼禎祥是致彝尊欲以不文辭非禮也敢竊自幸生于堯舜之世獲覩
聖德神功靡遠勿屆又有賢太守拊循閭鄙於焉哌歌太平燭于玉燭飲于醴泉暢于永風芙蕖雖小草曹植賦之則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傅亮賦之則曰考庶卉之珍麗實總美于芙蕖而江淹之辭則又進焉而曰一爲道珍二爲世瑞至于並蔕則尤代所罕覩故魏收志靈徵令禽奇獸嘉穀靡不登載而斯獨無之益見致之

匪易也稽之至元嘉禾志郡治廳事後有清香堂宋知秀州俞澍更扁曰敬信節愛蓋理廳據子城之內而軒其後爲穿堂爲後堂其來久矣堂之廢且百年鮮克有治之者迨公至而始考舊址復新之吁今之守土者屏賓客省諸度則見以爲能矣公府之不飾則見以爲廉矣雖然儒者之爲政則有道焉居之必廣也莅之必莊也蕪者治之塞者通之廢者舉之道存焉矣堂之建詎足爲公重而政事之暇豫多士庶民之胥附僚屬吏之交孚於此覘公治術之先務焉宜其始建而珍果適應其瑞也天子之德亦我公之德也公既命我請以道珍名堂可乎公曰可哉遂爲文以紀落成之歲月納之于壁用示後之君子公名某字某康熙癸卯舉人

十二硯齋記

中書舍人江都汪君季用僦宅宣武門之右窮巷蕭然饘鬻不繼君久病臥夢入廣庭得石硯一十二枚寤而作歌其友和之君因名其齋俾秀水朱彝尊作記記曰聚五方之人于京師各有所營晝之云爲夜形諸夢寐寤而詢之其可告人者寡矣古昔盛時以牛羊之牧其夢可獻于天子其降也得位夢棺得錢夢穢僅自喻于心已焉舉平生無不可以告人而夢寐則有難言者吾未見其可也君子之學貴夫內得于心而不外玩夫物羅十二石于前不見其多無之不見其不足君豈惑于是與顧一身之盈虛消息通于天地感于事物蓋所好者存雖夢有難遽忘者悅之故言之而長言之歌且和之至以名其室焉列禦寇曰西極有人不食不衣以夢中所爲者爲實十二硯之有齋齋之有記君子以爲無不可也

匏齋記

匏之爲物其葉苦其蔓弱其形呺然非若瓠可以燔瓜可以菹世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爲器可以象天地虛其中可以受物截之則蠡窪之則樽剫以爲笙大者巢小者和挈竽而吹則爲衆音之長匏非無用也審矣當其秋霜既降呺然者堅水出其前略彴之不施艕舸之不設揭者涉者厲者泝洄上者泝游下者潛行而泳者正絕流而亂者咸濡首滅頂是懼試腰以浮諸水則雖江湖可以無沒其有濟于人爲功甚鉅今刑部主事德州謝君方山取以名其齋焉君質直好學所爲歌詩無懦響金清玉振若笙竽之悅耳悉中法度飲酒百觚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殆有濟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取象于坎民之陷于法也如溺于淵覆育者虛其中以服念則深者可以綆出漏者可以袽塞譬置匏于河隨所溺而拯之車有時而濡舟有時而覆充匏之用無過涉之患而有共濟之功則凡經義之紛綸賓坐之論說得之一室而施之萬事者何莫非君之匏也于是其友秀水朱彝尊釋匏之義廣之作記書諸壁

秀埜堂記

長洲顧俠君築堂于宅之北閭丘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壘石爲山望之平遠也捐溝爲池卽之蘊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勞居者無塵壒之患曉則竹雞鳴焉晝則佛桑放焉於是插架以儲書乂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朋友昆弟之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瞿瞿一一十十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而盱覺而曰是其爲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珠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搜乎碑碣眞文梵夾靡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予留吳下數過君之堂俠君請于予作記思夫園林丘壑之美恆爲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明童妙伎充于前平頭長鬣之奴奔走左右舞歌既闋荊棘生焉惟學人才士著作之地往往長留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之臺是已吳多名園然無沒者何限而滄浪之亭樂圃之居玉山之堂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當日有敬業樂羣之助留題尚存也俠君築斯堂媵羣雅將自元

而宋而唐而南北朝而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壁用示海內之誦元詩者

六浮閣記

六浮閣在查山之陽具區浸其右六浮者一曰長浮二曰白浮三曰篛浮四曰苧浮五曰茅浮六曰箭浮其崇卑小大形殊或斷或續迤邐隈隩之外方閣之未成也嘉定李流芳長蘅過而樂之思以十千錢構草閣踞梅林之上寫圖以告其友兼題長句覬其經營而終不果也後八十年長洲張翁買此山始為建閣且治生壙背阜面湖周樹石楠栝柏以為藩閣峙其南當春梅放拓西牕俯視繁花百萬若密雪之被原隰游人詫勝絕焉未幾翁沒翁子士俊從而補葺之有徑有堂有庖有湢於是四方名士牽拂相招來會歲在辛巳二月己未朔予登是閣覩漁帆出沒浦樹清疎山鳥喧喧拂簾鳴旦暮愛之不忍去遂留信宿士俊以記為請將刻之坐隅予惟三命之說術者恆以動人然儒生不以為非蓋夭壽通塞莫不有命焉至于山水之緣尤未易得處乎闤闠有終身不知丘壑之趣者翁生居吳北郭卽元時師子林而井榦于山得無後艱之幽宅且建閣以表其勝則李君所願而不獲遂者翁克有之士俊善繼其志冀揚翁名于百世是翁之享于天者孔厚不可謂時命之不達也翁諱某字某自號松園老人其行義詳今禮部尚書同里韓公菼所為志銘及處士睢州田君蘭芳墓表

西陂記

宋之故城其門名見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橫也桑林也垤澤也垤澤云者垤以言閼伯之丘澤睢水也其地有蒲魚萑葦之利漁有村蟹有舍商丘宋公懷童時釣游之所思築圃於是以其在郭之西名曰西陂顧未遑經始先定池館之目曰綠波村曰釣家曰緯蕭草堂曰和松菴曰芰梁曰放鴨亭各系以詩都人士屬而和焉圖之橫幅者王山人翬也久而公之懷故土益甚則命禹鴻臚之鼎寫照作西陂魚麥圖取元結詩句冀歸老于江湖記之以文者邵上舍長蘅也公巡撫江南久簡以馭吏儉以示民

天子嘉其清德　藻舟所及每見益親歲在昭陽協洽　駐蹕江天寺公入見請曰昔宋臣范成大居吳之石湖臣嘗履其地見淳熙十五年賜書刊石尚存臣家有西陂別墅敢乞御書二字賜臣不令石湖勝蹟獨存千古

天子笑而書之今歲旃蒙作噩

天子復書魚麥堂以賜至是公拜

宸翰先後難悉數矣公乃命子弟立石西陂之上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紀之思夫爵位之崇高林泉之逸豫人生恆不能兼致惟石湖一老入而參知政事退而偃息范村女挈菜籃兒修雞柵種斜橋之楊柳播樂府于村田此姜夔譜越調以介壽号曰石湖仙也今

天子稱公治蹟不去口顧十四年所而遲遲未膺

內召豈非以江南重地代公者實難其人與抑聞之公嘗引年以請矣

天子給以禁苑葡萄一本曰是果結實然後請老今賜果之園馬乳且垂垂于架公念

主恩愈渥不敢上陳近復申以

天語雙雕于堂柱曰兒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則仍未嘗許公之歸也公雖欲舍政事之賢勞享西陂魚麥之樂利顧豈得遽遂乎虎丘之山可以對月滄浪之亭可以賦詩吾且隨中吳父老期公游衍于斯焉若夫西陂之勝姑聽公之鄉黨優游禮讓中可矣

五舫記

利濟莫若舟小者為艖為艓為舠為艒䑨為舴艋大者為舸為艅艎為艂艭為舶為艑為䑳為䑐艢為𦪇艛艇也者小而長也艜也者長

而薄也狹而長者謂之艨短者謂之艟短而廣者謂之船亦謂之舠深者謂之艕亦謂之艀小而深者舼亦謂之艆也其制則有根有柁有舳有艫有艢有䑺板曰覆艒曰艑牀以薦物曰笭突上下重牀曰艦重室曰飛廬其具則櫓也槳也橈也篙也笮也戢也櫓柔倍之以梢篙折輔之以䑽笮弱引之以百丈崩沙怪石惡浪之喧豗盤渦之撇漩蓋有一夫之力不能挽一船者求其濟夫豈易哉思古之人取諸渙以制舟楫顧易之卦言利涉大川者六而無片言取象于舟則終以乘船爲危非安棲之具也雖然大江以南百谷所會內隩而外限葭菼竹樹之交敷蘋藻之溶漾隄梁之逶迤非舟無以領其勝而又無風波之虞有燕嬉之樂則惟舫爲宜溧陽狄億立人以庶常吉士請假還里造五舫于洮湖或以載花或以燕客可以合可以分有琴有書有歌有酒短簫長篴往來容與于郊園望之者不啻水仙也今夫至靜者地然曩嘗留燕齊雲朔之閒六遇地震思之至今猶悸是則安危亦何定之有推之以理其人安其心安則其境亦安矣苟心不得其正而入于邪陷于險未有不蹈危機者安危視人所擇爾藏身萬人之海放情百斛之舟孰危孰安立人之自處也審矣於是秀水朱彝尊爲之作記時康熙三十有八年陽月之望也

倦圃圖記

倦圃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濱宋管內勸農使岳珂倦翁嘗留此著書所謂金陀坊是已地故有廢園戶部侍郎曹先生溶躬治之以爲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予嘗數游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治大同踰明年予謁先生于塞上時方九月層冰在川積雪照耀巖谷彌望千里勾萌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沉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蓊鬱情景歷歷如目前事先生抱膝低徊者久之嗟夫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以予暫游者猶不能釋于懷況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繪事爲先生圖之爲景二十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觀其畫圖不獨想見兩人之高而其所與游如丘爲裴迪崔興宗下至袁華于立盧熊郯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援斯民于飢溺雖欲遺章組之榮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所好蓋難幾矣是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蔬果花藥之樂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圖之圖以傳爲可樂也周君名之恆山東臨清人嘗爲江西參政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看竹圖記

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水錢塘戴蒼爲畫煙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游大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既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予言金精之峯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予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于霜或厄于閏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籜而驟干夫煙霄也文章之爲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芷閣記

宗人琪從予學所居道南春同杵臼飲同井兼珍以養母集衆說以通經斷金伐木以求友而又樂善不倦爲鬻于路誅茅編竹以棲餓人自我得琪庶幾同其臭味焉芷閣者琪讀書之舍也予既書扁且爲文記諸壁記曰芷小草也名義不著于詩爾雅內則以茝佩帨僅見之小戴記而已說文解字無芷文葢與茝同義申之曰楚謂之蘺晉謂之虈齊謂之茝而玉篇詮藥字云芷葉卽蘺也當知音雖有四其義則一矣屈平楚辭篇二十五言虈暨藥者各一言芷暨茝者各五言江蘺者二由其志潔行芳斯取喻必及焉爾乎荀況有云蘭槐之根是爲芷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琪年方壯不自恃其質之美樂與友朋相切劘虛己以下之是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得敬業樂羣之助而無芳臭離糅之患宜其有取夫芷以自託也閣居堂五之一縱橫十餘步坐客可六七人插架數百卷分列左右置酒肴以娛賓客爲詩歌以道性情與夫羣雅之論說百氏之覽觀胥于是焉則凡謝其朝華而啓其夕秀何獨非芷之義與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有有之而不似者也琪亦庶乎可以自信已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記三

天津衞稽古寺重修藏經閣記

佛之書入于中國其初四十二章耳其後盛于姚秦熾于梁大備于唐代與日繁幾與儒者之書相等縉紳學士靡然舍己所學從之而其徒復侈大其事鳩土木以爲之宮飾朱丹爲之梱誦焉則有拜跪坐起之容梵焉則有抑揚高下之節而又紹繩以襲之鐘鼓以宣之其所以崇奉之者靡不至自孝定皇后篤信其教命中使頒經藏于梵刹其徒猶慮未廣更梵夾爲篇籍自是經藏薄海內外所在多有嗚呼使遇漢明梁武又可知矣天津衞屬京畿之衝城之西門有稽古寺藏經之閣峙焉地近海多風飛沙晦冥歲未久閣圮浮屠含光者新之予艤舟道此登焉夕陽在衣風鈴錚然翔鳥上下爲之目曠心怡含光語予曰凡吾材之所需井稅之入升盎之儲積之累年始成焉憚閣之頹而經藏將失也今縉紳學士誦法周孔其于六經百氏之書舊聞放失往往置勿問而府州縣學或傾廢不治不有媿于佛氏之徒也哉浮屠之言雖非聖人所與而能崇奉其教以興廢自任若含光者殆亦聖人之徒之所進也遂爲文以記之

大悲院記

孔子歿百氏之學興其最盛者楊朱墨翟治墨氏之學者至分爲三其師說之不傳豈非孟氏闢之也與浮屠之言近乎墨者也墨之教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獨於治喪也以薄爲其道爲浮屠者術主乎慈其始去父母昆弟捐妻子而不顧詎非忍哉昔孔子不遇于時馳驅四方若微生畝接輿荷蕢之徒交訕其後而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痛哉其言也蓋吾觀于佛獨善彼所稱觀世音菩薩者推其願所至欲盡斯人而登之善其去孔氏之旨不遠而大悲菩薩者彼所謂觀世音之化身也其手目之數多至八萬四千目必有所運手必有所執俾匠人一一肖之佛氏之教則然禪人世高結茅天津之衞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來之人而予友曹君實司武備茲土捐俸錢繼之程工庀材築室三楹題曰大悲禪院而請記于予嗟夫舉斯世之人其可憫然悲者衆矣惟泯于無所睹聞則已試游目而觀其迷途陷溺目不能周手不能援者何限此菩薩之以大悲名也而況聖人之心哉曹君勇而好文馭兵以嚴而養民也惠殆所謂可使治賦者也夫浮圖之言儒者疾之以其無預于世天下饑溺而不思所以救也世高用其師之說獨以大悲菩薩自託則豈盡無意于斯人者哉宜曹君之樂其人而信其道也

雲岡石佛記

雲岡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石佛大者高七十餘尺小至徑尺斬山爲窟數十鑿佛數千軀架以飛閣凡客大同者必游於是予嘗再往游焉覩石像之怪偉退而作記按魏志世祖用崔浩之言毀佛像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土木宮塔莫不畢毀及浩既戮興光和平之際爭立石像太和中四方諸寺凡六千四百七十有八延昌之季僧尼所居積至一萬三千七百二十有七剝窮而反理數然也釋氏之說如蠱之中人卒不可愈良醫者擇其可治治之有疾之者見方藥不効遂剖患者之腸胃必盡殺其蟲乃止患者既死其同病之人未有不剸刃于醫者崔浩是已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毀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爍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自謂極天下之智慮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嗚呼周公仲尼之道感人千載之下者豈以其像哉雖然拓跋之俗習聞釋氏之說其敬信固宜非若漢明梁武生周公仲尼之鄉而沉溺異端者比也彼十六國之君殺人若刲羊豕而

佛氏倡好生斷殺之旨世主信之往往少回其殘忍之習是佛像之有益于當日亦事理所有也然則君子之排擊異端尤當揆世之理亂彼持論過激豈吾道之幸與夔州李先生者好爲古文辭素擯佛又與予同游雲岡者也遂書一通寄之

應州木塔記

軒楹臺榭廣墀複宇游觀之勝苟作非其時侈過其制則春秋書之太史紀之故雖王公之尊不敢輕役其民至浮屠之宮竭天下之民力奔走恐後世莫有議其非者吾不知其故也彼其師以虛無寂滅爲教視支骸爪膚爲不足惜而崇奉其教者顧必范金以像之築宮室以棲之非大惑與然山川城郭必有升望降觀之地惟浮圖之制崇高累級出軒楹臺榭之表足以曠覽形勝所在登高明而遠眺望感時賦詩則又君子之所不廢也去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上下以木爲之其高三百六十尺州居絕塞之衝土風苦寒無良材珍木之產一木之運百車牛乃達蓋遼之君臣恃甲兵之武責獻納于宋金繒所入動億萬計宜當日成此不難也遼史載道宗卽位初詔求直言亦嘗有志經國者迨乎晚節崇尚異教一歲飯僧至三十六萬人一日祝髮至三千人嗚呼侈心有漸皆是塔啓之也已土人指予簷端大字凡八係長康二陵駐蹕時所書其一時游豫猶可想像得之然則登是塔者不獨盡覽山川城郭之勝而盛衰之故又可感也遂相與賦詩記之同游者三人山西按察司副使前戶部侍郎同里曹公溶江西布政司參政臨清周君之恆汾州推官大興孫君如銓而鑱予文于壁者知州事蓋州傅君登榮也

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記

古之典籍方冊焉而已不及百名者書于方百名以上書于冊編用韋摘用鐵書用漆有燔爐之虞而無遺棄之患逮後易以繭紙隃麋書以不律杵頭軸子人知愛惜自長興鏤九經于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聖賢書誠厚幸矣既而史記兩漢書文選皆付雕造諸子百家次第皆有官則儲之國學民間則吳蜀越閩悉能摹印而閩之麻沙崇化二坊翻刻流傳日多士子得書易而怠心生又科場定制經書各有專門程子朱子胡氏蔡氏陳氏諸家而外帖括罔敢逸出於是經書義稍有異于諸家者多束而不觀至于士子揣摹時文是習坊間選本盈屋充棟人之意見各別非所好者土苴視之或覆醬瓿或糊蠶箔至若京師五方所聚一有委棄輒溷于糞壤中士大夫既未克掊之車塵馬足之下而往來行子詎慮所不遑及故必藉蕭閑寂寞之人昕夕司之庶事不費而收之也博宜莫如沙門氏南泉寺在三里河橋之東康熙十有七年夏予策柴車應　召舍于僧廬有禪上人者衣縞衲持頃筐拾字紙于道月之朔望輒焚之越三載結數椽于文昌閣下扁曰惜字林貯之有庫焚之有爐來請予作記噫自宗乘分爲五葉參者期于頓悟漢晉以來所譯梵夾且委之蟲鼠不顧而何有于廢紙則上人之掊拾非專代儒家爲之亦所以自爲也雖然吾觀上人之勤鐘鳴必起偕其徒陳梵夾于堂展縚繩而宣之以魚鼓若是乎主于敬焉由一寺推之則西域古先生之言其徒儲藏猶謹而上人所掊拾終代儒家而勞其心力也已因記落成歲月于壁

唐朱邪府君墓銘石蓋記

丁未之秋自代州復至大同將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于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霓嘗贈汾州刺史見冊府元龜又葬于應州其爲霓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後明宗卽位諡其考曰孝成廟號德祖當其時祠官之守春秋之祭山陵之封土

必崇孰意爲人所發千載之下幷石函亡之而僅存其蓋也乃言于按察副使曹公徙之于州學而爲文記之

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儵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勾注坡陀阨險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游者告也

風峪石刻佛經記

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虺蜴居之雖好游者勿敢入焉丙午三月予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輯柳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于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爲雕印舍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束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天寶間字而房山石經刻之自隋甚矣其法之蕃熾也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至數千人然通其旨者卒以語言文字爲無用見講說佛經者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說雖戾于聖人之言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既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西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甚于吾道之衰也夫傅山聞之曰然遂書以爲記

西山碧雲寺記

西山佛寺百數多建自內官其最閎麗者曰碧雲寺因山下上築臺殿金碧露松栝之表其北內官墳墓數十鐫石爲闌窮極纖巧翁仲羊虎夾侍墓碑林列其文俱宰輔所製中立穹碑二具書總督東廠官旗魏忠賢爵秩游人每畫灰于壁作憤詈語寺僧輒塗去灑掃惟謹過者徒有歎息而已方忠賢擅政建生祠立碑者徧天下固無足責迨刑書既定執童子問之鮮不以黨逆爲恥見其姓名踣石破碎之惟恐不速地僻遠無存者而茲山近在輦轂顧秉謙魏廣微之文大書深刻獨得不去則以忠賢雖敗而閹寺力護其類至其尸已戮

其族已徙復樹碑立冢有非法禁之所能懲者然後知小人流禍未有酷于閹寺者也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夫身爲宰輔其地不爲不峻必先假之以顏色而後小人得邀其文章秉謙輩不足數顧中人以上亦爲之諛墓何與浮屠之教背棄父母殄絶宗祀內官樂其相近捐無用之金錢顯爲邀福于佛陰令其徒守冢寺僧藉以衣食遂甘爲所愚而洒掃無廢可憫也嗚呼士君子立朝務明周易之義毋爲小人所狎而輕假以文章要在嚴之于始斯可矣

登嶧山記

嶧山上下皆積石間不容趾小若拳大若堂房若鬼工所運而驚濤駭獸之突于前也山遠近草木不殖然嶧陽孤桐載在禹貢豈以其生之不易故貴之與石質麤惡游者鑱姓名于壁未及百年輒漶漫磨泐不可辨識李斯篆其不存于今宜也按詩言保有鳧繹釋者謂繹與嶧同鳧山在今嶧縣縣雖以嶧名山去縣二百里在鄒縣之南杜預以爲在鄒縣北蓋縣治之徙久矣山徑坱圠無燕憩之所以是游者特少然升高遠望風檣煙浦出沒百里之外於以覽神禹之迹笑亡秦之愚足以增懷慨慷豈必林木鬱葱臺館高下然後爲名山也邪同予登是山者四人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增美公弟芳永大年河間府推官大興牛裕范式之歙人汪之舫于鱗登其巔者公與之舫暨予也

濼泉記

宛平劉公巡撫山東之明年于廳事西北掘土深二尺有泉涓涓出自穴從而濬之又二尺其廣倍焉甃以甎養魚百頭清可鑒髮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彝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濟出爲濼其濼泉乎記之曰天下之水源澂者流必清源濁者流亦濁然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則衆水混之也航于下流者見其濁以爲河之性然彼徒窺其末而未窮其本則謂之濁也固宜爲政之道亦若是而已吏至廉也爲之賓客者苟萌營利之心惑于視聽則混之者日至源之清濁流亦異焉今公既能潔己于上賓客咸以公之心爲心若泉之在甃纖塵有所不納雖極而至于大小清河而入于海無非清者矣公曰旨哉子其書之以告後之居是邦者

重建屯溪石橋記

浙江之源是名率水由武溪東北流合漁亭榔木二水經齊雲之麓夾溪入焉東過珠里越隆阜至屯溪其西南五城之水注月潭度閔口納高梘之流達黎陽黎陽者南朝之廢縣治也東北之屯溪匯于率口或曰孫吳時毛甘屯兵萬戶于是故溪以屯名或曰程忠壯王靈洗之所保也故其子姓多率口居蓋自率水東至于瀏爲瀨四十有七灘三百有六十濬流驚急至屯溪而平士人乃築石爲橋以通行路創始于明嘉靖十五年歷百有餘歲民安其利康熙丙辰橋圮率口程翁子謙出私錢獨任之先後費錢六百七十萬閱二年橋成又十七年再圮翁曰橋之不固是吾過也遂以丁丑之秋復事興建仍獨任之橋未成而翁沒其子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岳繼翁成之匠石之費幾倍工既竣介珠里陳君㬎請予爲記予嘗考之周官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掌固以時修之而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其不及橋梁者非義有所遺也蓋五溝五涂莫不有梁焉故爾雅曰隄謂之梁春秋傳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氏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凡西北之水其勢奔迅一失故道則陵谷變遷石橋之利無從興民之病涉者衆迨冰始合乃克斬木成梁春冰既泮輒復漂去如孟氏所云必每歲更作之若新安江水其清見底流泠溶漾可泂可游然谿流既廣梁非石不久蘭舟竹筏齊出其下陸則車徒之聲互荼綱紙戶交于五達之衢易之以木則易壞易壞則行者病歲事更作則居

者勞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將失其險然後知翁濟人之功經畫之計爲遠且周也今朝野之士往往守楊氏爲我之學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事輒相諉其于處世之術則工矣任重之謂何使居其鄉者皆克如翁之用心不私其財恆以濟人爲念推而邦國天下何利之不可興而害之不可去昔之人所以貴夫任天下之重者蓋由是矣翁以子岳貴封朝議大夫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嘗捐金置府縣儒學田葺明倫堂築率口上流沿溪石堤建宗祠修族譜樂善不倦其爲德鄰里匪止兩建石橋而已

古南禪院重建方丈記

方丈道家之山也而釋子以名其居本諸維摩詰也大江以南僧寺宏麗者必有方丈歷階而升設師子座于中植杖其右凡宰官之參禪諸弟子之問法必於是焉書其言以爲語錄鋟諸木以衍宗傳猶儒家之有山長書院之有講堂也明自萬曆而後五燈似續各有其人臨濟一支尤盛牧雲禪師者舍宏麗之地來居嘉興縣梅會里之古南院安禪賦詩所居方丈不盈一丈止水一泓稚竹數挺足以濯巾缾挂麈拂雪霽扶杖以觀月明挐舟以翫恆蕭然物外焉師既逝師之弟子懸厓亦逝而主是院者無力鳩工院日以圮懸厓弟子岷源居武康采茶燒筍集山資以自給里人迎之主院事不數年闢松門廣菜圃舉凡房廊庖湢靡不畢治又伐木于山取方丈之址恢拓之南牕北戶丹粉一新四方之打包持盋至者咸歎息服其幹略工既畢而岷源之力殫矣竟以疾謝世歲在屠維赤奮若年饑予偕里人爲粥于路以活餓者日坐方丈布施因其徒之請作壁記嗟夫人生居可爲之地或有所不爲至于力不足以有爲事有不得不爲者則有志者盡心力爲之終以勿悔斯恆情之所難君子有取焉用告後之居是院者牧雲諱通門嘗熟人懸厓諱行筏岷源諱超濬俱梅會里人

白玉盌記

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布政司王公官廨時歲在丙午客有述定陵遺事者云吳中有貴公子周姓逸其名家有美玉俾工治作杯玉色粹白旁有赤文九工琢之爲盤螭旣成裝以重錦盛之櫝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闉甎石之或墜也絙布于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曰人不目子爲周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是以子爲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而購以五百金進之御顯皇帝愛玩焉每夕必舉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傳人間今失其處矣公曰我所藏雖遜之然其佳者亦未相遠也予請觀之公乃越日具酒肴發箱笥若敦者一若医者二若癸彝者一虘彝者一若卣者二用以合巹者四若匜者六杯巵各五強予一一飲之予曰是烏足以擬客之所云公曰未也于是別發所藏玉爵一色白以周尺度之其崇九寸趙康王所以燕賓者也玉杯一色白黃螭抱其耳以脣下飲尾貫于足公之王父爲兵部尚書定陵之所賜也白玉盌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予狂喜連引滿遂大醉盌及于石案有聲頹然隱几臥坐客色駭亟持盌奉公公笑曰子誠小人盌爲好友所賞卽碎庸何傷先時公同官有願以千金易之者公不可至是以予之愛之也俾留書屋且命廚人月致桑落酒二甖踰明年有督府總制山陝西軍務索公賂十萬公不能應爲所劾落職歸後三年予遇之京師詢之則玉盌杯爵皆鬻之大賈又五年予奔喪經廣平公出郭相慰唁時公已病又三年予復至京師傳聞公已歿富平李子德嘗訪予太原其後數從公飲會亦以應召至相對南泉僧寺翦燈話舊事感知己之不再不禁泫然之出涕也遂書以爲記焉公諱顯祚字湛求先世棗陽人其爲兵部尚書諱一鶚者始徙家廣平之曲周云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七

者勞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將失其險然後知翁濟人之功經畫之計為遠且周也今朝野之士往往守楊氏為我之學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事輒相諉其于處世之術則工矣任重之謂何使居其鄉者皆克如翁之用心不私其財恆以濟人為念推而邦國天下何利之不可興而害之不可去昔之人所以貴夫任天下之重者蓋由是矣翁以子岳貴封朝議大夫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嘗捐金置府縣儒學田葺明倫堂築率口上流沿溪石堤建宗祠修族譜樂善不倦其為德鄰里匪止兩建石橋而已

古南禪院重建方丈記

方丈道家之山也而釋子以名其居本諸維摩詰也大江以南僧寺宏麗者必有方丈歷階而升設師子座于中植杖其右凡宰官之參禪諸弟子之問法必於是焉書其言以為語錄鋟諸木以衍宗傳猶儒家之有山長書院之有講堂也明自萬曆而後五燈似續各有其人臨濟一支尤盛牧雲禪師者舍宏麗之地來居嘉興縣梅會里之古南院安禪賦詩所居方丈不盈一丈止水一泓稚竹數挺足以濯巾絣挂壁拂雪霽扶杖以觀月明挐舟以翫恆蕭然物外焉師既逝師之弟子懸厓亦逝而主是院者無力鳩工院日以圮懸厓弟子岷源居武康采茶燒筍集山資以自給里人迎之主院事不數年闢松門廣菜圃舉凡房廊庖湢靡不畢治又伐木于山取方丈之址恢拓之南牕北戶丹粉一新四方之打包持盋至者咸歎息服其幹略工既畢而岷源之力殫矣竟以疾謝世歲在屠維赤奮若年饑予偕里人為粥于路以活餓者日坐方丈布施因其徒之請作壁記嗟夫人生居可為之地或有所不為至于力不足以有為事有不得不為者則有志者盡心力為之終以勿悔斯恆情之所難君子有取焉用告後之居是院者牧雲諱通門嘗熟人懸厓諱行筏岷源諱超濬俱梅會里人

白玉盌記

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布政司王公官廨時歲在丙午客有述定陵遺事者云吳中有貴公子周姓逸其名家有美玉俾工治作杯玉色粹白旁有赤文九工琢之為盤螭既成裝以重錦盛之櫝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闉甎石之或墜也緪布于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曰人不目子為周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是以子為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而購以五百金進之御顯皇帝愛玩焉每夕必舉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傳人間今失其處矣公曰我所藏雖遜之然其佳者亦未相遠也予請觀之公乃越日具酒肴發箱笥若敦者一若医者二若癸彝者一若虛彝者一若卣者三用以合卺者四若匜者六杯卮各五強予一一飲之予曰是烏足以擬客之所云公曰未也于是別發所藏玉爵一色白以周尺度之其崇九寸趙康王所以燕賓者也玉杯一色白黃螭抱其耳以脣下飲尾貫于足公之王父為兵部尚書定陵之所賜也白玉盌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予狂喜連引滿遂大醉盌及于石案有聲頹然隱几臥坐客色駭亟持盌奉公公笑曰子誠小人盌為好友所賞即碎庸何傷先時公同官有願以千金易之者公不可至是以予之愛之也俾留書屋且命廚人月致桑落酒二甕踰明年有督府總制山陝西軍務索公賂十萬公不能應為所劾落職歸後三年予遇之京師詢之則玉盌杯爵皆鬻之大賈又五年予奔喪經廣平公出郭相慰唁時公已病又三年予復至京師傳聞公已歿富平李子德嘗訪予太原其後數從公飲會亦以應召至相對南泉僧寺翦燈話舊事感知己之不再不禁泫然之出涕也遂書以為記焉公諱顯祚字湛求先世棗陽人其為兵部尚書諱一鶚者始徙家廣平之曲周云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題名

橫山題名

自梅花溪達橫山十五里而近予徙居溪上凡七年始一至焉上有顧逋翁讀書臺翁詩所云遙向雙峯禮磬聲者是已同游者周篔青士繆永謀於野鄭玥隨始沈進山子也山雖小有岡有岫有章有隆有堂有窔有厜㕒有潭有埒寒者可闢爲徑高者可升爲臺其下多民居守望可以相助乃與四子謀結鄰於是而皆無其貲也登舟悵然聊書于壁姑以俟之異日焉順治十有二年歲在乙未十月既望秀水朱彝尊記

題柯山寺壁

佛生乎西域猶夫人爾乃其徒以漢明帝夢見丈六金人遂謂佛身丈六入諸本行經暨阿育王傳若柯山石像長更倍之此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也蓋自象教既東浮屠專眩人耳目范金雕木慮有時而爍爭斲山骨肖之以予所聞石象高一丈六尺者北涼沮渠蒙遜所造也高一丈八尺者長安普賢寺涼州瑞象寺晉州靈石寺彭城宋王寺也高三丈者宜州北山寺也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者新昌石城寺也至于幷州童子寺高一百七十尺北谷開化寺高二百尺漢嘉之象千尺黎陽又加大焉尤可詫異者矣梵夾因而傅會其辭稱毗婁尸佛長六十由旬尸棄佛長四十由旬毗舍婆佛長三十二由旬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俱長二十五由旬迦葉長一十六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唐咸淳中高宗于上都龍門山陽塑佛像高八十五尺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大足初后于白司馬阪造大象費錢一十七萬餘貫特出愚婦人之見而新昌石象錢武肅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其孫俶增甃二菩薩夾持亦崇七丈昔賢有言此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不亦可傷也夫是日偕游者山陰祁理孫奕慶班孫奕喜敷奕儀詠孫奕明順治乙未暢月布衣秀水朱彝尊書

楊歷巖題名

楊歷巖去南雄府治二十里嵌龍祠千崖半瀑短而流長石黝而沙白有灌木無濃花以是游人罕有過者順治戊戌予歸自南海將踰嶺太守平湖陸兄世楷咸一留予廨北西爽亭積雨翻盆三旬不止五月朏曉起覩日出迺聯騎入山循梯磴入祠憑闌眺聽俄而酒榼至相與下坡摽吏人林外踞石而坐杯行久不知日之西馳也當太守兄之官日楊明府自西知高要縣事期予同往兩舟共泊蒜山之麓太守語予五千里長路必有山水絕勝吾黨足以留連酬和是晚北風甚烈揚帆拔矴兩舟齊發次日行八百里或先或後檗不相及迨抵南安驛始相值焉蓋合幷之難若是今者獲探山水覽清和之霽色聆飛瀑之清音且坐無惡客可以賦詩小雅言之矣爾酒既旨爾肴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於焉相顧而笑各成古風一篇幷書歲月姓名于龍祠之壁

烏江謁項王祠題名

順治十五年夏歸自嶺表江行望見采石將近矣爲疾風引去泊舟烏江口訊之土人項王祠所在荅云三里而近遂與同舟魏子登岸半塗潦水限之因褰裳並涉遙睇平岡灌木知是王祠入門則殿已被焚徙神像栗主于廡下王之塑像東向面深赤范增龍且左右夾侍且亦面深赤拜訖過亭基瞻王石刻遺像圓袍短幘廣顙豐頤宋人所摹勒也道士出延客問以古碑荅向有唐姚闢李德裕暨南唐保大年碑今已無存因言金海陵師渡江卜玟神前不許海陵怒將縱火燔廟俄有大蛇出梁棟間廟後林中颯颯聞戈甲聲迺止迨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寇不敢犯

而退蓋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爾道士又言去此祠三十里卽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村氓祈子者率禱祠下必插花以識之惜日已晡不果往乃還六月幾望秀水朱彝尊書

重游晉祠禊飲題名

康熙丁未三月三日永年趙湛秋水秀水朱彝尊錫鬯桐鄉孔興儁子威修禊祠下酌難老之泉采長生之蘋網魚于淵沽桑落于市相與聚飲溪亭之上留宿朝陽之宮既旦感後會之難期重念此樂之不可泯也乃緤馬于林紀同游姓氏于壁彝尊記湛書

卦山題名記

卦山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峯夾澗若卦畫之相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陋者增益其文曰萬卦山而卦之義反以數窮矣丙午之秋予與同里包銘登是山觀唐支高李玄穆所撰碑記及貞元元和中陀羅尼石幢日將暮風雨驟作乃留宿僧舍曉起登峯以望白雲逢逢瀰漲柏谷下視城郭出沒霧中若方艦之浮于海午霽下山因書來游之歲月于壁包子歌曰縶予馬于城隅兮攬子袪于山幽微子之書兮後之來者夫孰知予之偕游予不復和也

崛圍寺題名

崛圍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亂山中聞其地與竇鳴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千之期予偕游時河冰始泮輿梁尚存相與並馬入山寺寺久圮不治荒榛叢棘充塞于崩崖臥石間鐘魚寂然惟一二病頭陀補衲簷霤下詢之則去鳴犢祠尚遠遂不果往日亭午僧厨乏稻米炊黍以飯千之命童子沽酒行五里得燒春乃還注之僧盋兩人對酌千之問崛圍字義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強加之郭忠恕有言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矣飲半酣題名寺壁而返冀後之游者觀焉

蒙山訪碑題名

山西按察副使整飭陽和道同里曹公溶以公事留太原偕予櫪馬僎訪金石刻文字因出郭抵晉祠夕宿朝陽觀晨起道士引一瞽叟至謂善搨碑乃攜之行取道風谷嘗考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又唐創業起居注煬帝于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又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是則風谷之名著于載紀久矣胡三省注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謂風谷當作嵐谷諺云南人不識鏊屋其類是與瞽叟語予蒙山多石刻乃往求之馬行碎石中將至見厓岸多以斷碣壘砌大率比丘塔銘及陀羅尼幢也入開化寺有穹碑戴額乃蘇禹珪撰寶嚴閣記碑後具書開運二年與邦佐命忠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北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戶實食封二千二百戶劉知遠立石合之五代史帝紀相符按樂史寰宇記蒙山上有楊忠墓碑隋文帝追謚武元皇帝今已亡之或壘入厓岸中未可定爾是日也由風谷登天龍山轉入蒙山題名寺壁拓北齊碑二五代十國碑各一還以贈曹公

胥山題壁

嘉禾四望無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簣而已歲在己酉孟冬偕同里周篔青士沈傳弓武功汎舟魏塘聞鐘聲取徑以入有僧舍棲石壁下天將雨非無膚寸之雲焉予謂二子曰爾雅釋山文小山岌大山峘言乎小者高過大者也大山宮小山霍言乎大者圍繞小者也小山別大山鮮言與大山不相連屬然則茲山也其別之謂與至元嘉禾志稱一名張山則胥山之名未必出于古而山有磨劍石傳是夫差遺迹又有石龜疑望涇水有赴壑之勢或見其潛行命工鑿傷一目殆村氓傅會不足信也宋隆興中山爲李氏所有既而或請于朝隸

諸郡學其後鄉人陳氏結書屋于此今爲巨室葬地所存僧舍殆卽書堂故址爾二子語予山不在高當以少爲貴吾子行萬里難得故鄉之山游焉是不可不留題也因相與聯句爲詩兼書以示後游之君子

題歷下亭

康熙庚戌五月既望泛舟蓮子湖眺北極臺時菡萏始舒熱風未甚循湖而行求七橋故址俄而雨驟至復乘舟登歷下亭與客縱飲既霽泉泠泠注亭下有魚自濺泓躍入階除童子烹以侑酒蓋客濟南二年矣乃得一醉茲亭焉

西山祕魔崖題名

秀水朱彝尊錫鬯嘉興李良年武曾吳江潘耒次耕上海蔡湘竹濤自翠微山來登是日疾風揚沙夕陽在嶺僕馬憊甚相與摩挱故碣覽二龍子遺事徘徊久之後日入乃返時歲在辛亥正月九日也導予游者退谷僧瞻西

京師西山弘教寺題壁

都城西山弘教寺傳是正德閒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虡干戚錢鎛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寺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疑寺卽宣文弘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金華姜應甲詩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肖象古聖賢高下坐淵漠殿墀列龜龍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語所爲忠孝作性理累百卷題壁見大略歷覽感吾心人傳晏公鑿厥志在尼山高邈得所託媿哉彼檀施釁血塗丹雘慈谿馮元舒詩云嗚呼晏常侍石室存道統上象皇帝王其左周召孔宋之四大儒一一接其踵峨峨殿三楹象皆刻石奉四壁龕者五分標五經總古人所未聞此是我作俑彼何人斯卓哉儒者勇兩君竟以是爲忠所鑿矣祠堂列聖賢象始于文翁踵于趙岐若司隸校尉魯恭荆州刺史李剛從事掾武梁祠皆有之不得云作俑也

題福州長慶寺壁

長慶寺在荔支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珵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重錦既至士人方緣樹采摘納之于筐坐僧舍俟之人各啖百顆亭午飯僧廚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粵中所產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尙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書之壁用質之知味者

鼓山題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珵乘竹轎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寺刱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廚尋挾之出探靈源洞下巖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下視乏水山僧語予此喝水巖也國師安禪于是惡澗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涸予爲悵然旁多宋人題字有徐錫之者刊詩于石云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閒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巔屴峯予納涼僧廊日既暮留憩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苕帚拂塵題名于壁

房山北砦題名

康熙癸丑二月之望自上方山麓策馬折而西至北砦雙崖如門琳宮梵舍對峙左右老樹攲斜交蔭澗谷寒葉盈尺人行簌簌有聲流泉三疊鳴空山中注而爲池土人誡勿濯手濯則龍怒雷雹且至緣仄徑而上飯于僧寮遂掃壁題來游歲月同游者宛平二劉先生芳躅增美芳喆宣人涿州馮源漳子湛華亭錢柏齡介維

洞霄宮題壁

由餘杭縣郭坐筍輿歷九鏁山三十里而近又十里至大滌洞天洞有紹興中游人題名路轉皆礨石輿丁言是歸雲洞也要無徑可入乃詣洞霄宮宿焉是夜有虎臥宮前松樹下道士見之問心悸否答云此虎仙人郭文騎以買藥不咥人曉聞擣藥鳥啼灌木起洗面尋石齋黃公書院午飯道士山房觀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志南渡以後提舉宮觀諸大臣檃末之載予以爲闕典道士固請予具書姓名予老矣假我數年思稽舊史以補鄧志之闕遂應之曰諾康熙癸酉九月

靈隱寺題名

靈隱寺晉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峯理公巖冷泉經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下多鐫佛象土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本于夏時正府志非也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鐫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友撰臨安志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于巖上周迴鐫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峯石佛唐以前已有之審視厥狀戌削奇古望而知爲六代遺蹟今煙霞洞羅漢六石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土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辛巳三月同游七人長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州馮念祖文子吳陳琰寶厓顧之挺揞玉周崧層巖汪日祺無已期而不至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

南屏題名

小長蘆叟檥舟雷峯之下自塔衕杖藜詣壑菴同里戴生錡從循磴道躋丘岑覽觀磨厓隸書家人卦語生曰此南屏也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教寺有齊雲亭清曠樓琴臺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間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壑菴前池尚存疑即種金魚舊蹟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贈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景之目焉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粱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温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温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磨厓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洧詩有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游誰向此山來也又張榘應天長慢詞其詠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烏榜占隄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興教寺鐘云然而今人多以淨慈寺後峯目爲南屏誤矣戴生曰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于壁

羊石山題壁

竹垞叟留山陰舍莫氏之居客有道羊石山之勝者莫君乃治酒榼挐舟以行達乎山麓偕游六人升高丘以望求吳越王鏐遺游奕使

崔則防守故迹而土人莫有識者矣山有石如羊故名村民以斧斤開鑿不審自何年始今者爲宮爲霍爲岌爲峘靡有不遭斲伐者於是窪以爲洞潴以爲潭象佛形軀闢徑以導游人之入覽觀旣周相與把戔山神之祠叟乃言曰天生民而因地之利三壤則後耒耜所及天下無不耕之土不耨之期矣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凶酤吉故夫吉日鮮矣兼以司天者頒曆首圖年神方位于前又注不宜動土于甲子之下然則土必選日而後可動邪試觀玆山之左右前後結屋以居者百數而伐石之工不休相其村落室家胥慶未嘗有餘殃焉是靑烏鐵帚之說均不足信也已僉曰然叟乃濃墨大字書其辭于新礱之石壁時康熙丙子九月旣望

殳山題壁

予避地梅會距殳山一十三里居未定南至于端州西北窮乎雲朔東放琅琊玆山在戶牖之外歷四十九載未之游焉歲在丁丑九月九日期譚十一給事兄踐登高之約舍舟而陸杖藜偕行山高僅二丈逶迤七百步上有銅棺冢道士殳基尸解葬焉遺井尙存傳是基所鑿也石皆赭土人伐以繚垣歲旣久山失其半惟一僧舍獨存拓北牕灌木一林葉未黃落寺僧擷新栗以進猶帶芒蝟取其實嘗之味若巖桂之始花然當元之季貝助教瓊來居千金之圩暇與比鄰諸子燕飮於是其後入爲史官分教中都胄子恆思此樂之不易得見諸吟詠今給事曁予已脫朝簪歸田皦車小舫縱吾意所如而莫爲之限且天假以年老而不學分寸之陰皆可惜曷不各載書卷留寓玆山相與辨析古今疑義別其是非用示後學此亦事機不可失者也給事曰弟之言然迺分書于寺壁下山

包山寺題名

康熙甲申三月朔曁同里沈秀才自林屋洞門扶杖步至神景觀坐笨車尋包山寺將至行新松林下約千餘本徑盡而寺門見石梁覆澗水流涓涓不絕門左有唐會昌二年僧契元書碑契元名不著于書史而楷法端麗在顏柳之閒記成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卽其人也讀未畢山僧出迎乃齊入方丈汲沙泉烹野茗良久出寺載讀會昌碑思以硬黃搨之不得也包山之寺相傳建自梁大同年玆碑立寺門歲月已久顧歐陽趙曾諸家博搜金石文未著于錄則以地僻在太湖中故聞見有所不及然自玆碑旣立之後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有詔山野招提先毀五年七月浙西東道止各留僧二十人乃玆碑不踣則亦以地僻存焉爾獨怪王文恪輯震澤編削而不載後之修具區志者遂遺之不可不補其闕焉偕游六人錢唐馮念祖武陵胡期真秀水沈翼導予游者吳縣徐上舍惇孝惇復及弟天秩也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碑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東甌王廟碑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于當世論者徒矜其勳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橫之于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于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爲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爲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横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鋗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爲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鄱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爲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狠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鋭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爲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兮鼫與不壽世載更兮翁翳之侯及無彊兮師覆于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既詘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兮函關既入拯嬴酷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兮國恥既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王所涖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罍兮枇杷橘栗桃李梅兮維王之來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竽筑坎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倡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籩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開化寺碑

摶土以爲神傅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縶白馬于前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爲宮刻桷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之神號爲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此文昌之名也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于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律曰祠祀司命此祀文昌之見于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名特出于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徙其像學官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必爲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予嘗怪其說以爲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士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于世乃張仲者世

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
書則于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
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于
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
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
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
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于理遂徙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妥
于是哉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別築以奉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
制不庳不侈視世之崇祀者不改于度宜神之妥于是焉予悲夫世
之人徇道士之說未暇究文昌之名義又感流俗並祀學官之非而
大同之人獨得也既爲之文復綴以詩曰

倬彼文昌帝車之次觀象于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司中維今
之人司祿是崇有嚴頖宮釋奠孔子雜祭于祊匪國之紀懿彼塞垣
誕啓大扃爲堂爲戺殖殖其庭祀典旣一牲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祿
於斯先民有言禮失在野我作此詩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云
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
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
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
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
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
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即星經所云故
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
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 自識

大同府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

財神之職不稽于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戸部右侍郎今山西按
察司副使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君卿大夫所以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節修和于上阜成于下蓋惟善人是富
又董其不善而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純嘏保艾之辭上所
期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必曰穀我士女未有以貨寶致
祈於神者迨世旣降先王養民之善政盡失君卿大夫不能操財用
之權而刀錐子母之利貪者或以富善者或以空乏天下之人求其
故不得以爲必有神焉司之則財神之祀民其亦有不得已者與大
同之隸山西在鴈門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醎其山童其居土屋其人
日再食無田桑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苦民貧特甚懼神
之不饗于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內三皇廟之旁僧徒
之寮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旣成宜敘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爲我
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川谷林丘陵下至坊庸郵表畷
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夫效財用于
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苟至于勤則室家婦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苟安于惰則室家婦
子罔不惰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
已往時三雲之俗兵師札癘之後民之弊効已極今年旣順成民樂
其業商旅之往來各得其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
先之以食貨者財也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
可誣哉公曰善夫子之言爰勒于石諏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
工歌以樂神曰

我牲之陳兮我醴之將維神司職兮畢昴之疆黃金爲車兮瑤象爲
駕風與雲其離合兮紛總總而來下使爾多財兮及此下民自今伊
始兮罔或不勤歲功必成兮昆蟲毋作詔我後之人兮報祀有恪

虸蚄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去其螟螣及

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故以方以社報祀於田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凡夭鳥蟄獸貍蟲水神蠹物爲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牡鞠牡橭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禜之術必詳顧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蓋鳥獸庶蟲之妖世不恆見則攻禜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敺之農之所不能敺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畯致其祈於田祖爲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虸蚄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爲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于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虸蚄者害稼之物陸璣以爲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翨氏蟈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示物彤之號往往潛爲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非嘗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凶旱螽蝝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膴膴曰虸曰蚄痒於而稼神司厥職名用不懲大田既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農夫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豳雅辨神之號告諸方夏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既祭也則以牲玉瘞而縣之於林沉於水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爲廟而五嶽皆於山下恆山祠上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義焉東嶽廟在泰安州治西北隅寔嶽之南麓前三門門三塗樓峙其前神之居在五重端冕秉圭一如帝者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公然周禮有兆五帝之文宰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青帝得祀于岱章服之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爾雅釋山曰河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謂五岳之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方各登泰山籙蓋自九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嵩華恆霍特廟祀一方而已神則祠宇徧天下生民之奔走威福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山椒嶽頂各飾神祠金碧焜煌於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祀典祈報者或未之過焉惟朝廷有大典禮特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有司春秋致祭一灑埽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

天子職必祠官祀典所載乃其所以憑依也與

皇帝踐位之六年躬攬大政告于海內名山大川爰命秘書院學士宛平劉公修岱宗之祀使旋尋奉　命撫東土既至檄知州事林君修治于是三司以下靡不率錢爲助采大木于江淮由運河輦于廟明年竣事城之雉堞殿之垣墉戶之棖樞土者爲臺木者爲榭鼓鐘之樓齊湢之所宲廇楶榱瓴甋罘罳莫不畢治穹碑斷碣踣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之人咸來覽觀小大稽首爰礱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彝尊曰斯文也非子不可彝尊伏念岱宗爲先王省方之地觀民設教於是乎在有孚顒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和上下建神示以保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妙萬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妥百物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祀之義將遐邇之祈報者不于彼而于此焉庶無戾于古矣乃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秉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巖喬嶽善氣所宣降婁之躔天柱左海羣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司職克配真宰陳書于虞

攷禮于周魯公三望紀于春秋百王之祀豈其崇丘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扃巒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穆穆天子既親萬幾使告于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扉帝有恩言爰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癉有淑者旂有聲者馬乃巡于野乃舍于郊乃諏司牧爰暨庶寮浮木于江斲石于嶅公來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玉有蒼者璧帝晬其容百靈來會爾侯爾公奕奕者廟神罔時恫鬱鬱唐槐丸丸漢柏樹以豐碑昭神之德使山如礪報祀不忒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爲莊周周再傳而爲孫卿蓋有以闚問于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閒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于忍人辯士儀秦之流幾于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頒其書于學官當吳元年卽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又勅文學之士曰朕聞孔孟于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彥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諭趙晉曰孔孟之道鄉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訕上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誣不足信鄒縣爲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褒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尚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廟見棟宇摧頹久圮不治心焉負疚若疚之入于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不敢讓謹以聞于師者具書于石兼取外書遺意括爲歌詩其辭曰

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兮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洌寒泉懿矣張公撫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于尼父聖克亞之秩祀斯所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漕天下之粟達京師儲四之一於通州設西南中三倉貯之列厫二百五十有奇計納米二百萬斛領以戶部分司四員而西倉所貯居半爰立廟其處以祀神云按漢書天文志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星天庾積廚粟之所天囷十三星主御糧晉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爲倉廩之屬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春秋所謂御廩也倉庾之象上麗乎天天之垂象非一宿斯王者之廥積亦非一區粟入之藏用以備九年之儲六軍百職匪頒賙賜稍食於是焉給出納之有其數車筥米粟之有其辨匪特藉人事之謹而已相因而不紅腐長滿而無耗實惟神焉相之神之號未詳乎祀典攷春秋佐助期天廩倉神明均名然則今之所祀將毋是與曰增福者從其舊也蓋自明永樂中通政使李暹請于朝始建令甲太倉之神每歲二八月諏吉日遣戶部官致祭則分司之在通州者得祭于神禮也廟自萬曆十一年修葺之後歲久不

治分司丁君偕同官玆土者共率私錢治之落時棖栿瓴甋宊廇神像几筳一新其舊工既畢請予文紀其歲月予惟今之仕者恆汲汲目前之務至于展禮事神可以垂之久遠或反哂其迂闊而莫之助君獨能于文法尋尺之外庀工以治神廟非果于從政者與而諸君子又能協恭一心以襄其成凡此皆其可書者也用刊之石兼爲歌詩以妥侑焉辭曰

通潞之亭兮萬斛之舟大車檻檻兮服以兩牛如坻如京兮屹如山立我倉既盈兮度支是給神之舍兮降婁之南鄰昴麗胃兮天街式臨贊之豐功兮積以不涸下無竄鼠兮上無啅雀神之來兮委蛇帶禾九穗兮肇麥兩岐神之去兮惚怳播八穀兮雲之上我祈兮倉箱我報兮酒漿效牲兮薦腯陳鼓笛兮滿牀頌神之庥兮飽神之德降福孔多兮綏我環極

重修江都縣旌忠廟碑

旌忠廟建自宋隆興二年以祀左軍統制魏侯俊後軍統制王侯方兩侯均死于戰者也紹興三十一年金煬王渝盟括三十二總管之師合蕃漢步騎二十七萬自將以南艅艎艕舠分據津隘直趨維揚宋之猛將爲張浚秦檜誅鉏殆盡恃以扞牧圉僅存病篤之劉錡爾乃用金字牌徹之甘以半壁天下九百萬金錢委之葉義問一懦夫奪錡招討印授之李橫此諸軍解體而不敢言者當其時王權既敗韓林楊抗龔壽陸廉崔邦弼趙不悔先後棄城遁兩侯非不知主客之兵難以相當顧目擊大帥輭懦措置失宜揞沙爲溝圍以鹿角潮回漂去一時傳爲笑端勢且日蹙寧奮勇一戰以拙速勝持久之兵斯亦前事之所有志未遂並喪其元藎首雖離心不懲也幸而采石之捷事定策功贈魏侯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王侯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立廟故里祀之一堂繪部曲于廡左右記所云以死勤事則祀之者歟相傳神嘗感夢于明孝陵故載諸祀典歲以三月三日致

祭歷年久遠廟圮不治今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謁廟下語守者曰斯境內之神吾民祈報於是旌忠故典修舉不可緩也迺稽謀于衆攻金攻木給以餼廩取陳丹暗粉一新之屬其友秀水朱彝尊考兩侯之遺事撰碑文勒諸石兼作歌以侑神焉辭曰

迎神兮冉衢新廟兮故都維暮之春兮月出之初神之樹兮庭隅靈風拂兮舒舒將朋酒兮兩觶神來格兮樂胥覡前兮巫後折山花兮盈手紛傳芭兮翔走神之留兮不留縛車船于廟口送神兮柳林王侯毅魄兮載浮載沉送神兮湖中魏侯死所兮無怨無恫小朝廷兮不武國無人兮禦侮持弱荷兮作柱客爲狸兮主鼠罷揮戈兮鼓鼙第鳴金兮息鼓左軍後軍兮戰獨鏖千夫一志兮不可撓誕先登兮伐鼛爲國殤兮亦足以豪生不封侯兮死當廟食稽故典于祠官兮享祀不忒

重修張仙祠碑

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也或曰孟昶既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爲對之二說皆非是按神諱惡子生於越嶲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玉鐸蕭遇感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號爲三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攷仙即梓潼神世乃分而爲二又以梓潼神爲文昌星神號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禖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朏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禖授弓矢之義高禖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里有祠將圮

道士募錢修之工既畢宜有記乃撫仙遺事刻于石歌以侑焉辭曰

神之降兮雟縣陷邛池兮震雷神之游兮梓潼佩如意兮山中玉驄兮婀娜迎翠旍兮道左解龍劍兮貽之助威稜兮旋彼六師蜀之人兮頌神之庥誕昭靈惠兮九州差池兮燕羽至之日兮孚乳帶弓韣兮士女無害兮無菑生子兮天材巫言兮嘉告儷報祀兮高禖菩蕭兮交鼓陳詩兮合舞牲酒潔兮春復春播神絃兮終古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碑二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曆二十八年進士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歸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二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爲亂官兵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張嵩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上官以方略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人置之內地別部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之於市羣蠻慴伏境內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爲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徼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爲禍首舍此不問安南非計也宜治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啓禎之際一夫搆患監司長吏輒束手無策羣盜四起天子赫怒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卒之遙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向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害地則寇燄何難撲滅惜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奏無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盡瘁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曹疏略大業齋文集其平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修嗣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彝尊之再從父弟彝政於公爲外孫懼公名姓不得書於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爲祠藏主以祀屬予記公行事於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於府居城東兮既舉於鄉遂揚于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兮爲郎勅法克正五罰不爽茁髮刑德雙兮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兮爰佐司馬九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戎功兮誕出掄文去疵而醇歸夫義根發滯蒙兮閩甌寧地有嚴無比失貴人意違此邦兮度嶺而南桂水之潯蠻獠所侵屢奮庸兮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保障墉兮世盡愉愉公也饑劬恆集於枯命之窮兮轅攀輪拒公去不顧死於道路衆所恫兮有崇者丘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鬣封兮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兮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督宗兮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檢討顔君清德碑

翰林院檢討曲阜顔君光斆學山爲復聖顔子六十七世孫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今官三十二年秋典浙江鄉試還

天子命提督浙江學政近例學院以翰苑兼坊局銜者充之君以史官

特簡異數也三十三年大比浙東西就試者至万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攢譏疎誚有裂牓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矣君來牓既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交以手加額君亦杜絕干請惟真才拔擢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稟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甕牖韋帶組履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糲茹藿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今年春君當復

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謀述君之德于貞石以傳諸不朽而嘉興爲君駐節之地礱石居先焉碑當勒文僉以請于予予

惟君之試士去勦說明正學拔寒微百千人譽之不以喜百千人毀之不爲動是豈藉碑之辭以爲重哉雖然碑以述德抒情其來古矣尤莫盛于東漢之世當時諸生服義處士好學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議民及門下佐往往率私錢共表其德善功烈若楊震陳球劉寬馮緄度尚孔伷之徒史傳所未具詳者每賴碑存用補史氏之闕焉君年方壯又遭遇
聖主入且論思爰立將來國史所紀特書其大者則于視學本末或反略焉不詳此碑之不可以已也昔者復聖躬克己復禮之學至于拳拳服膺欲罷不能而徵其所得則存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公之潔以自持誠以造士正復聖之所得者然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程叔子曰學孔子者學顏子而已君之學卽顏子之學諸生既得顏子而師之言顏子之言行顏子之行是公去而服其教者長存雖百世可矣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於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德善功烈紀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顧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訏謨偉略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謚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鴈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錄事使定律例從征大淩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略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尙據蜀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光謀爲變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李鷂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德賀弘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叛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爲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追珍及於永壽蹴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於河兒平降自明於青觜砦擒弘器於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又陝西多㺔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羣㺔煽惑米喇印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㺔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於是喇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爲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胤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㺔爲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寧祁廷諫李天兪莊浪魯典皆未肯爲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縻糧芻且使賊得合餘

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　朝廷乃止遂督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窊逐北至甘州時夜二鼓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竄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懾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號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

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尚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責之未亡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傭作餬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即能者若欲藉此爲兵餉責有司追呼煢煢孑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爲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闢爲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秦即以奇兵入龍安爲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

朝廷以重兵屯漢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即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爲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閒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難從之於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既又上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戶未集耕耨無人餉仰給於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民亦於是乎在

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晏然矣公爲人精敏沉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略輒致勝又知人善用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爲之効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

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　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陛見慰勞備至　賜內廄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又賜帽鞾弓刀加太子太保　命還秦既又　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

世祖聞之震悼柩至遣大臣酹酒　諭祭二壇存問其妻子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于明萬曆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配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熊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予告光祿大夫孫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撫循百姓廣收名將爲腹心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莩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爲中原保障　朝廷無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取蜀之策非公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歟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特早事

太宗宣勞肇域

世祖受命師入險關公躡殘寇渡河而西

帝哀秦民仳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兇渠在蜀倡亂孔多潛狙

乳獸爭麋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昧者必攻降者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觿如髮斯通理之用篦盪寇河東有戰必克蒲坂既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壞地荒蕪吏患追呼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畎有溝有禾有黍既策王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
帝于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既秣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既刊百世有述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新城王先生士禛其在太學教胄子會雲南平推
恩封其父爲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公歿先生哀慕不已既幷榑矣謀伐石表諸墓古之葬令曰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祭酒秩四品得立碑螭首龜趺崇九尺乃屬秀水朱彝尊爲之辭公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自其始祖貴從諸城徙新城曾祖考重光貴州布政司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祖考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考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妣張淑人公事親孝從兄敬合族人以睦訓子以嚴其爲學博而有要其爲文駢而麗其爲詩取自寫懷抱而已有作未嘗編錄曰吾詩如絃之有音絃停音斯寂矣留此何爲故其詩流傳蓋寡王氏之先世植槐于門夢神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枝上其後族繁以大公之祖父世父叔父仲兄暨族昴弟子姓舉鄉會試者數十人皆有名位公少有文譽獨屢試不遇僅貢入太學未謁選人而歸然平生不有坎坷之歎怨尤天人之言及教其四子三成進士公里居益退然自下歲修曾祖王父忠勤祠主祀事惟謹命工繪厥考平生事蹟爲圖二十有四幷作家誡以示諸孫勗以儉勤爲本既喪耦室無侍妾暇同隱君子徐夜游見者目爲老經生不知其封秩大夫也公卒時子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士祿進士士祜已先歿惟仲子貢生士禧及詹事先生存女四人壻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男女各一十二人曾孫男七人女一十一人元孫二人公之葬也在新城縣某鄉某原系之詩曰
孔氏之門有顏子淵子曰庶乎胥附日親在漢黃憲隤然處順道周性全見者交讚公生海右二賢同科言論風旨傳不在多觀其事親孝乎惟孝則友其兄鄉黨是儆凡今之人門內嘻嘻公之治家肅且有儀貴則易交賤不我覯惟公譚讌勿遺故舊若考作室而子以堂若考斆菑子乃坻倉既揚其名終顯其秩養不爲儉年不爲嗇徹帷于室卜葬于原無有近悔無有後艱有栝有松有枌有檟銘藏諸幽碑示觀者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軌畢赴於時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哭臨　宮門之外旋寢疾三月日卒于邸舍年六十
天子謂公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　遣江南布政司官　諭祭及葬是年十有一月卜幽宅于滆湖之濆既葬公子永寧永宜以碑文爲請彝尊曩與公同　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以不文辭公江南人先世自江陰徙武進曾祖某不仕祖秉忠同知夔州事贈通議大夫通政司左通政考暘充鄉飲酒大賓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妣白太淑人公諱元珙字輯五荊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官弟子以明經貢入太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庶獄明允典廣西鄉試士服其識照還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寧際閩海未靖土人或依山爲砦反側不安公偵得其實誅凶渠盡釋餘黨衆乃散尋移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守口北道時宣鎮未立府縣

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民一相鬨則戴甲而譁公至和調將士嚴
斥堠增亭障葺城垣修學舍邊境晏然會雲貴變起　王師討不庭
軍中需馬急公出家所有田租錢首買馬資騎戰
天子嘉獎命從優議敘踰年擢光祿寺少卿牲牷粢盛讌享犒勞躬
視滌濯勾稽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修進通政使出納惟允轉
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帛行步中規矩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夙夜在公振綱肅紀祀典岳瀆之祭北海廣澤王望瘞之禮唐于洛
州宋于孟州公上言東西南北當以天子建都之地爲準北海之祀
宜于山海關迤北近海之地疏入報可尋念親老陳情乞歸歸而父
先卒居喪盡哀毀且瘠蓋公性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產兄
弟通家財治喪紀教子姓有家法里居遇懿親鄰比謙恭和易未嘗
以貴驕人檢束傔僕不與戶外事而能分人之憂爲善日不足服官
三十餘年不喜躐進以勤慎自勵故始終結
主知凡　覃恩者三加級者五侍　讌乾清宮從游　西苑拜白金
文綺之　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娶白氏太保康
敏公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封淑人子永寧康熙二十年舉人候
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永宣歲貢生永定早卒永寧永宣均好
學有文女五俱嫁士族嗚呼御史臺於古爲副相三獨坐百寮之師
闕然後補之否然後明之不專以言責爲務也後世居是官者往往
藉繩糾之權以報恩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以爲公訐以爲直
又或伺君相之愛憎附之以毀譽諍臣若是豈社稷之福哉公於廷
議侃侃無隱及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乎小雅所云靖共爾位者與
是難能也迺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產譽髦舉南宮領西曹內迴翔外敭歷屏甌
閩翰潞澤藩上谷無震仄卿士月洊升華主祿勳牧馬贏作納言允
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副相長柱史秉吉直肅綱紀惟北海百谷王
濟同祀神何饗公建議徙冀方進有循退以義孝于親友愛弟用推
仁及戚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薄少詆攻持大體異小忠公之才洵
卓犖消亂萌人罔覺澂其清激者濁公而在吾得朋公也逝孰典型
御靈輀歸林坰渴湖濆筮得宅望鵝墩表鶴石宜子孫遠泉脈樹松
柏榆梓枌百世下碑長存思公德視此文

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顧公神道碑銘

康熙三十有八年冬
天子念河淮未乂歲漕後期既任都御史總其務又分命廷臣往鳩
厥工於是工部左侍郎長洲顧公出視高家堰時河流日淤淮泗水
無所趨洪澤汎濫堰易潰公相度悄勞不避寒暑風雨疏陳事宜未
底績而病矣旋奉　詔還京師猶力疾治事
天子班朝見公羸弱不支　天語垂問公對以實退乃請假且言臣
早孤惟母是依教臣力學甫通籍母故窀穸卑溼骨肉未安伏請放
還遷葬
天子許焉歸改卜宅兆于官山塢祖墓之旁疾發卒于里第天子聞
公逝　命禮臣給卹典　諭祭一壇　予治葬銀兩朝野歎息以公
克全臣子始終之義可謂忠且孝矣公諱藻字懿樸號觀廬先世自
無錫遷縣之翰涇曾祖某不仕祖某考某皆學官弟子三世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太夫人宋氏公自康熙十四年舉于鄉明
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聞母喪回籍二十一年服除
授翰林院編修會試充同考官二十六年任　日講官知起居注二
十八年以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洊陞侍講明年秋出典江
西鄉試冬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尋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再擢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仍提督學政三十六年　勅使陝西祭告軒轅陵
明年冬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累加三級　覃恩進階光祿大
夫公於　朝守厥職必誠必敬纂修　兩朝聖訓　玉牒領方略館

副總裁充　殿試收卷讀卷官　皇太子大婚冊封使人咸遜其勤
敏及司　記注譯國書尤詳且確先是儒臣提督學政設公廨於京
師歲時得與　朝會其後人皆自便一出按部多留畿輔公試士有
間亟還邸第
上有召立至　闕下備　顧問以是
主眷日隆　禁中語雖家人不得聞在內閣參預機務者六年奏對
進退不失尺寸嘗侍　保和殿　御試經史論賦應制詩又嘗　召
入　瀛臺試理學真僞論豐澤園賦悉稱　上旨公書法尤精在米
芾趙孟頫間嘗奉　命書　御屏金牋又書泉林碑
福陵
昭陵神功聖德碑
上覽公書輒稱善　寶章宸翰上尊珍果宮花之賜便蕃優渥公當
之愈謙抑一言一事必曰如何如何曾未揚揚自得也視學政大要
端士習修黌序正文體杜請托表節烈維風俗故每試甄綜得人理
部務相視南北河恤徒夫審勾股節浮羨覈支銷令不煩而商民以
不病遇　大廷會議公未出辭先和其氣有未便不顯立異同徐以
微言喻之導之以正議定公未嘗居其功蓋公律己甚嚴無所依倚
與人接和平樂易僉以此交愛公卑尊長幼未有毀之者公於家孝
且友撫兄弟子皆有恩姻鄙有急難傾囊應之不惜平生無貨財聲
色之嗜博弈之娛以是門無雜賓從游著錄者力爲游譽約束傔僕
惟謹鄰里鄉鄙安之及公卒巷無歌者舂爲罷相公生于順治二年
月日考終于康熙四十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六夫人宋氏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恪公諱德宜長女　誥封一品夫人
有賢行公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嗣宋夫人撫之如己出也彝尊入史
館於公爲後進公僚友相遇不以前輩自矜既與公比屋居宣北坊
海波寺街譚讌尤數故知公獨詳及葬因某之請銘公之藏其辭曰
地有土數吳越具區演爲長洲淑氣所儲克生顧公才與德俱爲玉
爲穀如金如瑜既舉于鄉墨牓斯篤其惟吉士擒文翰院班以蛾眉
簪筆朵殿鶴禁螭坳恆陪密宴南宮校士西江持衡網海珊瑚采山
豫章
聖有謨訓大烈孔揚　宗有寶牒麗于星潢公之于文不雕而琢務
去陳言兼屏僞學公之于詩寄情高邈譬錦辭機蜀江是濯公之于
書迥與俗殊豐者不媚瘦者不枯三真六草惟意所如羣工交讓
帝心是愉公之誨人先以制行士風克淳民志乃定率之以躬周誠
程敬廓矣皇圖人文雅正
天子有召立造于　朝雖在歸沐曾不逍遙拜　賜于宮夙駕于郊
德隅愈下協恭羣僚爰職論思
帝尤注意旋舍文書入贊機事
帝曰咨汝不懈于位迺擢司空尚書之次公佩蒼玉班于六卿相彼
琴瑟必張而更誕釐積弊允明且清爲法可久絀者使盈
帝曰往哉憫茲淮浦高堰未固汝其安堵公度原隰堰工修舉
帝曰歸哉仍掌邦土仕者之進間有附援公也不阿以愼屢遷惟口
出好或失則嚳公也勤密省樹不言盈廷論議是非噂沓衆人嘵嘵
公也訥訥徐規以道非由捭闔大猷是經古訓是合公雖盡瘁不敢
引還
天子心惻訝其清羸舍彼旅月返于家山君親大義庶幾克完弟子
猶子爲公之嗣卜筮既偕斧屋攸閟樹之豐碑枌榆梧梓我銘不誣
昭諸後世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碑三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墓碑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于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倒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玆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爲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逮通籍爲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菼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曾祖考也萬曆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翻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尚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尚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于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恆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閒房得漁邨將著書以老矣

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　乾清門

上慰勞再三

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

命掌翰林院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

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掌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而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

上不許下

優旨答公會燮理需人在　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事謂

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旦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引醇酒眷念丘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

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書萬卷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

主知

天子語稱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

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

萬幾清暇

錫予便蕃莫能殫記

御書篇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　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爲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

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
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爲從祀之典論定匪
易達海造爲國書一藝爾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
浙人有冒籍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
共之漢東京視學生徒圜橋門觀聽者以万計宋立三舍之法明初
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
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恐爲驅除勢必太學一空有失國
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二十二卷詩稾六卷其
舉子業以古文爲今文奇而有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
尚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于牓及取上第傳誦　朝野十室之邑
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爲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
經衍義傳也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享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
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岷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公
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己卯舉人孝基庚
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餘女子三人一嫁
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宋公子訥一未字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
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
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知幾先見匪啓其釁
帝曰汝荄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讌瓊林當其始進受知已深乍入
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溫樹
帝曰汝荄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爲衍義著作之庭公以
一手羣言是弁公知　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抽不已如彼舟
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怵不驚融經會史專獵其精若鐘在懸大
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
帝心嘉悅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竢周廬見賢不蔽見利
不趨
帝有恩言汝還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彌有華采
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和同勵相
國家其惟吉士
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沚人第知進公退是求遺榮
辭老
至尊慰留萬鍾非願終戀一丘公也魄動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
屆仲淹數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車奈何芝房就焚蕙歎則那
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酒生芻賵方遺策靡不
中禮觀者咸戚厥既得卜井椁起壙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
毋有後艱我作斯銘昭諸羨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譎他時琬琰庶幾
有考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神道碑銘

公諱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姓楊氏杭州海寧人補嘉興府學生貢
入國子監順治甲午舉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高要縣事充廣東丁酉鄉試同考擢授兵科給
事中轉禮科右給事中充己亥會試同考官再轉吏科左給事中進
刑科都給事中以疾去尋起原官內升以京卿需次田里復
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遷兵部督捕
右理事官晉右通政使轉左歷太僕寺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
己未會試總裁奉
詔巡撫貴州
覃恩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入爲兵部左侍郎以
母年高上章乞終養
報可歸侍奉者四載既免喪分
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此公立　朝持節在野之進退本末也

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師行絡繹供億甚煩羽書一至徵
民夫累百動遭鞭笞夫遇點冊逃避吏胥縶之若牽羊犬納諸廨宇
隙地凍餒者多公下車未久歲除飲椒酒起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
之露宿命徙廊廡下兼徹酒饌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
兩藩王兼鎮南海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
掾采石日役黃岡村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減浮
費掾以硯奉公却不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爲縚繩
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
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語曰書生彊項廉吏方剛
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于　朝故事州縣守令歷再期始預薦
牘三年方報最其次給由量銓公治高要甫一載就徵洵異數矣
世祖章皇帝召試者再授兵科給事中時　駕數幸南海子公首上
疏請慎起居其略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然獸起于前馬逸于
後驚屬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　世祖震怒宣公跽苑庭
面數其罪公神色不動
世祖徐爲霽容尋備陳廣東八害大指謂委署太濫雜派太煩里役
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横私稅日盈砍柴采木肆流毒皆切中
時弊且云以敝弛之粤民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
定合移一王坐鎮其地斯則盈庭不敢置議者公以小臣新進獨奮
舌及之既而靖南移鎮福建人咸謂公之啓沃上協
天衷者深也明季東南文士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者二千餘人
其後十室之邑三家之邨莫不立有文社涖牲以盟張樂而讌與者
結路人爲弟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讎敵凶終隙末靡所不有公上
言朋黨之禍釀于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絕盟社得
旨飭學臣嚴禁焉由是士知閉戶讀書各敬其業公事
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是臺省敢諫
之臣數浙人居多而輿論以公於天下事獨見其大羣推公居第一
今
天子卽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
臣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不跪及復起掌
刑科印歲在甲辰冬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公之同官有言此名含
譽星爲今
天子受命之祥非彗也公上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埽
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言修省故不
爲災敢請
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
德音下
詔旨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立賜舉行幷飭內外文武
大小臣公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爲福
天子以公從直建言可嘉優
旨答之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接
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箝紙尾進請抄發公曰昨頒赦而今
日行刑是
詔令不信于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公曰六科
以封駮爲職古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有
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益震朝野公之出撫貴州也
湖北川東甫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賊烽火迫城下官屬請避去
公曰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
偵者賊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
安集雁戶俾有寧居師旋有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號爲楊
一本舊例苗名長官謁見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于門俾拜其下公
曰無庸引至座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土司咸輸服公之始至也貴陽

斗米直五千錢公請餉之章屢告輓運相繼士飽馬騰民獲晏安版
圖既復翦其荒茅叢箐教以耕耨比及三年芸鼓稻田遂成樂土
天子嘉公成績特
召爲兵部左侍郎公在行間久諳習軍政西南徼將弁多公拔擢以
是入贊中樞若明鏡無塵雖遠畢照及歸養北堂晨羞夕膳而以糭
糲自甘遇簦笠舊交胸無水旱冰炭田衣山屐舍車而徒行道者不
知爲一品貴人也公之文學早見知于
世祖稱公所上章奏盡好文字迨巡撫
命下入謝
賜宴瀛臺舊例止予鞍馬甲冑而已公獨拜
命騎入東華門加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段以行
天子時巡公迎　鑾三百里外
御書松喬堂扁俾懸于宅訃聞
賜祭葬如典禮公所撰有黃門疏稾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
卷景疏樓詩文十卷自怡集一卷曾祖鸞祖萬年不仕考斌學官弟
子均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唐氏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男四人中訥康熙辛未庶吉士授翰林院
編修加二級愼言戊午副榜貢生中哲國子監生選授廬州府通判
中吉歲貢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陸世璜孫男九人守知庚辰進士
淮安府同知餘未通籍孫女八人皆適士族曾孫女二人尚幼公生
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夫人唐氏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康熙丁
亥十一月中訥等卜壤于縣治東三十重湯家峴合葬公夫人于新
阡先期來乞碑銘彝尊昔游嶺表舍館公所於公爲老賓客知公爲
詳念公一話一言必準于古從容以和和而能介剛無虐簡無傲澂
不清撓不濁其威美不可得而具書特粗舉大綱焉爾系之銘曰
鹽官漢縣左海環之百谷所歸會不盈而篤生楊公文武兼資學原
王鄭書偕諸薛早貢成均如圭琢切名高淡墨柳袍是纈牽絲奉檄
百里瞻言不畏彊禦不憚上官憂民之憂晨暮罷餐公之宰邑期月
而可
帝有恩言夙駕鳧舸入居八舍披門之左袖書諫獵首犯逆鱗雷封
雖遏哀彼瘴人有言無隱有氣必伸息事寧人輕徭薄賦賓緣務絶
朋比用杜譬諸樹藝先去其蠹入告我
后敬天之渝星違其次修省是圖
帝曰直哉乃下赦書古給事中塗歸駁正降而結舌有順無爭公當
疾風草心尤勁謂赦既頒決囚非宜封還
詔旨侃侃不阿法司服念出諸網羅臺諫陳言發部議事所司覆奏
曰毋庸議公斥其非儆于有位粵稽帝典納言命龍周有伯冏僕臣
是庸若三獨坐尤庶所宗
帝曰黔南寇虐未遏誕弄銀章俾撫天末公拜稽首爰辭　禁闥邇
者懷之遠者綏之策我庶士張我六師犵童僰女烝然來思反側既
安疆宇日闢伐其棘荆播以黍稷乃亦有秋樂國樂國
帝眷勞臣入爲司馬袞衣遄歸薄言觀者公望公才舍公誰也今之
仕者莫有退心知進不退終焉陸沉公請養母孝思足欽天之報施
於善人厚子孫繩繩各佩章綬百祿攸宜克昌厥後既得吉卜神兮
式馮丸丸松柏秀于岡陵我銘以實國史是徵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世祖章皇帝光宅方夏北變東漸雲雨賢才肇開景運於是故兵部
侍郎長山李公方退居閭閻奉母宋太夫人遂北堂之養順治元年
起自田間　召至闕下授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三年夏請假
省親旋里既還　朝以原銜掌兵部右侍郎事尋遷兵部左侍郎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秋　覃恩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冬拜刑部尚
書十年夏四月

帝張讌瀛臺　賜大學士以下坐酒行從容詢諸臣父母有無公伏地對曰臣有母年八十三矣曾經有言一則以懼烏鳥之私時縈寤寐也因泣下

帝爲動容謂諸臣曰人之行莫大乎孝子不能盡孝于生前而欲盡孝于身後朕不以爲孝也公乃復以省親上請

帝曰卿之事親朕深悉之遂　賜馳驛還公諱化熙字　別字五絃先世自真定稾強遷濟南之長山曾祖考光先祖考迓春考夢鳳皆以公貴　誥贈如公官母封一品太夫人公以天啓四年舉于鄉崇禎七年進士出身起家湖州府推官歷監司巡撫總督所至有惠政顧不自以爲功人咸稱爲長者及仕

皇朝在兵部革班軍止運大布邊衣在刑部復熱審朝審舊例請仍差恤刑司官著爲令大綱悉舉而終身孺慕者母氏家居一十七載晨羞夕膳侑以絲竹率昆弟子姓融融怡怡承歡盡力治別業于近郊植果千頭花時爛若雲錦御板輿樹下公進觴酒于前公弟監察御史文熙暨諸孫羅拜于後大小東目爲神仙中人公卒時年七十有六訃聞

天子勅翰院撰文致祭給帑銀營葬明年夏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以命婦一品百齡疏聞于　朝得旨建坊里第而公考宅于祖塋之北古城之南左都御史淄川高公珩銘其墓公娶沈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因之河東鹽運司同知死姜瓖之難贈山西布政司右參議溉之灤州知州餘未仕女五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斯祥早卒斯佺今官兩淮都轉運使管鹽法道事曩與予定交久茲以幣來請補撰先公神道碑立隧道之左予惟公佐司空贊中樞位三獨坐掌邦禁階宮保仁被于天下事載諸

國史可以不書特其百行一本乎孝人所難能名公鉅卿之養親逮于百歲者世亦不多見也乃書公晚節系之以銘其辭曰

灤源有水匯于大東巖巖者岱渢渢者風篤生元老望峻家邦匪祿是干惟親是顯自從三簠五鼎十鸞色養無違儀文有腆

世祖特詔賚于丘園汝掌邦土蒼玉佩旟廐馬斯錫袞衣自天臚仕遺榮寧親邇止舞綵于堂有同孺子慈顏既和謁

帝有喜升華副相襄贊中樞殊階宮保寵命尙書祥刑敬獄重典克除

帝讌瀛臺三爵十酒咨爾公卿誰無父母委質以來孰存孰否公拜稽首彤墀之南微臣有母年八十三一則以懼寸心用惔

帝聆公辭見公出涕迺降　恩言孝經合契菽水之懽勝于喪祭公因請假

帝曰兪哉有命馳驛晝錦而回公願既遂循彼蘭陔筍長魚肥茶香飯白滿樹鶯花一庭褏展如彼墉宮長侍瑤席公之辭世母已百齡門有綽楔黌革丹青又越五載始御雲駢惟公事親孝乎惟孝母氏劬勞庶幾仰報我作此銘通國是告

曝書亭集卷七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表一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

彝尊之姑之夫曰築巖先生姓譚氏諱貞良字元孩崇禎十五年以五經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復以五經中式賜進士出身第一又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先生衣匄者服奔南京除禮部精膳司主事又明年命典廣東鄉試至里門南京不守先生浮舟于泖達會稽由臨海抵福州以戊子七月卒于漳州之琯溪庚寅子吉璁扶櫬歸貧不克葬甲辰十月次子瑄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七里二生圩既葬題曰五經進士譚先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爵通顯矣不書書五經進士譚氏之先自河南徙嘉興曾祖某不仕祖某封福建布政司參議父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巡視登萊卒贈太僕寺卿先生以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生而鬌髮及肩母嚴淑人呼曰長發兒十齡能徧誦五經先太傅文恪公異之許嫁以女孫卽彝尊之姑也太僕公卒于濟南先生時在登州跣奔五晝夜視斂含既歸喪服除哀思不置太僕嘗知婺源縣事有惠政鑿山通往來行者民德之號譚公嶺先生乃步擔入婺源山止祠下攀庭中枯柏宛轉哀號淚漬其理柏復榮先生廣交游名聞一時家居每晨起誦經史晝或與客圍棊夜飲酒漏盡乃已見者疑先生嘗廢學不知其用力勤也及對策殿廷大臣以先生辭過激抑置後列思陵披覽良久曰此實學之士御書名次卷上蓋先生甫釋褐而國事已不可支矣嗚呼以先生之才使遭逢前二十年經世之大文發爲事業必有足觀者天下事何遂不可爲哉逮至危亡相尋始獲一第流離飢渴竄跡虎蛟龍鯉之鄉銜恨以沒洵可哀已夫人生不幸遭喪亂受全之體毀傷者何限先生百折不回卒保其髮膚首領從君父於地下是則忠臣孝子之用心眞可以無憾也自先生沒後十一年而彝尊之姑亦卒合葬于墓又三年始克伐石爲表蓋自甲申以後先生之大節東南隱居之士多能道之吾欲書其大者而其大者不可得而書也吾欲書其小者而其小者又不足以盡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焉而已矣悲夫

貞毅先生墓表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謚也父某官雷州知府祖賡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其官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爲盜所殺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閒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還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吳越之士翕然稱之歲己亥陳君以憂憤卒六人者喪其一而先生亦歎息悲思遂病膈庚子冬疾亟自歸安渡錢唐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七二人渡江經紀其喪視斂含以辛丑二月葬于大禹陵西原時送葬者百人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先生之季弟驊元及子錡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也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閒零落殆盡陳君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甚於宗觀獨先生之墓在焉爾嗚呼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於道路然則人生相聚豈可常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先生之墓弔焉覽予之文夫亦可泫然而悲矣乃書其詞寄

先生之子錡而表諸其墓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于孺人合葬之墓累土于旁封崇四尺者公子儒學生員士和之兆也公諱與胤字永錫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賁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公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公本生考也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試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鹽課羨金數百鎰皆却之視茶馬陝西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將行上疏劾總兵官鄧圯玩寇忤大臣意引疾歸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行至利津海多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冰片多服能死人遂命僕購之僕市僞者以進公晨夕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再僕衛之又不死公乃迴舟抵里求死愈決自撰壙志以四月二十六日暨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僅五齡士和絶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吾父母一聞之兮涕霑沱以徬徨以身殉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穢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吾父母歸於帝鄉公卒時年五十有六于孺人福建道監察御史青城于公永清之女卒時年五十有五士和爲人坦易博綜經史書學李北海能神似卒年二十有八公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某月不卜日而葬葬之日觀者千人僞順縣令賈三俊聞之亦來觀衆爭持土石擊之三俊棄縣印遁去久之公從子今戶部四川司郎中士禛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爲表命其友朱彝尊爲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沒三十有四年矣嗚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一念臨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救小不忍而自全若夫撓之不奪臨難慷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鋒刃未迫於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遙聞君喪率其婦子從容就義一室之內非事之出於尤難者與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援遼師變掠新城時則公之從叔象復及子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與玫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夫婦又死之而士和妻張氏於十五年城破亦自經死方賊兵之陷京師也大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者二十三人事聞江南江南草野士交塡膺扼腕謂三百年養士之報盡節者不宜寥寥若是遂持論書義誤國科舉可廢彝尊時尚少亦助之憤惋不平久而游四方歷戰爭故壘訪問耆老則甲申前後士大夫殉難者不下數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最盛盡節死者亦最多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往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未得其平也象復字完初保定府同知贈光祿寺少卿與夔字風虞萬曆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知縣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生員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封奉直大夫顔公墓表

公諱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中憲大夫知河間府事諱胤紹之子贈文林郎江都知縣諱弘化之孫處士諱從麟之曾孫而復聖顔子六十六世孫也母曰孟孺人公少補四氏學生員讀書卓犖自喜不治章句人或勸之銳意仕進則曰世事如炎火燎原者將及于廈處堂之燕雀吾不爲也從其父歷鳳陽江都邯鄲事無纖鉅侍對必中理河間兵至中憲公修渠蟾爲禦城孤乏援不支衣朝衣朝冠北向拜集家人一室中舉火自焚死公暨弟伯玠時家兖州府兵亦至登陴以望嗚鏑自西來集于譙門城將陷兵民皆竄公性肥不能駛足伯玠性瘦善走手掖公以行步益窘公曰同死無益弟亟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公紿弟他顧自城躍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其身而

卒公仆地傷左足極夜乃甦爲邏卒所得見公修髯廣頤狀甚偉不敢害車舁以告其帥公見帥不爲屈帥驚曰吾略地以來未嘗見有此人問之則顏子之後遂延之坐留帳前遇復有被掠者對公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公曰得非吾婦乎語其帥同被掠者至牆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卽今朱宜人是已帥謂公曰而日念而父然兗州破時河間之陷已一月矣公聞之長號乃請於帥帥護之出軍壘公留朱宜人於曲阜足尙跛蹣跚走河間時盜賊充斥於路或積日不食每被執公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泣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塗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既拾父遺骸訪得其弟遂與俱還倪尙書元璐中憲公實出其門會道經河間爲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師矣由是公以孝聞一時公平生坦易不沽名譽暇則抽琴賦詩與宗鄰結文酒之會取怡悅性情而已遇人甚溫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閒言訓子孫以博通經義恆自言吾壽止六十一卒之歲果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娶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光猷翰林院編修光敏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光政光枚光孜光斆俱四氏學生員女一人嫁孔學炇孫十四人男六人女八人彝尊獲交吏部君久繼又識編修君公之卒于陋巷里也兩君咸官京師聞親喪擗踊盡哀涕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顏丁善居喪之目既成服而後行將歸葬公于侍郎之林請爲文表諸墓嗚呼公父死于忠公蹇而走千里白刃塞于前曾不少懾其不死于孝者僅爾乃其配烈婦其子又孝子也以孝子之請表孝子之墓此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言不足重于時久矣故夫欲榮親者必資卿相殊階揭石於原始足動人之觀覽兩君舍彼勿求顧屬之彝尊殆以其言之質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刻碣無溢辭

處士繆君墓表

鄉有篤行君子曰繆君其言曰人豈惟貧之足患惟富尤足患爾故終其身處約取舍介然不苟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親戚富貴者或經年莫之過也其爲人質訥望若田夫野老叩其學亹亹不窮間爲詩歌取自怡悅而已不輕出示人所居堂三楹鬻以葬其考妣蓬戶翛然有自得之色鄉鄰素苦徭役貧不支君每代之輸不責償也遭亂里西偏多盜相戒勿入君室有子永謀能文章君教之隱遂絕意仕進授經生徒以爲養不給則游于四方歲一歸視君困輒復出而君竟以年月日病卒年七十有二彝尊來京師値永謀將歸葬君于舍旁請爲文表君墓嗚呼士之患在汲汲于榮利既汚其身復導其子弟倖進與夫學未有實而盜虛名力能援人矣而吝于出納其與斯世何賴焉君之名不出百里後進以爲宗屢空于財而鄉鄰受其惠又能毅然出處之際教其子義方至困阨以死而不悔非信道之篤能然與君諱某字孟思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世有隱德娶吳氏子男三人最少曰其器亦能文女四人孫男六人女六人

前進士高公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葬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剝其子佑釲乞其友朱彝尊復爲文揭于墓門之外彝尊以公晚遯于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憺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公諱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常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主京闈己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兢斂而葬之芙蓉峯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曆己未進士以工部營繕主事奉命督造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

監黃用分工並建既落成進屯田司郎中逾年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圮法司竟坐道素慘法死公聞父變躃踊見星奔扶櫬以歸服除投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者不允時蔡公懋德以布政司參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兒不立功名父冤安得白乃復就試崇禎己卯舉于鄉明年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縣故彫敝公平夫里減浮稅招流移民樂其惠調知寶坻縣縣京師之左臂也崇禎九年失守瘡痍未復君至畫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之律免剝船解戶之擾再朞而政成十五年冬

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集邑人于漢前將軍關侯祠而曰承埏守土吏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吏效死勿去固爲朝廷守封疆亦不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委棄也爾其一乃心力毋作神羞衆皆曰諾乃治守具製懸簾束葦加土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于四門俄而薊州下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陴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既嚴肅夜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易拔越九日引去衆交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乃添繕守具築礮臺鑿郭外溝千三百七十七丈搰坑二萬二千且誡梁城所千夫長選力士爲游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年夏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二旬有四日公堅壁不戰間出奇兵奪馬羸羊豕收集羈傖難婦資之還鄉當是時

王師自薊乘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過若破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一書生率校官主簿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烈愍皇帝有高承埏全城卻敵功在封疆從優議敘之褒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馭世之大權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於黃用之獄釋有罪殺無罪已失不辜至於寶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不知宜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胸者也君知涇縣閱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上書爲父訟冤有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窩聚書八十櫝多至七萬餘卷所著詩文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一編其序略云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君年四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鈋長也孫七人洪謨早列爲諸生慧而夭公晚輯自靖錄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鈋續之又徧歷公所宰三縣訪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茲麄舉大綱具書全城一事庶國史有徵焉

布衣周君墓表

君諱篔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篔谷先世居殳山之麓千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秕中吟誦不輟其爲古今詩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翃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予移居市南而海寧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醵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

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鬻女于巨室及笄將以配傔僕君亟贖以金爲擇壻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其子至傾笥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毋喪爲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恆儻蕩不羈嘗歲除忽挐舟泊臯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日挈子畋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于塗君循澀路前畋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淚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爐話清淨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爲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覩壁間所鋟詩牋有己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責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試榜既發今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爲予張燕君適造予道遇吏部郎曲阜顏君光敏偕之來布衣紃屨衆賓皆睨眙顏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懽飲而散自是燕予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引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簠以分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翬爲繪作圖予滯京師君念予不置會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二年卒在予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下未曾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崑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曰妾實禾人公客貧妾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將令小妻出拜君曰貧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荅曰貧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却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龔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頮水一笑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爲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畋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畋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夭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畋等始克葬君于仙橋原伐石表其墓予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翃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爲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還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爲可堂集

王汸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還往尤數含山盜起晝劫梅會里汸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尙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于沖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鑒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

小戎章詒其昧于車制乃削木爲小戎市絹人馬御輪執轡欲觀者
出示之詩長干送别有笏在堂遺槀

褚標字霞建詩鐃風韻夭卒

周篔字林於君從弟别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表二

靖南王墓表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靖南王既薨二十年
天子命反葬遼東於是王孫多羅額駙太子太保鎮平將軍昭忠自福州護遺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聚忠請爲文表其墓按王自登州航海攜軍民械器歸
太宗文皇帝功在草昧多不勝書具載實錄今以聚忠所能記憶者述其大略表墓道焉王諱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蓋州衛生而面深黑手掌潔白如玉軀體偉長倜儻有大志疎于財多智謀以登州參將來降
太宗嘉悅給總兵官勅印崇德元年四月冊封懷順王從攻旅順口克之止勿屠戮從攻朝鮮擊破援師拔其城朝鮮平還治戰艦從攻皮島取之是歲大饑斗秫白金一兩王轉粟以賑全活島民無算從攻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衛王令將士屯田次第克之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治師討賊入山海關方是時賊鋒甚銳聚黨十萬迎戰關門王率所部兵奮擊大破之乘勝追逐至慶都縣又破之賊軍委金帛于路以緩追者王號令夙嚴將士無利心追奔益疾躡至潼關復大破之李自成走死旋徇河南諸府悉下遂渡淮拔揚州下江南所至功居最四年進兵湖南抵武岡擒梟將劉肇基收湖南六年五月
世祖以金冊金印封爲靖南王俾定廣東統軍作鎮南海王盡散其貲給軍士運以車牛軍士咸樂附是年師次吉安府王薨于軍
世祖念王開國勳旋冊王長子繼茂襲封靖南王王性純孝友愛二弟宗鄙貧不能婚葬輒傾囊以助人有小德雖一飯未嘗忘報軍所至以招徠爲先務圍城破軍令當屠必力爭于親王之統軍者松山之戰明總兵官王廷臣死焉王與有舊贖其尸焚而瘞之或以訐王
太宗嘉王之義勿罪也自王薨後子忠敏王函王骨載之行間始居于廣州繼移居福州蠻煙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而遺骸得以無墜不可謂非厚幸惟
天子仁聖始終念王之功王之精爽亦有以答之存著其號亡顯其名卒歸葬于鄉井釣游羽獵之場弓冶之地距
太宗寢園密邇魂氣徜徉在
帝左右王之靈庶無憾于泉下矣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于蓋州馬蘭峪也在某年月日厥配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竊嘗覽觀載記曩代功臣封爵之典遠及苗裔盟以白馬信以丹書俄而獲罪至酎金小過奪其侯封每致慨報功之薄若王則紹封奕世其次尚主爲近臣或專閫于外迨王孫精忠逆命
天子猶加恩于王暨王諸孫如故嗚呼本朝所以待開國勳臣者厚矣凡此皆宜表諸石以昭垂無窮者也

德州田君墓表

德州田君者其爲學以躬行爲本雖燕居必危坐置曆頭案上日較行事得失以朱墨別之其治家有法度庭以內不聞婦人語居父母喪盡哀葬祭以禮遇其弟友愛親懿有爭必爲解紛挫銳然未嘗詣公門也恒以經義教授鄉黨從之游者多取功名而君終不遇以順治五年二月卒後七年君之子緖宗成進士知處州麗水縣事既而亦卒久之君之孫雯與其弟需皆中進士雯歷仕爲湖廣布政使司參議入爲卿寺需官翰林院編修於是伐石而礱焉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爲文表君之墓表曰
君之先常山國上世嘗徙安德祖三戒承德郎廉吏稱著考堂厥父

高母丁族子四人君也叔裕所字實粟名州儒學補諸生其眉疎其顙廣履方烏曳鄉杖行有穀詒子孫井吉壤高墓門表吾文永無泐後之人庶不惑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卜君墓表

康熙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秀水卜君以疾卒于官年六十有二鄉人交哭于牖下慮無以斂啓其篋無銖兩金錢視其盎無升斗粟發其笥惟朝衣一襲餘皆以付質庫其空乏如是嗚呼斯可謂廉也已君諱陳彝初名之儀字聲垓別字簡菴曾祖知雲南尋甸府事大有祖知福建清流縣事曰謀考贈承德郎兆龍妣伍太安人以苦節
詔建坊表閭君少孤奮志于學未冠補秀水縣儒學生員時東南士子各結文社歃血盟誓以攻不附己者雖懿戚密親至互相詬詈君獨集里中善詩者共酬和不樹黨也順治十七年舉省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十二年除陝西洛川知縣洛川李自成鄉里人多習爲寇君至練鄉民勇者砦各有長使之守望明年春聞吳三桂反行之益力是年冬王輔臣叛寧羌殺經略莫洛延安震驚又明年春柳溝帥李師膺殺韓城知縣以叛定邊副將朱龍亦叛洛川民愈恐君匹馬詣宜君營乞師于參將楊某僅得兵三百人賊軍猝至君登陴固守賊以計誘洛川民使縛長吏以降衆皆曰我父母也不可城以是獨全未幾丁母憂歸服除補武昌知縣凡八年以卓異舉入爲禮部儀制司主事調吏部稽勳司主事遷今官娶陳氏先卒贈安人子二彭年彭頤孫男女六人君卒踰旬而彭年適至哀毀盡禮扶君之柩以歸葬于某阡陳安人祔焉噫今之號爲廉吏者布衣藿食所識窮乏者力拒之又或訐發人贈遺以爲自進之計以寡則不取以多則取之惡在其能廉也君口未嘗以廉自矜而能處膏脂不潤或疑其才有所短夫豈然哉是嘗率敝尪之民却方張之寇保彈丸之城而報最于盤錯之地者也蓋其取與之介正其義而有所不屑焉吾故特書之表于其墓

封文林郎韓君墓表

彝尊謫官居京師之灝村晨出僕言有客登吾堂載拜以其先人之墓表爲請問其姓名則主事山西韓象起僕告于主人未之許也讀其狀作而曰安得此長者乎是宜表其墓文曰

君諱某字某先世自相州遷于洪洞六世祖文歷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以劾劉瑾削籍瑾誅復官卒贈太傅謚忠定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官濟南府通判母亢安人嫁時裝奩所直累萬父沒君悉以讓其兄嘗爲學官弟子有忌者潛賂當道遺書學使俾黜君其僕誤以書送君所君覽書色不爲動仍封完與僕聽其投學使家人疑君過矯君曰人將甘心于我一發不中將更計矣不如遂之竟被黜徙居天津用鹽筴起富然不事纖嗇有負者輒焚其券不責償也象起知福山縣事迎其親養于官舍會
覃恩敕封君文林郎君卒時年七十有六配洪氏中書舍人世臣之女封太孺人卒年七十有八子一人象起也於戲今之葬令自一品至七品以下皆得琢石爲表至于其辭不繁不溢斯爲可信昔昌黎韓子未嘗妄譽人者顧劉乂訕之謂爲諛墓蓋多貨則傷于德弊矣則沒禮君子之所不居也惟夫無所利而言之者庶幾不失其實則予表君之墓其可白于僚友而信于後世者夫

翰林院侍讀喬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耒銘其藏又請彝尊爲文伐石以表君墓君萊諱子靜字別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啓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壼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

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
服除補原官十七年有　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
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
在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羸一頭晨入申出考
稽典籍念崇禎朝乏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
平補行鄉試君奉
命主考稱得士還充
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恆齟齬君
能曲暢本指一濡削語簡而事加詳經進
天子稱善時
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
命君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進翰
林侍講再進侍讀
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
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埧
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
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
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
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
置二牐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隄自
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
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万有奇請先給帑而徐
取償于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
入
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
上御乾清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戶科
給事中劉國黻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
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渟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
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
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
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
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
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
閒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
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即當未潰之時瀦水于屋廬之上豈
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東河使
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即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
何日復出不可行四
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
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
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值君歸恆以地方
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以私三十三年春有
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
上意且不測既至初不督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如常時
居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恆周人急後進
有一善爲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闢一
峯草堂于宣武門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綳屨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
考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說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
初出大學士梁公清標時爲戶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閒可謂有人君
卒時年五十有三娶丘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

貢生卒崇修貢生崇禧女五人國黻其長女壻也次丘璋次任宸次
朱經次黃之鈞孫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
亦可以諫諫而不入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
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斃于獄或殞于杖下論世者蠹傷
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
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召留之
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以詞臣進言者
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使內陞汪公墓表

公諱楫字舟次世居徽州休寧縣至曾祖考某遷江都公幼補學官
弟子既而屢試有司不遇以貢署贛榆儒學訓導會天子特開博學
宏詞科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於是巡撫江南靜寧慕公天
顏以公名應　詔康熙十有八年三月朔
召試體仁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讌罷公賦就纚纚千餘言詩獨
用險韻
天子拔置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局東安門內公請
監修總裁官仿宋李燾先撰長編然後作史乃取崇禎十七年事凡
詔諭奏議文集邸報家傳輯爲長編由是十六朝史材皆備二十一
年春琉球國王表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
天子重其選　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　朝人多俛首畏縮
公鶴立班中大臣遂以公對充正使　賜一品服臨發公詣　闕上
言七事其一謂本朝文教誕敷
皇上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幷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
可
天子特允四條給鑾仗之半縹囊鈿函齎　宸翰以往既達螺江釃
酒梅花洋百神衛護帆開風便七日抵彭湖島中山王率所部郊迎
公諭以
天子威德王及臣民小大稽首陳　天書殿中告諸宗廟琉球自隋
始通道明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北山南復合于中山爲一分合之故
史不能詳公思采入明史乃入廟觀所立主一一默識之撰中山沿
革志二卷又述其山川風俗禮儀爲琉球使錄　卷國王之讌公也
酒半手自彈琴以悅公公故善樂律與譚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悅服
及請公書殿牓公縱筆爲擘窠書王大驚以爲神國雖有孔子廟庳
陋將圮公俾修治既成爲文刊諸石上頌
天子神聖聲教洋溢海外繇是國人知學使還國王例有餽王重公
有加禮卻不受　朝命受之乃受因奏琉球子弟願入國學
天子允之以公奉使盡職從優議敘俾宮坊官缺出用適聞本生祖
考訃乞歸治喪里居三年始就　京師補原官是冬天子加意民牧
思得良二千石以爲表率乃以公出知河南府事治績爲中州最擢
福建按察使司後三年轉布政司使莅官五載民戴其德　誥授通
奉大夫
召入京師將擢卿寺公以疾告　屬車南巡猶強起迎于宿遷　駕
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
天子熟視曰汝老邪朕幾不識卿矣　宣賜御書未幾卒年六十有
四公少與三原孫枝蔚泰州吳嘉紀齊負詩名所作務去陳言盤硬
語又不墮澀體見者比之斬新花蕊書法以骨勝得楊凝式米芾之
神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詠漸寡然海內稱詩者數當代大小雅材
必爲公屈一指焉所著有悔齋集公之通籍也同日入翰林者五十
人予亦與焉久之睢州湯公斌由內閣學士巡撫江南風俗移易民
之頌德不衰公繼爲廉吏明刑敷政而又奉使絕徼擅言語之科可
不謂難焉表諸墓庶後之尙論者以制科爲可行匪獨文學之選已
爾

贈中憲大夫知灤州事李公墓表

墓有表古也蓋自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其崇四尺其制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于既葬之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也兩淮都轉運使掌鹽法道事長山李君斯佺請表厥考灤州府君之墓表曰公諱溉之字岱源世居濟南之長山曾祖迓春以孫貴　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部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夢鳳以子貴贈如其父官考化熙累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一品夫人沈氏公少習春秋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尋以廕入國子監尚書公方仕于　朝祖母宋里居公婉容柔色晨昏定省問何食飲慈以旨甘奉養者二載深得宋太夫人歡心忘其子之在　朝也尚書公既予告公亦不謁選人起芝煙閣于堂之左置經傳子史法書名畫枕籍其中與合志同方之友日事搜討旁及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二氏之說靡不審其是非正其紕繆既而尚書公病劇公晝夜沉憂疽發于項繼以疾疴沉綿不離衾枕已無意牽絲奉檄矣吏部按籍除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鉏強抑暴御胥吏以嚴愛民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鹽豉蒜果堂廚無大烹會
天子時巡幸灤公力除官道峙糗粻羊豕禾秏悉出自廨舍錙釐圭黍不擾民間公故多鬚畿輔稱廉吏者必曰鬚知州云及朞以盜案罷公之官于灤也尚書公在堂去州治幾二千里每三五日輕郵密驛輒候起居一聞去官視同脫屣抵家五月而尚書公卒公於送終之禮參酌古今情文兼摯又繼厥考之志養祖母宋者四年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子也矣公生于明天啓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十一年月日年四十有六娶于氏江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斯佺也女二人一嫁章丘焦舜同一嫁新城王啓涑孫男　人女　人

錢孺人墓表

嘉興李鏡明遠之妻桐鄉錢氏者歲貢生諱某之子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諱某之孫贈兵科給事中諱某之曾孫而李君諱某之子婦兩淮都轉運使諱某之冢孫婦也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九其葬也以某原有子四人曰某某某某女一人嫁海鹽王某明遠予友也力學而貧其祖運使公好結納天下名士卒之日家無餘蓄明遠少孤所受產有宅半區有田三十畝力不能接賓客恆閉戶不出自予之外相往還里中者六七人而已予交明遠二十年入其宅四壁蕭然而未嘗有戚戚之色則以孺人能安其貧無摧謫之言入其聽也孺人詳于禮謹于婦德事王舅如舅鞠視幼叔小姑如子卑尊外內悉稱其賢所衣布裳澣濯至補紉百結饘鬻之供或雜以糠籺鄰婦驟見之不知其生長富貴家也自其始嫁遭舅喪繼喪王舅當大事者再娶娣婦二人嫡婦一人嫁女妹一人女子一人集其貲費不爲少矣然不告急于姻族不稱貸于鄰里而三十畝之田半區之宅卒保如故由孺人之勤斯能相夫子以不匱噫亦異矣孺人既沒明遠踰朞而哀值予歸自濟南請爲文鑱諸墓予謂女子之德不外勤與儉耳亦惟貧窶乃見若夫身處富貴不侈以蕩者有焉其何儉勤之足述而見諸學士大夫之表者往往揚詡過實諛墓之文覽者莫之信也惟窶且貧者不與儉期而儉至儉矣未有不趨乎勤者也然或慕人之有餘或怨己之不足雖士君子或不免焉若孺人之賢蓋匪直女子之所難幾矣表諸墓庶幾予言之不失其實而明遠門內之化若此亦以見予取友之端焉

節婦陳孺人墓表

節婦陳氏候官人縣學生張泰元之妻解元遠之母歲貢生兆奎之子封太僕寺卿朝斌之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某曾孫也年十九而嫁二十有一而寡是歲福州大饑人相食孺人奉孀姑菽水盡歡遠

生甫兩月又善病退治藥裹釵鈿悉斥斋簪布帬罷肉食教其子無惰容稍長授以經書每至夜分必成誦乃寢家既貧勸遠游學所至以詩古文辭見重朝士許爲絶倫孺人以康熙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越二十二年秋遠舉福建鄉試第一又三年請于有司旌其門葬孺人于府治東關外登雲路是日送葬者數百人自布政司以下長吏咸來告祭遠乃諸常熟王翬繪爲圖請予文表孺人墓焉予考漢制墓碑阡表之外又有石闕殆即今之墓門也鄱陽洪适載漢碑式往往刻鏤車馬人物于碑旁蓋古尙會葬多者至千人其子孫及門生故吏畫象以紀其盛固其宜爾降及元初循宋掌故凡表門者必有廳事步櫚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桷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其後唯高其外門二安綽楔左右建臺崇一丈一尺以白赤汚其四角而已遠今就試禮部取甲第他日追遠之典可以仿諸曩代匪直祭告之具其儀也且試鐫予之文摹翬畫于左右以爲天下後世式可哉

節孝温孺人墓表

節孝温孺人既卒其子沈琬狀其母壼行告諸鄉黨朋友縉紳之士爲作傳者九人序四人誄一人賦詩及贊者不悉數也於是秀水朱彝尊因琬之請爲文以表諸墓温氏門望爲烏程最孺人者某之曾孫某之孫生員楧之子也生于順治二年十有二月甫三齡許配沈君文然文然爲舉人某之子南京刑部尙書演之孫工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節甫之曾孫家世豐于財大獄起人多利其有而文然兄始然坐與考官通關節被逮文然以同產弟當徙邊時年十六猶未婚楧謀于妻韋韋曰女嫁而壻夭常也今壻不獲留譬之夭可矣既字之宜生死從之楧曰吾意亦爾於是請之按察使錢公朝鼎公許脫桎梏就婚婦家時沈氏遺產盡沒入官有司勾稽隱漏不已又爲惡少年告訐訟不解文然雖贅温氏嘗羈司獄中以康熙二年四月北行八月赴刑部獄明年出關抵尙陽堡又明年五月卒于徙所文然之未行也孺人慮夫遭患難將遠徙生死不可料而翁姑皆未葬夫去誰主之者不稽于卜不諏于葬師并榇而封其藏文然以是獲拜先人丘隴而別孺人方有娠及去乃生子琬恆泣涕教之其事文然繼母生母皆以禮沈氏東阡大宅既入官簿先世木主或投之水中孺人亟迎歸奉祀薦食毋缺當是時訐沈氏者延及于楧家亦破孺人愈窘歲饑潛屑大豆當飯而別治兩姑及先生之饌如豐稔時文然有兄某亦旅死關外其僕負兩人遺骨以歸兄弟不能別孺人祝曰天乎妾聞父子精血相聚夫婦何獨不然乃嚙指血滴于骨其半淹漬深入拭之不去則取而掩之孺人沒時年五十有二琬受孺人教好學有文得孺人遺詩于笥刊行之初娶于吳再娶于凌皆孺人主之有女孫三人其葬也在某原嗚呼憂患之來士大夫或喪其所守而孺人一女子極人生至不堪之境乃力持門戶拮据于覆巢毀室之餘養生送死無憾此誠當世所難能宜鐫之石以待異日國史之采擇者也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誌銘一

王處士墓誌銘

彝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友人管代州參將事榆林趙君斂而葬之州城之南演武場之右山西布政司參議清苑陳君首爲詩悼之富平李子爲立傳而遺書乞予文誌其墓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君名席民字安生少補彝陵州學生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南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胡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皆就縛將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被面處士慷慨就死監者壯之爲言於主帥悉滅死分籍卒伍處士乃得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供軍爨處士芻獨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愬之趙君趙君與言大驚遽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爲趙君賓客會趙君移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間爲詩歌自娛荆州自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鄉曲翕然從之繼復蠱于鍾惺譚元春之說詩品愈下處士既交陳君遂大變鄉人之習一以唐人爲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以是存者僅二卷自趙君釋處士于負芻待之上客世多以此爲處士幸嗟夫士爲知己者死當胡公被難之日刀鋸斧鑕處士固甘心焉使自改其節以處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刀鋸斧鑕不足以動其心而負芻又豈足以困處士哉然處士不遇趙君則憂愁困躓其詩必不工閒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躑躅于荒山窮谷之中已耳將未爲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內賢豪之選其言不信于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傳矣或不能遠且久然則諸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由處士之才足以動之而趙君之賢尤不可及也已處士生于某年月日卒時年四十有六娶左氏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爲己女銘曰

乘爾墉幾喪爾首刈爾薪忽釋爾負滹沱之陽雁門阜吁嗟趙君葬其友厥銘惟實庶永久

張處士墓誌銘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嘗游齊晉楚豫閒歸自閉土室中引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惟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稾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稾僅得百篇刻之又裒其窀穸以年月日葬君于某原嗚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鏤力詰古人而今之可傳示于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銘曰

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邪是維子之室邪

文林郎知桃源縣事張君墓誌銘

仁和張生某與予相遇濟南將歸葬其親請曰吾先人之卒七年矣饘粥之產猶足以營窀穸其過時不葬者懼銘之非人未足昭於後也願得吾子之文納諸墓庶後之人得以考信焉予辭不獲已乃按狀誌之曰君諱某字某其先世曰淑義者仕宋爲右正言從高宗南渡遂家臨安其後代有顯人曾祖某不仕祖某官南京禮部主事父某階奉直大夫知蘭州事母曰崔宜人崇禎十五年纂修玉牒君以貢士廷試駙馬都尉掌宗人府令萬煒以人才薦詔錄爲武英殿中書舍人李自成陷京師賊帥聞其善篆俾更書印篆君辭不能強之官不受拘繫七日脫歸後五年乃就試吏部除知桃源縣事縣濱黃河民困于夫役驛傳官馬多責民芻牧君至盡革其弊士有貧者賙之金粟與揖讓甚恭然彊直自遂往往忤上官意竟以計吏罷職久之客游河南以疾卒于偃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三人生爲之長

次某次某女一適蔡某方君之罷官也攜其子女僑居江都生自河南扶喪歸殯君于山陽人或勸生葬君江都之鄉生不可卒營兆祖墓之側以某年月日封其藏可謂知禮也已銘曰

謂年宜永不躋胡耇降於乙巳而終於辛丑謂祿宜豐解其章綬棄彼故鄉載之廣柳嗚呼斯人我用是傷丸丸者松卜此陰岡肆乃祖乃父封穴在旁我銘維實逝者不亡

殷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岳字伯巖一字宗山姓殷氏先世自山西遷雞澤曾祖某祖某不仕父太白舉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母曰田安人先生少蹶弛然篤于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試後數年省其親入蜀值副使公由遵義知府遷今官時流賊寇漢中關南大震分其黨伺副使江上副使將之官先生言曰今逆寇充斥若順流下必墮賊計乃請移檄與安命吏卒迎于江潛以數騎由萬山中出夜抵興安賊大驚以為神會閣臣楊嗣昌以督師至惡副使抗直誣以違令致賊突圍當坐法淵詣闕訟冤不得白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為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遁居西山與淵討賊事泄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者素與先生為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于難遂渡江同游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寧縣事布袍皁帽騎驢至官舍時兵革甫定先生為政持大體與民休息治聲甚著涵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力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盡與之仍布袍皁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也先生為詩自魏晉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偶無益性情故平生所作惟五言古風一體莽莽然肖其為人遇佳山水輒留連不去游河南愛大騩風土思攜家往強涵光為鄰涵光不果乃已鉅鹿楊思聖以病留輒關語先生曰疾革矣得傅青主藥我庶其瘳乎青主者先生之友太原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中五晝夜挾之並至蓋其重交游趨人之急多類此先生外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至見俗士面斥之未嘗假以色笑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寧日有僧用鐵釘木室坐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于中而孔子末坐先生過之恚甚鬻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迦隅坐傴僂若奉教狀既成為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破欣然意自得也予客太原與先生定交每索予為弟淵作傳予未果今年春先生游福建次桃源猶寄予書比予至京師而先生凶問至以六月日病死福州距生萬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康氏無子一女嫁松江府通判曲周張某既歸喪涵光立其族孫某主祭祀卜日葬之副使之兆且具狀來告嗚呼予未為淵立傳於先生之葬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葬之者其友銘之者其友無子奚傷有族孫以為後

諸處士墓誌銘

處士錢塘諸君既卒及葬鄉之人共謀所以易其名者曰士之有私謚也古也君潛德未顯宜有謚以昭來世則曰君年二十遭父喪三十六而妻死竟不復娶事母三十七年未嘗晨昏去左右母語人曰是兒五十餘髮須白矣乃戀我如五六歲者謚法能養能恭曰孝君有焉衆皆曰可則又曰君之棄諸生也年未四十日以文酒自娛閉戶不出者二十載先是崇禎間歲大祲民饑死相藉君家無盎斗儲為粥覺苑寺以食餓夫瘞族人死者一十六匱又上救荒三策開米禁行改折設義倉監察御史從之全活甚衆其後兵相持江上白骨滿道人不敢收君出私錢悉掩之六和塔下南贛巡撫某移官浙江與君有舊君卒不往見謚法好廉自克曰節君有焉衆皆曰可遂謚君孝節先生於是君之子九鼎以狀來請誌朱彝尊曰是足以誌君

墓矣君諱玄振字以默一字㦤倩生而有文在手曰丰故又自號丰山曾祖某祖某考某俱有文行母張孺人配程氏生子男二人九鼎匡鼎皆知名女一人嫁王某孫男三人辛發壬發酉發女五人君生某年月日其卒也以某年月日年五十七孺人程氏後君十月生先君二十一年卒年三十六年月日合葬于靈隱山之陽實先世之兆銘曰

是惟諸氏之阡永吉无咎鼎也藏孝節先生之匶妣附其右於戲

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墓誌銘

年月日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以疾卒于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金灤舉柩歸貧不克葬後若干年葬于某原馮氏世為嘉興人君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好讀書有孝行父病醫言割股可療君遂如其言母疾亟亦如之補秀水縣學生工時文兼善韻語與松江王廷宰慈溪劉繩之同里項真同學真推餅山大宅舍君序其排輯無事編雕刻行之顧省試輒不利年六十五以歲貢試京師又二年銓授紹興府儒學訓導歷七年遷于歸安未朞而卒君平居好為善言以勸鄉里徙宅者八之官者再所至鄉之縉紳耆老門生弟子聞其言輒目為善人無異詞嘗村居過鄰人飲鄰有怨家為盜率其黨來報仇盜先至闞鄰人戶見君方持酒數以善言勸其鄰出戒其黨勿入君歸及舍盜殺鄰人妻女火其廬而去嗚呼自世日降躬行之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苟出其善言以導人為善抑其次也夫盜至不仁猶感君言之善相戒勿入況夫吳越之士聞其言有不還於善者哉則君之所施遠矣君諱鎮鼎字子晉初名亮嫌與古同名乃更焉娶俞氏早卒再娶胡氏賢而無子君有子一人金灤也女五人其一歸于我銘曰

言之善行乃踐遇則蹇施諸遠誰為銘其女夫彝尊名姓者朱

朱開仲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屛浙江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俱不仕君少有文自以多病不娶好覽方書知醫旁通釋氏旨屛去肉食遇讌會強之乃至進杯酒而已方予避兵練浦君居南村予村北每相值覽予詩欣然肯和予病為治藥裹留終日不去憂見於色屋三楹井竈之外薪數束粟一盎篝燈布被無餘物晨起淘米躬執爨恆留予共飯去則鍵戶凝坐以為常予既徙宅梅花溪漸與君遠既而游四方歸輒出及訪君則已死年若干歲會其鄰欲瘞君乃銘以納其壙嗚呼君雖學於佛視飲食男女無足動其心然與之言及父母存亡輒欷歔不止見人有疾若己疾蓋篤于行而有所不為者也銘曰

有男子曰韓畕生北平旅江鄉訪吾長水登吾堂援琴操縵彈清商終身不娶難意量屛也方之殆鼻友絕嗜欲宜老壽胡二人止盧首我銘屛藏表畕名開仲屛字畕石畊

徐先生墓誌銘

崇禎三年秋漳浦黃公道周來典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蕲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著書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溪劉振之而強錢塘姚奇胤有僕經術則海寧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民餘姚何瑞圖羲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柏齡節之以詩畫頡頏其閒黃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脫其賞譽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永嘉縣儒學教諭歲乙酉兵部尚書張公國維督師于浙黃公乞其師誅馬士英阮大鋮以謝天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南京破黃公旋死于難先生自甌閒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闕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吏偕先生笑不應也先生於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籥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究黃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蹈鋒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深自

晦迹蓋憂患之餘有託然矣徐氏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高宗南渡傳至志善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裔孫曰廷瑞者先生曾祖考也曰修職郎恭城丞霑者祖考也曰歲貢生弘源者考也曰處士弘澤者本生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二子三人燦心某某孫男六人女二人自處士以詩畫名萬曆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先生繼之至燦心三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為難先生之葬也燦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之時義不事二君流離困阨其官閥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義不為元屈者皆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為遺民錄猶憾其湮沒不傳者多也黄公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錄及遺民則先生其一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仕有版官無廨守師傳遯靡悔

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

君諱龍光字夔蕭遠祖曰德基自汴從宋高宗南渡官黄州統領居建康其後曰順之仕元為平江路榷茶提舉遂家焉曰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謚靖節先生嗣子曰鉉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卒謚文恭其曰璥者君之曾祖也祖曰衢父曰廷諤以宜黄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亂挈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尋卒君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歿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至建昌訪益府故舊無存者禱于張令公祠夜宿廡下夢神告曰寄居石漈覺而詢之土人蔑有知其處者君持零丁帖彷徨道左有一尼謂曰是在閩粵之交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君如其言越藤峽通仙嶺一綫天皆崇山邃谷潛狙虓虎所出入末度白石嶺路尤險惡嶺萬仞蟻旋而上下臨絕壑又萬仞得微徑棘荊蔽之血漬足踝力盡乃登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二楹流泉泱泱鳴石上君心動以為石漈也叩其戶則母管孺人出焉喜劇而哭問父所在則亡踰年矣又大哭問殯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氏聞哭皆來觀曰吾鄉宋時有孝子王龍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以見母名今子復見母此地是亦孝子矣於是君謀歸喪肅甫首以白金為助村甿咸樂用力藤束其棺以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于里監察御史李森先巡按江南欲聞之于　朝君曰常事耳不可乃止君歸十年母卒喪葬盡禮平居好讀書研精小學旁通醫術以及風角地辰截壬遁甲之說靡不考索康熙十一年元日筮得大過之蹇歎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是年十一月果卒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娶吳氏子男二人椿齡石齡女一人壻俞同珩孫男女各一人石齡與予善君之葬也來請銘銘曰

孝之至通神明身雖隱名則光吾友其子銘其藏卜茲幽宅斯永臧

文學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進字山子初名馭補學官弟子更焉先世有仕元官提舉諱福一者自湖州徙嘉興居城南放鶴湖其子晶一避楊完者兵始遷梅會里曾祖考朮祖考文煇考福基世有隱德君年十七工時文要非所好既交予日以詩篇酬和鄉人目曰朱沈錢塘陸圻過予書屋遇君將揖問何人予稱字以對圻大聲曰得非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乎曰是也遂留飲盡歡而散未幾予南度庾嶺君乃結同里周篔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篔好周人急獨君一介弗取惟招之飲不拒然坐有惡客聞惡言憤不能平張目變色使酒面詆諆勿顧也平居不憂貧見篔貧則憂之語人曰谷風之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于人本無可怨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祗見其小而已或曰君蓋有感于中言之君為文先民是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誌銘二

奉政大夫提督福建學政按察司僉事山陽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淮安山陽人諱求可字咸一別字密菴又字月湄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妣某氏順治五年以禮記舉江南鄉試後七年登史大成榜賜進士出身明年除知裕州三載報最入爲刑部員外郎歷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督福建學政任滿稱職應遷布政司參議需次還年六十有三康熙十八年七月以疾卒兩遇
覃恩初授奉直大夫再授奉政大夫配某氏某官某子某官某孫某官某曾孫封宜人後公十六年卒又四年與公合葬于某原公于事親主愛敬其身謂身誠而事親之道可盡身也者父母之身子孫所從出也能愛敬其身而後能勤學能勤學而後所交皆敬身之士矣于擇交謂朋友之義貴恕以處之不當自居于薄夫牆薄則壞繒薄則裂器薄則毀酒薄則酸未有薄而可久者于居官謂君子所養要令暴慢之氣不設于身體必操切擊斷之意少而平易中和之政多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臨事不爲私意所動所藉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學然矣于學術以主敬爲先務而本乎治心言必述六經多師以爲師而所宗者朱子餘錄其長去其蔽上自象山下至陽明諸弟子未嘗概事排擊持論甚平要其大旨在兼善天下故施之于政而政舉觀之于文而文化成自裕州以後恤郵丁減鹽引闢汚萊清寃獄正文體絕請託端士習修祀典力行教化孜孜不少倦蓋儒者講學之效見諸行事者公有焉公著密菴詩集十卷文稿一十六卷詞選六卷語錄四卷子五男三人志謹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亦歲貢生女二人孫男六人女七人公之葬也未刻銘于幽宅志謹請于彝尊遂爲文誌公墓鑱之丙舍之壁銘曰

舜跖之分差以毫釐有恆斯善惟聖是睎苟或舍旃取徑則歧平旦之氣反覆牿之陷于禽獸其幾孔危公列以圖善利從違性根于心四端匪昧若火始然若泉始需由茲生色睟面盎背苟或不然形體交頳曷不由聖混濁是汰公列以圖所養者大世之學者執一不通伸宋抑漢伐異黨同公探理窟六經是宗濬源濂洛達之湖江人善我取人惡罔攻一話一言振惑發蒙豈惟空言施諸實用有鑑畢照有慮必中簡彼征徭逭其疾痛嚴乃不苛寬以毋縱君子所莅式歌且誦泪乎歸田著錄彌衆既稱循吏亦曰真儒實也久充名亦不虛有子有孫克守其初井此吉壤樹以枌榆既安既固慶則有餘我銘公藏勿罔勿諛

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顏君墓誌銘

顏氏望曲阜自路回父子事孔子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顏居其八回雖夭其子孫特蕃由漢迄今多以忠孝文學著路傳六十六世曰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事城破自焚其子伯璟鄉人私謚孝靖先生彝尊嘗表其墓者也伯璟娶朱氏鎮國中尉某之女兗州破日爲邏卒所驅以刃劫之不前及刃擊臂臂折罵不已乃殺之牆下歷四日復活君朱出也生崇禎十三年正月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孫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嫻詩賦旋補四氏學生員以副榜入國子監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會
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仕于朝者遷君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出監督龍江關稅既還京師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奔父喪歸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遷驗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未幾轉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晦以疾卒年止四十有七君長身廣顙早慧好讀書折衷羣儒言自出新義其于大學章句持論尤斷斷詩婞

族譜甫成而明年君逝矣悲夫君字與也晚自號南雲山樵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十卷娶丘氏先君八年卒子二堅早夭赤字周爲有石室山人集五卷讀史記疑二十卷孫二永泰永豐君之將卒也遺命永泰屬予銘其藏當天啓二年先文恪充會試總裁文肅公試禮部名在弟子之列兩家締世好君與予交尤篤分不敢辭君嘗好予五言詩按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銘辭無作五言者然洪适隸釋所載自漢世已有之爰作銘曰

崇禎十七載宰輔五十人文公宣麻日朝士氣一伸五旬拂衣去人亡國胥淪有如陶公侃宜有泉明孫點也式祖訓不以富易貧瀟灑弄翰墨澹泊棲松筠雖會客京洛素衣屏緇塵伊人洵難得可宗亦可因誰搜遺民傳庶其考吾文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誌銘二

奉政大夫提督福建學政按察司僉事山陽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淮安山陽人諱求可字咸一別字密菴又字月湄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妣某氏順治五年以禮記舉江南鄉試後七年登史大成榜賜進士出身明年除知裕州三載報最入爲刑部員外郎歷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督福建學政任滿稱職應遷布政司參議需次還年六十有二康熙十八年七月以疾卒兩遇
覃恩初授奉直大夫再授奉政大夫配某氏某官某子某官某孫某官某曾孫封宜人後公十六年卒又四年與公合葬于某原公于事親主愛敬其身謂身誠而事親之道可盡身也者父母之身子孫所從出也能愛敬其身而後能勤學能勤學而後所交皆敬身之士矣于擇交謂朋友之義責恕以處之不當自居于薄夫牆薄則壞繒薄則裂器薄則毀酒薄則酸未有薄而可久者于居官謂君子所養要令暴慢之氣不設于身體必操切擊斷之意少而平易中和之政多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臨事不爲私意所動所藉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學然矣于學術以主敬爲先務而本乎治心言必述六經多師以爲師而所宗者朱子餘錄其長去其蔽上自象山下至陽明諸弟子未嘗概事排擊持論甚平要其大旨在兼善天下故施之于政而政舉觀之于文而文化成自裕州以後恤郵丁減鹽引闢汚萊清寃獄正文體絕請託端士習修祀典力行教化孜孜不少倦蓋儒者講學之效見諸行事者公有焉公著密菴詩集十卷文稿一十六卷詞選六卷語錄四卷子五男三人志謹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亦歲貢生女二人孫男六人女七人公之葬也未刻銘于幽宅志謹請于彝尊遂爲文誌公墓鑱之丙舍之壁銘曰

舜跖之分差以毫釐有恆斯善惟聖是睎苟或舍旃取徑則歧平旦之氣反覆牿之陷于禽獸其幾孔危公列以圖善利從違性根于心四端匪昧若火始然若泉始霈由玆生色睟面盎背苟或不然形體交頳曷不由聖混濁是汰公列以圖所養者大世之學者執一不通伸宋抑漢伐異黨同公探理窟六經是宗濬源濂洛達之湖江人善我取人惡罔攻一話一言振惑發蒙豈惟空言施諸實用有鑑畢照有慮必中箾彼征傜逭其疾痛嚴乃不苛寬以毋縱君子所莅式歌且誦洎乎歸田著錄彌衆既稱循吏亦曰真儒實也久充名亦不虛有子有孫克守其初并此吉壤樹以枌榆既安既固慶則有餘我銘公藏勿罔勿諛

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顏君墓誌銘

顏氏望曲阜自路回父子事孔子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顏居其八回雖夭其子孫特蕃由漢迄今多以忠孝文學著路傳六十六世曰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事城破自焚其子伯璟鄉人私謚孝靖先生彝尊嘗表其墓者也伯璟娶朱氏鎮國中尉某之女兗州破日爲邏卒所驅以刃劫之不前及刃擊臂臂折罵不已乃殺之牆下歷四日復活君朱出也生崇禎十三年正月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孫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嫻詩賦旋補四氏學生員以副榜入國子監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會
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仕于朝者遷君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出監督龍江關稅既還京師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奔父喪歸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遷驗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未幾轉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晦以疾卒年止四十有七君長身廣顙早慧好讀書折衷羣儒言自出新義其于大學章句持論尤斷斷詩婞

漢魏南北朝唐宋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又述音正音變訓蒙文釋家訓若干卷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于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以爲篤論雅善鼓琴精騎射蹋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西登太華循伊闕南浮江淮觀濤錢唐泝三衢凡所游歷必命畫手爲圖得金石文恆懸之屋壁性孝友勤于睦族居鄉以禮讓人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君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字樂圃妻孔氏封宜人子肇雍國子監生女子四人俱配士族君卒之明年肇雍以君之喪歸卜葬于曲阜將發叩彝尊之門杖苴請銘彝尊與君交二十年矣君之葬銘何敢辭系曰

生乎陋巷之里歿乎宣武之坊葬乎侍郎之林祭乎復聖之堂年逾強仕不爲夭也秩以大夫不爲小也吾銘君藏久而有考也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郃陽王君墓誌銘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郃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喪重趼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于門請秀水朱彝尊銘君之墓彝尊不敢辭序曰

君諱又旦字幼華別字黃湄自曾祖結以上爲農百良村祖必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謚爲孝惠先生者也考圖南以君仕封文林郎君少學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四年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賜進士出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長隄逶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沒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葺操縵軒以燕賓客會軍興縣當逵道羽騎絡繹君峙糗糧芻茭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詰　闕下需次除給事中俄聞父喪奔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典廣東鄉試嶺南物產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遊者踵接于道君以奉使闈事畢偕番禺處士屈大均入羅浮山旣出嶺復登匡廬比還　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君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析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性嗜書詩義尤所好嘗錄李樗黃櫄詩解累万言又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于時其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黃庭堅人有佳句輒賞擊不已江都郝士儀善詩隱于賈君與爲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歙人吳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歎周死君序其詩鏤板傳焉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載震曰吾年五十一爾精力早衰慮不久人世人亦何苦卒于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于宅居之東祀吾祖考擬以仲文配焉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爲之記記成吾其歸哉蓋君疾止七日而死矣嗚呼悕矣娶范氏繼娶張氏俱封孺人子二人長鷄殤存者鳩也女二人一嫁潼關衛楊楫一許韓城賈締芳未嫁卒一尚幼銘曰

勿將者年未達者官惟其詩足傳名以不刊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墓誌銘

君諱玥字少玉別字希菴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考某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沒治喪葬盡禮十八年服除補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鹽法回掌京畿道事京師坊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子墜子轉子之目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

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諸湖舊以瀦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滇黔既平各營鎮冗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爲患日深宜消其迹于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宄之念其後河決宿遷而武昌裁兵殺官吏據城叛論者始服君先見也君善書朝回輒摹仿晉唐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予作既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留犢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予慈仁寺謂曰物之失得亦有定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是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閻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三人筠歲貢生塤縣學生坪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壻某某某君之歸喪也坪來凶服立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爲銘曰

生乎齊而視齹于齊鄉黨以爲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于官親懿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茲幽宅千齡不朝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朱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君杭州海寧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黃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闢一畝園于南村蓋無意于仕矣吏部按籍授縉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案前阜詩所云烏臼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璋鄭載颺于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于汪不聽涙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願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爲感動裂其牘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暘谷周覽桃花之險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及于天台孤嶼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于壁縣臨極邊年饑流移載道覈徵輸之數積逋三万五千君憫民疾苦言之上官請豁上官不允也又請革除濫徵夙弊勒碑衢道巡撫允焉於是司府怒不可解誣列君罪狀巡撫以爲過奏彈文曰知伏羌縣事薰處凋殘之地雖無苛政及民然性近迂闊賦詩立碑催科不力宜加處分爲曠職之戒先是知成縣事錢唐吳君山濤岱觀以同谷在境內建七歌堂作栗主以祀杜甫亦爲巡撫所糾先後罷官傳者以爲佳話其云賦詩者濫徵既除縣民猶有抗不輸糧者君作詩勸之立碑者卽革除濫徵衢道碑也君既落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塍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万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爲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鑒躬王公庭言遠而鄞有萬泰履安周齊曾唯一杭有金堡道隱徐之瑞蘭生禾有巢鳴盛端明咸高不事之節君既退歸自處仕隱之間諸君酬酢靡間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騖浮名者相接故其詩文不甚傳于時第取自怡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壻褚蔚文殷光遠吳源達周文焜沈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葬某縣某原銘曰

學焉而爲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于百世

工部主事席君墓誌銘

君姓席氏先世望安定遠祖武衛將軍温避黄巢亂渡江徙于吳居洞庭之東山曾祖洙祖端攀皆不仕以孫子本楨貴推恩均贈太僕

寺少卿崇禎之季寇賊搆患歲旱蝗人相食本禎饒貲財發其橐白
金八千兩糴米于襄樊輓之以舟順流下東賑青兗南散給吳越全
活者無算而又請毀家以佐軍儲巡撫應天都御史分宜黃希憲聞
于朝特授文華殿中書尋加太僕寺少卿階亞中大夫君本楨之季
子諱啓寓字文夏以國子監生援例補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
皇朝設六部職掌多準明代獨工部四司每受制于內務府一失其
意雖材美工巧不以爲良而虞衡掌山澤之禁鼓鑄之局驗試之廳
盔甲之廠除道捐溝之役事最繁瑣主者恆救過不給君遇人以和
與物無忤甫涖官兼攝營繕屯田二司庶務悉理旋吏議鐫級留任
尋加二級　覃恩敕授文林郎贈厥考如其官封母延太孺人既而
請假養母以所居僻左獨學無友乃徙宅常熟春秋佳日板輿奉母
往來題其圃中居曰娛暉之堂滋蘭樹蕙周覽湖山之勝歲己卯
御舟渡太湖親幸其圃君伏階下
天子顧問曰爾年方壯何以不來供職巡撫都御史宋公犖對曰是
以終養其母請回籍者
天子爲之霽容手摘盆中蕙蘭花登舟明年延太孺人卒君居喪盡
禮終三年未嘗去衰麻啗肥甘也服除甫七月而君卒享年五十有
三君家居以孝友敦睦聞鄉里及在京師遭季父喪解官持服歸修
族譜置祭田立義學人有稱貸者未嘗權子母質庫不計錙銖人咸
樂其寬厚少問業于華亭葉生有馨生固幾社名流也予友平湖陸
君隴其學以躬行爲本既釋褐知嘉定靈壽二縣事循行居天下第
一徵入試四川道御史以直言放還君夙與訂僑札之分具書幣聘
之至家教其二子永恂前席陸君沒君厚賻其喪葬申以昏姻集其
遺書悉爲開雕行世暇又輯唐人詩百家亦鏤版行之
天子幸第時曾進
乙覽一時言詩者返之正音焉永恂前席俱歲貢生亦從予游君之
葬也兩生來請銘嗚呼躬行之君子吾見罕矣以言乎論學則以正
以言乎取友則必端以言乎仕進則知止蓋得夫陸君講習之益者
多也是不可無銘辭曰
古之葬者窆用石賵書方遺書策後乃納銘于丘阿辭茍達不在多
席君新阡頂山麓治繭室封斧屋樂哉斯丘無後艱宜爾子宜爾孫
孰銘其藏小邾氏匪異人陸君友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五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誌銘三

孝潔姜先生墓誌銘

慈谿姜君宸英詩文傾折海內士
天子知其姓字然屢赴鄉試不見錄也既而用薦入史館支正七品
俸纂修明史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會
覃恩勅授文林郎贈考妣如其階歲在己巳冬刑部尚書總裁官
崐山徐公乾學告歸 詔許以書局自隨公上言引君自助於是君
將還葬其考孝潔先生于夏家嶴華盆山之陽妣孫孺人祔焉持狀
請彝尊誌其墓誌曰先生諱晉珪字桐侯別字卓菴先世自蜀遷于
越居嵊縣再徙餘姚復徙慈谿曾祖國華丁士美榜進士累官陝西
布政使司右參議階朝列大夫贈太僕寺少卿祖應麟中先文恪公
榜進士以戶科給事中抗疏爭鄭貴妃冊封謫典史後歷太僕寺少
卿階中憲大夫贈太常寺卿父司饘官戶部司務母向孺人妻孫孺
人先生少補儒學生員貢于鄉年二十七不復應舉研精理學工詩
兼通六書辨其源流又嫻經世之略性至孝友愛諸弟與人交愷易
然取與必以義雖勢力不能奪也太常公以廉節自勵遺產僅百畝
司務君暨弟分受之先生暨弟又三分之力不能給饘粥兵後家計
益窘無以爲親養乃游學北至燕趙東浮洛西游秦蜀束脩所入歸
以養父母孫孺人曲成其孝一味不以自甘必先進舅姑曉問寢安
否庭闈燕衎靡以異先生在家也先生旣遠親舍歲時恆望鄉遙拜
發爲歌詩多幽憂悱惻之言音甚酸楚今所傳泛鳧吟稾是已迨向
孺人歿先生適在旅次訃至嘔血數升遂中失血症服除將之瑞州
道出常山疾發卒于草坪旅舍時康熙十一年五月日也年六十三
宸英扶其匶歸先生之執友張能信林三錫等交泣下僉曰君之事

親可謂孝矣君之高蹈可謂潔矣遂私謚曰孝潔先生先生歿後七
年孫孺人亦卒孺人國子監生之璐之女朝列大夫知德州事森之
孫贈朝列大夫某之曾孫子男二人宸英宸芝女一人嫁儒學生員
凌珆孫男二人女六人嗚呼自先王制產之法廢士之貧者無以養
其親於是陟岵搗羽北山蓼莪四月之詩作焉雖不能養與祭君子
必以孝子目之蓋惜其遇而憫其志之不得已也先生之孝終食不
遺其親顧以貧故適四方資僚友縞紵之貽以供菽水是亦潔白之
養矣子職未盡者孫孺人以婦道成之宸英又克繼其志然則先生
可無憾于泉下而因行受名庶幾克副其實者乎於其葬也宜銘銘
曰
學焉而弗措也才焉而不遇也勞人之賦也孺子之慕也有賢妻爲
之助也有令子爲之嗣（存故反）也子未服官而贈及其親天子之異數
也考卜于原有奧者檀有菀者枌葬先生于是壙也祔此幽宅既安
斯蕃衍而孫子

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貞靖潘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
天子有詔徵文學之士吳江潘君耒被薦明年 召試體仁閣下賦
最工以布衣除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其冬雲南
平
天子推恩及臣下於是君之考處士貞靖先生得贈日講官起居注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君之妣章氏贈孺人母吳氏封太孺人又明年
會試天下士君與分校得人最盛又明年遭劾謫官吳太孺人歸卒
于里君聞訃奔還旋卜地鸎脰湖之南以康熙二十五年閏月辛酉
合葬焉先生諱凱字仲和一字豈凡別字貽令世居吳江平望市曾
祖雲隱居不仕祖志伊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廣西布政使司
右參政父錫祚湖廣布政司理問母吳孺人先生事親孝事兄最恭

其爲學殫心經世之略其文見稱于太倉張采與同縣吳允夏包捷吳翾文章行誼相切劘補縣學生員連試第一當是時在朝之君子多自附東林而海內名士以聲氣應和曰復社先生與焉周之夔者與諸君子搆難摭君過作復社或問而無錫馬公世奇太倉張公溥並力爭之德清章君曰炌愛君文以女歸先生既而知吳江縣事先生深自退匿未嘗干以私惟於清賦額疏水道事關民利害則建白行之先生爲詩典雅尤工赤牘雖忽遽不作草書遭亂破家遂屏棄時文纂平望志及本草類方合文集凡數十卷子三人樫章楨吳存者未也女三人一嫁周撫辰一許嫁顏祁未行卒一嫁陳鉉孫四人吳太孺人在室以孝聞嘗刲股療母病爲先生繼妻撫前妻子女如己出既寡家酷貧手紡績延名師訓耒以通經博古及耒爲侍從臣太孺人未嘗美衣食君既謫官太孺人無幾微不自得之色曰窮達有命安之可矣貞靖先生卒時年四十有九章孺人卒年三十有二吳太孺人年六十有六彝尊與君定交也久同年被薦同以布衣授官同知起居注其謫也又同時熟聞君家世於君請銘不敢辭銘曰

相彼貞木其實有蕡或碎于地或登于槃而終以勿餮嗚呼先生既昌而文以詒後昆阨窮奚怨

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徐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吳江徐君釚請假還里葬其考妣于光字圩逾年矣既而謫官去屬同年友朱彝尊爲文表諸墓銘曰

君之先人韞奇諱其曰季華冠而字上世本居魏塘界遷于吳江自頎始西濛之港面積水以耕以耨治農事先生爲儒試不利仰屋著書抽腹笥遯世无悶窮勿悔兄當餽運渡江介是時淮北人爲𢦏先生愛兄心孔悸以金三百輸諸吏兄得不行方用慰兄子曰鑛結壯士以保鄉黨計不遂亡命西吳全匪易先生詣吏慷慨對產雖破碎禍則解嘗懷白金步入肆人壓看場集如蝟爲前蹴囊遺在地誠以語人人作僞探懷乃悟己所墜發之銖兩皆默識人慚欲以半相畀先生怡然笑勿視衡門之下可樂志釀秫種花性所嗜孺人王韓先生配有子克家孫克類伯也不仕仲委質揚名顯親光有位贈徵仕郎逼通貴揭石于原表風義猗嗟千秋永無毀

小譚大夫墓誌銘

小譚大夫吉璁諱舟石字嘉興人以祖父嘗爲大夫既仕以小譚大夫自別大夫之祖諱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父則五經進士諱貞良也母宜人朱氏是爲彝尊之姑大夫年十四通五經旋補學官弟子弱歲以文貢入國子監南京不守大夫從父母攜弟妹妻子浮海至會稽復自台州抵福州轉徙漳州道遇寇父被傷大夫力以身蔽寇拔刃睨之不動鐔擊其背不去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口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柩還尋以貧游學四方客汝寧聞母病疾歸則已蓋棺大夫號踊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顱血濡縷既絕而蘇母喪除入京師以國子監生試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晨出敝裘羸馬入院還坐一室勘經史有以詩文請者立使者于戶外削稾與之仕九年乃遷同知延安府事治榆林至則修學建尊經閣以十三經注疏貯閣中縱士子覽觀又采儀禮參以本朝制度行鄉飲酒禮又援据史傳旁及載紀小說家兼從宿將故老詢流寇始末成延綏鎮志二十四卷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叛明年大夫運關中饟十萬入四川至寧羌州兵變殺經略莫洛於是巡撫杭愛移駐漢中追還所運饟十二月漢中食盡王師退保西安棧道絕乃從黑水峪間道七晝夜達盩厔既抵榆林定邊副將朱龍反逼波羅堡去榆林百里而近大夫集士民于漢前將軍關侯廟爲文誓侯前願以死守士民咸感奮乃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嚴斥堠夜自宿城上衆藉以安未幾西川人周繼明聚衆千人與神木叛將孫崇雅合陷延安綏德勢張甚榆林兵迎戰不利運

道塞環城三十里皆賊壘城中刮木皮采蒿以食大夫謀于上官率私錢命勇士取徑渡黄河買粟于山西之保德河曲突圍以入當是時延安一府縣十九城堡三十六相繼淪陷惟榆林城獨完圍既解餘寇據響水清平鎮羅諸堡大夫騎匹馬喻以禍福及神木崇雅繼明皆降事平論功加一級十七年　詔舉博學宏詞之士有以大夫薦者徵詣　闕既至遷知登州府事大夫之爲中書舍人也有小夫供事內院趨走若奴隸既而其人從軍自效以招降王輔臣功超擢布政爲登萊監司大夫反出其下鬱鬱不自得其人益自倨屢以計傾大夫卒爲所搆吏議降二級調用會大夫子有鉞已納婦矣而夭大夫悲不自勝疾發遂卒譚氏之居在香花橋東其坊曰碧漪堂之左有鴨脚樹三本彝尊童子時與大夫兄弟讀書其下一日語彝尊曰詩書莫不有序子知周禮亦有序乎答曰不知也曰尚書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其讀書善悟類是大夫好撰述游昌平著蕭松錄二卷又嘗著爾雅綱目一百二十卷所爲詩古文辭有嘉樹堂集二十卷鴛鴦湖櫂歌一卷卒之歲年五十有七娶李氏女子二人一嫁陸大勳一嫁沈以機皆國子監生其葬也在某原銘曰

生而逸後乃勞陸走叢篁川波潮文不遇學則優終爲右史雄詞曹長榆林塞土磽疏泉種稻成樂郊寇宄起如牛毛登陴以守氣不撓綰左符亦足豪屈首置下尻居高嗟善人壽宜多生子短折命安逃相斧屋度隰皐伐石書銘鑱諸幽

徵士徐君墓誌銘

唐制博學宏詞有科廢不行久矣康熙十七年

天子法古爰　命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徵入都於是浙江巡撫以海寧徐君林鴻應　詔明年春　召試太和殿庭布席　體仁閣下中使傳　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績學博聞

特賜坐賜食僉謝　恩畢既納卷次日

天子行大蒐禮次郊圻束卷　授二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其高下君時名藉甚又與同里吴君農祥王君嗣槐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咸爲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都人所稱佳山堂六子也僉謂讀卷者馮公卷不彌封君必見錄及　駕旋　命下入史館者五十人授中書者七人君乃見遺君子於是歎馮公之無私尤服君之不肯干進也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皆總其要又工于作奏以是督撫大吏學使鹺使交引以自助然取與不苟館穀所入不能治田園所居破屋數間清池半畝時與故交把酒劇談以爲樂居幕府削赤牘晝夜多至百函善寫人胸臆賦才瀏亮古詩音逼齊梁近體和平婉麗獨不愛曲子有強以塡詞者倚聲歌之陰陽悉中律嘗客貴州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耜張公同敞祠爲作神弦迎送之曲土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鳴鐵鏠歌焉曲終苗童犵女皆感慨泣下其于史事尤練達本末不曲徇黨人之論分撰通志發凡立例綱目秩然論者以君不與纂修明史之列交惜之君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僞真兼善飲嘗過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君大戶出罍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君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君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知永嘉縣事漢陽王君世顯去官留杭州處士南昌王君猷定寓昭慶僧舍先後客死君視含斂送其柩至江浦乃還太倉王徵士昊慈谿周處士容卒于京君爲治喪收其文集以竢奔者蓋君急于交誼若是不獨以孝友稱門內而已君之先本莆田林氏後分支台州之黄巖再徙海寧贅徐氏因襲其姓曰輅嘉靖庚子舉人仕爲福建永安知縣君之曾祖考也曰元倬考也妣某氏君字大文一字寶名少補學官弟子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茅氏明按察副使坤之孫某之子繼娶姜氏封監察御史某之子繼娶張氏某官某之孫處士某之子君有子男

四人司祿司錫俱錢塘縣學生司祿繼從祖後司紀司直殤女六人孫男二人女二人其葬也于某原某月甲子葬之日也銘曰

古於制科期收實學
天子曰咨維元老是擢嗚呼斯人才與命妨懷彼珠玉被褐而亡升者在朝棄者在野不有銘詩孰知君者

翰林院侍講尤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尤氏諱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菴又曰艮齋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先生讀書之所也先世家無錫遠祖袤以政事文學著南渡初詩家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子孫世登膴仕載萬柳溪邊舊話其後轉徙長洲之斜塘曾祖某有隱德祖某舉鄉飲賓考瀹國子監生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亦兩舉鄉飲賓妣孺人鄭先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于鄉不利貢于　廷謁選除永平府推官不畏強禦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春
天子仿古制科取士或薦先生于　朝　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悉除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最長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多至三百篇　覃恩授徵仕郎子珍以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先生揮灑不倦有求必滿其意同時汪編修琬居堯峯以古文自矜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斥之以是人多畏縮咸樂先生之和易也歲己卯
天子南巡先生入見　御書鶴棲堂扁額以　賜時先生年八十有二矣猶康彊善飯暇相地于官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誌結丙舍曰艸艸山房俾予分書予嘗以天台萬年藤杖奉先生并作歌以贈先生喜劇然猶未窘于步不藉扶持也歲癸未
天子復南巡進先生官侍講甲申六月日以疾卒距生明萬曆四十六年閏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配曹孺人有賢行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者長子珍也次瑞縣附學生女三人一嫁縣學生湯萬焞一嫁陝西提學按察僉事侯補布政司參議陸德元一嫁縣學生金秉寬孫男一人世求以歲貢生考授知縣以能詩聞女五人俱配士族曾孫一人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多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所作詩文流傳　禁籞
世祖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主之知官之翰苑屢承　殊渥今年春彝尊詣杭州偕前輩德清徐公倬謁見
皇太子于行殿　令旨賜坐謂曰老成易謝茲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洵異數也已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雜俎觀者胥悅奉爲兔園冊晚輯艮齋雜記學者服其雅馴全集五十四卷餘集七十卷鶴棲堂稾十卷俱鏤板行于世銘曰

士也懷才或不售遭逢
聖世終旁求圭璋特達自有期鶴書　召君六十餘俾入史局掌詞曹君之才大筆不休有若札札機絲抽趨庭有子登亨衢遺榮辭老返衡茅難進易退世所高君于故里恣逍遙水哉之軒蘭葉舟琴瑟几杖官山幽達天知命故不憂鶴棲堂深　御墨留人生百歲語本虛八十有七齒已優著史況足名千秋君今含笑歸山丘吾銘維實言不浮

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
天子法古制科取士　詔在廷諸臣暨外督撫大吏各舉博學之彥毋論已仕未仕徵詣　闕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　召試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學士院散官紙光祿布席　賜讌體仁閣下於時無錫嚴君成省耕一詩而退賦序置不作也

天子擢五十人纂修明史部議分資格進士出身者以館職用餘給待詔銜俟史成日授官　詔下五十人齊入翰苑布衣與選者四人除檢討富平李君因篤吳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爲
天子所簡尤異數云未幾李君疏請歸田養母得　旨去三布衣者騎驢入史局卯入申出監修總裁交引相助越二年
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八員則三布衣悉與焉是秋予奉　命典江南鄉試君亦主考山西比還歲更始正月幾望
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　乾清宮飲讌近臣　賜坐殿上樂作羣臣以次奉觴上壽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
上親賦昇平嘉讌詩首倡麗日和風被萬方之句君與潘君同九十人繼和　御製序文勒諸石二月潘君分校禮闈卷三布衣先後均有得士之目而館閣應奉文字院長不輕假人恒屬二布衣起草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　南書房　賜居黃瓦門左用是以資格自高者合外內交構逾年予遂挂名學士牛鈕彈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調矣君遇人樂易好和不爭以是忌者差少尋還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編修
敕授承德郎時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順天武闈鄉試事竣君乃請假
天子許焉當君未仕愛縣西洋溪丘壑竹樹之勝思買墓田丙舍終老溪有橋曰蕩蕩因自號蕩蕩漁人時山陰吳公廷祚方知縣事許助草堂之資會應　召不果既出都遂浮舟度嶺訪吳公于肇慶采硯而還自是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晏坐一室以爲常君爲文無定格不屑蹈襲前人適如其意而止詩篇沖融恬易鮮矯激之言慢詞小令雅而不豔所著秋水集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二卷嘗屬予序之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山水人物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光射目觀者歎息以爲古畫手所無晚歲曾一修縣志敘族譜有以詩文圖畫請者概不應暇輒埽地焚香而已君年六十有一返里居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卒享年八十先世自餘姚遷無錫之巖埭曾祖朔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司通政使祖一鵬萬曆丁丑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考紹宗縣學生以君貴贈如君官君諱繩孫字蓀友娶王氏中憲大夫知福州府事　之女封安人子三沆曾殤泓曾溶曾孫六人曾孫五人其卜兆也在縣西蕭家灣銘曰
君之通籍也
天語諄諄謂史局不可無此人君之請假也行將發軔　敕錄所撰詞以進蓋受
主知者深矣蕩蕩之橋洋溪之潯秋水時至比于君心陸羽王紱庶嗣其音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誌銘四

朝議大夫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趙君墓誌銘

君諱吉士字天羽一字恆夫姓趙氏世居徽州之休寧仕爲光祿寺丞諱廷賢者君曾祖考也贈昭武將軍諱完璧者祖考也封文林郎進階奉直大夫贈朝議大夫諱時腴者考也妣汪氏累封恭人贈淑人君入籍杭州補府學生順治八年舉浙江鄉貢進士康熙七年謁選知太原交城縣事縣居萬山中巖磴參錯孔河出塔莎谷東南流會于汾故水曰交水山曰交山縣曰交城地近屈產畜馬絶有力又饒灌木歲取其材以爲利君至日民間牧馬有禁上官廢南堡村木廠許沿河市賣由是利爲文水商民所奪交人重困往往去爲盜依山負固散則民聚則寇勢方張旁掠清源汾陽邢臺三縣君思翦除之首閱武于郭南令下士卒進退有序捐萬錢犒焉還語賓從曰民可用也會年饑君錄餓者七十人完廨舍垣牆使家人與處詢羣盜出沒所在多得其實爰申明乘墉保甲團練之法君乃言曰凶歲良民易迫爲盜吾當撫之遂詣河北都行荒政諭山農毋爲盜所脅日暮留宿陶穴詰朝相度蹊徑通塞村砦近遠知最險者三坐崖東西兩葫蘆川繞其下塞葫蘆口則官軍不得進保三坐崖則官軍不克登君默識之而還十年十月朔總督檄縣進勦君行令山麓葺靜安堡期以月幾望官兵進屯先七日置酒城隅却月湖張樂于舫許老穉夾岸縱觀越宿復要崑山顧炎武華亭陸慶臻上海蔡湘翦燭賦詩宻誡司夜者促更籌于子刻打五鼓君起送客出郭則守備姚順等已先受約統步騎兵四百集南關外矣疾行四十里饗士卒于水泉灘別爲三隊並進入兩葫蘆川據三坐崖賊鳥獸散散復合且戰且奔官軍分搜巢窟先後獲魁渠二十二人餘或降或自剄君別淑慝召山農終始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其素不當夫徭者千四百二十家編其籍入都圖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寇悉平君治交五載餘修圖經新橫舍立倉廒定軍營折疑獄罰贖鍰使種柳甃山通龍門渠溉田十萬四千頃又力請上官復南堡村木廠秣善馬于驛士飽馬肥用降賊攻賊故能成功巡撫上其狀徵入爲戶部山西司主事居母憂還籍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載丁父憂起復補戶部四川司主事十四年覃恩由文林郎進奉直大夫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君寛以惠商負販乘舴艋出入者曁免譏察輸税者俾自封投櫃中胥吏苛斂之弊盡革復　命監督通州中南倉旋入會典館奉勅排纂鹽漕二書二十三年　誥授朝議大夫明年戶部尚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天子允其請開局山西司君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税課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爲易知在百姓實難知請米數止升合勺銀數止分厘毫自秒撮絲忽以下悉删除之而升秒爲合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佳育卒計部在官人胥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删去者朝士多惑其說於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

天子下公卿議君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于官司簿書永絶姦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鏤諸梨棗徒繁其目況會計凡析一爲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行盈庭莫能難也又明年

天子需爭臣試三十三人于　保和殿擢君戶科給事中君上言會典與紅本相表裏故事內外章奏付內閣典籍廳儲藏歲久無隙地

因貯科房往往散佚又各部司簿錄有第載國書未譯漢文者除二十五年前已經纂輯外宜滿漢對譯彙送內閣以爲異日續修地
天子允行既而銜　命勘河還臺班有與君忤者劾君父子各占籍以仕吏議落職久之補國子監學正君好學善與人交夙有知人之鑒分校山西鄉闈拔馮給事雲驌又賞識錢府尹晉錫汪編修灝于未遇時每當賦詩酬和衮衮不休疊一韻至萬首所居寄園考定爲月張園故址濬池累石分布亭館種花木海內名士入都恆留連不忍去君脫略禮數過者不知何者是客也所著書有續表忠紀寄園寄所寄錄音韻正譌徽州府交城縣志詩稿尤多俱鏤版行世若交山平寇本末則其友吳興夏駰紀其事爲一書君年七十有九終于京師卒之歲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朏也娶汪氏　誥封恭人子三人道敳貢生候選儒學教諭景從山東布政司參議分守濟寧道景行康熙丁卯舉人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女一人嫁國子監生戴嘉猷孫男一十二人繼掄歲貢生繼抃康熙己卯舉人畢元附學生抗繼撰國子監生餘幼未注士籍女九人曾孫四人君之歸喪也景從先卒景行卜地于某原葬有期矣來請銘嗚呼君才傑也宰百里之邑積年未靖之寇犯虎狼之穴剗除之其智勇有不可及者而又詳于政典使久居諫垣言天下事閶闔惻惻何必不如古人乃以微罪去位一官左謫徒令仰屋梁著書以老不亦可惜也夫且徽州士族多流寓四方寄籍取科第即如先儒朱子本婺源人而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注籍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彼夫城陽炅橫四子炅守墳墓吞居徐州桂居幽州炔居華陽前史不以爲非由是推之君之父子似乎可逭吏議也已銘曰

宰山城枹鼓鳴探赤丸吏不驚去劇賊枹鼓息陟考堂謇超特入諫垣進讜言嗟青蠅止于樊官雖左賓滿坐人裸裎焉浼我酒百船詩萬篇留述作通都傳伊人逝孰譚藝音徽亡哀輓繼筮兆基作銘詩訂君實無諛辭

鄉貢進士魏君墓誌銘

君諱坤字禹平別字水村世居嘉興之魏塘今之嘉善縣也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雖不仕鄉黨稱善人從祖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忤奄寺受蒙蔽刑死詔獄世父學洢以哀毁卒苫次故言忠孝門者首魏氏君十齡草今文弱冠兼攻古文詩詞家有田二十畝不足供饘粥父喪除游京師入太學京師貴人延君授經教其子既而客中吳與嘉定陸徵君元輔海寧陸處士嘉淑訂忘年之款詩詞日益工尋就試橋門撰石鼓賦國子師交賞擊以爲絕倫也屢試有司不利乃託迹賓幕東游歷下謁孔林南入楚粵西浮彭蠡滄豫章年五十有四始舉鄉貢進士兩與計吏偕赴禮部仍下第歲乙酉復書驢券北上以歲除前一日抵真定之南關寒甚擁爐捉酒乍飲三爵聞一嗽而君逝矣太守寶應劉君中柱君之故人也哭君于簀下質明視其斂含載以輀車歸其喪于是君之子錫琦錫璉將葬君于還善鄉之東蚤圩凶服來請銘嗚呼君之學叩之而不窮其修辭動中事會所塡樂章被歌管悉合于律宜其有浙西才士之目舉于鄉謂晚且達矣乃反速之死于道路天乎人乎若其持己正臨財廉非其道一介不以入懷非其人近乎膩而不汚可謂有君子之守也已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六十先娶陳氏繼娶王氏有子二人孫男四人女二人所著有倚晴閣詩鈔秦淮雜詠歷山唱酬集粵游記程詩水村琴趣多行于世銘曰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久留些反葬于鄉樂哉斯丘些將詩可傳抑又何求些

歲貢生程君墓誌銘

歙縣程君諱浚字葛人一字肅菴通經史百家之言寄籍杭州補仁和縣學官弟子屢試不利以歲貢入國子監居歙之岑山山形鐵峻

特立新安江中為一鄉屏幛君董工治樓榭繚以垣牆守望相助草竊莫敢窺又新宗祠以睦婣合族姓通其有無少出嗣世父晨餐夕膳事二人盡歡且眷戀所生終身孺慕親亡以兩房考妣合葬于一塋築丙舍墓旁歲時膢臘禮拜上食如生存榜曰侍初堂友愛昆弟無間言交友重然諾不因燥濕輕重能為人釋紛嘗陳亭戶疾苦于至尊前顏色不少懾里居逢寇警率鄉勇防禦寇退官軍牧馬于郊村民供芻茭不繼君言于主帥旋師客安吉茶陵兵變有司苦無備君從容代為區畫上官允其議城得全君歸理家務然不廢學兩淮都運司志自徐鵬舉朱廷立後續者無人君分門編輯頗挈其要暇輒治方藥療有疾者所活甚多以是閭閻無貴賤咸稱君善人君以明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日生卒于康熙四十三年十月日享年六十有七曾祖某祖某考某本生考某均不仕娶吳氏子四人長喈中康熙己丑進士次啓次哲俱候選州同知次鳴國子監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汪琮孫男八人女六人君既卒歙諸生百二十有七人合辭請以君入鄉賢祠下上之論交孚乃設栗主送入祠將葬君之季子鳴請予銘其墓銘曰

不以為人後而孝衰于親不以身不仕而善誘諸人庸言諄諄庸德循循祀瞽宗兮饗序卜吉壤兮桑津若稽古昔庶追蹤于叔度元考之倫也乎

嘉定張君墓誌銘

嘉定張雲章既合葬考妣于先世之兆率諸弟乞秀水朱彝尊銘其藏雲章才士也以貧游京師適貴人館願得生稱弟子不應歸謁節使思強其在門終不應也以是屢試有司不利歸愈貧然其守己益嚴義利之辨動以古人為師自事親而外孝養祖考妣盡子職蓋張氏世以孝友聞由來遠矣志之曰君諱履素字子旦一字旻來七齡喪母父禔授以四子書通一經工楷書弱冠補縣學生奉繼母如母友愛諸弟田產僮僕恆推與之娶李孺人武英殿中書舍人允新之女嫻壼行君喜得內助晨羞夕膳克承二人歡魚菽之祭歲時以禮舍人嘗以珠二索計百顆遺君大者重一銖君初不審視孺人亦不以耀首也會君坐奏銷逋賦尾數未輸除名悒鬱不自得年四十四病卒孺人教諸子力學躬治紡車脩祀事逾謹曰祭大事吾冢婦也其可忽諸賓客至必供雞黍舍人珠既封完屢空闔以內無交謫語雲章生時孺人夢大星墜于懷占者曰後必顯久而名不登仕籍孺人安之曰命也君沒後孺人力持門戶四十餘年以康熙四十六年月日終孺人有子五雲章雲蔚國子監生雲從雲揚縣學生雲縉業儒女子一贈孺人壻內閣中書舍人朱文龍孫男一十六人女八人曾孫女三人銘曰

凡民喪度丘隧墓大夫正其位張南渡徙姑胥稱萬戶江橋居依仁鄉橫港里祖居中昭考妣卜習吉筮協從銘貞石埋桑東

歲貢生潘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烏程潘麟舍舟謁予蹲賓橋畔請銘厥考之墓問其門世居縣之匯沮里高祖可賢奉政大夫知合州事與兄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季馴同舉于鄉者也曾祖某祖某考某均不仕問其出處少補學官弟子晚充歲貢生職當授儒學訓導未銓問其年生崇禎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四十三年月日問其撰述何書則有易解春秋傳考家禮小學外篇天文星野辨方輿曆法錢法鹽法備荒法諸書律呂志河渠考花月田家曆東齋隨筆又以儀禮經傳通解經朱子草創未成足本思取先後鄭氏孔氏賈氏王氏衛氏敖氏諸家會粹為五禮條目繁重一手未果論定也富哉立言矣乎今士習日下由山長既廢司教者罕得其人栗果少年目不識九千字擁皐比秉木鐸師嚴道尊之謂何惜也君之學術經六藝緯三才未沾一命以樂育多士天實為之嗚呼悲夫君之學一主乎敬行事必告祠墓與朋友交

長筵廣席衆或讙呶侍者見其以手畫膝作敬字人或負己無慍容施于人無德色言必踐善必躬行嘗論學于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君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慎勿道聽塗說業日修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邪其于門弟子請業亦未嘗高談性命也君年十二開剃令下髮落輒以尺紙裹之齒牙爪甲謹藏之笥歿入周身之具生平敦睦同氣善難悉書蓋潛德勿耀幽宅不可無銘者已銘曰

君之居在苕霅字東暘諱開甲讀父書通六經曲臺禮尤研精不矜名不嗜利孝于親友昆弟廣述作何紛綸去者疵歸乎醇銘君藏列其目俾名山得著錄君四子長曰麟叔也天仲季存君善人宜有後勒吾文表著舊

徐州蕭縣儒學訓導樂君墓誌銘

維揚有欽奇磊落之士樂君諱又令字允諧一字介冰少能文學使者試童子拔置府學名第一其爲人孝弟廣交友輕貨財闢菑圃京江中焦山障其下芰荷葭菼浦樹圍之數重有橘獨立結實青黃足當洞庭百頭暇招番禺屈大均賦詩宛平韓畕援琴鼓羽化之曲陶然樂其志也既而海艘深入戰後廢爲牧馬之場乃移居江都郭東八十里築洗心亭雜樹花柳比于故園風景略似乃講神仙服食之法成都費密爲作記君嘗一至京師以歲貢生入國子監選人按籍除君徐州蕭縣儒學訓導而君堅不赴也居家遂潔白之養父喪廬墓三年因徧覽青紫囊書兆基考宅家祭立宗子主之通族墳墓咸爲修治戚懿貧不能昏喪者必資以私錢胸無水旱燥濕鄉鄰鬭者以片言釋其爭蓋君之爲善不倦如此君以明崇禎十年月日生康熙四十五年月日卒享年七十配杜孺人子十人男四人長經內閣中書舍人先君卒次緯江都縣學生次統候選儒學教諭次大維揚州府學生女六人一適江都縣學生蔣旼一適揚州府學生陳琴一

適國子監生高鼎蔚一適候選儒學訓導湯有娀一適江都杜德馨一適歲貢生郭元銳孫男十一人長宮聲揚州府學生承重服三年喪者也女九人曾孫男二人君晚自號悟賓道人擇地于攝山戴家庫題曰悟賓歸宿處戊子正月既望井椁葬焉銘曰

舍儒官師老氏吁嗟樂君葬于此

文學鄭君壙誌銘

君諱玥字原道更字隨始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世父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均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既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投牒更治詩家無田產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牆不蔽井闌竈觚紡甎畢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闔門而與之語率以爲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間擬樂府音節出入漢晉間一及諸經疑義講說紛綸闡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脩之入積累十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畀里人褚己浮舟于邗販吉貝花中塗爲盜所劫已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劫子吾責子償是吾亦盜也子勿復言鄰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賣藥于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諷君收其藥肆君曰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共子職也封其肆是奪之食傷孝子之心吾弗爲也由是人皆目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居數月語人曰華門圭竇吾素安之此非吾寢處地竟辭歸久之家益貧冬無衣腳或不襪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崔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言行納諸壙系之銘曰

子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倮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矣夫

墓誌銘五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丘隆然爲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曆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啓鏻國子監生以孫棨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睿宣府推官始封內弘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搆亂遠近蠭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畫一策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爲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剠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爲盜所殺鄰里訐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神夢一馬騰踔不休晨徧呼死者戚懿嫠婦有姊子爲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嫠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疆理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箠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戴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民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黠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圃而婬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詗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梏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棖闔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以前僧瞋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爲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葺天峯書院課諸生温鏐王澐等講學買田以饍之去之日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社祭其莅思州值　王師凱旋軍馬緜繹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劃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覆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爲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爲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爲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爲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爲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公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配張恭人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合葬于墓子男八人咸有文行一嗣仲父某也女五人俱嫁士族孫男九人女二人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寃公于黔于粵除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旝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壥宜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木丸

丸罔有後艱

許封君墓誌銘

晨有造吾門剝啄者童子以告眎其刺則給事中山陽許君也延之入布衣萱屨請以弟子禮見主人固辭稽顙而後言曰志進不幸連遭父母之喪鮮民之生分不如死茲日月有期將葬惟先生之文無諛辭庶取信後世敢請銘按狀公諱某字信孚其先自吳徙于淮世居山陽縣之東村曾祖歲貢生某祖鄉飲賓某考督師參佐某公讀書通大義不就試居父喪自初終及葬一準于禮母病視藥餌惟謹祭必致齋家法嚴肅不飲酒不圍棋無嬉戲之具教諸子以義方少不當意輒施夏楚性質直負氣不肯下人恆慷慨自許曰人生不行萬里豪氣何由得伸乃南浮江漢北走燕齊西逾河洛歸治菑圃將老焉既而就給事君鐵嶺官舍因東涉遼海視其子行取入京師補戶部主事改授兵科給事中旋掌禮科給事中印加五級公初授封文林郎進封朝議大夫配周氏慈惠有壼儀初封孺人進封恭人子男三長給事君志進也次某次某俱國子監生女三俱配士族孫男三女五尚幼公及恭人之還里也給事君方擬奉潔白之養而恭人以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先卒公旋以四十五年正月病終宜給事君之擗踊號泣深以不幸自傷也以予論之士惟貧賤得顧父母之養然無升斗之祿糠籺不飽雖欲啜菽飲水盡其歡難矣若一登仕籍官守言責拘繫不得自由聞親喪逾時奔者有焉不得奔者有焉彼夫墨衰絰以治兵奪情而秉國政豈其初心不作孝哉殆亦時勢迫之貪位之念既萌立身一敗遂不可以爲人子今給事君以言去國眷戀庭闈朝餐夕膳病奉藥裹喪視斂含凡附于身周于棺椁者無不致其誠信勿之有悔焉而且吏不呼其門朝不釋其服孝子慎終之禮斯可勿憾毋亦不幸之幸也與銘曰

淮之水滺滺得地而流有崇者丘是爲太岳之裔給事中之考妣合葬于是幸哉有子

知交城縣事靳君墓誌銘

君諱治青字東表先世自歷城徙遼陽曾祖某贈光祿寺　祖某贈通政　考弼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君其第三子也年十三喪父習舉子業服除試不售補筆帖式以贍敏稱出知太原府交城縣事交故巖邑號難治君至興教化勤撫綏開誠布惠民乃胥悅歲乙亥平陽地震人死者萬計君奉調勘災掩骼賑飢殫竭心力會禁旅北征道出雲朔奉軍符協辦糧草鄰縣率多浮派君獨斟量緩急極意節省民無重困又踰沙漠送戰馬至大青山不敢告勞無何郡檄下督責文書過當君素寬和及是忿甚因得心疾不復出廳事然庶務能舉大綱無闒冗者閱三年乃請歸歸六年遭母崔淑人喪疾益甚又踰年遂卒予昔游太原嘗一至交城矣絏馬城隅登萬卦山日暮風雨作遂留宿僧舍夜聞擊柝雜魚板聲山僧竟夕不寐晨起鋪眉苦眼有憂色詢之山去縣西北五里逼寇宄窟穴其徒虞驚客也其後錢唐趙君吉士宰是縣請于上官調兵勦平之然遺種尚未盡及君爲政幾于臥理而在交九年邑無桴鼓之警民樂其業以是信君之才爲不可及已君嘗依其兄養痾官舍暇探四明三衢山水之勝間賦近體詩小詞清疎秀逸頗入作者家數惜乎短折未克升堂入室也君生于康熙己酉十月二十五日歿于乙酉十一月三日妻孺人李氏故安徽巡撫都御史諱鉌之女柔順有婦道生康熙丁未六月二十六日歿于乙酉十月十三日子寶齡尚幼經紀君之喪而合葬君夫婦于某原者君之仲兄寧波府同知治荊也銘曰

一朝之忿疾不可醫胡才人之不達而命止于斯吾銘幽宅太息賫咨矧伊兄弟奚其不悲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同里倪君識之四十年君時授徒城東竹亭橋即其人恂恂有君子

之容觀其文悉本經義君早見知于有司九試場屋不利年四十八以歲貢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　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銓是秋赴順天鄉試復不遇君乃焚所作詩文就予宣南坊邸舍講經義學為古文辭其說經不專主宋儒謂易有君子之道四不當專主為卜筮之書又謂尚書古文可疑武成紀日與召誥顧命異益可疑又謂孔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依小序為是又謂大小戴同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參用之又謂說春秋者紛綸皆害于義孫復胡安國刻深尤甚又謂羣經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逞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之言其持論頗與予合因留不去取韓嬰鄭康成以下詩說五十家折衷而抄撮之既而予移家具寓宣北坊轉徙斜街花市君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日衆乃避跡西山君精于易卜斷卦奇中又善青黃紫囊之術撥沙發水偶為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日繁君曰吾術期避禍爾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先是有例選人入貲者得先除君念親老思謀三簋以養束脩之入悉輸之官名當注除目矣或柰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歸事其父飯糲焚枯怡然樂也逾年痛其弟夭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子筮之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壬辰眹果卒年六十有一君諱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先世嘉靖中自紹興避倭亂徙嘉興曾祖文遇國子監生仕為廉州府經歷祖某早卒祖母胡持苦節授君毛詩孝經者也父某不仕母張氏妻吳氏子二人仁存國子監生鳳喈海鹽儒學生女一人壻國子監生沈某孫一人女孫一人君事祖母父母孝友于諸弟無間言又急人之難故人有孤不負其託平居義命自安客或憫其不遇秋試以關節進拒不受又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十畝君固辭翁沒亟還外家券人有所負不責償其人內媿久而獨完其逋或以計中君君亦未嘗宿怨其學以正心術為本博通經史尤邃于詩槀雖未就言詩者莫有過焉閒與浮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誡其子不得作佛事其持正若是嗚呼今之為校官者許以貲進黃口白面後生目未覩九經之文擁皐比自詡師表者不可悉數以君之學俾登講席庶幾合乎古之書院山長足為士子圭臬而卒不得試所長老于逢掖死不亦可惜也夫于其葬宜有銘銘曰

譬彼積薪先者後之孰是人斯不試其才天乎祝予予寧不悲

文林郎知舒城縣事朱君墓誌銘

里有同進士出身知廬州舒城縣事朱君諱振字嗣宜一字千仞所居州東灣在清香樓左蓋府治即秀州治故名君孝父母友愛諸弟睦族人以兄事予其論學以主敬為本文尚體要去枝葉歲乙卯受知崑山徐公秉義舉鄉試第三人己未試禮部釋褐于太學丁卯籤除今官戊辰冬十月　覃恩授文林郎壬申六月卒于官舒城自崇禎壬午遭寇亂井邑丘墟入

皇朝雖加意安集然居民多隱戶遇歲凶輟耕而走催科不前又路處劇驂送迎官長鮮暇日俗好鬬士多廢學君至首葺明倫堂月課士子以經書義均賦稅清保甲勸農桑息爭訟凡害于民者次第去之莅官之明年武昌兵變　王師有征由舒入楚民大恐市肆皆閉君曰師行糧食絕其食是導之掠也令大開縣門悉民閒市肆所有物徙置兩廡君立堂下俾胥史輿隸操斤權具斗斛束芻茭洗盆甕君平物價而鬻之兵兵獲醉飽歌舞而去先是上官欲調江寧兵戍英霍府檄下俾封桃溪運米船以載典史請任其役君曰無庸舒非必由之道也既而府檄復下令釋所封船人乃服君善料事縣多槁壞水利久廢不治舊有七門三堰十塘漢頡羹侯信始造至魏揚州刺史劉馥修復之溉田二萬畝迄于明知縣事范得民劉顯更事修築民共其利後為勢家曲防遏之使不下君循覽故蹟毅然以疏濬

爲己任諏日鳩工畚鍤聿興克復其舊舒民布穀既穫赤白相雜計部以所輸米色不純行令赤白分貯山農苦于分揀君力請漕督援河南事例免分貯其言曰身爲親民之吏而民隱不知罪已不勝誅矣若知而隱忍是視一己之功名爲重而萬民之怨讟爲輕義之所不敢出也漕督嘉其強項允咨計部焉君治舒五年盡心民事不遑暇日以勞遘疾終于官舍囊無長物舒人祀之名宦祠且率私錢設祭道左執紼泣下者千人既歸喪以康熙四十二年十月葬于嘉興縣北辰字圩祖塋之左於是鄉之父老子弟謂君循吏宜配食鄉賢之列衆皆曰可有司得請乃造粟主送黌宮君之曾祖某祖某俱不仕父某敕封文林郎舉鄉飲大賓年九十而卒母張氏贈孺人繼母殳氏封孺人妻淩氏亦封孺人子三德溥嘉興縣學生修永益求俱國子監生女二一嫁王上舍藩一嫁吳上舍瓚孫男二人尙本向東女二人嗚呼今之號稱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拔擢入臺省部曹比比也若君之宰邑目不知有上官第以勤民爲先務或惜君脆促未盡其才然使再假之年彊直自遂難乎免于上官所劾是則君年之不永獲全其名未可謂君之不幸也已曩者君謁選人于京師就予舍館相與論古今得失聞予一善言喜動于色有過未嘗不相規也蓋知君之詳者莫予若德溥兄弟請誌君墓遂不復辭銘曰

悅以使民民功曰庸胡不報最而遽凶終邑有俎豆里配瞽宗君可勿撼反葬家江

文學昝君墓誌銘

昝氏之望出太原又出彭城其自陝西三原遷于宣州則宋靖康閒諱某始也自宣城還懷寧則明洪武初諱某始也君諱某曾祖曰某有隱德祖某嘉靖癸酉舉人知金谿縣事考某縣學生員君年十八補學官弟子以文試有司輒置高等名藉甚于時貴池吳應箕次尾宣城昝質無疑交譽君延之入復社復社者東南知名士相結持清議拒閹人黨與東林卿大夫聲氣相附和者也應箕實爲倫魁君辭不可謂必有鉤黨之禍未幾果然福王南渡馬士英阮大鋮柄用濫以名器假人江東諺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而大鋮之母君之姑也一日君往省焉大鋮留之邸謂曰弟欲官乎君不應曰道匪遠也池州太平需同知府事督餉數月可還爾君以不習吏事辭遂亟引去大鋮既死平生藉其勢者或竄匿或縲絏繫之或遇于道至唾其面而君獨以遠權力一無與焉人曰昝君可謂皎皎素絲涅而不緇者已君性孝友六齡繼母王撻之無完膚幾絕婢奔告其父父大憾君曰母撻兒教兒也家人聞之盡流涕及父卒執喪盡禮讓產及其弟鄰里匱乏有昏喪必助之君始居懷寧縣北荻坂廬舍爲寇所焚乃徙桐城椶川之梅渚晚結茅杏花村筮之得坤之萃曰括囊无咎无譽因自號晚訥書其壁曰飽吾嬉焉爾臥吾寧焉爾醉吾陶陶焉爾又曰惟慎無憂惟忍無辱惟靜長安惟儉長足君于學博綜經史旁及醫藥卜算之書老而愛釋典恆語其子曰吾前身悅忽在深山草閣中積雪千丈有龐眉叟行送別執手不能舍來自雪中吾生矣吾沒之日亦必以雪夜及臥疾天大雪擁被起曰吾其逝乎遂卒君妻阮氏曾祖鶚巡撫浙江都察院右都御史祖以臨欽州知州考士鐵銓授府推官歲乙酉叛卒屠城阮氏遇賊以刃脅之不從身被重創猶罵賊幸不死享年七十乃卒子男二人茹芝茹穎女二人孫男三人女六人曾孫女一人銘曰

適來雪也適去亦雪也夫子之潔也琢銘幽宮永勿涅也

文學曹君墓誌銘

君姓曹氏諱山秀字中峽嘉興人祖父皆不仕君幼習詩補縣學生員歲乙酉嘉興城破予年十七依外父馮君避地練浦塘東君世居幽浜予兄事之有吳君莅者人目爲狂生家橫涇水曲相去各二里

而近中道為五兒子橋三人者暇輒相訪饟飯一盂肉一柈酒一注留必醉飽日將暮悢悢不忍別及橋徘徊橋上縱論天下事有不合吳君瞋目視大譁啞及人面橋畔叢祠有病僧聞之駭蹣跚出窺戶牖則見笑啞啞不止疑始釋也既而予同君讀書烏木橋村賦詩曰酬和君有詩曰魯連思蹈海申徒欲沉河猗嗟古之人不為世俗阿俄而盜劫主人居君有弟從學善泅水盜至遂投河君亦亟投河沉浮于水者數其弟竟死而君不善泅水反得不死鄉人以為詩讖君痛弟故自是不復作詩專治舉子業弟子從之游者漸衆館真如僧舍僧寂月通儒書能詩予每偕吳君造君則寂月亦至劇談移日不去夜坐彌勒龕琉璃燈下恆達旦不寐寂月語人曰與諸君譚假令載筆記之即法言中說也聞者怪之不顧予既客游四方久之吳君亦入楚轉客于黔以卒未幾寂月亦逝君十赴省試不利乃附載運船訪予京師會予奉命主江南鄉試君至則大困旅食淨度寺著散懷錄自遣比予還則君已病遂不起予往視其斂兄子某扶其柩還半塗亦沒淹數月始達于里子某葬之先世之原君娶某氏繼娶卜氏卒時年六十嗚呼方予與君田居往還晨夕者寥寥數子相見肝膽畢露妄謂天下無不可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其後朋游日廣夷懌怨隙皆非吾意所期始信久要之難悔少日之失而轉惜舊友之亡為可痛也銘曰

生吾以為兄死吾與為銘人不如故先民豈欺我哉

張君墓銘

南徐之州斗分野大江浮浮繞城下吁嗟張君老環堵易緯蒼牙詩婘雅曉吟午誦夜膏火稽之于古闢學舍包咸韋昭庶其亞身雖不遇行則果貽厥子孫三獨坐施于有政無不可譬諸江流千里寫發源自岷者君也有崇斯丘神所妥斧屋既封樹枌櫃納銘于幽告來者

高士李君塔銘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劚西宮道士之樓居焉以醫藥自給年七十病卒君先世曰尚袞曰中立皆舉進士尚袞未授官中立為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倭戰沒者建祠南匯城代為士族而與君游者多不知其門閥年二十間道走桂林名書仕版而與君游者終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後生子九人悉夭而羣從皆學官弟子與君游者或不知其有家室子姓於醫受業于季父中梓士材中梓撰方書一十七部君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彙辨痘疹全書四部刊行之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責報或酬以金輒從西吳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好由是積書三十櫝繞臥榻折旋皆書也與君游者相對樓下不知其儲書之富客過無分出處貴賤怡顏相接暇則坐輕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山肴海錯饌必豐與君游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為疎密也歲在丁丑冬十有一月予至平湖則君已疾革視之猶披衣起坐出所著　南吳舊話錄暨所撰詩古文曰放鷴亭集弁以付予且命弟子以所儲書二千五百卷舁焉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硯悉分贈友朋越二日終遺命弟子用浮屠法斂尸于龕焚其骨瘞之墖後二年訪君葬所則近在東湖之濆其友江某實治其藏焉弟子蔣某徐某請予銘以垂之永久銘曰

君諱彥貞厥字我生後更延昰（古文夏字）爰遁于野改字辰山亦曰寒村被道士服栖琳觀之側汎汎松舟而泝而游疾者熏灌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條步櫩兮逍遙有經有子有文有史搖筆兮伸紙有肴有脯有蔌有魚留客兮康娛嗟君之窀穸兮忽自逃于釋兮嗟君之去故都兮委恆幹于東湖兮或疑羽流或謂僧伽視我銘辭其高士邪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誌銘六

烈婦楊氏墓誌銘

華亭之鄉伍胥浦之右有水曰璜溪陳氏世居其上烈婦楊氏者儒學生諱某之子給事中諱某之孫嫁陳某生三子一女歲在乙酉八月松江城破游卒乘勝至璜溪執陳某斧傷其首烈婦奔救其夫卒舍某執婦某得脫婦紿卒曰毋縳我我走及汝卒信之比登舟遽躍入溪中死時年三十有一陳氏之僕有妻曰張惜匿葭葦中見婦死狀兵退其長子曰治年十二號于溪畔越二日婦尸浮溪面得就歛當是時游卒大掠溪上一婦投溪之東曰徽州商人孫氏之媪一婦投溪之西曰儒學生孫譔妻顧氏三人皆完節死烈婦幼能讀毛詩孝經列女傳平居訓子女不輟舍傍有梅三十本皆其手植蓋至今存也治好學多材藝游于京師以醫自給將歸葬其母乞其友秀水朱彝尊爲銘銘曰

溪之水沄沄若斧者墳於戲女子而烈如是既活其夫乃捐其軀有子也賢壼行斯傳我銘于石南史是擇

蔣孺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有三年彝尊謫官居京師之宣南坊武進龔勝玉持束紡升堂再拜請銘其祖妣蔣孺人之墓彝尊老矣而文不加進恆自恧許之而未果作也後三年勝玉復謁予宣北坊固以請乃取其季父壽所爲行狀誌之曰

孺人姓蔣氏先世侯爵也自宜興徙府城曰某曾祖考也曰某江西吉安府通判祖考也曰某國子監生考也年二十三歸龔某事孀姑以孝姑歿哭盡哀上膳縿幕無異事生者其持家以儉薦饗布裙躬自操作相夫子三十年生產日益既遭亂率其子士熈匿深村葭葦中士熈中涇疾殞叔子士黯亦殤越三年而寡孺人少知書能讀孝經列女傳教其子若孫讀書歲時膢臘修祀事惟謹門以內蕭然睦于娣姒族人喪葬輒以錢資之有貸者靡勿與與不責其必償也孺人年七十季子士燕以治曆官欽天監曆科博士假歸於是五子及婦十孫咸奉觴爲壽鄰里以爲榮既而士燕又死歲在己未孺人亦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七子男八人女一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勝玉好學有文以國子監生知名一時昔河東柳宗元于其母盧叔妣陸伯祖妣李皆不外求而爲之誌勝玉宜古是師顧數請于予予則烏能詳孺人之壼行也系之以銘銘曰

杞也姒宋也子楚也芉蔣諸姬文公裔封通侯陽羨里後徙郡世膴仕孺人賢爲龔婦孝厥姑配嘉耦訓子孫勤莫比善必昌自今始蓼莪山樹枌梓井同穴葬于是勒吾銘庶垂久

朱孺人墓誌銘

先太傅文恪公有女二人其一作配臨安縣儒學教諭平湖陸君淪原彝尊之王姑也生子埜以能詩聞于時女嫁劉炳圖文恪公子女中孺人最少年十四嬪于陸氏族黨交稱其賢敬以事姑謙以接娣姒儉以自處家人外內忘其爲宰輔臣女也孺人生于萬曆二十八年正月日歿于崇禎十六年十一月日年三十四卒之日一女甫嫁子猶未婚也陸君悼孺人不已遂不復娶獨居四十年及卒有孫四人曾孫男女七人於是埜舁孺人之柩祔葬于東湖之鱗圩屬彝尊爲銘彝尊生時先太傅已卒是時曾祖王母何太夫人尚存孺人歲歸寧者再伯叔舅弟姑姊妹羅拜于堂猶記孺人貌言必莊行坐皆有矩度今老矣回首少日事若夢寐先人北門之宅曩之聚族居者已不可問及孺人之葬北門羣從少長零落殆半銘其墓不禁涕泗之下也銘曰

朱氏之先居商河之滸贈少保者孺人曾祖祖同厥官太傅爲父實

相熹宗事在策府陸亦清門莊簡後昆夫也通儒子才逸羣齒雖不永後嗣則繁東湖之濆松柏在原兆基井梓孔固且安孰銘幽宅乃其歸孫

嚴孺人墓誌銘

常熟隱湖之濆隱君子毛翁居焉其繼室曰嚴孺人孺人者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諡文靖諱訥之曾孫隆慶丁卯鄉貢進士承廕中書科中書舍人諱治之孫國子監生諱栅之女年二十有三嬪于毛氏孺人生長高族既嫁卻綺紈金翠之飾簪蒿裙布甘與翁偕隱翁先有母戈甫昏疾篤孺人居姑喪所以致其孝者無不盡也翁先有一子三女孺人撫之若己出所以用其慈者無不周也翁于家祭折衷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行之孺人潔治錡釜所以將其敬者無不專也翁從游錢尚書謙益之門勤學嗜古博覽典籍謂經術必本漢唐庶窮源得以津逮乃于崇禎元年開梨棗之局發雕經十三史十七于所居汲古閣下時諸務未中條理明年孺人來主中饋分命傔僕各執其役讎勘之賓剞劂之工裝潢熟紙之匠各從其宜秩然有序則孺人內助之力居多自元典章用宋熙寧經義取士所主傳注率本淳熙諸儒明因之經生立異義者黜又以灑掃應對進退易古小學其後書數方名均置不講而識文字者寡矣挾三家村夫子兔園冊足以取高第縻好爵而有餘無事洽聞周見也翁深憂之力搜秘冊經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傳奇小說廣爲鏤板由是毛氏鋟本走天下翁既沒孺人持門戶又二十一年其季子扆精小學傳寫諸家金石書畫記及古五曹九章算經思盡刊刻以行可謂善述先人之事者已翁初名鳳苞字子晉後更名晉別字潛在天啓崇禎間屢試于鄉不利兵後遂高蹈不出有子五孺人出者四曰襃曰衮曰表存者扆也孫二十人曾孫二十三人翁之葬也錢尚書銘其藏矣今以孺人祔扆率其諸兄之子來請銘

銘曰

裴宗五眷李族三祖志尚詩書相門之女河間汲郡抱經以傳隱君嘉耦其功媲焉同穴既封考宅永久我作斯銘竊附蒙叟

王淑人墓誌銘

淑人諱克榮姓王氏順天宛平人今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加三級熙之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貞諱崇簡之孫布政司使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諱燮之曾孫太子少保吏部左侍郎山陰胡公諱兆龍之子婦河南提刑按察司使介祉之配也

世祖章皇帝時王公胡公並以翰苑受知備顧問侍左右兩公交好日篤同居禁近無間言既而胡公沒遺產甚薄公配劉夫人鞠育三歲孤比長延經師教之學脩脯必豐又睦于懿親日費恆詘持門戶甚力王公每歎其賢曰吾當以女爲之婦於是淑人年十五歸于按察君事姑惟謹不以生長富貴自矜也君既通籍爲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遷兵部車駕司郎中以清白自勵俸入苦不支淑人拆花鈿易米鬻嫁具于市不少靳及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督理驛鹽事務會王師平雲南凱旋檣櫓轅馬絡繹于楚君治公務不遑啓居淑人事其姑彌謹明年君移官山東布政司參議督漕運駐德州未行而淑人卒卒後遇　覃恩誥贈恭人進贈淑人生于順治十七年十月甲寅沒于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年僅二十有三淑人產五女其三夭謂按察君曰姑老矣宜亟見孫爲置妾媵二人視之若娣妹然及淑人沒舉子三人女四人嗚呼婦德之難也貴則淩長才則嫉下蓋往往然矣淑人孝事其姑順事夫子而仁以逮下可不謂賢乎且匪獨淑人之賢亦以見王公門內之訓之嚴交友之厚而按察君伉儷之重自淑人沒後十年不更娶皆人之所難能也已銘曰

以淑人之德曾不永年迴鸞有紙賁于下泉伐石于燕奪玉之白刻

我銘詩可永無泐

孫恭人墓誌銘

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休寧程君岳造予旅館奉幣稽首而曰曩者屯溪石橋之建先生記之以文道先君子爲德于鄉里甚備今不幸先恭人喪將合葬于某原卜兆有日冀先生一言掩諸幽敢以請予不敢辭迺按狀誌之曰

恭人姓孫氏世居縣之西山父處士某有五女不生男子恭人最少嫺內則處士憐之及笄歸程翁子謙翁遠服賈貿遷滁泗穎亳諸州恭人家居事舅姑盡力潔盤餐而能飭躬以儉暇課臧僕種紫瓜白莧蔬果繞牆屋夜督女婢篝火治機絞以爲常惟教二子厚脩脯延名師講經義每放假叩以所學則色喜謀于夫子置祭田春秋聯其宗族又念所生之不祀也別爲祠屋立栗主俾二子陳俎豆拜焉賙戚懿之窮者賻鄉里鄉黨之死喪者至率水之隄屯溪之石梁動費金錢累萬恭人悉勸翁成之蓋翁固樂善不倦亦由恭人傾箱篋不少靳蓋所見者遠而所施者弘矣今世祿之家夫不以智率婦不以義從往往爲之婦者輒制其夫夫亦甘受制而不知恥卽爲善之念油然根于心而管鑰恆司于內雖銖兩之需不謀諸婦不可得由是失其初心者不少也惟浮屠道士營造動以禍福惑愚婦人則施予者有焉以予聞恭人臨沒誡其子勿作佛事嗚呼恭人孜孜爲善若是特不惑于二氏此士君子所難能也已恭人生于明崇禎元年月日卒以康熙四十二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六以　覃恩誥封子二人長卽員外君次畬內閣中書舍人出嗣世父後女三人均嫁士族孫男五人女一人曾孫男一人銘曰

德積于身寧責報于子孫然不爽者天徵信者文吾銘其藏豈惟以貽程氏之後昆

馮媪冢銘

嘉興縣治東南三十里曰練浦浦之東民居曰馮村村之女有終身不嫁年六十七以死者曰馮媪媪之兄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也葬媪于君之宅西二十步而誌之以文者君女壻朱彝尊方媪年少父母欲嫁之媪之言曰吾好直言而貌樸好直言必獲罪翁姑貌樸則不禮于壻嫁焉未有不困者也吾從兄嫂以居而送父母老何以嫁爲馮君憫其言不復強也媪之父母既沒食于其兄者四十年君既就官乃依予妻以居抱予子女甚謹予游嶺南歲丁酉正月媪以疾卒予妻視其殮殯焉予哀媪無祀爰封以土銘其藏在某年月日嗟夫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嫁而寡守貞宜也其或未嫁而夫死雖未從之以身守其言不改其節蓋世之所難能故或旌其門或表其閭則猶有名焉若媪之貞無得而名焉者也予嘗疑媪迷惑佛氏之言詢之馮君暨予妻則媪生平未嘗事佛異哉媪之所以自處也銘曰

猗女子之不字無非無儀瘞汝銘汝夫又奚嗟

葉嫗冢銘

葉嫗者乳予于襁褓者也予生四齡嫗歸歸九年浙東西大旱飛蝗蔽天歲饑人相食而嫗之夫適死因就食予家予家自先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先大父繼之益以廉節自礪知楚雄府事還力不能具舟檝至是先大父已卒先處士安度先生家計愈窘嘗至絕食從祖諱大定通判成都以蜀江米四斛貽處士米色殷而糲食之咽喉若中魚骨嫗不得飽乃流涕辭去十年之中凡五嫁而夫輒貧嘗語人曰安得十郎驟富使我老不復更嫁乎其言可憫如是十郎謂予也嫗年七十有一而死死之日後夫益貧予妻爲典衣買棺以殮越明年戊申予在濟南聞而哀之賫其夫錢若干俾往瘞焉寄之以銘曰

婦人五嫁理則不可貧實驅之否誰依者傷哉貧乎乃至辱其身乎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八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行狀

徵士李君行狀

曾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寧海州同知贈尚寶司丞考寅國子監生君諱良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里七傳至博士中萬曆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稿司丞繼之有蒼雪齋集當同知寧海州事值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以結客破家饘粥恆不給然必延師教諸子姚顧孺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于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客死韶州家產益落鬻其故居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爲童子師予方避地長水偕里人詩篇酬和處士屠爌謂予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並駕乎予遂與君定交晝輒劇譚夜或襆被共寢四方賓客至則醵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鄉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丘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鏤版于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文沿流溯源論次之於詩持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沱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游京師轉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游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見跛矣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爲文高自矜詡獨傾心下君沛縣閻舉人爾梅論詩斷斷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錄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恆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申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懵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既聞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既抵家雲貴告變歲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

召試體仁閣下　賜大官饌高坐而讌申以　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讌畢纚纚千言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　呈顧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偕守重君自畫諸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灣其南曰觀槿東曰剩舫北曰息游艸堂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日衆君精心計其築艸堂也欂櫨柱枅瓴甓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圬者于前分授之斧斤既施不爽尺寸至于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恆歎以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尋以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予既罷官與君往還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痁既痊矣復病竟沉緜不起享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汝邁之女繼娶陸氏子一人潮偕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菊房莢房蓉房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籍同時無不惋惜雖然才也者衆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興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粲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還一階以沒以君之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偃息于田里菽水足以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洄足以樂兄弟詩書

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為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為君重也竊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偕之請書其平生大概以為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國子監生錢君行狀

國子生錢君既卒其子炌衰絰稽顙請予作狀予與君居同里君之舅譚給事瑄陸閣學棻予中表兄弟也炌又從予游講經學習聞君門世及君行己本末義無可辭狀曰君諱標初字又鶴世居海鹽半邏村本姓何氏始祖某于洪武中坐事戍黔屬其次子某于錢翁遂更錢氏五世祖薇中嘉靖壬辰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忤旨免歸講甘泉湛氏之學卒贈太常卿高祖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曾祖周內閣辦事中書祖嘉徵以諸生入貢留京師值壯烈愍皇帝初踐位是時魏忠賢方怙勢人莫敢言嘉徵首上疏劾忠賢滔天十罪直聲動一時久之除知松溪縣事還卒于僧舍考泮崇禎丙子舉人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孫官生貞和之子君生十齡而孤居喪如成人克盡禮服除兵起城遭屠乃奉母村居而君之祖留松溪唐藩建國擢監察御史時七閩未入版圖諜報有司奉臺檄捕家口繫君獄中祖還始得釋旋補學官弟子授弟楨以書或勸君入國子監試京闈君乃一至都念母譚孺人不已即引歸鹽豉菽水盡潔白之養有餘周其族鄙買田以供舅家墓祭俄弟楨歿以所愛子燔為後及弟婦遺腹生男君殫心撫育之居母喪尤盡孝葺治先世丙舍手植松楸嘗稻麥果蓏必薦新于祠屋至于私錢出入無錙釐妄費審緩急後先以分薄厚不嗇不濫人咸服君治家之有法而予嘗遇君于舅氏所劇譚古今事君世受尚書能辨析今文古文中文之別而兼通周官禮經國理才之方吾鄉自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地立秀水嘉善二縣其時秖依戶籍為憑不以疆界分畫故三縣之田互嵌民相安者二百餘年迨萬曆十三年嘉善之民忽以糧額不均起訟於是三縣爭訐紛綸不已蓋至今猶然江浙賦夙重吳俗相傳明太祖惡張士誠拒守故重斂其民畝稅有輸官七斗餘者君為論辨其非是謂禍始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役當日原有官田民田官田輸租民田輸稅其後知府事趙瀛取而均攤之嘉興官田不及二千頃而民田五千八百餘頃故其賦最輕嘉善民田止三千一百餘頃而官田二千七百餘頃故其賦于三縣中差重輕重由官民田數不均非因嵌田之故著論萬言推衍事始更端詰難其言旨悉與予合予益信君學術之有本也君娶陸氏繼娶吳氏子男六人女一人孫男七人女十人嗚呼今之治舉子業者局守宋儒之訓注百翻兔園之冊足以取科第而有餘問以鄉曲之利弊茫然如坐雲霧其與斯世何裨焉君能繼其家學彊直自遂又以餘力考稽財賦鹽筴之源犂然有會于心發為論辨無異建始文學御史之議惜乎不用于時終老牖下人亦罕有知者此予因炌之請傷君之亡不可以不述也謹狀

亡妻馮孺人行述

孺人姓馮氏諱福貞字海媛世居嘉興練浦之陽考諱鎮鼎歸安縣儒學教諭妣胡孺人生母沈氏教諭君為學官弟子有名交漸廣乃徙居府治之北再徙碧漪坊去先太傅文恪公第近止百步教諭君年過四十無子生孺人特珍愛之五齡延塾師陳翁授毛詩孝經有費姥者往來教諭君家見孺人聰慧為先妣唐孺人述之唐孺人屬姥為妁是夕教諭君夢文恪公衣衮造其門遂以孺人許彝尊為配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墓田外無半畝之產祖考忱子公知楚雄府事還僅敝衣一簏而已至本生考安度先生家計愈窘歲饑恆乏食行媒既通力不能納幣彝尊年十七為贅壻于馮氏之宅遭亂兩家各去其居唐孺人病終丙舍安度先生攜兩弟播遷塘橋之北生祖妣蔡孺人又歿先生益窮苦彝尊既昏孺人贊予往侍養教諭

君以田二十畝持券付孺人孺人語予曰割父之田以奉翁非力養矣辭不受挈其女至塘橋鬻所有金條脫治饔膳爲兩弟補紉衣履險不能容遂賃梅里道南茅亭之居迎先生至里繼又移居接連之橋予授徒不給遂南渡嶺越二載歸則孺人徙西河村舍是冬復還梅里所居屋人傳多鬼物目爲凶宅孺人不少慴每晦夜滿屋梁皆白光牆下鷄喁喁有聲女巫來言發之當得金孺人謝曰吾夫家累世顯官可以不貧今貧若此天也非所得而得之天其殃之矣蓋居是宅十一年未嘗萌一念及室中之藏焉教諭君卒于歸安官舍孺人聞訃攜子昆田及老嫗二人見星而奔是時新塍以西盜賊充斥舟子咸股栗孺人拊心號哭至哀羣盜舟泊岸相顧不忍肆劫予年二十即以詩古文辭見知于江左之耆儒遺老時方結文社輿詛誓樹同異予概謝不與而四方知名士往來于禾者輒造梅里孺人治酒肴必豐雖夜分區畫立辦賓客過者談讌極歡或淹留旬日方去花鈿無多盡付質庫晝夜紡績以贖客至復質如是以爲常交讁之言初不聞于梱內也歲癸卯予客永嘉其冬安度先生病革家無斗儲孺人邀予姊妹同視湯藥予歸未旬日而安度先生棄世孺人哀毁治喪事靡不中禮既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入于　京師復留濟南孺人力持門戶歲時膢臘修祀事惟謹延經師于家誨昆田必具酒肉操作愈勤夜率二女治機絞不輟坐昆田于紡車之旁執卷于燈背令就火光課晝所讀書必成誦乃已給紙筆使臨摹法帖凡昆田交游至或有燕朋雜于坐孺人必嚴誡勿與交越五年予歸里爲昆田婚買宅于鄰宅西有竹曰竹垞謀葬安度先生唐孺人于長水之東將井槨矣葬師僉言不利主婦謂改歲乃可孺人語予曰姑之柩留丙舍二十餘年翁亦六年矣此而不葬葬何時乎禍吾當之勿悔也乃克葬彝尊以序當後晦在公孺人事公無以異于事安度先生也歲在乙卯公歿于項氏寡姊之室孺人往治喪成禮宗鄰稱其賢孺人既嫁二女教其孫及外孫一如教子法己未予以薦

召試體仁閣下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辛酉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是年主江南鄉試雲南平

覃恩封孺人貤贈唐孺人壬戌挈孺人入都癸亥予入直　南書房

賜居黃瓦門之東甲子元日彝尊方侍宴

天子念講官家人居室　特賜肴果二席孺人九拜受之洵異數也是月予被劾謫官二月移寓宣武門外孺人尋病病愈以秋八月浮舟潞河還語予曰

君恩重夫子且留毋悻悻去自是予留　京師既補官孺人聞之乃復由江淮北上抵泊頭運河冰合孺人中寒而病扶入車既至病漸痊壬申正月予復罷官二月解維張灣津路瀠紆以五月次東昌則分水牐已閉舟車酷暑孺人病又作比旋里爲長孫完娶時生母沈先已病歿家人祕不言孺人詗知之大慟病復發饘粥不進其後時止時作猶強起櫛沐理家務迨冬十一月馮村族人以教諭君墓木且伐來告孺人心悖意謂未然既而果遭伐孺人悲憤病愈劇蓋自是臥不能起醫藥不能療及臨歿時語不及家事惟執昆田手曰汝幼時汝父遠客我教汝讀書冀汝上進今汝七試而名不成我又不能待命也夫語訖昆田方哀號而孺人逝矣孺人生于明崇禎四年九月廿一日未時卒于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卯時享年六十有四子一人昆田禮部注籍監生娶沈氏女二人一嫁吳江周能察一嫁桐鄉儒學生員錢琰又從弟彝性歿二女無所歸孺人撫爲己女一攜至京師嫁國子監生秀水徐璀一嫁吳江貢生吳南齡孫二人桂孫稻孫孺人歸予將五十年少日遭亂恆與予夜避叢篁密篠中流離顛躋凡徙宅者十一始克寧居爲兩叔一子四女一孫昏嫁治兩翁及母胡喪備諸辛苦又津塗往來莫或遑處蓋終身憂患未嘗一日自安平居慈愛肯周人之急所至鄰里戚懿無不歡洽雖漁

娃竈妾食必推與之以是孺人之歿聞者無不歎息嗚呼悲夫謹撫其遺行以告立言之君子

誄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閩軍務朱公誄

嗚呼邾婁之後望沛及吳其在于齊東郡是居枝分葉布本一根株公之哲昺讜言無隱撫浙制畿中法而殞紀于太常易名惟允公也繼起早歌鹿鳴牽絲作宰視草爲郎黃圖樹屏儼于薇堂天子是葵殊渥超拜紅籥碧幢塡撫嶺外入奏嘉謨出承大賚公既莅止綱擧目治薄賦惠商吏畏民懷人不敢者公乃有爲盜先殺人後收貨賄舊染汚俗積不能改公捕獲之悉沉諸海江則有沘船則有戈商行千里劃槳而歌頌公之德久而不磨既遷于閩治與粵侔閩兵易譁教之以整閩俗易囂鎭之以靜公于仕已喜愠不形扁舟歸第對客一枰宜勞河曲疢疾乃嬰公疏禮法胸無水旱廚傳雖盈濁醪饘飯不知公者謂公爲嫚公率寮屬見必分曹肺腑之語辭不在多不知公者謂公爲驕公今逝矣還喪歷下我瞻大東老成徂謝舍彼華堂銜悲長夜公之淸忠當代共知吾思他日國史紀之無徵不信視此誄辭

哀辭

沈武功哀辭

歲在己酉冬予將往濟南友人沈武功送予落帆亭畔越二年歸里武功偕予登胥山賦聯句詩未幾別去予留江都武功寄予書將葬其父處士君世涵具狀來請銘銘未就鄉人自南來則武功以正月癸丑死矣武功幼遭亂失學九齡始自讀書日記誦萬言長工于詩性恬澹不樂士進居父喪盡禮事母至孝卒時年三十沈氏自南京大理寺卿玄華以廉慎聞其子文琦博洽負時譽人謂必相繼取科名卒不遇再傳至處士君省試將見錄矣復擯而武功亦困窮死嗚呼生才實難顧武功以上世多文采疑天于沈氏獨厚然皆終其身不得志以死至死且夭此人事之最悲者爰爲辭以哀之武功諱傳弓秀水人辭曰處賤以爲榮遇不詭也豐實而藏華行勿毀也孰是人斯壽止此也妻亡矣遺其穉女親老矣鞠及童孫菽水伊何況甘旨也嗟行之人悲未已也矧在同游識君久也嗚呼欲銘其父而先哭其子也

祭文

弔李陵文 幷序

朱子登乎采椋之巔覽大漠之野見有雪山峙乎西北若出若沒若廬若旅回睇從者忽失其處從者曰是所謂天山也李陵之臺在焉朱子曰噫嘻有是哉竊嘗論陵本文士顧以家世爲將欲立功殊域方其召見武臺恥隸貳師軍請得步卒五千自當一隊其才誠有過人者及兵盡矢窮以身降敵短衣椎結對蘇武泣下沾襟抑何陋也其身辱名隤亦足爲負才喜功者之戒然陵方降敵隴西士大夫咸以爲媿而司馬遷猶力爭以爲國士雖大節如武終不以衞律遇之交好尤篤則其情有可矜者也河梁之詩爲五言所自始使得一鳴鐃歌郊祀之盛庶幾史克正考父之美復見于漢乃委之漢北幸而武奉使倡和之詩得復流傳于世迨武既歸其悲惋無聊之思必有甚于平昔者登臺而望豈乏感時懷友之作惜乎不傳者蓋已多矣自古愛才之主宜莫如漢武然其所好特司馬相如靡曼之詞枚皐東方朔俳諧之體以還之文陵與武之詩獨未聞有稱焉至柏梁既成賦詩高會當極一世之選乃所與賡歌颺言則衞青輩一二麤豪武人及大官上林丞刀筆俗吏八九而已此何爲者邪賈生之才文帝不善用之爲世所惜若武帝之于陵用違其才殆又甚焉嗚呼才士之不遇于世自古然矣爰命從者酹之以酒而爲文弔之其辭曰

入雲中而四望兮路百折以登危眄絕漠之驚塵兮悼失身于窮期

嗟乎城之搆患兮三十萬其莫支曾不念祖父之數奇兮丕大賢于
武臺以五千當萬騎兮固宜心一而不離何女子載于行間兮將在
軍而莫知儒生不可使即戎兮妒人不可與謀無援師以委敵兮何
百口之足雖死既媿成安兮生復慚乎泜野憾因杼之妄言兮遂投
杅于諜者前奚侯使上坐兮後丁靈之嘲我殺身既難能兮寧歸國
之不可斧冰以爲精兮續帶以繩瞻畢昴于南街兮望天漢之東傾
朝忽忽其就暮兮夜迢迢而獨興雖永絕于君親兮尙見思于友朋
刀環既違願兮何故鄉之足慕驅槖駝于麄牛兮獵霜禽與秋兔登
荒臺之敻絕兮送故人于長路舞短服于樽前兮聽悲歌其如訴身
雖陷沙漠兮盟未忘乎曹柯歎形迹之長乖兮豈忠信之可訛居殊
域而心故都兮夫孰明子之無他彼河梁之高倡兮麗五字而爲詩
感杜甫之遺言兮謂二子其吾師斯人不可作兮大雅其衰才士自
古而失職兮奚吾生之足悲

告江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香帛之儀致祭于大江之神曰某欽
承
上命主試江南自誓此心澄同江水惟神昭察濟以安瀾如其寸衷
有昧徇人賄託廢棄真才神靈有知允當罰殛復　命渡江甘葬魚
腹以爲後鑒謹告

貢院誓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等敢告于天地神祇先師孔子之前曰某備官禁近
皇上拔於衆中俾典試事
主恩深重惟有同事一心攬真才以佐盛治
命下之日師友親懿一概屏絕今入棘闈用白于神如或心存曖昧
遏抑真才徇一人之情面受一言之賄託通一字之關節神奪其算
鬼褫其魄五刑備其體三木囊其頭刀斧分其尸烏鳶攫其肉矢言
之出百神共聞謹告

祭孫侍郎文

公之歷仕記則有史公之生平藏則有銘我姑略焉詳公交情往歲
丁未我未公覿公獲我詩賓座賞擊庚戌八月謁公之堂我袪公攬
偕步于廊款語未已旋羅酒漿自是過從月必三四公召我趨我歸
公至嗟世論交不樂草茅雖在丘園以位自高誰肯忘年撝謙用勞
公以先覺自稱同學題扁見貽竹垞之楣我歸二載公顏未改仰屋
著書一本程朱河淮之議水田之利舍彼薦紳芻蕘是詢公學不泛
攷古能鑒示賓琰玉僉目爲劍尊曰不然作釋圭一篇公書報我謂
云可傳歲且更始祠考亭夫子執梜視壺廢徹而餔公言子去歲必
來助我考之喪見星而奔公命哲嗣馳賻國門書言臥疴未克躬唁
期子重來慮不爾見我時臨發對書戴咷朔南攸隔歲月其慆既達
于京公果逝矣不覿公容覿公孫子回憶公言聲悲益吞僅一人知
已而又不存觴酒在筵挺燭在几我涕有盡我哀何底

祭納蘭侍衞文

嗚呼往歲癸丑我客潞河君年最少登進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
投我素書懿好實多改歲月正積雪初霽紃履布衣訪君于第君情
歡劇款以酒劑命我題扇炙硯而睎是時多暇暇輒填詞我按樂章
綴以歌詩翦綃補衲他人則嗤君爲絕倒百過誦之迨我通籍簪筆
朵殿君侍羽林鮫函雉扇或從豫遊或陪曲宴雖則同　朝無幾
相見我官既謫我性轉迂老雪添鬢新霜在鬚君見而愕謂我太臞
執手相勗易憂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傾耳自我交君今逾一紀領契
披衿敷文析理若苔在岑若蘭在沚君於儒術繫學博通文詠書法
靡有不工康里巎巎孛朮魯翀暨薩都剌未知孰雄君之勇略侍
帝左右騎則籥雲射必穿柳出師絕漠不憚虎口乃眷　帝心倚毗
良厚當其奮武不知善文及爲文辭不知能軍允矣君子才實逸羣

隨陸絳灌異於前聞和氣婉容承顏以孝友于昆弟古昔是傚謙謙者守温温者貌逆之勿恚順之無傲花間草堂淥水之亭有文有史有圖有經炎炎者進或鍵而扃縫掖之來君眼則青浮醪于觚盛倉以筆夜合惺忪花散籤帙聯吟比調曾未旬日詩朋尚在忽焉輟瑟彝尊月朔謁君尚生問疾而止入巷心怦復者在屋升自東榮魂招不來躑躅屏營寢門既哭容車將騁大泉一枚蠟燭一挺侑以荒辭泣下如綆靈兮有知痛無不省嗚呼尚饗

祭劉太夫人文

嗚呼太君其德斯柔色斯愉也孝以為婦而順以承夫也以嚴則母慈則姑也卑尊長幼咸克有孚也樂善之勤靡終初也相少保公之起家縣令而躋尚書也太君于時挽鹿車也千里之行奉板輿也在汾之陽在浚之都也錦軍之城白門之廨往必俱也總師于邊贊中樞也耆德既隆壼範益攄也九伐司馬五教司徒也三典司寇進三孤也褕翟之榮錦韜象軸賁于閭也公沙六龍皆民譽也其三同懷二入翰苑女封夫人則鳳雛也孫曾則百詵詵揖揖螽斯如也爰自侍郎公之填撫兗青徐也河山十二極海隅也沉冤之獄減其辜也儆効之民緩其逋也災傷之地蠲其租也賑者累萬必及其孥也是乃奉太君之教以成公之訏謨也蓋太君之仁匪特下及家人子姓而已凡賓客之至問所須也及饌遺所無也貸者無不輸也惠心淑問難悉數也嗚呼太君貴矣富矣昌矣大矣壽矣康矣榮矣哀矣稽之于古殆莫之與符也某等從侍郎公游歷下獲拜太君于堂而忽聞長逝誠不禁涕泗之霑裾也牲之揄也酒之醹也盤有果而俎有腒也跽陳于筵几之前念德容之如昨而不可覿矣為文告哀冀靈之式鑒而享此肴蔬也

祭黃母周孺人文

嗚呼孺人嫁不必鄉里寓公是歸產不必多男有子而才當其相夫子而仕也六館四門教胄子也監丞之賢孺人為之耦也及其殞所天而孀也慈闈之訓兼義方也徵君之賢孺人成其名也嗟世營營聲利是求維孺人之德安貧勿憂餐以菽水不事鼎飪服以縞綈不事玉錦古聖微言載在六經有圖有史百氏縱橫香廚祕閣易散難幷監丞躭讀廣為探蒐徵君益之凡八萬卷朝哦夜誦孺人佐之機絞之聲徹于書帷歲著雍敦牂閏月修禊我辭白門言歸柴辟徵君邂逅周在浚之宅時鶴書初下有司敦迫人為君喜君蹙其額匪榮名是逃念母氏兮劬勞商秋乃發達于燕郊陳情之語僅徹東曹哀訃忽至杖桐而號見星斯奔過市則哭觀者道旁屏營躑躅矧在彝尊猶子情親帷堂未拜漬酒遙陳臨風涕泗媿告哀之不文嗚呼尚饗

曝書亭集卷第八十

葉兒樂府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折桂令 正宮

鬧紅塵袞袞公侯白璧黃金肥馬輕裘蟻陣蜂衙鼠肝蟲臂蝸角蠅頭神仙侶淮王雞狗衣冠隊楚國獼猴歸去來休選个溪亭作伴沙鷗

又

故鄉人千里書投漁弟樵兄盼我回舟老僕長鬚侍兒赤脚穉子蓬頭趁新雨過時插柳揀綠陰深處騎牛歸去來休二頃秫田一簣糟丘

又

挂輕帆潞水春流夾路煙花直下揚州第一泉邊第二船裏第四橋頭喚十五女青蛾對酒點兩三條紅蠟藏鉤歸去來休老子尊前最愛歌喉

又

近南湖結个書樓橋影前溪塔火中流梅蕊衝寒荷香銷夏楓葉鳴秋松樹底一壺村酒柳陰中幾隻漁舟歸去來休我春衣日日郊游

又

問先生老矣何求一片西山幾載勾留獻賦長楊挂冠神武捐珮瀛洲也曾簪筆跕螭坳右手也曾移家住鼇禁東頭歸去來休閑把君恩說與朋游

天淨沙

一行白鴈清秋數聲漁笛蘋洲幾點昏鴉斷柳夕陽時候曝衣人在高樓

水仙子 雙調

昏鐘百八戍樓敲旅夢三千鄉路鐃平頭六十今年老算不如歸去好得逍遙且自逍遙閑摘朵山花簪帽緊隨身村沽滿瓢醉拖條竹杖過橋

又

半湖山上采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與只便歸與錦屏風蒼厓紅樹白雪灘金甕玉鱸綠楊灣赤米青菰

又 爲毛大可靚姬人曼殊豐臺花匠女也

玉堂傳說小名兒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鉤會寫相思字記人扶拜客時勝豐臺一捻花枝留客住豪端染紙想夫憐箏柱調絲今日箇長恨題詩

沉醉東風

香茅屋青楓樹底小蓬門紅板橋西雖無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薔薇結箇笆籬更添種山茶綠蕚梅這便是先生錦里

又 題周編修漁隱圖

橛頭船茶墟酒盞藕苗衣笥笠筠竿撈鰕柳樹陰放鴨蘆花岸畫圖中儘自消閑縱使君恩未許還終不學鋪眉苦眼

清江引

西風古寺攀楊柳落日低銜岫山行萬里程水次雙江口鴈兒不來魚定有

普天樂 中呂

小樓前踈林外殳基丹井顧況書臺灣灣綠水深點點青山矮釣侶詩朋看都在把封泥酒甕齊開雞頭竹胎穀芽餅餤油菜花薹

又

到清秋閒家宴生魚切玉野雀披緜村村𩟔蟹肥日日湖菱賤對竹千竿書千卷悶來時刬箇花船白蓮寺前青陽橋外金粟山邊

朝天子　送分虎南還

驢車慢些兒小住長亭者疎林不隔遠山遮幾點新黃葉雲脚天斜鴈書橫寫趁歸人南去也離別漫嗟只可惜中秋月

又

魚標稻苗爭似南湖好月寒沙柳夜蕭蕭帆影卸三姑廟暗水橫橋矮屋香茅看黃花都放了絲絲布袍再不想長安道

又　送融谷宰來賓

箏絃酒船且緩坐紅亭勸仙鳧飛度鷓鴣天種柳濱江縣木㭴花邊柑子堂前算輕郵道六千涼煙暮蟬話十里河橋遠

又

花時荔支日日堆江市石牙山翠雨絲絲榕葉交廳事萬里相思六六魚兒盼雙雙新燕子清詩小詞帶幾箇平安字

同作　錢唐洪昇昉思

毿毿鷓鴣啼徧桄榔樹鬱金香散雨如酥村社敲銅鼓退食公餘岸幘升車向青山閒弔古男巫女巫酹酒拜劉因戶

前題　秀水徐釚敬可

梧邊柳邊飛不到衡陽雁牂牁江上伏波船遙把才人餞桂葉青圓蕉實黃鮮荔支林紅萬點葛仙鮑仙天付與丹砂縣

前題　錢唐龔翔麟蘅圃

雷江瘴鄉到日官梅放訟庭無事晝簾張沉水煙初颺醒酒茴香消食檳榔緩平湖菱芡想琴堂笛牀詠不了蠻花樣

落梅風　查山探梅

十里青苔路三更翠羽啼泛輕船太湖邊檥等南枝北枝花放齊也未必明朝風起

又

細細香苞綻泠泠淺水流趁快雪乍晴時候把短簫橫笛催上樓對七十二峯行酒

金字經　憶辰娘作

蝴蝶難分隊鴛鴦擬作雙行近秋花六扇牕剛迴身避乳㹠新霜降紅葉溼鞦韆

又

碧浪湖邊樹白蘋江上舟風雨蕭蕭不耐秋愁歸帆郭外抽從別後無計再勾留

山坡羊　雙林菴

涼雲池面殘陽臺殿綠槐不吐青蟲線閘河淺寺門偏蹇驢斜背風中縴可惜馬蹄歸路遠船橋那邊蓮紅一翦

又　飲池上

昏鴉初定涼蟬都靜絲絲魚尾殘霞剩渚煙冷露華凝香𥬠笑卷青荷柄我醉欲眠君又醒箏簾內聲燈花外影

醉太平

野狐涎笑口蜜蜂尾甜頭人生何苦鬬機謀得抽身便抽散文章敵不過時髦手鈍舌根念不出摩登咒窮骨相封不到富民侯老先生去休

一半兒　西溪商調

滿林殘雪碧山坳人日春風金翦刀孤棹野塘紅板橋玉梅梢一半兒開遲一半兒早

又　靈隱

冷泉亭子面山崖蕭九娘家沽酒牌壚畔碧桃花亂開到重來一半兒依然一半兒改

又　淨慈

冷雲山寺畫屏秋斷塔雷封殘照留孤汊酒村風幔收載歸舟一半兒蓮蓬一半兒藕

又 西湖

三潭新月浸魚天十里長堤飛柳緜尋到水仙王廟邊裏湖船一半兒剛來一半兒轉

又 浙江

鯉魚風起鳳山根白鷺潮來鱉子門黃雀雨晴魚浦村亂帆分一半兒天斜一半兒穩

又 釣臺

渚蘋山木古祠秋漁子尻師檥小舟爭道客星天上留契相投一半兒君臣一半兒友

又 長山瀧

鸕鷀灘冷渚風清謝豹花繁春雨晴烏桕樹翻秋葉鳴挽船行一半兒山腰一半兒嶺

又 九峯

一峯低映一峯高十里沙連十里橋曾記小船迎晚潮冷蕭蕭一半兒蘆花一半兒草

又 虎丘

生公臺上鬬茶巾短簿祠前羅酒樽真娘墓傍凝舞塵款游人一半兒櫻桃一半兒筍

又 錫山

錫山泉近筍輿稀竹火爐輕松葉肥蘭草岸回花舫齊恣攜歸一半兒香醪一半兒水

又 金山

城頭殘角戍樓開天際征鴻丁字排攜手試登山上臺暮潮來一半兒江聲一半兒海

又 淮浦

行來沙際柳陰疎望裏村邊酒幔孤聽得渡頭人語無遠模糊一半兒吳音一半兒楚

小桃紅 題王元章墨梅

斜飛蝴蝶撲枝圓不怕游絲罥疎影依然水清淺嫩寒天墨痕澹處珊瑚軟似曾相見稽山風霰一樹小牕前

又 送德尹還里

揚州樺子小於龕粉額朱紅檻一路垂楊繫船纜水拖藍初鴻幾點秋容澹梅花酒酣蘆花風糝夢穩到江南

又 前題

謝家兄弟舊田廬好續春池句兒女團圞紙牕戶盡歡娛閒尋捍海塘邊去村醪遠沽曾船橫渡山似小葫蘆

叨叨令

一年一夢空愁思六張五角難成事千呼萬喚無由至姑負了燒春酒美文君市悶殺人也麼哥笑殺人也麼哥相見了只勝常兩个消魂字

又

烏巾斂了煩遮護縞衣借了親分付畫船檥了愁行路有一日踏花鹿女花間步行不得也麼哥留不住也麼哥算後會他生未卜今生誤

黃鶯兒

碧玉小人家兩眉彎雙髻丫春風愛立疎簾下佳期最佳陽差不差心知消息今年嫁翦秋紗紗幮合畫畫取並頭花

曝書亭集附錄

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有才子曰昆田字文盎天下之得交於先生者鮮有　兼交文盎者也文盎之才清雄絶麗得之胎性而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奥博非特今世人所罕及文盎趨庭之暇略能盡通其家學以其餘技發而爲詩其小得固已精緻雋潔大者磊落排奡世之讀之者不以爲入玉谿樊川之室則以爲登昌黎眉山之堂矣獨怪今世才人横飛捷出充塞皇路而文盎年未五十竟以窮死豈天之生若人豐其才而塞其遇邪抑先生之泊然寧靜不欲以世人之所榮者榮其子邪獨其所成就如此無忝其家爲可傳也矣先生有文類及騰笑集行于世膾炙人口續集之成復甚夥而文盎自名其所著曰笛漁小稾先生將彙而刻之附其集以行而屬序於予予惟東坡先生嘗言在海外時其子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東坡之稱其子如此必非徒然者而今世叔黨斜川集罕傳文人學士往往以爲恨文盎既能以其金玉珠貝之文娛先生于生前歿而得附先生之集以行于無窮吾知後世必將比之蘇公父子而無復遺憾者其在笛漁小稾之刻也夫嘉定張雲章

笛漁小稿目錄

第一卷　古今詩五十首

西湖　登康山

劉撫軍席上詠珍珠泉二首

西厓歸自桂林訪予長水不值而去三首

寄魯松江　次韻答蘅圃

孤山拜林和靖墓　寓昭招同西厓泛舟湖上得六絶句

抵舍三首

過演溪書屋　有感

南渟至自清溪出示黑蝶齋近詞和演溪老人韻

南渟歸清溪久不至以詩招之

夏日村居二首　初秋風雨兼旬南渟再過艸堂賦此志喜

小齋聽雨同南渟遠士分賦得蠶字

次演溪老人韻送南渟之白下

九月七日同遠士飲崧塍齋

題查客羅帬譜　贈錢武子先生

宿横塘　次韻答耕客蘅圃

題蘅圃西湖雨泛圖二首

次耕客韻即送入都　再疊前韻送蘅圃入都

三疊前韻與蘅圃追話舊游

題蘅圃擔花圖二首　題耕客行脚圖二首幷序

梁溪華胥爲蘅圃寫僧裝小影侍以雙女一拈花一奉梵書取心經色空二語曰雙是戲題絶句

遠士以玉貍見餉戲作長句

喜晤辛齋菊隱樗菴三先生即席分賦二首

過姊妹橋　清溪訪南渟

用王臨川贈曾南豐韻寄蘅圃

送樊谿之泰安

第二卷　古今詩四十七首

得耕客都下書云首夏歸桃鄉喜而賦此

出門示遠士　過白蓮寺

萬安橋候潮　魯松江餉鯸魚

競渡歌　題荷包牡丹

題查客畫扇二首　飲心在齋分得花字

蘅圃寄竹根杯　落帆亭

和遠士無題六首　題聲山仗劍圖

京口阻風　露筋祠

寶應　題東川先生讀書秋樹根圖

題明妃出塞圖　送客子歸平湖

和題硯溪紅豆書齋五首

珍珠泉　張上舍盛誇亳州牡丹遠過洛下因賦十絶以紀且訂探花之約焉

晚步泉上　次止淵病起二首

夜夢　詠史二首

第三卷　古今詩三十首

元日立春和逋客　又和止淵八首

送王秀才之明州三首　送廣文韓生之官符離四首

官園種菜呈丹徒公　首春同逋客止淵陪丹徒公晚坐珍珠泉上二首

食鯉魚

喜小舫初成和丹徒公二首

嘉禾篇　對菊

次夕復攜酒對菊疊前韻

食鮮鰒魚　喜雪呈丹徒公
止淵逋客既和拙詩越日風雪復作止淵又賦二百字索和
蓋欲以強韻相壓也炙硯呵凍復成是作
食鯽魚和止淵韻　泉上書懷和丹徒公韻
第四卷　古今詩四十四首
杏花用昌黎韻　疊前韻
丹徒公於漉源堂後穿池種荷賦詩四章敬次原韻
春日珍珠泉雜興五首　海棠半開小雨初過釀飲花下醉
賦二十韻　九日對菊和丹徒公
和止淵餅菊　樓桑謁劉先主廟二十韻
爲樗菴題水村圖二首
和宋牧仲先生西陂雜詠六首
淥波村　釣家
和松菴　緯蕭艸堂
芰粱　放鴨亭
我所思三章送虹亭先生歸吳江
田綸霞先生許惠羅酒久之不至以詩索之
無功招集一峯草堂學香山體
次樗菴韻壽菊隱徵君　題禹尚基並頭茉莉扇二首
客子入都出扇索書率賦二絕
張大司寇生日　送呂仲之山右二首
送吳上舍歸鹽官　雨稼止酒經年冬夜過余以詩勸
之　雨稼飲二十杯而腹痛竟夕委頓
復欲止酒再以詩勸之
德尹表叔偕耑木過宿古藤書屋次韻奉答二首
題客子茜莊圖二首　題夏重表叔抱膝圖

第五卷　古今詩七十一首
食嘉魚和澗芳　悼秦吉了
過牆梅花　寄南渟即和南渟送畊客韻二首
寄菘塍次蘅圃韻二首　寄魯謙菴太守
九言戲爲鷗塘壽　題陳書厓納涼圖
索禹尚基畫月波吹笛圖三首
題查田蘆塘放鴨圖二首
題田樂種紙圖　題周燕客別駕所藏畫卷
紅花埠遇雨題壁　傷柳
別田綸霞先生　題林先生聽鶯圖
自題月波吹笛圖二首　勸農詩爲陸江陰作
春申墓　題女郎周禧荷包牡丹扇頭二首
登君山二首　題雙爨索句圖二首
題錢舜舉春郊醉社圖　題苹橋水榭圖
題坐花圖　北發
丹徒　渡江
閶門　菽乳和楊芝田先生
送柯翰周之蕪湖四首　金山口
過合肥欲訪龔恕愚爲同行者所阻悵然賦此二首
拙宜園補題三首爲楊耑木賦
苕逕　巢經樓
竹潒　贈王浦雲二首
題煙江撒網圖　題蘭亭祓禊圖
初夏村居　即事
南湖　示德鉉弟二首
夏日村居戲作吳中田婦詩十首

第六卷　古今詩六十七首
途中和答張闇成六首　題清溝朴上人小影三首
題蔡中允早朝圖二首　題梅定九山居圖
戲題嫦娥折桂圖　送蔣上舍歸里二首
與庚齋話別用無亢韻二首
送幼鯤游嵩山四首　和王清遠西城別墅詩十二首
石帆亭　樵唱軒
半偈閣　大春軒
雙松書塢　小華子岡
小善卷洞　春艸池
三峯　嘯臺
石丈　竹逕
綠蘿書屋　為新城夫子題畫
送悔人兄還楚　壽黃封公六首
三月十五夜濟南道中遇雪同澗芳賦
鍾聖輿招諸同人泛舟大明湖八首
過臨淮　贈宋山言三首
上九江郡守叔　梅心驛書所見
同心蘭花　初食新州荔支色香味已變戲成
二律　再食新州荔支色香味無損疊前
韻二首　初食新州荔支以色香味已變漫
寓憾詞夜來重啖風韻劇佳已疊前韻二首再賦一律為
十八娘解嘲　七夕
七夕後一日　雛鸚鵡
諸葛武侯銅鼓歌為家中丞賦
第七卷　古今詩五十三首
題秋原放牛卷二首　七月十四夜立秋二首
題天女散花圖　題水墨羅漢卷
題四時寫生折技圖四首
閏七夕　佛手柑
五色鸚鵡三首　嶺南述懷寄澗芳四十韻
汲古堂前紅梅秋日吐花和青叔韻
滄浪亭看桂　貍奴歎
中秋前一日飲東園桂花樹下即事
蘅圃車駕視榷粵海久之不至昨聞已抵三水喜賦二律
寄宋山言　題洋畫二絕句
中秋東園宴集分韻得弓字
又得河字　英石硯山歌
對雨遣懷和韻二首　晚秋雜感四首
六言絕句十六首送青叔北歸
讀青叔北歸集戲書一絕
魚梁晚望　經嚴陵釣臺下作
第八卷　古今詩五十八首
赤烏松二十韻同張超然龔蘅圃高查客聯句
送查浦入都　送海鹽李明府入　覲
題寫山樓主人墨梅二首
題喬無功餉烏圖　題汪無亢松陰濯足圖二首
題汪無已秋林讀書圖二首
題沈厚餘侍兒索句圖　題郎與賢多麗圖五首
贈嚴星如　贈顧渭符四首
閏月朔日偶成　海棠歎五首并序
寄張鶴洲先生六首　題楓江漁父圖二首

題汪樸畫　題雪中山茶畫扇
萊孺叔席上觀樂同禹平卓崙賦五首
偕水村育齋南歸初出齊州途次口占
張夏　陷灣泉
過任城　題趙子固水仙
贈眼醫方叟　爲水村題采桑美人二首
采桑女　調育齋二首
午日過夏鎮聯句　夜發新開河聯句二首
瓜步阻風聯句　丹陽觀競渡聯句
第九卷　古今詩三十九首
抵舍　六月張燈口號二首
送水村育齋偕游滇南四首
題列子御風圖　秋日訪王東巖明府適弄珠樓落
成因賦二首　題紀山秋林抱琴圖二首
題客子吳船醉吟圖二首
爲紀山題南渟畫　當湖李潛夫馬和吏兩孝廉各挹
高節邑人請祀鄉校沈客子首倡兩組詩邀和因次其韻
送元上人游廬山　題金聖歎詩牋
題鑒微上人折枝蔬果　京口阻風二首
同十八弟登金山　天門
登石鐘山　舟中不寐聞孤雁哀鳴有感而作
馬當山阻風　補田婦詞二首
爲笑婷題黃葉老人詩卷
題賈黃州百石圖四十韻
楫堂索題秋林聽泉圖即以四字爲韻各賦五言古詩十六
句　題竹林書屋冊

題碧川竹塢攤書圖　鄰犬
怪鴟
第十卷　古今詩三十六首
以武夷茶餉穗園穗園以葛粉見答因賦長句
送補山赴楚幕　碧川以岕茶見貽走筆賦謝
盆蘭忽放同心並蒂二花各賦一律
余詠蘭二律同人和者甚衆聚緱謂與奇花寫照以不用仙
姝美女草木禽魚蟲豸相比者爲高因再各賦一律
題三緘齋　三詠同心蘭
並蒂蘭　颶舫老梧爲大風所摧枝葉零落
感而賦此　穗園以白石榴花索詩戲賦一律
病後自遣用水村韻　題畫二首
寄調潛竹納姬三首　小池水深荷花至秋始盛賦此志
感　寄樊涇
自適　閉門和碧川韻
碧川疊前韻見贈走筆奉答
水村近詩手筆高妙顧猶深賞拙作此則歌芰之嗜也病後
無聊撫今追昔感慨以之因成五言古詩三十韻題倚晴
閣新稿之後　小園散步
晉民碧川過訪留飲小齋晉民有詩紀事即次原韻
疊前韻索碧川和　秋日偶成
立春日病體少蘇偶賦二律
笑婷以巨鯽二尾見贈口占奉謝
羅浮蝴蝶歌　晉民見和羅浮蝴蝶長歌一篇遠
勝拙作因取前詩未盡之意再成一歌
題雪夜問酒圖二首　題陸平仲小照二首

笛漁小稿目錄

笛漁小稿卷第一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西湖

水仙祠宇沒平蕪寶所山圍異給孤白塔亂堆歌舞地青山舊繞帝王都好風昨日又今日新漲外湖連裏湖安得六橋重插柳飛花徧撲酒家壚

登康山

五三六點社公雨二十四橋商女樓我上康山高處望鯆魚網已發瓜洲

劉撫軍席上咏珍珠泉二首

石家銑谷三斛漢苑金莖一盤可惜廉泉明瑟主人不愛珠官

東西牆出復入大小波渟忽跳落花不知幾曲漂過明湖七橋

西厓歸自桂林訪予長水不值而去三首

詩人磨蠍是身宮到處相隨有五窮萬里歸尋雞黍約片帆真似馬牛風

蠻煙瘴雨今無恙竹屋秧田恨未逢忽憶去年當此際吟情恰在兩湖中

手持秋卷哭黃埃君走浯溪我却回悵别忽驚雙歲換傷心不見尺書來斷無巨手爲推轂獨有長鬚解愛才（西厓有老奴曰勤豐真蕭穎士之僕也）舟過三湘沉楚糉定知弔屈有餘哀

千金散盡爲裘敝一榻横眠白日長我輩未能齊得喪俗人求備到文章平生碌碌輕餘子歲月堂堂歎幾將二頃若謀田負郭不教作賦擬前揚

寄魯松江

江村長日臥三椽生事蕭然絕可憐歲熟仍書求米帖市喧因想買山錢尋花借馬吟情健留客聽泉地主賢準擬中秋月圓候題魚筐蟹醉深筵

次韻答衡圃

遠夢漁竿投柘步石城三槳打春暮一笑欣辭沒馬塵歸向煙波伴鷗鷺長腰江米炊紅蓮大袖田衫裁白布易野直追羲炎民酸寒戲學島可句有時下帖招溪朋細君除釵付酒庫弄水競采芙容花結巢同醉海棠樹大戶分曹鬬酒兵小蠻隨地攜果具分湖圓泖恣還往細雨斜風何足懼馬椵紫蟹壯可釣桃莊黃雀肥堪捕上鄉水田足收割準擬閑筵落場圃仙郎吟屐何時歸好傍梅花溪上駐結鄰莫忘往時約避俗要當如脫兔我行到處有杜鵑夢魂不踏天涯路

孤山拜林和靖墓

鶴語聲瘖隔嶺村孤亭寂寂倚雲根一坏荒土埋詩骨幾樹野梅開墓門剩水殘山悲往事暗香疎影欲銷魂斜陽回望皆陳迹試覓漁樵與細論

寓昭招同西厓泛舟湖上得六絕句

湖雲湖雨移單櫂愁水愁風換夾衣除却顛狂二三子誰將眠具出城扉

茶籃酒榼攜菱角漁弟樵兄唱竹枝始悔紅塵長插脚十年纔得一軒眉（菱角香山童名）

擘絮雲遮紅杏寺帶絲禽泊紫菱灣好景眼前誰畫得徐熙花鳥郭熙山

山光水色尋常好看到月明景愈奇瑪瑙坡前波浪闊水精丸湧碧琉璃

數錢不用瀝春灰脫殼鶵兒瀉臘醅犯卯未醒人正勸楊梅如雪隔江來（白楊梅產蕭然山）

月明風熟荇簷路飯細魚香菡萏天一片煙波拋不得牽船日日住湖邊

抵舍三首

倦客歸三徑長貧篤七蔬但令巾有酒寧歎食無魚夢斷邯鄲枕閑乘款段車故鄉風日好揮手謝嚴徐

漓蕩圍溪面柴門縛樹身重招逃酒戶小醉落花晨倦以石爲枕狂憑草作茵我生百無用甘作太平民

似鳥初辭鷇如駒乍脫銜謀生無上策託命只長鑱穀賤糧仍絕愁多酒未緘蕭然在鄉井終勝駕車帆

過演溪書屋

棋閣經牕倚亂坡春風隨意發高歌舍前舍後梅花放閒往閒來酒伴多古樣寬衫裁白罽新方小釀瀉紅螺日長無事須尋句第一先防熱客過

有感

深紅落盡只長吁十載相期計本迂咫尺花源迷徑路年時桃戶記根株溪邊枉結千絲網袖裏難尋一串珠幽恨欲消消不得擬將心事付圓蒲

南渟至自清溪出示黑蝶齋近詞和演溪老人韻

庚申接月客京師長記挑燈夜雨時感舊最工長短句倦游還著苦辛詞氈衫席帽愁邊老鈿合金釵夢裏遺莫怪相看倍惆悵年來儂亦鬢成絲

南渟歸清溪久不至以詩招之

一艇清溪擁亂蓑早將聲利付東波夢魂久矣名山約貧病兼之好事魔小屐幾時陪謝客嬌兒終歲倚鄒婆（見香山詩）洗車雨過秋身健掃溉軒牕待爾過

夏日村居二首

小溪新漲水泙泙竹傘芒鞵自在行滿意插秧三寸雨連村賣繭十分晴郊童近喜無仇餉沮叟新來約耦耕早謝軟紅塵沒馬嬾將心力事浮名

隻雞斗酒話新桑得馬亡羊絕較量衰病何堪徒校走夢魂不羨甲科郎文章報國談何易貧賤驕人計本艮坐哭行歌君莫怪世閒原有接輿狂

初秋風雨兼旬南渟再過艸堂賦此志喜

往來盡放形骸外爾我原非勢利交把槳細擘菱葉路持杯同醉海棠巢荒涼病橘千頭種跌宕新詞十手抄籬角泥深無客過愛聽風雨響檐梢

小齋聽雨同南渟遠士分賦得蠶字

悲秋時節雨方酣自覺年來百未堪病久頭垂如中酒愁多心嬾似眠蠶滴殘千里初回夢點破三生靜裏參枕上魚經看已熟臨溪待結小圓菴

次演溪老人韻送南渟之白下

片帆又指莫愁村風物江鄉試一論紫鱖飛絲堪下箸黃甘落爪欲開園別多作惡須清聖病不禁秋是太元（婁神字太元見內景經）寂寞湖邊三畝宅籬根分井付空言

九月七日同遠士飲菘塍齋

定酒招強戶烹雞破小齋因爲豪士飲笑脫隱居釵冒雨移亭菊尋山貯蠟鞵故鄉重節近吹帽好相偕

題查客羅裙譜

紅絲小硯試煙丸鈿鏡朝朝對伯鸞解道羅幫新譜好曹家碑背記曾看

贈錢武子先生

先生七十鬢蒼然合在人間作地仙留客每沽深巷酒分題時聳夜寒肩苦盤江外傳新法子蟹枰中疊小錢老去飛揚尙如許何須更讀古苔篇

宿横塘

淒斷更樓末尾聲烏篷七尺太愁生橫塘一夜風吹雨鄉夢如何作去聲得成

次韻答耕客衡圃

歲歲江南一解裝酒徒迎客小山旁病來猶倒三升榼醉後同眠六尺牀鉏菜幾時分瘦地叉魚只合老寬鄉夜涼西北頻牽夢苦憶庭闈鬢欲霜

題衡圃西湖雨汎圖三首

自炊菰米煑香菰船尾長攜酒一壺此樂吳儂頻入夢算來真箇負西湖

梨花邨口雨悄悄裊裊魚絲一半沉記取他年支竹傘寶雲橫處約相尋

花南水北結湖莊雨過風吹蕅葉香冷境自來歸客少桃漿誰奠水仙王

次耕客韻即送入都

三李君最貧連年走東西歸囊薄似葉一手能提攜社日哭慈母丁年悼賢妻數椽初卜宅信宿辭花谿江城住未久又踢渾河堤帽裙風獵獵裘袂霜淒淒冷人趁熱官何異稻作虀大笑蒙莊子物我安能齊車亦具雙輪馬亦卓四蹏獨有落魄人周行多窮迷曉驛三十二膈膊荒山雞棗林覓草店北酒開缾泥旅枕歸夢濃定憶桃鄉犂卦爻畫平田棋局布方畦撥穀出苦口村尾朝朝啼吳農艮可樂何必登金閨爲想耦耕暇折松代揮犀枯荷裹紅飯老節搜青藜南歸計若遂尺紙先緘題

再疊前韻送衡圃入都

貧別真可哀月魄沉天西醆薄酒一杯臨行教重攜索去計亦得傭舂對梁妻所以連夕夢夢必尋清谿歸興不可遏如決河之堤君車又將駕風鐸聲滄淒急雪打吟袖凍手挼橙虀勞舟發秦淮倦馬嘶青齊肩經長安游祝歲操豚蹏回思紅蕅莊一逕荒煙迷春水浴花鴨秋燈鳴莎雞此景絕可愛芒屩衝吳泥勸買春耕犍搶雨同扶犂早種韭幾棱晚收芋半畦不如歸去好飽聽林鶻啼花機響迴織軋軋停深閨粲然發一笑笑齒明如犀人生行樂耳安用宵然藜唯當檢愁書一一爲籤題

三疊前韻與衡圃追話舊游

歲月如奔流一去不復西歎息十年內親串長分攜平生萬里游入不謀諸妻結交得龔五登涉窮山谿兩客舊燕館二過前隋堤酸寒帽擫耳哦詩聲淒淒求名等說餅欲速空吹虀嘈嘈雜竽音抱瑟徒干齊去來埃風中不惜羸馬蹏白日似夜行往往要路迷瀰漫拳足鶯咿喔斷尾雞春晚歸故園竹篙插蓮泥耦耕約沮叟同扶牛後犂夏稅望麥隴秋租登稻畦百指得一飽滿屋無飢啼竭來次幾曲訪道尋石閭薇省十日留痛飲黃支犀歸人捷于鳥土甑仍羹藜奇爾村居圖一作驚蛇題

題衡圃擔花圖二首

花擔春來慣款門尙留小墢護香根沉吟欲傍妝樓種絕勝歐家插畫盆

翦翦鮮風坼小苞捉團蝴蝶趁花梢山居要術如尋得種樹方應手自抄

題耕客行脚圖二首幷序

碧雞狂道士謂耕客是前世廬山種菜僧也耕客遂發願于十年之後重尋匡俗屬畫史寫行脚圖篆癸酉二字于瓢以志入山之期焉

卯君顱頇坐詩飢耕客小字卯君笑著三生片佛衣燒硯舊曾煩畫史打包又欲問禪扉

蚪枝六尺挂楠瘤夢裏名山恣意游遲我十年婚嫁畢去尋廬嶽舊園頭

梁溪華胥爲衡圃寫僧裝小影侍以雙女一拈花一奉梵書取心經色空二語曰雙是戲題絶句

一雙天女玉差肩皁鉢羅花貝葉篇若使香門盡如此丁年儂亦願逃禪

遠士以玉貍見餉戲作長句

腐儒齒牙習藜藿久與粱肉成疎索三旬九食歎不飽漸看骨瘦頭團削朝來食指動不已日午中庭啅乾鵲蔡子初自吳興來餉以玉貍涎已落老饕不暇計利害急命奚奴洗鐺杓細君搖手戒勿食驕兒挽鬚苦相攖箬包麵裹加糝蒸絶勝羊羔灌杏酪約升香飯炊吳秔夜闌飽送如填壑幾年夢想咨中遊至今未果扁舟約此行何難故踟躕食言屢矣寧無怍青鞵布韈及早春與君同試游山脚

喜晤辛齋菊隱樗菴三先生即席分賦二首

迎寒尋舊雨入夜話鄉關埽榻竟須住抽帆未許還細傾官字盞暫解旅人顏輸爾吟情健清才不可攀

土炕添黏火寒廳對雪天墨場甘袖手酒戸敢差肩歲暮嗟爲客家貧怯換年蟬連今夕語早見蠟花偏

過姊妹橋

十二樓空徧野苗女郎花發鬭嬌嬈舞衫歌扇銷磨盡孤負風流姊妹橋

清溪訪南渟

花深疑是避秦村映竹臨溪見笑痕破屋數閒堪送老晴山九點正當門秫田未買巾無酒菜圃初治芥有孫歸去南湖欣共載船頭落月已如盆

用王臨川贈曾南豐韻寄衡圃

我交天下士龔子信奇最下視九州人聳身若登太萬里歎絶迹孤標出埃壒才大猶江湖細不擇畎澮辭吐春空雲態度何杳靄便便十圍腹貯書如填廥高言盡新獲一一不可汰嗟予十年來隨風任漂沛結想山水間抽身塵土外此願久未果何異足受鈦乞食走四方山資向誰丐我狀劇可憐我意疇肯會抱玉鬻諸市作合苦無儈寅年到于今行人歲致禬唐風歎無衣杜陵歌有妹所幸同學中如子足倚賴歲時勤問遺菽帛雜金貝勸予學從軍勉力荷戈祋儻能立少功聖澤自汪濊焉知鎩翮鳥乘風已難翽逝同麋鹿游長林慂蕭藾去來紅塵中寧能免狠狽生事殊悠悠天道亦昧昧長袖困短舞到處均無奈齊門遂吹竽越人竟滯癘俯仰逐時好口腹爲心害蹭蹬名場中否極不逢泰覽子述懷作恍若聞清籟夜牕百迴讀燭盡復燃糩譬之飲露蟬迎風欲蠶蛻我詩非大手自顧誠微蕞急思從子游舊學鉏荒艾去日一以多來日真足愒緬子北征時雨雪正滂霈千掖縫狐裘衝寒蕩行軑煙霧埋江山瞻望眼迷眛回思武林春南北峯蒼靄吟身在輦轂歸志託澗瀨屈指上巳前定當返征旆湖魚墜釣肥最好郎官膾酒軍遇詩敵彼此相磨蓋時時出鋭師賴有沈與蔡（謂沈南渟蔡遠士二子也）邾誠小國耳淺陋比曹鄶幸毋強淩弱請以小事大執殳効前驅亦或挫利鋭而子居中堅援桴惟視旝策勳詩早成清風響杉檜與其飽憂患何如具麁糲湖山放浪行永日弛巾帶雅集繼西園粉墨可圖繪

送樊谿之泰安

酌君以蓮花之酒贈君以竹節之鞭春陰漠漠泥路滑傷心早是迎梅天嗟予十載屢行役征衫著破芒鞵穿長風驅沙騎北馬高浪駕屋乘南船往來萬里飽憂患白髮久矣抽蒼顛歸家一載謝人事竹牀蒲褥長高眠鄉里小兒肆嘲笑俗人與我原無緣惟君日日肯過從紅藤杖挂青銅錢認旗沽酒藉草飲脫略禮法無拘牽屈指曾無三日別坐必接席行差肩忽聞束裝走齊野雙淚迸落如春泉上巳後清明前風吹雨打花信歇南浦送君真可憐檣竿已插帆已挂相

看無語心茫然菖蒲酒熟紅榴發待爾同開解椶筵

笛漁小稿卷第一

笛漁小稿卷第二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得畊客都下書云首夏歸桃鄉喜而賦此

去歲送君桃葉渡紛紛雨雪江城暮今歲憶君梅花谿落紅如雨成春泥一春飽聽雞頭鶻爲怕愁多睡連月陌上開殘似面花水邊不見湔裙䙚桃鄉寂寂無人煙古水百折流涓涓吳牛兩具犂兩架結鄰並葢茆三椽萬里知君遊已倦逃名舊日曾燒硯試思紅塵插汗脚何如白水下釣線朝來門外傳素書發函伸紙心顏舒書言南歸計已決春尾定得栖林廬牛車曉出青門道拄杖無邊堪寄傲不將澹面對公卿只辦清樽共傾倒春山筍蕨如蜜甜朱藤百尺繁花黏人間富貴何足數吟與從教日日添

出門示遠士

年來乞食走連連一飽何由謝俗纏懷刺復游鎗脚郡載書止借橛頭船半家寒骨愁無賴幾緉芒鞵著屢穿安得與君尋舊約租牛同種上鄉田

過白蓮寺

梓樹花開講寺門琉璃照殿晝昏昏牆邊古佛存泥骨壁上番書滅漏痕入社詩篇同隔世故人墓木走長根淒涼舊事憑誰說翦紙難招散客魂亡友沈武㳂讀書寺中今十五年矣

萬安橋候潮

華亭昔載秀州版相依有若齒與脣一從行省畫江浙民分壤錯猶爲鄰我來破荒始辛酉於今三度浮輕舲萬安橋邊水似箭憂心繹繹蠶抽綸船頭拽笭尾捩柁撐拄復用雙篙人奔流不受兩岸束其勢桀驁來無垠客舟到此每小泊偃杠且復留逡巡自潮始生候潮落日影過午還加申十五年來走萬里不測屢涉魚龍津沙頭長跽謝河伯荻夾再拜祠江神前年高郵湖水決堤口百道如鎔銀舟師歌笑一不戒幾與川后爲編民當其痛定乃知痛垂堂之訓非無因所願衣食得麤足三椽一席寧棲貧尋常不出數里外牛背穩臥行何𠃔未須切切愁行路長作江鄉自在身

魯松江餉鯽魚

楊花落後到江鄉脫網鯽魚白似霜馬上裹冰初入貢雨中穿柳忽分將行廚亦解和鱗煑緩帶先拚恣意嘗太守新來招一戶官齋直欲醉千場

競渡歌

白龍潭圓如鏡年年五月龍舟競市上紛紛走少年未到五月先斂錢今年龍舟更加樣擔酒椎牛集丁壯競兒醉飽笑豢龍一一乘潮能趠漲五月五日天氣晴空城倒巷奔吳傖人頭戢戢如束筍人聲隱隱如飛蚊或聚如鬭蟻或散如驚麕朱樓臨水簾半開紅牕小舫連翩來盤雲髻滑金釵溜窄袖衫輕白苧裁琥珀光傾大小盌定州瓷盤出冰鍐命縷新纏五色絲香薌小裹九子糉醉眼爭看日端午春雷填填聞打鼓龍頭卷晴波龍尾攪素浪吳綾翦作旗蜀錦裁爲障競兒把槳各竦聽疾徐恰與鼓聲應鼓聲徐輕撶緩棹閑以舒鼓聲疾長招斡波無一失忽然趁勢眠水中似欲入水尋龍宮四圍觀者盡失色蹶然而起何其雄亦有好事者買鴨投龍潭鴨頭乍沒水羣龍爭來搶標竿一丈船心矗直上竿頭齊詫速斜懸倒挂比猨猱橫身更以竿摩腹復有快船紛如麻名爲護龍森矛叉茸城俠少好身手各逞長技交相誇須臾日落龍舟卸細柳纏頭口瘖瘂舟沉野港人始散我聞此俗尤堪詫此俗江湖傳已舊淫風最是吳人狃枯槁忠臣不可招婆娑少女安能救今春連月雨不收大小麥子皆無秋急宜插秧向田頭何爲輟耒事嬉游當年元江陵作詩諷競舟岳陽刺史賢百舟一不留我作此詩非夸稱亦欲竊比元江陵

題荷包牡丹

小包輕縷蹙紅羅一一緘愁貯恨多籬落自憐顏色好人間姚左待如何

題槎客畫扇二首

滿槽春水漲蒲萄浪闊波肥駕小舠記得天門山下路江魚如雪膾蘆刀

歸向漁村作釣徒湖田幾棱足支吾黏天高浪魂猶悸愁見江南萬里圖

飲心在齋分得花字

每嗟相見似團沙卯飲渾忘到日斜未肯逢人輸酒戶不愁受病在脾家倚聲欲和短長句（陳子允文出牡丹花詞甚工）乞畫定須凹凸花（張僧繇畫花遠視作凹凸狀近看却平曹子十經頗得是訣）西郭還扶殘醉去迎神隊裏逐鈿車

蘅圃寄竹根杯

朱生飲家稱小戶終日多不過三蕉性雖不飲喜人飲愁壘每借生春澆傾家一釀一百斛艤船斗酸羅深宵酒徒醉眠若魚貫快意寧顧家人㮊今年一貧不可奈種種已爲官租銷官哥汝定不可得無錢更買宣皇窯景德新瓷價亦貴鬬雞舊樣仍輕描楠瘤杉癭但臃腫椰瓢楷飾非堅牢吾鄉匏巵最晚出五峯死後魂難招每因酒事覓酒具牀頭但有顏生瓢龔五知予嗜奇最竹根十節精鏤雕或作折枝垂果實或作細草抽苗條或于古藤竄鼯鼬或于叢棘棲鷦鷯秋蟲一一列瑣細怳若趯趯還喓喓水邊老屋足幽趣松牀菌枕同香寮此杯雅與野人稱罟師蓑友分頭邀銀杯羽化何須惜長把荒齋破寂寥

落帆亭

又攜書卷走風塵錄別誰行酒一巡惟有落帆亭畔柳尚將青眼送愁人

和遠士無題六首

每嗟相見太匆匆一片紅牋恨未通幾向小梯行細步爲憐宋玉在牆東

細細輕帬薄薄衣斷人腸處總依稀溫幃願結交加夢化作雙雙蝴蝶飛

燕釵新綴小於菟五色絲纏八角符午日龍舟看勝會者番抛却繡工夫

幾日無心奉阿婆密書草草背人題書成最恨無青鳥獨上南樓帶粉啼

匆匆過盡可憐春收淚還將粉臉勻鏡裏但留顏色在他時好作比肩人

小股平分九子釵雙飛願作並頭鬟如何抵死催人去悵斷長安十二街

題聲山仗劍圖

查生讀書如破竹查生飲酒如淋灰撐腸何止五千卷空腹一倒三百杯好色亦如書與酒空中延想珊瑚釵圓珠三斛安可得只憑畫史爲良媒羅帬細細衫葉葉玲瓏小髻梳慵來痆琴一張錦爲襆澀劍一把銅生苔有時嫣然出秀句紅絲片石生光煤酒邊記曲喚娘子歌容宛轉聲徘徊人生如此足快意安用九陌衝黃埃

京口阻風

江燕風中飛江豚浪中舞瓜洲對蒜山有檝不敢鼓久知踏浪危不若歸踏土飢復來驅人歎息貧士苦

露筋祠

水面紛飛豹脚蚊荒祠寂寂倚湖垠高舸滿載西江女猶復含羞說露筋

寶應

八寶湖中水聲同萬馬奔浪高城岌岌堤滑雨昏昏人以魚爲飯家

惟荻作門十年昏墊苦有口向誰論

題東川先生讀書秋樹根圖

秋山骨崚嶒秋水流浹渫西風烏桕樹冉冉舞紅蝶境冷人不爭日與空翠接先生乞假歸東湖清泉白石無處無由拳自昔讀書地一峯老人曾作圖

題明妃出塞圖

馬上琵琶聲最悲漢宮無復有蛾眉丹青不是汚顏色爲乏金錢買畫師

送客子歸平湖

悵斷家山未得歸深秋作客計全非霜楓落後烏菱老秔稻熟時黃雀肥小榼三升傾别酒新緜一稱補征衣輕鞭短鐙輸君决冷夢空尋舊釣磯

和題硯溪紅豆書齋五首

幾束荒茅縛作亭笆籬宛轉勝雲屏更添小閣疎花外恰對何山九朵青

早稻收時堆滿門齊民要術篋中存閑田幾稜舍南北不讓西風碌碡邨

吾家殳史兩山東小小莊窠與此同細雨衝泥跨秧馬肥波射鴨把桃弓

硯溪小隱吾曾到紅豆書齋亦再過城市山林俱秀絶不歸君意欲如何

經義紛綸井大春每聞妙解脫陳塵一廛舊有封門宅擬作亭前問字人

珍珠泉

中丞官舍第三泉水面跳珠顆顆圓小舫不妨牽岸上羣山無限落亭前舊游欲說還同夢勝地重過合是緣十七年來成底事鬢絲如許實堪憐

張上舍威誇亳州牡丹遠過洛下因賦十絶以紀且訂探花之約焉

洛下家家種牡丹歐陽小譜舊曾看年來寂寞花王國譙邑春風綻滿闌

好種曾誇九十餘花名記得小屏書若於雙桂堂邊見雙桂樓中也不如（上舍所居曰雙桂堂錢思公於雙桂樓小屏上載牡丹佳者凡九十餘種）

花外春春列小筵每因客到與尤顛待尋穀雨前頭約日下叉頭百個錢

天生花葉出尋常一朵傾城插晚妝好似玉環微醉後沉香亭下舞霓裳（太真晚妝亳花之上品也）

小小燕支染玉盤徐熙崔白畫應難虛黃夜點宮人臂莫作楊家一捻看（花色如玉有丹砂一點著於瓣上每花一點每點不同土人謂之燕支點玉）

輕紅淺綠破天慳無限名花盡貶顏淳化街頭新樣好春游不上大房山（綠牡丹惟大房山有之亳州新產綠水紅蓮其色尤奇）

姚左紛紛未足論支紅孟白變陳根不妨數十千錢買池館栽看到子孫（支紅孟白皆花品之佳者）

斬新瑤朵出僧區月下看來色似無試比白家花更好不須爭賞玉盤盂（健上人種花色如雲土人謂之健白）

新來學得槳花法欲把千株種廣陵他日紅橋傳勝事不教芍藥數龍興（牡丹嫩條和熟土封裹謂之槳花上舍欲以是法移千本於廣陵）

梅花溪上徑三三歸夢濃于酒半酣見說接花開亦好與君分種種江南

晚步泉上

難得人生十日閑行吟頓覺旅愁刪珠跳的的泉中水螺擁層層郭外山魚檻坐看長綫裊石橋望斷小門關狂思弄水偷船去北渚亭

邊一往還

次止淵病起二首

又作齊東客來看歷下山論交得同調終日話鄉關藥物非容易詩
篇賴往還朝來成健起唫卷待君刪

文章乖俗尚丘壑寄吾情窮鳥初成賦閒鷗舊結盟新愁來似瘧歸
夢重於酲幸有鄉門老新詩照眼明

夜夢

夜夢不知遠忽然侍庭闈父兮課我書母兮攬我衣怪我書去手憐
我衣減圍愁多學易荒客久身不肥語我懸望切何爲音信稀哽咽
欲置對急雪敲牕扉覺來淚飄枕殘燈寒無輝

詠史二首

瓠子秋風信手裁須知漢武是雄才侍臣縱有枚皐在一字如何代
得來

見說三神路渺茫歲星偏愛近君王若非龎識神仙字那得長爲漢
侍郎

笛漁小稿卷第二

笛漁小稿卷第三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元日立春和逋客

元日逢春首重回東風真解帶愁來浮身似梗歸難得鄉夢如雲撥不開歷下忽爲三月客江南已放五分梅椒新菜細官廚出且復含情進一杯

又和止淵八首

年年爲客淚沾衣擬結茆菴訟昨非我與世間何所戀春當好處肯忘歸半湖插竹分菱蕩長線懸蘜坐釣磯饞飯濁醪原易足底須步步踏危機

客況淒涼若箇知翻雲覆雨實堪悲休嗟世上憐才少自怪年來見事遲漁釣夢尋鄉路遠江湖興引早春時官齋無計消長日算盡分先兩路棋

老親此日定淒然兒女何人在眼前終歲但聞長太息開春不算小行年曾跨禁內三花馬未有囊中一个錢歸去含飴弄孫子玉堂茅舍總隨緣

二分頭髮已先秋乞食頻年歎遠游窮是舊交何忍送春如過客不能留三椽擬作歸休計一劍渾忘細碎讎浮世功名安足數幾時真得臥林丘

逢春已覺客愁添爭奈空中又撒鹽八口飢寒無可訴一生貧病每相兼只憂屋裏琴書蠹更想山中筍蕨甜南客東來方幾日早于夢裏覓鄞籤

去年江南作好春芹芽蘆菔登柈新挽鬚未嗔兒女問把酒聊潤窮愁身家中自從貧作別困內豈有陳相因病妻驕子久無耗淒斷客懷惟此辰

安得身同脫網魚載書一輛雇牛車全家穩下江南路三畝將營水北廬春日春花香細細秋原秋黍熟與與算來只有爲農樂不向天涯歎索居

北望京華南望鄉今朝顛倒著衣裳夢魂來往各千里骨肉飄流非一方架上任從書卷亂筵前不放酒杯狂客中元日真無賴矮紙裁詩細作行

送王秀才之明州三首

魯酒由來不醉人銜杯且復話逡巡自憐客況真蕭索愁裏看看又一春

花滿江南鶯亂啼燕來新筍迸吳泥每因送客鄉心動也擬歸尋舊藥溪

東南山水數明州二十年來夢裏遊君到西亭休悵望江瑤入饌最風流

送廣文韓生之官符離四首

詩成卽席韓公子客到無氈鄭廣文休道虀鹽半羇屐經師如子亦超羣

符離學舍小於舟醉後休嫌屋打頭猶勝長安宦游子一生辛苦事王侯

年少無妨作冷官他時九萬看風摶好攜才子珊瑚筆暫對先生苜蓿盤

故園此日正芳菲油菜花黃豆莢肥儂是天涯斷腸客好春時節送人歸

官園種菜呈丹徒公

官園蕪不治百草各自長公來一散步惜此數畝荒乃招雙畦丁令棲亭之旁一月酬千錢直與功相當手把鴉觜鉏瘦地看翻將中如易爻畫外若棋枰方桔槔取次成打水池中央老圃知菜性下種先分行旦夕勤芟除不爲異類傷土鬆水又甘雜然出青黃種之不數

日小把分筠筐登盤頗香滑把箸恣意嘗頓令東南客不想筍蕨鄉菜根有妙理此味期勿忘

首春同逋客止淵陪丹徒公晚坐珍珠泉上二首

閑隨杖屨過椶亭雨後看山分外青隙地栽花煩畫手謂逋客也荒畦鉏菜課園丁撤嘗欲試羅家酒煎點教依楚客經莎坐苔行談轉劇一雙蝙蝠撲牕櫺

紅香片片逐晴絲綠樹陰陰四月天燕子低斜風力峭魚兒撥刺水痕圓已令巧匠裝輕舫況有吳童輥蜀絃門外七橋煙景闊不妨乘興一洄沿

食鯉魚

水南老楊飛白花水北弱柳垂鬖髿風吹水面作萍子下有水族紛如麻螺蝦瑣細不足數棄之無異池邊沙盤針擘粒下長線小魚出水何紛拏老魚狡猾不受釣搖深舞闊誰能遮臨淵羨之亦已久每思手挺風中叉朝來第一指忽動起聽池上聲喧譁老魚擺子恣跳躍豈知失水眠枯槎蠻童拾之貫以柳尚看巨口開呀呀錦鱗由來三十六當場一道曾無差饔子受魚揮雪刃蜀薑吳豉還教加銀丁小簇飣柳菌玉箸寸斷添蒲芽更令開缾瀉羅酒七雙竹梜栟中扠赤鯉於魚本凡品詩人入詠同鱨鯊吳儂半載住北地遂覺此味真堪誇堂上主賓正歡噱水中鱣鮪應咨嗟

喜小舫初成和丹徒公二首

官齋爲有漁竿客小舫裝成似越舲柳下泊時青作纜水邊行處綠開萍扣舷共限詩三刻放槳還傾酒一缾湖上自來風月好夢魂先到水西亭

小舟只在畫中間洗盡風塵十載顏高著篷兒緣放釣不安牕子爲看山一條泉細流花圃百頃湖圓近水關何日煙波歸倦客曾船來往逐魚蠻

嘉禾篇

翠輿去歲東方過放丁減賦流恩波中丞十二分山河神羊一角冠峨峨大賢爲政平不頗飲水拔薤除煩苛憂民之外心無他初時飢者肩相摩拜疏請發常平粿爲粥食飢飢者差蒼何切如以良藥投沉疴流離還集居則那租牛合耦耕陂陀穜稑高下種不訛東土寸寸無荒畦天爲我公陰陽和凶年樂歲在轉睋今玆美麥復美禾一莖五穗抽駢羅子粒堅好光璀瑳黃塵六月驅疲騾齊東去來同投梭下騾入田親爲攤到手不敢微拖挱農言到處垂蓑蓑入眼乃識言非詑沈人謂欺曰詑幾日風打雨復搓幸有神物爲撝訶亂水赴壑流逶迤嘉禾得雨益發科屈指秋熟只一俄大車滿載膏臧輻內盈箱囷外籬欏如山處處堆莊窠主家客家爭臿畦秔炊香飯穤壓醝餘粒出磨爲餺饠秋原作社舞傞傞黃童白叟聲囉囉催租不聞縣吏譁胡戈切此地遂爲安樂窩太平上瑞真堪哦九莖靈芝雙頭荷豈若此禾生滿坡天公雨粟曾幾何異畝同穎焉足多翻書古少五穗歌歌以紀實非云阿翠岱之石高嵯嵯我歌一勒永不磨

對菊

亭菊初移檻官齋共舉杯但聞香散處亦有蝶飛來較戶多多飲分盆細細開公無留案牘客喜占池臺珍珠泉在官舍面上有亭對千佛山予館于此異種先春乞低叢入夏栽癸辛雜識載菊花于梅雨時取嫩枝插土作低叢覆以小棚無不活者今年頗用是法責灰除蚼蠓蟲之食菊者齊魯間呼爲蚼蠓養葉接莓苔善養菊者必留葉護根謂之脚葉連日離頭望西風歷下回客窗真爛漫佳色出汙萊忽計繁星並俄驚亂雪堆小燈停鳳脛弱柳貫魚頭拚向花前醉同傾臘後醅帽邊須滿插坐末幸長陪爲愛霜藂淡渾忘夜漏催夢迴三徑遠歸去幾時纔吟比離騷屈書翻月令崔靈方搜內策落蕊救衰材擬作延年計長拋引睡媒采宜防薏苡譜爲辨根荄抱朴子曰菊花與薏苡相似以甘苦別之菊甘而薏苦本草經曰紫莖氣香而甘爲菊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爲薏晚節看誠好流中効夙推流中見鍾會賦自非朱孺

子空慕列仙才（名山記朱孺子服菊草得仙）

次夕復攜酒對菊疊前韻

菊序連宵飲停杯復把杯爲憐花正好且秉燭重來伯雅無勞勸秋英耐久開雙文抽艾葉五出鏤銀臺（艾葉銀臺皆菊名雙文五出皆種之最佳者）北地欣初見東籬憶徧栽瓊甤分素雪黃蕊映青苔心逐孤鴻去家惟冷夢回幾年馳道路三徑沒蒿萊短鬢長思荷長鑱舊作堆飢因求鷺股味只戀鱸顋所幸依蓮幕長教泛玉醅流光成晼晚高會恣游陪獵獵霜風急丁丁漏水催編苕嗤我疾織錦怪君纔（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已成而思道未就知禮笑謂思道曰自許編若疾嫌他織錦遲止淵是夕詩後成故云）莫笑酸寒孟休誇敏捷崔舉觴壽酒格又手覓詩材壽客圖須畫（張祠部有十客圖菊爲壽客）新愁雨是媒盆看移小檻籤特記陳荄甘杞名雖並鍾潘賦共推（鍾會潘岳各有菊賦）范村諸種外（范石湖菊譜序淳熙丙午范村所植得三十餘種悉爲記之明年將益訪求他品爲後譜云）欲續媿非才

食鮮鰒魚

東海物惟錯㱿屬尤繁衍鰒雖名爲魚實則㱿之選稗販走四方纍纍長繩繯南烹薦柯肉鮮者難致遠傳聞隆冬時蓬萊水清淺海戶醉入海利刃產崖獬刺之一不中帖石難再揃非若蛣螺輩沙面手可撚揭從馬上來腥風吹一翦似蛤訝乍分比蚌笑更扁中含島中沙上帶石上蘚雜雜排空星有若巧匠碾連筐付官廚清泉爲漱洗沸湯脫其肉輕刀去其皺風味勝車螯何況蛤與蜆吳儂初得嘗不復計沉湎昔人有嗜好往往見前典惜哉烟海珍曾爲兩雄輩我欲易其名夙恥快一洒竟呼石決明收羅入詩卷

喜雪呈丹徒公

黑雲堆青山風吹雲不動寒氣烈于冬土牛未能送滕六失職久天意寧肯縱改命付蒼官夜半騎白鳳紛然威羽衛有萬玉妃從春花恰五出翦刻覷妙用翕翕厚載危習習陰機弄灑勻瓦平溝壓重屋敧棟遙天詫鎔銀大地訝流汞起看岡巒沒頓覺宇宙空遺蝗盡入土宿麥久分種以此占有秋庶可逭飢凍吾公急命駕青絲早春韉開河排衆議爲粥損清俸朝來豁愁顏踏雪深沒鞾豐年入吾手命客飲須痛地爐紅玉然酒琖烏銀重絳蠟燒珠燈花瓷出冰鏹高談起爭端得醉即喧鬨直因忘形骸不復計嘲諷公爲一笑解人物賴甄綜流光弦吐箭游子衣拆縫立雪留師門還山斷鄉夢今春飄瑞葉去臘懸霧凇（齊地早寒夜氣如霧凝于木上如雪封條謂之霧凇蓋豐年之兆也）作詩續齊諺一助歌飯甕（齊人之諺曰霜凇兼霧凇窮漢買飯甕）

止淵逋客既和拙詩越日風雪復作止淵又賦二百字索和蓋欲以強韻相壓也炙硯呵凍復成是作

小國偶致師強鄰遂摟伐我衰已中休衆怒亦稍歇雪意朝來酣戰氣復浡浡茅簷雀啾啾紙牕風颼颼細若毛㝵鵝紛如尾斷鷺天意憫三農盡補去歲闕寒喑拳足雞狂吠短喙獄苦心索荒怪險語恣斸掘爐深添櫟炭徑滑鋪木屑午餘灑更急勢若萬弩發飲思覆缾罌冷怯對林樾遙看龍沙度只恐麥隴沒山中老屋倒澗底長松折書生望豐年不復惜凍骨買甕聆齊謠陽春和楚闋廣廈庇寒士眼前想突兀和冰研麋丸入硯禿棗核吳音共唱和連日快更迭吟成矯首望忽露半破月天意變須臾相顧但驚咄

食鯆魚和止淵韻

葡萄綠漲圖山曲鯆魚脫網新痡東罟師雪浪煮霜鱗夜傍山根然老竹余昔北游出京口鴨觜吳船江上宿銅錢一把買一尾入饌俄驚挂帆促自從作客舜子郡日聽清泉漱鳴玉泉中有魚可釣罩魴鯉紛紛總麤俗豈如俊味來江鄉小糁吳糟紅蔌蔌登柈正值細菜新鳴甕況當春酒熟烹時方法按食經醉後糾彈罷觥錄回思前事倏二載客邊不覺雙丸速年來妄念汰已盡此生一飽萬事足夜闌改席張明燈哀絲豪竹聲相逐但令磊落倒長瓶何必雲霄誇一蹵中丞愛客興未已盡出青州從事六雪麵更蒸乳鹿尾冰瓷復削花

豬肉香山妙語不可刊所恨飽來無兩腹

泉上書懷和丹徒公韻

濟水別爲澨百道清泉流我來舜子郡日向泉邊游或如立素雪或如鳴清璆或如下急雨或如翻名謳或如越練拓或如楚縠浮或怒而砯汃或潛而深幽或蛇乍赴壑或龍初辭湫或紛紛絮起或裊裊絲柔水態變萬狀對之明雙眸幾日東風吹積凍消來不披草試一坐爽籟聞颼颼下有珠萬斛中有魚千頭飛飛下白鷺汎汎浮霜鷗翼龍恣拏攫照影枝相樛其北花樹密其南煙巒稠軒軒丹徒公手挾風雅輈每攜揶子瓶來放鯿魚舟支鎗燒落葉汲水煎風漚良辰多樂方美醞無停酬有時窮遠目接足登高樓以茲磊落人況遇山水州小子奉几杖二載官齋留南湖敗釣艇長水荒耕洲三椽老屋下決決流深溝此地與故國風景還相猶兼之戀函丈百籍容旁搜頭顱已如許名位焉可求壯夫有不爲作文類俳優古音奏今耳自笑非良謀不如拋睡媒烟波任浮休青箬帶雨笠香蒓懸魚鉤沙鳧盟可結蓮社名須投人生有如寄何事自買憂形容半枯槁誦讀長呷嚘鈍比鮎上竹快羨鷹脫韝紅塵一投足難得歸林丘思之良足歎且醉缸面篘公才如大楚邾莒安能儔筆陣壓羅趙鼎吟嘲劉侯春光等逝水曾眼驚飆悠

笛漁小稿卷第二

笛漁小稿卷第四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杏花用昌黎韻

游絲百尺飛晴空杏花向日舒小紅生香活色自絕代嫣然一笑當
春風歷下亭邊花信早氣候頗與江南同玉船百枕恣意倒醉鄉好
去尋無功絳帬仙子苦幽獨忽然邀我紅雲中須臾化作兩蝴蝶隨
蜂逐燕停芳叢夢回酒醒良快意不羨聽漏趨丹楓名園芳菲正未
歇官齋唱和還無窮穿池種蕩不數日早有魚戲蓮西東與來每跨
果下馬葛彊到處尋山翁

疊前韻

羅浮山下曉夢空武陵溪頭樹未紅杏花獨占二月尾妖姿一一迎
春風不施朱粉色自絕名花原與傾城同我聞三郎打羯鼓樹頭迸
發誇神功又聞仙人好種之神洲遠在南海中何時移根植小圃牆
角爛漫開春叢有如斷霞遮晚日又若野火燒霜楓十分琥珀鬬酒
琖我公好客情無窮長安幾輩馬䶥疾而我二載留齊東對花但願
醉兀兀少壯未幾成衰翁

丹徒公于濼源堂後穿池種荷賦詩四章敬次原韻

數弓營隙地百指鑿清泉春漲鴨頭水光搖魚尾天鏡中千嶂入花
外一亭圓擬傍官園住來耕舜子田

放鴨沙叢裏招鷗水葉間移花連熟土翦樹出晴山似燕年年客如
僧處處閑紅塵飛不到白版晝常關

愛酒公山簡隨行我葛彊池頭看種蕩水面想吹香試以松爲杓何
須石作梁官齋無一事終日醉淋浪

草書蟠詰曲妙語吐滂葩復見長牋劈爭看小字斜閑時惟領客連
月早休衙他日來銷夏千頭出水華

春日珍珠泉雜興五首

插柳尋花匠穿池喚蕩夫枯松橫略彴新葉長菰蒲到處泉爭瀉無
名鳥自呼誰知官舍裏宛似水村圖

雨洗春山活池添野水肥孤亭收列岫小舫泊平磯卷幔移時坐垂
竿向夕歸此間多樂事不歎故園違

拂水長條舞穿林小逕斜幾番風擘絮連日雨催花樹樹開紅杏絲
絲映白沙更教移菊地宛轉結籬笆

水北方疏沼花南擬結亭數科評蕩樣一卷借魚經爲想風敧柱生
憎絮作萍新來有吟課得句即書屏

簇簇蘆抽筍茸茸藥綻苞鵝兒浮水面鳳子撲花梢北酒開春瓮南
烹薦客庖相期十日後同醉海棠巢

海棠半開小雨初過醵飲花下醉賦二十韻

西園經旬罷扃鑰海棠已吐燕支萼綠房亂點沙斑斑檀口乍施朱
薄薄玉環中酒自嫵媚飛燕臨風原綽約紅珠斗帳睡未足午夢方
回旋掠削絳紗衫子輕若霧半掩玉肌通體弱花雖無言殊有意似
伴詩人春寂寞畫叉各下青銅錢樹底結巢來酺醵豈知天公敗人
興每遇花開風雨作漠漠初昏楊柳枝霏霏漸灑秋千索趁香花下
蝶翅重濕觜梁間燕泥落飛牋乞放十日晴天公憐我一笑諾麴塵
壓住卷風幔雲葉掃空露晴崿垂垂絲軟色欲滴翦翦風輕態逾嬳
丹青豈能傳畫手愛惜且教張錦幕半開長是近寒食上頓還須傾
大杓湖魚一尾新柳貫乳酒幾缾青篾絡茶苓蜜荔快初嘗燕菌雞
蔆還小嚼興酣日落客未散促席分曹相獻酢對花不飲豈得計無
異黃金鑄大錯須臾圓月生天東更洗花瓷夜深酌

九日對菊和丹徒公

去年花前作重九沉吟直至雞三號今年花前作重九但思痛飲瓊
千艘詩當大敵久袖手酒遇強戶恆分曹朝來滿城風雨橫佛山無
計同登高霜蘂百本移小檻朱朱白白圍周遭滿頭插如浣花杜盈

把摘比柴桑陶官齋對此足快意況逢四野豐田毛先時天公久不雨蝗蟲生蝻蝻生蝻銅錢五百買一石連車撳擔填空壕頓令東土絕遺孽如雲秋稼輸官廒今茲二麥盡入土憂心軋軋停抽繅掀髯一笑命治具沉沉夜酌涼葡萄披緜黃雀越糟浥團臍紫蟹宣薑毛絳羅縫囊佩萸糝彩猫將子蹲花糕興酣盤空出硬語飽霜一試秋毚毫句奇字險未易和蛟螭蛙蚓形難逃文章政事公兩擅餘子焉敢連脽尻一鼓新懦作長句孟酸豈足當韓豪

和止淵瓶菊

秋花開徧遂源堂一束無妨手自將重節豈須排日飲六時惟覺和詩忙煩君後圃栽花鍤伴我空齋夢蝶牀試向銅缾添活水折枝也解十分黃

樓桑謁劉先主廟二十韻

系出中山舊名從下密通艱難權席履濬哲自兒童身手由來好聲聞豈不聰樓桑枝挺拔羽葆舍南東果應中興兆徐看大業崇平原迴客刺新野脫途窮結紹非長策依劉亦小忠幸逃繻葛矢翻射越人弓謀主來麾下真王拜漢中緯書符曜度炎運復昭融吳魏三分並關張一氣同惟因收國士足以壓羣雄顧命雖傳蜀遺孤詎放桐關山徒設險曆數乃先終墓閉黃腸遠魂歸玉座空虛檐藏凍雀壞壁響陰蟲只有樹黃落曾無花白紅邨巫懸社鼓鬼馬戀神叢正統存良史編年允至公古祠丹粉在想見永安宮

爲樗菴題水村圖二首

垂虹亭長好畫手戲作水村第二圖何日閑田買千稜濃花淡柳占分湖

菰邨蔆蕩薦花灘鵝柵雞栖鬬鴨闌料得茆堂無熱客許儂雙槳劃湖干

和宋牧仲先生西陂雜詠六首

淥波村

沙嘴小橋獨木柳梢虛閣三間溪翁弄船歸去日日斜掩關

釣家

釣筒釣車釣艇魚竿魚網魚叉夕陽幾樹紅葉中有魚師釣家

和松菴

主人有琴百衲松下一彈再彈彈罷松間月上長廊五月生寒

緯蕭艸堂

橋東橋西蟹火舍南舍北漁磯豆葉黃聽蟲語蓑衣緣見人歸

芰梁

鴈齒橋迴幾曲貍頭筍長一園到得秋來更好烏蔆白芡堆盆

放鴨亭

青竹竿搖白水繡鴨翎分翠萍添箇撇頭艇子便如第四橋亭

我所思三章送虹亭先生歸吳江

我所思兮鱸魚鄉烏柏赤兮鴨脚黃三高祠兮洲曲蚚青杉爲柱兮縛香茆以爲屋君歸兮雪灘見白鷺兮飛翻飛翻兮忽下兩忘機兮成保社

我所思兮垂虹亭二月三月兮花冥冥鴨頭兮水綠螺髻兮山青君歸兮放櫂蓴菜黏篙兮斑魚墜釣尋君兮水涯把細槳兮揮通波夜涼兮月上羌並宿兮雲沙

我所思兮鸕鵚湖漾寸寸兮白魚白魚兮紅目在水兮一角㲉輕紗兮夾細竹泝清流兮獨麗君歸兮湖濱調瓦釜兮留賓勝鹿尾兮猩脣平波臺兮騁望欲濯纓兮無塵

田綸霞先生許惠羅酒久之不至以詩索之

淶酒常苦烈雪酒常苦甜房酒清香薄東酒濁者黏何況梨花春味惡脣難沾燕市多酒家家颺青帘釀法爭相誇小印泥頭鈐飲者雖有曹我心終不恢先生家德水屋接羅氏檐依方寅合麴漬米夜

覆苫紅槽一以注醲甕排長欄往年過淌亭留醉十日淹酌以定州瓷有若冰在匳神人下姑射朱粉皆媿鹽昨冬來蒯丘兩雪滿鞾襜相見話契闊我憐塵容黔張筵所居堂盡下堂中簾幕跋燭一寸爐簇火一杴羔以杏酪灌羹以梅漿酤我非高陽徒茗芋意易厭先生顧之笑却詫酒戶添連瓶肯見遺許我固不廉别來倏經月出戶頻窺覘未爲臥瓮卓翻作止酒潛春風逼上巳河柳垂纖纖斜街戚花事雜冉羅勾尖思擣雙魚榼泥飲朋游兼投詩一相索伸紙毋譏嫌

無功招集一峯草堂學香山體

杜陵未老歸茆屋覓句攤書驥子存三徑劃來花隔舍一峯留得翠當門試將新水添春沼不異金釵淵畔村

次樗菴韻壽菊隱徵君

先生昔應詔兀兀乘柴車自投直言社惟願深山居來若入籠鳥去若縱壑魚經旬面不洗累月頭不梳四百廿甲子日日惟著書寬衫袖禿筆濃墨淹長裾羣書悉抄撮百事咸芟除下至啓禎末上至羲皇初長安何所戀三載辭林閭所戀書船來往借盈徑輿如買罔市利如農勤畬留只愁歲月邁豈問升斗儲遂令白鶴江寂寞瓜牛廬先生今七十貌似生芙蕖釀錢買春酒酒伴猶未疎一聞妙義陳使我心顏舒立言去枝葉衆說徒紛拏人方比匡鼎自謂同莊樗經生多長年此語誠不虛作詩頌先生轅固張蒼如

題禹尚基並頭茉莉扇二首

細細香風入綺櫳柰花並綴玉玲瓏夜涼未伴釵頭燕先絡紅珠斗帳中

寫生自昔數崔徐茉莉雙頭譜未書解作花枝帶風露禹鴻臚畫有誰如

客子入都出扇索書率賦二絶

我方觸熱欲南去君又衝塵向北來行遍天涯知己少不如茆屋掩蒼苔

餘子紛紛未足論對君每欲把降幡九條陌上三年别袖裏書成又万言

張大司寇生日

張夫子家京口灣千秋之橋萬歲山下有江水流潺潺天生人傑自有地宜在蒜嶺金焦間高門峨峨列五戟年始十六登賢關紅綾餅宴曲江後二十載侍蛾眉班憶昔柔兆敦牂秋使車遠自吳會還盡收桃李遺榛菅五色不眩黄朱斑千門曉入鳴獸鐶詞頭草罷貂裘頒有時散直宮月彎史家直筆得南董作者意匠歸輪般容臺典禮手自刪金鑑之錄垂人寰年來里居三改火　主恩未許林泉閑官同宣尼掌司寇刑鑄子產潛神姦式敬庶獄心痌瘝十囊視等土苴錢一飯不忘民生艱燕京六月荷花殷南城綠樹高回環柳弧懸處將進酒把杯一笑舒丹顏黑頭入相本常事今我夫子鬢未斑

送呂伸之山右二首

呂郎秋卷最清雄還往無人遇未通（唐時士子互相標榜謂之還往見王定保摭言）雪後太行山色好蹇驢馱入畫圖中

楓涇水接朱涇水小舫輕帆恣意行鱸白蜆黄蓴菜紫者番輸我促歸程

送吳上舍歸鹽官

出門無路孟東野送客還山高達夫自入清秋同寂寞遥憐旅況轉羈孤霜黄橘柚千重樹月白鷗鷺一片湖到及寅前封臘甕花時容我醉春壺

雨稼止酒經年冬夜過予以詩勸之

儀狄一婦人造酒功則大伯禹獨惡之是亦聖人過周公執羣飲沉湎罪斯坐衛武賦賓筵但立監史佐厥後漸踰閑意態恣沓拖嗣著雞而倒卓抱甕而臥載劉畚鍤埋吐丙車茵涴於時口號呶於時足

彵佬所以柴桑翁止酒詩乃作當其東籬秋黃金花箇箇南山色娟
秀翠壓髻婀嫷白衣荷擔至一笑械終破昔我遊五茸小舟泊江邏
畢子江滸住邀我洗寒餓村沽清若空中有黃蘗剉大小戶不均一
醉混強懦去冬入國門河沿卸鈴馱我往子亦來相遇塵堀堁春秋
換鶊蟀愁悱擬騷些飲子子不飲急歸勤夜課今秋仍不遇有酒止
則那終年賃僧廬兀兀守茶磨酒星安可囚酒泉豈可唾不如踞壚
頭歌哭荆高和布囊乏麄錢尚有裘可貨或貰尋陽昌或沽訪劉墮
一瓶齊得喪三爵消坎坷且拚日酕醄莫憚時詆挫歲晏吾將行櫪
馬嚙豆莖逝肯偕我還買田種黃穤

雨稼飲二十杯而腹痛竟夕委頓復欲止酒再以詩勸之

子飲可百觚茲盡二十鍾方思同旅話已似垂頭龍呼之瞠不語耳
熱面發赩腰如小錘墜腦若亂杵舂隱隱雷鳴腸汩汩水盪胸敗眠
百起倒氣轖神怪佟告我繼自今決計仍緘封毀榼壺卮罍挨排過
窮冬翻因一沉頓用博長惺忪子言未脫口四座交相哄一誤已不
堪再誤毋乃惷我今爲子譬勿謂言多噥人生若草木所貴勤培壅
及時爲灌溉枝葉青玲瓏水泉一以涸安望花茸茸酒以滌藏府洶
足媚子容有酒則觀禮爲德豈必凶躭米汁者佛作鯖鮓者宗日月
在醉鄉不見皇甫松嗟子抱渴久飲伴無留蹤迹來沉憂積腹有如
肝燥非酒破除之藥石不可攻中宵起如廁還坐不復疼披絮圍甎
爐相對多歡悰檐外風獵獵城頭鼓鼕鼕重開臘甕泥細細傾醇醲
羅列杯小大楷竹匏鬆彤俄焉寒更殺遠寺撞初鐘辭我出門去見
者訝所從昔顏枯槁木今顏生芙蓉

德尹表叔偕嵩木過宿古藤書屋次韻奉答二首

憔悴京華又隔年舊冬衣冷未裝緜人來巷北明燈裏夢遶溪南老
屋邊秋晚分（扶問切）收杭稻熟夜涼貪伴鷺鷥眠何時得遂比鄰約同
上斜塘放鴨船

湖上荒涼舊釣壇今番作客最無端文章未必輸餘子還往何緣有
熱官万里尋來詩卷重六街難得酒升寬欲同旅話宵連榻遲我驢
車趁曉寒

題客子茜莊圖二首

草色分帬衩湖光濕鏡匳白榆飄莢旋（去聲）黑蝶趁花黏伐竹籤菱港
攤書卷荻簾楊梅園最近曾憶漉晶鹽

九派東湖水層軒一望收花南沽酒市寵北賣魚舟客饌秋墳鳥鄰
租夜碓牛下洄餘隙地須爲故人謀

題夏重表叔抱膝圖

士生各有志何必慕管樂今人愛古人古人何所學當年南陽翁時
數值昏椓一爲梁父吟託意在蕭邈豈有王佐姿甘與霸才較乃知
史傳文往往可評駮先生我父行風骨洵秀濯下馬賦清詩上馬橫
大槊出門一十年足迹遍南朔荆方犯烽燧蠻府贊帷幄及歸責海
村茆屋風雨剝吾鄉老畫師張遠品尤卓邀之寫成圖粉墨洗垢濁
一老樹槎枒一卷石礫确先生坐其間麈尾嬾不捉抱膝偶然耳此
意人鮮覺奈何詩人詞比擬盡乖角去年來燕市酒地手重握春藤
陰並坐秋棗晚同撲曰歸歸未遂枉訂歸期數亂南雁北向歲歲占
候確知來不知往乃類長尾鷽首春誓偕還驢券已在搦莊窠佳匪
遠門許交剝啄租田插露苗釣水背煙殼魚鰕午罩汕芋栗夜煨爆
得酒互招尋得句互磋琢斯圖須更寫何處訪庋岳

笛漁小稿卷第四

笛漁小稿卷第五

食嘉魚和澗芳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蠻村已熟桃花米官舍初嘗石乳魚湘峽往來經兩月始添一則嶺南書

悼秦吉了

黃綬黑羽可憐生染墨塗梔畫未成不與鵁鶄同宿食只和鸚鵡鬬聰明洒邊按拍偏能越花底呼人最有情惆悵客窗歸夢斷蠻天惟剩鷓鴣聲

過牆梅花

不似吳根試蕊遲小春早已剪離思黃衣稚蝶尋難到翠羽天禽去復窺蠣粉影遮雲過處蟬紗香透夢回時花開花落憑誰問除却詩人總未知

寄南濘即和南濘送畊客韻二首

解秋細雨壓輕塵丁卯橋邊甲子旬歸去分湖垂釣好畫中真羨著蓑人

小門開處接溪梁九疊螺峯鴈浦長他日扁舟尋瘦沈共攜笭箵入鱸鄉

寄菘塍次衡圃韻二首

瘦弟先歸烟水鄉病夫又治倦游裝雪天凍手頻提攣負日何妨打稻場

聞說西泠抱布衾船窗幾費短長吟舊游曾擲詩瓢在煩爾停橈仔細尋

寄魯謙菴太守

西堂宻宴歲將更量䤈分曹鬬酒兵重聽尊鄉綸背雨還尋胥口渡頭旌宦情只爲鱸魚美詞筆真同雪椀清入室願爲詩弟子可容奉席擬橋衡

九言戲爲鷗塘壽

今秋作客燕市最無賴逢君初度酌酒開心顏節移重九二八月既望年過四十一雙鬢未班有時狸膏鬬雞棋底去不爾獵騎射虎山中還人生行藏進退貴適意置身豈必鶯序蛾眉班

題陳書厓納涼圖

杜甫南鄰也姓朱柴門月夜每招呼新來歸作詩人伴消暑牆頭過酒壺

索禹尙基畫月波吹笛圖二首

朱二十五住吾州也戀蓴鱸買釣舟我亦還家作漁父夜涼吹笛月波樓

吳儂種水是生涯朝對荷花暮芡花蟹舍即當漁屋小垂楊影裏占鷗沙

禹郎畫筆近來無邀寫鴛鴦一片湖不見當年黃子久由拳曾作讀書圖

題查田蘆塘放鴨圖二首

漾水投波各一羣半湖淨綠皺圓紋誰知煙雨冥濛裏絕勝塵沙漲帽帬

朝把竹竿驅鴨去暮把竹竿闌鴨歸柳陰日午了無事剪得綠蓑編雨衣

題田樂種紙圖

小謝詩篇小令書綠陰一片閉門居雨餘葉大斜紋滑十樣蠻牋總不如

題周燕客別駕所藏畫卷是日登岱遇雨

一生最愛米家山雲在千峯下上間著我今朝圖畫裏拖笻頂笠上孱顏

紅花埠遇雨題壁

行到江南雨便多油衫席帽蹇驢馱小桃樹樹飄紅淚亂水村村卷白波野店客稀煙未起壞橋泥補滑難過不如歸放湖中釣低蓋烏蓬枕綠蓑

傷柳

沿河一帶綠于烟生近江南倍可憐見說堤徭猶未息監工新散柳夫錢

別田綸霞先生

公昔視學江南北喝道不用車前騶行攜坐對盡文士我亦載筆從枚鄒馮梅湯惠今作者勝我奚啻三十籌一時拱手悉聽命有似五霸摟諸侯區區小國未量力交綏一敗不可收猶憶庚申十二月月十五夜經高郵風饕雪虐冰乍合沙觜兩兩停輕舟我曹擘牋各鬬句公亦笑染南豪柔昌黎硬語走籍湜彌明健句僵侯劉自此絕口不復道別後鶗蟀移春秋我方乞食走東郡公忽領客登南樓蒲萄水漲去帆疾芙蓉花發歸帆抽六街九載始一遇名場屢躓真堪羞鮎魚豈能上竹節菱角安可磨雞頭相看憐我太顑頷書許清閑夜許休狂奴故態遂復作作詩屢索缸面篘長餅遣送堆老屋得醉便斷胸中愁中丞由來任最重最重淮海惟揚州我公清節　上所悉帝心特簡非人謀臨行邀我入戚幕覓舉未跨三花虯豈知宋五又坦率瘦童羸馬無門投公聞我狀良太息作書招我來長洲周旋不以榮悴異此道今世殊悠悠官齋坐臥席未暖豈知改撫西南陬正如飢人乍得食奪之不令填咽喉天公本意欲扼我乃累公作萬里遊黔陽事簡號易治不若此地庭喧啾千山繞城瘴雨洗五月遍地蠻花稠人生所貴適意耳莫以道遠生煩憂我亦還家謝塵鞅典衣及早租吳牛

題林先生聽鶯圖

授罷韋經即把杯聽鶯紅日坐莓苔不妨更倩傳神筆畫取門生載酒來

自題月波吹笛圖二首

夜色模糊水面寬涼烟漠漠月團團一枝漁笛一枝櫓半入蘆灘半蓼灘

人間隨地是風波湖上歸來樂事多載得漁兒與菱女楚歌不唱吳歌

勸農詩爲陸江陰作

春夏吳船困送迎插秧又苦十分晴平鋪冰簟無心臥遍踏桑田觸熱行此日一犂扶白雨他時千頃割紅秔不煩雞子供亭長父老村村說尹清

春申墓

江雨江風暗愴神我來江上弔春申三千食客皆珠履國士故應無一人

題女郎周禧荷包牡丹扇頭三首

風朝霧夕只緘愁紅淚涓涓滴未休可惜籬邊好顏色歐家花譜不曾收

裊裊垂垂態最佳紛紛姚左豈能儕紅珠一索和烟剪曾上玲瓏白玉釵

傾城原不在知名別有風流勝洛京小院尋春無路到妒他蝴蝶趁新晴

登君山二首

日日波濤日日風海門只在縣樓東一山如畫興亡裏萬戟空沈浩淼中擬結漁樵爲伴侶不將成敗論英雄長江流恨原無盡謾說長江至此窮

千古風流一淚潸愁多酒少豈能澆望中隻堠連雙堠暗裏江潮接

海潮向夕漁舟還汎汎無風蘆葉亦蕭蕭烟波萬里蓬萊遠縱有神仙不可招

題雙鬟索句圖二首

端州子石蜀州牋畫裏詩人正少年一曲填成付娘子不將陳譜入輕絃

一縷茶煙兩鬢絲爲闌紅袖憶當時年來憐我心情減無復新詞與雪兒

西園玉山兩雅集王顧家姬入畫圖花下幾時成勝聚未妨側帽著狂夫

題錢舜舉春郊醉社圖

坎坎鼓蹲蹲舞祈秋成祀田祖田祖醉徹酒脯速翁媼將穉乳相挽摟來田頭草爲茵花爲籌酌大瓢紛勸酬日未落飲不休或皤腹或睥目或拍手或頓足或招或攜或追逐或號或吸或趨趄葫蘆頸長盛餘酒茨菇葉香裹餘肉但願一歲中三十六雨七十二風蝗蟲入土一千尺水旱不作村村豐麥兩岐禾九穗桑無附枝瓜並蔕秋蠲租夏放稅安眠不聞吏打門家家盡作膨脝計牲如山酒如蕉更率麄錢作秋社

題苹橋水榭圖

水檻風櫺面面開好書讀罷試茶杯不須竹下柴門閉此地從無熱客來

題坐花圖

溪上桃花一色開小船日日恣沿洄怪君一事真成錯不著棱嶷桐帽來

北發

南北東西不暫停一身漂泊似浮萍鄉心自此真難遣別酒無多最易醒蟲語草根驚客夢螢飛水面亂繁星孤舟夜宿塘西路愁說長亭共短亭

丹徒

望裏雲帆曲曲遮縈紆一綫走修蛇晚潮入浦舟難上高岸如山日易斜軋軋小車裝酒母紛紛鄉客買魚花丹徒不似江南景到此令人便憶家

渡江

風打潮舂鐵甕城禁江猶復剪江行片帆未可憑忠信二槳真堪寄死生路險孰憐游子苦家貧漸覺此身輕自來歸計誠難料莫怪東坡負昔盟

閶門

每到閶門便小留鶯鶯多在百花洲綠窗呢呢聞私語翠被厭厭恨早秋疊鼓催人辭好夢亂蟲爲客訴離愁燕吳南北二千里第一難忘是此樓

菽乳和楊芝田先生

淮南王食經八公九師撰惜哉其書亡饌法不可見偶然著遺術啜菽物至賤叟叟井華淘齒齒石磨旋香同杏子粥細比葛花麪若酪蹴乳房若蒭撇缸面若蔗漿初榨若飴黍纍煎淋漓滔長杓滓汁濾生絹未明雞三號乍啓門一扇篝燈挂屋壁溉釜燃蒿茆須臾魚眼沸以瓮攪百遍圓紋皺冰縠斷稽揭霜練或以山礬收或以鹽滷澱苦辛澀酸鹹方法從所便拉殺吳地能泡漿杭俗擅我鄉近瘠貧鬻者滿村堰魚標酒望閒水車輻片片（禾中村民鬻腐者以車輻標于林表）移舟就客航壓擔入僧院綠葵紫芽薑清齋每同薦有時配紅鰕食之已饞嗾乾將酒糟漬敗候梅鹹變其味益以佳往往崖走異縣都人慣食肉羊豕日刲劓是物纔入市塵沙糝如霰以此仕宦家棄不錄廚傳編修在金門索米類曼倩不因官獨冷止酒罷談讌菽乳造法殊其訣本陽羨黃豆來西沽紫磑徙南淀浸以一斗泉漉用五尺帣流匙訝香滑

舉坐盡誇街脂麻與罌粟瑣細費撇漩未若此易成指顧具鄉饌我本茹葷人羶葷非所戀春去秋復來飛光等髣箭無心趁杯匎久欲焚筆硯有客誦新詩令我聽忘勸壓倒孫滄螺濟濟衆才彥作者各擅場後來豈能先過門思大嚼含鐵但白戰

送柯翰周之蕪湖四首

軟紅十丈跨疲驢何似歸乘觳觫車京國舊游疎索盡弁無人讀絕交書

孝廉行卷壓時流五上春司不見收絕似秦川貴公子異鄉漂泊賦登樓

鏡裏清容祗自憐誰知圖畫各爭妍龔寬樊育紛紛在只少奩中五萬錢（龔寬樊育漢元帝時畫工見西京雜記）

幾日星隨使者軺到時寒水七磯消吉祥寺酒開缸面愛殺濃香煮藥苗

金山口

四圍山色翠相連積潦成湖遠浸天千尺敗堤眠斷虹（去聲）一丸寒日落荒烟水夫拄杖爭馱客舟子拏篙橫索錢道路杠梁盡王政由來迂闊獨前賢

過合肥欲訪龔愬愚爲同行者所阻悵然賦此二首

宣武門西送子行飄然我亦返鄉城腸迴南楚風波惡書到東吳涕淚傾雞黍往時曾有約輪蹄不駐豈無情仳離生怕從頭說且逐征夫趁晚程

覆雨翻雲莫挂懷得歸且復掩溪柴吟身未必常如瓠酒量依然闊似淮客到恐煩奴入市鐽開免泥婗除釵悠悠不是同行路悵望高城粉堞排

拙宜園補題三首爲楊耑木賦

苔逕

竹筐挑築海沙鑫石子圓勻巧匠鋪到地雨絲穀滑遊壓頭花影杖枝梧結疎籬截常年客疊矮牋招小飲徒預算吟邊秋太澹課童添土插紅芙

巢經樓

白籐爲笈竹爲箴小閣三間取次成笙典珠墳閉擸拾秦灰漢粕日縱橫槲高不放梅黰入芸細何愁蠹繭生媿我鈔書漸零落匹如殘月配長庚

竹濠

一匳清鏡拭花南冷翠千梢蘸嫩藍懸綫芎香魚受餌掠波萍動燕辭龕粉苞初脫題詩滑石鼎閒支試水甘擬學松陵製漁具割茅先結笛圓菴

贈王浦雲二首

手拈雙管興淋漓廿載江南老畫師絕似當年張水部一爲枯草一生枝

淞江絹熟越牋生大幅長圖一掃成只合呼爲王潑墨軸頭幀尾換新名

題烟江撒網圖

江樹模糊雨欲飛碧蘆根短浪花肥披圖未羨漁郎樂我亦新從畫裏歸

題蘭亭祓禊圖

芳草如裀滿地鋪一觴一詠儘堪娛雖無醉本蘭亭在猶喜流傳祓禊圖

初夏村居

枯港新添碧一灣蜻蛉忙亂鷺鷥閒黃梅果下連緜雨綠樹看成平遠山塍口涓涓秧水足籬根策策草蘖還瓦盆注後渾無事半扇柴門盡日關

即事

貧偏客死富生還歌哭紛紛一室間不爲期功廢絲竹幾人能學謝東山

南湖

南湖六月煙波闊不見荷花水面開閒殺風標兩公子幾回飛去復飛來

示德鉉第二首

萬里風埃兩鬢霜十年京國困名場何如老弟抛書卷捕蟹叉魚住故鄉

家世無田莫怨貧閉門竭力事雙親菰菱儘足供常膳鵝鴨休教惱比鄰

夏日村居戲作吳中田婦詩十首

河頭楊柳弄鵝黄乳燕飛時日漸長摒擋遊春衫入篋不辭辛苦作蠶娘

短鬢低鬟黑似鴉愛他總不御鉛華自從四月收蠶後頭上惟簪繭子花

繰絲纔罷又分秧惟有農家最得忙羨殺紅閨諸少婦早裁翠被待新涼

白紵衫輕紅袜斜吳娃生長自田家最憐雙足渾如雪日日河邊去踏車

村酒煨來竹葉清枯魚一片瓦盆盛三錢蒲扇堪障面日午田頭餉耦耕

先種荷花後種菱小舟如葉泊溪稜蓮歌唱罷菱歌起遇著人呼便不譍

烏桕陰濃一逕開四三女伴坐青苔笑看黑線翻花樣知是城中學得來

茨菇葉大芋頭長小甑蒸時滿屋香炊就麥糕先祭竈勝如富室宰黃羊

終歲惟須兩對衣木棉花密苧麻稀自來夫壻無離別不用安排織錦機

門前宛轉結笆籬竹簟繩牀任意移來往無人拘束少豆花棚底納涼時

笛漁小稿卷第五

笛漁小稿卷第六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途中和答張閬成六首

故人一半飄長翮惟我卑飛劇可憐帖地只應隨燕雀孏將短翼刺青天

年來意氣總消磨窮達其如有命何翻怪當年王處仲唾壺擊缺尙高歌

牀頭有蝎真堪畏案上多蠅最可憎顧我狂如浣花老每思赤脚踏層氷

長途最喜得良交洒分詩情特地豪君本有才過屈宋我應無目短劉曹

張郞筆力能扛鼎跋扈飛揚冠一時今日看予避三舍始知文陣有雄師

滿地江湖發興新浮家只願學玄真會當一棹黄塵首常作烟波自在人

題青溝朴上人小影三首

千林紅綻三光杏十里青排五粒松他日相尋半山路畫圖約略記雲峯

山廚夜火蒸黄獨野菜春風長豆苗閑倚長松無一事靜看日影過溪橋

薊北埃風日日吹沙塵黄不到山茨分明歡喜阿羅漢傳寫龍眠李伯時

題蔡中允早朝圖二首

紅珠帳煖翠衾香初試溫磨豆蔻湯門外馬頭風細細又馱殘夢入宮墻

十二銅街漏水催玲瓏髻子挽慵來自從朵殿簪毫後無復閑情詠玉臺

題梅定九山居圖

白雲攔斷峯腰路紅葉斜開嶺上門酒一千缾書万卷只留老友住山村

戲題嫦娥折桂圖

十分圓月暈微黄桂樹婆娑影漸長笑折花枝踏濃露夜涼親自覓吳剛

送蔣上舍歸里二首

鞍背船唇漸不支涼宵有夢戀東籬何如鄉里開冬學老作兒童句讀師

愁裏匆匆送子行蹇驢蹩躠片帆輕村南村北相尋便恨我還家計未成

與庚齋話别用無亢韻二首

還往無人温卷生秋風又作苦辛行酒邊三日遲君去兩兩風風最有情

面槁心灰鬢髮殘家書猶自說平安世間未有窮如我莫作尋常敗舉看

送幼鯤遊嵩山四首

錢郞才氣真無敵萬里秋旻鷹隼橫此去學書幷學劍底須淡墨榜題名

我曹面目寒如鐵豈有熱官相往還不學乞兒爭向火自應僵卧老空山

紛紛凡肉飾華鞦伯樂難逢死即休莫怪馬房諸厮養眼中原不識驊騮

君向嵩山結草亭亭前三十六峯青帷攜一把金鴉觜日日松根采茯苓

和王清遠西城別墅詩十三首

石帆亭

峯如巾子高亭比艇子窄不因五兩風常挂一片席肯學湖海人捩柁騎浪脊

樵唱軒

朝樵斧丁丁暮樵擔納納樵風一以送樵唱互相答欲尋樵子語前路白雲合

半偈閣

千轉陀羅尼八念阿那律盡袪文字煩半偈了可畢午夢曲尺牀春浮影入室

大春軒

蜉蝣葉底飛蟪蛄草間語不知大春年乃有八千許軒中著書人上與蒙莊侶

雙松書塢

塢閒所移松恰得杜陵半枝垂鸛鵲踏花落鼧鼥竄安得宏偃筆對之寫直幹

小華子岡

平岡路逶迤下上可登陟劃來輞川圖寸寸皆秋色泉流小草中瀧瀧鳴不息

小善卷洞

洞戸深窈窱石扇生苔衣習坎行有尙肥遁心所希偶持松炬火亦有蝙蝠飛

春草池

謝公春池上草與水色同語鴨菰葉裏睡鵝茵香叢有時明月夜閑擲釣魚筒

三峯

華山有兒孫江郎有兄弟小大雖不齊削成亦具體亭亭三朶峯一一露華洗

嘯臺

公子洵逸羣抑揚硏嘯旨擁膝坐層臺泠泠風入耳乃知自然音絲竹非所擬

石丈

車前望塵趨堤畔埽門謁何如呼石丈下拜具衫笏願學狂米狂惜此百鍊骨

竹逕

綠玉萬餘个一逕風脩脩移來墨王亭喚作瀟灑侯課童埽虹粉延客煨貓頭

綠蘿書屋

書庫在城北書屋在城西薜蘿風裊裊綠映書籤齊何年突相訪朱墨翻標題

爲新城夫子題畫

竹枝鉤鏁水洄灣枯木查牙巨石頑不學吳裝徒斌媚天然老硬似荆關

送悔人兄還楚

穎兄別我去歸臥楚江烟飯熟長腰米魚肥縮項鯿高堂雙望眼才子十差肩樂事家庭得超然謝俗纏

壽黃封公六首

當年七聚早牽絲定武甃盤擘荔支盡說涪翁有家法輕紅句並少陵詩

一從左宦下天津素雪千堆白勝銀七載西沽佐鹽筴何嘗餼頼似靈均

蠻花犵鳥遍荒陬佐郡曾爲萬里遊日酌靈泉一杯水至今深箐有

歌謳
本朝遼左比南陽大邑分符綬綰黃頰海人家半漁捕催租不用下
村莊
關東魚美不論錢土菌綿梨味更鮮難得懸弧恰長至醽歌聲裏瀉
瓊船
玉堂官燭樺烟輕才子思親陽鳳城佇見雙鳧飛闕下六街同聽漏
琤琤

三月十五夜濟南道中遇雪同澗芳賦

來往齊州熟似家村旁古路認三叉風顛久擘千絲柳春老還飄五
出花入壠無聲滋小麥舞空有力戰飛沙晚登舜子城樓去白玉堆
中看雒華

鍾聖輿招諸同人泛舟大明湖八首

蘆笱齊抽碧玉簪柳垂長線水拖藍郭中到處通遊舫除卻江南便
濟南
三分春色已過二湖上風光倍可憐縱使鍾郎無酒榼也須終日恣
洄沿
家家湖面築平堤界畫分明似卦畦雇得藕夫先放水一年一換種
花泥
湖邊亭樹總荒涼惟有韓家竹遶廊試問主人緣底事不安牕子只
安牆
人生笑口劇難開經歲良遊僅此回一事尚然餘悵望敢冠不見趙
三來（謂豐原也）
李杜遺蹤半有無惟餘歷下一亭孤怪他後輩輕前輩又作天心水
面呼
自從邊李登壇後若箇詩才迥絕倫休說邇來名士少諸君已是濟
南人（同游諸人皆先後流寓）

山水齊州信足誇山多藥草水魚鰕稻田半頃如容買便借臨湖館
作家

過臨淮

病臥騾肩六尺輿飯饑餅大客嗟歔今朝喜向臨淮過一把銅錢買
鱘魚

贈宋山言三首

小宋詩才勝小蘇共驚文采似於菟他時修史燒官燭畫苑應添半
臂圖
龍文百斛筆能扛高築堅城受我降悔不從君經歲住花時同倒鬬
雞缸
灘石稜嶒嶺險巇珠江重到鬢如絲較量一事應輸我五月堆盤啖
荔支

上九江郡守叔

九派烟江接蠡湖潯陽風物儘堪娛蓮花擬結東西社贏髩遙看大
小姑謝客近多池草句阮咸許入竹林圖官廚脫網鯡魚美到此令
人懶問途

梅心驛書所見

兩兩相攜女伴行鳳陽花鼓最知名笑他也學羅江怨對客低頭作
慢聲

同心蘭花

濯枝小雨灑珠江並蔕蘭抽白玉缸未見崔徐勻粉墨空憐屈宋賦
蘺茳黃蜂背惢偏成對（國香譜載蜂采他花俱口銜足蜜惟蘭惢以背負之）錦蝶尋香也作雙
天末消魂是孤客幾回護惜拓紗牕

初食新州荔支色香味已變戲成二律

蘭湖兩遇發南颿未啖新州蠟荔支翠籠分裝纔幾日冰盤競擘已
過時多情莫厭徐娘老赴約須知杜牧遲西蜀酸甜小紅顆也曾撩

得少陵詩

輕紅挂綠早登盤自笑新來量漸寛當暑最能消客夢飽嘗幾度廢中餐殼如蚶子紋還皺核比丁香結乍乾漢主不知三日變空令蠻徼遞長安

再食新州荔支色香味無損疊前韻二首

十八雲鬟趁曉颸競將圓頰染燕支芙蓉邐入濃烟裏翡翠虛當細雨時（芙蓉邐翡翠虛皆嶺南地名）樹底珊瑚垂子重園中烏雀繞枝遲（本草荔支熟時人若未采則蟲鳥不敢近一經攀摘蟲烏競集故土人必于日中采之）蜀山閩海知難及玉局仙人屢賦詩

珠露瀼瀼荷折盤嫩涼消暑客愁寛官齋閑許諸孫住香荔拚教恣意餐椰酒滿瓢殊少味蔗漿迎節易中乾何如頓頓饑瓊實藥竈無煩砌下安

初食新州荔支以色香味已變漫寓憾詞夜來重啖風韻劇佳已疊前韻二首再賦一律爲十八娘解嘲

楊梅盧橘爲先驅細蹙紅羅裹玉膚七聚未須誇玳瑁兩川何必重珍珠謾將西子輕唐突亂寫明妃入畫圖嗤點傾城吾甚悔頓教人說是傖吳

七夕

盼到秋河絡角時露香風細慰相思素娥凝恨成遙妒（是夕天陰無月）靈鵲多情赴好期暮雨又留來歲約愁機重織斷腸詩別離情緒難消遣只有雙星脈脈知

七夕後一日

掩袖傾囊怯早秋河邊灑淚雨初收風筵乍寫經年恨夜帳新添一段愁金井有時桐葉墮碧天無語杵聲幽懸知万頃星灣畔妒殺鴛鴦睡插頭

鶵鸚鵡

慧禽生小已嬋娟好似邊鸞畫裏傳薄薄香膚緣食啓纖纖素趾動人憐芳林暗妒鶯調舌綺閣偏憎燕比肩只爲聰明絆鈴索羨他野雀性靈全

諸葛武侯銅鼓歌爲家中丞賦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奉命揚王廷白旄黃鉞左右列曲葢孔葢高亭亭羽葆鼓吹各一部前後導擁將皇靈更有虎賁士六十軍裝劍佩聲玲玎（裴松之三國志注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葢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羣蠻梗化常事耳遣將亦足征殊庭何爲重煩元老出注爝無異輸滄溟若曹若孫均漢賊曷不告廟行天刑豈知純臣有長算根本之地須先寧國家盡無南顧慮乃可北出施雷霆況此四郡最雄富幪賨賧緤堆蠻垌欲令輸誠出供億能不整旅搖旂鈐丞相仍服儒者服綸巾羽扇升輕軺遂于五月渡瀘水黃茅瘴雨瀰嵤岭初時羣蠻尙篤驁紛紛屯聚秋田螟狼獷烏滸率異類猪狫犵貜偕獠狑吞蚘啖蚔齒牙黑跨犀騎象容顏頩深林密箐竄伏易往來跳擲追飛鋋簞篣削竹染毒草鏃鐵離刃磨霜硎設奇制勝賴丞相鞭抶六甲驅六丁從來王佐有神授此術出自陰符經豪渠指顧就束縛麏奔鹿駭狼顛瞑擒之縱之如是七輪誠歸命無稽停羣蠻擎跽獻方物背負銅鼓行伶傳比之于鐘製短縮方之于磬音碏泠華人共詫目未覩非錞非鐸非叮嚀（鉦也出晉語）粤稽史冊始東漢伏波鎔寫神駒形西南諸邑最寶此戰伐祭祀爭撞釘當其冶銅鑄初就設食召客烹禽猩鈎藤之酒滿缸貯男女雜遝羣撩拎項珠圓碾海蠃殼頭髻亂插山雞翎黃銀白金釵股重持以扣鼓傾鬟聽留遺主人不將去傾刻擔拾盈香餅（管也）樹陰恣飲各半醉吸哇欸猥歌吟吟筒拍長腰響鞚鞚葫蘆短頸吹瓏玲（筒拍鼓葫蘆笙皆蠻人樂器葫音泊）其聲悉赴此鼓節一酣累日何曾醒自從羅拜獻大漢牛車牽載辭鈎町丞相製作極天巧行軍甑釜摶新型坎離水火一以濟不用炊煮師飽饘埋藏往往鬼呵護此鼓獨立千餘

齡何時流傳入南粵輦致幕府青熒熒中丞於今文武特碧幢紅籥
臨丹冥勞心填撫已四載至誠直可通圜宴七十二風應候至三十
六雨隨時零生黎駕岐胥向化馬人蜑戶從使令乃於暇時出此鼓
八扇盡拓紅窗檽紫梨四旁斲作架碧綿九股挼爲綎高齋搥擊韻
呟鞳亭午日射光曨聆摩抄兩手拊其質良久絶不聞銅腥我聞古
器厚者贋似此堅薄難摹倣厥高四尺徑三尺一一穿剝蝸旋蜒天
然盡作臘茶色色分子午殊婆娛其餘諸色咸遜此砂斑翠綠苔花
青鼓心如日圓且滑炎焰四散輪甦艷蠻書誕怪了難讀筆墨茫昧
徒留銘雲雷泉紋逐層繞大小碎乳排萍星又聞赫連昔曾鑄塗金
飾以畫廉覶歐陽頠亦屢貢獻紹興秘閣誰其聆未若此鼓號諸葛
湯盤孔鼎同流馨器卽不佳人可重何況神采飛爐爐作詩渾忘氣
力弱三錢軟筆揮蛸蛉

笛漁小稿卷第六

笛漁小稿卷第七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題秋原放牛卷二首

犓角常懸一縹壺花村草市酒堪沽每思細雨溟濛裏寫作騎牛第二圖

最憶秋田秔稻香催租吏不到村莊閒跨烏犍尋鄰叟橫笛歸來已夕陽

七月十四夜立秋二首

我本悲秋客天涯怯素秋吳根縈夢寐海角又勾留暗砌風梧脫涼蟲露草幽一丸明月上隔座好探鉤

未得消摩力杜蘭香謂丸藥為消摩俄驚節序催涼蟾明夕滿新鴈一繩來促織繅愁緒流螢撲老苔不須燒樺燭共倒白瓷杯

題天女散花圖

尺三汗脚踏紅埃夢裏難逢優鉢開我亦年時頻示疾只無天女散花來

題水墨羅漢卷

龍眠遺跡總茫然意態看來似老蓮如此阿羅生面好擬攀東絹乞君傳

題四時寫生折枝圖四首

嫩蕊繁香煙霧團黃蜂白蝶繞雕闌自憐一別三三徑花朵經年畫裏看

嶺外常留倦客居海花蠻草最愁予筆頭能帶江南色大小三黃也未如

折枝叢豔寫新圖試看南唐有此無勾染儘教誇院體懶勻朱粉再三塗南唐畫院有折枝叢豔圖但工勾染而少氣韻謂之院體

小白長紅風露零好呼花匠蒔閒庭何時一縷茶烟外拗取鮮枝插膽缾

閏七夕

又趁秋宵月一弦停梭搖珮路涼烟新愁暗數三千刻良會難逢十九年自壬子閏七夕至今已十九年矣莫管黃楊經厄減儘教烏鵲把河填曆家七夕如頻閏拚與支機作贈錢

佛手柑

彈指無心學趙州越娘纖手摘來柔腕邊乍脫珍珠釧掌上堪懸茉莉毬粵中每茉莉開時摘取其花以纖纊縈結成毬或挂釵頭或懸帳底焉天女散花因問疾時予疾猶未平麻姑搔背恰逢秋武皇內傳留遺事也擬良宵剖玉鉤

五色鸚鵡三首

奇姿惜未載禽經番舶淩濤度紫溟辟幢護寒遮蜑雨玉籠流影入倭屏九苞丹穴雛分羽五色羅浮蝶借翎羅浮山有蝴蝶洞洞中產五色蝴蝶其翎大如扇休說綠朝雲語巧採蘭志載河間王琛有妓朝雲善歌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則鸚鵡和之遂呼鸚鵡為綠朝雲未如時樂鳥偏靈西陽雜俎載唐明皇時有五色鸚鵡性最靈張燕公表賀稱時樂鳥

孔翠應慚品格低獨憐万里只單棲梧桐葉底輸幺鳳豆蔻江頭妒錦雞金縷含愁歌夜月綵衫凝恨舞晴霓秋涼莫道思歸字貞觀時林邑進五色鸚鵡每言苦寒思歸其聲清怨才子爭拈翠管題

妙舞蹁躚似麗娟縈絲吸蕊綺牕前越嶲有吸華絲凡華著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入貢漢武以賜麗娟作舞衣春暮舞于花下落蕊滿身謂為百花之舞啄殘紅豆愁無語按罷霓裳態可憐神女襪羅三素繞仙姝幐褶百華全天生豔質須珍重野鶩家雞莫鬬妍

嶺南述懷寄澗芳四十韻

失意三秋後沉憂百疾攻由來多罥毿只為遇冬烘衫色猶青草霜威逼紫濛藥方終日檢酒債幾時空漸獲寖苓效麁收麴糱功新黏牕紙密深築地爐烿矮炕溫馨火羸軀血脈融瓦甌糜夜煑毿梳乳朝桐稍稍交游集欣欣意氣通旅顏從此豁酒聖有時中越嶠書初

到燕臺歲已終裝須重掛擋行怪太倥傯遠別親朋惜離懷父子同自非貧次骨安用走如蓬腸斷三叉路神飛一畝宮遷延過上巳筆墨戰羣雄莫訝人皆醉渾疑世盡聾腰圍原似沈鬢髮已悲逢覽鏡愁無極當筵恨亦充我嘗嗟計拙君又歎塗窮遂結悽惶伴低跨蹇蹉驢杪春辭冀北十宿抵齊東塵拂齋前榻韉披廄上驄誰華雲滃滃趵突雪潨潨壠上罝山雉湖邊摘水蕖井梧光黯淡堤柳影蘢葱小墢栽亭菊涼棚縛海棱丁香開瑣細翠尾茁蘴蕽鶯粟花千瓣雞頭竹數叢院心碁腷膊簷底鳥惺憁競把長箋擘爭誇句子工杯傾金鑿落曲奏玉玲瓏絳蠟燈猶焰驪駒轡又攏村醪嘗棗麥土銼苦惛憎驛路黃梅雨江程白蘋風泝灘驚退鷁踰嶺怯啼狨夾岸榕陰綠連村荔子紅五羊仍作客四度月呈弓才子頻搖管新詩寄滿筒天涯思聚散吟和絡絲蟲

汲古堂前紅梅秋日吐花和青叔韻

三八瑤姬酒興闌臨風醉倚玉欄干霞痕入曉光欺杏脂氣迎涼韻勝蘭不逐冷香春日夢愛分秋夜露珠團絳紗衫裏肌如雪莫作濃花豔蕊看

滄浪亭看桂

盡捲湘簾十二行閒園日似小年長青瑤枝綴金鵝碎紅木枰敲玉子涼竹下酒杯思舊侶（謂潤芳聽叔也）亭前粉蝶撲繁香南湖此際笙歌沸暗想儂家綠雨莊（綠雨莊在南湖上有桂四大株皆合抱開時游人最盛）

貍奴歎

我讀貍奴歎不獨歎貍奴芸生自茫昧遂謂天地無孰知有定分冥冥衡毫銖嗜欲焉可縱口腹焉可逾先正誕告誡一一存盤盂昔者帝縉雲有子雄牙鬚每食恣饕餮竄逐不與俱至今敦鼎上鎔寫留形模殲物充肥腸適足戕爾軀奈何後來者對案獨睢盱貍奴於毛羣顏狀如於菟捕鼠乃專責報蜡紛神巫倘年不順成牲酒徹䄀壺坐餐尸厥職誰容逃其辜苟爲肆偷竊罪大誅難逋宮園廳宇曠貍實繁有徒銜蟬上樹枝探雀蹲棱柧藥闌撲蝴蝶蕙墢擒螻蛄巧伺綠鸚鵡亂踏紅氍毹搖尾翻盌碟潛身入庖廚夏蹋光滑簟冬偎溫燉爐叫呶夜逐隊跳擲晨引雛飽即占藤墩倦即眠花塢一任鼠陸梁齩文籍衣襦青箬裹晶鹽聘爾何爲乎買魚穿細柳因歎涪翁愚我亦致其一欲保殘書圖昏黃每逸去飢則不待呼稍稍加束縛縛急聲豪麁終宵攪客枕鼠輩爭撇揄比聞東齋北玉缸水瀲灩小魚數十頭白碧青黃朱三尾短頸頰銀沫相吹呴炎方足蚊蚋更畜四靈夫翠茸將紫鬣其樂真于于忽遭老貍虐食肉先食腴磨牙澤口吻惡嚼園南隅嗗嗗意未厭旦旦猶窺覦往往騎牆頭自朝至日晡急思乘閒躍將躍偏跔跔人前故回翔反若無所須昨日日午時一線注清矑偶噉蕕蘭葉味勝濃屠蘇興酣遂高眠禍機動須臾詩人惡之甚趫結不受拘爰張牙弰弓爰抽金僕鍏壹發洞胸臆垂斃還奔趨快事洩衆憤有笑無嗟吁貍固不足惜但惜弧矢汙有虎伏林莽有蛟蟠江湖有毚噬禾苗有貙啖雞豬亦有跋扈狠亦有大猾爲亦有兩頭虺亦有九尾狐由來翦貪殘貴在窮根株

中秋前一日飲東園桂花樹下即事

三載不到此景物忽改觀霜風披炎州秋半暑已殫亭前桂花發一榻亭中安綠鬢綴金粟意態何珊珊糝臨淥水鏡袖倚翠竹竿紅蕉亦嫵媚開傍卍字闌樫柳姿嬝娜栟櫚影團圞弄晨光熹微搖暮煙霏霏橙移細雨後枝綴黃木難葵雞啼池洪穀犬嗥沙莫層層粵王臺飛閣晴流丹名園割勝地暇日陪清歡醞傾倭漆盞鱠疊哥窯盤枸櫞指信屈郭索臍尖團匕抄蒟葉醬匙舀桃花酸轟飲不知醉爲樂非一端較戶戰兩軍鬪句登高壇伯仲二叔氏朗朗雙明玕書羊真孔草詩孟澹李寬弱毫握玳瑁古墨磨躬桓每當文字飲不畏觥籌攢香贏鯨吸呷粉紙蛇糾蟠矯矯天馬駒逸足難遮攔半酣氣磅

礴競脫蕉紗𣠽玉籠飫言烏銀鏑追翔翰汲泉洗雲根乳竇探靈㩇開櫳放孔雀珠尾搖蹣跚行疲蒼苔滑坐怯石磴寒靜聆山水音有似湘瑟彈改席賭圍棋屢敗醆屢乾巢邊烏漸歸牆角日已曛青蘋發涼颸戛戛吹箖箊遙天鋪藍羅飛上白玉丸還期續雅集趁此桂未殘

衡圃車駕視榷粵海久之不至昨聞已抵三水喜賦二律

黃塵六月去京師万里蠻江得到遲天末故人凝望眼篋中幾卷續新詩鷓鴣聲裏山如畫橄欖村邊雨似絲可惜使車來較晚未逢荔子出園時

自別君來入瘴天天邊月子六回圓吳魚嶺鳥沉鄉信藥裏繩牀送好年笠澤草荒垂釣碣浣花詩乞築堂錢須知不負當時約一笑狂奴又放顛

寄宋山言

歸心久逐檳榔水客淚新濺蒗蕩花開篋看酬東浦句（謂悔人兄也）尋僧知闞北藍茶詩圖筆陣逢今雨畫棟珠簾賦落霞剩有梅根坑石好異時攜贈注蟲鰕

題洋畫二絕句

樺皮蓋屋島中間水面鸕鷀挂小鑼蔗酒滿螺人醉後蹋歌騎膊競登山

海外山川入畫圖笑他潑墨總模糊筆蹤纖細渾如髮宋織看來得似無

中秋東園宴集分韻得弓字

節物珠江總不同四時花發一園中桂枝尚未飄黃雪荷葉獨堪飲翠筩棋譜細翻蝴蝶局射堋小試鳳凰弓（是日於園中弈射以賭酒）秋來最數斯游樂坐看蟾光上碧空

又得河字

不用香茵壓舞羅清沽如濟濁如河衡簾歸燕飛雙翦裂藻游魚擲亂梭粵秀山頭雲玉葉滄浪亭外月金波世間兒女團圞日客裏淒涼醉裏過

英石硯山歌

英州之石最巉巧大逾數丈小一拳園亭几案入清矚爭購豈復論金錢于中小者更難得其值往往同珠璿土人潛行恣劚掘泝錦流水投靈泉（放翁老學菴筆記英州自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上中二品盡藏匿惟將下品充門塵我游南粵已三載遍買不獲心悁悁平生託志在巖穴所嗟二頃無良田小山湖石漸頹落亂草沒徑苔封荃歸未終月出累歲回思故岫胸煩煎廿年行役似萍梗推篷委轡看山川高峯巨嶺不暇上深澗絕島何由沿力微況乏濟勝具每遇登涉翻還延九州先後踏其六更歷河濟江淮壖經由名勝指可屈雲煙過眼恆流連向平婚嫁尚未畢安得洞府追潛仙三神五岳料無分一丘一壑還思專耳聞目見亦已夥試隸石事書長牋到公奇礓石丈六當時輸送華林前歐公菱溪有石二至今屹立梅花邊（菱溪石在滁州醉翁亭梅花側其梅則歐公手植也）錢唐龔氏舫齋畔玉玲瓏刻宣和年（玉玲瓏宋花綱石也上刻宣和年月并進石人姓名今在龔衡圃主事家）書家北米劇好事良鄉巨石留荒阡（房山有奇石立巖麓米仲詔欲致之勺園中重輪十駟百夫曳之凡十二日始達良鄉力竭而止因臥之田中繚以周垣覆以葭屋）凡此數石我盡覩筆不能畫言能傳其餘一一有載記更爲具述辭囉嗹奇章一品衆客詫有道二字良工鐫玉清昭應發䃭礧文饒詩句劖蒼堅壺中九華在湖口百金歸買留詩篇（東坡題壺中九華有百金歸買小玲瓏之句）屏風三疊號肘後二者謂可齊跟肩（湖口鄉生以三石折疊爲屏風山谷題爲肘後屏風以配壺中九華焉）涪翁此語定不謬所惜奇物終沉湮仇池雙石尤足寶韓幹二馬差相權蹲師子與睡鸂鶒仲恭堂外曾羅駢裏陽袖中次公攫自後不笑元章顛東京苑內疊艮岳花石綱運行連連險怪萬狀割羣玉奇詭百態縈洄漩奔馳惟恐稜角損孔洞悉用黃泥填更和膠土裹其外烈日曝令乾而

圓麻筋百道細束縛千夫喘汗紛扛牽李曹百絕咏初就艮岳初成徽宗自作記命李質曹組各爲賦一篇幷詠百絕句事載揮麈錄金人裝載歸幽燕今京師瓊華島石皆宋之艮岳石也更有筆山亦神品白石一點明峯巔銘裁赤壁賦中句御書小字形遒姸宋廣濟庫有靈壁石筆架徽宗御書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小字於背武林故事兩奇石南極北斗分星躔武林故觀堂內漆廚中龕二石一有星似南極一有星似北斗公謹小有洞窈窕小有洞天弁陽周密公謹家所藏石也遜叔平遠巒迴旋錢遜叔家所藏小山平遠石黃州怪石堪作供前蘇後宋爲收甄西陂宋先生判黃州時獲石十六各以形象名之而繫以贊文筆詭麗惜未見其石也詩人到處手摩弄廉吏歸去帆飄翩文紀取壓鬱林舫休映搬入西陵船中丞粵裝誓不治清德洵足逾前賢邇來有客贈一石自云得自鍾山裕胡桃皵皺紋理蹙彈子窩小繩絲穿水痕冪褶秀莫比聳身拽脚平無偏首尾向背盡合法嵌空峭拔由天然坳窪未須瓷末刷纖細何用魚膠聯形模雖微氣勢闊衆峯朵朵芙蓉鮮淩晨霏霏帶峽霧際晚裊裊飛江煙磬山田採合退後林慮坑產慚居先羅浮匡廬妙比擬詩成日未移三甎七言五字各據勝篪吹塤和聲相宜我家舊蓄寶晉石一峯華蓋如撐天翠巒玉笥鬬崒岃月巖一片光嬋娟方壇妥帖若棋局龍池津潤疑珠淵下洞三折通上洞水注成瀑空中懸寶晉齋研山圖說詳載陶九成輟耕錄中常時匣之甸漆合數兩裹以吳蠶綿百年累葉遞相保珍重不顧黃金千按圖來索靳勿與寧使玉碎無瓦全豈知收藏稍未密和璧終爲秦人揵研山一旦不復見室中故物惟青氈當年此石去海嶽蟾蜍清淚流涓涓米南宮有硯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余清泪滴一絕茲來英石且難得令我萬里長思慾君子寓意不留意此語能使痼疾痊太湖山石總蚰蜒宋時一武臣申牒論太湖石云此件石蚰蜒不堪用亦可一結瀟灑緣搜奇抉異與已懶人生所貴無拘攣巧偷豪奪請勿慮比來我意同枯禪

對雨遣懷和韻二首

風雨蕭蕭打翠櫺梧殘蕉敗不堪聽心存千里驥伏櫪恨隔層霄鶴翦翎倦客愁拚雙鬢白空齋魂怯一燈青何時斫竹支層架枯蚌然油照小舲

溪南茅屋掩荒苔有夢恆從熱處回經歲故園無信到一箏新鴈送愁來驅寒夜進蕉三葉壓藥晨傾粥半盃天末多情惟措措似憐憔悴爲頻開

晚秋雜感四首

定武蘭亭墨搨輕學書愛就紙牕明龍頭鎗內酒初熟鵲尾爐中灰漸平歸羨斷雲排鴈字愁聽落葉攪蛩聲燕吳兩地無消息旅況今番已飽更

漸暾紅蓮飯半升夾衫初試鵲紋綾吟邊落日山一桁客裏望鄉樓五層事逐江波流浩浩病如僧骨瘦稜稜手中書卷全拋棄小幟無煩障蠟燈

晚來仙鼠撲虛簷香噴戧金嚙鎖蟾冬冷驅寒須紫桂夜涼遮霧下黃簾依茶經次看魚眼抄藥方多禿兔尖恨殺年華如逝水頷閒已白數莖髯

短髮新來不滿簪官齋景物我能諳迎冬葉脫羣山出向夕風收万籟含朱橘分甒香細細綠蘿裊月影毿毿醉鄉不用尋王績一枕還家夢最酣

六言絕句十六首送青叔北歸

楊柳青歸沙岸葡萄綠漲珠江畫鷁漫催疊鼓鬬雞且倒深缸

惜別江淹作賦思歸王粲凭樓剛剩一分春色又添兩地離愁

三日水邊多麗翠葉斜侵鬢脣江上晚來風起遶檣燕燕留人

煙暝鵜鴂聲急雨昏豆蔻花開船似畫中行去酒從村尾沽來

蜑子舟輕似葉細鱗網得香鱸搖櫓粵娘問客可有桃花米無

鳥語輈輈格磔蠻詞欸猥阿那翻就竹枝短調試教持檝人歌

舟行十里五里岸上千山萬山峽雨峽雲陣陣江花江草斑斑

水驛鴛鴦波暖山程躑躅花紅江口尙拖青雀嶺頭先驟香驄
塵外亭前灘窑鬱孤臺下江清試看長年扳柁真如老將行兵（用夢村詩中語）
三月尾多爲信算程已至南昌怕有拋車雲起須尋余大娘航（唐時西江客船惟余大娘航最大）
官亭乞得如願安穩分風渡湖向晚雨香雲膩留客大姑小姑
江魚日夜西上江水日夜東流七十二鱗無恙十三行字緘愁
皖口波連浦口東梁山對西梁曾記昔年歸路蕨肥筍美魚香
十二紅樓佳麗淒迷斷草荒煙獨有秦淮湖上至今猶放燈船
良夜二分明月香風十里珠簾杜牧正當年少揚州好夢厭厭
到日鵲華橋畔一家游比烏衣更喚酒邊舊侶藕花深處籌飛

讀青叔北歸集戲書一絶

小長干畔小停舟江上多情是石尤見說春光在桃葉自無好夢到揚州

魚梁晚望

風卷濃雲送雨還陰崖豚柵已先關行人歇馬魚梁店斜日尚留山外山

經嚴陵釣臺下作

未信綸竿天半垂高風自足動人思娶妻難得梅福女求友悔結劉欽兒（光武爲南頓令欽之子）七里山花明躑躅一灘煙水沒鷗鷺臺西誰擊竹如意問著土人都不知

笛漁小稿卷第七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赤烏松二十韻同張超然龔蘅圃高查客聯句

惠山寺東南有松蒼然立昆田 近與山爭高遠 遠共墖相揖百尺乃結頂翔麟 長身戴圓笠不騫 石楠杉柏桐厥勢那得及昆田 遙遙一舍外凝望無停檝遠 茲來約游朋際曉寺門入翔麟 言尋小僧寮竹壓荒徑溼不騫 紅白花參差遠 淺深水滃濼磴帖卵箇箇昆田 嶼迸角觧觧牆危古蔓絡翔麟 亭傴香茆葺昆田 天風何處來頭上聲颯颯不騫 角鬌鱗之而昆田 乖龍老不蟄翔麟 山僧前致辭此樹志郡邑遠 種自吳赤烏昆田 證古發藤笈閱歷年歲千不騫 經過喪亂廿昆田 不爲勢家奪翔麟 寧許樵斧執遠 嗤彼岱宗坳蒙秦大夫級昆田 吁嗟華蓋山誰復見五粒不騫 愛此螮蝀姿烏鼠亦翔集翔麟 盤桓日亭午遠 始去躡峘岌不騫

送查浦入都

平生諸故人盡作金閨彥惟我名未成四十尚貧賤時時縫征衣頓頓食破硯愁腸輪九迴傲骨剛百鍊叩門無曲拜對客乏佞面常懷磨滅剌不理生熟卷因之與俗迕七試七不薦鬚黃枯似草衫碧黯於靛先生本高才交友徧畿甸秋風屢遭斥乃與我同傳掉頭辭名場兩載臥鄉縣圈篷船互挐無事數相見小槽壓村酒得醉頭脚旋狂吟每抱膝倦臥時側弁租田約耦耕仕宦焉足羨朝來忽過我云欲赴文戰無錢辦行裝脫典細君釧年來聾敢心翻然又一變丈夫當雄飛未可守荒畡邀我同脂車而我與已倦自從離京華歲月如抹電紅塵夢不縈白髮親最戀何能違高堂對食不下嚥況思人海中亦復少強援豈堪倚市門晚以醜自衒先生盍少留茅舍羅小錢三升傾畫榼一斗糴青蜆禾中蜆以斗量買謂之糴 雲泥從此分臨別情眷眷且秧魚半池更咒雞一線關雞一線作一犨見戴復古詩集 寄語湯與楊吾其老漁畋謂西崖崗木也

送海鹽李明府入　覲

賢侯才氣絕世無超超逸足天馬駒妙年香名動紫路百里再見分銅符赤城之霞滿廳事種花又徧鸕鷀湖武原瀕海號劇邑案多訟牒租多逋侯來治繁若治簡衙清惟酌水一盂諸鄉士風一朝變千村秔稻爭先輸堂敧牆夭不改作松杉百柱紛支吾寬民之財息民力鼛鼓久息羣歡愉晝簾常垂靜無事齋中只有絃與壺冷金宮牋試古墨硬黃舊榻臨官奴近聞　詔書訪循吏節府交薦飛雙鳧我來送侯侯飲我了頭之蟶巨口鱸坐間出示詩二首如百二十圓勻珠玉鞭三尺梟冰雪春前便可歸　皇都　天子用人方不次況侯才地尤魁殊上馬能執丈二殳下馬筆陣排千夫櫻櫊別殿一召對會見威鳳停高梧口呵硯冰作長句句法定笑劉叉麤

題寫山樓主人墨梅二首

墨梅舊數楊補之今看尺幅橫一枝盡刪海粟百絕句寫山樓有無聲詩

冷蕊疎枝色斬新鮑夫人合管夫人問君嫵媚何能爾莫是羅浮夢後身

題喬無功餉烏圖

白田烏尾畢逋舍彼菀集於枯辛苦覓食哺其雛雛生翅膀乾朝飛暮宿歡相呼老拳忽遭雲隼擊惡口又被林鴞誣鳳凰百鳥王絕不明區區拘烏入雕籠不令飲啄栖江湖羽毛襹褷形影羸孤淪精雪窖喪魄煙蕪啞啞雛悲鳴南飛返故都銜土壘爲墳口瘡血模糊異哉孝感庭中烏一日三匝繞堊廬炊香菰滿盤盂餉烏烏反哺見之雙淚迸落如圓珠祝烏父子好相守罻羅罼罨隨地鋪嗟嗟白田烏良工慘澹寫作圖此圖畫院從來無

題汪無亢松陰濯足圖二首

文陣雄師銳莫當交游海裏放顛狂人間無地堪容汝來試松風六月涼
兄弟平分上下洄蟵尋九陌踏風埃看君淨洗紅塵脚笑入尊鑪小社來

題汪無已秋林讀書圖二首

南船北馬廿年餘頭白慵開夾注書羨爾秋鷹雙眼細不令故紙飽蟫魚
粟馬紛紛作好官荒林誰肯小盤桓讀書原是君家事況值秋楓葉又丹（祭酒先生有楓林圖曩曾屬題）

題沈厚餘侍兒索句圖

沈郎秀句近來多風貌還能敵阮何他日相逢五亭畔當筵須喚雪兒歌

題郎與賢多麗圖五首

文人武士載連車把筆彎弓盡不如戰罷鐵衣才卸却又鋪匹練草軍書
一榻橫眠不據鞍腰間革帶十圍寬疑君面有封侯骨拂袖如何便去官
漫說佳人絕世無繞身一一是名姝更看意氣麄豪甚滿耳金鐶立固姑（胡姬也見元聶碧牕詩）
我見猶憐未可期別裝金屋貯蛾眉牛車麈尾須更檬莫似王郎見事遲
鍾乳金釵興未忘溫柔鄉勝白雲鄉人生樂事無如此不羨朝韡趁曉霜

贈嚴星如

昔子居保陽俠氣淩朱郭快意輕千金久要重一諾傾貲嫁老女仗劍赴朗約我時聞子名襟契願相託攬環恨未能遠在天一各我宗高唐公相士比艮樂持節撫南州攜我莅炎惡招子屢致書三請乃不却飲食同杯盤居處共門關椰子命深斟賓郎勸小嚼一當清暇時往往合絃酌賓主無嫌猜節序有酬酢花前肆吟謠燈下縱捕博酒邊籌縱橫亭上碁腷膊歡然兩相得豈復歎寂寞我狂子則狷玉石互磨錯聚首無幾何一旦遂分索我方困棘圍子亦就蓮幕陸機為州民緣實天所作銜清但飲冰暮夜金不攫昂然對上官焉肯獻諛噱我心益重子於職了無怍禾中再判袂彈指更歲籥金陵重合并相顧但眙愕齒髮俱變衰田園各零落低心謀饔飧俛首受羈絡每因今艱辛始悔昔揮霍龍鳥想歸林池魚思縱壑不久當別離進子苦口藥仕途真險巇百事須忖度

贈顧渭符四首

入世人人似走珠骨經百鍊只寒儒顧郎自是難衣食莫為天寒便解襦（用南史顧協事）
征衫留得淚痕斑詩酒新來膽不豩猶喜相逢作吳語一燈如豆話鄉關
歲暮春初動客心鄉愁如瘧日相尋不因葉子終宵戲官舍難禁漏鼓沈
已分為農畢此生每思黃草鞝鞵輕夜航一繝煩君寄只向南鄰北舍行（嘉定出草鞵最宜暑月）

閏月朔日偶成

作客偏逢閏鄉心似酒濃魘多添囈語金盡駐愁容室有嗷嗷口書稀短短封思憂尚無暇一任笑乖慵

海棠歎五首（并序）

珍珠泉有海棠數株大皆合抱開時如張紅雲之幔去書室咫尺而花時無過之者朝來至園中落紅如雨傷物生得地而有時不遇賦以志感

佳人墮空谷顧影長太息寂寞海棠花誰憐好顏色
名花生得地其奈反蕭索春風十日中自開還自落
傾國非無色消魂亦有香雨中醒蝶夢風裏斷鶯腸
點點飄紅淚紛紛蓋綠莎春陰那可乞春事已無多
白白與朱朱繁華滿田里如何絕世姿不若閑桃李

寄張鶴洲先生六首

九陌抽身廿載餘晚年心事託樵漁縱教寓客寬新令也返成都葺舊廬
鞍背船脣子細諳曾陪游屐半江南篋中剩有蠻牋好字小渾如未浴蠶
榿木成陰竹放梢園翁溪叟日論交有時送客柴門閉一卷丹經手自抄
只今錦里稱耆舊獨有先生似散仙未必邦君皆俗吏不知誰送草堂錢
紅魚蒼鴈杳難通又得清談對阿戎忽憶高郵湖上泊滿天兵火話川東
青衫白髮走黃塵別後猶然食舊貧聞說浣花田易買欲依杜甫作南鄰

題楓江漁父圖二首

儂已全家上釣船一枝斜笛趁涼煙畫圖輸與先生好蘆白楓丹十月天
馬蹄也怕踏黃埃衩衩漁衫稱意裁儻欲尋人擕細槳不妨遠喚阿咸來

題汪樸畫

蔽日梧桐百尺餘濃陰一片補芭苴愛他物外多閑日老屋荒山讀道書

題雪中山茶畫扇

淩冬百卉盡飄零開處常愁素雪停最好溫馨乳爐畔一枝紅插硯頭餅

萊孺叔席上觀樂同禹平卓崙賦五首

齊童明豔勝吳童小部團成數月中絲竹愔愔歌細細回頭一笑軟塵紅
管脆絃幺拍板清雍熙樂府譜新聲歌喉一索明珠滑恰似春三自在鶯
一片燈光接劍光錦衣玉貌並登場西河妙舞應如此合在公孫弟子行
酒邊歷歷試歌脣惟有文郎更絕倫暗裏時時作眉語固應狂煞瘦腰人謂澗芳也
幾日頻逢舊酒徒衝筵不待屢招呼更須妙選丹青手畫作花間按樂圖

偕水村育齋南歸初出齊州途次口占

依人慵作客結伴且還鄉濼酒無勞勸山程分外長離離麰麥熟細細棗花香指點停車處荒林戀夕陽

張夏

市井蕭條甚殘黎尚保居租苗催轉急粟廩散成虛轑釜分鄰飯迎門止客車呼童買麞肉一飽虎狼餘

陷灣泉

陷灣泉畔相逢處舊事思量已四年今日籃輿同過此青袍如草各淒然

過任城

故人爲政地不到已三年東國游重續南池夢久懸遠擕窮伴侶來讀好詩篇八牐仍封閉還遲下水船

題趙子固水仙

西堂時展玉丫叉冰雪人看冰雪花好似夢迴人醒後燈昏留影在牕紗

贈眼醫方叟

年來銀海倏生花牕下觀書似霧遮好乞金篦刮塵膜此生還欲盡三車

爲水村題采桑美人二首

底須結網網西施陌上偏多絕世姿怳似春當三月半女兒溪上見來時

如此雙飛蛺蜨何眠人裙褶撲春羅自從一月單栖後怪殺田家禁忌多

采桑女

采桑女清且姸盈盈纔十五鬟髮初覆肩生長村舍中不識黛與鉛新春買得流年圖把蠶最好惟小姑吴蠶三眠復三起婺山看火屋角呼采桑女采桑宜及時采多畏葉乾采少憂蠶飢蠶不飢齊上蔟三日山頭繭如櫝小繭作絲光比銀大繭作緜軟勝茵城中美人學歌舞羅綺成堆視如土霜風獵獵十月寒采桑女兒衣仍單

調育齋二首

日長門巷雨昏昏不把征衫拭淚痕臨到孝娥碑背字第三隱語最銷魂

倭墮鴉鬟勝越娃夢餘髮滑溜金釵怪君鑄鐵真成錯不乞紅羅繡靸鞵

午日過夏鎮聯句

一朵紅榴插鬢新育齋 當牕曾見柁樓人征衫乍換含風葛西畯 客舫輕分貼水蘋已悔七年淹海國水村 又逢五日過河湄育齋 遙思競渡招菱女西畯 畫鼓塡塡細槳匀水村

夜發新開河聯句二首

河畔月初上水村 舟行風定時年凶憂盜賊西畯 客倦厭奔馳濁酒長缾罄育齋 孤衾瘦骨支桃源在何許水村 頻起問篙師西畯

草蟲鳴斷岸西畯 夜色轉蒼涼堠遠宵沈柝水村 堤高影沒檣愁攻鄉夢短育齋 老畏客塗長輪與沙頭鷺西畯 無心覓稻粱育齋

瓜步阻風聯句

正擬張帆行水村 江豚拱鬐鬣船頭愕篙師西畯 船尾嗁漁妾千堆雪浪卷育齋 一片墨雲壓偃岸草靡靡水村 擢檣風獵獵急收木蘭槳西畯 退入荻花夾阨脫江面寬育齋 力競汊口狹纜鬈尙掀簸水村 碇下乃妥怗譟如蒐合圍西畯 讙若兵戰捷縛柱支危篷育齋 拭艙整亂篋煙中望金焦水村 兩點翠注睫遙遙矚鐵甕西畯 齒齒排粉堞開頭失前猛育齋 放脚鼓後怯樹顛彈風烏水村 沙際拾石蛣言尋瓜步城西畯 游覽性所愜問途款門門育齋 對客語喋喋叢篠遮重關水村 斷港喚小艓迎神匝闤闠西畯 塡路軋肩脅士女紛倚觀育齋 樓閣遞相接徑尺攏高髻水村 扶寸露香屧攦金衫攢花西畯 罨畫裙簇蝶豈乏窈窕姿育齋 所惜粉涴頰迴舟穿綠楊水村 涼氣透白袷叩天牋一通西畯 憑易著四揲畫爻得旣濟育齋 詰朝庶利涉因歎廿年來水村 爾我落塵劫燕市擊短筑西畯 齊門撫長鋏空嗟鬢雙蓬育齋 賸有裝一葉獨行笑狠狽水村 共命比鶼鰈懷歸心方殷西畯 水陸旬已浹釃酒勞長年育齋 亟起勇持檝水村

丹陽觀競渡聯句

客舟疾於鳥帆受好風送西畯 行穿丹陽城怳入小有洞水村 羣雛叫花籬亂犬吠柳街育齋 沿流伐畫鼓匝市張錦幪西畯 水面龍爭嬉舷側槳齊弄水村 葉葉朱旗翻扇扇白羽扛育齋 蜿蜒牙角奮拏攫之而動西畯 正如玉京子帖耳任搏控水村 童誇帥戎裝伶效蠻職貢育齋 枹停互退縮櫂轉競喧鬨西畯 城窺塞睥睨橋覘踏蝃蝀

水村 步者道駢肩騎者岸接鞚 育齋 箔影鬚垂蝦舸采翅團鳳 西畯
生質美而豔炫服妖且衆 水村 仍簪五色符還解九子糉 育齋 稜梅
致鄧尉脆李壓朱仲 西畯 鏤薑芼水雞剝蒜和冰鰻 水村 風俗鬬華
奢那復畏嘲諷 育齋 孰銜孝女悲誰抱貞臣痛 西畯 且挂蒲六幅共
倒酒一甕 水村

笛漁小稿卷第八

笛漁小稿卷第九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抵舍

雨歇黄梅後涼生五月天歸人同夏至明月到家圓子職供多闕鄰逋約又愆一囊如紙薄何事客經年

六月張燈口號二首

聖皇三駕出臨戎堠火遥傳絶漠空昨日捷書頒節府勸將歌舞答神功

料絲五色夾花綾一片光凝六月冰貧士惜無釵釧賣竹棚仍挂去年燈

送水村育齋偕游滇南四首

久爲齊東客又問滇南程爲有主人賢不惜萬里行歸裝望日卸別酒朔日傾男兒劇可憐衣食困此生水村多良田隱業何日成離堂燭屢跋拍翅頭雞鳴

萬里塗遥遥所歷盡詩境夜吟篳船聯曉咏筍輿並當其得意時僮僕亦生敬淫哇一以放險語各相競遥想銀生鄉自此文雅盛書筒勿我疎竹節一丈硬

問津檳榔江取路橄欖坡橄欖有正味檳榔消煩痾瘴雲黑如墨況值黄茅多蠻鄉足魑魅客子愼所過滇女白如雪但令對酒歌酒闌遣之去勿縱伐性柯

人生七十少爾我已逾半征衣以油爲一歲每一換奈何兩月中草草論聚散二子偕遠遊互幸得佳伴我窮靡所騁暫爾守鄉閈手拈永昌碁懷人動長歎

題列子御風圖

珠宮法律勝人間況有狺狺豹守關絳闕千尋雖在望何如拂袖御風還

秋日訪王東巖明府適弄珠樓落成因賦二首

東湖湖水十分清百頃柔波鏡面平曉市魚鰕人語鬧晚汀燈火夜潮生笙歌叢裏芳樽瀉雲樹光中好句成不是名賢來主邑此樓安得遂崢嶸

畫闌面面豁新愁水色山容四望收九派晴波爭入浦一丸明月正當樓蛤蜊菰葉縈清夢螃蟹鱸魚作（側個切）好秋賴有詩人爲地主未妨十日此勾留

題紀山秋林抱琴圖二首

秋花錦石曉雲涼猶有殘荷水面香讀罷好書還獨坐喜無閑客到湖莊

百衲名琴勝響泉不將瑤軫上朱絃世人盡屬箏琶耳雅調如何肯浪傳

題客子吳船醉吟圖二首

瓜皮艇子筍皮篷小泊菱花白鷺叢笑殺東華塵土客鱸魚一箸棄秋風

鸚鵡洲前漲綠波鴛鴦湖畔月明多夜船吹罷玲瓏笛更欲尋君學櫂歌

爲紀山題南渟畫

秋林老樹染新霜烏桕通紅鴨脚黄驀見前山亭子好泥君擕酒作重陽

當湖李潛夫馬和叓兩孝廉各抱高節邑人請祀鄉校沈客子首倡兩组詩邀和因次其韻

李潛夫確

絃歌無意學陶潛結屋龍湫占翠尖（潛夫自稱龍湫山人）換米有時治竹簣（先生貧甚每自編竹簣以換米）畏人終日下蘆簾一張榻剩遼東管百箇錢嗤蜀郡嚴此日祠堂增栗主昌葅芳粹酒漿甜

馬和衷嘉楨

賦車兩度壓香藤千佛名經歎未登亂後第兄同避世（先生兄給諫亦負隱操）生前粥飯只隨僧高風似此真難及野史無多近可憑（客子採集郡邑先達詩文系以小傳其書將成）細讀新詩想清蹋正如六月對寒冰

送元上人游廬山

我昔雲中望五老急呼煙艇渡九江羸車掀簸不可坐數錢更顧籃輿扛縈紆一逕入濃翠東林古寺晨鐘撞馬耳峯尖雲滃滃猴溪橋底泉淙淙三笑頹牆黯遺照六朝老樹撑空腔店旁虎踪大於椀愛山不掩黃昏窗匡廬雖然落吾手真面未覿心難降花宮五百勞夢寐悔不著屐淩崆硿上人十年遍行脚謂我欲識廬山龐鴨頭水綠鴨脚黃宮亭湖面浮輕艭紅藤七尺拄絕頂青鞵一緉趋危矼禪門邇來頗衰歇縱有文字徒紛哤翁山歸儒澹歸死香林如爾今無雙我才邾莒小國耳敢埒齊魯稱大邦新詩推與亦太過傑句未免驚愚惷投名入社儻相許春頭爲我沽村缸

題金聖歎詩牋

鍛冷嵇中散鬚亡謝客兒一牋遺墨在腸斷是朱絲

題鑒微上人折枝蔬果

老圃三蔬錢舜舉豳風七月馬和之未如釋子彌天秀淡著鉛黃寫折枝

京口阻風二首

輕裝附楚艄遠役逼歲暮此行有底急直以飢寒故同舟客未來半月泊江步局促短篷中有若雞在笯掀掀黿鼉嬌洶洶波濤怒遙想家中人謂我已前路豈知蒜山下日夕神魂怖傷哉游子心有口向誰訴

陶有乞食詩顏有乞米帖古來賢達人亦爲飢所脅低心向親朋未免口囁嚅我徒拙治生終歲行劫劫天寒風雪緊波浪乃輕涉朝餐箸或停夜枕夢屢魘冷披舊征衫悶理破書篋何時足山資不與人世接

同十八第登金山

廿載身爲南北客呼船屢渡楊子江非徒行役有牽迫涉險先已神魂懾金山咫尺不敢上但見突兀撑青硿平生恨事此其一寸心耿耿何能降揭來沙頭十日住楚舸牢繫枯楊樁新安大賈久不至船頭猶未支長杠朝來塔鈴送好語似欲招我淩苔矼興來不暇顧性命遂攜瘦第登輕艀須臾停橈泊山脚老僧揖我言多哤僧旁沙彌健於烏相引不惜芒鞵雙我來看山非佞佛不用鐘鼓交錚摐磴高層層踏白石廊回曲曲開紅牕花宮七級壓巀嶫粉亭四面流琤淙呀然石洞深且黑白日火熖琉璃缸所惜山僧不好事爭結屋宇遮崆峴惟餘東面露沙土修竹百个攢雞腔妙高臺高徑斗絕聳身直上酸膧骻坐久春天怒浪作㵎泉何必傾罌缸長風萬里巨鯨吼峭壁千尺洪濤撞中流回顧翠欲滴亭亭如建蓮花幢

天門

天門屹然峙江水流其中若非帝遣巨靈劈即是大禹治水施神功不然一峯何爲忽中斷斷處鑱削之迹還相同雙崖壁立各千尺遙遙競長如爭雄千艘晚泊估客櫂萬鼓夜吼蛟人宮我昔買輕舠放櫂自皖公牋天乞風天已許飛廉崛強不肯從微如蟣蝨敢徑請此子狂悖猶盧仝是時孟夏正暄暖打頭三日吹顛風阿香玉女乃其黨急電閃爍雷豐隆雨師空中亦助力大點颯颯敲烏篷柁工生硬不解事片帆斜挂如驚鴻飄翩不可住直至天門東忽逢淺沙閣始覺生氣融仰看山頂上萬丈宛宛垂長虹仙人欲下衆神散怳忽旄節紛洪濛雲頭漸露星數點水面更浸月一弓山靈與我舊有分茲焉暫過何匆匆天門依然翠可挹所恨鬢髮同秋蓬

登石鐘山

兩脚一月不蹋地好山過眼青嶄嶄如飢見食不得食涎流口角心徒饞篷牕終日但兀坐憂來意態真同衕（用皮襲美語）四更起碇拽檣索快風飽送雙高帆篙工柁師互歌笑蒼鷹脫鞲馬脫銜算程頃刻已百里遙望湖口波黯黯石鐘山忽落吾手先登不用僮扶攙大石䑳䑳踞猛虎小石帖帖眠神摵縈紆一徑盡犖确但有枳棘圍枯樧女牆攔山去八九止留一笠高巉嵓郭中人家占佳處往往屋後多松杉玆山得名在音響何必更論壑與巖邇來世人好箏笛一聆古奏翻譏讒后夔伶倫不復作有耳焉得聞韶咸急呼小艇款山脚谺若鬼刻神雕劖噌吰鏜鞳亦何有昔賢毋乃欺愚凡不知我來值冬仲雨雪早已飛廉戳江水落槽湖水縮安得駭浪衝空嵌蒲萄綠漲理歸楫大樂豈肯終藏緘會須磨厓記歲月江波永作青瑤函

舟中不寐聞孤鴈哀鳴有感而作

荻蘆已伐稻已割夜聞孤鴈聲嗷嗷江湖滿地無樂土嗟爾翅翮徒能高自從塞垣來矰繳幸不遭豈意中途有離散哀鳴萬里求其曹天邊影隻欠點畫箏上柱獨難嗷嘈清宵半丸月皎潔斷楮一片風颼颼方圖此鄉好栖啄不意到處成荒皐既不若鸚鵡巧言語又不若鴛鴦好羽毛爪無鷹隼利音乏鴟梟豪從何得食飽爾腹反讓斥鷃槍蓬蒿客心耿耿不能寐作詩亦似寒蟲號

馬當山阻風

馬當天下稱至險客子未到魂先怖江山好處心又愛亟問柁師頭屢顧前時泝流夜過此及至回看但煙霧身雖脫險心未愜千里猶然寄遐慕我今西歸歲將盡雨雪紛紛氣寒沍輕舠傍晚發湖口疾如有約渴欲赴小姑朝來髻鬟聳鏡裏盈盈半身露片帆已掠宮亭祠豈意東風忽狂鶩退飛十里宛似鷁始過淺沙拋碇住篷敧槳折繩索斷瓶倒甑翻童僕仆因思死生在呼吸悔不先時買緩瓠衝灣潑岸浪洶洶直至三朝復三暮船船縛急等連雞安得倏焉同脫兔湖神有婢曰如願解使風分令客渡同行勸我作詩乞我縱有詩終不吐自從子安食言後文士定爲神所怒酸寒句子何足取豈肯欣然遣妖婢西江大估舟十丈笑擁高貲泊江步磔雞釃酒饗斯答絶勝微吟達誠素須臾風順船盡開月明直下江南路

補田婦詞二首

過了清明日漸長先游硤石後曹王紅蠶未浴無些事就近還燒十廟香

幾日猶吹擷鷂風閑裙時見下裳紅怪他年少多輕薄偏笑兒家韈未工

爲笑峿題黃葉老人詩卷

字如瘦竹枯欲死詩似秋雲淡欲無我願事公如烏佛六時常禮倚梧圖（胥山樵畫尚友圖凡六人老人倚梧樹聽董宗伯論書貌甚肖）

題賈黃州百石圖四十韻

古來畫石者但取傳形模皴法只數家彼此相描摹往往落窠臼西抹還東塗誰能出新意卓卓超恆區雪堂太守賢治行冠楚都大雅拔一本清水戚一盂鈴齋寂無事嗜古忘百須周遭攢竹樹左右羅絃壺書盈鄴侯架畫滿將軍廚花開硯頭缾香炙戟耳爐乃於一歲中寫作百石圖非惟狀貌異兼之肌理殊墨爲陰陽炭筆作造化樞有時舍筆墨其法絶代無或木皮草根或竹葉花鬚或絲枲果蓏與到隨所需經營出慘澹變化成須臾人工奪天巧遲速自不拘庚庚駭神助磊磊疑鬼輸有若熊豹踞有若猨狙跔有若牛奮角有若羊垂胡有若鳳回咮有若龍伸軀有若睡鸂鶒有若翥鶣鴿有若蹲愁鴟有若栖寒烏有若芝菌頂有若芙蓉趺有若折竹節有若枯松株有若瓔在柳有若瘤生榆有若瓜瓠懸有若花蕊敷有若飄飄雲有若纍纍珠有若佛髻撐有若仙鬟扶有若雷斧劈有若神刀屠有若女媧煉有若秦皇驅有若防風骨有若王莽顱種種秀可愛一一怪

自娛往者玉局翁醉後畫石巖一拳兀繭紙旁有竹木枯爲貽貧處士索價高金瑜試以百相較今賈勝昔蘇比閒裝作冊且復名其廬乃知廉吏心斷不爲錢愚

楫堂索題秋林聽泉圖即以四字爲韻各賦五言古詩十六句

皇天分四時最好無如秋楚客雖云悲藉此文章遒秋山葉微脫秋水潦乍收葉脫山可屐潦收水可舟翛然成獨往高懷緬前修朝與雲俱興暮與鳥共投回看九陌中平地多摧輈所以澹蕩人甘作寂寞遊

一徑細窈窕沿溪入中林林中縛香茆結亭當清陰情超無近迹境勝必遠尋藤蘿互纏絡樹石相淩侵斬巖瀉危瀑跳珠濺衣襟泠泠聞風松如奏羲皇琴淨洗箏笛耳聆此太古音於焉哦新詩豈作鄭衛淫

詩人性愛山雲壑寄幽興選山得勝地人復能濟勝策策踏黃葉遍歷鼪鼬徑瘦藤不用扶下上淩翠磴林深日景微岩逼泉聲應紅塵飛不到水石清眺聽支鎗燒墮巢茶熟酌花定何當從君遊頑懶藉砭訂

可翁畫詩書直逼玉局仙趨庭有令子才亦如斜川千秋雪堂中文采相後先憶昨經黃州船泊赤壁前肩輿忽過訪一笑齒粲然所嗟挂帆速未得長周旋茲來索我詩遠寄羅紋牋畫圖但想像會合知何年

題竹林書屋冊

竹林屋數閒經歲無客至中有白髮人能說前朝事

題碧川竹塢攤書圖

習氣知君尚未除竹閒猶自畫攤書誰於十丈紅塵裏肯憶江南半畝居

鄰犬

主人昔未貧來往客如織咄嗟具盤餐不復計省嗇童僕飽有餘胾汁棄溝洫其時有鄰犬搖尾來趁食主人憐其飢呼蹴無不即出入庖廚閒徘徊几案側夜吠繞垣牆午眠帖閫閾迎門攔乞兒踞竇拒竊賊儼然等家犬舊主那復憶歲月忽屢更人事難忖測主人一朝貧有突不得黑掉頭從此去眨眼若不識磨牙欲反噬聞者爲惕息君看翟公門野雀可羅弋客去惟恐遲轉盼忘大德彼人而且然此犬何足責

怪鵙

荒林有怪鵙寄養於鳳皇鳳實覆翼之日夕還相將栖梧食竹實噰噰鳴高岡百鳥時來朝鵙亦躋其旁託身既得所復與鵷頡頏九苞下千仞爲爾增輝光豈期鳳德衰去去岐山陽鵙恃毛羽豐都邑巧自藏雨昏月黑時叫跳勢遂張呼朋引黨類白日同披猖嘹閙食腸寬直欲空太倉鷹隼不之擊恐與鳳有傷不知鵙得志爲惠久已忘且見鵷苦飢翼搨頭搶佯翻然相決絕可笑不自量鵷鵙豈相耦感慨成此章

笛漁小稿卷第九

笛漁小稿卷第十

秀水　朱昆田　西畯

以武夷茶餉穗園穗園以葛粉見答因賦長句

我贈君以紅雲雀舌之茶君報我以黃海葛花之麪茶香溪口初招焙麪細山中久澄練茶無一撮麪百龠以少易多辭我面桄榔爲糁蕨爲粉落落嚨喉會飽嚥葛花消酒素所惜此外功能少聞見急翻本草考藥性解躁除煩效如箭我今半歲疾未已鬱火燒心頭目眩連抄數匙白於雪喚婦煑湯調以薦沈疴不覺頓然釋手脚俄焉輕可旋所惜如蠡酒戸窄未克從君夜談讌君飲一石亦不醉鹿藿爲糜原不羨（本草葛一名鹿藿爲鹿食九草之一）惟當箬葉裹新茶白日相期作茗戰

送補山赴楚幕

楚鄉雖是舊游地地主誰如昔日賢暑雨共傾梅會酒秋風獨放洞庭船壇場久已推前輩筆墨何堪事少年同學惟君猶愛我病中惜別淚潸然

碧川以岕茶見貽走筆賦謝

我病久不差半載墮悶景婆娑小室中惟有形共影迴來勢少減瘦鶴一伸頸昨者吳興翁翦葉裹岕茗云此品劇佳採自廟後嶺其氣郁於蘭直壓洞山頂方兄久絕交有價不敢請攜籠聽之去殊覺心耿耿碧川於我厚一月承屢省知我性嗜之雙包纏素繇作書遣長鬚兩脚踏泥濘打門忽見貽豐惠再拜領我聞明月峽直接陽羨境岕居兩山介羅氏名獨炳西巷近夕陽十里平侹侹離披向南藝不復分畦町其地最高寒飽受風露冷摘當春夏交蒸焙法井井較之雨前芽標格尤清迥吳越種雖多得此皆可屏急喚丫髻童穩支折脚鼎連朝送梅雨瓦溝瀉若綆滅之滿瓮盎舀取入瓴覩火活湯再沸煎點在俄頃龔壺與時洗一一羅器皿香清色似雪爲味甘且永不惟驅昏邪實可解煩悁因笑唐宋人紛紛貴團餅研須倚石臼打或藉銀梗盧歐梅蘇黃詩句頗雄騁岕於百年來衆作等蛙黽誰能追古人敢以奇自逞君才健如虎臨敵氣愈猛力疾爲致師筆陣欠嚴整

盆蘭忽放同心並蔕二花各賦一律

同心

一雙玉女鬬嬋娟素質亭亭看比肩蝴蝶作團停葉底蜻蜓相戴立風前宵幃共綰鴛鴦結曉鏡齊拈翡翠鈿好與吳娘新髻樣不須依舊學秋蟬

並蔕

弱榦同心已足誇又看並蔕發瓊葩水妃共踏承雲韈宮女爭勻襯臉霞丹竈紅休憐一線珠江碧漫詫雙丫（閩之竈山產一線紅有花對節粤之丫蘭一莖上兩花皆貴種也）惟應插上麻姑髻絕勝仙家綠玉花

余詠蘭二律同人和者甚衆聚緱謂與奇花寫照以不用仙姝美女草木禽魚蟲豸相比者爲高因再各賦一律

同心

蘭譜曾誇大小張分來好種自金漳八花尾簇玲瓏玉雙素英飛馣馥香曉露引蜂珠並綴午風送蝶夢俱長狂思折贈傾城客挂在珊瑚却月梁

並蔕

笑他花史說吳潘似此駢頭畫亦難雨後並開香細細月中同立影姍姍爲雲只恐雙飛去倚柱還容盡日看若使一年抽一箭也應喚作我家蘭（宋朱僉判家所稱閩人至今呼爲朱蘭）

題三緘齋

宰相惟堪啗飯耳此語於臣信有之刺舌引錐終不戒始知緘口是良師

三詠同心蘭

莫是蘭芝與蕙芳羡他交頸學鴛鴦黃輕似剪同功繭紫淺疑熏百結香吟處傷心追楚客分來纖手想閨娘神光離合魂俱斷玉體橫陳夜未央

並蔕蘭

國香兩兩試精神似欲雙栖共一身互惜好丰姿綽約交憐真骨象停勻凌風冉冉扶紅索按舞翩翩踏翠茵待覓畫師來照寫障中長作比肩人

颶魴老梧爲大風所摧枝葉零落感而賦此

前年七月中暴風飛大屋百萬羊角旋弁一以爲酷連朝勢不已直欲翻地軸折我青桐柯有若僧頂禿西齋夏日長恨失半牕綠炎威不可支補種數竿竹青桐兩年來稍稍生意復露香華黯淡翠挺枝矗檔攢攢蓮花簪著子多於菽清陰漸如舊瀟洒過三伏我貧少長物空室類枵腹惟緣此樹高市近居不俗竟日陳縹緗無心羡粱肉神豈或忌之飛廉復肆毒立秋已逾旬無奈暑猶溽東風似虎狂一吼怒一蓄近憂田禾眼遠恐海浪蹴（海昌潮水塘方在修築）我聞廟堂上辛苦調玉燭如何太平年生理反局促謂當不鳴條曷意屢拔木青桐枝又摧擄拾餘十束苔中掃青璣竈底煨碧玉攤書與乍減繞樹頻頻顧懼爲螻蟻穴難託鳳皇宿邇來天道變淫善錯禍福栽者培不先傾者覆不速爲木惟凡材造物斯樂育試看舍東偏張王惟老穀（用東坡語）

穗園以白石榴花索詩戲賦一律（其花七月中方開）

石家阿措愛新涼又試風前別樣妝不使紅裳妒顏色只和秋月鬬容光房黏粉蝶翎無影蕊蹴黃蜂足有香好與玉妃爲侍從珠宮舞遍白霓裳

病後自遣用水村韻

酖酒如何恣意嘗狂泉不飲我非狂貧尋田父租農具病與醫翁試藥方浮世豈堪愁是壘餘生合以醉爲鄉耳中鈴鼓喧闐甚一笑村伶正作場

題畫二首

就樹當坡縛艸亭泉春白石響泠泠斜陽已閃寒鴉背冷逕從無熱客經

米家畫法出新意黑樹濃雲粹闌山畢竟毫端有書卷文人例不數荊關

寄調潛竹納姬三首

千絲舉網得西施八幅清宵一舸馳人月嬋娟秋乍半知君不負已涼時

遠遠春山淺淺霞北支南黛少容華香匳有句吟須穩高擁黃紬放早衙

金縷翻成付玉人綠牕呢呢學鶯脣從今對客能吳語不讓風流賀季真

小池水深荷花至秋始盛賦此志感

池水半篙綠荷花秋始開雨收殘暑去風送暗香來有恨紅衣斂無言翠蓋迴後時君莫笑物理細應推

寄樊涇

客裏偏多病愁中定有詩故人頻入夢吾道久堪悲藥裹抛來未淮漕放莫遲舊交零落盡待爾慰相思

自適

背市柴門靜蕭然二畝餘但看貧士傳不報熱官書留客教蒸鴨呼兒學釣魚閑來無一事高枕覓華胥

閉門和碧川韻

六枳爲籬裏釣家一竿閑占白鷗沙儘容梧下稱高士何必關前犯夜叉老我魚舟無一葉笑他馬鬣剪三花縱經風雨園林靜不似紅

塵九陌譁

碧川叠前韻見贈走筆奉答

小長蘆畔是吾家怡見黃沙見白沙但使荒田租一稜不須古路問三叉數竿趁雨移新竹幾樹連墩種好花欲買湖莊號魚計知君心已厭紛譁

水村近詩手筆高妙顧猶深賞拙作此則歐芝之嗜也病後無聊撫今追昔感慨以之因成五言古詩三十韻題倚晴閣新稿之後

君才逐年增我才逐年減相逢出亂稿彼此互披覽一如食蟛蜞一如食橄欖鳌空齒徒嚼漿美頭屢頷君詩風格老光氣不可揜和能平人心險可破鬼膽忠臣千載魂有作靈亦感湖城張睢陽廟極靈應水村去歲過謁歸而神頻入夢意在索詩水村因賦五古一首酹酒以焚之其夢遂息真異事也五言句尢超往往到平淡鮮雲媚松柏初日明菡萏試看造語工幷識用意慘我詩十載前遇敵頗剛敢謂柱怒可折謂山勇可撼謂鯨牙可拔謂虎鬚可攬豈知數多奇舉足皆埳窞傾心甫盟歃背面已鎮頷擠排出死力爲計刻以憯翦翎烏入籠破頷魚投槮自此辭名場不復肆虓闞荒山東走齊亂石南泝贛竹轎穿恓惶紙船凌黯淡邇來貧且病意欲老葭菼囊無繫蠹絲廚絕聚蠅糝髮白光比銀衫青翠於㶏心思漸枯槁顏貌亦黯黲隨農架短犂逐圃抱長鏨偶爲勞者歌無意登版槧君如富家兒酒肉恣飲噉胡然變嗜好有取菖蒲歜蟬聯語不已街鼓聲紞紞作詩附君稿爲我弆箱篋

小園散步

閑拖竹杖到南垞雨後新涼透薄紗莫怪小園秋太澹牽牛新引一籬花

晉民碧川過訪留飲小齋晉民有詩紀事即次原韻

年來抱疾苦中乾那得西山藥一丸舊雨有情深眷眷新愁入骨瘦欒欒貧如能設三升酒夢不尋思十段官好趁尊鑪成小社從今肯負釣魚竿

疊前韻索碧川和

征衫幾見淚痕乾日月驅人似迸丸好友于今半零落故園難得小團欒多愁似我還多病得句如君勝得官以蚓投魚新有計笑拈霜管當文竿陳簡齋詩書生得句如得官以蚓投魚用北史語

秋日偶成

倦鳥無心更刷翎千莖髮白一衫青閉門願作村夫子閑向兒童說孝經

立春日病體少蘇偶賦二律

小牕依竹樹一片射朝暾烏悅風前性花歸凍後魂瘦肌知節換敗絮覺春温生意吾猶足非關啗草根

七旬眠食廢筋骨似烟輕直可騎黃鶴翩然遡紫清松根丹竈冷洞口藥苗榮爲有高堂在還須戀此生

笑嵉以巨鯽二尾見贈口占奉謝

一雙健鯽柳條穿味勝槎頭縮項鯿惟有笑嵉真愛我臨溪買送不論錢

羅浮蝴蝶歌

我曾南游南海披圖經朱明之洞恨未探幽扃一寸二寸花開菖蒲節千个万个竹篆蝌斗形巡山啞虎履尾亦不咥修蛇毒蠆焉敢來棲停惟聞青羊黃麟雪花鹿寶衢雲術往往逢真靈更有碧雞五距雀五色千年老鶴彈舌音泠泠麻姑釀酒舀盡東海水書邀王母晝下扶珠軿雲璫霞珮冉冉衆仙集九靈之簫一奏羣山青花前爛醉不復顧禮法拍肩挹袂彼此相撩拎烟裙霧袖一笑看盡裂化爲蝴蝶百万飛岭塀蓬萊左肱上有田七畝亂抽紫芝黃獨蔓朮苓紛紛飲香吸露嚼瓊蕊一一黏枝裹葉懸金鈴五羊城邊昔遇梁太史喜

獲一雙之繭浮歸舲蠻江春風未滿五十日雌雄並出光射船窗櫺惜無入神好手爲圖畫但見珠娘織錦梭瓏玲垂虹亭長昨歲客嶺表石樓千仞直上追飛挺白藤笈中亦攜鳳皇子遠分一繭燦燦同華星挂之紅羅複帳近端午謂已乾死有若囊中螢朝來忽聞蔌蔌破繭出仰眠牀上不覺神魂醒陸離光怪更異昔所見縱有孔雀局縮羞開屏張如東洋摺疊翡翠扇掠如古洞撲鹿蝙蝠翎綠毛倒挂無此好顏色而況金花蟲子紅蜻蜓何當粵客歲致繭百斛一花一蝶遶我香茅亭

晉民見和羅浮蝴蝶長歌一篇遠勝拙作因取前詩未盡之意再成一歌

詩人手鬉爲絲牋牋書細字如蠶眠長歌和我蝴蝶句笑看筆勢何翩翩此地離仙山迢迢五千里豈意黃梅天破繭忽飛起吳儂對此喜欲狂前詩未悉請再詳春風一吹洞門暖花間百万爭飛揚山中之人云是葛翁麻姑衣所化天生瑰異非尋常顏色羞雷同各各矜文章即如此蝶極奇麗六足四翅頭昂昂鬚如鬱金蘂腹如古錦囊綠如遠山橫秀黛赤如初日升扶桑黑如黟山萬年松烟色抹漆白如秦臺一轉丹粉光凝霜瑩如洋玻瓈駁如番瑪瑙閃如紫毛毯艷如金光草活剝璹瑁甲生割孔雀屏亂捽錦雞翅細簇翡翠翎九張機五色線六銖衣七華扇頃刻容光看百變紛飛飛尋仙常繞白玉扉伏怗怗作繭齊黏烏桕葉一年一度韶華轉定有神蛾來抱繭此蝶雖飛啄拖成伴我衾枕久始生衆中文采有如此不枉人呼鳳皇子江南雖好非爾家可憐飄泊天之涯黃葵花已盡豈忍仍籠加石樓鐵橋山遠水更遠崎嶇風淚焉能返我聞句曲巳字山下有華陽洞洞中一逕直通朱明曜真之仙關仙人來往於其間蝴蝶蝴蝶放爾從此還沈香薰爾像色絲繡爾顏生綃圖爾形渲染黃朱斑滕王搨本大小海眼皆可刪未許輕狂野蝶夸妖嫺

題雪夜問酒圖二首

從古詩人多愛雪只於冷境託閑情前村已熟茆柴酒肯向笙歌鬧處行

我居村北子村南來往籬根小逕三試脫銀貂多換酒老梅花底恣同酣

題陸平仲小照二首

弟兄共住三間屋家業惟存一笥書莫怪衣冠皆古樣只因牛馬半襟裾

趨時不作繇華夢避俗常攜冰雪文試看如瓜有仙骨清癯好事玉晨君（如瓜骨出人倫書）

笛漁小稿卷第十